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貳輯・貳拾捌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貳輯・貳拾捌册目錄

經義考補正十二卷　〔清〕翁方綱撰　一
清同治光緒間武英殿賣書底簿不分卷　〔清〕不著撰者　一〇五
金石契不分卷　〔清〕張燕昌撰　一四一
吉金所見録十六卷首一卷末一卷　〔清〕初尚齡撰　二一七
錢神志七卷　〔明〕李世熊撰　三八七
石塔碑刻記一卷附考一卷　〔清〕龔景瀚撰　七一五

經義考補正十二卷

〔清〕翁方綱撰

清乾隆刻本

經義攷

校正

經義考補正序目

丙申春與丁小疋晨夕過從相質諸經說見所校竹垞先生經義攷積數十條因錄存於篋後十二年秋在南昌使院重挍是書欲彙成一帙而未暇也又後三年方綱按試曹沂諸郡門人王實齋來相助董加挍勘因錄所補正凡一千八十八條爲一十二卷竊念先生是書綜覈貫爲經訓淵藪其於楊止庵周易一編正其訛舛曰非敢形前賢之短慮誤後學也然則今茲區區附綴之意或亦先生所樂乎小疋名杰浙江歸安進士實齋名聘珍江西南城拔貢生

乾隆五十有七年歲次壬子夏六月

文淵閣直閣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大典翁方綱識于濟南使院

第一卷
易

第二卷
易

第三卷
書

第四卷
詩

第五卷
周禮　儀禮

第六卷
禮記

第七卷
春秋

第八卷
春秋

第九卷
論語　孝經　孟子

第十卷
爾雅　羣經　四書　逸經　毖緯

第十一卷
擬經　承師

第十二卷
刊石　書壁　鏤板　著錄　通說

爾雅類下宜備列訓詁六書諸目今以顏氏匡謬正俗張氏五經文字等入是書矣而小學未能自爲一類宜與宣講立學同補擬以愚得續錄成帙附識於

此六月十日小石帆亭書

經義考補正卷第一

文淵閣直閣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大興翁方綱

易

連山 唐志十卷司馬膺注

案舊唐志五行類有連山三十卷梁元帝撰新唐志五行類同新唐志經類有連山十卷亦非司馬膺注所云司馬膺注者歸藏十三卷也竹垞誤讀當刪正

歸藏 隋志十三卷晉太尉參軍薛貞注 唐志同崇文書目三卷

案舊唐志歸藏十三卷殷易司馬膺注新唐志云司馬膺注歸藏十三卷薛貞注則唐志無之惟宋志云薛貞注歸藏三卷此與所引崇文目卷數同矣蓋竹垞所云唐志同者弟謂隋唐卷數同耳

竹書易經

晉書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 丁杰曰二年當作元年刊本沿房喬晉書傳刻之譌作二應據杜預左傳後序及注所引王隱晉書改正

田氏何易傳

漢書子乘授齊田何子莊　丁杰曰漢書作裝經典序錄作莊此引漢書而字从經典序錄似訛

孟氏喜周易章句

漢書繇是孟有翟白之學　案當作有翟孟白之學　又按此條下竹垞案許氏引孟喜易百穀艸木麗乎土作麓於地今說文麓字下作麓於土繻有衣袽繻作需袽作絮今說文作需有衣絮執鉨說文作槷鉨皆當改正

京氏房易傳　周易章句　周易錯卦　周易妖占

周易占事　周易守林　周易飛候　周易飛候六日七分　周易四時候　周易混沌　周易委化　周易逆刺占災異　易傳積算法雜占條例

晁公武曰漢藝文志易京氏凡三種八十九篇隋經籍志有京氏章句十卷又有占候十種七十三卷唐藝文志有京氏章句十卷而易占候存者五種二十三卷今其章句亡矣乃略見於僧一行及李鼎祚之書今傳者曰京氏積算易傳三卷雜占條例法一卷或共題易傳四卷而名皆與古不同今所謂京氏易傳或題曰京氏積算易傳者疑隋唐志之錯卦是也錯卦在隋七卷唐八卷所謂雜占條例法者疑隋志之逆刺占災異十二卷是也至唐逆刺三卷而亡其八卷元祐八年高麗進書有京氏周易占十卷疑隋周易占十二卷是也

按疑隋唐志之錯卦是也下當補入雜占條例法者疑唐志之逆刺占災異是也唐八卷所謂下當刪去十字作積算雜逆刺占災異十二卷是也

又案漢書房本姓李吹律自定爲京氏吹當作推

胡一桂條內小注坤履臨泰大壯夬師比履當作復師當作需

段氏嘉易傳

漢書京房授東海段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宏皆爲博士　當作皆爲郎博士

顏師古漢書注嘉卽京房所從受易者也見儒林傳及劉向別錄　丁杰按漢書儒林傳京房受易於焦延壽授於東海殷嘉此處從受二字當是顏注傳刻之譌　方綱按漢書儒林傳作殷嘉蓋漢隸書殷字有類於段形近而訛耳宋胡一桂周易啟蒙翼傳中篇云京房授東郡殷嘉藝文志京氏

殷嘉十二篇是知古本漢書藝文志作殷也
鄭氏康成 周易注 隋志九卷七錄十二卷舊唐志同釋文序錄新唐志十卷
案舊唐志鄭氏注九卷不知竹垞何以云與七錄同也又案釋文鄭氏注十卷下云錄一卷竹垞亦不採此語則九卷十卷同異之故不明矣又案宋志云鄭氏周易文言注義一卷而崇文總目云今惟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合四篇止餘皆逸竹垞採崇文總目而不及宋志何也
此條竹垞案內爲其嗛于无陽也嗛作謙按王伯厚輯鄭氏易作爲其慊于陽也慊一作溓包蒙包作彪按鄭氏易作苞蒙下注云苞當作彪蓋鄭未嘗改作彪也需于沙作沚按鄭氏易作沚釋文及玉海引鄭易作沚惠棟曰當作沚與沙同裒多益寡裒作捊按漢上易引此云裒讀作捊取也然則鄭亦未嘗改作捊也賁如皤如皤作蹯按釋文引鄭氏易作皤頻復作顰復按玉海引鄭作卑復劓刖作倪仉按釋文引鄭云劓刖當爲倪仉然則鄭亦未嘗改作倪仉也暴客作虣客按王伯厚輯鄭易作虣客爲黔喙之屬作黚按此黚字黚之訛也

蠱則飭也飭作節按此節字飾之訛也
荀氏爽 九家易解
陸德明曰不知何人集所稱荀爽者以爲主故也
集所當作所集
魏氏伯陽 周易參同契 唐志二卷
案唐志又有伯陽周易五相類一卷應補載
亡名氏古五子傳 古雜傳 神輸
案漢志云古五子十八篇古雜八十篇俱無傳字今應將傳字刪去神輸五篇下有圖一二字當補
王氏肅 周易注 周易音

竹垞按王氏易注易音見於釋文所引者六爻發揮作輝按陸氏釋文揮音輝王肅云散也本亦作輝未嘗云王肅本作輝也失得勿恤作得失按釋文失得王肅本作矢王云離爲矢不云作得失也
蠱則飭也飭作節按此節字乃飾字之訛
王氏弼 周易注 周易略例 周易窮微論 易辨
案新唐志有王弼大衍論三卷舊唐志作一卷經義攷未載所引陳振孫一條內亦未言及
荀氏煇 周易注
荀氏家傳煇字景文又云字長倩 太子中庶子與賈充

共定音律又作易集解
魏志煇官至虎賁中郎將　翟均廉曰荀氏家傳荀彧長子惲字長倩官至虎賁中郎將彧兄諶諶子閎閎從孫煇字景文官太子中庶子與賈充共定音律作易集解竹垞云煇字景文又字長倩是誤兩人爲一

虞氏翻 周易注

竹垞按釋文所引虞氏易若得失勿恤則同鄭氏本按釋文引孟馬鄭虞王肅皆作矢李鼎祚亦引虞云矢古誓字是虞作矢無疑不知竹垞何据而云鄭虞作得失也明辨晳也作析按此晳字是哲之訛析字亦折之訛也巳事遄往巳作紀按釋文引虞作祀李鼎祚引虞云祭祀也是虞作祀無疑竹垞蓋偶因板本誤爲系旁耳

陸氏績 周易注

竹垞按陸氏易注經文異者明辨晳也晳作逝此晳字是哲字之訛也

張氏易義

竹垞按釋文載有張倫本按釋文作張璠本

張氏璠 周易集解

陸德明條內荀惲當作煇

徐氏邈 周易音

晉書條內選中書侍郎選當作遷

梁元帝 周易講疏

南史元帝注周易講疏十卷　案注當作著

盧氏景裕 周易注

魏書條內諷誦如一誦當作詷

魏氏徵 周易義 六卷

竹垞案是書新舊唐志均不載蓋即史證口訣義惟因荆南田鎬藏書目誤云魏鄭公撰而紹興中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亦載之昭德晁氏郡齋讀書志巳糾其謬矣今仍著于錄慮洽聞者摘其闕漏也　案通志周易義六卷魏徵撰周易口訣六卷唐魏鄭公撰又周易口訣六卷史之證撰据此則周易義與周易口訣爲二書魏氏口訣與史氏口訣又爲二書矣而晁公武讀書志云周易口訣義七卷唐史證撰田氏乃以爲魏鄭公撰誤也据此則七卷與六卷之岐出口訣義與周易義書名之同異朱氏皆未之析也

陸氏德明 周易釋文

按鄭夾漈通志於陸德明周易釋音一卷外又有
陸德明周易并注音七卷朱氏未載

崔氏憬周易探元

竹垞按崔憬時代莫考李鼎祚集解引用最多稱爲新義中援孔疏其爲唐人無疑矣　惠棟曰李資州所謂崔氏探元者謂崔憬探索元理而爲此言非書名也崔氏所著書乃周易新義耳嘗以語竹垞之孫介翁勸其改正未之從也

張氏弧周易王道小疏　宋志五卷

按宋志載此書云張弧周易上經王道小疏五卷

上經二字不應删去

李氏鼎祚周易集解新唐書作集注周易　新唐志十七卷中興書目通考十卷

晁公武曰唐錄稱鼎祚書十七卷今所有止十卷蓋亦失其七惜哉案通攷引公武此語今所存止十卷下作而始末皆全無所亡失豈後人併之耶

案李鼎祚集注周易新唐志十七卷宋志作十卷而宋志五行類又有李鼎祚易髓三卷目一卷瓶子記三卷合之乃十七卷也蓋唐志總其生平所著卷目言之而宋志分析書名言之晁公武馬端臨李巽嵒之徒或以爲集注內亡失七卷或以爲後人所併皆未之深攷耳　又按朱睦㮮序內自商翟之後翟當作瞿又云汾陽諸儒當作河汾諸儒　又按此條下有潘恭定公序曰一條其稱潘諡者潘恩字子仁上海人明嘉靖癸未進士南京工部尚書諡恭定竹垞祖母徐之祖父也竹垞此書終以家學自敘彝若用馬班史例自成一家之言故於所親不敢稱名如此然義取尊經考當紀實司徒掾班彪尚稱於漢書贊語則於潘獨稱其諡徒以留待後人考索耳

方綱按說經之書彙輯前修有資攷述者若李氏易集解衛氏禮記集說杜氏春秋會義後人皆宜爲作敘錄如胡氏一桂董氏真卿之例俾學者得以詳之予門人新城魯肇光積年殫思撰李氏易解敘錄一卷援据極博惜其早逝手稿無從收拾矣爲識於此使其姓名附此以傳也

邢氏璹周易正義補闕　宋志七卷　周易略例疏　宋志三卷

案宋志云邢璹補闕周易正義略例疏三卷通志作周易正義補闕略例疏一卷經義考分爲二條

一作周易正義補闕宋志七卷一作周易略例疏宋志三卷檢宋志邢璹條下並未嘗云七卷惟孔頴達正義十四卷條下又有易正義補闕七卷此即崇文總目所云不著撰人名氏其說自謂裨頴達之闕者通志亦載此書但云四庫書目而已亦無撰人姓名竹垞乃分析邢璹之書以當之誤矣

李氏 含光 周易義略

顏真卿撰元靖碑云以老莊周易爲潔靜之書著學記義略各三篇皆名實無違詞言該博方綱按是碑建於茅山其書蓋道家者流也　又按劉大

彬條內靜應改靖

任氏 正一 周易甘棠正義

崇文總目任正一撰以孔頴達爲本甘棠者正一爲陝州司馬故名其書　此條所引崇文總目與通考不同通考引崇文總目云梁陝州大都督府左司馬任正一撰孔頴達正義申演其說案此二條一以任在孔後一以孔在任後鄭氏通志作五代任貞一撰則通攷所載似有脫誤

麻衣道者正易心法

朱子條內假守南康始知知當作至有所雜著書

一編著當作著

劉氏 牧 易數鈎隱圖　宋志一卷　案書錄解題作二卷　陳振孫條內歐公序文淺俚歐上脫有字

孫氏 坦 周易析蘊

玉海皇祐三年九月評事孫坦上周易析蘊十卷帝嘉其勤博　按通攷及書錄解題並作二卷

李氏 覯 刪定易圖序論　宋志六卷

案胡一桂周易啟蒙翼傳云覯字泰伯盱江人此解宋志不載而經義攷云宋志六卷然今宋志板本乃作李遇又案竹垞亦引胡一桂曰宋志不載

其說其說二字啟蒙翼傳無之恐是竹垞增此二字以周旋宋志六卷之語耳

范氏 諤昌 易證墜簡

朱震條內內明文而外柔順當作內文明

王氏 洙 周易言象外傳

中興書目條內其要者或作其異者

皇甫氏 泌 易解

晁公武條內又有紀師說辨道通爲八卷案書錄解題師上無紀字辨道作明義

周子 惇頤 易通

朱子條內仲尼顏子之學學或作樂條焉三紀三
當作二
鄭氏夬周易傳
晁公武條內姚嗣宗謂劉牧之學授之吳祕祕授
之夬授當作受
張子載橫渠易說
楊時喬曰今本止六十四卦無繫辭實未全之書
案通志堂刻本有繫辭而說卦傳無天地定位
一節
呂氏大防周易古經

自序內予因案古文而而正之重一而字又尤袞
與吳仁傑書內朱元悔當作元晦又陳振孫條內
繫辭或作爻辭文言說下脫序雜二字
龔氏原易傳
案通攷作易講義書錄解題作易解義此從宋史
又鄒浩序內言天下之至頤頤當作賾
邵氏伯溫周易辨惑
宋史條內成都府府或作路
房氏審權周易義海
陳振孫條內江東李衡彥平當作江都

陳氏易易解　先天圖說
丁杰按經義攷體例凡一人數書俱分行排列此
獨以先天圖說附於易解之下想其說既佚不能
辨其是一是二故附於此後似此者同之
張氏弼葆光易解
晁公武條內紹興當作紹聖董真卿條內三年當
作二年又林至條內六位上脫爲字
張氏根吳園易解
丁杰按書錄解題及通攷皆云卷後有序論五篇
又雜說泰論各一篇

牛氏師德先天易鈐　通攷二卷
丁杰案通攷及讀書志並作先天易鈐太極寶局
二卷書錄解題作先天易鈐一卷據此則通攷以
二書各一卷合稱二卷甚明此舉先天易鈐一書
而云二卷似訛
李氏光讀易老人解說
案宋志解說作易說書錄解題作詳說通攷與此
合
沈氏該周易小傳
此條下載進易小傳劄子末應補云紹興二十八

八年六月　案竹垞先生此書所最失檢者於進表及序跋多删其歲月也今方綱隨所見者補入亦頗未能詳盡謹識於此以當發凡

吳氏沆易璇璣

自序末應補云紹興十六年夏五月

郭氏雍傳家易說

陳振孫條內中心所止止應改知又易學六卷易字板誤空

鄭氏東卿易卦疑難圖

陳振孫條內各附一論說一改以

彭氏興易義文圖

玉海無易字

張氏行成周易通變

王應麟條內行成有術衍十八卷術當作述

程氏大昌易原　宋志十卷

宋志又有易老通言十卷此未載

經義考補正卷第二

文淵閣直閣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大興翁方綱

易

楊氏簡慈湖易解

自序內其實名易之異名名當作皆

程氏迥易章句　周易外編　古易考　古易占法

陳振孫條內迥嘗從喻樗子才學登科仕至邑宰嘗從下脫玉泉二字登下脫隆興癸未四字

項氏安世周易玩辭

自述內嘉泰三年三應改二

楊氏萬里誠齋易傳

張時徹序藏之秘閣而不頷布於天下頷當作頒

曾氏穜大易粹言　宋志十卷或作七十卷

案此條下又引趙希弁董真卿並云七十三卷朱氏末之辨正又案此條下王應麟曰郭忠孝郭雍下一郭字板脫應補

呂氏祖謙古易　東萊易說　古易音訓

朱鑑跋音訓云如豫爻之簪晁作戠婺淳鄂本作戠損象之窒晁作眷婺本作眷淳作眷鄂作眷則有未詳者　案此所舉二條其戠字之誤無疑至窒下四條須以此四處宋

槧本合勘之婺皆訛婺應改正

朱子周易本義

吳革曰象占易本義也伏犧畫卦文王繫彖周公繫爻皆以象與占決吉凶悔吝各指其所之孔子十翼專以義理發揮經言豈有異旨哉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互相發而不相悖也程子以義理爲之傳朱子以象占本其義革每合而讀之心融體驗將終身玩索庶幾寡過昨刊程傳于章貢郡齋今敬刊本義于朱子故里與同志共之抑朱子有言順理則吉逆理則凶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

凶必然之應也夫子曰不占而已矣咸淳乙丑立秋日後學九江吳革謹書　按此本前有易圖後有五贊筮儀卷尾一行云敷原後學劉宏校正竹垞未載此序當補入

朱子古易音訓　宋志二卷　未見

案朱鑑跋呂伯恭古易音訓云先公著述經傳悉加音訓而于易獨否者以有東萊先生此書也据此則朱子于易未嘗別有音訓其音訓乃東萊呂氏書耳朱子跋呂伯恭古易云音訓一篇則其門人金華王莘叟之所筆受也又云音訓則妄意其或有所遺脫莘叟蓋言書甫畢而伯恭歿是則固宜然亦未敢輒補也此跋竹垞已採於呂氏古易下矣而此處却以音訓隸朱子條下者特据宋志云爾

馮氏椅　厚齋易學

此條下中興藝文志內以隋經籍志有說卦三篇云篇當作卷

葉氏適　周易述釋　一卷

袁氏聘儒　述釋葉氏易說　宋志一卷

案宋志云葉適習學記言周易述釋一卷据此則

葉適之書自名述釋矣通攷云述釋葉氏易說一卷陳振孫以爲袁聘儒述其師葉正則之書据此則袁聘儒之書別名述釋葉氏易說矣經義攷分載其書原無譌脫但宋志無袁聘儒之名今于袁聘儒條下云宋志一卷則謬矣當移宋志一卷于葉適條下而袁聘儒條下當云通攷一卷又案陳振孫條內紹熙進士熙下脫癸丑二字

王氏宗傳　童溪易傳

自序內而不知易誤易上脫注字應補

魏氏了翁　周易集解　宋志六十四卷

案宋志又有易要義一十卷當補載

鄭氏汝諧 易翼傳

自序內懞怳懞字譌懜應改正

趙氏善湘 周易說約　周易或問　周易續問　周易指問　學易補過

案指問宋史及續通攷皆作指要又宋史條內淳祐五年當作二年中庸說約當作約說

税氏與權 校正周易古經

俞琰條內繫傳下傳當作繫辭下傳

方氏實孫 淙山讀周易記

自序內中孚卦遯魚當作言豚魚君子德輿當作得輿

董氏楷 周易傳義附錄

自序內依卜筮筮以爲教重一筮字當删又凡例內以彖傳大小傳文言各自爲卷大小下脫象字當補

汪氏深 周易占例

自序內昔者聖人作易以明民明當作前

朱氏元昇 三易備遺

林千之序內所成始始當作終始

葛寅炎序內使天不生於皇風既邈之後生下脫夫子二字乾坤之道已得之宋矣當作坤乾之道

胡氏方平 易學啟蒙通釋

按此通釋序已見三十一卷是朱子序也詳見後

俞氏琰 大易會要

自序內爲卷一百二十二當作三

黃氏超然 周易通義

赤城新志條內往來金華王魯齋之門開當作門

周易三備雜機要一卷

按鄭氏通志周易三備三卷又一卷周易中備雜機要一卷蓋其書有上備中備下備各爲一卷也

今竹垞目爲三備雜機要一卷則失之矣

又按竹垞云周易釋疑以下見鄭氏通志藝文略今檢鄭氏通志此內所載者凡三十七種有在鄭氏經部易類者有在子部五行類者且鄭氏所列易類二百四十一部其五行內之易占類一百一十三部易軌革類一十二部姑勿論其書有關經義與否而今既未親見其書乃就其目意度而或取之或不取恐竹垞於此等處是諉諸鈔胥所辦矣茲以偶校通志姑附識於此而其他處類此者

恐復不少耳

亡名氏周易圖

陳宏緒跋內而寓循還無端之妙還當作環

劉氏肅 讀易備志

名臣事略條內國初應名名當作召

鄭氏滁孫 大易法象通贊 周易記玩 中天述考

進中天圖表內廼若天公布左公當作宮末云至

元二十年十一月二當作三

胡氏一桂 周易附錄纂疏

當作周易本義附錄纂注此下黃虞稷條內纂疏

疏字亦當作注

程氏時登 周易啟蒙輯錄

許瑤條內一以其歸當作以一

何氏中 易類象

程鉅夫後序內此□通又滅之當作此卦通

保八易源奧義

進箋內銖積月累月當作寸

任氏士林 中易

自序內原始而及終及當作反

熊氏良輔 周易本義集成

自序末當補云至治壬戌五月

陳櫟序內其有關于世教民彝而甚大而當作爲

董氏眞卿 周易會通

自序內傳主理義傳上應增程字先生凡兩注生

改師以撮其要以改僅非曰小功小改有

子撰跋下應補云元統二年甲戌九月朔

易傳因革

自序內及其聞見其改所愚所至定至改更

按董氏所著姓氏因革綱領即在周易會通首卷

中今竹垞既載其全書似毋庸復析出因革爲一

書矣

曾氏貫 周易注

浙江通志條內遂躬行實踐遂下脫於易學三字

當補

解氏蒙 易經精蘊

方綱按江西通志解觀我字子尚試名觀著周易

義疑通釋此條當補於此据竹垞於下條引楊東

里語則觀是蒙兄也

陳氏應潤 周易爻變易蘊

蘊當作縕

石氏伯元　周易演說
王禕條內常舉鄉貢進士常當作嘗
錢氏義方　周易圖說
自序內聖人則之以開物成務其□同當作其用
亦同又云離坎震兌各生一方生當作主
黃氏失名　春臺易圖
黃淵序內不止䊗頭䊗當作擔以其圖而神也圖
當作圖
蔡氏清　周易蒙引
明神宗實錄條內飭功砥行功當作躬

楊氏廉　先天後天圖學攷正
自序內嶓冢嶓當作嶓
唐氏龍　易經大旨
呂柟序內爲舉子學業者當作業學
鍾氏芳　學易疑義
自序內差無勿察差當作義
王氏道　周易億
陸元輔條內晁氏朱子之說爲非氏下脫以字故
曰臆當作億
陶氏廷奎　周易筆意

張士紘條內廷奎會稽人官武學訓導武下脫康
字
陳氏士元　易象鈎解　易象彙解
自序內往予爲彙解三卷三當作二
姜氏寶　周易傳義補疑
人物攷條內南京禮郡尚書郡當作部
張氏獻翼　讀易韻攷
自序內張藉藉當作籍如反收之如當作女亨以
辥義亨當作亨義當作犧
沈氏懋孝　周易博義

自序內其老莊太元叅同等同下脫契字
馮氏時可　易說
自序扶陰抑陽當作扶陽抑陰又云陰陽貞勝之
機也貞當作爭
鄧氏伯羔　古易詮　今易詮
陸元輔曰鄧伯羔字孺孝嘗州布衣嘗當作常
林氏兆恩　易外別傳
浦大冶序內吾身之何圖何當作河
孫氏愼行　周易明洛義纂述
自序內夫子之十易易當作翼

曹氏學佺周易通論　周易可說
高佑釲條內前有總論八卷當作八篇
樊氏良樞易象
案或作易象通
陸氏振奇易芥　十卷
案十或作八
楊氏瞿崍易林疑說
丁杰曰此書及所引黃鳳翔語已見前五十九卷五頁其名字籍貫科第官爵及書之卷數或異或同前後當有一誤

程氏玉潤周易演音
案當作周易演旨
王氏艮易贅
自序內則見文之注文當作則見文周之注義
何氏楷古周易訂詁
自序末應補云崇禎六稔歲在癸酉書於虎嘐使署序內呂恭伯應改呂伯恭
陳氏際泰易經大意
或作說意
秦氏鏞易序圖說
嚴福孫序內在予復垢垢當作姤
喬氏中和焦氏易林補　六卷
六當作四
王氏寅周易自得編
自序內咸恒既未下脫濟字柔變爲剛洪範之所謂柔克也當作剛克
黃氏宗炎周易象辭
自序內糊口糊當作餬
圖學辨惑
自序內胡爲偏遯遯當作逸

梁氏夫漢周易清本
自序八卦方序方位二圖方序當作次序
亡名氏易義
此條下云吳興書佑得餘杭孫氏得下脫之字
劉氏瓛周易乾坤義　隋志一卷
按隋志周易乾坤義一卷齊步兵校尉劉瓛撰然胡一桂周易本義啟蒙翼傳云劉瓛乾坤義疏一卷繫辭義疏二卷隋經籍志亦載周易繫辭義疏二卷劉瓛撰據此則乾坤義下似當依胡氏增疏字然陸氏釋文引七錄云劉瓛作繫辭義疏而未

言乾坤義疏今亦不敢增也

柯氏 述 否泰一十八卦論

閩書條內嘉祐元祐祐皆當作祐

傅氏 者 同人卦說

度正條內改易數字皆人意所不□□當作所不能到

曹學佺條內知平羌孫孫當作縣

謝氏 萬 周易繫辭注

竹垞案雙湖胡氏易啟蒙翼傳所載有謝平繫辭注二卷疑卽萬書字偶譌也方綱按胡氏啟蒙翼傳前載謝萬周易繫辭注二卷後載謝平周易繫辭注二卷自是各爲一書安可以爲字譌而疑之

明氏 僧紹 繫辭注

竹垞按釋文引明氏繫辭注何以守位□曰人作仁今按守位下誤多一□當删去

劉氏 瓛 周易繫辭義疏

此處脫隋志二卷四字當補

劉氏 綮 易繫辭

案繫辭下脫解字當補

盧氏 失名 按正耶律文獻公大衍揲蓍說

許衡條內亦可與左右可見亦可當作亦面

周子太極圖說

按竹垞齋中讀書詩云太極非有象一元氣渾淪陰陽至精數義由道士伸列圖自下上三五理具陳番番希夷叟以此勒貞珉元公一丁倒遂爲席上珍後來費朱陸往復辭紛綸仲尼不可作誰與别僞眞又所作太極圖授受考亦與此考按語相同皆於是圖若有致疑者然本條下所列前人諸說既非一義已足以資考鏡乃復綴此按語則與疑事毋質之義不侔矣大約博聞洽見之士多喜駁宋儒是亦後學所不可不知也

補前胡 方平 易學啟蒙通釋一條

此條下所載方平通釋自序末應補云淳熙丙午莫春既望雲臺眞逸手記錢大昕曰此序本朱文公啟蒙元序公時主管華州雲臺觀故以雲臺眞逸自號通志堂刻誤以爲通釋序竹垞因目爲方平自序誤也胡氏爲文公三傳弟子據董眞卿云有至元己丑序今雖未見要必不在淳熙中也

經義考補正卷第三

文淵閣直閣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翁方綱

書

三皇五帝之書

賈逵條內三墳三王之書王當作皇

劉知幾條內禮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禮上脫周字

中興書目條內皆依託也依當作僞

百篇尚書

朱子條內若要添字硬說將去添下脫減字

薛瑄條內言天命天下脫言字

竹垞案語引日本刀歌傳聞其國居大海海當作島方綱按竹垞既援歐詩日本刀歌因不能以裔然不獻即驗其必無亦不能以高麗之無決日本不當有也又按高麗宣宗以乙丑歲嗣立其八年是宋元祐八年亦非六年也

百篇之序

案竹垞謂史公據書序而作夏殷周本紀此未深攷書序史記而爲是言也書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史記云太子太丁未立而死立太丁之弟外丙二年崩又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史公之論與書序顯然歧出如此類者甚多而得謂之據序而作本紀乎

案竹垞謂百篇之序即外史所以達四方者據周禮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鄭注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大行人九歲屬瞽史諭書名鄭注史大史小史也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據此則外史所掌大行人之所諭即天子攷文之事耳豈得謂之爲書序乎即鄭君有說謂若堯

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亦謂是書之篇名並非謂其序也又案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此三句各是一事此下又云掌達書名于四方書謂文字耳非尚書篇名之書也鄭氏注蓋因此句與上掌三皇五帝之書句相連故有堯典禹貢之說實不然也賈疏引聘禮記乃其正訓耳附識於此

今文尚書　漢志經二十九卷

王聘珍曰案漢書藝文志尚書並無今文之名隋志有古文尚書十三卷今字尚書十四卷俱云孔

安國傳有今文尚書音一卷亦未知其爲伏氏爲孔氏也唯新唐志有今文尚書十三卷條下云天寶三載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于是始有今文尚書之目自孔頴達陸德明之徒以孔安國之書爲古文遂以今文爲伏生之書是以最後出之書名而加于最古之書也若据漢隋唐宋等志而正其名伏生之書當云尚書經二十九卷安國之書則可云古文尚書又可云今字尚書蓋溯其出于孔壁之始則謂之古文自安國以漢隸寫之則謂之今字而漢世所謂今字卽是漢隸自後

眂之猶古文也故宋志有古文尚書二卷下云孔安國隸若今文尚書之名則直是天寶以後之本合伏氏孔氏之書而寫以今時俗楷者也非所以云伏氏之書也伏氏之書寫于漢初自是漢隸安國之漢隸可云古文伏氏之漢隸獨不可云古文乎伏氏之漢隸可云今文安國之漢隸獨不可云今文乎故區別二家之書當各從之以氏如齊魯韓毛之詩耳不當以今文古文別之也但此等書名相沿已久在前人雖偶混稱後人已成鐵板注脚似亦無庸輕議然而讀經者不可以不知其原委也　又案史記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索隱曰以今文讎古篆隸推科斗以定五十餘篇前漢書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所謂今文字者漢世之隸書也曷嘗以今文別爲伏生之經檢史漢諸書總無以今文爲伏生書名者有之自唐人始

竹垞謂史記漢書俱稱伏生以二十九篇教于齊魯之間司馬氏班氏古之良史不應以非生所授之泰誓雜之其中竊疑生所教二十九篇其一乃百篇之序聘珍案竹垞此論未嘗綜合諸家而深

攷之也王充云晁錯受尚書二十八篇孝宣之時（或云孝武）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隋書云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据此則所云二十九篇者明是伏生二十八篇之外增泰誓一篇史漢諸書据見在所增之本而爲言而陸德明之徒又沿史漢諸書而立說耳況馬遷班固俱採僞泰誓之說以入史記漢書之中是當時尊而信之者等于伏生之書又何得言不應以非生所授之泰

誓雜之其中也此皆立意掊擊孔氏之書而致生臆說耳

聘珍又案伏氏所傳尚書其初止二十八篇故當時以取象二十八宿及武帝時增入泰誓一篇故史漢諸書以爲二十九而又有三十篇者乃後漢馬鄭傳注之本增入書序一篇者也後漢書儒林傳云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馬融作傳鄭康成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今攷馬鄭所注亦不出伏生二十八篇之外則知杜林古文篇目仍即伏生之書多書序一篇耳陸氏釋文于小序多載

馬氏之傳而後漢書言馬融傳杜林古文則可知其序之出于孔壁傳于杜林而西漢諸儒或見或否至馬鄭之徒始以之合于二十九篇之本內而爲尚書三十篇

古文尚書　漢志古經四十六卷

古經當作古文經四十六卷下當補爲五十七篇五字案此句爲班氏原文不可刪去

漢書條內得多十六篇下應補師古曰壁中書多以考見行世二十九篇之外更得十六篇

隋書條內朝授膠東庸生生授胡常案隋書無生授胡常四字經典序錄有之此合引兩處語牽爲一條也

顏師古曰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孔安國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鄭元序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　丁杰曰尚書以下十四字係漢書藝文志之正文應將顏師古曰四字移下方綱按此條爲五十七篇五字旣是班氏正文自應以班固曰領起而下云顏師古注曰孔安國云云　旣要用人名不用書名則注字亦難安頓若

徑將顏師古別爲一條則又不可矣此則純用某人曰之例原有時而窮耳

孔頴達條內大航頭航字丁杰据經典釋文序錄及字書改斻

周書　漢志七十一篇

方綱按漢書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下有周史記三字何以刪之又此條下師古所引劉向語亦當合爲一條仍漢志之舊使觀者自得之不宜截裂爲二條

王應麟條內按晉束皙傳太康二年汲郡得竹書

七十五篇其目不言周書紀云咸寧五年左傳後序云太康元年當考

丁杰按紀及序書發咸寧五年明年太康改元三月吳平預始歸故序曰初藏秘府余晚獲見蓋紀謂書發之年序謂預見書之年也似皆不誤然則太康二年當改作元年也此條末則誤明矣則當作其此下又一條內乃制謚所載不同謚下脫與六家謚法五字當据困學紀聞增

楊愼序內晉太康二年汲郡人不音彪準私發魏安釐王冢　丁杰按晉武紀作魏襄王束晳傳作魏襄王或言安釐王又此條內太康二年亦當作元

年又此條內公孫段上篇上當作二武帝紀荀勗及束晳傳文也及字當在荀字之上

伏氏勝尚書大傳

鄭康成序一條末應補云至元始詮次爲八十三篇按下條引陳振孫謂八十三篇當是其徒歐陽張生之徒雜記所聞是也而所引晁氏謂是康成詮次爲八十三篇者未知何据

又按崇文總目尚書大傳漢濟南伏勝撰伏生本秦博士以章句授諸儒故博引異言援經而申證云此條竹垞未引應補又陳振孫條下云印板刓闕合更求完善本此二語亦應補入以見宋時尚有板本也又按竹垞蓋未見後人所鈔輯之本故直云佚也近日德州盧氏刊尚書大傳四卷仁和盧學士文弨爲撰考異一卷補遺二卷於後文弨序曰雖非隋唐以來之完書然闕佚殆亦尠矣又見吳門惠氏亦有增入者方綱嘗與歸安丁進士杰合諸本鈔撮聞浙人董君豊垣所輯最爲詳備嘉定曹學士仁虎有其寫本屢向其借鈔而未得見也附識於此

孔氏安國尚書傳　隋志十三卷

案隋志又有今字尚書十四卷孔安國傳宋志又有古文尚書二卷孔安國隸

安國序內示人主以軌範也範訛作範

竹垞案內不如周家之少仁人今本少作多此從宋本

按漢儒說經之書援孔氏書者其在今可据惟許祭酒說文序云易偁孟氏書孔氏而已乃竹垞於許氏所引若藥不瞑眩一語必謂其非引說命特因孟子所引而及之說文寅字條下云冥合也从宀丏聲讀若周書若藥不瞑眩夫孟子固未嘗云

周書也而況今所行讀本說命却在商書若果許氏僅因讀孟而得此句則何以有周書之云乎正當据此以見許氏實有所見孔氏古文尚書之本耳又謂圛圛升雲半有半無語爲尚書所無此自丁度集韻洪邁容齋隨筆皆目爲逸矣不知曰圛二字爲句卽洪範曰驛也其下七字乃釋圛字之義方綱嘗見金崇慶年所刊集韻此條云商書曰圛圛者升雲半有半無此於第二圛字下加一者字義更曉然矣周官大卜鄭氏注云五色者洪範所謂曰雨曰濟曰圛曰蟊曰尅可證也曷弗考此

而漫以爲尚書所無乎又以在夏后之詷句尚書所無說文詷共也周書曰在夏后之詷陸氏釋文於顧命在後之侗句下亦引馬本作詷云共也正與說文合矣詷經義考刊板誤作詞卽以字體論之旁迻孱功說文作述無作救者惟箘簬楛說文作楛無作楛者無有作好說文作玒亦非作妞也

謹按古文尚書自吳才老至吳艸廬諸人雖有疑之者尚皆未有專書至梅鷟始特爲書以辨之至閻百詩古文尚書疏證而攻擊不遺餘力矣近日程廷祚惠棟王懋竑宋鑑續加考證其說益詳以方綱愚昧之見此諸家辨訂之勤誠爲學者所不可不知弟以稽古尊經之道言之其大要有二端焉一曰悖於義理者毋以溷經文也一曰涉於後世者毋以假先代也是皆所以羽翼經學耳夫以涉於後世之詞不可假借古經則如禮察篇保傅篇之語雜周秦公冠篇之詞及漢昭此固人所共知而不聞有專著一書以辨大戴記之非經者也此猶可曰無悖於義理也至如明堂位篇言魯之君臣未嘗相弒則顯與春秋相悖此亦人所共知而不聞有專著一書以駁小戴記之宜删去某篇

者也乃獨於大禹謨危微精一之十六字過加糾擿夫以子朱子援此十六字合諸允執厥中之訓以著中庸道統之原而後世爲考證之學者猶不憚於過加糾擿如此此復奚以考證爲乎所貴博稽經傳研核漢唐以來諸家之說毋爲俗儒尋章摘句僅守一得而已至於闡發義禮至宋儒而益精學者束髮受書卽從朱子章句集注植本樹基及其後見聞稍廣輒萌立異之思以翻駁程朱爲能事此學者之大患也愚亦不敢謂後人議宋儒者皆非無所見也顧以率由正路則必以恪守程

朱爲主而後可以考證古籍未有忘本而可言學者也竹垞既爲此書而又作齋中讀書十二詩其大意亦微有不滿宋儒之意敬告學者愼之愼之故因附按於此條下而詩以下不槪及

又按近日作古文尚書考者以方綱淺聞僅見二家如陸稼書古文尚書考一卷止載其原委而巳未有一字辨訂其僞也如惠定宇古文尚書考一卷則擘肌析理全攻其僞也惠固負一時研經之譽而陸以理學經術推重儒林不聞以未駁古文尚書之故識其寡學也願與好學深思者共審愼焉

牟氏卿尚書章句

漢書條內周堪少卿少上脫字字

按經典釋文云堪授魯國牟卿此魯國二字應補入

又按此下所引後漢書張奐減爲九萬言句下尚有奐後上書桓帝奏其章句十字應補入

杜氏林漆書古文尚書

聘珍案杜林所得古文尚書即漢蓺文志所云中古文劉向嘗日以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者也杜林之本即馬鄭傳注之本亦止伏生所傳二十八篇而未有孔傳增多之書故嘗曰劉向以校三家經文字異者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若孔安國之本則漢志明言得多十六篇當不止于數百數十矣由此可知漆書古文尚書原是西漢中秘之本經新莽之亂散落民間而杜林得之也　又案漢中秘本多是漆書後漢有行賂求改蘭臺漆書以合其私文者

馬氏融尚書注

竹垞案內昌貢作昜贛云陷也陷上當再補一贛

字

鄭氏元尚書注

顧炎武條內載於唐舊書經籍志當作舊唐書經籍志

荀氏爽尚書正經

後漢書條內延熹九年當作元年

王氏肅古文尚書注

案隋志無古文二字與此異

陸德明條內王肅注頗類孔氏注下脫堯典二字

劉氏焯尚書義疏　唐志二十卷

案二十當作三十

北史係內受左傳於廣平郭懋懋下脫常字

唐孝明皇帝今文尚書

顧炎武條內不衍于儀衍當作衜

竹垞按內取頗爲陂取字亦攺字之訛

孔氏 穎達 等尚書正義

晁公武條內蓺德庸庸當作融

陸氏 德明 尚書釋文　宋志一卷

案宋志云陸德明釋文音義一卷又云陳諤開寶新定尚書釋文三卷本是二種陸氏原書所釋乃

据宋齊相傳舊本自唐天寶改尚書从今字至宋開寶又將陸氏之書亦改从今字而釋文原本已變亂矣經義攷不錄開寶新定尚書釋文一條是誤以二書爲一書且并不知今日之尚書釋文乃開寶改定之本而非陸氏原書也此當别出陳諤新定尚書釋文三卷之目於陸氏原書條下 宋志作鄂諤

晁公武條內古文尚書孔安國以隸古定自漢迄唐行于學官案孔安國尚書東晉始出玆云自漢迄唐行于學官漢字恐誤

馮氏 繼先 尚書廣疏

崇文總目僞蜀馮繼先撰以孔穎達正義爲本小加巳意　丁杰曰檢本卷第三頁尚書廣疏崇文總目十八卷雖不著姓氏與此微異而卷數及稱崇文總目並同恐是一書兩見也

王氏 曙 周書音訓

宋史條內東皐子績之後東上脫隋字

王氏 安石 子 雱 新經尚書義

安石序內熈寧二年二當作三

張氏 綱 尚書講義　宋志二十卷

案宋志作解義三十卷

林氏 之奇 尚書集解

鄧均條內常分教盱江常當作嘗

吳氏 棫 書裨傳

陳振孫條內曰訓詁當作詁訓曰差牙牙當作互

陳氏 舜申 渾灝發旨　宋志一卷

案宋志渾灝發旨一卷下云不知作者

張氏 栻 書說

葉紹翁條內衣食而至于窮極奢侈食當作服

羅氏 惟一 尚書集說

楊萬里序內如論九江之說九江當作九疇
呂氏祖謙書說
趙希弁條內自洛誥至秦誓凡一十七篇十七當
作十八
大愚叟條內尚書自秦誓至洛誥書下脫說字
聘珍案竹垞云呂成公爲林少穎門人少穎著書
集解朱子謂洛誥以後非其所解蓋出于他人手
成公意未安故其書說始洛誥而終秦誓以補師
說之未及案林氏尚書集解林畊後序云是書初
成門人東萊呂祖謙取其全本以歸諸生傳錄十

無二三書坊急于鋟梓不復參訂後得宇文故家
親傳之藁自洛誥至君陳與鋟本異後又得建安
余氏新刻本及葉學錄家藏寫本自洛誥至君陳
及顧命以後至卷終皆眞本向者麻沙之本自洛
誥以後皆僞矣畊後刊其書于石鼓書院乃元本
全書初無待于呂氏之補朱子所云者麻沙僞本
耳故以爲非其所解且朱子論呂氏之書甚詳亦
未嘗言其補林氏之書而呂氏書說大愚書後亦
未言其爲補師說也
時氏瀾增修東萊書說　三十卷
案通志堂本作三十五卷
蔡氏沈書傳
自序末應補云嘉定己巳三月既望
許氏奕尚書講義
魏了翁條內其所裒粹斷藁粹當作稡
趙氏汝談南塘書說　宋志二卷
案通攷作三卷
陳氏經尚書詳解　宋志五十卷
按經字顯之泉州節度推官所著又有毛詩講義
并存齋語錄

陳氏大猷尚書集傳或問
按元陳師凱書蔡氏傳旁通亦引此書曰東齋集
傳
滕氏鉉尚書大意
方岳序內予授而讀之授當作受
王氏柏書疑
自序內則訓誥不待費詞誥當作詁
陳氏櫟書解折衷
自述條內予編書傳折衷傳當作解
董氏鼎尚書輯錄纂注

范氏應賓璧業
姚瀚曰范應賓字口口秀水人　案應賓字光父
程氏大昌禹貢論圖　宋志五卷萬卷堂目二卷
案通考作四卷今通志堂本作一卷
陳應行後序內今以黑色爲水波爲當作與
自序內凡五十有一篇一當作二
陳振孫條內凡論五十三篇三當作二
朱氏右禹貢凡例
自序內地高曰邱案廣疋作小陵曰邱此從孔傳
條無甚長當作條言其長　叢生而積曰苞積當

作稹案正義云釋言苞稹也孫炎曰物叢生曰苞
齊人名曰稹郭璞曰今人呼叢緻者爲稹　可治
曰乂孔傳謂已治爲乂
張氏景洪範解
晁公武條內張景晦之編編當作撰
胡氏一中定正洪範集說
自序末當補云至正甲午春　又曰一旦煥然氷
釋煥當作渙
吳氏安詩等無逸講義
通考作顏吳范司馬無逸說命解　安詩通攷作

案注當作疏
何氏中書傳補遺
案何中江西撫州府樂安縣人方綱嘗訪諸樂安
人無知此書存亡者
黄氏鎮成尚書通考
自序末當補云天歷三年正月
王氏文澤尚書制度圖纂
松江府志條內家風涇風當作楓
豐氏坊古青世學
顧炎武條內寑以成俗寑當作寖

袁氏仁尚書砭蔡篇
篇當作編
陳氏第尚書疏衍
陳第字季立
陳氏泰來尚書注考
丁杰按吳永芳嘉興府志秀水國子生陳泰交字
同倩著尚書注考此處作陳泰來又引俞汝言曰
陳泰來號長水云云至後引項說稱同倩與府志
合可知此書是泰交撰其云泰來及所引俞說似
訛

安時

經義考補正卷弟四

文淵閣直閣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大興翁方綱

詩

古詩

張揖條下按語後應補錄困學紀聞一條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閒歌上林賦揜羣雅張揖注云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愚謂八篇可歌者唯鹿鳴白駒在小雅貍首今亡鄭氏以爲射義所引曾孫侯氏之詩餘皆風也而亦謂之雅豈風亦有雅歟劉氏小傳或曰貍首鵲巢也篆文似之此有貍首又有鵲巢則或說非矣張揖言二雅之材未知所出

閻若璩曰按小雅除笙詩自鹿鳴至何草不黃凡七十四篇大雅自文王至召旻凡三十一篇故曰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以篇數言也未知是否

隋書經籍志條下竹垞按語以論語師摯之始關雎之亂作四始義解此說非也何解邢疏固謬矣而方綱昔按試江西發此義以課諸生有新城曾生嗣光援据樂記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始奏

以文復亂以武辨證極博此以樂闋之義爲訓勝竹垞此說多矣然今仍以朱子集注之說爲正更勿多滋異義耳且所謂關雎之亂者亦非指關雎一篇也按儀禮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釆蘩釆蘋詳此樂節關雎之亂謂燕合鄉樂之卒章則卷耳爲卒章也猶之釆蘋是召南鵲巢合樂之卒章也豈得以四始之始訓之哉

孔穎達條下應補云又曰仲尼以前篇目先具其所刪削蓋亦無多記傳引詩亡逸甚少知本先不多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三百五篇蓋馬遷之謬耳

臧墉條內惟雨無正酌賫賫當作賚

竹垞案內大夫以釆蘩爲節士以釆蘋爲節大夫上脫卿字蘩當作蘋蘋當作蘩又大射之儀公升卽席奏陔陔字据儀禮大射禮當作肆竹帛無存而日誦者偶遺忘也日當作口

案竹垞辨孔子無刪詩之事而謂詩之逸也一則秦火之後竹帛無存而口誦者偶以遺忘一則作者章句長短不齊而後之爲章句之學者必比而齊之于句之從出者去之故也一則樂師瞽叟止記其音節而亡其辭凡此諸說皆謂詩之逸在孔子之後矣然逸詩篇名見于諸書如貍首驪駒祈招釆薺河水新宮茅鴟鳩飛之類甚多皆不在孔子所訂三百篇之中而孔子嘗自言誦詩三百又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今所傳詩實三百一十一篇正合于夫子之所云則知自孔子旣定之後並無一篇之逸也竊謂今之有其名而無其詩者

皆逸于孔子之前若其章句偶有不同漢師異讀耳故班史言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

卜子商詩序

唐志二卷按唐志作集序二卷

成伯瑜條內毛公作傳之日日當作目

曹粹中條內其說於康成說下脫起字

鄭樵條內絲衣之詩旣曰繹賓尸矣絲當作絲

黃櫄曰櫄改櫄

黃震條內夾際際當作漈

馬端臨條內愚非敢苟同序說而妄擬先儒也擬當作議清人終章章當作篇

沈鯉條內其博古通今之識者其當作具

鄭敬條內下文皆申命首句之意命當作明

案漢書及釋文序錄及徐整王應麟諸說齊魯韓毛四家之詩其原皆出于子夏子夏習詩而明其義作爲詩序傳之其人初無異說及原遠而流分子夏之序遂爲諸家雜揉舛亂而不可辨逮至四家者流各自溯其淵源之始又各有其序說而皆託之子夏故唐志既有韓詩卜商序韓嬰注晁說之曰說韓詩者謂其序子夏所作又有卜商撰毛詩集序此則韓毛二家各有所傳受之子夏詩序矣至毛詩之序後人又以爲毛公衛宏所潤益蓋子夏之後申轅韓毛四人之前復有相沿承受附益者不可以悉考爾

端木子賜詩傳僞本

竹垞案內聖門傳詩嫡冢傳當作傳

詩經魯齊韓三家

按此條當云詩魯齊韓三家不當有經字也此下漢志二十八卷下當增注云漢志云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

隋經籍志條內作訓詁當云詁訓

詩說僞本

陳宏緒跋內於大小雅曰大小正於變雅曰小正續曰大正續正皆當作疋洋水閟宮洋當作泮

韓氏嬰韓故　漢志三十六卷新唐書志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

按此下當補云舊唐書志云二十卷

毛氏亨詩故訓傳　漢志三十卷

案三十下刊板誤空一格

毛氏萇詩傳　漢志二十九卷唐志十卷

李樗條內棠棣棠字俱當改作常

案漢志云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所云二十九卷者漢志未嘗有傳字亨與萇以詩相授受亨所爲故訓傳萇又從而增廣潤益之以行于世故後人皆以爲萇之所作推其淵源出于亨故詩譜及初學記又以爲毛亨之書竹垞以漢志所云毛詩故訓傳三十卷者屬之亨以所云毛詩二十九卷者加一傳字屬之萇又以唐志十卷系於漢志二十九卷之下似皆武斷未可爲據

薛氏漢韓詩章句

王應麟曰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馮衍
傳注引薛夫子韓詩章句卽漢也
聘珍案薛方回字夫子廣德曾孫乃薛漢之父見
唐書宰相世系表後漢書云薛漢字公子世習韓
詩父子以章句著名據此則韓詩章句非薛漢一
人之書馮衍傳注言薛夫子而王厚齋云卽漢也
豈章句出其父子遞著而其子成之歟然諸書所
引亦曰薛君亦曰薛夫子竹垞此條卽使專據厚
齋語系於薛漢亦當詳其父耳

鄭氏康成毛詩譜

歐陽修條內質諸聖人而悖禮禮當作理補其文
字二百七下當補原注云譜序自周公致太平已
上皆亡其文予取孔穎達正義所載之文補足因
爲之注自周公已下卽用舊注云凡四十一字

侯氏包韓詩翼要

案隋志作侯苞此從詩正義

王氏基毛詩駁

隋志毛詩駁一卷魏司空王基撰殘缺梁五卷又
有毛詩答問駁譜合八卷　聘珍案新唐志王基
毛詩駁五卷條下有毛詩雜答問五卷雜義難十

卷舊唐志有王伯輿毛詩駁五卷而毛詩雜答問
五卷毛詩雜義難十卷俱未系姓名案三國志基
字伯輿此伯輿或輿之訛而新唐志書其名舊志
書其字歟經義攷仍別出王伯輿毛詩駁五卷于
一百三卷之二葉蓋以王基與伯輿爲二人矣但
新舊唐志名字互見而書名卷數則同恐是一人
耳

陸氏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

隋志無鳥獸二字此從經典釋文

干氏寶毛詩音七錄作音隱　七錄一卷

隋志云梁有毛詩音隱一卷于氏撰案于或干之
訛但云干氏者亦未可知其必爲干寶也

徐氏邈毛詩音　七錄十六卷　又二卷

案隋志云梁有毛詩音十六卷徐邈等撰毛詩音
二卷徐邈撰則所云十六卷者非邈一人之書也

徐氏廣毛詩背隱義

隋志宋中散大夫徐廣撰別集作太中大夫　案別
集下脫類字

沈氏重毛詩義疏

竹垞按內引初學記所引張氏義疏今人之梧桐

也之當作云鳳凰名鸑鷟鷟當作鸑舊有北穴與
江河通有當作說鮪似鱣而色青黑頭頭小而尖
重一頭字今以餙弓鞬步丈也丈當作叉鱣身似
龍鯉當作鱣

亡名氏毛詩草蟲經

竹垞案內一名鸑鷟鷟當作鸑

孔氏穎達等毛詩正義

崇文總目條內國初端拱初國初當作國朝

許氏叔牙毛詩纂義

舊唐書條內御史大夫高智同同當作周

施氏士丐詩說

王讜條內劉禹錫與柳八韓七詣施氏丐聽毛詩
說七當作十八氏當作士又勿蒭勿拜召伯所憩
憩當作說

歐陽氏修詩譜補闕 通志三卷

案通志堂刻本作一卷

張氏耒詩說

自序內其君又當數之王數下脫世字

成德條內土字版章版當作畈

沈氏銖詩傳

揚州府志條內以龍圖閣待判判當作制

李氏樗毛詩詳解 宋志三十六卷

按宋志作四十六卷文獻通考作三十六卷此似
誤

通志堂所刻是李黃二家集解四十二卷經義考
則以二家之書前後分載蓋元是兩書而合輯者
姓氏未之詳矣

吳氏棫毛詩叶韻補音

許宗魯條內棻欲紿取棻當作衾

羅氏維藩詩解

楊萬里志墓條內授廸功南雄州保昌縣尉功下
脫郎字

黃氏度詩說

葉適序內致忠遠敬遠當作達

楊氏簡詩解

竹垞云慈湖詩解不傳亡其卷目方綱按慈湖詩
傳二十卷焦竑經籍志及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皆
有之今從永樂大典抄出仍編爲二十卷

自序內使西河之上上當作氏

呂氏祖謙家塾讀詩記

朱子序內熹之哀頽頽汨沒當刪一頽字
魏了翁後序內獨寤寐言當作寐寤何斯人之友
當作人斯
陳振孫條內學者上誤空一格
戴氏溪續讀詩記
記訛作紀
朱子詩集傳
序末應補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
錢氏文子白石詩傳　宋志三十卷
三當作二

嚴氏粲詩輯
輯當作緝
王氏應麟詩考
後序內新序謂伋之傳作二子乘舟傳下脫母字
出車彭彭車字詩攷及史記作輿
董斯張條內漢頡薛君碑頡當作隸按此碑語非
引詩也
姚氏隆詩解
黃淵序內夫子絃歌而取三百十有三篇當作十
有一篇

王氏柏詩辨說
竹垞按魯齋王氏遂刪去其三十二篇二當作一
亡名氏纂圖互注毛詩
陸元輔條內緇衣釋賓尸圖釋當作繹
李氏公凱毛詩句解
黃虞稷條內呂氏讀詩紀紀當作記
黃氏佐詩傳通解
自序內古有艮騶艮當作梁
潘氏恩詩經輯說
自序內會粹成帙粹當作稡

豐氏坊魯詩世學
竹垞案內更小雅爲小正大雅爲大正正皆當作
疋
陸氏垹詩傳存疑
自序內又用其法爲詩輯輯當作緝
按此所載陸賓山自序卽黃東發讀毛詩曰抄之
序也伊川歐蘇諸公句黃序伊川上有本朝二字
此刪去耳東發宋人故稱伊川歐蘇云本朝諸公
也賓山明代人故刪去此二字卽此足見其爲抄
取黃氏原序以備檢閱而已非眞襲前人以爲己

序也竹垞於籫山爲郷人旣知其爲未成之書則
此序似不必載
易氏 貴 詩經㕘指
案此書一見于一百十二卷之弟十葉一見于一
百十四卷之弟二葉書名卷數作者姓氏皆同
馮氏 復京 六家詩名物疏
葉向高序內棠棣之兄弟棠當作常
吳氏 雨 毛詩鳥獸草木疏
曹學佺序內吳太子中庶子烏程陸璣烏程下脫
令字

唐氏 汝諤 毛詩微言
自序內嚴華谷詩輯輯當作緝
何氏 楷 毛詩世本古義
曹學佺序內亦惟據其篇什而箋注之箋當作詮
竹垞按內召旻也旻當作旻
朱氏 朝瑛 讀詩略記
黃宗羲條內以蘋蘩薀藻之采采當作菜
胡氏 紹曾 詩經胡傳
自序內不可畏也之亦可畏也之下脫作字穫之
挃之當作穫之挃挃

錢氏 澂之 田間詩學 五卷
四庫全書作二十卷
顧氏 炎武 詩本旨
案當作詩本音
李因篤條內本旨字俱當作音
毛氏 晉 毛詩草木蟲魚疏廣要
自序內陸機當作璣
朱氏 鶴齡 毛詩通義
自序內抑觀東萊詩紀紀當作記
呂氏 枏 毛詩序說

當作說序

經義考補正卷弟五

文淵閣直閣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illegible]翁方綱

周禮

周官經

史克曰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

按春秋文十八年傳季文子使大史克對公曰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疏言制周禮曰作誓命曰謂制禮之時有此語爲此誓耳此非周禮之文亦無誓命之書方綱按疏說非也自是當時制禮有此語載諸方

冊故大史據以引之孔氏執今所行世之周官內無此語而謂此非周禮之文泥矣正賴此文知周公有制禮之全書耳近儒顧復初氏以左氏傳引經不及周官儀禮爲疑恐毋特舉此條以見春秋傳與周禮相貫通處竹垞是攷於周官經下載入此條善矣而止載其首句何歟豈誤讀傳文以爲次句以下是大史克所申說乎然則此下引周公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云云自次句以下亦是引述申說者耶此則不可通者也亟宜全補於此

賈公彥曰周禮後出者以始皇特惡之故也

按此引賈公彥二條宜存弟二條云賈公彥曰按書傳云云至謂之周禮凡六十六字而刪其弟一條周禮後出者云云一百五十九字歸於後賈公彥周禮疏條下

鄭樵條內九州十二境境當作壤

王炎曰漢既除挾書之律六典始出武帝不以爲善作十論七難以排之藏於秘府不立於學官

丁杰曰按賈公彥周禮正義云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

棄之據此則十論七難林孝存作非武帝作也此所引王炎說蓋節引正義語而誤方綱按丁進士所引賈公彥語在賈氏序周禮廢興內而今註疏板本如毛氏汲古閣本輒不載此序是以竹垞是考於賈公彥周禮疏下亦不載之詳具於後條下又按林孝存名碩北海人漢書及鄭志皆作臨

陳傅良條內司服司裳裳當作常

陳汲條內有後來更有續者更下重有字或者以書爲唐虞稽古爲當作謂

馬端臨條內上下蓋察察焉察察當作獘獘決不

至後世承流宣化者之以苟且從事也至下脫如
字而賒貸之法則州官泉府明言之州當作周然
熙寧諸賢皆言非病其取息之多也皆當作所
汪克寬曰周禮一書果爲周公作乎漢武嘗謂周
禮爲瀆亂不驗之書　丁杰曰按漢書藝文志儒
林傳及諸儒所論周禮六官語俱不載武帝此言
以賈公彥周禮正義叅之蓋林孝存推武帝意如
此非武帝有是語也此所引汪克寬說誤
何喬新條內至如掌祭之類祭當作察東嘉王次
點東當作永

朱朝瑛條內宋遷而後宋當作東

鄭氏衆周官解詁

後漢書鄭衆賈逵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記轉相證
明杜氏爲解逵解行於世衆解不行然衆所解說
近得其實
竹垞按此禮疏所引范史無之方綱按此條亦在
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內引此文云馬融傳曰所謂
馬融傳者馬融所撰周官傳也竹垞誤以爲後漢
書馬融傳又刪去馬融傳三字而直云後漢書乃
以爲范史無之可謂謬矣今應將此後漢書一條
并竹垞按語皆刪去詳見後賈公彥周禮疏條內

鄭氏康成周官禮注　隋志十二卷

案新舊唐志俱作十三卷

周禮音　一卷

案新舊唐志皆作三卷

干氏寶周官禮注

竹垞按干氏周官禮注陸氏釋文多引之又初學
記引干氏注周官籩人之職羞籩之實糗餌粉餈
云糗餌者豆末削末而烝之以棗豆之味今餌餻
也　丁杰曰按此段語意難曉撿初學記亦不載

惟高承事物紀原引干寶注糗餌者或屑而蒸之
與棗豆之味同食語與此相似此所引蓋別有本
而訛爲初學記者

賈氏公彥周禮疏

自序內不得如此說也說當作記
按賈公彥此序但說官名耳其序周禮廢興一篇
方足爲是經考證之資今板本或有刪去不載者
而竹垞是攷反詳此而畧彼何也今應將公彥序
畧曰以下三十一行皆刪去另載公彥序周禮廢
興一篇於此

公彥序周禮廢興曰周公制禮之日禮教興行後至幽王禮義紛亂故孔子云諸侯專行征伐十世希不失鄭注云亦謂幽王之後也故晉侯趙簡子見儀皆謂之禮孟僖子又不識其儀也至於孔子更脩而定之時已不具故儀禮注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於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謂當時在者而復重雜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至孔子卒後復更散亂故藝文志云昔仲尼沒微言絕七十二弟子喪而大義乖諸子之書紛然散亂至秦患之乃燔滅

文章以愚黔首又云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周亡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至高堂生博士傳十七篇孝宣世后倉最明禮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官案儒林傳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而瑕邱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戴德戴聖鄭云五傳弟子則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戴德戴聖是爲五也此所傳者謂十七篇

即儀禮也周官孝武之時始出秘而不傳周禮後出者以其始皇特惡之故也是以馬融傳云秦自孝公已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絕滅之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衆儒並出共排以爲非是唯歆獨識其年尚幼務在廣覽博觀又多銳精于春秋末年乃知

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奈遭天下倉卒兵革並起疾疫喪荒弟子死喪徒有里人河南緱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衆逵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記轉相證明爲解逵解行於世衆解不行兼攬二家爲備多所遺闕然衆時所解說近得其實獨以書序言成王既黜殷命還歸在豐作周官則此周官也失之矣逵以爲六鄉大夫則冢宰以下及六遂爲十五萬家絚千里之地甚謬焉此比多多吾甚閔之久矣六鄉之人實居四同地

故云絙千里之地者誤矣又六鄉大夫冢宰以下所非者不著又云多多者如此解不著者多又云至六十爲武都守郡小少事乃述平生之志著易尚書詩禮傳皆訖惟念前業未畢者唯周官年六十有六目瞑意倦自力補之謂之周官傳也案藝文志云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書經傳諸子詩賦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奏其七畧故有六藝畧七畧之屬歆之錄在於哀帝之時不審馬

融何云至孝成皇帝命劉向子歆考理秘書始得列序著於錄畧者成帝之時蓋劉向父子竝被帝命至向卒哀帝命歆卒父所脩者故今文乖理則是也故鄭元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子大司農仲師名衆故議郎衛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又云元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顧省竹帛之浮辭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斯可謂雅達廣攬者也然猶有參錯同事相違則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詁捃秘逸謂

二鄭者同宗之大儒明理于典籍觕識皇祖大經周官之義存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徒寡且約用不顯傳于世今讚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訓也其名周禮爲尚書周官者周天子之官也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是言蓋失之矣案尚書盤庚康誥說命泰誓之屬三篇序皆云某作若干篇今多者不過三千言又書之所作據時事爲辭君臣相誥命之語作周官之時周公又作立政上下之別正有一篇周禮乃六篇文異數萬終始辭句非書之類難以屬之時有若茲

焉得從諸又云斯道也文武所以綱紀周國君臨天下周公定之致隆平龍鳳之瑞然則周禮起於成帝劉歆而成于鄭元附離之者大半故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唯有鄭元徧覽羣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答臨碩之論難使周禮義得條通故鄭氏傳曰元以爲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是以周禮大行後王之法易曰神而化之存乎其人此之謂也

方綱按此序云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周亡滅去其

籍周亡二字蓋害已二字形相近而訛也其名周
禮爲尙書周官者句之上諸板本皆用圈隔之盧
學士文弨曰此本一篇文義相屬不應圈隔今從
之
陳振孫條內邦事之不同也下當補云館閣書目
按藝文志謂之周官經此禮器所謂經禮者是也
志有周官經六篇傳四篇但曰經傳云爾迺便以
爲經禮尤爲可笑廣川藏書志云公彥此疏据陳
邵異同評及沈重義爲之二書並見唐藝文志今
不復存
按此條末引廣川藏書志云云竹垞已載於本條
之前題云董逌曰今應删之仍歸此下爲是
李氏覯周禮致太平論　集十卷
案五十一篇今在盱江文集卷五至卷十四
自序凡五十一篇爲十卷爲字下誤空一格
王氏昭禹周禮詳解
自序內有以覩其微微當作徵雖顯于形度數之
麤形下或脫名字
林氏之奇周禮講義
自序內後世禮昧于經之大體昧字當在禮字上

胡氏銓周禮傳
自序內考冠義而知棄師之等棄當作弁生於曲
禮三百威儀三千之說曲禮當作禮經
俞氏庭椿周官復古編
陳深條內司城子罕以行方方字當据本書弟一
百二十八卷吳治周禮彙斷序改作朴
竹垞案內丱人當作廾人
王氏與之周禮訂義
成德條內若頴濱蘇氏頴當作潁信爲周公成太
平之迹成當作致陸陲陲當作倕
稅氏與權周禮折衷
後序內歷年百七十年下誤空
葉氏時禮經會元
陳基序內今浙江當作江浙
邱氏葵周禮全書
自序內東嘉王次點東當作永
竹垞按內銜枚氏銜下誤空一格
亡名氏周禮集說
陳友仁序內析揚皇華析當作折
吳氏澂周禮攷注

自逃內至如掌祭之類祭當作祭
方氏孝孺周禮考次目錄
自序內而自卿師以下卿當作鄉
陸元輔條內聽訟必入鈞金束矢鈞當作鈞
桑氏悅周禮義釋
自序內典枲上脫典絲二字追師下脫屨人二字
當据本書卷一百二十三俞氏復古編下按語增
春官內史外史御史馮相氏太卜龜人菙氏占
人簭人占夢眡祲十二官案此云十二官當是馮
相氏下脫保章氏三字　丱人當作廾　邱吉甫

因定其官爲五十七丁杰曰上云地官之屬七十
有七已刪去二十二而此復云五十七者据上卷
邱葵周禮全書下案語核之蓋兼數大司徒小司
徒在內　媒人當作媒氏　刪去六十九官杰按
上云七十七官用十三官則所刪去止六十四官
此云刪去六十九官九恐是四之譌　瞽蒙當作
矇　典瑞典同典同二字當刪　考注於俞王所
刪十八官八當作九　中進以雜人世婦內宗外
宗巾車天府典瑞典同案典同二字當刪　司服車僕司常
十官又用舊大宗伯小宗伯肆師太史小史典命

司尊彝鬱人鬯人典祀都宗人家宗人守祧職喪
冢人太祝小祝喪祝甸祝詛祝司巫男巫女巫司几
筵二十五官杰案此云二十五官與下六十六官
總數相合而上所舉二十三官者蓋上文有脫
天官司裘內司服追司夏師按周禮無夏師當刪屨人夏采
掌舍幕人掌次女祝甸師幂人十二官杰案此段
所數天官屬止十一而下云十二官者應是此處
有脫　刪出小子羊人司爟掌畜諸案諸下脫子字節服
氏小臣祭僕御僕弁師職方氏土方氏訓方氏形
方氏山師川師邍師匡人撢人家司馬二十二官

杰案上所數二十官此云二十二疑上有譌脫
而補以秋官銜枚氏司隸罪隸閩隸夷隸貉七官
共爲官者五十五杰按上云考注於五十九官中
進以一官刪二十二官又補以七官總數止當得
四十五此處云五十五疑上有脫　俞廷椿刪出
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掌客掌訝掌交七官杰
按上所序有十九官此處云七官亦疑誤　邱吉
甫因定其官爲五十有七杰按上云秋官六十六
刪十九官補四官當是五十一官此云五十七疑
有誤　艸人二十八官八字當刪

魏氏校周禮沿革傳

自序內乃言可底績當作底可

楊氏愼周官音詁

愼自序內蓋劉歆受學於揚雄　丁杰曰漢書揚雄傳稱歆子棻受學於雄歆無自受學事此語誤也方綱按升庵此語亦約畧言之猶言其字學本之揚雄耳

柯氏尚遷周禮全經釋原

自序內至宋余氏再亂矣余當作俞

王氏應電周禮傳

自序內敬爲傳話話當作說

羅洪先條內郎今白虎諸儒今當作令或持竟日不解持下脫疑字

徐氏卯登周禮說

自序內是故教禮政刑事六典故下脫治字

王氏志長周禮注疏刪翼

葉培恕序內昔孔子因諸侯之去冬官籍作春秋以輔之稗左邱明布凡例而藏諸讀春秋者謂周公之禮在是則周禮一書誠今日救時之策矣杰按三家春秋俱無此說疑此有誤

錢氏契周禮說　周禮答疑

自序內歆學奇字于揚雄杰案漢書揚雄傳學奇字者歆子棻非歆也此所引錢契序蓋沿宋元間人誤說方綱按稱農此條則較升庵爲尤甚矣

周氏夢暘考工記評

郭正域序內則規萬之中萬當作萬

儀禮

禮古經

漢志五十六卷經七十篇記一百三十一篇注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明堂陰陽三十三篇注古明堂之遺事王史氏二十一篇注七十子後學者別錄云六國時人

按竹垞引此文誤以班氏自注爲注家之語此三注字皆當刪去又此條內經七十篇下有后氏戴氏四字應補入

儀禮

鄭康成條內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世也五傳弟子者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及戴德戴聖爲五此所傳皆儀禮也　案世當作在名在也下當据禮記孔疏增熊氏曰三字

賈公彦條內相見爲弟三相上脫士字

晁公武條內喪服傳一卷子夏所謂謂當作爲又

案此句下脫其說曰三字

熊朋來條內其所記者十有三篇所當作有喪服

之傳傳當作記

鄭氏康成儀禮注

晁公武條內故儀先冠昏後喪祭故儀下脫禮字

孔氏穎達儀禮正義　五十卷　佚

竹垞按孔氏不聞有儀禮正義唐宋志俱無授經

圖獨著之恐記憶之誤也其載孔氏周禮正義亦

然

按此條似不必載今應將書名併按語俱刪去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

祝穆條內少牢饋食禮下當補云有司徹祭義祭統附

竹垞案內親屬弟八屬下脫記字親族者當作親

屬記者王制自甲至癸凡十篇下脫九字

儀禮釋宮一篇

案此卽李如圭釋宮一卷

黃氏幹續儀禮經傳通解

楊復序內如建國遷都廵狩師田行疫疫當作役

張虙序內童君欽君字當据續儀禮經傳通解序

改作居

楊氏復儀禮圖

曾槃條內首之以天神次之以地祇次之以宗廟

次之以百神次之以因祭次之以祭物次之以祭

統　丁杰按續儀禮經傳通解篇次百神在宗廟

上祭統在祭物上此所引曾槃說誤

童承敘跋內錢寅秦誨等秦字當据前所引李柟

序改佘

敖氏繼公儀禮集說

自序內此有周之時之當作盛但經之言士禮特

詳但當作是則但見其祭祀耳祀當作禮又案所

引序末當補云此書舊有鄭康成注然其閒疵多

而醇少予今輒刪其不合於經者而存其不謬者

意義有未足則取疏記或先儒之說以補之又未

足則附以一得之見焉

後序內所以尊經而不敢與之雜也下當補云漢

藝文志言禮經與記各自爲篇數是班固之時經

記猶不相合也今乃各在其本篇後者其鄭氏習

之與又朱子作儀禮經解經當作通

吳氏 澂 儀禮逸經

自序內河間獻王得而上之王下脫亦字不止於三十九篇也篇字當刪云特纂爲逸經云當作故

李俊民序內同官學者者當作各論著以傳其曾傳當作存序末當補云至正十四年甲午七月

程敏政跋內與予約護訪護當作互

焦竑條內后蒼從堂講業從下脫高字

汪氏 克寬 經禮補逸

自序內享俱當作饗祀春祀當作祠蓋已包舉已當作畧

曾會序內會梓成書梓當作稡身歷歷當作履然則其時也則下脫今字不敢辭之也之字當刪

黃氏 潤玉 儀禮戴記附注

楊守陳條內不類者附諸卷首末首字當刪

何氏 喬新 儀禮敘錄

自序內高唐生唐當作堂

賀氏 循 喪服要紀

丁杰按上文王肅及此賀循所撰隋志作要記舊唐志記俱作紀本書於上文從隋志於此從舊唐志蓋不能定其孰是也

庾氏 蔚之 喪服要記

丁杰按隋書經籍志于衛瓘喪服儀下云梁有喪服三十一卷庾蔚之撰又賀循喪服要記下云梁有喪服要記庾蔚之注又舊唐書經籍志云喪服要紀十卷賀循撰庾蔚之注合二志考之則七錄所謂喪服三十一卷庾蔚之撰者乃別是一書非庾所注之要記也此以二書合爲一誤

喪服圖

杰案此處空三行今將隋唐經籍藝文志喪禮書目逐一撿對前後已收採無遺知此三行乃誤空也

謝氏 嶶 喪服要記注

舊唐志嶶訛微此從通典

竹垞按內母弟與妻子與當作於此二宗者一代而已下有嶶注云此十三字複出當刪

戴氏 石玉 治親書

虞集序內所宜先者五宜字當据禮記大傳改且

經義考補正卷第六

文淵閣直閣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大興翁方綱

禮記

戴氏德禮記

晁公武條內德刪其煩重煩當作緐

韓元吉序內而重出者一篇下當補原注云兩篇七十三五字序末當補云淳熙乙未歲後九月

史繩祖條內謂公符篇載成王冠祝辭內有先帝及陛下字皆秦始皇方定皇帝及陛下之稱周初豈曾有此按陛下離顯先帝之光耀至與天無極

續漢禮儀志劉昭注引博物記此皆孝昭帝冠詞故大戴記與天無極下有孝昭冠詞四字蓋文在前而目在後耳此所引史繩祖說以爲成王冠詞蓋誤連上讀

陳振孫條內謂大小戴禮者也謂止脫所字而於中又闕弟七十二又闕下脫四篇二字

熊朋來條內塲中釆茨塲當作步又云鄭康成雖改正於大戴之注明言玉藻周禮文誤而玉藻周禮之文鄭氏未及改　丁杰曰按周書盧辨傳大戴禮係辨所注注內猶有引駁鄭康成說處此以爲鄭注誤

鄭元祐序內若夫取舍保傅等篇　丁杰曰大戴記無取舍篇取舍之說見禮察篇內此所引鄭元祐說蓋引用紹興書目序而誤也序見玉海　又若公符武王祝辭而稱陛下於考古何居杰按此篇所載祝詞乃成王非武王也又稱陛下者乃孝昭帝冠詞也此有二誤

黃佐條內中間弟四十五弟字下脫四十三四十四六字弟七十三下脫一篇複出四字

周氏西麓涉筆條內余公風味余當作祭

陸元輔條內自童首童當作章豈有不至哉至當作闘盛德篇六十六篇當作第德法者御民之銜至御天地與人與事者亦有六政當云至亦所進退緩急異也

馬氏定國大戴禮辨

元好問條內荏苹八荏當作茌

戴氏聖禮記

晁公武條內劉向校定二百五十篇　丁杰曰按隋志作二百十四篇以漢志考之當爲二百十五篇疑此所引晁公武說原作十五而傳寫譌爲五

十撿文獻通考亦與此同姑仍之
郝敬條內公孫尼父父當作子小國三卿三當作二以月配當作配以月禮祀昊天上帝祀下脫一祀字實柴祭日月星辰祭當作祀蒼璧祀天祀當作禮是地牲之用黑之當作又大夫祭以牽牛牽當作索端冕聽鼓瑟當作聽古樂用副褘褘當作禕雜記云杞用桑儀禮特牲又云杞用棘杞皆當作枇周禮司射當作周禮射人

鄭氏康成禮記注

李覯曰鄭康成注禮記其字誤處但云某當爲某

玉藻全失次序亦止於注下發明未嘗便就經文改正此蓋尊經重師不敢自謂已見爲得　案玉藻之文鄭云脫亂者四處闕一處復一處

范氏宣禮記音

陸德明曰宣字宣子濟陽人東晉員外郎　案經典釋文序錄郎下有不就二字册府元龜儒學類引此作徵員外郎不就蓋經典釋文脫徵字而此書并不就二字失去耳

庾氏蔚之禮記畧解

陸德明曰蔚之字□隨當作季隨

何氏佟之禮記義　唐志十卷

案唐志又有禮答問十卷何佟之撰

孔氏穎達禮記正義

自序內是以所見是當作但其爲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沈重宣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等庾蔚下脫之字熊安下脫生字按衛湜集說引此作沈重范宣皇甫侃多一范字玉海引此作沈重皇侃無宣字甫字此蓋依注疏本也東閤祭酒閤當作閣故取其意義取當作敍

元氏行冲類禮義疏　唐志五十五卷

當作五十卷

成氏伯璵禮記外傳

晁公武條內劉素明序案晁志作明素此蓋依玉海

張氏子載禮記說

魏了翁序內若有聞焉聞當作問

呂氏大臨芸閣禮記解　通考十卷　中興書目一卷

案晁志作四卷書錄解題作十六卷此蓋依衛湜集說及玉海

陳振孫條內鄉射燕聘義射上脫飲酒二字

陸氏佃禮記解

衛湜條內之誤也當作誤之也

按衛湜宋中興藝文志二條當在述禮新說一條之後

黃氏震讀禮記日抄

自序內吳郡衛湜集禮記解自鄭康成而下得一百四十六家按前條按語作一百四十四家

吳氏澂禮記纂言

魏校序內世雖周官儀禮僅存雖當作惟又頗傳

以緯學傳當作傳庶有恪言恪當作格

王守仁序內則必無從而賭必當作亦

張萱條內會粹二百四篇粹當作稡百下脫十字刪爲四十三篇三當作六

陳氏澔禮記集說

自序末應補云至治壬戌良月既望案此書成於元英宗之二年入元四十三年矣

竹垞案內於其度數當作其於

柯氏尚遷曲禮全經類釋

自序內禮類二十卷當作類禮學記十五篇當作學禮馬融加以王制月令儒行考隋志馬融所加乃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其王制儒行二篇小戴記本有此所引柯序說誤

沈氏一中禮記課兒述注

黃居中序內黃氏日錄當作日抄

劉氏宗周禮經考次

竹垞靜志居詩話一條附系於此伯繩手輯念臺先生禮經考次一編首夏小正而附月令次丹書而附王制於是次以禮運禮器至燕義聘義合三十篇謂之經禮別分曲禮少儀內則玉藻文王世

子學記七篇謂之曲禮

萬氏斯大學禮質疑

黃宗羲序內則所以救獘救下脫浙學之三字

納蘭氏成德禮記陳氏集說補正

方苞曰張樸村以爲陸翼王所述

王氏應麟踐阼篇集解

後序內蔡邕以爲十八篇篇當作章

李氏謐明堂制度論一篇佚

丁杰按魏書逸士傳此篇全載無闕不得云佚

李氏孝先投壺譜

楊大寬序內而其三辭之禮其當作具

虞氏（譚）投壺變

竹垞按內小注平□切空處是保字

楊氏（愼）檀弓叢訓

張合序內手宋曁山謝氏點勘檀弓手下脫錄字

阮氏（逸）三制井田圖

三當作王

漢月令記

此條下竹垞引蔡邕明堂論即月令記之文也王深寧漢志攷云今逸篇之名可見者月令記見蔡

邕論竹垞蓋即据此也然深寧攷弟云逸篇之名初未嘗確指爲漢時人書似未可因蔡邕是漢時人輒於此書之上加漢字以定之且鄭孔二條皆是說今禮記中之月令亦不應賚述於此此條似應著明据王應麟語而以蔡邕云云系其下是矣

蔡氏（邕）月令章句（朕珍案月令記厚齋明言河間獻王所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不得妄加漢字）

自述內過學者聞家就而考之過下脫被字

唐明皇御刊定禮記月令

竹垞按內曉壁中壁當作心四月之節日在卯卯改昴五月之節日在畢畢當作參曉奎中奎當作危又按唐王氷當作砅

丁杰曰按李林甫所改月令如序驚蟄於雨水之後與夏小正正月啟蟄左傳啟蟄而郊之說不合序清明於穀雨之前與三統歷大梁初胃七度穀雨中昴八度清明之說不合分月節氣中氣俱分三候與月令淮南時則訓不合然皆本之逸周書易通卦驗四分歷諸書非林甫臆剏林甫之說在孟春之節日在虛云云以唐時星候入周秦間之書耳朱撿討不此之駁而以其用逸周書語爲弄

麞杖杜之故智失其平矣

馮氏（應京）月令廣義□卷

案馮氏之書二十四卷

黃氏（道周）表記集傳

自序內自齊書二十篇而外齊書當作會論

漢中庸說　漢志二篇

案漢志中庸說二篇師古曰今禮記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禮經蓋此之流是顏氏直不以今之中庸爲中庸說也竹垞此條下所引諸說皆是說今之中庸者而于中庸說上加漢字誤

戴氏顒禮記中庸傳

案宋書戴顒傳居吳下注禮記中庸篇

呂氏大臨中庸後解

自序內又其講而未必聽其當作有

石氏𡼏中庸集解

朱子序內反有甚于前日之遺漏者遺當作爲

丁杰曰按宋史藝文志有朱子中庸輯畧二卷十先生中庸集解二卷朱子序又有石𡼏中庸集解二卷据此則輯畧及十先生集解石𡼏集解爲三書此合爲一似誤

朱子中庸輯畧

唐順之序內宋本輯畧本當作板於吾聖人不異於當作與

王氏柏訂古中庸

柏自跋曰一日偶見西漢藝文志有曰中庸說二篇顏師古注曰今禮記有中庸一篇而不言其亡一也惕然有感然後知班固時尚見其初爲二也又云僕不揆狂僭爲之隱索取而析之以類相從追還舊觀云云

王聘珍案漢志中庸說二篇師古注今禮記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禮經蓋此之流据此則師古之意謂禮記之中庸亦如漢志之中庸說皆非本禮經並非謂漢志之中庸說即禮記之中庸也魯齋未嘗讀畢師古之注便据以著書後人愼無再沿其誤而益其說也

方綱按此駁魯齋之誤極爲允當朱氏載此跋而不加糾摘何也又按班志云凡禮十三家中庸說二篇與王史氏后倉同列於十三家之內是以顏監析言之謂此等篇目皆後儒取以入於禮經耳非禮經本篇也蓋顏意以此十三條皆系於經十

七篇之下恐學者皆執爲禮古經之文故於中庸說一條下偶疏及之並非疑戴記內中庸篇爲後儒所定也王柏於易曉之文尚致乖舛若此則誠恐好異者將因師古此注或致并今中庸而疑之所關非細故因吾友王生之論而附及焉

自跋內規撫宏遠撫當作橅

張氏洪中庸講義

自序內卽得而勿失卽當作旣

夏氏良勝中庸衍義

進表內愍詮次乏倫愍上脫自字萬古頌爲天之

大當作萬古頌惟天爲大
蕭氏 欲仁 大學篇
楊時跋內其失是矣是當作遠
董氏 槐 大學記
景星條內非但衍文當作不但非衍文
車氏 若水 大學沿革論
王柏條內未嘗忘忘當作亡
許氏 衡 大學要畧直說
陳普序內而四書之檐發於武夷之下檐當作擔
邱氏 濬 大學衍義補

自序內爲人君而不知大學下當補云無以清出
治之源爲人臣而不知大學凡十五字
沈氏 曙 大學古本說義
自述內安能知矮人知當作如
湛氏 若水 聖學格物通
自序內故曰有總結之義焉結當作括
陳氏 淳 中庸大學講義
李昂英跋昂當作昴
通禮
盧氏 植 三禮解詁

後漢書植熹平四年拜九江太守以疾去官作尙
書章句三禮解詁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
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
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臣前以周禮諸經
發起粃謬敢率愚淺爲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
寫上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
心研精合尙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
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猒抑流俗降在小
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
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

表裏宜置博士爲立學官以助後來以廣聖意今
按盧植之書竹垞未載當据後漢書補入
范氏 隆 三禮吉凶宗紀
晉書范隆著春秋三傳著或是注撿晉書與此同
姑仍之
劉氏 獻之 三禮大義 隋志四卷 不著姓名
按下一行云不著姓名而此云劉氏獻之蓋据魏
書儒林傳說
崔氏 靈恩 三禮義宗 佚
方綱三十年前見吳門惠松厓 棟 所手錄見聞[illegible]

名一册內有崔靈恩三禮義宗云今臨川李御史
友棠家有寫本及方綱奉使江西於臨川李氏訪
借抄錄則云已失去矣附識於此

聶氏崇義三禮圖集注

竇儼序內寧容濫濆欲正失于得濆當作瀆欲上
一字原刻注云御名瀆放同志放當作訪

按今通志堂所刻三禮圖不載崇義自序而載竇
序無姓名朱氏經義考載聶序則節錄其略耳蓋
舊本有之也

晁公武條內不以近代遷改近當作世

經義考補正卷六　十三

宋史條內羊鏤家鏤家當作豕此下另起引某家
說一條內宋顯德中宋當作周

楊氏杰補正三禮圖

自序內物用得其利其當作而

吳氏澂三禮考注

楊士奇跋內禘於太廟於當作于凡二處
羅倫序內儀傳十篇當作儀禮傳十篇獨以其曲
禮當作其以

貢氏汝成三禮纂注

自序內猶足以仰窺先生盛德之一二生當作王

按漢藝文云文下脫志字

漢石渠議奏　三十八篇

案三十八篇上當加漢志二字

唐氏仲元禮編

自序內故上編冠喪祭冠下脫昏字

樂

樂經　隋志四卷

聃珍案漢興收集諸經而樂獨亡竇公所獻乃周
官之大司樂一章亦非本樂經之全今攷工記疏
引樂云書大傳引樂曰續漢志鮑鄴引樂經其書

經義考補正卷六　十四

皆無傳而王充論衡云陽成子長作樂經王莽傳
元始三年立樂經是皆出于漢儒所制今隋志有
樂經四卷不系撰人姓名其為元始所立陽成子
長所作未可知也竹垞於隋志所載樂論樂書古
今樂錄等皆不載而獨載此豈以此樂經即古樂
經歟

沈悊孝條內完音具在完當作元

樂記　漢志二十三篇

聃珍案漢志別有王禹記二十四篇班氏云常山
王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

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据此王禹之書亦應并載

又案漢志有雅歌詩四篇晉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据此則漢志所載雅歌者亦古樂經之流歟似亦當備載也

河間獻王劉德樂元語

案此條下應補錄食貨志云樂語有五均鄧展曰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

竹垞案漢書食貨志引樂元語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土以立五均則市不貳價四民常均　杰按漢書食貨志臣瓚注引樂元語四民常均下有彊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民矣二十二字此似誤刪

聘珍案漢藝文志云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本傳云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禮樂志河間獻王有雅材亦以為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肆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至成帝時謁者

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華等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當以為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教化時大儒公孫宏董仲舒等皆以為音中正雅立之大學春秋鄉射作于學官希闊不講今華等守習孤學大指歸于興助教化宜領屬雅樂以繼絕表微事下公卿以為久遠難分明當議復寢据此漢興以來樂經雖亡而河間修補之時去古未遠所集雅樂必有先代樂經之遺非僅如房中安世之倫也尚恨班書志未詳實耳想當建武永平閒其詳已不可得聞乎

經義考補正卷弟七

文淵閣直閣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翁方綱撰

春秋

春秋古經　漢志十二篇經十一卷（注公羊穀梁二家）

按此條即班氏本文但以小字綴系於下不得云注也豈竹垞先生誤以此為顏師古所注耶此注字當刪去　又按漢志春秋古經十二篇此一句是總敘之詞經十一卷則專指公穀二家所傳之經言之蓋漢時已不見左氏所傳之原經專本矣所以漢末𦤎象所寫左氏傳亦是合經與傳者

耳班氏此句先傳敘經故連上古經句言篇者其本書也言卷者其承師之家所編東次弟也

莊周條內先王之志也也字刪　又按莊周以下三條應移置孟子條後

董仲舒條內上明先王之道先當作三

王觀國曰孔子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春秋書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氏傳曰再赴也蓋惟孔子不知陳侯卒在何日因其再赴故書甲戌己丑二日從魯史之文也又威公十四年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左氏傳曰夏鄭子人來尋盟蓋夏五無月日者闕文也左氏亦止言夏而不言月日則是左氏作傳時經已闕月日矣莊公二十四年冬書郭公而左氏無傳蓋亦經之闕文也僖公元年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左氏傳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左氏亦言夫人氏而不言姜是左氏作傳時經已闕姜字矣孔子作春秋不應書夏五郭公夫人氏而已蓋孔子卒而後闕其文也左邱明與孔子同時又為魯太史魯史記盡在太史則左氏於傳豈不能補正之而於傳亦闕而弗補

者以此知作經已久經之文已闕而不可知然後傳始作也前漢藝文志曰仲尼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邱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物（案物當作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案此下脫以失其真四字）故論本事而作傳審如此則邱明親受孔子之旨也然以闕文校之則漢志之言復窒而不通蓋班固之言未可深信耳　方綱按王觀國此條自相矛盾其前云甲戌己丑陳侯鮑

卒從魯史之文此說是也而何以後又云作經已久經之文已闕而不可知然後傳始作焉此何說哉夏五郭公之類皆舊史之闕文而孔子因之耳非孔子成春秋之後而年久又闕也且如其說即使春秋成後又隔幾時而當日二尺四寸之册八字之簡刓刓篆畫非如後人之細字小紙以爲帙者左氏又爲時未遠亦何至於闕乎況左氏親見聖人豈無付受之緒而必待撿其闕文以作傳乎是其闕文出於舊史之闕而非出於作經之後之闕無可疑者而王氏顧乃駁班志之言爲不足信

耶立言可不慎乎

葉適條內日存君側存當作在

馬端臨條內所欲增入者入當作益

左邱子明春秋傳 漢志三十卷

王充條內絀左氏絀當作詘

按孔穎達一條竹垞所錄多所刪節而於其中疑誤亦未核正愚按此疏訛誤頗多如云光武之世議立左氏學公羊之徒上書訟之者此以東漢事移置西漢成帝之前已爲可異至云魯共王壞孔子宅所得左氏傳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藏于秘府伏而未發至河間乃獻之考魯共王徙封于魯在景帝二年薨于元朔元年癸丑河間獻王受封亦在景帝二年薨於元光五年辛亥二王兄弟同時不應魯共所得之壁書藏秘府未發直至河間獻王獻之也武帝末年改元天漢此在河間獻王薨後三十年亦不應孔安國天漢時所獻藏而未發而河間又獻之也又云歆以爲左邱明好惡云云按此條尤謬者和帝不應在章帝前且元興止一年無十一年鄭興子衆終於建初八年與不應在和帝時也大約孔疏此條多取漢書劉歆傳而

中間又有刺取他書揷入者無由知其訛誤之所自矣

劉知幾條內經闕而傳詳詳當作存善惡必彰必當作畢藉爲晉紀晉紀當作師範

晁說之條內左氏之說說當作失

朱子條內淫誣當作誣淫

陳則通條內牢喧當作牢咺

公羊氏高春秋傳

儒林傳條內詔太子受下脫公羊春秋四字

穀梁氏赤春秋傳

儒林傳條內爲諫議大夫議字當刪

夾氏 失名 春秋傳

案藝文志云夾氏傳十一卷有錄無書又云夾氏未有書所云未有者蓋班氏作志之時其書已亡非眞謂其未嘗著書也若未嘗著書何以有十一卷之目著于錄乎

虞氏 卿 春秋微傳

史記條內不得已已當作意

董子 仲舒 春秋繁露

崇文總目條內篇第已舛已當作亡

程大昌條內牛享問享當作亨名有連珠者當作有名

樓鑰後序內之古語之當作又

石渠春秋議奏

漢書條內許慶慶當作廣

劉氏 歆 春秋左氏傳條例 佚

蜀志尹默傳默專精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咸畧誦述不復按本

方綱按劉歆此書竹垞未載當据蜀志補入 卯珍

案後漢書鄭興少學公羊春秋晩善左氏傳天鳳中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訓詁及校三統歷案三統歷劉歆所撰而左傳條例亦劉氏之書使鄭興爲作章句訓詁耳竹垞未之詳攷故載鄭氏條例章句訓詁而不言劉氏原書也

賈氏 逵 左氏傳解詁

後漢書條內使出左氏傳大義使下脫發字

賈氏 逵 春秋左氏長經 隋志二十卷

案隋志春秋左氏長經二十卷漢侍中賈逵章句据此則是書當題云春秋左氏長經章句也今朱氏刪去章句二字則非賈氏書矣

徐彥曰賈逵作長義四十一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

案此引徐彥語系之長經條下非也蓋朱氏誤合二書爲一爾今据陸氏釋文改正于此

賈氏 逵 春秋左氏長義

陸德明曰逵受詔列公羊穀梁不如左氏四十事奏之名曰春秋長義章帝善之

徐彥云云應載於此

賈氏 逵 春秋三家經本訓詁 隋志十二卷

方綱按隋志此條下云宋有三家經二卷亡据漢志云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下云公羊穀梁二家既班氏以十一卷之經爲公穀二家經則三家經何以云二卷乎此宜詳攷然漢志云公羊穀梁二家不言左氏若謂左氏後出則班志既列左氏于公穀之前且曰邱明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据此則班志意主左氏也若果左氏自有專經之本豈有不列在公穀經十一卷之前者乎以此知左氏專經無傳之本久不可攷自漢

時已是合經傳之左氏本矣所以杜元凱不得已而分年系傳耳唐竇臮述書賦注云吳青州刺史皇象寫春秋哀公上弟二十九卷首元年餘自二年至十三年盡尾元凱押尾亦足證古本左氏經傳相連爲三十卷其來久矣

李氏育難左氏義

後漢書條內更相非析析當作折

何氏休春秋公羊解詁

後漢書條內廼作春秋解詁秋下脫公羊二字

春秋左氏膏肓

陳振孫條內當并合下脫之字

春秋漢議 隋志十二卷

案隋志作十三卷

服氏虔春秋音隱

後漢書條內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議漢事十六條議當作駁十六當作六十

北史條內要其會歸殊方同致矣九字當刪

應氏劭春秋斷獄

後漢書條下小注汝南南頼人頼當作頓

頴氏容春秋釋例

孔頴達條內名爲一家下當補之學二字

按水經注穀水條下云頴容之著春秋條例隋經籍志漢公車徵士頴容著春秋釋例十卷言西城梁門枯水處世謂之死穀是也此條當補

李氏譔左氏指歸

華陽國志及陸德明條內仲欽皆當作欽仲

士氏燮春秋傳注

案朱氏此條誤作春秋傳注當据隋志及釋文改作春秋經注

此條下所引吳錄當作吳志其見稱之之字當作

如此二字
杜氏預春秋左氏經傳集解
預自序內皆處舊例而發義處當作據
後序內乃申舒舊意舒當作抒無諸國別下葛氏
永懷堂本有也字其卿士伊尹其當作命放太甲
七年放葛本作于
丁杰曰按晉書武帝紀作咸寧五年束晳傳苟勗
穆天子傳傅暢晉諸公讚太公廟碑東觀餘論廣
川書跋金石錄中興書目書史作太康二年書咸
有一德正義作太康八年文獻通考作太康六年

俱與此序異考王隱晉書束晳傳房喬晉書律志
衛恒傳隋書經籍志及淮海題跋並作太康元年
又與此序同
陸德明條內與邱明之傳各異異當作卷
杜氏預春秋釋例
劉蕡序曰聖人文乎魯史志乎周道筆削隱顯有
權有義一正于周制而已權焉故有諱國惡避世
禍矯事以變文也義焉故有例典禮貶僭亂尊王
以行法也彰明五始上稟班朔布象之本則公旦
禮經列國羣史悉得書之矣詳畧一字下救衰俗

強臣之漸則仲尼志蘊異代鮮克究其極焉有晉
大儒杜預皓首春秋深明權義乃謂學者未可與
權必先講義義之通明槩有宗本舉一則推萬可
知討源則衆流畢會是以禮經言凡者謂其統之
有宗也志在可例者謂其會之有元也厥初寄辭
史法假蹟霸政其事著於桓文其道窮于魯衞且
諸侯專而宗周微三家盛而公室削道不克振事
得以書由是立經舉元後世非以例義求之則莫
能一而貫也范甯有言左氏失誣公羊失俗穀梁
失短斯皆謂偏執空文而昧乎變例者也夫然釋

例之作宗本于舊章非元凱獨斷而然也實包舉
三傳同歸於聖經之奧與且曰八公書即位而四
公發傳雖以不書不稱爲文其義則一也昭定哀
薨皆不書公言權在三家也襄公在楚每月以不
朝告於廟特于正月釋之者人理所自新也諸侯
雖有九伐之法必稟命于天子可以執不可輒殺
也考之數條足以見天歷人謀相與用舍一權一
義始終詳焉始于平王東遷謂魯秉周禮尚可與
之乎終于哀公西狩謂叔孫專政魯其不可爲矣
嗚呼夾谷之後使仲由毀三桓城收其甲兵不克

孔子之衛至十一年自衛反魯理經修成後二年泰山其頹三桓勝魯聖人斯文于是乎埽地矣漢興帝制立賢良文學之士率以春秋治天下晉王中國元凱以春秋爲安危故述茲凡例意欲安中國而御四夷釋權義以正禮經後儒有以知可例者文也可釋者志也善言春秋者不以文害志故志定而後斷物得其斷則例可得焉例可忘焉故序劉蕡序

按是書久佚惟永樂大典中尚存三十篇並存唐劉蕡原序今補錄於此

春秋經傳長歷

自序內得其精微合天道微下脫以字故傳云非常也云本作曰于是乎有用辭有字當刪又云千餘歲千當作百日食以考晦朔也日下脫之字

按長歷卽釋例中之一篇不必另出書名也

劉氏寔 左氏牒例

晉書條內尤精三傳正公羊正上脫辨字

氾氏毓 春秋釋疑

晉書條內以一隅示之一當作三

王氏長文 春秋三傳

華陽國志王長文字德儁按晉書王長文傳作字德叡

孔氏衍 春秋公羊傳集解

晉書條內出爲廣陵相相當作郡

范氏甯 春秋穀梁傳集解

自序內增修厥德當作增修德政公羊以蔡仲蔡當作祭其失也誣富而不誣誣皆當作巫

楊士勛條內注公穀者公穀當作穀梁孔衍當作孔演按此條下引王應麟說於楊士勛所舉十家外增多段肅張靖二家

聶氏熊 注穀梁春秋

晉書國子祭酒聶熊注穀梁春秋列於學官案此在石虎建武九年

劉氏之遴 春秋大意

梁書條內因修公穀當作穀梁乃經研味乃當作久

沈氏文阿 春秋左氏經傳義畧

南史條內孝經論語義義下當補記字

按文阿沈峻之子

賈氏思同 春秋傳駁

北史條內互見是非見當作相
潘氏叔虔春秋經合三傳
按隋志新舊唐志皆作潘叔度此從北史
春秋成奓
奓當改奪
劉氏獻之春秋三傳畧例
北史條內所撰宗旨撰當作標
樂氏遜春秋序義
北史條內字尊賢尊當作遵
蘇氏寬左傳義疏　佚

案蘇氏此書竹垞未載當据孔穎達正義序補入
唐章懷太子賢春秋要錄
杰按舊唐志作春宮要錄此從新志但新舊書俱編入丙部儒家類不入甲部春秋類當以作春宮者爲正朱撿討收入春秋蓋承玉海之誤耳
孔氏穎達等春秋正義
穎達序內若夫三始之目三當作五言後之學者言當作使
楊氏士勛春秋穀梁傳疏　唐志十二卷
案舊唐書志作十三卷今本作二十卷

啖氏助春秋例統
按新唐書儒學傳訛作例統當作統例
陸氏質集注春秋
柳宗元作墓表內莫得而本而當作其
崇文總目條內以朱墨紀其勝否紀當作記
晁公武條內字伯修修當作循
陳振孫條內趙匡伯淳當作伯循又撮其綱例目爲統當作綱目爲統例
集傳春秋纂例
表桐後序內集注三十卷三當作二

吳萊後序內先生蓋河東陸淳元沖也元當作伯郡齋讀書志作伯同直齋書錄解題作伯淳並誤當从唐書改作伯沖
殷氏侑公羊春秋注
韓子答書內今令序所著書著當作注又薦狀條內旁及諸經及當作習
施氏士丐春秋傳
新唐書條內不必勞苦旁求不當作何
劉氏軻三傳指要
自序內富而不誣誣當作巫

徐氏彥春秋公羊傳疏　通考三十卷

案今作二十八卷

高氏重春秋纂要

新唐書條內別名經傳畧要當作要畧

李氏瑾春秋指掌

李燾條內及李俶圖書志俶當作淑

成氏元公穀總例　唐志十卷

案唐志作穀梁總例

陳氏岳春秋折衷論

自述內穀梁多短當作公穀

竹垞按引山堂章氏羣書考索續集內隱元年書即位書上脫不字正威之意正當作立志不敬也敬當作時壬申及齊師戰于乾時壬申當作庚申公曰內不言敗何伐敗也當作公曰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也方伯之際書日則莊二十二年防之盟二十三年扈之盟閔元年落姑之盟僖九年葵邱之盟是也杰按三傳經文落姑之盟不書日陳岳以爲書日誤夫子之命大夫也夫當作大夫陽正之月當作正陽因其事不顯者因當作無慶父不除當作不去慶父鄭未服不與會當作鄭新服未與會文十三年經書自十二月不雨當作文公二年五穀猶可收可當作有文十五年宋人及楚平左氏曰宋人及楚平公羊曰宋人及楚人平穀梁曰宋人及楚平文當作宣杰按今三傳經文楚下並有人字左氏傳文作宋及楚平無兩人字此所舉經傳文並誤譏始使也始下脫邱字公羊謂四邱爲甸甸出甲士三人今乃使一邱之地出甲士杰按公羊注疏無此文出長車一乘車當作轂齊使國佐于晉于當作賂故曰不從郯也當作故言乃不郯也衛叔儀衛下脫世字杞出也乃

治杞乃當作故聚衆以逐者者字當刪正月正也月下脫蒸字定何以無正正下脫月字使優俳俳字當刪齊人聞遽辟之乃盟人當作侯乃當作將改卜牛書五月書上脫下字兵賦之法兵當作邱因其田賦賦當作財左氏曰獲麟者獲字當刪

馮氏繼先春秋名號歸一圖

閻百詩曰繼先先當作元僞蜀朝人

岳珂曰下當補按史藝文志五字廖本無年表以下當刪

許氏洞春秋釋幽

自序末當補云皇祐三年正月望日
唐氏旣 春秋邦典
按宋史作唐旣濟此云唐旣蓋從書錄解題文獻通考
孫氏子平 練氏明道 春秋八譜
按玉海作鳴道此從宋史
朱氏長文 春秋通志
宋史條內元祐中教授于鄉中下脫起字
王氏當 春秋列國諸臣傳
陳振孫條內以蘇軾薦試六論按通考引此作蘇轍
鄭氏昂 春秋臣傳
王應麟條內又三十九也當作九十三
劉氏熙 古春秋極論
按古字應旁寫劉熙古卽劉蒙正之父宋史有傳此誤將古字大書連下春秋極論爲書名今據宋史及玉海改正檢曝書亭集涪陵崔氏春秋本例序中引劉熙演例亦刪古字與此處誤同
朱氏振 春秋正名隨隱要旨
按宋史于朱氏三書一作指要一作要旨一作旨

宋史條內召試下脫中書二字
石氏介 春秋說
按宋史儒林傳介爲孫復弟子此列介於復之前誤
賈氏昌朝 春秋要論
玉海條內二年五月五當作二
孫氏復 春秋尊王發微
王闢之條內末之有過者也當作有過之
王氏晳 皇綱論
陳振孫條內至和閒入館閣目入當作八閣下脫書字目下當補云有通義十二卷未見
江氏休復 春秋世論
隆平集江休復字鄰幾雍邱人按宋史作陳留人
朱氏定 春秋索隱
按宋志作朱定序
劉氏敞 春秋權衡
自序內而示權如羸羸當作蠃
春秋說例 宋志一卷
案宋志作十一卷
徐氏晉卿 春秋經傳類對賦

要當据程端學本義語改作旨要

經義考補正卷第八

文淵閣直閣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大興翁方綱

春秋

孫氏（覺）春秋經解

自序內官失其序序當作守故錯綜以爲所記之名也綜當作舉則雜取三傳三當作二

楊時序內蕪辭滂鍐滂當作坊

張萱條內雜用三傳三當作二

程子（頤）春秋傳

自序內天道周矣道當作運不得行于後世也行當作明

蘇氏（轍）春秋集解

自序內邱明授經於仲尼授當作受

張氏（大亨）五禮例宗

陳振孫條內亦爲詳洽亦當作未

張氏（根）春秋指南

汪藻序末當補云紹興十年七月門人汪藻序

案汪藻張公行狀公諱根字知常唐宰相文瓘之後今爲饒州德興人元豐五年擢進士第年二十有一歷官朝散大夫知龍圖閣宣和二年六月十

七日辛年六十
陳振孫條內如指掌指下脫諸字
葉氏夢得春秋傳　春秋考　春秋讞
眞德秀曰曰上脫跋字下脫右字公之閒孫聞當
作文
按西山此跋在春秋傳後末云開禧乙丑九月一
日祕閣校勘文林郎南劒州軍事判官眞德秀備
書蓋此三書開禧中葉石林孫筠刻于南劒州也
石林春秋考自序云自其讞推之知吾所正爲不
妄而後可以觀吾考自其考推之知吾所擇爲不

誣而後可以觀吾傳蓋先成讞次成考而後作傳
也自序又云吾讀周官至五等諸侯封國之數大
國次國小國之軍制與夫諸侯之邦交世相朝者
喟然知其出於僭亂者之所爲而上下數千餘載
之閒卒未有辨者乃復論次其求古而得之可信
不疑者作攷三十卷紹興八年正月旦
蕭氏楚春秋經辨
胡銓序內多識前賢往行賢當作言右劄付胡東
某當作銓其既進其當作銓明年於於當作冬然
彭費之說彭費當作冗贅以□思遺老愚上一字

是糾
稅氏安禮春秋列國圖說
自序內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國
下俱脫者字圜滅入圍下脫伐字
呂氏本中春秋集解
陳振孫條內杜誘會議議當作義
竹垞按趙氏讀書附志以春秋集解爲東萊先生
所著而不書其名蓋呂氏自右丞好問徙金華成
公述家傳稱爲東萊公而居仁爲右丞子學山谷
爲詩作西江宗派圖學者亦稱爲東萊先生然則

呂氏三世皆以東萊爲目成公特最著者耳杰按
新唐書藝文志有東萊呂氏家譜一卷据此則東
萊之號遠自唐時非始右丞也
胡氏銓春秋集善　宋志十三卷
按郡齋讀書附志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並作
十一卷
胡氏安國春秋傳
晁公武曰安國師程頤杰按宋史儒林傳安國所
與游者游定夫謝顯道楊中立不及事程正叔也
晁語未知所据

宋鑑條內紹興四年夏四月新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胡安國乞以本官奉祠杰按玉海作五年考宋史儒林傳亦作五年

李裴條內有星孛於北斗於當作于上脫又字

何其偉條內晉荀吾吾當作吳

高氏 閌 息齋春秋集注

案宋史儒林傳作集傳與此異

鄭氏 剛中 左氏九六編

自序內自江陵還襄下脫陽字

李氏 蘩 春秋集解

魏了翁誌內郎中太府少卿郎上脫升字太府上脫擢守二字

吳氏 曾 左氏發揮

陳振孫條內所載時事當作事時

宋鑑條內特補右廸郎廸下脫功字

程氏 迥 春秋傳

朱子條內桓三年當作二年

畢氏 良史 春秋通例

陳振孫條內爲東平留守平當作京

晁氏 公武 春秋故訓傳

續館閣書目條內晁公武進春秋訓傳三十卷訓上脫故字

薛氏 季宣 春秋經解 指要

自序內而識于周之太史識當作職

陳振孫條內其爲此書實紹興三十二年杰按三十二年疑當作二十二年然書錄解題及通考皆作三十二年姑仍之

陳氏 傅良 春秋後傳

樓鑰序內此猶爲前所未聞也猶當作尤序末當補云開禧三年冬至日

呂氏 祖謙 春秋集解

案此書今刻於通志堂經解而納蘭容若序疑其或是呂本中所作其卷內則書呂伯恭又按此書竹垞兩載於此卷內一以爲呂本中一以爲呂祖謙蓋誤複耳

呂氏 祖謙 左氏博議

自序內耻欲蓄耻當作德

左氏說

陳振孫條內多有發明有當作所門人所抄下當補錄者二字

石氏 朝英 左傳百論
陳振孫條內于此篇之末篇當作編
章氏 沖 春秋左傳類事始末
案類事當作事類
自序末當補云淳熙丁未十月
謝諤序末當補云淳熙十五年十二月
謝氏 疇 春秋古經
李燾序內又有賈逵春秋三家經訓古十二卷經下脫本字古當作詁又有李鉉春秋二傳異同十一卷當作十二卷序又云蓋公羊得立學官最先穀梁次之左氏最後故士燮但注二家不及左氏杰按三國志士燮傳燮事潁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陳國袁徽與尚書荀彧書曰交阯士府君春秋左氏傳簡練精微今欲條左氏長義上之据此則燮注左傳不及二家李燾語與之相反恐是誤記也

李氏 浹 春秋廣誨蒙
當作左氏廣誨蒙
張氏 洽 春秋集注
曾孫庭堅後序內延祐庚寅當作甲寅

納蘭成德序內率儒臣二十六人六當作七
蔡氏 沆 春秋五論
蔡有鵾條內胡廷芳廷當作庭
程氏 公說 春秋分記 宋志九十卷
案程氏著有左氏始終三十六卷通例二十卷比事十卷竹垞未採應補入
全祖望序補錄於此南軒先生講學湘中蜀人多從之而范文叔宇文正甫最著眉人程克齋兄弟並游於宇文之門而克齋春秋之學最醇所著春秋分記九十卷左氏始終三十六卷通例二十卷比事十卷又纂輯諸儒說為春秋精義未成而卒別有詩古文詞二十卷語錄二卷士訓一卷程氏大宗譜十二卷弗盡傳也獨分記則其弟滄洲閣學曾上之秘府而又閒離於官春故行於世予初求分記不得見及讀艸廬先生纂言多引其說蓋求之踰二十年而仁和趙兄谷林得之蓋故明文淵閣藏本其後入於蘭谿趙少師書庫者也其為例仿太史公史記有年表有譜有書有世本閒附以諸儒之說用功既核取材又博克齋官卬州教授方為此書未卒業聞吳曦以蜀叛毀車馬棄衣

冠抱經逃歸奉其父入山時其次弟仲遜亦掌教益昌誓不屈賊而死齋悒悒尤甚遂病病中急就其所著幸得成編而卒年尚未四十嗚呼其可悲也乎讀宋史至吳曦時蜀中士大夫忠義甚多顧獨失克齋不載蓋其漏也是書游忠公之子毅堂及滄洲皆爲之序卷首云大德十有一年中書劄付行省下浙江提舉印上國子監修書籍者其後列官吏等名因歎元時中書尚能留心搜訪如此今是書在世間絕少矣幸谷林父子百計購得之安得有力者重雕之

戴氏 溪 春秋講義

案黃氏日抄多採此書之說

林氏 希逸 春秋三傳正附論 宋志十三卷

按宋志作陳藻林希逸春秋三傳正附論十三卷似是二人同撰

章氏 樵 補注春秋繁露

姓譜樵字桐麓考章樵古文苑序字升道

洪氏 咨夔 春秋說 三卷

案此書今從永樂大典內抄輯分爲三十卷僖公內有闕文吳任臣謂三卷者恐是脫十字耳此書非三卷所能該也

吳任臣條內泰嘉二年當作嘉定

李氏 琪 春秋王霸列國世紀編

自序永應補云嘉定辛未七月

趙氏 鵬飛 春秋經筌

自序內失之誣誣當作巫作三軍非也非下脫正字

朱氏 申 春秋左傳節解

王鏊序內沈無戌無當作尹

黃氏 震 讀春秋日抄

案內多引用戴岷隱趙木訥之說全經皆錄與其讀他經之摘文者不同

呂氏 大圭 春秋或問

何夢申跋末當補云寶祐甲寅

趙氏 震揆 春秋類論

竹垞案內困學記聞記當作紀

張氏 幹 春秋排門題義

案宋志幹一作翰

袁氏 希政 春秋要類

案宋志希政一作孝政

郝氏經 春秋外傳

自序內皆所不行乎今所下脫爲字

自序春秋三傳折衷內口授其傳授當作受閔公二年當作元年隱公二年當作十一年莊公三年二十四年四當作三僖公十七年當作十六昭公五年當作四年桓公二年當作三年僖公二十四年僖當作襄四當作三按公羊傳稱子沈子者三其一見莊公十年稱曾子者六其一見僖公五年郝氏並漏引附識於此又按穀梁傳稱孔子者七其一見桓公二年郝氏漏引附識於此又此條內云至晉杜預始爲集傳傳當作解至宋范甯宋當作晉唐興孔穎達等爲六經作疏杰按唐人義疏自五經正義外有周禮儀禮公羊穀梁論語孝經等疏此六經二字似誤

俞氏皐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

自述凡例內時措時宜者也當作從宜

吳澂序內于觀公羊氏穀梁氏之徒旣傳其師之說以爲傳而其閒有稱子公羊子子穀梁子者又以著其師之所自言也按穀梁隱五年傳文止稱穀梁子不冠以子字與公羊桓六年宣五年傳文稱子公羊子者不同

吳氏化龍 左氏蒙求

戴表元序內計口種樹書當作計然爲蒙求以便學下脫者字

吳氏澂 春秋纂言

自序內善惡必見必當作畢

齊氏履謙 春秋諸國統紀

自序內春秋先王經世之志當作經世先王之志使申叔時傅太子箴教之春秋箴當作葴按國語楚莊王使士亹傅太子問於申叔時叔時對以教之春秋云云此云使叔時傅太子似誤

吳澂序內至哉言乎元文類至作旨據事實書實當作直各傳于經此傳字疑是傳檢元文類亦同姑仍之

程氏端學 春秋本義

自序末應補云泰定丁卯四月

寧波府志官國子助教遷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案元史儒林傳作遷太常博士與此異

鄭氏杓 春秋解義或作表義

案莆田志載於藝文作春秋解義表義或恐是二

種

閩書杓字子經福州人案杓興化縣人鄭僑之元孫附載莆田志名臣傳閩書作福州人恐誤也

吳氏 萊 春秋世變圖

自序內乃幸與國乃當作而有宣文當作文宣

黃氏 澤 春秋諸侯取女立子通考

案此只一篇即在趙東山師說內

趙汸狀內以求向上之工工當作功

王氏 元杰 春秋讞義 十二卷

案千頃堂書目作十卷

鄭氏 玉 春秋經傳闕疑 三十卷

今傳鄭玉春秋闕疑四十五卷此作三十卷與千頃堂書目同

徐尊生條內讀春秋集傳集當作經

裔孫獻文後序內至正中徵爲翰林待制至上都遇疾而還按元史忠義傳云至正十四年朝廷遣使者浮海徵玉玉辭疾不起而爲表以進家居日以著書爲事不言玉曾至上都與此異

李氏 廉 春秋諸傳會通

張萱條內張氏之集傳皆並列之集傳當作集注

按宋史道學傳洽所著書有春秋集注春秋集傳洽進書狀云春秋集傳二十六卷春秋集注一十一卷集傳已佚李廉所采者乃集注非集傳也

趙氏 汸 春秋集傳

自序內夫人在位當作大夫

汪元錫後序末當補云嘉靖十一年七月

春秋屬辭

宋濂條內左氏傳何明明當作存

春秋師說

金居敬總序內六經疑意意當作義

汪氏 克寬 春秋胡傳附錄纂疏

陳霆條內既以爲非時下似脫又以爲得時一句

春秋作義要決

決當作訣

劉氏 永之 春秋本旨

自述內其當世之治亂其當作具則強求諸辭下脫曰字此奪也奪當作褒

胡氏 翰 春秋集義

陸元輔條內避地南□山中南下是華字

張氏 以寧 春秋胡傳辨疑 三卷

案明史藝文志作一卷

此條下云以寧少以春秋登第作春秋胡氏傳辨疑最爲辨博而春王正月考未就洪武二年夏卒業於安南之寓館書成逾月而卒　按明史本紀文苑傳外國傳及張隆春王正月考跋參考之以寧奉使在洪武二年六月其留安南則在秋冬及明年之春此云二年夏似誤

吳氏 廷舉 春秋繁露節解

廣西通志條內兵部尚書兵當作主

金氏 賢 春秋記愚

案記當作紀

自序內遷曰周道廢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下脫衰字時當作言

劉氏 節 春秋列傳

潘榛序內優游饜飫游當作柔

江氏 曉 春秋補傳　五卷

明史志作十五卷

鍾氏 芳 春秋集要　二卷

今傳鍾芳春秋集要十二卷此作二卷與明史藝文志同

王氏 崇慶 春秋斷義　一卷

明史志斷義作析義一卷作二卷

姜氏 綱 春秋曲言

明史志作姜綱

季氏 本 春秋私考　三十六卷

明史志作三十卷

黃氏 佐 續春秋明經

明史志續作纘

袁氏 祥 春秋或問　一作疑問　四卷

明史志作袁祥四卷作八卷

豐氏 坊 春秋世學　三十八卷

按今傳豐坊春秋世學三十二卷

陸氏 粲 春秋胡傳辨疑　四卷

明史志作二卷

廖氏 暹 春秋測

瑞州府志條內鄒東郭郭當作廓

唐氏 順之 左氏始末

徐鑾序內外傳上似脫韓詩二字

石氏 琚 左傳敘畧

明史志作章畧

馬氏森 春秋辨疑
明史志作辨類
趙氏恒 春秋錄疑 十七卷
按今所行趙恒春秋錄疑十二卷
嚴氏訥 春秋國華 十八卷
明史志作十七卷
李氏攀龍 春秋孔義 十二卷
按本書卷二百五載高攀龍春秋孔義書名卷數與此皆同高書見存其兄子世泰序曰我伯父忠憲公有春秋孔義之書此署李攀龍名疑即高書訛爲李也但明史藝文志有李攀龍孔義無高攀龍孔義今姑仍之

王氏樵 春秋輯傳 十五卷
按今傳王樵春秋輯傳二十三卷此云輯傳十五卷凡例二卷誤與千頃堂書目同
春秋凡例 二卷
明史志作三卷
自序內爲輯傳辨疑輯當作集
徐氏學謨 春秋億
自序內於⿰目爵火乎⿰目爵當作爝

姜氏寶 春秋事義考 二十卷
按明史藝文志作事義全考又按今傳事義全考十二卷
春秋讀傳解畧 二十卷
明史志作十二卷
顏氏鯨 春秋貫玉 六卷
明史志作四卷
許氏孚遠 春秋詳節
明史志作左氏詳節
袁氏仁 春秋鍼胡編
自序內作或問八卷八或作四明史志作八卷

錢氏應奎 左紀
明史志作左記
邵氏弁 春秋通義畧 二卷
明史志作春秋尊王發微十卷
鄭氏良弼 春秋續義 三卷
明史志作二卷
曹氏宗儒 春秋逸傳 二卷
明史志作三卷
左氏辨 一卷

明史志作三卷

鄧氏元錫春秋繹道

明史志作春秋繹此作繹道與千頃堂書目同

馮氏時可左氏討論 繹 各二卷

明史藝文志時可所著左氏討二卷左氏論二卷左氏繹二卷此討論二字連書誤以兩書為一書也

黃氏洪憲春秋左氏釋附

自序內在七十二弟後弟當作子

鄒氏德溥春秋匡解 八卷

今傳鄒德溥春秋匡解六卷

郝氏敬春秋直解 十三卷

明史志作十二卷

王氏震左傳參同

明史藝文志作春秋左翼

竹垞案內燒燐熿下脫焚字要宋田下脫夾字桅當作垝

張氏銓春秋補傳

陸元輔條內公字見平案明史忠義傳云字字衡

卓氏爾康春秋辨義 三十卷

明史志作四十卷

陳氏禹謨左氏兵畧

明史志作左氏兵法畧

馮氏夢龍春秋衡庫 三十卷 又附錄二卷

明史志作二十卷

楊氏時偉春秋賞析

案時偉長洲人專治胡氏春秋嘗補陸洪武正韻

夏氏元彬麟傳統宗 十三卷

今傳夏元彬麟傳統宗十二卷

孫氏范春秋左傳分國紀事 二十卷

明史志作孫范左傳紀事本末二十二卷

華氏允誠春秋說

嚴繩孫條內營膳司膳當作繕

吳氏希哲春秋明微

序內漢事十六條當作六十

余氏光弟颺春秋存俟

陸元輔條內□中崇禎丁丑進士中上是颺字

宋氏徵璧左氏兵法測要

方岳貢序內御穀當作郤穀

李雯序內測要二十卷十下脫二字

徐孚遠序內通晉於吳當作通吳於晉

朱氏鶴齡左氏春秋集說

自序內齊滅蔡蔡當作萊

讀左日抄　□卷

今傳朱鶴齡讀左日抄十二卷又補二卷

自序內弍病其誣誣當作巫

魏氏禧左傳經世

自序內唐崔日用工左氏學頗用自矜及與武平一論三桓七穆不能對乃自愧　按唐書武平一傳崔日用問三桓七穆武平一知之平一問齊晉楚三國所屬之諸侯及三國執政之人日用不知此似誤記

王氏名未詳春秋左翼

按本書卷二百五載王震左傳參同四十三卷而明史藝文志則作王震春秋左翼四十三卷今震書具存以震所答沈仲潤及焦竑春秋左翼序參考之左翼即參同無疑惟因烏程縣志云震字子長而焦序云王君子省故朱氏前後分載而不辨其爲一人一書也

左邱子明春秋外傳國語

崇文總目條內領左國史亭陵侯韋昭解亭陵侯當作高陵亭侯合凡五家當作四家三百十事當作七事

王維楨條內其失也誣誣當作巫

韋氏昭春秋外傳國語注　隋志二十二卷唐志二十卷

案唐志二十一卷

自序內實爲經藝並陳爲當作與因賈君之精實採唐虞之信善亦所以覺增潤補綴因下脫鄭字君字當刪唐虞當作虞唐所以當作以所覽者察之者下脫必字之下脫也字

宋氏庠國語補音

自序內非國語二篇篇當作卷夫改鄯善國爲州自唐始耳按魏書地形志有鄯州列於涼州瓜州之間是始於元魏也此語失考

林氏槩辨國語　二卷

二當作三

呂氏祖謙左氏國語類編

陳振孫條內但不識綱領識當作載

竹書師春

黃伯思條內杜預云紀年起自夏商周而此自唐

虞以降皆錄之按史記魏世家集解引和嶠語云
紀年起自黃帝今明刻沈約紀年附注亦起黃帝
與此說不同

陳振孫條內知其魏國史記其當作爲

黃氏景昌周正如傳考

吳萊序內巡守承享承當作祭昭公之三十三年
十月當作昭公三十二年十一月

黃氏澤春王正月辨

當作元年春王正月辨

張氏以寧春王正月考 二卷

或作一卷案作二卷是也蓋合其辨疑一卷通爲
二卷耳

自序末應補云洪武三年三月三日

徐氏應聘春王正月辨

顧湄條內公字端銘案明詩綜云字伯衡

柳氏宗元晉文公守原論

當作晉文公問守原議

蘇氏軾閏月不告朔論

當作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論

經義考補正卷弟九

文淵閣直閣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illegible]翁方綱

論語

古論語

王充條內約者者當作省

鄭康成條內策皆尺二寸當改云皆四尺四寸案
此云策皆尺二寸者蓋沿儀禮聘禮疏之誤今据
正義改

陸德明條內古論語下脫者字不與齊魯論同下
當補云孔安國爲傳後漢馬融亦注之

齊論語

漢書注多問王知道

按此非注文乃班氏語也應改云漢書藝文志

陸德明條內章句頗多於魯論下當補云昌邑中
尉王吉少府宋畸琅邪王卿御史大夫貢禹尚書
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並傳之惟王陽名家

案問王知道二篇竹垞援王深寧說謂篇中詮王
之屬特詳疑是問玉然竹垞既云論語二十篇皆
就章首字義名篇非有包括全篇之義則此按語
自相揩拄矣

魯論語　傳
班固條內及子元成太子太傅夏侯建此十一字是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中語非藝文志語誤混爲一也今應刪去此十一字而別詳於下條
陸德明條內即今所行篇次是也下當補云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及子元成魯扶卿太子少傅夏侯建前將軍蕭望之並傳之各自名家

包氏咸論語章句
後漢書條內永平五年遷大鴻臚下當補云八年卒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入授和帝

鄭氏康成論語釋義　唐志十卷
案舊唐志作十卷新唐志作一卷
竹垞案內糧作粻音長長當改張以爲直者直當作知

周生氏烈論語注
魏志注姓周生名烈案此條當補於葛洪條前

何氏晏鄭氏沖等論語集解
晏等序內不爲訓說說當作解此句下脫去中間爲之訓解六字曹義上脫臣字

王氏弼論語釋疑　隋志三卷
案新舊唐書志皆作二卷

衛氏瓘論語集注　隋志六卷
案隋志此條下云晉八卷晉太保衛瓘注梁有論語補闕二卷宋明帝補衛瓘闕亡
陸德明條內晉八卷少二卷案經典序錄無晉字少二卷下當補云宋明帝補闕

崔氏豹論語集義
陸德明條內兵中當作中兵

繆氏播論語旨序　隋志三卷

案新舊唐志皆作二卷

虞氏喜論語讚鄭氏注　隋志九卷
案新舊唐志皆作十卷

孟氏釐論語注　七錄十卷
新舊唐志皆作九卷
案隋經籍志唐藝文志通志玉海俱作孟釐此從釋文序錄

張氏憑論語注　七錄十卷
案新唐志有張氏注十卷而未系名

暢氏惠明論語義注

案隋志作楊惠明唐志作暢

宋明帝論語續注 二卷 唐志十卷

案隋志引七錄作論語補闕二卷舊唐志云十卷宋明帝撰衛瓘注新唐志云宋明帝補衛瓘論語注十卷無續注之名竹垞既据隋唐志而又不言續注二字何所据也

孔氏 澄之 論語注

南史條內所著論語著當作注

册府元龜條內著論語十卷著當作注

皇氏 侃 論語義疏

案中興書目條內江厚本江惇宋史避光宗諱作江厚當据晉書及文獻通考改正

盈氏論語注

案新舊唐志皆作論語集義

韓子 愈 論語注

張氏 籍 論語注辨

邵博條內嘗有論語傳傳當作注

計敏夫條內歷水部外郎外上脫員字

劉氏 正叟 重注論語

宋志作劉正容

范氏 祖禹 論語說

伊洛淵源錄淳夫家傳遺事載其言行之懿甚詳然不云其嘗受學於二程先生之門獨鮮于綽傳信錄記伊川事而以門人稱之又其所著論語說唐鑑議論亦多資於程氏杰按范祖禹太史集但於司馬光稱門生其薦程子疏不言是師又陳淵默堂集有答祖禹後人書云以某所聞於龜山乃知先給事之學與程門無不同据此則知祖禹非程門弟子也此所引伊洛淵源錄似誤

葉氏 夢得 論語釋言

王應麟條內其安宅兮安當作焉里人爲美人當作仁大祭禮禮當作祀

胡氏 寅 論語詳說

自序內聖門之途途當作徒

朱子論語集義

陳振孫條內周孚先凡十二家當改云尹焞凡十有一家案此沿書錄解題及通考之誤今据朱子論孟精義自序及玉海改正

張氏 栻 南軒論語解

自序末應補云乾道九年五月

楊氏守陳論語私抄
自敘內初取程張以下九家之說爲論孟精義杰
按朱子論孟精義自序張子以下凡九家蓋在二
程子之外此以程張並稱而云九家似誤
陳氏士元論語解
自序內論語八十篆十當作寸三居二當作三分
居一
孔子三朝記　漢志七篇
聘珍按漢藝文志孔子三朝七篇師古注今大戴
禮有其一篇高帝紀注臣瓚曰孔子三朝記云蚩

尤庶人之貪者師古曰瓚所引者同是大戴禮出
用兵篇而非三朝記也蜀志秦宓傳昔孔子三見
哀公言成七卷裴松之注劉向七略曰孔子三見
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臣松之案中經
部有孔子三朝八卷一卷目錄餘者所謂七篇今
撿大戴記中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辨用兵少
閒皆對哀公之言然大戴無三朝記之名未知師
古所謂一篇者意何屬也
蘇氏過孔子弟子別傳
晁說之志墓內小娥嵋山娥當作峨

孝經
今文孝經
隋書條內江翁上脫博士二字下脫少府二字翼
奉上脫諫議大夫四字下脫安昌侯三字合爲二
十二章下當補云孔安國爲之傳
古文孝經
班固條內少府君君字當刪
孔氏安國古文孝經傳　隋志一卷
案隋志古文孝經一卷下云孔安國傳梁末亡逸
今疑非古本

長孫氏孝經說　漢志一卷
當作二篇
鄭氏康成孝經注
唐會要條內著所述當作所著述中候書傳書當
作大注禮書易當作注三禮詩易訂證當作駁
論辨時事諸注諸上脫鄭氏二字語其詳正其當
作甚不載其故其字衍其禮夾乎下脫嚴親二字
卽爲章首卽當作既詔鄭仍舊行用鄭下脫注字
袁氏敬仲集義孝經
案義當作議

太史氏叔明孝經義

册府元龜太史叔明爲揚州從事文學案隋志作揚州文學從事

唐明皇孝經注

李齊古表內行門侍郎侍上脫下字兼知史官事官當作館

平氏貞眘孝經義

孫奭序內明宗遂於先儒注中宗當作皇

案新唐志眘作昚

宋氏綬孝經節要

東都事畧條內隨州平棘人隨當作趙

司馬氏光古文孝經指解

自序內祕書學士王逸王下脫孝字

朱子孝經刊誤

中興藝文志條內凡六十七字七當作九

馮氏椅古孝經輯注

中興藝文志條內并引蔡氏證證當作注

季氏名未詳古文孝經指解詳說

樓鑰序內季使君文以明王之事文當作又王當作皇本有無其始者本當作未

吳氏澂孝經章句

張恒後序內邢昺正羲當作正義

錢氏天祐孝經直解

楊士奇條內五行章行當作刑

王氏勉孝經

危素序內江公漢書藝文志作江翁此從漢書儒林傳

亡名氏孝經集說

王褘序內凡五十七字當作六十一字

孫氏蕡孝經集善

宋濂序內而獨斷斷然斷當作斷

歸氏有光孝經敘錄

自序內及光武太元元年光當作孝其章名乃梁博士皇甫偘之所標杰按梁書隋唐經籍志經典釋文俱作皇偘

黃氏道周孝經集傳

自序內大戴三十六篇杰按今大戴禮四十篇此云三十六篇疑因史記索隱大戴禮三十八篇之文而誤八爲六耳

江氏旭奇孝經疏義　孝經攷異

進表內孝友嫺睦任卹當作睦婣

孟子

孟子　漢志十一篇

王肅曰學者不知孟子字按子思書及孔叢子有孟子居則是字子居也杰按顏師古漢書注作子車玉海引傅子作子輿此從廣韻

劉昌詩條內孟子題辭外又有書四篇外字當在有字之下

趙氏岐　孟子註

後漢書內年九十餘卒卒上脫建安六年四字卒下當補云岐多所述作著要子章句三輔决錄傳於時案劉攽兩漢刊誤云趙岐傳要子章句要當作孟古書無要子而岐所作孟子章句傳至今本傳何得反不記也

案此條下所引晁公武說韓愈以此書云云已見前卷弟三頁似一說兩見而前作晁說之語此作晁公武語檢通考但稱晁氏未知孰是

王應麟條內考公麋麋當作麋是近刻趙注之訛

張氏鎰　孟子音義　唐志七卷

案唐志作三卷

孫氏奭　孟子正義

案此條下所引晁公武之說不見于讀書志而王深寧亦云讀書志無孫奭正義之目此据通攷所引

馮氏休　删孟子　宋志一卷

晁公武條內馮休撰下脫其序云三字

司馬氏康等　孟子節解　通考十四卷

案通攷作五臣解孟子十四卷据晁氏所引姓氏范祖禹孔武仲吳安詩豐稷呂希哲並無司馬康之名經義攷此條下所引范祖禹進劄子五臣姓名則司馬康吳安詩范祖禹趙彥若范伯祿與通考不同恐是二書而竹垞誤合爲一耳

王氏安石　孟子解　十四卷

按通攷作王安石王雱許允成孟子解共四十二卷此處引晁公武語與通攷合而卷數異

程子頤　孟子解　宋志十四卷

案宋志作四卷下云程頤門人記

鄒氏浩　孟子解義　宋志十四卷

案宋志作孟子解

余氏允文　尊孟解　通攷七篇

案篇當作卷又案此余允文建安人今通攷㕍本
或作虞允文者訛
羅氏 從彥 孟子師說
陳淵條內所授于龜山者授當作受
張氏 栻 癸巳孟子說 宋志七卷
案宋志作孟子解七卷與此異
又案是書題癸巳孝宗乾道九年也
張氏 九成 孟子解 通攷十四卷
案宋志張九成孟子拾遺一卷語錄十四卷與通
考載無垢所著孟子解書名不同

蔡氏 模 孟子集疏
後序末當補云淳祐六年
陳氏 普 孟子纂要
自序內修身則存心則下脫曰字
亡名氏集百家孟子解
晁公武條內裴曰休裴通攷作皮
閻氏 若璩 孟子生卒年月攷
自述內蓋爲鄒人蓋下脫生字
吳氏 萊 孟子弟子列傳
自序內商瞿授易授當作受

宋濂條內因刪去孟子孟當作諸

經義考補正卷第十

文淵閣直閣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大興翁方綱

爾雅

爾雅

晉書蔡謨傳謨初渡江見蟛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旣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詣謝尚而說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

丁杰按郭注爾雅螖蠌曰卽蟛螖也似蟹而小陶宏景注本草曰蟛蜞似蟹而小似蟛螖而大劉峻注世說曰今蟛蜞小於蟹而大於蟛螖三物狀甚相類據此則蔡謨誤蟛蜞爲蟹謝尚又誤蟛螖爲蟛蜞均未深考附識於此

王應麟條內盧若虛之辨鼮鼠鼮當作鼨

王應麟曰爾雅注漢武帝時得豹文鼮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文選注引竇氏家傳以爲竇攸世祖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雅二說不同杰按郭注此條有二誤據水經穀水注及文選任昉表注則對鼮鼠者乃竇攸而郭氏誤爲終軍又據說文字林及唐書盧藏用傳則文彩如豹者乃鼨鼠而郭氏誤爲鼮鼠王應麟旣引盧若虛之辨鼨鼠又引竇攸之對豹鼠似尚失指郭氏之誤

犍爲文學爾雅注

陸德明曰犍爲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詔闕中卷杰按文選羽獵賦注引爾雅犍爲舍人注又引釋詁郭舍人注則舍人姓郭但左傳正義中舍人文學並見則又似二人也附識以俟考

竹垞案內粟實名梂也粟當作櫟

樊氏光爾雅注

竹垞案內又作洮洮當作佻恌

李氏巡爾雅注

杰按後漢書宦者傳汝陽李巡以爲諸博士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竹垞於爾雅不引後漢書於刊石不引釋文敘錄蓋不知注爾雅之李巡卽請刻石之李巡也

孫氏炎爾雅注

杰按孫炎有二據邢昺爾雅疏敘云爲注者有犍爲文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此則魏之孫炎在郭璞前者也又云爲義疏者俗閒有孫炎高璉此則唐宋閒別一孫炎在郭璞後者也隋唐志於孫炎

爾雅但稱注且卷數或六或七皆不盈十宋志則
稱孫炎疏十卷書名卷數並與隋唐異其爲後之孫
炎無疑此混而爲一似誤

郭氏璞爾雅注

郭子章曰景純注爾雅握筆嘉州在今烏尤山江
魚吞墨千年猶黑杰按晉書郭璞傳無入蜀之文
王象之輿地碑記目嘉定府下有郭璞移水記蘇
轍詩指其注爾雅於此考記中有嘉州二字而嘉
州之名實始後周不應預見郭璞文中又考嘉州
在漢爲犍爲郡諸書所云爾雅臺者疑是犍爲舍
人之遺蹟與璞無涉

江氏灌爾雅圖讚

杰按晉江灌即江逌從弟本傳不言其曾注爾雅
此作圖讚者乃陳之江灌唐初尚存下引名書記
所稱是也此合爲一人列於梁沈旋之前似誤

竹垞案內爲隨司馬隨下脫州字

陸氏德明爾雅釋文　通考一卷

按宋志云爾雅音義二卷即此書且今釋文實二
卷此云一卷似沿通考傳刻之訛

爾雅音義　宋志二卷　未見

按陸德明作釋文以釋經典音義其爾雅二卷通
考稱爲爾雅釋文宋志稱爲爾雅音義實一書也
此於釋文之外又列音義且曰未見何也

毋氏昭裔爾雅音畧

晁公武條內今釋其文義今當作乃

邢氏昺爾雅疏

自序內昆蟲艸木當作蟲魚艸木

王氏雱爾雅

項安世跋內王氏以父子之學之苦以字當在王
字之上

陸氏佃爾雅新義

陳振孫條內以愚覩下脫之字

鄭氏樵爾雅注

陳振孫條內而疑注解之言疑當作泥

羅氏願爾雅翼

自序內莫與之鄰當作莫之與鄰因旣以文以當
作其窮魚獸之文魚當作鳥魚畧爲筌据爾雅翼
作荃

方回跋內賢侯當作侯賢

都穆序內總十萬餘言十當作五又云惜乎史闕

公傳文獻通考亦不載其書按宋史羅願附其父
汝楫傳後此云史闕公傳失考

羣經

漢石渠五經雜議

案此條下當補載前漢書宣帝紀甘露三年詔諸
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
親稱制臨決焉

劉氏向 五經通義 隋志八卷 七錄九卷唐志同

案隋志五經通義八卷下云梁九卷皆未系姓名
竹垞案內冬至陽氣萌下脫生字始成方萬物方

字當刪氣微不可動泄微下脫在下二字承天埋
下脫物字祭月者□者下一字是毀夏曰校殷曰
序周曰庠按太平御覽卷五百三十三引此文作
殷爲庠周爲序與說文庠字注所引禮官合與孟
子文異今此處引通義而文從孟子何也持羽旄
而舞旄下脫衣繡衣三字

五經要義 唐志題劉向撰 隋志五卷

案隋志五經要義五卷下云梁十七卷雷氏撰
竹垞案內謂之堵下脫鐘一堵三字初學記引要
義文云天子藉田千畝云云按藝文類聚卷三十
九引此條至下致孝敬也作五經通義不作要義
與此異所以示美承好承當作呈未有布緜緜當
作帛

曹氏褒 五經通義

按曹侍中又有演經雜論百二十篇亦應列此

許氏愼 五經異義

竹垞案內左氏議是也議當作義鄭伯伐許未踰
下脫年字而非子耶非當作稱奚齊下脫是也左
氏說未踰年之君未葬繫於父殺奚齊十八字据
通典卷九十三增九辨而當一并九當作七

鄭氏小同 鄭志

後漢書元所好羣書不得于禮堂寫定傳與其人
門人相與撰元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
八篇 聘珍按後漢書云元嘗疾篤以書戒子益
恩曰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
率皆腐敝不得于禮堂寫定傳與其人其年六月
卒年七十四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
餘人門生相與撰元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
鄭志八篇据此則所云不得于禮堂寫定者並非
謂鄭志也又云所好羣書非必皆康成所著之書

也今經義攷割此二語于門人相與作鄭志八篇之上則似康成所欲寫者即所答諸弟子問五經云云矣此亦竹垞小史抄撮之失耳今宜删去所好羣書不得于禮堂寫定傳與其人凡十五字

何氏晏 五經大義 五卷

案隋志有何妥五經大義五卷而無何晏之書經義攷此卷之九葉載何妥五經大義五卷而不云隋志俱當刊正

譙氏周 五經然否論

蜀志條內辭理明通明當作淵

傅氏咸 七經詩

晉書條內累遷御史中丞當作尚書右丞

元氏延明 五經宗畧 隋志三十三卷

案隋志作二十三卷

房氏景先 五經疑問

山東通志條內景先字光宙宙魏書作胄

王氏神貴 五經辨疑 十卷

方綱按此所謂十卷者合疑問而成十卷耳不應分作二種若必以王氏之書載曰十卷則上條房氏之書應曰百篇不應曰十卷

樊氏深 五經大義

案隋志作樊文深

唐氏元度 九經字樣

自序內今删補宂漏宂當作冗

韋氏處厚 路氏隋 六經法言

舊唐書條內乃詮擇經義詮當作銓

楊氏安國 等五經精義

玉海條內尚書解節當作節解

王氏庠 經說

宋史條內張舜明明當作民潼州教授當作潼川府教授

岳氏珂 九經沿革 □卷

按是書一卷曰九經三傳沿革例

眞氏德秀 西山讀書記

陳振孫條內經子格言子當作史

黄氏震 日抄經說

沈逵序末至正三年當作至元

卜氏大有 經學要義

朱氏睦㮮 經序錄

嘉興府志條內□□是謙夫二字

周大禮序內周易集傳傳當作解
唐公文獻青宮進講經義
案此稱公者唐文恪之長子允恭竹垞外祖也詳
見補正第一卷周易集解下
四書
許氏謙讀四書叢說
吳師道序內與義徵牾牾當作鋙
陳氏禹謨經言枝指
支可大條內陳詁纂陳當作漢
顧氏夢麟四書說約

楊彝序內參所商權權當作搉
陸氏隴其四書困勉錄　□十□卷
是書三十七卷
按陸清獻年譜云作困勉錄凡例而其書未就今
所刊困勉錄乃其爲諸生時纂輯明季四書講義
而趙魚裳等即以困勉錄名之實非困勉錄也此
承其訛
逸經
易
震爲雷條下爲王爲鵠爲鼓案爲玉呂氏音訓朱子
本義並作爲玉與乾爲玉重複此從經典釋文改
正是也
書
亳姑條下林之奇曰自汨作至亳姑凡四十有六篇
皆逸書也按書序書凡百篇今所存五十八篇逸
四十二篇此六字疑二字之訛
豐刑條下李尤豐侯銘內醉亂迷迭迭當作逸
圜圜升雲半有半無案此條之誤已辨正于前卷
嗚呼汝何敬非時條下登登皇王王當作皇
詩
采薺條下熊朋來曰場中采茨場當作步學者當依

大戴汪改正汪當作禮
新宮條下後漢書內八佾具備備當作脩
明明條下周書癸酉當作癸丑
禮
中霤禮設主于牖下制心及肺肝爲俎祭肉心肺肝
各一案中霤禮旣是篇名則此條當依吳氏儀禮
逸經移置篇首中霤禮下
祀尸之禮條內迎尸畧于于當作如
盛德記明堂自古有之云云此大戴禮盛德記明堂

篇之文許愼引入五經異義孔穎達又引異義入
玉藻疏竹垞槩指爲禮記疏非也　又按此文既
見于大戴禮則不可列于逸經若以大戴爲逸則
其中如諸侯遷廟釁廟之類皆應採入矣
王史氏記案此條下當補漢志王史氏二十一篇下
云七十子後學者師古曰劉向別錄云六國時人
也
子孫娶妻嫁女條下竹垞云右逸大戴禮案逸字當
删此條內將[ ]天下[ ]是傷字
聘珍案經義攷逸經一類最爲疎漏而禮經尤甚

焉漢志禮古經五十六篇高堂生所傳十七篇之
外多三十九篇雖無師說然其篇名頗見于他書
如學禮見賈誼傳及大戴禮天子巡狩禮見內宰
注朝貢禮見聘禮注朝事儀見覲禮注烝嘗禮見
射人疏古大明堂禮見蔡邕論聘禮記見荀子此
皆古禮之篇名而竹垞未之及者也又案說文所
引天子用全純玉也上公用駹四玉一石侯用瓚
伯用埒玉石半相埒也佩刀士珕琫而珧珌天子
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之類皆當日禮經
遺文也

論語
如玉之瑩竹垞云右文選注案文選注本于說文
孟子
高子問于孟子條內無衛女之志則篡篡當作悹
毖緯
易緯
晁公武條內按後漢注漢下脫書字
易坤靈圖
竹垞按至德之萌日月若聯璧五星若貫珠此坤
靈圖文也案今刻易緯坤靈圖作五星若連珠日

月如合璧
河圖稽曜鉤
竹垞案內天狗狀如犬奔色黃有聲按晉書天文
志色上有星字
老子河洛讖
竹垞案內下土草屋爲紫庭土當作立
尙書考靈曜
竹垞案內漸漸向下下當作上
禮含文嘉
竹垞案內覩因氣之所驗因當作日左置辟雍右

立齋臺按後漢志注此係東京賦語與上合文嘉不屬此引合文嘉而雜入似衍

春秋運斗樞

竹垞案內機皆當作璣

春秋潛潭巴

竹垞案內行義不明行當作仁

春秋命歷序

續漢書律歷志內獲麟至漢百六十一歲一當作二

春秋文義

竹垞按白虎通德論引其文云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按白虎通德論此係別引春秋傳文與上春秋文義語不屬似誤

孝經援神契

竹垞案內各帥于其國其字衍

按王深寧曰李尋有五經六緯之言蓋起于哀平至光武篤信之諸儒習為內學隋焚其書今唯易緯存焉正義多引讖緯歐陽公欲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為怪異之言惑亂然後經

義純一又按張衡謂劉向按七略尚無讖緯據此則經義攷悉緯一門略存其槩可矣似毋庸備載其書也

經義考補正卷弟十一

文淵閣直閣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翁方綱

擬經

揚氏雄太元經章句

漢紀雄依易著太元經其文五十萬筮之以三十筴按漢書揚雄傳揲之以三筴蘇林曰三三而分之此作三十筴乃沿荀悅漢紀原文似誤

桓譚條內因以九九八十一故爲八十一卦按周易名卦太元名首此卦字沿後漢書張衡傳注原文似誤又云以三十五蓍揲之按太元經筮法三十六筴虛其三而用三十有三此作三十五蓍乃沿後漢書張衡傳注原文似誤

宋維幹條內兩儀成成上脫象字

司馬光條內亦謬矣謬當作膠

朱彧條內岡直蒙酋下脫冥字

朱震曰太元之作發明連山之旨以準周易爲八十一卦按太元以首擬易之卦此云八十一卦蓋沿後漢書注桓譚語之誤又此條內從進隨也進字當刪下當補進晉也三字度節也當在永恒也之上勤養坎也養字當刪下當補云養頤也杰按太元以應迎準咸以飾疑準貢以視沈準觀以勤養準頤蓋離震兌坎分居四正不在所準之內朱震强爲分配朱子已駁正之然其誤本於司馬光云

陳淳條內其上也懸天懸當作縣槐擬之論槐當作梲

高似孫曰蓋以卦氣起於中孚震離兌坎分配四方六十四卦各主六日七分以周一歲杰按卦氣圖除去震離兌坎四正卦餘所得六十卦此云六十四卦四字疑衍

王申子條內元之首準易之象象當作彖次九而無位次當作上九中增毅迎度唫菅勤當作增爭斷應永守窮養

鮑雲龍條內凡八十一首九分共三卦三當作二卦當作首則四分當一卦分下脫半字

陸氏績太元經注

自述內時維幅寫一通維當作雖誠爲信篤信當作深就以仲解爲本仲下脫子字雖得文間異說異或作義

范氏望太元經注

望自序內非諸子之傳也傳當作儔
王氏涯說元 通志一卷 存闕
案今萬玉堂刻本有之並不闕
章氏詧太元經講疏
李燾條內尤長于易太元易下脫與字
陳氏漸演元
宋史條內後耀州節度推官後下脫遷字
張氏揆太元經集解
按晁氏讀書志及通考俱作太元經淵旨
馮氏元太元音訓

宋史條內詔預內翰翰當作朝
李氏沂太元集解義訣
王應麟條內并雜記總十五篇記當作說
晁氏說之易元星紀譜
自序內其用元之用百二十九之用二字當作七
亡名氏太元釋文 一卷 未見
按此一卷萬玉堂刻本有之
王氏長文通元經
晉書條內出耳當作山耳
司馬氏光潛虛

陳淳條內卿大夫庶人之象庶上脫士字睿言慮
聆觀觀當作靚蔣御庸爰靈靈當作盠敦文積首
聲積當作績元之揲七七當作三
竹垞案內曰厲當作曰隸曰條下當補曰齊二字
邵子雍皇極經世書
晁公武條內其始學之下脫時字以元經會下脫
以會經運四字起于堯即位之二十一年當作元
年案此沿通刻郡齋讀書志之誤今據性理大全
所引晁公武語改正
陳振孫條內以元經會下脫以會經運四字皇王

帝霸當作皇帝王霸
王應麟條內詩書當作書詩
張氏栻經世紀年
自序內故漢帝之後漢當作獻
陳振孫條內欽夫欽當作敬
馬氏廷鸞皇極觀物外編解
編當作篇
黃氏畿皇極經世書傳
劉熾後序內六七少陽之數也六當作二
陳氏喬漢皇極圖韻

自序內五言以察治忽言當作聲

漢今文太誓

董斯張條內稽古立功稽上脫正字

張氏霸 僞尚書

漢書條內以能百兩徵能下脫爲字

孔氏衍 漢尚書 唐志十卷 後漢尚書 唐志六卷 後魏尚書 隋志八卷

劉知幾曰凡爲二十六卷按上所列卷數止有二十四此六字沿史通原文似誤

王氏通 續書

杜淹曰文中子續書一百五十篇列爲二十五卷按唐書王勃傳及文苑英華所載王勃序俱作百二十篇

新唐書條內有錄無書者十篇按王勃序作十六篇

陳氏正卿 續尚書

蕭穎士代正卿進表內唐之代理代當作化

蔡氏沈 洪範內外篇

自序內或積象以爲數積當作卽萬物之所以得失者亦數也物當作事亦當作莫非

謝無楙序內萬物所以得失物當作事

熊朋來曰且于周易六十四卦之名亦犯其八按洪範內篇數名與周易卦名同者蒙比晉益豫升損訟革凡九此八字似誤

章懋條內原之二之下脫一字

鄭善夫曰明則益以盈故受之以充充蕭也按洪範內篇有盈數無充數此充字蓋盈字之誤久困必遷故受之以遷按洪範內篇有移數無遷數此遷字蓋移字之誤

吳安國條內曰蒙下脫曰比二字

竹垞按內忝昧却厲賓育興凡七按潛虛有隸行無厲行此書於前卷潛虛按語誤隸爲厲此遂訛洪範內篇厲數與之同名誤

東氏晳 補亡詩

董說條內于古聲詩之理聲當作笙

邱氏光庭 補茅鴟詩

自序內使工爲之諷茅鴟諷當作誦學樂習詩舞習當作誦舞下脫勺字

淳化鄉飲酒詩 三十三章

當作三十四章此沿宋史樂志標目之誤竹垞按

內三十三章亦當作三十四章

按此特宋時借古篇名以入樂耳何嘗以擬經自居乎當刪去

朱氏 載堉 補笙詩

自序內旣殷斯處處當作虔

崔氏 寔 四民月令

案此四民月令以下至水月令凡一十三種皆不應入擬經當刪

袁氏 康 吳氏 平 越絕書

後序內讖惡爲誠誠當作誠吳越相復見於今相

經義考補正卷十一 七

下脫攻字明于今古知□□也知下是識宏二字

陳振孫條內聖人絕于彼絕當作越

趙氏吳越春秋

中興書目條內吳起太伯止闔閭按吳越春秋有夫差內傳此闔閭二字誤

按越絕書以下至吳越春秋傳凡六種皆非擬經當刪

樂氏 資 春秋後傳

竹垞按內鄭客客皆當作容至平舒望見璧當作置子之南陽南當作咸又見頃閭語聲又見三字當作有

司馬氏 彪 九州春秋

晉書條內錄世二十當作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爲記志傳記當作紀杰按晉書司馬彪傳此段指彪所作續漢書而言末句凡八十篇下原有號曰續漢書五字今其書紀傳雖佚八志尚附范史以行其非九州春秋顯然此書將號曰續漢書句刪去而附于九州春秋之下誤

王氏 希聖 續漢春秋

戴表元條內綱鑑也綱當作通

經義考補正卷十一 八

習氏 鑿齒 漢晉春秋

檀道鸞及世說條內衡陽皆當改爲滎陽

崔氏 鴻 十六國春秋

北史條內祖渠當作沮渠

吳氏 兢 唐春秋

唐書條內以史章自隋章當作草

晏氏 嬰 晏子春秋

高似孫條內三歸反玷玷當作坫

杜氏 崧 杜子春秋

晉書條內有大志當作有志節

按竹垞所載李氏戰國春秋以下至亡名氏歷代善惡春秋凡四十六種皆不得入擬經當删

又所載王氏道彥百官春秋至亡名氏幼老春秋凡五種亦當删此內有亡名氏兵春秋漢志三篇佚今即以此一種言之漢書藝文志楚漢春秋九篇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皆入春秋條下者蓋班志爲史籍而作其體應爾今既專攷經義則與班不侔矣然班志以李氏虞氏春秋皆入儒家以兵春秋入兵家未嘗以入春秋條下也竹垞於漢志儒家之李氏春秋二篇既不採

入而獨採兵家之兵春秋三篇以入春秋何也

王氏通元經

陳振孫條內太興四年太上脫而字

劉氏黻濂洛論語

宋史條內盡取濂洛諸書諸下脫子之二字

揚氏雄法言

晁公武條內諸子各以其知諸上脫見字

宋氏咸揚子法言廣注

王氏通中說

進表內凡坦然易别之途途當作條

阮逸序內以章詳測章當作意

王世貞條內以大業十四年卒四當作三壽僅三十三當作三十四

蕭雲舉條內考三易之義於仲華於下脫族父二字

張氏揖廣雅

陳振孫條內古文字訓文當作今

陸氏佃埤雅

王愼中曰白華之爲菅菅其名而白華其詞也乃立白華一名而釋之由箋有白華於野之文而誤

不思毛傳已明也杰按爾雅白華野菅据此則白華即菅之名陸氏不誤王氏駁之非是又曰蒲盧之爲野蜂則不當爲草乃兩立其名而兩引中庸之文杰按埤雅釋草本謂蜂名蒲盧取象於蒲蒲名果蠃取象於蜂其兩引中庸皆指蜂言王氏駁之失其語意又爾雅豕在釋獸不在釋畜埤雅但有釋獸無釋畜豝豕豚三物聯釋不誤王氏亦駁之非是

按赤雅通雅二種不應入擬經當删

承師

魯顏子無繇字季路案宋大中祥符碑季作子
蒲大夫卞仲子由唐追贈衛侯宋贈河內侯案宋碑
衛作魏河內侯作河內公
齊梁子鱣字叔魚唐贈趙伯按宋碑叔作子趙當作
梁
魯顏子回唐追贈兖國公宋因之案宋碑云贈兖公
今進封兖國公
魯公西子赤唐贈郜伯郜當作邵
南武城曾子參宋大中祥符二年進郕侯案大中祥
符碑云今進封瑕邱侯

蔡曹子卹唐贈曹伯案曹當作豐宋碑作魯
魯顏子高唐贈瑕邱伯案宋碑作瑯邪伯
魯南宮子縚宋贈龔邱侯改汝陽侯汝當作汶
齊公皙子哀唐贈郳伯宋贈北海侯案宋碑云贈杞
伯今進封曲阜侯
秦秦子祖唐贈少梁伯案宋碑無少字
魯商子澤字子秀案宋碑秀作季
石作子蜀唐贈石邑伯石當作郈
魯樂子欬條下案語內勤士衆三字當刪
魯縣子成宋贈武城侯案宋碑作成武侯

魯顏子相唐贈臨邑伯邑當作沂
賓牟子賈條下案語內待坐當作侍坐
楚馯臂子弓案吳萊條內橋疵子庸疵當作庇
魯穀梁赤改贈睢陽伯陽當作陵
王史氏條下按語漢志注云七十子後學者按此是
班志語非注也竹垞誤爲顏注故曝書亭集孔子門
人考直引作顏師古曰誤更甚矣此注字當刪
李克條下按語漢志注云注字刪
芊嬰條下按語漢志注云注字刪
孟仲子宋贈新蔡伯蔡當作泰

張堪君游條下漢紀當作漢記
蕩陰令已吾張遷公方此條當据本碑補於治京氏
易費縣令東平陽田君條後
荊州五業從事章陵宋忠仲子案後漢書劉表傳三
國志王肅傳李譔傳華陽國志水經注俱作忠經典
釋文周易集解舊唐書經籍志宋史藝文志玉海俱
作衷隋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忠衷並見實一人
也
魏鎮南將軍安樂鄉侯東萊王基伯輿案此條應据
魏志改云魏征南將軍東武景侯東萊王基伯輿

魯簡卿案簡當作蕳
王璜案漢書溝洫志水經注俱作横
博士陳留許晏偉君按漢書儒林傳王扶許晏皆受
詩張游卿此以許晏爲王扶弟子本之稺文序錄
司隸校尉山陽魯峻仲嚴山陽當作昌邑又按魯峻
弟子見於本碑者今補於此
譙丁直景榮
高城呂圖世階
濮陽殷敎登高
召陵干商朝公

新野魏顥文臺
郟路龍顯公
西平昌王端子行
尉氏胡嵩永高
尉氏胡昱仲表
定陶葎眞子然
樊兒雄大平
樂陵路福世輔
斥邱李牧君伯
繁陽王輔子助

任城周普妙高
任城吳盛子興
重合粱熔叔節
蒲坂李□□時
蒲坂陽成□文智
汝陽鄭立□節
臨邑夏侯宏子松
博平孫謙□□
樂平邢顥□□
樂平邢□季□

內黃馬萌子□
黎陽王□少□
濾强尹稜□□
濾强尹顥叔□
南皮劉扶節□
南皮劉盛興□
阜成東鄉晨子□
阜成東鄉恭公□
西平昌劉丕景高
郕張謙伯讓

尉氏夏統子思
乘氏許仁伯德
離狐周維元興
陳留誠屯
按魯峻門生姓名具載於碑陰宋洪氏隸釋止載其碑銘而不及碑陰是以朱氏經義考承師門但据碑文數人載之又缺干商之名今悉据碑陰詳著於此又碑言峻治魯詩兼通顏氏春秋則未知其門弟子葦孰承授魯詩者歟孰承授顏氏春秋者歟抑皆兼授者歟朱氏乃專屬之顏氏春秋條下何也今刪其後條而改著於此

左彰長關中田君案左當作斥
魯高唐生傳士禮十七篇案唐當作堂
盧植按盧植有三禮解詁其上書言禮記特多回穴云者廼兼二戴記言之不當專列諸治小戴禮條下
張恭祖案當作東郡張恭祖
豫州從事鄧陵尹宙周南案此竹垞未載今當据本碑補入治公羊春秋條內
百石卒史魯孔龢案此竹垞未載今据本碑補入治嚴氏春秋條內

北海尉陸暹孟輔案尉當作劇
陳留樂禹宣舉案陳留當作襄邑
下邳朱班案當作下邳朱班宣□
寧陽周順案當作寧陽周順承亨
沛周升中甫案沛上脫小字
汝陽陳襃聖博案聖當作宣
山陽丁培實堅案當作瑕邱丁培實堅
魯戴璋元圭案當作魯國戴璋元珪
鉅鹿張雲子平案鉅鹿當作瘿陶
瘿陶趙政元正案正當作政

魏郡孟忠待政案此魏字乃縣也郡字當刪
魏郡李鎮世君案此魏字乃縣也郡字當刪
東郡趙恭和平案東郡當作衛公國
安平張朝公房案安平當作下博
安平蘇覲伯臺案安平當作下博
北海如盧浮遺伯案北海當作劇
北海高氷季超案北海當作劇氷當作冰
魏郡許祺升明案魏郡當作清淵
東郡盧精子節案東郡當作樂平精當作猗
任城任景漢當作任城□□景漢

豫州從事曾孔褒文禮案此竹垞未載今据本碑補入褒宙之長子也碑云治家業春秋此碑於雍正三年出土竹垞所未見耳

郡諸曹史曾孔謙德讓案此竹垞未載今据本碑補入謙宙之弟六子也碑云祖述家業修春秋案孔謙碣則洪氏隸釋所已著者竹垞盖弗深考故不知其爲宙之子耳

巴郡太守樊敏升達

東平侯相祝長嚴訢少通 以上金石錄 案當作以上治嚴氏經二人並見隸釋隸續祝下一字碑本闕洪

云㠁是祝其今當作祝□

司隸校尉魯峻仲巖案尉下脫昌邑二字

汝南干□案干之名今据碑陰是干商

按魯峻碑云治魯詩兼通顏氏春秋此其門生自當列於前條治魯詩之下而注之曰据碑云兼通顏氏春秋則兩得矣今乃載於所兼通之條而槩稱弟子於顏氏之門於義安乎今爲刪此而改著於前

沛丁直案沛下脫國字

經義考補正卷弟十二

文淵閣直閣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大興翁方綱

刊石

漢一字石經

隋志條內小注七錄有毛詩三卷亡三當作二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內又讀書碑一所讀書當作讀學

酈道元水經注內光祿大夫下脫楊賜諫議大夫六字魏文帝又刊典論六碑文當作明高堂谿等高字當刪谿下脫典字陽嘉八年當作元年

李綽曰李當作趙

方釗條內與今文無異下脫然字

董逌廣川書跋內朱越石與兄書曰石經文都 闕 案越當作超儒林傳注此闕處是似字講堂長十丈廣三尺三尺當作二丈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下脫乎字鳳兮鳳兮作何得之衰得當作而德二字擾而不輟作下脫擾不二字夫子憮然下脫作子憮然四字

姚寬西溪叢語內光祿大夫下脫楊賜諫議大夫六字

黃伯思東觀餘論內小汪保后胥戚戚當作慼擾
不輟擾下脫而字凡二十篇二十作廿
洪适隸釋隸續內某君受幣于某官官當作宮漢
汪引陸機洛陽記漢下脫書字按漢書注所引洛
陽記係楊龍驤撰此云陸機似誤威宗諱志順宗
諱保宗字皆當作帝水經云經下脫注字當以水
經爲據經下脫注字
案竹垞于隸釋隸續所載石經刪去其殘字而引
其跋尾但殘字既不載則跋尾亦無從攷證矣今
爲補入石經尚書殘字命孔本作身何及相闕嚴孔作檢下

闕言凸人維舊孔舊上有求下闕二字救孔作求舊下闕有志女
毋翕侮成人毋流孔作汝無侮老成人無弱下闕各共爾事齊乃
位度爾孔作乃口下闕民之承保后胥高孔作戚鮮以不
浮下闕試以爾孔作汝遷安定厥國孔作邦亼孔無女不下闕
其或迪孔作稽自怨孔作怒下闕永孔作誕勸東觀餘論永勸上有女字
憂今其有今罔後女何下闕之勞爾先弓不下闕于茲
高后丕乃知孔作崇降罔疾凸下闕能迪古我先后下闕
民女有近孔作戕則左乃心我先后綏下闕興降丕永
於獻孔作崇降弗祥嗚呼今弓下闕絕遠女比猶孔作分猷念以相
從各翕孔作設中下闕建乃家　股孔作盤闕一字既下闕衆凸

女罔台民孔作戲怠無勖孔作懋建大命今我孔作予下闕凶
德綏孔作嘉績下闕今孔無爾惠孔作謂朕闕東觀餘論爾惠朕下有易字
祗孔作震動萬民以遷肆上下闕乘孔作懸弐予其勖孔作
懋藺相爾念敬我衆朕不　已上盤庚三篇民中絕
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罔天既付孔作孚東觀餘論天既付下有命字
已上高宗彤日篇厥遺任孔作王父母弟不迪乃維四方下闕
不永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　已上牧誓篇伊孔無
鴻孔作洪水凸孔作汨陳其五行帝下闕凸建用皇極次
六凸艾孔作乂用三德下闕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
作下闕食二凸貨三凸祀四凸司空下闕極凡厥庶民

無有淫頸人無有下闕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
而下闕路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黨下闕為天下王三
德孔三上有六一凸正直二下闕家而孔無凶于而國人用
闕頗辟孔作僻下闕乃心謀及卿闕謀及庶民孔作人已上
洪範篇維天命元孔元作無違朕不敢有下闕朋時維天
命王凸告爾孔無二字多下闕茲雒孔作洛予維四方罔攸
賓亦維爾下闕有平于茲雒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
已上多士篇嗇孔作穡之艱難乃劮孔作逸乃憲孔作諺
既延孔作誕不孔作否則侮厥下闕中宗嚴恭寅畏天命
自亮以孔作度治民祗懼下闕或怨肆高宗之饗國百年

孔作享國十有九年五自時厥後闕下功田功徽果懿共懷保

小人孔作民惠于矜孔作鮮鰥下闕酒孔作淫毋勿孔作逸于遊

田維闕共孔作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毋兄孔作無皇曰

今日闕下厥不聖孔作聽人乃訓變孔變上有之乃亂正刑孔正

上有先王之闕下至于闕下則兄曰孔作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

允闕下公曰於戲嗣王監于茲孔臨上有其已上無逸篇道孔作終

出于不詳於戲君闕曰時我已上君奭篇我則致

天之已上多方篇常伯常任辟孔作準下闕亂孔無謀面

用闕下于厥邑其在闕下有會孔作儈心以敬事闕下王維

厥孔厥上有克度孔作宅心乃闕下受茲孔作此丕丕其孔作基

《經義考補正卷十二》　四

於戲闕下旦以前孔作已受人之徽孔作徽言闕下訓德孔德上有

于是罔顯共孔作在厥世闕下王之鮮孔作耽東觀餘論王之鮮上有

文字光以揚武王已上立政篇几乃闕名大保闕下逭

孔作達殷就孔作集大命在闕下非幾茲即孔作既下闕黼衣

孔作展已上顧命篇石經魯詩殘碑惟毛作維是褊心是以

爲刺葛屨闕下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闕下

之誰知闕一字毛誰上有其之蓋亦勿思園有棘其實之

闕下父子父闕一字毛無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毋毛作無已

尙毛作上愼闕下哉猶來毋死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闕下兮毛作猗不稼不嗇毛作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

狩不闕下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欲欲毛作坎伐

輪兮闕下毋食我黍三歲貫毛作貫女莫我肎顧逝將

去女闕下宦女莫我肎勞闕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

闕下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闕句

山有蘦毛作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闕下酒食胡毛作

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闕下旣見君子云胡其憂

揚闕下石經儀禮殘碑東面主人闕下卒爵坐奠爵拜

執闕下人盥洗升媵觚于賓闕下上拜受爵于筵前闕下

首公荅拜媵爵者立闕下媵爵者執觶待于闕下公坐

取大夫石經儀禮殘碑闕上郊請反闕七十一字以君命

《經義考補正卷十二》　五

聘于闕六十八字善乎授上介幣闕六十九字賜使者幣使

者闕六十八字上介至亦如之闕六十八字練冠以受聘闕七

十字哭出祖闕七十一字食歸闕下闕上取闕七十四字嘗闕七

字佐食闕四字于闕六十七字卒闕四字相闕六十五字取闕坐

闕三字與闕二字俎闕六十五字堂虞位至婦闕足闕尸闕八

十五字爵闕六字儀闕下按此二段在洪氏隸續顧亭林

石經攷失載石經公羊殘碑犂者何公子犂闕一字

何以不稱公闕下桓於是謂桓曰吾爲闕三字矣隱曰

闕下之之辭也然則孰立之石闕一字之石踖版本作階立

闕下美大之之辭也棠者何濟闕一字之邑也爲爲闕下

仲子板本有也字桓未君則曷爲祭仲子闕一字爲桓立
故闕下諸侯四諸公者何諸闕字者何天子三公稱
闕下相處乎內始闕一字諸公放板本作昉於此乎前此矣
前闕下其成也亡吾成敗矣吾與鄭人未有成板本有也
字吾闕下後爲年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闕下弟
母兄稱兄凡闕五字之大夫也此闕下之邑也天子有
闕四字諸侯皆從泰山闕下而葬不日卒赴而闕一字不
告公曷爲與微者闕下大夫之未命者也　十年此
公子翬也何闕下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
惡諱小闕下國也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試板本

經義考補正卷十二　六

作弑也試闕下葬板本有以爲字不繫闕一字臣子闕二字蓋何以
不地不忍言已上隱公何易之也易之則其闕下諱
取周田也諱取已上威公十有四年何以闕一字記
異也何異闕下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
麢而闕下乎隱祖之所遝板本作逮聞闕一字所見異辭所
聞異辭所闕下不亦樂乎堯舜闕二字君子也制春秋
之義以已上哀公有　傳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
異辭所聞異闕下何以書記災也　卅年顏氏言君
出則已入闕下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
也　十闕下豁典諫議大夫臣馬日磾臣趙䧟議郎

臣闕二字臣劉宏郎中臣張彣臣蘇陵臣傅楨雜石
經論語殘碑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闕下本本立闕一
字道生孝闕下曰道千乘之國敬事闕下使民以時
子曰弟子闕下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闕下君子不
重則不威學則闕下與意板本作抑之與子贛板本作貢曰
夫子闕五字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闕下道斯爲美小
大由之有所不行知闕五字禮節之亦不板本有可字行
闕下焉可謂好學已矣板本作也已下闕而無諂富而無
驕闕下告諸往而知來闕下人之不闕下章已上學而篇
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闕下乎板本作于學世闕下孫問

經義考補正卷十二　七

孝於我我對曰毋違樊遲闕一字何闕下曰生闕下葬之
以禮祭闕下以別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闕下勞有
闕下孝闕下廋其人焉廋板本有其字　子曰溫故而知闕下
子闕下器子贛問闕下乎異端斯害也已　子曰闕下子
闕下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闕下之闕下子曰書云孝
于板本作乎帷孝友于兄闕下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
知下闕已上爲政篇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
樂何林闕十一字與闕下與對曰不能子曰闕五字山祭
如林放闕九字也射闕下曰起予板本有者字商也始可闕下
子曰闕下殷禮吾闕下也知其說闕三字天下也其闕一字

示諸斯乎下闕如神在下闕於二代郁郁乎下闕太廟下闕
子知禮下闕禮下闕也下闕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下闕往
下闕門國板本作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闕一字管氏下闕知
禮下闕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闕二字出曰下闕無道也
久下闕觀之哉凡廿六章已上八佾篇八 子曰苟
志於仁矣無惡板本有也字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
欲也下闕顛沛必於是 子闕二字未見好仁板本有者字
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下闕過也各於其黨闕二
字斯知仁矣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也板本作矣下闕 子
懷刑小人懷惠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子曰

能以禮下闕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
子之道忠恕而已下闕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下闕已上里仁篇有三年之
愛於闕一字父母板本有乎字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
心難矣哉下闕君子板本有亦字有惡乎子曰有板本有惡字
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板本有流字而訕上者惡下闕之
則不孫遠之則怨 子曰年卌板本有而字見惡焉廣川
書跋云年四十而見惡焉無焉字與隸釋不同其終也已凡廿六章已上
陽貨篇枉道而事人何闕一字去父母之國板本作邦
闕一字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下闕子曰鳳兮鳳兮何

而板本無而字德之衰也板本無也字注闕二字可諫也板本無
來者猶可追也板本下闕執車板本作輿者為誰子板本無
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板本有也曰二字是
知津矣下闕若從避板本作辟世之士哉櫌板本作櫌有而字不
輟子路板本有行字以告板本有夫字子憮然曰鳥獸不可
與同下闕穀不分孰為夫子置板本作植其杖而耘板本作芸
子路拱而闕一字止子路宿殺雞下闕禮板本作義如之何
其廢之也板本無欲絜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
行其義下闕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以乎板本
作而已矣謂虞仲夷佚板本作逸隱居下闕少闕陽擊磬襄入

于海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下闕已上微子
篇交於子張子闕一字曰子夏闕一字何對曰子夏曰
可者闕四字者距板本作拒下闕子夏曰雖闕五字觀者為致
遠恐泥是以下闕其事君子學下闕子夏曰小人之過
下闕曰下闕子夏曰大德闕五字出入可也 子存板本作游
闕六字子下闕君子之道焉可闕二字有闕一字有卒者其
唯聖人下闕仕而下闕曾子曰吾聞諸板本有人字子人未
有自致也者板本作者也必也親喪乎闕一字子曰下闕如
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子贛曰紂之闕一字善闕一字
是其板本作之下闕贛曰仲尼焉學子贛曰文武之道未

隧(板本作隧)於地在人賢者志(板本作識)其(下闕)告子贛(闕一字)
贛曰辟諸(板本作之)宮牆(板本作牆)賜之牆(闕二字)窺見室家
之好夫(下闕)尼不可毀(闕二字)人之賢者丘陵也(闕二字)
踰也仲尼日月也(下闕)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愼
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下闕已上子張篇)不蔽簡
在帝心朕躬有朋毋(板本作無)以萬方萬方有(闕一字板本有
罪兩字)在朕躬(下闕)歸心爲所重民食喪(闕一字)寬則得
衆敏則有功(闕一字)則說(下闕)不驕威而不猛子(闕一字)
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闕一字)民之(下闕)尊其瞻視儼
(闕一字)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已下闕已上堯曰篇)

凡廿篇萬五千七百一(闕一字)字賈(板本作沽)諸賈之哉
包周(闕四字)蓋肆乎其肆也(闕一字)周(下闕)曰言(闕一字)而
在於蕭牆之內盍毛包周無於(下闕)，詔書與博士
臣左立郎中臣孫表　工陳興刻
婁機漢隸字源條內所請正定五經文字五當作
六又云尚書存一百三十九字魯詩存一百四十
字儀禮存一百四十一字公羊存一百四十二字
論語存一百四十三字按漢隸字原先列各碑編
其次弟云一二三四云云於下此所謂一百三十
九至下一百四十三皆碑目之次數非碑之所存

字數也此誤引今當刪去尚書存以下四十四字
顧炎武條內謂漢經在堂東側經當作碑
黃虞稷條內漢石經殘碑見於洪氏隸釋者尚書
僅五百四十七字視孔安國本多十字少二十一
字不同者五十五字按此承隸釋舊文計隸釋所
載石經尚書殘碑實有五百五十四字俞邰未之
改正耳
竹垞案內引吳萊立大漢一字石經歌內章句攻
指摘攻當作工按淵穎集此詩原題云陳彥理有
一字石經紙尾猶存蔡邕馬日磾字此題無歌字

不得目爲歌也
魏三字石經
案此條下所引歐陽棐趙明誠二條皆係晉樂毅
論跋尾與魏石經無涉蓋因陳思寶刻叢編抄本
錯簡將樂毅論之跋誤置於魏石經下而竹垞命
小史抄謄遂牽連入此條下耳此二條凡八行當
刪去
洪适隸續條內漢立石經下脫於太學三字
王世貞條內魏志當作魏書當伯存存當作夫
案魏三字石經魏書江式傳以爲邯鄲淳所書晉

垡已據晉書及世說注辨正之惟隸續云北史江式傳魏邯鄲淳以書教皇子建三字石經於漢碑西按此碑以正始三年立漢書云元嘉元年度尚命邯鄲淳作曹娥碑時淳已弱冠自元嘉至正始九十餘年式以三字爲魏碑則是謂之邯鄲所書則非也此條當補入

唐國子學石經

顧炎武條內都檢校官銀青光祿大夫下脫守尚書三字侯彊侯以彊誤彊當作侯彊侯以彊誤彊豕盲視而交睫視當作眂緇衣有國家者章義癉惡按今禮記作章善癉惡蓋金石文字記本之經典釋文也隱元年父者何傅也者何二字當作猶字爾雅替戾底廢誤作底底翻蘇也翻誤彤皇華也誤華皇赫兮咺兮咺誤烜是刈是濩濩誤穫木謂之虡木誤本何鼓謂之牽牛何誤河濘鳥蔑蔑誤蔑莩麻母莩誤孶樓藂含樓誤攖梘州木梘誤梘魚尾謂之丙尾上添之字燕白脰烏烏誤烏楊鳥白鷺楊鳥誤鷲鳶烏醜烏誤烏鳥鵲醜鳥誤烏麔大麠誤作大麢按此所列爾雅石經異字除是刈是濩濩作穫何鼓何作河係石經之誤餘皆各本傳刻失眞當以石經爲正如底廢作底底釋文底底二字俱有音郭注引詩傳釋底引國語釋底不釋廢字之義其替廢云云蓋引釋言文解替字非謂經文有廢字也石經不誤又華皇也郭注釋艸引之釋文亦先華後皇徐若烜蘋莩攖梘鷲等字明見釋文燕白脰烏見小爾雅及水經注鳶烏醜烏鵲醜以上文鶉鴉醜等句例之可見麔大麢以上文麢大羊等句例之可見至木謂之虡木誤本魚尾謂之丙尾上衍之字乃明人王堯惠補刻闕字之誤非石經本然此所引顧炎武說似非確論

後蜀石經

雷叔聞條內其相毋邱裔邱當作昭

晁公武條內昭裔獨辨之辨當作辦

趙希弁條內春秋經傳集解小注石刻鋪敘注四萬注下脫十字當補

晉宏父條內席貢始湊鑄孟子運判彭慥繼其成凡十二卷案晁作十四卷

陶宗儀條內祕書郎祕當作校

楊愼條內昇當作昇

吳任臣條內孫明古古當作吉

宋國子監石經　七十五卷　佚

方綱按宋嘉祐石經內尚書周官石尚有存者其篆與正書皆精善愚嘗得其拓本不可全謂佚也又按明河南按察使陳鳳梧嘗立石紀其本末見全祖望結埼亭集

胡氏元質重刻漢石經

自記內水經云經下脫注字未必能辨辨當作辦

宋太學御書石經　闕

方綱按宋紹興石經石刻今存不可全謂闕也

曾宏父條內高宗即位下當補云改元建炎至紹興十三年癸亥通凡十三字末當補云九月甲子鐫石以頒四方方綱按紹興石經刻於十三年九月故通計其前十九年言之若不引曾氏全文竟似高宗即位止十九年者矣又按九月甲子是九月初十日

文徵明條內大學樂記樂當作學

宋吳郡石刻御書六經

案此是建閣藏紹興石經拓本並非寫經刻石不應載入刊石類

明太僕寺石刻冏命

王世貞跋內高奔戎輦輦當作輂

宋建康府學御書孝經　一卷　未見

張鉉金陵新志曰高宗御書孝經眞艸相閒今存經火不全

按今安徽太平府有石刻孝經一行眞書一行艸書不知何年何人書立也僅存開宗明義章卿大夫章

明國子監石刻孝經

竹垞按萬歷閒蔡毅中進孝經注於朝毅中復刊石嵌於國子監西廂左壁今尚存按毅中官左春坊左諭德掌國子監司業事此石刻是天啓三年癸亥孟冬集唐虞世南書也西廂左壁當作西廂左右兩壁

書壁

唐太學壁經

王履貞賦內酌前後之僨楷後當作修

聘珍按唐太學壁經亦張參所定然非五經文字也壁經是五經本文並無音注故張參自序云經典之文六十餘萬既字帶惑體音非一讀學者傳

授義有所存離之若有失合之則難並至當之餘但未發其傍而已此蓋謂本文之中不能条以音注但未發其傍使知音讀也又云猶慮歲月滋久官曹代易儻復蕪汙失其本真乃命孝廉生顏傳經收集疑文互體受法師儒以爲定例此蓋謂恐壁經不能悉久故書壁之外復撰五經文字也其書作于大歷之年及太和閒國子學刊石經唐元度奉勅復定字體一以參書爲本至開成二年石經成元度復即參書删補冗漏又新加九經字樣一卷並刊石列于石經之末唐書儒學傳序以張

參爲文宗時人固謬而王深寧謂參所定乃書于壁非刊石也案書壁者乃諸經本文刊石者則諸經音義所云五經文字者也竹垞未嘗深攷故此條下所摭拾唐會要冊府元龜郭忠恕諸條并其所作案語皆指五經文字者也又案封演曰大歷十年有司上言經典不正取捨莫準詔儒官挍定經本通鑑注大歷中張參爲司業定五經書于論堂劉禹錫修壁經記曰名儒張參爲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案此云挍定經本詳定五經亦如熹平之時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寫經刊石立于太學使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崑山顧亭林謂五經文字自土塗而木板自木板而石壁不知土塗木板乃所云太學壁經皆是經本而非五經文字蓋五經文字未嘗書壁也

鏤板

按此條下所引李至傳當作崔頤正傳眞宗命擢官詳正擢當作擇

長編咸平四年先是詔國子祭酒邢昺等挍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傳正義九月丁亥昺等上其書凡一百六十五卷按上文所引玉海作周禮儀禮

公穀傳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義凡一百六十五卷檢宋志七經卷數亦合此引長編止云周禮儀禮公穀傳而不及孝經論語爾雅似脫

著錄

案此所引漢書藝文志六藝畧孝經十一家五十九篇下接孟子十一篇案孟子雖與羣經並著然班氏以孟子列于儒家類不在六藝之中既引漢書則其篇目不可假也

案漢書藝文志孝經十一家五十九篇下接小學十家四十五篇末云凡六藝一百三家三千一百

二十三篇古人以小學與六藝並列誠以小學所以通知古今文字乃六藝之指要也至于後世小學幾爲絕學矣而輯畧之家亦往往不著于錄雖竹垞此書亦復於六藝畧中刪去小學矣

梁阮孝緒七錄序內今以六藝之稱句今下當補云所撰七錄斟酌王劉王九字改爲經典句下當補今則從之四字小學部二十八字當接寫作大書不應附注

隋書經籍志內唐武德元年按元當作四隋書經籍志又訛作五年今据舊唐書高祖紀改春秋條

小注內一千一百九十二卷二字當刪孝經十八部當作二十部

唐六典條內以甲乙景丁爲之部句下脫目字

舊唐書條內嘗令宮人嘗當作常

新唐書藝文志條內十蓋五六也下當補云甲部經錄其類十一凡著錄四百四十家五百九十七部六千一百四十五卷不著錄一百一十七家三千三百六十卷

宋史藝文志條內今刪其重復合爲一志下當補云經類十一孝經二十六部下小注不著部部當作錄

通說

王充曰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爲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於燭下按漢書不載莽此事以後漢書桓榮傳減尚書章句爲二十三萬言伏恭傳減齊詩伏黯章句爲二十萬言參考之此當作皆爲二十萬言脫去言字檢論衡効力篇與此同姑仍之

劉勰條內則春秋爲其根以上所引俱文心雕龍宗經篇文巳下乃徵聖篇文誤相連屬

王讜曰大歷以後學士蔡廣成周易强蒙論語啖助趙匡陸質春秋施士丐毛詩袁彝仲子陵韋彤韋茝講禮章庭珪薛伯高徐闔通經按上文蔡廣成至韋茝諸人俱見唐書儒學傳惟章庭珪以下三人不載俞闔書亦無闔字

王崇條內則不欺於敬則當作已

劉曰寧曰漢儒三纍枯据尺幅比疏之引之緒井井然理也宋人則因之以收組織章甫之效世徒見其爲章爲甫也而遂忘拮据者之爲力可乎哉杰按章甫殷冠名章甫者所以表明丈夫也緇

布爲之說見儀禮士冠禮鄭注及禮記郊特牲孔疏甚明此說乃以爲織絲爲之且以二字拆開對舉亦奇

蘇竟條內文隱□明隱下[illegible]字

范蔚宗條[illegible]植鼎之位位當作任

隋書經籍志曰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所作并前合爲八十一篇而又有尚書中候洛罪級五行傳詩推度災汜歷樞含神霧孝經句命決援神契雜讖等書按後漢書方術傳注載七緯篇目止三十五而此云三十六疑後漢書注有脫又

案後漢書方術傳注此推度災至援神契五種俱在七緯之內此云七緯三十六篇外又有此五篇疑誤檢隋志與此同姑仍之

王禮條內與七緯各各當作合而孔頴達作九經正義九當作五

胡應麟曰[illegible]中候璇璣鈐[illegible]靈曜帝命驗運期授按後漢書方術傳注及[illegible]疏所引書緯俱有刑德放此似誤脫又云有帝驗期有下脫書字

顧起元曰記書有期中候記字期字當刪

清同治光緒間武英殿賣書底簿不分卷

〔清〕不著撰者

清同治光緒間寫本

明　松

同治三年十二月底舊存
銀一兩九錢五分五厘一毫
同治四年三月十六日收
大人買
醫宗金鑑一部　價銀九兩四錢九分
司長買
皇朝詞林典一部　價銀四兩八錢五分
悅心集一部　價銀二錢八分
開國方畧一部　價銀四兩五錢七分
摺配匠趙俊英買
騈字類編六部　每部價銀四十一兩
韻府拾遺一部　價銀四兩五錢
五代史一部　價銀一兩三錢六分
皇清職貢圖一部　價銀一兩八錢五分
周易本義五部　每部價銀二錢六分六厘
騈字類編一部　價銀四十一兩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武　武

硃批諭旨一部　價銀三十一兩
韻府拾遺一部　價銀四兩五錢
以上共賣書二十一部共合銀三百五十一兩
連上共存銀三百五十二兩九錢五分五厘一毫
英殿總管事務武備院卿銜郎中恩　三月十九
英殿總管事務護軍統領銜郎中松　三月十九
正　監　造延　三月十九
副　監　造景　三月十九
委署主事常　三月十九
六品庫掌文　三月十九
四月二十日收
內閣侍讀錦買
騈字類編一部　價銀四十一兩
周易本義一部　價銀二錢六分
續三通一部　價銀五十四兩三錢五分
宋板五經一部　價銀七兩二錢六分

左傳讀本一部 價銀三兩一錢五分
三史語解一部 價銀二兩五錢四分
對音字式一部 價銀一錢八分分厘
摺配匠趙俊英買
韻府拾遺二部 每部價銀四兩五錢五分
漢文避暑山莊詩五部 每部價銀一錢六分
以上共賣書十四部共合銀一百十八兩六錢四分八厘
連上共存銀四百七十一兩六錢零三厘一毫
武英殿總管事務武備院卿銜郎中恩 四月廿三日
武英殿總管事務護軍統領銜郎中松 住工
正監造延 四月廿四
副監造景 四月廿四
委署主事常 四月廿四
六品庫掌文 四月廿五
七月二十二日收
惠郡王買

左傳讀本三部 共價銀九兩四錢五分
趙俊英買
舊南史一部 價銀三兩四錢九分
周易本義十一部 每部價銀二錢六分六厘 共銀二兩九錢二分
滿蒙聖諭廣訓七部 每部價銀八錢零六厘 共銀五兩六錢四分二厘
清文日講春秋一部 價銀九兩八錢六分
禮部書吏李吉人買
續三通一部 價銀五十四兩三錢五分
以上共賣書二十四部共合銀八十五兩七錢二分二厘
連上共存銀五百五十七兩三錢六分五厘一毫
武英殿總管事務武備院卿銜郎中恩 差
武英殿總管事務護軍統領銜郎中松 七月廿六
正監造延 七月廿六
副監造景 七月廿六
委署主事常 七月廿六
六品庫掌文 七月廿七日

十二月十七日發
為修理聚珍館房間動用銀二百五十六兩五錢
為恭往 定陵神牌過硃應領帑貼銀二十四兩
為刷印通行滿蒙漢 聖諭廣訓應領工料銀九十七兩三錢五分
四厘二毫
以上共用銀三百七十七兩八錢五分四厘二毫
下存銀一百六十九兩四錢七分九毫
武英殿總管事務武備院卿銜郎中恩 差
武英殿總管事務武備院卿銜郎中松 十二月廿
正監造延 十二月廿
副監造景 十二月廿
委署主事常 十二月廿日
六品庫掌文 十二月廿
四月二十一日收
揩配匠趙俊英買
續三通一部 價銀五十四兩三錢六分

職貢圖二部 每部價銀一兩八錢五分 共合銀三兩七錢
三史語解一部 價銀二兩五錢四分
以上共賣書四部共合銀六十兩零六錢
連上共存銀二百四十兩七錢九毫九厘
武英殿總管事務武備院卿銜郎中恩 差
武英殿總管事務武備院卿銜郎中松 四月廿五
正監造延 四月廿六
副監造景 四月廿五
委署主事常 四月廿五
六品庫掌文 四月廿五
九月二十二日收
胡大人買
左傳讀本一部 價銀三兩一錢五分
悅心集一部 價銀二錢八分
松司長買
硃批諭旨一部 價銀三十兩

提調許 買
晉書一部 舊 價銀五兩九錢九分
周易註疏一部 價銀九錢一分
禮部郎中李文敏 買
史記一部 價銀七兩一錢三分
前漢一部 價銀八兩六錢八分
後漢一部 價銀六兩五錢一分
職貢圖一部 價銀一兩八錢六分
醫宗金鑑一部 價銀九兩四錢九分
韻府拾遺一部 價銀四兩五錢
分類字錦一部 價銀八兩一錢七分
經典釋文一部 價銀一兩八錢九分
職官表一部 價銀五兩六錢五分
詩經傳說彙纂一部 價銀四兩八錢三分
書經傳說彙纂一部 價銀三兩五錢七分
禮部主事延茂 買

職貢圖一部 價銀一兩八錢六分
民人童世榮 買
職貢圖一部 價銀一兩八錢六分
韻府拾遺一部 價銀四兩五錢
分類字錦一部 價銀八兩三錢七分
經典釋文一部 價銀一兩一錢九分
聖諭廣訓五部 蒙古文 每部價銀八錢一分 共合銀四兩零五分
督捕則例一部 清文 價銀三錢九分
以上賣書二十七部共合銀一百二十五兩一錢三分
連上共存銀三百六十五兩二錢九釐
武英殿總管事務武備院卿銜郎中恩 差
武英殿總管事務武備院卿銜郎中松 九月廿五
正監造延 九月廿六
副監造景 九月廿六
委署主事常 九月廿五
六品庫掌文 九月廿五

九月初九日發

爲從調處修理房間，呈明動用銀二百八十两三錢五分

下存銀八十四两八錢五分九毫

十月初九日收

禮部主事劉錫金買

職貢圖一部 價銀一两八錢五分

韻府拾遺一部 價銀四两五錢

史記一部 價銀七两一錢二分

前漢一部 價銀八两六錢七分

後漢一部 價銀六两五錢一分

三國志一部 價銀三两九錢四分

民人張廷芬買

續三通一部 價銀五十四两三錢六分

職貢圖二部 每部價銀一两八錢五分 合銀三两七錢

礼部主事延茂買

三元甲子一部 價銀五錢七分

左傳讀本一部 價銀三两一錢五分

詞林典故一部 價銀八錢八分

以上共賣書十三部共合銀九十五两二錢五分

連上共存銀一百八十两六錢九毫九厘

武英殿總管事務武備院卿銜郎中恩 差

武英殿總管事務武備院卿銜郎中松 十月十一

正監造延 [illegible]

副監造景 [illegible]

委署主事常 [illegible]

六品庫字文 [illegible]

十二月初七日收

民人王殿玉買

左傳讀本一部 價銀三两一錢五分

詩經一部 價銀七錢六分

書經一部 價銀六錢六分

易經一部 價銀四錢五分

禮記一部 價銀一兩六錢六分
春秋一部 價銀一兩一錢
禮部主事延茂買
史記一部 價銀七兩一錢二分
前漢一部 價銀八兩六錢七分
後漢一部 價銀六兩五錢一分
三國志一部 價銀三兩九錢四分
以上共賣書十部共合銀三十四兩二分
連上共存銀二百十四兩一錢六分九釐
武英殿總管事務武備院卿銜郎中恩 差
武英殿總管事務武備院卿銜郎中松 十二月廿四
正監造延 十二月廿四
副監造景 十二月廿四
委署主事常 十二月廿四
六品庫掌文 十二月廿四
十二月二十四日收

郎中福長買
騈字類編一部 價銀四十一兩一錢二分
提調許振祎買
晉書一部 舊 價銀五兩九錢九分
以上共賣書二部共合銀四十七兩一錢一分
連上共存銀二百六十一兩二錢五分九釐
武英殿總管事務武備院卿銜郎中恩 差
武英殿總管事務武備院卿銜郎中松 十二月廿七
正監造延 十二月廿七
副監造景 十二月廿七
委署主事常 十二月廿七日
六品庫掌文 十二月廿七日
四月初四日發
為修理官員辦事值房等處房間 呈明動用銀二百五十六兩六錢
下存銀四兩六錢三分九釐
武英殿總管事務武備院卿銜郎中恩 四月初四

武
英殿總管事務武備院卿銜郎中松 四月初八
正監造延 四月[illegible]
副監造景 四月[illegible]
委署主事常 四月初十
六品庫掌文 四月初十

六月初一日收

民人李與買
三合聖諭廣訓十部 每部價銀九錢八分 共合銀九兩八錢

連上共存銀拾肆兩肆錢叁分玖厘

武
英殿總管事務武備院卿銜六庫郎中恩 六月初[illegible]
武
英殿總管事務武備院卿銜郎中松 六月初二
正監造延 六月[illegible]
副監造景 十一月初二
委署主事常 [illegible]初三
六品庫掌文

十一月初一日收

提調庶協修楊紹和買
續三通一部 價銀五十四兩三錢六分
四庫全書總目一部 價銀十六兩六分
職官圖一部 價銀一兩八錢五分
開國方畧一部 價銀四兩五錢八分
日下舊聞考一部 價銀六兩七錢二分
民人趙俊英買
職官表一部 價銀五兩六錢五分

以上共賣書六部 共合銀八十九兩二錢二分
連上共存銀一百零三兩六錢五分九厘

武
英殿總管事務武備院卿銜六庫郎中恩 [illegible]月初[illegible]
武
英殿總管事務武備院卿銜郎中松 十月初[illegible]
正監造延 服
副監造景 十月初[illegible]
委署主事常 十月初四
六品庫掌文 十月初[illegible]

十一月十七日收

民人趙俊英買

詩經傳說彙纂一部 價銀四兩八錢三分

綱目續編三部 每部價銀二錢五分 共合銀七錢五分

以上共賣書四部共合銀五兩五錢八分

連上共存銀一百零九兩二錢三分九厘

武英殿總管事務武備院卿銜六庫郎中恩 十一月廿一

武英殿總管事務武備院卿銜郎中松 十一月廿一

正監造延 十一月廿一

副監造景 十一月廿一

委署主事常 十一月廿一

六品庫掌文 十一月廿一

十二月廿三日收

惠郡王買

悅心集三部 每部價銀二錢八分 合銀八錢四分

小學集註三部 每部價銀三錢九分 共合銀一兩一錢七分

人臣儆心錄一部 價銀七分

欽定清漢文對音字式一部 價銀一錢九分

巡幸盛京詩一部 價銀一錢五分

滿洲源流考一部 價銀一兩二錢九分九厘

日下舊聞考二部 每部價銀六兩七錢二分二厘 共合銀十三兩四錢四分四厘

合璧詩經一部 價銀九錢二分

御選古文淵鑑一部 價銀五兩二錢七分一厘

以上共賣書十四部共合銀二十三兩八錢五分四厘

連上共存銀一百三十三兩零九分三厘

十二月二十三日發

為恭社 慕東陵神牌過珠應領帮貼銀十九兩二錢

下存銀一百十三兩八錢九分三厘

武英殿總管事務武備院卿銜六庫郎中恩 十二月廿三

武英殿總管事務武備院卿銜郎中松 十二月廿三

正監造延 十二月廿三

副監造景 十二月廿三

委署主事常 十二月廿三

六品庫掌文 十二月廿三

同治七年　月二十九日收

惇王爺買

御製詩初集 每部價銀二兩一錢六分 五部合銀十兩零八錢

二集 每部價銀四兩四錢七分 五部合銀二十二兩三錢五分

三集 每部價銀五兩八錢七分 五部合銀二十九兩三錢五分

四集 每部價銀六兩一錢四分 五部合銀三十兩零七錢

五集 每部價銀六兩四錢七分 五部合銀三十二兩三錢五分

御製文初集 每部價銀九錢三分 五部合銀四兩六錢五分

二集 每部價銀一兩 五部合銀五兩

詩文餘集 每部價銀一兩四錢五分 五部合銀七兩二錢五分

以上乾隆年

御製詩初集 每部價銀二兩八錢 五部合銀十四兩

二集 每部價銀四兩四錢九分 五部合銀二十二兩四錢五分

三集 每部價銀三兩五錢八分 二部合銀七兩一錢六分

御製文初集 每部價銀三錢七分 五部合銀一兩八錢五分

二集 每部價銀七錢六分 五部合銀三兩八錢

御製詩補珍詩初集 每部價銀一兩七錢四分 五部合銀八兩七錢

補珍文初集 每部價銀二錢五分 五部合銀一兩二錢五分

以上嘉慶年

初集 每部價銀一兩五錢二分 五部合銀七兩六錢

文初集 每部價銀五錢四分 五部合銀二兩七錢

詩文餘集 每部價銀七錢 五部合銀三兩五錢

以上道光年

御製詩文全集 每部價銀八錢五分 五部合銀四兩二錢五分

咸豐年

御製幸盛京詩 每部價銀一錢五分 五部合銀七錢五分

道光年

以上共賣書九十七部共合銀二百二十兩零四錢六分

連上共存銀三百三十四兩三錢五分三厘

武英殿總管事務武備院卿銜六庫郎中恩 八月初二

武英殿總管事務武備院卿銜郎中松 八月初二

正監造延 八月初二

副監造景 八月初二

委署主事常 八月初二

六品庫掌文 八月初二日

十一月十三日收

惠郡王買

御製詩文餘集 乾隆 每部價銀一兩四錢五分 二部合銀二兩九錢

詩初集 道光 每部價銀一兩五錢二分 二部合銀三兩零四分

文初集 道光 每部價銀五錢四分 二部合銀一兩零八分

詩文餘集 道光 每部價銀七錢 二部合銀一兩四錢

詩文全集 咸豐 每部價銀八錢五分 二部合銀一兩七錢

副內管領吉純買

四庫全書總目一部 價銀十六兩六分

駢字類編一部 價銀四十一兩一錢二分

日下舊聞一部 價銀六兩七錢二分

周書一部 價銀一兩四錢

以上共賣書十四部合銀七十五兩四錢二分

連上共存銀四百零九兩七錢七分三厘

武英殿總管事務武備院卿銜六庫郎中恩 十一月十七

武英殿總管事務武備院卿銜郎中松 服

正監造延 十一月十七

副監造景 十一月十七

委署主事常 十一月十七

六品庫掌文 十一月十七

十一月二十六日收

孚郡王買

袖珍古文淵鑑一部 價銀五兩二錢七分

清文人臣儆心錄一部 價銀七分

嗣統述聖詩一部 價銀二錢四分

全史詩二部 每部價銀四錢三分 共合銀八錢六分

悅心集一部 價銀二錢八分

對音字式一部 價銀一錢九分

詩經一部 價銀七錢六分

書經一部 價銀六錢六分

易經一部 價銀四錢五分

禮記一部 價銀一兩六錢六分

春秋一部 價銀一兩一錢

武 武

左傳讀本一部 價銀三兩八錢五分

分類字錦一部 價銀八兩二錢七分

皇朝詞林典故一部 價銀四兩八錢六分

詞林典故一部 價銀八錢八分

三合切音清文鑑一部 價銀四兩八錢六分

綱目續編一部 價銀二錢五分

以上賣書十八部共合銀三十三兩八錢一分

連上共存銀四百四十三兩五錢八分三厘

武英殿總管事務武備院卿銜六庫郎中恩 十一月廿九

武英殿總管事務武備院卿銜郎中松 服

正監造延 十一月廿九

副監造景 十一月廿九

委署主事常 十一月廿九

六品庫掌文 十一月廿九

十一月二十六日收

副內管領吉純買

詞林典故一部 價銀八錢八分

日下舊聞考一部 價銀六兩七錢二分

史記一部 價銀七兩一錢二分

綱目續編一部 價銀二錢五分

四庫全書總目一部 價銀十六兩零六分

周易註疏一部 價銀五錢二分

書經註疏一部 價銀一兩三錢二分

詩經註疏一部 價銀二兩八錢三分

公羊註疏一部 價銀一兩五錢八分

穀梁註疏一部 價銀九錢八分

周禮註疏一部 價銀二兩三錢七分

儀禮註疏一部 價銀一兩八錢七分

禮記註疏一部 價銀三兩四錢八分

孟子註疏一部 價銀九錢九分

左傳註疏一部 價銀三兩八錢四分

以上賣書十五部共合銀五十兩零八錢一分

連上共存銀四百九十四兩三錢九分三厘

武英殿總管事務武備院卿銜六庫郎中恩 十一月廿九

武英殿總管事務武備院卿銜郎中松 服

正監 造延 十一月廿九

副監 造景 十一月廿九

委署主事常 十一月廿九

六品庫掌文 十一月廿九

十二月初一日收

惠郡王買

御製詩初集一部 價銀二兩一錢六分

二集一部 價銀四兩四錢七分

三集一部 價銀五兩八錢七分

四集一部 價銀六兩一錢四分

五集一部 價銀六兩四錢七分

御製文二集一部 價銀一兩 以上乾隆年

御製文初集二部 每部價銀三錢七分 共合銀七錢四分

二集一部 價銀七錢六分 以上嘉慶年

以上賣書九部共合銀二十七兩六錢一分

連上共存銀五百二十二兩零三厘

武英殿總管事務武備院卿銜六庫郎中恩 十二月初三

武英殿總管事務武備院卿銜郎中松 服

正監 造延 十二月初三

副監 造景 十二月初七

委署主事常 十二月初三

六品庫掌文 十二月初二

十二月十三日收

禮部主事延茂買

醫宗金鑑一部 價銀九兩四錢九分

袖珍易經二部 每部價銀一錢三分 二部合銀二錢六分

提調處協修吳元炳買

史記三部 每部價銀七兩一錢二分 共合銀二十一兩三錢六分

前漢二部 每部價銀八兩六錢七分 共合銀十七兩三錢四分

後漢二部 每部價銀六兩五錢一分 共合銀十三兩零二分

三國志二部 每部價銀三兩九錢四分 共合銀七兩八錢八分

韻府拾遺一部 價銀四兩五錢

駢字類編一部 價銀四十兩一錢二分

日下舊聞考一部 價銀六兩七錢二分

皇清職貢圖一部 價銀一兩八錢六分

悅心集一部 價銀二錢八分

聖諭廣訓一部 價銀二錢 漢文

以上共賣書十八部共合銀一百二十四兩零三分

連上共存銀六百四十六兩零三分三厘

武英殿總管事務武備院卿銜六庫郎中恩 十二月十七

武英殿總管事務武備院卿銜郎中松 服

正　監　造延 十二月十七

副　監　造景 十二月十七

委署主　事常 十二月十七

六品庫　掌文 十二月十七

十二月二十三日收

民人趙冀名買

史記二部 每部價銀七兩一錢二分 共合銀十四兩二錢四分

前漢二部 每部價銀八兩六錢七分 共合銀十七兩三錢四分

後漢二部 每部價銀六兩五錢一分 共合銀十三兩二分

三國志二部 每部價銀三兩九錢四分 共合銀七兩八錢八分

晉書一部 價銀八兩四錢一分

宋書一部 價銀六兩一錢八分

南齊一部 價銀二兩四錢二分

北齊一部 價銀一兩六錢五分

梁書一部 價銀二兩一錢五分

陳書一部 價銀一兩九錢

周書一部 價銀一兩九錢四分

南史二部 每部價銀四兩八錢四分 共合銀九兩六錢八分

北史二部 每部價銀七兩六錢九分 共合銀十五兩三錢八分

魏書一部 價銀七兩八錢九分

隋書一部 價銀五兩五錢八分

五代史一部 價銀二兩三錢

舊唐書二部 每部價銀十四兩六錢 共合銀二十九兩二錢

唐書一部 價銀十三兩九錢四分

宋史一部 價銀三十兩七錢一分

明史一部 價銀十九兩八錢五分

遼史一部 價銀四兩二錢三分

金史一部 價銀七兩九錢四分

元史一部 價銀十三兩八錢八分

三史語解一部 價銀二兩五錢四分

續三通一部 價銀五十四兩三錢六分

詩經一部 價銀七錢六分

書經一部 價銀六錢六分

易經一部 價銀四錢五分

禮記一部 價銀一兩六錢六分

春秋一部 價銀一兩一錢

三國志一部 價銀三兩九錢四分

日下舊聞考一部 價銀六兩七錢二分

以上共賣書三十九部共合銀三百零九兩九錢

連上共存銀九百五十五兩九錢三分三厘

武英殿總管事務武備院卿銜六庫郎中恩 （十二月廿六日）

武英殿總管事務武備院卿銜郎中松 假

正監造廷 （十二月廿六日）

副監造景 （十二月廿六日）

委署主事常 （十二月廿六日）

六品庫掌文 （十二月廿六日）

同治八年二月初七日收

副內管領吉純買

小學集註一部 價銀三錢九分

悅心集一部 價銀二錢八分

韻府拾遺一部 價銀四兩五錢

醫宗金鑑一部 價銀九兩四錢九分

駢字類編一部　價銀四十二兩一錢二分
詩經一部　價銀七錢六分
書經一部　價銀六錢七分
易經一部　價銀四錢五分
禮記一部　價銀一兩六錢六分
春秋一部　價銀一兩一錢
孟子註疏一部　價銀九錢九分
左傳讀本一部　價銀三兩一錢五分
詩經傳說彙纂一部　價銀四兩八錢二分
遼史一部　價銀四兩二錢三分
金史一部　價銀七兩九錢四分
元史一部　價銀十三兩八錢八分
三史語解一部　價銀二兩五錢四分
重修前漢一部　價銀八兩六錢七分
重修後漢一部　價銀六兩五錢七分
重修三國志一部　價銀三兩九錢四分

重修晉書一部　價銀八兩四錢一分
重修宋書一部　價銀六兩一錢八分
重修南齊一部　價銀二兩四錢二分
重修北齊一部　價銀一兩六錢五分
重修梁書一部　價銀二兩一錢五分
重修陳書一部　價銀一兩九錢
重修周書一部　價銀一兩九錢四分
重修南史一部　價銀四兩八錢四分
重修北史一部　價銀七兩六錢九分
重修魏書一部　價銀七兩八錢九分
重修隋書一部　價銀五兩五錢八分
重修五代史一部　價銀二兩三錢
重修唐書一部　價銀十三兩九錢四分
重修舊唐書一部　價銀十四兩六錢
重修宋史一部　價銀三十兩七錢一分
重修明史一部　價銀十九兩八錢五分

朱仁甫買

滿洲源流考一部 價銀一兩八錢

續三通二部 每部價銀五十四兩三錢六分 共合銀一百零八兩七錢二分

韻府拾遺二部 每部價銀四兩五錢 共合銀九兩

聖諭廣訓蒙古文二部 每部價銀八錢 共合銀一兩六錢

避暑山莊詩清文二部 每部價銀一錢三分 共合銀二錢六分

合璧四書一部 價銀八錢九分

合璧易經一部 價銀六錢八分

合璧禮記一部 價銀一兩八錢四分

合璧春秋一部 價銀六兩七錢八分

康熙字典三部 每部價銀八兩二錢七分 共合銀二十四兩八錢一分

駢字類編一部 價銀四十一兩一錢二分

重修三國志一部 價銀三兩九錢四分

以上共賣書五十四部共合銀四百五十兩零六錢七分

連上共存銀一千四百零六兩六錢零三厘

武

英殿總管事務武備院卿銜六庫郎中恩

武

英殿總管事務武備院卿銜郎中松

正監造延

副監造景

委署主事常

六品庫掌文

同治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收

副內管領吉純買

小學集註一部 價銀三錢九分

悅心集一部 價銀二錢八分

韻府拾遺一部 價銀四兩五錢

重修唐書一部 價銀十三兩九錢四分

重修舊唐書一部 價銀十四兩六錢

重修明史一部 價銀十九兩八錢五分

重修三國志一部 價銀三兩九錢四分

春秋一部 價銀一兩一錢

禮記一部 價銀一兩六錢六分

易經一部 價銀四錢五分
書經一部 價銀六錢六分
四庫全書總目一部 價銀十六兩叁錢六分
醫宗金鑑一部 價銀九兩四錢九分
駢字類編一部 價銀四十一兩一錢二分
皇清職貢圖二部 每部價銀一兩八錢五分 共合銀三兩七錢
舊南史二部 每部價銀三兩四錢五分 共合銀六兩九錢
舊北史二部 每部價銀五兩五錢一分 共合銀十一兩零二分
舊宋史一部 價銀二十一兩七錢七分
數理精蘊一部 價銀四兩二錢八分
以上共賣書二十二部共合銀一百七十五兩七錢一分
連上共存銀一千五百八十二兩三錢一分三厘
武英殿總管事務武備院卿銜六庫郎中恩 二月廿八
武英殿總管事務武備院卿銜郎中松 二月廿八
正監造延 二月廿八
副監造景 二月廿八

委署主事常 二月廿八
六品庫掌文 二月廿八
四月初五日收
措配匠趙俊英買
四庫全書總目二部 每部價銀十六兩六分 共合銀三十二兩一錢二分
韻府拾遺五部 每部價銀四兩五錢 共合銀二十二兩五錢
三國志三部 每部價銀三兩九錢四分 共合銀十一兩八錢二分
康熙字典二部 每部價銀八兩二錢七分 共合銀十六兩五錢四分
重修史記一部 價銀一兩一錢二分
駢字類編一部 價銀四十一兩一錢二分
漢文性理精義一部 價銀五錢七分
分類字錦一部 價銀八兩二錢七分
小學集註一部 價銀三錢九分
重修前漢一部 價銀八兩六錢七分
重修後漢一部 價銀六兩五錢一分
三元甲子三部 每部價銀五錢七分 共合銀一兩七錢一分

武 武

職官表一部 價銀五兩六錢五分

以上共賣書二十四部共合銀一百六十二兩九錢九分

連上共存銀一千七百四十五兩三錢零三厘

英殿總管事務武備院卿衔六庫郎中恩 四月初九

英殿總管事務武備院卿衔郎中松 四月初九

正監造延 四月初九

副監造景 四月初九

委署主事常 四月初九

六品庫掌文 四月初九

六月初一日收

趙俊英買

韻府拾遺三部 每部價銀四兩五錢 共合銀十三兩五錢

職官表五部 每部價銀五兩六錢五分 共合銀二十八兩二錢五分

重修史記三部 每部價銀七兩一錢二分 共合銀二十一兩三錢六分

重修三國志三部 每部價銀三兩九錢四分 共合銀十一兩八錢二分

重修舊唐書一部 價銀十四兩六錢

重修前漢一部 價銀八兩六錢七分

重修後漢一部 價銀六兩五錢一分

職貢圖五部 每部價銀一兩八錢五分 共合銀九兩二錢五分

日下舊聞考一部 價銀六兩七錢二分

吳元炳買

續三通一部 價銀五十四兩三錢六分

四庫全書總目二部 每部價銀十六兩六分 共合銀三十二兩一錢二分

詩經二部 每部價銀七錢六分 共合銀一兩五錢二分

書經三部 每部價銀六錢六分 共合銀一兩九錢八分

易經二部 每部價銀四錢五分 共合銀九錢

子史精華二部 每部價銀五兩五錢四分 共合銀十一兩零八分

開國方畧一部 價銀四兩五錢八分

供事侯邦興買

舊千叟宴詩一部 價銀三錢三分

合璧四書一部 價銀九錢九分

清漢合撰一部 價銀一錢

全史詩一部　價銀四錢三分
詞林典故一部　價銀八錢八分
小學集註一部　價銀三錢九分
民人葉保清買
對音字式一部　價銀一錢九分
宋板五經一部　價銀七兩二錢七分
三元甲子一部　價銀五錢七分
駢字類編一部　價銀四十二兩一錢二分
悅心集一部　價銀二錢八分
左傳讀本二部　每部價銀三兩一錢二分　共合銀六兩三錢
醫宗金鑑一部　價銀九兩四錢九分
以上共賣書五十部共合銀二百九十五兩五錢六分
連上共存銀二千四百兩零八錢五分三厘
武英殿總管事務武備院卿銜六庫郎中恩　六月初三
武英殿總管事務武備院卿銜郎中松　六月初三
正監造延　六月初三
副監造景　六月初三
委署主事常　六月初三
六品庫掌文　六月初三
六月十八日收
朱仁甫買
重修史記二部　每部價銀七兩一錢二分　合銀十四兩二錢四分
重修前漢二部　每部價銀八兩六錢七分　合銀十七兩三錢四分
重修後漢二部　每部價銀六兩五錢一分　合銀十三兩二分
重修三國志四部　每部價銀三兩九錢四分　合銀十五兩七錢六分
重修五代史三部　每部價銀二兩三錢　合銀六兩九錢
舊北史二部　每部價銀五兩五錢一分　合銀十一兩二分
職官表二部　每部價銀五兩六錢五分　合銀十一兩三錢
周易本義二部　每部價銀二錢七分　合銀五錢四分
悅心集二部　每部價銀二錢八分　合銀五錢六分
三合切音清文鑑四部　每部價銀四兩八錢六分　合銀十九兩四錢四分
萬年書三部　每部價銀五錢七分　合銀一兩七錢一分

武　武

供事蔣錫周買

重修五代史一部　價銀二兩三錢

全史詩一部　價銀四錢三分

小學集註二部　每部價銀三錢九分 合銀七錢八分

四庫全書總目二部　每部價銀十六兩六分 合銀三十二兩一錢二分

漢文五經二部　每部價銀四兩六錢三分 合銀九兩二錢六分

以上共賣書三十六部共合銀一百五十六兩七錢二分

連上共存銀二千一百九十七兩五錢五分三厘

英殿總管事務武備院卿銜六庫郎中恩

英殿總管事務武備院卿銜郎中松

正監造延

副監造景

委署主事常

六品庫掌文

月　日收

為民人王治買

武　武

續三通一部　價銀五十四兩三錢六分

駢字類編一部　價銀四十一兩一錢二分

筆帖式王恒買

御製詩文全集二部　每部價銀八錢五分 合銀一兩七錢

聖諭廣訓清漢文各二部　每部價銀四錢一分 合銀一兩六錢四分

御選唐詩二部　每部價銀四兩七錢五分 合銀九兩五錢

職貢圖二部　每部價銀一兩八錢五分 合銀三兩七錢

以上共賣書十二部共合銀一百十二兩零二分

連以共存銀二千三百零九兩五錢七分三厘

英殿護軍參領銜銀庫郎中慶

英殿四品銜磁庫員外郎春

正監造

副監造常

委署主事

六品庫掌文

月　日發

武 武

為修理借用 校勘處房間應領工料銀一百二十三兩一
下存銀二千一百七十六兩五錢七分三厘
英殿護軍參領銜銀庫郎中慶 八月廿八日
英殿四品銜磁庫員外郎春 八月廿八日
正 監 造常 八月廿八日
副 監 造
委 署 主 事祥
六 品 庫 掌文

武 武

月 日發
為發給做書作成做本案等項應領工價銀五十六兩四錢五分
下存銀二千一百二十兩零一錢二分三厘
英殿護軍參領銜銀庫郎中慶 九月十三日
英殿四品銜磁庫員外郎春 九月十三日
正 監 造常 九月十三日
副 監 造
委 署 主 事祥 九月十二日

六 品 庫 掌文 九月十三日
同治九年 月 日收
侍郎潘 買
四庫全書總目二部 每部價銀十六兩六分 共合銀三十二兩一錢二分
連上共存銀二千一百五十二兩二錢四分三厘

武 武

月 日發
為發給刷印通行 聖諭十六條附律易解應領工料銀十九兩九錢五分九厘
下存銀二千一百三十二兩二錢八分四厘
英殿武備院卿銜銀庫郎中慶 四月初二日
英殿護軍參領銜磁庫員外郎春 三月卅日
正 監 造常 三月卅日
副 監 造文 三月卅日
委 署 主 事祥 三月卅日
六 品 庫 掌松 三月卅日
同治九年五月 日呈明提出銀貳千壹百兩 撥入專款項下
下存銀叁拾貳兩貳錢捌分肆厘

武英殿武備院卿銜銀庫郎中慶 五月初八
武英殿護軍參領銜磁庫員外郎春 五月初三日
正監造常 五月初三日
副監造文 五月初三日
委署主事祥 五月初三日
六品庫掌松 五月初三日

月 日收

為郎中慶 買

四庫全書總目一部 價銀十六兩六分
朱子全書一部 價銀五兩五分
韻府拾遺一部 價銀四兩五錢
康熙字典一部 價銀八兩二錢七分
養正書屋全集定本一部 價銀三兩五錢三分
日下舊聞考一部 價銀六兩七錢三分

以上共賣書六部 共合銀四十四兩一錢四分
連上共存銀七十六兩四錢二分四厘

武英殿武備院卿銜銀庫郎中慶 五月廿三日
武英殿護軍參領銜磁庫員外郎春 五月廿一日
正監造常 五月廿一日
副監造文 五月廿一日
委署主事祥 五月廿一日
六品庫掌松

月 日收

員外郎春 買

駢字類編二部 每部價銀四十一兩一錢二分 共合銀八十二兩二錢四分
朱子全書二部 每部價銀五兩五分 共合銀十兩一錢
三國志一部 價銀三兩九錢四分
滿漢聖諭廣訓五部 每部價銀九錢八分 共合銀四兩九錢
韻府拾遺二部 每部價銀四兩五錢 共合銀九兩
御選唐詩四部 每部價銀四兩七錢五分 共合銀十九兩
日下舊聞考一部 價銀六兩七錢三分

以上共賣書十七部共合銀一百三十五兩九錢一分

武 武　　孚

連上共存銀二百十二兩三錢三分四厘

英殿武備院卿銜銀庫郎中慶　七月廿五

英殿護軍參領銜磁庫員外郎春　七月廿五日

正　監　造常　七月廿三日

副　監　造文　七月廿三日

委　署　主　事祥　七月廿三日

六　品　庫　掌松　七月廿三日

月　日收

郡王買

開國方畧一部　銀四兩五錢八分

清文避暑山莊詩一部　銀一錢三分

袖珍古文淵鑑一部　銀五兩二錢八分

民人香茂買

日下舊聞考一部　銀六兩七錢三分

韻府拾遺一部　銀四兩五錢

御選唐詩三部　每部價銀四兩七錢五分　合銀十四兩二錢五分

朱子全書二部　每部價銀五兩五分　合銀十兩一錢

員外郎春　買

日下舊聞考二部　每部價銀六兩七錢三分　合銀十三兩四錢六分

駢字類編二部　每部價銀四十一兩　合銀八十二兩

韻府拾遺一部　銀四兩五錢

朱子全書一部　銀五兩五分

供事石敬安買

聖諭十六條附律易解三部　每部價銀一錢五分　合銀四錢五分

重修舊唐書二部　每部價銀十四兩六錢一分　合銀二十九兩二錢二分

韻府拾遺六部　每部價銀四兩五錢　合銀二十七兩

重修史記二部　每部價銀七兩一錢三分　合銀十四兩二錢六分

重修前漢一部　銀八兩六錢八分

重修後漢一部　銀六兩五錢一分

周易本義五部　每部價銀二錢六分　合銀一兩三錢

御選唐詩二部　每部價銀四兩七錢五分　合銀九兩五錢

職貢圖一部　銀一兩八錢六分

日下舊聞考一部 銀六兩七錢三分
職官表一部 銀五兩六錢五分
詩經二部 每部價銀七錢七分 合銀一兩四錢四分
以上共買書四十三部 共合銀二百六十三兩一錢八分
連上共存銀四百七十五兩五錢一分四厘
月 日發
為發給挪運通行庫書籍並修理房間應領銀四十一兩八錢二分
下存銀四百三十三兩七錢一分四厘

武英殿武備院卿銜銀庫郎中慶 十一月初一日
武英殿護軍參領銜磁庫員外郎春 十一月初一日
正 監 造常 十一月初一日
副 監 造文 十一月初一日
委署主事連 十一月初一日
六品庫掌松 十一月初一日
十二月十五日收
恭辦
聖訓專款項下銀陸拾貳兩貳錢貳分伍釐柒毫柒絲

郎中慶 買
駢字類編一部 銀四十一兩
重修史記一部 銀七兩一錢二分
重修前漢一部 銀八兩六錢七分
重修後漢一部 銀六兩五錢一分
重修晉書一部 銀八兩四錢一分
重修宋書一部 銀六兩一錢八分
重修南齊一部 銀二兩四錢二分
重修北齊一部 銀一兩六錢五分
重修梁書一部 銀二兩一錢五分
重修陳書一部 銀一兩九錢
重修周書一部 銀一兩九錢四分
重修南史一部 銀四兩八錢四分
重修北史一部 銀七兩六錢九分
重修魏書一部 銀七兩八錢九分
重修隋書一部 銀五兩五錢八分

重修五代史一部 銀二兩三錢
重修舊唐書一部 銀十四兩六錢
重修唐書一部 銀十三兩九錢四分
重修宋史一部 銀三十兩七錢一分
重修明史一部 銀十九兩八錢五分
遼史一部 銀四兩二錢三分
金史一部 銀七兩九錢四分
元史一部 銀十三兩八錢八分
三史語解一部 銀二兩五錢四分
員外郎春 買
重修史記一部 銀七兩一錢二分
遼史一部 銀四兩二錢三分
金史一部 銀七兩九錢四分
元史一部 銀十三兩八錢八分
員外郎世勳買
開國方畧一部 銀四兩五錢八分

左傳註疏一部 銀三兩八錢四分
左傳讀本一部 銀三兩一錢五分
恩甲信貴買
康熙字典一部 銀八兩二錢七分
三元甲子一部 銀五錢七分
周易本義一部 銀二錢五分
以上共賣書三十四部 共合銀二百七十七兩七錢七分
連上共存銀七百七十三兩七錢零九釐七毫七絲
武英殿武備院卿銜銀庫郎中慶 十二月十七
武英殿護軍參領銜磁庫員外郎春 十二月十七
正 監 造常 十二月十五
副 監 造文 十二月十五日
委 署 主 事連 十二月十五
六 品 庫 掌松 十二月廿日
月 日收
為民人喬茂買

武　武

日下舊聞考一部　價銀六兩七錢三分

御選唐詩五部　每部價銀四兩七錢五分　合銀二十三兩七錢五分

韻府拾遺二部　每部價銀四兩五錢　合銀九兩

以上共買書八部共合銀三十九兩四錢八分

連上共存銀八百十三兩一錢八分九厘七毫七絲

英殿武備院卿銜銀庫郎中慶　十二月廿六

英殿護軍參領銜磁庫員外郎春　十二月卅日

正　監　造常　十二月廿日

副　監　造文　十二月廿一

委　署　主　事連　十二月廿日

六　品　庫　掌松　十二月廿一

月　日收

員外郎春　買

三史語解一部　銀二兩五錢四分

日下舊聞考一部　銀六兩七錢三分

御選唐詩一部　銀四兩七錢五分

武　武

職貢圖一部　銀一兩八錢六分

以上共賣書四部共合銀十五兩八錢八分

連上共存銀八百二十九兩六分九厘七毫七絲

英殿武備院卿銜銀庫郎中慶　十二月廿六

英殿護軍參領銜磁庫員外郎春　十二月廿六

正　監　造常　十二月廿六

副　監　造文　十二月廿六日

委　署　主　事連　十二月卅日

六　品　庫　掌松

同治十年二月　日收

員外郎春　買

御選唐詩七部　每部價銀四兩七錢五分　合銀三十三兩二錢五分

周易本義四部　每部價銀二錢六分　合銀一兩零四分

合璧禮記二部　每部價銀一兩八錢四分　合銀三兩六錢八分

合璧春秋一部　價銀六兩七錢八分

滿洲源流考一部　價銀一兩七錢八分

武

聖諭廣訓 滿蒙漢五部 每部價銀一兩二錢三分 合銀六兩一錢五分

日下舊聞考二部 每部價銀六兩七錢二分 合銀十三兩四錢四分

晉書一部 價銀八兩四錢一分

朱子全書一部 價銀五兩零四分

以上共賣書二十四部共合銀七十九兩五錢八分

連上共存銀九百零八兩六錢四分九厘七毫四絲

武

英殿武備院卿銜銀庫郎中慶 二月十二

英殿護軍參領銜緞庫員外郎春 二月十三日

正監 造常 二月十二

副監 造文 二月十二日

委署主事連 二月十二

六品庫掌松

月 日收

侍郎胡肇智買

史記一部 價銀六兩一錢二分

明史一部 價銀十九兩八錢七分

武

御選唐詩四部 每部價銀四兩五錢 合銀十九兩

宋史一部 價銀三十兩七錢一分

朱子全書三部 每部價銀五兩五分 合銀十五兩一錢五分

職官表一部 價銀五兩六錢五分

前漢一部 價銀八兩六錢七分

後漢一部 價銀六兩五錢一分

悅心集二部 每部價銀二錢八分 合銀五錢六分

以上共賣書十五部共合銀一百十三兩二錢二分

連上共存銀一千零二十一兩八錢六分九厘七毫七絲

武

英殿武備院卿銜銀庫郎中慶 二月廿九

英殿護軍參領銜緞庫員外郎春 二月廿八

正監 造常 二月廿八

副監 造文 二月廿八

委署主事連 二月廿八

六品庫掌松

月 日收

員外郎春買

重修魏書一部 價銀七兩八錢九分
重修唐書一部 價銀十三兩九錢四分
重修舊唐書一部 價銀十四兩六錢
重修陳書一部 價銀一兩九錢
重修隋書一部 價銀五兩五錢八分
南史一部 價銀四兩八錢四分
北史一部 價銀七兩六錢九分
五代史一部 價銀二兩三錢

以上共賣書八部共合銀伍拾捌兩柒錢肆分
連上共存銀壹千零捌拾兩陸錢玖釐柒毫柒絲

武英殿武備院卿銜銀庫郎中慶 差
武英殿護軍叅領銜磁庫員外郎春
正監造常
副監造松
委署主事連
六品庫掌文

月 日收
朱仁甫買
詩經註疏一部 價銀二兩八錢三分
書經註疏一部 價銀一兩三錢二分
禮記註疏一部 價銀三兩四錢八分
明史一部 價銀十九兩八錢五分

以上共賣書四部共合銀貳拾柒兩肆錢捌分
連上共存銀壹千壹百零捌兩捌分玖厘柒毫柒絲

武英殿武備院卿銜銀庫郎中慶 差
武英殿護軍叅領銜磁庫員外郎春
正監造常
副監造松
委署主事連
六品庫掌文
月 日收
員外郎春

前漢一部 銀八兩六錢七分
後漢一部 銀六兩五錢一分
南齊一部 銀二兩四錢二分
北齊一部 銀一兩六錢五分
梁書一部 銀二兩一錢五分
周書一部 銀一兩九錢四分
宋書一部 銀六兩一錢八分
晉書一部 銀八兩四錢一分
宋史一部 銀三十兩七錢一分
明史一部 銀十九兩八錢五分
合璧春秋一部 銀六兩四錢八分
合璧禮記一部 銀一兩八錢四分
日下舊聞考二部 每部銀六兩七錢三分 合銀十三兩四錢六分
職貢圖四部 每部銀一兩八錢五分 合銀七兩四錢
醫宗金鑑一部 銀九兩四錢九分
御選唐詩二部 每部銀四兩七錢五分 合銀九兩五錢

滿蒙聖諭廣訓五部 每部銀八分一厘 合銀四錢五厘
揩配匠祁金垣買
御選唐詩五部 每部銀四兩七錢五分 合銀二十三兩七錢五分
栢唐阿舒凌買
遼史一部 銀四兩二錢四分
金史一部 銀七兩九錢四分
元史一部 銀十三兩八錢八分
三史語解一部 銀二兩五錢四分
以上共賣書三十五部合銀一百九十三兩三錢六分
連前共存銀一千三百零一兩四錢四分九厘七毫七絲
武英殿武備院卿銜銀庫郎中慶 差
武英殿護軍參領銜廣庫員外郎春 十一月廿九
正 監 造常 十一月廿九
副 監 造松 十一月廿九
委 署 主 事連 十一月廿九
六 品 庫 掌文 十一月廿九

月 日收

員外郎札 買

四庫全書總目一部 銀十六兩六分

醫宗金鑑二部 每部九兩四錢九分 合銀十八兩九錢八分

皇清職貢圖一部 銀一兩八錢六分

民人喬茂買

醫宗金鑑一部 銀九兩四錢九分

朱子全書二部 每部五兩五分 合銀十兩一錢

御選唐詩二部 每部四兩七錢五分 合銀九兩五錢

三元甲子二部 每部五錢七分 合銀一兩一錢四分

以上共賣書十一部價銀六十七兩一錢三分

連前共存銀一千三百七十八兩五錢七分九厘七毫七絲

武英殿武備院卿銜銀庫郎中慶 差

武英殿護軍參領銜磁庫員外郎春 十二月廿五日

正監造常 十二月廿五

副監造松 十二月廿五日

委署主事連 十二月廿五

六品庫掌文 十二月廿五

月 日收

主事延 買

四庫全書總目一部 價銀十六兩六分

民人喬茂買

日下舊聞考一部 價銀六兩七錢二分

康熙字典二部 每部八兩二錢七分 合銀十六兩五錢四分

唐書一部 價銀十兩八分

以上賣書五部共合銀四十九兩四錢

連前共存銀一千四百二十七兩九錢七分九厘七毫七絲

武英殿武備院卿銜銀庫郎中慶 差

武英殿護軍參領銜磁庫員外郎春 十二月廿五

正監造常 十二月廿五

副監造松 十二月廿五

委署主事連 十二月廿五

六品庫掌文 二月廿九日

月　日發

為發給修理本處房間應領銀九十四兩六錢

下存銀一千三百二十三兩三錢七分九厘七毫七絲

武英殿武備院卿銜銀庫郎中慶　差

武英殿護軍叅領銜磁庫員外郎春 三月廿五日

正監造常 三月廿五

副監造松 三月廿五日

委署主事連 三月廿五

六品庫掌文 三月廿五

月　日發

為發給進內鈎描刊刻刷印活計應領銀三百七十二兩一錢

下存銀九百五十一兩二錢七分九厘七毫七絲

武英殿武備院卿銜銀庫郎中慶　差

武英殿賞換花翎四品頂戴衣庫員外郎文 十二月十三

正監造常 十二月十六

副監造松 十二月十二日

委署主事連 十二月十二

六品庫掌文 十二月十六日

月　日發

為發給由借用實録館房間移回本殿應領拈夫銀九十八兩

下存銀八百五十三兩二錢七分九厘七毫七絲

武英殿總管事務武備院卿銜銀庫郎中慶　差

武英殿總管事務賞換花翎四品頂戴衣庫員外郎文　差

武英殿總管事務武備院卿銜即補道廣儲司總理六庫事務郎中遇 五月初三

武英殿總管事務武備院卿銜前候選知府候補郎中松 五月初三

正監造常 五月初三

副監造松 五月初三日

委署主事連 五月初三

六品庫掌文 五月初三日

月　日發

為恭往慕陵等處神牌過硃應領幇貼銀七十二兩五錢

下存銀七百八十兩七錢七分九厘七毫七絲

武英殿總管事務武備院卿銜銀庫郎中慶 差

武英殿總管事務賞換花翎四品頂戴衣庫員外郎文 差

武英殿總管事務武備院卿銜郎補道監督司總理六庫事務郎中恩 七月廿七

武英殿總管事務武備院卿銜前候選知府候補郎中松 七月廿六

正監造常 七月廿六

副監造松 七月廿六日

委署主事運 十一月廿六

六品庫掌文 十一月廿六

光緒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收

謨公爺認買

御製文二集 乾隆 一部 價銀一兩

御製詩文餘集 乾隆 一部 價銀一兩五錢四分

以上賣書二部共合銀二兩五錢四分

連上共存銀七百八十二兩三錢一分九厘七毫七絲

武英殿總管事務武備院卿銜郎補道監督司總理六庫事務郎中恩 十二月廿二

武英殿總管事務護軍參領銜銀庫員外郎增 十二月廿四

正監造文 十二月廿四

副監造寶 十二月二十三日

委署主事百 十二月廿二

六品庫掌克 十二月廿三

月 日發

為發給前往東陵俗差官員匠役應領幫貼銀拾兩捌錢

共存銀七百七十二兩五錢一分九厘七毫七絲

武英殿總管事務武備院卿銜郎補道監督司總理六庫事務郎中恩 正月廿九

武英殿總管事務護軍參領銜銀庫員外郎增 正月廿四

正監造文 正月廿四

副監造寶 正月十二日

委署主事百 正月十三

六品庫掌克 正月十二

月 日發

為恭往惠陵神牌過殊應領幫貼銀三十四八錢

下存銀七百三十七兩七錢七分九厘七毫七絲

武英殿總管事務賞戴花翎武備院卿銜即補道廣儲司總理六庫事務郎中恩 五月十六

武英殿總管事務花翎三院卿銜銀庫員外郎增 五月十六

正監造文 五月十六

副監造寶 五月十六

委署主事百 五月十六

六品庫掌克 五月十六

光緒五年六月　日收

內務府筆帖式王森等認買

皇清職貢圖八部 每部價銀一兩八錢五分 合銀十四兩八錢

皇清文穎續編一部 價銀二十二兩四錢六分

聖諭廣訓 滿蒙文 三部 每部價銀八錢 合銀二兩四錢

御選唐詩三十一部 每部價銀四兩七錢五分 合銀一百四十七兩二錢五分

聖諭廣訓 滿蒙漢文 五部 每部價銀九錢八分 合銀四兩九錢

聖諭廣訓 漢文 一部 價銀四錢一分

小學集註五部 每部價銀三錢九分 合銀一兩九錢五分

周易本義四部 每部價銀二錢七分 合銀一兩八分

滿洲源流考十三部 每部價銀一兩八錢 合銀二十三兩四錢

合璧禮記五部 每部價銀一兩八錢四分 合銀九兩二錢五分

合璧易經二部 每部價銀六錢八分 合銀一兩三錢六分

合璧春秋五部 每部價銀六兩七錢八分 合銀三十三兩九錢

朱子全書七部 每部價銀五兩四分 合銀三十五兩二錢八分

子史精華一部 價銀五兩五錢四分

四庫全書總目一部 價銀十六兩六分

三省方畧一部 價銀三十二兩一錢二分

駢字類編二部 每部價銀四十一兩一錢二分 合銀八十二兩二錢四分

詩經一部 價銀七錢六分

書經一部 價銀六錢六分

易經一部 價銀四錢五分

禮記一部 價銀一兩六錢六分

春秋一部 價銀一兩一錢

開國方畧三部 每部價銀四兩五錢八分 合銀十三兩七錢四分

左傳讀本一部 價銀三兩一錢五分

宋板五經一部 價銀七兩二錢七分

日下舊聞考七部 每部價銀六兩七錢二分 合銀四十七兩四分

三史語解二部 每部價銀二兩七錢二分 合銀五兩四錢四分

康熙字典一部 價銀八兩二錢七分

明史一部 價銀十九兩八錢五分

三元甲子二部 每部價銀五錢七分 合銀一兩一錢四分

清寧合撰一部 價銀一錢

詞林典故一部 價銀八錢八分

三合切音清文鑑六部 每部價銀四兩八錢六分 合銀二十九兩一錢六分

以上共賣書一百二十六部

共合銀五百六十八兩五錢四分

連上共存銀一千三百六兩三錢一分九厘七毫七絲

畫稿

武英殿總管事務賞戴花翎即補道廣儲司總理六庫事務郎中恩 六月十七日

武英殿總管事務花翎三院御衛銀庫員外郎增 六月十六日

正 監 造文

副 監 造寶 六月十六日

委署主事百 六月十六日

六品庫掌充 六月十六日

〔清〕張燕昌撰

金石契不分卷

清乾隆四十三年刻嘉慶增修本

金石契序

宋元以降志金石者多矣或詳於鐘鼎或詳於碑碣金石往往不並載即所詳載者其類亦或不盡備古人器具留遺閱數千百載大都沉霾於泥沙荆棘之中毀棄於牧豎樵夫之手偶爾傳於人間一二好古之士往往祕之篋笥

守為家珍古物之流傳甚少其不終於湮沒者鮮矣海塩張生燕昌孝親信友有至行以其餘力蒐羅金石之文多前賢往牒所未詳金凡若干物石凡若干物悉為摹勒付之剞劂題曰金石契蓋其綱羅金石有夙契焉有他嗜好不能易也壬辰丁酉之

歲余一再奉

命視學兩浙初拔生於郡庠再貢生于成均比來京師士大夫雅重之爭出所藏以資欣賞京師百物菁華萃於都市吉金貞石寓目尤多生異時重訂是編日有裒益按其圖可以廣見聞考其文足以供訂證其為功于經

籍甚鉅不徒補前代諸家金石之書之遺也豈得以識小目之哉閱既竟因樂為書之時

乾隆四十三年歲在著雍閹茂陽月友生王杰譔

海塩張純齋刻

三代器物之款識金居多至岐陽之蒐而有石鼓秦泰山之封而有石碑于是乎刻石之文詞盛焉金石之制不同其垂諸不朽之意同也唐人重臨摹而岐陽之鼓泰山之碑以及比干銅盤銘一十六字吳季子墓碣十字始以楮搨傳于墨本然未及鍾鼎尊彞之文也宋皇祐命太常摹歷代器款為圖洎政宣之閒古物奇器蘊沒于窮谷敗冢者盡出金與石始並著于世其時博雅君子呂大臨劉原甫歐陽永叔葉少蘊李公麟纂集于前趙

明誠董彥遠黃伯思王子弁翟耆年薛尚功收輯于後大抵考辯篆籀古文者詳于金較正史傳謬訛者詳于石為書各有所主合而觀之金石之文可謂大備矣芑堂張子博雅好古搜奇剔隱有出于前人所未及者錄成一帙名之曰金石契置巾箱中行住與俱偶有所見剜苔剔蘚依形肖質搨而存之往往于荒榛朽壤之閒躑躅呼嘯鳴其得意又或知己好友臨窗坐對各出其所藏弆者奇字相質必手搨以歸積十餘年裒成若干冊其中

錢范古磚瓦頭以為剏例然鄭漁仲金石略載金幣貨布趙明誠金石錄有漢陽朔磚字采擇亦有元本乃因錢及范因磚及瓦頭則又于前人諸編充類以及不襲不倍其意固欲與前人並傳也余考前人之書趙明誠所錄多至二千條劉原甫先秦古器記僅十有一物原甫之言曰終此意者禮家明其制度小學正其文字譜牒次其世謚為能盡之芑堂所載不多能守此三言為例于金石有心契焉矣

乾隆三十有六年冬十一月友人朱珪題于武林寓舍

金石契序

三代以上金多石少三代以還金少而石多
金之大者鍾鼎小者槃盉敦鬲齊子尾媵女
之犧尊甄邯殉葬之威斗皆是也湯之盤銘
三言凡九字見大學正考父鼎銘八言凡十
一字季武子因齊人之力以銘魯功鑄林鍾
不知其言幾何又不知其字幾何禮至掖國
子而投之城外作鼎以自誇二言凡九字叔
向引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不知
鼎銘祗此八字抑不知前後尚有詞而叔向

不之引耶鄭子產刑書鑄鼎而火作刑書一
字不傳於世後世法家者言亦無有稱引之
者多寡繁簡莫得而考也此皆班班見於春
秋傳者禮祭統言衛莊公賜孔悝烝彝鼎其
銘凡百十有五字考工記㮚氏為量嘉量之
銘凡六言廿有四字攻金之工有六而㮚氏
居一則量亦煎金錫以為之矣海鹽張子芑
堂得乾壽昌區拓本於吳門吳琹涪家其文
曰乾壽昌作區凡五字晏子數齊舊有四量
豆區釜鍾區即嘉量之一也夫物壽莫如金

石經歷兵燹埋沒糞壞其精氣光怪雖歷千
百年必有婛雅好奇之士汩淵破冢出之於
荒崖斷谷之中摩挲傳玩登載於歐趙呂薛
之書迄今在人耳目金石雖壽仍壽之於其
人芑堂即今之歐趙呂薛也經歷齊魯燕趙
之區搜遐剔隱得古磚異瓦奇器錢範凡若
干件手自摹搨題曰金石契誠張氏一家之
金薤琳琅求余一言以徵信於天下芑堂有
至性思親詩九章歸愚沈宗伯歎以為蓼莪詩
人後一人欲為序以贈而不果師龍泓丁敬

既歿而猶守其說不敢倍遠之山左弔其師
門之喪敦崇古處希風千載以上客歲得乾
壽昌區適逢
今上皇帝甲子甫周今年
聖母八旬萬壽又得萬歲磚於吳興華芉圃
家神物應運昭示天貺獻之　闕下宜蒙褒
異芑堂恐蹈新垣平之欺妄甘守衡茅默伸
芹曝制行高而宅心粹為何如也余重其人
獲申末契語不云乎執此之信堅如金石永
以為好書此以弁其端并以為贈以竟歸愚

未竟之緒以志龍泓取友之端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此之謂也

乾隆三十有六年龍集辛卯辜月廿有一日

秦亭老民杭世駿

金石契

乾壽區

嘉禾張燕昌芑眼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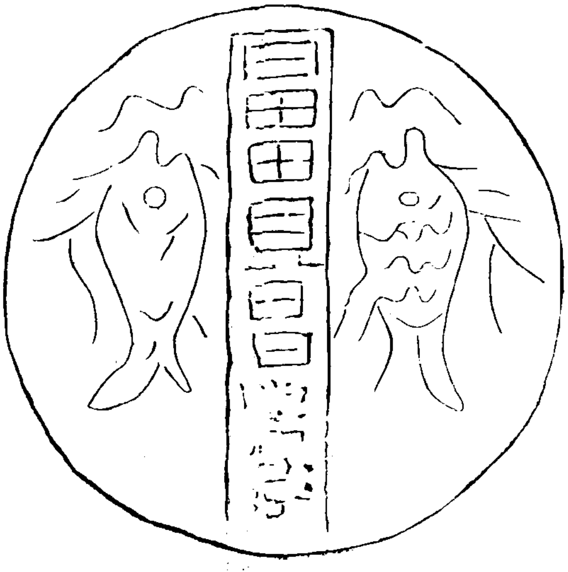
周摶曰器形如盂文曰乾壽昌作區乾為君象蓋臣下頌君之詞即無疆之謂

吉羊洗

九

右漢銅洗藏吳門陸超曾家中有紋作羊形銘曰吉羊按說文羊祥也漢元嘉刀銘宜侯王大吉羊洪氏隸釋云漢代器物多以羊為祥又吉作𠮷諸家篆書所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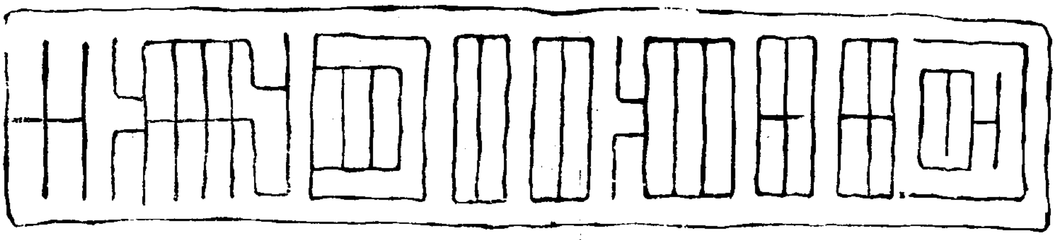
富貴昌洗



十

右漢銅洗文曰富貴昌□昌下一字殘缺旁有雙魚紋

富貴昌洗



十二

右洗内有篆文曰富貴昌宜矦王凡六言文旁有雙魚紋口徑一尺三寸高六寸底廣七寸重十二斤十二兩外有兩獸面為提隷續所謂若駝非駝若麟非麟者

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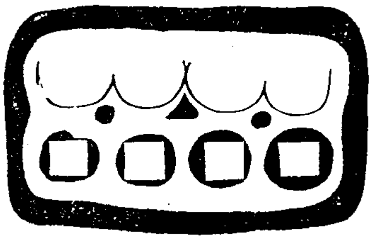
銅虎符

面

底

泉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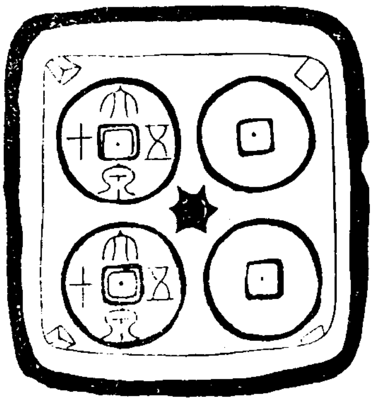
面



底

右泉范泉列兩行〻各四枚余見古泉范凡七枚獨此范形有凹凸大小蓋凹凸大小分底面也按古泉面隆底平三代幣金秦半兩皆如此惟漢以後刀布泉皆兩面有邉且有輪郭　今范泉形小者為面之隆大者為底之平厥制奇古應是漢以上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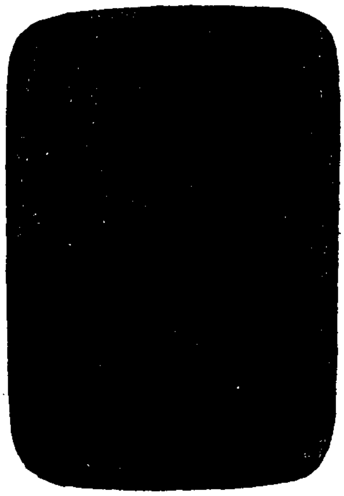
大泉五十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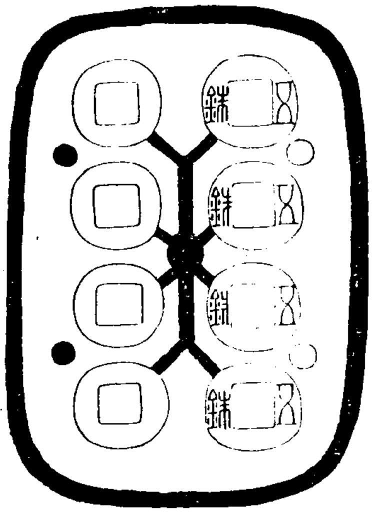


右新莽泉范形正方中央輪廓四其二有文曰大泉五十即竹垞太史所跋見于衎齋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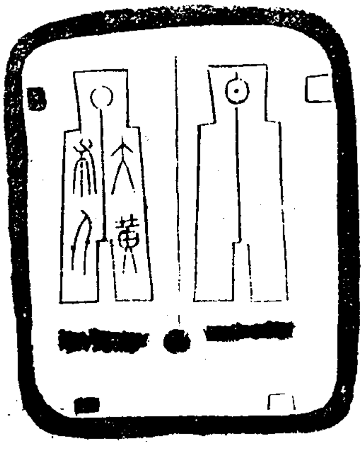
朱彞尊曝書亭集跋新莽泉范文易龜貝為泉布師尚父立其法退而行之齊周官則泉府掌之景王分小大二品權其子毋為利溥矣然仲尼之徒無道其事者利固孔子所罕言也新莽閏位特重錢法錢凡六品刀凡二品布凡十品既而以剛卯金刀合劉氏文乃禁佩剛卯除刀錢以大錢小錢二品並行防民盜鑄挾銅炭者入鍾官其時鼓鑄多故至今猶有存者若夫錢范竊疑排纂譜錄圖志諸家或未之見也歲在丁亥夏覯于衎齋上舍小葫蘆山書屋范形正方中央輪廓四其二有文曰大泉五十徧體青綠詩家所云活碧庶幾近之上舍得之石門故家案頭古銅器雖多當以此居第一矣

五銖泉笵





莽布笵



右莽布笵重十兩二錢藏嘉興金硯雲忠溥家甲午二月廿又六日同秀水蔣春雨元龍觀

洪遵泉志舊譜曰重七銖長二寸三分文曰大黃布刀張台曰此亦王莽所鑄文曰大黃布刀（皇）莽自言黃虞之後又改平帝定安太后為黃室主即大黃莽之自稱也意者豈非莽之初謂刀布一物後分為二耶李孝美曰按此制作切類貨布但足外差廣銅色稍赤耳食貨志與莽傳皆所不載余按此布今世所存尚多

金石契　莽布笵二　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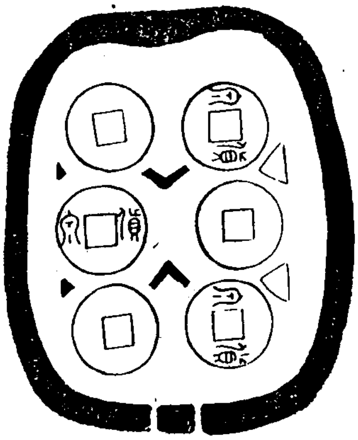
吳門張端木曰余得此布有二品形制稍異乃是大布黃千則漢書所云莽布十品大布價值千錢意謂是歟而泉志所云大黃布刀了無意義且篆文刀字豈有中多一點者乎蓋千字也但觀公布差布第布三式形制似覺相彷彿研究自明表而出之

丁傳曰洪氏泉志所載大黃布刀一種沿誤日久今以漢書食貨志及新莽所鑄諸布覈之大黃布刀當作大布橫千旁行讀之文義自顯蓋莽所鑄布自小布一百起次第而至大布是為布中之第十也故名大布其直當千故名橫千黃即橫字古橫衡二字通詳禮經鄭康成注毛詩箋等書橫者平也栔刀平五百之類也橫作黃者猶黌舍即橫舍䫻颺即橫颺黃乃橫省可據又橫本讀黃古韻庚陽互通國策合從連橫兵革不藏楚詞收恢台之孟夏兮然欿傺而沈藏葉菸邑而無色兮枝煩挐而交橫冀州箴更盛更衰載從載橫漢興定制改列藩王如是者甚多又可證

金石契　莽布笵三　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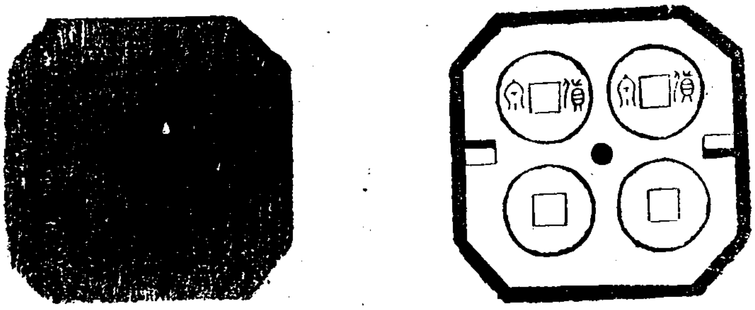
也自泉志至今皆以新莽自認黃帝後裔遂順讀篆文曰大黃如大漢大唐大宋等稱誤矣又此是布非刀而誤讀千字為刀不但不識篆文千字并不識刀與布之分矣亦因篆文千字類刀其間以點代畫之處未辨明耳篆文以點代畫者如周穆公鼎朱作米龙生鼎之生作生之類不一而足若寒山趙氏楚藩朱氏皆好古文深於考訂亦復沿謬豈以微物不足留意也夫

貨泉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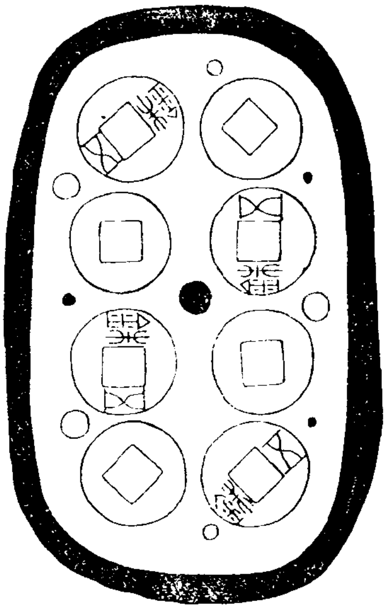
洪遵泉志云此泉凡十餘品亦有玉箸篆者按此范作懸針篆蓋其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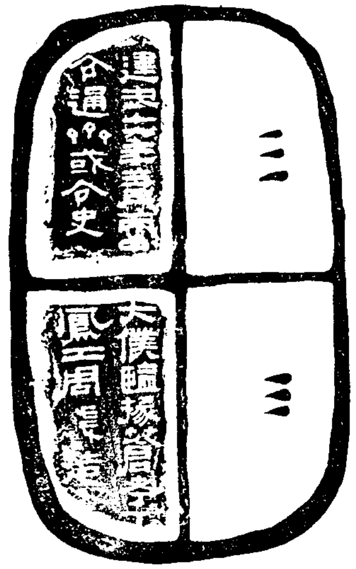
貨泉范



建武泉范

依翁宜泉太史訂正





丙辰年重刊

右五銖泉范底有建武十六年題識二行惜㨂拓不精未盡追摹耳按漢書光武紀曰建武十六年始行五銖泉注曰武帝始為五銖泉王莽時廢今始行之晉書食貨志曰漢泉舊用五銖自王莽改革百姓皆不便之至光武中興除莽貨泉建武十六年馬援又上書富國之本在於食貨何如舊鑄五銖帝從之於是復鑄天下以為便得此范足為史傳證據當時黃牛白腹之謠洵不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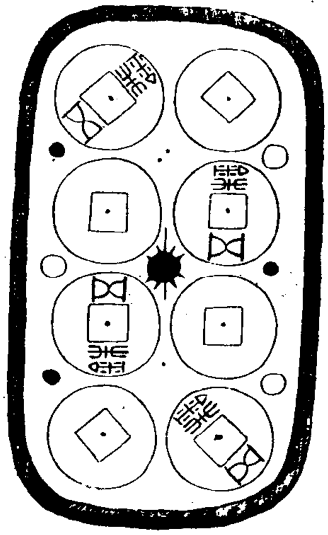
張端木錢錄端木于乾隆七年在京師見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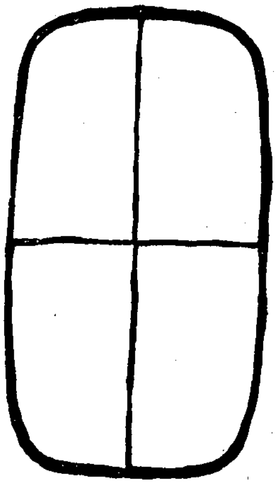
太常公子坤平搴頭有建武年錢范乞以歸上列五銖錢漫文各四形質文字精好特甚較今所見五銖錢范頗大背有識云建武十六年三月丙申太僕監掾蒼考工令通齊國令史鳳工周錢造篆文遒美較新莽錢范文質俱遠過之

陳以剛跋貨泉莽制也重五銖得輕重之中与漢泉不異而黃牛白腹之謠不思貨泉而思五銖則民心未忘漢也故建武十六年復行五銖錢政在順民心此之謂乎宋景祐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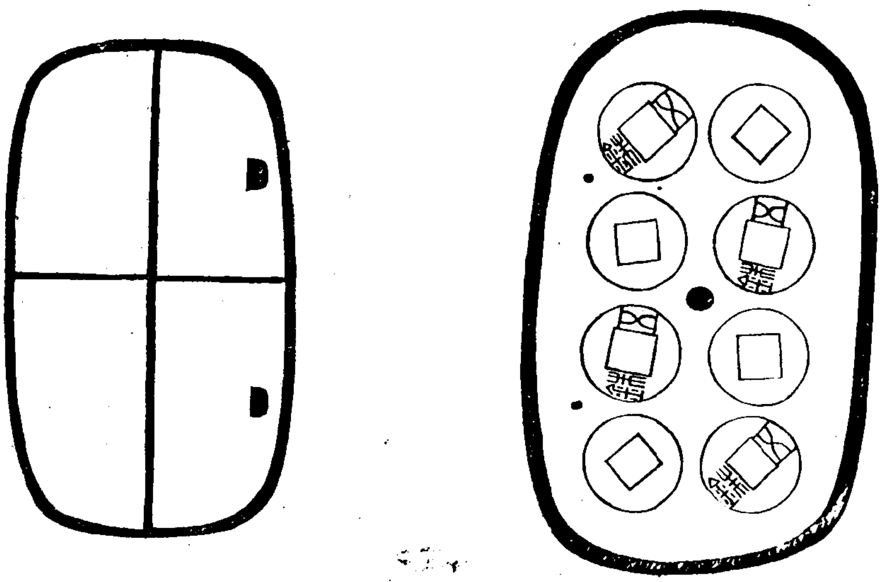
校定尺度丁度等上錢尺二內一陷古泉十以漢志云貨泉徑一寸故也參校以大泉錯刀貨布分寸正同自來求古尺者莫善於此今以建初尺度範中貨泉與漢志合則是範也不但見新莽舊制并爲建武銅尺留憲跡矣陳君號竹厂海寧諸生博學勤著述乾隆戊戌夏訂交於京邸風雨過從甚相得也余南歸後聞竹厂以病卒去秋過其里訪其遺集不可得爲錄此跋以見一斑耳 嘉慶元年清明前三日燕昌識

五銖泉范





五銖泉笵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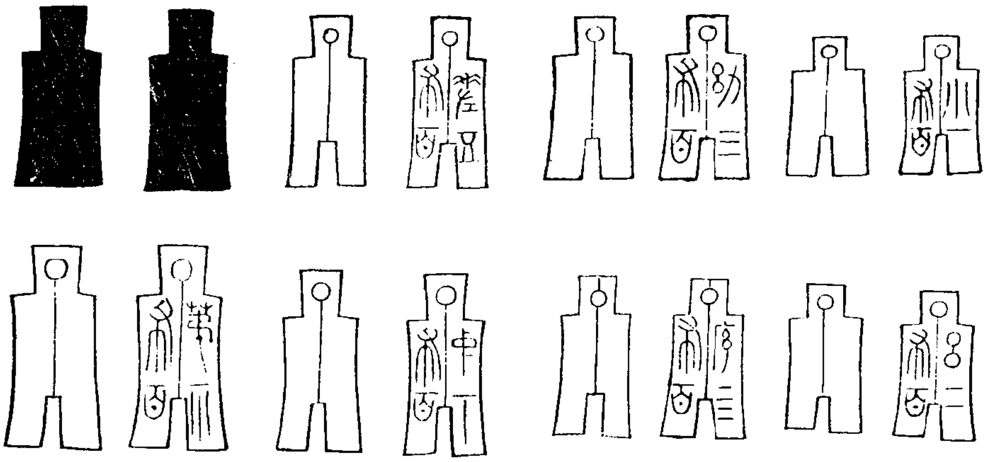
右五銖錢笵藏盛澤王匀山楠家按泉志五銖錢品數最多有傳形者名蜀錢肉好有郭者名梁錢背文四出者名角錢及赤側當兩女錢之類文皆五銖且自漢至晉猶有鑄行者今笵有五銖字亦不敢定其為何時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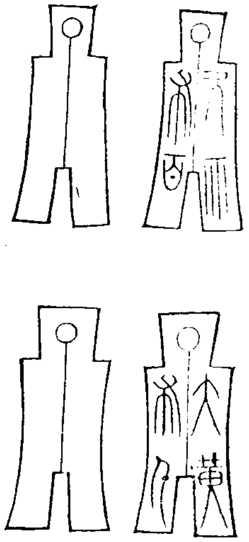
廿八

或問泉范泉志曾及否余曰　國朝朱竹垞太史始定其名前此未經道及又問范之制若何余曰所見數枚如盤匜然中以列泉又問范列泉有陰陽否故余曰范有二皆互有陰陽相合而陰陽相配可因此而識彼也又問范中泉皆凸起且正文若以鑄泉皆反文矣余曰范以翻沙﹔上文自反且凹鑄泉文自正即如第一范凹者形大凸者形小翻沙時凸者反而為凹﹔者反而為凸鎔金注入自然面隆而底平

蓋鎔鑄者惟翻沙撥蠟二法唐鑄開通元寶泉初進蠟樣文德皇后掐一甲跡故泉上有掐文蓋用撥蠟法也今按范皆用翻沙法可證禮云范金合土矣

王莽布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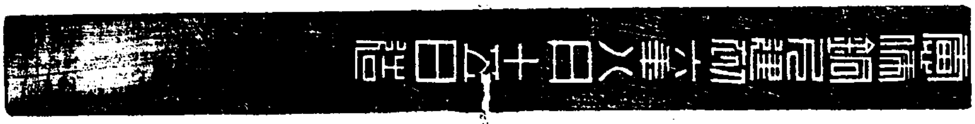




右莽布貨十品見洪氏泉志疑當時僅列其名未詳其制殆後人依漢書食貨志所載而以意繪之也昌留心三十餘年於耳目所及鉤模其制如小布一百幺布二百幼布三百差布五百中布𝍥百弟布𝍧百次布𝍨百大布黃千凡八品皆著作家所未收今錄之以備考證其六八九字皆以一作五數丨作一數象籌筭形今人以直橫紀數猶存古意也

錢坫古器款識攷右序布長一寸八分文曰序布四百四字作三古者一二三三字皆積畫也新莽十布一曰小布一百長一寸五分二曰幺布二百長一寸六分三曰幼布三百長一寸七分四曰序布四百長一寸八分五曰差布五百長一寸九分六曰中布六百長二寸七曰壯布七百長二寸一分八曰弟布八百長二寸二分九曰次布九百長二寸三分十曰大布橫千長二寸四分小布重十五銖由小布以上遞重一銖遞加一百故大布重一兩而直千錢其命名之義則以大小相對次弟壯中差序幼幺兩兩相因今漢書食貨志乃譌作厚布非矣莽十布余收獲皆全獨此可以證史書傳寫之誤大布可以正時俗解釋之謬故錄入之益以見古物之留存於世為功不小豈特供展玩而已哉

建初尺



孔尚任銅尺記江都閔義行博雅好古所藏銅尺一朱碧繡錯為賞鑒家所玩余既得之乃不敢以玩物蓄焉古者黃鐘律歷殭晦冕服圭璧尊彝之屬皆取裁于尺而周尺為準自王制不講鄉遂都鄙之間各從其俗于是布帛營造等尺代異區分遺法蕩然況禮樂之大者乎此尺有文曰慮俿音盧夷銅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慮俿乃太原邑建初則東漢章帝年號也考章帝時泠道舜祠下得玉律以為尺與周尺同因鑄為銅尺頒郡國謂之漢官尺此或其遺與按吴騫云晉書歷律志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史奚景於泠道舜祠下得玉律度以為尺相傳謂之漢官尺未聞有鑄銅為尺之說又隋志載十五等尺漢官尺與晉始平銅尺居第四等視周尺為尺三分七毫今慮俿尺既與周尺等則長短亦不同也 漢代去周未遠且禮經皆出漢儒漢尺之存即周尺之存也闡之先王制法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後尺寸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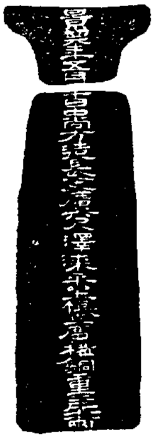
起何休曰側手為膚按指知寸布手知尺此則尺之取諸身者也律歷志謂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此則尺之取諸物者也指有長短黍有巨細每不相符漢儒因有指黍二尺之辯吳騫云此段大槩剌取宋陳祥道之言而以為漢儒因有指黍二尺之辯則孔氏之誤也宋聶崇義被命檢討禮書及禮器圖因準前代制度造指黍二尺以進凡冠冕尊彝用木之類用黍尺圭璧琮璜用玉之屬用指尺請下少府監制為定式時人頗議其非是宋以前并未有指尺黍尺之目故隋唐而上諸言尺者亦并未之及不知東塘何從得漢儒辯來至側手為膚按指為寸實何休注公羊語而布指知寸布手知尺則家語之文此尺取指取黍固不能定今以中指中節量之適當一寸無毫髮差及累黍試之正足一百何指與黍之偶符若此邪廣一寸厚五分重抵廣法十八兩帰之闕里凡造禮樂器皆準之準周　尺也

盛百二柚堂筆談右漢銅尺武陵叟子栗堂荃於闕里摹得見贈文云云慮俿屬太原郡令五臺縣此江都閔氏贈於曲阜孔東塘先生者也先生湖海集有銅尺記余以歷下衣工尺較之為六寸八分弱以木工尺較之為七寸二分以車尺較之為口寸口分

錢載漢建初銅尺謌城南亭午槐陰涼拓文乃展漢孝章亦知此尺在闕里徒觀二七篆一行建武銅尺周尺同以校後代皆過長惜哉荀公此未見七品猶叅徽弱強世祖之孫好儒術四年庯觀下太常建初年去建武近中興以來民不忘隋書雖臚十五等此尺早出非難量建武尺憑建初證周礼尺制應加詳其時錢官屬耶縣〻官鑄器銅丹陽況于玉律度為尺文學得自零陵驪林廬〻東土俗別大陵有錢扇熾揚慮俿豈由俗間鑄何以至寶傳茲方荀公不如我生晚可正古尺神彷徨同觀更辨字體好令日之樂〻未央

陸費墀跋闕里所藏建初銅尺蓋即隋書志所謂漢官尺者十五等之一也頋何以荀勖諸人考古定律紛〻然求之縱橫之黍求之指節而迄不可定豈皆未見此耶又漢法郡縣有錢者方得鑄鑪而後漢書志慮俿不言有錢殆未可曉桂明經未谷搨其銘以示余謹志其疑以俟博古者

帳構銅銘



石帳構銅銘制度詳樊榭山房詩序乾隆
甲申春日吳江王勺山楠贈余搨本字畫

精美惜未見其物按金石文字惟殘碑斷
碣及小品款識最為難得且器小文簡每
易尋精而世都忽之嘗于勺山語雨樓見
所藏趙靈均隻鉤史晨碑當時視為希罕
今且搨本幾徧有矣蓋篤嗜金石文字者
歐趙以來代有其人　國朝顧亭林朱竹
垞諸君子搜求不遺餘力一時師弟朋友
聞風興起互相採訪金石之學遂大振于
世吾友吾以方　進撰續隸續將以此及寶
鼎磚等種摹入其即余之所以用心手噫

德不孤矣

厲鶚樊榭山房集魏景初帳構銅詞有序
帳構銅狀圜如筩徑一寸長四寸許中空
而底方旁出岐枝有孔上有字云景初元
年五月十日中尚方造長一丈廣六尺澤
漆平坐帳上廣構銅重二斤十兩凡三十
二字八分書邗上方西疇所藏霸城月照
僊人淚不逐魏宮翁仲二銅駝久作劫灰
飛帳構猶存景初字洛靈兒愛芳林好奪
得蛾眉供灑掃彌環想像薄羅風傳與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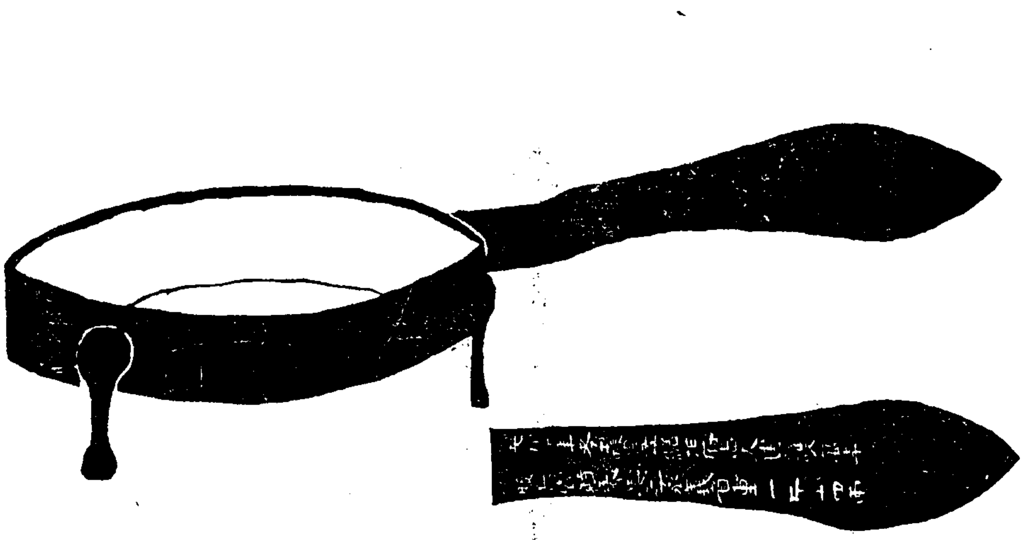
年尚方造流蘇翠羽光零亂土上出金妖
讖換文成石馬大計沓水吐玉蜍幾效漢
琱石筩平坐朱竿密八分應認仲將筆元注魏明帝宮館寶器皆韋仲將書見太平廣記摩抄彷彿凌雲臺小縮波痕
勁無匹更聞昭烈能自服御用都歸銷鎔
欽元注南史崔祖思傳劉備收帳構銅鑄錢以充國用帳構銅之名僅見于此一枚古色出
重緘留向人間鑑奢儉

丁敬詩魏宮帳暖春雲勢挈壺謾報銅
龍咽巧笑長蛾緝文風悼后至今沉恨血
淒涼往事逐飈風忽覩千年帳構銅景初

換朔希殷正土德黃矜見處龍青龍五年正月黃龍見山茌縣即以是年改景初朔摩沙銘文三十二澤漆朱竿知舊製八分小字密手蠶筆蹤疑擅邯鄲勢元注樊榭引太平廣記云魏宮寶器皆出誕手此帳構瑣物恐未定出于誕邯鄲淳工小書有名與誕同時此細字或即淳書耳漳水衝洪日夜哀曹家陵寢久蒿萊衰王塚破亦見此云伴團團錢照子漢廣川王去疾好發掘塚墓衰王塚石牀上有帳構銅一具無異物唯錢鏡數百枚知此物之製其來舊矣見西京雜記

程晉芳魏景初帳構銅字拓本謌仙人泣漢不泣秦其於魏也如路人景初帳構吉金鑄此物㕏與當塗親行間細筆三十二隸體宜為仲將字不比淩雲遺白頭信手揮成絕風致三年天子太匆匆猶令人思洛下宮中寶器今餘幾唯見苔花澁古銅朱竿銀索煩拘管大秦織帳雲垂滿玉釦凝冰乃著霜寒宵只傍流蘇暖哀王高冢出銅鉤舊事於今有匹儔近供冷客鐙前眼遙憶酸風野外秋可但墨痕看拓本摩挲記昔對西疇元注西疇方丈金近姻也辛卯春曾過其家索觀此物今閱十七年矣西疇樊榭嗟安往遺物遺詩紛可想鼎盉鄭重此誠徵金石文猶歸秘賞

元康鐎斗



四一

右鐎斗按顔師古急就篇注鐎斗温器也似銚而無緣王應麟曰鐎刁斗也温器三足而有柄趙希鵠洞天清禄集刁斗無足鐎斗有足是斗柄下有銘云元康元年考工〻賢友繕作府嗇夫建護萬年般長當時主令長平右丞義省重一斤十四兩凡三十六言考漢宣帝晉惠帝皆號元康審其文字當是漢制鐘鼎款識云凡漢器必謹其歲月與夫造器之官記所謂物勒工名以考其誠是也漢孝成鼎云左丞輔掾

譚守令史永省漢太官壺工造伍興造考工令史由丞或令通主太僕監掾蒼省漢綏和壺云塗工乳護級掾臨主守右丞同守令寶省上林鼎云工史造楡監工黄佐李負芻合此則賢友乃繕作人之名府嗇夫以下或署官署名皆不著姓氏義省字分讀薛尚功跋大官壺自伍興至蒼省蓋其工造與夫監掾之姓名綏和壺曰寶省孝成鼎曰永省令斗曰義省曰寶曰永曰義其為當時工師效功之名可知考之尚書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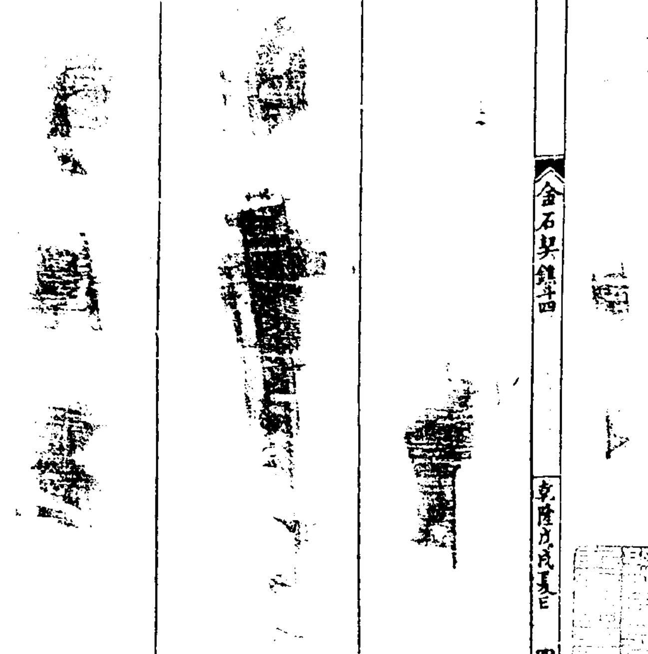
太保奭以下或書爵或書名或書國或書氏至若君牙冏命亦署名而不署姓秦泰山刻石曰臣斯臣去疾漢史傳霍光與羣臣連名奏皇太后自丞相敞至大中大夫卬皆連官署名而姓不著見于詔者亦曰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酇侯下諸侯王蓋古者男子稱名婦人稱氏至漢而古制猶不遺焉閱是器也亦可想見矣晉薛氏釋者〻者察也猶漢碑之有察書人姓名耳薛氏者連上讀釋人名恐非夫一器也

而造作鄭重如此則考工記某氏某氏云疏謂其義有二一者官有世功二者族有世業不又可以約略而得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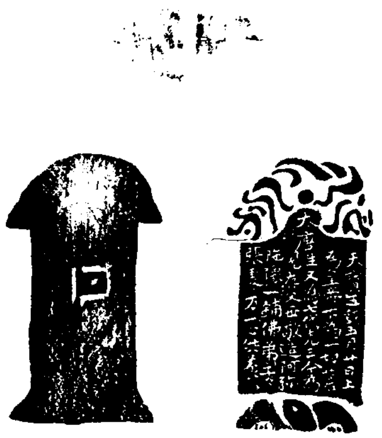
翁方綱書漢鐎斗銘後張文學藏漢鐎斗

我不見器乃見銘兩行隸書細在柄府書夫建令長平其年鳳集甘露降佐史受賜民協寧大烹大酺戶牛酒考工工氏蕆湅精時稱百器匠巧備厨人治滫咸中經量深槩稅物不耗令長壽夫賦有程誰歟佐史擅小字橫直毫髮皆模型西京書蹟世

蓋少五鳳年石埀千齡林華谷口拭彩出永炓原父交眼青此前五鳳又十載小篆一變無畦町我愛曲阜禮器刻鏘〻鸞鳳來充庭珊瑚碧樹籀書後執桐百尺芝九莖今朝觀此揭柄字天咫儆縮指搖星史皇文果自鳥迹禮器碑乃希篆形摹以漢尺〻中律因之想象杅筥鋗世間更有容亭子杜陵語記龍眠聽宋淳熙中江陵楊冠卿有古銅鐎斗名容亭其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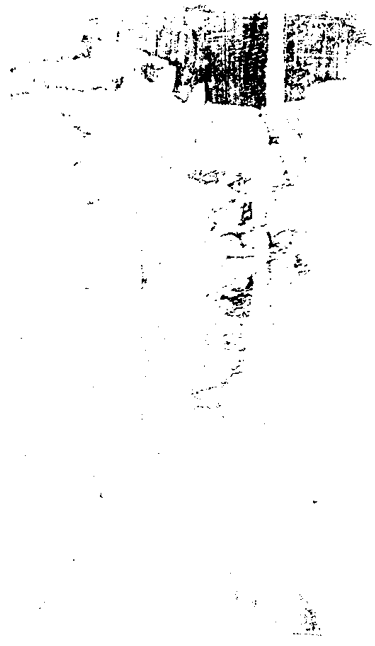
天寶造像題名



右唐天寶造像題名一片銅質金塗面刻蠅頭小楷五十言筆意極寬綽有餘雖小字具大手眼也杭郡黃松石氏所藏乾隆乙未春日偕鮑以文訪松石令嗣小松于武林門假歸寓齋鐙下與梁山舟太史同觀

黃松石跋語甲寅秋予得一造佛題名小銅碑大可二寸寬八九分許額以雙龍蟠其上負重在其下僅鑄前半身而中刻小字如半粟其文曰大唐天寶五載五月廿

日上為皇帝下為一切蒼生又為七代先亡令為現存父母敬造阿弥陀像一鋪佛弟子張處万一心供養碑背有鼻鈕大略造佛既成而繫此碑於佛坐間者不知何時□□及予也盧舟吏部令嗣孟堅雅愛之欲豪奪不可



鉄券 縮本

維乾寧四年歲次丁巳八月甲辰朔
四日丁未皇帝若曰咨爾鎮海鎮東
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觀察處置
營田招討等使兼兩浙鹽鐵制置發
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
中書令使持節潤越等州諸軍事兼
潤越等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王食
邑五千戶食實封壹伯戶錢鏐朕聞
銘鄧隲之勳言垂漢典載孔悝之德
事美魯經則知褒德策勳古今一致
頃者董昌僭偽為昏鏡水狂謀惡貫
洊染齊人而爾披攘兇渠盪定江表
忠以衛
社稷惠以福生靈其機也氛祲清其
化也疲羸泰拯於粵於塗炭之上師
無私焉保餘杭成金湯之固政有經
矣志獎王室績冠侯藩溢于旂常流
在丹素雖鍾繇刊五熟之釜竇憲勒
燕然之山未足顯功抑有異數是用
錫其金版申以誓詞長河有似帶之
期泰華有如拳之日惟我念功之旨
永將延祚子孫使卿長襲寵榮克保
富貴卿恕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刑
有司不得加責承我信誓往唯欽哉
宜付史館頒示天下
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臣崔胤宣奉

表忠譜錢武肅王謝表恩旨賜臣金書錢
券一道臣恕九死子孫三死者出于睿眷
形此綸言錄臣以絲髮之勞錫臣以山河
之誓鑄金作字指日成文震動神祇飛揚
肝膽伏念臣爰從筮仕逮及秉麾每自揣
量是何叨忝所以行如履薄動若持盈惟
憂福過禍生敢忌慎初護末豈期此志上
感宸聰憂臣以處極多危慮臣以防微不
至遂開聖澤永保私門屈以常刑宥其必
死雖君親屬念皆云必恕必容而臣子為
心豈敢傷慈傷愛謹當日慎一日戒子戒
孫不敢因此而累恩不敢秉此而賈禍聖
主萬歲愚臣一心

放翁題跋唐昭宗賜錢武肅王錢券文游
按唐昭宗乾寧四年遣中使焦楚鍠賜吳
越武肅王錢券以八月壬子至國是歲武
肅始兼領鎮東節出師大敗淮南兵十八
營定婺睦蘇湖州而錢券適至蓋其國始
盛時也及忠懿王入朝以其先王所藏玉

册錢券置之祖廟不敢以自隨淳化元年悉上之于朝時忠懿王已薨太宗皇帝復以册券賜王之子安僖王惟濬安僖王薨券歸文僖公惟演文僖公薨券傳仲子覇州防禦使晦覇州侍仁宗皇帝燕閒帝問先世所賜錢券欲見之覇州并三朝御書以進帝為親識御書之末復賜焉文僖之孫開府公景臻尚秦魯大長公主游年十二三時嘗侍先大夫得謁見大主錢券實藏卧内狀如筩瓦今七十餘年乃得見録

本于武肅諸孫櫶家後十字蓋文僖手書游家舊藏文僖書帖亦有押字皆與此同武勝軍節度使印則文僖尹洛時所領鄧州節鉞也開禧三年六月乙巳山陰陸游謹書

陶九成輟耕録吾鄉錢叔琛氏贇乃武肅王之諸孫也其家在郡城外東北隅亭臺沼沚聯絡映帶猶是先朝賜第與余相友善嘗出示所藏錢券形宛如瓦高尺餘濶二尺許券詞黄金商嵌一角有斧痕蓋至元丙子天兵南下時其家人竊負以逃而死于難券亦莫知所在越再丙子漁者偶綱得之乃在黄岩州南地名澤庫深水内漁意寶物試以斧擊之則錢焉因棄諸幽一邨學究與漁鄰頗聞賜券之說買以錢價然二人皆不悟其字乃金也有報于叔琛之兄者用十斛穀易得青氊復還誠為異事時余就録券詞一通叔琛又出武肅當日謝表稿併録之昨晚檢閲經笥偶得于故紙中轉首已三十餘年矣人生能幾

何哉漫志于此券詞云云按史唐僖宗乾符五年王仙芝餘黨曹師雄寇掠二浙杭州募兵使石鏡都將董昌為兵馬使中和元年昌為杭州刺史光啟二年昌謂鏐曰汝能取越州吾以杭授汝鏐攻克之昌遂徙越以鏐知杭州事三年昌為越州觀察使鏐為杭州刺史昭宗景福元年為武勝軍防禦使二年為鎮海節度使乾寧二年昌僭號鏐遺書曰與其闔門作天子與九族百姓俱陷塗炭豈若開門作節度使終

身富貴邪昌不聽鏐以狀聞削奪昌官爵委鏐討之三年昌伏誅鏐令吏民上表請兼領浙東朝廷不得已以為鎮海鎮東節度使改威勝曰鎮東天復二年進爵越王天祐元年更封吳王梁太祖開平九年以為吳越王乾化二年加尚父末帝貞明二年以為諸邑兵馬元帥三年以為天下兵馬元帥龍德三年以為吳越國王鏐始建國儀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惟不改元置百官有丞相侍郎客省等使唐明宗天成四年

削鏐官爵初鏐嘗遣安重誨書詞禮甚倨及朝廷遣奉使烏昭遇韓玫使鏐還玫奏昭遇見鏐稱臣拜舞重誨奏賜昭遇死鏐以太師致仕自餘官爵皆削之長興二年鏐卒鏐寢疾出印鑰授子元瓘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卒年八十一史稱乾寧三年秋九月以鏐為鎮海鎮東節度使而劵詞乃四年秋八月何邪史稱儀衛名稱如天子之制惟不改元程大昌演繁露云寶正六年歲在辛卯見封落

星石制書辛卯乃唐明宗長興二年寶大元年羅隱新城縣記云癸未歲癸未乃唐莊宗同光元年以此知吳越雖禀中原正朔既長興同光年號與其寶正寶大同歲而名不同知吳越自嘗改元審矣又僧文瑩湘山野錄云唐昭宗以錢武肅王平董昌拜為鎮海鎮東節度使中書令賜錢劵羅隱為譔謝表殆莊宗入洛又遣使貢奉懇請玉冊金劵有司定議非天子不得用後竟賜之鏐即以節鉞授其子元瓘自稱

吳越國王名其居曰殿官屬悉稱臣又于衣錦軍大建玉冊金劵詔書三樓遣使冊東夷諸國封拜其君長幾極其勢與向之謝表所陳慮極防微累恩賈禍之誡殊相戾矣禪月貫休嘗以詩投之有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之句鏐愛其詩遣客吏諭之曰教和尚改十四為四十方與見休性褊介謂吏曰州亦難添詩亦不改然閒雲野隺何天而不飛邪遂飄然入蜀鏐後果

為安重誨奏削王爵以太師致仕重誨死
明宗乃復鏐爵位夫武肅之踰越固莫逃
于二書所論（等將以討之臨安人錢鏐以驍勇事昌　前董昌下脱十五字）
錢受徵吳越備史錢券考錢券之制其形
如瓦方廣約一尺五寸許蓋鎔錢而成又
鏤金其上者也唐昭宗乾寧四年八月遣
使焦楚鍠賫券以賜彭城郡王鏐券文三
百三十三字晶光閃爍天語溫純櫝而藏
之家廟久矣宋太宗淳化元年杭州守臣
以前券及竹冊玉冊各三副詔誥百餘函

進呈詔賜還忠懿王嗣子惟濬收貯比仁
宗登極霸州防禦使晦侍燕閒談及錢券
進呈錄本及先朝御書元豐四年特令朝
奉大夫權知開封府事藻進呈錢券仍降
付本家永傳後裔宋末元兵破台城沉之
渭水中者五十六年至順二年漁人獲而
售之宗之世珪家國朝洪武二年太祖大
封功臣下禮官議錢券制學士危素奏唐
和陵時賜武肅錢券見在上遣使即家訪
爲世珪子尚德奉詔券及五王遺像以進

上御外朝與宣國公李善長等觀之賜宴
中書省命鏤木為式給還券像二十一年
孫克邦以大臣薦赴闕吏部引見因以錢
氏納土至今子孫尚存諭北方歸降者已
見東宮殿下亦問到今幾代除授江西建
昌府知府二十三年卒于官都察院查勘
任内稅糧鈔劄到京子汝賢供係吳越王
嫡派有錢券為照本院官引見蒙聖旨着
孩子們前來遂於奉天殿丹陛前欽奉玉
音云五代時天下大亂各據偏方爾祖能

使兩浙之民不識兵革到宋朝來知道宗
太祖是箇真主便將土地歸附券與你保
守田產家財都給還一時縉紳士夫爭為
詩文贈送歸台州即令藏於宗子鳳墀家
雖券文稍有剝落而千年故物世守弗墜
云

劉基 詩天台錢允一先生武肅王之孫
也洪武二年奉命持其所藏錢券赴京師
漫成三絕句以贈之戡亂安民不為私英
雄心事鬼神知金書長共兒孫在又見山

河一統時日出咸池蜃氣消扶桑霞起赤
城標春風到處花如錦不用捫蘿過石橋
一別須臾十五年白頭相見倍相憐天台
山下桃花洞應許閑人艤釣船
高啟唐昭宗賜錢武肅王錢券謌妖兒初
下含元殿天子仍居少陽院諸藩從此擁
連城朝貢皆停事攻戰岐王已去梁王來
長安宮闕生蒿萊天目山前異人出金戈
雙舉風烟開羅平惡鳥啼初起犀弩三千
射潮水歸來父老拜旌旗釃酒搥牛宴鄉

里擊毬駿馬驕春風錦袍玉帶真英雄詔
書特賜誓終始黃金鏤字旌殊功虎符龍
節彤弓矢後嗣猶令赦三死盡言恩寵冠
當時天府丹書未踰此摩挲舊物四百年
古色滿面凝蒼烟天祐宰相署名在尋文
再讀心茫然古來保族須忠節受此幾人
還覆滅王家勳業至今傳不在區區一方
錢人生富貴知幾時泰山作礪徒相期行
人曾過表忠觀風雨斷蘚埋殘碑
宋濂送錢允一還天台詩序云皇帝即

位之二年秋八月大將軍帥師取燕都西
北州郡次第皆平而天下歸于一統越明
年之冬上將親御衮冕郊祀天地大告武
成復念開國諸臣勞烈之多錫以錢券以
申河山帶礪之誓前一月下禮官議其制
度近臣奏言唐和陵時嘗有賜于錢武肅
王其十五世孫尚德實寶藏之上遣使者
即其家訪爲尚德既奉詔櫝券及五王遺
像上之上御外朝與丞相宣國公臣善長
禮部尚書臣亮主事臣肅觀之皇情悅豫

勅省臣宴尚德于儀曹恩意有加焉已而
尚德東歸陛辭之日命還其券與像以禮
敦遣之余時待罪禁林尚德以余知其事
頗詳請序其故而繫之以詩夫錢氏實有
此券已五百載宋淳化中杭之守臣嘗連
玉冊進之元豐五年又進之宋季兵亂券
沉官渭水中者五十六年元至順二年漁
人獲之而售于尚德之父世珪迄今有道
之朝而尚德又進之是嘗三登天子之廷
其間或顯或晦雖若類靈物訶護之亦其

子孫之多賢始能保守而弗墜也歟抑吾
閩武肅之有國吳越同時據有一隅以壽
威福者前後之蜀南北之漢以至吳楚閩
唐南平號為十國計其士馬之精强城邑
之壯廩府藏之充牣意盛氣得亦可謂一
時之雄曾未旋踵夕昜芳艸淒然有餘悲
矣況望其子孫保其故物于十餘世之後
乎由是觀之錢氏之樹德也深矣皇明肇
造區夏媲隆唐虞凡前代文獻之可考者
莫不訪求之尚德之家世載明德且將出

躋膴仕以佐明時斯券之徵蓋將為之兆
爾余因不辭序而詩之于以見尚德遺逢
之盛未止于此而他日相遇必當以余為
知言云尚德字允一天台人大明天子開
鴻基雄兵百萬皆虎貔東征西討踰十載
變化不翅雲雷隨功成治定四海一剖券
分符恩澤施前王遺制令已泯錢王世寶
猶無虧天使持書往徵取有翁橐負来丹
墀鞠躬俯伏再拜起旋解韜藉重〻披精
錢鍛成大踰瓦中突旁偃形如箕又如圜

甎剖其半一片如玉誰瑕疵鑿款填金文
絢爛筆畫方整蟠蛟螭誓詞三百有餘字
河山帶礪無嫌疑繼陳五王有真像髣髴
猶是唐冠衣腰圍白玉金作銙吻角左右
分三髭重瞳回光屢下照笑語愈覺天顏
怡便勑大官給珍饌上尊法酒澆瓊卮憶
初唐綱既解紐恣彝鮪鱔號狐狸斗牛王
氣果凌厲豫章占術元非欺八都健卒猛
如虎指揮不異驅嬰兒羅平鳥圖騁怪幻
内黄外白成狂癡龍劍一斫赴水死大勛

星日代昭垂因茲錫券同牲歃彭城開府
如三司衣錦城空嘉樹老共守尚有三樓
危淳化元豐兩進入龍光曾受天王知鄉
精訖籙九鼎沸一旦失去官河麋豈伊神
物欲變化相逐雷劍為龍飛孰知漁者一
舉網所獲非鼈還非龜終然鬼物所訶護
不使光采埋荒陂泥塗沙礫幸免累寶玉
大弓欣有帰我知天意寔有在武肅宏烈
何堪徼八州生靈數百萬拔出水火行中
逵子孫食報豈終極政如稼穡隨年肥高

牙大纛入黃閣金章盭綬趨彤闈不知堆
牀定幾笏但見肘印懸纍〻七世珥貂未
足擬一門三戟終前衰況翁文彩爛五色
嗜古不管頭垂絲秦淮呼酒話離別遠盱
官舸如星馳于時同雲羃四野勢欲釀雪
增寒威行〻若過表忠觀好剔蒼蘚看殘
碑
王禕　詩允一先生東歸賦詩奉贈錢君
来自東海濱自言乃是錢王孫錢王到今
十五世重珪疊組多後昆惟王武肅王吳

越十有三州兼兩浙雖然五季事干戈獨
使斯民樂生業憶昔武肅初起時揮戈指
日一為低董昌為昏擾鏡水一麾梟獍生
誅戔唐皇當宁深太息謂王之勳關社稷
兩鎮節度未足多更頒寶券為王錫元錢
作板黃金墨字畫嚴勁言勤渠上言功勳
果無敵下言信誓永不渝子孫傳家五百
載啟櫝星辰絢光采入水不泯火不銷神
物懸知如有待聖皇御極百度新蒐網舊
典昭人文錢君奉向明光獻重瞳盼睞天

頽忻有詒還君作家寶商敦周彝奚足道
兹從更可歷千齡物乃不朽須人保江南
十月天雨霜早寒栗〻侵重裘錢君長揖
謝卿相明發扁舟歸故鄉歸家教子用詩
禮子復教孫〻更子媿余詞藻就荒蕪□
□為君□世美
陶潡觀錢武肅王錢券詩序云吳越武肅
王錢鏐唐昭宗乾寧四年賜錢券其事史
載頗詳宋淳化中杭之守臣嘗連玉冊進
御覽元豐五年又進宋末兵亂券沒入官

渭水凡五十六年為漁者所獲其十四世
孫世珪始購得之時元至順二年推券之
失當是景炎元年也明洪武二年上將封
勳勞之臣下禮臣議制度近臣言鏐券其
十五世孫尚德猶寶藏之遣使者訪其家
尚德負券及五王像来詣闕下上特御朝
與羣臣共觀命工仿其制不盡肖上乃還
券禮遣東歸元年台州亂其二十五世孫
玠負櫝匿山中乃免辛卯四月予遊台州
與顧子赤方得共觀券〻質以錢為之狀

偃如瓦高一尺一寸廣一尺八寸厚三分正文二十六行〻十四字計三百三十二字金色爛然因沒官渭久後半多剝蝕獨首行翔字為明高皇帝引佩刀剔去以觀刻畫之深淺者世守垂八百年失而復得豈非鬼物護持之力哉又武肅忠懿〻王舊存手蹟冊子後有米襄陽朱晦菴宋金華諸題識觀畢即附詩于末云昔在乾寧日君王尚武功藩屏茲獨重蕩滌許誰同誓感星辰上潮回日月東百蠻爭入貢羣

醜盡從風鏡水波初靜彭城位轉崇秦庭來赤黻周典錫彤弓食報元無忝稱名本至公大宗承不墜前代祀猶隆列像存芳躅浮雲改故宮文章憑汗漫金錢互昭融霸業應難續天心自有終體空真俊傑垂創亦英雄沙鳥橫江白碑蟠覆蘚紅年〻寒食後愁見六陵空

國朝詩附錄

錢陳羣恭和

御製觀錢鏐鐵券作歌元韻

皇帝初巡駐錢唐下問錢券臣家藏奏云僻守台州族向為台州族人世守未及呈上覽之即賜是詔覽令春齋至臣忝扈從不可將先臣生丁五代季秉麾節仕末造唐討劉破巢繼誅董蠓視竊據徒猖狂表彰功德臣拚軾其時先後來守杭臣軾又言射潮事江海東注澤孔長券中所書僅一二已足令人不能忘風茲有位我

聖主五載虞典一省方親舉 玉趾攬廟貌冕旒伏地家五王三世五王寿詩同堂秩等倫上第一次巡浙幸表忠觀句也

褒臣先臣曰忠順勗臣孫子以善良勗我錢氏族百世守家風上二次兩賜句臣令老矣守宗祏三陪祀事迎牲薌以謙承之以謙守大哉

皇言日月光御製有作謂裝匣付孫寿所嘉謝表楊謙光句

沈德潛錢武肅錢券謌錢唐錢氏王家孫忠懿以後為齊民家藏乾寧舊錢券精采斂目光彌新自言先世曾避賊亂離棄擲江之濆漁人網魚得古錢有如周鼎出泗濱喬孫換歸十斛米世〻什襲彌家珍文云皇帝嘉賚汝官汝太尉

兼諸軍誅宏殺昌溢渠冦捍衛王室崇
殊勲恕汝九死子三死長河太華國永
存欽哉汝鏐其敬聽頒示天下文云〻
從來往事祇陳迹唐家事業同烟雲吴
越四傳旋納土至今臨安宮闕皆成塵
我來浙西訪古蹟錢王冢莫留荒墳苔
閒山林衣錦繡今見壞道眠麒麟表忠
舊觀亦頹廢斷碣剥蝕叢荊榛〻霸
業竟何在唯有銘功鏤版傳千春子孫
奕世念祖德無忝忠孝承清門

朱琰錢王鐵券謌為香樹尚書賦吳越
錢王樹奇節曾博唐家一方鐵指日成
文字鏤金煌爚生輝表前烈宋初國除
入內宮宋季兵亂沉渭中五孫一支天
台住得之漁網傳無窮維明封爵議洪
武酬庸保世券摹古詔來取式賜歸原
青邱一謌壯文府自唐迄今八百年舊
物還向台州傳日銷月鑠未剥蝕王家
正喜多豪賢尚書之族吾鄉里門才歷
落照青史父子堂〻位列卿一家忠孝

追良軌　翠華南幸駐錢唐　法駕三
臨三祭王為懷舊德重舊券更許尚書
進尚方大書深刻雕文匱冠以
天章賜王族欽哉保世繼自今不獨旌功重
武肅憶昔稱藩浙水湄昭宗此券在羈
縻今日
明良謌一德蚤知榮寵異當時錯繡雕金錦
重襲鳳篆龍文光奕葉錢王餘澤至今
存從此承　恩在黄閣
陸以讜錢武肅王鐵券謌為錢香樹大

司冦賦天生英傑臨安錢傳世忠孝為
根源尚書承家流澤遠乾寧鐵券垂清
門券高尺餘廣二尺製如半甑形中分
塗金鏤字土花蝕偏傍一角留斧痕憶
昔池龍初躍起蚊雷蟻市何紛〻淒戈
一揮八百里黄腰之獸喪其蒐金刀既
摧越鳥死駿馬寶帶真天人九死三死
昭異數鎮東鎮海兼諸軍豈惟旂常錄
功績要令冦盜知君臣從來富貴亦等
閒名垂竹冊誠不刊三節還鄉誇晝錦

四傳納土如浮雲石鏡山空大木折此
券光景常鮮新況復隆隆啟後代王家
奕世多英賢即令尚書躋九列司秋少
昊仍高遷
九重特達邀知遇遭逢明盛非偶然大信早
已貫金石誓詞無籍盟河山春風二月
枇李妍
翠華駐蹕西湖前尚書再拜稽首上蒼然古
色怡
天顏錫以銘詞藏以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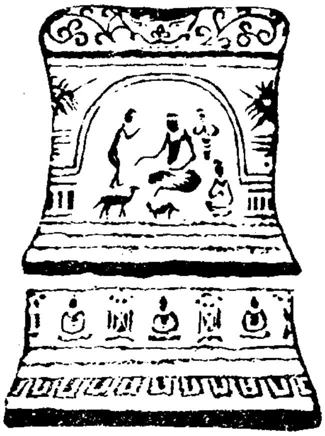
詒還什襲傳家珍無忘忠孝念祖德銘
功勒鼎光千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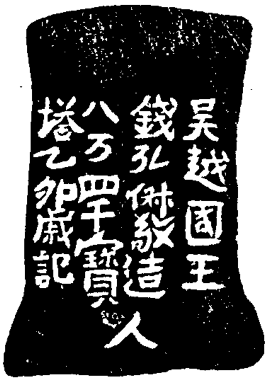
翁方綱跋唐昭宗賜吳越王錢鏐鐵券二
十六行行十四字計三百三十二字字畫
全者一百四十七第十第十四行社稷自起一
行書之第十九行未足顧功諸書皆作顯
功此字尚宜審也是券之賜以旌破董昌
功昌既敗昭宗以宰相王溥鎮越州溥請
授鏐乃改威勝軍為鎮東軍拜鏐鎮海鎮
東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中書令券文所
以首系新銜也鏐景福二年拜潤州刺史
故云潤越等州十國春秋輟耕錄諸書作

閩越者誤也陶宗儀又謂鏐拜鎮海鎮東
節度使在乾寧三年九月而以券詞四年
八月為疑然鏐拜爵後至次年始賜券自
是兩事無足疑者鏐之稱天寶元年在唐
天祐五年戊辰而輟耕錄亦未之詳考也
券字以嵌金故不可拓海鹽張君芑堂手
摹其文見貽為書于後乾隆戊戌夏六月
廿六日

余家錢券世藏天台武肅王宗祠其閒顯晦之故詳陶九成輟耕錄吳越備史錢券考自宋迄明凡三登殿廷今逢
聖天子南巡狩進呈
御覽蒙
賜詩歌錫諸券櫝
命還世守遇盃隆矣海鹽張君芑堂博雅好古廣集金石文字擇其尤者得若干件題曰金石契嘗手摹錢券款之貞珉復付梨棗蓋自有錢券以來未聞稱其書法轉相摹勒而券詞雖金錯成文實有歐虞風格且券字計三百五十言壞剝之餘僅存一百四十七言倘再越千百年并今所存字亦不可得矣噫芑堂好古為功豈淺鮮哉乾隆戊戌冬日吳興錢人龍識

金塗塔





右金塗塔一版同杭郡鮑以文石門方蘭士觀於桐鄉金雲莊家

金塗塔

右金塗塔画像見表忠譜高六寸重三十五兩

程嘉燧破山寺志明中憲大夫顧王柱墓在寺東今遷于墓門之東偏營墓時掘得吳越錢忠懿王所造阿育王銅塔今尊藏寺中憨山大師清公瞻禮作記云昔世尊入滅荼毘得舍利八斛四斗分作三分天上人間龍宮各建塔供養爾時阿育王親受一分散閻浮提震旦國得十九座明州

阿育王乃其一也其式亦出自西域而舍利燦爛光明變現隨人各見亦有不見者盖因障有厚薄耳二千年後五代時吳越忠懿國王承先業敬事三寶如式造小銅塔八萬四千座埋藏國內名山世未有知者我明萬歷初常熟顧耿光造其父憲副一江公塋地中掘出一小銅塔高五寸許如阿育王塔式內刻款云吳越國王錢弘俶敬造八萬四千寶塔乙卯歲記一十九字外四面鏤釋迦往因本行示相前則尸

毘王割肉飼鷹救鴿後則慈力王割耳然
鐙左則薩埵太子投厓飼虎右則月光王
捐捨寶首文理密緻滲以金飾顧為太史
錢公毋舅因公為忠懿王之後以塔付之
公得此自號聚沙居士志因也乃送興福
寺蘭若供養予適東游訪太史過洞聞上
座覩其塔奇其事因記之曰佛以法界為
身即草葉縷結皆成佛真體況托象者乎
良以衆生迷本法身變為三毒成八萬四
千煩惱佛以普光明智熏三毒為三德秘

藏故變煩惱為八萬四千功德阿育王所造
蓋表功德之數量也吳越王倣造銅塔如
其數盡埋地中意表功德藏于衆生心地
冀啟一塔則見一種功德即覩法界之全
身如從一隙見無際空見可以色相貺之
哉法身堅固歷刼不磨隨緣應現太史此
塔豈因地示性空之一隙耶萬歷四十五
年佛生日憨山沙門德清記
周文璞方泉集姜堯章金銅佛塔謌白石
招我入書齋使我速禮金塗塔我疑此塔

非世有白石云是錢王禁中物上作如來
捨身相餧鷹餓虎紛相向拈起靈山受記
時龍天帝釋應惆悵形模遠自流沙至鑄
出今回更精緻錢王納土歸京師流落多
在西湖寺錢王本是英雄人白蓮花現國
主身蛇鄉虎落狗腳朕何如錦袍玉帶稱
功臣天封坼開即退聽兩浙不聞笳鼓競
歸來佛子作護持太師尚父尚書令一枚
傳到白石生生今但有此詩聲同袍方外
銛師兄哦詩禮塔作佛事同喫地鑪山芋

羹何曾薰陸綺床供但見相輪銅綠明哦
詩禮塔猶未畢蘆葉低飛山雨濕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宋周文璞方泉集有
姜堯章金銅佛塔謌云云曹勛松隱集有
淨慈創塑五百羅漢記略云淨慈山光孝
禪寺錢氏時曰永明寺慈化定慧師道潛
居之嘗請于忠懿王求塔下金銅羅漢像
會王夢十六大士從師而行密符曰如所
求歸于精舍是當時銅塔率歸淨慈矣近
吾友周青士忽于嘉禾白蓮寺見之別是一

片乃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故事係蔣處士研僧果所施今訪之寺僧堅不肎承矣

朱彝尊書錢武肅王造金塗塔事寺塔之建吳越武肅王倍于九國按咸淳臨安志九廂四壁諸縣境中一王所建已盈八十八所合一十四州悉數之且不能舉其目矣當日嘗于宮中冶烏金為瓦繪梵夾故事塗之以金合以成塔鄱陽姜堯章得其一版乃如來舍身相陽穀周晉仙賦長謠紀其事有云錢王本自英雄人白蓮花見國主身

蛇鄉虎落狗脚朕何如錦袍玉帶稱功臣攷羅平僧歸王遺董昌書曰與其閉門作天子九族塗炭不若開門作節度使終身富貴無憂晉仙即演其辭使聞者足戒此詩人之善于取材者已鄉人蔣爾齡亦得一版作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相以施城東白蓮寺僧吾友周青士所目擊西以語予及予歸田則爾齡青士皆逝詢之寺僧堅不肎承真蹟不復可覩遂書其事附錄晉仙之詩冀此瓦未鑠好古之君子或一遇焉

周篔采山堂集過白蓮寺觀銅塔詩銅塔如片瓦鎔鑄何工巧隆起欄楯形圖識尚可了知是五代物厥惟錢王造是類萬有千聚散不可保幾歷兵火災存者今已少蔣生偶獲之什襲逾重寶施舍鎮精廬此意寔微眇誦公喜我至出示光尚皎窪處填黃金顯見諸相好屠兒額偏廣下放刀仗小一者既若斯諸餘皆可曉原注是錢氏故物蔣子僧

果得之施鎮此寺

周震榮金塗塔拓本謌鳳皇山前萬松嶺碧波雲在空遺亭表忠觀但存二石金塗塔況餘千齡深宮五夜範金土西域如來留影形白蓮蹟古僧難問白石齋頭詩可聽家山夢遠桐鄉好雅事人傳翠墨靈坐想臨安千載上篤生異人五季千弩卻胥濤樓疊雪排衙石筍山圍青萬姓依王〻依佛〻身千億千穹冥蜀漢同時紛割據觸蠻一角悲燐螢叢〻誰衣山頭錦戚〻終憐牛角艤翠鈿紫陌春花篳私第黃金

海物瓻還鄉唱罷王孫去保俶崔巍月入檽鳥井荒祠遺老拜北郭宿艸東風醒君去吏尋握髮殿蒼苔敗瓦或有功臣型

右金塗塔即朱氏曝書亭集所載錢武肅王金塗塔是也按錢氏表忠譜塔高六寸重卅五兩陰有文云吳越國王錢弘俶敬造八萬四千寶塔乙卯歲記凡一十九字下有一保字外畫象作飢鷹餓虎狀今譜觀於桐鄉金鄂岩比部家題識畫象與表忠譜俱同惟保字金所見作人字按紹定間程珌龍山勝相寺記吳越忠懿王用五金鑄十萬寶

塔以五百遣使頒日本据此則武肅未聞鑄塔而竹垞以為武肅王何邪云八萬四千者水經注阿育王欲破塔作八萬四千寶塔蓋佛家言三千大千者奇數之極八萬四千者耦數之極耳又按慈山記云〻則表忠譜與今所見僅塔之一面近日山陰陳默齋得一座四面畫象俱全及吳越國王一十九字又一保字與前人所記大略相同益

知武肅未嘗鑄塔也竹垞之說殆承
周青士之訛耳
陳廣寧吳越忠懿王金塗塔跋右吳越忠懿王
金塗塔向藏吾鄉壽量寺中作香爐供奉
後為徐竹濤所得余以定武蘭亭及青藤道
人画卷易之高今工部尺四寸三分土有頂作浮圖七
級狀已缺中款有吳越國王錢弘俶敬造八萬四
千寶塔乙卯歲記十九字凡四行攷歐史弘俶為
武肅孫乙卯歲當是周顯德二年其塔多埋土
中宋時姜白石得其一周文璞為作謌紀之程嘉

燧破山寺志曹勛松隱集周質采山堂集及
錢氏表忠譜載塔本末甚詳朱竹垞静志
居詩話以塔為武肅王物殊誤一云弘俶納土後
造此塔八萬四千報趙氏不殺恩亦謬攷錢氏納土
在宋太平興國二年戊寅歲如造在納土後則
乙卯歲當是真宗之大中祥符八年時俶卒
已久安得復有造塔事辛亥春泛舟湖上与張
芑堂趙晉齋同觀適錢梅溪至論及之梅溪
為吳越後裔並以余言為然因識以俟博雅君子

蕭山祇園寺舍利塔題名

右舍利塔題名在蕭山祇園寺汪龍莊進
士輝祖先以拓本寄贈復示蔡雲白秀才
英所撰舍利塔記余因渡江訪雲白同觀
按其制度画象與錢氏金塗塔大略相同
惟題名勒於下截之面則異也時未信宿
不及手拓画象僅記其形制如右至顯晦
之跡繪画之妙詳雲白記中
蔡英祇園寺舍利塔記祇園寺凡塔者四
丙申海塘圮水及其二級水落崩其一寺
僧拾壞塼得物焉范銅而方博五寸高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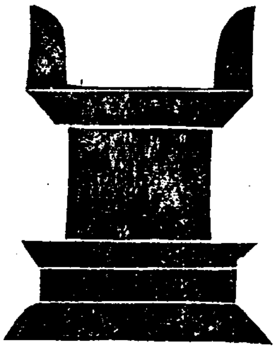
寸㕡為兩截其下截類碣砆而正方而殺其要五分之一作諸蠻女菩薩番蓮寶樹周其四圍其上截則自寸以上為平頂而微墳之作四銳角上𧖴高寸餘立四天王於裏向而其外及四面像與下截等其墳一孔應有事焉者而失之矣上截之底與下截之面相受也三楔而下受以孔則記於下截之面曰弟子夏承原并妻林一娘闔家眷屬捨淨財鑄真身舍利塔兩所恐有多生罪障業障並願消除承茲靈善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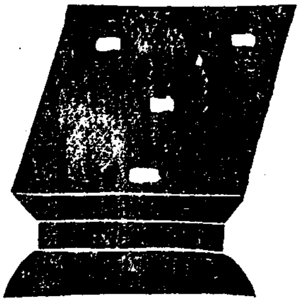
往西方淨土戊午顯德五年十一月三日記凡五十九字方折而旋以刀劃之其塔係供於塼塔之第七級以內者故不為風雨所蝕歲久而質不失然已斑剝可愛考舊志云祇園寺方塔二座在正殿前梁岳陽王蕭詧建圜塔二座在金剛殿前吳越監軍節度使渤海公建而沈仁裏塔記大意謂晉義熙間隱士許元度捨宅為寺後身為梁岳陽王蕭詧除會稽郡守至寺悟前緣建塔云云此即舊志所云二方塔也

記又云吳越監軍節度使側聞往事載動信心遂與妻屬國夫人同發善願起自戊午秋初訖於己未冬首發成雙塔此即志所稱二圜塔也今所崩方塔而鐫記云戊午顯德五年正吳越王奉後周正朔時所建舊志因傳聞之誤訛方為圜而沈記無方圜之别是以譌傳至今姑記之以俟之修邑志者乾隆四十二年秋日記

蕭山祇園寺舍利塔 縮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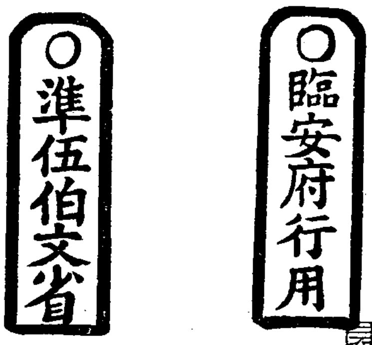
塔凡三層余曾渡江親訪與蔡秀才英同觀





右第一層勒銘在上

銅鋳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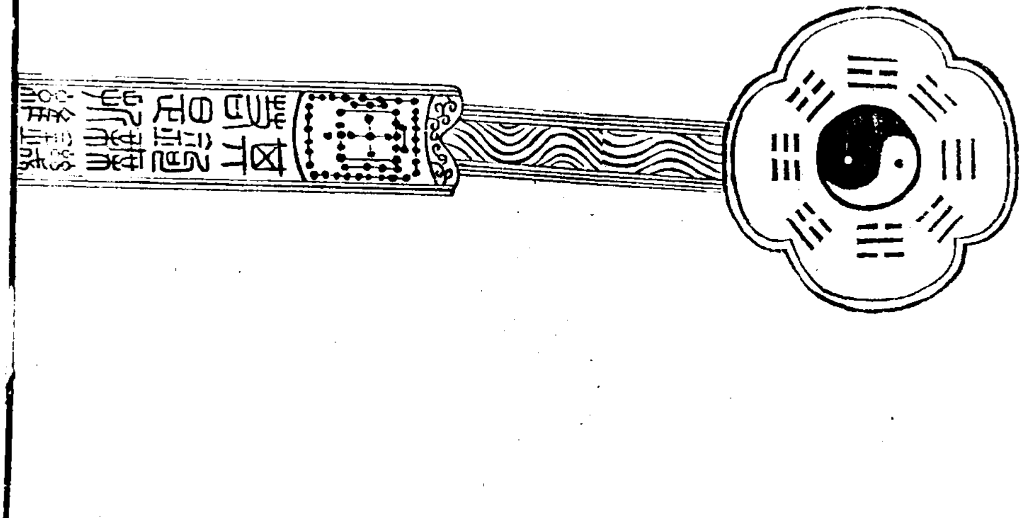
右銅鋳牌龍泓外史舊居候潮門外掘地得數十枚余曾見之或準伍伯或準壹伯皆有臨安府行用五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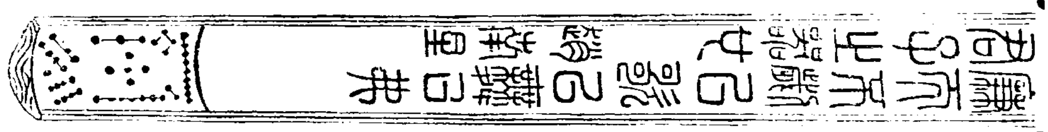
元孔行素至正直記曰宋季銅鋳牌長三寸有奇闊一寸大小各不同背鑄臨安府三字面鑄錢貫文曰壹伯文等之類額有小竅貫以致遠最便於民近有人取以為鑰鉔牌者亦罕得矣

張端木錢録曰曾見杭人吴姓者有此牌字畫精好

金忠淳曰就今所見皆鑄臨安府行用五字疑屬面文其曰準癸伯文省當作背文試觀淳祐當百錢即知孔氏所云背面倒置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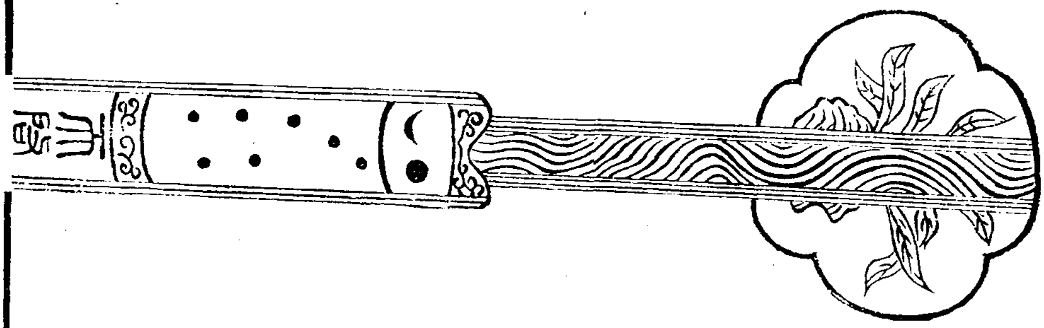
錢如意
面





八五

背



八六

右忠毅趙公錢如意一柄乾隆甲午六月四日同秀水朱清谷辰應及同里朱湘州芳衡觀於吾簣一進愛吾廬頸八觚身圜長尺有半重二斤四兩上金塗八卦河洛雲雷星斗五岳諸圖象并銘識數行一面篆文云其鈎無鑯廉而不劌以譌以舞以勿若是折維君子之器也趙南星凡二十六言一面篆文云天啟壬戌張鰲春製凡八言考壬戌乃天啟二年其時相臣如葉福清韓蒲州朱秀水皆端人也而趙公亦

越十有三州兼兩浙雖然五季事干戈獨使斯民樂生業憶昔武肅初起時揮戈指日一為低董昌為昏擾鏡水一麾梟獍生誅戔唐皇當宁深太息謂王之勳關社稷兩鎮節度未足多更須寶券為王錫元錢作板黃金墨字畫嚴勁言勤渠上言功勳果無敵下言信誓永不渝子孫傳家五百載啟櫝星辰絢光采入水不泯火不銷神物懸知如有待聖皇御極百度新蒐緇舊典昭人文錢君奉向明光獻重瞳盼睞天

韓騏趙忠毅公錢如意謌妖纂障日天地閉
代州戍卒性薑桂手中剛鐵尺二長得共朱

雲斂爭利額圖星斗背亐彎羅紋細蹙銀花
斑銘詞奇倔篆文古仿彿鑄鼎昭神姦百餘
年來親手澤古今義憤通呼吸想當邊城起
舞時魑魅潛形鬼神泣千秋正氣座右存物
因人重玲瑤琨指揮欲落崔魏膽把玩許招
楊左魂嗚呼明社久已屋一器森芒奪人目
風前還弔宋還民擊將如意西臺哭騏字其武江南
吳縣人貢生著有補瓢集

厲鶚趙忠毅公錢如意謌錢花鏽澀尺
有咫一朶冷雲吹不起四周銀鋟篆畫嚴古
器曾經近君子高邑趙公卓犖才東林黨籍
標渠魁要扶衆正黜羣小不悟晚乃為身灾
高皇辛苦營九有輕擲乾坤崔魏手椓人假
子溝朝廷豈獨見泉竟無後原注見泉無後趙公曰南樂魏廣微語見泉廣微父允貞號也廷推禍伏三案根遥遣荷戈
出雁門匹如祥麐在苑囿猰貐檮杌驅之奔
擊壺謌罷提携舞北闕關心淚如雨恨不親
將逆豎頭碎如王氏珊瑚樹力疏四害論四
凶原注公於神宗朝為選郎上四大害疏光宗朝為總憲斥元詩教趙興邦官應辰吳亮嗣著四凶論顧鑄禹鼎代天功人間萬事不如意

佳名真與奇觚同錢子何清寒乃是公之忠
義肝錢子何突兀乃是公之戍死骨我贖得
此常賣家傳觀四座寐不譁若采銘文倫史
事流傳億代可以箴官邪
沈德潛趙忠毅公錢如意謌為蔣半關賦蔣
侯購得錢如意銀絲鏤飾存款識額圖太極
八卦形背列天垣斗星位銘辭無多語詰屈
廳而不劌君子器流傳知是忠毅公年月日
與姓名備維公生值桓靈朝婦寺秉政同宣
驕紛紜鉤黨禍正慘孟博繫獄悲呇縣城狐

社鼠不易去悲歌擊節心憂焦上方請劍空
有志唾壺敲缺真無聊賢臣從古一網盡違
衛魑魅投邊郊邊草荒〻斷行跡邊風蕭條
邊月白尚書振臂忽起舞手持故物還拂拭
一揮天地欲低昂想見鬚髯立如戟賜環無
詔来邊庭萬里忠魂歸不得陵谷變換廟㒵
遷尚書手澤今依然光彩爛〻照四筵鬼膽
震慴那敢前珊瑚二尺不足擊捐揮弃勿談
枯禪蔣侯蔣侯知爾所寶在人不在物要令
忠義之氣垂千年

黃文運趙忠毅公錢如意詞空堂白晝生雷
雷倏忽光芒射星漢興酣決眼三摩娑知是
尚書舊時玩尚書嶽立森孤標彈壓婦寺清
羣寮陳詞直欲誅曹節抗疏何嫌劾趙嬈茄
花委鬼相糾結忠義生平當憤切想像悲詞
擊節時中宵起舞情嗚咽一自飄零別玉鑾
荷戈遠謫雁門關徒聞竿下金雞放未見天
涯戍客還東林舊事成千載古製蒼茫閱人
代碧草荒苔埋沒多天垣星斗依然在太息
孤忠照古今留傳舊物等球琳試將銘語分

明誦彷彿當時錢石心
曾燠錢如意詞一抹烏雲展書案其光
隱約星文亂捫之凛〻寒〻生風氣奪奸
邪起庸愞銘辭自刻忠毅名趙公當日
何錚〻楊清激濁太操切宵小失志爭相
傾天下三君比漢季誰能常令公如意
東林西廠門始分白馬清流禍方熾此器
摩抄在公手鴈門西去相從否唾壺盡
缺心可知烏角生還夢何有原注郭澄之事趙公
趙公百鍊身此名此器磨不磷當時鑄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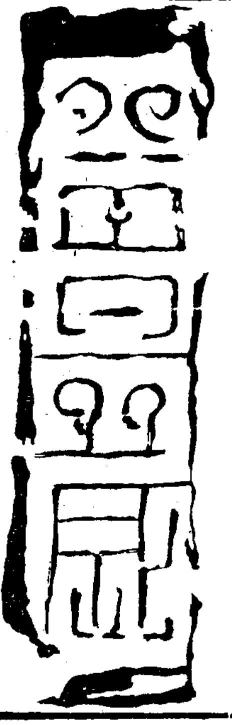
六州鋏大柄如何倒与人
胡森鋏如意謌天啟朝局大破壞趙公吏
進尚書臺一時所擊頗快意東林東廠
門戶開公聲鏦錚金石裂羣奸壓蹙
聲嗚咽匪惟獬豸能觸人豈有蛟龍不
畏鋏鑄為如意象公貞歐冶之手張鼊
春銘詞古義搜七命篆法變態摹西
秦首圖八卦背五岳芒寒色正今如新惜
哉捐揮難自專前有廣微後忠賢樹公
大敵掣公肘委鬼弄柄神凄然鴈門

西戍公身死夜〻忠魂定起舞埋椎誰
落趙高頭呼酒来澆代州土孤憤銜寃
不可平匣中長作湛盧鳴諸臣攀檻終
一借二十四罪何由坐摩挲舊物虹光
燭毅骨稜〻鋒刄蕤莫教奮袖碎珊瑚
為公收入刀斂録
王文治鋏如意謌曾公示我鋏如意
乃是前明忠毅趙公之所持當時逆
閹盜大柄欲墮地紀傾天維二三君子
苦營救文章那得登彤墀計窮乃

變〻乃奇〻功未可憑毛錐奮袂一擊
雖不中奸魂已逐如意飛偉哉如意
鋏鑄之非刀非斂含鋩鏃銘言可識不
可讀竟體錯互蟠金絲百年繡澀鋏
花紫陰寒吐燄無人知鋏骨瘦硬駭蛟
螭鋏肝凜〻鬼魅啼謾言過剛易
摧折乾坤正氣良在斯君不見燕廷
筑博浪椎丈夫血性何淋漓豈惟不
計身家安与危亦復不計青史名常
垂轉思如意有幸有不幸但問持者

為伊誰噫吁嘻屡仲叛賊首李倫暴富兒
珊瑚粉碎成底事唾壺空缺終何為
郭塑鋏如意謌三百餘年明社屋一器森
芒奪人目流轉人間獨至今趙公之魂天地
燭東林黨籍門戶開要扶衆正殲渠魁彷
彿神奸鑄禹鼎指揮如意名由来鴈門闕
塞黄雲戍夜舞烁風鬼神怒揚左忠魂
不可招崔魏頭顱竟如故摩挲此物疑
有靈寒光一握流電星千烁以後公如意
豈獨朱雲斂争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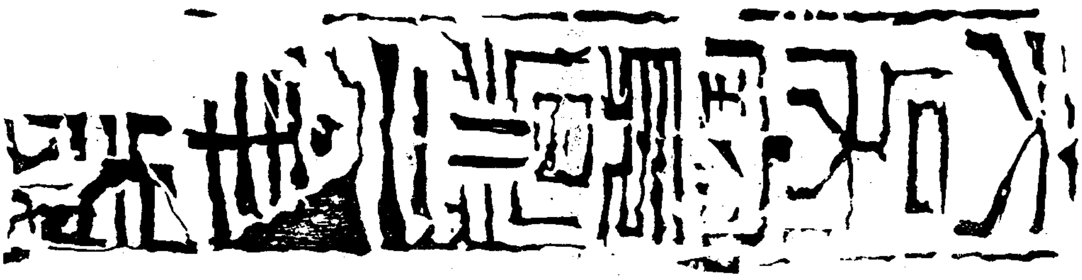
萬歲磚



九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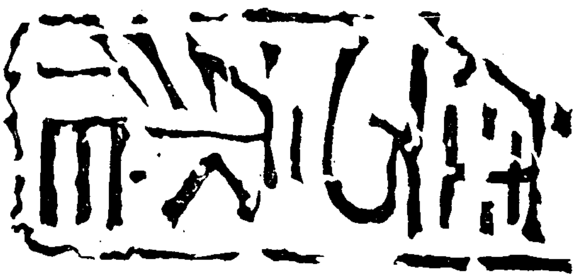
右萬歲塼辛卯得於葦芹圃家審其制度蓋亦三國時物按隸續載汝伯寧塼有曰萬歲舍曹𦙶文塼有曰千萬歲署舍邯君篆塼有曰萬秋宅洪氏謂漢人無忌諱如此又鄴中記北齊起鄴城見古塼大者方四寸上有盤花鳥獸紋千秋萬歲字其紀年非天保則興和蓋東魏北齊也又宋判史李琮元豐中於丹陽郤不疑家得唐元次山家藏鄴城古塼硯背有花紋及萬歲字想一時風尚如此耳

寶鼎磚



九七

右寶鼎磚搨本盛澤王匀山楠所贈書法与皇
休明天發神讖碑同一運筆吴地文學之祖
子游之前有泰伯書法之祖逸少之前有休明
休明書傳世絶少吾鄉禄里山石刻是孫吴
時物惜久不傳未知与此磚書法有同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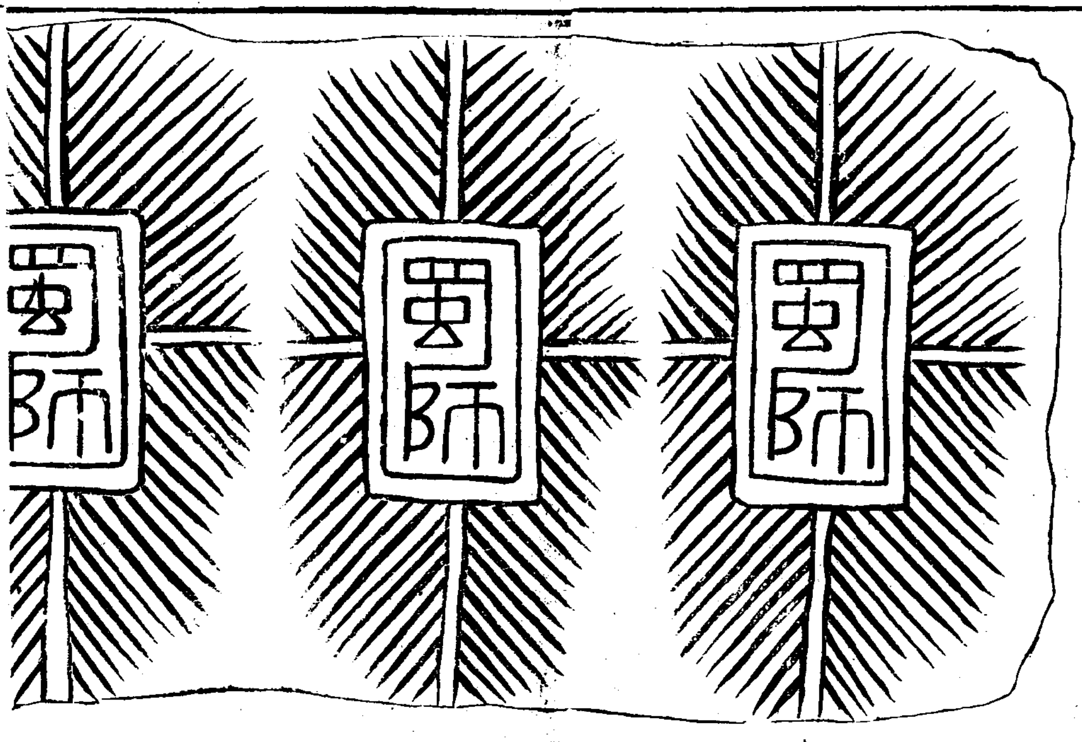
九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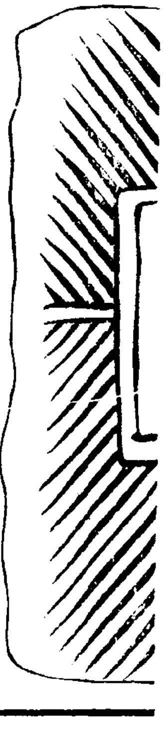
朱彞尊曝書亭集跋吳寶鼎塼字康熙四
年吳之郝民于小雁嶺掘地得塼二識云
大吳寶鼎二年歲在丁亥作凡一十有一
言蓋孫晧時紀元通鑑晉泰始三年也面

有蟠文知非民間物考是年六月晧起昭
明宮方五百丈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
攝伐木一時摶埴之工陶旊交作或分命
吳郡助其役理有然者塼之為用古人取
林必精故羽陽銅雀香姜之瓦皆可製硯
而是塼相之理猶質暴若似乎火氣不交
埒不孰者殆為坊者所棄流轉民間未可
知也二磚為顧秀才肇敏所得分其一贈
予〻既搨孔廟五鳳二年磚又從候官林
氏摹甘泉瓦合此裝池作冊因濡筆識之

歲在壬午又六月寓慧慶寺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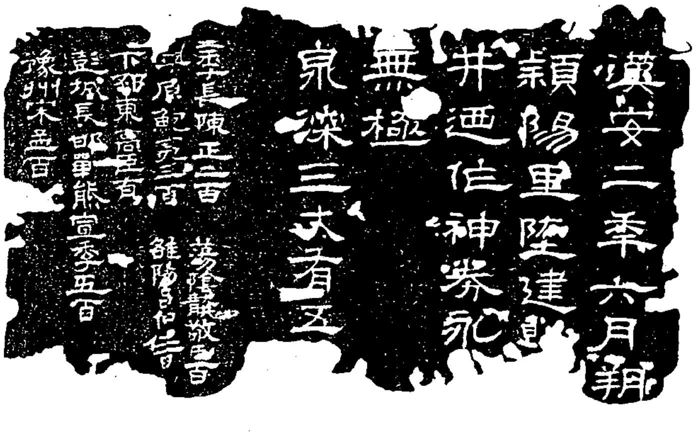
蜀師磚





右磚文曰蜀師制作甚精吾鄉海上常得見之鄧尉徐友竹堅云揚州平山堂下開河得古磚亦有蜀師字蜀師二字未詳何義諸宮贊草廬謂是匠人之名近華芥園于吳興得一磚文曰蜀夫篆法亦古雅有致按漢隸字源隸續俱載景師磚蜀師蜀夫景師蜀師豈其類與

井券



右漢安井券搨本藏吳門陸貫夫家云得於崑山徐氏傳是樓是石是金俱不可知疑石刻也前記年月并泉深丈尺後署出錢姓名七人計錢一千四百按隸釋載義井碑紀費有四萬及百萬者今券云一千四百不知當日所用大錢乎小錢乎或半兩五銖必與今不同亦可證古人財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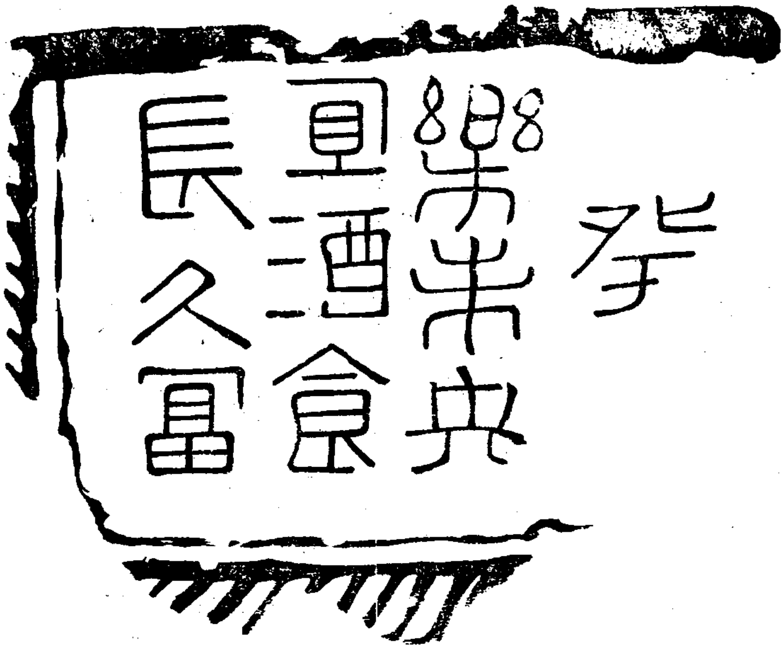
一端矣又按券井在潁陽里而出錢之人蕩陰也平原也雒陽也下邳也邯鄲也豫州也皆非土著意流寓者為建義井耳

殘瓦

右殘瓦僅存平國坫三字
丁龍泓師曰坫義作屏障解

百五

殘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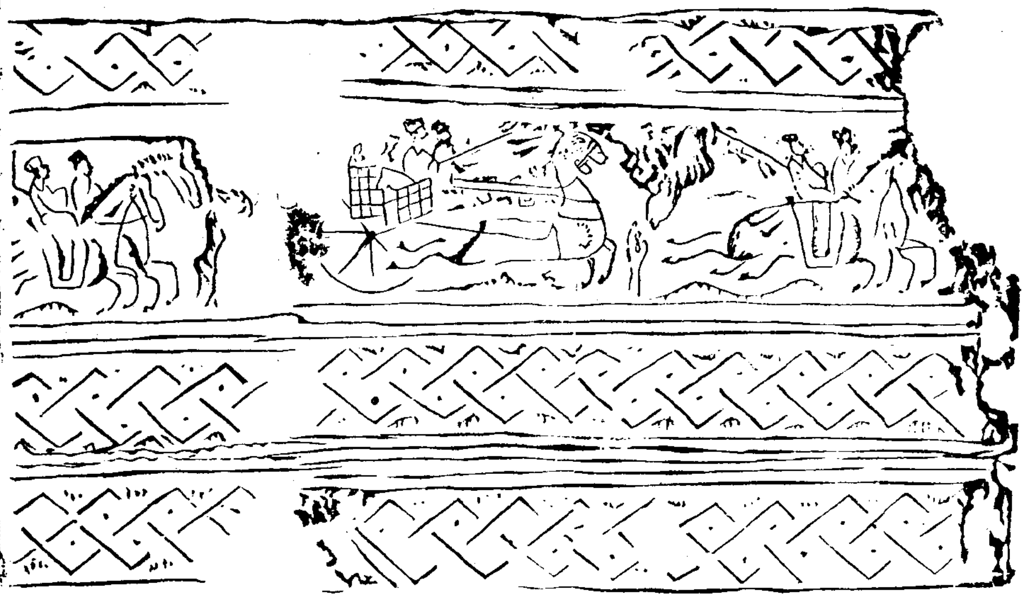
右瓦藏吳門汪氏嘉興范墨濤手拓見贈按
隸續載漢碑旁有磨紋是磚與罫師皆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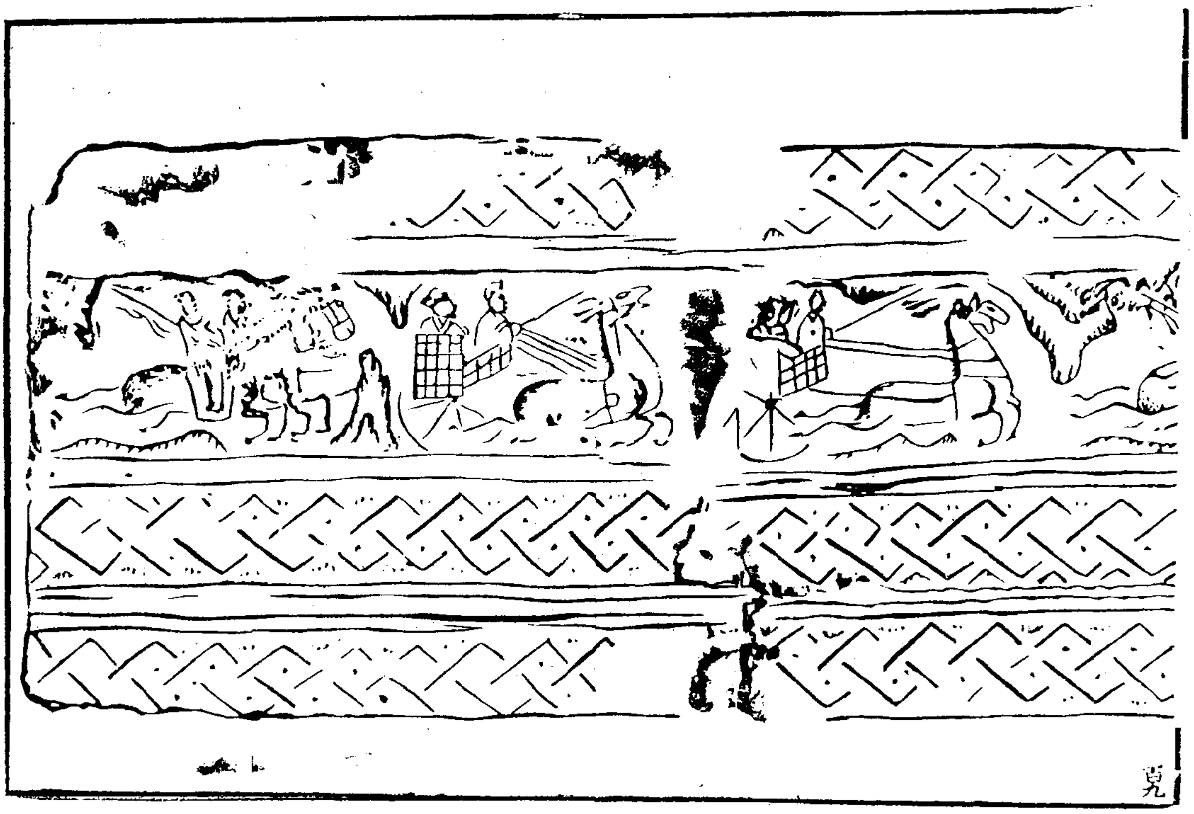
百六

磨紋盖漢制也且文詞與漢鏡銘同一命意

龍泓外史曰秦漢六朝人風尚吉利致語故長生未央延年益壽富貴昌字往、見于磚瓦締構之間此誠漢瓦即今筆須瓦云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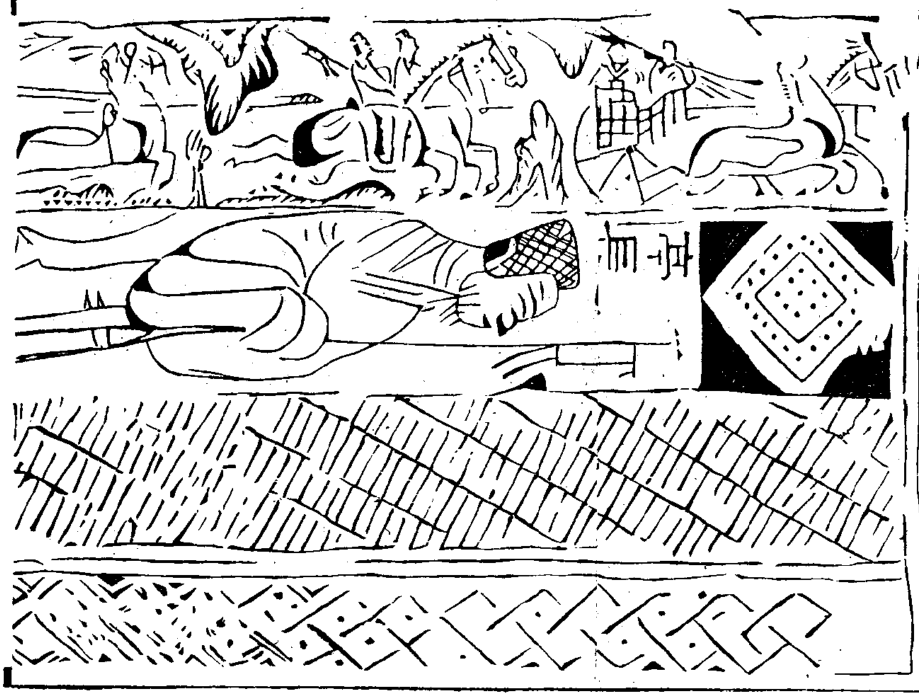
漢画象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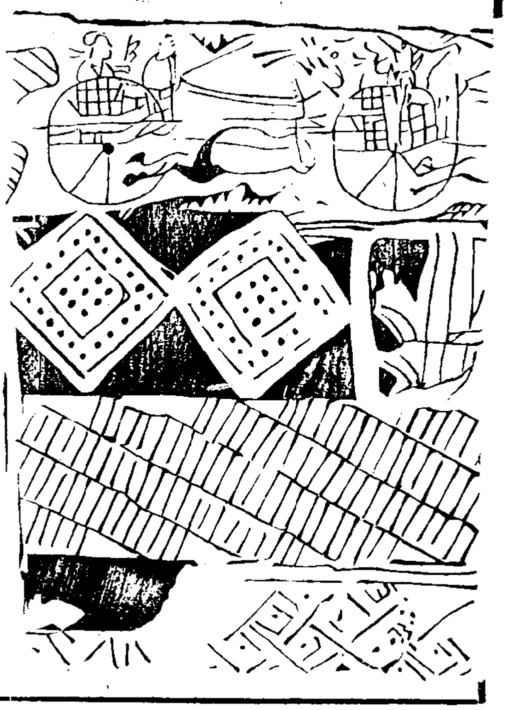


右画象塼玩其規制當是漢時物意
壽藏塼也按范史趙岐傳岐自為壽
藏圖季子〻產晏嬰叔向四象居賓位
自画其象居主位是塼蓋寫仕宦者出
行之狀車如流水馬如游龍亦足見其
平生志趣矣塼不知藏誰氏已亥春日
予歸自京師揚州羅兩峰聘以舊搨
本見遺迄今二十年矣猶憶兩峰屬余
飛白預題其壽藏謂百歲之後千里
遠隔恐不得君書噫兩峰真達士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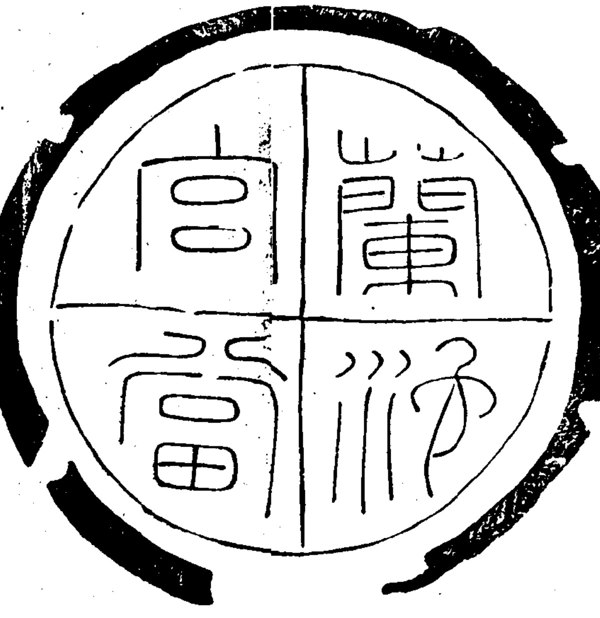
漢亭長塼



 亭長塼二



蘭沱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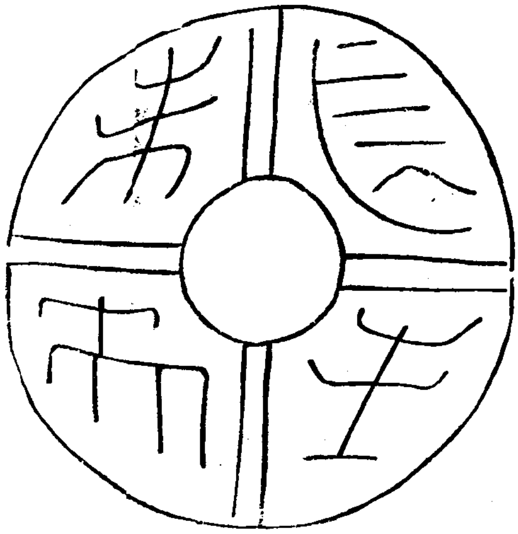


右瓦頭文曰蘭沱宮當說文沱江別流也臣鉉等曰沱沿之沱通用周禮職方氏虖池禮記有事于惡池詩漸漸篇俾滂沱矣史記作滂池無羊篇或降于阿或飲于池皇矣篇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白華篇滮池北流說文作滮沱山海經大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離騷九歌少司命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怳兮浩歌東方朔七諫鸞皇孔鳳日以遠兮畜鳧駕鵝雞鶩滿堂壇兮鼃黽游乎華池揚雄羽獵賦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灌以岐梁隘以江河說文繫傳今之蹉跎古作差池按經史沱池通用說文云此字今別作池非是徒何切今讀直離切非古也

秦漢瓦圖記右瓦得之漢城西考水經注云渭城縣有蘭池宮秦始皇微行逢盜於蘭池雍勝略云咸陽縣二十五里有蘭池宮故定為秦瓦其曰蘭池宮當當字未詳按三都賦云玉卮無當注云當去聲底也今當作底解未知是否又各志有上林儲胥亦為漢瓦儲

胥藩籬也宮底之與藩籬義亦相倣存以俟
考

長生瓦



右甘泉瓦頭藏候官林氏按錢唐朱氏楓秦漢瓦圖記云甘泉瓦有曰長生未央曰萬壽無疆曰上林曰儲胥曰宜富當貴等種長生未央蓋其一耳余所見長生未央瓦不一凡四種巳繪秦漢瓦圖記此朱氏所未收者遂錄之

林佶甘泉瓦圖記云右漢甘泉宮瓦予家所藏也甘泉宮址在今陝西淳化縣治山中康熙辛丑予兄同人與祝文元遠自三原往遊其地見道旁畊夫鉏田積瓦礫如邱阜皆隱隱有文多剝缺不可識因憩樹下見有小物墳起者剔之獲此瓦甚完好字畫獨全亟懷以歸考三輔黃圖甘泉宮一曰雲陽宮秦始皇二十七年作周十餘里漢武帝建元中增廣之周十九里師古曰秦林光宮在磨石嶺嶺側有甘泉故漢武建甘泉即取為名其嶺高出他山距長安三百餘里而能望見長安城堞宮表有通天臺雲雨悉在臺下山中宮殿臺觀略與建章相比百官皆有邸舍帝嘗以五月避暑八月歸每邊警烽火通甘泉以人主不在長安故兩通之也今去漢二千年宮觀淪沒人亦無有向荒山古道而流連憑弔者家兄短衣匹馬裹回於夕陽隴畝之間田夫牧豎方且揶揄而怪訝之乃適獲此瓦以償其好事之願吁亦異矣予庚子生於三原家兄獲此瓦時予始二歲稍長家兄輒舉以相示曰此不易得也既壯學書知摹古文奇字乃知是物可貴庚午學作詩漫為謌以紀家兄亦從而賦之頗聞於人閒有屬和者又四方博雅之士多欲摹其文以為傳翫因考圖記詳夫得之始末俾覽者有徵焉

林佶甘泉宮瓦謌甘泉漢宮遺古瓦何年棄擲荒隴下泥沙埋沒風雨剝誰人物色求諸野阿兄遊宦西入秦嗜奇好古搜沉淪西京文字傳絕少何意長生四字完形神周圍一尺有二寸水清翡翠光鮮新非篆非隸含古意不琱不琢歸元淳歐陽集古見未到劉攽博雅誰探真二千餘年復

寶重轉憶飛廉太乙俱成塵當塗銅雀非
儕偶歷十四朝真可久寶器逾晦逾光明
肯讓漳河片瓦傳不朽
按吉人記同人亦有詩而新安張潮刻
甘泉瓦圖考吉人同人詩皆失收今吉
人詩從沈文慤公　國朝詩别裁集鈔
入惜未得同人詩也
徐釚甘泉宮瓦記甘泉宮瓦閩中林子同
人從父宦遊長安於亂山中得之徑五寸
强厚一寸弱背平可研墨以水漬之有翡

翠紋如古彝器即唐宋以來所謂瓦頭研
也葢入土歲久其質理亦温潤可愛按甘
泉宮址在今淳化縣距長安三百餘里一
曰雲陽宮史記秦始皇二十七年造漢武
帝建元中增廣之雕文刻鏤窮極奢侈與
柏梁建章相埒令去漢已久遺迹都不可
攷唯當年瓦礫委棄荒烟野艸中者久而
未泐往往雜出於風霜兵火之餘如此瓦
者字畫猶甚完好余把玩久之因思項籍
入咸陽阿房既焚漢家創業崇儉乃所為

長樂未央複閣飛樓千門萬户照耀於秦
山渭水閒者周數十餘里即令三輔黄圖
西京雜記所載抑何盛也及至炎祚一移
玉城珠簾化為灰燼雖片瓦僅存亦久摧
剝於樵夫牧豎之手何意二千餘年乃得
博雅好古之士如林子者長鑱木柄搜剔
於荒崖殘塚之墟懷之而歸如獲拱璧裹
以錦囊注以名泉時復為之摩挲寶玩俛
仰太息恍若置身西京以上則瓦之所遭
不厚幸也哉甲戌五月余客三山同人令

弟吉人出示此瓦并摹其文示余遂為之
記再賦四絶句以寓憑弔云
武帝乗龍事可哀更無人到集靈臺唯留
一片甘泉瓦曾照西京烽火來原注集靈臺李夫人瘞處
雲陽宮殿久摧殘遺瓦猶同渭水寒莫向
銅駝問消息金仙清淚不曾乾
已無寶鼎薦芝房碧瓦徒憐委路傍猶勝
臨漳老銅雀不從臺畔看分香
土花如繡色逾妍拾取荒山夕照邊留與
詩人供嘯詠夜深常得伴陳玄

張鴻烈詩不見甘泉宮猶見甘泉瓦此瓦未墮時鱗次蒼莒下兵戈歷歲年陵谷遞傾瀉金玉為塵沙隨風肆飄灑何期此物存模文諒非假林子具豪情拾得跨鞍馬雄劍徒在匣古陶時復把默坐想秦灰孰是長留者

陸棻詩丹青三代物科斗古文書偶得猶堪喜專心更不虛澄淘嚴冶鑄瓴甋重璠璵認取長生字銷炎憶玉魚海內真風雅三山有二林時宜俱不合仙骨總非今金石廬陵澼嫏嬛廣武淫交游雖恨晚猶許託同音

邱象隨詩陸離土鑑蠹雕蟲廢址依稀認舊宮可惜張華未相見當時放失志圖中朝餘風露暮餘烟古道荊榛有歲年烽火舊連三百里未央宮瓦落甘泉伃細長生兩字摹長安八代帝王都離宮別館知多少鉤戈香魂倩玉奴好古先生非好奇收將遺瓦重人思最憐世上敦龐氣斵盡秦皇漢武時

萬斯同羣書辯疑題甘泉瓦圖候官林子吉人至京師示予以甘泉宮瓦圖蓋其兄同人游其地親拾於瓦礫中者其額有四字曰長生未央古而樸其為漢物無疑也或有問於予曰昔王子充作漢瓦硯記言未央宮瓦凡六等其面背皆有字一曰口口口口一曰長樂未央一曰儲胥未央一曰長生無極一曰萬壽無疆一曰永壽無疆無所謂長生未央者得毋偽乎予曰不然彼所云者未央宮瓦也林子所謂者甘

泉宮瓦也未央作於高帝甘泉則作於武帝時之相去將百年未央在今咸陽甘泉則在今淳化地之相去又二三百里宜其制有不同也安得執彼之說疑此之偽乎子充記謂瓦之面徑五寸圍一尺六寸强厚一寸弱質之林子之瓦其制皆合則其為漢物何疑或又謂未央之瓦乃篆字此則隸字何以不同予曰隸即今楷書也當高帝時去秦未遠隸書止行於民間故用篆字至武帝則朝廷上下悉用隸書故製

瓦者即用其體書之也又何疑或人稱善
因題於圖後
王士正帶經堂集甘泉宮長生瓦歌為林
吉人作并寄同人漢宮一百四十五橫絕
南山邑九嵕未央建章最廣麗渭北更起
甘泉宮甘泉之山化金碧千門萬戶交玲
瓏通天臺高屹宮表下瞰雲雨青濛濛武
皇求仙跨滄海射魚牽犬東門東孫卿已
誅五利死飛廉桂館猶巃嵸上陵磨劍勢
一變雲陽烟艸悲秋風甲帳珠簾盡黃土

何況片瓦埋荒叢林生好古極幽賾短衣
匹馬空山中太乙壇邊弔鉤弋悲謌躑躅
斜陽紅此瓦出土事非偶長生古篆疑神
工濯以清泉襲綈錦襆帰嶺海光熊熊令
弟繪圖亟示我使我懷古心忡忡終南渭
水舊遊歷漢家陵闕隨飛蓬豈知一瓦供
賞識遠與石鼓岐陽同兄視羽陽弟銅雀
纖兒慎勿加磨礱
朱彝尊曝書亭集甘泉漢瓦謌為候官林
侗賦西京無書家但有急就凡將篇其後

闕里闢乃得五鳳二年塼滕公石室閉已
久文體侗詭乖自然芝英鶴頭書歲遠俱
沉湮孰能扶淵輿冥索崔張先候官林侗
婷蒼雅袖中忽出甘泉瓦長生未央字當
中逸態橫生恣塗寫定州漢廟不足珍銅
爵香姜盡流亞吾聞甘泉本是祖龍之所
遺武帝因而恢拓之非無益壽延壽字今
已蕩盡蠲錙釐金銅仙人去渭水椽桷自
毀化作龍鱗而當知是瓦定有鬼神護不
然安得團圞如鏡勿使纖毫虧伊誰擅此

隸法古毋乃史邈丞相斯下至元封人物
能爾為侗也耽奇莫與並手搨硬黃墨一挺
裝池作冊索客題重之不異焦山鼎吾生
亦好金石文南踰五嶺西三雲手披叢篁
斬榛棘殘碑斷碣搜秋墳携帰蓬屋少香
芸辟魚散走饑鼠嚙蟲涎粉蛀徒紛紛侗
乎侗乎真好事殿闕遺墟靡不至短衣匹
馬尋昭陵陪塋諸臣表銜位旁及降王一
十四右先咄苾左什苾殿以那順范頭利
舊史缺漏新史刪侗也為之考其次試入

儲蔵蘭話堂長物何論僉一筍君家嚴君
政不苛至今秦地猶謳謌年過八十尚健
飯丹砂不餌朱顏酡魚珎之養樂事多長
生瓦兆本為此請君一日三摩挲
王譽昌詩地指雲陽是處衰漫憑遺瓦想
樓臺金莖甲帳神仙冢剩有長生兩字來
磨洗鱗〻片碧殘自然鮮潤　清寒當
年雨露知多少重疊苔痕漬未乾　斲成
圖璧列文房猶勒甘泉字在旁不用龍睛
開半勺玉蟾蜍吐露華香　霜豪冰繭共

清妍獻賦應隨到日邊釋却褐衣臨即墨
明光殿上賜重元
周在浚詩瓦頭硯得自甘泉製度應知元
狩年今日摩挲藏寶匣不教衰艸泣寒烟
　古朴知從西漢遺通天臺閣入雲奇依
稀尚有長生字如見東方奉御時　高人
弔古每流連偏在荒殘水石邊拾得瓦頭
如拱璧漢家遺跡得君傳　曾為高僧記
未央雀臺遺物誤香姜何期今日桐陰裏
老眼重觀古墨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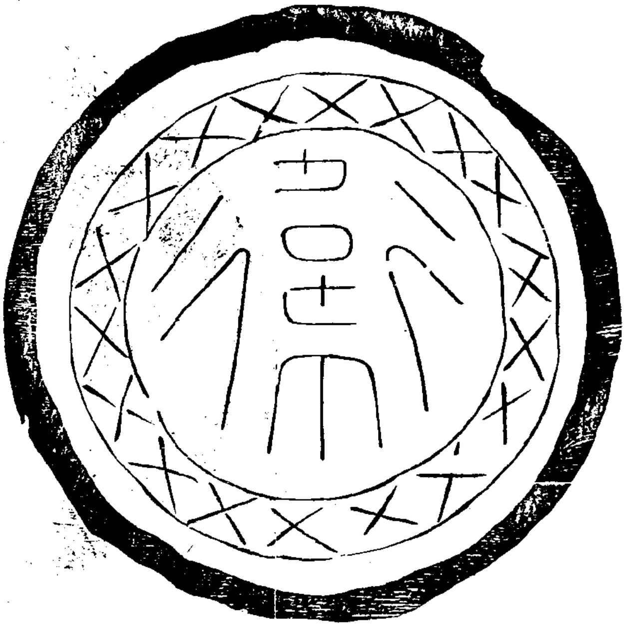
黎士宏跋記戊辰入三山晤林敏子先生
時年七十坐卧小園頗饒樹石之勝季君
吉人他出得交其長君同人并見同人所
著昭陵墨蹟考曾跋數行歸之今更見漢
瓦圖說園陵寢殿久已化為冷雨寒風一
二零瓴斷甓何足有無乃同人得此寶惜
珎藏吉人作記語尤淒麗一時學士大夫
又從而歌之咏之使二千年閒成敗興亡
歷〻在眼豈徒其物之謂哉閩敏子健甚
率諸子閉戶著書興復不淺人生何事抑

唯適志為歡耳父子兄弟以文章名德標
長風流享人世不爭之福覺潁川朗陵去
人不遠矣
李澄中跋丙寅歲余在京師曾為人題未
央瓦硯已不復記憶矣丁丑秋來閩中與
林子吉人文一日偕邱洗馬季貞過樸學
齋林子出其兄同人所藏甘泉宮瓦頭硯
相示上有長生未央四字其樸質古茂與
未央迥殊余家有季孫行父所城口古瓦
二葉其質甚堅瓦口有籀文一曰千秋一

曰萬歲字畫圓潤可愛卬之作金石贅今覩此瓦正與相類其為甘泉舊物無疑覺未央銅雀不辯而知其贗矣甘泉宮在陝西淳化亂山中同人于旅次不意而搜得之搨以為冊命海內詩人題咏之備矣嗟乎以武帝之雄才大略其所開拓西過玉門南至於海即今之七閩兩粵皆其地也漢祚既移今所流傳於人間者獨有數瓦在耳余為紀其始末而歸之且以誌人代之感焉

張潮跋古者宮殿之瓦其色黯然與民間無異特精粗不同耳後世創為琉璃之窰雖不知始于何時然觀小李將軍所畫宮圖與近代無異則是宮瓦黃綠之色自隋唐間當已有之因讀林君漢瓦記偶筆于此以俟博雅好古者詳考焉

按張潮考採拾多矣余復鈔入萬季野考同人記并譌竊疑二林當日交游徧天下所徵名公題詠應不第此有所漏略尚祈好古君子補助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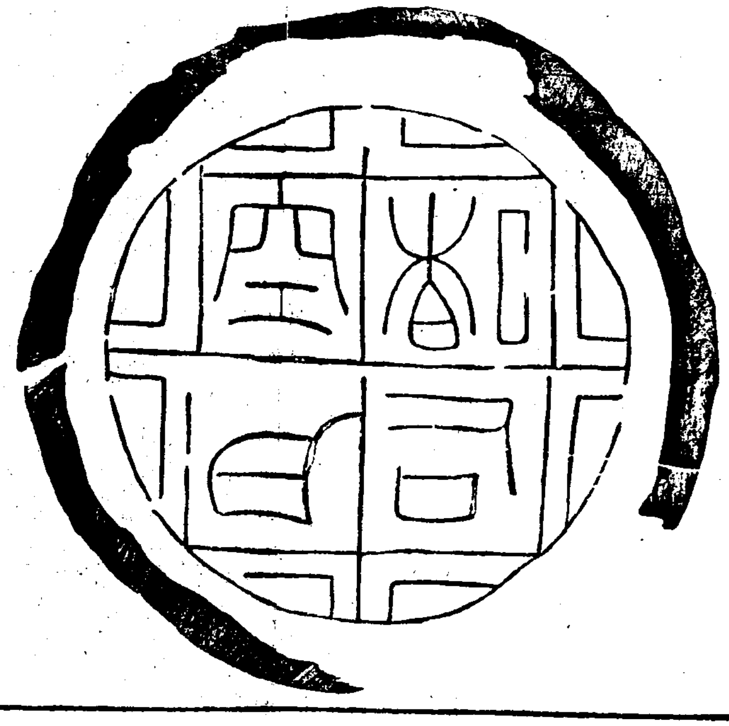
衞瓦

百六

右衛瓦當是漢魏武衛府寺之瓦而朱氏秦漢瓦圖記定為秦瓦

秦漢瓦圖記右瓦二得之阿房宮東北土中其文僅一衛字按史記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又長安志云瓦作楚字者秦瓦也秦作六國宮室用其國號以別之今衛字瓦當是秦為衛國作宮室之瓦考史記索隱六國與宋衛中山為九國又臣瓚云秦并六國衛最後亾漢書地里志始皇既并天下猶獨置衛君二世時乃廢為庶人衛雖後亾當與六國並作宮室衛之為衛猶楚之為楚並為秦瓦長安志信可徵矣其書似嶧山碑而神采過之蓋今嶧山碑為鄭文寶摹本茲瓦固未敢定為李斯所書要非後人所及也又其瓦規模遜於各宮之瓦益知其為衛瓦耳

都司空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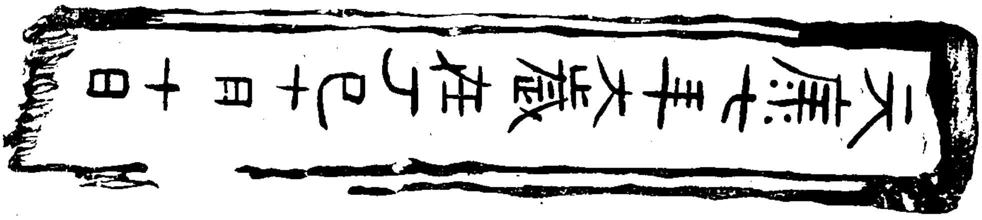


乾隆甲午秋八月杭郡俞秋府理持贈錢唐朱楓所撰雍州金石記二冊秦漢瓦圖記一冊古今待問錄一冊排山集二冊按秦漢瓦圖記所載與余金石契同者十之八九乃復刪訂閒有管見與朱氏互有證引者存什一以俟好古君子採擇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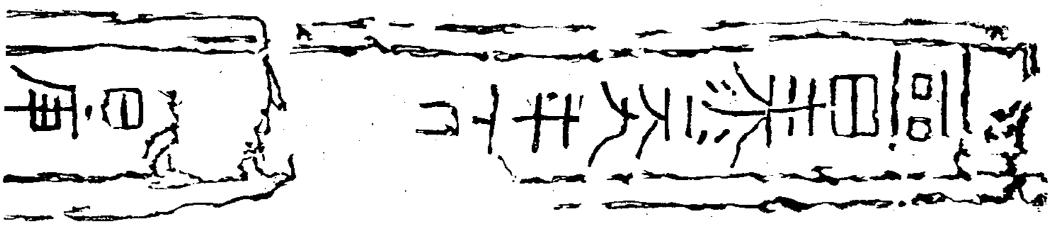
排山集秦漢瓦頭搨本詞并序嘗讀朱竹垞王阮亭甘泉宮長生瓦詞不禁神往辛未兒子家濂任醴泉余亦繼至甘泉去醴泉不百里而近求之又久始得一枚晨夕摩挲幽興

轉劇於是遍訪秦之阿房漢之未央諸宮積之十年得十五種又文同而書法小異者十五種一一搨之裝潢成冊其漢瓦曰長生未央曰長生無極曰長樂未央皆見諸記載者秦瓦曰衛曰蘭池宮當漢瓦千秋萬歲曰億年無疆曰與天無極曰益壽存富曰都司空曰原注本字曰宗正宮當曰右空曰上林曰上林農官皆前人所未見者爰作詞記之咸陽一炬三月紅漸臺火遠西京空我來更後二千載頻欲訪古將何從嬴劉故宮南山下田翁拾得當年瓦秦歟漢歟出泥中歘如海日生殘夜形或圓月或半輪古意槃礴超常倫土暈銅花蝕精鐵手欲捫摸猶逡巡瓦棺石鼎畫辟易銅盤獵碣成芳鄰嶧山之碑焚已久蒼龍署書復何有嗚呼何由倏忽見此書鴻鸞飛翥蛟龍走蕭李茫茫錯雜陳抉剔未易指誰某憶昔林氏有一圖朱王詩老爭謌呼請看陸離三十片此瓦此圖絕世無摩挲古篆情跳躍竹垞漁洋墨陣斫難弟難兄滿眼中從此無人斫銅雀

元康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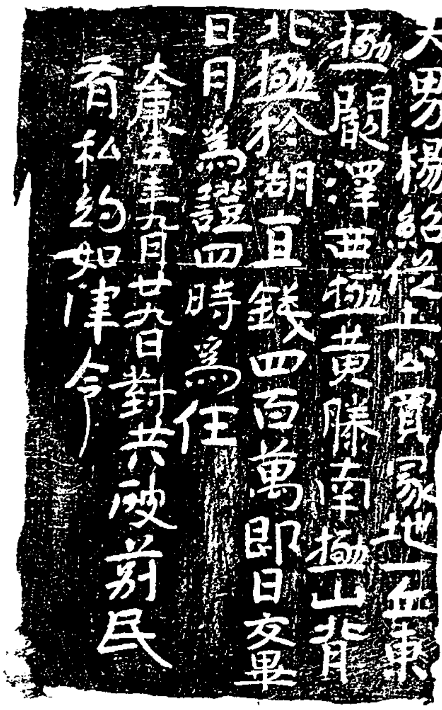
泰元磚



卌

百廿五

太康瓦券


大男楊紹從土公買冢地一丘東
極闞澤西極黃滕南極山背
北極於湖直錢四百萬即日交畢
日月為證四時為任
太康五年九月廿九日對共破莂民
有私約如律令

百廿六

右太康瓦券藏山陰童山人二樹鈕家乾隆
辛卯冬日二樹携瓦券過吳門時余亦客吳
門出以示余與陸白齋紹曾共玩白齋審定
書法與瘞鶴銘並論洵真賞也按瓦質白沙
骨猶今之瓦瓮外有釉星星如雲母片面有
文六十六言并詳四至蓋營塋時買於神
者書法先以錐畫坏入火燒成故錐痕先後
深淺之蹟歷歷可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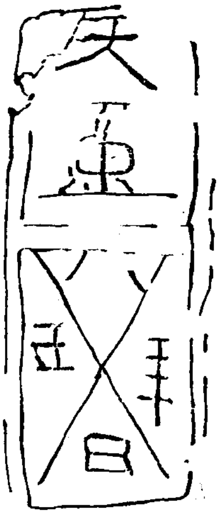
徐渭集柳元穀以所得晉太康間冢中杯及
瓦券來易余手繪二首券文大男楊紹云云
詳玩右文似買於神若今祀后土義非從人
間買也二物在會稽倪光簡冢地中於萬歷
元年掘得之在山陰二十七都應家頭之西
尚有一白瓷獅子及諸銅器銅器出則腐敗
矣獅尚藏光簡家逞思冢中人有杯不能飲
孤此黃兎窟伴千三百稔券錙四百萬買
地作衾枕想當不死時用物必宏甚尊罍羅
寶玉褁袜賤繡錦豈有纖纖指捧此鍛泥蕈
存巳隔一邱華瓩過千仞活鼠勝死王斯言

豈不審古人笑不飲此說豈無見五斗卧劉
伶哀來淚如霰嗟彼太康子冢中亦杯杓
固知好飲徒無咽可澆嚥杯出黃土中忽復
受傾灌譬彼避秦人迺不知有漢我欲學盧
仝詣市賣金盌庶幾遇小娥知是崔氏玩
談遷棗林雜組萬歷元年會稽倪光簡塚地
中掘得杯及瓦券券曰大男楊紹云云按今
塋例買土立券古人已然矣王茗堂集云
陸紹曾跋此晉時瓦券也狀如破竹陶瓦爲
之面有兩箹若古之竹簡然高五寸廣三寸
八分文六十五言草隸八分相雜六行萬歷
初出於山陰古冢中後爲湘管齋秘藏詳徐
文長集其釋文云四時爲任誤作伍九月廿
九日誤作廿六日對共破莂誤作破蒯按券
任說文任保也釋名莂別也大書中央破別
之也即今市井合同古文爲公周禮爲別說
文云別分觧也廣韻爲莂分別也分契也又
分竹也周禮天官小宰八成聽稱責以傅別
鄭注爲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一云傅別
券書也類篇爲梸兵廢切音肺券契也急就

章云簡札檢署槧櫝家槧與剟古葢通用想當時劵契多書在竹木之上故从竹从木又有从卩者是章草分隸之體文長集中傳寫誤耳晉世磚瓦遺文流傳絶少唯王獻之保母磚志為世推重此則更在中令以前尤足寶貴辛卯夏六月二十一日山陰二樹童君屬余審定如右

陸紹曾又跋晉代名家小字遺刻大都千臨百摹少有真本楊紹瓦券書法體勢與瘞鶴銘相類前人所云龍爪書者是也學瘞鶴銘者唐時張嘉貞額魯公王士則三人額書有宋廣平碑得其筆意張書有北岳祠記得其形似王書有李寶臣頌得其氣韻三碑具在固可覆按也瘞寉銘前賢紛紛聚訟或為貞白或為逸少或疑王瓚或疑顧況或又為魯公余謂定以六朝人書則可若目為唐人書則不可而瘞寉銘經雷轟剥蝕之餘僅存十之三四未若此券由晉迄今歷千五百年而完好如新此中殆有鬼神呵護否則不化遇雷轟定鴐央飛去矣宜韞櫝而藏之

天監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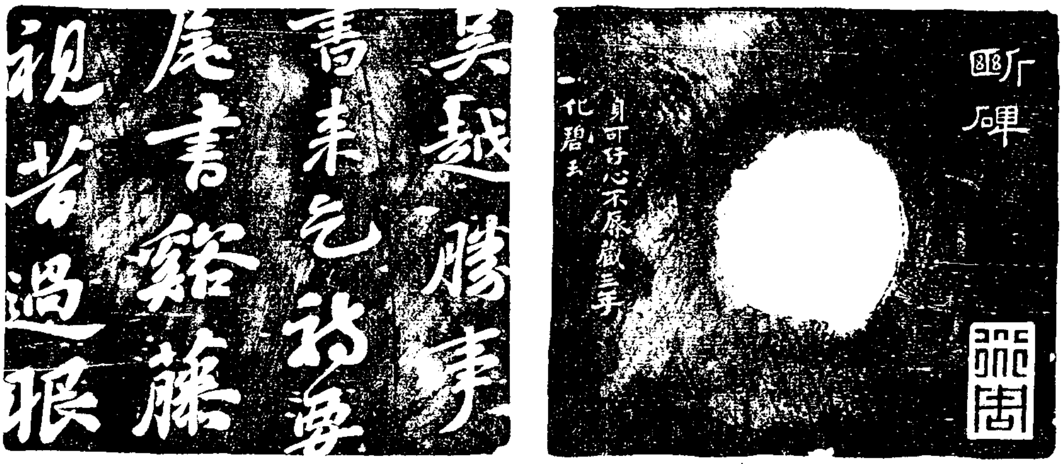
右磚文曰天監八年五月乃梁時墓磚藏龍泓外史家

魯齋丁傳曰西溪安樂山之陽萬氏之祖塋在焉乾隆己卯六月萬為塋事啟土是夜家童之宿于宗祠者夢有神頎長白皙衣朱衣衣有團花冠烏巾巾有垂帶謂其童曰吾瘞此已千年矣告汝主不可掘也工人掘得兩磚而遂掩之其磚一有花者萬氏自藏而以此贈先君審其年號是蕭梁時物

人形磚

當為築墓作穹隆状故一端削狭也
沃田沈大成跋往客西泠於丁徵君龍泓所
觀一古墓磚云此得自萬氏其文　天監
八年五月而徵君之子名傳者記之而未詳
也繼遇萬子近蓬為余言當日既掩其墓
携二磚歸自西溪夜有衣緋而華飾者見
於室其僕從旁指目日此即吾夢中所見者
第其形視前小殺殺又何多也吾兄呼吒之隱
去後向暝即出因名道士禬禳　復延僧施
餤口食如是者年餘一夕寂然矣徵君聞古
磚事甚怪來索觀吾兄贈以一猶藏於家
竟亦無它也夫竁而閟諸幽魂氣宜散
矣而數千載後猶能作為光景以驚動
人鬼亦靈矣然號精爽所憑終歸銷蝕以是
年餘寂然彼道士與僧之説烏足信哉所
惜誌銘湮沒無可攷證不知誰氏之子令
得張子采載此書其墓彰彰在人耳目
朽骨可保冥漠君庶無恨矣

斷碑硯



右蘇文忠公墨妙亭詩殘刻石齋黃公得之琢為硯舊藏吳興姚玉裁世鈺家後歸桐鄉汪氏求是齋俞通賢朝泰以搨本見贈因憶庚辰冬雪夜同陳無軒焯沈豕舟宗騫遊墨妙亭登六客堂時李宵斧太守有志復古惜未得見此硯也太守名堂汾陽人壬戌進士

厲鶚樊榭山房集東坡先生墨妙亭詩殘刻十七字石齋黃公得之琢其背以受墨曰斷碑今歸桐溪汪氏拓其文裝於冊來索詩吳興太守珠湖客繕亭蒐碑聚名蹟誰其詩者長帽翁鉤勒溪藤上樂石後來烏臺有追勘蔡奴之兒未擴摭衆碑零落一碑存又復缺斷真可惜誰知此碑為此硯世間物化等兒劇潭浦黃公署名在其尾中天映奎壁文章氣節兩不虧汪子寶之永無斁

乾隆戊戌夏日

丁敬　斷碑硯詩并序碑為蘇文忠公墨妙亭詩手蹟缺泐之餘僅存一十七字明潭海黃公石齋得以為硯上隸刻斷碑二字下勒道周小印徽四其中以受墨汁土

花周遭入手輕臟蓋古磚也今歸吾友汪子學山求是齋中學山手搨墨本裝冊請三數文好斐章以紀清勝時則庚申歲之余月黃公遺硯何嵁崿曾是蘇詩斷碑作縱幾三寸廣羨黍略就礱磨謝雕鑿搨本誰傳墨妙亭硯材今壓香姜閣藏歸石齋記小印襖出萬垣煩大鑁模糊苔髓尚漬面斑駁土痕猶透膜裂餘遺字如踈星色正芒寒炯聯絡篇章缺折句雖頗策掠橫飛驥仍渴愛之欲與三日臥原注米海岳得南唐寶硯抱臥三日然後請蘇

乾隆戊戌夏日　亖五

金石契　斷碑硯三

公作銘見米公外紀寶以須閑一宵攖元祐黨人碑足重關下完人硯堪恪原注黃公自稱關下完人常刻印章用之乘雲騎尾各千載俯仰摩挲增嘆噩襲來直可並瓊瑤用處寧徒寫糟粕君不見同時蔡魏碑磊落牧豎恥將牛礪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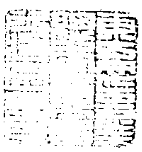
朱辰應記黃石齋斷碑硯後先太傅文恪公舊藏米海岳硯山閱三傳至公曾孫竹垞太史攜至　京師王尚書阮亭見之嘆為奇物賦長謌焉先時公少子尚寶公諱大定曾出以贈公門下士石齋黃公〻以先師所寶不敢受祇題斷句四章而去太傅文孫上舍諱茂暘闡德錄疏其事且云行笈中止斷碑一硯則是物蓋早與石齋周旋矣其後石齋謹戍下獄備歷艱苦莊烈帝終以儒者優容之則所云親從霹靂推車

乾隆戊戌夏日　亖六

金石契　斷碑硯四

過又得滂沱自在春是硯蓋亦患難中一友也讀其銘詞猶可想見明命既傾石齋致命唐藩先尚寶間關東浙石齋寄尚寶手簡以隆中有子晝錦有孫為勗不知仍用是硯否邪又聞石齋兵敗婺源其夫人致書石齋言忠臣有國無家勿以內顧為念所用者更有他硯邪是不可得而考已雖然宋王伯厚得士如文〻山千古傳為盛事先太傅主天啟二年會闈是科先後自靖者凡二十有三人石齋實不愧文山

後死尚論者即以先太傅海岳研山擬王氏校士之硯而石齋之斷碑以之並文山玉帶生夫何歉哉是日既展閱吾友張芑堂所摹拓本適拜掃先太傅賜墓暨尚寶碧血埋藏之所仰見松柏烈烈不啻親聆石齋鬼門相候云云也句見黃公與尚寶手簡



〔清〕初尚齡撰

吉金所見錄十六卷
卷首一卷末一卷

清道光七年古香書舍刻道光增補本

衜光丁亥春刊

吉金所見錄

古香書舍藏板

予多喜蒐擕遍鍾鼎彝器款識以至自摹搨采泉幣亦數十百種既而學隸迺徧耆兩京石刻寤寐以之于阿堵物際之弗甚惜輒為好者攜去偶一回憶

每自悔輕棄未及勒為一編也近聞初渭園先生輯有吉金所見錄心竊慕之丙戌仲春得編次于詰嗣南圃惠示全冊搜羅之富考覈之嚴圖繪之精

一一令人心折因思曩者未果成書不至以楚覃遺家貽笑于荊南河東復轉悔為幸舊存宜富保並及散仙二品為此書所無不敢自私謹奉之大雅如許

以稊米入太倉片葉附鄧林則尤幸吳文泉翟云升拜觀并識

自梁朝顧氏普弓錢圖唐室封公續成
鈔譜貨泉小錄陶詞宗汲古之書治
鐵分門杜學士杖奇之作造幣自
斜樣而始銅製方輿摹形遂騰國
以還刀泉錯列雅錄無棋洪文安新志
一編頗歸淹洋羅泌芳廣通數恢頗
或逞初賴近年代多遠河北閩東方

與未晰從來情物猶徵剩凡之形豈
可通未獨昧書銅之制萊陽初渭
園先生畫遍省壁郎蓬萊仙客家世
則肩吾父子座滿貂蟬學闡則孝
綽弟兄庭施璪戟偶耽玩好奚雜窮
目寶錢之藏能受奇珍定可探波新
之靈而匯怡情淡泊典古為徒息言錯

華從吾游好六弓和嶠之癖無與方殊
非同崔烈之嘲諜悵目異天祿地馬上
溯六朝五代以前銀葉金枝旁推日本
安南以外搜羅既富圖繪尤精春雨夜
翻屢畫蛟螭之狀秋燈涼夜頻摹蝌
蚪之文篆以校而彌工制以詳而足據
空之妙手庶幾破貪玄殉利之見相之

傳神無復蒙一物不知之恥奚異刻鵠
詎類雕蟲慨自古物云亡知音罕覯洞
庭寶鏡詎在年之未有元珠鯨飛在
之器宮葛嘵霧蘇蝕之林灌廟斜
陽孰訪苔封之碑凡茲品類莫可終
窮為問元工銷歸何處帝論劍況
襄浦求千莫以無從就今影出衜陰

耕漢周而未決書紫馬跡知為誰氏之寶書緣綴花紋議是何年之法物莫名其寶於我何為良由竹素無徵銅狀少摩挲之家遂致瑰華晦彩金詞無搦拭之時吾則人所不能地非處寶網搜海底珊瑚珠如無遺寶列宮中玉璽定知與七十千秋金石

趙明誠之功多萬軸琳瑯張壯武之富也不意今時備娛古鑑風叨蘭契竊錫華編展向雅悅欣見閎之博洽緒來蓮滿喜盈室之分明輕描蛺蝶之圖無矜雅致合既硯觴之華許以高手媿之鳴篇白捲一函之雪拋殘鵝鴿清餘兩袖之風不辭筆硯之鳴聊作瓊瑤之報此日香生書合選燒鶩鴨以排千他時別餞郵亭胃選飛蚨而贈一擘

道光歲次丁亥春分前五日

賜進士出身

勅授文林郎知萊陽縣事前翰林院

庶吉士嘉善世愚姪浦日楷拜

序

萊陽初君渭園好古錢雅意搜羅裒
然成譜而索序於余因思錢之有譜也
隋經籍志唐宋藝文志及鄭氏通志
馬氏通考王氏玉海皆著於錄如梁顧
烜錢譜一卷錢圖一卷唐封演續錢譜
一卷張台錢錄二卷宋陶岳貨泉錄一卷

杜鎬鑄錢故事一卷李孝美錢譜十卷
董逌續錢譜十卷是也諸家皆不傳惟
洪文安書盛行於世世之言古錢者咸奉
洪志爲圭臬云余向有古錢之好同好者
爲寶山顧古湫繡水汪厚石同里陳諟園
張集堂而我五人之好又各不同古湫立論

不必已有見一錢輒孜孜考訂緐稱博引自
成一書厚石家素封搜譜購求略備計
偕時載一大簏朝夕摩挲憶其與先師
裘文達公剧譚公笑其癖益狂喜自
負諟園但取其多不肯決擇久客閩右
寄家書每附數枚嘗繪銅香書屋圖

以見意集堂所收輪郭必周正波磔必踈
朗務以少許勝人後遊中州從武林朱吏
之說酷好古刀布於圜錢不甚措懷吏子
官開封司馬與會稽童二山人並有此好
惜未之見也余嗜學不如古湫有力不如
厚石尚多不如諟園貴精不如集堂而

得一佳品欣然忘寢食亦屢萬好三十年近則日就闌珊隨手散盡矣友古錢之好豈真和嶠之癖哉竊謂有三譱焉生砂活碧古色斑駮不減三代鼎彝一善也銀鉤鐵畫篆楷精妙即是金石文字二善也置諸案頭擕諸行篋非獨暇時把玩遣興怡情而功用辟邪且可催生截瘧三善也具此三譱足以間執悠悠之口矣今祕君兼有我友四家之勝將來所見愈廣所藏愈富繼洪志以成書洵快事也余拭目俟之先舉此三善者以為序

乾隆癸卯孟春海昌周春書

渭園誤余曰吾素不好金錢余謂不好人所共好必好人所不好因与縱談古今所言皆卓卓可見諸行事既出其吉金所見錄示余受而讀之見其要理乃英多古人所不及又立言謹慎雖精極摩書未嘗輒以自信猶所蓄吉金則好好成性余然於處斯真不好金錢者与抑渭園服膺　祖父之訓其胸中所蓄積於著作甚夥茲特其一端而已蓋渭園　祖瑞崖先生文該遵先生以科第起家畢力詩書官超而世皆名一錢

嘉慶己未正二日題於卧雲禪室時漏下已二鼓矣
世愚弟黃如瑪

豢龍而致千金騎鶴而纏萬貫猶王清之一本作崔烈之三公詎不貴敵百城富先五福然而金埒雖豪兕瞰其室財奴可鄙盜伺於門與其厚積而亾昌若不貪為寶是故廉吏可為只選山陰之一盜泉不飲必投渭水之三可以解貧而非病之嘲且以裝富而不仁之省也至於頤烜始譜封

演績成不惟調侃令人示足表章古學而鄭夾漈遠稽荒渺多附會之談洪景巖近考形聲有麻沙之讀陶岳但言改幣之由張甲徒紀浸銅之畧良以拘墟見淺始知淹雅才難則有萊陽

初文渭園先生世系列於史官通德推為望族多文為富與古為徒碓林柱礎殘缺

皆琭珊網銀鈎搜羅殆徧果真名士何必王夷甫之不言原是丈人未妨和長輿之有癖憶掖水之初逢出吉金而相示泉貯充囊賓類商盤周鼎譜裝成帙琭如唐硯陳琴壷懷以訪時方赤水冥搜空手而還我已寶山暫入小別十年之久忽奉好音遠須四冊之多兼徵弁語眼以開卷而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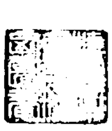
手以盥薇而讀錢寔有神入圖書而可論銅原不臭興華墨以俱香斷自成周之貨太昊少昊靡得而云殿以厭勝之門琴仙棋仙不嫌於戲兩錙正其誤釋何慚學奇字之師五鳳駁為贗文即是讀古書之法棘幣想堯舜之前刀布區為別種五銖迄齊梁之後好郭辨其殊形品必備乎異様

僞號與正統俱登書不限乎同文外域與列邦并錄臨摹則初搨黃庭小謝最工書法求索則上窮碧落阿咸雅擅詩才其例之謹嚴也其識之博洽也藏之名山而必傳懸諸國門而不刊矣僕也囊空況味紙裹生涯不涴麯車之涎恥效屠門之嚼因君博雅與覩九府之藏任我取攜擬入五

都之肆君能讓賣紙人以便宜使其值驟貴我亦現富翁身而說法此其家不貧

道光丁亥仲冬

棲霞世愚姪年房頓首拜序



渭園先生東海邊家藏歷代刀
布錢摹搨成譜旨行篋古香撲
鼻文斐然海内博古多贋鼎据
撫穿鑿紛相沿讀書不能識
奇字強名太昊矜軒轅軒轅
製幣千萬紀不知幾許猶流傳

況復周景始有文昔人論說存物
原多君好古有特識宏深考
據窮精研上自列國下近代八
分篆隸標真詮脱鎖蛟鼉誅
質鼂簪花美女嬈便娟宋皇
字體紀淳化唐臣詞翰汲開元
僞朝異域無不有一一肉好俱完

全古來金石易消滅錢與鐘鼎同
雕鐫想當利用趨若鶩中有古
魂相縈索幾經改鑄遭劫火要
存輪郭留人間君言宦遊四十
年黔蜀吳越雍幽燕足跡所到必
搜覽在山掘地溪沉淵時人掉
頭不肯顧君迺積累方盈千雅嗜

迥殊和嶠癖清談不亞岑公儒一
客窗示我細展玩一切僞撰皆從
删定知君當午夜坐上清童
子來翩翩

戊寅仲夏陽城王晉泰屆山題
於雉城官舍

將謂古之迹象宜存乎齋柜讀聖人書
輪扁譏其不足以存聖也將謂古人之心
不寄於迹乎古人不可得見攝衣冠拜之
想見其為心則諸凡所有前民而利用皆
自無而之有古人不得已而為之其有所敬
而肖象者如天地日月之類是也其有所
憂勞而肖象者如禽獸咢寫之類是也
其有所不忘於一物一名皆有箴銘時存

耳目者盤盂几杖之近不以狎玩是也古
之物至今而亡遺者多矣歐陽子曰物莫
不聚於好錢癖有譏矣謂其好有用之者
也吾弟渭園氏好書古法帖　先人手澤亦
復兢兢守而未墜茲之錢而索諸古古而僅有
其象也斯亦無用之好矣因推論其書古
法帖　先人手澤之存不皆於輪扁貽譏與
而或玩古而思古思古而得古人之所以敬

所以憂勞所以不忘一名一物為正大為久遠
與物消息與道流通得失興廢之見於此
者尺寸銖兩之微而綱紀名實之不苟在焉
禮詳工制防奇衺也聖人嘆觚以小喻大也
先進禮樂豈目為野古道顏色照以存身
古豈不宜好但不以迹存而其因今而思
古有者其心固用之大為國而小為家也
其亦可以敬天而思勤勞秩守不敢縱逸

之先德其亦忌有用之貪聚玩今用即古
用而取予無輕一介者斯可思正不一而足
也蘇子曰江上清風山間明月取之不盡
用之不竭蓋有思焉天地一俯仰非遠也
古今一旦暮非隔也一家先後之守待正
而一致者如戒鑄金傷偽於衰亂之世
思便民古皇畫贏絀之權則凡飲食日
用之資從民質而謹天經者皆不容於

不謹矣因感是之生心者而書之首

嘉慶辛酉四月兄彭齡識於滇南撫署

之慎思堂

王新城池北偶談曰五金之屬銅器最壽最賢余寡所嗜好獨於此寄處不倦善非惟古香古澤遙一時之興而按圖考象亦可補金石文字之缺也顧又念鼎彝尊卣諸器皿好之者衆則偽托滋多贋鼎雜出魚目混珠其佳者價輒累數千百非有力不能致苟致之而不多即多矣而不精烏足以遂余願丁酉隨侍浙西於海昌得古錢數十品率皆秦之半兩漢之五銖因思天龍地馬一代

之制泉貨爲重而不列於珍玩之數
故存今者尚夥然博古徵信無逾於
此自茲以往加意搜羅足跡所至當
無不留意焉積四十餘年蒐千有餘
種雖不過分十一於千百而真篆斑
如色澤可鑑每於罏香茗椀間刻

意摩挲不啻靜夜良晨上清童子
翩然來錄而過訪也爰爲辨其文
字同異考其世次先後俱摩其
文於右而詳註於左自周秦以及
勝國凡有所得及耳目所接見者
咸入於圖名之曰吉金所見錄

亦聊以自怡悅耳至其制度之
沿革用法之輕重採輯羣書參
以諸譜務求允當不使稍涉紕
謬云

嘉慶己卯仲夏

渭園初尚齡識

泉南于書佃書

古金所見錄總目

卷之首

萊陽 弟夏齡 時園 參訂
初尚齡 渭園 纂輯
弟項齡 男承煦 校字

序文
總目
凡例
古香書舍圖
題詞
古圜金刀布文字考

卷之一
周正品 寶貨 景王大錢 東周錢 周圜法
列國布品 方足類
卷之二
列國布品 尖足類
卷之三
列國刀品 齊法貨 齊之法貨 即墨邑之法貨 安陽之法貨 齊徙邦始法貨
卷之四
列國刀品 明字刀 郕伯刀 無地名刀 刀布別種
卷之五
秦正品 半兩 兩錙 圜金
漢正品 榆莢 八銖半兩 四銖半兩 半兩各種 三銖 五銖 赤仄 五鳳
卷之六
漢僞品 新莽 六泉 大泉各種 貨泉 貨泉各種 契刀 金錯刀 十布 貨布 寶貨 泉範
卷之七
東漢正品 角錢 鐵錢
蜀漢正品 直百 直百五銖 傳形五銖
附品 吳 大泉五百 大泉當千
晉正品 沈郎錢
附品 前涼 涼造新錢

北魏 太和 永安 土字 四出文
僞品 成李壽 漢興
北涼沮渠蒙遜 永安鐵錢
後趙石勒 富錢
卷之八
六朝正品 宋 四銖 孝建 兩面 景和 鵝眼
梁 有郭 通 女錢 男錢 稚錢 定平 五朱 太平 鐵錢 兩柱 大吉 大
陳 太貨 雞目
隋 白錢 小泉
六朝附品 北齊 常平

後周 布泉 五行 永通
古別品 五銖各種 平背五銖 雙五 雙銖 五金 鐵錢 五銖 五十 一刀 銖字雙監

卷之九
唐正品 開元 開元各種 乾封 乾元 重輪 大歷 建中 開元大錢 開元二十二監錢
僞品史思明 得壹 順天

卷之十
五代正品後晉 天福 又鎮寶 又背止黎字
後漢 漢元
後周 周元 又背文各種
附品南唐 永通泉貨 篆開元 隸開元 唐國各種 大唐

前蜀 通正 天漢 光天 乾德 咸康
南漢 乾亨重寶
閩 開元大鐵錢 永隆大鐵錢

卷之十一
宋正品 宋元 太平 淳化 至道 咸平 景德 祥符 天禧 天聖 明道 景祐 皇宋 康定 慶歷 至和 嘉祐 治平 熙寧 元豐 元祐 紹聖 元符 聖宋 崇寧 大觀 政和 重和 宣和 靖康

卷之十二
南宋正品 建炎 紹興 隆興 乾道 淳熙 紹熙 慶元 嘉泰 開禧 嘉定 大宋 紹定 端平 嘉熙 淳祐 皇宋 開慶 景定 咸淳 宋季銅銙牌

卷之十三

遼正品 太平 清寧 咸雍 大康 大安 乾統 天慶 壽昌
金正品 正隆 大定 泰和
宋僞品西夏 元德 大德 天盛 乾祐 天慶 皇建 光定 梵字錢
僞品齊劉豫 阜昌
元正品 至大 大元 延祐 至治 致和 至元 至正
僞品天完徐壽輝 治平
宋韓林兒 龍鳳
漢陳友諒 大義

卷之十四
明正品 大中 洪武 永樂 宣德 弘治 正德 嘉靖 隆慶 萬歷 泰昌 天啟 崇禎 銅鈔

附 明末諸王附品及闖獻等僞品目錄

卷之十五
外國品日本 和同開珎 寬永 高麗 海東 朝鮮 大理
天定 安南 紹平 延寧 光順 洪德 景統 端慶 洪順 元和 太和 順天
附 常平通寶並不知年代品目錄

卷之十六
厭勝品 避兵 千金 天尋 大勝 明月 萬歲 龍鳳 雙龍 北斗 元武 三辰 三雀 蟻鼻 藕心 萬國 撒帳 大龍 大鳳 花錢 虎符 光字 天罡 符印 支錢 陰陽 七夕 取經 斬蛟 琴仙 合鏡 齊壽 太平 彌陀 五男 馬錢 漢厭勝錢

卷末 考古瑣言 跋文

吉金所見錄凡例

一語云古錢斷自秦千兩今周圜法尙有可據惟刀布史無明文後之掛纂譜錄者率多荒誕紕謬茲就所存及耳目所接見者按其篆法辨其文字確爲周列國時物今但詳於各品之下

一古刀布至我　朝始有出土者唐宋以來不少概見宋洪文安傳寫於前明徐仲和懸擬於後數百年間愈傳愈失其眞所錄刀布僅十六種半在依稀髣髴間今則斑駁陸離錯然並陳既可按狀以覈實復可因文以考事此殆大順之世地不愛寶之一徵歟

一鏟幣出土最晚近今中州多有得者觀其文字似春秋以前物

茲証以鮑經參以朱注疑是衛幣暫列於諸布之後合爲一編

一古圜金數品其字多不可識不敢臆斷茲就其文字近於周者附於周近於秦者附於秦

一古刀布洪志同新莽刀布共爲一卷今所收百倍分爲四卷列於周正品之下以明一統惟古布中其字有不能盡識者各國難以分晰茲就所有者聯類編入統謂之周列國布世次前後所不計也

一有似刀非刀似布非布者數品觀其形制實爲錢幣然從前纂錄者既無明文後來考古者更無確據稽之言未免滋議茲另爲一編附於刀布之末謂是刀布別種又五銖面背各種及雙五雙銖平當五金一刀五十等無朝代可稽今亦列於六朝之後謂之古別品

一半兩錢秦十二銖漢八銖雖銅質銷蝕而大小猶可明辨至四銖半兩除武帝所鑄有郭而外其文帝賜鄧通及吳王濞所鑄毫無區別西京雜記謂鄧吳錢文字肉好與漢錢同茲擇其形模字畫各異者數枚登之

一五銖錢始於漢武終於隋季其間紛起疊出外至龜茲西涼其有可據者亦側白錢有郭四出傳形兩柱四柱及沈郎雞目小泉而已餘者實難分屬爲某某所鑄今各錄其一

一漢興莢錢武帝三銖晉沈郎陳雞目隋小泉梁唐以來纂錄諸家俱得其名而未之見皆游移其說今數品俱在一覽可知

一梁唐以來纂錄者數家今惟南宋洪志十五卷盛行於世諸家之說皆散見篇秩然首列禹夏商周齊楚燕趙之幣概繪作無文圜錢而刀布一編除新莽而外統爲之古刀異布後魏四出永安列在神品梁武男錢後趙豐貨列在厭勝其他如天品奇品標目詭異者不一而足今將所見者但考究詳明附於各朝之下其錢文相同者如新莽與宋中廢帝之小泉梁與後周之布泉晉沈郎陳雞目隋小泉同爲五銖遼與西夏同爲天慶西夏與後漢同爲乾祐則卽其一代之銅質字畫決之惟太和錢紀元者雖多而錢僅一見因其形製文字與延寧洪德諸品相

類故附於安南

一各朝僞品洪志另爲一卷茲俱附於各朝之後庶幾世次相承便於展玩宋元以後亦照此例

一明末僭僞之作今所見尚多其錢不必存其僞號不可不知今止存其目於後

一外國品洪志所錄今不多見茲翻閱志乘元明以前年號可據者悉入集中

一厭勝錢品類甚夥近今博古之家多有收藏秘戲圖者覩其銅質亦甚古致然其狀穢褻殊不雅觀茲概不錄

一馬錢近今好古之家多有收藏者劉青園謂是宋時打馬格錢

茲擇其精緻者數枚附於厭勝品之後

一不知年代品多係元明間外國私鑄銅質既不精字畫又歪邪不堪入譜亦止存其目於後

一吉金二字見集古錄韓城鼎銘以金鑄器成通謂之吉金錢爲歷朝國寶是其尤著者故以此名編

一董譜著於北宋在洪志之先乃說郛中載其譜日值至金元稗史彙編云是明董適所續編內自五代以後凡引董譜值爲董適（按說郛爲元人陶九成所輯刻於國初）

一集古錄豫章楊仲南曰古文奇字自漢世知者已稀蓋古之事物有不與後世同者故不能盡通其作字之本意也其不傳者今世或得於古器無所依據難以臆斷大抵古字多省偏傍而趨簡易莆陽蔡忠惠公曰古篆字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惟其意之所欲然亦有工拙秦漢以來裁歸一體茲刀布品中陽作易貨作化或作七邑作巴陶作匋淦作㚔蒲作甫滋作兹齊作亦法作去賴作朿城作成塞作安錙作甾銅鞮作同是此皆省偏傍而趨簡易者又長作镸斤作斦節作節是其多者也至蟻鼻錢肆作𡕒則是移之上下者矣

一晁氏郡齋讀書志謂董逌之祖嘗得古錢百余逌譜之洪氏自敘亦云有古錢百餘品又傍考紀傳下逮稗官所紀摭大備錄錢三百九十三品當時傳寫已多乃閱數百年至明徐氏始爲摹刻而

徐氏跋云繕本圖畫失眞僅存形似不佞出所習以校讐之其形製大小以擬其文至於字畫文采考其時代以爲繫簡惟求神肖不以意參味其語意徐氏當年更一文莫睹只就繕本以意爲之耳茲編必實有是錢然後拓入欲見廬山眞面目也

一編內新奇罕覯之品多有拓於劉氏青園者青園名師陸字子敬庚辰庶常洪洞康訪使嶧潤先生季子也博雅好古所蓄吉金甲於一時云

一余古金之好四十餘年來同好者海昌陳與佰廣陵江秋史北平翁宜泉同邑趙北嵐數家丁丑在都見吳柳門所刻泉幣圖說展閱累日神往久之己卯春始識其人柳門名文炳涇縣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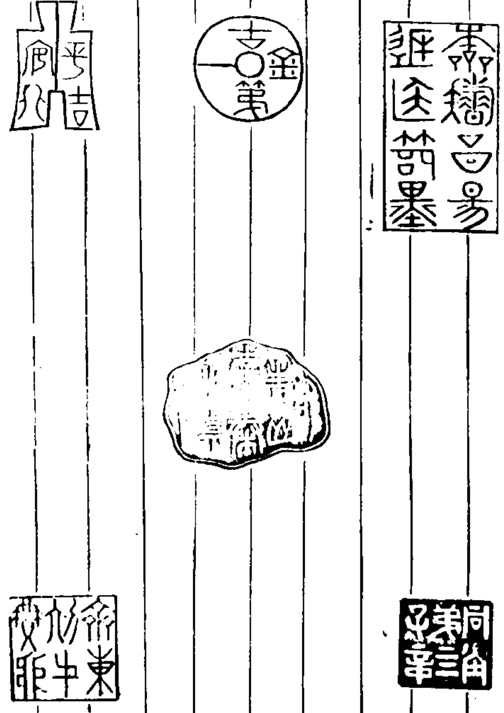
大兄頤園辛酉典試所取士工書畫善篆隸錢譜乃其緒餘耳

一是編始輯於壬寅仲夏歷四十年凡五易稿謭陋之見不堪入大雅之目戊春攜赴若溪延荔浦明府見而悅之其詩友王屆山又極力玉成並爲之跋且助以貲囑即鐫刻回里後倉猝莫辦今春同石貞時園兩弟重加修輯以同人之慫恿遂以付梓

一摹寫行楷字並繪圖者潞陽李佳修至廿一切篆隸皆出吾七弟石貞表姪周泉俞南人手

一是編開雕於己卯仲秋至庚辰仲夏十閱月始克竣工雖校對再三恐倘有魯魚亥豕之訛望博古君子匡我不逮是幸

庚辰五月　渭園又識



古香書舍圖

嘉慶己卯八月

犀文段璘重摹

憶昔壬寅歲曾繪小影於海昌官署時甫
辟吉金故圖以紀之一時年舊如張荔園陳
印園俞澂園元長輩俱題詩投贈吉翠新
香殊堪怡悅卯夏別後諸君子音問久疏
然偶一翻閱如對故人四十年猶一日也戊寅
春重作苕溪游故友中惟荔園澂園在
須白垂頰相見悵然喜出圖共閱吾題句如
千晉即墨段犀文重為寫真較前圖若

迴出兩人今吾故吾良可浩歎乃將先後
諸詩錄次之識痂嗜存舊好也涇縣吴
柳門與余青同好己卯春晤於長安衛
更題長句計千餘言瑰瑋可喜因併附
之壷涯鴻爪聊紀一時興會云　肯
己卯中龝前三日渭園誌於染翰書屋

題詞　漱園俞超

青箱家世記生平筆掃煙雲逸氣橫雨裏芭蕉
風外竹秋聲時間讀書聲

上清童子過君家桼桼銖衣絢彩霞何處香風
吹夢覺隔簾鸚鵡報煎茶

荔園張駿

南牕寄傲養吾真磔草瓶花滿眼春風月不須
錢買取世間難得是閒身

得意雙開竹裏門綠陰如障護琴樽居然千畝
胸中在不是山僧也足軒

茶煙細細裊斜曛時得新詩寫練裙両樂口脂
渾不染信陵名自抵蘭芬

印浦陳敬禮

公子標東箭趨庭術業醇繪圖傳古意寄興率
天真　走蠹流連雅韻飛蚨發越幽香已列等
身圖史更欣觸目琳瑯　回首髫齡自笑癡嗜
痂有癖任人嗤解嘲適獲同心侶何幸蒹葭倚
玉枝仿小長蘆體

元長俞寳善

圖書半榻足生涯小住江南樂事賒一夜秋聲
到梧竹隔簾君自讀南華

摩挲鎮日銖衣細公子風流在昔聞比似林頭
堆阿堵生砂活碧總輸君

戊寅七月重題箬溪訪舊圖

張荔園
太邱耆德更能文吾輩追隨附紀羣三十八年
緣未了夢回重話海東雲
蘆荻蕭蕭起晚煙推蓬閒檥苕溪邊一甌試品
清泠水風味何如趵突泉
俞潄園
一帆斜挂苕溪煙疑是山陰訪戴船笑問故交
無恙否白蘋風裏吏如仙

我亦與君相識久銜杯射覆記通宵回頭三十
餘年夢翦燭重聽夜半潮
憶昔高堂氣誼親評詩論史劇精神箕裘賸有
南枝集珍重持來贈故人
相逢艸艸別匆匆踪跡摶沙聚散同萬斛離愁
何處寄蓬萊閣畔月明中
己卯初夏閱渭園先生吉金所見錄全部
長歌以贈

汲古靡克窮末巔辟如白晝垂目眠諧聲會意
雖小學譬駁帝虎勒馬焉沕金碣石剝風雨晴
判涇渭畛域妍媸乃范金闕會計圜方表裏通
鑰鍵三蒼結繩魋魑泣渾渾噩噩烏從戔尊盧
作幣闢草昧軒轅面文首尾連了旁斜畫森九
棘爽父勒銘踵葛天一金具文臥居左二斤㝵
豆體製全高陽十等曰權衡文踐以舌紛搜研
帝嚳圜刑無好郭昌意金貨通洛灑當金策馬

一二四唐虞繼統刀布駢歷山莊山鑄冶火哀
嗷水旱饑無饘呂尚圜法立九府沂州杏九訛
堪嗚即墨吉貨錯海岱姬景寶貨偁大泉宅陽
平陽冶熖熄半兩燹封咸陽煙漢興沿草變秦
法銖兩較少名徒然蜀嚴產盡鄧通斃豫章招
盜吳濞孱建元三銖更新作紫紺赤仄三官專
白金鏤文敕孝武馬方龜楕龍撰蜓天鳳地皇
屢變改大泉纍絡星珠聯累黍按尺通律呂生

男結佩懸鉞懸厶幼中壯六泉勒差序次第十
貨寨蒙城刀刻貨五百錯刀契刀黃金塡大黃
餘品益侈縱五均擾亂愁瘥瘨舂陵眞人驗白
水黃牛白腹巳讖識妖徵角稜更四出爲勒直
百開蜀川成都軍拔帳鉤鏁幻形轉出文反還
黃初制作仍舊貫赤烏比輪時當千令人豐富
趙石勒大興平寶充北燕張軌納言濟通變元
嘉當兩憂泯顙宋武四文紀孝建太原貨泉開

其先景和踰年小錢偏驚眼輕偶綫可牽蕭梁
初樣具好郭別出女稚屬陌阡大吉大富大通
積對文五朱四柱躔鐵錢如山騰物價太平百
金省旁偏天嘉布泉一當百乂腰哭唱愁陳宣
太和銅質厥粗惡永安官鑄難久延令公百爐
幕文土七星元武形偓佺常平細眉並赤郭規
製字畫光迴邅後周布泉自保定篆刻王筋名
襲沿五行大布飛崔集永通萬國劍斗公開皇

下詔立榜樣白錢和鑞闌禁過或爲四星爲三
直或爲細緣爲濶緣開元七種字三體左挑傅
自歐陽賢斜月仰月復雙月蠟樣后甲形娟娟
會昌八監鎔寺佛梓鄂襄桂文傍穿登封泰嶽
祀天帝重稜重輪規體卷大歷絳汾兩置監建
中糅禩江淮鉛咸通新監教停癈順天得壹金
佛煎天成嚴飭鐵鑞禁天福鎮寶舊史編永隆
竄漏五代史天德詳紀十國年南唐品雜銅鐵

并開元摹倣武德前王圻稗史彙保大周通後
殿爐火燁漢通明坦光天劣劉龔傳形留市廛
五都什眾呼鉳瓬天策府據湖湘滌宋元規模
開元製輕重大小得真銓太平紀元直刱始淳
化御製三體甄式頒蜀陝銅易鐵入官載輦猶
雲閬至道新賜永豐監字含行楷兼草元咸平
十枚計兩重景德程限寬以平九吏年號十吏
鑄仁宗賡嚴年延綿寶元文獨作皇宋景祐建

議工苦瘠饒儀江建六州冶端揩繆篆文連燃
公弼折二奏秩秩安石弛禁言便便同渭秦隴
監廢徙西師用乏時警邉哲宗三鑄以年號崇
寍樣法書御筵烏背赤仄大官范政和重和制
罔愆宣和靖康造精緻徽欽失政韡北畋蔡京
柄國作荼毒祖宗成瀍多棄捐高宗當二與當
五建炎紹興篆如螺當時乏銅造楮幣婺州屯
駐難濟船交子會子詔商賈淮交湖會思悁悁

孝宗錢鏝紀年數更有泉字月未圓蘄州歲鑄
減十萬慶元栝罷時踽踡開禧降遞德祐世鉛
鐵別鑄焉除蠲臨安銙牌省足陌阜昌光定紛
猥𨗳太師五冶遼史紀中都二監金志傳蒙古
字識草木子監督提舉初置員白蓮妖盟龍鳳
號紅巾鼓鑄滄桑遷大中頒式又洪武寶源寶
泉工匠虔九號補鑄自嘉靖龍文奏議王象乾
鑄本既缺品益雜鏝勒工戸刻騄駩

熙朝法備邁皇古
西清古鑑文字淵包羅史籍列萬象懷柔重譯
郛八埏雕題鑿齒入覲貢梯山航海懸旌旃康
居東林帖馬射罽賔馬上人着鞭三童軒渠俱
人面烏弋異種頭髮鬓安息月氏王面鑄鏝摹
女后容艾嫣阿耆屈支金銅錯泥婆羅文為馬
揵靚貨暹類梵衍那何國徑寸圖木莛康之連
珠膠置掌拔汗金鑄文三旋拂箖鎔鑿彌勒佛

大食馴象蹏脛蹎條支刻人拱而立登伽陀名
蟾上兎因墀一環重一兩碎葉兩環賔鐵挺規
范獨異伽畢試投和中禁截腕胼口丁四文波
斯域高昌輸銀供漁佃新羅大悲傳梵子交趾
黎字偏海暎闍婆梵書翦銀葉女肆東距蔥嶺
巔吐蕃異文說敦素踈勒五銖穿田田神功開
珍萬年字舊聞日本鯨波濺三韓出入市藥物
海東纂入雞林篇復有雜品累千百珍若朋貝

同珠蠙五男粟文隱起凸七夕牛女相對㪷天
清豐樂科斗繆出入通泰鞍馬驅軒轅矛盾螭
鳳翥長生雲日花草芊辟兵八柱威烈烈撒帳
五出形戔戔五金績銖量度判兩啻四曲子母
權右月左日合圭壁上毓下犬紛虓跧四事踞
坐復僵立八卦離照偕坎漩蟻鼻哭兀宛蟲堁
藕心錄錯如矛鋌銅芽閃閃孔郭泯水波漾漾
紋漪漣雲鶴聯翩萬國覩飛廉奔迅四神儃宣

和騂騮自灑灑泰將散騎殊翩翩三字千字列
橫豎八星雙星羅璣璇一星傍月曰星月柄文
三星形象媊羅紋翅紋鯨紋異雙星起躍雙鳳
騫東岳獻香在迓福臺主衣庫藏輪扁井文明
月時的爍千秋萬歲吉語譔延領緬想千億載
撲滿雅製誇夷堅賣卜君平仍褦襶榆莢墮樹
聞蜩蟬螭縮貫朽幾成鬼誰歟白鏹元叔憐道
元作論無何有邪穿眼孔空屋椽山谷百斛嗢

瓦石珍寶數字文栝棬心喜古物等見獵一鸞
京昺流饒涎劉顧封張多撰述陶金李董猶得
筌鄱陽洪氏有源本說郛編刻增感扇阿堵物
與我何與牀頭失色空弋拳只令义手鼓囊橐
一枚摸樣思摹鐫松牕展紙按輪廓鉤銀畫鐵
光瑩鮮斑斑活碧太古代庚庚起立塵累湔
渭園先生羅萬有淹博通結文字禪何須腰纏
十萬貫揚州跨鶴稱神仙

世愚姪涇縣吳文炳呈稿

渭園先生行樂圖

人生不行萬里路
夙昔不讀萬卷書
以管窺天蠡測海
昂藏七尺腹空虛

先生家住不其境
望族世推萊陽初
壯游足跡遍天下
俯視六合猶庭除
燕晉所豫所吳越

楚蜀黔滇識舊居
五嶽看山已到四
煙雲瀟表落芙蕖
星宿羅胸元精貫
邊笥便便轉倉儲

六經諸子念一史
拄腹撐腸富石渠
周秦篆籀古蝌蚪
剖析源流辨魯魚
泉刀布幣代殊制

銖兩形模爲箋疏
塵視阿堵豪夷甫
珍藏之癖非長輿
但詳考覈工摹搨
宇內博古孰其如

我讀吉金所見錄
似炬目光此緒餘
縱橫大地經殊俗
今古羣賢聚吾廬
領取江山奇氣助

每逢金石留心攄
繪行樂者問誰子
松鶴鬚眉德容舒
筆墨馨香垂不朽
玉樓名策御鳳車

上清重子多應侍
閬苑儔歸披霞裾

道光二十一年歲在重
光赤奮若如月上
浣

賜進士出身知即墨縣事世愚姪靈川秦錫九頓首拜題并書

先君子所刻吉金録遠近流傳久矣後復檢諸書詳加校讎凡有遺訛悉為更正有志補鐫而未就也辛丑春墨邑　賢臣秦明府因公造廬見而悅之書中舊刻　先君子遺像亦景仰殊深既稱　先君子之好古博識更以不得親聆指講為憾爰口吟七古手書其後焜等謹遵先君子改本並　明府詩章統付剞劂嗚呼庶幾　先君子之志可慰而　明府佳什亦可永垂不朽云

男 燊 焜 煦 謹識

古圜金刀布文字攷

寶作□　長作□又作□　垣作□又作□又作□又作□
貨作□又作□又作□又作□又作□又作□又作□又作□又作□又作□又作□
晉作□又作□又作□又作□
安作□又作□又作□又作□又作□又作□又作□
陽作□又作□又作□又作□又作□又作□又作□又作□又作□又作□
邑作□又作□又作□又作□
都作□又作□又作□　氏作□又作□又作□又作□
周作□又作□　黃作□又作□　蒲作□又作□
陶作□又作□　馬作□又作□　鄜作□又作□

兩作□又作□　當作□又作□　貝作□又作□
隶作□又作□　金作□又作□　屯作□又作□
邱作□　郲作□　郛作□　鄭作□　郭作□
郎作□　其作□　比作□　襄作□　萬作□
宅作□　州作□　戈作□　垂作□　燕作□
扶作□　首作□　茲作□　北作□　屈作□
及作□　益作□　涅作□　露作□　魯作□
㒄作□　舒作□　陰作□　銅作□　親作□
郗作□　城作□　鄔作□　類作□　邪作山
武作□　臧作□　京作□　鍰作□　官作□

齊作亝　法作夻　刱作剙　墨作𡒄　邦作𨚵
徙作𨑖　始作𡛥　斤作釿　明作朙　肆作𩢽
上作丄　考作丂　丁作𠆢　日作⊙　伯作白
三作屮　四作亖　五作㐅　六作介　十作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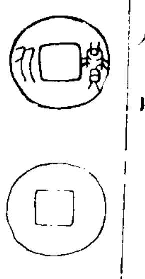
何齡按上古結繩而治倉史始造書契許氏說文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春秋元命苞倉頡製字天爲雨粟鬼爲夜哭龍乃潛藏周禮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及宣王改爲籀文說文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列國以籀文而各爲一體說文其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爲七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改爲小篆說文始皇兼天下丞相李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又改隸書說文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趨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徐鍇曰王僧虔云秦獄吏程邈善大篆得罪繫雲陽獄增減大篆去其返複始皇善之出爲御史名其書曰隸書班固謂施之於徒隸也即今之隸書而無點畫俯仰之勢漢興有草書又變爲楷書法通解曰草書始於史游楷書始於漢之王次仲說文徐鉉曰秦苛政散隸興役便於末俗人競師法古文既絕僞謬日滋至漢宣帝時始命諸儒修倉頡之法亦不能復故光武時馬援上疏論文字之僞謬及和帝時申命賈逵修理舊文於是許愼采史籀李斯揚雄之書作說文解字至安帝十五年始奏上之而隸書行之已久習之益工加以行草八分紛然間出返以篆籀爲奇怪之迹不復經心至於六籍舊文相承傳寫多求便俗漸失本原六書之學至此幾殆矣其猶有未殆者則金與石耳但剝蝕摧殘後人或作僞以欺世惟泉幣則歷代之文字悉備頑尊彝卣壺甗爵觚斝觶敦盤簋以及瑚戈刀劍椎而鐘鐙之銘嗜奇之士推

爲古吉金第一援引攟摭手披溢栴如宋之歐陽永叔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明之都元敬金薤琳琅楊用修金石古文著錄頗稱繁富而於上世幣㪝闕焉勿詳後之誌金石者無所師承遂使六書精義湮滅不彰疎漏甚矣閱羅泌路史論幣所起一卷其中論列古幣始自軒轅又鄭夾漈金石略自軒轅葛天氏迄周末齊莒之貨兼收並錄而於六高十三貨之文著之六書略殊文圖㢋可補金石文字之缺然所指某爲某幣俱脫略其文字不辨其書契以周列國諸幣盡屬上古以晉黃字布爲太昊金魯陽布爲少昊幣安陽平陽宅陽陶陽布俱爲高陽金以泰垣字錢爲神農金隶字布爲堯泉以隶字大布爲舜幣以晉安邑大布爲夏貨陰陰小布爲高陽金以扶比大布爲商貨荒遠莫稽何所援据南宋洪景嚴作志雖力破前非然金爪安中大安邑布一文垣字大錢兩晉大錢兩錙至今以爲口實近世錢塘汪西亭鐘鼎字源莆田林朱臣金石韻府嘉興李子中金石考略郃陽褚千峰金石圖纂錄楚如惟汪氏字源內載有二十餘字乃僅周漢六朝以及厭勝錢寥寥數品而刀布不與焉且俱由徐仲和懸擬之字摹出更無以徵信今將所見刀布考其時制之員楕核其點畫之衡邪證以汗簡說文金石韻諸書惟周寶貨錢倘其蝌蚪之體其列國布則盡爲籀文或議之曰景王大錢鑄於宣王二百餘年之後何其篆法與周初等歟意國家法物或仍遵其先世舊制耳今一一釋其文於左

古金所見錄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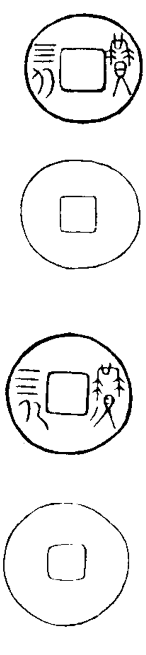
萊陽　初尚齡纂輯 [illegible]

周正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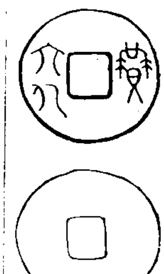
右周初寶貨錢面肉好俱有周郭背平夷　前漢書食貨志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周官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謂之九府）錢圜函方輕重以銖　荀悅漢紀周制錢有文外圜函方（尚齡按）周初之錢班史止紀其形製未言其文字然荀悅云周制錢有文宋鄭樵

通志六書略古今殊文圖云周圜法有貨字是周初錢文本曰寶貨後至景王仍承用其文特廣其制爲四貨六貨耳前之纂譜者俱未之見故洪氏以無文圜錢目之己卯在都見青齋劉氏拓本詢爲同好者所拓寄遂摹其式於卷以補舊史之所未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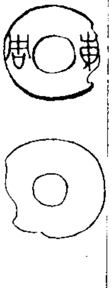
右景王寶四貨大錢　前漢書食貨志景王患錢輕更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　國語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王弗聽卒鑄之　洪志右古文錢徑一寸重四銖五參背文夷漫面肉坦平微有輪郭頗類圜法　西清古鑑有一品文字漫漶細玩與寶貨二字相近而色澤奇古非秦漢以下製也（尚齡按）景王大錢漢書謂其文曰寶貨洪氏鎮譜以小篆寶貨當之此品當時未及細玩止記其形製列於不知年代品今見此二錢稍大於前輪郭篆文亦同惟貨上加一四字是當前品之四所以謂之大錢也

（嘉定何夢華 [illegible] 字固合摹文似 [illegible] 中為指事會意亦適偶 [illegible] 手札故誌之　甲午 [illegible]　渭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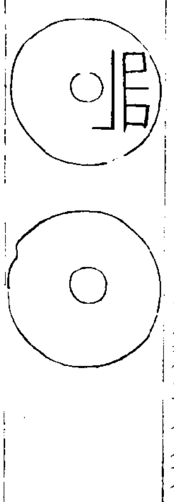


又景王寶六貨大錢　洪志李孝美曰此錢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面有兩字不可識背夷漫如半兩狀（尚齡按）洪氏亦未見此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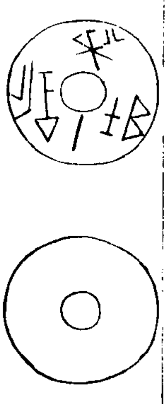
止據李氏所言圖其形似列於不知年代品今見此錢又大於前面文曰寶六貨是以一當寶貨之六也據此景王大錢有二品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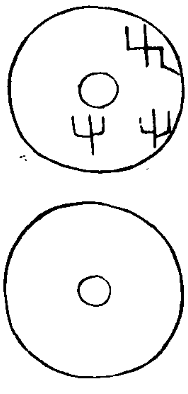
右東周錢好圜微有輪郭背夷漫（尚齡按）此錢小於前之寶貨平王遷洛謂之東周然此時尚混一天下應不改其軌物細玩其形製篆文疑是考王所封之東周君鑄於周末時耳姑附於此



右古圜金好圜無輪郭穿右一字　洪志敦素曰徑寸五分重七
銖中穿正圜内外無輪郭有如半兩之狀一面有字點畫甚纖細
李孝美曰此錢銅色純赤今世甚多流俗號爲繅子錢豈非以錢
文類繅形耶舊譜謂之一文錢審求其義了不可得然未知何所
稽也董逌曰考古文此爲巨泉蓋圜錢也_{尙齡按}此錢面文籀文
垣字據史記秦本紀垣爲七國時魏地此錢當是晉幣然輪郭篆
文實同上古不敢臆斷姑附於此又按洪志將垣字置穿下作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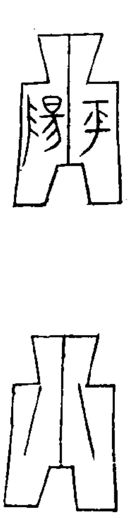
又一品大小形製同前面文縱横數字　翁宜泉曰自上及右讀
之曰來垣一金貨　閻吉人云上二字乃乘邱　劉青園曰自上
及右廻環讀之曰長垣一釿因首一字與長字幣之長正同釿字
倒置_{尙齡按}長字上似是横列北字向右當曰北長垣一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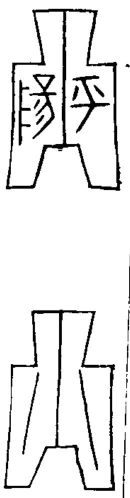
又一品形製大於前二品面文三字不可識_{尙齡按}此品同前實
貨卽所謂蝌蚪體也_{爾雅注疏科斗蝦蟇子一名活東頭圓大而尾細古文似之故孔安國云科斗文字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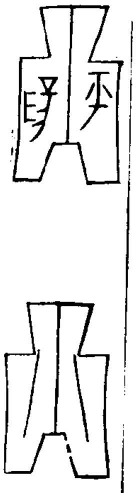
又按或有議之者謂前数品既云蝌蚪書而首尾不甚差池無
圓大之形何也殊不思上古無筆墨以刀點漆書於竹上竹硬
漆膩畫不能行故頭麄尾細似蝌蚪之形非有意爲之故作此
態也至範金必先合土將文字劃於範上操刀而劃則揮洒如
意曾無窒滯之患矣蓋竹簡易於糜爛非金石可比漢晉以來
銷蝕殆盡世人僅得之傳聞乃巧畫形狀想像爲之失其本意
矣元吾邱衍學古編論蝌蚪書一則確切詳明可引以爲證也
是編付梓已十餘年矣近來物議紛騰故摭拾舊說附刋於此
時在元黓執徐重節之前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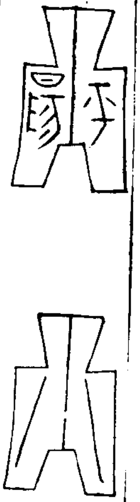
周列國布品方足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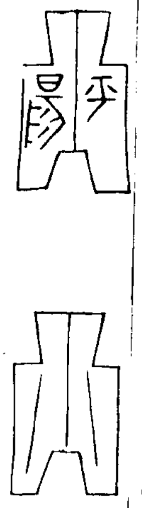


右列國布面文兩字上有中纖背作斜直文 尙齡按 此布鄭氏通志羅泌路史俱云是高陽金今考其篆法右曰平左曰陽春秋宣公八年城平陽杜注東平陽又左傳哀公二十七年公及越后庸盟於平陽杜注西平陽史記秦本紀十三年桓齮攻趙平陽應劭曰在平河之陽堯所都也 劉青園曰東西平陽俱屬晉近日此幣出土者甚多且與長子屯留諸幣同出應是趙之平陽所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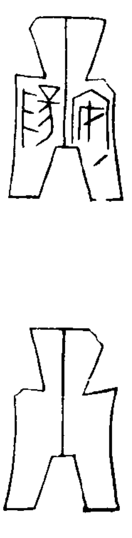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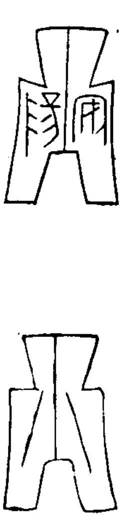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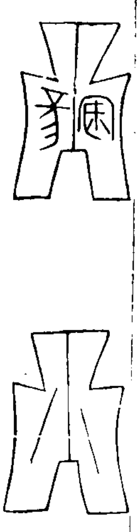
又四品面背同前微有大小 尙齡按 此種同下安陽幣近今多而易得右四品篆法互異各具飄逸之致因竝錄之



右一品面文兩字背文同前 尙齡按 此布通志路史亦云是高陽金今考其篆法右曰安左曰陽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五十年十二月攻晉汾城卽從唐拔寧新中注徐廣曰此趙邑也括地志云寧新中七國時魏邑秦昭襄王拔之更名安陽 泉幣圖說平陽安陽俱屬秦地此布字文合小篆當爲秦布無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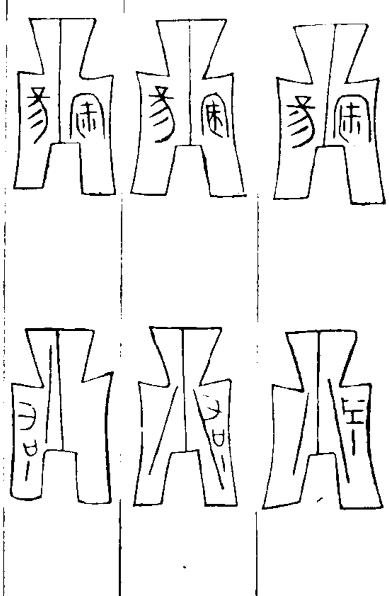


又大小二品面背同前篆法互異其大者銅質厚重字文明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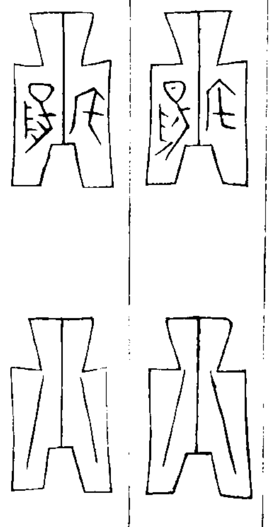
又一品面文兩字背文同前 尙齡按 此布通志路史亦云是高陽

金今考其篆法右曰陶左曰陽二字俱省偏傍禹貢東出於陶邱北說文陶邱在濟陰國策秦封君以陶史記范蠡止於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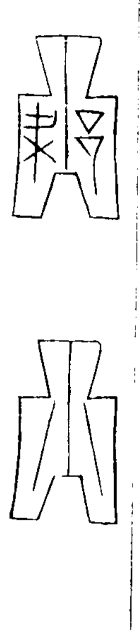
又三品面文同前篆法互異一背右右字一背右左字一背左右

字下俱作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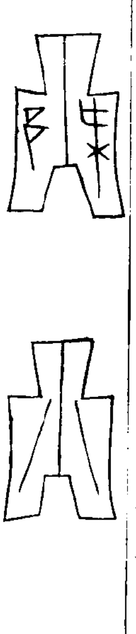


右二品面文兩字背文同前尚齡按此布通志亦云是高陽金今考其篆法右曰宅左曰陽史記韓世家五年與魏惠王會宅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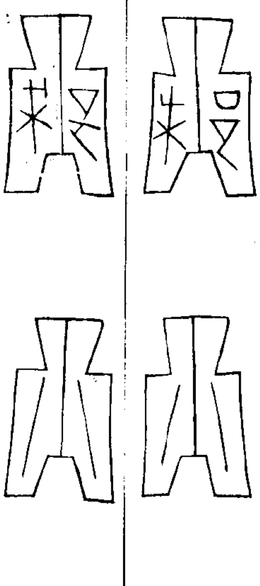
右一品面文兩字背平夷尚齡按此布路史亦云是高陽金今考其篆法右曰濩左曰陰濩字省去水傍作差集韵濩水名在北地



右一品面文兩字背作斜直文尚齡按此布路史云是堯布或曰自左讀之曰梁邑或曰右卯字左乃刀中季字之類皆非今按隶乃籀文隶字集韵隶在秦晋之間自左讀之曰隶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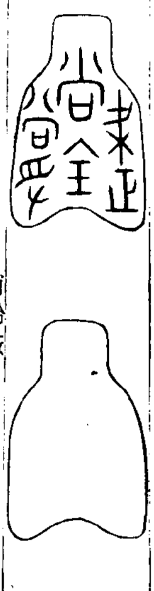


又大小二品其小者傳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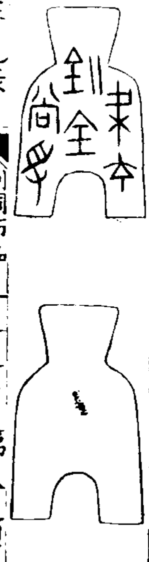
右二品面文二字背文同前尚齡按此二品一右文邑字一右文

予字左文俱作朱同前品而鉄一横畫豈其別種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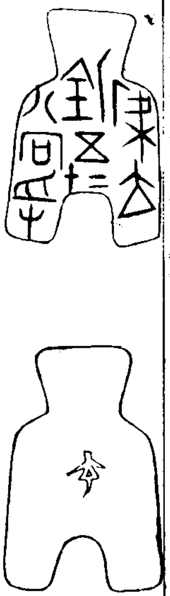


右一品面文六字背平夷 尙齡按 此布路史謂是舜策馬幣前四字曰策馬當金後二字泉貨彙徵讀曰穀受引管子春則與民以幣秋則受其穀以權衡其重輕數語以証之今按首一字與前品隶字同後二字據周習鼎釋作當鍰鍰作爰省去金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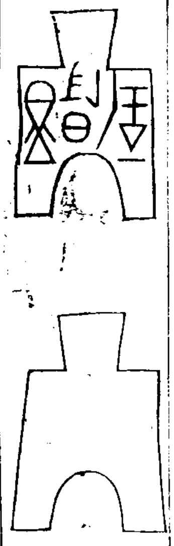
吉金所見錄 列國布品 卷之一 第八頁 渭園珍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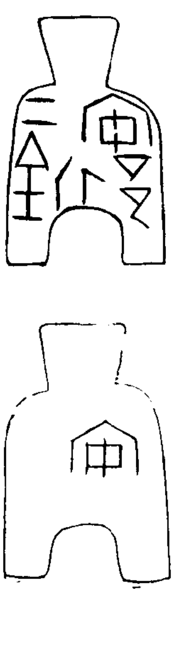
又一品面文六字背同前 尙齡按 此布路史亦云是舜策乘馬幣今考首一字及末二字與前品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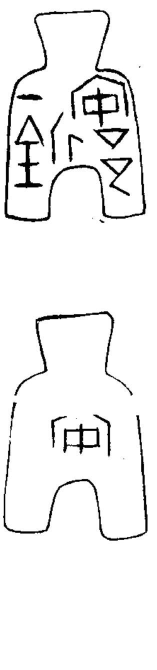


又一品面文六字與前品同惟全字作丟背作陰文令字



又一品面文四字背平夷 尙齡按 此布倒讀其文曰晉陽一釿史記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王命爲晉君後曰晉陽 劉靑園曰釿是古斤字若謂是貨金二字何爲數品中俱是並列無一作全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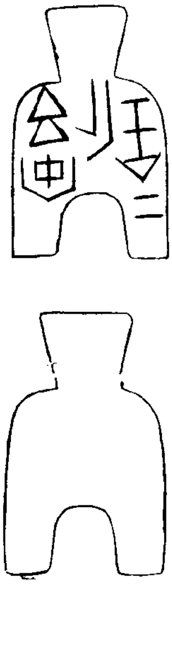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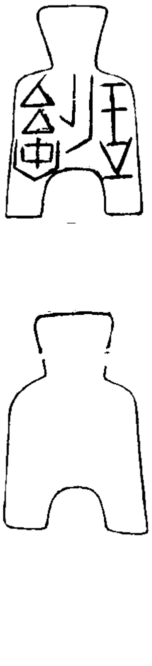


右大小二品面文四字背上一字 洪志張台曰有如二字者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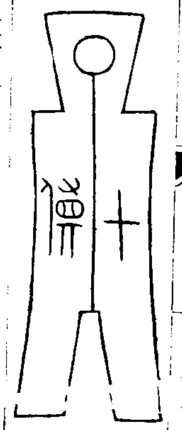
吉金所見錄 列國布品 卷之一 第九頁 渭園珍藏

邊安爪者山下安中者兩口相重者背文一字如面文右邊向上者同 尙齡按 此布通志云是夏貨路史云是黃帝貨今考其篆法曰安邑二釿其小者曰安邑一釿背文安字 冊紀禹都安邑春秋時隸晉戰國爲韓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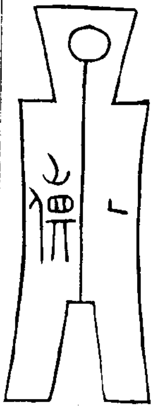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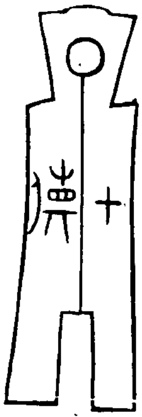
又大小二品面文四字背平夷　洪志此布與上布相類面文亦同但倒正相異復無背文耳余按此布自柄端倒讀其文曰安陽之吉貨（尚齡按）此布路史亦云是黃帝貨今倒讀其文曰安邑二釿其小者曰安邑一釿劉青園云釿卽古斤字頗近情理惟集韵謂釿爲斧斤之斤非斤兩之斤也似與泉貨無涉然集古錄云古之篆字或多或省惟其意之所欲今考余所藏刀布中省筆者居多惟長字加邑傍卽字加竹頭此或與諸品同其爲多者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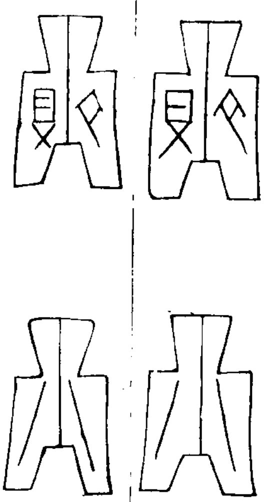
右古大布一品　洪志舊譜曰長四寸一分上廣寸二分下廣寸五分首長六分廣寸好徑五分足枝長寸二分間廣四分重十二銖狀如貨布面文四字背文兩字不可識李孝美曰按所見古布多矣惟此一品極大而形製特與大黃布刀相似舊譜以爲狀如貨布有所未盡（尚齡按）此品通志殊文圖六面文後二字爲商貨泉貨彙徵云前二字爲殊莊蓋以湯鑄幣於莊山而傅會之也泉幣圖說謂此王莽十布中之大者此又惑於李孝美與大黃布刀相似之說殊不思孝美特論其形製今按其字似爲籀文背文十貨猶可明辨夫上古蝌蚪書周爲籀文漢興而篆隸行莽布中安得參此一種乎今觀其銅質篆文確爲周列國時物趙北嵐云面文爲扶比當卅四字　劉青園曰此布面文右第一字爲反書扶字第二字爲古文比字左第一字乃當字第二字作圻乃十斤字按禮投壺注鋪四指爲扶是扶字之義與四字義同於六書爲會意扶比當十斤者猶言以此布四枚相比當十斤之金也又見小布一種文爲四比當一斤猶言以四枚相比當一斤之金也大小二種明明有十斤一斤之別故大者背文曰十貨言·大布足當十小布之貨竊意作如此釋其意較長敢以質之高明劉子敬說



又一品面文同前背文十作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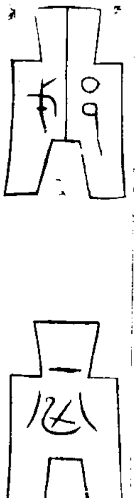
又一品兩面俱曰十貨形製較前二種略小北嵐趙氏所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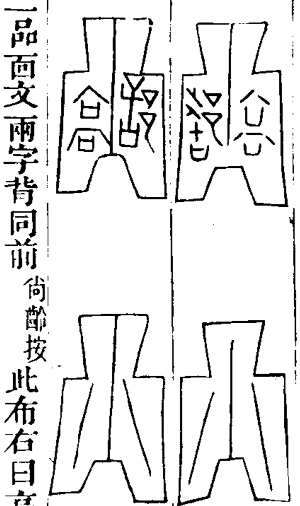
右二品面文兩字篆法互異背俱作斜直文 尙齡按 此布白左及

右讀之曰貝邱左傳莊公八年齊侯田於貝邱杜注在齊西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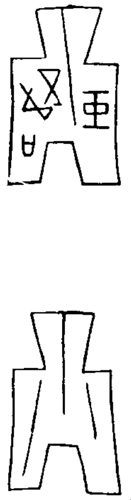
右一品面文兩字背文同前 尙齡按 此布右曰襄左曰垣十六國春秋前趙敗劉琨於襄垣列國時爲趙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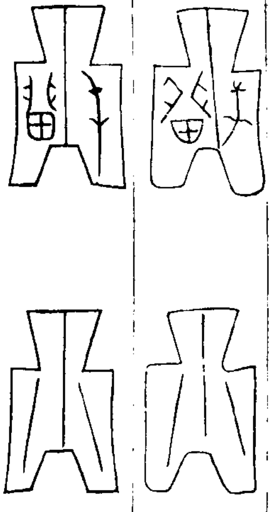
右一品面文兩字背文一字 尙齡按 此布白左及右讀之曰戈邑邑字傳形背文一字不可識左傳寒浞處其子於戈杜注在鄭宋之間又襄公十二年鄭人爲宋平元之族城郜戈錫三邑



右二品面文兩字背同前 尙齡按 此布右曰高左曰都其一自左及右讀史記夏本紀藕氏曰臣能爲君得高都索隱曰高都韓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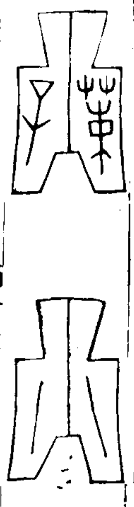


右一品面文兩字背同前 尙齡按 此布右曰中左曰都禮記夫子治於中都杜注魯邑左傳昭公二年晉人執陳無宇於中都杜注晉邑此布近與襄垣屯留諸品同出山右是晉幣無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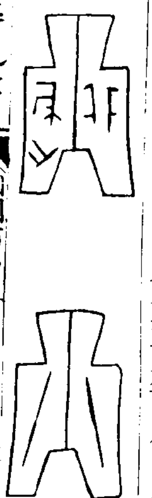


右二品面文兩字背同前 尙齡按 此布右曰屯左曰留篆法互異屯留純字春秋時潞子國定公十六年晉人滅留吁遂爲晉邑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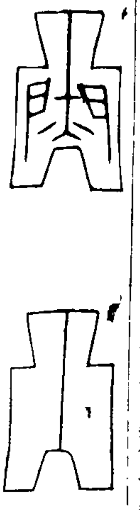
之純留又左傳襄公十八年晉人執孫蒯於純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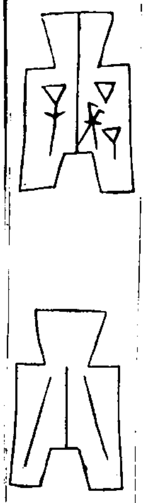
右二品面文兩字背同前 尚齡按 此布右曰蒲左曰子篆法互異左傳莊公二十八年晉侯使重耳居蒲杜注今平陽蒲子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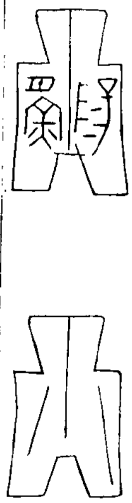
右一品面文兩字背同前 尚齡按 此布右曰北左曰屈左傳莊公二十八年公使夷吾居屈又蒲與二屈君之疆也杜注二屈當爲北



又一品面文一字背同前 尚齡按 此布或曰魯字或曰魚字劉青園云此種亦與長子等幣同出山右且甚夥當是晉幣其文字則未敢臆決愚意是黃字說見尖足布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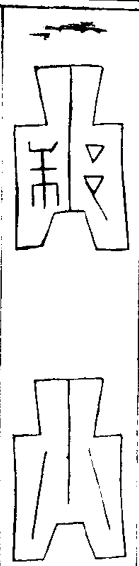


右二品面文兩字背同前 尚齡按 此布右曰長左曰子長字加邑傍作鄟二品篆法微不同左傳襄公十八年晉執衛行人於長子春秋地名考長子周初爲史辛甲所封國後歸晉爲趙地其城爲丹朱所築故名長子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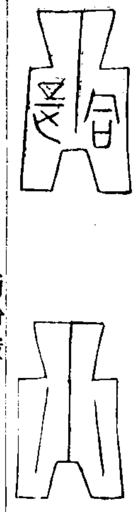


右一品面文兩字背同前 尚齡按 此布自左及右讀之曰魯陽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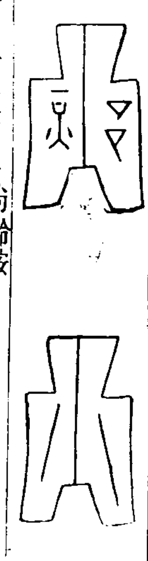
書紀年孔甲七年劉累遷魯陽戰國屬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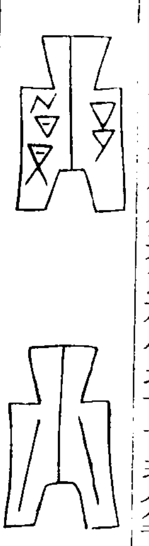
右一品面文一字背同前 尚齡按 此布面文郲字史稱武王封顓頊後於郲爲附庸後魯繆公改爲鄒楚併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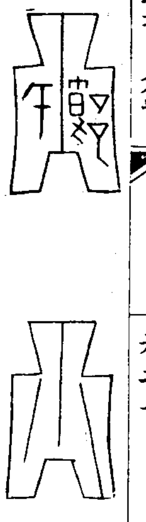
右一品面文兩字背同前 尚齡按 此布右曰同左曰是蓋銅鞮二字省去偏傍左傳成公九年鄭伯如晉執諸銅鞮杜注晉別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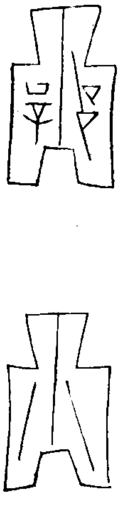
右一品面文兩字 尙齡按 此布自左及右讀之曰燕邑春秋有南北二燕北燕爲召公采地在今北直南燕爲黃帝後在今河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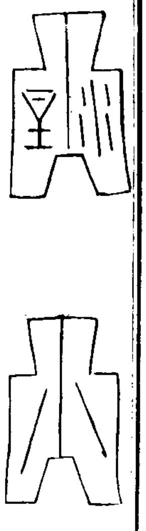
右一品面文一字背同前 尙齡按 此布劉青園釋其文爲郎字郎爲春秋時魯地今此品出於山右或曰鄭字亦非愚意是鄍字左傳僖公二年冀伐虞至鄍杜注鄍虞邑後屬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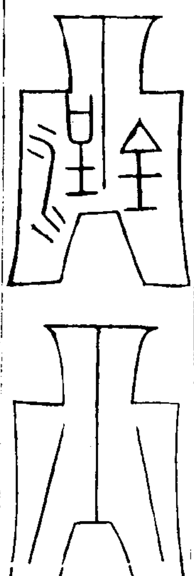
右一品面文兩字背同前 尙齡按 此布趙北嵐釋其文爲鄩氏左傳昭公二十三年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杜注鄩周邑子朝所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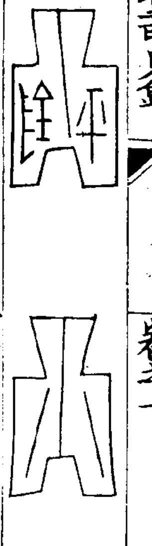
右一品面文一字背同前 尙齡按 此布趙北嵐釋其文爲郭字春秋莊公十一年公敗齊於郭杜注魯地今此品亦出山右公羊傳虢亦作郭疑是虢國所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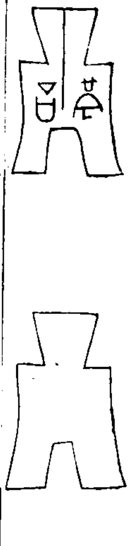
右一品面文一字背同前 尙齡按 此布面文反書涅字水經注涅陽在西北岐棘山東春秋屬鄧國戰國秦穰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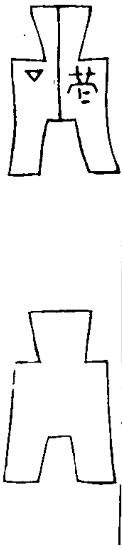


右一品面文二字背同前 尙齡按 此品形製甚大而文自左及右讀之曰涅金輪郭篆文俱極工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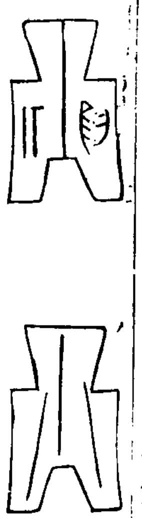
右一品面文兩字背同前 尙齡按 此布右曰平左曰陰左傳昭公三十三年晉師在平陰春秋地名考故城在今河南孟津縣城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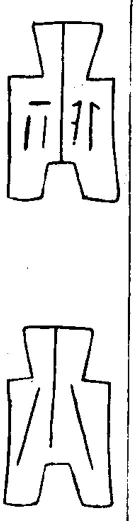


右二品面文兩字背平夷 尙齡按 此布或曰谷邑或曰偶邑皆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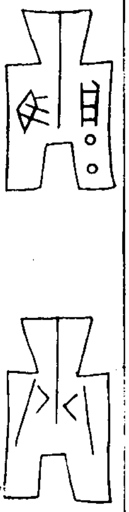
據劉青園釋曰恭昌地名亦莫考今諦視右文似是籀文益字地
理志益昌屬涿郡春秋時爲燕地此品同前淺陰布盡出燕市其
爲燕幣無疑或有疑以漢志之地名當之者訛見㓞字刀後



右一品面文兩字背同前 尚齡按 此布傳形曰丌陽集韵丌即其
字左傳定公十年公會齊侯於祝其其實夾谷春秋時齊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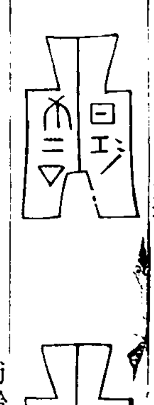


右一品面文兩字背同前 尚齡按 此布右曰北左曰丌地理志祝
其屬東海郡禹貢羽山在南故曰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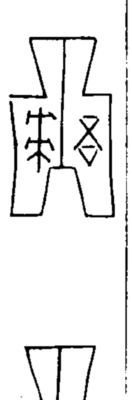


右二品面文兩字背同前 尚齡按 此布趙北胤釋其文爲馬陵劉
青園云是馬邑左傳成公二年晉師從齊師擊馬陘杜注齊邑史
記作馬陵又春秋成公七年盟於馬陵杜注衛地然與平陽諸幣

同出山右疑是馬首二字左傳昭公二十八年晉魏獻子爲政分
祁氏之田爲七縣韓固爲馬首大夫後一品自左讀之背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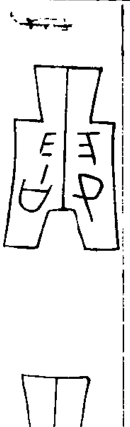


右一品面文一字背作斜直文 尚齡按 此布面文舒字詩云荆舒
是懲左傳僖公二年徐人取舒又文公十四年楚人伐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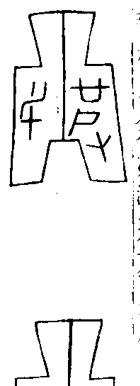


右一品面文兩字背同前 尚齡按 劉青園云自左及右讀之曰鈗

邑地理志謂是厲王所奔地春秋時屬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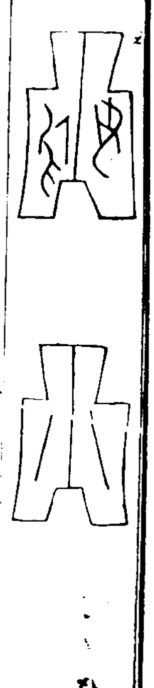


右一品面文一字背同前 尚齡按 此布劉青園釋其文爲露即潞
字 地理志春秋赤翟有潞子國後屬晉戰國屬韓左傳宣公十五年晉荀林父滅潞又哀公八年齊悼公使鮑子居潞杜注齊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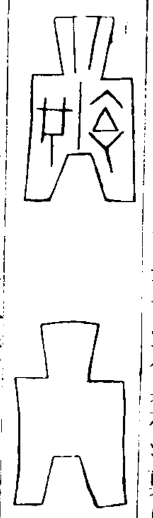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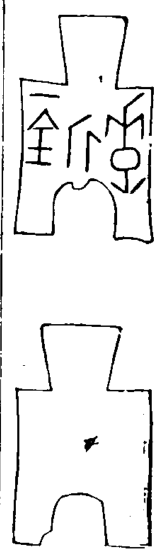
右一品面文兩字背同前 尚齡按 此布右曰皮左曰氏地理志皮
氏故耿國晉獻公滅之以賜大夫趙夙

右一品面文兩字背作斜直文尙齡按此布趙北嵐云自左及右讀之曰鄔邑左傳昭公二十八年晉司馬彌牟爲鄔大夫杜注晉邑又春秋隱公十一年王取鄔於鄭杜注鄭邑



右一品面文兩字背同前尙齡按此布趙北嵐云自左及右讀之曰施谷春秋戰於施谷杜注周地未詳劉青園云是商成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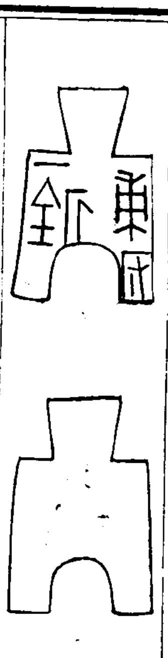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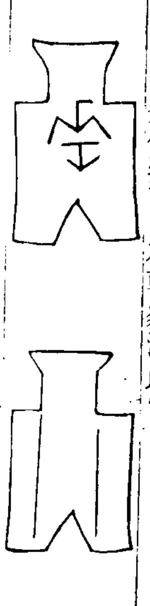
右一品面文三字背平漫尙齡按此布自右及左讀之曰京一釿京字倒置

又一品面文三字背同前尙齡按此布倒讀其文曰頼一釿頼省頁傍作耒釿字反書左傳隱公元年請京使居之又置姜氏於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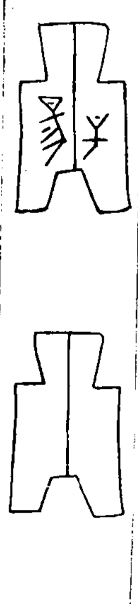
頼而誓之杜注京頼皆鄭邑



又一品面文四字背同前尙齡按此布面文曰洓城一釿洓城俱省偏傍左傳成公十三年呂相曰伐我洓川春秋時爲晉地然與前一種規制相同或俱爲戰國時韓滅鄭後之所鑄歟又按韓三分晉地後居平陽洓川是其所隷滅鄭後徙居滎陽即鄭武公所徙之都京頼皆在其間此三品俱韓所鑄似無異議以上三品銅質紅潤字畫明淨按晉布最多形質文字俱較勝諸國此三品尤異以上三品上虞胡安之所藏已卯四月見於劉青園之韓家潭邸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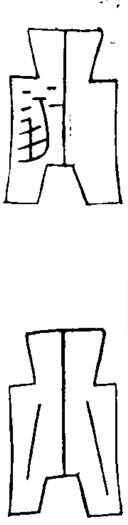


右一品面文一字背作兩豎文尙齡按此布趙北嵐釋其文爲垂字春秋隱公八年春宋公衛侯遇於垂杜注衛地又宣公八年仲遂卒於垂杜注齊地又按此品路史亦謂是少昊貨



右一品面文兩字背同前尙齡按此布左曰陽右曰子春秋閔公

二年齊人遷陽爲齊附庸後尖足布又有倒陽字及中陽兩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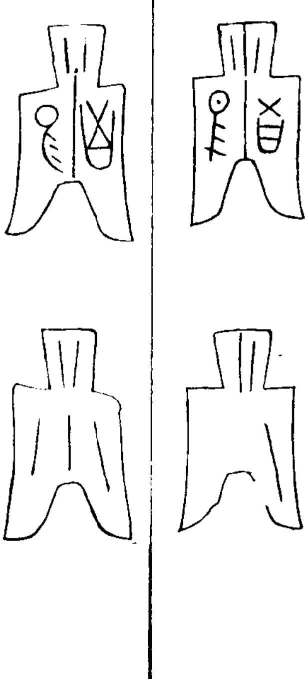
右一品形制同前面左一字似是陽字

右二品此劉青園所謂四比當一斤者茲從馮氏金石索中摹出

吉金所見錄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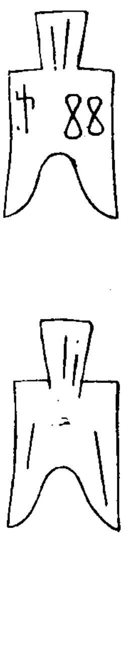
萊陽 初尚齡 渭園 纂輯

周列國布品 尖足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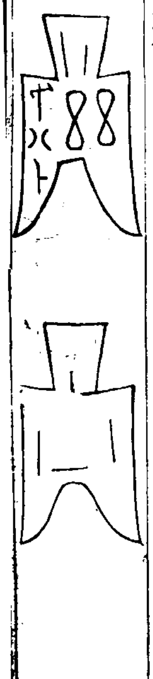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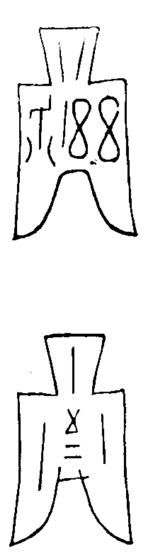
右列國布二品面文兩字柄上兩豎背上兩豎 尚齡按此二品右

日晉左日陽篆法互異較前方足者篆法形模更古致或此爲春秋以前彼爲戰國時以後所鑄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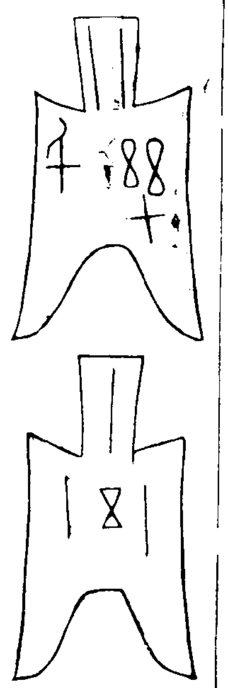


右一品面文兩字背同前 尚齡按 此布右日茲左日氏春秋昭公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地理志茲氏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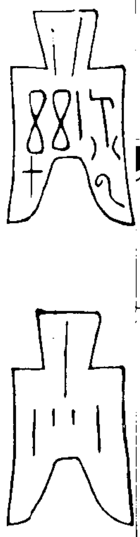


又一品稍大於前一氏下作八卜一氏作八背作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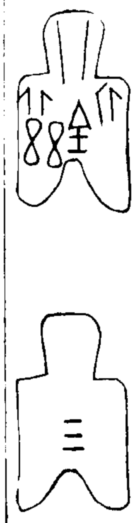


又一品形製甚大柄上兩豎文茲下作十背作㐅柄上一豎文傍有兩豎文字文明劃銅色紅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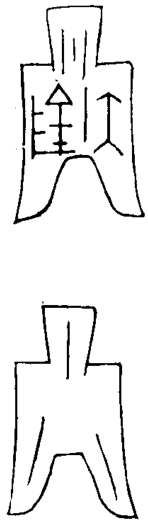
吉金所見錄　列國布品　卷之二　第二頁　渭園珍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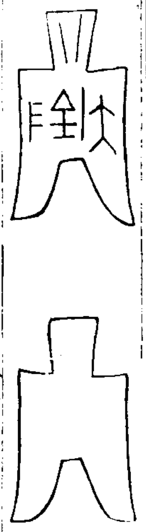


又一品傳形茲下作十氏下作八乙背作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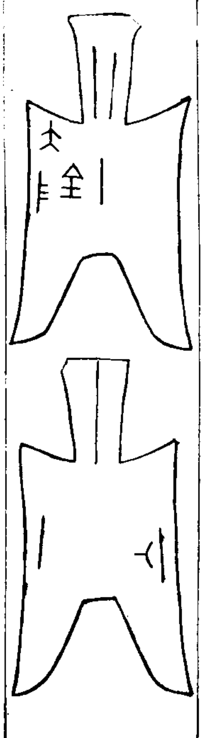


又一品自左及右讀之曰北茲金貨背作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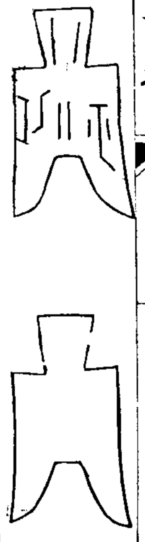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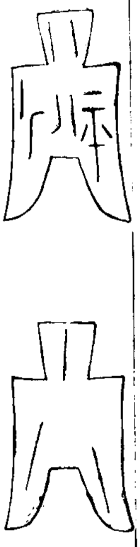
右二品面文兩字背作斜直文何齡按此布右曰大左曰陰二品篆法微不同左傳僖公十五年晉陰飴甥會秦伯盟於王城杜注陰飴甥即呂甥也食采於陰杜注陰晉地



又一品形製甚大柄上兩豎文面左曰大陰背上一豎文右作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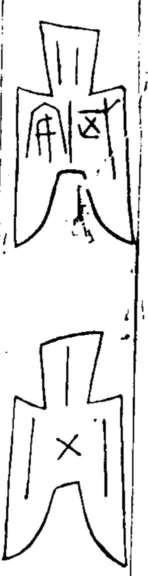
吉金所見錄　列國布品　卷之二　第三頁　渭園珍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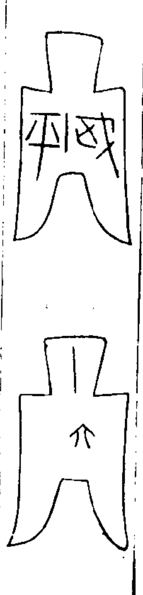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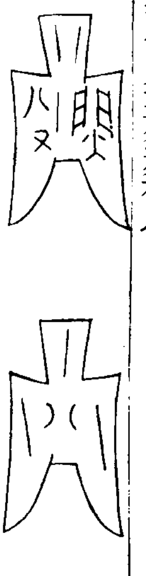
右二品面文兩字背平漫何齡按此布右曰平左曰州篆法稍異春秋宣公元年公會齊侯於平州杜注齊地又按此布有傳形者

右一品面文兩字尙齡按此布右曰平左曰周地理志春秋時爲白翟地戰國時屬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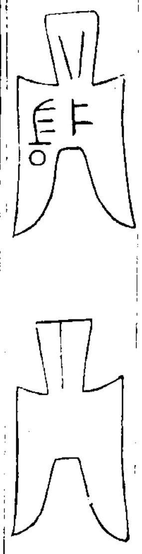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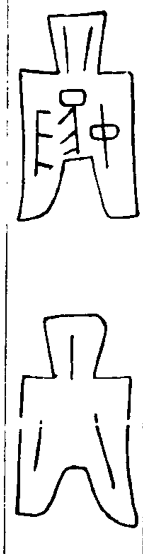


右二品面文兩字背各有一字尙齡按此二品一曰武安一曰武平一背作×一背作介史記蘇秦傳趙肅侯封爲武安君又白起傳秦以郢爲南郡遷起爲武安君是武安先屬趙後屬秦武平布形製相同蓋亦秦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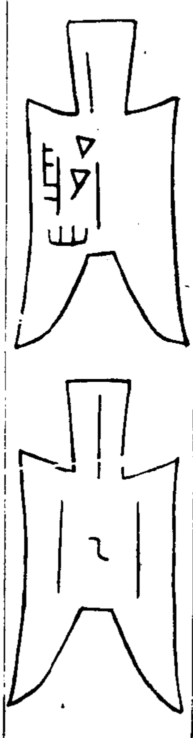


右一品面文兩字尙齡按此布右作𡇂與前方足布同左作父篆文父字左傳文公十七年晉侯蒐於黃父杜注一名黑壤晉地此布既出山右爲晉幣無疑惟黃字篆法太覺奇離然其大式亦有彷彿之處是即集古錄所謂古文奇字有不與後世同者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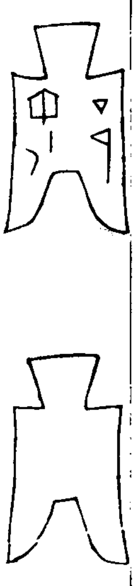


右二品一面左作倒陽字右作𠂉一曰中陽與前方足者或係一國所鑄而形製篆法有古今之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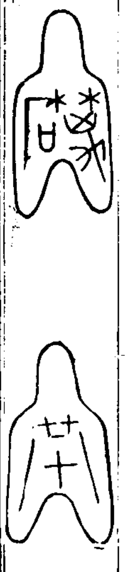


右一品形製大小與前茲氏大幣同面左二字背作乙劉青園曰聞宜泉先生云面左乃郎邪兩字齊郎邪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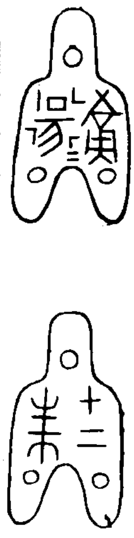
右一品形製大小同前劉青園曰面左倒書甘井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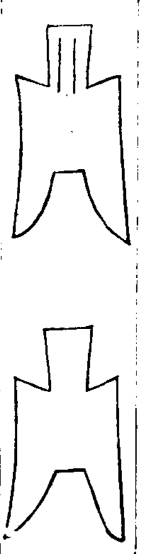
右一品面文一字作郛即虢字



右一品上下俱作冋形與他品異面文右曰萬左曰石背文作十
按水經注湘浦北有萬石戍又按一統志萬石戍列國隸楚



右一品形製同前面文右類黃字左類易字而四隅有曲文背左
右俱有字不可識上下有三穿孔



右一品兩面無文柄上兩豎文 尙齡按 方足布俱面上中一豎文
背作斜直文尖足者面上多有兩豎文

尙齡按 以上列國布幾百品雖其篆法各殊而結構則一 徐鉉曰五帝之後改易殊體六國之世文字異形然猶存篆籒之迹不失形類之本 此即法書要錄所云籒文
折直勁迅有如鏤鐵而端姿旁逸兼婉潤者也惟是與其時之
鐘鼎文字多有不倖者謂是列國布恐無所據然汪氏字源云
金石雖傳自三代要之銘器與篆碑之文當必有異用不容以
其說無可徵而臆爲同也昔子良以刻符摹印合爲一體徐鍇
尙譏其誤豈無見哉又云古文爲六書之源而置器又先於碑
碣是鐘鼎又古字之源也據此銘器必先碑碣則法物又先銘
器而刀布文字爲鐘鼎之字源可無疑矣且鐘與鼎即不相同
往往一字也鐘也如此鼎也如彼又且一字也此鐘如此彼鐘又
如彼鐘鼎與鐘鼎尙且不同況[illegible]家之法器乎集古錄楊南仲
云古字多趣簡易今視諸布用筆省約結體疎朗爲六書之字
源可無異議故既詳於各品之下復識之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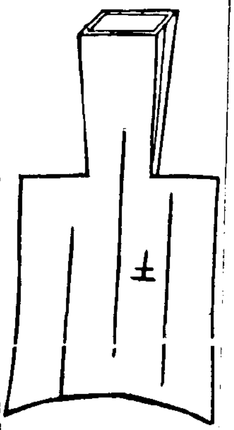
列國布與鐘鼎同文者列於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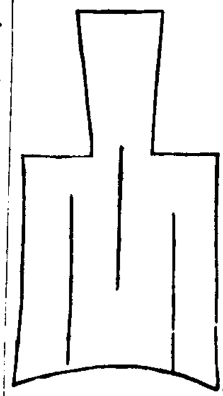
寶四貨四字與召夫尊同　寶六貨六字與穆公鼎同
東周錢東字與穆公鼎同周字與不周鉦同
垣字錢垣字與義雲章同　平陽布平字與石鼓文同陽字與
敔敦同　大隶字布金字與方寶甗同　隶字布子字與孔
文父鼎同　銅鞮布同字與谷口甬同　皮氏布皮字與石

鼓文同　蒲子布子字與晉姜鼎同　盜昌布昌字與兄癸
鼎同　高都布高字與盄和鐘高奴甗同　純留布屯字與
虢姜敦同　涅陰布陰字與陰侯鼎同　茲氏布茲字與女
乙觚同氏字與尨敦同　北長垣金與北茲布北字俱與北姬
鼎同　其陽布丌字金石韵府謂是商鐘鼎文
以上共二十一字與鐘鼎文纖毫無差其稍涉疑似者不錄

古周圜法廿種乃布九十九種己卯秋日石卣初不齡摹於古
香書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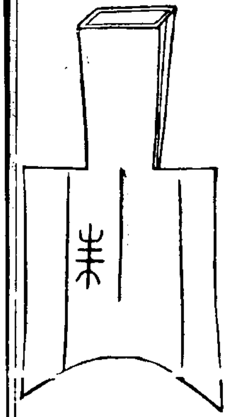
鏟幣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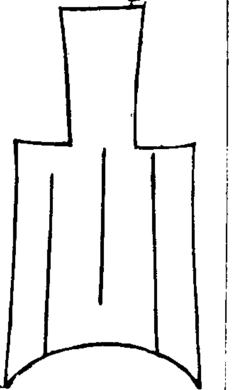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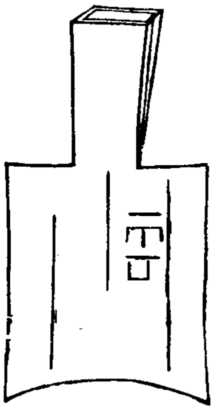
右鏟幣一品兩面俱作三豎文右一字如土 尚齡按此種出土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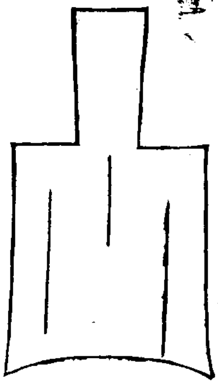
晚元明以前未有言及者近來見者甚多大小文字互異賞鑒家呼爲鏟幣或曰空心幣實無所稽以其形似爲名耳今細玩其銅質篆文似在前諸布之先爲春秋以前物其上中空可以安柄因思衛風氓之詩曰抱布貿絲朱注[illegible]布爲幣正合管子刀布爲下幣之說持其柄而抱以行市頗近[illegible]理邇來中州出土者甚多他處無之闢山右亦間有之是亦近[illegible]中州者其爲衛幣似有可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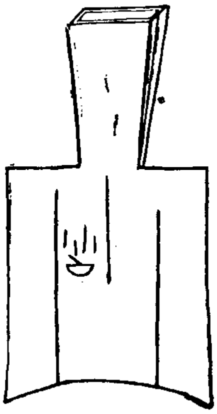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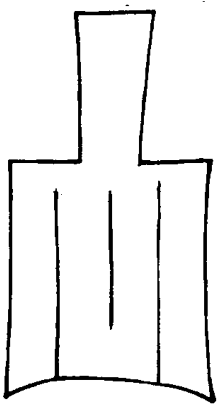
又一品大小形製同前面左一字如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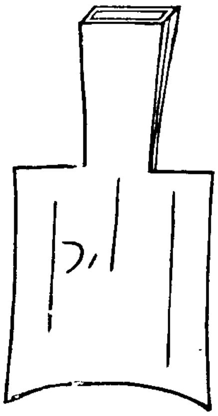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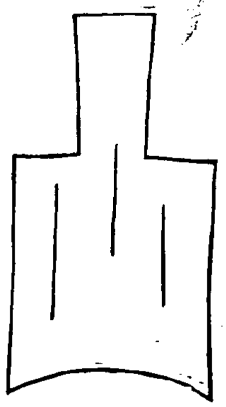
又一品形製稍大於前面右一字不可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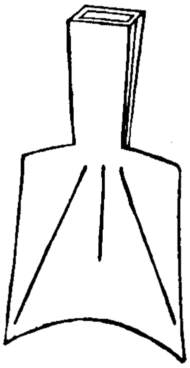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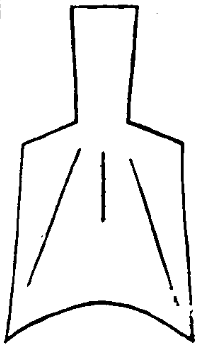
又一品面左一字不可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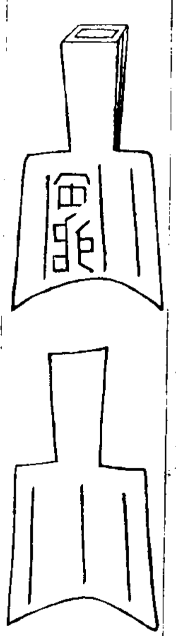


又一品面左一字不可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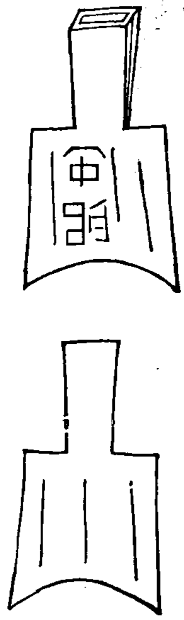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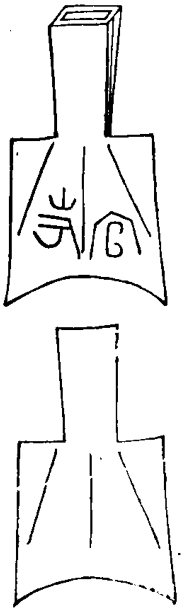
右一品小於前品兩面無字俱作斜缸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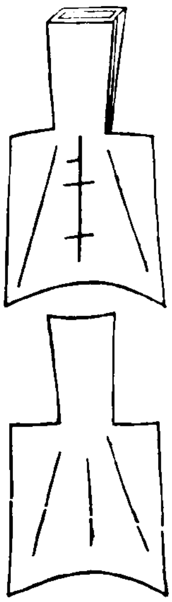
又一品小於前品面左二字　劉青園曰宜泉先生藏一品形製
大小與此悉同蓋安臧也



又一品大小文字同前惟次字右傍傳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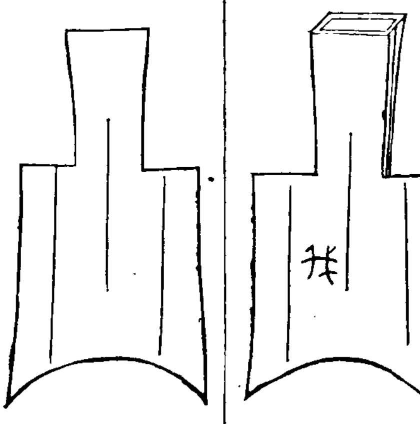
又一品大小形製同前面文二字劉青園釋曰宮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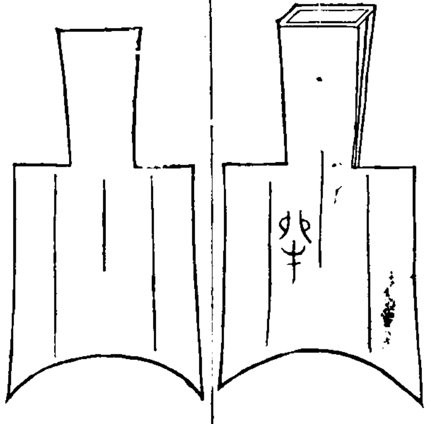
又一品大小形製同前兩面俱作斜紋文中有三橫畫長短不齊

尚齡按丁丑春同邑朱西崖公車入都以四枚見惠云孟津人掊土所得黃土滿中徧體青綠活碧生砂如覩三代鼎彝爲勝蹟幸劉青園曰此種面文乃武字作𢦒今此幣文字中豎不曲下又斷止然的是武幣無疑

劃幣十種己卯秋日石卣氏摹



右大劃幣一品面左一字疑是成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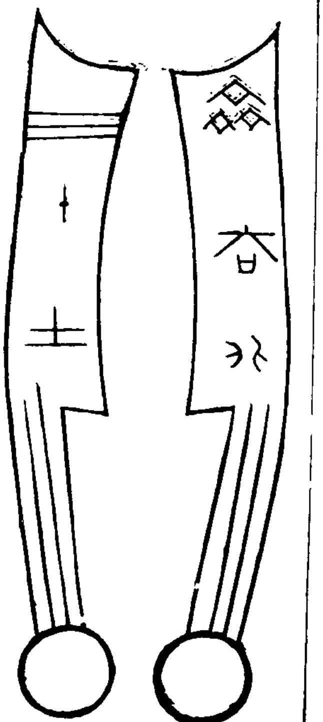
又一品大小形製同前面左一字疑是㭉字或是桃字而未敢定

以上二品皆陽城張小餘明府所藏今依其拓文摹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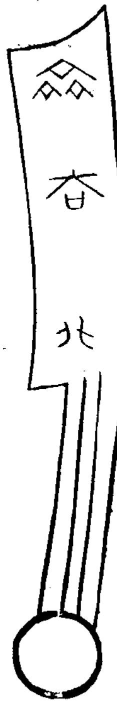
吉金所見錄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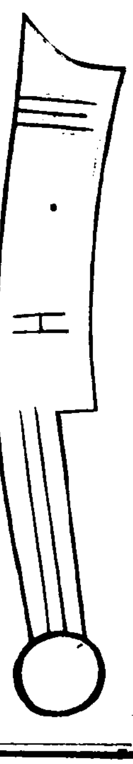
周列國刀品 齊法貨類

萊陽 初尚齡 渭園 纂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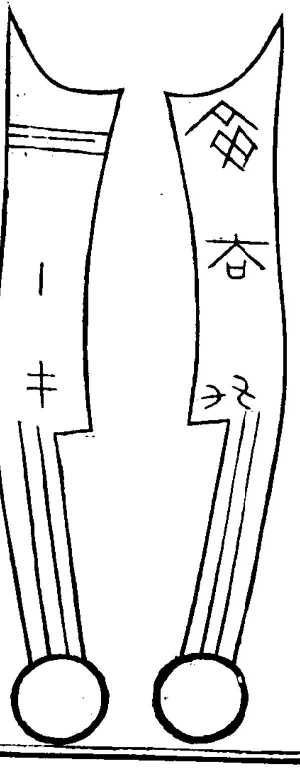


右齊刀面文三字曰齊法貨背上三橫文中作十下作土 西清古鑑𠓜古文齊字杏字不可識𠓜字據鐘鼎文爲北說文爲鑪𥘈與錢刀無取舊釋爲貨尤未安意是化字即貨字也 尚齡按 通志食貨志略曰齊人莒人謂之刀殊文圖齊作𠓜貨作北正合前後二字杏字無考泉貨彙徵云楊升庵識其文爲吉字向來博古者俱遵之劉青圜云是法字省去水傍說頗近理今從之漢書食貨志太公行圜法於齊桓公與民通輕重之權今此刀盡出吾鄉而登萊尤夥其爲齊之遺制無疑背文各別今俱列於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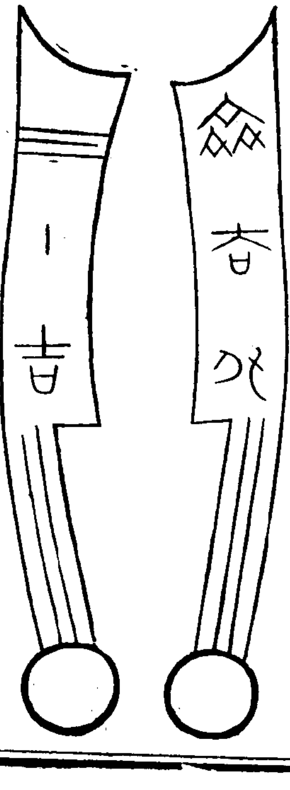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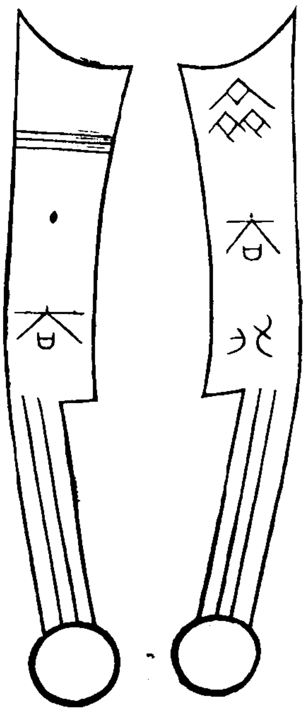
又一品背文中作·下二字如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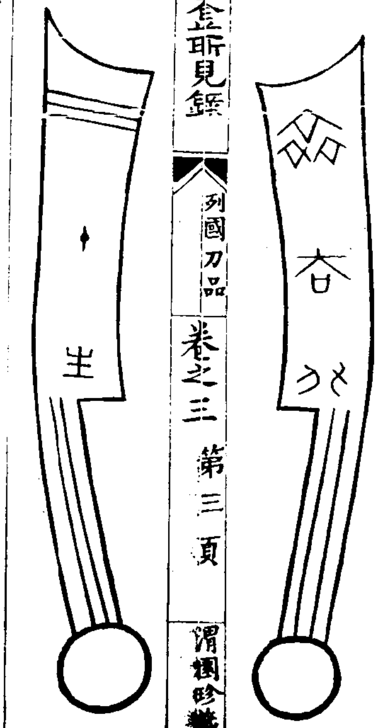
又一品背文中作丨下一字如土而有首尾



又一品背文中作丨下作小篆吉字 劉青圜曰此刀背文確是吉字後一品背文下杏字與面文第二字同若亦是吉字何以面文無一作吉者是乃法字省去水傍斷乎無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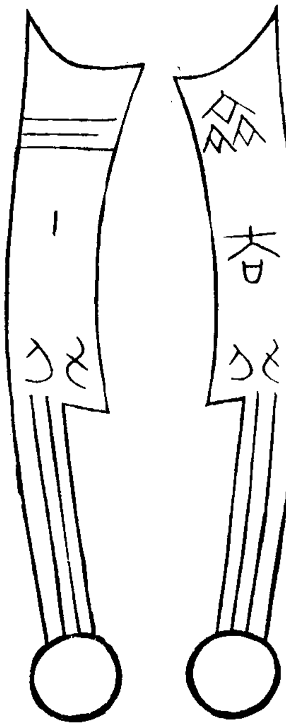


又一品背文中作・下作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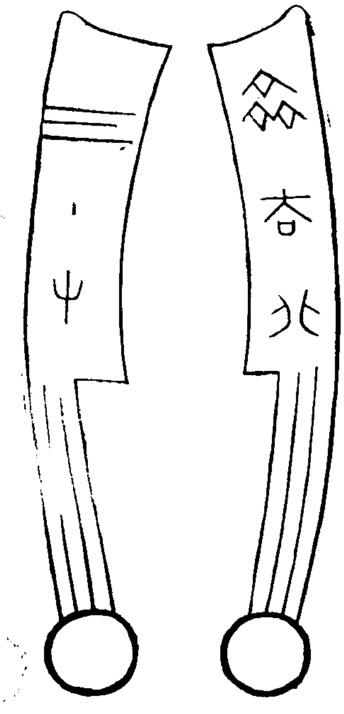


吉金所見錄　列國刀品　卷之三　第三頁　渭園珍藏

又一品背文中作・下作生爲籀文生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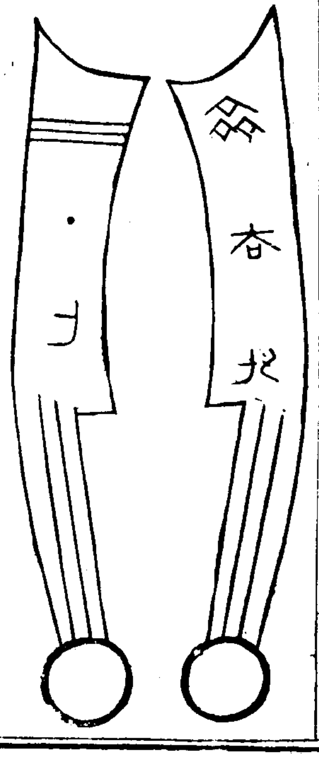


又一品背文中作丨下化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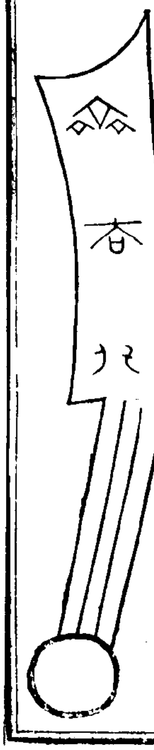


又一品背文中作丨下作屮　山左金石志屮字卽三字也說見集古錄忽鼎銘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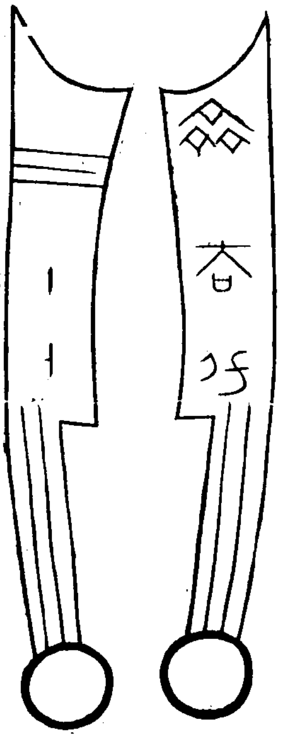
吉金所見錄　列國刀品　卷之三　第四頁　渭園珍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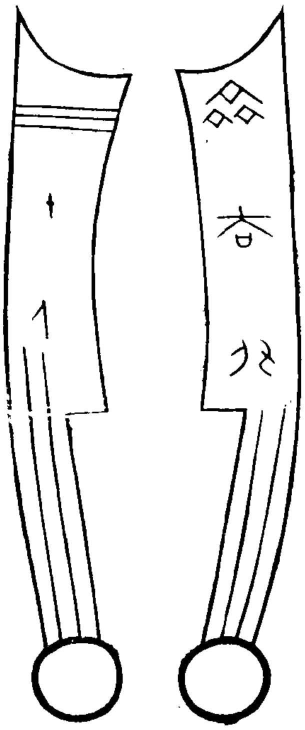
又一品背文中作・下化字省作コ而傳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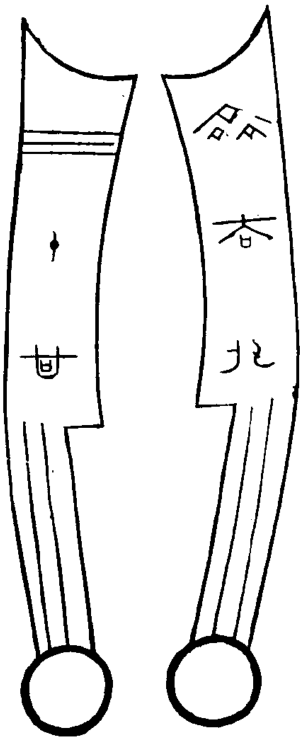
又一品背文中作◆下作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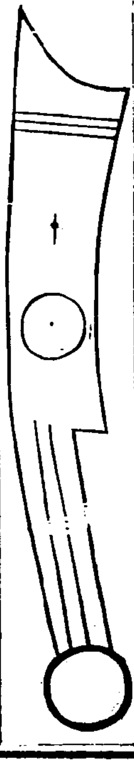
又一品背文中作丨下作卜 侗齡按此二品疑數目字前品爲十
二此品爲十一同爲範金之次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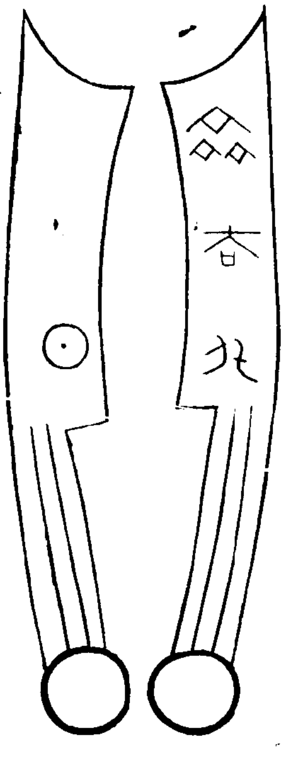
又一品背文中作丰下作亻 山左金石志下隱隱似籀文丁字
乃造器之次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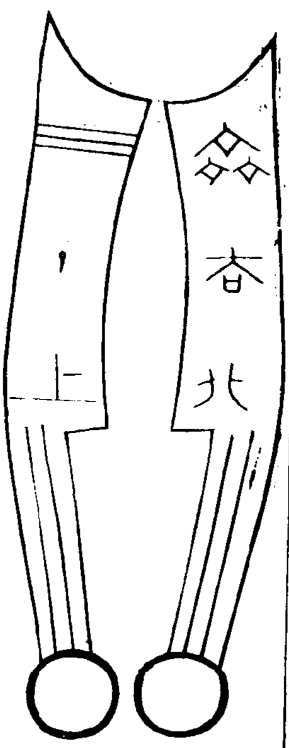
又一品背文中作◆下作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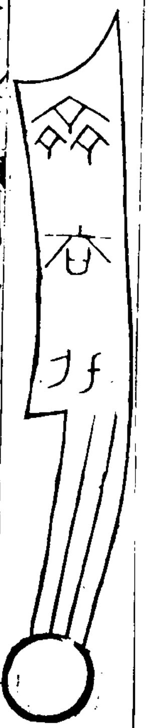
又一品背文中作◆下作⊙ 山左金石志下作一大圜卽洪志
所謂隱起圜形疑是九府圜法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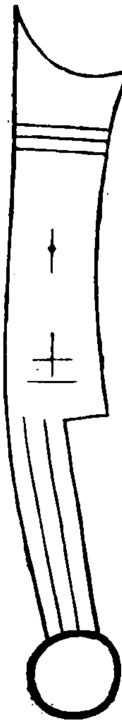


又一品背文中作丨下作⊙偏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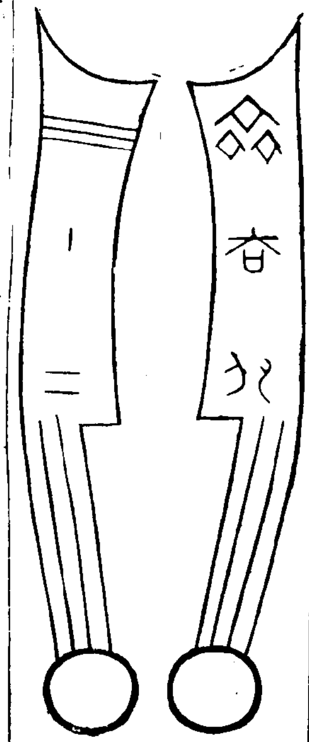


又一品背文中作丨下作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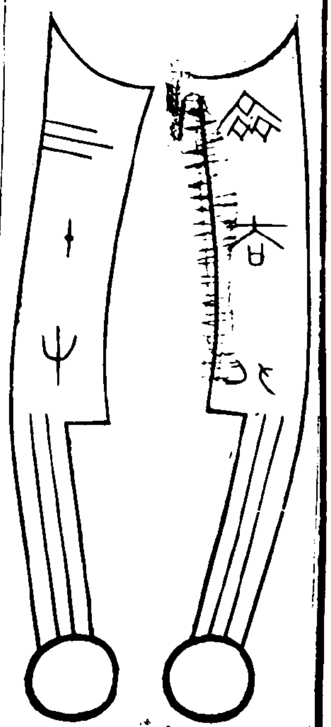


又一品背文中作丨下作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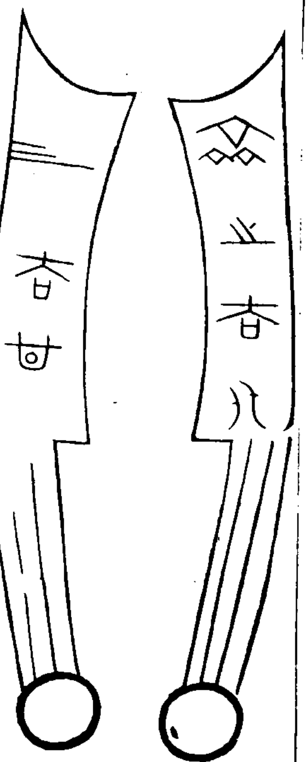


又一品背文中作丨下作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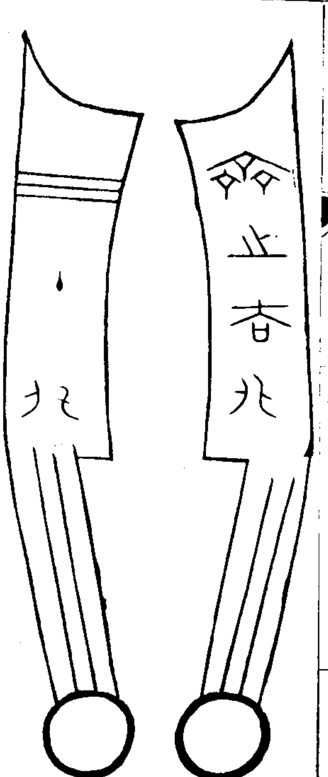
又一品背文中作丨下亦作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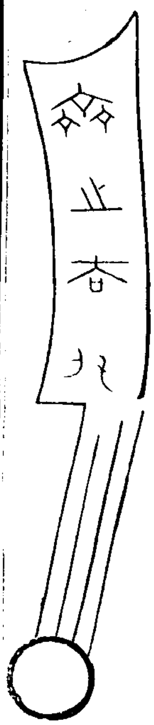
周列國刀品 齊之法貨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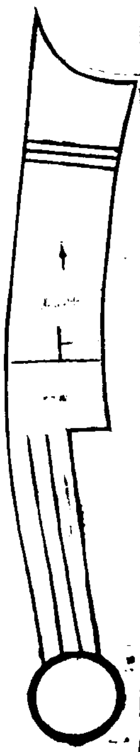
右齊刀面文四字曰齊之法貨背上三橫文中作杏下作甘 山左金石志刀文曰齊之吉貨背有杏甘二字或曰下是甘字朱楓古金待問錄謂是太公字恐非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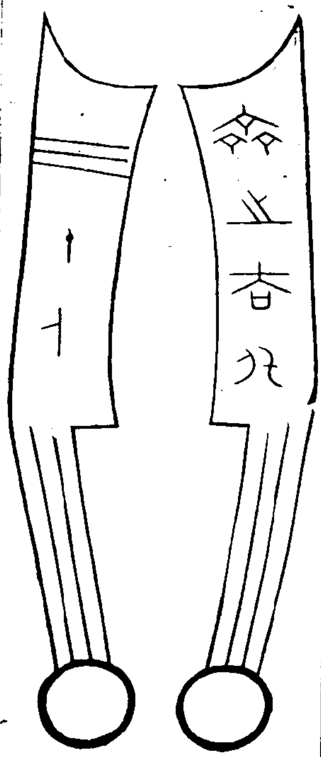
又一品背文中作丨下作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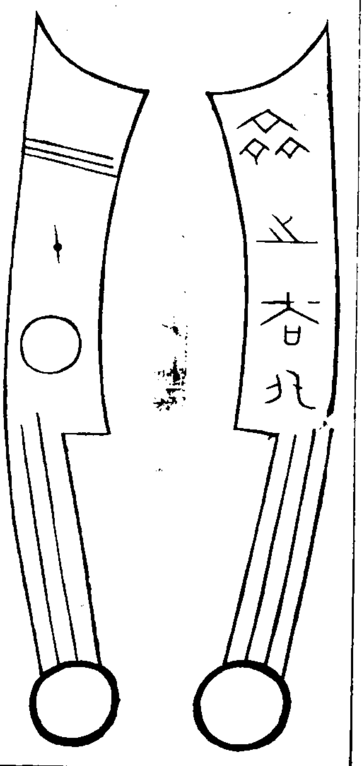
又一品背文中作丨下作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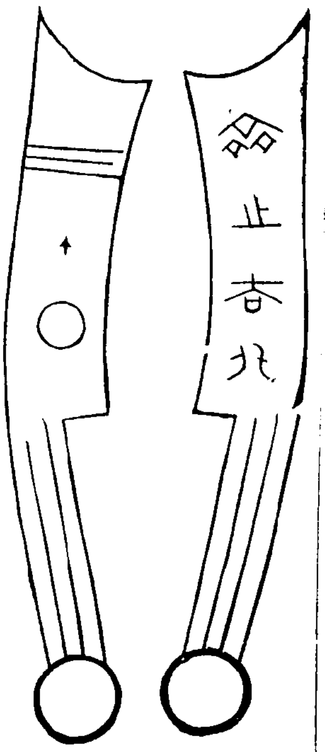
又一品背文中作丨下作十



又一品背文中作丨下作○尚齡按北宋宛陵梅聖俞詩集云飲劉原甫家原甫懷二古錢勸酒其一齊之大刀長五寸半遂作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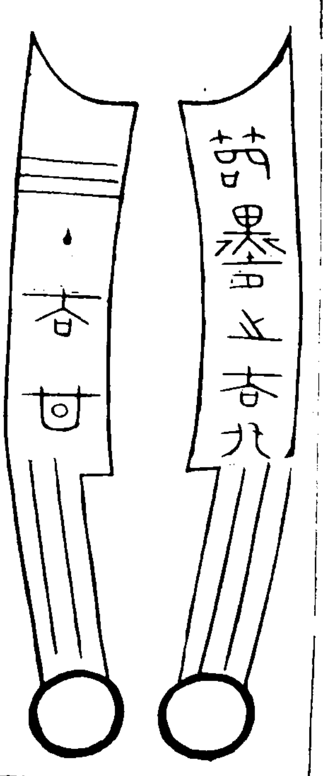
曰獨行齊大刀鐮形末環連文存半辨齊背有模法圜當卽此品



又一品背文中作↑下亦作圜而小 尙齡按 前齊法貨陽面外刃俱起高稜直通柄下此品及後之卽墨安陽以及明字刀俱至上段而止或鼓鑄者以此爲國都外邑之別耶然此品曰齊之法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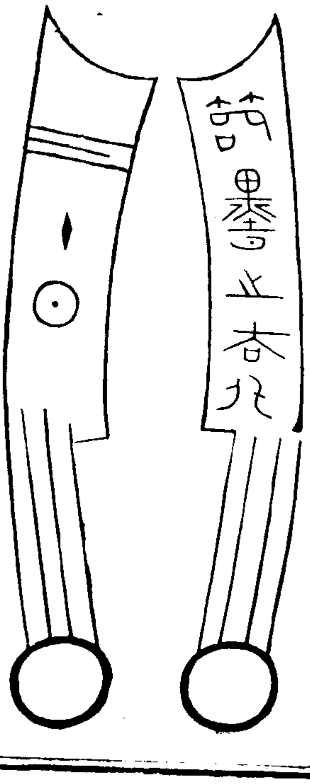
是鑄於國都者後之徙邦刀又直通柄下殊難臆斷又按此六種較前三字者篆文峻利製造尤工

周列國刀品 卽墨邑之法貨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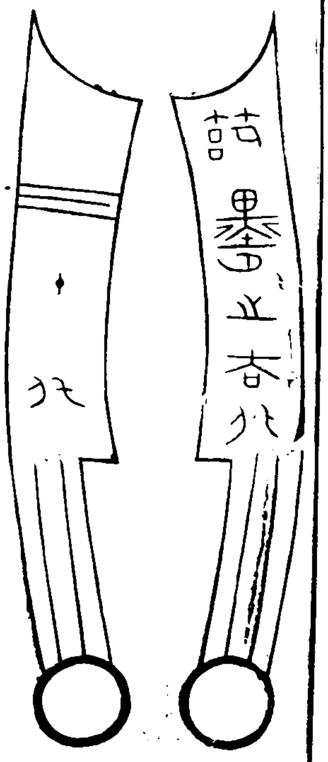


右齊刀面文六字曰卽墨邑之法貨背上三横文中作♦下有吉廿二字 山左金石志右刀文曰節墨邑之吉貨節卽古字通用據此齊卽墨正當作節墨今作卽省文耳又按齊卽墨莒皆有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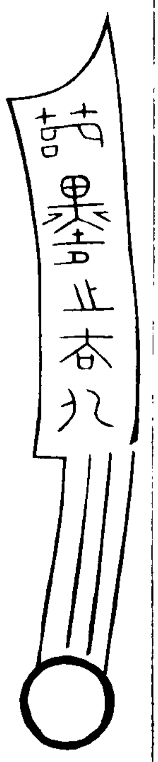
鑄故流傳最多卽墨刀尤精鍊厚重 尙齡按 漢書太公行圜法於齊前數品是也管子桓公鑄幣於莊山此品與前品規制相同卽墨爲齊之大都會其爲齊刀無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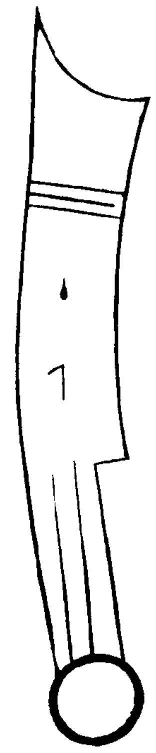


又一品背文中作♦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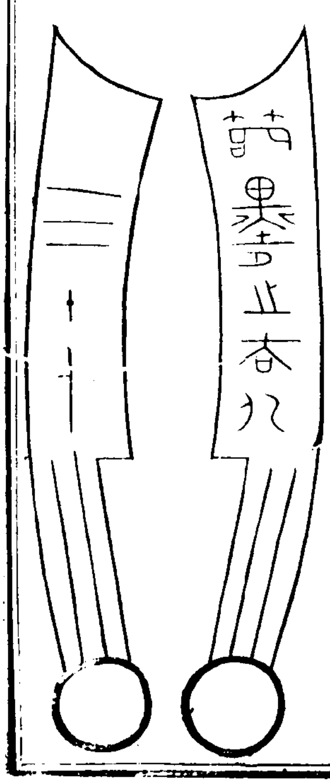


又一品背文中作◆下作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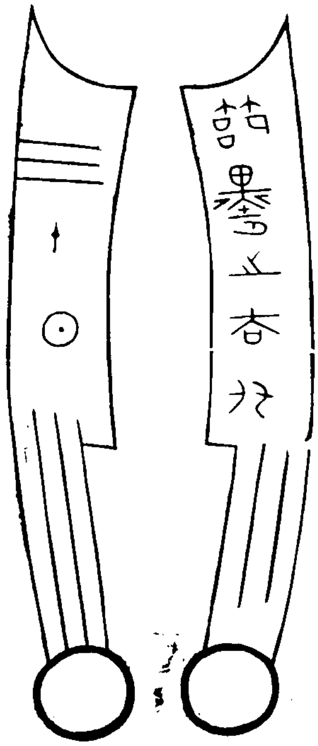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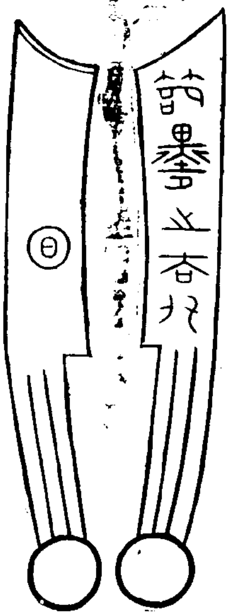
又一品背文中作◆下作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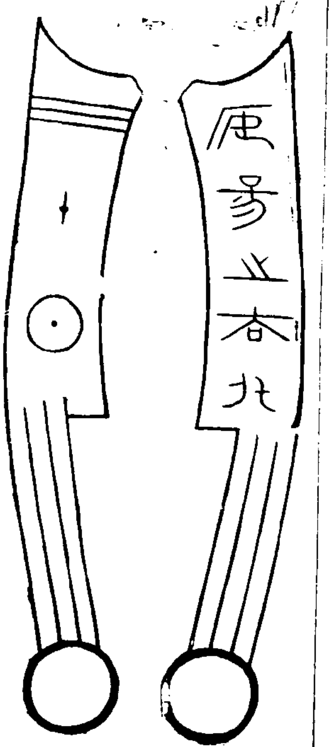
又一品背文中作◆下作十



又一品背文中作◆下亦作小圜偏右 侗齡按此種據鐘鼎字源◆籀文十字⊙籀文日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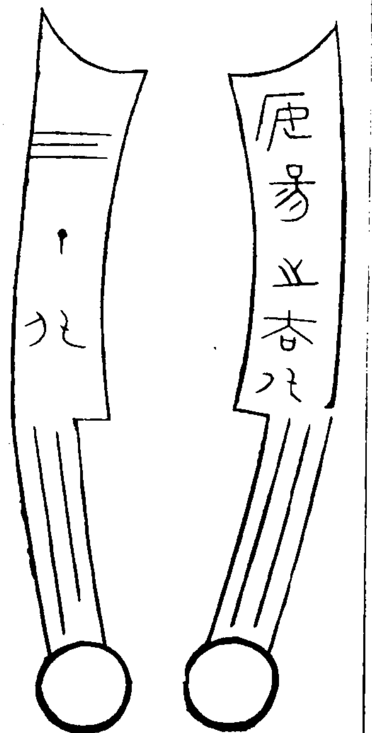
右即墨小刀一品 侗齡按此種有數品又有背作魚鱗文者今只摹其一以備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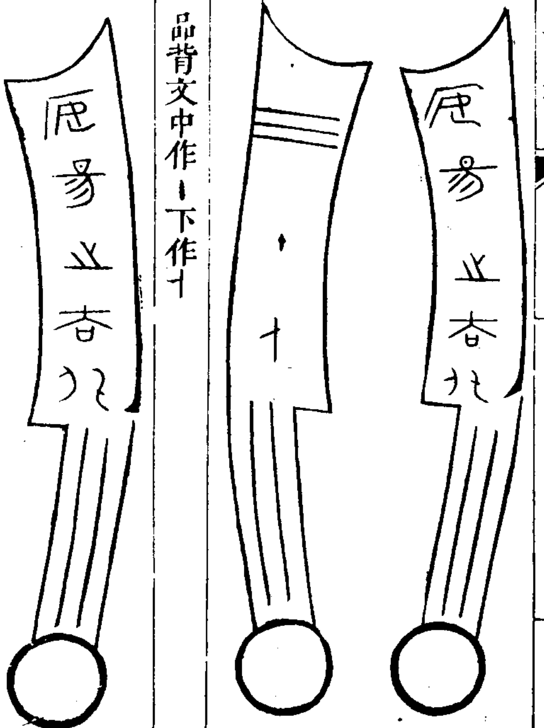
右齊刀面文五字曰安陽之法貨背上三横文中作ㄧ下作⊙

尚齡按 安陽以史記秦本紀考之先屬晉後屬秦已詳於前布品之下乃此刀亦曰安陽與前齊法貨規制無二且盡出吾鄉而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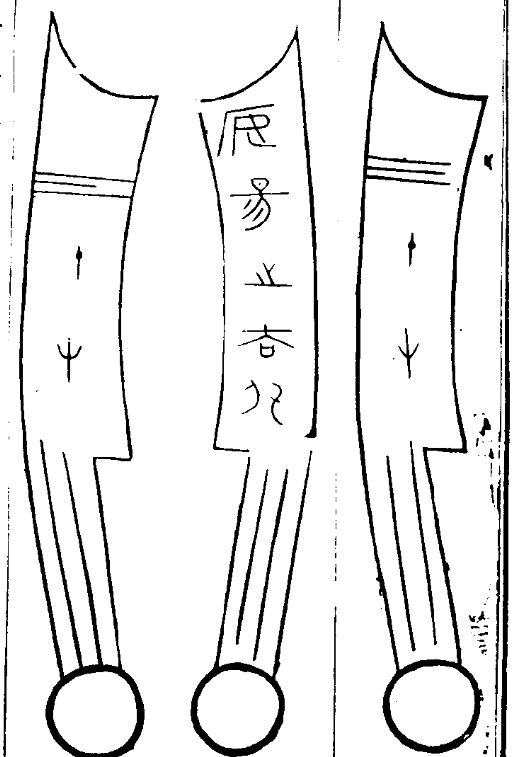
下尤夥似齊亦別有安陽矣因徧察齊之都邑實無此名惟春秋成公二年魯晉曹衛諸大夫及齊師戰於鞌杜注鞌齊地春秋地名考謂其地即古之歷下豈當年鑄幣以鞌爲安亦猶布品中多省偏傍者歟即以此刀而論陽去阝曰昜法去氵曰去貨去貝曰化鞌或亦可去革爲安至加一陽字者亦布品中之陶曰陶陽丌曰丌陽之意耳蓋此品爲齊之安陽前布爲秦之安陽可無異議向來纂譜者傳會羅氏之說爲是高陽氏金固屬荒遠之談而謂凡有安陽字者悉附於齊又未免固執矣又按齊刀洪志載有兩種沿傳寫之誤僅存彷彿蓋自梁唐以來纂錄者俱未之見也惟梅宛陵贈劉原甫詩內狀其形制文字確是齊刀此品與即墨刀從未有言及者山左金石志謂即墨刀精鍊厚重今視此品亦然且不惟銅質精鍊而篆法遒勁較齊法貨尤異洵稱富甲天下也



又一品背文中作ㄧ下作北



又一品背文中作ㄧ下作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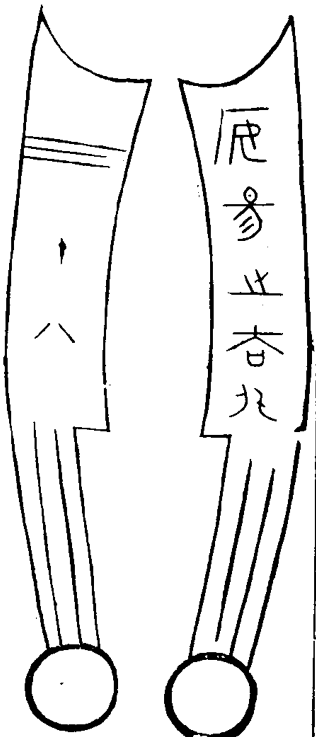
又二品背文中作ᛏ一下作Ψ一下作Ψ

吉金所見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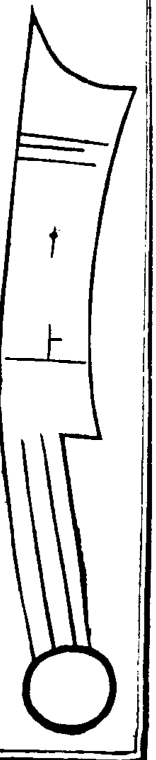
列國刀品

卷之三　第十七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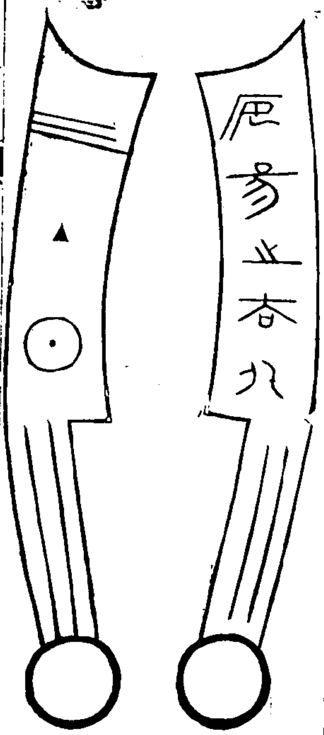
渭園珍藏



又一品背文中作ᛏ下作八



又一品背文中作ᛏ下作上



吉金所見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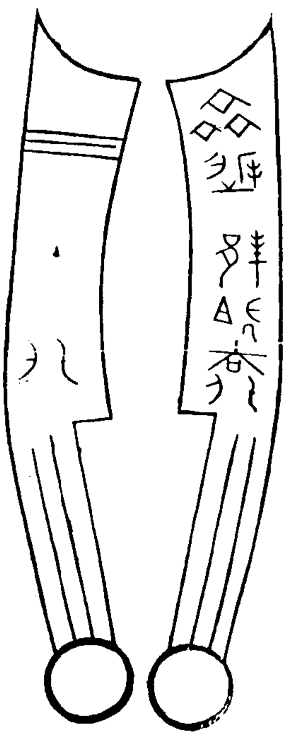
列國刀品

卷之三　第十八頁

渭園珍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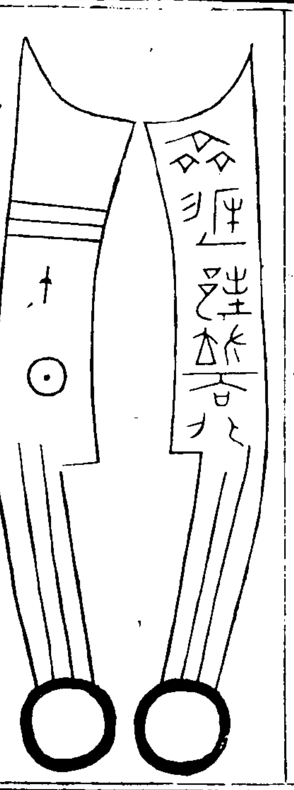
又一品背文中作▲下亦作⊙而略小

周列國刀品 齊刀別種



右齊刀面文六字曰齊徙邦始法貨背文中作𠂭下作八 山左金石志古刀文曰齊途陽口吉化第四字右似從戈而左不可識途陽亦必齊之地名 劉青園曰是乃齊造邦口法化邦字反書

尙齡按以上齊刀五種其前二種曰齊法貨齊之法貨不著地名蓋建都之區祇須以國號統之也其卽墨安陽爲齊之大都會則直以邑名紀之杜注左傳所謂大都以名通者不繫以國也此品獨冠以齊字下三字非邑名可知矣今諦視其篆法第二字似是籀文徙字第三字正如青園所說爲傳形邦字第四字爲傳形始字今讀其文曰齊徙邦始法貨或胡公始遷薄姑之所鑄歟且此品出於青郡爲薄姑舊地登萊之出土者齊刀甚夥而此品曾無一見謂是胡公遺制不爲無據或曰第四字爲國字省去外口因鐘鼎字源內齊侯鎛鐘南宮父乙甗其銘文國字俱作或亦近似有理姑存此說俟博古者考訂焉又按泉幣圖說卽墨刀有一品背文作闢坢山左金石志卽墨刀有一品背文作乇坢愚意次字俱是傳形邦字曰開邦者始鑄之辭也曰安邦者刀幣之利用也謂坢是陽字者非是又馮氏金索載齊侯甗銘邦作坢是其明証



又一品面文六字同前背中作𠂭下作⊙ 馮氏金索曰據金石志釋爲齊途陽余疑是遲陽其第四字似歐似歛未審 尙齡按此品質地平坦字畫纖利較前品尤爲精細盖齊刀五種惟三字者居多四字者與卽墨安陽間亦有之此種則百不一見且出於青郡相距數百里偶一見之卽爲強有力者攜去仰慕之私非伊朝夕丁亥三月章邱梓人張敬修遊藝東萊持一枚見貽云獲於歷下之小攤者拂拭累日卽以付梓並識其顚末於此

又按此種余見有數品齊以下三字篆法無一雷同者第三字右豎或直下或中止其橫或三或四亦無定制此品又酷似陸字此集古錄所謂多省任意者歟源流莫考聊附數語以識之

右齊刀四十二種 石貞氏摹

吉金所見錄卷之四

萊陽 初尚齡 渭園 纂輯

周列國小刀品 明字刀類

右小刀面文明字背文左字 尚齡按此種向來多而易得近今賞鑒家俱云莒刀蓋因通考有齊莒謂刀之語故大者屬之齊小者直以莒刀目之殊不思當時列國各有鼓鑄洪文安云春秋之世

下迨戰國以鑄錢立幣各擅其利惟齊刀見之管子故暴白於後世諸國無所稽考遂致湮汨不傳云云今此刀明明鎦文明字漢志平明屬北平郡列國時爲燕地此種或其遺制且此刀盡出燕市邇來河間易州於敗井頹垣中每有所獲動輒數千吾鄉莒地曾無一見質之劉青園據云此種非莒刀余向亦疑之今聞此說已先得我心惟以漢志之平明當之似須有參余謂既非莒刀叉出燕地漢志之平明何必不始於列國時耶且列國時之地名今惟本之春秋左傳史記國語此數種內果能遍載無遺乎

又一品背上左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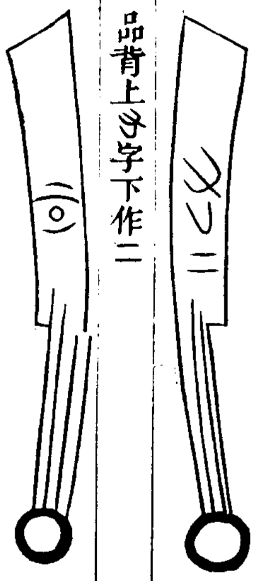
又一品背上作二十一

又一品背上作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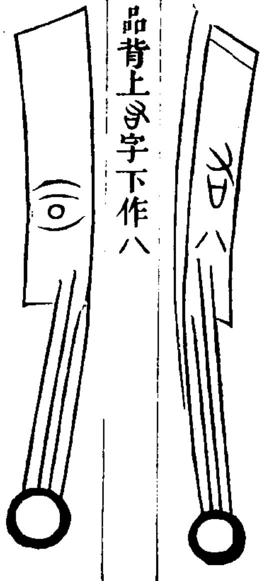
又一品背上作八

吉金所見錄　列國小刀品　卷之四　第三頁　渭園珍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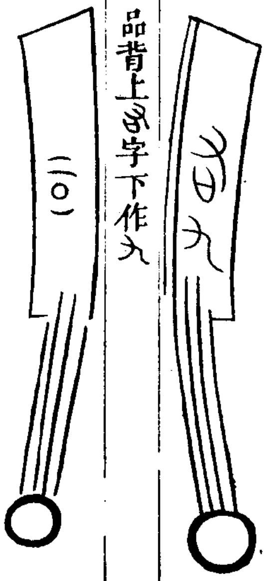
又一品背上𠂤字下作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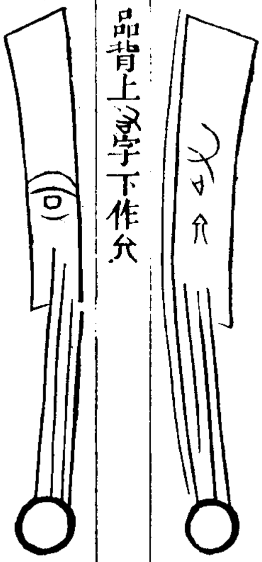
又一品背上𠂤字下作八



又一品背上𠂤字下作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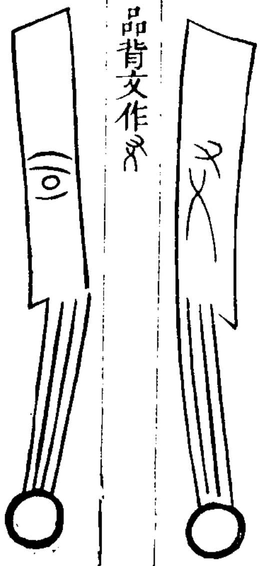
又一品背上𠂤字下作介



吉金所見錄　列國小刀品　卷之四　第四頁　渭園珍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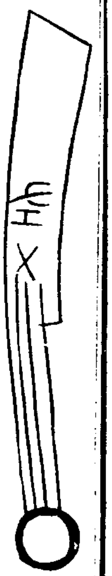
又一品背上𠂤字下作上

又一品背文作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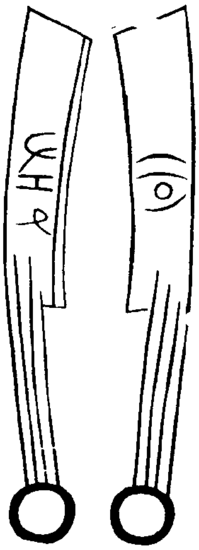


又一品背上乂字下作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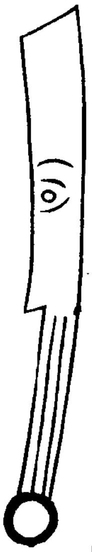
又一品背上𠂤字下作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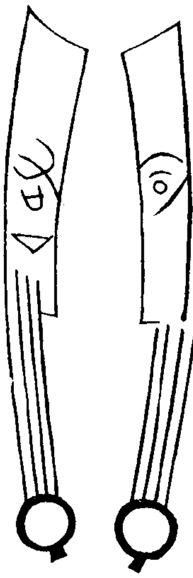
又一品背上左字下作乂籀文五字



又一品背上左字下作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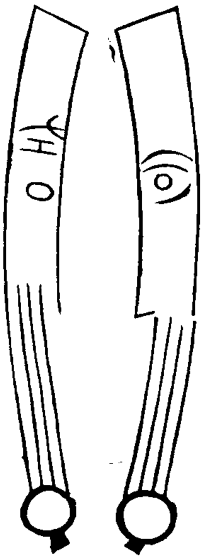


又一品背上左字下作〆籀文十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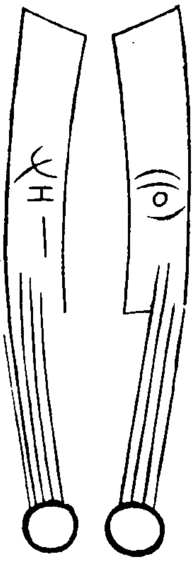
又一品背上右字下作▽

又一品背上右字



又一品背上左字下作○

又一品背上左字下作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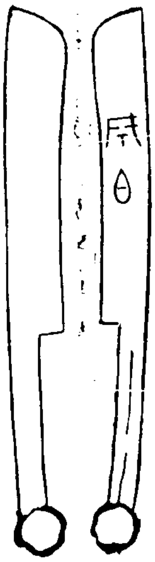
又一品背上左字下作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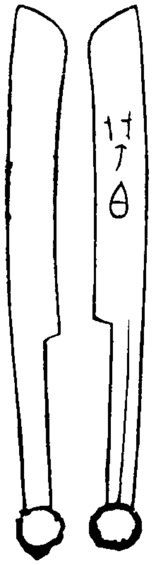
又一品背上作

又一品背上作

又一品背上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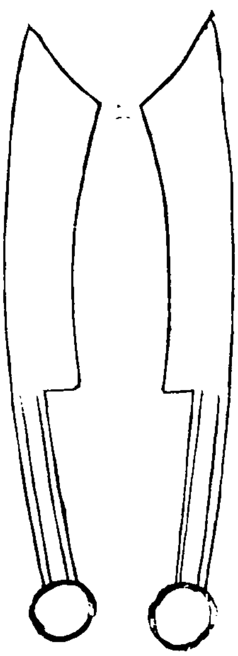
周列國小刀品 郕伯刀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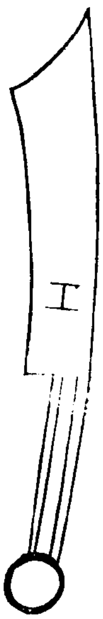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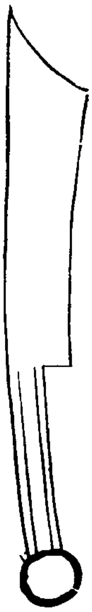
右小刀面文郕伯二字 劉青園曰此種第一字作戌第二字作白乃郕伯二字 尚齡按此二品面文郕伯二字俱省偏傍史記武王子郕叔封於成爲畿內卿士數世至郕伯左傳公會杞於郕杜注魯地又衛師入郕杜注後屬魯爲孟氏邑 郕通作成

周列國小刀品 無地名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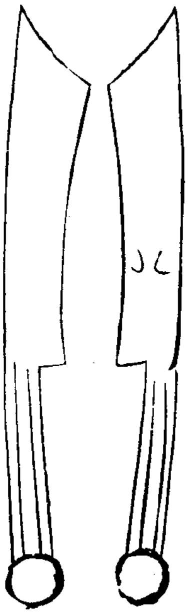


右小刀兩面無文 尚齡按此刀與前二種形製各異近來多有出土者或列國時所鑄也據此則錢刀不得以齊莒該之益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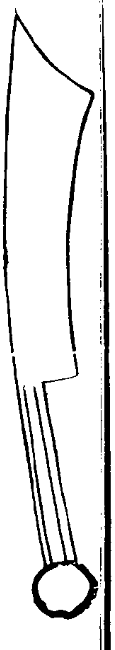




又一品面上作工字



又一品面上作儿字



又一品面上作⊥字

列國刀與鐘鼎同文者列於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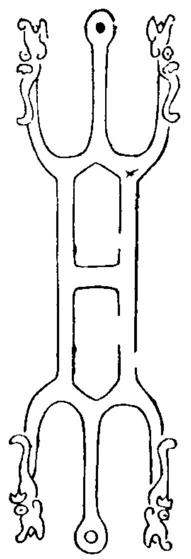
齊刀之字與齊侯鎛鐘同十字與高克尊同又十字與緘鼎同又十字與南宮中鼎同又日字與乙酉父丁彝同　齊徙邦刀邦字與盄和鐘同　明字刀明字與牧敦同背文左字與谷口甬同右字與宋右君鼎同八字九字俱與兄癸鼎同行字與齊侯鎛鐘叔夜鼎仲先彝同五字作ㄨ見古孝經郕伯刀伯字與伯鼎伯姬鼎伯鬲同　齊刀背文吉字與楚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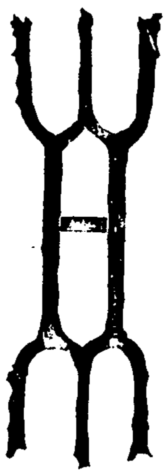
仲南和鐘同　無地名刀背文⊥字與盄和鐘上字同

以上十七字較之鐘鼎纖毫無差稍涉疑似者不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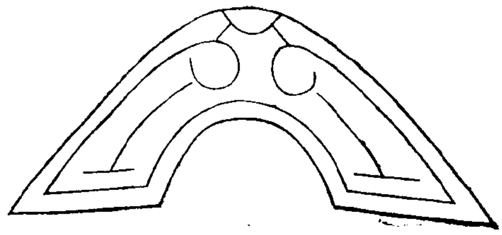
右列國刀三十種石卣手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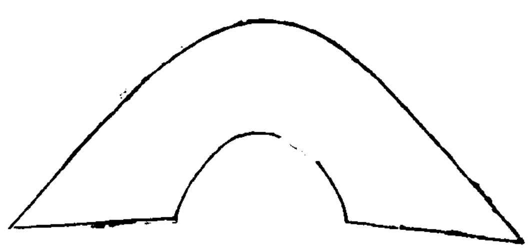
古刀布別品





右古金大小二品 泉幣圖說自太昊以來則有泉矣太昊氏謂之金舊譜三五吉幣形如干盾愚案昔太昊始制棘幣今觀此品形質最古世所罕覯 尙齡按 此種諸譜未載近日賞鑒家惟吳柳門劉靑園有之柳門載入圖說內謂是太昊棘幣恐無所據今觀其銅質或係唐宋間倣效爲之者斷非上古時物也其小者爲靑園所藏形質略古今俱摹於右以備其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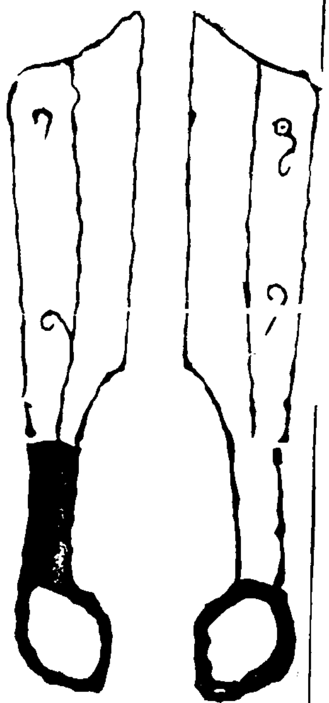
右古金一品 尙齡按 此品古色斑駁形模如磬面有刻畫文上有穿孔背平夷疑刀布之變式世云堯布未知所據存之以備一則

尙齡按 史記平準書曰金錢刀布之幣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尙矣靡得而記云漢書食貨志曰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今按梁顧烜唐封演宋李孝美等雖各有譜錄並無專書宋董逌謂梁唐之譜浸汗散佚不可用遂自著十卷書亦不傳僅標其目於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中而公武又以穿鑿誕妄譏之南宋洪遵泉志之作有鑑於前將刀布另置一編存而不論雖立意謹嚴而究之以疑傳疑僅勝於悠謬之說耳若夫通志 全書總目云所言六書七音矜奇炫博泛濫及之又云其六書略多穿鑿 路史 總目云皇

古之世本爲訛昧泌多採緯書已不足據推至太昊神農誕矣竊思歐陽公集古錄
自周武王毛伯敦始其軒轅鏡黃帝鐘顓頊磬禹湯之鼎盤在
北宋已莫之或覩蓋歷千萬紀久已銷蝕殆盡矧此區區者顧
能久駐人間哉間嘗攷諸史册理財之道至周寖具泉府之掌
著於周官詳於管子今寶貨三種是也師尚父行其法於齊後
桓公與民通輕重以故齊刀齊布猶有存者其時諸侯皆得自
鑄不爲僭僞齊實倡之也漢書云周制錢始有字周曰寶貨齊
曰齊法貨即墨安陽之法貨各國因之遂有平陽施谷茲氏漨
陰等文此又其顯而易見者且周爲籀文刀布之文字適合而
安陽宅陽等文又與其時之邑名相符故余敘錢譜以周爲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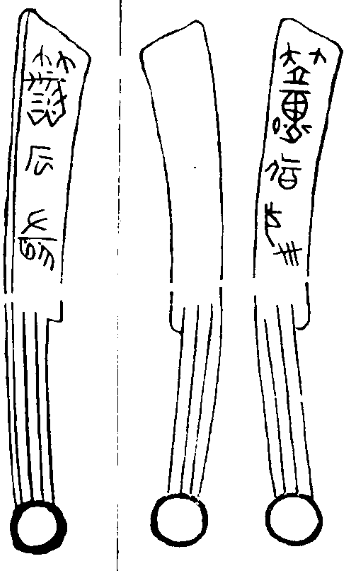
刀布則盡屬列國世之博古者或另有以教余則厚幸矣
又按余所藏刀布暨拓諸同好者一百六十餘種今就其字之
可識者晉居其半齊居其三燕與秦楚共居其二諸國則不一
二見以是知七雄並稱而齊晉之富強尤爲甲於天下也

續錄古小刀 由金石索一拳出



右古刀一品　馮氏金索曰刀正背各二字不可識其首或是古
鳥篆乙字餘剝蝕莫辨今已兩段 倘齡按 此品觀其圖說形製則
立象簡樸文字則結體古奥與近今所見之刀布懸殊的是上

古吉金千萬年法物猶有存者且出於吾鄉曷勝欣慕急爲摹
入以識余所見之不廣至余敘譜以周爲斷者特以未見是品
耳然以爲周以上則可妄或指爲某帝某王則又涉荒謬矣



右小刀二品　馮氏金索云淄邑廣文孫星舫以此二枚見貽云博山之香峪村刨出一窖數百枚前一品文不能辨惟卌字可識次品亦不可識或謂路史載莒有蓍邱疑蓍邱長三字而未敢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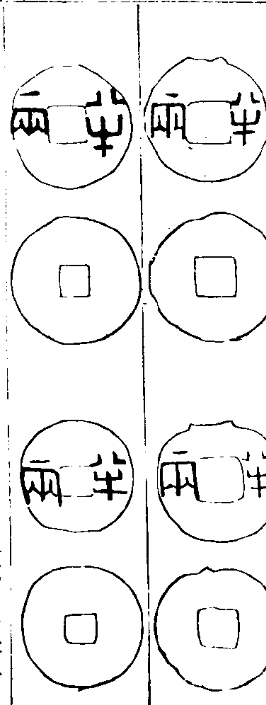
尚齡按　史稱武王封少昊後茲輿期於莒傳十六世有蓍路史作著邱公此刀出之博山大小形製同明字刀博山與莒密邇謂莒所鑄似乎可信惟文字全仿蝌蚪或仍少昊遺軌亦非無稽至所云安陽刀亦疑爲莒所鑄因後漢趙彥傳安陽爲莒五陽之一夫莒之安陽史記亦有之六國年表宣公四十四年齊伐魯莒及安陽其時列國

以鑄錢立幣各擅其利齊大莒小史冊昭然莒固不得與齊等量而齊觀也但地名恰合豈齊伐安陽因取之遂因其地以鑄幣耶抑或湣王四十年樂毅入齊獨莒即墨不下其時莒已入齊爲附庸故與即墨刀並鑄耶果爾則齊刀之四字者與即墨安陽刀銅質篆文較三字者尤爲整峻是同爲戰國時齊所鑄矣然考傳記樂毅入齊湣王國破歷衛鄒魯而後走莒王見殺太子法章立於莒而保莒城五年後田單獨以即墨之師破燕軍迎王返國莒後卒爲楚所滅是莒終不屬齊確有明徵茲因見金石索添入古小刀三種並此識之存疑可耳丙戌初夏補刻

吉金所見錄卷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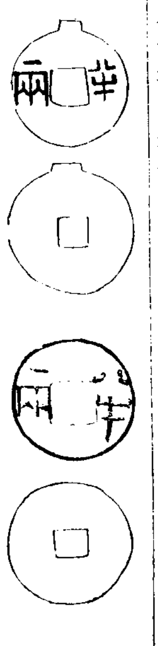
萊陽　初尚齡　渭園　纂輯

秦正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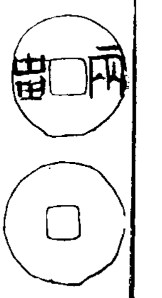


右秦半兩錢四品兩面無肉好郭　前漢書食貨志秦兼天下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　洪志傳瓚曰形質如周錢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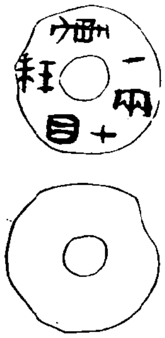
文異耳顧烜曰秦始皇鑄重十二銖　西清古鑑據通典云古稱比唐時三之一一開元較半兩錢則凡今稱一錢五分左右之半兩大抵皆秦半兩今稱一錢者漢八銖之半兩今稱重五六分以上者漢四銖之半兩也尚齡按　周寶貨錢三種俱面有肉好郭漢書及傳瓚俱云秦錢質如周錢而不言其面無輪郭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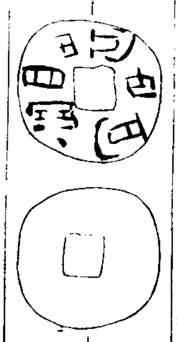
右半兩錢二品一有柄一面有肉郭尚齡按　秦錢今世存者尚多或作柄式錢質厚重又有面具肉郭者



右兩錙錢形製同前倘齡按此品敦素誤以甾爲畜董氏因之洪氏亦無定見列於不知年代品今按甾卽錙文錙字省去金傍說文六銖爲錙二十四銖爲一兩今曰兩錙卽半兩也敦素亦言其形製與半兩相似或當年秦錢原有此種而史氏疎略未載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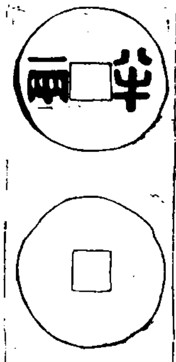
右古圜金一品大於前品好圜無輪郭背平夷面文自上及右讀之曰重一兩十四銖倘齡按漢書謂周制錢始有文錢圜函方路史云神農已肇圜法特穿孔不方耳右錢形製古樸字體精妙論形製是三代以前物論文字又似周秦以後物楊升庵外集云書契既作字體悉具蝌蚪古文大篆小篆各有所用如今之傳世文字也昔在滇得黃帝布刀在京得九府圜法其文悉是小篆乃知小篆與大篆同出並用決不始於秦也據此則此品爲上古圜法矣然世潤紀簡原始庳詳作此無稽之談徒滋後人之惑耳余既以周秦爲斷此品形質篆法與秦錢相近故附於茲又戊寅七月見武林汪氏所藏一品文曰重一兩十三銖形模篆法與右錢無二但微小耳



又圜金一品形製同前面文自左及右讀之曰四塞宜男宜田

倘齡按四塞二字見於禮記史記國語茲用以鑄錢蓋取其行於四方極遠之意曰宜男宜田者亦永安五男長宜子孫之類耳然則此錢實爲厭勝諸品之鼻祖今以其形模篆法與前品相近故列於此

右秦錢九種己卯秋日石貞氏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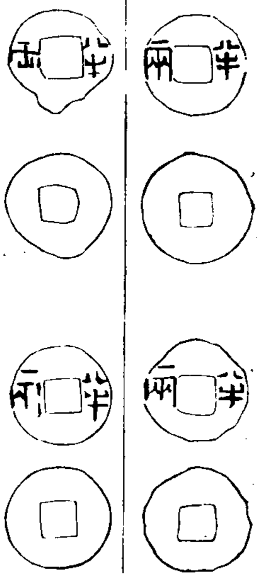


右秦半兩錢形質厚大字文明劃張氏吉金也

漢正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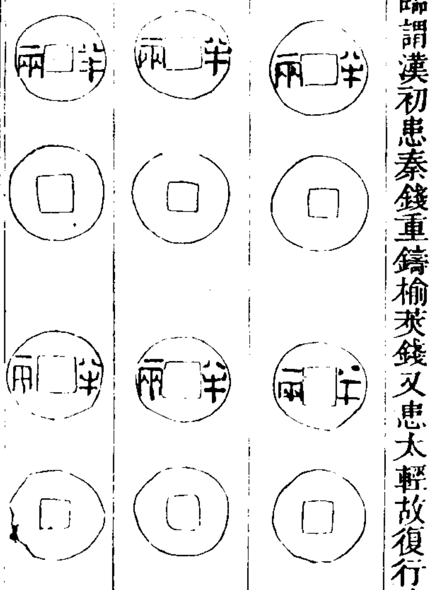
右漢高后榆莢錢二品文曰半兩面背俱無肉好郭　前漢書食貨志漢興以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如淳曰如榆莢也伏無忌曰漢鑄莢錢重三銖　史記平準書曰漢興更鑄錢至孝文時莢錢益多輕　前漢書高后紀曰六年行五分錢應劭曰所謂莢錢者　洪志顧烜曰今世猶有小錢重一銖半徑五分文曰漢興小篆文余按班馬二史皆云莢錢不載錢文顧烜之說蓋近之矣金光襲董逌皆因之李孝美以爲楷書文曰漢興莢錢自蝌斗之

法熄而篆隸行至東漢末始變爲楷何其說之妄耶　尚齡按　莢錢諸譜或云無文或云文爲漢興或云重一銖半或云重三銖訟聚訟喧訖無定見夫漢之八銖四銖承用半兩之文其時鄧通鑄於蜀吳王濞鑄於豫章食貨志言其文字與漢錢同後至武帝始改爲三銖尋復改爲五銖中間所鑄錢文可無異議況漢興錢爲東晉成李壽所鑄西清古鑑辨之甚明右二錢俱重不及銖諦視其形模字畫與八銖四銖如出一手形小體輕正同榆莢惜不能合諸公見之以破千百年之疑也又按此兩錢爲海昌陳與伯所贈伊先人誰園公遊幕長安値修城掊出古錢一罋皆八銖四銖特以泥土鎔蝕黏韜不開伊得升許一塊碎之得小半兩無筭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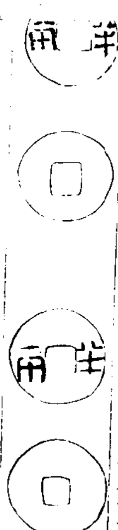


右漢高后八銖半兩錢四品末一品微有輪郭　前漢書高后紀二年行八銖錢　洪志顧烜曰高后旣患莢錢之輕又苦秦錢之重故更鑄八銖錢封演曰八銖錢文曰半兩　山堂肆攷高后二年行八銖錢本秦錢所謂質如周錢文曰半兩者也　西清古鑑漢初半兩錢較秦錢稍輕狀亦各不同按漢書高后二年秋七月

行八銖錢應劭注曰本秦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考二十四銖爲一兩今曰行八銖錢而文曰半兩然則襲其名耳實非半兩也馬端臨謂漢初患秦錢重鑄榆莢錢又患太輕故復行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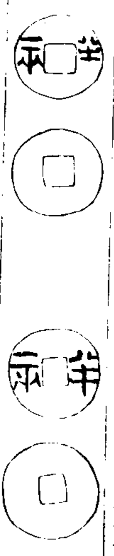


右漢文帝四銖半兩錢六品兩面俱無肉好郭　前漢書文帝紀
五年夏四月除盜鑄更令造四銖錢　前漢書食貨志孝文五年
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應劭注曰今民間半兩錢最輕小者是
四銖也　西淸古鑑文帝半兩錢較漢初更輕小形模字畫各異
按漢書文帝五年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然則文半兩而稱四
銖亦猶前八銖但仍半兩之名耳又吳王濞鄧通並鑄錢西京雜
記謂文字肉好與漢錢同洪志云某爲濞某爲通實無所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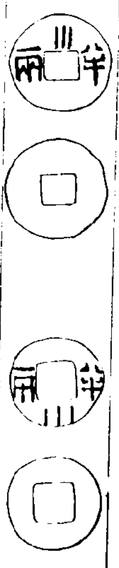


又四銖半兩錢二品兩字之中作十字面背俱無肉好郭　洪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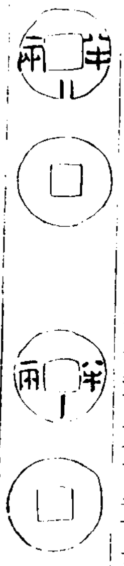
封演曰半兩錢有重三銖兩字之中唯作十字不復爲兩人



又半兩錢二品面背同前兩俱作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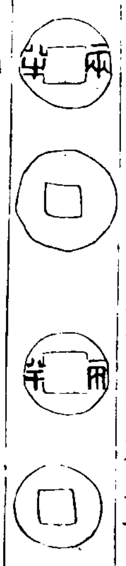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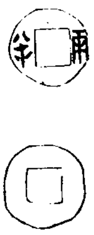
又半兩錢二品面背同前一穿上三直文一穿下三直文



又半兩錢二品面背同前一穿下二直文一穿下一直文尙齡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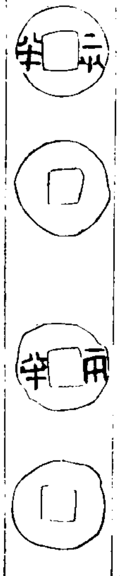
晉封演以穿下三直文者爲三銖之別觀此二品益知其說之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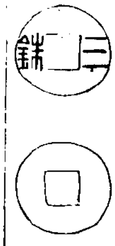


右傳形半兩錢三品以次遞小　洪志傳形半兩錢字文坦明面
背皆無輪郭徑八分重二銖一參　西淸古鑑謂之傳形者半字
居左兩字居右如紙背傳模然尙齡按　此種洪志列於不知年代
品余曾見翁宜泉藏有一品大如秦半兩據此漢以前已有之矣
因思前刀布品中多有反書及自左讀者新莽蜀漢間亦有之此

卽集古錄所云移之上下左右唯其意之所欲非有別於時代也



又傳形半兩錢二品一兩作亦一兩字中作十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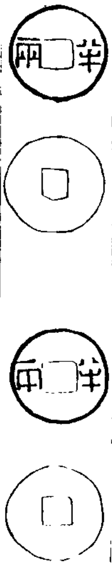


右漢武帝三銖錢面有肉郭背平夷　前漢書武帝紀建元元年
春二月行三銖錢顔師古曰新壞四銖造此錢　前漢書食貨志
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
多卽銅山而鑄民亦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有司言今半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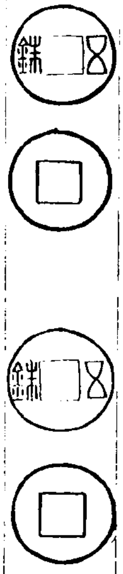
銖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質而取鋊令縣官銷半兩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　洪志封演曰半兩錢有一種穿下三豎文豈以此三畫爲三銖之記耶余按此錢史氏以爲銷半兩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則三銖之文明矣李孝美又畫半兩於其下蓋㪍封氏之說也何齡按　三銖錢諸家皆游依其辭洪氏雖引史氏而非之味其語意似亦未見近年頗有出土者蓋物之顯晦有時也

右武帝面有肉好郭半兩錢二品　前漢書武帝紀建元五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顏師古注曰又新鑄作也　洪志李孝美曰

張台說半兩錢有傳形者有肉郭者有對文者有隱起字者　西淸古鑑按漢書武帝罷三銖錢行半兩顏師古注曰又新鑄作也明非四銖八銖之舊然其異同莫辨此品則以有郭爲異並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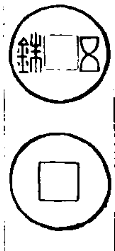


又武帝面有肉郭半兩錢二品次品兩字之中作十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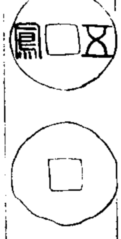
右武帝五銖錢面無好郭　前漢書武帝紀曰元狩五年春三月行五銖錢罷半兩錢食貨志有司言三銖錢輕輕錢易詐迺更請

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可摩取鋊許愼說文鋊銅屑也摩取鋊面以取其屑更以鑄也孔穎達曰五銖者其重五銖凡十黍爲一絫十絫爲一銖



右武帝赤側五銖錢面無好郭　史記平準書武帝鑄五銖錢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鍾官赤側錢一當五賦官非赤側錢不得行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旣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於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應劭注赤側錢所謂子紺錢子一作紫如淳曰以赤銅爲其郭

也今見赤側錢不知作法云何



右宣帝五鳳錢兩面俱無肉好郭何齡按　漢宣帝神爵四年改元五鳳此錢疑其所鑄然考食貨志漢高后鑄榆莢八銖半兩錢文帝鑄四銖半兩錢武帝鑄三銖五銖錢漢室鼓鑄歷歷可徵宣帝之世無鑄錢明文況錢文以年號始於六朝此錢似難臆斷己卯在都銘岐姪出以相質云獲於燕市者細玩其字體與漢篆無異而銅質輪郭形模則全似漢初之半兩夫漢自武帝有郭半兩三官五銖以巳周郭其質乃閱昭宣兩世忽爲此簡樸之形是蓋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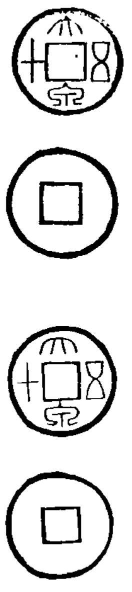
古者毀半兩之銅故作此態以欺世也今拓其文附諸漢錢之末
並識之如此

右漢錢三十四種己卯秋日石泉氏摹

吉金所見錄卷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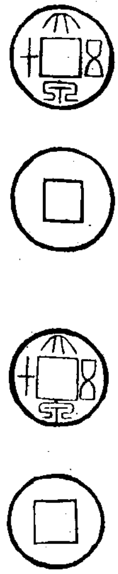
漢僞品 新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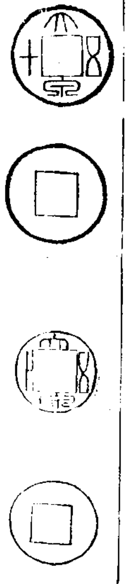
萊陽 初尚齡 渭園 纂輯



右王莽大泉五十錢二品兩面肉好俱有周郭 前漢書食貨志王莽居攝變漢制更造大泉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荀悅漢紀居攝二年四月更造大泉一直五十與五銖竝行 西清古鑑莽大泉今尺得徑九分有歉大約是時尺度每寸爲七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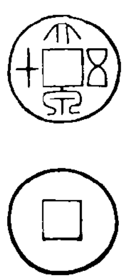
惟重只六銖稍羸蓋尺寸猶可尋而輕重則閱歲久遠銅質銷蝕固難執一以定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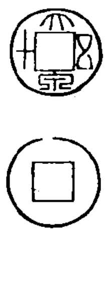


又大泉四品以次遞小 西清古鑑有錢文與前同而形製遞小按莽傳云莽造寶貨後盜鑄者不可禁迺重其法甚官私雜出故此品又自有大小耳莽錢最多而大泉五十爲初鑄考漢自武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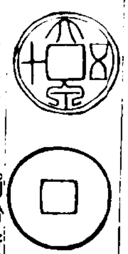
鑄三官五銖後閱昭宣元成哀五世無所變更至是王莽始變漢法興作紛然爲改制之漸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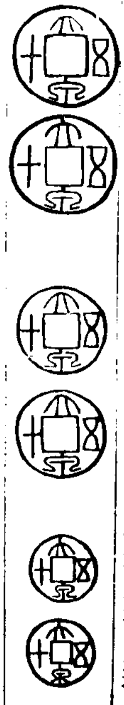
又一品外高內下　洪志敦素曰按所見大泉五十狀模不同字體各異小者不及二銖又有面文重外高內下精妙可觀殊不知莽之所鑄復是後人倣傚爲之何不相同也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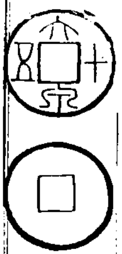
又一品泉字諸畫並方　洪志張台曰此錢亦有數種有對文者有穿上一星者有泉字諸畫並方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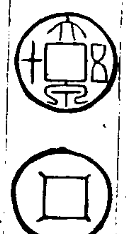
又一品面重肉郭 尙齡按 此品輪郭整峻字文纖利殊堪賞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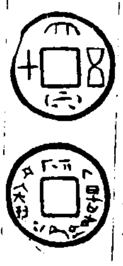
又大小二品兩面同文即張台所言對文者也字文較諸品爲下



又一品傳形 尙齡按 此品同外高內下者形質俱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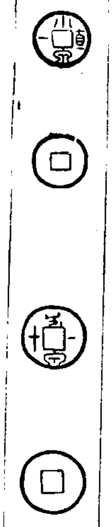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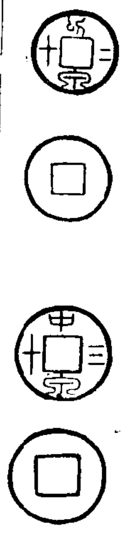
又一品背文四出 尙齡按 大泉於今多而易得種類岐出不盡如舊譜所云今將所見者一一摹其文於右其背文龜蚍斗劍三光者共七種俱編入厭勝品各從其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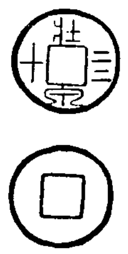


又一品背有十五字銘 尙齡按 此品自左及右廻旋讀之曰亍人大利宜子孫十月十日二中時作字兼篆隸古氣磅礴今所見大

泉多矣背文種種不一從未見有字者己卯三月見於劉青園京寓之韓家潭因拓之以備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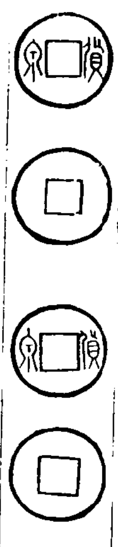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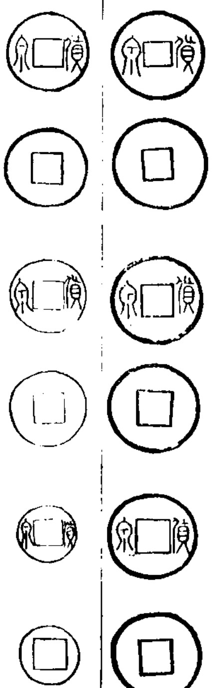
右王莽六泉五品兩面肉好俱有周郭　前漢書食貨志莽作錢

布之品名曰實貨小泉徑五分重一銖文曰小泉直一次七分重三銖曰么泉一十次八分重五銖曰幼泉二十次九分重七銖曰中泉三十次一寸重九銖曰壯泉四十因大泉五十是爲泉貨六品直各如其文文質周郭倣漢五銖錢百姓憒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詔有敢挾者爲惑衆投諸四裔以御魑魅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於市道抵罪者不可稱數莽知民愁廼但行小錢直一與大泉五十二品並行龜貝布屬且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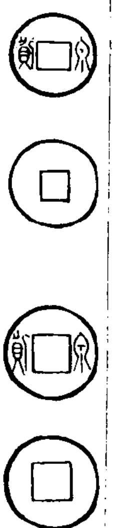
右王莽貨泉二品兩面肉好俱有周郭次品加厚十二銖 前漢

書食貨志王莽天鳳元年罷大小錢改作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直一 宋書瑞符志莽忌漢錢文有金乃鑄貨泉以易之既而光武起於舂陵之白水鄉貨泉之文爲白水眞人也 西清古鑑按莽貨布直貨泉二十五貨泉徑一寸枚直一與貨布二品並行又按凡志云徑一寸者爲今七分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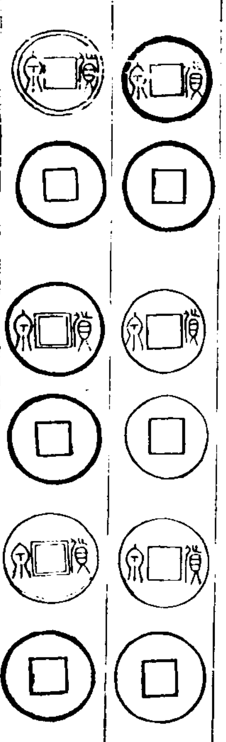


又六品以次遞小 洪志張台曰此錢今世見有徑寸四分重二

十四銖者有肉郭重文者穿面四角決文穿上一星穿下一星濶緣細緣不少於五銖李孝美曰此錢今世多見之有徑寸五分至四分者凡十餘種而好郭或有或無或作重文種種不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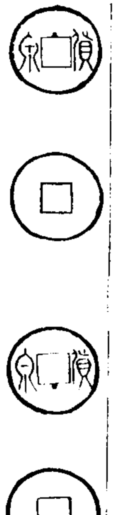


又大小二品俱傳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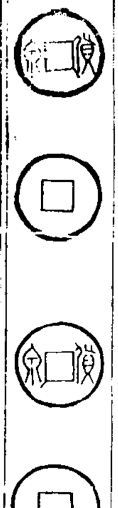


又六品一濶緣一細緣一無外郭一重外郭一重好郭二無肉郭重好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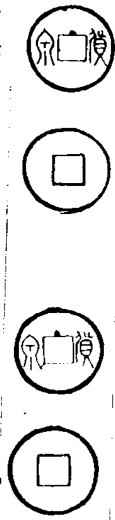
又二品一面無好郭一面無好郭四角決文穿上下各半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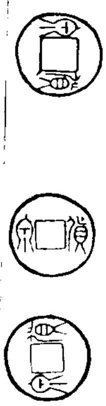
又二品俱面無好郭穿上下各半星



又二品俱面無好郭一穿右角決文一穿左角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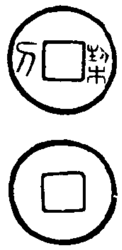


又二品俱面無好郭一穿上半星一穿上半星左角決文



又二品俱兩面同文一面側列一右角決文向右泉字在上一向左貨字在上

右王莽契刀五百二品微有大小　前漢書食貨志王莽造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　荀悅漢紀居攝二年夏四月更造契刀一直五百與五銖並行　洪志張晏曰其文左曰契右曰刀無五百字也顧烜曰契刀五百非勒刀爲此四字刀上但有契刀二字而直五百張台曰台有此錢但薄於錯刀柄上文曰五百張顧二說並未見有柄者其文鋪成若錯刀之陷金也李孝美曰嘗得此錢其形製正如張台所說但其文鑄成非陷金也且食貨志云錯刀以黃金錯其文則此非陷金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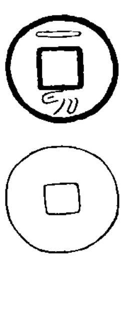
又無刀契刀　陳奥伯曰張顧二家亦無無刀明文味其語意似有刀無五百二字耳右錢銅色古暗似非後人所僞鑄然不敢遽定爲新室物也　劉青園曰張台曰張顧二家說並未見有柄者余按此品正張顧二家所見者確爲新莽時物

右王莽一刀直五千二品微有大小　前漢書食貨志王莽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凡四品並行莽即眞以劉字有金刀乃罷錯刀契刀及五銖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　荀悅漢紀居攝二年夏四月更造錯刀一直五千與五銖並行　洪志張晏曰刻之作字以黃金填其文上曰一下曰刀張台曰台有此錢如此圖樣李孝美曰此錢今世猶多或有無刀者　尙齡按漢志平作直義同張衡詩云美人贈我金錯刀雖泛指應即謂此又梅宛陵詩次韻金錯刀王莽時物長二寸半一刀平五千其文如此精銅不蠹蝕肉好鉤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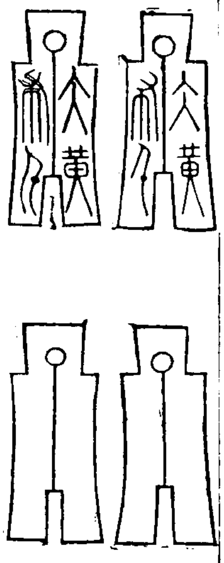
則確指此品庚辰春銘峻姪薙得一品因作長歌紀之並附於左

偶得金錯刀因成長句 南舟初銘峻

刀取其利泉取流錯金無乃議雕鏤新莽事事襲周禮郤以吉貨參私謀卯金運否客窺竊五銖漢制造棄投今千七百念餘載土花翠蝕燦黃鏐拂拭御歸好事手五千珍向囊中收冷光一片苔紋秋絲絲瘦篆盤蝸牛白水讖成赤符起不用感慨誅鈞侯松醪縱好勿輕酬美人之贈懷四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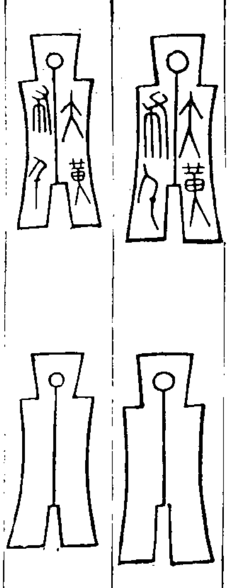
又無刀金錯刀 尙齡按 右錢一刀二字以黃金錯之但有圜形而無刀洪志李孝美云或有無刀者卽此



右王莽大布直千二品微有大小　洪志舊譜曰重七銖長二寸三分張台曰此亦王莽所鑄文曰大黃布刀莽自言黃虞之後又改平帝定安太后爲黃室主大黃莽之自稱也豈非莽之初謂刀布一物後分爲二耶李孝美曰按此製作切類貨布但足外差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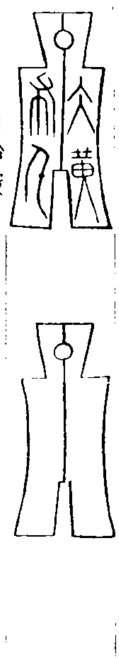
銅色稍赤耳食貨志與莽傳皆不載余按此布今世所存尙多

翁宜泉曰刀字無此篆法當是千字文爲大布黃千黃之言橫亦同直也此爲王莽十布之第一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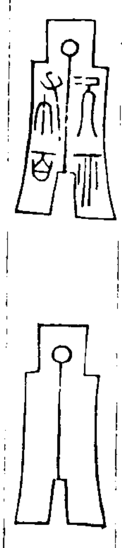
又大布二品形製遞小　翁宜泉曰此第二品千字篆法更分明刀字郤無此篆法 尙齡按 莽十布六泉今惟大泉大布所存尙多形製亦大小不一蓋當日盜鑄者衆此二品多費工本無幾而直

則數倍人固爲利是趨耳又按此種爲莽十布之一知此說者無不誠服蓋千非刀字一見了然也惟洪志所圖確是刀字若謂傳爲之誤洪氏又云其時所存尙多凡梁唐以來纂錄者諸多名家何俱茫然若是乎返覆推求莫明其故己卯在都瑠璃廠吳柳門言伊在金陵市得一品文字與洪志所圖無二已拔入泉幣圖說內今摹其式於後是莽錢原有大黃布刀一種唐宋閒傳流尙多而十布彼時尙未出土故洪氏圖十布只依漢書以意爲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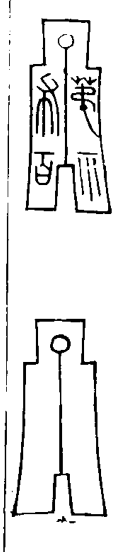


又大布一品 尙齡按 此品形質厚重字文明劃中豎直通穿上肉

□□青同劉青園藏有此種此乃彤西胡憩棠所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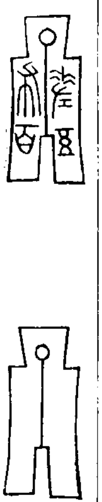
又次布九百



又第布八百

又壯布七百

又中布六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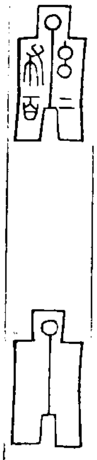


又差布五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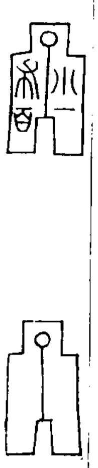
又序布四百 尚齡按 此布據漢書以爲厚布是傳寫之訛也又按

此品與前中布面背中豎直通外郭與前大布同

又幼布三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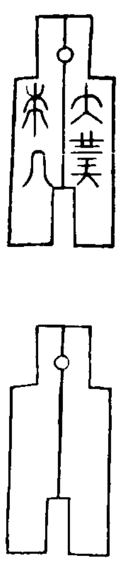
又么布二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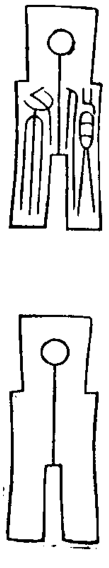
又小布一百　洪志前漢書食貨志曰王莽鑄大布次布第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么布小布小布長一寸五分重十五銖面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爲其布

名直各加一百至大布長二寸四分重一兩而直千矣是爲貨布十品 尚齡按 以上九布其形製篆文與前大布無二梁唐以來纂譜諸公當日俱得其名而未之見故洪氏作志只依漢書存其布名而大黃布刀是其眞知灼見者故言食貨志與莽傳皆未載也近來考古者只見大布未見布刀遂疑洪氏以千爲刀以成數百年不白之寃今十布俱在覆而按之可爽然悟矣又按莽泉惟貨泉貨布只此二品單行其六泉自直一至五十契刀錯刀亦有五百五千字樣蓋形模旣同大小又不相上下所爭在錙銖而所直倍之不得不明示以數使一見而知也豈此十布之多乃僅令之比短絜長紛紛較量於其間乎且漢書明明曰小布一百文各爲

其布直各加一百至大布而直千矣則所直之數載於各品之上不尤大彰明較著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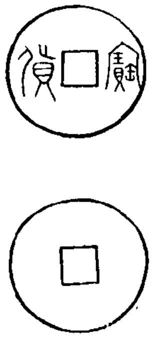


右王莽大黃布刀　倘齡按此品吳柳門市於金陵者摹其式於此對觀之形模字文奚啻霄壤凡我同人或不以余言爲剌謬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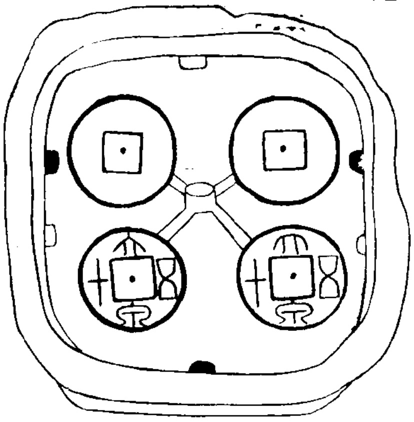
右王莽貨布　前漢書食貨志曰王莽天鳳元年罷大小錢改作

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　洪志張台曰此布如今最多而易得以今尺量之得寸九分顧烜曰莽所作錢布皆用銅淆以鏈錫　倘齡按張台唐人言其時最多迄今千餘年亦復不少形模篆文大小不爽分毫



右王莽寶貨錢　倘齡按此錢作小篆文面背周郭史稱黃帝臣倉頡因鳥迹造字爲蝌蚪體歷代因之至周宣王命史籀改爲大篆秦兼天下李斯始改爲小篆周秦金石猶有存者其文字可考也乃洪氏以此品爲景王大泉後之纂譜者俱宗之無異辭何耶細玩此錢輪郭整峻篆文明劃確爲漢以後物因思王莽居攝後凡有興作必欲依古其布泉各種與此品實同其精緻漢書食貨志云莽以周錢有子母相權遂造大錢莽傳又云莽造寶貨後百姓不從是莽鑄錢之始曾倣周制而易以時字未久即罷故史氏未載也今列於莽錢之末俟博古者考訂焉又按此錢海昌張集堂涇縣吳柳門各藏一品茲就其拓本摹於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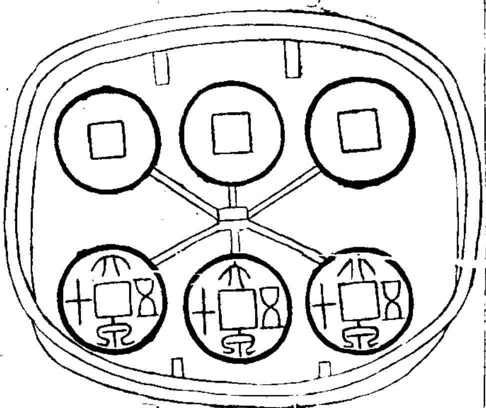
右新莽泉六十九種己卯秋日石卣氏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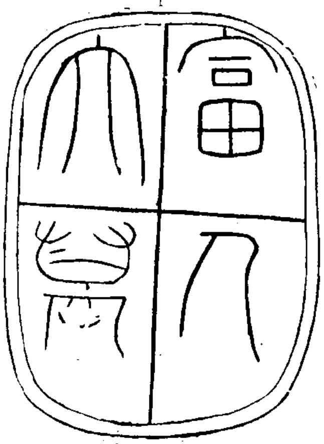


右王莽大泉錢範背文橫列傳形範金二字　朱竹垞曝書亭集
新莽閏位特重錢法錢凡六品刀凡二品布凡十品旣而以剛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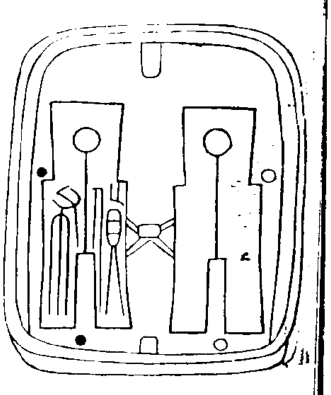
金刀合劉氏文乃禁佩剛卯除刀錢以大小錢二品並行防民盜
鑄挾銅炭者入鐘官其時鼓鑄多故至今猶有存者若夫錢範竊
疑排纂譜錄圖志諸家或未之見也歲在丁亥夏觀於衎齋上舍
小葫蘆山書屋範形正方中央輪郭四其二有文曰大泉五十徧
體青綠詩家所云活碧庶幾近之上舍得之石門某編修案頭古
銅器雖多當以此稱第一也　西清古鑑莽錢範前此圖志俱未
收錄惟我　朝秀水朱彝尊曝書亭集有之考其所記與此品繊
毫無差命之曰錢範者範金必先合土爲範於此摶土印範上覆
之則錢方圓背爲凹文然後煎銅澆其上則錢爲凸文而錢文以
成故謂之範此器既不見於他書彝尊之說復未詳其用爰圖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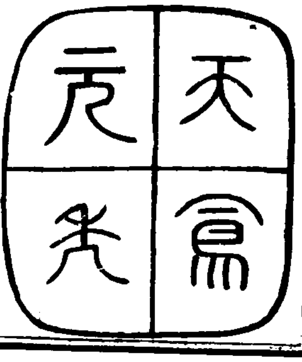
莽諸錢之後並識之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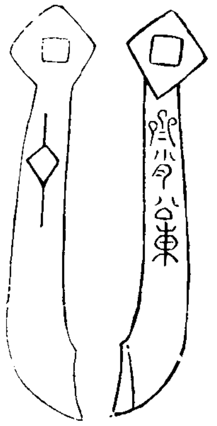
又一品亦莽大泉範中央輪郭六背曰富入六萬尚齡按內字或
疑是大字愚意是六字六萬者上下四方滿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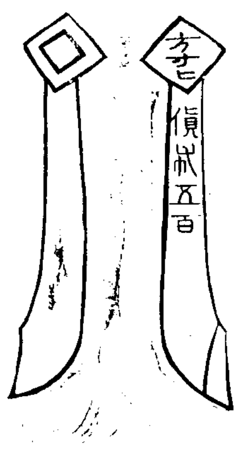
右莽貨布範　朱竹垞新莽錢範倣赤帝劍素王履莽頭禿均亡
亡錢有範器獨存二千載弗改煎砂淋斑土花綠出巾箱翫不足
尚齡按　泉範一種前此譜錄均未言及自朱竹垞著於曝書亭
稱為古金第一並銘以識之世遂以為罕覯之品而偽造者滋

多有三品一係周松靄所贈云即當年朱竹垞賞鑒之物二係
大兒頤園皇華所得銅質之精形模之古自為有目者所共賞
他如半兩五銖新莽六泉六朝男錢等範余所見頗多較前三
品判若涇渭為好事者之偽托一見可知錄之恐涉濫收姑存
其名以資博雅



辛卯三月弟秋墅自長清寄回小古刀一品云去冬臨淄人劚
土所得與新莽之金錯刀同出余視其形製大小與洪志所載
之篆城古刀同字亦小篆但篆城刀背有方孔不透柄端有方
寸匕三字面文曰貨布五百背無文洪氏疑為新莽所鑄今此
刀上有方孔面文曰齊肖公東義頗欠解背作◇不可識按自
齊太公國於臨淄秦為齊郡漢封庶子肥為齊王後漢為齊國
此刀冠以齊字細玩其篆法確為漢以後物今與錯刀並出此
品尤夥其肖字或係削字省文削即刀也或莽除卯金刀之後
東都臨淄均官奉詔所鑄者歟漢書云莽詔長安及五都立五
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淄宛與成都五市長

皆為五均司市稱師東市稱京西市稱畿洛陽稱中餘四都各
用東西南北為稱臨淄為其東都意必以東字識別矣曰公東
者謂公用於東都也余老矣見此新奇之品寤寐以之乃年餘
未得底裡壺中之天聊以解嘲望博古君子示我迷津也　時
道光歲次壬辰夏至後五日　渭園倘手誌時年七十有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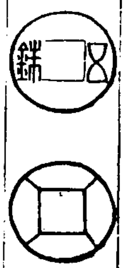
右蒙城古刀　洪志宣和五年郭偯爲亳州蒙城合村人得之田中柄端有方寸匕三字彷彿隸書背有方孔不透身形如刀文曰貨布五百疑王莽所鑄　西清古鑑按莽因劉氏爲金刀遂改作布不應復有刀形而五百字與契刀適合前大黃布刀亦統言布刀是或其居攝時所爲張台謂莽初以刀布爲一物者也　尚齡按前品以刀爲削削又省去側刀爲背此品柄上方寸匕三字方寸言其小匕即是刀蓋俱遵莽除卯金刀之詔也惟是此品出土之日距洪氏著譜時僅二十餘年是其聞見所及乃祇以貨布五百四字與莽泉適合遂疑其所鑄其始末原由因無所依據槩從簡略耳今按蒙城爲漢之山桑侯國地去洛陽非遥或即中都洛陽之所鑄者歟宣和癸卯迄今已七百餘年於臨淄又得一品兩相印證雖文字各殊而形模則一其爲一時之所鑄也明矣爰依洪志摹其式於右以俟博古者考訂云爾又按前刀泉各品以面文証之其位置俱刀頭居上惟莽之錯刀契刀兩種俱倒置刀圜居上此二品同之謂莽所鑄或不誣也又按說文曰匕所以取飯方言曰匕謂之匙又名醫别錄曰方寸匕者作匕正方一寸抄散取不落爲度此說乃匕箸之匕用以取物者與刀幣無涉茲因方寸匕三字與刀文適合故錄之又按字典匕字注云匕首劍屬其頭類匕短而便用又七字注云匕古文化字貨賄貿易曰化此二說與刀幣有關故並錄於此

惟是此刀僅見之洪志景嚴著譜草率從事當時並未鋟板傳抄四百五十餘年徐仲和始爲開雕又以簭本失眞遂懸擬之迄今又二百餘年幾經翻刻是匕是七無從考究矣今兩存之以疑傳疑可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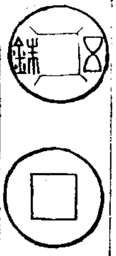
吉金所見錄卷之七

萊陽　初尚齡　渭園　纂輯

東漢正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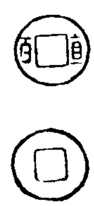
右東漢靈帝四出五銖錢面無好郭　後漢靈帝紀中平三年鑄四出文錢　獻帝春秋靈帝作角錢錢猶五銖錢而有四道連於邊輪識者以為妖徵竊言錢有四道京師將破壞此錢四出散於四方乎遂如其言　洪志舊譜曰徑寸一分重四銖文曰五銖背文四出俗謂之角錢余按此錢今世尚有字畫明澈背文四出徑寸重三銖一參



右五銖錢面無好郭四角決文　西清古鑑靈帝四出文錢今所收短不及郭是為少異耳 尚齡按此品形製略小而字畫亦極明澈洪志張台曰五銖錢有穿面四角決文者此品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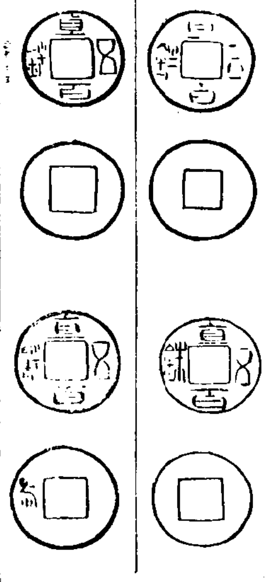
右鐵五銖錢背文四出小於前品而背肉好周郭　泉幣圖說角錢今見有銅鐵二種銅錢薄而廣一寸鐵錢厚而徑五分半面文五銖背面肉郭皆有路抵於外輪二品篆文彷彿相似前世諸家第言銅錢四出未及鐵錢失之略也又按六朝梁武帝亦鑄四出文鐵錢但彼厚重而此薄小耳其字體亦異

蜀漢正品



右漢昭烈帝直百錢面背肉好周郭　蜀志先主初拔成都軍用不足劉巴曰但鑄直百錢平諸物價從之　劉或零陵先賢傳先主初攻劉璋與士衆約曰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豫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趨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先主憂之劉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布從之數月間府庫充實鄭暐南北史雋崔祖思云劉備取帳鉤銅鑄錢以充國用　洪志顧烜曰漢獻帝建安十九年劉備鑄舊譜曰徑七分重四銖 倘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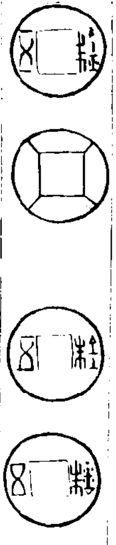
按蜀直百錢其文字上下左右史無明文洪氏定以上下文想所見之錢實然也右錢篆文模範與後直百五銖同



右昭烈帝直百五銖錢四品以次遞小背面肉好周郭後一品背左有爲字　晉書食貨志梁武帝鑄五銖女錢二品並行百姓或私以古錢交易有直百五銖　洪志顧烜曰徑一寸一分重八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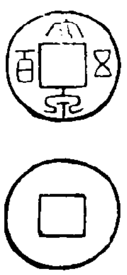
文曰五銖直百劉巴說劉備鑄直百錢傳形五銖此又近之未知孰是張台曰今自巴蜀至於襄漢此錢甚多皆是昭烈舊地斷在不疑李孝美曰皇朝宗正少卿趙安易使蜀以蜀用鐵錢甚賤物價益貴因上言請如劉備時鑄大錢當百余按此錢封氏列不知年代品然考諸家之說則劉備所鑄審矣錢凡四種有徑九分重五銖者字文明劃肉好背面皆有周郭世多有之有徑七分重三銖八參者形製麤薄有一種面文相類背肉粗惡穿左有一爲字又有鐵錢重五銖四參者輪郭厚重字文湮晦倘齡按洪氏言四種內有鐵錢一品今鐵錢從未之見而銅錢却有四種錢文皆篆書惟爲字真書

右昭烈帝傳形五銖錢大小二品面無好郭　洪志顧烜曰傳形五銖錢劉備與直百錢同時鑄文字輕重大小與漢五銖無異但五字居左銖字居右謂之傳形　西清古鑑傳形五銖大小二種銖字篆法微不同按顧烜語謂昭烈鑄傳形五銖蓋仿半兩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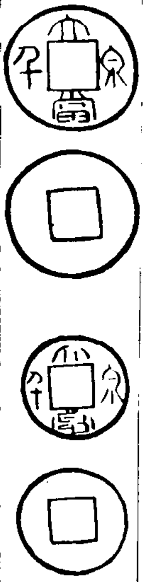


又二品倘齡按此二品一傳形好潤字畫从狹背文四出一傳形兩面同文背文倒置穿上一畫字畫明淨形製字體與前品殊異

蜀漢附品　東吳孫權



右孫權大泉五百錢面背肉好周郭　吳志孫權嘉禾五年春鑄大錢一當五百　洪志舊譜曰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百余按此錢徑寸一分重四銖六參今世有之　泉幣圖說此錢較王莽大泉稍大銅色純青有肉好



右孫權大泉當千錢大小二品背面肉好周郭　吳志孫權赤烏元年鑄當千大泉　江表傳孫權赤烏九年詔曰謝宏往日陳鑄大泉云以廣貨故聽之今聞民意不便其省息之鑄為器物勿復出也　晉書食貨志孫權鑄當千錢故呂蒙定荊州賜錢一億錢旣大貴但有空名晉自中原喪亂元帝過江用孫氏舊錢輕重雜行大者謂之比輪小者謂之四文　洪志舊譜曰徑寸四分重十六銖文曰大泉當千余按此錢有二品大者徑寸五分重十二銖六參字文夾漫輪郭重厚頗難得之小者徑寸三分重七銖二參世多有之舊譜所圖蓋其小者以為重十六銖非也　西清古鑑據吳志嘉禾元年鑄大錢一當五百至赤烏元年又鑄當千錢面洪志謂當千錢有兩品考晉書大者謂之比輪小者謂之四文今大小二等是已

佩文齋書畫譜唐韋續書論曰金錯書古之錢名周之泉府漢之銖兩刀布所製也　宋夢英書論曰剪刀篆者魏韋誕之所作亦曰金錯書本古之錢名周之泉府厥跡不存降茲以還其文可覩若漢之銖兩新之刀布今具存焉其為體狀若麗匣盤龍新臺舞鳳自後史游造其極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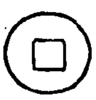
倘齡按　據此兩說金錯刀乃古之錢名不自莽始而周圜法與列國刀布唐宋間俱未之見今余所藏百有餘品與秦漢莽泉雜然並陳數千年之法物前人所未經見者猶得時時把玩勿

謂厥跡不存也故識之

晉正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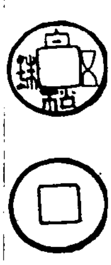
右晉沈郎小錢文曰五銖面背肉好周郭　晉書食貨志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錢　洪志舊譜曰或言小於五銖字文輕重未聞李孝美曰按此錢雖未之見而李賀集殘絲曲云榆莢相催不知數沈郎青錢夾城路竊謂自古詩人比興其則不遠得非此錢大小與漢興所鑄榆莢者不多較耶　潛確類書晉有四分錢何齡按沈郎錢諸家俱未言其源洪氏第圖其肉好亦未及其文魏志明帝太和元年從司馬芝請復行五銖錢至晉用之則沈充所鑄第小其製仍承用其文可知矣右錢輪郭周正字畫明淨屬之司馬氏或不誣也

晉附品前涼張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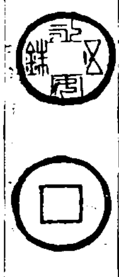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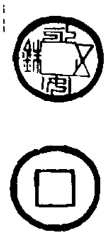
右涼張軌涼造新錢面背肉好周郭　晉書張軌傳太府參軍輔言於軌曰二漢製五銖通易不滞晉太始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今宜復五銖以濟通變之會軌納之立制準布用錢遂大行人賴其利　劉青園曰右錢小篆文曰涼造新泉余斷爲張軌於復行五銖外別鑄之錢質之宜泉先生亦以爲然

晉附品後魏拓跋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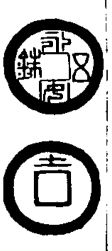


右後魏高祖太和五銖錢面背肉好周郭　後魏食貨志魏初至於太和錢貨無所用也高祖始詔天下用錢十九年公鑄初備文曰太和五銖詔京師諸鎮皆通行之在所遣錢工備爐冶民有欲鑄者聽就鑄之銅必精煉無所和雜　洪志余按此錢徑八分重如之銅質粗惡字文湮漫計當時令民自鑄故其製不精也　倚齡按稗史彙編云錢文以年號始自魏太和今按成李壽鑄錢曰漢與宋孝武帝鑄錢曰孝建是以年號鑄錢不自太和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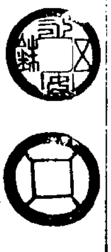




右魏孝莊帝永安五銖錢大小二品面無好郭　後魏食貨志孝莊永安二年詔改鑄文曰永安五銖官自立爐起自九月至三年正月而止官欲知貴賤乃出藏絹分遣使人於三市賣之絹匹止錢二百而私市者猶三百利之所在盜鑄彌衆　洪志舊譜曰此錢徑九分重如其文李孝美曰徑八分周郭完厚所見至多　西清古鑑按通考孝莊帝初私鑄者益更薄小准祕書郎楊偘議乃鑄五銖錢文曰永安五銖官自立爐亦聽人就鑄又隋書食貨志齊神武柄政之初承魏猶用永安五銖蓋此錢行用頗久故董道又謂爲北齊永安五銖而洪志乃別繫於東魏之末實非二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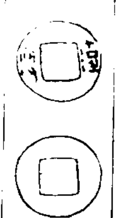


又一品面文同前背上真書土字　洪志面文永安五銖幕文有一土字徑九分重二銖四參銅色純赤輪潤背夷意是後魏所鑄　余按東西魏皆鑄永安五銖故存於今甚多其品有三面文獨曰永安五銖者幕文土字者背文四出者背文四出名令公百爐錢見神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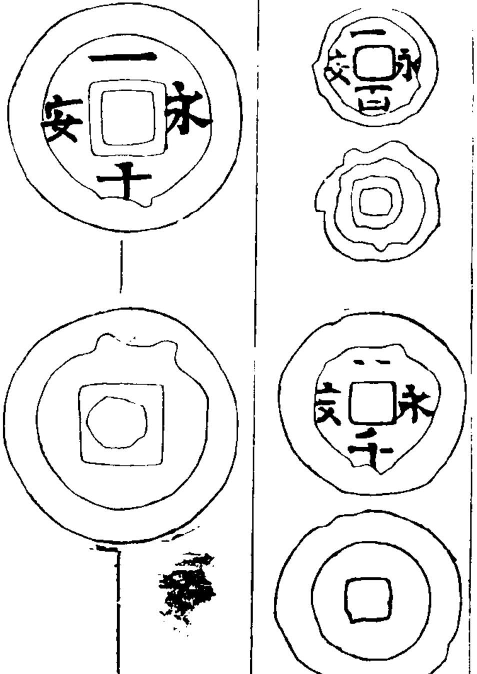
又一品面文同前背文四出　洪志邱悅三國典略曰西魏大統七年正月東魏有雀銜永安錢置渤海王高歡前歡世子澄乃令百爐別鑄此錢鄴中號令公百爐錢封氏曰背文四出張台曰徑八分重二銖五絫李孝美曰此錢據所見背文大小皆如封張所說面文輕重不與魏錢小異銅色深赤肉郭向外漸薄如碾輪狀然不知其他何如也　西清古鑑永安四出文錢洪志引三國典略云是令公百爐錢未可爲據今附於土字之後　倚齡按拓跋魏孝文帝於太和十九年鑄太和錢在齊明帝之建武二年孝莊帝於永安二年鑄永安錢在梁武帝之中大通元年而拓跋珪之改稱魏王改元登國在東晉孝武帝之太元十年故仍稱爲晉附品

晉僞品成李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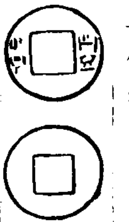
右成李壽漢興錢面背無輪郭　西淸古鑑漢興洪志以爲漢興錢董逌顧烜李孝美之誤按成李壽於東晉成帝咸康四年改國號曰漢改元漢興此當是李壽錢若云漢初錢文實無據且形質篆文亦與西京全不類今改之

晉僞品北凉沮渠蒙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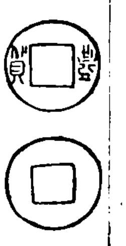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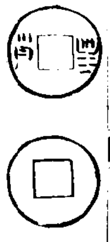
右北凉沮渠蒙遜永安鐵錢大小三品其小者曰永安一百其二品俱曰永安一千　尙齡按紀元表後魏孝莊帝北凉沮渠蒙遜西夏崇宗乾順皆以永安紀元此錢似難臆斷然孝莊永安五銖載於史册詳於諸譜班班可考洪志謂東西魏皆鑄之蓋此錢行用頗久故存於今者甚多至西夏乾順亦改元永安然彼時尙未開鑄且其天盛天慶諸品俱質地光明字文精好乾祐鐵錢亦然與此三種大不相侔惟蒙遜於天璽二年弑段業自立稱張掖王遷臧姑又稱西河王次年改元永安時東晉安帝隆安五年也其鑄錢與否史不具書然晉書載記謂其登南景門散錢賜百姓此三品或其所鑄况劉靑園獲於凉州土中又爲臧姑舊地也

晉僞品 後趙石勒



右趙石勒豐貨錢二品背面肉好周郭　晉書石勒記石勒鑄豐貨錢　洪志舊譜曰徑寸重四銖文曰豐貨世人謂之富錢言收此令人豐富余按此錢徑九分重三銖輪深好濶面文有豐貨二字篆書　杜氏通典豐貨錢徑一寸重四銖代人謂之富錢藏之令人豐富也 尚齡按 此錢梁初猶行之彼時所行尚有布泉名男錢馬氏通考冊府元龜則並此品爲男錢誤甚　泉幣圖說梁以布泉爲男錢當以封杜二家之說爲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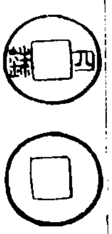


又一品面無好郭 尚齡按 前品豐作豐面背俱有好郭此品豐作豐面無好郭銅質剝蝕字畫亦粗壬寅九月見於陳[illegible]伯家因拓其文摹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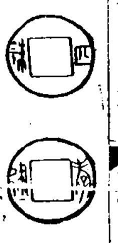
吉金所見錄卷之八

六朝正品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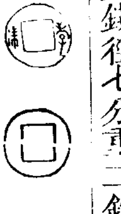
萊陽 初尚齡 渭園 纂輯



右宋文帝四銖錢面背肉好周郭　宋書文帝紀元嘉七年冬十月戊午立錢署鑄四銖錢　顏峻傳輪郭形製與五銖同用費損無利故百姓不盜鑄　洪志張台曰據所見背面皆有周郭徑七分重二銖以下文甚分明舊譜曰文曰四銖重如其文余按此錢徑七分重二銖四參肉薄好濶背面皆有周郭字文甚明



右武帝孝建四銖面背肉好周郭　宋書世祖紀孝建元年正月更鑄四銖錢　顏峻傳世祖即位鑄孝建四銖　洪志顧烜曰孝建元年鑄四銖錢一邊爲孝建一邊爲四銖舊譜曰徑八分半重四銖文曰孝建背文曰四銖孝建則薤葉篆四銖則大篆其後稍去四銖專爲孝建漸至薄小字文夷漫至明帝泰始三年罷焉余按此錢徑七分重二銖今尚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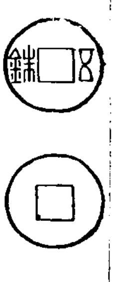
又孝建錢小於前品面無肉好郭背有好郭尙齡按此洪志所謂薄小夷漫去四銖專爲孝建者

又廢帝景和錢面背肉好周郭　洪志顧烜曰宋廢帝景和元年鑄重二銖文曰景和其年還用古錢金光襲曰其文小篆余按此錢李孝美不入譜顧烜距宋不遠其說當審矣尙齡按右錢左右文洪氏所圖以及吳柳門所藏俱上下文蓋亦如蜀之直百小錢上下左右原有兩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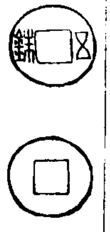
右廢帝鵝眼錢二品文曰小泉直一面背肉好周郭　洪志顧烜曰宋中廢帝景和元年鑄沈慶之旣申前議放百姓鑄遂轉輕僞亦有錢形大如鵝眼故謂鵝眼錢以綫貫之乃適投水中不沉隨手碎壞不可料數商貨不行尺帛斗米動踰一萬　隋書食貨志梁末又有兩柱錢及鵝眼錢於時人雜用其價同但兩柱重而鵝眼輕　翁宜泉曰此卽莽小泉不過流傳宋時沿用之耳洪氏所引各書亦無明文恐原本是無字錢而徐象梅强以此四字實之不特下一錢之蛇足也　劉靑園曰此錢洪志有篆楷兩種而所引諸說並不及文字若何竊意小泉直一之文究非定論況楷書者今絕無之其爲傅會無疑尙齡按此品梁末猶行之是顧氏所習見者其著譜時故詳其剏獘而略其文字似不得直以無文斷之也若洪氏則實未之見故繪作兩圖以別莽泉耳莽小泉近日存者甚夥形製大小如出一手與此二品相較奚啻天淵顧氏云其時放百姓鑄遂轉輕僞故大小錯出銅質字畫粗惡若此也右二品定爲宋錢似無可議

又一品尙齡按此品輪郭周正篆文明淨較勝前二種而形制文字又與莽小泉互異陳輿伯吳柳門俱藏有此種今摹其文附於此不敢臆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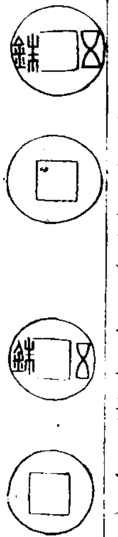
六朝正品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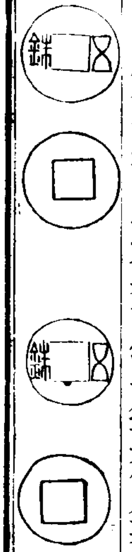
右梁武帝有好郭五銖錢　隋書食貨志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荆郢江襄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穀帛交廣之域則全以金銀爲貨天監元年武帝乃鑄錢肉好周郭悉備文曰五銖重如其文　洪志張台曰五銖錢背無好郭惟此一種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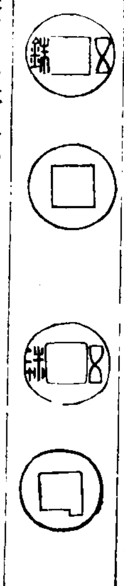
又有郭五銖錢小於前品　洪志李孝美曰此錢亦多見之復有一種徑八分形製惟肖而面漫薄惡疑當時所盜鑄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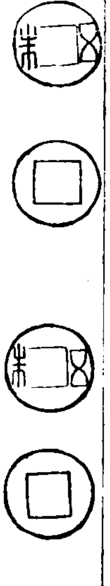
右武帝五銖女錢大小二品面背無肉好郭　隋書食貨志梁武帝鑄五銖錢又别鑄除其肉好謂之女錢　通典梁武帝鑄五銖錢又别鑄除其肉好謂之女錢徑一寸文曰五銖　洪志顧烜曰天監元年鑄公式女錢稱兩如新鑄五銖但邊無輪郭未行用又聽民間私鑄普通四年始與新鑄五銖並行用禁私鑄



又二品背有好郭其一穿下半星　洪志張台曰背有好郭者謂之公式女錢背無好郭者止謂之女錢蓋聽民間私鑄有不精也西清古鑑以其官鑄故謂之公式女錢因其時布泉名男錢也張台誤以公式女錢爲二而不知其固是一種今改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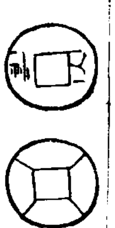


右梁初五銖稚錢二品面無好郭　隋書食貨志梁初古錢有五銖稚錢　洪志顧烜曰徑八分半重四銖文曰五銖源流出於五銖但稍狹小今東境謂之稚錢三吳皆用之小者至徑六分重二銖半世有射雉戲用此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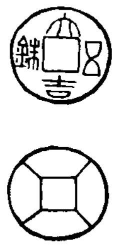


右武帝五朱錢大小四品前二品面無肉好郭背有好郭後二品面無好郭背有肉好郭　通典五朱錢梁武帝鑄重三銖半文曰五朱源出稚錢但稍遷異以銖爲朱耳三吳行之差少於餘錢　洪志張台曰今所見朱字錢有兩般字狹者有肉郭字濶者狀如半兩自徑七分至五分無重三銖半者其輕有至五黍者近華山有人掘得數斗錢背徑四分好亦二分已上周廻背無錯鑪處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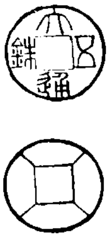
文只有半五字仍未成就此則五銖之漸也余按此錢徑七分重二銖一參制作簡古銅質純青背文坦平外輪有緣今世尚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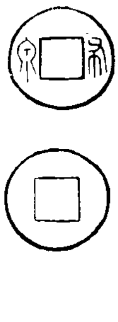
右武帝鐵五銖錢背文四出　梁書武帝紀普通四年冬十二月戊午始鑄鐵錢隋書食貨志梁普通中乃議盡罷銅錢更鑄鐵錢人以鐵錢易得並皆私鑄及大同已後所在鐵錢遂如邱山物價騰貴交易者以車載不計數唯論貫耳　洪志顧烜曰五銖鐵錢徑一寸一分文曰五銖背爲四出文余按此錢今世有之輪郭厚重字跡微漫背文四出徑七分重三銖六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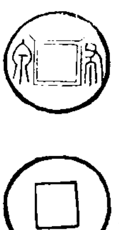
右武帝大吉五銖銅錢面背肉好周郭背文四出　洪志顧烜曰普通四年鑄大吉鐵錢大小輕重如五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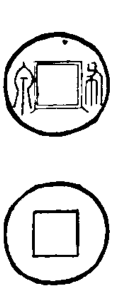


右武帝大通五銖銅錢面無好郭背文四出　洪志顧烜曰普通四年鑄大通鐵錢大小輕重如五銖 尚齡按 武帝大通等錢顧氏皆謂鐵鑄今所見二種皆以銅爲之疑當年原有兩種也



右武帝布泉面背肉好周郭　洪志舊譜曰布泉徑一寸重四銖半懸針書文曰布泉世人謂之男錢云婦人佩之即生男也敦素曰徑寸一分形製精巧字體與貨泉略同疑王莽時鑄後周亦有布泉字皆玉筯篆與此相並殊不侔也李孝美曰此錢徑九分重五銖背面肉好皆有周郭　通典布泉梁武帝以來始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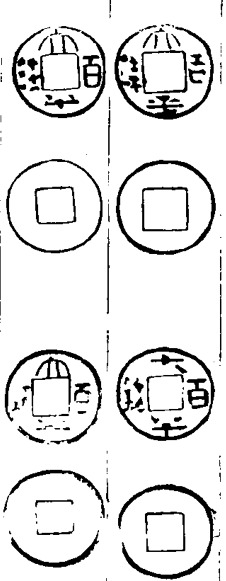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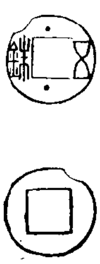
又二品俱重好郭一面穿上二角決文一面穿下二角決文　劉青園曰洪志引敦素語云疑王莽時鑄宜泉先生亦謂此錢面郭或作重文郭上下或作二出文酷似貨泉篆文纖細酷似貨布其郭雖較大於貨泉而酷似莽時之五銖以此三者定爲莽錢所論至爲精審宜附於王莽諸品後

右武帝定平一百錢面背肉好周郭　隋書食貨志梁武帝時百姓或私以古錢交易有定平一百　洪志顧烜曰徑六分重一銖半文曰定平一百余按此錢今世尚有之 尚齡按 此品與前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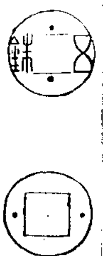
宋武帝之孝建四銖洪氏俱云今尚有之是南宋時已不多見



右武帝太平百錢四品面背肉好周郭　隋書食貨志梁武帝時百姓或私以古錢交易有太平百錢　洪志舊譜曰錢有三種大篆小篆隸書文皆曰太平百錢但字有古今形有大小又有水波文及龜貝文者余按此錢又有一種其字合隸體錢字漫滅徑九分重二銖七絫　尚齡按末一品背有水波文惟模糊難辨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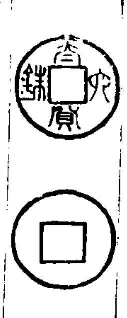
右梁末兩柱錢面無好郭穿上下二星　隋書食貨志梁末又有兩柱錢及鵝眼錢於時人雜用其價同但兩柱重而鵝眼輕私家多鎔鑄又間以錫錢　洪志董逌曰五銖又有面穿上下各一星南朝梁末鑄名兩柱錢余按隋志但云梁末有是錢初不謂鑄於梁如鵝眼錢乃宋景和所鑄李孝美俱以爲梁錢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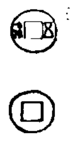
又一品面無好郭穿上下二星背左右二星　尚齡按　梁末兩柱錢係五銖正面上下二星者食貨志言梁末見有此錢竝非其時所鑄故洪氏列於不知年代品但又有一種面文亦爲兩柱背左右各列一星大小如一而稍輕薄諸譜軼之今附錄於後

尚齡按　編內梁錢十有一種除有郭五銖暨大通等五種見於食貨志勿庸置議外其六種洪氏俱編入不知年代品及厭勝品中亦纂譜者謹嚴之意耳然五朱布泉通典俱謂其鑄於梁杜氏去梁不遠其說當不謬至稚錢定平太平兩柱隋書云梁初梁末百姓交易有此四種其源流彼時已莫可探討但旣爲其所用即入其正用品中於義亦安若因其形模文字與某代某錢偶同即定爲某代所鑄未免武斷

六朝正品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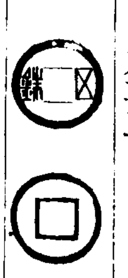


右陳宣帝太貨六銖錢面背肉好周郭　陳書宣帝紀大建十一年秋七月辛卯初用大貨六銖錢　隋書食貨志以一當五銖之十與五銖並行後還當一人皆不便乃相與訛言曰六銖錢有不利縣官之象未幾而宣帝崩遂廢不用而行五銖嶺南州郡俱以鹽米布交易亦不用此錢　洪志徐氏曰當時謠言太貨六銖錢爲叉腰哭天子蓋篆書六字類人之叉腰耳余按此錢製作精妙肉好皆有周郭徑寸重如其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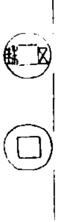


右陳文帝雞目五銖錢面無好郭　陳書文帝天嘉中改鑄雞目五銖錢尚齡按事林廣記陳文帝後魏宣帝西魏文帝並鑄雞目五銖錢此錢不敢臆斷今觀其形製較沈郎錢差小而銖字糢糊余於丁丑春在都得數十枚大小無殊茲姑列於陳錢之後

六朝正品隋



右隋高祖五銖白錢面無好郭五字左邊一竪畫　西清古鑑按本紀開皇五年行五銖錢而隋書食貨志言高祖旣受周禪以天下錢貨輕重不等乃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重如其文每錢一千重四斤二兩三年四月詔四面諸關各付百錢爲樣四年嚴舊錢之禁詔不禁者縣令奪半年祿五年詔又嚴其制自是錢貨始一所在流布則此錢爲五年以前所鑄本紀所稱蓋只就五年詔書言之非始鑄也又隋志謂是時見用之錢皆須和以錫鑞云云故唐書謂隋行五銖白錢緣錫鑞和鑄故色白人遂爲白錢耳今雖歲久晦蝕其白處猶可見又一品差輕小其五字左有竪文與他品異洪志引舊譜謂五字右邊好有一畫餘三面無郭者也舊譜右字當作左今仍原文後開通諸錢仿此尚齡按今所見白錢止有此一品且甚夥



右隋文帝小五銖錢二品一面穿上一横畫一穿上一星俱無好郭　唐書食貨志高祖入長安民間行綫環錢凡八九萬纔滿半斛　孔氏雜說隋末錢幣濫薄至裁皮糊紙爲之民間不勝其獘董逌錢譜隋文帝鑄五銖小錢其製輕小尚齡按隋文五銖白錢

洪氏引舊譜謂五字右邊好有一畫前品是也其小五銖錢譜謂
第言其輕小未及其形製右二錢小於背之沈郎大於陳之雞目
肉郭完好字畫分明一好上一橫餘三面無郭一好上一星或倣
白錢之製屬之隋文似可爲據

劉青園曰卷內沈充小錢雞目五銖及隋文小五銖皆以此品當之雖形體微有大小文字或精好或夷漫其實皆一種也沈郎錢文無聞隋錢濫薄至以裁皮糊紙爲之不應如此精整惟雞目五銖著錄家不言其形製若何庶幾近之而諦視此等錢輪郭字體與漢五銖神肖憶翁氏所集拓本以此品附漢五銖後似有特識且穿上橫文穿上一星亦惟漢五銖有之謂仿白錢之製恐無所據

尙齡按自漢武帝元狩五年鑄三官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可摩取鋊輕重得中故其時西京𨻶勅寵茲皆取法焉傳八世新莽間位變亂錢法光武中興後仍復舊制至東漢靈帝錢背作四出文先主錢面加直百字或作傳形董卓鑄無文小錢不成更鑄五銖魏文帝明帝從司馬芝論相繼立五銖至晉用之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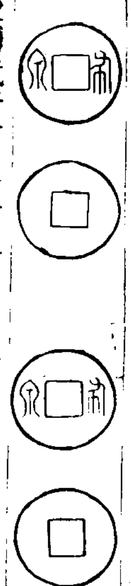
問有所改創中間惟公孫述鑄鐵錢於蜀文字無聞吳孫權鑄大泉三種文爲五百當千除此四種自武帝迄晉五百餘年來正用僞造無不以五銖爲文者信而有徵也沈郎錢封氏云或言小於五銖文字輕重未聞然蕭氏引晉志曰吳興沈充又鑄小五銖錢謂之沈郎錢則五銖之文明矣若謂名實不符漢之榆莢入銖四銖不皆沿襲售文乎且既謂其與漢錢神肖與其附於漢錢之後虛懸無着何如歸之沈郎之爲稍有依據乎延及六朝或仍五銖之文或爲二銖四銖六銖或加其年號或加以吉祥字雖文字亦多秀疎而大小錯出銅質厚薄今以雞目五銖較之沈郎錢不惟精粗有別而大小厚薄一見而知但不能指出是陳是魏耳至隋文小錢董氏云文帝鑄五銖錢其制輕小孔氏云隋末錢幣濫薄至裁皮糊紙爲之此不過極力形容其錢之薄惡耳書固未可盡信也且云隋末如此文帝鑄錢之初未必然也試看白錢之輪郭篆文亦極精妙可觀至云穿上下星畫惟漢錢有之則白錢之豎畫兩柱四柱之星文較漢錢又更爲精整若以一重畫附漢五銖之後漢鑄三官五銖而後終漢之世三百餘年無鑄小錢明又強爲塞入未免蛇足矣

六朝附品　北齊高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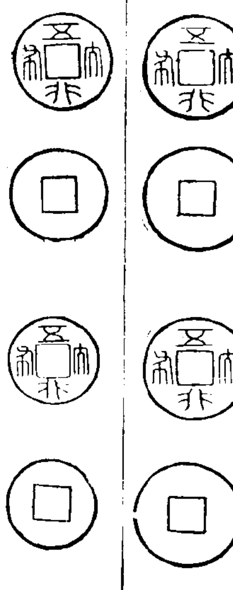
右北齊文宣帝常平五銖錢面無好郭　北史齊文宣帝紀天保四年春正月己丑鑄新錢文曰常平五銖　隋食貨志文宣帝受禪除永安之錢改鑄常平五銖重如其文其錢甚貴其製造甚精洪志舊譜曰徑八分李孝美曰此錢徑寸舊譜列在僞品　西清古鑑按北史天保四年春正月鑄新錢文曰常平五銖又隋食貨志文宣帝鑄常平五銖至乾明皇建之間往往私鑄尙齡按又一品小於前品面背肉好周郭背四出此品形製大小與前品雖殊

而輪郭尙屬周正或係乾明皇建間私鑄者故附於此又按此品背文有作日月星三光者大小二種列於厭勝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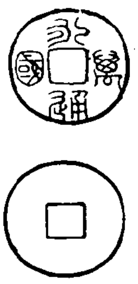
六朝附品 後周宇文氏



右後周武帝布泉二品面背肉好周郭　後周書武帝紀保定元年秋七月更鑄錢文曰布泉以一當五與五銖並行建德五年正月廢　北史周武帝保定元年鑄錢文曰布泉以一當五與五銖並行　洪志舊譜曰徑一寸其文左曰布右曰泉字皆玉筯篆非男錢也　西清古鑑按隋書食貨志周之初尙用魏錢及武帝保定元年乃更鑄布泉之錢　翁宜泉曰此種布泉與五行大布布字如出一手知確爲周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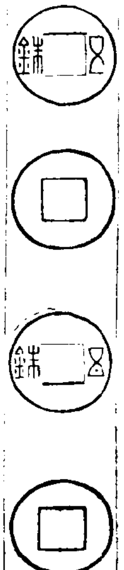
右周武帝五行大布錢四品以次遞小面背肉好周郭　後周書武帝紀曰建德三年六月壬子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與布泉並行四年秋七月己未禁不得出入關布泉聽入而不出　洪志舊譜曰徑寸一分張台曰此錢小者至徑六分其舊錢之文上五下行左大右布又有大布字翻在上下者　尙齡按　此錢背文亦有星月龜蛇斗劍三光三雀大小共七種俱列於厭勝品中



右周宣帝永通萬國錢面背肉好周郭　後周宣帝紀大象元年十月丁巳初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十與五行大布並行　洪志舊譜曰徑寸三分重十二銖面背肉好皆有周郭又有徑寸二分半重八銖以下者張台曰此錢輪郭與布泉相似其小者至徑七分又有輪郭濶厚及對文者李孝美曰此錢今世所見亦多又有徑一寸五分重十八銖背面皆有此四字者銅色青白製作尤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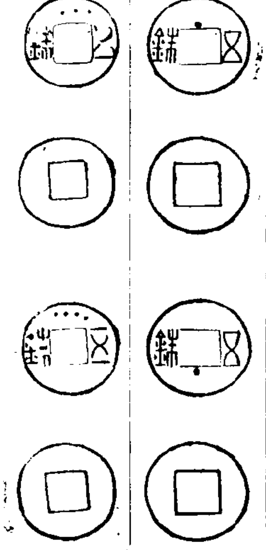
西清古鑑按本紀及隋志並稱大象元年鑄以一當千通考謂大成元年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千與五行大布五銖三品並用今按宣帝大成元年二月辛巳改元大象元年此錢爲十一月所鑄自應稱大象通考稱大成非是又千字乃十字之誤　尙齡按此錢又有一品背爲元武星劍之象洪志謂之元武錢西清古鑑又謂之北斗錢今亦列於厭勝品中

古別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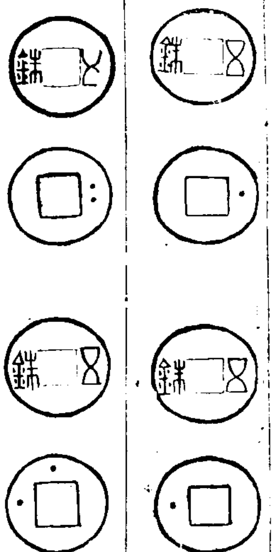


右五銖錢二品面無好郭一穿上一横畫一穿下一横畫　洪志
張台曰此錢品數最多有傳形者名蜀錢肉好有郭者名梁錢背
文四出者名角錢及有赤側當兩女錢之類文皆五銖又於此外
有穿上一星至五星穿下一星穿上下各一星漫面穿傍一星至
三星五字之內上下各一星背上或有小字或有王字穿上横文
穿下横文穿面四角决文穿背四角决文有郭無郭濶緣細緣不
可窮盡李孝美曰今世所見五銖如張台之說一一甚多但赤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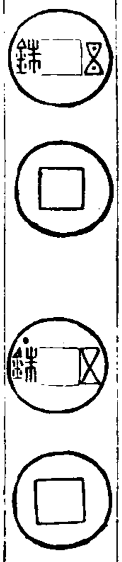
四出文蜀梁當兩女錢并穿上下各一星者自有品目不當更列
於此　泉幣圖說錢文五銖始於漢武輕重最爲得中故後代多
取法之張氏統論多種列於此正此意耳尙齡按五銖錢品類甚
夥其有可據者臚列於各朝之下餘則彙爲一編並附入平當五
金雙五雙銖等未敢臆斷姑存之以俟知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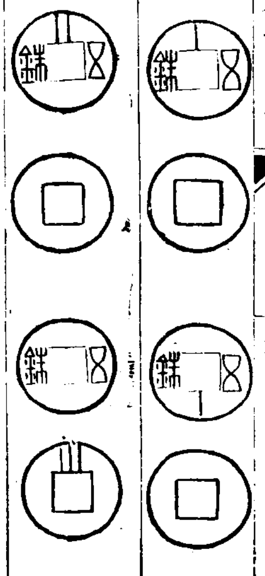
文四品一面穿上一星一面穿下一星一面上三星一面上四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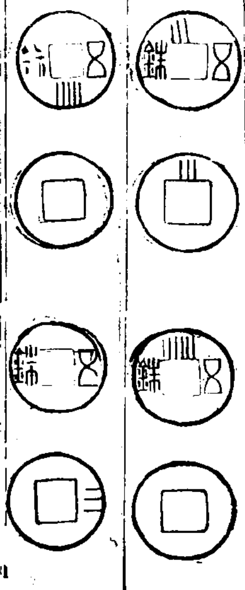
右四品一背右一星一背左一星一背右二星一背上左各一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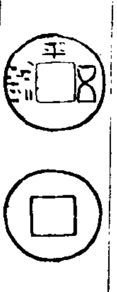
右二品一五字內上下各一星一銖字上一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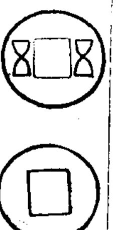
右四品一面上一竪一面下一竪一面上二竪一背上三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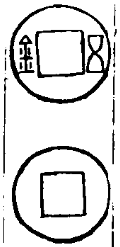
右四品一面上三豎背上三豎一面上五豎一面下五豎一背右三橫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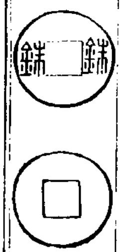
右平當五銖錢面無好郭穿上有平字　洪志平當五銖錢徑九分重三銖肉郭夷坦當字湮漫或云漢代所鑄　西淸古鑑按平當二字作直楷非漢製也　劉靑園曰今所見此種背無當字非湮漫也景巖所見即此疑或得之傳聞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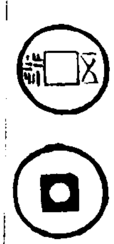
右雙五錢面無好郭左右並列兩五字　尙齡按此錢洪志有之載入奇品中註曰雙五錢不贅一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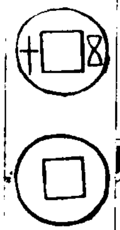
右五銖錢去朱爲金面有好郭　洪志徐氏曰文曰五金余按此錢徑八分重三銖六參字文明澈製作甚精　西淸古鑑右五銖錢去朱爲金如梁初所行五朱去金以朱爲銖也洪志引徐氏說名曰五金非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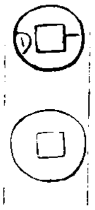
右雙銖錢面無好郭左右並列兩銖字　尙齡按洪志奇品中載有雙五錢近來尙有藏弆者已不多見因思旣有雙五必有雙銖亦猶五金與五朱也惟是諸錄暨收藏家從未言及己卯三月四日獲於京師小市眞希世之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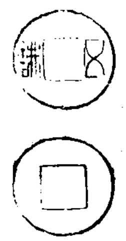
右鐵五銖錢面背肉好周郭　尙齡按漢書公孫述始鑄鐵錢洪志舊譜云其文字輕重大小未聞東漢靈帝六朝梁武帝鑄鐵五銖錢諸譜皆言其背文四出今其錢現在此品面有好郭輪深好濶背無四出文徑亦不止七分未審何代所鑄



右一品面背肉好周郭右曰五左曰十　尙齡按莽大泉五十甚夥並無此大泉但爲五十者且其形製篆文亦異姑附於此



右一品面有肉好郭背平夷右曰一左曰刀　尙齡按此品形質窳薄銅色黝古與莽錯刀不同劉靑園言其輪郭與周寶貨錢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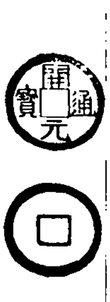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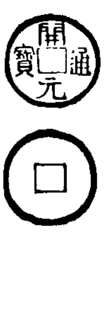
右五銖錢銖字右傍雙竪文尚齡按洪志所載五銖最多並無銖字雙竪者曾見海昌陳輿伯藏有二品此錢乃獲於膠西者

吉金所見錄卷之九

萊陽 初尚齡 渭園 纂輯

唐正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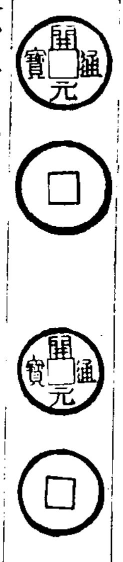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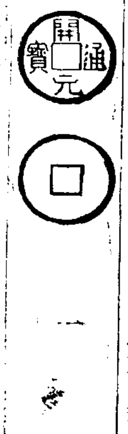
右唐高祖開元通寶錢 新唐書食貨志高祖入長安民間行綫環錢其製輕小凡八九萬纔滿半斛武德四年七月鑄開元通寶徑八分重二銖四絫積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隸三體洛并幽益桂等州皆置監賜秦王齊王三鑪裴寂一鑪以鑄 舊唐書食貨志開元錢之文歐陽詢制詞其字含八分及隸體其詞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讀之自上及左迴環讀之其義亦通俗謂之開通元寶錢 孔氏雜說隋末錢幣濫薄民間不勝其弊至武德行開元通寶錢六典謂之開通元寶徑八分重二銖四絫凡積十錢爲一兩輕重大小最爲折衷遠近便之給事中歐陽詢撰其文書廻環可讀世俗不知遂以爲開元錢謂明皇所鑄也 周密二老堂雜志唐鑄錢多矣今惟開元錢徧天下特爲光明燒之有水銀出可治小兒急驚 洪志按開元錢唐高祖始鑄其後高宗乾封肅宗乾元以至大歷建中咸通各因其年以名錢然行之不久惟開元錢唐三百年冶鑄相繼故流行至今甚多考此錢郭有大小肉有輕重皆歲久適然凡八分篆隸三品而背

有川文者制作精好今世尤多李孝美獨闕其一失之略矣　張舜民畫墁錄武德鑄開通錢合篆隸八分體今獨隸體錢行於世八分與篆體錢皆不復見矣　尚齡按　開元錢唐書謂其字含八分及篆隸三體是一錢之字而兼三體非別有三種也近今傳流者尚多其形製雖大小各殊其字體則並無二致二十二監錢亦然故李孝美圖其一以概之乃洪氏誤以謂三品所以畫墁錄有八分篆體不復見之言也又按開元錢今見有楷書者形製薄小字畫嫩弱疑是外國私鑄斷非唐時物也今附於不知年代品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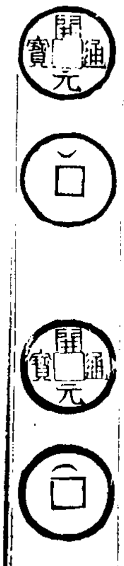
又大小二品元字次畫右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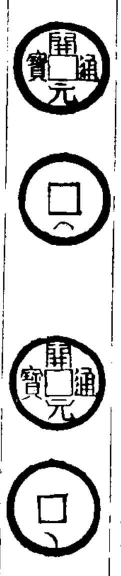
又大小二品元字次畫左挑　洪志李孝美曰開元錢元字次畫端式有向左者世謂之左挑而俗甚愛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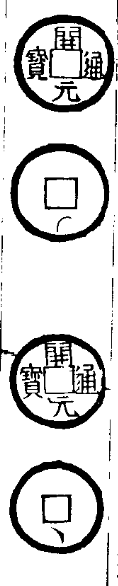
又元字次畫雙挑　稗史彙編開元錢有左挑右挑雙挑之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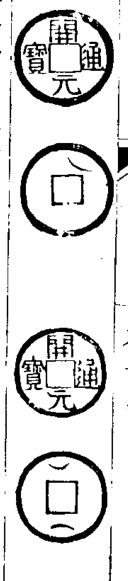
又二品一背上甲痕向上一背上甲痕向下　鄭虔會粹云詔初進蠟樣日文德皇后掐一甲跡故錢上有掐文熙寧中劉斧撰青瑣集則謂事由明皇楊貴妃而天下謂之兒錢謬矣彼徒見錢文有開元字便謂明皇開元事爾亦不考實之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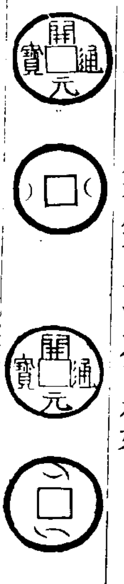
又二品一背下甲痕向下一背下斜甲痕元字次畫雙挑



又二品一背下斜甲痕向右一背下斜甲痕向左元字次畫右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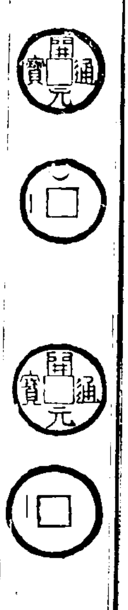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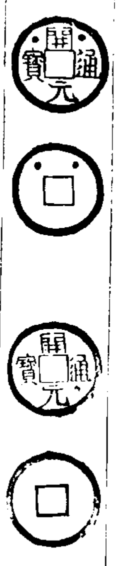
又二品一背上偏右斜甲痕一背上下兩甲痕　洪志李孝美曰此錢亦有兩甲痕者銅色黑濁不甚精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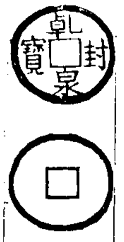
又二品一背左右兩甲痕一背上下俱雙甲痕元字次畫右挑

又二品一背上一星一背上甲痕內一星元字次畫右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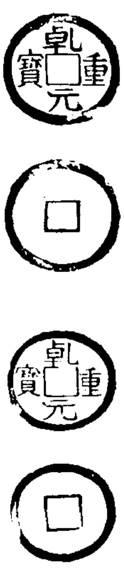

又二品一元字次畫雙挑背上甲痕向上左一竪文較他品微小
一背左一竪文元字次畫右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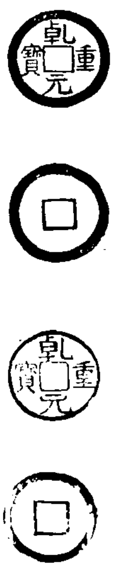

又二品一面上二星背上二星一通字下一星　西清古鑑以上數種舊譜通謂之甲文錢談賓錄云初進蠟樣日文德皇后掐一甲跡故錢上有掐文今按新舊唐書并云置監於洛并等州又賜秦齊二王及裴寂各鑄又五年五月置監桂州則背文各種意鑄

錢者私為標識以別之耳未必盡如前所云也　泉幣圖說唐自顯慶中盜鑄日多詔以一善錢售五惡錢入官元宗時盜鑄日起以官鑪錢一當偏鑪七八唐二百八十九年獨鑄此錢故若是之多耳


右高宗乾封泉寶錢　新唐書食貨志乾封元年改鑄乾封泉寶錢徑寸重二銖六分以一當舊錢之十　西清古鑑舊唐書乾封元年封嶽之後又造新錢文曰乾封泉寶乾字在上封字在左時錢一文當舊錢之十周年之後舊錢並廢其後商賈不行復下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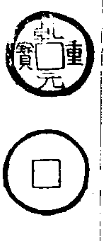
令所司貯納仍令置鑪之處並鑄開元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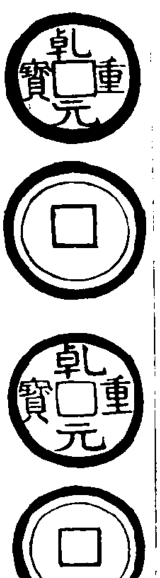
右肅宗乾元重寶錢六品以次遞小　新唐書食貨志肅宗乾元元年經費不給鑄錢使第五琦鑄乾元重寶錢徑一寸每緡重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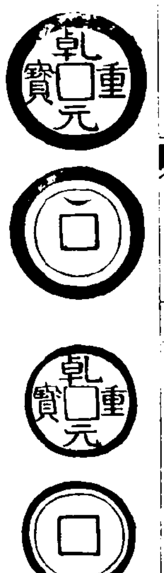
斤與開元通寶參用以一當十亦號乾元當十錢　洪志封演曰徑寸二分重五銖李孝美曰此錢今世最多而大小不同自寸二分至七分相較一分凡有六品字體形製略無小異　魏了翁名義攷錢文稱重寶自唐肅宗始　舊唐書乾元中李輔國奏內飛龍廄鑄鐘投乾元新錢二文於鑪而祈曰如聖躬萬福國祚無疆凶孽殄除四方寧謐則願不銷不鑠一陰一陽並見於外鐘成一如所祈　尚齡按　乾元大小錢與後之重輪元之次畫俱右挑與開元錢無二寶字書法亦同



又乾元小錢　洪志金光襲曰乾元二年新鑄小錢以一當一余
按此錢重三銖三參與開元錢同今世所存至多意肅宗所鑄而
史氏錄略不載金氏所說未知何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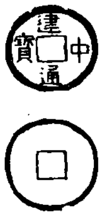
右二品一背上甲痕一背下甲痕　尚齡按此二品背上下甲痕疑
倣開元製也諸譜未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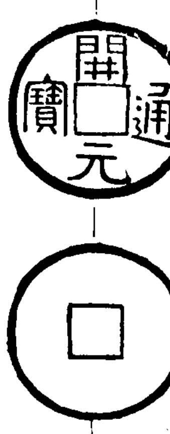
右乾元重輪錢大小四品一背上有甲痕　新唐書食貨志第五
琦爲相復命絳州諸鑪鑄重輪乾元錢徑一寸二分其文亦曰乾
元重寶背之外郭重輪每緡重十二斤與開元通寶錢並行以一
當五十肅宗以新錢不便上元元年減重輪錢以一當三十開元
舊錢與乾元當十錢皆以一當十代宗即位乾元重寶錢以一當
二重輪錢以一當三凡三日而大小錢皆以一當一自第五琦更
鑄犯法者日多州縣不能禁止至是改令人甚便之　唐肅宗實
錄乾元二年九月戊辰新鑄大錢其文依乾元重寶重其輪以別
之一當五十　洪志舊譜曰徑二寸四分重十二銖李孝美曰此
錢有兩品小者至薄而文字昏暗徑寸重五銖大者極厚而製作
精妙徑寸五分重十四銖與唐志舊譜所載不同　西清古鑑肅
宗乾元錢舊唐書乾元元年第五琦奏請乾元重寶錢以一當十
二年更鑄重輪乾元錢以一當五十按此乾元錢似止於當十當
五十大小二種然考寶應元年改行乾元錢以一當三乾元重稜
小錢以一當二重稜大錢亦以一當三尋又改行乾元大小錢並
以一當一則當日所鑄大小雜出而重輪又名重稜非獨大錢名
重輪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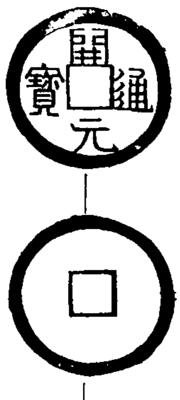
右代宗大曆元寶錢　洪志張台曰大曆是代宗年號計此時所
鑄余按此錢徑九分重三銖六參銅色昏濁而字畫遒勁史氏不
敘鑄作之因　西清古鑑按大曆四年正月於絳州汾陽銅原兩
監增置五鑪鑄錢亦從第五琦請也



右德宗建中通寶錢　新唐書食貨志建中初戸部侍郎韓洄以
商州紅崖冶銅多請復洛源廢監起十鑪歲鑄錢七萬二千緡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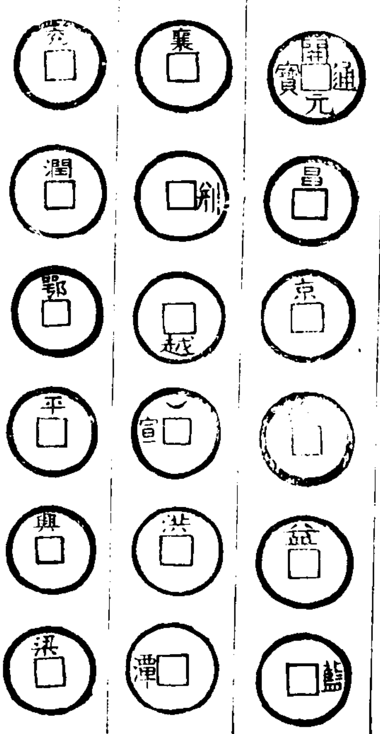
千錢貲九百德宗從之江淮多鉛錢以銅盪外不盈斤兩帛價益
貴銷千錢爲銅六斤鑄器則斤得錢六百故銷鑄者多而錢益耗
判度支趙贊採連州白銅鑄大錢以一當十以權輕重　洪志舊
譜曰贊熟計自以爲非乃寢不下張台曰按此錢未施用今民間
往往有之輕小於開元錢徑七分重二銖以下文曰建中通寶文
字漫暗銅色純赤肉好薄小殊乖白銅大錢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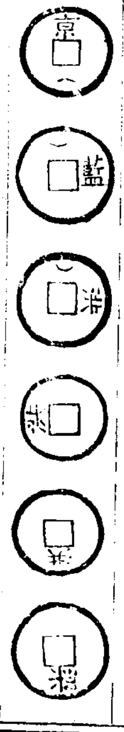


右德宗開元大錢二品　唐書本紀建中元年鑄錢文曰開元通
寶　洪志余按此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六參銅質渾厚文字明
劃質之史氏無改鑄大錢之文以意推之唐食貨志云建中初判
度支趙贊採連州白銅鑄大錢以一當十以權輕重安知斯錢非
當時所鑄耶　西清古鑑德宗開元大錢二種後一種差小按開
元錢終唐之世未嘗斷鑄非若宋以後專用年號繫錢改元則須

別鑄也據舊唐書食貨志建中初度支趙贊採連州白銅鑄大錢
一當十以權輕重亦未言錢文若何然開元不聞有別種大錢則
是時所鑄無疑耳尙齡按　此第二種篆法與武德開元錢同



右武宗會昌二十二監開元錢背上昌字京字洛字益字背右藍
字背上襄字背右荆字背下越字背左宣字上爪背上洪字背左
潭字背上兗字潤字鄂字平字興字梁字背右廣字背上梓字福
字丹字背右桂字共二十二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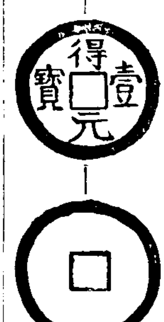


右背上京字下爪背右藍字上爪背右横洪字上爪背右横洪字
背下倒洪字背下横梁字　尙齡按　此三品洪字實在穿上俱鑄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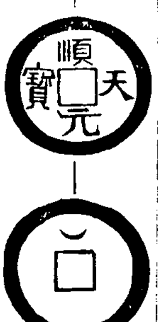
倒置其文此品梁字實在穿右洪志梁字在穿上舊譜梁字在穿
右是梁字錢原有二種此亦鑄時倒置背文耳　唐書食貨志武
宗廢浮屠法永平監官李郁彥請以銅像鐘磬鑪鐸皆歸巡院州
縣銅益多矣鹽鐵使以工有常力不足以加鑄許諸道觀察使皆
得置錢坊淮南節度使李紳請天下以州名鑄錢京師爲京錢大
小徑寸如開元通寶　蘇冕唐會要曰會昌六年二月勅緣諸道
鼓鑄佛像鐘磬等新錢已有次第須令新錢流布起今年十月以
後公私行用並取新錢其舊錢權停　洪志舊譜曰武宗會昌初
廢天下佛寺宰相李德裕奏請以廢寺銅鐘佛像僧尼瓶碗等所
在本道鑄錢揚州節度使李紳乃於新錢背加昌字以表年號進

之有勅遂勅鑄錢之所各以本州郡名爲背文於是京兆府以京
字在穿上洛陽以洛字在穿上揚州改以揚字在穿上西川以益
字在穿上藍田縣以藍字在穿右襄州以襄字在穿上江陵府以
荆字在穿右越州以越字在穿下宣州以宣字在穿左江西以洪
字在穿上湖南以潭字在穿左兗州以兗字在穿上浙西以潤字
在穿上鄂州以鄂字在穿上平州以平字在穿上興元府以興字
在穿上梁州以梁字在穿右廣州以廣字在穿右東川以梓字在
穿上福州以福字在穿上丹州以丹字在穿上桂陽以桂字在穿
右李孝美曰此錢背文復有襄字或在穿右梁字或在穿上者但
揚字錢終莫之見疑當時已行昌字而未嘗改耳

唐僞品　史思明



右唐史思明得壹元寶錢　唐書食貨志史思明據東都鑄得壹
元寶錢徑寸四分以一當開元通寶之百　洪志舊譜曰得壹錢
徑寸三分重十三銖余按此錢重十二銖六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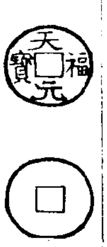


右史思明順天元寶錢　唐書食貨志史思明惡得壹非長久之
兆改其文曰順天元寶　洪志舊譜曰順天錢徑寸五分重十五
銖張台曰得壹順天錢思明銷洛陽銅佛所鑄賊平之後無所用
焉刀兵之家還將鑄佛今所餘伊洛間甚多李孝美曰二錢大小
如一但順天重而得壹輕耳余按此錢重十三銖二參　沈括夢
溪筆談熙寧中常發地得大錢三十餘千文皆順天得壹當時在
廷皆疑古無得壹年號莫知何代物予考唐書史思明僭號鑄順
天得壹錢順天乃其僞年號得壹特以名錢非年號也尚齡按西
清古鑑載有順天大錢二種後一種背有仰月形此品是也又按
二品寶字篆法元字次畫右挑但倣開元製

吉金所見錄卷之十

萊陽　初尚齡　渭園　纂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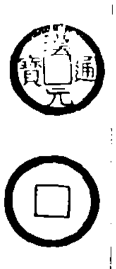
五代正品 後晉石敬塘



右後晉高祖天福元寳錢　五代史天福三年除鑄錢令又勅曰國家所資泉貨爲重宜令三京鄴都諸道州府曉示無問公私應有銅者並許鑄錢仍以天福元寳爲文左環讀之委鹽鐵司鑄樣頒下諸道令每一錢重二銖四參十錢重一兩　洪志鄭向五代開皇紀曰天福三年十一月詔許天下私鑄錢後官鑄十二月詔建錢鑪於灤川余按此錢徑七分重二銖四參銅質薄小字文昏昧蓋以私鑄不精也　稗史彙編錢文以元者自晉高祖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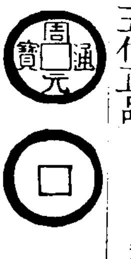
右天福鎮寳錢自上及下讀之背上有黎字　洪志李孝美曰此錢徑八分重四銖六黍文曰天鎮福寳背有一黎字在穿上字體形製與石晉天福錢殊不相侔今世所見至多董逌曰天福石晉年號當時所鑄自有天福鎮寳錢文見晉氏舊史余按此錢面文湮沒存於今甚多董氏以爲見之晉史今無書可考矣　稗史彙編天福鎮寳錢背有黎字晉氏舊史以爲後趙石勒所鑄　西清古鑑天福錢自上及下讀之曰鎮寳[illegible]蓋如通寳重寳之變易其文而孝美讀作天鎮福寳恐不然董逌曰天福鎮寳文斯得之矣然云見晉氏舊史今不可考背文黎字意所鑄之地也　尚齡按此錢洪氏列不知年代品李氏讀作天鎮[illegible]謂與晉天福不同董氏謂石晉所鑄見晉舊史又無書可考稗史又謂趙石勒所鑄亦云見晉舊史今觀其銅質篆法與石晉之天福錢規制相同决非六朝時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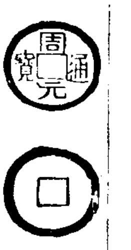
五代正品　後漢劉知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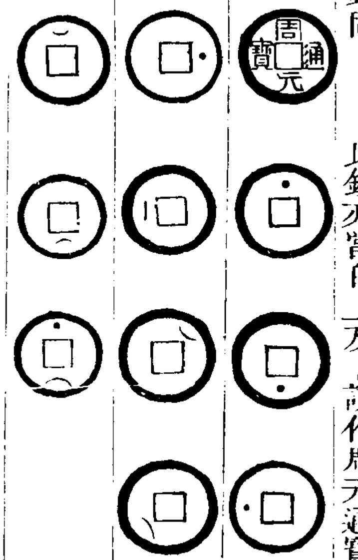
右後漢高祖漢元通寶錢　洪志宋白續通典曰漢乾祐元年四月膳部郎中羅周裔上言請在京置錢監俾銅盡爲錢以濟軍用蘇耆開譚錄漢乾祐中以晉室鼓鑄錢幣僞濫非一乃禁銅貨悉歸公帑余按此錢徑寸重三銖六參文曰漢通元寶字文明劃製作頗精蓋懲天福之弊則漢代所鑄明矣　西淸古鑑按後漢高祖劉知遠於天福十三年丁未稱帝不改元未聞有鑄錢之令戊申隱帝立改元乾祐膳部郎中羅中引請在京置錢監鑄錢以濟軍用疏奏不報則隱帝亦未嘗鑄也此錢文曰漢元通寶意與後周周元宋初宋元同特未知鑄於何歲時耳洪志讀作漢通元寶非是　倘齡按　此品元字次畫亦右挑寶字篆法與開元同

五代正品　後周郭威養子名榮本姓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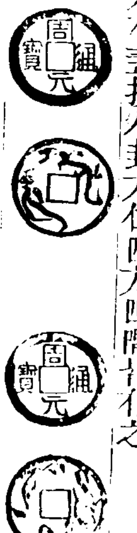


右後周世宗周元通寶錢　五代史周紀世宗卽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六十是時國中乏錢乃詔毀天下銅佛以鑄錢四夷附錄曰周世宗遣尚書水部員外郎韓彥卿以帛數千疋市銅於高麗以鑄錢　洪志鄭向五代開皇紀曰顯德二年九月丙寅詔禁天下銅器始議官鑄錢五代會要曰顯德二年九月勅云今採銅興冶立監鑄錢冀便公私宜行條制今後除朝廷法物軍器官物及鏡并寺觀內鐘磬鈸相輪火珠鈴鐸外其餘銅器一切禁斷蘇耆開談錄世宗朝鑄周通元寶錢於後殿設鉅鑪數十親觀鼓鑄李孝美曰徑寸重五銖文曰周通元寶形製精妙與唐開元錢同　倘齡按　此錢亦當自上及下讀作周元通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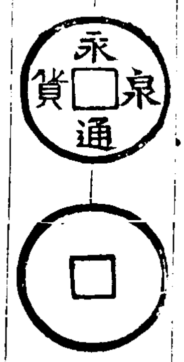
又周元錢十品背上下星左右星左一豎背上右角斜文背下左

角斜文背上下爪背上爪下星　翁宜泉曰此錢背文星文中
無定在蓋按八卦方位四方四隅皆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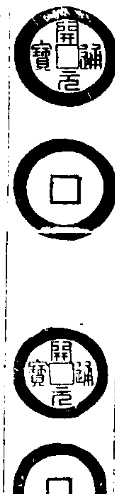
又周元錢背有龍鳳文　尚齡按　乾隆壬寅秋在陳輿伯家見有此
品當時拓其文於卷己卯春在劉青園處又見此品二品雖闇湛
不甚分明然俱色澤幽潤制作古雅或當時鑄以厭勝者不然何
諸譜俱未之見耶又按周元錢同前漢元錢形模字畫元字次畫
右挑俱倣開元製

五代附品　南唐李璟李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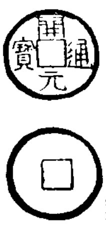
右南唐元宗永通泉貨八分書錢　五代史南唐世家曰李璟困
於用兵鍾謨請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　大定錄顯德
五年七月江南李氏鑄永通泉貨錢　洪志余按此錢有二品八
分書者徑寸五分重八銖七參背面肉好皆有周郭篆文者徑寸
三分重五銖七參輪郭厚重銅色昏暗又有背文爲龍鳳形者計
背李氏所鑄李孝美獨載八分書者　尚齡按　右錢八分書大小形

製正如洪氏所說惟圖形曰泉寶注文曰泉貨豈傳寫錯誤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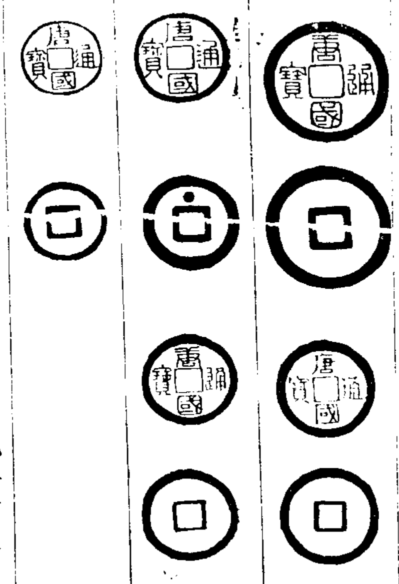
右元宗篆書開元錢大小二品　五代史南唐世家曰鍾謨嘗得
罪而大錢廢韓熙載又鑄鐵錢以一當二李煜嗣立乾德二年始
用鐵錢民間多藏匿舊錢舊錢益少商賈多以十鐵錢易一銅錢
出境官不可禁煜下令以一當十　洪志錢若水曰李氏據有江
東之地國用窘乏建隆四年其大臣韓熙載請鑄錢每十錢即以
鐵錢六權銅錢四而行至乾德開寶中遂不用銅錢民間但以鐵
錢貨易至末年銅錢一直鐵錢十及煜歸朝鐵錢益無用商岳貨

泉錄曰元宗時兵屢挫帑藏虛竭韓熙載上疏請以鐵爲錢其錢之大小一如開元通寶文亦如之徐鉉篆文比於舊錢稍大而輪郭深闊既而是錢大行公私以爲便余按此錢史氏但云鐵錢不載其文岳國初人耳目所接其言當不妄也尚齡按據諸家之說徐鉉所篆俱鐵錢今所見者皆以銅爲之鐵錢從未見也



右鐵開元通寶錢尚齡按此品是鐵錢或有議之者謂貨泉錄既云徐鉉篆其文則爲篆書無疑此品與武德開元字體相同不應屬南唐然唐三百年來治鑄相繼不聞以鐵鑄錢之事此或徐鉉

於篆文之外又仿其字而爲之耶今仍附於篆字錢之後以備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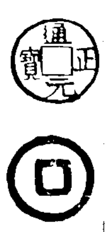


右元宗唐國通寶錢大小五品　十國紀年唐史曰元宗以周師南伐及割地歲貢方物府藏空竭錢貨益少遂鑄唐國通寶錢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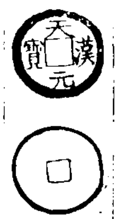
當開元錢一　馬令南唐書曰烈祖且死謂元宗曰德昌宮布億萬緡以給軍用吾死善修隣好北方有事不可失也及元宗即位兵屢起德昌泉布既竭遂鑄唐國錢　洪志余按此錢制度大小各殊有徑九分重三銖者有徑七分重二銖二參者字文並類大唐錢有徑寸二分重八銖與徑九分重三銖者形製相背文皆篆字有徑八分重二銖六參者字含八分及隸體背文有圓點於五錢中最少又有小唐國鐵錢重一銖八參形質背銅錢之小者

右元宗大唐通寶錢　馬令南唐書曰元宗鑄大唐通寶錢與唐

國錢通用數年漸弊百姓盜鑄極爲輕小　洪志余按此錢徑八分重二銖四參文曰大唐通寶又有徑七分者字文相類豈當時盜鑄耶　說郛董逌錢譜大唐錢南唐世家鑄五代史不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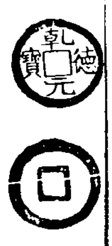


右前蜀王建通正元寶錢　五代史前蜀世家曰王建永平五年改元通正　說郛董逌錢譜通正元寶錢前僞蜀王建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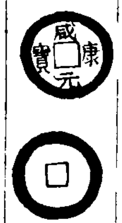


右王建天漢元寶錢　五代史前蜀世家曰王建通正元年十月大赦改明年曰天漢元年國號漢　說郛董逌錢譜天漢元寶錢前僞蜀王建鑄

右王建光天元寶錢　五代史前蜀世家曰王建天漢元年十二月大赦改明年曰光天元年　說郛董逌錢譜光天元寶錢前僞蜀王建鑄　西清古鑑右前蜀高祖王建錢凡四品五代史蜀世家武成三年八月有龍見河陽水中十月麟見壁州十二月大赦改明年爲永平元年六月黃龍見大昌池十月大赦改通正十二月又改明年元曰天漢國號漢天漢元年十二月大赦又改明年元曰光天復國號蜀此錢文曰永平曰通正曰天漢曰光天蓋自上及右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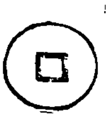
右王衍乾德元寶錢　五代史前蜀世家曰王建卒子衍立明年改元乾德　說郛董逌錢譜乾德元寶錢前僞蜀王衍鑄



右王衍咸康元寶錢　五代史前蜀世家曰王衍乾德七年改元咸康　說郛董逌錢譜咸康元寶錢前僞蜀王衍鑄　洪志李孝美曰按此五錢文皆王氏父子年號計當時所鑄並徑七分重五銖形製粗惡今世所存甚多余按通正天漢光天乾德錢皆重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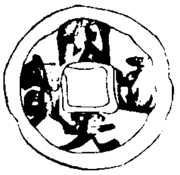
銖獨咸康錢重三銖三參　尙齡按　前蜀諸品元字次畫右挑俱倣開元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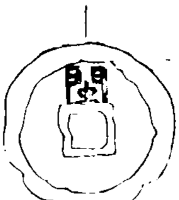
五代附品南漢劉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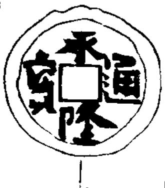
右南漢劉龑乾亨重寶錢　五代史南漢世家曰梁貞明三年劉龑即位國號大越改元乾亨　洪志李孝美曰此錢文曰乾亨重寶徑七分重六銖疑當時所鑄余按此錢止重三銖六參龑音若儼漢主自製之字取飛龍在天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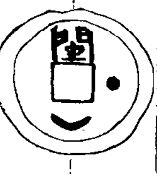
五代附品閩王審知





右閩王審知開元通寶大鐵錢背上閩字　洪志陶岳貨泉錄曰王審知鑄大鐵錢濶寸餘甚粗重亦以開元通寶爲文仍以五百文爲貫俗謂之銠𨭆賀與銅錢並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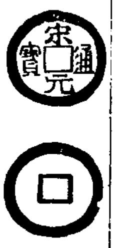


右王延羲永隆通寶大錢　五代史閩世家曰王延羲立改元永隆鑄大鐵錢以一當十　十國紀年閩史曰王延羲永隆四年八月鑄永隆通寶大鐵錢一當鉛錢百尚齡按以上二錢背上俱有閩字此品背右有一星下作仰月形雖諸譜未分晰然考續文獻通考宋理宗寶祐三年六月仙遊縣南橋溪上魁星祠前溪中湧出開元錢居民取之錢背有閩字或福字其爲王氏父子所鑄無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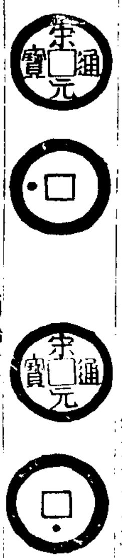
吉金所見録卷之十一

萊陽　初尚齡　渭園　纂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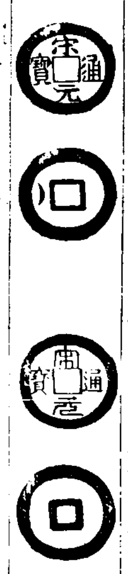
宋正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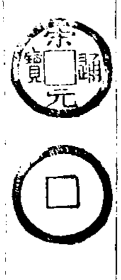
右宋太祖宋元通寶錢　宋食貨志太祖初鑄錢文曰宋元通寶歐陽修歸田録國家開寶中所鑄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元中則曰皇宋通寶近世錢文皆著年號惟此二錢不然者以年號有寶字不可重故也　西淸古鑑按唐開元錢舊唐書言歐陽詢制詞曰開元流俗讀爲開通元寶然則此錢亦當自上及下讀之而史緣淳化以下諸錢多右旋讀故併此稱爲宋通元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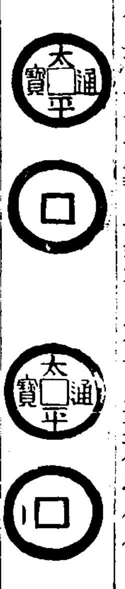
右二品一背左星一背下星　尚齡按　宋元錢元字次畫亦右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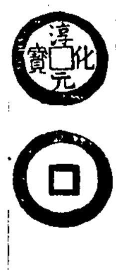
右二品一背左竪爪一宋元二字篆書通寶二字楷書



右一品鐵錢宋元二字眞書通寶二字篆書　尚齡按　宋元鐵錢背有星爪以及篆書鐵錢史無明文然既有是錢决非僞爲者又按宋元錢通寶二字篆法前數品元字次畫右挑但倣開元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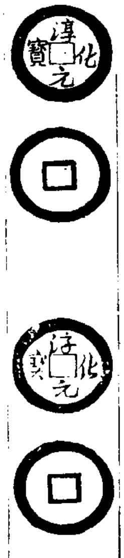


右太宗太平通寶錢　宋食貨志太宗改元太平興國更鑄太平通寶錢　按此品與宋元錢形模文字但仿開元制又一品背左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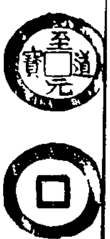


右太宗淳化元寶御書錢眞書　玉海淳化元年五月乙未改鑄淳化元寶錢上親書其文作眞草行三體自後每改元必更鑄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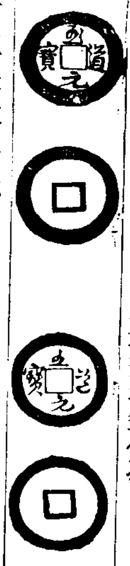
年號爲文景德權衡式以御書三體錢較定　趙德麟侯鯖録前世錢文未有草書者淳化中太宗始以宸翰爲之旣成以賜近臣王元之謫商於有詩云謫官無俸突無烟惟擁琴書盡日眠還有一般勝趙壹囊中猶貯御書錢　魏了翁名義攷錢文改元更鑄自宋太宗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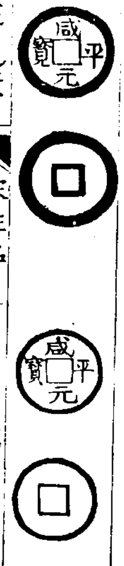
右淳化御書行草書錢　西淸古鑑按端拱二年改元淳化及鑄錢文太宗親書作眞行草三體又律歴志命定秤法以御書三體淳化錢校實又按眞書元字亦左挑如開元錢是左字當右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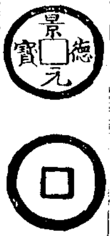
右太宗至道元寶錢　玉海至道二年十月乙未池州新置錢監賜名永豐　西清古鑑太宗至道錢亦三體書按淳化六年改元至道　倘齡按　至道眞書錢元字次畫亦右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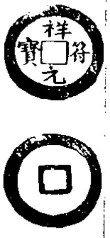
右至道行書草書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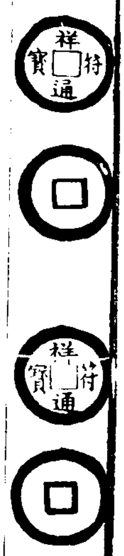
右眞宗咸平元寶錢　西清古鑑咸平元寶錢眞宗鑄有大小二種　陸友仁研北雜志魏文靖云咸平錢積十文重一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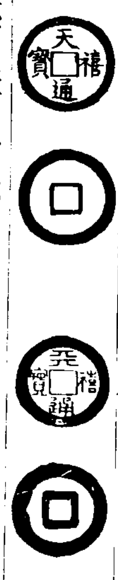
右眞宗景德元寶錢　西清古鑑景德錢眞宗改元鑄文曰元寶說郛董逌錢譜景德錢宋眞宗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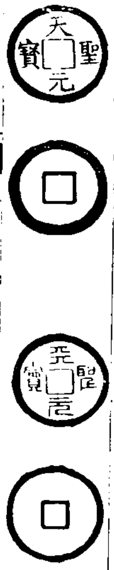
右眞宗祥符元寶錢　西清古鑑祥符元寶錢眞宗改元鑄是時年號大中祥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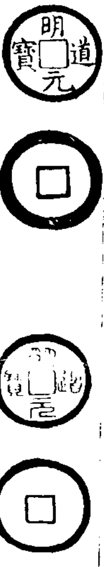
右祥符通寶御書錢二品　西清古鑑祥符錢有元寶通寶二種玉海祥符元年六月癸巳賜輔臣新鑄御書祥符通寶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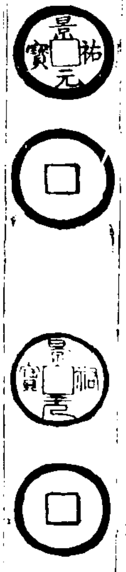
右眞宗天禧通寶錢眞書篆書二種　西清古鑑眞宗朝凡五改元皆著於錢至天禧六年改元乾興未聞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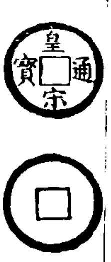
右仁宗天聖元寶錢眞書篆書二種　西清古鑑仁宗天聖錢眞書篆書二體文俱爲元寶按仁宗即位之次年改元天聖　沈括夢溪筆談國朝初平江南鑄錢七萬貫自後稍增廣至天聖中歲鑄一百餘萬貫熙寧以後歲鑄鐵錢六百餘萬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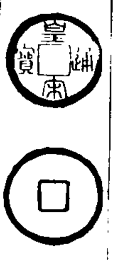


右仁宗明道元寶錢眞篆二種　西清古鑑仁宗明道錢眞書篆書二體文俱爲元寶按仁宗天聖十年改元明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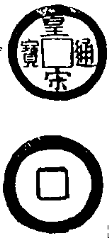
右仁宗景祐元寶錢真書篆書二種　西清古鑑景祐錢篆書真書二體文俱爲元寶按仁宗明道三年改元景祐宋食貨志景祐初許申爲三司度支判官建議以藥化鐵與銅雜鑄輕重如銅錢法銅居三分鐵居六分皆有奇贏亦得錢千費省而利厚詔申用其法鑄於京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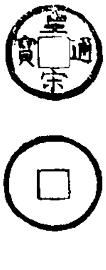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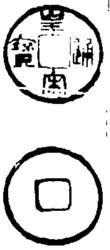
右仁宗皇宋通寶錢真書篆書二種　西清古鑑按景祐五年改元寶元食貨志謂改元更鑄皆曰元寶而冠以年號至是改元寶元文當曰寶元元寶仁宗特命以皇宋通寶爲文　文獻通考國

朝錢文皆用元寶而冠以年號及改元寶元文當曰寶元元寶詔學士議因請改曰豐濟元寶仁宗特命以皇宋通寶爲文慶歷中始冠以年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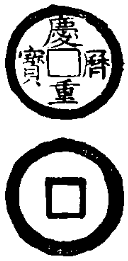
又皇宋通寶錢另體　西清古鑑皇宋通寶錢其真書者又有一種差小　劉青園曰此品通寶字仿開元錢含篆隸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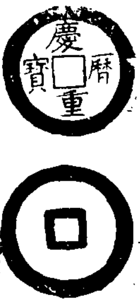
右皇宋通寶小鐵錢真書篆書二品

右仁宗康定元寶鐵錢倘齡按仁宗寶元三年改元康定次年即改元慶歷故此品不多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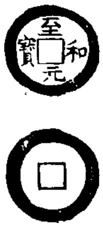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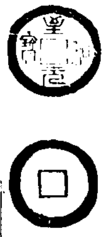
右仁宗慶歷重寶大錢二品讀各不同　宋食貨志仁宗慶歷五年軍興陝西移用不足始用知商州皮仲容議採洛南縣紅崖山青銅置阜民朱陽二監鑄錢既而陝西都轉運使張奎知永興軍

范雍請鑄大銅錢與小錢兼行一當小錢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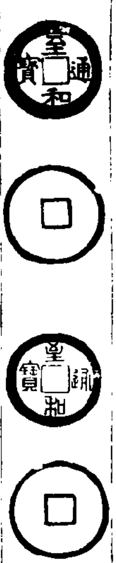


右仁宗慶歷重寶大鐵錢　王漁洋古夫于亭雜錄南唐李氏鑄鐵錢宋太宗始令收民間鐵鑄農器給江北流民復業者仁宗慶歷初詔江饒池三州鑄鐵錢助陝西經費民苦之後停罷其患方息山谷詩紫蕨可劚宜包貢青鐵無多莫鑄錢蓋謂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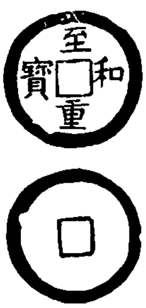




右仁宗至和元寶錢眞書篆書二種　玉海至和二年三月詔
州岑水場銅發令漕司益鑄錢　西淸古鑑仁宗至和錢二體書
按慶歷九年改元皇祐皇祐九年改元至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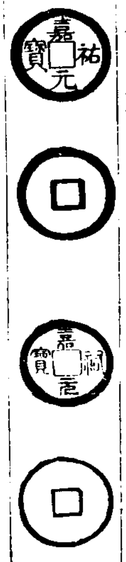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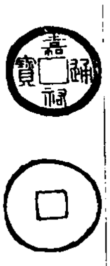
又至和錢文曰通寶亦二體書俱自上及下讀之



又至和重寶大鐵錢自上及右讀之

右仁宗嘉祐通寶錢眞書篆書二種　玉海嘉祐四年二月癸未
盜鑄乃止　李燾長編嘉祐四年以陝西民間多盜鑄大錢於是
以現行當三大錢折小銅錢二　尚齡按　嘉祐當三大錢今未之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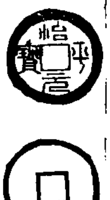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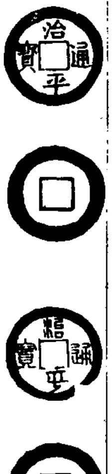
又嘉祐錢文曰元寶亦二體書並自右及左讀之

右嘉祐通寶錢篆書另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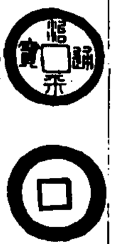
右英宗治平元寶錢眞書篆書二種　西淸古鑑嘉祐八年英宗
即位次年改元治平食貨志治平中饒池江建韶儀六州俱鑄錢



又治平元寶錢篆書另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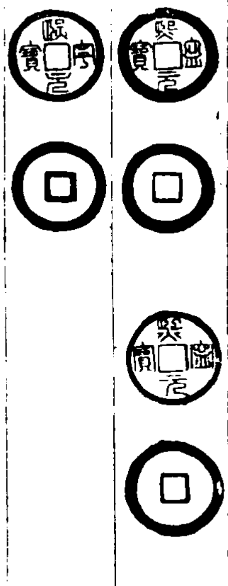
右治平錢文曰通寶亦二體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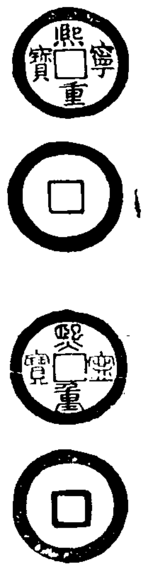
右治平通寶錢篆書另體

右神宗熙寧元寶錢三品字體各異　玉海熙寧三年七月十三
日陝西興置鑄錢監市岑水場銅鉛增鑄百萬緡六年六月壬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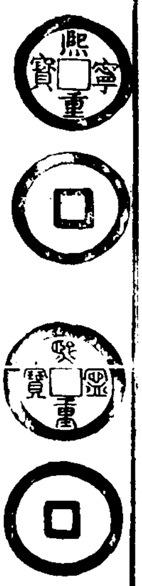
行折二錢七月四日詔京西淮浙江西荊湖六路各置錢監又置黎陽監於衛州八年二月一日商號洛南增置三監䅳鄜權置一監凡九監九月九日岷州置監九年六月八日罷折二錢十月五日命饒州增鑄三十萬緡 尚齡按治平四年神宗即位改元熙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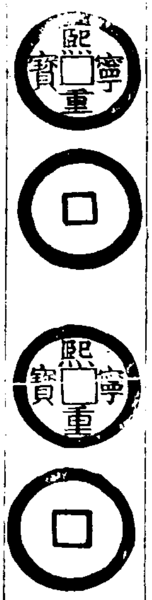
右熙寧元寶篆書錢三品 西清古鑑神宗篆書熙寧元寶錢前一種稍大後二種篆法各不同並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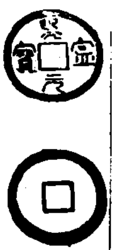
右熙寧重寶折二錢真書篆書二品 宋食貨志熙寧四年陝西轉運使皮公弼奏自行當二錢銅費相當請以舊鉛錫鑄詔聽之西清古鑑按通考神宗熙寧四年陝西轉運使皮公弼言頃歲西邊用兵始鑄當十錢後兵罷多盜鑄者乃以當三又減作當二行之至今銅費相等盜鑄衰息請以舊銅鉛盡鑄當二錢從之折二錢遂行天下云云則此大錢前為當十後減作當三二者餘品悉謂之小平錢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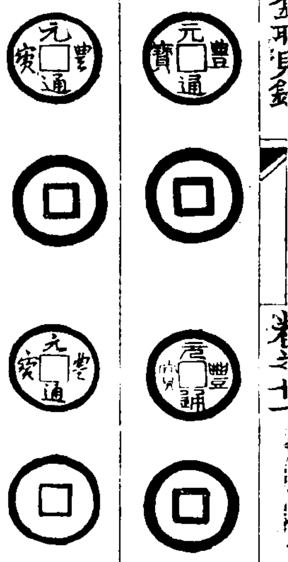
右熙寧重寶大錢真書篆書二品大於前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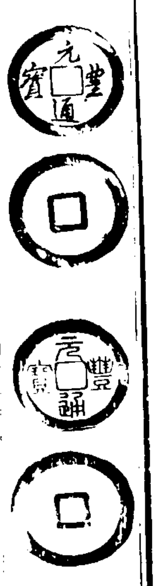
又二品俱真書較前益大此即當十錢改作當三又改作當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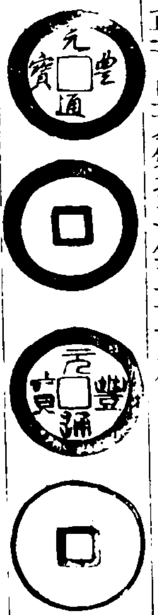
右熙寧元寶鐵錢篆書 宋食貨志熙寧間銅鐵錢並行



右神宗元豐通寶小平錢真篆行草四體書 西清古鑑神宗朝鼓鑄最繁食貨志言諸路大率務於增額而通考載諸路鑄錢總二十六監每年鑄銅鐵錢五百四十九萬九千二百三十四貫 尚齡按熙寧十年改次年為元豐鑄元豐通寶錢與前熙寧錢近今多而易得大小種種不一蓋神宗朝鼓鑄繁而錢法濫矣



右元豐折二錢草書篆書二體　西清古鑑神宗元豐大錢較熙寧大錢略相等按食貨志言元豐以後西師大舉邊用匱缺徐州置寶豐下監歲鑄折二錢二十萬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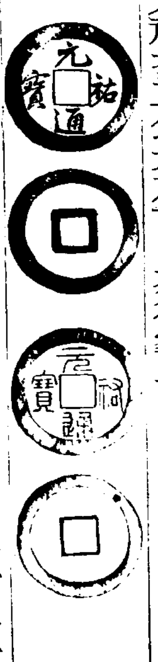


右元豐折二鐵錢亦行書篆書二體　宋食貨志元豐後西師大舉邊用匱陝西行鐵錢至陝以東即行銅錢地民每以鐵錢交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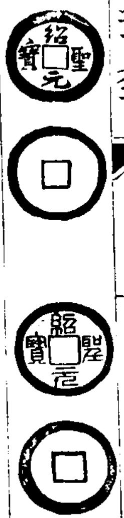
右哲宗元祐通寶小平錢行書篆書二體　西清古鑑元豐八年哲宗即位罷舊所增置鑄錢監凡十四次年改元元祐至元祐八年乃詔陝西復鑄小銅錢

右元祐折二錢亦行書篆書二體　西清古鑑元祐八年合折二錢許行於陝西及河東京西諸路仍限二年勿更用尋以人言折二錢不通行非便乃聽行使如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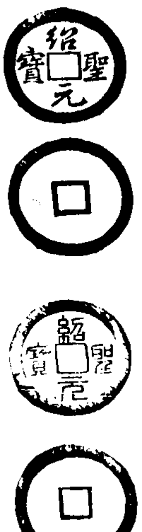
又元祐折二錢大於前品亦行篆二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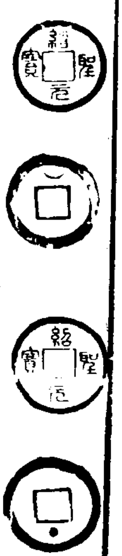
右元祐折二鐵錢亦行書篆書二體　宋食貨志元祐八年令公私給納貿易專用鐵錢尚齡按折二鐵錢較銅錢俱大二三分不等自元豐及聖宋背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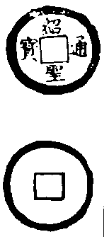
右哲宗紹聖元寶小平錢行書篆書二體　西清古鑑按元祐九年改元紹聖又哲宗本紀紹聖元年正月罷河東大銅錢三年十二月置施州廣積監鑄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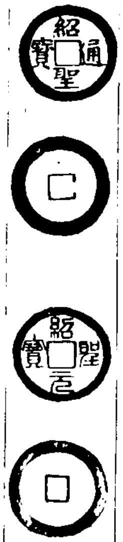
右紹聖折二錢亦行書篆書二體　西清古鑑紹聖大錢折二錢也亦行書篆書二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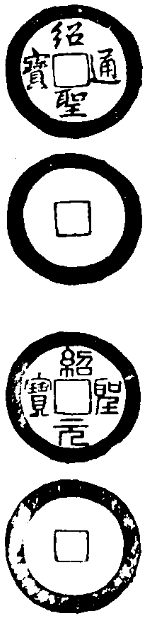
又紹聖篆書小平錢二品一背上月一背下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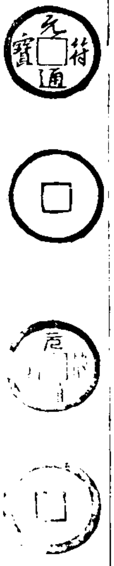
又紹聖通寶小平錢眞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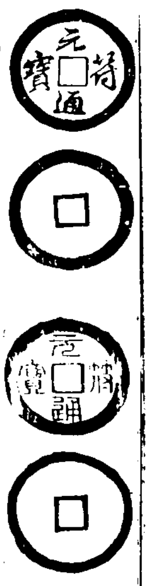
又紹聖小鐵錢二品其眞書者曰通寶篆書者曰元寶而讀各不同 宋食貨志紹聖初銅錢日少鐵錢滋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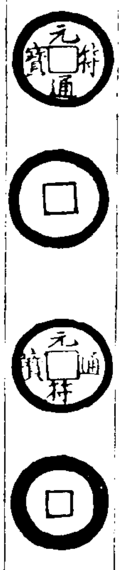
右紹聖元通寶大鐵錢一行書一篆書而讀各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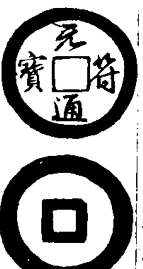
右哲宗元符小平錢行書篆書二體 西清古鑑按哲宗紹聖五年改元元符元符通寶錢哲宗改元鑄亦二體書 宋食貨志元符二年下陝西諸路博究利害於是詔陝府系蔡銅錢在民間者盡送官而官鑄悉改鑄京西[illegible]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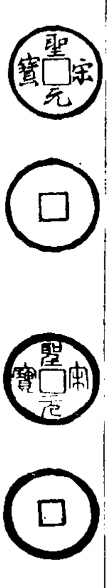
右元符折二錢亦行書篆書二體 西清古鑑元符通寶大錢亦折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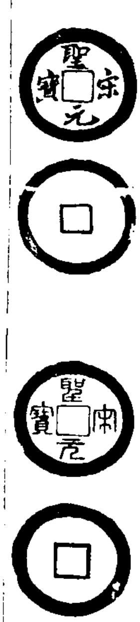
又元符小鐵錢眞書行書讀各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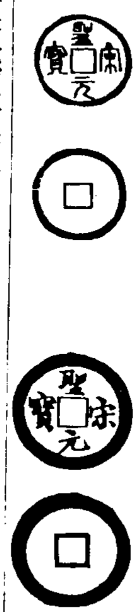
又元符大鐵錢行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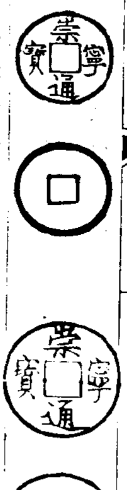
右徽宗聖宋元寶小平錢行書篆書二體 西清古鑑聖宋錢亦二體書皆小平錢也按此錢與折五錢皆一時所鑄食貨志稱三年遂罷鑄小平錢及折五錢置監於京城所復徐州寶應衡州黎陽監並改鑄折二錢爲折十蓋此錢與折五鑄於崇寧三年以前及蔡京秉國銳意欲興當十錢未久與舊折二錢咸罷廢不行也翁宜泉曰右行書錢筆法飄逸疑即徽宗御書 尙齡按徽宗改元建中靖國鑄聖宋元寶錢董遹錢譜作太祖初鑄者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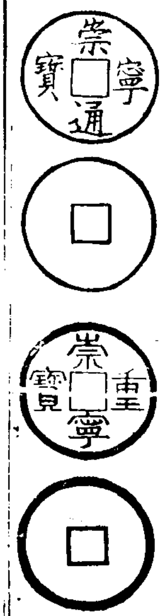
右聖宋折五錢亦行書篆書二體　西清古鑑按食貨志崇寧二年令陝西及江池諸州以歲所鑄小平錢改鑄當五錢以聖宋通寶爲文今所鑄二種皆曰元寶意當時原有此兩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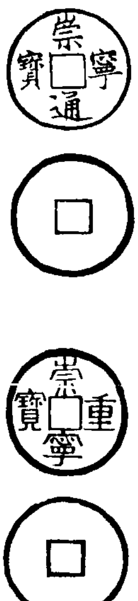
又聖宋元寶行書篆書鐵錢大小二品　宋食貨志建中靖國歲鑄鐵錢二百萬緡第鑄於陝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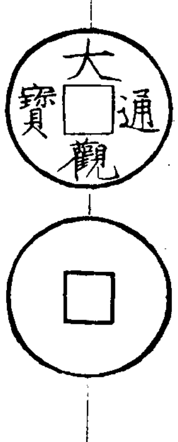
右徽宗御書崇寧通寶當一折二錢二品　玉海崇寧元年戶部言江饒池建四監歲額上供新錢　稗史彙編淳化中太宗始以宸翰爲之崇寧大觀蓋襲故事也尙齡按崇寧當十錢近來甚夥此二品頗少宋食貨志云崇寧三年令轉運司增置錢監俾民以所有折二錢換納於官改鑄當十錢故折二錢更不多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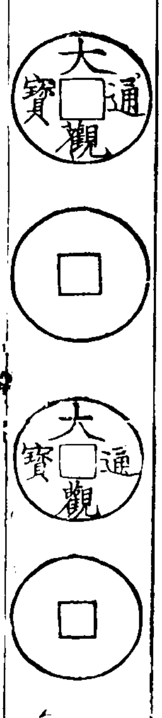
右崇寧御書折十錢眞書隷書二體一曰通寶一曰重寶而讀各不同　西清古鑑按本紀崇寧三年鑄當十大錢又食貨志崇寧四年立錢綱驗樣法崇寧監以所鑄御書當十錢來上緡詔頒其式於諸路令赤側烏背書畫分明又通攷尙書省言崇寧監鑄御書當十錢每貫重一十四斤七兩每錢重三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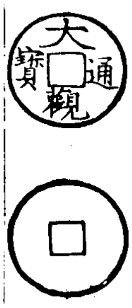


右崇寧鐵錢形制略小亦二體書　宋食貨志崇寧三年令二廣鼓鑄鐵錢尙齡按右二錢文字與前品同亦所頒之御書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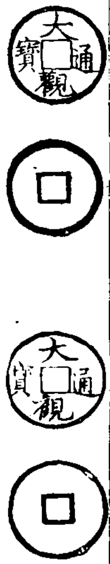


右徽宗御書大觀通寶折十錢　西清古鑑按崇寧六年改元大觀先是崇寧所鑄當十錢不便於民而私鑄日衆遂罷鑄至是蔡京復相再主用折十錢食貨志稱大觀元年二月首鑄御書當十錢以轉運使宋喬年領之喬年鑄烏背漉銅錢來上詔以漉銅錢頒行天下尙齡按書史會要云徽宗行草正書筆勢勁逸初學薛稷變其法度自號瘦金體今崇寧大觀等錢存者尙多殊可寶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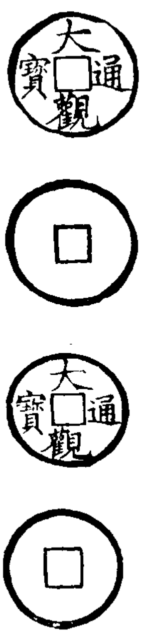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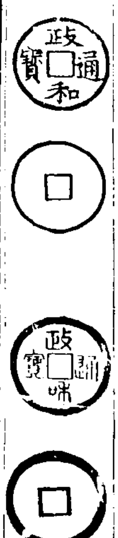
右御書大觀當五當三當二錢三品　西清古鑑按本紀先是崇寧當十錢不便於民右僕射趙挺之御史沈畸屢以為言遂減作當五或當三　李燾長編大觀元年詔河北鉼鑄夾錫當五錢改鑄當二　尚齡按據此兩說大觀錢應有五種今惟當十與小平錢尚多此三種頗少後明太祖以五等錢頒天下蓋法大觀遺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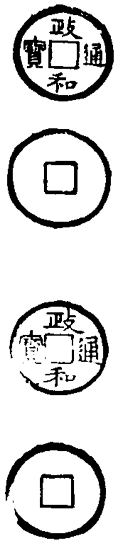


右御書大觀小平錢　西清古鑑按本紀大觀四年正月罷所鑄當十錢詔祇鑄舊額小平錢此品是也又小鐵錢一品行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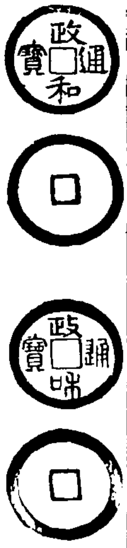


右鐵大觀當五當二錢二品　宋食貨志大觀二年江南福建兩浙許鑄鐵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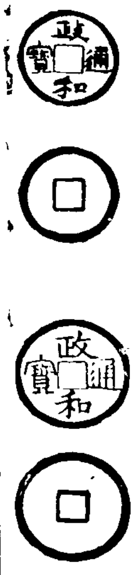




右徽宗政和通寶小平錢四品楷書篆書分楷隸書四體　西清古鑑按大觀五年改元政和食貨志稱政和元年詔往蔵圖利之臣鼓鑄當十錢苟濟目前不計攸久行之幾十年其法益獘現在當十錢可作當三而張商英請收當十錢毋更用俟錢入官擇其惡者鑄小平錢此錢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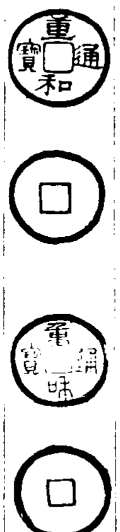


右政和通寶折二錢亦眞書篆書二體　西清古鑑按宋食貨志蔡京主行夾錫錢詔轉運使許天啟推行其法以夾錫錢一折銅錢二會京罷政遂不行至政和二年京復相奏鉼鑄夾錫錢精善請復鑄如故遂以政和錢頒爲式此錢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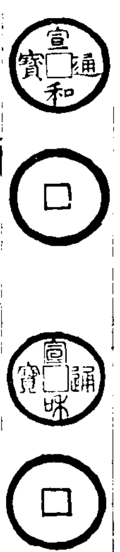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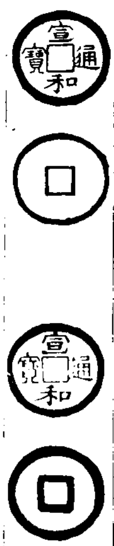
右政和通寶鐵錢大小四品分楷二篆書二　宋食貨志政和元

年錢輕物重細民艱食詔應陜西并行使鐵錢地方依元豐年大
鐵錢折二公私通行夾錫同之毋得分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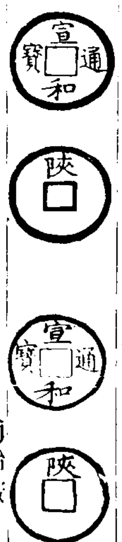


右徽宗重和通寶小平錢分楷一篆書一　宋食貨志重和元年
權罷京西鑄夾錫錢緡以關中糴買用之流通復命鼓鑄專給關
中夾錫行小民往往以藥點染與銅錢相亂 尙齡按 據史稱徽宗
改元重和僅一年故此品不多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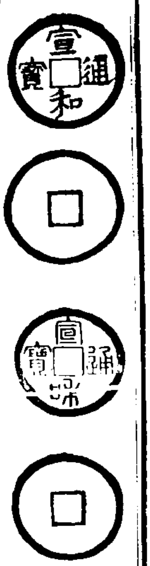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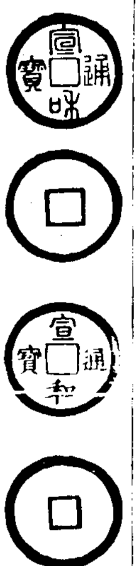


右徽宗宣和通寶小平錢四品楷書一篆書一分楷二　西清古
鑑按政和七年改元重和次年改元宣和食貨志稱東南錢額不
敷宣和以後尤甚乃令饒贛錢監鑄小平錢又按宣和錢四種一
種篆書其三種以次遞小俱作分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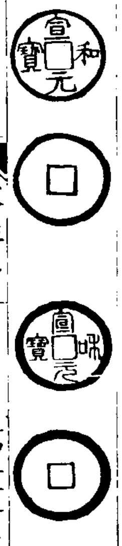


右御書宣和楷書錢背上陜字鐵錢同 尙齡按 宋史宗室子湁請
鑄小鐵錢範格以進徽宗悅御書宣和通寶爲錢文此二品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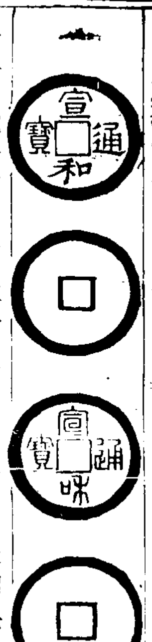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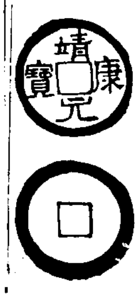
右宣和通寶折二錢四品篆書二分楷二　西清古鑑宣和大錢
四種前二種篆書分楷後二種亦分楷而細緣稍大於前食貨志
又令池江饒錢監以小平錢改鑄當二錢即是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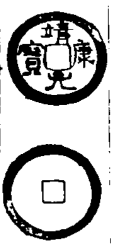
右宣和小平錢文曰元寶一分楷一篆書 尙齡按 徽宗宣和通寶
大小錢近今多而易得惟此兩種頗少



又宣和錢分楷篆書二種大於前折二諸品未知俱是折二否
尙齡按 宣和楷書小錢爲徽宗御書已見宋史今視政和重和與
此品俱篆楷精妙其分楷者尤爲秀頴疑俱爲徽宗所書



右欽宗靖康元寶折二錢隸書　西清古鑑此品與宣和折二錢規制相等按宣和七年徽宗內禪次年改元靖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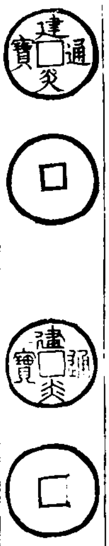
右靖康元寶小鐵錢　尚齡按欽宗改元靖康僅一年故此錢不多見前品戊寅六月獲於海昌俞氏此品乃青園所藏

右二宗皇祐元寶錢篆楷二種應在慶歷下編因遺漏今補於此

吉金所見錄卷之十二

萊陽　初尚齡　渭園　纂輯

南宋正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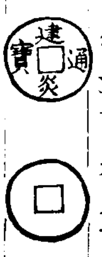
右宋高宗建炎通寶小平錢真書篆書二品　西清古鑑靖康二年康王即位於南京改元建炎按食貨志建炎經兵鼓鑄皆廢然考本紀建炎元年九月壬辰鑄建炎通寶錢則此錢是也　王海建炎元年七月丙辰工部郎李士觀言江池饒建州四監歲鑄錢百三十三萬餘緡多未輸者今發運司委官催督

右建炎通寶當二錢真書篆書二品　西清古鑑此錢蓋與前品同鑄本紀建炎元年九月始通當三大錢按高宗朝只當二及小平錢二種不聞別鑄此大錢意即當二本紀蓋指先朝大觀等舊錢後改爲當三者非新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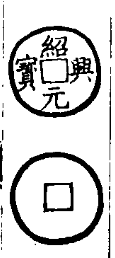
又建炎通寶大錢真書篆書二品　尚齡按此二品輪郭厚重大於

前品本紀所稱當三或即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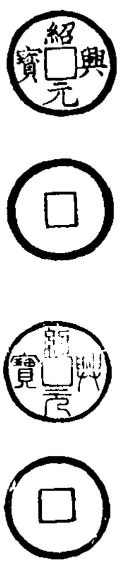
又建炎重寶篆書大錢一品 尙齡按 此品較前兩種更大或此爲當三特以重寶別之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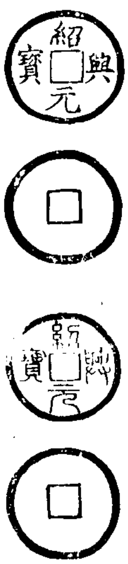
又建炎通寶小鐵錢眞書



右高宗紹興元寶小平錢眞書 西淸古鑑按本紀紹興元年鑄紹興錢 宋食貨志紹興十五年罷利州紹興監鑄錢十萬緡以救錢引二十二年復嘉之豐遠邛之惠民二監鑄小平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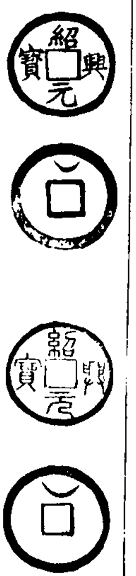


右紹興元寶折二錢眞書篆書二品 宋食貨志紹興二十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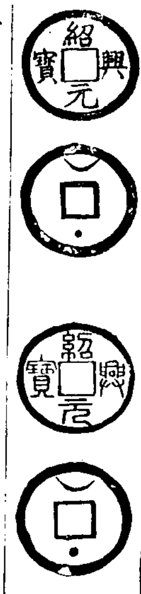


詔利州並鑄折二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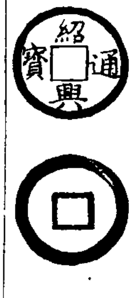
右紹興元寶折三錢眞書篆書二品 尙齡按 宋食貨志紹興二十三年詔利州鑄折二錢後再鑄折三錢此二品大於前折二兩種其爲折三無疑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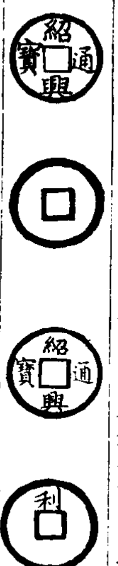
右紹興元寶折二錢眞書篆書二品俱背上仰月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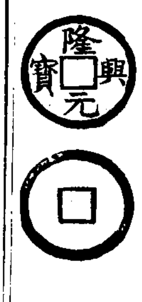
右紹興元寶折三錢眞書篆書二品俱背上仰月形下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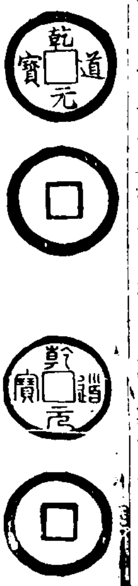
右紹興折二錢文曰通寶自上及下讀之與前品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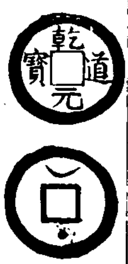
右紹興通寶小鐵錢二品眞書 尙齡按 宋食貨志紹興九年詔陝西諸路復行鐵錢背上利字必鑄於利州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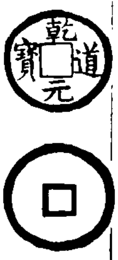
右孝宗隆興元寶當二錢眞書　宋食貨志孝宗隆興元年詔鑄
小平當二如紹興之初乾道淳熙泛於嘉泰開禧皆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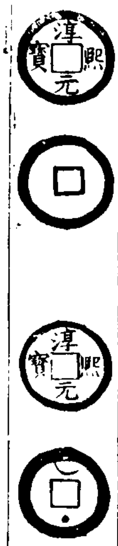
右孝宗乾道元寶折二錢眞書篆書二品　宋食貨志乾道六年
併鑄錢司歸發運司尋復置八年饒州贛州復各置提點官九年
大江之西及湖廣間多毀錢雜以泥沙重鑄號沙尾錢詔嚴禁之



右乾道元寶錢眞書背上仰月形下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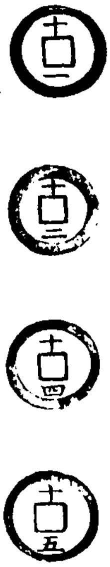


右乾道元寶鐵錢眞書　宋食貨志乾道六年詔司農丞許子中
往淮西措置於是子中以舒蘄黃皆產鐵請各置監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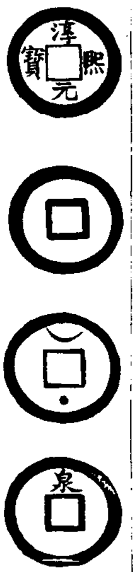


右孝宗淳熙元寶小平錢二品一背上仰月形下星　宋食貨志
淳熙十二年詔舒蘄鑄錢以淳熙元寶為文　倪齡按　南宋錢自淳
熙至咸淳背文皆鑄紀元年數如元年則加一元字惟淳熙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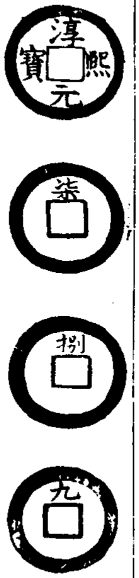
所見自柒至十六豈紀元年數加自淳熙七年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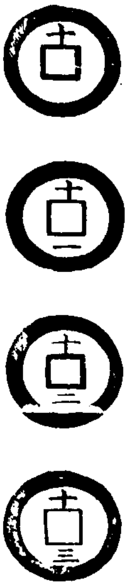


右淳熙小平錢背上柒字捌字十字十一字十二字十四字十五
字計缺九字十三字十六字共三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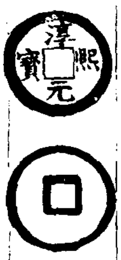
右淳熙折二錢三品一背無文一背上仰月下星一背上泉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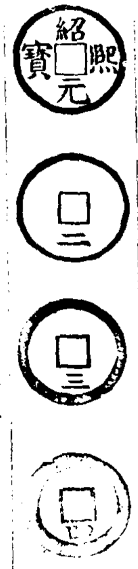
右淳熙折二錢自柒至十六共十一種全　西清古鑑右孝宗淳

熙元寶大錢按乾道十二年改元淳熙本紀淳熙元年十二月罷鐵錢改鑄銅錢食貨志稱孝宗隆興元年詔鑄當二小平錢如紹興折二注謂乾道淳熙迄於嘉泰開禧背如之則此錢實與紹興折二同其背文八至十六等字則記其年所鑄蓋淳熙十六年之次年即改元紹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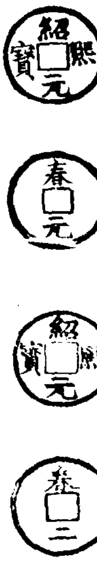


又淳熙元寶鐵錢真書　宋食貨志淳熙十二年詔舒蘄鑄鐵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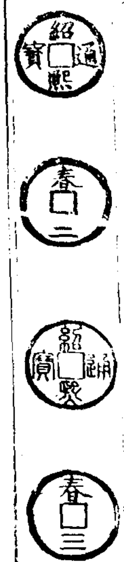
右光宗紹熙小平錢背文自元至五光宗改元紹熙凡五年背全文



右紹熙折二錢背文二三四缺元五二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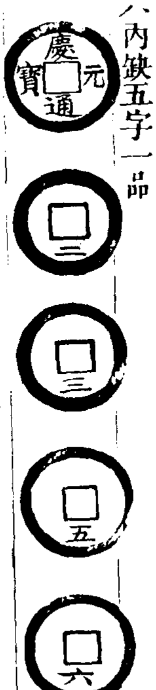


右紹熙鐵錢二品一背上春下元字一背上春下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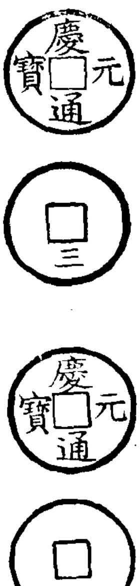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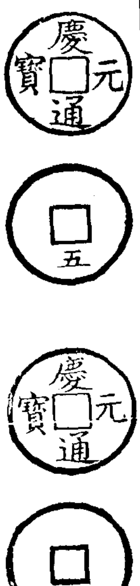
右紹熙小鐵錢二品文曰通寶一真書背上春下二字一篆書背上春下三字　荷齡按　宋食貨志紹熙二年詔蘄春同安兩監歲鑄鐵錢各十萬貫背文春字爲蘄春監所鑄也

右寧宗慶元通寶小平錢寧宗改元慶元凡六年右錢背文自元至六內缺五字一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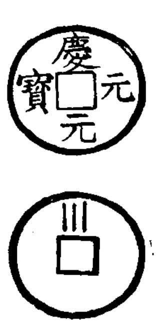


右慶元折二錢背文二三五六內缺元四兩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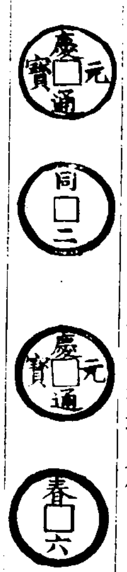




右寧宗慶元當三錢四品背下自三至六　西清古鑑此錢大於前折二諸品攷慶元三年鑄當三大錢此錢是也　荷齡按　宋史慶元元年鑄當五錢又食貨志慶元三年復神州監以所括銅器鑄當三大錢此錢背文自三至六適符其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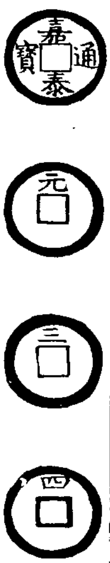


右慶元錢大小同前背上作川 倘齡按 此錢同前品背下作三字者將三字置於穿上作川耳惟是年號有元字故曰通寶茲直曰元寶將三字豎置穿上種種不經殊不可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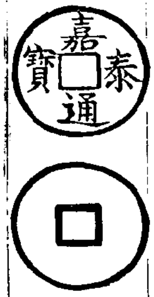
右慶元小鐵錢一背上同下二字一背上春下六字 倘齡按 此二品鑄於蘄春同安兩監者背下二六等字亦紀年也後諸鐵錢同

吉金所見錄 南宋正品 卷之十二 第八頁 渭園珍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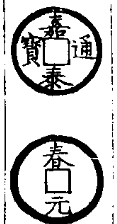


右寧宗嘉泰通寶小平錢背上元字二字四字寧宗改元嘉泰凡四年右錢缺三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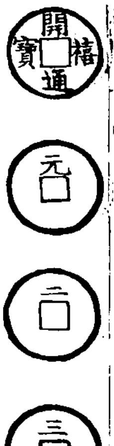
右嘉泰折二錢背上自元至四四品俱全



右嘉泰通寶大錢一品 西清古鑑此錢蓋當三與慶元當三錢同 倘齡按 嘉泰當三錢雖史無明文近日見者尚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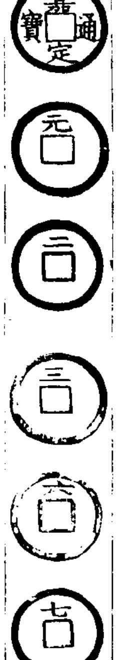
右嘉泰通寶小鐵錢背上春下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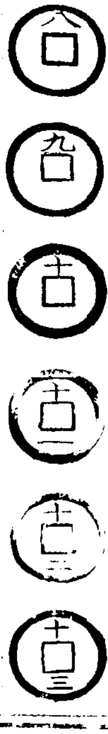


右寧宗開禧通寶小平錢背上元字二字三字 說郛董遹錢譜開禧通寶開禧元寶寧宗改元鑄 倘齡按 寧宗改元開禧凡三年右錢三品俱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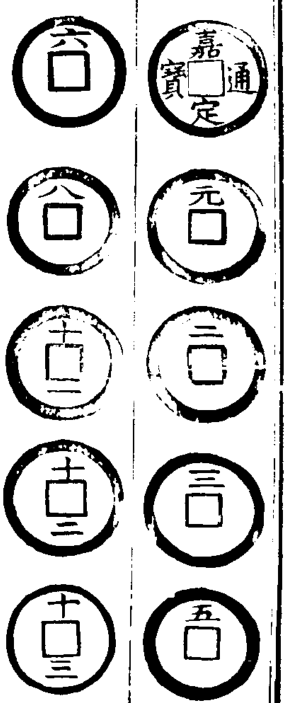
吉金所見錄 南宋正品 卷之十二 第九頁 渭園珍藏

右開禧折二錢背上元字二字缺三字一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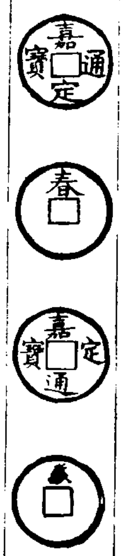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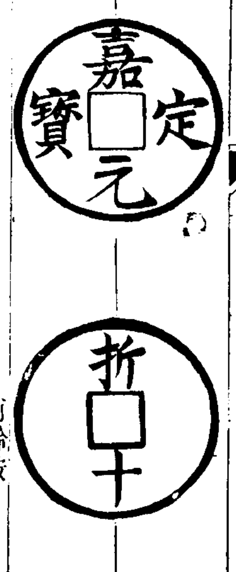
右寧宗嘉定通寶小平錢背上元字二字三字六字七字八字九字十字十一字十二字十三字 倘齡按 寧宗於開禧四年改元嘉定十八年理宗始卽位右錢應自元至十七茲缺六種



右嘉定折二錢背上元二三五六八十一十二十三計缺八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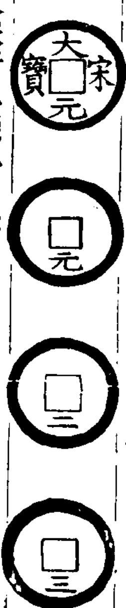


右嘉定鐵錢二品一背上春字一自上及右讀背上模糊　宋食
貨志嘉定五年臣僚言江北以銅錢一折鐵錢四禁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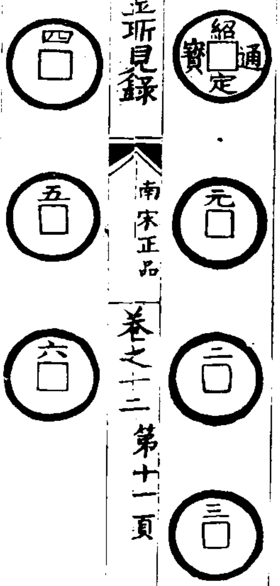


右嘉定元寶大錢背文上折下十字　尚齡按　南宋多行折二錢其
折三錢間亦有之亦不多見食貨志云嘉定元年卽利州鑄當五
大錢今亦未之見更未聞鑄折十也右錢於己卯春見於劉青園
家其大小同淳祐當百蓋與淳祐大錢俱行之未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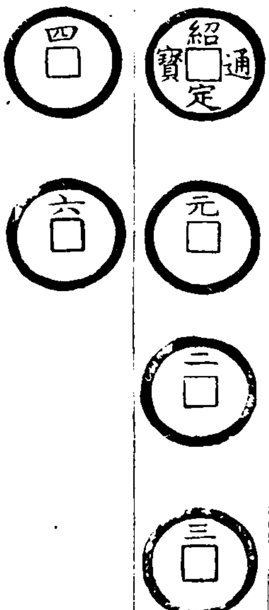
右理宗大宋元寶小平錢背下元字　宋食貨志寶慶元年新錢
以大宋元寶爲文　西清古鑑嘉定十八年理宗卽位改元寶慶
本紀寶慶元年秋七月詔行大宋元寶錢　尚齡按　理宗寶慶凡三
年背文應自元至三今止元字又按理宗嗣位改元寶慶錢以大
宋爲文亦猶開寶曰宋元寶元日皇宋也



右大宋折二錢三品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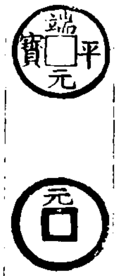


右理宗紹定通寶小平錢背上元字二字三字四字五字六字
尚齡按　理宗改元紹定凡六年背文應自元至六今六品俱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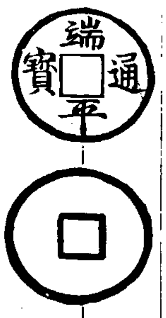


右紹定折二錢五品內缺五字一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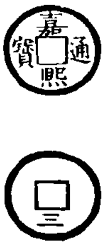
右紹定通寳小鐵錢自上及右讀之上泰下元字



右理宗端平元寳錢背上元字 尙齡按 理宗改元端平凡三年此錢應自元至三今只見元字一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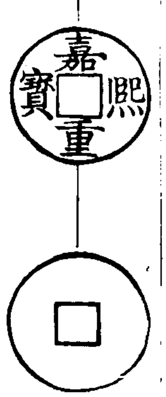


右理宗端平通寳大錢自上及下讀之 西淸古鑑按紹定七年改元端平此錢與嘉泰當三錢同應是當三錢也 宋食貨志端平元年以膽銅所鑄之錢不耐久舊錢之精緻者泄於海舶中嚴下海之禁 尙齡按 此錢近來尙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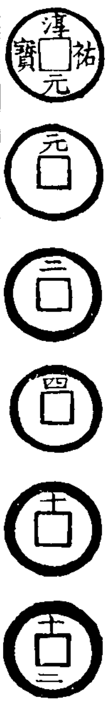


右理宗嘉熙通寳小平錢背下二字 尙齡按 理宗端平四年改元嘉熙五年又改淳祐此品應自元至四今只有二字一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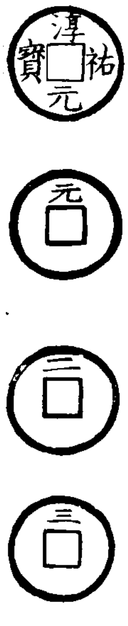
右嘉熙折二錢背文自元至四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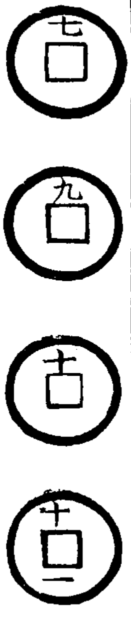


右嘉熙重寳當三錢 宋食貨志嘉熙元年新鑄小平當二錢並以通寳爲文又當三錢以重寳爲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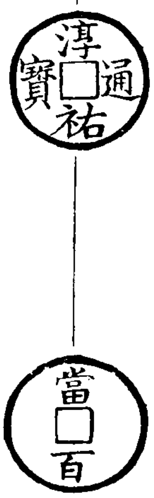


右理宗淳祐元寳小平錢背上元字二字四字十字十二字 尙齡按 理宗改元淳祐凡十二年右錢缺七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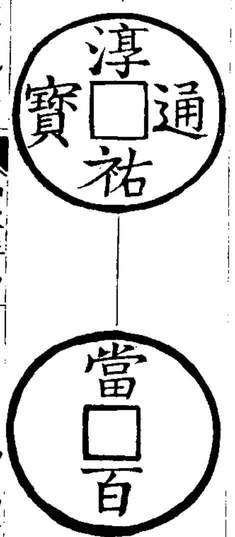




右淳祐折二錢背上元二三七九十十一 計缺五種 西淸古鑑右淳祐大錢按嘉熙五年改元淳祐淳祐二年詔在外諸軍請給楮幣權以十八界三分增給又三年以淮東西總所餉軍務錢並給楮四分則當時楮仍與錢並行特楮賤不得不以錢權之故分配支給食貨志謂之品搭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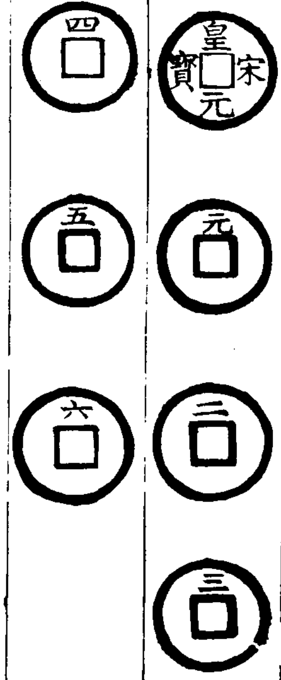


右淳祐通寶大錢背上當下百字 偁齡按 此錢大小同前當三錢背面加當百二字不惟食貨志及諸譜所無近日收藏家亦不多見己卯四月拓於劉青園之韓家潭書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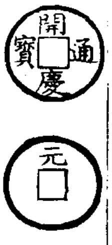


右淳祐通寶當百大錢 西清古鑑淳祐通寶大錢背有當百字錢質厚重過於諸大錢數倍而史無明文 陳興伯云右錢徑二寸一分重二兩餘食貨志不載宋自開寶以來諸路置監鑄錢有折二折三折五之殊自蔡京當國專以利惑人主崇寧大觀間當十錢通行於時論者擬之景王大錢然未聞當百也理宗朝軍興旁午邊用匱鈌殆以是乘其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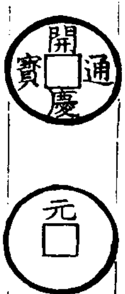
右理宗皇宋元寶小平錢背上三字四字五字六字 西清古鑑按淳祐十三年改元寶祐食貨志寶祐元年新錢以皇宋元寶爲文 偁齡按 理宗改元寶祐以寶字不可重改鑄皇宋錢寶祐七年又改開慶背文應自元至六今鈌元二兩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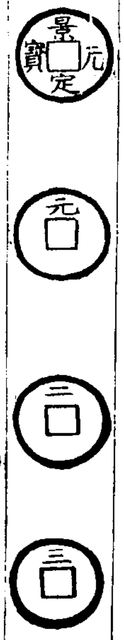
右皇宋折二錢自元至六全



右理宗開慶通寶小平錢背上元字 西清古鑑按本紀開慶元年五月乙丑行開慶通寶錢 偁齡按 理宗改元開慶僅一年又改元景定故背文止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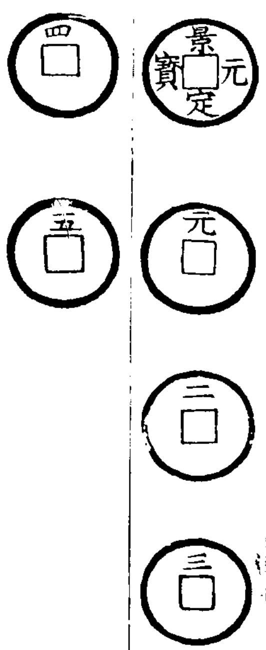


右開慶折二錢背上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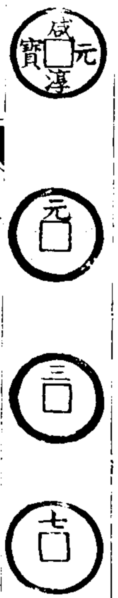


右理宗景定元寶小平錢背上元字二字三字 西清古鑑按開慶二年改元景定王圻續文獻通攷景定元年九月詔新錢以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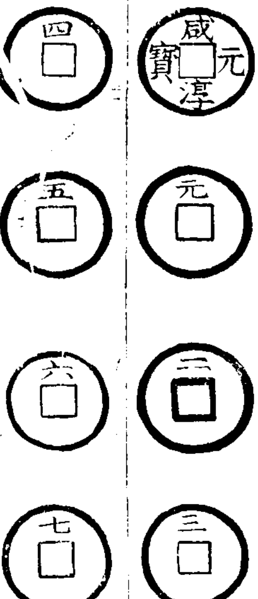
定元寶爲文 尙齡按 理宗改元景定凡五年背文應自元至五茲
缺四五兩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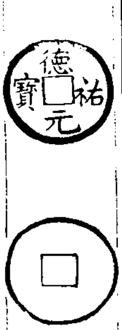
右景定折二錢自元至五全



右度宗咸淳元寶小平錢背上元三七字 西淸古鑑按景定六
年度宗卽位改元咸淳此錢背文三字七字攷咸淳七年元建國
號越二年爲帝㬎德祐元年又一年景炎一年祥興而宋背無復
置監開鑄之事矣 尙齡按 度宗咸淳凡十年今缺七種



右咸淳折二錢背文自元至七計缺二種



右恭宗德祐元寶錢 吳氏泉幣圖說紀元表乙亥恭帝卽位改
元德祐此錢討當時所鑄董譜謂度宗年號非是

右端宗景炎通寶錢 泉幣圖說丙子端宗卽位改元景炎鑄錢
於福州宋史不載 以上二品皆吳柳門所藏茲照式摹出
按 宋史宋以年號鑄錢太祖開寶四年初鑄錢文以年號有寶
字改爲宋元通寶太宗卽位改元太平典國遂鑄太平通寶錢

後改元淳化上又親書淳化元寶三體字以鑄錢宋之改元更
鑄實始於此因閱宋食貨志兩宋十八帝惟太祖之建隆乾德
太宗之雍熙端拱眞宗之乾興爲帝之祥興未開鑄外其改元
更鑄者五十一號中間神宗熙寧至徽宗宣和五十年中隨處
置監歲額日增又以行楷篆隸異其文則一品分爲數品以折
五折十紛其用則一錢可當數錢兼之銅鐵並用鉛錫和雜以
故大小錯出面背互異一時雜然前陳難更僕數余所藏之三
百餘種可觀其大略也錢法之泛濫至此極矣茲因摹入德祐
景炎錢二種并此附識於此 時
旃蒙協洽立春前一日七十又七渭園尙誌於溫廬

右南宋錢牌一面曰臨安府行用一面曰準貳百文省　西清古
鑑錢牌一面曰臨安府行用一面曰準叁伯文省攷元人孔行素
至正雜記言南宋有錢牌長三寸有奇濶二寸今此尺度雖不同
然爲錢牌無疑曰省者建炎三年正官名合中書省門下省尚書
省爲之知三省蓋三省所鑄也而志傳俱未之錄想未久卽罷廢
不行耳今附南宋諸品之末　尚齡按至正直記云宋季銅錢牌長
三寸有奇濶二寸大小各不同西湖外記云背文準五百至二三
百不等則是視錢牌之大小準錢之多少所云長三寸者乃其準

五百文牌之最大者也西清古鑑所圖長二寸八分濶七分餘曰
準三伯文是其次也右牌長二寸半濶六分餘曰準貳伯文想又
其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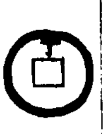
○臨安府行用

○準貳伯文省

吉金所見錄卷之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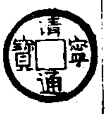
萊陽　初尚齡　渭園　纂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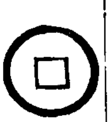
遼正品



右遼聖宗太平興寶錢　洪志李孝美曰太興錢徑八分重四銖
文曰太興平寶復有一丁字在背文穿上余按此錢今世至多背
文丁字不常其處或在穿上或在穿下　說郛董逌錢譜太興錢
有丁字錢疑五代僭僞之所鑄　西清古鑑太平興寶與遼太平
元寶正相類曰興寶者或與石晉之天福鎮寶別爲一種背文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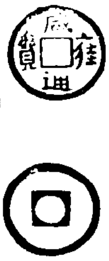
字疑卽聖宗之太平七年歲在丁卯也洪志讀作太興平寶義未
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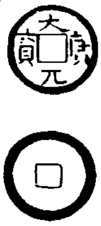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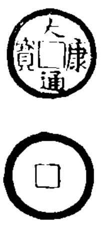
右道宗清寧通寶錢　洪志陳功甫廷須知契丹主洪基改元清
寧余按此錢徑九分重三銖　西清古鑑食貨志言道宗之世錢
有四等曰咸雍曰太康曰大安曰壽隆皆因改元易名而不言清
寧今此錢現在則清寧中蓋亦嘗鼓鑄而史書軼之也　說郛董
逌錢譜清寧錢宋至和二年耶律隆緒鑄　泉幣圖說此錢遼道
宗所鑄而董氏謂宋至和二年遼聖宗鑄不知聖宗崩於宋天聖

九年太子宗眞立是謂興宗宋至和二年遼興宗崩長子洪基立
是謂道宗始改元清寧當時鑄錢文曰清寧非聖宗所鑄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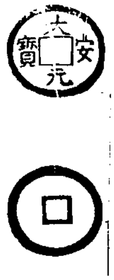
右道宗咸雍通寶錢　遼史淸寧十年冬改明年爲咸雍　說郛
董遹錢譜咸雍錢宋治平二年耶律洪基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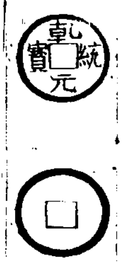


右道宗太康元寶太康通寶錢二品　洪志徐兢高麗圖經契丹
主洪基咸雍十年改元太康余按此錢有二品並徑九分重二銖

四叅以太康元寶太康通寶爲文　說郛董遹錢譜太康錢宋熙
寧七年耶律洪基鑄



右道宗大安元寶錢　洪志李季興東北諸蕃樞要曰契丹主天
祐年號大安余按此錢徑八分重二銖八叅今世有之　說郛董
遹錢譜大安錢宋元豐七年洪基鑄　倘齡按　遼史大康十年冬改
明年爲大安洪志據樞要爲天祐年號恐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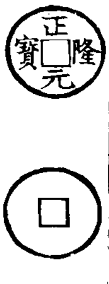


右天祚帝乾統元寶錢　洪志北遼通書曰天祚延禧卽位壽昌
七年改爲乾統余按此錢徑寸重三銖　說郛董遹錢譜乾統錢
宋崇寧元年延禧鑄　倘齡按　董譜誤統作通禧作基

右天祚帝天慶通寶天慶元寶錢讀各不同　洪志李季興東北
諸蕃樞要云契丹主天祚年號余按此錢徑九分重二銖四叅
說郛董遹錢譜天慶錢宋政和二年契丹主在燕山府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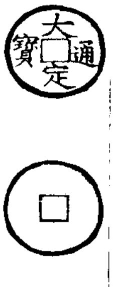
右西遼壽昌元寶錢　洪志李季興東北諸蕃樞要曰契丹主天
祐年號壽昌余按此錢徑九分重一銖四叅　西淸古鑑按李季
興東北諸蕃樞要云契丹天祐年號壽昌今攷天祐帝則西遼耶
律大石也據天祚帝紀百官册立大石爲帝號葛兒罕復上漢尊
號曰天祐皇帝改元延慶無壽昌紀元之說豈正史失之而樞要
所云或別有據歟至洪志引北遼通書曰天祚卽位壽昌七年云
云壽昌蓋壽隆之誤耳

金正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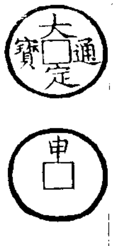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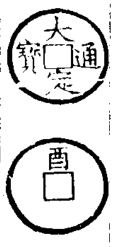
右金煬帝正隆元寶錢　金食貨志金初用遼宋舊錢雖製交鈔海陵王正隆二年始議鼓鑄中都置錢監二東曰寶源西曰寶豐京兆置錢監曰利用文曰正隆元寶輕重若宋小平錢而肉好文字整峻過之　西清古鑑右金煬王正隆元寶錢按煬王天德五年改元貞元貞元四年改元正隆則宋紹興之二十六年也食貨志金初用遼宋舊錢天會末雖劉豫之阜昌錢亦用之至正隆二年閱四十餘歲始議鼓鑄三年中都置錢監二京兆置監一三監

鑄錢文曰正隆元寶與舊錢通用　說郛董遹錢譜正隆元寶錢金海陵王鑄於大元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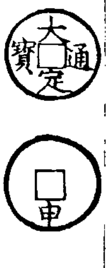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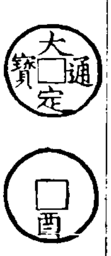
右金世宗大定通寶錢　說郛董遹錢譜大定錢金世宗雍鑄　西清古鑑按史大定十年命戶部流通官錢十五年諭宰臣增置新錢十八年代州立監鑄錢文字肉好又勝正隆之制又二十年名代州監曰阜通又曲陽別爲一監蓋金代鼓鑄惟是時最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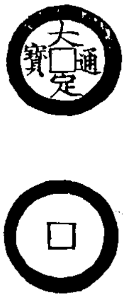


又大定錢二品面文同前一背上申字一背上酉字　說郛董遹錢譜大定錢鏝有申酉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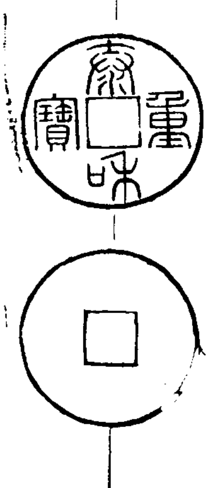
又大定錢二品面文同前一背下申字一背下酉字　西清古鑑大定錢背文申酉字亦紀年也



又大定大錢一品外輪濶倘齡按金食貨志云大定錢世傳其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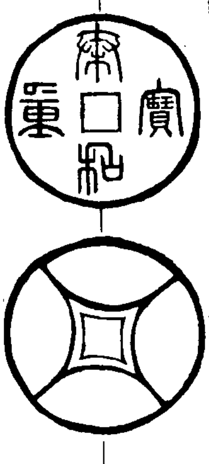
料微用銀云右錢銅色純白此其是也

又大定鐵錢一品食貨志未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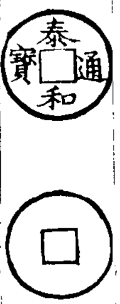


右章宗泰和重寶篆書大錢一品　說郛董遹錢譜泰和重寶錢金章宗璟鑄　西清古鑑食貨志稱泰和四年八月八日鑄大錢

一直十文曰泰和重寶與鈔並行此錢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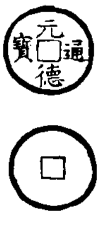
右泰和重寶大錢一品反書背重好郭 尙齡按此品銅質細潤製造工妙與前品殊異因其文同故附於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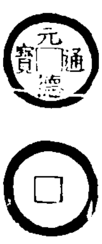


又泰和通寶錢一品 尙齡按金章宗錢據食貨志云文曰重寶而

篆書一直十其錢皆徑寸六分未有徑寸楷書文曰通寶者有錢雖未見史傳然文字肉好無異正隆大定諸品食貨志云其大錢一直十其時大小並行可知矣姑附於此

宋僞品 西夏趙元昊宋之賜姓後復姓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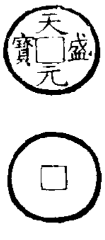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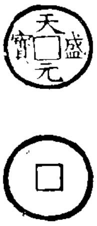


右西夏崇宗李乾順元德通寶錢大小二品 尙齡按元德元年爲宋高宗建炎元年此時西夏並無開鑄之事乾順子仁孝天盛十年爲宋紹興二十八年據西夏紀載始立通濟監鑄錢然右錢形模字畫有唐宋遺制雖與以下諸錢不類似非僞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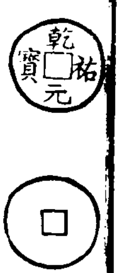
右崇宗李乾順大德通寶錢大小二品 尙齡按宋史李乾順元德

七年改元正德正德八年又改元大德此時雖無鑄錢明文然右錢大小二種其形模字畫似仿元德之製而爲之者又按元成帝元貞二年亦改元大德然元氏開鑄始自武宗且其規制與元錢亦不類今俱附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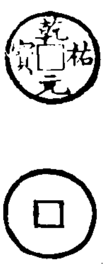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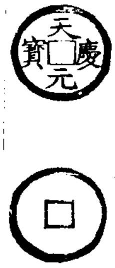
右仁宗李仁孝天盛元寶錢又一品鐵錢 宋史西夏紀天盛十年立通濟監鑄天盛元寶錢 西清古鑑西夏仁宗人慶六年改元天盛時則宋高宗之紹興十九年金煬王之天慶元年也 尙齡按此品近今多而易得間有鐵錢併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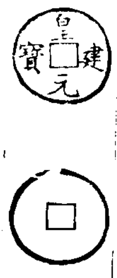
右仁宗李仁孝乾祐元寶錢 尙齡按 仁宗於天盛二十一年改元乾祐此錢疑其所鑄又按五代後漢隱帝改元乾祐膳部郎中羅中引請在京置監鑄錢疏奏不報是未嘗鑄也此品與天盛一品相字體精妙質地光明故附於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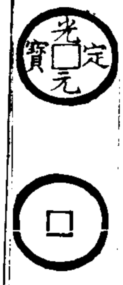
右乾祐鐵錢一品 尙齡按 乾祐銅錢今不多見而鐵錢多而易得字文模範與銅錢無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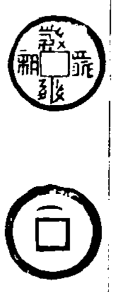
右桓宗李純祐天慶元寶錢 尙齡按 仁孝子嗣立改元天慶此錢疑其所鑄攷遼天祚帝亦鑄天慶而字文與此互異



右襄宗李安全皇建元寶錢 尙齡按 桓宗弟安全卽位應天四年改元皇建其元年爲宋寧宗嘉定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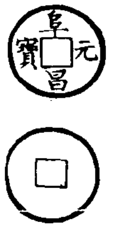
右神宗李遵頊光定元寶錢 尙齡按 遵頊爲夏之宗室於襄宗皇建二年僭位改元光定此品與皇建文字模範同是其所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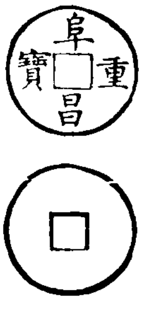


右西夏梵字錢 洪志梵字錢徑八分重三銖六參銅色純赤文不可辨大抵類屋馱吐番錢 漢書注徐氏曰屋馱國錢徑七分厚薄不異中夏字若梵書不可復識 劉青園曰涼州土人掘地得古錢數甕其中開元最多北宋遼錢及西夏元德天盛乾祐天慶皇建光定諸品亦復不少而此種梵字錢亦有數品余共撿得千餘枚又嘗於涼州大雲寺訪得古碑陽面正作此等字碑陰楷

書捫讀之則天祐民安五年所立乃知此錢爲西夏梵書景嚴作泉志時卽不之識數百年後破此疑實亦快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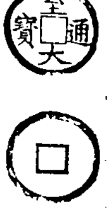
宋僞品 齊劉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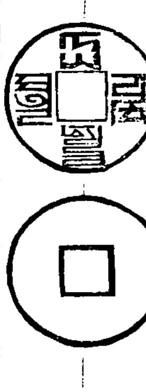
右劉豫阜昌錢二品　金食貨志金初用遼宋舊錢天會末雖劉豫之阜昌元寶阜昌重寶亦用 尚齡按 豫字彥游景州阜城人第進士知濟南府叛降金徽欽北狩金人册立爲帝建炎四年僭號稱齊改元阜昌紹興七年金人執而廢之徙於臨潢封曹王凡八年滅

元正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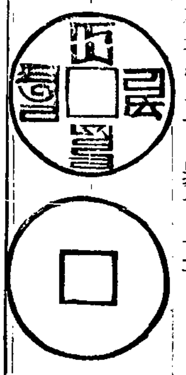


右元武宗至大通寶錢　元食貨志至大三年初行錢法立資國院泉貨監以領之其錢曰至大通寶者一文準至大銀鈔一釐曰大元通寶者一文準至大通寶十文與歷代錢通用　稗史彙編元世皇嘗以錢幣問劉秉忠對曰錢用於陽楮用於陰華夏陽明之區沙漠幽陰之域今陛下龍興朔漠君臨中夏宜用楮幣俾子孫世守之若用錢四海且將不靖遂廢錢武宗頗用之不久輒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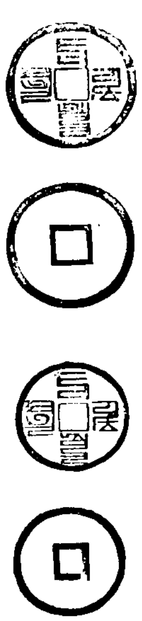
尚齡按 劉文貞出入釋道後參佐命故其說不純錄之以識元代泉品寥寥之故



右武宗大元通寶蒙古字書當五錢　西清古鑑武宗錢二品前一品曰至大通寶楷書後一品曰大元通寶西番篆書　葉子奇草木子元朝只行鈔法而不鑄錢獨至大官裏行至大二等錢小錢以楷書當五以蒙古字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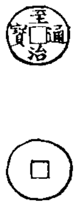


右大元通寶蒙古字書當十錢 尙齡按 此品以形制較之當是當
十錢食貨志云準至大通寶一十文者卽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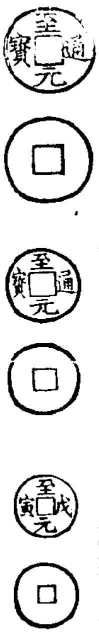
右大元通寶蒙古字書錢二品以次遞小 尙齡按 此二品以形制
論之當是當三當二兩種

右仁宗延祐元寶小錢 元史仁宗皇慶三年改元延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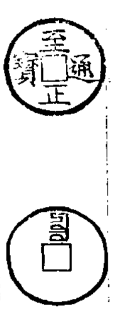


右英宗至治通寶小錢 元史仁宗延祐七年太子碩德立改元
至治 說郛董逌錢譜至治通寶錢元英宗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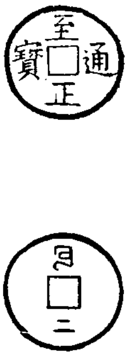
右泰定帝致和元寶小錢 元史泰定四年改元致和 尙齡按 以
上三錢俱不見經傳雖至治一種見於說郛究無依據今旣有是
錢因其年號臚列於各朝之下以俟知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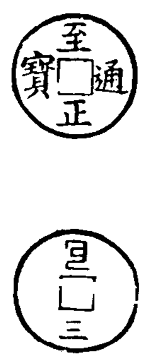
右順帝至元通寶錢大小二品又一品曰至元戊寅 尙齡按 元順
帝元統二年改明年爲至元至元六年又改至正食貨志云至正
十一年始詔鼓鑄此錢似不可武斷然形模字文與至正錢竝無
二致而戊寅一品又爲至元四年之年干蓋元以鈔法爲重錢幣
一款多略而不書卽至大至正等錢近世所見者品類正復不少
食貨志俱未詳載也又按世祖中統四年改明年爲至元共三十
一年之久至元十五年亦爲戊寅然彼時尙稱帝於斡灘河一年
後始滅宋入中國其時或未暇及此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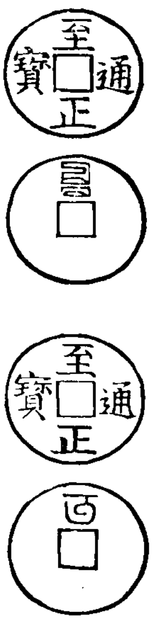
右順帝至正通寶小錢背上一蒙古字 元食貨志順帝至正十
一年詔置寶泉提舉司鼓鑄至正通寶錢 格物考至正通寶錢
穿上有一蒙古字 西淸古鑑背文西番篆書讀作巴納蓋梵語
錢字也 翁宜泉云背文蒙古辰字 尙齡按 此是至正當一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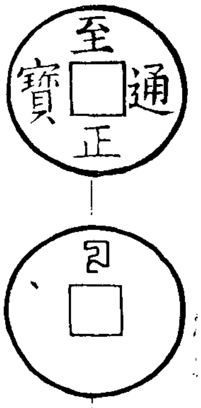
右至正通寶當二錢背上一蒙古字下楷書二字 西淸古鑑順
帝至正錢有一種背文上一字亦西番篆書讀作額下楷書二字
蓋當二錢也



右至正通寶當三錢背上蒙古字同上下楷書三字是當三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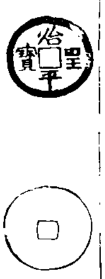


右至正通寶當五錢二品背上各有一蒙古字 尚齡按 右第一品背上蒙古辰字與前當一錢同第二品背文翁宜泉云是蒙古午字午五同音以上二品大小相同俱爲當五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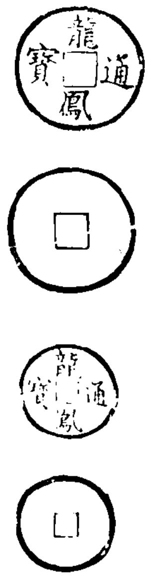
右至正當十大錢背上亦有一蒙古字 翁宜泉云背上蒙古十字蓋當十錢也 尚齡按 食貨志自九府圜法行於成周歷代未嘗或廢元之交鈔寶鈔雖皆以錢爲文而錢則弗鑄也武宗一置錢監仁宗又詔廢不行順帝復議開鑄後亦不能流通蓋元之錢法旋鑄旋罷未經久行故食貨志亦多疎略今所見至正錢大小共有五種或仿大觀遺制也

元僞品 天完徐壽輝



右徐壽輝治平聖寶錢 茶巖逸攷元順帝至正十一年蘄州人徐壽輝聚衆叛僭號天完改元治平鑄治平聖寶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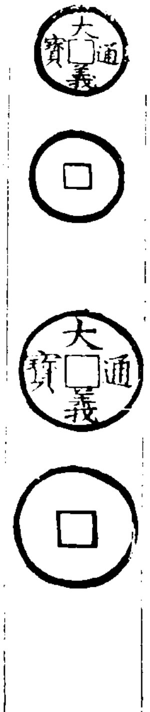
元僞品 宋韓林兒



右韓林兒龍鳳通寶錢大小二品　茶巖逸攷至正十五年潁州人劉福通據亳州立韓林兒爲帝僭號宋改元龍鳳鑄錢曰龍鳳通寶

吉金所見錄　元僞品宋　卷之十三　第十六頁　渭園珍藏

元僞品 漢陳友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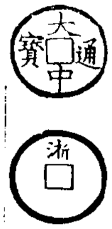
右陳友諒大義通寶錢大小二品　茶巖逸攷至正二十年沔陽人陳友諒稱帝於江州僭號漢改元大義鑄錢曰大義通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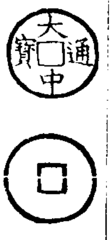
吉金所見錄　元僞品漢　卷之十三　第十七頁　渭園珍藏

吉金所見錄卷之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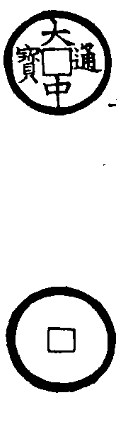
萊陽 初尚齡 渭園 纂輯

明正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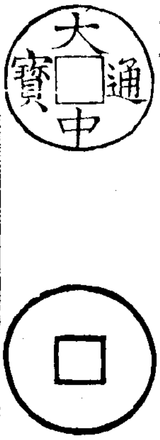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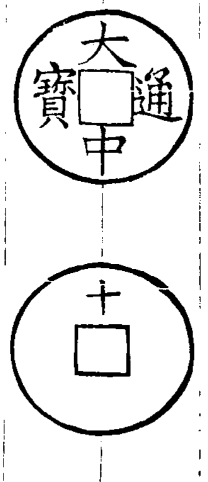
右明太祖大中通寶當一錢二品一背上浙字 明史稿太祖初置寶源局於應天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錢兼行及平陳友諒命江西行省置貨泉局頒大中通寶大小五等錢式 皇明法傳錄元至正二十一年太祖置寶源局鑄大中通寶錢 泳化編洪武中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錢兼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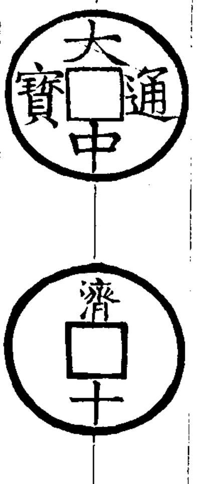
右大中通寶當二錢背無文



右大中通寶當三錢背上浙字 尚齡按 背上浙字是鑄於臨安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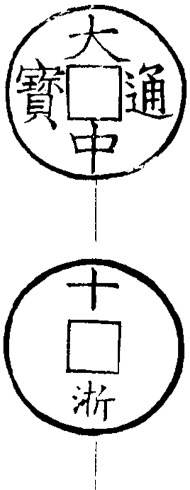


右大中通寶當五錢背無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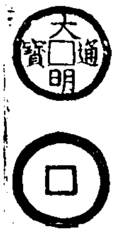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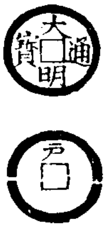
右大中通寶當十錢背上十字

右大中通寶當十錢背上濟下十字 尚齡按 此品是鑄於山左者



右大中通寶當十錢背上十下浙字 西清古鑑按明會典太祖頒五等錢式於各行省此其大錢也又太祖始建國號意在大中既而祈天乃得大明當時錢文有此蓋其稱吳王時所鑄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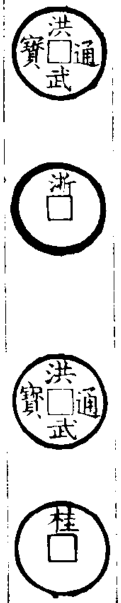


右大明通寶錢二品一背上户字 明史太祖洪武初置寶源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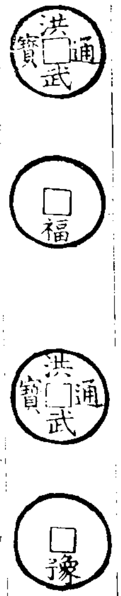
於應天鑄大明通寶錢與歷代錢兼用　尚齡按　明史稿嘉靖中兵部侍郎譚綸請歲鑄重錢以大明通寶識之直隸巡撫楊家相亦請鑄大明通寶錢不識年號據此則大明錢不止洪武中鑄然觀右錢第一種質地光明字畫秀拔其為明初鑄無疑至第二種則銅質字文俱極粗惡應是鑄於世宗時者今併列於此以備考

右太祖洪武通寶當一錢背右一錢字　明會典太祖洪武四年鑄洪武通寶錢　明史洪武初鑄洪武通寶當十當五當三折二小錢凡五錢重如其當之之數小錢重一錢以上遞加

右洪武通寶小錢二品一背上北平二字一背上治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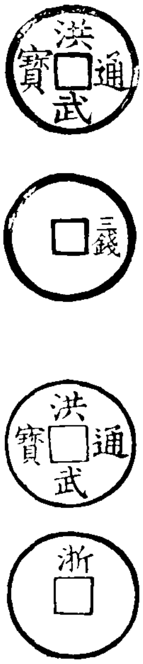


又洪武小錢二品一背上浙字一背上桂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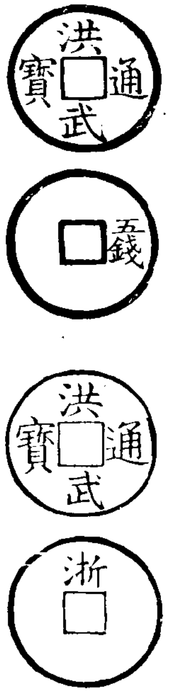


又洪武小錢二品一背下福字一背下豫字　西清古鑑背文浙字福字蓋行省所記如唐會昌錢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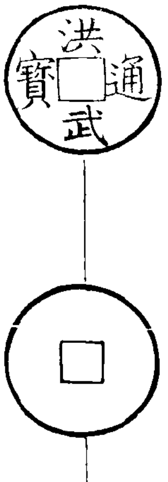
右洪武當二錢背右二錢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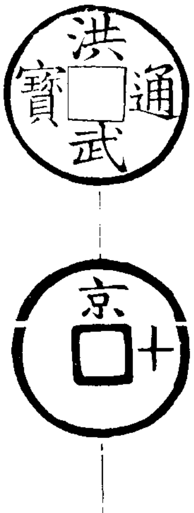
右洪武當三錢二品一背右三錢字一背上浙字



右洪武當五錢二品一背右五錢一背上浙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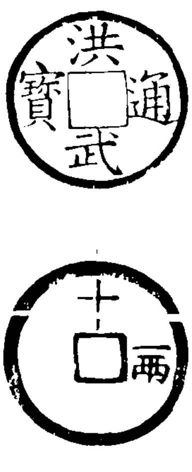


又洪武當五錢背無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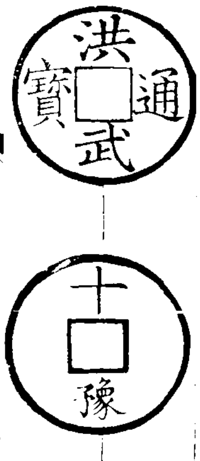


右洪武當十錢背上京右十字　明食貨志初寶源局錢鑄京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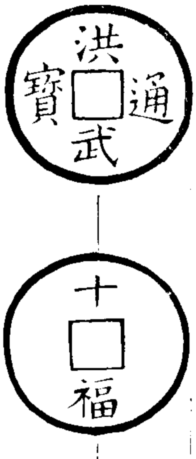
於背後多不鑄民間無京字不行故鑄小錢以便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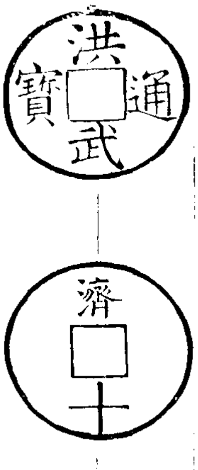
右洪武當十錢背上十字右曰一兩　倘齡按　是以一錢當小錢之十而重一兩與後天啟大錢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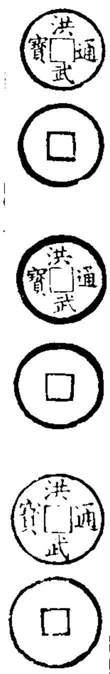
右洪武當十錢背上十下豫字　倘齡按　此品與前當一小錢背下豫字者俱為中州所鑄較諸品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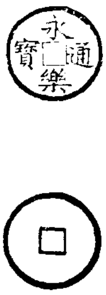
右洪武當十錢背上十下福字　倘齡按　此品當是鑄於閩省者



右洪武當十錢背上濟下十字　倘齡按　大中洪武大錢監名俱鑄於穿下惟濟字在穿上與京字錢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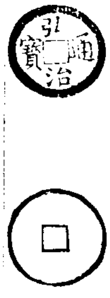


右洪武小錢三品背無文　西清古鑑洪武四年改鑄小錢此錢背無文較前五等式小錢稍重而肉好更工緻　倘齡按　明初鑄大中洪武五等錢又鑄大明洪武小錢今尚有之惟稗史云又鑄大年號寶錢從未之見他書亦無道及者其語恐不足為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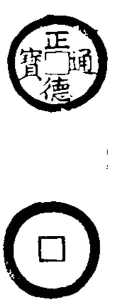


右成祖永樂通寶錢　明史稿成祖永樂九年鑄永樂錢　鄭紀疏通錢法疏洪武之錢最小而重一錢永樂之錢稍大而重八分輕重大小殊無定制　倘齡按　隋向開明涼張重華五代張遇賢宋方臘並稱永樂其鑄錢與否史無明文但此錢僅止一見又與明錢形製文字相近以是知為成祖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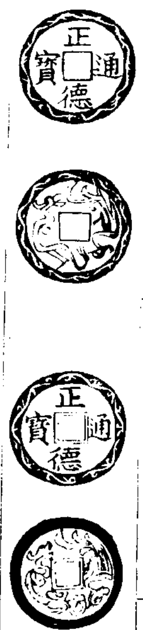
右宣宗宣德通寶錢　明史稿宣宗宣德九年鑄宣德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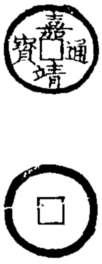
右孝宗宏治通寶錢　明史稿宏治十六年鑄宏治錢　明會典云
宏治十八年題准每文重一錢二分　尚齡按此品有兩面同文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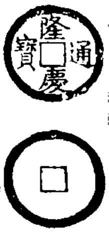
右武宗正德通寶錢　明會典嘉靖三十二年令照新式鑄洪武
至正德紀元九號錢每號一百萬錠每錠五千文　尚齡按正德中
未嘗鼓鑄明史云嘉靖六年補鑄累朝未鑄錢又云三十二年鑄
洪武至正德九號錢正德其一也右錢以青銅爲之與明諸錢異
改元攷同云夏王李乾順亦稱正德然攷西夏紀乾順子仁孝
天盛十年始立監鑄錢且此品形製字文與西夏諸品亦不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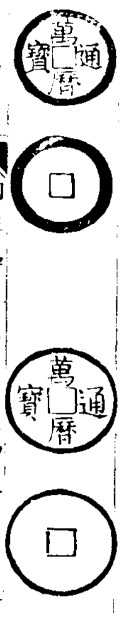
又正德錢稍大於前邊作花形背爲龍鳳文　王漁洋池北偶談
云於慈仁寺市見正德錢一面幕皆有文如蟠螭狀與今制殊異
正德又夏國年號也不知何代所造　尚齡按此品銅色純青字畫
端楷與前品無二近世見者尚多或與六朝之常平五銖永通萬
國等錢以厭勝者　泉幣圖說正德錢龍鳳文俗用以催生神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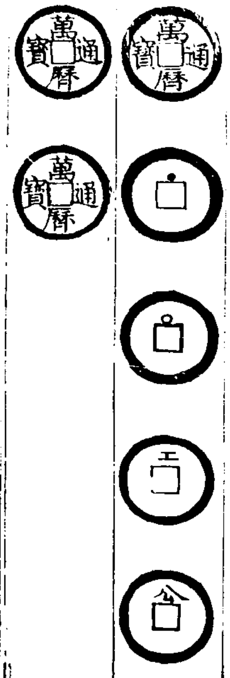
右世宗嘉靖通寶錢　明史稿世宗嘉靖六年鑄嘉靖錢千萬錠
每文重一錢二分　西清古鑑其時所鑄有金背火漆鏇邊三種



右穆宗隆慶通寶錢　明史稿隆慶錢比嘉靖錢稍加重半銖
明會典隆慶四年鑄隆慶錢　西清古鑑考明初沿宋元之舊錢
鈔互用至宏治後多用銀而鈔法不行惟俸錢獨支鈔如故至是
時以新鑄隆慶錢給官俸云　尚齡按隆慶錢較明諸品獨工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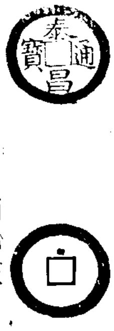


右神宗萬歷通寶錢大小二品　西清古鑑按會典萬歷四年命
戸工二部准嘉靖錢式鑄萬歷通寶錢金背火漆一文重一錢二
分五鑪鏇邊一文重一錢三分　格物攷萬歷中開局鼓鑄降錢
式每錢百文重十三兩必輪郭周正字文明潔蓋倣古不惜銅不
愛工之意使私鑄者無利則不禁而自止　尚齡按右錢第二品輪
郭字文俱極工緻即會典所稱鏇邊一文重一錢三分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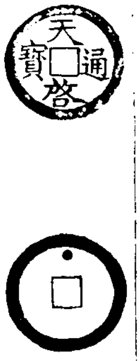
右萬歷錢五品一背上星一背上圈一背上工字一背上公字一兩面同文 尚齡按 明會典萬歷四年命戶工二部暨十三布政司南北直隸俱開鑄則此背面各種俱各行省自爲標識其兩面同文者疑鼓鑄時爐匠誤合錢範故有是錢與前宏治錢同

右光宗泰昌通寶錢 明史稿天啟元年鑄泰昌錢 祝文彥聞見卮言熹廟事事憒憒至性常明見嘉靖萬歷錢滿天下泰昌匝月未及鑄錢乃命寶源寶泉二局並鑄泰昌天啟錢流通天下民間致有見泰昌錢而墮淚者此闇主一念孝思亦有足取 張次仲竹窓解頤雜錄熹宗踐祚見嘉靖萬歷暨先朝所鑄不見泰昌命錢局將天啟泰昌兩號並鑄亦孝思也 西清古鑑按萬歷四十八年八月丙午朔光宗即位詔以明年爲天啟元年九月乙卯朔熹宗即位詔以明年爲天啟元年光宗之立甫閱一月此錢或熹宗即位後所鑄然是冬尚未改元故仍稱泰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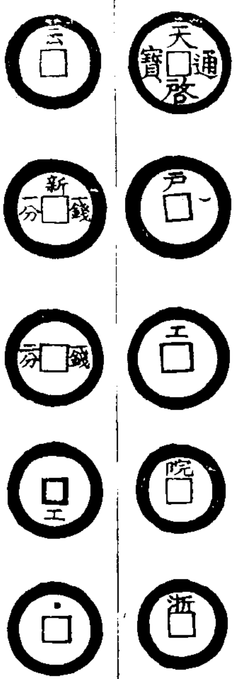


又泰昌錢背上一星 尚齡按 泰昌錢有作一面泰昌一面天啟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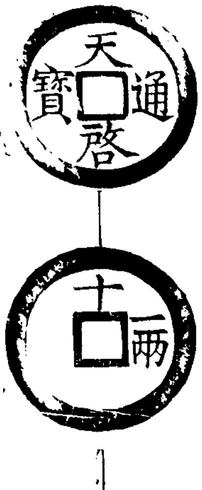
右熹宗天啟通寶錢 明史稿天啟通寶錢熹宗鑄 西清古鑑天啟通寶錢小者制如泰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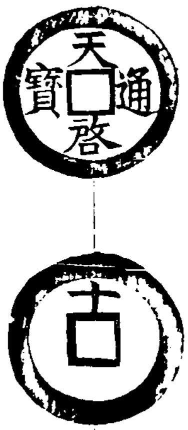


又天啟錢大於前品背上一星大小與洪武當三錢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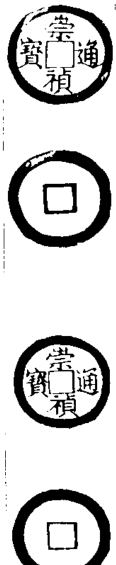


又天啟錢九種背上戶字工字院字浙字云字又背上新字右一錢左一分字又背右一錢左二分字又背下工字背上星 尚齡按 竹窓解頤雜錄寶源局有舊貯天啟錢大小數十文皆體製不同青綠朱斑古色陸離昔梁蕭莊魏竺法僧以及南詔僭據時皆有此年號故錢之形製不同又談薈元紅巾賊徐貞一亦稱天啟據此天啟年號前已四見然右錢銅質文字確爲熹宗時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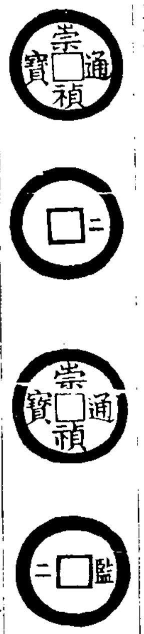


右天啓當十大錢二品一背上十字右曰一兩一背上十字　西清古鑑按是時兵部尚書王象乾請鑄當十當百當千三等大錢做白金三品之制於是兩京皆鑄大錢後有言大錢之弊者詔南京停鑄大錢發局改鑄則此錢旋鑄旋罷故未嘗行使也　尚齡按當百當千錢從未之見此二品即兩京所鑄之當十錢也後一品略小背以黃銅爲之近來見者尚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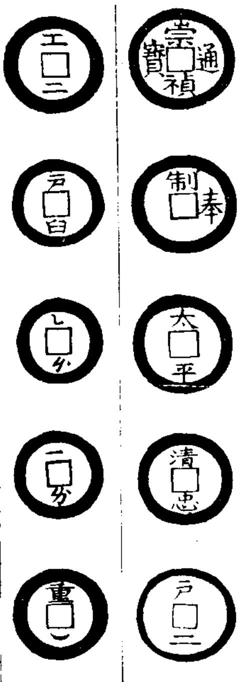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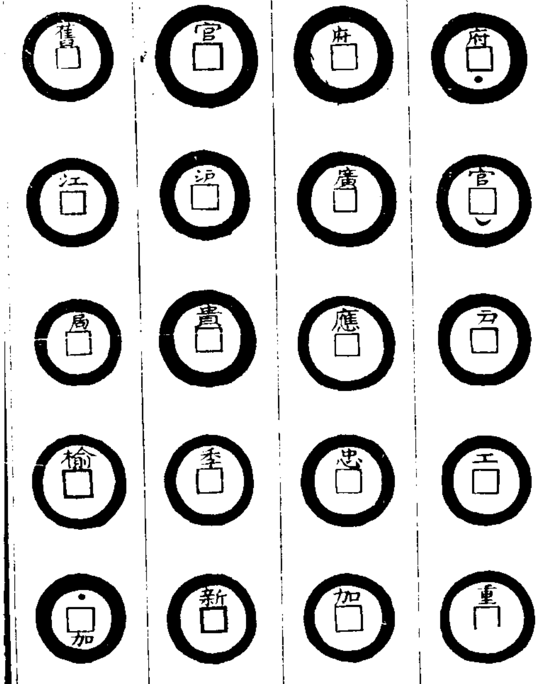
右懷宗崇禎通寶錢大小二品　明史稿莊烈帝崇禎元年鑄崇禎通寶錢　西清古鑑莊烈帝崇禎錢二品微有大小按是時定錢式每文重一錢每千佰銀一兩南都所鑄輕薄乃定每文重八分此二錢是也　尚齡按懷宗錢近日見者甚多一一列於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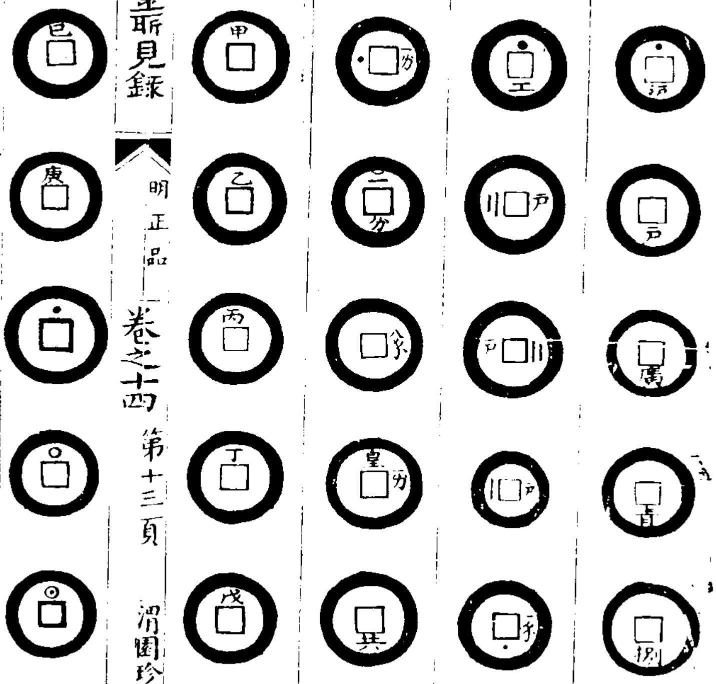
右崇禎當五錢二品一背右監左五字一背右戸左五字　西清古鑑按莊烈帝末年勅鑄當五錢此錢蓋當五也



右崇禎當二錢二品一背右二字一背右監左二字　尚齡按懷宗當二錢雖史無明文然以其形製文字考之其爲當二無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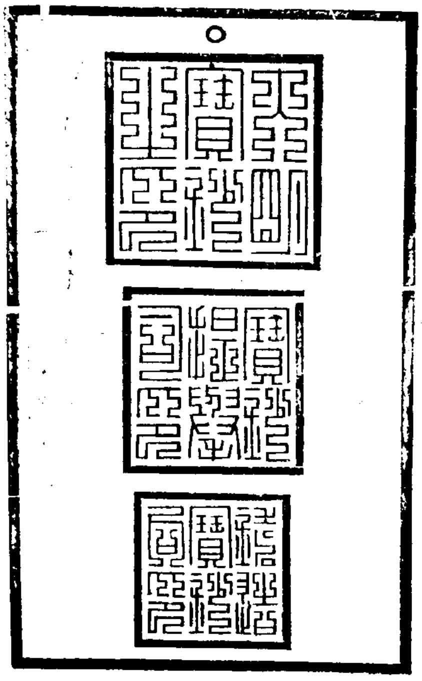




右崇禎錢五十五品一背上制右奉字一背上太下平字一背上清下忠字一背上工下二字一背上戶下白字一背上乙下夂字一背上一下分字一背上重字下爪一背上府字下星一背上官字下爪一背上戶字一背上工字一背上重字一背上府字一背上廣字一背上應字一背上忠字一背上加字一背上官字一背上沪字一背上貴字一背上李字一背上新字一背上舊字一背上江字一背上局字一背上榆字一背下加字上星一背下沪字上星一背下戶字一背下廣字一背下青字一背下捌字一背下工字上星一背右戶字左‖一背左戶字右‖一背右戶字左丨一背右一夂左星一背右一夂下星一背右八夂一背上甲字一背上乙字一背上丙字一背上丁字一背上戊字一背上巳字一背上庚字一背上星一背上圈一背上圈中星一背上星右一分字

右二品背下有馬形　嘉興李王逋蚓菴瑣語云崇禎末年錢背有馬形者頗重易使江南卒亡於馬士英 尙齡按 明初大中洪武五等式錢背文有監名數目等字後至天啟大小錢亦多有字者至懷宗則當二當五其小錢則大小錯出背文種類繁殊難更僕

數品益雜而法益濫且明亡於李自成自成號闖將錢作馳馬狀蓋卽其入彰義門之讖也王逋之說猶未足以盡之　又按建文錢為成祖追鑄以後洪熙正統天順景泰成化五號錢今亦未見



右大明銅鈔　稗史彙編金元交鈔之制外爲闌作花紋其橫貫例外書禁條闌下備書經由行換之法及其印章花押一貫名大鈔一百文至七百文名小鈔以七年兩限新舊易跡元史記鈔之文云以十記者四曰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記者三曰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貫記者二曰一貫文二貫文然皆不詳其尺寸之制今之鈔蓋始於金而元承其制本朝沿襲之間洪熙宣德間猶有百文鈔今但有貫文者每貫值銀三釐錢二文非復國初之値矣今鈔之制以桑皮爲之竪長一官尺橫八寸額作楷書云大明通行寶鈔中作楷書一貫二字下圖一貫錢形左右作疊篆各四曰大明寶鈔天下通行其下楷書鈔法禁例云戶部

奏准印造大明寶鈔與銅錢通行使用僞造者斬告捕者賞銀貳百五十兩仍給犯人財產洪武　年　月　日上下鈐戶部印四圍花紋闌　尙齡按　明初沿金元之制鈔與銅錢並行皆以紙爲之崇禎十二年從庶常張居請鑄之以銅此其銅鈔也中圖貳百錢形禁例內注明改鑄之由餘正如稗史所云背文鑄成印三方以次遞小曰大明寶鈔之印曰寶鈔提舉司印曰鑄造寶鈔局印額有小篆文按明食貨志云成祖即位戶部尙書夏原吉請更鈔板篆文爲永樂成祖命仍其舊且後終明之世皆用洪武年號云爻按銅鈔今第見此一種明紀事本末亦未[illegible]品類以意料之或如明初之百文紙鈔　百文至五百文也

明末諸王附品目錄

福王

三藩紀事本末福王名由崧神宗孫福王常洵子洛陽陷避難南下甲申三月馬士英迎王於江上至南京以內守備府爲行宮四月建國十五日即位改明年爲宏光元年十月朔命鑄宏光通寶錢今宏光錢有背右貳字者有背上星者有隸書背上有鳳字者

唐王

三藩紀事本末唐王名聿鍵端王碩熿孫總兵鄭鴻逵等奉至福州乙酉閏六月諸將立之改福州爲天興府以布政司署爲行宮改元隆武鑄隆武通寶錢今隆武錢有大小二種又有背上戸字背上星者

永明王

三藩紀事本末永明王名由榔桂王常瀛少子神宗孫初封衡陽王張獻忠陷衡州王避於梧州丙戌總督丁魁楚等奉之監國十一月諸將立之改元永歷以肇慶府爲行宮鑄永歷通寶錢有大小二種又有背上戸字工字輔字留字督字明字背上下二星背上定字右一星背右工字背上二下殘字背上五下殘字背右五左殘字背上壹下分字又有篆書行書者 何畊按 福王唐王稱號俱各年餘惟永明王十有六年故其錢至今尚多種類亦不一

明末闖獻等僞品目錄

李自成

荼巖逸攷崇禎十七年正月李自成稱王於西安據秦府爲宮僭號大順建元永昌鑄永昌通寶錢今永昌錢有大小二種

張獻忠

荼巖逸攷甲申十一月張獻忠僭僞號於成都稱大西國即西王位僭元大順鑄大順通寶錢今大順錢有背下工字者

孫可望

荼巖逸攷孫可望爲張獻忠養子改姓張監東平軍獻忠伏誅可望逸入滇自稱東平王鑄錢曰興朝通寶旋降 國朝復姓孫封義王今尚有興朝通寶錢入滇時所鑄也

耿精忠

荼巖逸攷靖南王耿仲明孫精忠叛據閩中僭號裕民鑄裕民通寶錢今裕民錢有背右一分二字者又有大錢背右浙字左一錢字者背壹字左錢字者

吳三桂

荼巖逸攷吳三桂稱帝於衡州僞號大周僭元昭武又曰利用今昭武錢有篆楷二種又有楷書背下工字者又有大錢篆書背右壹左分字者其利用錢背上貴字背右雲字殘字背右一左厘字又有大錢背上五下厘字背左一右分字

吳世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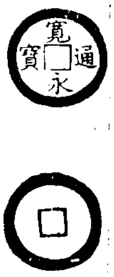
蔡嚴逸攷三桂孫世璠僭元洪化今洪化錢有背右戸字工字者

吉金所見錄卷之十五

外國品 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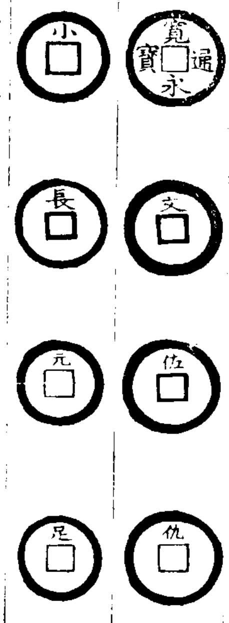
棠陽 初尚齡 渭園 纂輯

右日本和同開珎錢 洪志舊譜日本國錢四品並徑寸重五銖
其文隸書一曰和同開珎其國延歷中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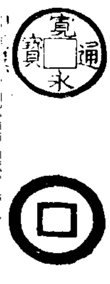


右寛永通寳錢 徐葆光中山傳信錄琉球國平日皆行寛永錢

錢背無文或有一文字 周氏海東集中山賦流日本之鏝鋋注
琉球市用倭國寛永錢 尚齡按日本寛永元年爲明天啟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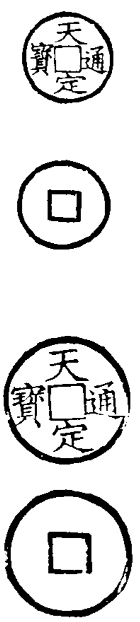
又七品背上文字佐字仇字小字長字元字足字



又鐵錢一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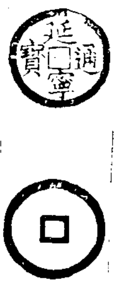
右高麗海東通寶篆書錢　洪志余按雞林類事云高麗所鑄錢今世所見凡三種其篆文者製作頗精徑九分重二銖六參

右朝鮮通寶錢　稗史彙編朝鮮通寶與青東海番錢也尚齡按右錢輪郭文字頗佳諸譜未載惟稗史有之以其朝鮮二字故定爲高麗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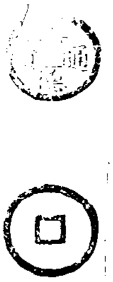
右大理天定通寶錢大小二品尚齡按楊升菴滇載記後大理段智興改元天定此錢疑其所鑄字文精好製作頗佳小者徑九分大者徑一寸三分其行使如何不能臆斷也

右安南紹平通寶錢　王世貞安南志宣德九年黎麟一名龍嗣位改元紹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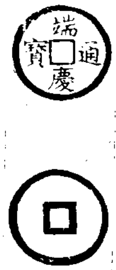
右延寧通寶錢　安南志黎濬一名基隆改元延寧

右光順通寶錢　安南志天順四年黎灝一名思誠立改元光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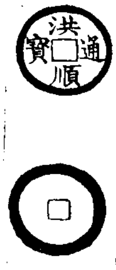


右洪德通寶錢　安南志黎灝改元洪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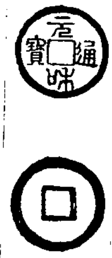
右景統通寶錢　安南志宏治十年黎暉一名鏳嗣立紀元景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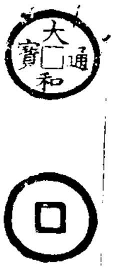
右端慶通寶錢　安南志宏治十七年黎誼一名瑢嗣立紀元端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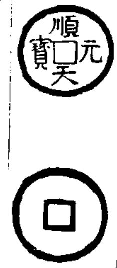
右洪順通寶錢　安南志正德四年黎賙一名瀠立紀元洪順



右元和通寶篆書錢　安南志嘉靖九年黎寧據清華僭帝號紀元元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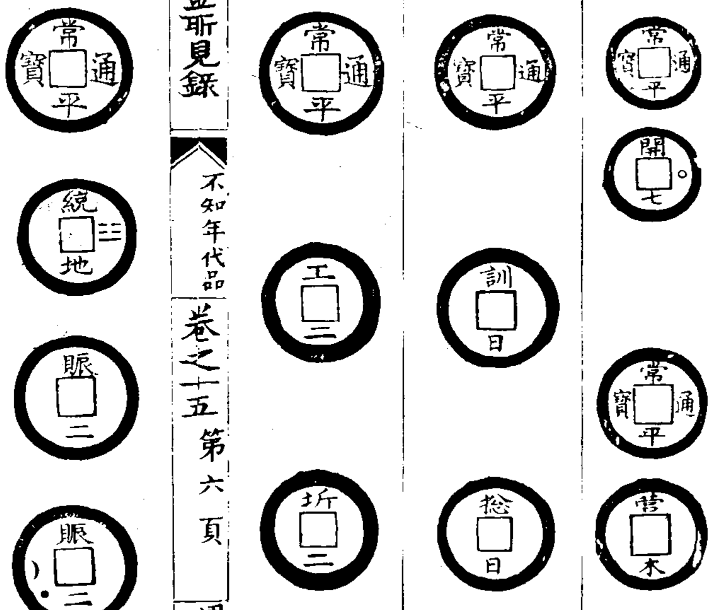


右太和通寶錢　尙齡按　吳肅公紀元考同太和紀元者甚多魏明帝晉帝奕北魏孝文帝唐文宗又石勒李勢楊行密子溥俱作太和又安南志黎濬亦號太和此錢未便臆斷劉青園曰此品形製文字與延寧光順洪德無二的是安南錢



右順天元寶錢　安南志宣德七年俄樂巡檢黎利稱帝紀元順天　尙齡按　此品形製文字與諸品雖異而銅質頗佳明史云黎利雖受宣宗勅權署安南國事而其居國則稱帝紀元建東西兩京分十三道置百官設學校以經義詩賦取士故其錢亦精妙可觀

附常平通寶錢



右常平通寶錢大小九種一背上開下七字右一圈一背上營下木字一背上訓下日字一背上捻下日字一背上工下二字一背上圻下二字一背上統下地字右一震卦一背上賑下二字一背上賑下二字左有星月形銅質細潤字畫遒勁近來見者甚多疑是外國錢近日海舶自高麗來者多攜此種或即彼國之所鑄歟姑附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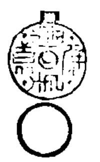
不知年代品目錄

寧民通寶　宣定通寶　慶長通寶　世高通寶　明德通寶
玄聰通寶　福平通寶　天明通寶　祥光通寶　保泰通寶
正法通寶　廣和通寶　太平通寶　威烈元寶　紹符元寶
聖通元寶　安法元寶　天符元寶　乾符元寶　祥聖通寶
昇元通寶　太聖通寶　熙元通寶　永壽通寶　永盛通寶
景興通寶　又至寶永寶重寶泉寶巨寶正寶內寶中寶大寶又有背下工字背右山左西字共十一種　尚齡按今見小錢中有開元周元漢元太平天聖元豐治平政和元祐正隆大定蓋宋元間外國私鑄仿中國之年號爲之者右之聖通熙元紹元紹符祥光等則仿宋之聖宋熙寧祥符紹聖等而不識其義非年號也

吉金所見錄卷之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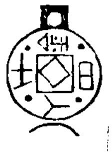
厭勝品

萊陽 初尚齡 渭園 纂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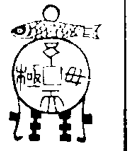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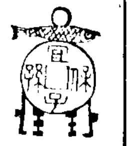
右避兵錢 洪志舊譜曰徑八分重三銖面背有周郭又有兩耳於方穿之旁復更有小穿邪正安之疑若八角然其文一面曰去殃除凶一面曰避兵莫當皆篆字其間有八柱郭外仍有小柄西淸古鑑避兵錢旁作星文繞之務成子所謂球球如玉連連如珠者也尚齡按 右錢與洪氏所圖大畧相同下更有一大圜丁丑

四月拓於都門之種松書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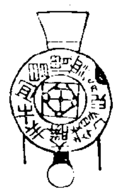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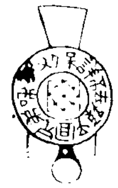
右千金錢 洪志舊譜曰形製輕重類避兵錢其文一面曰長毋相忘一面曰日入千金錢間亦有八柱 西淸古鑑按公羊傳注百金猶百萬也古者金重一斤若今萬錢又史記平準書注黃金一斤直萬錢非也秦以一鎰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云云今人但知以二十四銖爲一金因錄此併誌之尚齡按 右錢亦如洪氏所說下亦有一大圜而殘缺戊寅四月拓於劉青園之韓家潭寓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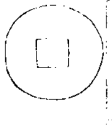


右子天錢尚齡按 此品一面曰子天無極一面曰宜子孫柄下作魚形下作垂珠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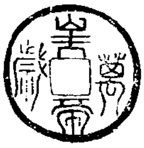




右大勝錢尚齡按 此品劉青園釋其文一面曰大勝哉得兒口疑是郎字富昌宜牛羊一面曰保父母和弟兄宜子孫去不祥俱作八分書其上有柄下似有圜而殘缺無穿孔中有邪正畫內作十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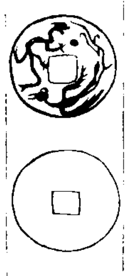


右明月錢 洪志徐氏曰此錢文曰明月余按此錢徑九分重四銖一參製作鍥薄形質簡古外無輪郭背文明澈舊譜所圖與此小異尚齡按 此品形質全似半兩近日尚有存者蓋漢時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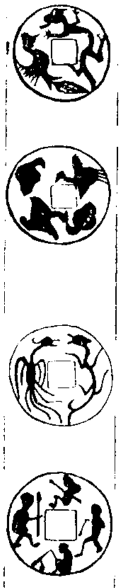


右萬歲錢 洪志李孝美曰此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面文繆篆曰皇帝萬歲背文繆篆曰忠孝傳家肉好皆有郭 西淸古鑑洪

志所錄有此錢按前漢書高帝紀殿上羣臣皆稱萬歲稱天子曰
萬歲始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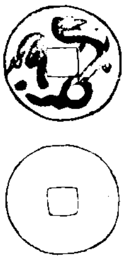


右龍鳳錢　洪志余按此錢徑九分重三銖九參面文爲龍鳳之
象背平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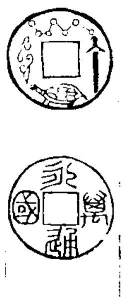
又龍鳳錢二品　洪志李孝美曰此錢徑寸重七銖面文有肉郭
爲龍鳳之形背夷漫而爲雙鶴瀨鵜盤繞之狀其文背隱起余按

此錢正如李氏所說但面文隱起水波紋背文盤成雲彩又有一
種徑九分面文亦爲龍鳳形背爲四人執刀柝之狀隱起毬路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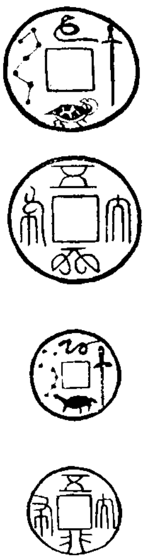


右雙龍錢　西清古鑑雙龍錢面文凸起背無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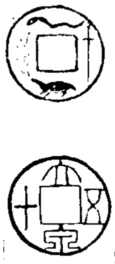
右北斗錢三品以次遞小　西清古鑑一面七星又龜蛇劍各一
一面曰大泉五十用新莽錢文也尙齡按右三品與下元武三辰
俱用新莽錢文雖面文各成一狀而形質則一細玩其文字是後
人之所爲非新室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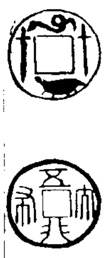
又北斗錢　洪志李孝美曰此錢徑寸二分重八銖文曰永通萬
國背文爲元武星劍之象余按此錢銅色精好製作甚工今世尙
有之　西清古鑑北斗錢文曰永通萬國用後周宣帝錢文也洪
志又謂之元武錢尙齡按洪氏云今尙有之是宋時已不多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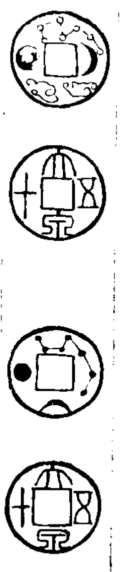
又北斗錢大小二品尙齡按此二品面文俱曰五行大布用周武
帝錢文一面俱爲龜蛇斗劍其大者行字篆法似兩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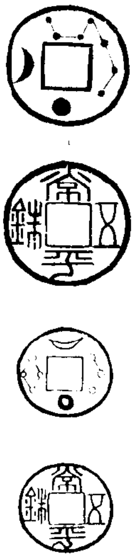
右元武錢一面右阜劍上下龜蛇一面用新莽錢文與北斗錢同



又元武錢一面爲龜蛇雙劍一面曰五行大布用周武帝錢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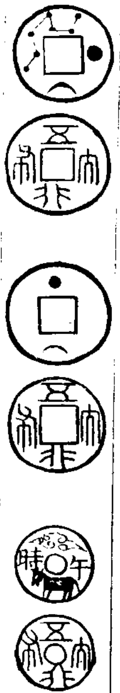


右三辰錢二品一面作日月星三光之象二品各爲一狀一面用
新莽錢文曰大泉五十與前元武錢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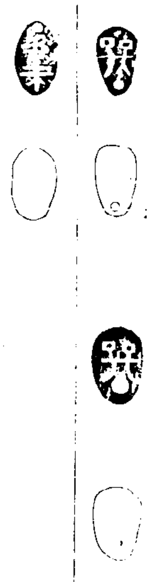
又三辰錢大小二品　西淸古鑑三辰錢日月各一又爲北斗七
星元門寶海經曰陽精爲日陰精爲月分日月之精爲星辰一面

日常平五銖用北齊宣帝錢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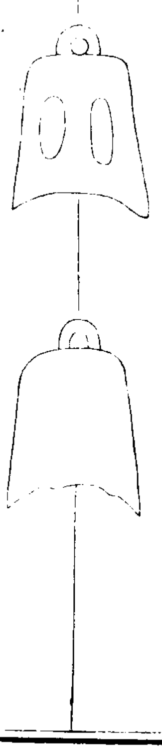
又三辰錢一品一面爲日月星一面用周武帝錢文又一品一面
上星下月又一品小者一面上有朵雲下有馬形左右列午時二
字是十二支之一應列於支錢類

右三雀錢　洪志舊譜曰徑寸三分重十銖背面緣上背作三雀
銜花相面文曰五行大布背有野草閑花之狀　西淸古鑑右三
雀錢一面爲雀形二翩飛上下一面作三雀銜花之狀洪志謂之
三雀錢中篆五行大布四字用後周武帝錢文也又二字不可識



右蟻鼻錢三品　洪志舊譜曰此錢其形上狹下廣背平面凸起
長七分下潤三分上銳處可潤一分重十二銖面有文如刻鏤不
類字世謂之蟻鼻錢倘齡按此品載於洪志然引舊譜詳其形狀
銖兩不置一辭蓋未見是錢祇鈔錄舊說耳近今出土者甚多乾

隆癸卯江寧師古灘挖河掊出數千或云古人窀窆用以鎮螞蟻
故名之曰蟻鼻前兩品面爲哭字後一品爲肂字小爾雅埋柩謂
之肂顧名思義大是有理劉靑閣云又有面文陶字者其義亦合
或云爲楚相孫叔敖所鑄面爲兩子相背形未免無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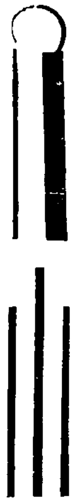


右藕心錢　洪志舊譜曰世有此錢形如博棊長二寸面潤三分
當四稜背上下通闕若藕挺中破狀其上有首形如秤槌鼻有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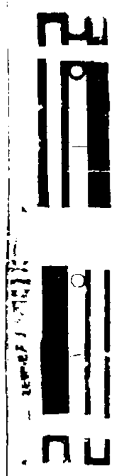
號爲藕心錢

又一品形製略小而方正

又一品形質益小



右藕心錢　洪志李孝美曰世有藕心錢不著出於何時余按宣和博古圖云此錢大小雖殊皆若破藕狀與此乃正相合但未知何世物耳　楊升庵丹鉛錄曰漢有厭勝錢藕心錢狀如干盾長且方不圓蓋古刀布之變也與近世花蕊夫人封綬及穿鑰錢相似見封演及李孝美錢譜



又一品

又一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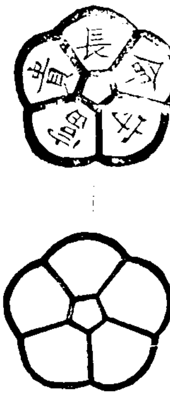
又一品

又一品

右五品　何齡按　藕心錢近來見者頗多大小厚薄種種不一今即所有者拓其文於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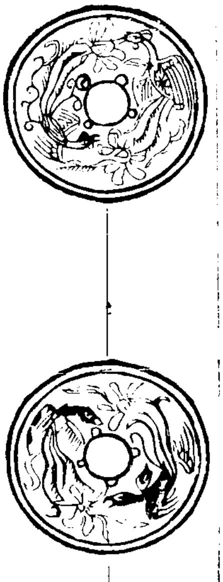
右萬國錢　洪志余按此錢徑寸六分重十三銖面文平地作水波紋一字類梵書不可識或云日字背文爲星官月兔雲鶴形慶善郎中守儀頃得之郡圃土中　何齡按　此品洪氏名之曰萬國錢詳記其形製銖兩似曾見此錢者又云得之郡圃中又似僅有之辭是在宋已爲罕見之品乃數百年後余見有數品雖形模大略

不同而花文各異如此品穿上作鷄形又有作蚍形者洪氏又繪作兔形明係生肖錢十有二種當年所見尚未廣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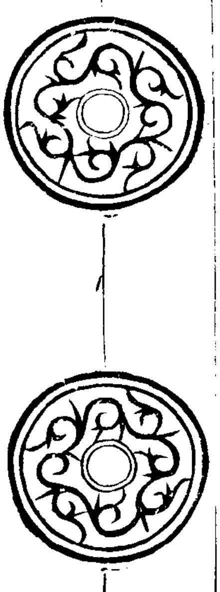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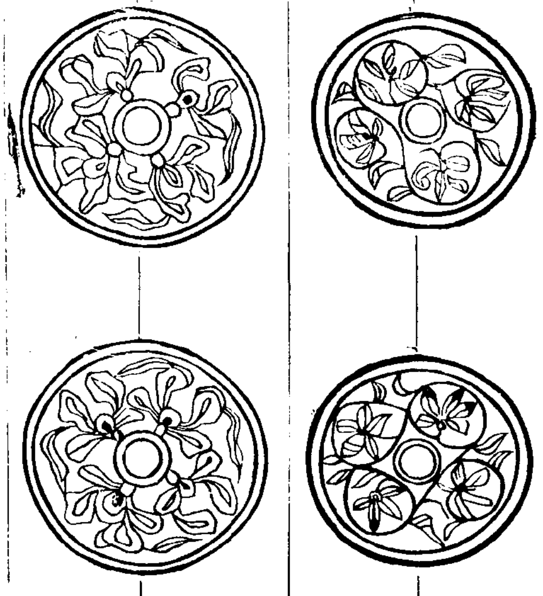
右撒帳錢　洪志舊譜曰徑寸重六銖面背皆有周郭其形五出穿亦隨之文曰長命守富貴背面皆為五出文若角錢狀景龍中中宗出降睿宗女荊山公主特鑄此錢用以撒帳勅近臣及修文館學士拾錢其銀錢則散貯絹中金錢每十文即繫以綵條李孝美曰頃見此錢於汝梅王霖家形製文字如舊所云但銅鑄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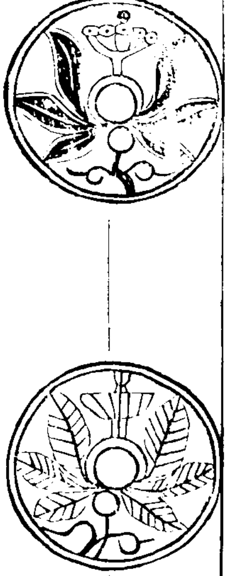
右大雙龍錢　西清古鑑雙龍錢二種微有大小俱刻鏤玲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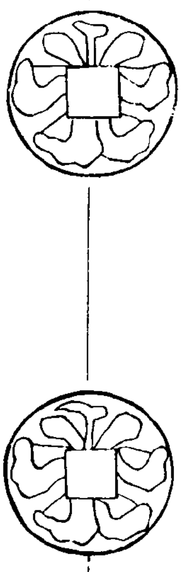
右雙鳳錢　西清古鑑雙鳳錢空鏤面背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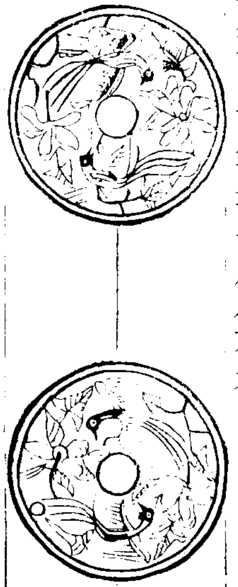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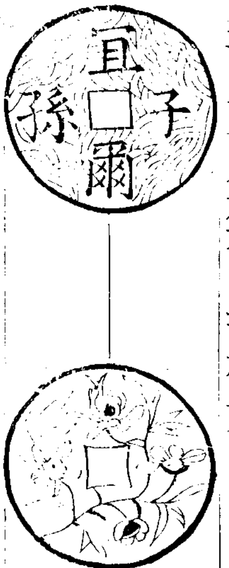
右花錢四品　西淸古鑑舊譜謂之花錢面鏤空一面與雙龍錢同意皆撒帳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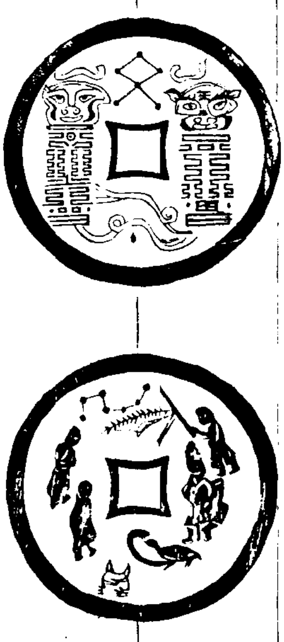


又花錢一品不鏤空兩面俱作花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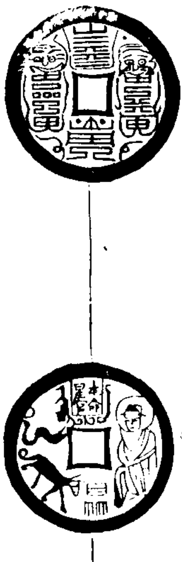
又花錢一品兩面俱有花形上下有一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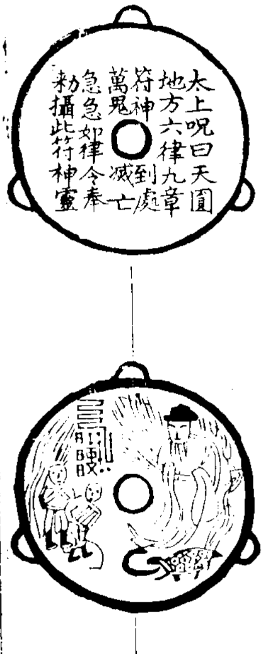


右花錢一品一面作花形一面曰宜爾子孫平地作水波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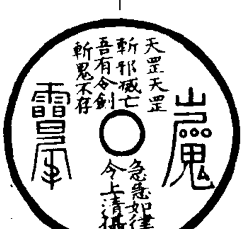
右虎符錢　西淸古鑑按道家有神虎上符消魔智慧經其釋文曰神者靈也虎者威也上者太上也符者信也消魔者滅鬼也智者日中之星也慧者宜以生生爲急也此錢面文書符上作虎頭背文揚旗按劍若擒捕鬼物上麗以星與釋文本義合



又虎符錢　尙齡按此錢面文作符背上四字曰本命星官左一星官右有一蛇一獸中央一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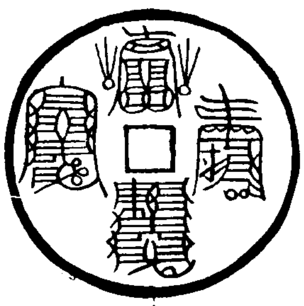


右太上咒字錢　西淸古鑑道家有太上太初太始太素太淸諸名號按雲笈七籤太上者大道若誕於西那天鬱察山浮羅嶽丹元之阿云云其說至爲虛誕此錢稱太上是也背文背符一人作叱鬼狀二人俯而聽命外爲三孔取其可繫用以作耳



右天罡錢　西淸古鑑漢書玉衡杓建天之綱也又晉書北落西

南一星曰天綱參同契注天罡卽北斗也道家以禮斗爲修攘而白玉蟾玫書作爲符圖印訣罡咒之文此錢文蓋罡咒耶



右符印錢　西淸古鑑晉孫思邈作入山符文略彷彿背文爲星官又一人跽而供花隨一鶴

右支錢　西淸古鑑右支錢一面爲十二屬背文闇湛不甚可辨下彷彿作龜鶴形　尚齡按此品正如所說但不甚闇湛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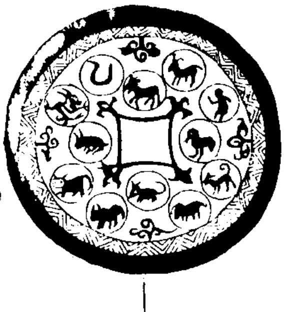
又支錢形製差小亦肖十二屬一面列星官二中有龜鶴元武之

形又按厭勝錢多好圜惟此品函方

又支錢　尚齡按此品形製甚大中列地支十二字繞以花文外爲十二生肖一面爲一人按劍作驅鬼狀上有三字曰張天師闇湛不甚分明

又支錢一面爲十二生肖一面作鹿形上有加官進祿四字

又支錢小於前品面文亦爲十二生肖而錯綜參伍一面作星官龜蛇虎鶴之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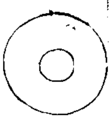


又支錢　西清古鑑右錢亦肖十二屬特錯綜參伍與他品異無文字一面爲神仙龜鶴之象

又支錢穿孔在上右一申字下作猴形中作符箓篆以北斗是十二生肖之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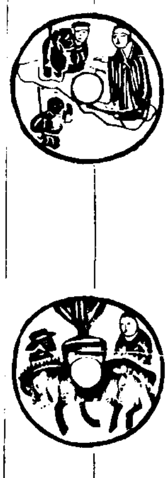
又支錢一面有寅申巳亥四字一面有虎猴蛇猪四生肖 倘齡按 此種應有三枚此其一也

右陰陽錢面文陰陽神靈四字背上月下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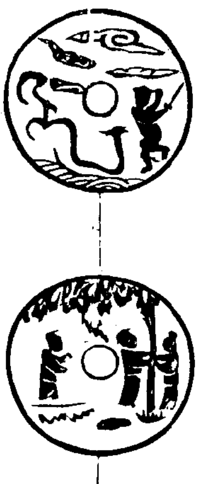


右七夕錢　洪志舊譜曰徑寸四分重十二銖肉好皆有周郭爲牽牛織女相對形穿上爲花穿下爲草製甚古質李孝美曰據所有者面無好郭 倘齡按 此品好圍無輪郭背面平夾徑不過一寸面文雖模糊猶可見牛女相對形殆李氏所說面無好郭者耶

又七夕錢面文亦作牛女相對形穿上有星月背文曰香花供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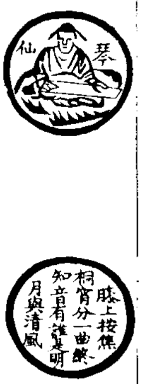


右唐玄奘取經圖錢背有白馬馱經之狀



右斬蛟錢 尚齡按 此品一面為一人持劍斬蛟一面三人立於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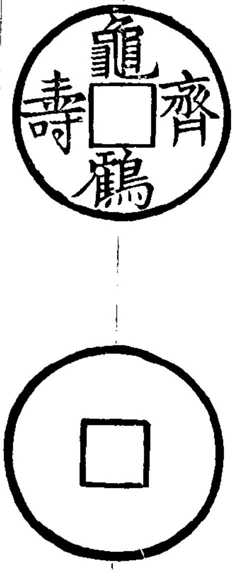
下疑是田氏兄弟哭紫荊耳



右琴仙錢一面為一人彈琴上有琴仙二字一面曰勝上按焦桐宵分一曲終知音有誰是明月與清風

右合鏡錢二品 尚齡按 右二品上有荷蓋一面有觀音像背為龍形又一品日下作符一面上仰月形下本午二字有馬羊相對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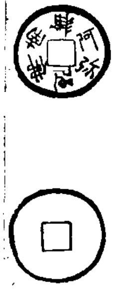
世人謂之合鏡錢謂是古人用以合卺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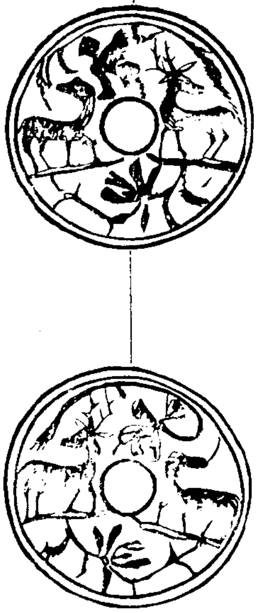
右厭勝錢面文四字形質古樸字文明劃

右一品一面上下五雲繞日一面上為兩圓錢形中為雲中龍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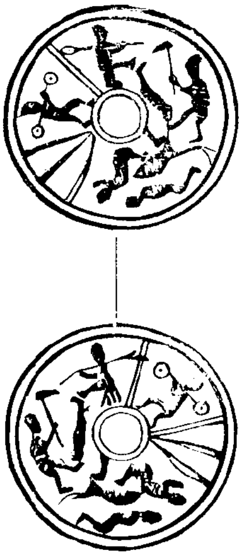
右天下太平錢 洪志李孝美曰此錢大小不等面文背曰天下太平背文並隱起亦厭勝之流也余按此錢今世有之又有一種一面文亦曰天下太平背文為四人持兵刃之象而平地作水波文徑八分重三銖六參 尚齡按 太平錢洪志載有四品此錢正如其所說之第二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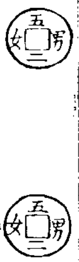
右彌陀錢 尚齡按 此品自右及左廻環讀之曰南無阿彌陀佛



右厭勝錢面背玲瓏形制同前大雙龍等上下有蓮花兩朵左右並列兩鹿形 尚齡按 王士禎居易錄云六月 上在暢春苑出畫屏示內直諸臣張英等畫作一百鷺一青蓮花題曰路路清廉此錢不知鑄於何代形制古樸作兩鹿形或即此意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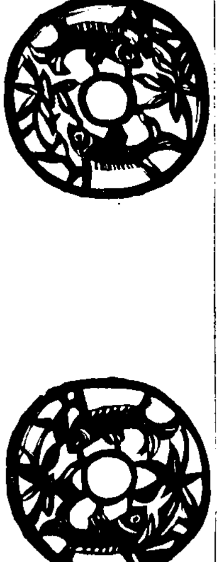
又一品亦面背玲瓏小於前品上一人荷負長柄右一人荷擔左一人持斤下似有兩人橫列向右中有魚形俱缺而不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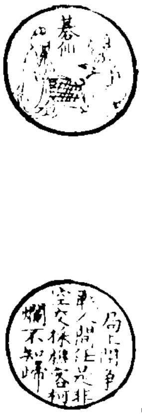
右五男二女錢 西清古鑑文曰五男二女面背同按周禮揚州其民五男二女又見東京夢華錄

右龍鳳錢面背空鏤與前雙龍錢同

右麟鳳錢上鳳下麟面背空鏤與龍鳳錢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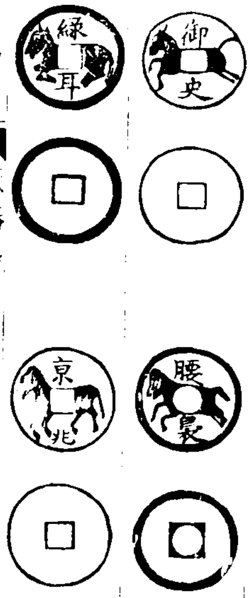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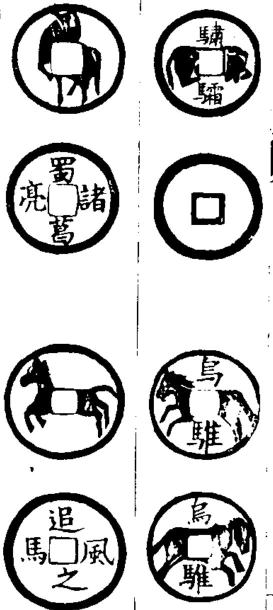
右雙魚錢 西清古鑑雙魚錢面背空鏤按漢唐器多為雙魚形



右碁仙錢 尚齡按 此品佈置與前琴仙錢同從金泉中摹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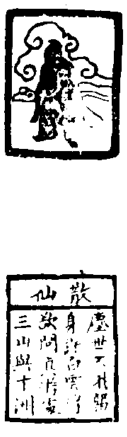
又小錢二品一面曰風調雨順一面曰五谷豐登又一品一面曰獨占鰲頭一面曰狀元及第 尚齡按 此等小錢見者甚多如國泰民安吉祥如意定生貴子夫榮妻貴等俱字載兩面又有一面作干支字者背面作生肖者數枚今只將余所藏者摹於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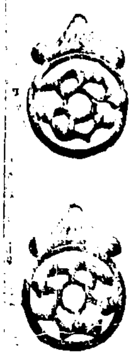
右馬錢八種 尚齡按 此種諸譜未載惟西清古鑑有飛黃渠黃二種劉青園謂是宋人打馬格所用之錢向來見者頗多今擇其精緻者數枚摹於右

右宜富錢一面曰宜富保世一面曰日入千金 尚齡按 此品形製篆文與前千金錢如出一手蓋一時所鑄也其柄與闌背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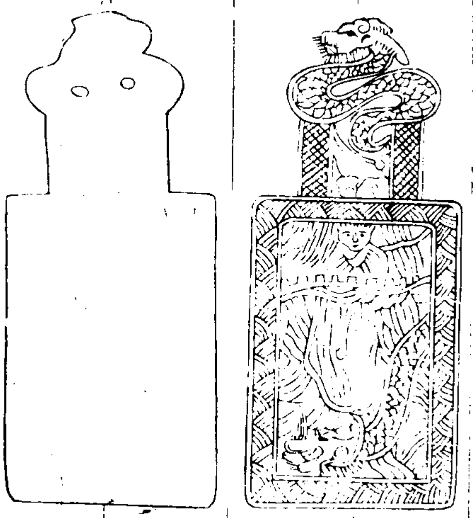
右散仙錢一面作一人雲遊一面上有散仙二字下曰塵世不我留身許自雲浮欲問真遊處三山與十洲 尚齡按 此品與前琴仙錢形模雖異而佈置則一蓋前品兀坐彈琴故圖之此品輕裾緩步故繪之丙戌春掖邑翟文泉以右二品見惠把玩累日如獲珍寶急付剞劂以識百朋之錫云

右長命錢一面曰長命富貴一面曰金玉滿堂 西清古鑑按崇高與大乎富貴二字相聯屬如此又風土記端午造百索繫臂名長命縷又金玉滿堂老子道德經語也凡此背董逌所謂李唐厭帳錢然皆以銅爲之或仿其制度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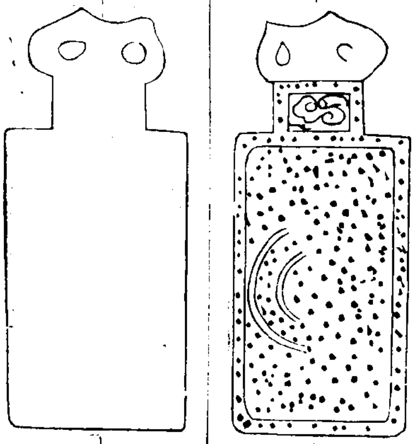


右合鏡錢與前二品形製相同惟面背玲瓏俱作花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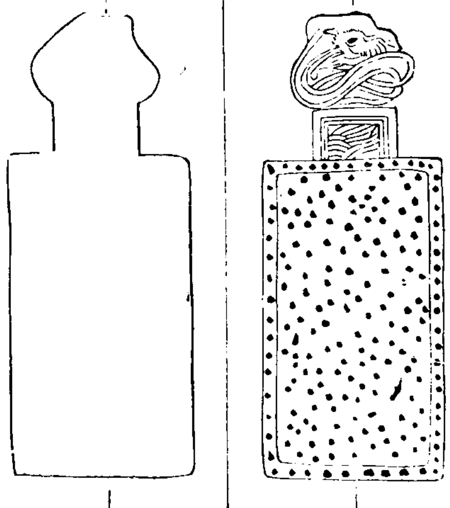
漢厭勝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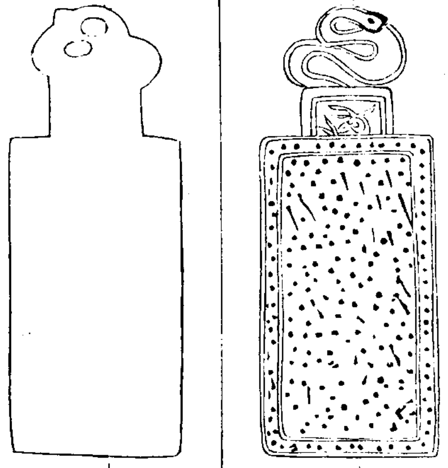
右厭勝錢一品上爲龍紐面一人憑城下作水中龍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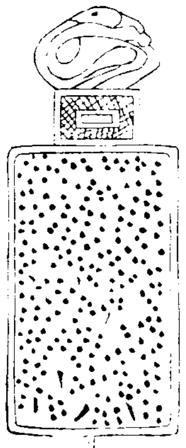
又一品紐下爲雲形面作星中有牛蟹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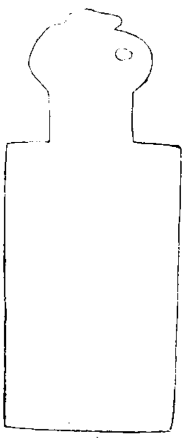


又一品上爲蝸紐下爲水形面亦作星



又一品亦爲蝸紐下爲火焰狀面亦作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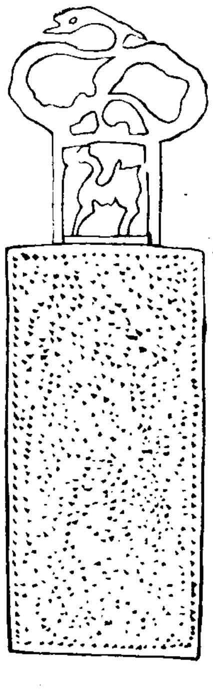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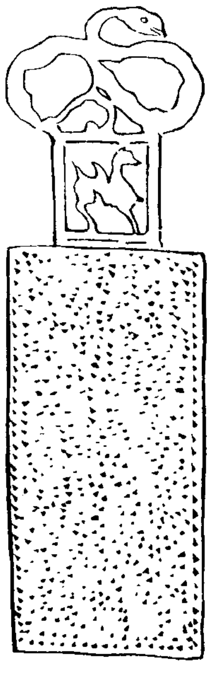
又一品小於前四品亦爲螭紐下有方孔不透四維爲斗文面亦

作星　西淸古鑑有五錢亦見宣和博古圖謂是厭勝錢今仍之
宣和博古圖云按封演錢譜漢武造銅錫白金爲三品一曰其文
龍二曰其文馬三曰其文龜而小橢之謂其圓而長也今此錢一
體之間龍馬並著形長而方意有類於此然下體蟠屈隱起粟文
似非漢武之制者又李孝美圖譜有永安五男錢體勢雖圓輪郭
背著粟文與此少類然孝美號之曰厭勝錢則是錢殆亦用之厭
勝者耶且錢謂之泉布則取其流行無窮之義而此著龍馬者蓋
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亦泉布流行之謂歟

厭勝泉九十四品乙酉四月皋俞周孜仁藏於于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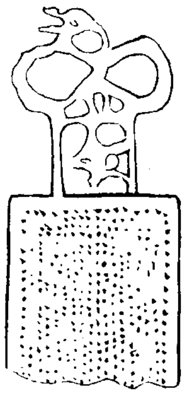
西山古書畫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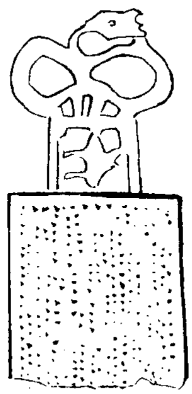




又一品形製更大兩面同文上爲龍紐中作馬形面背玲瓏下作

粟文北嵐趙氏所藏己卯在都見上虞胡安之藏一品形製略小
惟磨泐太甚缺而不全耳今亦依其拓文勒於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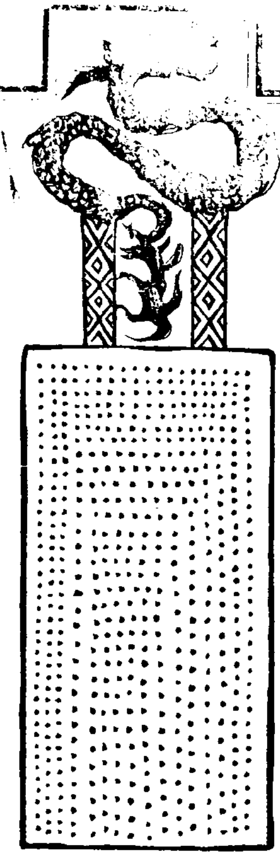




龍鈕大劵一品張明府小餘所藏甲午秋曾拓以見寄古質瑰麗體格高當爲秦漢以來厭勝品第一惟面文漫漶拓本模糊

老眼昏花頗艱睇視今於仲春復蒙繪圖郵寄始審面文三層柄間作朱雀形中爲神君像左一人跪捧寶瓶右一鳥立於石

上下爲龍虎元武形了了分明快覩之餘既欣明府多情而尚以痴嗜半生耄年獲此奇覯幸何如耶亟將原式錄入編蓋雖



不得攫爲己有而焚香靜坐亦不減宗少文之卧遊山水也因喜而誌之　時乙未穀雨前五日　渭園尚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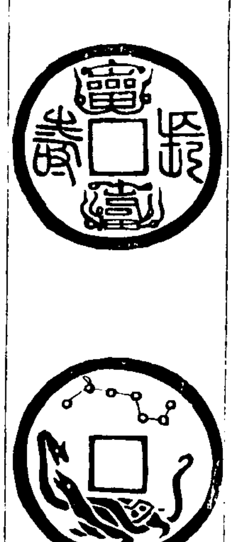
續錄張氏吉金

道光癸巳初冬陽城張明府攝篆昌陽政平人和簿書之暇雅嗜吉金見余拙著頗加獎藉恨余衰殘未能晉謁午春卸篆後旋讀禮稷門杪秋辱承手書兼寄所藏古幣拓本詞意纏緜殆移我情至檢所藏則悉籀文篆隸並奇異瑰怪之品於圜錢不甚介意識品尤超公不久當回里去雖他時竹馬歡迎下邑或重瞻福曜而余已耄期將至其能一入春風廣坐否則未敢知因摘其尤罕者數品登諸編并將其手札勒於卷以無忘神交之雅云公印薦棻字小餘嘉慶丙子科舉人渭園尚齡並識時良月一日

張氏吉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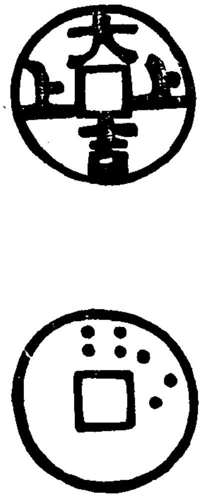
右永安五男錢　洪志舊譜曰徑二寸三分重十八銖厚一分上下輪郭間皆作粟文面文四出文曰永安五男背作四神狀又有日月相對者李孝美曰篆文與魏永安五銖相似唯男字眞書耳酉清古鑑永安五男意如諺稱永保平安者蓋爲祈祝用不必泥永安二字爲後魏年號也 尚齡按 面文四字確爲漢篆背作四神狀與志合玉海云祥符三年陳堯叟獲此品於淮上至紹興年間

景嚴著譜時卽未之見只引舊譜及李氏語列於厭勝品之首宣和博古圖亦云見於李譜據此則七百年前已爲罕覯之品矣



右符印錢面上下作符右篆文曰長左曰壽背上爲北斗下作龜蛇纏繞狀　尚齡按　西清古鑑有一品面上符印略同惟右作糼勅字左作髟攝令二字背爲星官生肖與此小異然篆法形模同其整峻是漢代一時所鑄用以祈壽者實爲近今罕得之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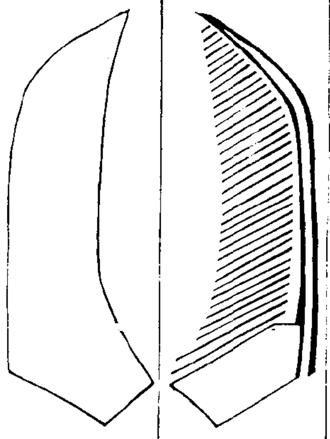
又一品一面上下曰雷霆左右曰號令一面上下曰永保左右曰壽考覘其篆法亦爲漢代所鑄與前品同爲祈祝之用珍品也



又一品一面上曰大下曰吉左右列上上兩字形質厚重字畫渾樸似六朝人書法亦珍品也

又一品一面爲東方朔偷桃狀傍列曼倩二字一面有詩其面背佈置與金索中之棋仙余編中之奕仙如出一手蓋一時所鑄也

右一品作鎖形面上有三釘



右一品一面作梳形背平夷　尚齡按　自九府圜法方圓以像天地列國幣刀以刀形布以泉形漢武帝白金三品以龍馬龜各如其狀秦漢以後之厭勝錢間有以適用之物肖其像爲之者如衣錢藕心荷鏡之類是也此二品爲梳爲鎖想亦此意耳

附刻張小餘先生手札

渭園先生左右嘉慶庚午同邑中表延菸浦先生罷萊陽令囘籍每稱述初渭園先生不置桼耳先生之名且念餘載矣旣宦山左於同寅處見先生所著吉金錄尤觸同嗜嚮往彌殷而歷下距萊陽八百餘里把晤無緣癸巳冬捧檄莅萊私心竊喜謂可面先生矣豈知先生僑居郎墨久雖鄰封伊邇而職守難離長至後先生哲嗣文軒忽攜大著見惠喜躍欲狂方思檢所有拓以呈政而嚴冬寒沍棗搨良艱今歲暮春卸篆囘省去先生愈遠心愈怏怏乃中秋前又辱賜書備極奬藉益知先生之拳拳於下走也桼於古泉一道嗜刀布劍幣而不嗜唐宋以下圓錢嗜其文之篆隸而略其行楷者故每見異品輒搆珍篋笥而於其文則未暇深究譬如嘉肴知其旨而未食也旣得是編見其考核精而援證富宿昔疑竇一旦冰釋眞不啻瞽能視而喑能言快逾百朋之錫矣因亟檢行篋中所藏諸品與先生編中所未收及形狀各異者拓呈二十五種并上是書以識仰慕之愫云

甲午中秋後一日陽城愚弟張薦桼頓首白

匆匆寫此字並古幣拓文一册托墨邑茂才黃蔚卿寄上收到後祈賜囘音桼現寓天地壇路東 又及

考古瑣言

一錢幣之始史稱太昊氏始制棘幣神農氏列廛於國以聚貨帛黃帝範金爲貨制金爲刀設九棘之利立五幣之法賈逵周語注曰虞夏商周金幣三等黃金爲上幣銅錢爲下幣管子謂禹以歷山之金湯以莊山之金鑄幣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退而行之於齊桓公通輕重之權命左司馬鑄幣於莊山國語周景王鑄大錢楚莊王赦使封以三府之錢趙王奉張儀以車馬金錢詩云抱布貿絲周禮天官外府掌邦布之入出地官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廛人掌斂布絘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泉府泉府掌以市之征布孟子曰廛無夫里之布皆錢之謂也

一泉布之名通志謂太昊氏謂之金有熊高辛氏謂之貨陶唐氏謂之泉商周謂之布齊莒謂之刀周九府圜法始謂之錢謂之泉者言其形謂之金者言其質謂之刀謂之布者言其用又按管子上古通謂之幣周初圜法謂之布國語周景王始謂之錢呂氏春秋史記漢書周秦齊楚晉趙之幣皆名錢矣

一錢之貨史稱上古範金爲貨按上古五金不分統謂之金故禹鑄九鼎貢金九牧周秦以後俱鑄之以銅新莽銅滑以鏈錫隋文帝和以錫鑞南漢劉龑楚馬殷又以鉛爲之宋徽宗有夾錫錢漢公孫述始造鐵錢六朝以及五代間亦有之南北宋最多元明無之又五代劉守光

之交劉仁恭令燕人以泥爲錢以膠泥固濟而鍜之
一錢之形史記謂禹夏之幣或泉或布或刀周圜法外圜函方通志謂古文錢字作泉者其形如泉文一變而爲刀器再變而爲圜法自圜法流通於世民實便之故泉與刀並廢後人不曉其謂也觀古布其形卽篆文泉字後世代以錢字故泉之文借爲泉水之泉其實泉之篆文下體不從水也今觀自周行圜法列國爲刀布秦以後俱爲圜錢惟新莽有刀錢兩種布錢十二種南宋有銅銙牌自唐憲宗始置關子唐食貨志憲宗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宋眞宗置交子宋食貨志張詠鎭蜀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爲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爲二十二界謂之交子南宋孝宗又置會子宋食貨志戶部侍郎錢端禮被旨造會子儲見錢於城內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兌會子輸左藏庫金元行引鈔孫觀察淵如曰嘗見傳於世者爲銅版額曰貞明通寶鈔至元寶鈔貞明金也至元元也下尚有字百餘文皆反向以便刷印此其制也明承金元之制印造寶鈔皆以紙爲之今尚有存者其大小形制見明鈔注陳奐伯藏一元權鈔錢徑四寸餘重八兩面文至正之寶背曰權鈔五錢上有一吉字食貨志未載

一錢之面文漢書謂周制錢始有貨字今見列國刀布俱鑄以國號邑名秦漢之半兩兩錙五銖三銖六朝之四銖二銖等是紀以銖兩也新莽之刀布六泉蜀吳之直百當千等是紀以數目也六朝之豐貨太平大通大富等是紀以吉祥語也刀布文字有傳形者有省偏傍者漢五銖半兩莽大泉貨泉有傳形者半兩有兩字中作十字者有穿上下一豎至三者貨泉有穿上下星者有穿四角決文者五銖有穿上下橫畫穿上星至四星穿上下一豎至五豎者又有上下平當二字者有五字內上下各一星者有去金爲朱去朱爲金者又有雙五雙銖者唐開元錢元字次畫有左挑右挑雙挑之別又增以通寶二字肅宗乾元又曰重寶高宗乾封又曰泉寶懿宗咸通又曰玄寶五代晉天福改曰元寶又曰鎭寶南北宋通元重兼而有之遼太平又曰興寶元明惟曰通寶

一錢之背文刀品多作刻畫狀間有字者布品多作三豎文五銖錢有星文有兩面同文者漢靈帝錢有四出文先主錢有爲字新莽大泉貨泉有兩面同文者大泉有四出文者六朝孝建字

載兩面孝莊永安有土字有四出文梁武鐵五銖錢俱有四出文唐開元錢多甲文二十二監錢各紀州名五代晉天福錢有黎字周元錢有星爪南北宋錢多紀監名自淳熙七年後改元必加紀元年數金大定有申酉字元錢有蒙古字明錢惟大中洪武天啟崇禎或監名或數目比比皆然

一錢背曰幕集韵幕音縵平而無文曰幕漢書韋昭注曰幕錢背也俗謂之鏝非集韵鏝音瞞泥鏝也一名杇塗工之作具也

一錢之周圍起緣曰周郭內方孔曰好其體則謂之肉周實貨面文始有周郭漢半兩惟武帝有之五銖錢面文俱無好郭惟梁武帝有之新莽六泉兩面肉好俱有周郭貨泉面文有無好

郭者有肉好重郭者大泉亦有重肉郭者梁武帝男錢有重好
郭者陳宣帝太貨後魏高祖太和後周武帝布泉大布永通等
俱有好郭隋白錢三面無好郭唐宋以後兩面俱全矣惟唐開
元錢有重輪者大小三種外緣爲輪肉好郭亦謂之外內郭

一錢文字體周竇貨景王大錢爲蝌蚪體列國刀布爲籀文而各
爲一體漢溪書法通解述古篇云周之繆也車書遷延侯伯自擅孳乳寖多奇巧鬬炫異體詭譎古文大變秦漢
至六朝爲小篆文唐及五代爲楷書惟唐開元錢字含八分篆
隸三體後唐唐國錢有篆隸兩體南北宋錢多作篆楷兩種惟
淳化錢眞行草三體崇寧錢有隸書者政和宣和重和錢有八
分書者至道元豐元祐紹聖元符聖宋亦爲眞行草三體金有

篆書泰和大錢西夏有梵字錢元惟大元錢蒙古字書餘俱楷
書明錢俱楷書外國錢俱楷書惟和同錢隸書海東錢篆書

一書寫錢文唐開元錢歐陽詢制其字含八分及篆隸三體南唐
開元錢爲徐鉉所篆宋太宗親書淳化三體字錢眞宗御書祥
符通寶錢徽宗御書崇寧大觀大小錢宣和小鐵錢

一錢之稱謂有以人名者漢之鄧通吳王濞晉之沈郎梁之男錢
女錢是也有以形狀名者吳之比輪四文漢之角錢梁之兩柱
四柱唐之重輪是也有以物名者漢之榆莢六朝之鵝眼雞目
綖環荻子荇葉厭勝品之蟻鼻藕心台鏡是也有以色澤名者
漢之赤側隋之白錢是也有以吉語名者後趙之富錢是也有

以輕小名者梁之稚錢後魏之水浮風飄是也

一錢之別名青蚨搜神記南方有蟲似蟬而大其子著草葉如蠶種潛取其子其母飛來殺其母塗錢以其子塗貫用錢去則自還故淮南子術以之還錢名曰青蚨王老南郭新書王元寶富厚人以錢文有元寶二字因呼錢爲王老
阿堵物晉書王衍傳衍口未嘗言錢字婦欲試之令婢以錢繞床不得行衍呼婢曰舉卻阿堵物不動尊清異錄宣武劉錢子薄遊妓求叙齒譜之姥曰郎君家庫裏許多青銅教做不動尊孔方兄晉魯褒錢神論內方象地外圓象天錢之爲體有乾有坤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宜不患耗折難朽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爲世神寶親愛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窮得之則富強上清童子唐人小說岑文本山亭避暑忽有人叩門云上清童子元寶參奉冠青圓覺冠衣淺清衣自言由漢得果成仙論以業姚問事了如目睹岑因問其冠帔答曰僕外服圓而心正方此上清五銖服也言訖出門去行數步至牆下忽不見使人掘之得一古錢文本方悟上清童子者謂青銅也元寶者錢之文也外圓而心正方錢之狀也青衣者銅衣也五銖者亦錢文也此乃漢朝所鑄也文本自是錢帑日盛仕至中書令

一錢之大小輕重漢書景王始分大小權其子母母重也重大倍故曰母子輕也其輕小半故曰子桓公通輕重之權今見有徑二三分重一銖及不及
銖者榆莢鵝眼沈郎雞目之類又徑二三寸重至一二兩者景王大錢吳之當千北京之鐵永安陳之永通萬國唐之大開元重輪南唐之永通泉貨閩之大鐵錢史思明之順天宋之折十當百金之泰和元明之折十

一錢之行使史記謂刀布爲下幣景王分大小二種新莽自直一
至五千蜀吳直百至直千六朝當五至當十唐當十至當五十
南北宋折二至當百元明俱行五等錢當一至當十

一厭勝錢各種古人鑄以除凶避兵符咒元武星劍之類或用以致吉龍鳳明月藕心
台鏡太平花錢之類各有所宜非盡爲戲玩之具也乃正用品中亦有無
意而中款者如新莽之貨泉東漢之四出文後趙之豐貨梁之

布泉陳之六銖唐之開元明之正德龍鳳懷宗之馬錢是也
一厭勝錢向來多有新奇之狀諸譜所未載者憶乾隆癸卯冬隨
先伯父金陵觀察任所皖江太守九江年丈行篋內有衣錢一
品其錢作覆盂形如提起之空衣一襲以領間圓孔作穿四面
幅摺分明高約二寸餘寬寸餘銅質精良形模古雅的非秦漢
以後物惜當時差務匆忙未及細審所出年來北遊燕市南迄
滇池多方物色訖未得見詢之同好均所不知殊爲悵悵姑記
於此以誌嚮慕江諱恂字言孔庚子鼎甲秋史道長太翁侯晤
廣陵人當再詢之或可得其梗概歟
一古錢之出土者多在北五省而吾登萊尤夥封氏聞見錄云古

享祀鬼神有圭璧幣帛事畢埋之後代既寶錢貨遂以錢相賻
漢書盜發孝文園瘞錢是也又宋人百家說云北宋時享祀多
以銅錢南宋則以紙易之故近今出土者多北宋錢而熙寧元
豐元祐紹聖元符崇寧政和宣和尤多金元以下從未之見也
一古布及漢錢近今晉省最多陝次之尤多莽泉明字刀盡出北
直間有淺陰益昌等幣齊刀盡出吾鄉乾隆丙午昌陽城南趙莊鄉人掊土得齊刀百餘品三字者居多間有回字者嘉慶辛酉即墨東北阜虞古城掘得即墨刀數十品內有安陽刀數品道光辛巳高陽城西閻家村掘得齊刀數十品內有即墨安陽刀各數品壬午即墨城東台上莊掘得即墨刀數十品癸未昌陽城東南澤上莊掘得齊刀數百品以上五處余所目睹者各搆致數枚百餘里之內三十餘年間已五見矣青郡齊刀而外間
有郕伯刀剷幣俱在中州晉地之近於中州者亦有之乙酉三月補刻

一唐書王璵傳漢以來凡享祀皆有瘞錢後里俗稍以紙寓之又
宋陶穀清異錄云周世宗發引金銀錢寶皆寓以形而楮錢大
如盞口則祭祀以楮代錢始於唐盛行於五代趙宋又其後也
一歷代名臣論錢法者國語單穆公管子輕重諸篇史記平準書
而外有　西漢賈誼諫文帝疏　後漢馬援上光武書張林上章帝書
東晉桓元上安帝書孔琳之建議　南朝宋江夏王義恭上文帝書
南齊孔顗上高帝書竟陵王子良上武帝書　後魏王澄上明帝書
楊侃上莊帝書高恭之建議　唐楊虛受上睿宗疏宋璟上元
宗疏　宋鄭戩上仁宗疏沈畸奏徽宗疏以上歷代諸人所論泉貨利弊均載史冊
一明陸文裕公燕閒錄云吾鄉姚氏所藏錢譜盡裒歷代之錢冗

紙譜之奇形異狀無所不有各疏明時代由來前輩楊鐵崖維
禎錢艾納龐俱有論撰予嘗閱之亦博古之清玩也而或謂錢
之通塞政體攸關予少時見民間皆宋錢雜以金元謂之好錢
間有唐開元通寶新鑄者謂之低錢二文當好錢一文宏治末
京師好錢復不行惟用新錢謂之倒好正德中則有倒三倒四
而盜鑄者蜂起嘉靖以來有五六至九十者而裁鉛剪紙之濫
極矣夫錢之用本以權輕重而世終難廢開元錢實爲得中鼓
鑄者宜以爲準漢賈誼通達大體其所議爲得要領南齊孔顗
曰鑄錢不惜銅不愛工鑄錢無利私鑄者不敢起則鼓鑄之權
盡歸於上矣此乃不易之論伊川程子亦有權歸於上而民不

犯罪之說其變通之道亦略可觀矣

一譜錄自梁顧烜始爲錢譜歷代造立之原大小輕重之度皆有倫序唐封演從而演之張台又續兩卷宋李孝美增成十卷分爲八門張說作錢本草一卷陶岳貨泉錄五篇紀五代諸侯改泉幣之由金光襲錢寶錄一卷董逌續錢譜十卷杜鎬鑄錢故事一卷分爲八門以上書俱不傳其目見通志及郡齋讀書志中其說僅散見於洪氏泉志南宋洪遵攟摭傳紀爲泉志十五卷分列九品元武祺寶鈔通考八卷專論元朝鈔法利弊明胡我琨錢通三十二卷論明代錢法因而及於古羅汝芳明通寶義一卷廣通寶義一卷言錢制之大小輕重歷引古制自太昊至唐宋國朝錢錄十六卷西清古鑑編內自太昊至明及外域厭勝諸品邱峻泉刀滙纂未分卷自序言古錢於有明典故藝文悉爲採錄張端木錢錄十二卷載歷代錢幣并及僞朝外國不知年代品張

光湜古金待訪錄一册專錄刀布李文驥泉貨彙徵二卷專錄刀布及漢六朝厭勝諸泉朱楓古金待問錄錄未分卷專錄刀布吳文炳泉幣彙考六卷自太昊至明

一錢譜之見諸叢書者隋經籍志唐宋藝文志唐杜氏通典宋册府元龜鄭氏通志王氏玉海羅泌路史章氏羣書攷索元馬氏通考陶氏說郛明毛氏津逮秘書王氏稗史彙編三才圖繪國朝淵鑑類函阮氏山左金石志馮氏金石索

一郡齋讀書志謂董逌以梁顧烜唐封演之譜漫汗蔽固不可用自洪十卷以前世帝王世次爲序其譜自太昊葛天氏至堯舜夏商皆錢幣是正又謂其穿鑿誕妄洪氏作志另置刀布爲一編但記形製不詳所始其序內稱上古者邈其詳詎得而紀云云又李孝美之言曰先王刀布文字書所不載蓋荒遠無稽之談在宋已謂不然矣

憶自乾隆丁酉隨侍浙西即有吉金之嗜閱五六年得若干品壬寅秋抄錄成帙淺見寡聞未敢遽以示人也旋赴金陵抵皖下歷潁亳楚北俱攜諸行篋隨得隨錄迄乙卯歲幾盈千遂出而與翁太史宜泉相商榷翁邃於此者頗見許可謂宜鐫而公諸同好余固以譾陋未遑也庚申遊滇撫署鎮靜遂重輯之大兄頤園曾題數語於簡端今又二十餘年矣己卯攜以赴都質之劉青園青園余姻戚亦余同好近今所稱廣收博覽者也承其指示舛訛仍多因詳加釐定稽諸舊史之紀載參以同好

之論衡勘爲四册分爲十六卷又撮其大概得二十二條一一臚列於右名之曰考古瑣言附諸卷末念此四十年來白駒過隙而學殖荒落僅存此管窺之見聊用銷磨歲月以自娛也艮可慨已若夫信今傳後之語則自有讀是書者在余烏得而臆斷之時

嘉慶庚辰七月渭園何又誌於染香書屋

戊寅五月十五日在長興官署晨起
視事牘多如牛毛手披目覽無
停刻門者持名紙白客至視之
曰噫信人也倒屣以迎則舟尚泊
急橋雨如注水漲則舟不得入城
乃以輿往迎冒雨至脫帽視之
顏如舊狂笑執手急入座成主賓
禮噫客為誰萊陽渭園先生

也先生為頤園大司馬之弟余宰
萊陽時曾一抗手庚午罷官後
嘗養佐汾山之遊先生偵余之
將出山也遣廝人持馬迎於山下
厨人辦飯候於中塗入其室則
床幔盤盂燈燭之設罔不備余
驚詫先生曰使君賢宰也在
官吾不敢以私干之去官而吾敢不

以禮遇乎吾聞吾邑之人千百
謳梅軍於道左請留使君
吾兄頤園與使君書云借寇
之舉闔邑同有是心而余尤
拳拳焉然則今日之款之也一
人心也即衆人意也與吾兄言一耳
甲戌余以事復至萊陽留先
生家閱數十日之久臨行云倘

得官江浙當不憚涉大江以相
訪今果至信人也第余風塵鞅
掌不得朝夕與相對心甚慚
焉先生曰噫使君忘之也曩日
嘗海上時會重九日出獵潤
谷中歸飲至夜分聯榻臥矣
曰他日到官一再作相逢當不能
有此遊興矣今忘之耶一日檢

行笈出所注泉譜屬為書後余
笑曰先生誤矣不推乃泉至而以
譜來劉寵大錢文之僞豈可
得哉余於考據之學陋甚
唯是先生以海濱名族少年
日僅欲作吏易ヽ耳乃置
萬卷書於于時亭分授子姓
讀其中蕭然物外課農種桑

此今世有道者之所為也泉譜一
書搜羅極富考定亦精是僧
比以正貨而御織編年而紀歲
也豈尋常之嗜古也哉時值災
暑館先生於紅欄綠天之居
閒有武林之遊買棹秋風尚
未晚也故藉此備述與先生
十年之交如是並以告兩家

子弟而世敦其好焉六月廿二日
舟次紅星橋荔浦延君壽拜
書

己卯至庚辰刻過刀布百七十種圜錢八百四十三種範三
牌一鈔一今春又續刻刀布二十三種厭勝錢九十三種外
存目錢七十九種乙酉夏告成共計錢一千二百十種計字
七萬零梓人章邱張可安同子萬年族甥鄭明也三人實始
終其事一切篆隸行草鐫摹尚不失真故並識之

澗園記

〔明〕李世熊撰

錢神志七卷

清同治十年活字本

錢神志 七卷

甯化李元仲先生著

同治十年三月
縣署聚珍板印

梓匠邑人陰維新

錢神志序

晉魯元道作錢神論諷世之饕財黷貨者隱姓名爲綦毋氏其文載藝文者祇晉書尤備其語諧其思憤閩汀李元仲嘗明之末因之而作志溯自周秦迄於明世爲卷七爲例十二則非以爲諷也莊而不諧平而不憤宏包肅括法戒胥矣元仲若曰錢者經世之大務上自軍國經費下逮閭巷匹夫匹婦不能一日闕盡若王衍舉阿堵却口不言爲國家者顧此宰輔爲至於言利之臣鮮克令終附益非徒聚斂常盜親之以爲兄守之以爲虜愛之以爲癖逐之以爲臭斥之以爲怨階之以爲厲明刑鬼誅銅山崩金穴潰悲夫錢者人之大利害存焉網羅舊聞不可不鑒也於是賅貫二十一史諸子百家旁及稗官野乘仙釋鬼神之事自后王君公以至氓庶鉅而理財經國俸餉課稅之典細而負擔販鬻之業源於礦產冶鑄而極其流於窖藏銷毀間繫以論斷咸公正中肯指切事理言之無罪聞足以戒夫元道謂錢能操决死生役使人鬼也而翀謚曰神而論之百世之上元仲則謂其能濟世利物害盈福謙也而襲其故號而志之於百世之下厥旨頗殊而志則大矣或疑幽冥果報荒怪之說儒者勿取曷爲雜采

之元仲益以經史利病告君子而以稗野禍福警小人俾世無智愚賢不肖勸之則眉舞色飛手抃足躍戒之則毛骨竦栗心踆愧震錢所在卽神所在可資而通亦可狎而瀆而後爲人心世道有用之書非以誇博物叢諾臯夷堅者也元仲曾孫俟饬寻先後所取士俟上書求序其遺書爲發其苦心以垂法戒不同於元道之諷嘲忿激者如此華亭黃之雋書

甯化元仲李先生廣魯元道錢神論之旨而爲錢神志賅貫閎通尋源溯委示勸誡之意爲人心世道有用之言元道以諷諧元仲以懔肅厥警覺躋理無二致昔者華亭之序已發其苦心絕詣第原本久藏於家迨道光乙酉歲婁秋槎贊府尉泉上嘗始出其書以行世溯編志之初甲子三周矣余去秋來攝縣事求已不可得非華君小初過此言歸化有藏書將仍其舊目用聚珍板刷印焉巫實卿明經亦言邑茂才羅湘樵有藏者遂與華君及邑人士成此舉大與彭君賓甫欣爲校讐且邇遭兵燹故物蕩然非再刷行之將何以讀其書而式其閭耶然李氏之書必論成於泉尉何哉曩縣志之重刻乃小初權尉時董成焉今錢神志之復成婁與華先後若契合耳蓋里有賢者仰其風徽足以立懦廉頑泉上之民今猶敦樸職斯土者能無嚮往乎先生又言張延賞治獄爲錢十萬可通神畏而受之朱壽昌治獄則能不受乃貪廉所分非錢之實能神其神也若夫華亭所言觀其所志勸戒利害禍福可歆悚人心錢所在卽神所在其言不誣矣至于先生之書亦不必予爲之序今復以行也爰識其事云

同治十年歲次辛未季春毘陵劉培芬謹撰

錢神志

甯化李世熊元仲父著

目錄

卷一
靈產第一
氣化一　名表二　職方三　品類四
奇器五　表瑞六　國費七　古蹟八
制化九
圜法第二
歷代名號刀布圖附
泉志正用品　偽品　不知年代品　天品　刀布品
外國品　奇品　神品　厭勝品
嚴銅禁以裕鑄本　楮幣源流　紙錢　雜說
卷二
什一第三
半錢王萬萬錢　持籌
奢汰第四
秦政王胡元

貪冒第五
卷三
寘賂第六
妖變第七
定命第八
莫致而致　太守不致富　宰相不致富
天子不能富人　天子誤多賜人　天帝不能富人
仙妻不能富夫　靈獸不能富人　神靈不能富人
點金不能富人　父財子不得用　兄財弟不得用
拾金皆神賜　拾金有分數　拾金或吉或凶
葬資償債預定　官俸神所司　官祿神預告
昇官有定數　館俸有定數　預相巨富
預卜藏金　貪人有命　凶宅寶藏有主
本宅錢不得用　富限滿而貧　貧限滿而富
奇養因緣　得金竟不得金　得金竟歸巨室
得金自送茶肆　命定守錢　窖錢驗惡夢
禁藏不得取　剩財必掠　仙財不思議
定財吏不得括　金銀歸眞主

卷四

恢綱第九上

開鑿利孔　通敵賣主　徼倖謾國　谿壑不饜

金括宋財　法吏摘奸

卷五

恢綱卷九下

隨作隨報　天正其刑　死於盜賊　神發陰私

鬼神害盈　現身索償　轉身索償　畜道償負

鬼道償負　業木償負　仙道獲譴

卷六

慶符第十

濟世成道　孝義吉昌　捐財遠色　贍族賑貧

還金歸產　密行陰德　捨生除蠱　助喪護塚

贖放生命　棄絕僞金　一念好生　厚禮過客

大度辭財　偶爾投贈　慮禍知足　悔罪蓋愆

誠禱靈應

明躬第十一上

盧唐王梁

卷七

明躬第十一下

唐王大明

說餘第十二

目錄終

錢神志爲國華之九世祖寒支公所著按歲紀所載編于崇禎甲申之明年子孫手抄家藏未刊也道光乙酉歲秋蛭贊府妻公署槖泉陽政事之暇搜求先祖遺書讀此志以爲懲勸激揚有裨世教不僅博雅是尚商吾族用聚珍板刷印數部以公同好爰命之校對四閱月而竣至于刊板行世將俟賢而有力者焉道光丙戌裔孫國華謹識

靈產第一

甯化李世熊元仲父著

財貨源流云金者金銀銅鐵鉛錫之總名按五行地四生金是也說文曰金有五色白金銀青金鉛錫赤金銅黑金鐵黃金金爲之長久埋不生衣百陶不輕從革不違西方之行也生於土故字左右注象金在土之形

管子曰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山海經禹曰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出銅鐵山與管子稍同

漢武內傳曰五百歲天下名山一開開時金玉之精湧出

淮南子云正土之氣御乎埃天埃天五百歲生黃缺黃缺五百歲生黃澒黃澒五百歲生黃金黃金千歲爲黃龍

物理小識曰錫受太陰之氣而生二百年成砒砒二百年而錫始生陰氣改柔又二百年不動遇太陽之氣乃成銀金鐵稟太陽之氣始生爲鹵石積久成磁石磁石成鐵鐵成銅銅化白金白金化黃金鐵與金銀同源今取磁石碎之內有鐵片可驗也

管子曰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鉛者其下有銀上有磁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又曰上有鉛者其下有鉒銀上有丹砂者其下有鉒金通雅曰鉒金銀皆非也

雜俎云山上有薤下有金山上有葱下有銀上有薑下有銅錫

地鏡圖云黃金之氣赤黃千萬斤以上光大若鑑盤金氣發火上赤下青也銀之氣夜正白流散在地撥之隨手散復合

是也山有葱下有銀光隱隱正白山有磁石下有銅若金又曰銅錢之氣望之如青雲又曰凡物金玉寶劍銅鐵皆以辛之日待雨止明日平旦及黃昏夜半占之所見光白者玉也赤者金黃者銅黑者鐵又曰白銀精變爲雄雞黃金之見爲火及白鼠

白澤圖云白鼠以昏時見邱陵間視所出入中有金

梁簡文論云見夜如棗核飛散者金精也

白帖云銀山常出素霧

西使記云元始通密乞兒國地產金夜視有光處誌之以灰

翌日發之有大如棗者
方密之曰淘汰於水取黃金者猶閩其地埽泥於衢則無處
不可以衢中萬人行處有肥膩焉日月蒸入盎之澄之重者
在下鉛硝煎之白金出矣方中通曰太陽所照之地皆生金
煖故也通衢人足所磨更煖故生金較多揭暄曰黃本日精
自本月華故近赤道之地多金銀
樂稽耀嘉曰開神山神淵積薪夜擊鼓譟而燔之炕巖盛熱
時必汗赤黃者金汗白嘗味臭氣如牛溺白汗味辛者銀汗
如雀毛色者銅如胡膠色者鐵如白鐵色者錫也

淮南曰水紋圜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凡有寶之汥甚重極
若土色似熟杏燒作脂蘇氣香或色如血皆有金銀照寶術
用磁石三兩抹末粥塗箭笴二七隻爲燭照地火若搖動者
寶也桃葉布地或有霜雪或氣露者寶也樹在城墟中忽變
色枝偏枯折者旁有寶也人家草木冬無霜雪者寶也草木
枝下生毛至地其色青白者玉也君赤黃者下有金黑色鉛
鐵也金樓子曰山中夜見胡人者銅鐵精也然巨木塞井亦
有赤白上銳之氣潛草曰此皆生成之理不足訝也
金正西也土於此終水於此始銅赤金也爲火所勝而不白
守亥同乎火
鹽鐵論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阯
有火海之川西方金而隴蜀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
積汥之地所以均有無而通萬物也
凡銀入烘爐雖無折耗但火候足時鼓鞲而金花閃爍一現
即潑再鼓則沉而不現惟黃金則竭力鼓鞲一扇一花愈烈
愈現其質所以貴也凡金質至重每銅方寸重一兩者銀如
其則寸增重三錢銀方寸重一兩者金如其則寸增重二錢
凡金性柔可折如枝柳

地里志云越巂邛都南山出銅犍爲朱提山出銀益州滇山
出銅石空山出錫町山出銀鉛北采山出錫西羊山出銀鉛
南烏山出錫從陜山出銅常山蒲吾有鐵山豫章鄱陽有黃
金末
唐地里志凡天下有銀者三十六縣關內一河南五河東二
山南二隴右三江南十九劍南一嶺南三有銅者六十九縣
關內二河南五河東九河北一山南七隴右一淮南四江南
三十一劍南六嶺南三有鐵者一百三縣關內六河南八河
東十五河北九山南十隴右一淮南三江南二十七劍南十

八嶺南六有錫者十三縣河南一河東一河北一山南一江南六嶺南二有金之郡縣十八關內一河南一山南三隴右一江南七劍南二嶺南三天祐元年虔州置瑞金監虔之雩都有金也

唐國史兩朝志金銀銅鐵鉛錫之冶總二百七十一金産六州治十一銀産二十三州三軍一監治八十四銅十一州一軍治四十六鐵二十四州二軍治七十七鉛九州一軍治三十錫七州治十六又丹砂二州治二水銀四州治五皆置吏主之

宋會要云有金之州十有銀之州四十二有銅之州十三謂饒信興國南安郴興建南劍汀漳邵武英有鐵之州三十六西京台歙水有鉛之州十有錫之州十三凡山澤之入金一千四十八兩銀十二萬九千四百六十兩銅二千一百七十四萬四千七百四十九斤鐵五百六十五萬九千六百四十六斤鉛七百九十四萬三千三百五十斤錫六百十五萬九千餘斤歲總收金三萬七千九百八十五兩銀二百九十萬九千八百十六兩諸路上供金萬七千四兩銀百十四萬六千七百八十四兩凡賦入之數金萬七千九十七兩銀百二

十三萬一千二百七十七兩

續會要云有金二十五州十三州土貢有銀七十四州二十一州土貢銅二十一州元豐九年計一千四百六十萬五千九百六十九斤鐵三十六州元豐元年收五百五十萬一千九十斤鉛三十一州錫二十七州

景德元年正月建州寶通山出銀以圖來獻

天聖四年十二月虔州石城産銀置義豐場

至道元年廢邵武金場二年廢成州金坑廢衢州銀冶

紹興三十二年虞部具諸道坑冶數金坑興者一百三十四廢者一百四十銀坑興者八十四廢者八十三銅坑興者五十七廢四十五鐵坑興者三百七十廢二百五十六鉛之興三十二而廢十五錫之興九十四而廢四十四凡銅場十四鐵場三十八鉛場二十四錫場五

鹽鐵論大夫曰丹章有金銅之山人託章山之銅吳有豫章郡銅山

齊志永明八年劉悛言蒙山下有嚴道銅山舊鑄錢處上遣使入蜀鑄錢頃之以功費多而止

唐食貨志凡銀銅鐵錫之冶一百六十八陝宣潤饒衢信五

州銀冶五十八銅冶九十六鐵山五錫山二鉛山四汾州礬山七開元十五年初稅伊陽五重山銀錫元和初天下銀冶廢者四十歲采銀萬二千兩銅二十六萬六千斤鐵二百七萬斤錫五萬斤鉛無常數宣宗時增銀冶二鐵山七十一

右氣化

爾雅云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餅金謂之鈑錫謂之鈏純澤謂之鋈註璗鏐即紫磨金也鈑即周禮祭五帝供金鈑是也鈏白鑞鋈最有光澤也

又曰銀一名山𧯹　水銀謂之汞西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

石焉　食貨志云萬室之邑藏鏹千萬按鏹金別名鏹繈音同義別錢謂之鏹以索貫錢謂之繈諸注多誤

孔融聖人優劣論金之優者名曰紫磨猶人之有聖也

水經注云南海扶南王陽邁初在孕其母夢生兒有人以金席藉之其色光麗夷人內謂金之精者爲陽邁也

廣雅云金神謂之清明

梁書陶隱居曰仙方名金爲太眞

酉陽雜俎云金中螻頂金最上六兩爲一垜有臥螻蛄穴及水阜形當中陷處名曰趾腹又鋌上凹處有紫色名曰紫膽

拾遺記云魏明帝時昆明國貢嗽金鳥飼以珍珠飲以龜腦鳥性畏寒處之小室水晶爲戶內外通明謂之辟寒臺常吐金屑如粟宮人爭以吐金飾釵珮謂之辟寒金因相嘲曰不服辟寒金那得聖人心不服辟寒鈿那得聖人憐

說文云鋈白金也梵書謂之阿路巳或若多此名銀　瓜羅

酒云大生牙謂之黃芽梵書謂之蘇伐羅

梵言闍提此名金錢

眞諦釋金有四義一色無變二體無染三轉作無礙四令人富譬法身常樂我淨四德

大寶積經云贍捺部陀金置凡金中令彼凡金猶如墨聚失於明照

右名表

夏書梁州厥貢璆鐵銀鏤揚州厥貢惟金三品註曰金銀銅也

山海經云黔南吉水中多產麩金又曰杻陽之山其陽多白銀少陽之山其下多赤銀又曰皐塗山多黃銀

管子曰玉起於禺山珠起於赤野金起於汝漢之右洿使夷吾得楚之黃金能令男不耕而食女不織而衣

韓非云荆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今之麗陽也合璧事類云麗水在益州永昌郡中有金如糠浮出其中金浮於水明非他金可並也按此則金非盡如銅鐵錫之産於土說文象形之說亦泥矣
王充論衡云永昌郡中亦有金纖靡大如黍在水涯沙中民採得日重五銖色正黃土生金土色黃土德也故金化出金有三品黃色見者黃爲瑞也按此佞書耳假如水德火德獨無黑赤者見乎
漢書曰朱提一流直錢一千五百八十顏師古註曰朱提縣名屬犍爲出善銀即今四川嘉定州犍爲縣
諸葛亮書云漢嘉金朱提銀採之不足以自食韓退之詩我有雙飲醆其銀出朱提山堂考曰敘州城西有朱提山出銀即此山也
神異經云西方日宮之外有山長十餘里廣二三里高百餘丈皆大黃之金不雜土石不生草木上有金人高五丈餘皆純金名曰金犀入山下一丈有銀又一丈有錫又一丈有鉛又一丈有丹陽銅似金可鍛以作錯塗之器淮南子術曰餌丹陽之爲金是也又曰西南方有銀山長五十里高百餘丈悉皆白金
拾遺記云峻鍰山下有金井白氣冠其上井中之金柔弱可以緘縢也
買子說林云金多陶樂氏人鎚磚以築垣鐵鮮獨魏帝所制斧以爲首
真誥曰金陵古名爲伏龍之地句曲山秦時爲句金之壇壇以積山得名漢靈帝詔採句曲之金以充武庫孫權遣宿衛人採金屯伏龍之地因改名金陵陶洪景云大茅山南有數坑名金井山之近東諸處往往皆有金砂真誥又云水色白不學道人飲此水皆得壽蓋金之津液所溉也
真誥曰定錄中君茅固告許長史云王莽地皇三年七月戊申遣使者章邕賫黃金百鎰銅鐘五枚贈之於句曲三仙也王莽制金爲貨名鎰形如錢無孔重一兩直錢一千百鎰則百兩也又云光武建武七年三月丁巳遣使者吳倫賫金五十斤獻之於三君今並埋在小茅山上獨高處塪上有聚石入地三四尺也又云大茅山中茅山相連長阿中有連石右肘名爲積金山此山中甚多金物又云茅山天市壇四面皆有寶金白玉各八九千斤去壇左右二丈許入地九尺耳東

海青童君會乘獨飈飛輪之車通按行有洞臺之山皆埋寶
金白玉各八千斤於市石左右四面以鎮陰宮之嶺諸有洞
天皆隔不出句曲而已又云句曲之山有名箇山此山至佳
亦有金乃可往採入土不過一二尺耳吾昔臨去時皆埋金
於此欲服金者可往取但不當中以營私累耳按大茅後長
阿積金東凹地有一山于獨秀如博山爐且又近積金山恐
此或當是又云良常山對穴口東視小山之嶺其上有埋銅
千斤以盤石鎮其上漢時其山下有屈氏家大富財有巨億
埋銅器於此於今在也亦有錢錢在西北小山上向也

晉書曰鄱陽樂安出黃金鑿土十餘丈披沙中所得者大如
豆小者粟米南郡象林南有四國皆稱漢人貢金供稅
王韶之始興記云宋元嘉元年夏驟雨小首山崩自巔及麓
崩處有光耀居人往觀皆是銀礫鑄之成銀
魏書云魏宣武時有司奏長安驪山有銀鑛二石得銀七兩
其年秋恆州又上言白登山有銀鑛八石得銀七兩詔並置
銀官常令採鑄又漢中舊有金戶千餘家常於漢水沙淘金
年終總輸後臨淮王彧爲梁州刺史奏罷之　魏書又云銀
出始興陽山又出桂陽之安縣

梁書云林邑有金山金汁流於浦國王事尼乾道鑄金銀神
像大十圍
梁書云林邑國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夜則出飛狀如
螢火故事類賦曰巴邱牛躍林邑螢飛
林邑記云大澗壑谷中亦有生金形如豕細者如蒼蠅大者
如蜂蟬夜行熠熠光如螢火
梁書云毘騫國去扶南八千餘里有山出金金露生石上無
所限皆遺扶南王純金五十八
華陽國志云廣漢涪水有金銀之鑛

南雍州志云福祿城謝艾所築下有金泉味如酒有人飲此
泉見有金色從山中照水往取之得金故名
湘中記云曲江縣有銀山山多素霧
唐書云南詔長川諸山往往有金或披沙得之麗水多麩金
麩金出麗水河賧川有罪送淘金所最爲重役　酉同川
銀山出銀鑛私置冶官收
南海古蹟記云赤石崗在番禺西南山色赤如火燃唐有扶
南人請以黃金萬鎰市山發寶藏刺史韋明曰南州鎮山也
弗許　續博物志云生金出長傍諸山取法以春或冬先於

山腹掘坑方夏水潦蕩汰泥土注之秋始披揀有得片塊大者一斤或二斤小者不下三四兩先納官十之八八餘許歸私仍累勞効免征賦

異域志云晏陀蠻國有一井歲中再溢其泉徃流入海所經汰石浚成黄金

王玄策西國行傳云從吐蕃國向雪山南界至屈露多悉立等國云從此驛北行九月有一寶山土石竝是黄金或有取者即獲殃咎

廣州記云生金出大食國彼方出金最多凡貿易竝使金錢

文爲象形　又曰廣州市司用銀釆遂成縣任山有銀穴穴有銀砂

孔帖云西域晉河出金精琢石取之

桂海金石志云桂林西南州峒產生金生山谷田野汰土中不由礦出也峒民以淘汰爲生壞土出之自然融結成顆大者如麥粒小者如麩片便可鍛作服用但色差淡耳欲令精則重鍊取足耳什耗二三既鍊則是熟金丹竈所須必生金也

饒州志云德興有銀山一名鄧公山唐總章初竇儼奏立銀冶場譾云白鴿出銀冶畢至宋紹聖二年白鳩雙出山穴傾摧自後取無所得貢課未除范仲淹守郡始請罷之

安城記云郡渚江川發源同會落亭石上有芝草下有紫磨金也

溪蠻叢笑云西溪接靖州境出鉛鉛中有銀銀體差黑未經坯銷名出山銀

宋史云慶歷四年金谿縣得生金山重三百四十兩或云金谿有金窟山連接銀山中有石竇云是前代金窟生金山云即得之此山

蔡絛叢談云政和間長沙益陽縣山溪流出生金重十餘觔又出一塊重四十九觔

陳霆墨談云元延祐間佛林國來朝言其域當日沒之處地有水銀海周圍可四五十里取水銀者先於近海十里掘坑穽數十然後使駿馬健兒皆飾以金箔行近海間日照金光晃耀則水銀沸涌如潮而來其人即廻馬疾馳水銀隨後逐至若稍行緩則人馬皆爲水銀所沒人馬既遠水銀勢力漸微遇坎穽則溜積其中然後旋取以香草同煎便成花銀

雲南麗江軍民府有金沙江今巨津古名麗水源出吐蕃界

遶流麗江府至於北勝州迴環五百餘里出金者有數截又
北蒞州等州邑與湖廣沅陵溆浦等皆於江汱水中淘汰取
金千百中間有獲狗頭金一塊者名曰金母其餘皆麩麥形
入冶煎煉初出色淺黃再煉而後轉赤也儋崖有金田金雜
汱土中不必深求而得取太煩則不復產經年淘煉若有則
雖然嶺南夷獠洞穴中金初出如黑鐵落深挖數丈得之黑
焦石中初得時咬之柔軟夫匠有吞竊腹中者亦不傷人河
南蔡鞏等州邑江西樂平新建等邑皆平地掘深井取細汱
淘煉成但酬答人功所獲亦無幾耳大抵赤縣之內隔千里

而一生又坤元精氣出金之所三百里無銀出銀之所三百
里無金造物之情亦大可見也
方氏曰浙閩坑場或采或閉饒信瑞坑從未開也楚出辰州
貴出銅仁中州則宜陽趙保山永甯秋樹坡盧氏高嘴嵩縣
馬槽山蜀會州密勒山甘肅大黃山山東沂北皆有凡有鑛
處山童望氣知之有深淺耳開采妨箏或費工不償惟滇常
行楚雄永昌大理最盛次曲靖姚安次鎮沅外域多有皆黃
道腰輪下國也
職方外紀云亞勃瑪尼亞之屬國曰博厄美亞者地生金掘

井恆得金塊有重十餘斤者河底常有金如豆粒又南亞墨
利加之西曰孛露地出金鏞取時金土互洇別之金多於土
故金銀最多國王宮殿皆以黃金爲板飾之獨不產鐵鐵至
貴兵器皆用燒木鋸石餘器物皆用金銀銅三種爲之又南
亞墨利加之東境有大國名伯西爾其南有銀河水味甘美
常湧溢平地水退布地皆銀汱銀粒矣北曰金加西蠟其地
出金銀天下稱首其鑛有四坑深者皆二百丈土人以牛皮
軟梯下之役者常三萬人其所得金銀國王什取其一七日
納得課銀二萬兩其山麓有城名曰金城百物皆貴獨銀至

賤貿易用銀錢五等大者八錢小至五分金錢四等大者十
兩小者一兩
右職方
穆天子傳天子至昆侖邱觀寶器大燭銀銀有光如燭似美
玉爾雅云　山之　有銀燭
博物志云金產於金汱江者紫色光瑩產於麗江者色赤而
沾垢賦銀產於梁王山者白瑩而有茶花黃點撲之有聲琤
琤然產於細花明光渚場者微有鉛色撲之其聲黯麗江府
産金尤多每雨後其金散拾如豆如棗大者如拳破之中空

石水亦有色石子者銀則穴地數十丈取鑛石鍊之產最盛
者莫如磨乃場
漢逵信侯婁敬晚得道好遊明月山北能種金其地曰種金
坪今人往往得金云續博物志曰襄鄧間故舂陵白水之地
多得金麟趾褭蹏金趾中空四旁有文刻工巧褭蹏似於平
物上滴成如乾柿土人謂之柿子金或曰此婁敬所種藥金
最良故曰白水種金藍田種玉金玉固有種乎
續博物志曰印子金者世傳淮南王安藥金也上有印子篆
文戸主字壽州八公山土中耕者往往得之小餅重一兩有
一印大餅至七兩有一十許印
扶南出剛金狀類紫石英生水中石工沒水取之其剛可以
刻玉
唐御史臺記云劉禕之臥疾鳳閣舍人孟詵候之因留飯以
金碗貯酪詵覷之驚曰此藥金非石中所出者禕之曰主上
見賜當非僞物詵曰藥金仙方所貴不爲僞也禕之曰何以
知之詵曰藥金燒之其上有五色氣起燒之果然
唐太宗嘗賜房玄齡黃銀帶云黃銀鬼神所畏更取金帶侑
之又有烏銀陳藏器餘云與黃銀俱爲瑞物可辟惡今人以

硫黃薰白銀再宿即黑此人工非真物也方勺泊宅編曰黃
銀出蜀中色如金無異上石則色白
嶺表錄異云五嶺内富州賓州澄州江漢間皆產金居人以
木箕淘金爲業多養鵝鴨取屎以淘金片日得一兩半兩有
終日不獲一星者就中澄州者特良明可照夜別於常金謂
之夜明金
溪蠻叢笑云絲金沙中揀之又出於石碎石而取者色視沙
金爲勝金有苗路夫匠識之名絲金
鍮石黃銅似金者明朝皇極殿頂名是風磨銅更貴於金或
云即鍮鍮鉐石也呂覽淮南言鍮石似金一統志云答兒密
古之舟眉流國產鍮石格古要論曰鍮石自然銅之精者也
今爐甘石煉成者假鍮也崔昉曰銅一斤爐甘石一斤煉之
成鍮石眞鍮生波斯國者其如黃金燒之赤色不黑李時珍
謂藥成黃金或謂石名似金非也
李時珍曰金有山金沙金二種其色七青八黃九紫十赤以
赤爲足色和銀者性柔試石則色青和銅者性硬試石則有
聲寶貨辨疑云馬蹄金象馬蹄難得橄欖金出荊湖嶺南胯
子金象帶胯出湖南北瓜子金大如瓜子麩金如麩片出湖

南及高麗沙金細如沙屑生蜀中葉子金出雲南凡金皆在
塲蘂間及爲釵釧溲器者陶隱居謂之辱金不可合煉寳藏
論云金有二十種又外國五種還丹金出丹穴中體含丹砂
色尤赤合丹服之希世之寳也麩金出五溪漢江大者如瓜
子小者如麥性平無毒山金出交廣南韶諸山銜石而生馬
蹄金乃最精者二蹄一斤毒金即生金出交廣山石內赤而
有大毒殺人鍊十餘次毒乃已此五種皆眞金也水銀金丹
砂金雄黃金雌黃金硫黃金曾青金石緑金石膽金母砂金
白錫金黑鉛金皆藥制成者銅金生鐵金熟鐵金鍮石金煎

藥點成者已上十五種皆假金也性頑滯有毒外國五種乃
波斯紫磨金東夷青金林邑赤金西戎金占城金也
函火云凡金生處穴室百十尺見伴金石定見金也其石褐
色一頭如燒黑狀其金色深赤黃麥麩金即在江沙水中淘
汰而得其色淺黃皆生金也或云金生水沙者謂鴨啖沙從
臆脛內淘之有金屑東南金色深西南金色淺亦土地所定
也
方氏曰雲南葉子大食國加西蠟西回回番錢皆熟金也葉
子精於鋌細絲不足以盡之亦金有紫霞甚耎無聲而燒不

黑雜赤銅曰氣子張公即有聲矣
李時珍曰閩浙荆湖饒信廣滇貴州交趾諸處山中皆產銀
有丱中煉出者有沙土中煉出者其生銀俗稱銀筍銀牙是
也亦曰出山銀獨孤滔丹房鏡源所謂銀坑中出褐色石彤
如筭打破即白名曰自然牙曰自然鉛亦曰生鉛此有變化
之道不堪服食者是也寳藏論云銀有十七種又外國四種
天生牙生銀坑內石縫中狀如亂絲色紅者上入火紫白如
草根者次之銜黑石者最奇生樂平鄱陽產鉛之山一名龍
牙一名龍鬚是正生銀無毒爲至藥根本也生銀生石鉚音

鏷中成片塊大小不定狀如硬錫丹砂銀生五溪丹砂穴中
色理紅光黑鉛銀得子母之氣此四種爲眞銀有水銀銀草
砂銀曾青銀石緑銀雄黃銀雌黃銀硫黃銀膽礬銀靈草銀
皆以藥制成者丹陽銀銅銀鐵銀白錫銀皆以藥點化者十
三種皆假銀也外國四種新羅銀波斯銀林邑銀雲南銀並
精好
本草集解云銀與金生不同處所在皆有而以虢州者爲勝
此外多鉛穢爲劣高麗作帖者云非銀鉚所出然色青不如
虢州者又曰生銀出饒州樂平諸坑銀鉚中狀如硬錫文理

粗錯自然者眞又曰銀在丱中與銅相雜土人採得以鉛再三煎煉乃成故曰熟銀其在金坑中所得乃土石中滲漏成條若絲髮然土人謂之老翁鬚最爲難得方書用生銀必得此乃真也

集解又云按南越志波斯國有天生藥銀用爲試藥指環入燒朱粉甕不多年沉集有銀號盃鉛銀光軟與波斯相似祇是難得燒煉家有生鉛一斤只得一二銖山海經云東北樂平郡堂少山出銀甚多黔中生銀體硬不堪入藥

右品類

幽明錄云海中有金臺臺內有金几

拾遺名山記云方丈之山有池方百里水淺可涉泥色若金而味辛以泥爲器可作丹百鍊可爲金金色青照見鬼魅猶石鏡魑魅不能藏形也

酉陽雜俎云俱振提國尚鬼神城北隔眞珠江二十里有神厨春秋之時國王所須什物金銀器神厨中自然而出用畢亦滅天后使人驗之不妄

西京雜記云戚夫人有百鍊金彄環照見指骨高帝惡之以賜侍兒鳴玉耀光等

纂異記云有人得青石大如磚背有鼻穿鐵索長數丈循環無相斷處海商見之以數十千易之云此偽金石墜於海中經久引出上必有金

禹登宛委山得五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吳越春秋

後漢皇后紀有蜀漢釦器並不復調注云釦音口以金銀緣器也

右奇器

王者不藏金玉則黃金見深山君棄金而王其政平則黃金見深山

王者宴不及醉刑罰中人不爲非則銀甕出

少昊時金鳴於山銀涌於地

漢武太始二年詔曰朕郊見上帝西登隴首獲白麟以饋宗廟渥洼水出天馬泰山見黃金宜黃金鑄麟趾褭蹏以協祥焉

晉永和起居注云廬江太守路永表言於穀城北見水岸邊紫赤光得金一枚文如印齒

蜻蛉縣山有碧雞金馬光影倏忽民多見之漢宣帝遣王褒祭之欲致金馬

北史循良傳曰辛公義爲并州刺史山出黃銀獲之以獻詔水部郎婁則就公義驗焉乃聞空中有金石絲竹之聲

古賞瑞

漢世人主之賜金過絕後代如高祖之賜張良田肯家各皆五百斤及醫九十斤昔文帝之賜太尉勃丞相平將軍嬰朱虛襄平侯等武帝之賜大將軍驃騎將軍宣帝之賜大將軍光及廣陵王諸侯王及列侯在國者又賜尹翁歸朱邑之子及黃霸等昭帝之賜廣陵王凡金皆百千萬斤計又見各漢部他如東方朔諫引董君設飲宣室當賜黃金三十斤諫止

籍盡匿鄧社田爲苑賜黃金百斤館陶公主使董偃以黃金百斤爲袁淑壽吳國懸賞斬大將者與金五千斤亦賞有差元帝以趙充國史高辟廣德乞骸骨各賜黃金六十斤楊雄諫毋拒匈奴入朝成帝賜金十斤傅喜作傅太后以光祿大夫告病哀帝賜黃金百斤既廣受乞骸骨宣帝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夏侯勝受詔撰謂語說賜黃金百斤龔遂出守渤海召對稱旨加賜黃金贈遺之杜延年守北地郡中清淨使謁者賜璽書黃金二十斤他散見紀傳者尚難悉舉賞賚如此則知大府所藏尤多也今之賞有功而用於軍者不過白金數十數百用者至數萬十萬皆乏矣即如朱甯劉瑾所抄沒不過十萬十數萬未聞金以千萬斤計者盤山披沙無虛日金何往哉頗疑寶貨神變不測復歸山澤耶

宋太宗問杜鎬曰西漢賜予悉用黃金近代爲難得之貨何也對曰西漢多金由彼時佛事未興金價甚賤也鎬此說於事理固未盡郎仁寶曰意漢時惟宗廟朝廷簠簋車輅少加飾焉庶民無敢用者今朝廷宮室器皿服玩無一不用而庶民亦漸擬之又至二教神佛像㡧供具鍍裹所費無量此既有說矣至於珠一也項羽遺張良二斗孫權遺宗預一斛

張方刧帝西遷輦眞珠百餘斛今內庫有是耶雖宋元以來未之嘗聞此則非如金有上下之耗也天下且廣珠金益稀是不可理詰耳

謝肇淛曰黃金一種古多今少不但間楚之金漢高用陳平言出黃金四萬斤間楚君臣不問平出入與梁庫梁孝王卒庫中黃金尚四十餘萬斤莽省王莽死省中黃金六十萬斤董塢郿塢金三萬斤銀九萬斤及諸賜金已也如韓嫣之金彈劉世之金蛇亦尋常用之王莽時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斗此亦金多之驗又攷漢制天子每聘后輒用黃金二

萬斤今大內豈能辨此所以然者世間靡費漸滅惟金最多而四夷之外去而不返者不與焉衣服之銷金縷金器玩之鍍金鎦金鉤金砑金箋扇之泥金灑金貼金神佛之鋪金經典之乳金軸文之貼金天下之廣一日殆以萬計皆糜滅至盡間有銷鎔千萬中一二耳况之有限安能副無窮之用哉

余攷唐六典有十四種曰銷金曰拍金曰鍍金曰織金曰砑金曰披金曰泥金曰鏤金曰撚金曰戧金曰圈金曰貼金曰嵌金曰裹金楊用修謂古有細金尚不在其中至宋大中祥符八年又詔應銷金鏤金貼金間金戭音尹金圈金解金剔金撚金陷金明金泥金榜金背金影金闌金盤金織金金線皆不許造中宮以下衣服並不得爲飾凡十九種吁工匠日巧名色愈繁服玩寖侈金之銷耗無窮唐宋迄今由來漸矣安得今日再如宋詔一申明之乎按鏤金燒即鈒金又有鑲金俗作廂不知於唐十四種朱十九種作何金也

凡律度量衡用銅者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爲物至精不爲燥濕寒暑變節不爲風雨霜雪改形類乎士君子之行故也漢書

唐元和中天下歲採銅二十六萬六千斤宣宗時歲率採銅

六十五萬六千斤食貨志宋朝銅坑冶閩蜀湖廣江淮浙路皆有之祖宗時天下歲産銅七百五萬斤有奇渡江後其數日減朝野雜記

唐穆宗時戶部尚書楊於陵云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鑪歲八百萬今止十餘鑪歲入十五萬元祐六年東南歲鑄錢二百七十五萬只梧州元豐監歲鑄十五萬已當長慶時天下之數矣孔氏雜說

夏彝仲曰周漢用金猶今用錢皆以完質計數授受無煎鑿虧折反鎔弃耗失取諸山澤者歲增行於人間者無損故周漢黃金充溢賜予以千百斤計其價僅倍於白金金一兩值錢才六百魏晉而降耗金日甚散於剪鑿消於薪火塗畫宮闕塗飾神像費至不貲或殉含地下或沉沒於黿鼉之宫或縷而爲衣嵌而爲器若交易外夷宋之歲幣國家之欵市奚啻千億金所以日亡而值日昂也然而欲爲採金之說則又非也金玉爲山石之精非若草木之旋芟旋長也或暴發輙竭或採取歲久所得不償所失歲課不足有司必責主者取羸且鑿鑛之徒皆亡命輕俠聚而難散致有甲兵之禍無利而有害若以金少爲憂而金非財也特財之權耳以金多爲

富在一家則可通天下而論則非也金愈多粟帛將愈貴困之將愈甚矣故前世每當革易之始則財贏及承平久轉匱乏者非乏金也始則人少而穀食多承平久生聚衆而穀不加多也於金少何尤焉

右國費

齊晏子娶吳王女築城於吳興安吉州西北二十里後耕者每得黃金狀如四角菱中有齊字名曰晏子金故其地曰晏子城鄉名晏子鄉

地里志云金城郡初築城時得黃金故名金城一云城在京師之西金西方之行也故名

金山寺在潤州金山上唐有裴頭陀斷手以建伽藍忽一日江邊獲金數鎰表聞因賜名金山寺

南海古蹟記云金芝巖在清遠北唐天寶間望氣者言南海東南內有霧山發金草遣使得金芝二十四莖鏘然作金鐵聲

右古蹟

漢書武帝紀收銀錫造白銀如淳曰銀錫白銀者雜銀錫而爲之也方氏曰鉛一斤入石膏末一錢半攪淸亮又入輕粉

一錢半傾平地便成白鑞此漢書所謂銀錫也

菩薩地持經曰眞金得迦斯藥著於火中轉增淨

華嚴經曰以一兩阿羅娑藥變千兩銅以爲眞金瓌分無減

物理小識曰石硫荷葉黑銀而碎之以燒金則金愈光

紀傳補錄云韓約爲安南都護時土產有玉龍膏南人用之能化銀液者舊相傳其膏不可齎往犯之爲禍約不之信及代還竟載以歸時爲執金吾果首罹甘露之禍

拾遺記云元封年浮折國貢蘭金之泥此金出湯泉盛夏之時水常沸湧有若湯火飛鳥不能過國人行者常見水邊有人冶此金爲器混若泥如紫磨之色百鑄其色變白有光如銀名曰銀燭常以爲泥封諸函匣及諸宮門鬼魅不敢干漢世上將出征及使絕國多以泥爲印封帝崩後乃絕按此則泥金事但可用於報捷今槩用之登科誤矣

物理小識云有礬金硇首傾水者煎銀塊投之則旋而爲水傾之盂中隨形而定復取礬水歸瓶其取礬水法以琉璃瓮燒一長管以煉砂取其氣湯道未云又云眞番硇能乾汞

方氏云以銀爲鼎擢丹粟其中煨養之則漸黑其氣相入猶鉛汞之相食也丹砂中本虛卽須體所含也乾之則實氣入

其中矣得老翁鬚則力倍其取神火者十銖能乾十銖之汞
或取鉛精配之寶藏論謂金二十種銀十七種自有其理特
世鮮傳者耳約其理則五金八石皆互相爲用鉛以丹砂爲
子汞以丹砂爲母金好汞而汞餌之銀合砂而砂食之鐵近
銀如赤銅灸石流如鐵抱樸曰武都雄黃伏火可點銅爲金
膽礬汞泥入大青爲金但輕耳上宿真君曰硃砂伏於鉛而
死於硫硫戀於鉛而伏於礬鐵戀於磁而死於鉛雄戀於鉛
而死於五加硇最愛伏於羊䏰而鐵柔於蜩脂要皆制氣於
鉛傳胎於汞消於消石剝於石鹽

陸游曰劉均國草塞汞篋而成金又征瀘路䗴鐮取馬草透
成白金臨安僧法堅亦言此殆所謂透山根乎庚辛玉冊曰
透山根即蔥菁而紫含金氣
蘇轍龍川志畧云治平末還蜀遇仙都道士曰精氣內也肢
骸外也謂養精氣內丹乃成惟外丹成乃可點瓦礫化皮骨
飛行無礙然內丹未成無以交之則服外丹者死後見張公
安道曰抱樸言手握如泥出指間者藥眞成也予爲道仙都
所聞公笑曰姑俟之方氏曰龍川亦姑言之爾楊楷竇舜卿
范仲淹胡徧皆遇異人授化金方而不爲者也知其理而已

物理曰生金有毒中毒者鷓鴣肉解之葛洪言用豕負革肪
苦酒鍊金百遍即柔或牡荆酒慈石消之爲水其實驢馬脂
皆能柔金本草久服長生妄也塞竅留尸與灌汞同抱樸子
曰吳景帝戌將於廣陵掘一大塚棺中人面如生兩耳及鼻
孔中皆有黃金如棗大許此假物不朽之效也
淮南曰青頌五百年爲白頌此言連鉛久而生汞也礦砂殺
之膽礬結之鉛凝之紫河車伏之川椒茶葉收之唾嚼桼亦
欽之灌尸如生
潛老夫曰凡鉛銅中皆有銀從雲貴來赤銅有光乃未取煉
者也石直十六兩赤銅從船來廣者石不過九兩以取出也
赤銅一石可取白銀四兩鉛每斤可取銀須五分有此二物
其鉛乃可取霜若爲人取去此物者則取霜不出負版鐵鉛
亦取不出又云以汞與膽礬鍊鐵可成黃金
物理曰德化之水可以煮鐵爲銅畢萬曰白青膽礬化鐵爲
銅白青即大青也
段柯古曰紅硃煉丹砂爲黃金碎以染筆入石中削去愈明
方氏曰凡錫砂山見磊砢小褐石自有脉路穴土十丈或倍
之支洞尋苗或黃碎石或石縫亂絲則鏃砂近矣形如煤炭

下疊石不甚黑出土以斗量高者六七兩一斗下者一二兩其鑣砂放光甚者精華洩漏得銀偏少爐築五尺砂光淘洗每鑣砂二石用栗木炭二百斤墻背鼓鞴火力既合鑣鎔成團然銀猶隱鉛中砂二石鎔團約百斤冷定入夯金蝦蟆爐鉛沉下者已類陀僧柳枝燃照鉛氣淨盡則生銀也須無絲紋或見圓星滇號茶經入銅少許乃入槽成絲耳楚雄所出銅砂百斤又坐鉛二百斤於爐內然後煽煉成團其再入蟆爐沉鉛結銀同也爐底陀僧樣者別入爐煉又成扁擔鉛雜銀者紅銅與鉛也高爐坩鍋鍊之灑硝而銅鉛就鍋底曰銀銹灰池落者曰爐底二者填火土甑鉛就低流銅粘餘銀以鐵杖逼就　又曰銅托體銀中鉛中亦有不雜銀鉛者爐須傍通高低二孔鉛先化從上流銅後化從下出煉托銀者銀結於面銅流於下日本方長板銅滰人再煉取銀而傾餠轉售是也最下者棠山銅又曰銅鑛如薑如鍮有銅星入爐傍溢者爲自然銅亦名石髓鉛鑄錢則加倭鉛岩鉛六銅四則鑄色黑而墮即碎矣倭鉛非鑛鉛也乃爐甘石泥罐火煉而成者無銅收伏入火即成烟飛去

茅君內傳云取鉛十斤安鐵中猛火燒之三沸投九轉金華一銖於鉛中攪之立成黃金

抱樸子曰綺里丹法用鉛百斤煮以雄黃皆成金太剛以猪膏煮之太柔以梅煮之

唐書曰武德中方術人師市奴合金銀並成上異之以示侍臣封德彝進曰漢代方士及劉安等皆學此術惟苦黃白不成用此金銀爲食器可得不死也

申屠生能化黃金高駢客之爲呂用之所譖奔湘漢見劉巨容自言其術

陳允升取厚藥塗紙投火中皆成金因足郡用

黃尊師於茅山側修起天尊殿講說教化日數十人時講筵初合忽有一人排闥叫呼貌蠹言陋腰插驢鞭如隨商客騾仗者罵道士不向深山學道聚衆作何物黃尊師不測下筵遜詞良久詞色稍和曰修一殿却用幾錢曰五千貫曰盡搬破釜及雜鐵來約八九百斤掘地爲爐以火銷之探懷取葫蘆瀉出兩丸藥以物攪之少頃去火已成上銀曰此合得萬餘貫修觀計用有餘黃生與其徒皆謝問其所欲笑出門去不知所之後十餘年黃生奉詔到京忽於長街西見插騾鞭者肩一幞子隨一騎驢老人行全無茅山氣色黃生欲趨揖

乃搖手指乘驢者復連叩頭黃生但磕禮而已惜此老人逸其名黃生不物色而交臂失之眞俗道士耳枉此奇遇也

尚書故實云盧元公好道重方士有王谷者得黃白術變瓦礫泥土立成黃金

張文定守蜀重九藥市拂晨驟雨隨行醫官張子陽避雨玉局觀須臾晴霽樹上白衣翁竚立顧視子陽曰有一事須爾通意主人子陽唯唯即出藥二粒大如粟使遺文定子陽曰常識伊否翁姓何氏翁曰我姓葛侍郎已兩守蜀我常見之子陽曰北此一來耳翁曰說與主人他日再來此相尋子陽

持藥具白文定文定以汞一兩置藥一粒燬之須臾有聲如遠磬然清越非常諦聽間忽有圓光出盒內煥耀滿室驚而取之汞成黃金文定乃餌其餘藥一粒再訪之不復見矣

胡應麟曰鄔佐卿嘗如卝霧寺遇一蜀僧深於禪理因數數往返佐卿適有所貸廹窘無以應憂見於色僧問曰君須幾何而彤困若此鄔曰此方以內煎熬地獄非十金不能免此僧持几上煮茶銅銚視之曰此踰十金矣便命索炭鄔異之即爲燃炭僧出包中藥七許擦銚周遍藥盡著火中燒令通赤急索酒淬之尋以水洗則成銀矣鄔遂得緩子錢之急明日往謁僧已行矣

神仙傳曰尹軌字公度有遭母喪而窮者公度省之愴然曰卿假求數十斤鉛得孝子言猶可得耳乃具一百斤公度將入前山中架小屋下於爐中鎔鉛以管中藥投拂鉛中攪之皆成好銀以與之告曰念卿貧困故以相與愼勿忘言

唐年補錄云太和中崔元亮爲湖州牧嘗有僧道閑善藥術崔曾求之僧曰此術不難求但利於此者必反陰譴可令君侯一見耳乃命崔市汞一斤入瓦鍋納以紫丸蓋以方瓦叠炭埋鍋倏而焰起謂崔曰只成銀無以取信公宜虔心想一

物則自成矣食頃僧夾鍋於水盆中笑曰公想何物崔曰想我之形僧取以示之若範金焉眉目巾笏悉具之矣

程明道先生嘗憩一僧寺夜聞察察有聲命火燭之乃鼠於佛臍中銜一書欲出先生取視之乃丹書也即手抄而納舊本佛腹明日召塑工補其孔先生後如其法鍊月餘人見其屋有光以爲火競趨撲之非火也遂不復鍊以將成之丹塗銀器所塗處即成金或諷先生服之先生曰吾腹中安可著此一道士擬傳之比至先生已易簀矣

凡足色並參僞以售者惟銀可入欲去存金則將金作薄片

剪片以土泥裹塗之入坩鍋中硼砂鎔化即銀吸入土內讓金流出遣成足色後復入鉛少許另入坩鍋勾出土中之銀亦毫釐具存也　凡金箔每金七釐造方寸金一千片粘鋪物面可縱橫三尺粘物微棄後刮削火化金仍藏灰內滴清油數點伴落聚底淘洗入爐毫釐無恙

凡銅供世用出山與出爐初貨只紅銅而已以爐甘石或倭鉛參和轉色爲黃銅以砒霜等藥制煉爲白銅礬硝等藥制煉爲青銅廣錫參和爲響銅倭鉛和寫爲鑄銅凡銅山夾土帶石穴鑿數丈得之仍有礦包其外礦狀如薑石而有銅星亦名銅璞煎煉之仍有銅流出不似銀礦爲棄物也凡銅砂在礦內形狀不一或大或小或光或暗如鍮石如薑鐵淘去土滓而煉之其薰蒸旁溢者爲自然銅亦曰石髓鉛凡銅質有數種有全體皆銅不夾鉛銀者單煉而成有與鉛同體者爐必旁通高低二孔鉛質先化從上孔流出銅質後化從下孔流出東夷銅又有托體銀礦者煉時銀結於面銅沉於下商舶入中國曰日本銅形方長板滓入煉取零銅然後寫成薄餅售之凡紅銅升黃色者用自風煤炭此煤碎如粉泥餬作餅不用鼓風通紅則自晝達夜江西則產袁郡及新淦

邑百斤灼於爐內泥礶載銅十斤繼入爐甘石六斤坐於爐內自然鎔化後因爐甘烟洪飛損改用倭鉛每紅銅六斤入倭鉛四斤先後入礶鎔化冷定即黃銅也凡響銅用出山廣錫無鉛氣者入銅內鉦鐲之類皆紅銅八斤入廣錫二斤鐃鈸則銅錫更加精煉之凡鑄器低者紅銅倭鉛等分之甚至鉛六銅四高者名三火黃銅四火熟銅則銅七而鉛三也

凡倭鉛古無之近世所立名也其質用爐甘石熬煉而成繁產於山西太行山一帶荊衡次之每爐甘石十斤裝入泥礶泥封固以漸砑乾勿使見火折裂然後逐層用煤炭餅墊盛其底鋪薪發火煅紅礶中爐甘鎔化成團冷定毀礶取出每十耗二即倭鉛也以銅收伏之乃不成烟飛去以其似鉛而性猛故名之曰倭云

凡銅坑所在有之今中國供用者西自四川貴州爲最盛東南間自海船來湖廣武昌江西廣信皆饒銅穴其衡瑞等郡出最下品曰崇山銅者或入冶鑄混入不堪升煉成堅質也

凡鉛質有三種一出銀礦中包孕白銀初煉和銀成團再煉脫銀沉底曰銀礦鉛此鉛雲南爲盛一出銅礦中入爐煉化鉛先出銅後隨曰銅山鉛此鉛貴州爲盛一出單生鉛穴山

石挾山煙壽脉曲折如採銀銚取出洶洗煎煉名曰草節鉛此鉛蜀中嘉利等州爲䲨其餘雅州出釣腳鉛生山澗沙中形如皂莢子又如蝌斗子上饒樂平出䅥銅鉛劍州出陰平鉛難以枚舉凡銀礦鉛煉鉛成底煉底復成鉛草節鉛單鍊之爐傍通管注入長土槽內俗名稱擔鉛亦曰出山鉛與類經煉於銀爐者別也凡鉛物値雖賤變化殊奇白粉黃丹皆其顯像操銀底於精純勾錫成其柔軟皆鉛力也

右制化

圜法第二

按唐藝文志有梁顧烜錢譜一卷凡歷代造立之原大小輕重之度皆有論序封演續錢譜一卷隋志有錢圖一卷晁氏志云唐張台亦有錢錄兩卷本朝紹聖間李孝美以兩人所撰舛錯增廣成十卷分八品周秦後代之品様悉具陶岳撰貨錢錄一卷記五代諸侯擅改錢帛之由凡五篇紹聖元年董逌撰續錢譜十卷宋國史志云張台錢錄一卷本朝金光襲錢寶錄於公甫古今泉貨圖一卷崇文目云杜鎬鑄錢故事一卷咸平二年鎬承詔撰錄前代書史更鑄錢故事分五門紹興十九年洪遵得古錢百有餘品旁考傳記下逮稗官所記攟摭爲泉志十五卷凡九品後迄馬端臨錢幣考止矣已上書不盡傳陶九成說郛所載僅董逌譜洪遵志二卷說郛割裂非全書而董譜尤錯亂紕繆不成文理熊入地僻陋無從搜討藏書總爲條貫姑仿譜之年例而援據己所知之事文詮次之以俟博雅君子補訂焉荒漏非所計也李世熊識

通典曰自太昊以來則有錢矣太昊高陽氏謂之金有熊高辛氏謂之貨陶唐氏謂之錢商周謂之布齊莒謂之刀又曰

教與俗改幣與世易夏后以元貝周人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初學記曰黃帝採首山銅始制爲刀謂之泉者言其形金者言其質刀者言其器貨布者言其用古文錢字作泉者其形如泉文一變而爲刀布再變而爲圜法太公爲周作九府圜法師古曰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曰九府李奇曰圜即錢也師古曰圜謂均而通之也唐崔沔議曰太公之創九府將以殷貧人賈生之陳七福規於史漢令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圓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疋以爲貿易之制自圜法流通於世民

實便之故泉與刀竝廢後人不曉其謂也觀古錢其形卽篆泉文也後世代以錢字故泉之文借爲泉水之泉其實泉於篆文下體不從水也先儒不知本末謂流於泉布於布實於金利於刀此皆沿鑿之義也錢以權天下之利而便於民古人與金銀龜貝相參爲幣惟管仲之論詳焉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湯以莊山之金禹以歷山之金竝鑄幣而贖民之無饘賣子者又曰珠玉爲上幣楚語王孫圉與趙簡子曰王足以庇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寳之珠足以禦火則寳之服氏曰珠水精足以禦火玉火精食之以禦水故古人以爲

錢神志　卷一　三九

上幣也黃金爲中刀幣布爲下幣又曰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太史公曰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然則幣者金玉齒革刀布之總名也惟太玄曰古者寳龜而貨貝孔疏周禮因之曰所以交易皆惟貝而已後世君子易之以金幣按神農之世日中爲市致民聚貨交易而退黃帝已下通其變使民不倦謂器用有不便於時則變更通利之古之爲市以有易無豈但貝哉孔說謬也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人降災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民患輕

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人利之國語注曰母重也子輕也患幣輕而物貴則爲重幣以平之權則而行以廢其輕故曰母權子患幣重則多作輕錢行之亦不廢去重者故曰子權母以重者貿貴以輕者貿賤錢有大小而民皆得以爲利也今王廢輕作而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王弗聽卒鑄大錢錢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國語注云韋昭曰或云文曰寳貨皆非實肉好皆有周郭體爲肉孔爲好以勸農贍不足百姓蒙其利

錢神志　卷一　四十

管仲相威公與民通輕重令左司伯公將白徒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載錢二十萬求生鹿於楚見管子輕重戊孫叔敖相楚莊王以爲幣輕更以小爲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於叔後五日朝叔言之王請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史記云楚王赦常封三錢之府注金幣三等也史又云秦惠王二年初行錢此列國鑄錢之驗也秦幷天下幣爲二等黃金以溢爲名上幣孟康曰二十兩爲溢改周一斤之制以溢爲金之名數上幣者二等之中黃金爲上而錢爲下也銅錢質如周錢文曰

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二世之亡項梁鑄大錢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如榆莢也通典云文曰漢興佚無吕日重三銖漢志云重銖半徑五分黃金一斤復周之制以斤名金而不軌逐利之民畜贏以稽市物痛騰躍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高后二年乃復行八銖錢六年六月行五分錢即莢錢也孝文五年爲錢益多而輕更鑄

四銖錢其文爲半兩除盜鑄錢令便民放鑄賈誼諫之以爲退七福行博禍上不聽是時吳以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武帝建元二年行三銖錢五年罷三銖行半兩時承文景之富征伐四夷轉運歲費巨萬百億計不可勝數於是大農陳臧錢經耗賦稅既竭縣官大空而富商賈或蹛財役貧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天子乃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贍用而摧兼并浮淫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

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赤金丹陽銅也今半兩錢法重四銖文爲半兩實重四銖而姦或盜磨錢質而取鋊鋊一面有文一面幕爲質鋊銅屑也音浴摩錢漫面取其屑更鑄也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雜鑄銀錫爲白金也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

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晉灼曰以半斤之重差爲三品此重六兩則下品重四兩也三曰復小撱音妥之其文龜直三百撱圜而長也令縣官銷半兩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犯者不可勝數封演曰三銖文有別共六銖皆篆文有司言三銖錢輕輕錢易作姦詐乃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可得摩取鋊按秦八銖太重漢榆莢太輕惟五銖輕重得宜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

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氐無慮皆鑄金錢矣民多姦鑄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史記作赤側韋昭曰所謂子紺錢也以赤銅爲其郭今錢郭見有赤者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白金稍賤民弗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終廢不行其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

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爲之宣帝時貢禹言鑄錢采銅一歲十萬人不耕民坐盜鑄陷刑者多富人藏錢滿室猶無厭足民心搖動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姦邪不可禁原起於錢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爲幣除其販賣租銖之律租稅祿賜悉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意農桑議者以爲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寢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云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

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

又作

剛卯錢服虔曰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今有玉在者銘其一面曰正月剛卯金刀莽卽眞以劉之爲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其去剛卯莫以爲佩除刀錢勿以爲利承順天心乃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

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

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曰

么錢一十么小也音一堯反次八分五銖曰

幼錢二十次九分七銖曰

中錢三十次一寸九銖曰

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是爲錢貨六品直各如其文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銀一流直千是爲銀貨二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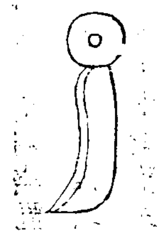
大布　次布　茅布　壯布　中布　差布　厚布　幼布

么布　小布　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爲其布名直各一百上至大布長二寸四分重一兩而直千錢矣是爲布貨十品布亦錢耳謂之布者言其分布流行也他龜寶四品貝貨五品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鑄作錢布皆用銅殽以鏈錫文質周郭倣漢五銖錢云是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小兩行難知又數變改不信皆以五銖錢布買訛言大錢當罷莫肯挾莽患之下詔敢非井田挾五銖錢者爲惑衆投諸四裔於是食貨俱廢民涕泣於市道莽知民愁乃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竝行龜貝布屬俱寢天鳳五年復申下金銀龜貝之貨頗增減其價直而罷大小錢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有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圓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錢直貨泉二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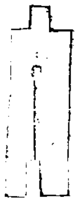
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直一與貨布二品竝行又以大錢行久罷之恐民挾不出乃令民且獨行大錢與新貨泉俱枚直一竝行盡六年毋得復挾大錢矣每易一錢民用破業而大陷刑民犯鑄錢伍人相坐沒入官爲奴婢其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鎖琅當其頸傳詣鍾官主鑄錢之官也以十萬數到者易其夫婦愁苦死者十六七或以爲貨泉者識也光武起舂陵泉鄉文成白水眞人是其驗也時公孫述據蜀廢銅錢置鐵錢百姓貨賣不行蜀中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民間竊言王莽稱黃述自號白五銖漢貨也言天下當還劉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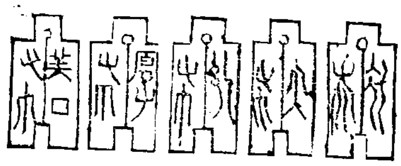
刀布圖附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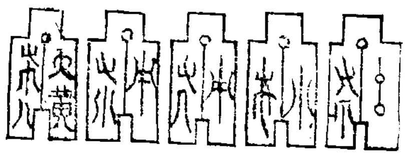
古刀布



布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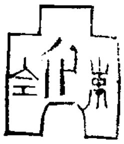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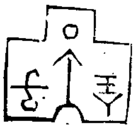




右十布錢王莽鑄之大布次布壯布弟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小布大黄布廣五分重十五銖按漢書有弟布無大黄布此不知何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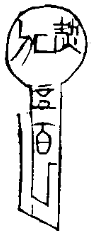
田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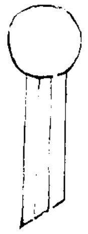
右田布錢長一寸七分肩廣一寸足門廣六分

契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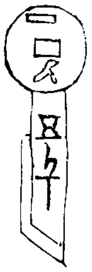


右古契刀王莽造環如錢一刀五百

錯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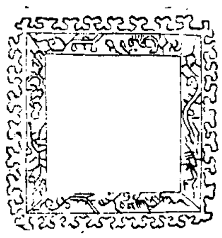


右錯刀以黄金錯其一刀直五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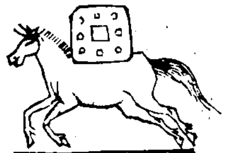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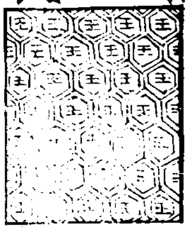
右大黄布刀十三分重七銖

漢皮幣



右皮幣漢武元狩四年造以白鹿皮爲之仟毛方尺緣飾金文繡以五采凡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行之而後行用四千萬





右白金三品漢武元狩四年鑄銀錫爲之以天用莫如龍圓之以象天其文龍重八兩用三千地用莫如馬方之以象地其文馬差小重六兩用五百人用莫如王撱音妥之以象人其文龜重四兩用三百

初王莽亂後貨幣雜用布帛金粟至光武建武十六年始行五銖錢先是馬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三府以爲未可許事遂寢援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隨牒解釋更具表言帝從之天下賴其利時長安鑄錢多姦巧京兆尹閻興署主簿第五倫爲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民悅服章帝時穀帛價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言今非但穀貴也百物皆貴此錢賤故耳宜令天下悉以布

帛爲租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如此則錢少物皆賤矣尚書朱暉非之帝怒遂用林言少時復止桓帝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劉陶議上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軸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鹽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使當今砂礫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使百姓渴所無飲饑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墻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以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羣小競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鳥鈔求飽吞肌及骨竝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版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悉怨之民響應雲合八方分裂中夏魚潰雖方尺之錢何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絓纖枯之末詩人所以睠然顧之潸然出涕者也帝竟不鑄錢　靈帝中

平三年鑄
四出文錢猶五銖而有四道連邊輪一謂之角錢識者竊言
後虐已甚形象兆見此錢成必四道而去及董卓焚宮殿劫
乘輿西幸長安錢果流布四出矣獻帝初平元年董卓焚宮
室劫駕西幸長安悉壞五銖錢又鑄小錢大五分悉取洛陽
及長安銅人鐘虡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由是貨賤物貴
穀石至數萬錢又無輪郭文章不便行用曹公爲相乃罷董
卓所鑄還用五銖是時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又更無增益
故穀賤無已

劉先主攻劉璋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
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先主憂之
劉巴曰易爾但當鑄直百錢文曰直百平諸物價令吏爲官
市先主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按譜有
太平百錢一當百文曰直百亦有勒爲五銖者大小稱兩如
一焉並徑七分重四銖董譜曰未詳年代疑即直百錢也又
按譜有
傳形五銖錢封演曰劉先主所鑄也輕重大小與五銖無別
但以五字爲左銖字在右謂之傳形考蜀常鑄五銖但不言

傳形耳又按漢有
厭勝錢十三種又有藕心錢狀如干盾長且方而不圓蓋古
刀布之變也又按宋陸友仁研北雜志云先秦貨布篆文奇
古多鑄地名余在京師得數十品曰屯留曰安邑金貨曰平
陽曰高陽曰安陽者甚多其文有不可盡識者以攷書地里
志攷之屯留者上黨高陽在涿郡安陽在河南安邑平陽並
在河東
魏文帝黃初二年三月初復五銖錢十月以穀貴罷五銖使
百姓以穀帛爲市　明帝太和元年四月行五銖錢時錢廢

穀用既久人間巧僞漸多競濕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爲市雖
嚴刑不能禁司馬芝等議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
今若更鑄五銖錢則國豐省刑於事爲便帝乃更鑄
五銖錢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故
吳大帝嘉平五年春鑄
大泉五百一當五百文曰大錢五百徑一寸三分重十二銖
詔使吏民輸銅計銅畀直設盜鑄之科赤烏元年春鑄大泉
當千徑一寸四分重十六銖故呂蒙定荊州孫權賜錢一億
錢既太貴但有空名人間患之帝聞百姓不便當千錢九年

詔省息之鑄爲器物官勿復出私家有者勅以輸職計畀其直勿有所枉按譜有大泉二千以一當二千董譜云未詳年代當亦吳錢也

晉元帝過江用孫氏赤烏舊錢輕重雜行大者謂之比輪比輪患其太重中者謂之四文一作四分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錢錢既不多由是稍貴孝武大元三年詔禁比輪錢不得入廣州貨與夷人鑄構作銅鼓以夷人寳貴銅鼓而州境素不出銅買人貪比輪斤兩差重故以入夷也　安帝元興中桓玄輔政議欲廢錢用穀帛孔琳之議曰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難用之苦此錢所以歷代不廢也若分穀帛爲貨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爲弊昭著目前故鍾繇曰巧僞之人競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謂用錢非徒豐國亦以省刑錢之不用由於兵亂今既用而廢之有錢無糧之人坐而饑困此立弊也愚謂救弊之術無取於廢錢朝議多同琳之故玄議不行

按漢元帝時貢禹請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租稅祿賜

皆以市帛及穀合觀孔琳之議貢禹之策決不可行矣前涼張軌爲涼州刺史時參軍張輔言於軌曰古以金貝皮幣爲貨息穀帛量度之耗二漢制五銖錢通易不滯泰始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疋爲段數縑布既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雖亂此方安全宜復五銖以濟通變軌納之立制準布用錢錢遂大行人賴其利　後趙石勒僭號鑄豐貨錢時建德校尉王和掘得一鼎容四斗中有大錢三十文曰百當千千當萬鼎銘十三字篆書不可曉藏之於永豐倉因此令公私行錢而人情不樂乃出公絹市錢限中絹疋一千二百下絹八百然百姓私買中絹四千下絹二千巧利者賤買私錢貴賣於官坐死者十數人而錢終不行

劉宋高祖即位初言事者多以錢幣減少國用不足欲悉市民銅更鑄五銖錢散騎常侍范泰議謂拯弊莫若務本今之所憂在農民尚寡倉廩未充轉運無已資食者衆家無私積難以禦荒耳夫貨存貿易不在多寡昔日之貴今日之賤彼此共之其揆一也但令官民均通則無患不足至　文帝元

嘉七年乃立錢署鑄
四銖錢文曰四銖重如其文二十四年以貨貴制
大錢一當兩二十五年罷大錢先是貨少鑄四銖錢民多剪
鑿古錢以盜鑄帝患之江夏王義恭說以大錢一當兩防剪
鑿僕射何尚之謂泉貝之興以估貨爲本事存交易豈假多
少數少則幣輕數多則物重多少雖異濟用不殊況以一當
兩徒崇虛價者邪凡創制改法宜從民情泉布廢興驟議前
代赤仄白金俄然罷息六貨濆亂民泣於市良由事不畫一
難用遵行且貨偏則民病君今制遂行富人貲貨自倍貧者
彌增其困懼非所以欲均之意朝議多同尚之沈演之獨以
爲大錢當兩則國傳難朽之寶家贏一倍之利不侯加憲而
巧源自絕帝從演之議行之經時公私非便乃罷大錢　孝武
建元元年更立錢署鑄
孝建四銖錢　按鑄錢以年號爲文始於此　先是元嘉中鑄四
銖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損無利故百姓不盜鑄及是孝
建四銖形勢薄小輪郭不就於是盜鑄者雲起雜以鉛錫又
剪鑿古錢以取銅雖重制嚴刑盜鑄彌甚百物踊貴人患苦
之乃立品格薄小無輪郭者悉加禁斷沈慶之議謂宜聽民

鑄錢郡縣開置錢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內平其准式去其雜
僞官斂輪郭藏之爲永寶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今鑄悉
依此格萬稅三千嚴檢盜鑄幷禁剪鑿數年之間公私豐贍
銅盡事息奸僞自止且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器化爲財
剪華利用於事爲益王義恭駁之曰百姓不樂與官相關由
來甚久又多是人士盜不欲入署中凡盜鑄爲利利在僞雜
僞謀既禁樂入必寡又上之所貴下必從之百姓聞官斂輪
郭藏之價百倍大小對易誰肯爲之强制使換狀似逼
奪新品施用在可開許若禁制之設非惟一旦昧利犯憲羣
庶常情今入署必輸萬三千私鑄無十三之稅逐利犯禁居
然不斷況赤縣內銅非可卒盡比及銅盡奸僞已積矣顏竣
議曰開署放鑄誠所欣同但慮採山爭鑄器用日耗銅既轉
多器亦彌貴設器直一千則鑄之減半爲之無利雖令不行
又云去春所禁一時施用是欲使天下豐財若細物必行而
不從公鑄利已既深情僞無極私鑄剪鑿盆不可禁五銖半
兩之屬不盈一年必至於盡財貨未贍太錢已竭數歲之間
悉爲塵土今百姓貨雖爲少而市井未有嗟怨此新禁初行
品式未一須臾自止不足垂慮惟府藏空匱實爲重憂今縱

行細錢官無益賦之理百姓雖贍無解官乏惟簡賢去華設
在節儉求贍之道莫此爲貴然錢有定限而消烏無方剪鑄
雖息終致窮盡者亡應官開取銅之路絶器用之途定其品
式日月漸鑄歲久之後可爲世益時議者又以銅轉難得欲
鑄二銖錢竣又議曰今鑄二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乏而
民奸巧大興天下之貨靡碎至盡空立嚴禁而利深難絶不
過一二年間其獘不可復救此甚不可也帝不聽
永光元年廢帝開百姓鑄錢由是錢貨散亂景和中遂鑄
二銖錢文曰景和形式轉細官錢每出民間即模效之大小

厚薄皆不及沈慶之啟云通私鑄而錢大壞矣錢一貫一千
長不盈三寸謂之
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
綖環錢貫之以縷入水不沈隨手破碎數萬不盈一掬斗米
一萬商貨不行其無輪郭不磨鑢如今之剪鑿者謂之
耒子尤輕薄者或曰
杏一作荇葉皆綖環之類市井用之　明帝太始初惟禁鵝
眼綖環錢餘皆通用復禁民鑄官署亦禁止太始二年斷新
錢專用古錢　南齊太祖建元四年奉朝請孔覬上書畧曰

三吳國之關閫比歲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穰
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獘在輕重屢更重錢之患在於難
用輕錢之患在乎盜鑄人所以盜鑄而嚴法不能禁者由上
鑄錢愛銅惜工也所以愛銅惜工者謂錢無用之器通交易
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莫計廣其患也自漢鑄五
銖至宋文帝五百餘年制度有廢興而不變五銖者其輕重
可法得貨之宜也以爲宜開置錢府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
依漢法則府庫以實國用有儲帝使諸郡大市銅會晏駕事
遂寢永明八年劉悛言蒙山下有嚴道銅山舊鑄錢處上遣

使入蜀鑄錢頃之以功費多而止
按不愛銅不惜工二語乃萬世鑄錢不易之良法也盖造
一錢費一錢本多而工費雖驅之使鑄亦不爲矣况冒禁
犯法而爲之乎
蕭梁高祖天監初惟建康及三吳荆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
州郡雜以穀帛交廣崇以金銀爲貨武帝自鑄五銖及女錢
二品竝行禁諸古錢
五銖肉好周郭文曰五銖重四銖三絫二黍百文重一斤二
兩女錢除其肉好謂之公式七錢徑一寸文曰五銖重如新

鑄五銖民間私以古錢交易者有五銖徑一寸三分重八銖
文曰五銖三吳屬縣行之有女錢徑一寸重五銖無輪郭者
郡縣通用之有　太平百錢二種並徑一寸重四銖四銖源
流本一但文字古今殊耳文並曰太平百錢有　定平二百
五銖徑六分重一銖半文曰定平有　稚錢五銖徑一寸半
重四銖文曰五銖源出於五銖但狹小有　東境稚錢五銖
徑七分半重三銖半文曰五銖源出稚錢但還異以銖爲朱
耳三吳行之差少於餘錢又有　對文錢其源未評　豐貨
錢徑一寸重四銖半世謂之　男錢婦人佩之即生男也比

等輕重不一天子頻下詔非勑鑄之錢不許用而趨利之徒
私用轉甚　普通四年十二月罷銅錢鑄
五銖鐵錢　大吉鐵錢　大通鐵錢　大富鐵錢鐵既易得
競爲私鑄大同已後所在鐵錢遂如邱山物價騰貴交易者
以車載錢不復計數而惟論貫商旅奸計因以利求自破嶺
以東八十爲百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爲百名曰西錢建
康以九十爲陌名曰長錢　大同元年七月詔曰朝四暮三
衆狙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頃聞外間多用九陌錢陌
錢減則物貴陌錢足則物賤非物有貴賤是心有顛倒至於

遠方日益滋甚豈直國有異政乃家有殊俗徒亂王制無益
民財今可通用足陌錢令書行後百日爲期若猶有犯男子
謫運女子質作並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於季年遂
以三十五爲陌　敬帝太平元年三月班下遠近並雜用今
古錢二年四月鑄四柱錢一准二十壬辰改四柱錢一准十
丙申復閉細錢
陳高祖承定初承梁喪亂之後錢賤不行而梁元始末有
兩銖錢及　鵞眼錢於時人襍用之其價同但兩柱即四柱
重而鵞眼輕私家多鎔鑄又間以錫鐵兼以粟帛爲貨

文帝天嘉三年改鑄
五銖錢初出一當鵞眼之十一作鑄市泉一當百　宣帝大
建十一年七月初用
大貨六銖錢一當五銖之十與五銖並行後還當一人皆不
便乃相與訛言大貨六銖象人叉腰哭不利縣官遂廢六銖
行五銖未幾宣帝崩竟至陳亡嶺南諸州多以鹽米布交易
悉不用大貨錢矣
北魏先未嘗用錢至魏獻文皇興始詔天下用錢孝文太和
十九年公鑄粗備錢文曰

太和五銖徑一寸重五銖內外百官祿皆准絹給錢絹疋爲錢二百遣錢工所在鼓鑄民有欲私鑄者聽就官爐銅必精煉無得淆雜宣武永平三年冬又鑄

五銖錢孝明熙平元年京師及諸州鎮或止用古錢不行新鑄致商貨不通貿遷頗隔任城王澄上言畧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因其所宜順而致用太和五銖雖利於京師之肆而不入徐揚之市土貨既殊貿鬻亦異便於荆郢之邦者礙於兖豫之域致貧民有切困之慝王道貽隔化之訟徃永平三年奏斷天下用錢不依准式者被勅云先用之處權可聽行至年末悉令斷之暨延昌二年徐州民奏行土錢者聽權宜依舊用謹尋不行之錢律有明式指謂鵝眼環鑿更無餘禁計河南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又河北州鎮既無新造五銖設復禁斷傳者崇以單絲之縑疏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嘗式裂疋爲尺以齊有無徒成杼軸之勞不免饑寒之苦良民分截布帛壅塞錢貨實非所以救恤黎元也愚謂太和與新鑄五銖及諸古錢方俗所便用者大小雖異並得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鄉價庶貨繯海內公私無壅其不行之錢及盜鑄巧僞不如法者據律罪之詔曰錢行已久今東南有事且

依舊用澄又奏言當今戎馬在郊江疆未一東南之州依舊爲便至於西京北域內外州鎮未用錢處行之不足爲難塞之則有乖通典何者布帛不可尺寸而裂五穀則有負擔之難錢惟貫鏹相屬不假斗斛不勞秤尺濟世之宜請並下州鎮凡太和及新鑄五銖并古錢內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聽行之鵝眼鐶鑿依律而禁詔從之而河北諸州舊少錢貨猶以他物交易錢畧不入於市也二年冬尚書崔亮奏請於王屋等山採銅鑄從之是後民多私鑄錢漸薄小用之益輕時又有

雞目五銖錢未詳何年鑄孝昌三年正月詔立鑄錢之制商謙之爲鑄錢都將長史乃上表求鑄三銖錢詔將從之事未就會謙之卒孝莊永安二年秋更鑄

永安五銖錢時私鑄薄濫細至風飄水浮斗米幾直一千御史中尉高道穆上表以爲在市銅價八十一錢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餘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抵罪雖多奸鑄彌衆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置之水上始欲不沉此乃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失之彼復何罪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只七十六文計私

鑄所費不能自潤直至無利自應息心況復嚴刑廣設也楊侃亦奏乞聽民與官並鑄五銖錢使民樂爲而弊自改魏主從之乃鑄五銖如侃所奏官自立爐起自九月至三年正月止官乃出藏絹分遣使人於二市賣之絹疋正錢二百而私市者猶三百利之所在盜鑄仍衆巧僞既多輕重非一四方州鎮用各不同遷鄴之後輕濫尤甚 馮鑑事始謂錢載年號始於永安錢按宋帝孝建初鑄四銖錢文曰孝建一面文曰四銖則錢載年號始於宋武也孝建元年距永安二年凡七十有六年豈可謂始於永安乎盖道稚之奏乃謂改鑄大錢年分之始非事始也時又有

永安上字錢 未詳何時鑄

西魏亦鑄五銖錢 未詳何年鑄

北齊神武霸政之初承魏猶用永安五銖遷鄴已後百姓私鑄體製漸別遂各爲名有雍州青州梁州生厚緊錢古錢河陽生澁天柱赤牽之稱冀州之北錢皆不行交易皆以絹布神武乃收境內之銅及錢仍依舊文更鑄流之四境未幾漸復細薄姦僞競起文襄輔政時以錢文五銖名須稱實宜稱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計百錢重一斤四兩十二銖餘

皆准此爲數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秤懸於市門民間所用皆准市秤以定輕重凡有私鑄悉不禁斷但重五銖然後聽用凡重不五銖或重五銖而雜鉛鑞並不聽用科獲姦錢入市者錢悉入告者其斷之限外內五十日外州百日羣官以時穀頗貴請待有年王從之而止 文宣天保三年除永安之錢改鑄新錢文曰

常平五銖徑八分重如其文文皆篆制造甚精其錢甚貴少帝乾明昭帝皇建間往往私鑄鄴中用錢有赤郭青熟細眉赤生之異河南所用有青薄鉛錫之別青齊徐兗梁豫等州輩類各殊武平已後私鑄甚薄或以生鐵和銅至於齊亡卒不能禁 後周之初尚用魏錢及武帝保定元年七月更鑄錢文曰

布泉以一當五與五銖並行 董逌曰有玉筯篆者有柳葉篆者重郭者文曰布泉石氏曰懸針書布泉者自梁武以來有之世謂之男錢梁書所謂徑一寸重四銖半婦人佩之生男是也或疑王莽時所鑄亦無所據若後周布泉字皆玉筯與此大異耳 時梁益之境用雜錢交易西河諸郡或以西域金銀錢而官不禁建德三年更鑄

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大權商賈之利與布泉竝行四年七月又以邊境之人多盜鑄禁乃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關張合曰小者王徑八分蓄錢之文上五下行又有上大下布者皆古篆文布泉聽入而不聽出五年正月以布泉漸賤而人不用遂廢之初令私鑄錢者絞其從者遠配爲戶齊平已後山東之人猶雜用齊氏舊錢宣帝大象元年十一月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十徑一寸三分重十二銖背面肉好又有徑一寸二分半重八銖者皆一當十與五行大布及五銖凡三品竝行

隋高祖開皇元年九月以天下錢貨輕重不等乃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

五銖重如其文每錢一千重四斤二兩三年四月高祖以錢既新出慮有私鑄乃詔四關各付百錢爲樣從關外來勘樣相似然後得過樣不同者卽壞爲銅入官詔行新錢已後前代舊錢如五行大布永通萬國及齊常平所在勿用然貿易者不止四年詔仍舊不禁者縣令奪半年俸然民習用既久尚不能絕五年正月又嚴其制自是錢貨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是時見用之錢皆私和以錫鑞求利者多私鑄難禁

乃詔凡出錫鑞處所不得私有採取十年詔晉王廣於揚州立五爐鑄錢其後奸狡磨鑢錢郭取銅雜鉛遞相倣傚錢遂輕薄乃下惡錢之禁京師及諸州邸肆皆令置樣爲准不中樣者不入於市十八年詔漢王諒於并州立五爐鑄錢時江南人間錢少晉王又鑄於鄂州白紵山有銅鉚處錮銅鑄錢於是詔聽置十爐鑄錢又詔蜀王秀聽於益州立五爐鑄錢時錢益濫惡乃令有司括天下邸肆見錢非官鑄者皆毀之而銅入官京師以惡錢貿易爲吏所執有死者數年之間私鑄頗息煬又鑄

小五銖錢其制輕小八九萬纔滿半斛煬帝大業已後錢轉薄惡初猶每千重十斤後漸輕至一斤或剪鐵葉裁皮糊紙相雜用之民間不勝其弊以至於亡董譜云今以篆文推之有七樣大五銖有內郭者小五銖亦有內郭者文面之後有點兩星大五銖無內郭者皆有點四星錢合曰五銖又有爻上一星五字之內上下各一星梁朱各兩柱錢鋄面傍一星至三星者疑皆當時工人之意非有別於年代也

董譜曰計古錢自秦至隋錢之大小文之篆籀郭之有無推之共五十樣又有所謂異錢雖不見於傳記然制作

之近古者録之如李唐撒帳錢其文有曰長命富貴金玉
滿堂又有忠孝傳家五男二女天下太平封侯拜相之類
又博戲之錢背有字皆縵者不及錄
唐高祖卽位仍用隋之五銖錢武德四年始革隋錢行
開元通寶錢給事中歐陽詢所撰文并書廻環可讀字含八
分篆隸二體錢徑八分重二銖四參應邵注云十黍爲絫十
絫爲銖參當作絫二銖四絫二百四十黍也積十錢重一兩
計一千重六斤四兩輕重大小最爲折中遠近便之其錢縵
有文如初月者談賓録云初進錢樣時文德皇后掐一粉甲

痕因不復改按是時竇后巳崩文德后未立故通鑑不取鄭
虔會粹云熙寧中劉斧撰青瑣高議謂事由明皇貴妃彼徒
見錢文有開元字便謂明皇亦失攷矣
邱瓊山曰自太府圜法以來錢不知幾變惟漢之五銖爲
得其中五銖之後又幾變惟唐之開元爲得其中又按太
公圜法凡錢輕重以銖今之一兩卽古之二十四銖計一
錢則重二銖半以下古秤比今秤三之一則今一錢爲古
之七錄以上凡造二錢用銅一錢此開元通寶所以最得
輕重大小之中也此後如宋元太平淳化之類皆做此製

至今行之研北雜志云唐開元錢燒之有水銀出可治小
兒急驚
開元行之旣久盜鑄漸趨高宗顯慶五年以惡錢多官爲市
之以一善錢售五惡錢民間藏惡錢以待禁弛及高宗祀泰
山改元乾封乃鑄
乾封泉寶徑一寸重十二銖六分一當十是年悉廢舊錢明
年穀價踊貴商賈不行詔罷之仍行開元錢初開元錢文先
上後下次左後右流俗謂之開通元寶及鑄新錢乃同流俗
乾字直上封字在左尋寤錢文之誤及是令天下並鑄開元

錢是後私鑄犯法日蕃有以舟筏鑄於江中者詔所在納惡
錢而奸亦不息武后時錢非穿穴及鐵錫銅液皆得行用熟
銅排斗沙澁之錢皆售自是盜鑄蜂起吏莫能捕先天之際
兩京錢益濫或鎔錫模錢須臾百千玄宗開元六年春始勅
禁惡錢重二銖四分以上乃得行斂人間惡錢鎔之更鑄如
式錢於是京城紛然買賣殆絶宋璟蘇頲請出太府錢二萬
緡置南北市以平價買百姓不售之物可充官用者及聽兩
京百官豫假俸錢庶使良錢流布人間從之時江淮惡錢尤
甚璟以御史蕭隱之充使括惡錢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

於是貶隳之官併罷璟頗弛錢禁惡錢復行矣時開元八年也開元二十二年張九齡請欲倣漢文不禁私鑄敕百僚詳議可否崔沔曰漢文雖除盜鑄錢令而不得雜以鉛鐵爲他巧錢不容姦則鑄者無利鑄者無利則私鑄自息斯則除令與不除爲法正等今若稅銅折役則官冶可成計估度庸則私鑄無利易而可久簡而難誣且錢之爲物貴以通貨利不在多何待私鑄然後足用劉秩議曰夫人富則不可以賞勸貧則不可以威禁若許其私鑄貧者必不能爲之臣恐貧者益多而役於富富者益富而逞其所欲漢文帝時吳王濞富埒天子鑄錢所致也又曰物賤則傷農錢賤則傷賈故善爲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之人又曰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不重禁不足以懲息塞其私鑄之路人猶死且犯之況啟其源乎是設陷穽而誘之入也上乃止但敕郡縣嚴斷惡錢

按漢文放鑄而海內富庶唐高宗私鑄者抵死鄰保從坐亦不聞其大治何也易曰利者義之和人君操利之權資

以行義不至於旁落則劉秩所爲輕重之本必在乎是也

十月詔貨幣兼通令後所有莊宅以馬交易並先用絹布綾羅絲綿等其餘市買到一千以上亦令錢物兼用違者科罪

天寶初兩京用錢稍良米粟豐賤數載漸又濫惡府縣不許良錢加價廻博貴賤大商往往收良錢潛將往淮南以良錢一易惡錢五載入長安每陌重僅二斤市井不勝其弊故李林甫奏請禁之天寶十一年乃命有司出粟帛及庫錢十萬緡於兩京易取惡錢期一月不輸官者罪之又令於龍興觀南街開場出左藏庫內排斗錢許市人博換而貧弱者又爭次不得於是商賈囂然不以爲便衆共遮楊國忠馬爲自言國忠爲言於上乃更命非鉛錫所鑄及穿穴者皆聽用如故

天寶之制諸州凡置九十九爐鑄錢絳州三十爐楊潤宣鄂蔚各十爐益郴各五爐洋州三定州一爐每爐役丁匠三千人每年除六月七月停作餘一月作十番每爐各用銅二萬一千二百九十斤白金三千七百九十斤黑錫四百四十斤約每貫錢用銅鑞錫價七百五十文工匠在外每爐計鑄錢三千三百貫約一歲計錢三千二萬七十餘貫肅宗乾元元年

七月詔曰御史中丞第五琦奏請改錢以一當十別無新鑄

不廢舊錢利收一倍於人不擾宜聽於諸監別鑄一當十錢
文曰
乾元重寶時稱乾元小錢徑寸每緡重十斤一當十開通元
寶依舊行用私鑄捉搦處置二年八月又鑄
重輪大錢文亦曰乾元重寶徑一寸二分背外郭爲重輪號
重稜錢每緡重十二斤一當五十與開元錢三品並行在京
百官先以軍旅無俸宜取絳州新錢給其冬料按是時命絳
州鑄乾元重寶大錢唐世鑄錢諸爐天下共九十九而絳州
之爐三十餘爐或隔江嶺或設施易故當時鑄錢率倚絳州

也法既屢易民間擡加價錢爲虛錢長安城中競爲盜鑄寺
觀鐘及銅像廢壞莫懲貨輕物重穀價騰踊餓殍相枕言者
歸咎於琦貶琦忠州刺史上元元年屬歲荒米斗至七千人
相食京兆尹鄭叔清請捕私鑄錢者數月間榜死者八百餘
人不能禁乃勅京畿開元錢與乾元小錢皆一當十重輪錢
當三十諸州更俟進止十二月詔應典貼莊宅店鋪田地碾
磑等先爲實錢典貼者令還以實錢贖先以虛錢典貼者令
虛錢贖其餘交關並依前用給賞假錢由是錢有虛實之稱
代宗寶應元年改行乾元錢以一當二乾元大錢以一當

十通志作一當三元載作相凡大小錢皆一當一人便之唐
書謂之重規錢其後二錢鑄爲器不復出矣鹽鐵轉運使劉
晏以江淮諸州任土所出皆賤弱難致之貨以輸京不足償
道路之直於是積之江淮易銅鉛薪炭廣鑄錢歲得十餘萬
緡輸及荆揚二州自是錢始增加焉
史思明亦鑄 得一元寶錢徑一寸四分既惡得一非長
祚之兆復改其文曰順天元寶一當開元錢百市中物價
尤貴
大歷 年鑄

大歷元寶未詳輕重 德宗建中元年鑄
建中通寶戶部侍郎韓洄上言江淮錢監歲共鑄錢四萬五
千貫輸於京師度工用轉運每貫計費錢二千今商州有紅
崖冶出銅益多又有雒源故監置十爐鑄之歲計出錢七萬
二千貫度工用轉送費計貫錢九百利浮本矣江淮七監皆
可罷之又天下銅鐵之冶是曰山澤之利當歸於王者非諸
侯方岳所宜有今諸道節度諸團練使皆占之非宜也諸總
隸鹽鐵使皆從之四年判度支侍郎趙贊請採連州白銅鑄
大錢一當十詔從之既而贊熟計非便寢不復請貞元九年

張滂奏諸州府鑄造銅器雜物每銷錢一千爲銅六斤造爲器物則斤值六千餘其利既厚銷鑄遂多江淮之間錢實減耗勅一切禁斷已後應有銅山任民開採一依時價官爲收市除鑄鏡外一切不得鑄造及私相買賣詔曰可既而弛私買賣銅鏡之禁時禁錢出駱谷散關商賈至京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以輕裝趨四方合劵乃取之號飛錢十四年又弛見錢不令出界之禁　憲宗元和元年八月靈武節度使李欒奏黄河堤岸摧得古文錢三千三百其形甚小方孔三足下詳年代三年李巽上言郴州平陽高亭兩縣界有

平陽冶及馬跡曲木等古銅坑約二百八十餘井差官檢覆實有銅錫請於郴州舊桂陽監置爐兩所採鑄銅錢每日約二十貫志作日鑄錢二十萬天下歲鑄錢十二萬五千緡通志作以年計之鑄成七千萬貫計一年鑄成七千貫有益於人從之四年京兆裴武請禁與商賈飛錢者時京師用錢每緡除二十陌於是禁之六年二月制曰近徵布帛並先定物樣一例作中估受納精粗不等轉賣皆致損折其諸道留錢使留州錢數內絹帛等優饒與納使私無棄物官靡逋財所納見錢量徵五分之二餘三分兼納實估疋段錢以準貨本

公私交易十貫錢已上即須兼用疋段茶商等公私便換見錢並須禁斷自京飛錢家有滯藏物價浸輕判度支盧坦請許於户部度支鹽鐵三司飛錢謂之便換每千錢增給百錢然商人無至者七年因王鍔奏詔蔚州鑄錢可漸廢河東道錫錢令度支量支錢三萬貫充本未詳錢文何名八年以錢重貨輕出内庫錢五十萬貫令兩常平收市布帛每端疋估加十之一又詔京城内文武官僚不問品秩高下并公郡縣主中使等下至士庶商旅私貯見錢不許過五十貫限一月内任將別物收貯如處置未了更請限不得更過兩月限滿

違犯者白身人等所司痛杖處死文武官及公主戚屬中使並委有司聞奏從重科貶其贓貯錢並納官五分取一分充賞賞錢止五千貫外察獲及人論告重科量賞同時京師市肆積聚方鎮錢如王鍔韓宏李惟簡少者不下五十萬貫於是竟置第宅以變其錢多者竟里巷佇僦以歸其直而高貲大賈多依倚左右軍官錢爲名府縣不得窮驗法竟不行言者謂買田者志於吞併故議立法以歸其頃畝蓄錢者志於流通何煩上之人立法以教其懋遷乎今以錢重物輕之故立蓄錢之限亦愚矣盍自定兩稅以來錢日重物日輕以民

所輸絹布三倍其初故也　穆宗長慶元年詔百官議革其弊尚書楊於陵以爲錢者所以權百貨貿遷有無所宜流散不應蓄聚今稅百姓錢藏之公府又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餘爐歲入百萬今纔十餘爐歲入十五萬又積於商賈之室及流入四夷又大歷以前淄青太原魏博貿易雜用鉛鐵嶺南雜用丹砂金銀象齒今一用錢如此則錢安得不重物安得不輕今宜使天下輸稅課者皆用穀帛廣鑄錢而禁滯積及出塞者則錢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令兩稅皆輸布絲纊獨鹽酒課用錢若土乏絲麻或地邊塞賦入不同亦令有司商

酌便宜處置或廬欲兼用見錢令諸道公私銅器各納所在節度團練防禦經畧使據元勅給與價直并兩稅仍令本處軍人鎔鑄以留州留使年支用充用充所鑄錢諸州府有出銅可開爐處使令如諸州監冶例每年與本充鑄　文宗太和二年禁用鉛錫錢交易十貫限上集衆決殺罪不至死者徵納家資充塡賞錢四年禁私貯見錢萬貫至十萬貫限一期處置畢十萬貫至二十萬貫以下限二期處置畢過限任人糺告家錢納官以五分文一充賞糺告人皆准元和十二年勅事竟不行　武宗會昌五年鑄

新開元錢大小徑寸如開元通寶時廢天下佛寺李德裕請以廢寺銅鐘佛像及僧瓶碗等物命所在鑄錢揚州節度使李紳乃以所廢寺品鑄錢背加會昌字以表年號又有勅令鑄錢所各加本郡州號名爲背文曰　京京兆洛河南興鳳翔梁汴梁荊江陵桂廣西潭湖廣廣廣東福福建越浙東洪江西潤鎮江昌成都鄂湖廣兖兖州梓東川襄襄州丹河北益西川宣宣州平燕山揚揚州藍藍田計共十三號柳仲郢爲鑄錢使吏請以字鑄錢者不答既淮南鑄會昌字从之僧取爲鐘鈸云六年勅京城及諸道起今年十月公私行用並

取新錢權停舊錢三數年如有違犯同用鉛錫惡錢例科斷舊錢並納官宣宗立新錢復鑄爲像　懿宗咸通中鑄咸通錢唐錢訖於此

後梁乾化元年　西蜀王建改元永平鑄永平元寶　燕劉守光改應天鑄應天錢貞明二年　閩王審知鑄　鉛錢與銅錢並行　蜀改元通政錢貞明三年　南漢劉龑改元乾亨鑄　乾亨錢　蜀鑄　天漢錢貞明四年　蜀鑄　光天錢貞明五年　蜀王衍鑄　乾德錢　後唐同光三年蜀鑄咸康錢　蜀蓋歲一改元歲一改鑄也僭僞之煩碎如此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詔令所司檢察不得令富室分外收貯
見錢及工人銷錢爲銅器兼沿邊州鎮設法鈐轄勿令商人
搬載出境時晏平奏市肆間點檢錢帛內多錫蠟小錢皆江
南綱商挾帶而來換易好錢藏貯富室實爲蠹弊詔令京城
諸道禁斷雜惡錫錢沿江州縣舟舡到岸嚴加覺察若私
載來並宜收納　明宗天成元年鑄
天成元寶按唐至德間有得壹錢亦改元天成未詳係鑄錢否先
是楚馬殷與楊行密成汭劉巖等爲敵國患之間策於其將
高郁郁教殷尊王仗順以誘鄰敵然後退修兵農又諷殷自
唐鄂復等州置邸務以賣茶其利十倍又鑄　鉛鐵錢以十
當銅錢一文曰　乾封曰　天策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而
收其算歲入萬計由是地大力完數要封爵及是明宗封殷
爲楚王時湖南嵩用錫錢銅錢一直錫錢百流入中國法不
能禁前此同光二年勅禁惡錢至明宗四年復禁之　長興
元年鴻臚卿郭在徽奏請鑄造新錢或一當十或當三十或
當五十兼進錢譜一卷表內徵引故幽州節度使劉仁恭爲
鐵錢泥錢事勅旨劉仁恭不守藩條輒造泥錢號爲山庫醜
狀尋除惡名猶在郭在徽既居班列合識規章豈可顯對明

廷遽陳弊事仍緣舊譜更撰新文加之以一當十眞謂將虛
將實據玆見解宜加懲責可降授衛尉少卿同正錢譜納在
史館其擅造到官數錢圖並令焚毀二年禁鐵錢蠟錢使者
並沒納官　末帝清泰二年復禁鉛錢
後晉高祖天福三年制聽公私自鑄錢無得雜以鉛鐵每十
錢重一兩文曰
天福元寶左環讀之委鹽鐵司頒下模範仍禁私作銅器旋
慮銅難得勅聽公私輕重從便但勿令缺漏夫許民私鑄已
非可久之法況又聽其輕重從便則民必鑄輕安有鑄重者
乎惟患鑄之不輕薄耳輕薄之極必至缺漏安可久行耶至
五年乃禁私鑄專令官司自鑄是時　閩王延羲改元永隆
鑄　大鐵錢以一當十　蜀孟昶改元廣政鑄廣政錢八年
閩王延政鑄　天德重寶背有殷字時延政據建州改國號
曰殷也四年建錢繖於欒州爲石豹之治
後漢高祖鑄
漢通元寶
後周世宗顯德三年以久不鑄錢民多銷錢爲器皿及佛像
乃立監鑄錢凡民間銅器佛像皆毀以充鑄世宗之言曰佛

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者豈所謂佛乎且佛
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捐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
也其言毅然不惑可謂高明矣所鑄錢文曰
周通元寶先是南唐主李璟亦鑄錢文曰
保太元寶及周顯德間兵屢起泉布竭遂鑄唐國錢文曰
天唐通寶數年漸弊盗鑄輕小鍾謨請鑄大錢一當五十韓
熙載請鑄鐵錢始皆不從謨請不已乃鑄當十大錢文曰
永通泉貨徑寸七分重十八銖字八分書背面勻好皆有周
郭又鑄當二錢文曰

唐國通寶與開元錢並行謨誅遂廢永通錢鑄　鐵錢每十
錢以鐵錢六襍銅錢四既而不用銅錢但以鐵錢貿易物價
爭湧盗鑄益多至末年銅錢一當鐵錢十顯德三年後邵孟
昶鑄　鐵錢權境內鐵器民甚苦之先是天福間吳越王錢
宏佐議鑄鐵錢以卹將士祿賜其弟宏億諫曰鑄鐵錢有八
害新錢既行舊錢皆流入鄰國一也可用於吾國而不可用
於他國則商賈不行百貨不通二也銅禁既嚴民猶盗鑄况
家有鐺釜野有鏵犁犯法必多三也閩人鑄鐵錢而亂亡不
足爲法四也國用幸豐而自示空乏五也祿賜有常而無故
益之以啟無厭之心六也法變而弊不可遽復七也錢者國
姓易之不祥八也宏佐乃止宏億之言可謂洞悉時務矣
以上自大唐至五代併諸僞國所鑄錢計三十樣
宋太平興國四年遼景宗耶律賢鑄
乾亨通寶八年遼聖宗耶律隆緒鑄
統和元寶天禧五年耶律隆緒又鑄
太平元寶至和二年遼道宗耶律洪基鑄
清寧通寶治平二年耶律洪基又鑄
咸雍通寶熙甯八年耶律洪基又鑄

大康元寶　大康通寶元豐八年洪基鑄
大安元寶紹聖二年洪基鑄
壽隆元寶建中靖國元年遼海濱王耶律延禧鑄
乾統元寶政和元年延禧又鑄
天慶元寶紹興二十六年金海陵王完顏亮鑄
正隆元寶范成大攬轡録云虜本無錢惟金亮一鑄正隆錢
悉用中國舊錢至紹興三十二年金世宗完顏雍乃再鑄
大定元寶高宗建炎四年金人冊立劉豫爲大齊帝改元阜
昌鑄

阜昌重寶金人旋廢錄

以上皆北地錢計一十三樣

三韓重寶楷書一樣

東國重寶

海東重寶　海東通寶

朝鮮通寶

以上係海東番錢共八樣董逌錢譜引徐氏曰文有屋駝國錢徑七分厚薄肉好不異中夏敦素曰字文若梵書凡十樣

聖宋元寶宋太祖鑄　宋通元寶同上

開寶中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元中則曰皇宋通寶近世錢文皆著年號惟此二錢不然者以年號有寶字故也

太平通寶宋太宗鑄　至道元寶宋眞宗鑄

淳化元寶　咸平元寶錢文端云十文重一兩

前世錢文未有草書者淳化中鑄淳化元寶太宗始以宸翰爲之作眞草行三體既成以賜近臣王元之有詩云誰官無俸突無烟唯擁琴書盡日眠還有一般勝趙壹囊中猶貯御書錢

景德元寶　太中通寶

祥符通寶　天禧通寶以上宋眞宗鑄

皇宋通寶　慶歷重寶

天聖元寶　景祐元寶

明道元寶　至和元寶

至和通寶　至和重寶

嘉祐元寶　嘉祐通寶

以上宋仁宗鑄自開寶更每一號必鑄一錢故每帝皆鑄有錢數種最多者仁宗也在位四十二年九改年號而鑄錢十種

治平元寶　治平通寶英宗鑄

熙甯元寶按甲申雜記曰安石作相時嘗欲作當十錢神宗曰刑獄自此滋張矣遂已時政記載之

熙寧重寶　元豐通寶神宗鑄

元祐通寶　紹聖元寶

紹聖通寶　元符通寶以上宋哲宗鑄

崇甯通寶徽宗年號

崇甯三年鑄當十大錢自太祖以來諸路置監鑄錢有折二折三當五至是蔡京以利惑上始請鑄當十於諸路與

小手錢通行四年復鑄夾錫鐵錢太祖以來閩蜀陝西多
用鐵錢每十文當銅錢一文至是河東轉運判官洪中孚
言遼夏以鐵錢爲兵器若雜以鉛錫則脆而不可用請改
鑄之乃詔置陝西河東河北京西十八監鑄當二夾錫鐵
錢至大觀三年罷四年併罷鑄當十錢

崇甯重寶　大觀通寶
政和通寶　重和通寶
宣和通寶　宣和元寶
靖康元寶欽宗年號　靖康通寶

建炎通寶高宗年號　建炎元寶
建炎重寶　紹興元寶
紹聖通寶見上　隆興通寶孝宗年號
乾通元寶　湻熙元寶
熙甯元寶光宗年號　慶元通寶甯宗年號
嘉泰元寶　開禧元寶
開禧通寶　嘉定元寶
大宋通寶理宗年號　紹定通寶
端平元寶　端平通寶

嘉熙元寶　淳祐元寶
寶祐元寶　開慶元寶
景定元寶　咸淳元寶
德祐元寶度宗年號

以上係宋朝錢共一百三十五樣

宋錢幣沿流

太祖建隆二年禁鐵錫錢　乾德五年禁惡錢　開寶二年
詔未能捐金於山豈忍奪民之利減桂陽監歲入白金三之
一　三年詔兩京置便錢務敢唐朝飛錢故事許民入錢左

藏庫以諸州錢給之敕諸州僕务至即給　四年置雅州錢
監鑄九千餘貫增十鑪．九年昇州言歲鑄三十萬緡令杜
見素經度采銅　江南舊用鐵錢十當銅錢之一太祖平昆
因舊錢鑄開監於鄱陽至　太平興國三年樊若水奏復用
銅錢九月詔所在用七十七爲陌初因漢乾祐之制以八十
五爲陌　四年初聽銅入蜀　八年於建州鑄大鐵錢文曰
太平通寶尋以不便罷先是李煜因唐制於饒永平監歲鑄
六萬緡江南平增爲七萬患銅少不給張齊賢調丁采饒信
虔等州銅鉛錫是年增數十倍　明年得銅鉛八十五萬斤

錫十六萬斤歲鑄錢三十萬初永平監用開通元寶錢法肉好精妙至雜以鉛錫雖歲增數倍稍惡矣國初錢文曰宋元通寶

淳化元年改鑄淳化元寶錢上親書其文作真草行三體自後改元必更鑄以年號為文　二年趙安易言蜀鐵錢賤而物騰貴請如劉備鑄大錢十當百宋琪議曰備患鈔少而改作今乃患多改之恐難經久安易論請不已乃以錢式往川峽鼓鑄歲僅得三千餘緡議者以為非便罷之但令兩川以銅錢一當鐵錢十民頗便之

至道元年廢邵武金場　二年廢成州金坑詔曰捐金於山前聖盛德所寶惟殼舊史格言又廢衢州銀冶是年池州新置錢監先是饒之永平歲鑄四十萬貫今分置是監共鑄六十四萬貫

咸平二年張齊賢請置監廣鑄於是建州江州各置監明年凡鑄一百二十五萬

景德元年建州寶興山出銀以圖來獻　二年張詠鑄大鐵錢於嘉邛　四年詔行之一當十

祥符七年凌策又請鑄當十鐵錢與舊錢兼行益利夔三州

皆有鐵冶邛州舊鑄歲十萬緡

天聖四年虔州石城產銀置必豐場

慶歷元年詔江饒池錢監鑄鐵錢百萬緡　八年韶州置鑄錢監詔陝西所用江南儀商等州大銅錢以一當三其小鐵錢三當銅錢之一先是慶歷初兵興用乏知商州皮仲容議采洛南縣紅崖山虢州青水冶青銅置二監以鑄錢陝西漕臣張奎永興守范雍又請鑄大錢一當十四年復采儀州黃銅置監鑄大錢而江南亦鑄大銅錢江池饒晉儀虢州鑄小鐵錢並輦送關中雜行大約小銅錢三可鑄當十大錢一民多盜鑄物價翔踊張方平等議請救弊不先自損則法不可以下行遂詔所用小鐵錢以三當銅錢之一仍罷諸州官所置鑪罷商州鑄青黃銅錢詔大銅鐵錢並當常錢之二盜鑄乃止

至和二年詔韶州岑水場銅發令漕司益鑄錢

治平四年罷惠州監

熙甯三年陝西興置監市岑水場鉛銅增鑄百萬緡詔惠州監錢專給岑水場市銅之費　六年行折二錢詔京西淮浙江西荊湖六路各置鑄錢監江荊以十五萬餘以萬緡為額

七年以永興鑄折二錢備熙河之用三司河北有銅五十七萬九千九百餘斤錫九千八百九十餘斤詔度地置監乃置監於衛州歲鑄三萬五千緡時廣東漕臣言韶惠二監歲鑄八千萬比又增鑄二十萬近改鑄折二錢歲增二十萬詔奚餘復歸內藏庫　八年商號洛南增置三監耀鄜權置二監凡九監岷州亦置監詔衛州監歲增鑄折二錢五萬緡　九年罷折二錢初薛向鑄二錢於陝西許彥先又鑄於廣南宰臣安石曰錢有二品自周已然乃復行之命饒州增鑄三十萬緡

元豐元年興州監增鑄并舊爲七萬二千餘緡　二年通遠軍監改鑄銅錢罷鳳翔郿縣置監　三年徐州置監與復雅州監鑄三萬緡

按會要載元豐三年諸路鑄錢總二十七監一作六監鑄銅鐵錢五百九十四萬九千二百三十四貫銅錢一十七監鑄錢五百六萬貫鐵錢九監鑄錢八十八萬九千二百三十四貫銅錢之監十有六西京阜財監二十萬貫衛州黎陽監二十萬貫永興軍監陝州華州監各鑄二千萬貫絳州垣曲監二十六萬貫舒州同安監十[illegible]萬貫睦州神泉監十萬貫鄂州寶泉監十萬貫江州廣寧監三十四萬貫池州永豐監四十四萬五千貫饒州永平監六十一萬五千貫建州豐國監二十萬貫韶州永通監八十萬貫惠民阜民監七十萬貫興國軍富民監二十萬貫衛州熙寧監一十萬貫　鑄錢監惟饒之永平最古自唐乾元初已創至道中增池之永豐咸平中增江之廣寧而虔之鑄錢院大觀末二年四月始建皇祐會計錄饒池建江韶五州鑄一百四十萬貫

鐵錢之監九虢州朱陽兩監十二萬五千貫慶歷元年置

商州阜民洛南兩監各十二萬五千貫威遠鎮通遠滔山軍鎮岷州兩監二十萬貫興州濟眾監四萬一千貫嘉州豐遠監二十萬五千貫邛州惠民監七萬三千二百三十四貫三四鑄大鐵錢以一當十凡銅錢行一十三路銅鐵錢兩路鐵錢四路

元豐四年詔秦州置監　六年詔徐州置寶豐監以四十萬緡爲額梧州置監以十五萬緡爲額商州同州各置鐵錢監渭州復置博濟監　七年以　國監鐵置寶豐下監是年天下坑冶凡一百三十餘所　八年詔罷增置監十有四

元祐二年置河中府龍門韓城錢監　八年罷二廣鑄折二
錢八月陝西復鑄山銅錢
紹聖二年施州置廣積監先是游經言有膽水可浸鐵爲銅
者韶岑水潭瀏陽永興建寧地婺銅山汀赤水邵武
黃齊潭磐山溫南溪池銅山凡十有一所惟岑水鉛山德興
已經置餘未也
靖國元年命游經提舉措置銅事
崇甯元年户部言江池饒建四監歲額上供新錢一百三十
餘萬貫　二年行當十錢　三年復置寶豐黎陽監詔東南

十監舒衡睦鄂韶梧六監鑄小錢餘五監鑄當十錢　四年
汝州魯山置監弁陝西兩河京西十八監鑄夾錫錢　五年
中書奏錢監鑄銅錢總二百八十九萬四百貫諸路支費錢
一百五十六萬貫詔蘇莊提舉九路銅事
大觀二年懷衛州建鑄錢院　四年罷江淮等路銅事弁入
鑄錢司
政和四年復融州寶新監　六年置邕州通寶監
宣和六年罷萬川廣濟監
按江東鑄銅錢始於樊若水以鉛錫雜鑄始於張齊賢嘉

祐有折二之令雖鑄於陝廣至熙甯而始行慶歷有當三
之請雖廢於鄭戩至崇甯而始鑄三品之錢至今便之
又按漕輅彙統肇於興國都提命官始於咸平合江淮荆
浙閩廣而建一臺則景祐之憲東治於饒西治於虔則元
豐之章自崇甯以迄政和庫務所積一千三百餘萬諸監
錢九百餘萬諸路餘錢三十餘萬通內外所有凡五千萬
有奇宣和元年都省言云許景衡曰元豐左藏庫月支約
三十六萬貫宣和費一百二十萬
建炎元年工部郎李士觀言江池饒建州四監歲錢百三十

三萬餘緡多未輸者今發運司委官催督九月始通當三大
錢於淮浙荆湖諸路政和舊法大錢止行於京畿東西河東
北由是東南小平錢甚重而物輕張壽言攺十爲當三禁私
鑄之利請行於東南從之遂鑄建炎通寶三年命江池饒錢
監以二萬五千緡爲一綱
紹興元年工部進真篆當二小平銅錢鐵牙錢樣詔下鑄錢
司三年李擢言國初併乾元中所置永年監傳址因之歲鑄
四十六萬緡逮至道咸平措永豐廣甯豐國三監總鑄八十
六萬餘緡一歲上供百三十餘萬緡先紹興二年併廣甯永

豐於虔饒兩司分歲額是年又罷豐國令虔司鬬書各立歲額鑄不及併歸十二三幾八萬緡　十五年置利州鑄錢監歲十萬緡後增至十五萬　二十三年復置監於邛　明年詔邛州歲鑄三萬緡利州九萬緡　二十五年又詔利州鑄大小錢各二萬緡　二十六年上謂錢法開元始精緻國家太平祥符崇甯錢亦精　二十七年戶侍林覺奏請復饒贛鑄錢院詔錢監領以漕臣饒贛八萬緡韶七萬緡為額奏可御史王珪言岑水鉛山興利三場惟給兩監韶州監久廢雖復用十七錢鑄一錢費多得寡請先收本錢然後專置一司

戶侍榮嶷兼提領鑄錢　二十八年嚴銅禁選官二員往嚴饒州措置命戶侍趙令詪提領　二十九年復置鑄錢司上曰利害大概有四坑冶銅本工役木炭是也　三年諸路歲鑄錢以五十萬緡為額明年纔鑄及十萬緡惟嚴州神泉監晝輸行在而建韶饒贛皆輸內帑　三十一年邛州復置惠民監歲鑄鐵錢三萬緡再減利州為六萬大小各半

乾道二年設饒贛兩司命工侍薛良朋措置諸路坑冶良朋言歲鑄錢一百六十一萬七千九百三十五貫約用銅五百五萬六千餘斤以銅少纔以五十萬緡為額韶之岑水銅六十二萬斤今增為七十七萬潭之永興五萬斤今增為五十五萬信之鉛山三十八萬斤潼州利州一萬四千六百六十二斤　三年以左藏庫銅九萬八千八百十斤下嚴州神泉監鼓鑄可鑄錢三萬九千五百餘緡　六年命朝臣往淮西措置鑄錢舒曰司安監蘄曰蘄春監黃曰齊安監　七年興置撫之裕國六萬緡臨江之豐餘五萬緡興國之富民監十萬緡

慶元三年復禁銅器

按宋朝鹽鐵領於三司後鑄錢屬發運使其後專置使以

總九路故鑄錢之數視歷代為多自元豐二年增使者為二其一領湖廣江西其一領閩浙淮南江東迨至元祐復合於一又慮諸道莫與之協力紹聖二年始命提點刑獄兼治坑冶明年又詔轉運使預聞其事崇甯間則提舉常平亦預焉建炎以來用度既廣泉府之入浸虧於舊議者謂數錢之費可併一錢而官屬吏卒其費不可計始也分命兩使於贛於饒蓋做元豐之制也未幾費一而存一又未幾舉廢之而歸其職於戶部蓋做三司之制也議者不以為使則又委之諸道轉運使蓋酌紹聖之制也既而謀

入益睃尋復共一纔又增爲二今蓋定爲一司矣　乾道六年併於發運司　七年復置　八年罷提點官二員分治饒贛　淳熙二年併於饒州初虔贛分鑄歲解緡錢四十九萬從總九路爲一司歲額僅十五萬

又按宋中興會要云饒州永平監額四十六萬五千貫池州永豐監三十四萬五千貫江州廣寗監二十四萬貫後以十萬貫爲額建寗府豐國監二十五萬四百貫淳熙二年罷一云紹興二年罷韶州永通監四萬七千十七貫淳熙十二年罷贛州鑄錢監贛州神泉監並無定額慶元三年復置紹興二年令永豐監卒寓役於饒廣寗監卒寓役於虔移少就多二十七年户侍林覺奏慶歷嘉祐以來歲鑄一百八十餘萬緡後亦不下一百餘萬紹興二十五年猶得一十四萬六千緡二十六年併二十三萬緡孝宗在鑄額歲十五萬緡冶場之盛名在幹官者鉛山㳺山石堆岑水[illegible]寶富寶寶成寶瑞雙瑞嘉瑞大挺大齊永興新興興利大富廣富遍利通濟監務坑冶殆幾萬計

元世祖造

中統元寶

至元中行寶錢

至大銀鈔武宗造

至大通寶武宗造

按元主忽必烈以錢與鈔問劉秉忠秉忠曰楮用於陰錢用於陽沙漠爲陰華夏爲陽國家起沙漠而臨中夏宜用楮幣不然四海不靖是以終元之世止行鈔法間或鑄錢旋即罷廢及至正間脫脫爲相立寶泉提舉司鑄至正錢而天下遂亂今民間古錢並無元主年號亦可見矣明太祖雖造寶鈔竟不甚行秉忠之言益驗也

皇慶寶鈔仁宗造　至治通寶英宗

至和通寶　至正通寶順帝年號

以上元朝鈔三樣錢一十四樣

明聖祖未建極之前創

大中通寶既登極後又鑄

洪武通寶　太宗鑄

永樂通寶　宣宗鑄

宣德通寶　百餘年間僅此四種錢自後　肅宗鑄

嘉靖通寶　神宗鑄

萬歷通寶　光宗鑄

泰昌通寶　哲宗鑄

天啟通寶　思宗鑄

崇禎通寶　崇禎之末錢益薄小淆以倭鉛半皆缺裂每三錢准銀一厘

弘光通寶　隆武元年鑄　弘光元年鑄

隆武通寶　永歷元年鑄

永歷通寶

泉志

宋　洪遵

正用品

虞錢　夏錢　商錢　周錢　景王錢　齊錢　晉錢　楚錢　趙錢　秦錢　秦半兩錢　漢莢錢　八銖錢　四銖錢　三銖錢　半兩錢　五銖錢　鍾官赤仄錢　後漢五銖錢　四出文錢　魏五銖錢　蜀直百錢　直百五銖錢　傳形五銖錢　吳大泉五百錢　大泉當千錢　宋四銖錢　當兩大錢　孝建四銖錢　二銖錢　景和錢　鵝眼錢　梁五銖錢　公式女錢　五銖鐵錢　大吉鐵錢　大通鐵錢　大富鐵錢　當十錢　四柱錢　陳五銖錢　大貨六銖錢、後魏太和五銖錢　五銖錢　永安五銖錢　永安上字錢　西魏五銖錢　東魏永安五銖錢　北齊常平五銖錢　後周布泉錢　大布錢　永通萬國錢　隋白錢　唐開元錢　乾封錢　乾元當十錢　重輪錢　小乾元錢　大歷錢　開元大錢　建中錢　新開元錢　咸通錢　後唐天成錢　晉天福錢　南漢通錢　周周通錢

僞品

項梁大錢 吳王濞半兩錢 鄧通半兩錢 王莽大錢
小錢 貨泉錢 剛卯錢 公孫述鐵錢 董卓小錢 五
銖錢 沈充小錢 張軌五銖錢 王則河陽錢 史思明
得一錢 順天錢 李景永通錢 開元鐵錢 唐國錢
大唐錢 王建永平錢 通五錢 天漢錢 光天錢 王
衍乾德錢 咸康錢 孟昶廣政錢 鐵錢 劉龑乾亨錢
鉛錢 馬殷乾封錢 天策錢 錢假錢 王審知鉛錢
開元鐵錢 王延羲永隆錢 王延政天德錢 馮洪大
興錢 劉仁恭土錢 劉守光應天錢

不知年代品

平當五銖錢 大泉四出錢 大泉五銖錢 雙五五銖錢
左右五銖錢 太元貨泉錢 通行貨銖錢 兩銖錢
續銖錢 兩柱錢 女錢 雉錢 對文錢 五銖錢 定
平錢 傳形半兩錢 太平四錢 兩當錢 一文錢 四
曲文錢 永光錢 五金錢 太朝錢 天鎮錢 萬歲錢
大興錢 大千錢 天感錢 大興錢 古錢 古文錢
三字錢 千字錢 黃河錢

天品

天帝錢 寶錢 咸陽錢 金五銖錢 五銖錢

刀布品

白金三品契刀 錯刀 大布 次布 第布 壯布 中
布 差布 厚布 幼布 么布 小布 貨布 大黃布
刀 古布刀 棠城古刀 長平古刀 沂州銀刀 長平
異刀 異布 異布 異布 異布 異布 異布 異布
異布 異布 異布 異布 異布 異布 藕心
錢 蟻鼻錢 古銅片

外國品

罽賓國錢以金銀爲之文爲騎馬幕爲人面注云錢文面作
騎馬形漫面作人面目也烏弋山離國錢文爲人頭面爲騎
馬如金銀飾其爪安息國錢以銀爲之文爲王幕爲夫人面
王死輙鑄以上見漢書西域傳泥婆羅國錢 何國錢 康
國錢 拔汗國錢 條支國錢 佛菻國錢 大食國錢
因墀國天壽錢因墀在西域之北晉武時獻王錢千緡其文
如環環重十兩上有天壽永吉四字日本國和同錢 神功
錢 萬年錢 隆平錢 乾文錢 屋馱國梵書錢 毗勤
國大五銖錢 龜茲國五銖錢 吐蕃國胡字錢 倭國延

喜錢　梵字錢　契丹國天贊錢　應歷錢　重熙錢　清甯錢　大康錢　大安錢　壽昌錢　乾統錢　天慶錢　千秋錢　高麗國海東錢　三韓錢海東重寶三韓通寶宋時始鑄東國錢　闍婆國梵書錢　交趾國黎字錢　太秦國金錢十銀錢當一金錢司馬彪漢書云三佛齊國錢　佛涅國錢　東沃沮國錢　新羅國錢　高昌國錢　波斯國錢　女國錢　大月氏國錢　小月氏國錢　中天竺國錢　于闐國錢　溜山殷幹國銀錢　投和國錢　阿耆國錢　屈支國錢　覩貨邏國錢　梵衍那國錢　迦畢試國錢

那揭羅曷國錢　健馱邏國錢　室羅伐悉氏國錢　羯若鞠闍國錢　鉢邏那伽國錢　婆羅痆斯國錢　尼波羅國錢　摩揭陁國錢　伊爛拏鉢伐多國錢　憍薩羅國錢　摩突羅國錢　乾陁越國錢　杜薄國錢　康居國錢　末蘇國錢　軒渠國錢　三童國錢　阿鈎羌國錢　舍衛國錢　層檀國錢　裸人國錢　碎葉國錢　驃國錢　巴氏錢　倭錢　賨錢　泌州五錢　阿枝國法南錢　答兒錢阿枝一作阿支市用金銀錢金錢九成色曰法南計一分一厘銀錢僅如螺靨曰答兒計四厘每十五當金錢之一　古俚國吧

喃錢一作古思國市用六成金錢曰吧喃重二分文二面小銀錢曰答兒重三厘　祖法兒國人形錢市用金錢重一錢徑一寸五分文以人形銅錢重四分　阿丹國哺嚕嚟錢　哺嚕嘶錢赤金錢曰哺嚕嚟重一錢面有文紅銅錢曰哺嚕嘶市易用之　榜葛剌國儻伽錢市用銀錢曰儻伽重三錢徑寸二分面有文　日本錢　移好錢　姚禮善尼錢日本寄語錢曰移好銅錢姚禮善尼　南浡里錢　錫蘭金錢重一分六厘　小葛蘭金錢重二分　那孤兒國那底兒錢金錢重五分曰那底兒　婆羅國錢以銅爲錢面文爲人背爲牛馬不穿孔見唐西

叏傳

奇品

臺主衣庫錢　羅紋錢　翅紋錢　北斗錢　軒轅錢　柄文錢　日月錢　井文錢　雙五錢　雙十錢　星月錢　四五錢　八星錢　鯨文錢　兕犬錢　明月錢　四神錢　萬國錢　龍文錢　三雀錢　龜背錢　水波紋錢　雙星錢　玄武錢　千秋錢　龍鳳重輪錢　雙鳳錢　雙魚錢　四事錢　單面龍鳳錢　龍鳳錢　藕心錢

神品

輕影錢　清水錢　會稽船錢　青溪宅錢　太平錢　豫
興郡錢　齊安郡錢　令公百爐錢　廣宗郡錢　僞趙錢
軒轅錢　孫先生錢　桐城錢　白雀錢　壽春錢　應元
錢　北海鐵錢　鼂君平錢　科斗錢　鳶口洞錢

厭勝品

永安五男錢　七夕錢　福慶錢　撒帳錢　男錢　辟兵
錢　千金錢　豐樂錢　君宜侯王錢　長年錢　富錢
五男二女錢　天下太平錢

作錢誌者其有激乎何遠自皇王近及帝霸偏安鼎立之

君穴島窮漠之長莫不范冶五金均徵萬有使黃巾赤夭
入龜地馬一刀兩桂夷面鳥文三物既搴鷙於區中亦騶
踢於荒外劫用作神明權樞四人主雖乏天顧地方足圜
顯若藉以轉旋寄之生死睠茲廓落河山可謂孔方世界
矣我故知其必有激也惟是舜有乘馬豈同五銖帝借牽
牛亦如九府神文不應作巨斤形誤釋爪即圖象具存離
黃焉免亡論魚龍飛動折亦蓍稽判別將同鼎圖隸釋永
傳寶焉

通志云見於錢譜者有　太昊金　尊盧氏幣　神農氏金

黃帝貨金　軒轅貨金　帝昊金　帝嚳金　高陽金
堯錢　舜策乘馬幣　夏黃金　商貨莊布　商貨四布
商連幣　商湯金　商子貨金　周圜法貨　周圜法別種
齊公貨　齊刀別種　齊梁山幣　莒刀　齊布
兵火以來贛州尚有此本云夾漈至今又不可問矣

嚴銅禁以駱鑄本

以銅爲金者周秦漢通稱也左傳鄭伯朝楚楚子賜之金曰
毋鑄兵是也莊子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爲鏌鋣大冶必
以爲不祥之金謂鐵也庶物異名疏曰書墨辟疑赦其罰百
鍰孔氏傳六兩曰鍰鍰黃鐵也正義曰舜典金作贖刑孔氏
傳以金爲黃金此言黃鐵者古者金銀銅鐵總號爲金金別
爲四名傳言黃鐵黃金皆銅也古人贖罪率皆用銅
食貨志云鑄作錢布皆用銅殽以鏈錫鏈真鉛也孟康曰連
錫之別名李奇曰鉛錫璞名曰連應劭曰連似銅許慎云連

銅屬也然則以連及錫雜銅而爲錢也此下又云能采金銅
連錫益知連非錫矣貨殖傳云江南出金錫連徐廣曰連鉛
未鍊者故師古謂孟康李奇二說皆非也
山海經稷谷山昆吾山蠱尾山白馬山皆多赤銅
抱樸子曰銅有牝牡在火中尚赤時令童男女以水灌銅銅
自分二段凸起者牡銅凹陷者牝銅也
漢文弛盜鑄令賈誼諫曰鑄錢之情非淆雜爲巧則不可得
贏而殺之甚微爲利甚厚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
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今農事
棄捐而采銅者日蓄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奸錢日多按今江
淅間謂錢之薄惡者曰𢬵錢𢬵乃奸之訛也國知患此吏議
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
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
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爲禍博矣今
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
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僞錢不蓄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
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
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
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如淳曰古者以銅爲兵秦銷鋒鏑
鑄金人十二是也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實
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
矣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
吳王濞有豫章郡銅山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以故無賦
而國用饒足
孔氏帖云韓洄上言今商州紅崖冶產銅而洛源監久廢請
鑿山取銅即治舊監置十爐鑄之歲得錢十萬二千緡
周世宗時遣尚書韓彥卿以帛數千疋市銅於高麗以鑄錢
高麗貢銅五萬斤
張齊賢初除轉運使太宗謂曰江南多出銅即爲朕盡經營
之齊賢乃訪得江南承旨丁釗歷指饒信處州山谷產銅鉛
錫之所又求錢代鑄法惟饒州永平監用唐開元錢料堅實
可久於是定取其法歲鑄三十萬貫凡用銅八十五萬斤鉛
三十六萬斤錫十六萬斤齊賢詣闕面陳其事帝可之
宋自王安石爲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爲器邊關海船不
復譏錢之出國用日耗按劉秩有言鑄錢之用不贍者在乎
銅貴銅貴之由在採用者衆夫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

鑄無因而鑄則公錢不破公錢不破則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末復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宋朝鑄錢比前代爲多天下置監鑄錢總一十六處計其最多之年歲課至五百四十九萬貫韶州永通一監歲造八十萬貫他可知矣大抵國計仰給於此以當時銅禁最嚴銷錢爲器者有罪漏錢出界者抵死惟禁嚴所以銅多多則賤鼓鑄雖煩而民不至甚困安石一變其法而國用以耗爲政者烏可輕變成法哉

唐劉秩請禁銅謂銅之爲器不如漆以爲兵則不如鐵此自後世之兵以鐵故知銅不如也按者卿論王之所貿者六一曰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古者金三品黃曰金白曰銀赤曰銅以禦兵亂爲兵器則必用銅賈誼諫禁民放鑄以致七福一曰以作兵器是銅爲兵器也春秋鄭伯始朝於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秦始皇盡銷天下兵鑄以爲鐘鐻及金人十二是銅爲兵器不爲兵即爲鐘也

楮幣源流

漢武狩四年始更錢造白鹿皮幣直四十萬凡薦璧非皮幣不得行用以摧商賈浮淫兼幷後世楮幣肇於此

唐憲宗時令商賈至京師委錢諸路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按此楮法所由起但委錢而合券以取券與錢猶是二物非若今之卽以鈔爲錢而用之也

宋太祖時許商人入錢左藏庫以諸州錢給之而商旅先經三司投牒乃輸於庫所由司計一緡私刻錢二十尋罷使錢務按此卽飛錢之法今世亦可行但恐奉行者給受有停滯之弊出入有減換之弊耳

真宗時張詠鎮蜀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爲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爲二十二界謂之交子富民十六戶主之其後富民入貲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數起寇瑊守蜀乞禁交子轉運使薛田張若谷議廢交子則貿易不便請官爲置務禁民私造詔從其請置益州交子務呂祖謙曰蜀用鐵錢行旅齎持不便交子之法出於民所自爲託之於官所以可用今銅錢稍輕行旅非不可挾持昔者之便今日之不便也按用楮爲幣始於此造楮始於漢三代以來未有也初用以代木簡竹冊耳唐王璵乃用爲假錢焚以事神至是真以代銅錢而爲行使之幣作僞者寇瑊而

成之者薛田張若谷以無用之物易有用之物遂使蔡倫之智與太公之法並行噫可歎哉

天聖中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緡爲額至神宗時或交子務爲錢引務按交子每三年一換謂之界更換之際新舊相易上下相關尤爲勞擾　國朝鈔法一定而不更可謂便至神宗時皮公弼言交子之法以方寸之紙飛錢致遠然不積錢以爲本亦不能以空文行按宋朝交會皆用官錢爲本至金元之鈔始取料於民不復以錢爲本矣

建炎三年十月於泰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賣銀緡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以爲便

紹興元年十月初置見錢關子時命張俊屯婺州有司請椿辦合用錢而路不通舟錢重難致乃造關子付婺州召商入中以給軍食商人執關子於榷貨務請錢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於是州縣以關子充糴本未免抑配而榷貨務又止以日輸三分之一償之人皆嗟怨五年三月置總制司以孟庾提領之先是帝在揚州四方貢賦不以時至呂頤浩葉夢得言政和間陳亨伯爲陝西轉運使創經制錢大率添酒價增稅額官賣契紙與凡公家出納每千收頭子錢二十三文其後行之東南及京東西河北歲入數百萬緡所補不細今邊事未甯費用日廣請復行之諸路一歲無慮數百萬計賢於緩急暴歛多矣上從之至是又因經制之額增析爲總制錢歲收至七百八十餘萬緡

紹興三十年戶部侍郎錢端禮被旨造會子儲見錢於城內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兌會子輸左藏庫初行於兩浙遂通行諸州按交子至是更名會子又謂之錢引又謂之關子又謂之會其實一而已唐之飛錢特以通商賈之厚齎貿易者蓋執券以取錢非以券取錢也至交子會子則直以紙爲錢矣

高宗論交子之弊曰如沈該稱提之說但官中常有百萬緡遇交子減價自買之卽無弊矣　戴埴曰自物貨難於阜遷乃假圜法以流轉故言錢則曰平準見有是錢必有是物而後可準平也錢多易得則物價貴踊此漢唐以後議論也自商賈憚於般挈乃利交子之兌換故言楮則曰稱提見有是楮必有是錢以稱提之也楮多易得則金錢貴重此宋紹興以後議論也陸贄謂錢多則輕必作法以斂之趙開謂楮多

則輕必用錢以收之今日病在楮多不在錢少楮愈多則物愈貴計以貿錢猶增一倍蓋古之貿通止錢且錢難得則以物售錢而錢重錢易得則以錢售物而錢輕復添楮以佐錢則售物者愈多而物愈貴古人惟重本物穀粟桑麻及諸食物本也錢末也楮又末之末柳宗元言平衡曰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此稱提大術也按稱提猶所謂平準平準以幣權貨之低昂稱提則以錢權楮之通塞今世鈔法不行亦可準稱提之法出內帑錢以收之則流行矣

紹興末年會子行未有兩淮湖廣之分乾道初戶部侍郎林安宅乞別給會子印付淮淮南州軍行使不得越至他路焉端臨曰置會子之初意非即以會爲錢蓋以茶鹽鈔引之屬視之而暫以權錢耳然鈔引則所直者重而會子則止於一貫下至三百二百鈔引則只令商人憑以取茶鹽必須分路會子則公私買賣支給無往不用且自一貫造至二百是明以代見錢矣又況以尺楮而代數斤之銅齎輕用重千里之遠數萬之緡一夫之力尅日可到則何必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使後來或廢或用號令反覆民聽疑惑哉嗚呼交會之設以虛易實以假博眞固非聖人以至誠治天下之道况又拘其地以限之乎

紹興二十四年女真以銅少循宋四川交子法置交鈔庫造鈔引一貫二貫三貫五貫十貫五等謂之大鈔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等謂之小鈔與錢並用以七年爲限約售易新諸路置官庫受之每貫工墨錢十五文公私便焉其後罷七年釐革之限字昏者方換之按楮幣在唐謂之劵在宋謂之交會元以來鈔制則始於此考宋之交會南渡後取紙於徽池猶是別用紙爲之而印文書字於其上邱濬曰其制無攷金史交鈔之制以桑皮就造爲鈔外爲闌作花紋其衡書貫例外書禁條闌下備書經由交換之法及印章花押元承其舊沿用之中雖小異大槩實同也宋交會猶與錢相爲輕重而有稱提之法此後則錢自錢鈔自鈔各與物相爲輕重矣

元世祖始造交鈔以絲爲本每銀五十兩易絲鈔一千兩諸物之直並從絲例其後又造中統元寶鈔以十計者四等以百計者三等以貫計者二等每一貫同交鈔一兩兩貫同白銀一兩元寶交鈔行之既久物重鈔輕按銀五十兩易鈔千兩是鈔一兩直錢二十兩也兩貫同白銀一兩其所直錢亦

與交鈔同
元至大二年武宗從樂實言鈔法大壞乃改造至大銀鈔凡十三等每一兩准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黄金一錢隨路立平準行用庫買賣金銀倒換昏鈔或民間絲綿布帛赴庫回易依驗時估給價隨處路府州縣設立常平倉以權物價豐年收糴粟麥米穀值青黃不接之時比附時估減價出糶以遏沸湧金銀私相買賣及海舶興販金銀銅錢絲綿布帛下海者並禁之乃立資國院山東河南遼陽江淮湖廣四川立泉貨監六產銅之地設提舉司十九鑄錢曰至大通寳者每

一文准銀鈔一釐曰大元通寳者准至大錢十文與歷代錢通用其當五當三折二並以舊數用之既而御史言至大銀鈔始行品目繁多民猶未悟而又兼行銅錢慮有相妨今民間拘收銅器甚急民殊不便乞與省臣詳議不報仁宗初郎位詔曰尚書省不究利病既創至大銀鈔又鑄大元至大銅錢鈔以倍數太多輕重失宜錢以鼓鑄弗給新舊恣用曾未再期其弊滋長其罷資國院及各處泉貨監提舉司買賣銅器聽民自便應尚書省已發各處至大鈔本及至大銅錢截日封貯民間行使者赴行用庫倒換楊朵兒只曰法有便否

不當視立法之人爲廢置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古之道也何可遽廢耶言雖不用時論韙之
至正十年詔曰世祖頒行中統交鈔以錢爲文厥後造至元寳鈔以一當五名曰子母相權而錢實未用歷歲滋久鈔法偏虚物價騰踊民用匱乏其以中統交鈔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准至元寳鈔二貫仍鑄至正通寳錢與歷代銅錢並用以實鈔法十一年又鑄至正通寳錢印造交鈔令民間通用行之未久物價騰踊價踰十倍既而海內大亂京師料鈔十錠易斗粟不可得按自交會流而爲鈔鈔所費直不過三

五錢而以售人千錢之物奸民以計取人上之人猶厲禁之况上之人自爲之哉民初愛其欺繼而畏其威不得已而强勉從之行之既久終莫之行非徒不得千錢之息併與其所費三五錢之本而失之且因之以失人心馴國用而致亂亡之禍如元人者可鑒也已
明制銅錢寳鈔相兼行使百年之後弊亦叢生　洪武年先有銀禁恐其或鬭錢鈔也而錢之用不出於閩廣宣德正統以後錢始用於西北自天順成化以來鈔之用益微矣後遂廢而不舉或請稽古三幣之法以銀爲上幣鈔爲中幣錢爲

下幣以下中二幣爲公私通用之具而一準上幣以權之錢多則出鈔以收錢鈔多則出錢以收鈔銀之用非十兩以上禁不得交易庶乎鈔可通行也要之楮幣之設原出衰世權宜之術終非經久可行之道也

祝允明野記曰洪武始造鈔不就一夕夢神告用秀才心爲之寤思曰豈得殺士爲之耶高后曰士子苦心程業文課卽心也因命取太學積課簿搗造果成

紙錢

唐書王璵傳曰玄宗頗好神鬼故璵專習祠祭之禮以干時上悅之以爲侍御史領祠祭使璵所禱或焚紙錢類巫覡習禮者羞之以漢來葬者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爲鬼事至是璵乃用於祠祭法苑珠林云紙錢起於殷長史杜詩辨證云南齊廢帝東昏侯好鬼神之術剪紙爲錢以代束帛至唐盛行其事云有益幽冥又牛僧孺云楮錢唐初剪紙爲之按此則紙錢非創於璵矣記曰謂之明器神明之也漢之瘞錢近於之死而致生矣以紙寓錢亦明器也猶之塗車芻靈云耳俗謂資於冥塗則可笑也雖然後世以楮幣爲銅錢同人道於鬼物豈非之生而致死乎

周世宗發引之日金銀錢以紙爲之印文黃曰泉臺上寶白曰冥遊亞寶

雜說

漢世古諺曰雖有神藥不如少年雖有珠玉不如金錢

馮鑑事始曰錢文以寶自周景王之錢始也以年自後魏孝文太和始也以鐵爲錢自公孫述據蜀始也

漢天子供養勞賜壹出少府凡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皆屬焉又曰水衡錢蓋天子之私藏也應劭注漢書謂縣官公作當仰司農今出水衡錢以爲異政如宣帝紀以水衡錢爲平陵徙民起第宅是也

漢官出錢給文書得出沐者名山即錢楊惲白罷之又官司

月俸曰餐錢商后紀列侯幸得賜餐錢法賜廚膳錢也後百官志凡諸受俸半錢半穀皆月給之猶今麻米也

漢昭帝二年詔令今年郡國毋斂馬口錢注曰往時有馬口出斂錢租及六畜也　梁冀傳意錢之戲何承天纂文云一曰詭億一曰射意一曰射數一曰拷掩即今攤錢也王符論云或以遊博持掩爲事注博博六也掩意錢也

哀帝紀女徒已論歸家復雇山錢月三百雇山者言雇人給薪也　順帝時長史一千石聽百姓譎罰者輸贖曰義錢虞詡上疏乞除之今謂之紙贖贖鍰　桓靈鬻爵收錢入庫拜

三公者輸東園禮錢千萬名左騶錢　靈帝好蓄私藏斂天下田畝十錢以修宮名修宮錢每郡國貢獻先輸錢內府名導行錢

唐貞元間中書門下中和節初賜錢給百官名宴錢宰臣以下曲江合宴曰金錢會　肅宗時天下田一畝稅錢十五方苗青即征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二十通名青苗錢

德宗以宦者充宮市使掠買人物仍索進奉門戶腳價錢門戶者言進奉所經處皆有費用也　德宗時取械匱納質錢及粟麥糶於市者四取其一長安爲罷市趙贊復請稅間

架算除陌錢　憲宗禁錢出駱谷散關商賈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輕裝趨四方合券取之號飛錢　戴務問襄陽衙度于頔求買山錢頔與之百萬　武宗時崔珙增江淮茶稅諸道置邸名塌地錢

王建詩寒食內人嘗白打庫中先散與金錢齊雲論曰白打蹴踘戲也兩人對踢爲白打三人角踢爲官場故韋莊詩曰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閑分白打錢

筆談云今之錢數百錢謂之陌借卩字用之其實只是百字如什與伍耳唐自皇甫鎛爲墊錢法至昭宗末乃定八十爲

陌漢隱帝時三司使王章每出官錢又減三文以七十七爲陌輸官仍用八十謂之省陌

石晉朱漢賓少善射常與同輩出獵射一飛雁隨矢而落其鏃正中雁臆上貫一金錢有篆文示其郡之碩學皆無識者人甚異之號漢賓曰朱落雁

宋神宗賜王襄敏幼子壓驚金犀錢果　宋熙甯間行新法凡當役入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凡數錢雇直既已足用又率其數增取三分以備水旱欠闕毋得過二分謂之屯役寬剩錢　宋宣和末陳亨伯以東南用兵嘗設經制司取量添酒錢及增一分稅錢頭子賣契等錢以憲臣領之廼判斂之始有經制錢之名紹興五年孟庾因經制之額增析而爲經總制錢所謂月椿錢者始於紹興二年韓世忠駐軍建康宰相呂頤浩朱勝非議令漕臣月椿發大軍錢十萬緡以朝廷上供經制及漕司移用等錢供億時漕司不量用軍之力一例均科於是郡縣橫斂十七年詔州郡以寬剩錢充月樁以寬民力減江東西錢二十七萬緡有奇又有所謂鼓帳錢者如輸米則增收耗剩交錢帛則多收縻費率富人之犯法而寘其罰恣胥吏之受賕而課其入索盜賍則不償失主檢財產則不及卑幼亡僧絕戶不俟覈實而入官逃產廢田不與消除而抑納欲不橫斂於民不可得已

光宗時趙汝愚言諸縣措置月樁錢名色類多違法最爲細民之害試舉其大者則有曰麴引錢曰納醋錢賣紙錢戶長甲帖錢保正牌限錢折納牛皮筋角錢兩訟不勝則有罰錢既勝則令納歡喜錢殆自古取財之名之多無如宋朝者

金華子云比海縣因發地得五銖錢取之不盡中得一碑記云此是海眼以錢填之衆懼復掩之

七修類稿云國朝革元俗未盡如取錢之言初見官府曰拜見錢白手取人曰撒花錢逢節送禮曰追節錢有因事而索錢曰常例錢迎送諸事曰人情錢覓得錢多曰得手但公事錢多因論訴而命名則與今不同也

梵言闍提此云金錢　苔別名曰綠錢沈約詩寶階綠錢滿客座紫苔生　鵜鶘別名曰連錢

錢神志卷二

甯化李世熊元仲父著

什一第三

本條文長牌譜自半錢至萬萬錢止今所增入事實悉以
圖別之

半錢

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見青光未破時買盡
人間不平事（毘陵女子李氏拾得破錢詩）王明清遊西湖寺
於窻戶間得玉釵半股青蚨半文賦詩呈張安國云凄凉寶
鈿初分際愁絕清光欲破時

一錢

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李白詩）杜工部詩留得一錢看　灌
夫傳曰生平毀程不識不值一錢　葛玄常以數十錢散投
井中玄以一器於井上呼之錢一一飛從井出　非椿云罌
常注一文錢一日一夜長利三分七釐　卓王孫曰女不材
我不忍殺一錢不分也　孟子註琥西施每入市願見者先
輸金錢一文　後魏孝昌二年稅市入者人一錢夏將軍於
毬場中累錢十餘走馬以擊鞠杖擊之一擊一錢飛起高六
七丈　道士王致曰我平生不使一文油錢在家有扇子燈
出路有千里燈　宋太宗時內藏財庫每千計用一牙錢記
之

二錢

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南市津頭有船賣無錢
即買繫籬傍（杜子美詩）村豎從金狄土人長安毀二爲錢　唐
高宗令以好錢一文買惡錢兩文　唐元和六年天下米斗
有值二錢者

三錢

唐項仲山淸甚每飲馬渭水輒投三文　杜詩長年三老歌
聲裏白晝攤錢高浪中　王庭湊詣五明先生究平生否泰
五明爲卜之卦成而三錢竝舞良久方定而六位俱重　唐
太宗時米斗三錢

四錢

賣油翁弄巧取錢置胡盧乃反臂於肩上取杓油注錢口如
綿注畢而錢四邊不濕　昭帝元始詔罷榷酤官令民得以
律自占租賣酒升四錢

五錢

豹皮下取五文錢買瓜　漢宣元康間穀石五錢　漢望月
臺青鴨化爲三小童各握鮫文大錢五枚　菩薩以銀錢買
五莖華供養定光佛

六錢

臣愚以爲朝廷既取六色錢雇役此最良法蘇軾奏議元祐
十三年荆湖歲稔斗米六七錢　儀禮註三多爲交錢交錢
六也

七錢

藏經云馬日還七文　呂洞賓與黃覺大錢七文叉小錢三
文曰數不可過也覺以七十三卒　儀禮註兩多一少爲單
錢單錢七也

八錢

趙充國疏云湟中穀斛八錢糴若干斛則羌人不敢少動
藏經云牛日還八文　儀禮註兩少一多爲折錢折錢八也

九錢

每恨陶彭澤無錢對菊花如今九日至自覺酒須賒　太公
立九府圜法始名爲錢　秦鑄金人十二董卓毀其九爲錢
魏元象興和中穀斛九錢

十錢

兩束焦薪僅十錢雪深泥凍自堪憐市城不念清狂處盡日
厨頭不斷烟郭翊詩　管子曰中歲之穀糶石十錢
天錢十星在北落西北主錢帛

二十錢

計然曰夫糶錢二十則病農病農則草不辟越絶書　管子曰
歲凶穀貴糴石二十錢　龍山康甫慷慨不覊每日置酒留
賓不任者贈過門錢日費酒者餅嘴餅二十放懷集

三十錢

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氈賴有蘇司業時時與酒錢杜子美
詩　李季卿宣慰江南有言陸鴻漸善茶者公請爲之鴻漸身
衣野服隨茶具而入公心鄙之茶畢命奴取錢三十文酬博
士鴻漸媿恨爲著毀茶論　管子曰月入三十錢之籍爲錢
三千萬

四十錢

烏紗巾上是青天檢束酬知四十年自笑平生臂鷹手挑燈
自送佛前錢司空圖詩　高祖爲漢王發夷人以定三秦復其
渠帥七姓不輸租賦餘戶乃歲入賨錢口四十　安石新法

行至斥賓天下祠廟時關伯廟估錢四十六貫

五十錢

郝子廉一介不取過姊家飲密留五十錢席下而去風俗通

唐明宗時軍用不給乃稅間架算除陌錢除陌錢者凡公私給與及買賣每錢一緡官除五十錢

六十錢

嘯希學淮關志凡船梁頭滿八尺稅錢六十文　漢高十一年合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朔獻衣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趙岐亡命入北海販胡餅孫賓碩見之疑非常人因問自有餅耶販之耶岐曰販之孫曰買幾錢賣幾錢岐曰買三十賣亦三十

七十錢

若茫城七十流落劍三千月夯梁苑米來給水衡錢杜子美詩　京兆諸縣斗米不過值七十錢陸贄疏　梁普通中江郢以上七十為百名曰西錢　貢禹曰自五銖錢起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

八十錢

孟康注國語母子錢云錢重為母輕為子若市八十錢物以一母當五十以子三十足之　普通中自破嶺以東八十為百名曰東錢　唐昭宗定八十錢為陌五代漢王章又減三文

九十錢

計然曰夫糴錢九十則病末病末則財不出越絕書　劉晏為歙艎支江舡二千艘號上門塡闕船米斗減錢九十　天寶中天下罷九十九鑪鑄錢　蔣大防母夫人云少隨親詣泰山東嶽天下精藝畢集人有紙一百番鑿為錢運鑿如飛既畢舉之其下一番未嘗有鑿痕其上九十九番乃紙錢也

百錢

手拄一條青竹杖眞成日掛百錢遊夕陽欲下山更好深林無人不可留黃華老人王廷筠書傳不知誰作　嚴君平賣卜成都日得百錢則閉肆下簾而讀老子　李君谷為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即止　蘇秦之燕貸人百錢為資及得志以百金償之　王右軍在會稽見老姥持十許六角竹扇右軍因書扇各五字語姥曰道是王右軍書字索百錢　狄武襄征儂智高取錢祝勝負一擲百錢盡紅

二百錢

唐永徽以後海內富庶絹疋二百錢一書生另詳　劉晏鹽法

既成商人納絹代鹽利者每緡加錢二百以備將士春服

三百錢

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 杜甫詩 漢平帝元始元年天下女徒已論歸家僱出錢月三百 建炎元年汴京斗米錢三百 宋史

四百錢

天有所短錢有所長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錢神論 大藥栽書與一婆羅門令往妙花城并附金錢四百與毘舍佉毘舍佉得書亦偵金錢惟得三百遂覓足械械使者曰彼寄四百汝偷百文使者念曰二俱有智其事難欺便以百錢依數還了

五百錢

五百青蚨兩家缺赤洪崖打白洪崖 丁謂詩 贈波城長者寶德多饒財寶受用豐足生一男號曰女星日用五百金錢造食五百種味與男 唐張九齡詩 謝公樓上好醇酒五百青蚨買一斗 後人問唐時酒價有舉此爲証者

六百錢

劉龍召入有五六父老入賫百錢送之 韓億李若谷俱貧同赴京試每出謁更爲僕李先登第授長社主簿赴官自控

妻驢韓爲負箱將至長社李謂韓曰恐縣吏迎至箱中只有錢六百以半遺韓持哭別去後榮韓亦登第 梁時江陵將覆用錢每百覆除六文稱爲六伯識者以爲九者陽九六者六百益符歷數非人事

七百錢

唐制俸職三班月俸七百錢羊肉半斤 按無名子詩曰七百俸錢何日富半斤羊肉幾時肥 仁宗初定公主奉料以問獻穆再三始言僅得五百貫爾異時中宮月有止七百錢者 宋神宗語 王鍔爲丞郎時李鄘 一作鄘 判度支每年江淮運米至京水陸脚錢斗計七百歲以七百錢代之

八百錢

齊俗尚烏紗巾家家歸貴其一家特榜其門曰本家每頂只賣八百文 艾子小說 南陽從事虞芝曰吾年往志肅譬如八百錢馬生死同價

九百錢

和凝問馮道靴價道徐舉左足曰九百凝怪已靴直倍之方罵其委買者道徐舉右足曰此亦九百 梁武末年都下用錢以九十爲百名曰長錢乃詔民通用足陌錢而人不從

千錢

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張詠判盜錢者詞

蕭何為呂公主吏王責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

王方平以千錢與餘杭姥相聞求其沽酒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飲耳麻姑傳諸葛恪為十德故以頌鍾傳傳驚歎每字以千錢酬之凡五千字

二千錢

漢法卒更無常人迭為之貧者欲得顧更富而當更者因出錢顧之月二千

平準書率緡錢二千而一算　建炎五年潼川饑米斗二千六年夏蜀大饑米斗二千王𦵏時米石二千

三千錢

孟嘗客三千邑入不足使人出錢於薛本傳李德裕言徐德興為濟泗州募人為僧以資上福人輸錢三千淮右小民規影徭賦失丁男六十萬

四千錢

東坡與少游書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畫為三十塊掛屋梁上每旦用畫叉挑一塊用之餘者以備他用注似月所用錢不過四千也

平準書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算

五千錢

惡少王刀奴以錢五千召黥工於腹胸刺涅山亭池榭草木花鳥無所不備酉陽雜俎秦檜患錢貴呼一鑷工櫛髮以五千當二錢犒之諭云有旨數日間不使此錢宜速用之工向外人傳語京下見錢頓出　今被災州郡為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貲未有及此者曾鞏議豫章人施倫選尚書令遇賊刼財物去尚餘錢五千文遣人追賊與之

六千錢

官作既有程煮鹽烱在川自公斗三百轉致斛六千　宋行保馬法中書議云官養一馬歲為錢一十七千民養一馬纔免折變緣納錢六千五百夬非所願

七千錢

唐開元後米斗錢七千食貨志楊東山帥番禺將受代有俸七千緡盡以代下戶輸租

八千錢

計然曰夫糴錢上不過八千則農末俱利越絕書神策軍吏

李昱貸長安富人錢八千三歲不償京兆許孟容收捕械繫憲宗遣中使宣旨付本軍孟容不奉詔曰錢未盡償昱不可得唐史

黃巢陷長安巧工劉萬餘計竭其糧謂巢曰長安苑囿城隍不啻百里若外兵來逼須有備禦不爾固守爲難巢即日還召丁夫各十萬人築城日計支米四千石錢八千貫歲餘米竭城竟不就

九千錢

杜祈公曰我致政後必買小駟直八九千錢者着麁麻衫跨而入市看盤鈴傀儡　龍涎香一斤值其國金錢一百九十准中國銅錢九千文嶺外雜記

萬錢

何曾曰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　高祖爲亭長賀呂公紿爲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　任愷一食萬錢　肅宗嘗問第五倫曰聞卿爲吏不過從兄飲有之乎答曰臣少遭饑亂米石萬錢實不妄過人飲　黃金一斤直萬錢食貨志　與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錢崔輔國詩

二萬錢

顏延之送淵明二萬錢悉付酒家稍就取飲本傳　漢明帝遣邊民在內郡者賜裝錢人二萬　道書云牽牛娶織女借天帝二萬錢下禮久不還被驅在營室中

三萬錢

孫之翰人餽石硯云直三十千呵之得水孫曰日費水一擔止三錢還之按孫輿硯呂文穆仵之云云　查道初赴舉貧不能上道親族裒錢三萬遺之道出滑州過父友呂翁家翁喪無以葬母兄將鬻女道傾錢與之併與嫁女

四萬錢

蔡君謨造貢茶每片值四萬錢歐文忠詩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只賣四萬錢

五萬錢

褚遂良問虞監曰吾書何如永師虞曰聞永一字直五萬錢公豈得此　杜林遣子奉馬援書云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今送錢五萬　杜祁公悰日五食一食萬錢　魚曰靈守南陽米斗五十千有價無米

六萬錢

汝陽三斗始朝天張旭三杯草聖傳左相日興費萬錢杜詩

楊升為郎之歲有詔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渠 答劉歆書

七萬錢

北魏元誕鎮齊所遣采藥僧還問外間有何語曰但言王貪誕曰齊州七萬户我到來一家未得三十錢何貪也　周仁美負膂力常從太祖過祇侯庫問其力能負錢幾許仁美曰臣可負七八萬　僧乙為李林甫嘆佛林甫施鞍一具曹之材直七萬

八萬錢

唐高祖入長安民間行綫環錢積八九萬猶不滿斗斛 食貨志　侯景食石頭常平倉盡米一斗七八萬錢　元豐元年始詔河東歲給和糴錢八萬餘緡

九萬錢

蔣濬路遇爛屍每鳥集啄則尸頭見一小兒驅之蔣廻視之則所簪者通天犀也後入王武尚家得錢九萬　有商人於扶風市中買得漢武帝梓宮中玉箱玉杖二物青布三十疋計錢九萬

十萬錢

張延賞為度支欲辨出一寃獄誣者恐再三帖潛上錢十萬張曰錢過十萬可以通神竟停辨　昌黎舍錢十萬修黃陵廟且作碑文　楊子雲撰法言蜀人齎十萬錢願載一名子雲不聽　仁宗深患七史讀不成文嘉祐中有詔重修惟唐書卒業費緡錢十萬有奇

二十萬錢

顏公二十萬盡付酒家錢與發每取之聊向酒中仙 詩　張奐論功當封以不事宦官故不果惟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為郎　梁武帝以錢二十萬易定林前前岡獨龍阜以塋誌公　崔瑜卿常為娼女玉潤子造綠象牙五色梳費錢近二十萬

三十萬錢

董宣知洛陽至格殺王家僮光武召宣令拜謝宣不從令人按項亦不倒賜錢三十萬呼為強項令　淄青李正己表獻錢三十萬以覘朝廷崔佑甫請上遣使即以獻錢犒其軍　韓熙載奉使臨行借官錢三十萬　馮垂客於宣城妓史鳳家納錢三十萬得至迷香洞題九迷詩於照春屏而歸

四十萬錢

郭元振爲太學生家送錢四十萬有言五世未葬者貸之亦
問名姓　崔郊有婢賣與某得錢四十萬云云　按婢鬻於襄
陽司空于頔　唐張滂請凡州縣産茶皆估其值什税一又奏
税錢別貯有水旱代民田税自是歲收錢四十萬緡未嘗以
救水旱　元豐修城李士京主其役日費四百千爲傭直

五十萬錢

曹彬下江南上客使相之賞乃賜錢五十萬彬曰好官不過
多得錢耳　瀘南有畜秦吉了者亦能人言有夷首以錢五
十萬買之其人告以貧將賣汝吉了曰我漢禽不願入夷中

遂不食死　南唐徐知諤傳采奇物有蜀客持鳳頭至以錢
五十萬易之其頭止類雄雞廣可五寸冠上正平可以爲枕
朱冠紺毛金喙星眼飛禽之枯骨也　初平四年穀一斛五
十餘萬錢人相食

六十萬錢

大蘇與楊元素書聞任郎中子欲賣荆湖庄子價直六十萬
先只要若干　蘇全集　鄭堉爲象江守得怪石六後還長安無
家婦兒寄止人舍下計輦六石道費倖六十萬　朱修之去
荆州日計燈油鹽米費六十萬悉以私錢償之

七十萬錢

唐宰相王涯女乞錢七十萬買一玉釵涯拒之曰一釵七十
萬此妖物也　潘妃有琥珀釧一雙直至七十萬　劉蛻以
荆南府解及第崔鉉作鎮以破天荒錢七十萬資蛻　嫁公
主至費七十萬緡　宋神宗語

八十萬錢

臣聞熙甯中蘇杭等州莩死者凡八十萬邇者年饑又倍尠
甯乞賜上供錢應副　大蘇奏議　唐德宗建中三年用韋都賓
陳京請借京城官商錢大索得八十萬貫將度支杜佑曰月

費錢一百萬　班固與弟超書云竇侍中前寄人錢八十萬
市得雜罽十餘張也

九十萬錢

王仲舒觀察江西西道奏罷榷酤錢九十萬　昌黎墓誌計
本云九千萬非　王荆公吳夫人爲買一妾公問曰汝誰氏曰
妾夫爲軍大將部米運舟失沒貲不足賣妾以償公愀然曰
夫人用錢幾何曰九十萬公令爲夫婦如初錢盡賜之

百萬錢

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樗蒱一擲百萬　瓦棺寺初置僧衆宣

虎募緣願長庚獨注百萬乃畫維摩一軀　卓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　筍載居廬山遣三尺童子持數幅書乞買山錢百萬於于頔于即與之

千萬錢

崔烈入錢五百萬得備九卿及拜漢靈臨軒謂左右曰恨不少靳可至千萬　宋季雅與呂僧珍爲隣曰千萬買隣　唐宗興安國佛寺中人吐突承璀請立石紀聖德使李絳爲之頌遺錢千萬

萬萬錢

愚今考經國之制爲居家之法隨貲產之多寡制用度之豐儉合用萬錢者用萬錢不謂之侈合用百錢者用百錢不謂之吝是取中可久之制也　梭山家制　張鷟之文如青銅錢萬選萬中號青錢學士　周人師史轉轂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能至十千萬雒陽長叔薛子仲貲亦十千萬王莽皆以爲納言士　漢書

持籌

平準書秦以一鎰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　漢惠帝紀師古注曰諸賜金不言黃金者一斤與萬錢蓋引食貨志黃金

一斤直萬錢　董彥遠曰漢一斤金四兩兩直二千五百文　隱五年公羊傳注古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或曰古十兩爲一斤　兵法興師十萬日費千金　燕昭王以千金養士皆此數也非若今人以二十四銖爲一金也

說文權十分黍之重也　漢律歷志十黍爲絫十絫爲銖黃鐘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二十四銖爲一兩十六兩爲一斤三十兩爲一鈞四鈞爲一石

說文錙六銖也古人言較量錙銖謂輕微也荀子注說云八兩曰錙此韻引荀註非也韻會註云八銖爲錙亦非也說文爲正

鎰金數也國語二十四兩爲鎰趙岐孟康皆曰鎰二十兩鄭康成曰三十兩正韻並載諸說無考正則是古今鎰無定數也或曰食貨志云國制黃金方寸而重一斤又云方寸爲一金史記註臣瓚曰秦以一鎰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蓋漢以前以鎰名金漢以後以斤名金也鎰者二十四兩斤者十六兩也孫愐云二十四兩與國語同鎰通作溢漢志黃金以溢爲名荀子千溢之寶韓非子鑠金千溢一說本作鎰訛省作溢又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爲一溢禮朝一溢米夕一

溢米孔叢子曰兩手曰掬一手曰溢方氏曰溢與鎰同長大
記二十兩曰溢誤也
孔氏雜說曰孝惠紀註引食貨志黃金一斤直萬錢乃知漢
金之賤也今金兩有直萬錢者則漢金一斤如今一兩價矣
宜人主賜金以千百斤計也唐時金必貴太宗以于志甯孔
穎達諫太子各賜金一斤帛五百疋沈佺忠云古之一斤今
四兩餘也然則一兩之直二千五百而已

奢汰第四

秦始皇滅六國寫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自雍門以東至
涇渭交處殿屋複道周閣相屬然各自爲區雖一瓦一甓亦
如其式各書國號不相雷同皆布其所得諸侯美人居之如
在其國鐘鼓帷帳不移而具至於出行則豐貂東至獬豸南
來又有五旗皁旒之制畢車之飾寫九主之廷於咸陽北阪
車輿之綵各樹其文所謂秦人大備而陳戰國之後車者也
詳見秦史晉志又按三輔舊事西京雜記諸書阿房宮前殿
東西三里南北五里前庭中可受十萬人車行酒馬行炙千

人唱萬人和一云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閣內離
宮三百闕外四百餘　漢未央宮周廻二十八里前殿東西
五十丈深十五丈高二十五丈有殿閣三十二至孝武以木
蘭爲棼橑文杏爲梁柱金鋪玉戶華榱璧璫雕楹玉碣重軒
鏤檻青瑣丹墀左城右平黃金爲壁帶間以和氏珍玉風至
其聲玲瓏然也未央在城西偏而長樂在東太后多居之周
廻十九里又有桂宮北宮明光宮在北周廻各十餘里孝武
又建建章宮於未央宮西長安城外跨城池作飛閣通之構
輦道以上下周廻三十里宮正門曰閶闔高二十五丈左鳳

闕高二十五丈右神明臺內北起別風闕高五十丈對峙井
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連閣皆有罘罳前殿下視未央
其西則廣中殿受萬人廟記云北闕門高二十五丈又有鳳
凰闕高七十丈五尺又畿內千里京兆治之前乘秦嶺後越
九嵕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內外宮一百四十五所 漢高帝
以金閒楚外初賜張金百鎰田肯說帝以齊地封親子弟帝
賞之賜黃金五百斤帝心善家令之說太公亦賜黃金五百
斤及帝疾甚良醫言疾可治帝嫚罵罷之仍賜黃金五十斤
文帝即位賜太尉勃黃金五千斤丞相平將軍嬰二千斤朱

虛侯章襄平侯典客揭各千斤武帝時大將軍再出擊胡得
首虜萬九千級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大將軍驃騎大出擊
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宣帝即位大將軍光賜
黃金七千斤錢六十萬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
匹甲第一區昭帝時廣陵王來朝賜黃金千二百斤錢二十
萬宣帝地節三年立太子賜廣陵王黃金千斤諸侯王十五
人黃金各百斤列侯在國八十七人黃金各二十斤元康四
年賜尹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功臣適後黃金人二十
斤神爵元年賜朱邑子黃金百斤四年賜太守黃霸黃金百

斤元帝二年立太子賜天下當為後者列侯錢各二十萬五
大夫十萬光武賜竇融黃金亦二百斤至桓帝建和二年賜
河間渤海二王黃金亦各百斤彭城諸國王又各五十斤漢
世富盛多金人主賞賚之厚如此王侯貴戚之驕奢亦有所
自來矣

梁孝王廣睢陽城七十里西苑方二百里作曜華宮築兔園
園中有百靈山膚寸石落猿巖棲龍岫又有鳳池池間有鶴
洲鳧渚諸宮觀相連延亘數十里奇果異樹珍禽怪獸畢備
王日與宮人賓客弋釣其中及王薨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

萬斤他物稱是

董偃以狡如得幸館陶公主號曰董君主令偃散財交士嘗
以黃金百斤為哀叔壽又令府中曰董君所發一日金不滿
百斤錢百萬帛千疋勿白偃夏月常臥延清之室以鄧支國
畫石為牀其文如錦而石體甚輕上設紫瑠璃帳火齊屏風
列靈麻之燭以紫玉為盤如屈龍刻寶飾之侍者於戶外扇
偃曰玉石豈須扇而涼耶侍者郤扇以手摸之方知有屏風
也又以玉精為盤貯冰膝前玉冰同徹侍者謂冰無盤貯必
融濕席悞合玉盤拂之落堦冰玉俱碎偃以為樂玉精千塗

國所貢武帝以賜偃也
趙飛燕女弟居昭陽殿中庭彤朱而殿上丹漆砌皆銅沓黃
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爲黃金釭含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
上設九金龍皆銜九子金鈴五色流蘇帶以綠文紫綬金銀
花鑷每好風日幡旄光影照耀一殿鈴鐸之聲驚動左右中
設木畫屏風文如蜘蛛絲縷玉几玉床白象牙簟綠熊席席毛
長二尺餘人眠而擁毛自蔽望之不能見坐則沒膝其中雜
薰諸香一坐此席餘香百日不歇有四玉鎮皆達照無瑕缺
窗扉多是綠琉璃亦皆達照毛髮不得藏椽桷皆刻作龍蛇縈繞
鱗甲分明見者莫不兢栗匠人丁緩李菊巧爲天下第一締
構既成向其姊子樊延年說之而外人稀知莫能傳者　昭
儀嘗遺飛燕書曰今日嘉辰貴姊懋膺洪冊謹上襚三十五
條以陳踊躍之心　金華紫輪帽金華紫羅面衣織成上襦
織成下裳五色文綬鴛鴦襦鴛鴦被鴛鴦褥金錯繡襠七寶
綦履五色文玉環同心七寶釵黃金步搖合歡圓襠琥珀枕
龜文枕珊瑚玦馬腦彄雲母扇孔雀扇翠羽扇九華扇五明
扇雲母屏風琉璃屏風五枝金博山香爐迴風扇椰葉席同
心梅含枝李青木香沈木香香螺卮生南海一名丹螺九真

研髯香七枝鐙
武帝時身毒國獻連環羈皆以白玉作之瑪瑙石爲勒白光
琉璃爲鞍鞍在闇室中常照十餘丈如晝日自是長安始盛飾
鞍馬競加雕鏤皆以南海白蜃爲珂紫金爲華以飾其上猶
以不鳴爲患或加以鈴鑷飾以流蘇走則如撞鐘磬若飛幡
葆後得貳師天馬帝以玫瑰石爲鞍鏤以金銀鍮石以綠地
五色錦爲蔽泥後稍以熊羆皮爲之皮毛有綠光皆長二尺
者直百金卓王孫有百餘雙詔使獻二十枚
韓嫣好彈常以金爲丸一日所失者十餘長安爲之語曰苦
饑寒逐金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輒隨逐之西京雜記
漢茂陵富人袁廣漢藏鏹巨萬家僮八九百人於北邙山下
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構石爲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積
沙爲洲嶼激水爲波潮奇獸怪禽委積其間珍樹異草靡不
具植江鷗海鶴孕雛產鷇延漫林池屋皆徘徊連屬重閣修
廊行之移晷不能徧也廣漢後有罪誅沒入爲官園鳥獸草
木皆移植上林苑中西京雜記
東方朔化民有道對曰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
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簪玳

琱璗珠璣設戲車敎馳逐飾文釆鈒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士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難之難者也

濟南王康多殖財貨大修宮室奴婢至千四百人廐馬千二百疋私田八百頃奢侈恣欲遊觀無節永元初國傅何敞上疏諫之終不能改

光武后弟郭況以黃金爲器工冶之聲震於都鄙時人謂郭氏之室不雨而雷庭中起高閣長廡置衡石以稱量珠玉閣亦有藏金窟列武士以衛之錯雜寶以飾臺榭懸明珠於四

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月里語曰洛陽多錢郭氏室夜日晝星富無匹其寵者皆以玉器盛食故東京謂郭家爲瓊廚金穴況小心畏慎雖居富勢閉門優游不干世事

梁冀大起第舍妻孫壽亦對街爲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奥室連房洞户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窗牖皆有綺疏青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蹬陵跨水道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藏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圃採土築山十里九阪以象二崤深林絕澗有若自然禽奇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遊觀第內多從倡伎鳴鐘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娛恣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農東界滎陽南及魯陽北至河淇包含山藪遠帶邱荒周旋封域殆將千里又起兔苑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發屬縣卒徒繕修樓觀數年乃成移檄所在調發生兔刻其毛以爲識人有犯者罪至刑死有西域賈胡不知禁忌誤殺一兔轉相告言坐死者十餘人

史稱窮奢極欲者王氏五侯爭爲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羅鐘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大治第舍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其風自郭況梁冀已然矣

自古恩賞之重未有過於董賢楊素者賢以色素以功賢自得幸旬日間拜侍中賞賜累鉅萬封侯遂進大司馬拜女弟爲昭儀位次皇后妻得通籍殿中止賢廬賞賜各千萬數父恭自少府拜衛尉賜爵關內侯妻父爲將作大匠弟寬信爲執金吾詔將作起第北闕下重殿洞門柱壁皆畫雲氣華[illegible]山靈水怪或衣以綈錦或飾以金玉樓閣臺榭轉相連注山池玩好窮盡雕麗武庫禁兵尚方珍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及至東園秘器珠襦玉柙皆豫以賜賢無所不備又令將作爲賢起[illegible]冢義陵旁內爲便房剛柏

題汝外為徼道周亘數里門闕景罳甚盛賢之幸不過三年耳及斥賣家財至四十三萬兩賢不聞納賄孟傾府庫以益之也

其常以錦維舟或割棄以示奢侈

晉書云王濟字武子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貴甚濟買地為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為金溝帝舅王愷有牛名八百里駮愛之每瑩其蹄角濟請以錢千萬對射賭之濟先射一發破的輒據胡床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至一割便去武帝嘗降武子家供饌並用琉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袴褶以手擎食烝㹠肥美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㹠帝甚不平食未畢便去王石所未之作也

太武殿室皆銀楹金柱 後趙錄

瞻波城長者寶德多饒財寶受用豐足生一男號曰女星日用五百金錢造食五百種味與男

石崇字季倫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競以奢靡相高愷以粭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帳四十里崇作錦步帳五十里以敵之昔武帝常以珊瑚樹賜王愷高二尺許枝柯扶疎以示石崇崇以鐵如意擊碎之愷既惋惜崇曰不足多恨命

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以償條幹絕俗光彩耀日愷恍然自失時外國進火浣布帝服之以幸崇崇身敞服候從如五十人悉衣火浣布崇侍妾千餘人刻玉為倒龍佩縈金為鳳凰釵有所召者不呼姓名悉聽佩聲視釵色玉聲輕者居前釵色豔者居後以為行次而進各含異香使笑語口氣從風而颺又屑沉水香末布象床上使所愛踐之無跡者即賜珍珠百琲常於砌上就苔蘚刻百花飾以金玉曰壺中之景不過如是初最幸翔風後翔風退房幸綠珠珠弟子宋褘亦國色善笛後入明帝宮中

苻堅從兄朗初過江常與朝士燕時賢並用唾壺朗欲誇之使小兒跪而開口唾而含出 晉書

晉元寶奢侈嘗云石崇叵姓猶能畫卵雕薪元寶窗戶遂以玉鳳銜鈴金龍吐旆 洛陽伽藍記

羊侃媵妾數千家僮數千珍奇寶玩富於天府

魏文成踐祚詔修復寺塔於天宮寺造釋迦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先是興光初詔有司為太祖以下五帝鑄釋迦立像五各長一丈六尺每一像用赤金二萬五千斤 魏書

韓晉明好酒縱誕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儉率

劉悛爲益州貪暴至富浴盆以金爲之餘物稱是齊武帝嘗至其宅晝臥覺後自捧金澡盤灌受四升以充沃盥匜以與帝

長沙寺僧業富鑄黃金爲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爲下方黃鐵莫有見者及梁武于襄陽起兵蕭穎胄以荊州應因取此龍以充軍實 齊書

北齊廢帝初即位賞賜左右動至百數十萬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枚不得今日得用汝末武帝聚錢上庫五億萬齊庫

亦出三億萬金銀布帛不可勝計即位未期歲所用略盡皆賜與諸不逞羣小入主衣庫令何后及諸寵姬以諸寶器投擊破碎之以爲笑樂

齊東昏起芳樂玉壽諸殿以麝香塗壁刻畫裝飾窮極綺麗役者自夜達曉猶不副速後宮服御極選珍奇府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民間金寶價皆數倍建康酒租皆折使輸金猶不能足鑿金爲蓮花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又訂出雉頭鶴氅白鷺縗齊梁謂賦民爲訂斂倖因緣爲姦利課一輸十又各就州縣求爲人輸準取見直不爲輸送守宰皆不敢言重更科斂如此相仍前後不息百姓困盡號泣道路

石季龍既篡使牙門將張彌徙洛陽鐘虡九龍翁仲銅駝飛廉於鄴將一鐘沒於河募浮沒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絙牛百頭引之乃出造萬斛舟以渡之又造四輪纏輞車轍廣四尺深二尺運至鄴又於鄴南投石河中以起飛橋工費數億萬又於襄國建太武殿殿基高二丈八尺綷以文石穿伏室於下置衞士五百人於中皆漆瓦金瑠銀楹瓊柱珠簾玉壁窮極伎巧又起凌風臺九殿多選士庶之女充之後庭服綺縠

玩珍好者殆萬餘人季龍淫酷異常增置女官二十四等大發民間女二十以下十三以上三萬餘人第以三等郡縣媚旨凡奪人婦九千餘人諸私采發者又垂一萬咸會鄴宮季龍親自簡第大悅封使者十二人皆列侯自初發至鄴諸殺其夫及奪而遣者又三千餘人又嘗率戎卒十八萬出金明門遊獵諫臣有獵車千乘養獸萬里奪人妻女十萬盈宮之語季龍又以人言晉當復興欲苦役晉人以厭其氣乃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墻於鄴北長廣數十里促尚書張羣秉燭夜作起三觀四門役死者無算

時揚州送黃鵠雛鵶長一丈聲聞十餘里命泛之玄武池郡國獻蒼麟十六白鹿七司虞俱調之以駕芝蓋列於充庭之乘虎常升凌霄觀望之又按陸翽鄴中記云石虎於太極殿前起樓高四十尺結珠爲簾垂五色玉珮風過鏗鏘和鳴清雅盛夏時登高樓以望四極奏樂樓下以夜繼日舂雜寶異香爲屑於樓上風至則揚之名曰芳塵左右直衛萬人皆着五色細鎧光耀奪目又常以女伎千人爲鹵簿皆着紫綸巾熟錦袴金銀鏤帶五文織靴遊於戲馬觀皇后亦出女騎千人腰着金環參鏤帶下着五采靴御床辟方三丈餘床皆局

脚高下六尺後宮别院有小形玉床又有轉關床作席以錦雜以五香施五綵綖編蒲皮緣之冬月施熟錦流蘇斗帳四角安純金龍頭銜五色流蘇或用靑綈光錦或用緋綈登高文錦或用紫綈大小文錦絲以房子錦裏爲複帳四角安純金銀鑿鏤香爐以石墨燒集和名香頂安金蓮花花中懸金箔織成綩囊囊受三升以盛香春秋但錦帳表以五色總爲夾帳夏用紗羅或綦文丹羅或紫縠文爲單帳作金銀鈕屈膝屏風衣以白縑畫義士仙人鳥獸之像讚者皆三十二言高則施八尺下施四尺或六尺隨意所欲也作雲母五明金薄莫難扇薄打純金如蟬翼二面彩漆畫列仙奇禽異獸其五明方中辟方三寸或五寸隨扇大小雲母帖其中細縷縫其際雖掩盡而彩色明徹視之如金可取者故名莫難也季龍出時以扇夾乘輿御食遊槃兩重皆金銀參帶百二十醞彫飾並同參帶間茱萸畫微如破髮近者乃得見動遊槃則員轉也尚方御府巧工織錦署皆數百人錦有大小登高大小明光大小博山大小茱萸大小交龍蒲桃文班文鵲文桃核文鳳凰朱雀等錦或青綈白綈黃綈綠綈紫綈蜀綈工巧百數不可盡名也嘗五月發五百里內萬人營華林苑至八

月天暴寒雨雪深三尺作者凍死數千人太史奏作役非時天降此災虎誅户部尚書以塞天變華林園移植民間名果作蝦蟆車四搏掘根面去一丈深一丈合土載之植無不生苑中有安石榴子大如椀盞味不酸有西王母棗冬夏有葉九月生花十二月乃成三子一尺又有羊角棗亦三子一尺有工人解飛者作旃檀車左轂上置碓右轂上置木人每行十里磨麥一石舂米一斛覩石虎所修飾殊覺虜氣厭人恐李昊見之復笑爲寒儉乞兒也

劉威碩在蜀車服侈靡姬妾數十能爲聲樂悉教誦魯靈光

殿賦謝靈運門生恒數百人室宇華曠盡山泉之美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形世共宗之徐湛之產業甚厚宇舍園池貴游莫及伎樂之美冠絶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姿質端美衣服鮮麗每出入行游塗巷盈滿徐君蒨爲湘東王諮議文冠一府新聲艶語人多諷習尤長部書閒無不對善絃歌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金銀閉門盡日酣飲有時載伎肆意游行荆楚山川靡不游踐是四君者比之王石尙爲黔婁第文士酸寒得此亦是生天之福 弇州稿

北魏咸陽王禧性驕奢貪淫無厭姬妾數十猶遣有簡娉以恣其慾由是奴婢千數田業鹽鐵遍於遠邇宣武宣帝惡之禧不自安遂謀逆已而事敗賜死

夏侯道遷少有志操年十七不願娶婦家人以爲戲也及婚日覓之竟不知所在久之徧訪則逃入益州矣仕蕭鸞爲輔國將軍已復歸國累爵濮陽侯道遷雖學不淵洽而尺牘札記雅有意理好觴宴窮口實水陸珍羞罔不畢具於京西水次市地大啟園池植蔬果延致秀彥時往遊適列侍妾十餘以自娛歲入絹三千餘疋專以供酒饌不營生產每孔融詩云坐上客恒滿尊中酒不空餘非吾事也時亦以此多之子夬有父風醇醪肥鮮不離於口以是父時田園貨賣畧盡而人間債負猶千餘疋未幾以昏酣卒梁天監中北魏宗室競爲豪侈高陽王元雍富貴冠一國一食直錢數萬時陳留侯李崇富埒於雍而儉嗇嘗曰高陽一食敵我千日雍居第四於帝宮白壁丹楹窈窕連雲僮僕六千妓女五百隋珠耀日羅衣從風河間王琛欲敵之在河間多無政績求西域千里馬及七百里者十餘匹皆以銀爲槽金爲環鎖常造文柏堂形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金五色績爲繩伎女三百人盡皆國色造迎鳳館於後園窓戶之上列錢青鎖玉鳳啣鈴金龍吐旆素李朱柰枝條入簷伎女樓上坐而摘食常會宗戚陳諸寶器金瓶銀甕百餘口甌檠盤盒稱是其餘酒器有水晶鉢瑪瑙琉璃碗赤玉巵數十枚工作奇妙中土所無皆從西來復引諸王按行府庫錦罽珠璣冰紈霧縠充牣其內常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素以富自負歸而惋歎三日京兆王繼聞而省之謂曰卿之貨財計不減彼何爲媿羨乃爾融曰始謂富於我者獨高陽耳不意復有河間繼曰卿似袁術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劉備耳融

乃芙而起嗟乎君臣驕侈乃其衰亂之漸及爾朱亂後王侯第宅多趨爲寺宇悲哉

副貨國城周匝七十里國王有黃金殿後魏書

後魏胡太后既作永甯寺又作石窟寺皆極土木之美而永甯尤盛有金像高丈八者一如中人者十玉像二爲九層浮圖掘地築基下及黃泉浮圖高九十丈上刹復高十丈每夜靜鈴鐸聲聞十里佛殿如太極殿南門如端門僧房千間珠玉錦繡駭人心目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復令諸州各建五級浮圖民力疲弊諸王貴人宦官羽林各建寺於洛陽相高以壯麗后數設齋會施僧動以萬計賞賜左右無節所費不貲而未嘗施惠及民府庫漸虛乃減削百官祿力又常幸絹藏見府庫盈溢乃命王公嬪主從行者百餘人各自負絹稱力取之少者不減百餘匹嗚呼魏以累世積貯供一婦泥沙亂匪降自天豈不信乎

南朝徐湛之產業甚厚室宇園池伎樂之妙冠絕一時文帝每嫌其侈縱時安成何勗無忌之子臨汝孟靈休泉之子並名奢豪與湛之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都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持乘何孟之美

魚弘有眠床一張皆蹙柏四面周匝無一有異通用銀鏤金花福壽兩重爲脚弘嘗語人云我爲郡有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麞鹿盡田中米穀盡村中人庶盡大丈夫生世如輕塵棲弱草白駒過隙富貴在何時部曲數百悉衣錦袍赫奕滿道

梁羊侃字祖忻性豪侈善音自造採蓮掉歌甚有新致妓妾列侍俱極名品有彈箏人陸大喜爪長七寸舞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能掌上舞又有孫荆玉能反腰貼地銜席上玉簪歌人王娥兒屈偶之並妙盡奇曲嘗赴衡州於兩舟中起通梁水齋三間飾以珠玉加以錦績盛設帷屏列陳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緣塘傍水觀者塡咽侃不飲酒而好客終日酬獻同其醉醒常奉詔宴北使楊斐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及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其豪侈如此南史

梁朝徐君蒨爲湘東王咨議善絃歌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綺羅服玩悉以金銀盡日酣飲時襄陽魚弘亦稱豪侈府中諺曰北路魚南路徐

梁魚容性後靡車馬服玩皆窮一時之麗嘗以象齒檀沉造

床周匝用銀鏤金花寶鈿飾之以金蓮花捧琥珀龜背負床脚

隋虞孝仁性奢華伐遼之役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以自給此於隋煬是君是臣矣

梁夏侯夔為南豫州刺史在州二十年有聲績性豪奢後房伎妾曳綺羅飾金翠者殆百數文武賓客日恒滿座

文身國在倭地七千餘里土俗豐樂行者不齎糧王居最壯麗多飾以金銀珍寶繞屋為塹廣一丈實以水銀雨則流於水銀之上 梁書

北周李遷哲世為山南豪族歸朝累戰功都督七州軍事爵安康郡公性華侈厚自奉養姬妾百數生男女凡六十九緣漢千餘里間第宅相次令姬人有子者分處其中遷哲往來遊幸鳴笳導從縱酒讌酣極生平之樂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名披簿審之

陳孫瑒性豪奢所居庭苑必極林泉之致出鎮郢州合十餘船為一大舫中立亭池植荷芰每值良辰則泛舟長江賓僚宴集為一時勝賞及卒江總為誌銘後主又親題四十字勑鐫於銘後時以為榮

北齊後主緯驕縱無忌為製無愁之曲人傳無愁天子宮掖中一裙直萬疋一鏡臺直千金御馬皆藉氊廚食物必十餘種將合牝牡則設青廬具牢饌而親觀之馬及鷹犬皆有儀同郡君之號犬則於馬上設褥抱之鬭雞亦號開府後為周師所執

陳後主嘗於光昭殿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高數十丈壁帶欄檻之屬皆以沉檀諸香為之又飾以金玉珠翠內施寶床寶帳每微風飄拂香聞數里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植以奇樹雜以花藥後主自居臨春而居貴妃張麗華於結綺龔孔二貴嬪則居望仙貴妃姿艷獨絕盼睞瞻視光映左右每於閣上靚粧憑欄檻遙望之翩翩若神仙也又造桂宮於光昭殿後作圓門如月障以水晶後庭設素粉罘罳庭中空洞無他物惟植一桂樹樹下置藥杵使麗華恒馴一白兎麗華被素袿裳梳凌雲髻插白通草蘇孕子靸玉華飛頭履時獨步於中謂之月宮後主入宮每呼曰張嫦娥陳宮人佩玉盡畫鸞鳳宮人卧履皆以薄玉花為飾內散以龍腦諸香屑謂之塵香宮人又有沉香履箱金屈膝陳亡後一士人娶得陳宮人夜狂火則惡煤氣熏人士人易以蠟復惡其影蕩人

士人因詰之汝後宮何以照夜宮人曰惟室中懸珠一顆耳此宮人或是作爲若隋煬帝房中不燃膏火懸寶珠一百二十照之富有是事也

隋文帝遷都長安其正宮正殿皆名大興開皇十三年詔營仁壽宮於岐州之北使楊素監之夷山堙谷以立宮殿崇臺累榭宛轉相屬役使嚴急丁夫多死疲頓顛仆推填坑坎覆以土石築爲平地死者以萬數十八年自京師至仁壽宮置行宮十有二所文帝崩之三月煬帝幸洛陽發丁男數十萬掘塹自龍門東接長平汲郡抵臨清關度河至浚儀襄城達於上洛以置關防大業元年三月詔楊素等營建東京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徙洛州郭內居民及諸州富商大賈數萬戶實之廢二崤道開葼州道營顯仁宮南接皂澗北跨洛濱發大江之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園苑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通濟渠以通江淮漕運兼引汴水即蒗蕩渠也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復自板渚引河歷滎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於淮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渠旁皆築御道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

置離宮四十餘所遣使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東京官吏督役嚴急死者十四五五月築西苑周二百里苑內爲五湖每湖方十里湖中積巧石爲山亭殿屈曲環遶澄碧又爲海周四十里水深數丈中爲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上有通真觀習虛臺總仙宮羅絡諸山向背若神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渠面濶二十步上跨飛橋過橋百步即楊柳修竹四面鬱茂名花異卉隱映軒陛每院置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凋落則剪綵爲花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綵爲荷芰菱芡乘輿遊幸則去氷而布之十六院各置一屯屯內池魚園蔬瓜果芻豢水陸之產畢備每院競以殽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百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大業六年後苑中草木鳥獸繁息茂盛桃蹊李徑翠陰交合金猿青鹿動輒成羣自大內開爲御道右通西苑夾道長松高柳帝遊幸無時侍御多夾道而宿帝往往中夜就幸焉八月上行幸江都發顯仁宮王弘遣龍舟奉迎上御小朱航自漕渠出洛口御龍舟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丈上重有正殿內殿東西朝房

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珠翠加以流蘇羽葆朱絲網絡下重長秋内侍處之以青絲大縧繩六條兩岸引進每繩一條百八十人分三番每番引舟三百六十人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而裝飾無異別有浮景小水殿九艘皆三重珠絲網絡又有漾綵大朱航三十六艘竝兩重加綢絡他則朱鳥蒼螭白虎玄武飛羽青鳧陵波五樓道場玄壇板艙黃篾等數千艘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及載内外百司供奉之物共用挽船士八萬餘人其挽漾綵以上者九千餘人謂之殿脚皆錦綵爲袍行纏鞋襪又有平乘青龍艨艟艚艖八櫂舴艋舸等數千艘竝十二衛兵乘之并載兵器帳幙兵士自引不給夫艘洛口部五十日乃盡舳艫相接二百餘里照耀川陸騎兵翼兩岸而行旌旗蔽野所至州縣五百里内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轝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將發之際多棄埋之晚年以宫殿雖壯麗顯厭苦無曲房小室幽軒短檻有浙人項昇自言能搆宫室詔問之昇因先進圖本帝覽大悅即詔有司供具材木凡役夫數萬經歲而成樓閣高下軒窓掩映幽房曲室玉欄朱楯互相連屬回環四合曲屋自通千門萬牖上下金碧玉獸蹲戶傍金虬伏

棟下壁砌生光瑣窓射日工巧之極亘古無有費用金玉帑庫一空人誤入者雖終日不能出帝幸之大喜顧左右曰使真仙遊其中亦當自迷也可目之曰迷樓後唐兵入京見迷樓太宗曰此皆民膏血所爲乃命焚之火經月不滅

煬帝觀書處窓戶玲瓏相望金鋪玉觀輝映溢目號曰閃電窓宫中燭心至跋皆用異屑燃之有異彩窺望房中不燃膏火懸寶珠一百二十照之每除夜殿前各設火山十數皆沉香木根每山焚沉香數車暗即以甲煎沃之燄起數丈一夜用沉香二百餘車甲煎一百餘石

楊素初破齊帝賜奴婢粟帛雜畜并信州賜錢百萬錦千段馬二百疋破陳賜物萬段粟萬石加以金寶又賜陳主妹及女伎十四人破吳悉賜綵物三十段江南定賜黃金四十斤銀餅一實以金錢縑三千段馬二百疋羊二千口公田百頃宅一區仁壽宫成賜錢百萬縑絹三千段討突厥賜物二千段黃金百斤突厥破賜縑二萬疋萬釘寶帶遷左僕射賜良馬百匹牝馬二百疋奴婢百口山陵成賜物萬段田三十頃米萬石金鉢一實以金銀鉢一實以珠并綾錦五百疋賜射手賜金精盤價値鉅萬破漢王諒賜物五萬段綺羅千疋伎

妾二千人從幸東京賜甲第一區物二千段素從庭侍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者後僭擬宮禁有鮑亨者善屬文殷胄者工草隸並沒爲家奴他僮奴數千人以伎藝汨沒如鮑殷者多矣前此卑王孫家僮千餘人程國鄭析石崇俱八百人袁廣漢九百人王氏五侯刁逵各數千人高陽王雍六千人郭汾陽三千人呂不韋麋竺萬人逵田萬頃素馬萬疋嚴武累官劍南節度使性豪侈每一言之悅賞至百萬蜀故饒幾爲之空年四十卒母哭之後曰今而後吾得免爲宮婢矣

高力士既爲驃騎大將軍權傾中外帝時或不名而呼將軍東宮兄事之他王公主呼爲翁戚里諸家則尊之曰爹常建佛剎及道觀珍樓寶產國貲不逮也鐘成力士宴公卿一扣鐘納禮錢十萬有佞悅者至二十扣少亦不減十扣然能以陰巧得人譽後爲李輔國所中流巫州赦還慟大行死

唐書云拂菻音廩國都城廣八十里東門高二十丈釦以黄金王宮三襲門飾異寶中門中有金巨稱一作金人立其端屬十二九丸一時一丸落以瑟瑟爲殿柱水精琉璃爲梲香木爲梁黄金爲地象牙爲闔　驃國即古朱波也其王居金

爲甕厨以覆銀瓦爨以香木堂飾明珠有二池以金爲堤舟楫皆飾金寶

唐僖宗作燈輪高二十丈被以錦綺飾以金銀燃萬盞燈望如花樹宮女千數一花冠一巾帔皆至萬錢裝束一妓女皆至二百貫朝野僉載

同昌公主郭淑妃之女懿宗特愛之出降右拾遺韋保衡賜第於廣化里賜錢五百萬貫罄內庫珍寶以實之房櫳戶牖悉鉚雜寶井欄藥臼食櫃水槽鐺釜盆甕之屬亦以金銀爲之鏤金爲笊籬箕筐製水晶火齊琉璃玳瑁等爲床搘之以

金龜銀鹿又琢五色玉爲器皿什物合百寶爲圓案賜金麥銀粟共數斛皆太宗朝條支國所獻也堂中所設有連珠帳却寒簾鷓鴣枕翡翠匣神絲繡被更有獨盆犀如意玉瑟瑟幙紋布巾火蠶綿九玉釵其饌有消靈炙紅虬脯酒有凝露漿桂花醅茶有綠花紫英之號玉饌具陳暑氣將甚則取澄水帛以蘸之滿座皆思挾纊矣及公主薨葬韋氏之人爭取庭祭之灰汰其金銀凡服玩每物皆有二十輿以錦繡珠玉爲儀衛明器輝煥三十餘里賜酒百斛餅餤四十橐駝以飼体夫体蒲本反体夫舆柩之夫也上與淑妃思公主不已樂

工李可及作歎百年曲其聲悽惋舞者數百人發內庫雜寶爲首飾以絁八百疋爲地衣舞罷珠璣覆地僖宗初立怨宋告韋保衡陰事貶崖州澄邁令尋賜自盡

李德裕以金盆貯水浸白龍皮置坐末雖畏景赫曦覺清颸凛冽按龍皮新羅僧得自海中海旁居者得自魚扈有老人見而識之僧知李好奇因以金帛贖之及李南遷悉於思溪沉溺使崑崙沒取之云在鱷魚穴中不可得矣東都平泉莊有平石以手摩之皆隱隱雲霞龍鳳草樹之形有巨魚脇骨一條長二丈五尺上刻云會昌二年海州送到初德裕之營

平泉也遠方多以土產異物獻之數年之間無所不有時有題平泉詩者隴右諸侯供語鳥日南太守送花錢威勢之使人也初德裕在中書不飲京城水悉用惠山泉時謂之水遞有僧曰水遞有損盛德京師昊天觀一泉與惠山水脈相通因取稱量與惠山等乃罷水遞

張易之母阿臧造七寶帳金銀珠玉寶貝之類罔不畢萃鋪象牙床織犀角簟鼲貂之褥蛩蟁之氈汾晉之龍鬚臨河之鳳翮以爲席阿臧與李迥秀私通逼之也以鴛鴦盞一雙共飲取其常相逐迴秀畏其盛嫌其老乃荒飲務醉常頻喚不覺出爲恒州刺史易之敗阿臧入宮迥秀坐降按此與寶從一皇后阿爹事的對方天后倡淫一時老嫗皆有彈冠之色不足怪也朝野僉載

天寶遺事云王元寶常以金銀疊爲屋壁上以紅泥泥之於宅中置禮賢堂沉檀爲軒檻碔砆甃地而錦文石爲柱礎又以銅線穿錢甃於後園花徑中貴其泥雨不滑也四方賓客所至如歸故時人呼爲王家富窟玄宗常召元寶問其家私多少對曰請以南山一樹挂臣一縑山樹有盡臣縑未窮時人以錢文有元寶字因呼錢爲王老元寶富而無學常會客

人問必多佳論元寶曰但費錦纏頭耳

黃巢退後修葺殘毀鎮州王酒胡納錢三十萬貫助修朱雀門上又詔修安國寺畢親降車輦設大齋乃十撞新鐘捨錢一萬貫命諸大臣各取意擊之曰有能捨錢一千貫者即打一槌齋畢王酒胡半醉入來徑上鐘樓連打百下便於西市運錢十萬貫入寺玉泉子

玄宗將幸華清宮貴妃姊妹競飾車服一犢車飾以金翠間以珠玉費不啻數十萬貫既而重甚牛不能引因復上聞請各乘馬於是競購名馬以黃金爲銜組繡爲障泥共會於國

忠宅將同入禁中炳炳照燭觀者如堵國忠方與客坐於門下指謂客曰吾家起細微緣椒房之親以至是吾今未知所稅駕念終不能致令名要當取樂於富貴耳由是驕侈日增常如不及世傳太平公主玉葉冠虢國夫人夜光枕國忠鎖子帳皆希世之寶不能計其直國忠又常於冬月選婢妾肥大者列行於前令遮風謂之肉障明皇雜錄

楊國忠諸姨賜第五家聯亘其治錦繡琢金玉者大抵千人奇變若神每帝幸華清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遺鈿墜舄瑟瑟珠翠狼藉於道香聞數十里國忠宅中沉香亭榮中遣不逮虹霓屏風雕刻前代美人形服玩衣飾皆燕寶雜砌非人力所製

唐涇原節度使馬璘家富不貲治第京師甲於勳貴中堂費廿萬緡它室所減無幾及卒喪歸都人爭入其第觀之假稱故吏赴弔者日數百德宗在東宮聞之不喜及即位詔毀元載馬璘及宦人劉忠翼之第仍命馬氏獻其園隸官司謂之奉成園後上賜羣臣宴多在璘山池璘子孫無行家貲蕩盡

嗚呼殖貨無厭適以爲不肖子孫之資而已

李右座林甫生日常請僧就宅設齋有僧乙常嘆佛施鞍一具賣之材直七萬又僧廣有聲名次當歎佛因極祝右座功德冀獲厚襯齋畢簾下出綵篋香羅帕藉一物如朽釘長數寸僧歸失望私念大臣不容欺已遂攜至西市示於商胡胡見之驚曰上人安得此物必貨此不違價僧試求百千胡人大笑曰未也更極意言之加至五百千胡人曰此直一千萬遂與之僧訪其名曰此寶精也段成式寺塔記

李白上裴長史書云曩昔東遊維揚不逾一年而散金三十餘萬直落魄公子悉皆濟之

程皓以鐵床熁肉肥膏見火則油焰淋漓皓戲言曰羔食揮淚矣又云我以三十萬錢償鐵匠而得此奉餐豈不太過方得淺金陵記

何曾字穎考日食萬錢猶曰無下箸處曾子劭驕奢有父風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時謂大官御膳無以過之任愷踰之一食萬錢猶云無可下箸處和嶠日三萬錢高陽王元雍一食數萬錢杜岐公悰日五食一食萬錢李衛公德裕至一杯羹費三萬錢雜以珠玉寶貝雄黃硃砂煎汁爲之過三煎即棄其滓韋侍郎陟每食畢視廚中委棄不啻直萬錢時人語曰人欲不飯筋骨舒夤緣須入郇公廚

韋貔封郇國公也元丞相載用食物碗器至三千事古所謂
饕餮氏豈復過斯人歟
世說叚文昌少羇窶所向不偶後富貴奢侈過度打金蓮花
盆盛水濯足或規之答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文昌
又精饌事第中庖所榜曰鍊珍堂在途號行珍館家有老婢
掌其法指授女僕四十年凡閱百婢獨九婢可嗣法文昌自
編食經五十卷時稱鄒平公食憲章
孫節度承祐在浙右嘗饌客指盤筵曰今日坐中可謂富有
小四海矣謂南之蝤蛑北之紅羊東之鰕魚西之栗無不

畢備也尸子曰桀紂糾南海之薑北海之鹽西海之菁東海
之鯨其承祐之謂矣
何太宰曾有安平公食單韋僕射巨源有燒尾宴食單段丞
相文昌有食經食憲章虞悰有食方謝諷有食經各十卷孟
蜀食典一百卷太宰每宴不食尚方所食晉武帝令就其宰
取之齊武帝幸華林園就虞悰求扁米糏悰獻糏及雜肴數
十輿天官不及也上欲求飲食方不得後體不快悰僅獻醒
酒鯖鮓一方而已悰雖在北土而會稽海味無不畢致豫章
王嶷盛饌享賓謂悰曰今日餚饈甯有遺否悰曰恨無黃頷

錢神志　卷二

臛盍何曾食疏所載也蔡太師京厨婢數百人庖子亦十五
人每宴殺鶉子輙千數孫節度承祐一宴殺物命千數爲一
口腹窮奢極精如此已自可駭而晉齊間君臣乃爾尤可笑
也　段成式所載食品今摘其尤者猩唇貛炙纖翠擸胅槀
腱桂蠹石鑊熊蒸羔鰭蘇膏剸餳竿炙蟹臛餅餬餦餭粔籹
炙糉蚶子蠏蝬葫精細飄鱢梨酪鱟醬紫䲧述蕩堅旋炙約
河隈蘇甃洛鱣洞庭鮒灌水鰩珠翠珍菜黃鮎葉野梁會稽
菰不周稻玄山禾楊山穄南海秬壽木華玄木葉夢澤芹具
區菁楊樸薑招搖桂越輅菌長澤卵三危露崑崙井黃頷臛

醒酒鯖二物見南史虞悰傳新鮓子蒲葉菘竹根栗鯔子鮈
麻胡麥綠施筍千里蓴萬丈鱠懸足鱠萬鑿鱠柴㧾丸蒸豉
大貊炙蜀擣炙路時腊櫻夫腊凡當餅大扁餳馬鞍餳白龍
舍黃龍舍阿韓特櫻桃餡蝎餅又有籠上牢丸湯中牢丸卽
子瞻慢以爲牢九者也又稱梁時蕭家餛飩可以瀹茗庾家
粽子白瑩如玉韓約家櫻桃饆饠色不變曲良翰能爲驢鬷
駝峯炙及衣冠名公有涼胡突鱠鱧魚臆連蒸麞皮索餅
近世無論昧其方併不識其名與物可謂口腹之妖矣
安樂公主造定昆池四十九里累石爲山以象華嶽引水爲

澗以象天津飛閣步檐斜橋磴道衣以錦繡畫以丹青飾以金銀瑩以珠寶又為九曲蓮花臺泉於臺源出窮天下之壯麗洛州昭成寺造有寶香爐高三尺開四門絳橋勾欄花草飛禽走獸諸天妓樂麒麟鸞鳳白鶴飛仙綵來綠去鬼出神入隱居鈒鏤窈窕便娟眞珠瑪瑙琉璃琥珀玻瓈珊瑚琗璖琁琖一切寶貝用錢三萬萬府庫之物盡於是矣朝野僉載

張鎡宴客牡丹會既集坐一虛堂寂無所有俄問左右香發未答云已發命卷簾則異香自內出郁然滿座羣伎以酒殽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伎數十首戴牡丹衣領皆繡如其色歌昔人所作牡丹詞進酧而退前後花與伎凡十易杯器皆如其色酒竟歌者舞者數百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恍然若仙遊

秦王楊俊為妃作七寶羃羅車不可載以馬負之而行又為水殿香粉塗壁玉砌金堦梁柱榱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瑩飾之美與賓客伎女絃歌其上

宗楚客造一宅皆是文柏純帖沉香和紅粉泥壁文石為階砌于頔在襄州點山燈油一上二千石

郭子儀與李光弼齋名而得人心過之其歲入官俸無慮二十四萬緡宅居親仁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出入不之其居前後賜良田美器及名園甲館不勝紀代宗呼為大臣而不名授中書令歷二十四考八子七壻皆貴顯諸孫數十不能盡識旦夕問安但頷之而已麾下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而子儀頤指進退之若部曲然幕府六十餘人皆為將相

韋陟少有盛名為林甫國忠擯廢及肅宗擇相自謂必得竟以後至不用鬱鬱不得志死性侈縱侍兒閹童列左右常數十餘於王宮主第窮治饌饈擇膏腴地藝穀麥以鳥羽擇米每食視庖中所棄直猶萬錢也宴公侯家雖極水陸曾不下箸常以五綵箋為書記使侍妾分主報答惟受意而已書皆有楷法陟惟署名自謂所書陟字若五朵雲時人慕之號郇公五雲體

元載智畧開果歷肅代兩朝又得君計誅魚朝恩自以文武才莫已若復厚結中人董秀為內助於是外委主書內刼婦言縱諸子關通貨賄罷賢進貪凡仕進不結子弟則謁主書城中開南北二第室宇雕華冠絕當世近郊則亭榭池苑膏腴疆畛相望名姝異妓遠逾禁中常造芸輝堂芸輝者香出

于闐國潔白如玉屑以塗壁沉檀爲梁棟金銀爲户牖中設虹霓屏風紫綃帳輕疎而薄能不透風冬温夏凉有龍鬚紫拂色如爛椹削水晶爲柄刻虹玉爲環紐所幸薛瑶英肌體自香處金絲帳却塵褥裁妻王韞秀因天晴景以青絲絛縚四千條各長三十丈皆施羅紈綺繡每條繼下排金銀香爐二十坐皆焚異香香至其服以誇示親戚帝盡得其狀常戒之不爲意客有賦都盧尋橦篇以諷其危者載亦不悟李少良發其奸遂殺少良帝積怒賜載死籍其家得鍾乳五百兩胡椒八百石他物稱是富商鄒鳳熾邸舍園宅遍滿海內婢

僕錦衣玉食服用器物一時驚異嘗因遣女邀朝貴往臨拜席賓客數千供帳備極華麗及女郎出侍婢圍擁綺羅珠翠垂釵曳履尤艶麗者至數百人衆愕然不知孰是新婦矣又嘗啟高宗請市南山樹一樹估絹一疋自云山樹雖盡臣絹未窮事雖不行天下駭之後犯事流瓜州會赦還子孫窮匱

鳳熾肩高背曲時呼爲駱駝

安祿山起第既成幄帟器皿充牣其中有帖白檀牀二皆濶丈六尺銀平脫屏風帳一方一丈八尺廚廐之物皆飾以金銀金飯甖二銀陶盆二皆受五斗織銀絲筐及笊籬各一他物稱是 玄宗記

僞漢劉龔作昭陽殿以金爲仰陽銀爲地面簷楹榱桷皆飾以銀殿下設水渠浸以真珠又琢水晶琥珀爲日月列於東西玉柱上龔親書其牓其餘宮室殿宇悉同之及劉鋹立萬政殿飾一柱凡用銀三千兩又以銀爲殿衣間以雲母無名之費日有千萬既爲宋兵所敗燔爇府庫寶貨之外眞珠至美者四十有六甕焉及至京師鋹自結真珠龍鞍帊以獻太祖 五國故事

後晉郭從義鎮河陽於洛中造大第以香柏爲棟文梓爲梁

花石甃池無不備具第成約費白金五千鋌後被召適家秉燭周覽至東郡而卒家人不能居爲世所譏

五代淮南楊渥居喪晝夜酣飲作樂然十圍之燭以擊毬一燭費錢數萬

石晉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家甚富飼馬用銀槽

南唐後主煜常於宮中以銷金羅幕壁以白銀釘瑇瑁押之又以綠鈿刷格眼糊以紅羅種梅花於其外 五國故事

李寘事前後蜀五十年貲貨巨萬嘗讀王愷石崇傳笑曰窮儉乞兒以此爲富可笑可笑 蜀檮杌

南唐徐知諤曰吾生長王家窮極讙樂一日可敵世人二日此亦足想其奢殄矣

南唐孫晟若宋富侈每食不設几案使衆伎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爲肉盤臺

李昌夔在荆州打獵大修裝具夫人獨孤氏亦出女隊千人皆著紅纈襖錦鞍韉鳳鞋銀鐙

海陵王亮營建南京搬運一木費二千萬牽挽一車役五百人用黃金飾宮殿金屑飛空如落雪明惜也金史

王氏談録云丁謂前敗之一夕買端都市中金產餘藉沒後

官斥賣人有買其綵薦一析之得絹凡三百餘端即此足知其奢汰矣

宋政和間海內乂安徽宗垂意花石苑囿遂於禁城東北陬築壽山艮嶽命宦宮梁師成董其事以朱勔領應奉局罷花石綱於蘇州蔡京諷勔取浙中珍異以進歲益增加舳艫相銜於淮汴勔於是搜巖剔藪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帕覆封指爲御物及發行必撤屋抉墻以出其奇巉盤固者雖江湖不測之淵力莫能措必百計致之名曰神運竭府藏萃工伎凡六載而後成亦呼爲

萬歲山徽宗有御製艮嶽記畧曰累土積石凡洞庭湖口絲溪仇池之淵與泗濱林慮靈壁芙蓉諸山瓌奇特異瑶琨之石姑蘇武林閩越之壤荆楚江湘南粤之野枇杷橙柚柑橘榔栝荔支之木金蛾玉羞虎耳鳳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之草不以土地之殊風氣之異悉生成長養於雕闌曲檻而穿石出罅岡連阜屬東西相望延連綿亘吞山懷谷東則高

立其下植梅萬數綠蕚芬郁號綠蕚華堂旁有承嵐崑雲亭有屋內方外員如半月是名書館又有八仙館屋圓如規有紫石巖祈真磴攬秀軒龍吟堂南則壽山嵯峩兩峯並峙

列嶂如屏瀑布下入雁池池水清泚漣漪鳧雁浮游水面棲息石間不可勝計亭曰噰噰北直絳霄樓峯巒崛起千疊萬複不知幾十里西則參术杞菊黃精芎藭被山彌塢中號藥寮又禾麻菽麥黍豆秔秫築室若農家故名西莊上有亭曰巢雲高出峯岫下視群嶺若在掌上自南徂北行岡脊兩石間綿亘數里與東山相望水出石口噴薄飛注如獸面名曰由龍淵濯龍峽曰蟠秀練光跨雲亭羅漢巖又西半山間樓曰倚翠青松蔽密布於前後號萬松嶺上下設兩關出關下平池有大方沼中有兩洲東爲蘆渚亭曰浮陽西爲梅渚亭

曰雲浪滔水西流爲鳳池東出爲研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
西曰環山館有閣曰巢鳳堂曰三秀以奉九華玉真安妃聖
像東池後結棟山下曰揮雲廳復曲磴道盤行縈曲捫石而
上既而山絕路隔繼以木棧倚石排空周環曲折有蜀道之
難躋攀至介亭此最高於諸山前列巨石凡三丈許號排衙
巧怪巉巖藤蘿蔓衍若龍若鳳不可殫窮麓雲半山居右極
目蕭森居左北俯景龍江長波遠岸彌十餘里其上流注山
間西行潺湲爲漱玉軒又行石間爲煉丹亭凝觀圖山亭下
視水際見高陽酒肆清斯閣北岸萬竹蒼翠蓊鬱仰不見天

有勝雲菴躡雲亭消閒館飛岑亭無雜花異木四面皆竹也
又支流爲山莊爲回溪自山蹊石罅搴條下平陸中立而四
顧則巖峽洞穴亭閣樓觀喬木茂草或高或下或遠或近一
出一入一榮一彫四面周匝徘徊仰顧若在重山大壑深谷
幽巖之底不知京邑空曠坦蕩而平夷也又不知郛郭寰會
而填委也眞天地設造非人所能爲者此舉其梗槩焉　蜀
僧祖秀華陽宮記曰艮嶽之役閹人董之舟以載石輿以輦
土驅散軍萬人築岡阜高十餘仞增以太湖靈璧之石雄拔
峭峙功奪天造石皆激怒觝觸若踶若齧牙角口鼻首尾爪

距千態萬狀殫奇盡怪輔以蟠木瘿藤雜以黃楊對青竹蔭
其上又隨其斡旋之勢斬石開徑憑險則設磴道飛空則架
棧閣仍於絕頂增高樹以冠之搜遠方珍材盡天下絕伎蠧
工而經始焉山之上下致四方珍禽奇獸動以億計又鑿池
爲溪澗疊石爲捍隄怪石不加斧鑿因其餘上積而爲山山
骨暴露峯稜如削飄然有雲姿鶴態曰飛來峯高於雉堞翻
若長鯨腰徑百尺植梅萬本曰梅嶺接其餘岡種丹杏鴨腳
曰杏岫又增土疊石間留隙穴以栽黃楊曰黃楊巘築修岡
以植丁香積石其間從而設險曰丁嶂又得赬石任其自然

增而成山以椒蘭雜植其下曰椒崖接水之末增土爲大陂
從東南側柏枝幹柔密揉之不斷葉葉爲幢蓋鸞鶴蛟龍之
狀動以萬數曰龍柏坡循壽山而西移竹成林復開小徑至
百數步竹有同本而異幹者不可紀極皆四方珍貢又雜以
對青竹十居八九曰斑竹麓又得紫石滑淨如削面徑數仞
因而爲山貼山卓立山陰置水櫃絕頂開深池車駕臨幸則
水工開閘注水爲瀑布曰紫石壁又名瀑布屏從艮嶽之麓
琢石爲梯石皆溫潤淨滑曰朝眞磴又於洲上植芳木以海
棠冠之曰海棠川壽山之西別治園囿曰藥寮其宮室臺榭

卓然著聞者曰瓊津殿絳霄樓緑蕚華堂築臺高千仞周覽
都城近若指顧造碧虛洞天萬山環之開三洞爲品字門以
通前後苑建八角亭於中央榱桷窻楹皆以瑪瑙石間之地
琢爲龍礎導景龍江東出安遠門以備龍舟行幸東西擷景
二園西則溯舟造景龍門以幸曲江池亭復自瀟湘江亭開
閘通金波門北幸擷　隄外築壘衛之瀕水蒔絳桃海棠
芙蓉垂楊畧無隙地又於舊地作野店麓治農圃開東西二
關夾懸巖磴道隘迫石多峯稜過者膽戰股慄凡自苑中登
羣峯所出入者此二關而已又爲勝遊六七曰躍龍淵瀁春

陂桃花閘雁池迷眞洞其餘勝跡不可殫紀工已落成上名
之曰華陽宮然華陽大抵衆山環列其中平蕪數十頃以治
園圃以闢宮門於西入徑廣於馳道左右大石皆林立右百
餘株以神運昭功敷慶萬壽峯名之獨神運峯廣百圍高六
仞錫爵盤固侯居道之中束石爲亭以庇之高五十尺餘石
或若羣臣入侍帷幄正容凜若不可犯或戰栗若敬天威或
奮然而趨又若傴僂趨進其怪狀奇態娛人者多矣上既悅
之悉與賜號其他軒榭庭徑各有巨石碁列星布並與賜名
惟神運峯前巨石字飾以金餘青黛而已羣峯命名之略曰

朝日昇龍望雲坐龍矯首玉龍萬壽老松棲霞捫參啣日吐
月排雲衝斗雷門月窟蹲螭坐獅推青凝碧金鼇玉龜疊翠
獨秀棲烟嚲雲風門雷穴玉秀玉竇銳雲巢鳳雕琢渾成登
封日觀蓬瀛須彌老人壽星卿雲瑞靄溜玉噴玉蘊玉琢玉
積玉疊玉叢秀在於渚者曰翔鱗立於渙者曰舞仙獨踞洲
中者曰玉麟冠於壽山者曰南屏小峯附於池上者曰伏犀
怒猊儀鳳烏龍立於沃泉者曰留雲宿霧又爲藏烟谷滴翠巖
搏雲屛積雪嶺其間黃石仆於庭際者曰抱犢天門又有人
石二枚配神運峯異其居以壓衆石作亭庇之寘於聚春堂

者玉京獨秀太平巖賓於緑蕚堂者曰卿雲萬態奇峯天下
之美古今之勝於斯盡矣越十年爲靖康元年金人犯闕大
雪盈尺詔民任便斫伐爲薪是日百姓奔往無慮十萬人臺
榭宮室悉皆拆毀官不能禁也祖秀又云元年十一月大梁
陷都人相與排墻避虜於壽山艮嶽之巔時大雪新霽邱壑
林塘傑若畫本祖秀周覽累日咨嗟驚愕明年春復遊華陽
民悉廢之矣閱兩記略宋徽之營華陽與隋煬之營西苑何
異獨滛縱不如廣耳北轅不返將誰尤乎
紹興二十一年十月高宗幸清河郡王張俊第供進御筵節

次食品名色不可悉紀外進奉寶器有御藥帶一條玉池面帶一條玉獅蠻樂仙帶一條玉鶻兎帶一條玉璧環二玉素鍾子一玉花高足鍾子一玉枝梗瓜盃一玉瓜盃一玉東西盃一玉香鼎二盞全玉盆兒一玉椽頭楪兒一玉古劍璏等十七件玉圓臨安樣楪兒一玉靶獨帶刀子二玉並三靶刀子四玉犀牛合簪兒一金器一千兩翠毛二百合珠子十二號共六萬九千五百九顆珠子念珠一串一百九顆馬價珠金相玉帶一條白玻璃圓盤子一玻璃花屏七玻璃碗四瑪瑙碗大小共三十件古器有龍文鼎一商彝二高足商彝一商父彝一周盤一周敦二周舉罍一有蓋獸耳周罍一汝窯酒瓶一對洗一香爐一香合一香毬一盞四隻盂子二出香一對大匳一小匳一合伏有螺鈿合十具織金錦褥子全犀皮合十具織金錦褥子全書畫有御寶者十軸曹覇五花驄馮瑾霽烟長景易元吉雁生花黄居寶雀竹弁州作黄居寀雪竹吴道子天王張萱唐後竹叢弁州作張萱雪竹邊鸞萱草山鷓黄荃萱草山鷓宗婦曹氏蓼岸杜庭睦明皇斫膾無寶有御書者九軸趙昌躑躅鵪鶉梅竹■思躑躅母雞杜霄撲蝶巨然嵐瑣翠峯徐熙牡丹易元吉寫生枇杷董元夏山早行一軸李煜林泉渡水人物無寶御書二軸荆浩山水吴元俞紫氣星疋帛撚金錦五十疋素緑錦百五十疋木綿二百疋生花番羅二百疋暗花婺羅三百疋樗蒲綾二百疋進奉犒設隨駕官知省御帶御藥門司直殿官紫羅五百疋維色顆羅五百疋馬下目子錢一萬貫文禁衛一行祗候人等錢二萬貫文炊餅二萬箇熟猪肉二千斤爊爆三十合酒二千瓶此外備辦外官食次自太師秦檜少保秦禧第一等至第五等共二百餘員人皆簇送食酒如其人數按天子作容於郡王家讌接略如嚴賓此史册所未有也又竊怪臨安一席地當戎馬紛紜歲幣誅求之際郡王一進奉至數萬金又寶玩皆歷代天府之藏不知清河何自得之宋高君臣就求貨玩如此又安望爲雪恥除兇之事乎宜乎二帝之魂殢沙漠也

燕帖木兒奢侈無度每會察吏皆屠百羊第中起水晶亭四壁皆水晶鏤空貯水養五色魚其中剪綵爲白蘋紅蓼等花置水壁上以琥珀爲欄杆鑲八寶奇石紅白掩映光彩玲瓏前代所無有也洞房設樓床廣褥擇美姬溫軟柔滑者梳藉而睡謂之香肌席脂粉之嬌羅列左右隨其所取以爲花嬉

至樂也
胡元君臣皆好貨而奢殄始僧嗣占妙高上言欲毀宋會稽諸陵西僧楊璉眞伽又請乃發陵取寶器以諸帝遺骨建浮屠於杭之故宮截理宗頂爲飲器時會稽有大陵巖高孝光甯理度也掘取寶器殆盡徽陵獲走花鳥玉筆箱又同京滋繡管外國所進也高陵真珠戲馬鞍嶺南劉鋹所結以獻太祖者光陵交加百齒梳香骨案理陵伏虎枕七寶合成伏虎之狀穿雲琴金猫精爲徽龍肝石爲軫緑玉磬唐楊妃物也度陵五色藤盤影魚黃瓊扇柄飲器物不可殫述至元二十二年又遣使至馬八兒國求奇寶國近占城求得吉貝衣千襲吉貝者樹名也華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亦染成五色織爲斑布寶花冠千頂以金作花大寶裝纓絡爲飾蝦𧉮百顆形如珠而成龍紋大者過於彈丸國有蝦瀨隱泳中常抱珠戲瀨上土人伺其去取之繡絲紋百段金顏香千團香乃樹脂也白者爲佳五香七寶牀一隻可坐者鴛䴦瓢十枚以貯食經月不敗菴羅樹數十枚花葉似棗實似李味佳大珊瑚百株鱗睛石百枚又有血竭𥘵桃浮金餠等物胡主宮中臨幸以黃金粧肩輿使宮人衣貼繡鋪翠襦扛之成宗春暮時命宮人埽落花鋪蘭苕殿施金帳諸嬪衣碧鸞朱綃半袖彩頭纏吉貝錦臂繫秋雲紫條帕着白氈袴成羣相逐滚甚斷花開臉飛蹄戲狎彌日帝曰上爍黃金下設蔦席使美人爲鞠戈流蹌之戲有唐駙馬者寵於太后所賜厨料甚盛乃開回仙厨以市謂厨極馨香仙人聞之亦當駐也胡人獲此受享盡天縱之矣

元許謙孫言上方珍異庫有虎頭硯魚肌箋猿臂笛金絲簟嗚玉繫腰等許嘗提點庫故知之悉也

因貴而富後汰最著者秦魏冉呂不韋楚黃歇漢霍光張安世張禹王鳳等五侯董賢梁冀董卓曹騰等魏曹洪晉石崇王愷王濟徐湛之阮佃夫梁蕭宏朱異羊侃北魏元禧元雍元琛元融李崇隋楊素唐裴寂李林甫楊國忠郭子儀崔甯裴冕元載李德裕王涯楊收吳越孫承佑蜀李昊宋蔡京梁師成韓世忠張俊楊沂中史彌遠韓侂冑賈似道元燕帖木兒伯顏朱清張瑄其無議者僅郭汾陽耳韓蘄王耳能自力致富者陶朱公白圭猗頓巴寡婦臨邛卓王孫程鄭宣曲任氏茂陵袁廣漢平陵士孫億東海糜竺平邑王氏洛陽劉寶長安王元寶王酒胡鄒鳳熾郎鄒駱駝及滕國之倪瓚顧瑛沈

萬三皆著在史傳甚詳七部稿

國朝三殿之工木取諸川貴吳楚會條最巨者計費九千金而沿途傳置之費不與焉若遇節省之朝一木可作一殿矣

皇極門興工有鐵釘鏽頭者凡鐵及柴炭悉取諸官今但鋪治手工至一千五百金他率類此虛縻蠹蝕如是國用安得足乎 謝肇淛雜俎

按貞觀初詔治洛陽宮張立素上書諫略云臣嘗見隋家造殿伐材豫章二千人挽一材以鐵爲轂行不數里轂輒壞別數百人齎轂自隨行終日不三十里是一材之用已

數十萬工則其費不啻百萬他概可知也今必役殘創之人襲亡國之弊臣恐陛下之過甚於煬帝帝爲之止此亦興作土木之鑒矣

食貨第五

左傳云高辛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之人謂之饕餮舜投諸四裔

平邱之會晉羊舌鮒攝司馬求貨於衞淫芻蕘者衞人以羹與篋錦請於叔向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

列子曰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出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

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漢武帝元狩四年初算緡錢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按此漢以來征榷貨之始

凡居貨者各隨度其財物之多少於商賈末作率計有緡錢二千者出一算於手力所作者率計有緡錢四千者出一算嗚呼出諸途者既征其齎載之具藏諸家者又算其儲積之物取民之盡一至此哉 武帝元光中始算商車至是又算民車及船凡民不爲吏不爲三老騎士苟有輕車皆出一算商賈則倍之船五丈以上出一算嗚呼緡錢之法初爲商賈

設也顧算商車已爲無名乃又算及民之舟車遂使告緡者
遍天下則凡民有蓄積者皆爲有司所隱度矣取民財而至
此民何以爲生哉

漢羊元羣罷北海郡贓汚狼籍至溷軒有竒巧亦載以歸溷
軒即厠屋也貪穢至此真汚人齒頰今之宦歸而𦈢載方物
輜重滿道安知溷軒不入其槖乎

王莽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馬端臨曰古人立五均以均
市價立泉府以收滯貨而時其買賣皆所以便民也莽借其
說令民採山澤者畜牧者紡織者以至醫巫技藝各自占所
爲而計其息十一分之以其一爲貢則是直攫取之耳

永昌太守劉世鑄黃金之蛇獻之梁冀益州刺史和昌發其
事蛇輸司農冀從杜喬借目之喬不與喬以此忤冀卒死獄
中

漢靈帝母董夫人自竇太后崩始與朝政使帝賣官求貨自
納金錢盈滿堂室桓帝之初京師童謡曰城上烏尾畢逋公
爲吏子爲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閒河閒姹女工數
錢以錢爲室金爲堂石上慊慊舂黃粱梁下有懸鼓我欲擊
之丞相怒城上烏者高處獨食不與下共謂人主多聚歛也
公爲吏子爲徒者言蠻夷叛逆父既爲軍吏子弟又爲卒
徒往擊之也一徒死者言前人討胡既死後又遣百乘往也
車班班者言乘輿班班入河閒迎立靈帝也姹女數錢言帝
既立其母永樂太后好聚金以爲堂室也石上慊慊者言太
后雖積金錢猶慊慊常若不足使人舂黃粱爲食也我欲擊
者言太后教帝使賣官受錢天下忠篤之士欲擊鼓求見卿
相懸鼓者復怒而止我也時靈帝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
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其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
輸崔烈時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
僚畢會帝顧左右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程夫人從旁應曰
崔公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耳烈於是名譽衰減一日問
其子鈞曰吾近居三公外議何如鈞曰大人歷位卿守論者
不謂不當近乃失望烈曰何爲然也鈞曰嫌其銅臭烈怒舉
杖擊之靈帝起自侯家宿貧每嘆桓帝不能作家故每縣錢
爲私藏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牣積堂中又寄
藏小黃門常侍家錢各數千萬恒云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
是我母是時張讓與趙忠說帝大修宮室令天下田畝稅十
錢名修宮錢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

錢大郡至二三千萬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徙去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廉吏不肯之官者強廹之時河南司馬直除鉅鹿太守以素有清名為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歎曰為民父母而割剝百姓以悅貪殘吾不忍也辭疾不許行至孟津為上書極陳當世之失禍敗之戒即吞藥自殺（後漢書）

成都人羅裒初賈京師為平陵石氏持錢石氏貲亦如苴（如氏苴氏皆富人也）親信之乃厚賁遣裒令往巴蜀數年間至千餘萬裒舉半遺曲陽侯依其權勢凡貸於郡國者人莫敢負

漢章帝時尚書張林言縣官宜自交阯益州上計吏來市珍寶收採其利武帝所謂均輸也詔議之尚書僕射朱暉曰按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商賈無異非明主所宜行帝不從其後用度益奢按均輸之法謂郡國租賦并雇運之直官總取之而為之轉輸於京此非但商賈之事益貧民無產者為人傭雇之事也不但非明主所宜行雖鄉里之名為士大夫者亦不宜行也章帝為漢七制主之一而亦為此豈非武帝諸謀之不善哉

魏高陽劉類者嘉平中為弘農太守每使人掘地求錢所在市里皆有孔穴（三國志注）

晉史和嶠富擬王者而至吝人謂其有錢癖孫權文曰有私長興者巨萬藏家貫朽仄磨鱗差蝸縮陳陳腥溢死而有知是謂錢鬼

蜀都賦云侈侈隆富卓鄭埒名公擅山川貨殖私庭藏鏹巨萬鈲（孤）摫（規）兼呈亦以財雄翕習邊城（方言云梁益之間裁木為器曰鈲裂帛為衣曰摫）

晉書石崇百道營生積財如山

晉書魏允金城人與游氏世為豪族西州語曰魏與游牛羊數千頭南通朱閣北望青樓

司徒王戎性嗜利聚錢不知紀極田園水碓周遍天下契疏鞅掌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而吝嗇不自奉養人以為膏肓之疾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甯戎色不悅女覺遽還之懽然如初從子將婚戎遺以一單衣婚訖輒更責取（晉書）

王衍妻郭氏賈后親也郭藉賈勢狼戾無忌性極貪鄙每令婢於路上擔糞衍疾郭所為故口不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

錢逵狀使不得行衍晨起見謂婢曰舉阿堵物却

晉世賄路滋彰南令袁毅尤爲貪濁賂遺公卿山濤爲吏部尚書而餉濤者絲百斤也王戎爲侍中南郡太守劉肇賂戎以筒中細布五十端然已爲司隸所糾今賸此二賂走權門之奴隷其不抵而笑乎東門與歷吳䎶濟陰太守所至貪濁謠曰東門與取吳半吳不足濟陰續

宋庾仲文炳之領選貪黷無厭聞劉遵考有材即乞材見好燭盤即乞燭盤肖萬秋常詣炳之値一客姓夏侯者詣炳之炳之問曰有好牛否云無有好馬否又云無政有佳驢耳炳之曰甚是所欲客出門遂與相聞索之張幼緒常語人曰吾雖得一縣負三千萬錢庾冲遠乃當送至新林見束縛猶未得解手共在尚書中令奴沽酃酒亦利其百十具爲何尚之所劾　按仲文好潔士大夫造之者未出户輒令人拭几洗牀貪穢若此獨好人潔豈非反耶

後魏河間王琛爲定州刺史以貪縱著名及罷州還胡太后詔曰琛在定州惟不將中山宮來自餘無所不致何可更復敘用遂廢於家時宦者劉騰胡太后以其保護之功使干預政事納賂爲人求官無不効者琛乃求爲騰養息賂騰金寶

巨萬計騰爲之言於太后得兼都官尚書出爲秦州刺史

魏靈太后胡氏常幸左藏自王公嬪主以下從者百餘人皆令任負布絹稱力取之時惟長樂公主手持絹二疋示不異衆陳留公李崇章武王融並極力負重至顛仆崇折腰融損脚通鑑作太后奪其絹使空出時人爲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 魏書

北史崔和官平昌太守家巨富而性吝埋錢數百斛其母季春思菫惜錢不買子軌盜錢百萬背和亡走

魏齊州刺史元誕在州大以賄聞牛驢雞犬無不逼奪奴隷皆逼取良人爲婦甚爲民患有沙門爲誕採藥還誕問之曰師從外來有何消息對曰惟聞王貪願王早代去耳誕曰齊州七萬户吾到來一家未及得三十錢何言貪也尋被糾罷職誕之先世亦以貪敗 魏書

元暉與盧昶納賄用官皆有定價時人號爲餓虎將軍饑鷹侍中

魏秦州刺史修義皆典銓衡授官大小皆有定價時中散大夫高居者應得上黨郡缺修義私以與人抑居不與居一日入銓省忽對衆大呼有賊修義詰曰白日公庭安得有賊居

謂曰此上座者違天子明詔物多得矣官京師白劫非大盜
乎修義失色 魏書
法慶智性貪鄙爲太尉主簿事無大小無曲直必得物然後
判或二三十錢或十數錢亦輒取之府中號爲十錢主簿
魏元明既平赫連昌引諸將帥入昌府藏令各任意取金玉
諸將俱取之盈袖而公孫軌獨不探取帝乃親探金賜之仍
謂曰吾以此賜顯廉於衆人也已軌死太武謂崔浩曰吾行
過上黨父老皆言公孫軌受貨縱賊其初來單馬執鞭及其
南也輜車百兩丁零渠帥乘山罵軌軌怒取罵者之母以矛

刺其陰而殺之曰以生此逆子軌今幸早死若在吾必族誅
之 魏書
後魏鄭雲諂事劉騰賂紫纈四百疋得安州刺史除書旦出
既詣度支尚書封回問安州與生何事爲便回曰卿位爲方
伯宜思方略以濟百姓如何見造問與生乎封回不爲商賈
何以相示雲慚而去
王瓊道遇廣平王據鞍抗禮自言馬瘦王卽以馬倂乘具與
之領軍無人使奴遺之馬瓊倂留奴
齊張敬兒饒膂力而性貪殘鎮襄陽見人間一物堪用必奪
取嘗於城西起宅欲移羊叔子墮淚碑而於其處置臺或諫
曰此羊太傅遺蹟不宜輕徙敬兒曰太傅是誰我不識字及
爲方伯始習讀孝經論語及齊武帝收敬兒乃脫冠貂投地
曰此物悞我嗚呼侯敬兒者豈但貂冠哉
北齊祖珽貪淫寡恥嘗飲於司馬世雲家藏其銅疊三面廚
人請搜諸客果於珽懷中得之神武嘗宴僚屬於坐失金
叵羅竇太后令飲酒者皆脫帽因於珽髻得之文宣每見珽
呼爲賊 北齊書
北齊封述厚積財產一無饋遺雖至親密友貧病困篤弗顧

也外貌嚴整而中極巧營一子娶隴西李士元女大輸財聘
及將成禮猶競懸違述忽取供養像對士元打像作誓士元
笑曰封公何處得此應急像一子娶范陽盧莊女述詣人云
送驢乃腳跛評田則鹹薄銅器又皆古廢盆甕以食齒多致
紛紜朝野共鄙之 北齊書
江祿字彥遐嘗爲武寧郡守貲財積錢壁間一日壁爲之倒
銅物皆鳴人戲之曰此謂銅山西傾洛鐘東應湘東王恨之
因其名祿改字曰榮財以志其忿 南史
梁呂僧珍字元瑜爲南兗州刺史初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

居僧珍宅傍僧珍問宅價答曰一千一百萬季雅曰百萬買宅千萬買鄰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閽人少之不爲通季雅強進僧珍疑其故自發之乃金錢也僧珍言於武帝并衛州刺史

梁臨川王宏無他能惟極意貨賄後庭數百千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服玩擬東昏潘妃寶屧直千萬好食鯖魚頭日必進三百其庫室垂百間帝一日就宏飲半醉謂曰吾欲觀汝後房宏甚懼及檢視皆錢庫也每百萬一聚懸黃標千萬一庫懸紫標如此三十餘間帝屈指計見錢三億餘萬餘屋貯布絹絲綿漆蜜紵蠟朱砂黃屑雜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少帝笑謂曰阿六汝生活大可宏都下有數十邸出懸錢立券每以田宅邸店懸上文契期訖便驅券主奪其宅都下東土百姓失業非帝一知之乃制懸券不得復驅奪初晉褒有錢神論時豫章王綜以宏貪而吝爲著錢愚論譏切甚至宏病之南史

梁廬陵王續躭色愛財極意聚斂臨終有啟遣叅軍謝宣融上金銀器千餘件武帝始知其富以爲財多德寡因問宣融曰王金盡於此乎宣融曰以此爲多何可知也王之過如日月之食欲令陛下知之故終而不隱帝意乃解子應蠢騃無知識王薨後檢閱內庫珍物見金鋌問左右曰此可食否答曰不可應曰既不可食並乞汝南史

隋煬帝幸江都謁見者嵩問禮餉豐薄豐則起遷薄則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屛風遷通守歷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由是郡縣競務刻剝以充貢獻民外爲盜賊所掠內爲郡縣所剝生計無遺而隋以亡

鄭譯於隋文有擁戴功然贓賄狼藉又與母別居爲憲司所劾除名詔曰譯嚣獄賣官沸騰盈耳留之爲不道之臣戮之爲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以置之宜賜孝經一部令其熟讀隋書

唐憲宗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却學士錢徽懇諫罷之帝密戒後有獻者毋入右銀臺門以避學士

德宗患宮中用度不足李泌言天子不私求財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願勿受貢獻及罷宣索從之及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泌悉輸之大盈庫然上猶數有宣索仍敕諸道勿使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

德宗又以宦者爲宮市使置白望數百人抑買人物以紅紫

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名爲
宮市其實奪之諫官御史數諫不聽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
朝具奏之上頗嘉納以問判度支蘇弁弁希宦者意對曰京
師游手萬家無生業仰宮市取給上信之故凡言宮市者皆
不聽胡寅曰匹夫交易償不相值攷而有之旁觀不平廉者
媿耻富有四海而行同刼盜書之青史千載同憤豈非炯鑒
哉　夫人君聽言當揆於理天子取物於市何與游手者而
賴此以給乎曾此不察何以爲天之子哉
宋初京師有雜買務雜賣場以主禁中貿易仁宗謂輔臣曰
國朝懲唐宮市之弊置務以京朝官內侍叅主之以防侵擾
而近歲非所急務一切收市擾人甚矣乃申舊令使皆給實
直其間內東門市民間物或累歲不償錢有司請自今宜以
見錢售之按此懲宮市之弊其意善矣要之設場務置官司
寓意奔趨奸竇百出終非治平之道也
唐肅宗卽位時兩京陷沒民物耗獘乃籍江淮富商右族貲
蓄十收其二謂之率貸德宗時國用不給借富商錢約罷兵
乃償之搜督甚峻民有自經死者嗚呼以萬乘之君而借貸
於民已爲辱矣況名曰借貸實奪之乎人君不能制節謹度

使國貧至此不亡者幾希哉
德宗時軍用不給乃稅間架算除陌錢括民房屋有稅及官
用省錢始此爲國而商利至此真無策矣
唐李橙善殖產伊川有膏腴自都至闕口田疇彌望時謂地
癖唐代宗大歷中以陳少游爲宣歙觀察使少游善結權貴
初除桂管惡其道遠多瘴宦官董秀掌樞少游請歲獻五十
萬緡又納賄於元載子仲武內外引薦遂改宣歙
裴延齡建言左藏天下歲貢不貲耗不可校請列別舍以檢
盈虛於是以天下宿負八百萬緡爲負庫抽貫三百萬緡爲
賸庫樣物三十萬緡爲季庫帛以素出以色入者爲月庫
刺史李文棟橫調民黃金造常滿樽以獻官屬無敢諫者
李元素爲武德令固爭之文棟爲少損
馮子猷以豪俠聞貞觀中入覲裁金一舸自隨白帖
陳子昂俳官歸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之子昂家人納
錢二十萬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見捕自筮卦成驚曰天
命不佑吾其死乎果死獄中
成都有丐者詐稱落泊衣冠弊服襤褸常巡成都市廛見人
卽展手布一文云失墜文書求官不遂人皆哀之爲其言語

悲嘶形容憔悴居於旱遷橋側後有勢家於所居旁起園亭欲廣其池館遂強買之及徙則見兩間大屋皆滿貯散錢計數千萬鄰里莫有知者成都人一槩呼求事官人爲乞措大 太平廣記

武德中有汝門信義習禪以三階爲業於化度寺置無盡藏捨施錢帛積聚不可勝計嘗擇一僧監當分爲三分一分供養天下伽藍增修之備一分以施天下饑餒悲田之苦一分以充供養無礙士女禮懺塡咽捨施爭次不得更有載錢絹者連車捨去不知姓名貞觀中有裴玄智者戒行精勤入寺

洒掃積十數年寺內徒衆以其行無玷缺使守此藏前後密盜黃金無數寺衆莫之覺也因僧使去遂便不還驚疑所以觀其寢處題詩云放羊狼頷下置骨狗前頭自非阿羅漢安能免得偷更不知所之 辨疑志

張虔釗鎭滄州亢旱民饑發廩賑之事聞上甚嘉獎他日秋成倍斗徵歛常言自覺言行相違然每見財不能自止 北夢瑣言

唐鄭愔爲吏部侍郎掌選贓汚狼藉引銓有選人繫百錢於靴帶上愔問其故答曰當今之選非錢不行愔默然時崔湜

亦爲吏部侍郎貪縱兄懋弟力父挹子威咸受囑求父挹爲司業受選人錢湜不知也長名放之其人訴曰公親將賂去何爲不與官湜曰所親爲誰吾捉取鞭殺曰鞭即遭憂湜大怒慚有選人云能翹關負米湜曰若壯何不兵部選答曰外邊人皆云崔侍郎下有氣力者即得兵部武選課試法以翹關負米

唐裴佶常話少時姑夫爲朝官有雅望佶至宅會其退朝深歎曰崔照何人衆口稱美必行賄也如此安得不亂言未訖門者報曰壽州崔使君候謁姑夫怒訶門者將鞭之良久束

帶強見須臾命茶甚急又命酒饌又命秣馬飯佶姑訝何前倨而後恭及入門有德色揖佶曰憩學中佶未下階出懷中一紙乃贈官絁千疋 國史補

唐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之初下車問里正曰雞子一錢幾顆曰三顆彪之乃遣取十千錢令買三萬顆謂里正曰吾未要且寄雞母抱之遂成三萬頭雞經數月長成令便與我賣却一雞三十錢半年之間成三十萬又問竹筍一錢幾莖曰五莖又取十千錢付之買得五萬莖謂里正曰吾未須筍且林中養之至秋竹成每一莖十錢遂成五十萬其貪猥不道

皆此類僉載

鄭注得幸於文宗受人饋遺絹至二百萬疋

唐昇期攝侍御史於江南巡察事無大小入金則弭凡到處金銀爲之湧貴又性嗜牛肉所至烹宰極多故江南呼爲金牛御史朝野僉載

唐汴州刺史王志愔飲食精細對賓下脫粟飯商客有一騾日行三百里三十千不賣市人報價云十四千愔曰四千太少更增一千又令買單絲羅疋至三千愔問用幾兩絲對曰五兩愔令豎子取五兩絲來每兩別與十錢手工之直廣記

張延賞將判度支知一大獄頗冤每甚扼腕及判使召獄吏嚴誡之且曰此獄已久旬日須了明旦視事案上有一小帖子曰錢三萬貫乞不問此獄張大怒更趣之明日復見一帖子曰五萬貫公益怒令兩日須畢明旦案上復見帖子曰十萬貫公遂止不問子弟承間偵之公曰錢至十萬貫通神矣無不可爲之事吾恐及禍不得不受也

尹正義爲澤州都督甚公平後王熊來替曲斷科罪百姓歌曰前得尹佛子後得王癩獺判事驢咬瓜喚人牛嚼鐵見錢滿面喜無鏹從頭喝常逢餓夜叉百姓不敢活廣記

王鍔累任大鎮財貨充積常請籍坊以廣第舍作複垣洞穴實金錢其中有舊客諭以積而能散之義後數日復見鍔鍔曰前所見誨誠如公言已大散矣客請問其目鍔曰諸男各與萬貫女壻各與千貫矣北夢瑣言

唐滕王元嬰蔣王惲皆不能廉慎高宗嘗賜諸王帛各五百段惟不及二王勅曰滕叔蔣兄自解經紀不須賜物給麻四車以爲錢貫二王大慙朝官自此皆以攻受爲污後惲以張君澈誣告謀反惶恐自殺朝野僉載

酉陽雜俎云蝗腹有梵字云自西天來世傳蝗食苗錢吏貪殘所召身黑頭赤者武官頭黑身赤者文官

金牛山在嘉興府海鹽縣西南吳地志昔有牛糞金村民舉伯通與弟隨之牛穴此山而入兄弟鑿山山頹同死穴中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東都民有犯私麴者留守孔循族之或請聽民造麴而於秋稅計畝收五錢勅從之按唐初無榷酒之法德宗建中三年初榷天下酒悉令官釀斛收直三千米雖賤不得減二千委州縣綜領醨薄私釀罪有差京師特免榷元和六年京兆府奏榷酒錢除出正酒戶外一切隨兩稅青苗據貫均率會昌六年敕揚州八道置榷麴并置官店沽

酒代百姓納榷酒幷充資助軍用有私沽及私麴者罪止一
身至是以孔循酷法乃勅聽民造麴長興二年復罷訟稅麴
錢城中官造麴減舊半價鄉村聽百姓自造民甚便之夫以
天子之尊令有司置店沽酒禁民私麴鄙瑣已可羞矣況聚
歛之臣借法以族民乎明宗之仁誠可謂惜不能誅孔循以
謝天下耳
蜀簡州刺史安重霸瀆貨無厭州民有油客者姓鄧名碁其
家亦贍重霸召對敵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立於西北
牖下俟我算路乃始進之終日不過下十數子而已鄧生倦

立且饑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諷鄧生曰此侯好賂本不為
碁何不獻賂而自求退乃獻中金三錠獲免又石晉時陳保
性極鄙吝每與人奕碁敗則手亂其局懼欲償所賭金錢也
及卒家無妻兒惟貯白金十錠為他人所有北夢瑣言 一
見續世說
西蜀陽合咨嗇好聚財求守外郡後主杲不欲其出令以翰
林學士兼蘭州刺史乃召合曰汝至成都歲必輸錢數千緡
合三掌貢舉賄厚者登高科人而訐其隱略無媿色門生輩
相見甚懽延話終日乃曰吾近鑿一井水甚甘乃各飲一盃

竟不設荈其鄙陋如此荈茶晚取者茶經一曰茶二曰檟三
曰蔎四曰茗五曰荈幸蜀記
西蜀王建初以維王宗輅類己而信王宗傑明敏欲選立之
宗衍母徐氏有寵密以金百鎰遺宰相張格言上已許衍為
太子願相公助之格遂抗表言衍才氣英武允堪社稷之託
遂得立卒以亡國格貪賄之罪也幸蜀記
蘇逢吉貪詐嗜殺事高祖智遠時鳳翔李永吉來朝永吉家
世王侯逢吉意其有奇貨使人求其先王玉帶永吉言無從
吉乃使人市一玉帶直數千緡者責永吉償之他事多類此

公求貨財無所顧避繼母死不為之服庶兄自外至不白逢
吉而見諸子逢吉怒密語郭威以他事杖殺之先在河東幕
府帝嘗令靜獄以祈福逢吉盡殺獄囚還報時四方多盜朝
廷患之故敕盜賊毋問贓多少皆抵死逢吉自草詔意云應
賊盜幷四鄰同保皆全族處斬衆以為盜猶不可族況同保
乎逢吉固爭不得已但省去全族字由是捕盜使者張令柔
殺平陰十七村民其殘毒如此及與史弘肇有隙發怒李業
謀誅楊邠弘肇王章等致郭威舉兵入大梁逢吉自殺
袁象先南陽王恕己之後尚梁太祖妹唐滅梁莊宗復厚遇

之平生積財數十萬邸舍四千間其卒也不以分諸子而悉與其子正辭正辭守父積財室中嘗有聲如牛人以爲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耳宜益以錢聲必止聞者傳笑初象先在末帝時爲宋州十餘年歛積逾千萬梁滅輦金數十萬賂唐宰相伶官者及劉皇后以是莊宗厚遇之正辭在唐廢帝時獻錢五萬緡領衢州刺史石敬塘立獻五萬緡乃授雄州刺史雄在靈武西界吐蕃不欲行爲復獻錢數萬乃得免正辭不勝忿至以衣帶自縊出帝時又獻錢三萬緡銀萬兩出帝憐之方欲與一內郡而正

辭卒 五代史

趙在禮事唐明宗歷徙諸鎮所至邸店羅列積貲巨萬其在宋州人尤苦之已移鎮永興宋人喜相謂曰眼中釘今拔矣豈不樂哉在禮聞之怒遽上表更求宋州一年時朝廷姑息勳臣詔許之在禮乃籍其部內口率錢一千號拔釘錢公行督責雖租賦不如也是歲獲錢百萬 五代史補

南唐張崇帥廬州好爲不法士庶苦之常入覲江都廬人幸其政任皆相謂曰渠伊必不復來矣崇復歸乃計口索渠伊錢明年又入覲有罷府之議人不敢指實道路相見皆捋鬚相慶崇歸人徵捋鬚錢常因燕亦一伶人假爲死者被譴當作水族陰吏請於王者王者判云焦湖百里一任作獺崇因大慚 南唐近事

西京留守同平章事王守恩事後漢隱帝性貪鄙專事聚斂喪車非輸錢不得出城下至抒厠行丐之人不免課率或縱麾下令盜人財有富室娶婦守恩與俳優數人往爲賀客得銀數鋌而還及郭威自河中還過洛陽守恩自恃位兼將相肩輿出迎威怒以爲慢已辭以浴不見卽以頭子命保義節度使白文珂代守恩爲留守文珂不敢違守恩猶坐客次吏白新留守已視事於府矣守恩大驚狼狽而歸見家屬數百已逐出府在通衢矣朝廷不之問守恩至大梁恐獲罪廣爲貢獻重賂權貴朝廷亦以守恩首舉潞州歸漢故宥之但誅其用事者數人而已

太子中舍柴餘慶說其從叔內殿承制肅爲蔡州日掠房緡五千其憂愁焦煎之貌常如負人百千萬債者嘗在病幾死纔開目問其子曰今日費幾錢 江鄰幾雜誌

夏寶松有宿江城詩云雁飛南浦砧初斷月滿西樓酒半醒又曉來龐驥依前去目斷遥山數點青節度使陳德誠最賞

之然實松性貪黷後進求爲師事者多齎金帛不遠數百里
輻輳其門實松每授弟子未嘗會講惟貲帛稍厚者背眾與
議而紿曰詩之旨訣我有一葫蘆兒授之將待價由是多私
賂焉南唐書

溫韜起兵自領𥿄節唐帝諸陵靡不開發金寶之玩取以自
資既開懿宗簡陵內有銀羅漢十八身各高五尺其山座具
備環列於梓宮每一身以十餘牛牽致方出隧道載以大車
碎之造器他物莫有存者韜後爲唐明宗流德州敕以韜盜
發諸陵令所在賜死韜子延濬延沼延袞後同范延光叛石
晉復有二志張從賓執三溫皆斬之

神宗熙甯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始制均輸以通萬貨制爲
輕重斂散之法使富商大賈不得乘公私之急以擅其權假
發運使以錢貨資其用度俾周知財賦有無而移用之得以
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所當供辦者從便變易蓄買以待
蘇軾曰均輸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
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
不明言販賣然既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
之有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

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
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多非良不售非賄
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
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
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

按軾言條達洞切如此雖昏愚之極亦當移聽也

熙甯五年詔曰天下商旅物貨至京多爲兼幷之家所困宜
出內藏庫錢帛選官於京師置市易務先是草澤魏繼宗上
言京師百貨所居市無常價貴賤相傾富能奪貧能予乃可
以爲天下於是下此詔嗚呼貧富區分雖上天不能使有富
無貧也乃欲奪富予貧以爲天下烏有是理哉奪富所有以
予貧民然且不可況奪而歸於公上哉爲人君而爭商賈之
利言之醜矣

真宗大中祥符三年河北轉運使李士衡請令官司預給帛
錢俾及時輸送則民獲利而官亦足用從之仍令優與其直

按預買謂之和買謂民以乏錢須賣官以先期便民也其後
之弊且至與夏稅並輸民家營生之具悉從折計遂爲無窮
之害矣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尚書省言預買錢多人戶願請比歲例增給詔諸路提舉司假本司剩利錢同漕司來歲市紬絹計綱赴京陳瓘曰預買之息重於常平數倍人皆以為苦何謂願請今復增創雖名濟眾實聚斂之術耳

宋太祖開寶三年令樸買坊者收抵當按樸買之名始見此謂通計坊務該得稅錢總數俾商先出錢與官買之後聽其自取稅為償也元初亦有此法有以銀五十萬兩樸買天下差發者有以銀五萬兩樸買燕京酒課者有以銀一百萬兩樸買天下河泊橋梁渡口者耶律楚材曰此皆奸人欺上罔下為害甚大咸奏罷之甚矣楚材之識大體也元祚之延也宜哉

宋神宗元豐中王安石行新法既鬻坊場河渡又并祠廟鬻之募人承買哲宗元祐中劉摯言坊場舊法買戶相承皆有定額請罷實封之法酌取其中定為永額召人承買按所謂承買者凡有墟市津渡神祠去處先募人入錢於官承買後聽其自行收稅以償之為國牟利瑣瑣至此虐民慢神不亦甚乎

徽宗宣和末陳亨伯以發運兼經制使移用諸司財計始以

經制為名後又增析而為經總制錢光宗時趙汝愚言諸縣措置月椿錢其間名色類多違法最為細民之害試舉其大者則有曰麯引錢曰納醋錢賣紙錢戶長甲帖錢保正牌限錢折納牛皮筋角錢兩訟不勝則有罰錢既勝則令納歡喜錢殊名異目在處非一按自古取民財之無多如宋者天下稅務酒務無處無之且如成都一府稅務二十一處酒務三十五處其歲額皆四十萬以上然此大郡也中郡如鳳翔稅務亦十有五酒務亦二十有五當世之民何以堪哉至南渡之後遂有總總制月椿之類月椿尤為無謂殊名異目皆於常賦之外巧生別計然一時權宜不得已而為之事已世殊悉皆革罷惟所謂罰訟錢者今世藩憲郡邑猶藉此為攫取之計朝廷雖有明禁視為虛文貪墨成性恐千載不可復革也悲夫

宣和三年初收經制錢先是命陳遘經制江淮七路治於杭州以供餽餉遣以財用不給創議比較酒務及度公家出納錢糧量取其贏號經制錢遂為東南七路之害

光宗時詔求直言蔡幼學奏略云自熙甯元豐而始有免役錢有常平積剩錢有無額上供錢自大觀宣和而始有大禮進奉銀絹有贍學糴本錢有經制錢自紹興而始有和買折

帛錢有總制錢有月椿大軍錢至於茶鹽酒榷稅契頭子之屬積累增多較之祖宗無慮數十倍民困極矣

蘇軾言朝廷恩貸指揮多被有司巧爲艱閡故四方皆有黃紙放白紙取之語雖民知其實止怨有司然陛下未嘗峻發德音戒飭大臣令盡理推行近世奉天以來朝廷每有恩赦守令多不奉行亦有國赦官不赦之語蓋貪猾積習千年一轍矣嗚呼張洎博學強辨初事李煜於江南已歸朝拜太子中允顧性貪險煜既歸朝貧甚洎時丐索之煜以白金額面器與洎洎意猶未滿而已獨慳嗇雖至親絕無所賑贍宋史

陶穀嘗奉使兩浙獻詩二十韻於錢俶末云此生頭已白無路掃王門時穀官是丞郎職爲學士奉命小邦獻詩已是失體復有掃門之句何辱命之甚也又浙帥開宴設金鐘以爲罰爵穀後因臥病浙帥使人問其所欲穀以金鐘爲請浙帥以十副贈之乃以詩謝云乞與金鐘病眼明其苟得無恥如此及復命將出浙境即賦詩於郵亭云井蛙休恃重溟險澤馬會嘶九曲濱請介人傳誦冀掩前詩之失穀之狡獪多此類也按穀又有計刼權待詔良馬事如此狡險非夔中換鬼眼乃白日用鬼心耳梁子美爲河北都轉運使常捐緡錢三百萬市北珠以進北珠出女眞子美市於契丹契丹嗜其利至虐女眞捕海青東以求珠契丹亡國禍基於此宋史

政和中何執中爲首台廣殖貲産邸店之多甲於京師時有以舊印行吉觀國所試爲君難小經義稱爲上皇御製者人競傳誦會大宴伶官爲優戲相謂曰官家萬幾之暇何所爲曰不過燕樂耳曰不然亦如舉子作文義問何以知之遂舉爲君難義誦一過乃以手加額北嚮贊歎說聖意匪獨俛同韋布留心經術仰見競競圖治不安持守天下幸甚又問宰相退朝何所爲曰亦作文義問何義曰爲臣不易義乃批其

頰曰日掠百二十貫房錢猶自不易哩蓋俚語以貧窶爲不易也

燕閑錄云紹興內宴有優人作善天文者云世間貴官人必應星象我悉能窺之法當用渾儀設玉衡若對其人窺之見星而不見其人玉衡不能卒辨用銅錢一文亦可乃令窺光堯云帝星也秦師垣曰相星也韓蘄王曰將星也張循王曰不見其星眾駭復令窺之曰中不見星只見張循王在錢眼內坐殿上大笑俊最多貲故譏之

開寶中神泉縣令張某者新到官外以廉潔自矜內則貪黷

自奉其例甚多一日自榜縣門云某月日是知縣生日告示門內與給事諸色人不得有輒獻送有會吏與衆議曰宰君明言生辰日意令我輩知也言不得獻送是也衆曰然至日各持縑獻之命曰續壽衣宰一無所拒感領而已復告之曰後月某日是縣君生日更莫將來無不嗤者王嵒以鷘鷥詩諷之云飛來疑是鶴下處却尋魚談聞錄

宋太祖嘗與趙普言桑維翰普曰維翰愛錢上曰苟用其長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

金天眷中后族忽睹性極貪先在横海嘗拜富人為父及死為之行服分其貲已在崇義每諷寺僧設齋而受其布施時又有徒單恭者亦后族嘗使工繪一佛像自稱嘗見佛其像如此當以金鑄之遂賦屬縣金無貧而卒不鑄佛金盡入己百姓號為金總管

元成宗天德二年御史臺言江南在宋時行兩稅法自阿里海牙下湖廣罷宋夏稅用內郡例改科門攤每戶一貫二錢蓋是夏稅增鈔五萬餘錠至是張國紀復請科夏稅與門攤併徵湖湘重罹其害御史以為言詔趣罷之尋復改門攤為夏稅而併徵之每戶計三貫四錢之上視江浙江西為差重云

元倒刺沙賄賂公行賣官鬻獄家有金窖寶海以藏所得金帛珍異時人譏之曰庸才許極披靡作荷於勢門金玉連窮朝宗於寶海解醒語

劉向學為儒宗乃得淮南黃白法未試遽上之天子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繁而卒無驗下向詔獄當大辟兄陽城侯乞入國以贖方得減死使向於是時死不過文成五利之續耳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以向之賢見不及此白樂天貶江州亦為方士所惑留意爐鼎一夕而敗故其詩有金丹過火空之語潘道遙亦獻方於宋太祖及帝升遐懼誅削髮為僧此與劉向一間耳蘇子由亦會試之將舉火見一大貓據爐而溺須臾不見術終不成富鄭公積黃白書一櫃後為磵華巖長老投之火中豁然有悟范文正得方於同舍程明道得方於腹佛中蘇子瞻得方於扶風僧而皆不為是藏拙者也文海披沙

白樂天抗志辭榮似知道者而其詩有曰眼前何日赤腰下幾時黃識趣之卑陋甚矣宋夏侯嘉正常語人曰使吾得水銀銀千兩知制誥三日平生足矣此正所謂腰纏十萬貫騎

鵠上攝州者世間乃有此痴心漢 諧肇涮雜俎

漢世有人年老無子家富性嗇早夜聚斂無厭不敢自用或從之求濟者不得已入內取錢十自堂而出隨步輒減比至於外才餘半在閉目以授乞者復囑云我傾家贍君慎勿他說復相効而求老人旋死田貲沒入內帑 笑林

錢神誌卷三

甯化李世熊元仲父著

冥賂第六

龍朔中豫章人陳導行商於楚夜至江浦有舟泝流而來同泊隔舟窺見一人厖眉大鼻如吏在舟檢勘文書從者三五人導因問之答以公事到楚幸此相遇導乃邀過船中備酒饌飲經數巡乃問其姓氏答曰某姓司徒名弁又問所主何公事弁曰君此行慎勿以楚爲意顧適他土導曰何也弁曰吾非人乃冥司使者導驚曰何故不得之楚弁曰吾往楚行灾君亦其人也感君之惠故相報耳然君須以錢物計會方免斯難導懇求之弁曰但俟吾從楚回君可備緡錢一二萬相貺當免君家導許諾告謝而別是歲果荊楚大火延燒數萬家蕩無孑遺導自別弁後以憂慮繫懷及移舟返至豫章弁亦至矣導性慳鄙託以他事未辦所許錢使者怒乃令從者持書一緘與導導開讀未終而宅內掀然火起凡所有財物悉盡是夕無損他室惟燒導家弁亦不見 集異記

則天朝相國河東侯裴炎第四弟爲虢州司戶州有周賢者居深山與司戶善謂曰公兄爲相甚善然不出三年當身戮

族誅可不懼乎司戶涕泣請救周生曰事猶未萌有得碗理急至都告兄取黃金五十鎰來吾於宏農山爲作章醮可移殃也司户於是取急還都謁兄夜中以周語告之炎大怒曰世間巫覡好託神鬼取人財物吾皆切齒今汝何忽有此言司户知兄志不可奪惆悵辭歸時炎初立則天爲皇后擅朝權自謂有泰山之安故不信周言及歲餘天皇崩天后親朝政忌害大臣嫌隙屢構乃思周賢者言卽召司戶至都具黃金令遍求賢者不可得尋南陽襄陽江陵山中乃得之告以兄言賢者因與還宏農謂司户曰往年禍害未成故可壇場致請今災禍已構何求之有且吾前月中至洛見裴令被戮繫其首於左足下事已如此君勿更言君不可與兄同禍可求百两金與君一醮請庶得免耳司戶卽市金與賢者入宏農山中設壇場奏請命法事畢仍藏金於山中謂司户曰君一房免禍矣然急去官移家襄陽司户如言月餘而炎風疾十月而裴令下極刑兄弟子姪皆從而司戶風疾在襄州有司奏請誅之天后曰既染風疾死在旦夕不須問此一房遂免初河東侯遇害之夕犬咬其首曳焉及明守者求得之因以髮繫其首於左足下竟如周生言知其敗於事未萌之前

則是冥數已定矣乃云以黃金五十鎰作章醮可移厥[illegible]冥冥之中亦黃金世界乎以生死爲定數則章醮爲妖言以章醮爲靈有則定數爲虛說矣要之裴炎自合死而周生之言炎弟自合生故偶符周生之術耳是則所謂命也

鄭潔之妻李氏開成五年四月中忽得心疾暴卒至雞鳴忽迴轉晨明方語云兩鬼執帖來追被使人曳行引見一官人又領入曹司讀元追之由云某前生姓劉是大夫妻馬氏悍戾劉殺而剔其腹令馬氏無五藏不可託生所訴者馬氏也某便告本司云若欲得馬氏託生卽放某迴盡生平所有與作功德可也若今追某徒置無間獄於馬氏何稗本司云須自辦之須臾馬氏到官人問馬氏何如馬氏曰寃係多年別罪受畢合歸生路無計伏取裁斷某又云且請檢某算壽幾何若未合來卽請依前說若合命盡伏聽處分官人云灼然有理遂召司命檢案云更有十八年合在人間本司云且令隨衙勘責夜則放歸耳彼處欲夜所司放出遂似夢而歸也自是人間日暮追使卽來雞鳴卽放迴如常矣鄭雖貧苦百計祇待來使三五日後使人懇謝曰茶酒不如賜漿水又貧居易辦自是每晚則備漿水及紙粥錢三五張凡語言皆商

議出抜李氏事李氏初歸並不敢言冥間事自使同和兼訐微說常言人罪之重者無如枉法殺人而取金帛又曰布施者不必造佛寺不如先救骨肉間饑寒如有餘卽分錫類更有餘則收街衢間也其福最大又云每燒錢財如明旦欲送錢與某神祇卽先燒三十二張紙錢以求五道其神祇稍必獲矣如春秋祭祀則不假告報也春秋祭祀不假告報乃知此外祈禱皆如人間私請耳五道則居閻之人乎其燒時帳不得就地須以柴或草薦之從一頭以火爇不令破碎一一可達也至八月中李却迴忽喜曰已有計可脫矣然須致紙

錢三五萬鄭乃求于還往一邑官吏依言致之後數日方說云冥司又有剔五藏而殺人者冥司勘覆未畢且取彼五藏實馬氏腹令託生矣自是廻呼者或十日一至但云磨勘文案未畢又謂鄭云君卽合得攝安豐尉至明年正月三日果如妻言自後免其廻呼矣傳異記

廣異記載裴齡死而復生述冥吏詰云世作錢於都市其錢多爲地府所收宜呼鑿錢人於家中密密作之畢可以袋盛當於水際焚之受錢之時若橫風動灰卽本鬼得若有風颺灰卽爲地府及他鬼神所受又鬼神常苦饑燒錢時兼設少

酒飯以兩束草立席上鬼神映草而坐卽得食

魏式暴卒於長安延福里沈氏私廟中前二日之夕有卒察者忽頭痛而絕初見有黃衫人就床以手相挽而出旣返顧本身則已殭矣妻兒等方抱持號泣噀水灸灼察心甚惡之而不覺隨黃衣吏去矣至門外黃衣踟躕謂察曰君未合去但致錢二千緡便當相捨察辭以貧曰紙錢也察相與歸入庭際大呼其妻數聲皆不應黃衣乃指一家僮教察以手扶其背因令達語求錢於是其家果取紙錢焚之即皆化爲銅錢黃衣乃求廝直送出城察所居之西百餘步有傭車者察

遂與黃衫俱詣其門叩之傭者出曰夜又安得來耶察曰有客欲載錢至延平門外傭卽裝錢訖察將不行黃衫又曰請相送至城門三人相引西南行時鐘鼓將動黃衫曰天方曙不可往矣當且止延福沈氏廟廟門亦閉黃衫扣之俄有女人年五十餘紫裙白襦自出應門黃衫謂曰夫人幸勿怪有少錢未可遽提去請借隙處暫貯後日當有公事方來此搬取女人許之遂搬置錢於廟西北角戶外有葦席數領遂取覆訖天色方曉黃衫辭去察與傭者歸至家見其身猶爲家人等抱持不覺形神合而蘇良久如夢非夢乃曰向者更何

事妻具言家僮中忽作君語索紙錢事驚異遽至東子家備亦言夜來所夢與家送錢沈廟事察愈駭復與備偕至沈廟果見西北角蘆廂下紙錢仿焉卽訪女人守門者曰此無他人但有魏侍御寓此廟也沈氏有臧獲住廟旁聞詰其事及形狀衣服乃泣曰我太夫人也其夕五更魏氏一家聞打門聲候之無所見如是者再三式意爲盜明日宣言於縣將求備之是日式夜邀客爲煎餅食訖而卒黃衫所言公事者此也 河東記

王潛鎮江陵使院書手許琛暴卒至五更又蘇謂其儕曰初見黃衫二人急呼出使院門領至一樓門上牓曰鵶鳴國門內黯慘如黃昏兼無城壁屋宇惟古槐萬萬株羣鵶鳴噪咫尺不聞人聲又領到一城壁甚署二人卽曰追得取鳥人到廳上有紫衣官人據案問曰爾解取鵶否琛卽訴曰少小在使院執行文案實不業取鵶官人卽怒二領者曰何得亂追郎放却還而官人坐榻之東復有一紫衣人身長大黑色以綿蒙頭似有所傷者西向坐大繩床顧見琛訖遂謂當案官人曰要共此人略語卽近副堦立呼琛曰歸見王僕射爲我云武相公傳語深媿每惠錢物然皆碎惡不堪行用今有切

事要五萬張紙錢望求好紙燒之燒時勿令人觸損且與僕射不久相見言訖琛走出門外復見二使者却領廻云誤追君幾不得脫也琛問鵶鳴國之義答曰此地屆數百里日月所不及終日昏暗常以鵶鳴知晝夜是雖禽鳥亦有謫罰其陽道限滿者卽捕來備此中鳴噪耳又問鵶鳴國空地奚爲答曰人死則有鬼鬼復有死若無此地何以處之初琛之死已聞於潛既蘇復報之潛問其故卽具陳所見潛聞之甚惡卽相見之說然問其形狀眞武相也潛與武相素善累官皆所援用常月晦歲暮焚紙錢以報之由是以琛言可驗遂市藤紙十萬張以如其請而琛之鄰果有同許琛姓名者卽此夕五更暴卒時元和二年四月也三年正月而王僕射亡 河東記

朔方節度判官王掄巡至中城病死凡一十六日而蘇初屬纊時見二人追去須臾入大城門見朔方節度李林甫相見拜揖以爲平生歡也又見李邕裴敦復數人於一府庭言責林甫命掄方悟死耳 按此則林甫不入仙道明矣 林甫手持紙筆與邕等辨對冥司斷曰林甫死後破家楊國忠代爲相其冬林甫死楊果代之掄兄攜亡已六年時見之攜云爾未

當死若得錢三千貫即重生也掄家去中城數百里便見一山下有崎嶇小逕馳歸其家告妻曰我已死矣君得錢三千貫可更生其夕舉家聞窻牖間窣然有聲犬亦泝吠既明其妻泣言夜夢如此即取紙剪錢召巫焚之掄得之即與人間錢不殊矣冥中無晝夜常如冬天大陰雪時有鬼王衣紫衣決罪福判官十數人其定罪以負心爲至重其被考理者多僧尼及衣冠負心之人何惡不作僧尼伏佛衣冠仕勢故罪業尤重掄在生時無他過及定罪惟舉食肉旁一吏曰此人雖食肉不故殺掄未病時常解衣爲金光明經手自封褁置

佛堂及冥中以善得見地藏菩薩當得更生即令取經即掄所封褁之經也鬼王判官數人皆平生相友善相見恍惚不敘故亦見其先府君夫人拜伏之後都無問訊如不相識又見諸先亡兄弟亦無兄弟情兄攝近亡相睦如生當以日近故也人子於亡過父母久之亦如不相識矣世情何怪然慈孝者必不爾吏曰君有祿及壽然此中事必不得洩之言畢奄然而活通幽記

開元中洛陽令楊瑒常因出行見槐陰下有卜者令過端坐自若從者訶使起避不動瑒令拘至廳事將捶之卜者舉首曰君是兩日縣令何以責人瑒問其事曰兩日後君命當終瑒甚愕問何以知之術者具告所見舉家驚懼再拜求其禳解術者曰未可知也乃引瑒入東亭院中令瑒被髮跣足面墻而立已則據案書符中夕後喜謂瑒曰今夕且幸免明日可以三十張紙作錢及多造餅餤與壺酒出定鼎門外桑林間候人過者則飲之皂裘右袒即召君之使也君留而飲餤君其無憂不然無濟君亦宜善爲辭瑒如言洎日西景酒餤將罄而皂裘不至瑒以爲憂須臾遂至使人邀屈皂裘欣然累有所進瑒乃拜謁皂裘云君非何之數至所居遂不復見

疑是善神監護故不敢犯今地府相招未已柰何瑒再拜求救兼燒紙錢資其行用鬼云感施大惠明日當與府中諸吏同來謀之言訖不見明日瑒設盛饌相待至夕使者與徒數十人同到宴樂殊常浩暢相語曰楊長官事焉得不盡心耶久之謂瑒曰君對坊楊錫亦有才幹今揩王作金以取彼君至五更鼓聲動宜於録門相候若聞哭聲君則免矣陰吏得財作變閻羅亦大癡聾矣瑒如言往見鬼使在樹頭欲往錫舍爲狗所咋未得前俄從墻缺中入遲廻聞哭聲瑒遂獲免廣異記

袁炳字叔煥素始末爲臨湘令亡後積年見夢於友人司馬
遜曰平生常言生爲馳役死爲休息今日始知定不然矣恒
患在世有人務馳求金幣共相贈遺幽途此事亦復如之賓
譯說自平先生云天上多王尊相奉事更苦於人間然則天
界地界與人界不殊故佛氏以無生超脫三界據其最勝也
浮梁旅令甚富家業蔓延江淮間秋滿如京師常先一程致
頓海陸畢具至華陰僕夫施幄幙陳樽罍庖人炙羊方熟有
黄衫者據盤而坐僕夫連叱神色不撓店嫗曰今五坊弋羅
之輩橫行關內此其流也不可與競俄而張令至急止曰勿

叱問黄衫來自何方黄衫但唯唯促煖酒酒至令以大金鍾
飲之雖不謝似有媿色飲訖顧炙羊着目不移令自割以勸
之一足盡未有飽色令又以盦中餤十四五啖之凡飲二斗
餘酒酣謂令曰四十年前曾於東店得一醉飽以至今日令
甚訝乃勤懇問姓氏對曰某非人蓋直送關中死籍之吏也
令驚問其由曰泰山召人魂將死之籍付之嶽使某部送耳
令曰可得一覯乎曰便窺亦無患於是解韋囊出一軸其首
云泰山主者牒金天府其第二行云貪財好殺見利忘義人
前浮梁縣令張某令見名乞告使者曰修短有限誰敢惜死

但某方強仕不爲死備家業浩大未有所付何術得延其期
某囊中計所直不下數十萬盡可以獻於執事使者曰一級
之恩誠宜報答百萬之貺某何用焉今有仙官劉綱謫在蓮
花峯足下宜匍匐徑往哀訴奏章捨此無計矣某昨聞金天
王與南嶽博戲不勝輸二十萬甚被逼逐尊神亦博戲耶巴
與矣又以負錢見逼何神之爲此與道書載牽牛娶織女因
向天帝借二萬錢下禮久之不償被罰在營室間同一荒唐
耳足下可詣嶽廟厚數以許之必能施力於仙官亦得路於
蓮花峯下不徹川谷阻絕無能往者令於是齋牲牢馳詣嶽

廟以千萬許之然後直詣蓮花峯得幽徑數十里始至轉東
南有一茅屋見道士隱几而坐問令曰腐骨穢肉安得來此
令曰竊聞仙官能復魂朽骨致肉枯骸既有此好生之心豈
惜奏章之力道士曰吾頃爲隋朝權臣一奏遂謫居此峯爾
何德於余欲陷吾寒山叟乎仙官以吏人爲事豈爲私德此
語亦謬令哀祈愈切仙官神色甚怒俄有使者齎一函至則
金天王書札也仙官覽書笑曰關節既到難爲不應召使者
反報曰莫又爲上帝譴責否乃啟王函書一通焚香再拜以
遣之食頃天符郎降其上署徹字仙官復焚香拜啟之云張

某鄉人叅藏詭詐無實今按罪已定何可求延但以大道扶
危玄宗紓過徇爾一旽希其自新可量延五年仙官覽畢謂
令曰凡人壽皆可致百歲但以七情大欲汩没心源而又揚
能妬辭顛倒方寸神倦思怠雖全天和如彼淡泉汩於五味
欲致不埃其可得乎勉尋歸路無墮吾教令拜辭舉首已失
所在復尋歸路行十餘里黃衫吏迎前而賀令曰將欲泰酧
願知姓字吏曰吾姓鍾生爲宣城令脚力亡於華陰遂爲幽
冥所錄遞符之役勞苦如舊令曰何以解執事之困曰但酬
金天王願曰請置予爲閽人則吾飽神盤子矣是夕張令駐
車華陰決東歸計酬金天王所費逾二萬乃語僕曰二萬可
贍吾十舍資糧矣安可受祉於上帝帝祉從何而來而私謁
於土偶人乎明旦遂東至偃師止於縣館見黃衫吏齎牒排
闥而進叱張令曰何虛妄若此今禍至矣言訖失所在頃刻
張令有病留書遺妻子未訖而終纂異記

潞城縣令周混妻姓韋名璝美而慧恒與其嫂妹若雲君月
約先死幽冥之事期以相報後適周氏生二女乾元中卒月
餘忽至其家空閒靈語謂家人曰本期相報故以是來我已
見閻王及親屬矣家人問見鑊湯劍樹否答云我是何人得

見是事後復附婢靈語云泰山府君嫁女知我能粧梳所以
見召明日事畢當復來耳明日婢又靈語云我至泰山府君
嫁女理極榮貴令我爲女作粧今得胭脂及粉來與諸女因
而開手有脂粉並不異人間物又云府君家撒帳錢甚大四
十鬼不能舉一枚我亦致之因空中落錢大如盞又言府君
知我善染紅乃令我染我辭云不親下手但指揮家婢耳府
君令我取婢今不得已暫將婢去卽當遣還女云一家惟仰
此婢奈何奪之韋云借兩日耳過期汝宜擊磬呼之夫磬聲
一振鬼神畢聞婢忽氣盡經二日不返女等鳴磬少遲後空
中語云朝已遣還何以不至當是迷路耳須臾婢活兩手忽
變作深紅色廣異記

寶歷中天興丞王錡常遊隴川道憩大樹下解鞍藉地而寢
忽聞道騎傳呼自西來見紫衣乘車從數騎敕左右曰屈王
丞來引錡至則帳幄陳設已具與錡坐語良久錡不知所呼
每承言卽徘徊鹵莽紫衣覺之乃曰某潦倒一任二十年足
下欲相呼亦可謂爲王耳錡曰未諭大王何所自曰恬昔爲
秦築長城以此微功屢蒙重任洎始皇晏駕羣小見搆橫被
誅夷上帝仍以長城之役勞功害民配享吳嶽當時吳山有

獄皴衆咸謂某爲王其後獄職却歸於華山某罰配年月未
滿官曹移便無所主嘗但守空山寂寞殊甚又緣已被虛名
不能下就小職遂至今空竊假王之號偶此相遇思少從容
錡曰某名斷幽沉質性孱弱幸蒙一顧何以奉教恬曰久思
效用今士馬處處有主了可奪其權柄此後三年興元當有
八百無主健兒若早圖謀必可將領所奉託者可致紙錢萬
張某以此藉手方諸矣錡許諾而涕流汗顏粟乃市紙萬張
焚之及太和四年興元節度使李絳遇害後節度使温造誅
其亢黨八百人 河東記

京洛有士人善雕鏤因出行偶於山路見大槐樹根旁瘤癭
如數斗甕者四焉欲於回日採取恐爲人所先乃取紙數張
剗爲錢繫樹瘤上欲人疑爲神樹不敢伐也去數月方還大
率人夫具斧鋸往乃見樹側紙錢纍纍後有焚香酹奠之處
士人笑村俗無知方欲下斧忽見紫衣神在旁叱止之士人
曰樹本無神君何爲者神曰始君權以紙錢繫樹村人咸疑
樹神樹與所祀冥司遂以某職受享酹今已有神矣伐之必
禍士人不聽神問取此何用曰欲雕刻爲器耳神曰須償錢
何請償之士索百千神曰願奉百縑前五里有廢墳縑在其

中士人如言而往果得縑 原化記廣記與所載無定能君子
君聖琵琶牟又安知冥司者不因名立神以酹應之而求
可盡爲友也及乎人心既息神靈亦歇則福吉之數終矣
會昌元年春孝廉許生下第東歸次壽安將宿甘泉店道白
衣叟跨青驄自西來徒從極盛醺顏怡怡朗吟云春草萋萋
春水綠野棠開盡飄香玉繡嶺宮前白髮人猶唱開元太平
曲生策馬前進問其姓名微笑不答生頗疑之遂不復問但
縱後而行凡二三里日已暮矣至噴玉泉牌堠之西叟笑謂
生曰吾聞三四君子今日追舊遊於此泉吾非已被召自此

南去君子不可連騎也生固請從叟不對而去生縱轡隨之
去甘棠一里餘見車馬導從塡溢路岐生既至泉亭乃下馬
伏叢棘下屏氣窺之見四丈夫有少年神貌揚揚者有短小
器宇落落者有長大少髭髯者有清瘦言語及瞻視疾速者
皆金紫坐於泉之北磯叟既至曰玉川來何遲叟曰適傍石
墨澗尋賞憩馬甘棠館亭子西楹偶見詩人題一章駐而吟
諷不覺良久座首者曰是何篇什賞嘆若是叟曰此詩似爲
席中一二公有其題而晦其姓名乃吟曰浮雲凄慘日微明
沈痛將軍負罪名白晝叫閽無近戚縞衣飲氣只門生佳人

時泣填宮淚灑馬連嘶撫主聲六合茫茫悲漢土此身無處
哭田無塵中聞之莫不悲泣久之白衣叟命飛杯數巡而坐
中觴歐未已叟曰再經舊遊無以自適宜賦篇咏以代管絃
乃因歷云噴玉泉感舊遊書懷各七言長句叟倡云樹色川
光向晚晴舊曾遊處事分明鼠穿月樹荊榛合草掩花園畦
隴平迹陷黃沙仍未寤罪標青簡竟何名傷心谷口東流水
猶噴當時寒玉聲少年者詩云鳥啼鶯語思何窮一世榮華
一夢中李固有宛藏靈簡鄧攸無子續清風文章高韻傳流
水絲管遺音託草蟲春月不知人事改閑垂光影照洛宮短
小者詩云桃蹊李徑盡荒涼訪舊逢新益自傷雖有衣衾藏
李固終無表疏雪王章覊魂尚覺霜風冷朽骨徒驚月桂香
天爵竟爲人爵誤誰能高叫問蒼蒼清瘦者詩云落花寂寂
草綿綿雲影山光盡宛然壞室基摧新石鼠潛宮水引故山
泉青雲自致慚天爵白首同歸感昔賢惆悵林間中夜月孤
光曾照讀書筵長大者詩云新荊棘路舊衡門又駐高車會
一樽寒骨不沾新雨露春風不長敗蘭蓀丹誠豈分埋幽壤
白日終希照覆盆珍重昔年金谷友共來泉際設孤魂詩成
各自吟諷長號數四響動巖谷頃之騾鄉自東而來金鐸之

聲振於坐中各命僕馬頗甚草草慘無言語掩泣攀鞍若煙
霧狀自庭而散生於是出叢棘尋舊路匹馬倦於澗側遇
童叟寢於路隅未明達甘泉店店媼詰冒夜生具以對媼曰
昨夜三更走馬挈壺就我買酒得非此耶開櫃視皆紙錢也
纂異記　會昌武宗年號諸公或甘露變中王涯賈餗舒元
輿李訴鄭注輩也
建中初有人牽馬訪醫稱馬患脚以二千求治其馬毛色骨
相馬醫未嘗見笑曰君馬酷似韓幹所畫者眞馬中固無也
因請馬主遶市門一匝馬醫隨之忽值韓幹幹亦驚曰眞是
吾設色者乃知隨意所匠必冥會所肖也遂摩挲馬若蹶因
損前足幹心異之至舍視其所畫馬本脚有一點墨缺方知
畫通靈矣馬醫所獲錢用歷數主乃成泥錢酉陽雜俎
襄陽李除中時氣死其婦守尸至三更蹶然起坐搏婦臂上
金釧甚遽婦因助脫既手執之還死婦伺察至曉心中更煖
漸漸得蘇云爲吏將去比件甚多見有行貨得免者乃許吏
金釧吏亦還故歸取以與吏吏得釧便放令還見吏取釧去
後數日不知猶在婦衣內婦不敢復着依事咒埋搜神後記
天寶中張某爲御史判官將渡淮有黃衫人自後奔來求附

載御船者欲擊之張云無擊載一百姓渡淮何苦也又親以餘食哺之其人甚媿悉既濟與張分路須臾至驛前已在門所云已實非人欲與判官議事非左右所聞因屏左右云奉命召君合淮中溺死適蒙厚恩只可一日停留耳張求還至舍有所遺囑鬼云一日之外不敢違也張欲前請救鬼云人鬼異路無宜相逼張遙弃鬼云能一日之內轉千卷續命經當得延壽言訖出去又回云續命經即金剛經也張乃大呼傳舍中及他百姓等數十人同轉至明日晚終千遍訖鬼又至云判官已免會須暫謁地府遂與張相隨出門既見王具言千遍續命經足當更得十載壽便放重生至門前所追吏云坐追判官遲迴今已遇捶乃袒示之願乞少錢張云我貧士且逆旅不便鬼云惟二百千張云若紙錢當奉五百貫鬼云感君厚意但我德素薄何由受汝許錢二百千正可張云我今亦鬼耳夜還逆旅未易辦得鬼云判官但心念令妻子還我自當得之張遂心念甚至鬼云已領訖須臾復至云大人欲與阿嬭不肯又令張心念阿嬭須臾曰得矣張因寤然如落深坑因此遂活求假還家具說其事妻云是夕夢吾已死求二百千紙錢欲便市造阿嬭云夢中事何足信其夕阿

嬭又夢內得 廣異記

宋末姑蘇賣餅家檢所鬻錢得冥幣焉因怪之每鬻餅必識其人與錢久之乃一婦人也跡之至一冢而滅遂白官啟冢見婦人臥柩中有小兒坐其側如來者收歸養之既長與常人無異不知其姓鄉人呼之曰鬼官人元初猶在吾衛子行

閑居錄

李俊舉進士連不中第貞元二年有故人祭酒包佶者通於主司援成之榜前一日當以名聞執政初五更俊將候佶里門未開傍有賣糕者其氣爞爞有一吏若外郡郵檄者坐於側頗有垂涎之色俊買而食之吏甚喜俄里門開眾竟出吏獨附俊馬曰某乃冥吏送進士名者君非其徒耶俊曰然曰送堂之榜在此可自尋之俊尋覩無名而泣吏曰君成名在十年外祿位甚盛今欲求之非難但本錄耗半且多屯剝纔獲一棧如何俊曰所求者名得足矣吏曰能少賂於冥吏即於此取同姓者易其名可乎冥吏亦無不受錢作弊者吏真可畏哉俊問幾何而可曰陰錢三萬貫來日午時可送也復授筆使俊自注上有李夷簡名俊欲揩之吏遽曰不可此人祿重未易動也下有李溫名吏曰可矣乃揩去溫字注俊

□□還當而行曰無違約既而俊詣佶佶未冠怒俊候躁戶不可俊窘覺之乃變服伺佶出隨綴皇城東北隅逢春官懷榜將赴中書佶揖問曰前言遂否春官曰誠知獲罪然迫於大權難副高命佶聞之怒曰李布所以名重天下者徒以然諾今君移妄於某蓋以某官閑也平生交契今日絕矣不揖而行春官遽追之曰竊恃深顧外於形骸今見責如此寧得罪權右耳請同尋榜揩名填之□□開榜見李□□欲揩在官急曰此宰相處分不可去指其下李溫曰可矣遂揩溫字注俊字榜既出其日午時俊隨眾參謝不見其吏□約蔡歸道逢此吏泣曰為君所誤得杖矣牘吏將舉勘俊驚謝曰當如何吏曰來日午時送五萬緡亦可無追勘之厄俊許之遂不復見然俊筮仕後貶降不絕終得岳州刺史未幾終著言怪錄

唐韋栗為新淦丞將之官行上楊州有少女十餘歲向栗欲市一漆背金花鏡栗曰我上官艱辛焉得此物待至官與汝求之歲餘女死栗亦不記前事秩滿載喪歸至楊州泊河次女將一婢持錢市鏡行人見其色甚麗爭欲求賣有一少年曰皆可喜女以黃錢五千與之少年與鏡徑尺餘別一人云有鏡勝此只取三千少年復減兩千女因留連色授許須臾辭去少年有意令人隨去至其所居須臾至舖但得黃紙三貫少年持至栗船所云適有女郎持錢市鏡入此船中今成紙錢栗云惟有一女死數年矣君所見者其狀如何少年具言服色容貌栗夫妻哭云女正復如此因領少年入船搜檢初無所得其母剪黃紙九貫置在櫬邊案上減三貫衆頗異之乃復開棺見鏡在焉莫不悲嘆少年云錢已不論具言本意復願十千為女設齋廣異記

太常樹元英開元中亡已二十載其子因至治成坊削家識其父壙中劍心異之問削師何得此劍云有貴人將令修理期明日午時來取子疑父塚為人所開至期與弟同往削師家伺之及取劍果父也騎白馬衣服如生時從者五六人兄弟出拜道左悲涕久之元英下馬引諸子於僻處處分家事謂子曰我有公事不獲久住明日汝等可再至此當取少資助汝辛苦子如期至元英亦至得三百千誡之云數日須用盡言訖訣去子等隨行涕泣元英曰汝等不了此事甯有百年父子耶隨騎出上東門遂望八邙山中隱不見數日市買部盡三日後市人皆得紙錢廣記

皇甫申有班中一大校姓李忘其名常監牧馬于陝留縣界曠野中有叢祠俗傳爲周襄王公主墓李因取紙錢就墓井焚之紙錢不化因忽昏仆地不知人事久之甦謂其徒曰屬公主召我又嘆曰乃爾富貴因不復語雖問亦不答牧事已歸家即與其妻異寢後亦寢疾元豐中忽一日顧左右取衣冠甚急又云備馬云當從駕其父問從何駕也答曰皇太后駕也既被衣冠良久遂卒乃慈聖太后崩日也明道雜志

盧佩性篤孝其母病腰腳甚夜不堪痛楚佩即棄官奉母歸長安竭產求醫時國醫王彥伯聲勢重佩請謁半載乃許一到期日亭午不來佩候望日晚悵然目斷忽一白衣婦人姿容絶麗乘一駿馬從一女僮疾馳東過頃復東來駐馬謂佩曰君顏色憂沮何也佩志於王彥伯初不覺婦人之來既顧問再三佩乃以情告婦人曰妾有薄技不減彥伯請見太夫人必取平差佩驚喜下拜曰誠得如此願身爲奴隸佩入白母母方呻吟酸楚聞言忽覺小瘳婦人至前纔舉手候之其母已能自動矣舉家歡躍婦人曰未也更進一服藥非止盡除痼病抑亦永享眉壽母曰老婦將死之骨爲天師再生何階上答婦人曰但不棄細微許奉九郎巾櫛常得在太夫人

左右則可安敢論乎母曰佩猶願以身爲奴今爲夫有何不可婦人拜謝遂取藥一刀圭進母母入口積苦頓平遂納爲婦執婦道甚謹然每十日即請一歸本家以車輿迎送即固拒唯乘舊馬與女僮倏忽往來略無蹤跡初且欲順適其意不能究尋久頗異之潛伺其往見馬行空中出延興門佩驚問行者皆不見又隨至城東墓田中巫者陳設酒殽瀝酒祭地既見婦人下馬就接飲之女僮隨後收拾紙錢載於馬上即變爲銅錢又見婦人以策畫地巫者隨指其處曰此可爲穴事畢即乘馬回佩心甚惡之歸具告母母曰固知妖異爲之奈何有德於我即妖異可忘乎又安知親父不狼親子不虎也自是婦人絶不復歸後於南街中忽逢婦人行李佩呼曰夫人何久不歸婦人不顧使女僮傳語曰妾誠非匹但以君孝行相感故爲君婦今既見疑便當決矣佩問娘子今安在曰已改嫁李諮議矣佩曰雖欲相棄何其速歟女僮曰娘子是地祇管京兆府三百里內人家喪葬所在長須在京城內作生人妻無自居也又曰娘子終不失所但娶九郎薄福向使娘子長爲妻九郎一家皆爲地仙矣盧佩第九也河東記

王勃年十三侍父宦遊江左時舟次馬當登岸閒步山半古祠見大門當道榜曰中元水府之殿勃瞻拜殿砌歸路遇老叟坐磯上揖勃曰子非王勃乎勃驚異叟曰來日重九南昌都督命客作滕王閣序盍往赴之勃曰此去南昌七百餘里今已九月八矣復何言叟曰子誠往吾助清風一席勃拜謝問叟叟曰吾水府元君也歸帆當以濡毫拘耳勃即登舟翼日昧爽已抵南昌會帥府閻公宴僚屬於滕王閣公果授簡諸客辭避勃輒受之頃而文成公矍然曰天才也私讌勃謝以五百縑勃舟回故地而叟已先坐石磯矣勃拜謝曰當具

非禮以答神庥叟笑曰但過長蘆焚陰錢十萬足矣勃過長蘆如數焚之而去

臨海樂安章沉年二十餘死經數日將斂而蘇云被錄到天曹主者是其外兄斷理得免初到時有少年女子同被錄送立住門外女子見沉事散知有力助因泣涕脫金釧一雙及臂上雜寶託沉與主者求見救濟沉即爲請之并進釧物良久出語已論秋英亦同遣去秋英即此女名也於是俱去疲頓殊不堪行會日暮止道側小窗狀如客舍而不見主人沉共宿讌接更相問次女曰我姓徐家在吳縣烏門臨瀆爲居

門前側棗樹即是也明晨各去遂並活沉先爲護府軍吏依假出都經吳乃到烏門尋索得徐氏舍與主人敘闊問秋英何在主人訝之沉因道魂見之由徐氏試令侍婢數人遞出示沉沉曰非也乃令秋英見之則如舊識徐氏謂爲天意遂以妻沉生子名曰天賜異苑

陶穀少時夢爲吏追去云奉符換眼吏附穀耳求錢十萬安第一等眼穀不應又求錢五萬安第二等眼穀又不應吏曰只得第三等眼矣既覺眼深睛碧色後遇道士陳紫陽相穀曰一雙鬼眼固當清貴然不至大位也後果然乘異記

書吏陳昱暴死三日而蘇云初見壁有孔有人自孔擲一物至地化爲人乃其亡姊也携其手自孔中出曰冥吏追汝使我先見吏在旁昏黑如夜極望有明處空有橋榜曰會明人皆用泥錢橋極高有行橋上者姊曰此生天也昱行橋下然猶有在下者或爲烏鵲所啄姊曰此網捕者也又見一橋曰陽明人皆用紙錢有吏坐曹十餘人以狀及紙入至者吏輒刻除之如抽貫然已而見冥官則陳襄述古也問昱何故殺乳母昱曰無之呼乳母至血被面抱嬰兒熟視昱曰非此人也乃門下吏陳周官遂放昱還曰路遠當給行馬又使諸曹檢

已錙告示之年六十九官左班殿直曰以平生不燒香故不甚靜又曰吾輩更此一報即不同矣意謂當超之是還道見追陳周往既蘇周果死東坡筆記

王平甫該於善識論與其兄介甫論新政多援據介甫不能聽姪雱病亟介甫命道士行醮大陳楮錢平甫曰兄在相位令天下後世人取法雱雖病丘之禱久矣爲此奚益且兄常以君法繩吏如今以楮錢邀福安知三清門下獨不行君法耶介甫大怒曲洧舊聞

弘治癸丑湖州俞氏敷演梨園飲客酒罷有二青衣持燈至

曰吾乃嚴尚書府中召汝今夕演戲隨以白金半錠授之諸優如召從至一大廈雕梁畫棟廊間章縫畢集惟飲食殊不可啖主人命云今夕宜演趙盾故事直未許鳴金諸優演罷久之未曉復睡乃古廟試視白金寘錠也或曰國初嚴尚書遊地也西樵野紀

詹文學在所親處看設齋偶見一童子身着青衣欲走入紙寵內衆止之曰是將化資錢毋入不顧徑徐行入其中隨覓之無所得攷書是日爲青衣童子臨世然則世間紙錢洵須受有鬼神乎

妖變第七

述異志云夏禹時天雨金三日周成王時咸陽雨錢終日不絕輿地志云咸陽雨金今咸陽有雨金原史記年表云秦獻公十七年櫟陽雨金自四月至於八月異記又云秦二世元年宮中雨金俄化爲石漢惠帝二年宮中雨黃金黑錫王莽時未央宮雨五銖錢既至地悉爲龜兒又頴川民家雨金五銖錢晉惠帝二年亦雨金隋文帝仁壽四年諸軍州舍利塔成陝州雨金唐武氏乘拱三年七月廣州雨金唐志占曰位正秋爲刑爲兵人君多殺無辜按雨金惟夏周二代當占爲

祥餘皆見於亂亡之世蓋反常之事皆妖而已矣

論衡云漢永平十一年廬江皖侯國民際有湖皖民小男曰陳爵陳挺年皆十歲以上相與釣於湖涯挺爵而去四十步爵見湖涯有酒罇色正黃沒水中涉水取之滑重不能舉挺見而號曰何取爵曰是有銅罇不能舉也挺往助之罇頓衍爲盟盤動行入深淵中復不見挺爵留顧見如錢等正黃數百千枚即共掇摭各得滿手走歸示其家爵父國故免吏驚曰安所得此爵言其狀國曰此黃金也即馳與爵俱往到金處水中尚多國自涉水掇取隣伍並聞俱競採之合得十餘

斤國白言於相相言太守太守遣吏收取遣掾奉獻具言得
金狀十二年詔書曰視將金價异國等金直
西陽雜俎云太原縣北有銀牛山漢建武二十四年有一人
騎白牛蹊人田田父訶詰之乃曰吾北海使將看天子登封
遂乘牛上山田父尋至山上惟見牛跡遺糞皆銀也明年世
祖登禪焉
苻堅建元元年長安樵人於城內見金鼎走白堅戢取到化爲
銅鼎入門又變成大鐸異苑
魏志云繁昌縣授禪石碑中生金表送上羣臣盡賀酉陽雜
俎云潁陽碑魏曹受禪處後六字生金蓋司馬氏金行明六
世還魏也
晉懷帝永嘉元年項縣魏豫州刺史賈逵石碑生金可採人
咸鑿取以賣賣已復生此江東之瑞也先師云應在石氏一
云金不從草羣盜起也王隱晉書
庾冰令郭璞筮其後嗣卦成曰卿諸子竝當貴盛然有白龍
者凶徵至矣若墓碑生金庾氏之大忌也後冰子蘊爲廣州
妾房得一白狗子身至長而弱將出示人忽失所在又墓碑
生金俄爲桓溫所滅晉書

夏侯孜開貞陵於堅石中得金釵半股其長如掌秘笈
清河王覃初爲清河世子所佩金鈴欻生隱起如麻粟者祖
母陳太妃以爲不祥毀而賣之占者以金是晉行大興之祥
覃爲皇亂是其瑞也毀而賣之象覃見廢不終之驗也晉書
孫皓時言掘地得銀長一寸廣一分刻上有年月於是改元
爲天策吳志
唐昭宗文德二年正朔御武德殿有紫氣出於昭德殿東隅
鬱鬱如烟令大內留後司尋其所出得金龍子一枚長五寸
許羣臣稱賀請改元爲龍紀元年大唐雜記
南史載梁元帝幸玄洲苑見大蛇盤屈於前羣小蛇繞之竝
黑色帝惡之宮人曰此非怪恐是錢龍帝以錢千萬鎮其處
以厭之按地鏡圖云金寶化爲青蛇故事類賦云入夜方驚
於白鼠積年或化爲青蛇井邊之黃鳥初飛壁下之高冠乍
出
河南開封有丹客之婦懷娠甚巨動躍間晷似雙胎丹客語
婦曰若生二男當名虎四虎五一日欲出天若雨狀謂妻曰
晴霽可耶雨具可耶妻未答則腹中朗應無雨丹客驚問之
曰虎四也言未竟又聞有應聲則曰虎五也自後每言必驗

一日謂丹客曰汝所爲竟煉不成金銀必須爐如何置火如何候擊如何辨又曰如何如何乃毛也如何小點化如何大點化待吾母爲之可也丹客如言行之火然硫黃偶客至門室既不深廣而客又不行其婦與二兒俱曰黃氣逼人柰何柰何至夜薰蒸死世今有小點化術謂其傳也豈天怒其洩故滅其口耶然竟不知何怪也七修類稿

張士甯居咸平縣豪有力性嗜雞子日食十數以爲常其主典庫冀五郎者每爲畜之一旦冀方探篋取之一自篋中直上升至士甯庖舍而墜氣若黑霧其臭熏烈家人驚異聞火起堂廡帑藏須臾而盡帝蓄皇祐錢萬貫謂之鎮庫錢焰起爲烟燄而去不復銅滓冀尋服砒而卒

搜神記曰常山張顥字智明爲梁相新雨後有鵲飛翔近地令人擿之墮地化爲圓石顥命椎破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顥以上聞藏之秘府靈帝光和元年顥爲太尉

述異記云洞庭山上有天帝壇山山有金牛穴吳孫權時令人掘金金化爲牛牛走上山其跡存焉故名按地鏡圖云金之精爲牛

古龜茲國王阿主兒者有神異力能降伏毒龍時有賈人買市人金銀寶貨至夜中錢並化爲炭境內數百家皆失金寶王有男成阿羅果謂王曰此龍所爲也龍居北山其頭若虎今在某處眠耳王乃易衣持劍默出至龍所竟乘伏之諾皐記

荆之清水穴口傍義與十二年有羣兒浴此水忽岸側有錢出如流沙因競取之手滿置地錢隨復去乃衣襟結之然後各有所得流錢中有銅車以銅牛牽之勢甚迅速諸童奔逐掣得車一脚錢行時貫草輒便停破竟不知其所往諾皐記

幽明錄云巴邱縣有金岡上二十里有黃金潭潭上有黃金瀨晉建元中有漁父垂釣於此得一金鎖引之遂滿船忽金牛出聲貌犇壯釣者駭懼牛奮躍還潭鎖斷猶得二尺南海古蹟記云金牛潭在增城南本增江水潭有金牛晉羅公釣得金絆牛從絆出見人復投斷其絆得一尺義熙中周靈甫勇掣得三尺又括異志云秦淮牛渚津水極深洞人見一金牛形甚瑰壯以金爲鎖絆按三事當是一事傳聞志怪而異其說耳震手記羅公作常安斷絆得數尺

翁窕以古錢一梅贈叔艮青綠色徹骨而凸起叔良時置袖間一日錢忽瑩潤而小凹明日則又青綠凸起心甚異之後

與翁兗言皆同𥁋翁兗有二古錢留一贈一自後察之張藏者隻日則青綠而凸姜藏者隻日則瑩潤而凹乃二錢有靈能自來去也本傳

永康王㢊井上有一洗浣石時見赤氣有胡人寄宿忽求買之未及庋錢子婦孫氏覩二黃鳥闘於石上疾往掩取變成黃金胡人不知索市愈急既得撞破石內只二空鳥處異苑

漢武升望月臺有三青鴨羣飛俄而止於帝臺日色已暝青鴨化爲三小童皆着青綺文襦各握鮫文大錢五枚置帝几前身止而影動因名曰輕影錢洞冥記

宋甯宗慶元二年吳縣金供鄉銅錢百萬自飛宋史

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漢書

雩都縣西沿江有石室名夢口穴舊傳常有神雞色如好金出此穴中奮翼回翔長鳴響徹見人輒飛入穴有人耕此山望見金雞出遊戲有一長人操彈彈之雞遂見便飛入穴彈丸正着穴上丸徑六尺許下垂蔽穴猶有門隙不復容人又有舟子至此遇一人通身黃衣擔兩籠黃紙寄載乞食舟子與之食訖舟至崖下船主乞錢此人不與乃唾盤上徑下崖直入石中舟子知是神異取食器視之見盤上唾悉是

黃金述異記

唐開成初宮中有黃色蛇夜自寶庫出遊階庭光彩熠灼不可掩捕宮人擲珊瑚玦擊之遂并玦亡去掌庫者以聞上令徧搜庫內乃得黃金蛇而珊瑚玦貫其首上熟視之曰昔隋煬帝爲晉王時以黃金蛇贈陳夫人實不知得自何處因覩頷下有隔麽字上𪾢然曰果不失朕所疑隔麽煬帝小字也遂命取玻瓈連環繫於玉蹴之前足其後更不復見以蹴能啗蛇也杜陽雜編

宣帝嘗以車一乘賜霍光悉以金鈸飾之每夜車轄上金鳳凰飛去莫知所至南郡王君仲羅鳥得一小鳳子入手便化成紫金羽翅宛然足可長尺餘守車人云金鳳凰常夜飛去曉則俱還今不還恐爲人所得光甚異之具以列上後數日君仲詣闕上金鳳凰子帝疑以置承露盤倏然飛去直入光家車轄上帝取其車每遊行輙乘之續齊諧記

西域蓄處中國以至夏契丹交馳罔不在鄯郭今青唐是也貨到每十橐駝稅一如是稅六十年寶貨不貲惟珍珠翡翠以櫃金玉埋之土中元豐末年官軍下青塘皆爲兵將所有縣官十不一二王贍以馬駝真珠每線長六尺象犀以粗重

棄勿取中途有旨搜撿凡戰兵所挾投之黃河惟環慶一官露袒語曰我殺人得之有死而已吏不敢問王曜在房陵賣金皆佛臂脆金不精土人不售一日出一手斷之納諸煎器鼓橐久之既出金在掌而手完如故贈匠大駭至今呼瞻爲歌利王 畫墁錄

唐武宗好仙術有方士趙歸眞云飛鍊中須得生銀詔使于樂平採取無所得歸眞齋醮數朝寫御書置巖穴間俄有老人杖策而至曰山川寶藏蓋因有道而出明主以修眞爲念是何感應不臻明旦當從所請語訖莫知所之是夕有聲如

雷山礦豁開數丈銀液釜然湧出與人用之 劇談錄

南唐女冠耿先生每止元宗卧內常掬雪爲鋌爇之成金指痕隱然猶在又因宮人掃除取箕中糞壤燒爲白銀開寶中金陵內庫猶有耿先生糞壤銀元宗常購眞珠數升欲得員者先生曰易致也就取小麥淘洗以銀釜炒之勻員皆成蚌胎 南唐書

梅妃除夕與宮人戲鎔黃金散瀉入水中視巧拙以卜來年否泰梅妃一瀉得金鳳一隻首尾足翅無不悉備 娜嬛記

王詡仕梁爲南康王記室亡後數年妻子困乏歲暮詡見形謂婦曰卿乏衣食妻因與之酒別而去詡曰我若得財當以相寄後月小女採得金指環一雙 集靈記

韓滉鎭浙西威令大行浙右進錢船溺篙工募人漉出兩辦不得帝以錢損其數滉自至津部視之乃責江神因得其錢滉指曰此錢既非從水波得者問吏吏具實對復以實投詞詬責俄然一緡浮出波上乃取之 獨異志

台州有民姓王常祭廁神一日見着黃女子問何許人答云廁神也感君敬我今來相報乃曰君聞螻蟻言否主謝之曰非惟鄙人自古不聞此說女遂懷中取小合子以指點少膏

如口脂塗王右耳下戒之曰或見蟻子側耳聆之必有所得良久而滅王明日見柱礎下群蟻紛紜憶其言乃聽之果聞蟻語云移穴去煖處傍有問之何故云其下有寶甚寒住不安王候蟻出訖尋之獲白金十鋌即此後不更聞矣 靈應錄

韋思玄求鍊金術一日有若士辛銳來謁病癃潰血且甚韋方會客居士遂溺於筵上客怒皆起銳亦告去忽爾不見視其溺乃紫金液也光彩燦然客有解者曰辛屬金兌西方亦屬金銳其金精乎 括異志

寶曆中酉陽人見釣魚師有魚腦貫黃丈甕而市之及食至

脊□出金釵一隻長六寸 記事珠
唐貞元中有一丐者自稱姓胡名媚兒所爲怪異丐求日獲
千萬一旦懷中出一琉璃瓶子可受半升表裏烘明遂置席
上謂觀者曰有人施與滿此瓶子則足矣瓶口大如葦管有
人與之百錢投之琤然有聲則見瓶間大如粟粒從有與千
錢投之如初又有與萬錢者亦如之有好事者與十萬二十
萬皆如之或有以驢馬入之瓶中見驢馬皆如蠅大動行如
故須臾有度支兩稅綱自楊子院部輕貨數十車至駐觀之
自恃官物乃謂媚兒曰爾能令諸車皆入此中乎媚兒曰許

之則可綱曰且試之媚兒乃微側瓶口大喝諸車輅輅相繼
悉入瓶瓶中歷歷如行蟻然有頃漸不見媚兒乃跳身入瓶
綱乃大驚遽取撲破求之一無所有從此失媚兒所在後月
餘有人於清河北逢媚兒部領車乘趨東平而去時師道爲
東平帥也事見河東記 近世嘉靖乙丑有遊食樂工乘騎者
七人至綿州不詳何許人所持舞襴衫服整潔鮮明拋弋擲
甕殊極奇巧且歌喉宛轉調欲遏雲舉城士紳商賈無不忻
悅搬演雜劇逆宵達旦久而情洽一日謂衆曰今夕改作雜
劇手眼以新觀聽遍索士夫富室陳列珍玩器具織錦彩衣

乃令綿城樂工代司鼓樂至夜闌觀者酣倦益復催迫鼓樂
喧震作雞鳴渡關七人以次入甕火之寂然破甕索之了無
所得攜去金銀不止數百兩惟司鼓樂者枉受刑罰而已此
與胡媚兒事相類乃知無世無妖變之事也
玄怪錄云隋開皇初廣都孝廉侯遹入城至劍門外忽見四
黃石皆大如斗遹愛之收藏於書籠負之以驢因歇鞍取視
皆化爲金至城貨之得錢百萬市美妾十餘人大開第宅又
近郭置良田別墅後乘春景出遊盡載妓妾隨從下車陳設
酒饌忽有一老翁負大笈至坐於席末遹怒而詬之命蒼頭

扶出叟不動亦不嗔但引滿吹炙而笑云吾此來求君償債
耳君昔將我金去不記憶乎盡取遹妓妾十餘人投之書笈
亦不覺笈中之窄負之而趨疾若飛鳥遹令蒼頭馳逐之斯
須已失所在自後遹家日貧後十餘年卻歸蜀到劍門又見
前老翁攜所將之妾遊行儐從極多見遹皆大笑問之不言
逼之又失所在訪劍門前後並無此人竟不能測
馬湘字自然有道術常於遍身及襪上摸錢所出錢不知多
少人有收取頃之復失常於江南刺史馬植坐上摸出青銅
錢投井中呼之即出 續仙傳

陳復休號陳七子多變化術呂明命劭仿常師事之將赴任留錢五千爲復休市酒笑而不取曰吾金玉甚多恨不能用耳以鐵授仿使之劚地不二三寸金玉錢貨隨劚而出曰人間之物固若是矣但世人賦分有定不合多取若吾用之豈有限約乎 仙傳拾遺

韓文公愈有疎從子姪自江淮來公問所長云善卓錢試令爲之極一錢條尺餘自裝內卓三百六十錢一一穿之無差失者

唐穆宗嘗於殿內種千葉牡丹及花始開香氣襲人一朶千葉大而且紅上每覩芳盛歎人間未有自是宮中每夜

即有黃白蝴蝶萬數飛集花間輝耀達曙宮人競以羅巾撲之無不獲者上令張網於宮中遂得數百於殿內縱嬪御追捉爲樂遲明視之則皆金玉也其狀工巧無比內人爭用絲縷絆其腳以爲首飾夜則光起於粧奩中其夜開寶廚視金屑玉屑藏內將有化爲蝶者宮中方覺焉 杜陽編

內侍李舜家爲雷所震火從窗出其雜貯金錢銀錫器皿悉鎔流在地有一寶刀亦鎔爲汁而室尚儼然 夢溪筆談

廣陵賈人以柏木造什器百餘事製作甚精費已二十萬往建康鬻之晚至瓜步遇風泊山下頃之有巨舟其中空空唯篙工三人乘之亦泊於側賈疑其爲盜也將何夜而劫我乃登岸入深林避之俄而風雨雷電崇覆舟所岸上則星明了然食頃雨止雲散見巨舟稍稍前去乃敢歸舟中所載柏木器都不復見餘物皆在巨舟猶在東岸有人呼曰爾無恨當還爾價賈人所載既失復歸廣陵至家已有人送錢三十萬置之而去問其日即泊瓜步之明日也 稽神錄

郭承嘏嘗寶惜法書一卷每攜隨身初應舉就雜文試天尚早緘置篋中及納試而誤納所寶書帖歸於燈下啟篋見程試宛在計無所出來往於棘闈門外見一老吏詢其試事具

以實告吏曰某能換之然某家貧居興道里倘換得願以錢三萬見酬承嘏許之逡巡齎程試入而書帖出授承嘏明日自攜錢詣興道里詢吏姓氏吏家人出云主父死三日力貧未辦周身之具承嘏驚歎方知棘闈所見乃鬼也遂以錢贈其家 尚書談錄

日南之南有淫泉之浦時有鳧雁色如金羣飛戲於沙瀨羅者得之乃真金鳧也昔秦破驪山之墳行野者見金鳧向南飛至淫泉寶鼎元年張善爲日南太守郡民有得金鳧以獻者善博識多通考其年月是秦始皇墓中物 拾遺記

李勉鎮鳳翔有屬民耕田得馬蹄金一甕送於縣署公牒將置府庭邑宰喜獲茲寶欲自以為殊績慮公藏主守不嚴因寘私室信宿與官吏重開視之則皆土塊矣甕金出土之際鄉社悉來觀驗及是靡不驚駭以狀聞府主僉謂邑宰計換之遂遣曹吏就鞫詰辱既甚遂以易金誣服時袁相國滋在李公幕中甚疑此事便請為公詳之李公曰換金之狀極明若言奇訝當別有所見非判官莫探情偽袁曰諾因令移獄於府中察問乃令閱甕間得二百五十餘塊詰其初獲者即本質存焉遂於列肆索金鎔寫與塊形相等既成始秤其半已及三百斤矣詢其負擔人力乃二農夫以竹舁至縣境計其金大數非二人以竹擔可舉明其即路之時金已化為土矣於是邑宰洎雪李公歎服

海西太和中會稽山陰縣起倉鑿得兩大船船中有錢皆輪文時日向暮鑿者馳以告官官夜遣防守甚嚴至明旦失錢所在惟有船存視其狀悉有錢處（異苑）

河南濟瀆祠相傳神通人假貸祠有二大池凡欲假金者禱於神以致決之神許則以契券投池中良久有銀浮出如其數貸者持去貿易利市加倍如期具子本祭謝而投之銀沒而原券浮如人間式亦有中保若神不許則投券復浮牛馬百物皆可假借投之復出故不死也常有不能償者以盒子盛其兒投之俄頃盒浮兒活於中蓋神鑒其誠憫而弛其償也見祝允明語怪郡公譚纂云乃伏機耳洪武間山西張姓者曾假其制為之以為客飯是亦巧術者作以顯神傳流至今耳又四川黃陵廟有一琴如朽木傳為魯般所造人以一指抉之取能自行或云此即運瓶之術蓋道流假此以神施捨耳二事理或然也

神龍中襄陽將鑄佛像有一老姥至貧營求助施不得姥有一錢則為女時母所賜也寶之六十餘年及鑄像時姥持所有因發重願投之爐中及破爐出像姥所施錢著佛胸臆因磨錯去之一夕錢又如故僧徒驚異錢至今存焉（紀聞）

近世有一人旅行商鄉之郊初與一人同行數日忽謂人曰我鬼也為家中明器叛逆日夜戰鬭欲假一言以定禍亂於君亦有益會日晚至一大墳鬼指墳言是已塚君於塚前大呼有勅斬金銀部落如是畢矣言訖入塚中人便宣勅須臾聞斬決聲有頃鬼從中出手持金銀人馬數枚頭悉斬落謂人曰得此足一生用以報恩耳人至西京為長安捉事人所

告縣官云此古器當是破塚得之人以實對縣白尹奏其事發使開塚得金銀人馬斬頭落者數百枚廣異記

長沙西南有金牛岡漢武帝時有一田父牽赤牛告漁人曰寄渡江漁人云船小豈勝得牛田父曰但相容不重君船於是人牛俱上及半江牛糞於船田父曰以此相贈既渡漁人怒其污船以橈撥糞棄水欲盡方覺是金訝其神異乃躡之見人牛入嶺隨掘之莫能及也湘中記

虞上魏全家在縣北忽有一人着孝子服皂笠手巾掩口來詣全家語曰君有錢一千萬銅器亦如之錢在大柳樹下取之當得於君家大不吉僕壽爲君取此便去自爾三十年遂不來全家亦不取錢搜神後記

貞觀中岑文本下朝於山亭避暑忽有扣山亭院門者云上清童子元寶忝奉自言僕自漢朝而果成本生於吳已得不凝滯之道遂爲遷遷進見漢帝帝有事擁遏教化不得者無不相問僕常與方員行下皆得通暢由是累世相眷王莽亂遂出外方所至皆沐人憐重自漢成帝時遂厭人間戸解去或秦或楚不常厥居聞公好道故相謁耳文本詰以漢魏齊梁間事了了如覩因言史傳間屈者虛者亦甚多文本曰吾

子冠帔何異曰道在於方員之中僕外服員而心方正相時之儀也又問曰衣服皆輕細何土所出曰此上清五銖服又問曰比聞六銖者天人衣何五銖之異對曰尤細者則五銖也談論不覺日晚乃別去纔出門而忽不見文本知是異人每下朝即令何之到則話論移時後潛伺於院墻下瞥然而沒乃命工力掘之三尺至一古墓墓無餘物惟古錢一枚方悟上清童子是青銅名元寶錢之文也外員心方錢之狀也青衣銅衣也五銖服亦錢之文也漢時生於吳是漢朝鑄五銖錢於吳王也文本錢帛日盛至中書令十年忽失古錢所在文本遂斃博異記

史稱文本雅性節儉不治生產自云漢南一布衣以文墨位宰相俸已爲過况殖產業其言知足近道似無錢癖此云錢帛日盛豈上清童子故敗所守乎

程迥者伊川之裔紹興八年居臨安之前洋街門臨通衢垂簾閉戸一日有物如燕飛入倚堂壁家人視之乃一美婦長可五六寸容服嚴麗見人殊不驚畏小聲歷歷可辨自言玉真娘子偶至此亦非禍君君能奉我當有利喜迥家乃就壁爲小龕居之晨夕焚香供養頗言休咎事皆驗好事者求觀

必輸百錢方啟龕至是絡繹家遂小康期年飛去不知所在
瓦藏志
桐廬有徐君廟吳時所立左右有爲劫盜非法者便如拘縛
終見討執東陽長山縣吏李瑫義熙中遭事在郡婦出料理
過廟乞恩拔銀釵爲願未至當陽有白魚跳落婦前剖腹得
所願釵夫事尋散異苑
晉元興中東陽太守朱牙之忽有老公從妾董牀下出著黃
裳衿帽所出之埳甚滑澤有泉遂與董交好若有吉凶逐以
告牙之兒疲瘧公曰此應得虎卵服之持戟向山果得虎陰

倘餘淩氣使兒灸瞰瘧即斷絕公常使董梳頭髮如野猪毛
牙之後詣祭酒上章於是絕跡乃作沸湯試澆此埳掘得大
蟻數斛不日村人捉大刀野行逢一丈夫操黃金一餅求易
其刀及授刀奄失人所在重察向金乃是牛糞計此乃牙之
家鬼異苑
晉隆安中顏從嘗起新屋夜夢人語云君何壞吾塚明日牀
前亟掘之遂見一棺從便爲設祭云今當移好處別作小塚
明朝一人詣門求通姓朱名護乃言我居四十年非常厚貺
猶感何如今是吉日便可出棺矣從巾箱中有金鏡願以相
助遂於棺頭巾箱中取金鏡三枚賂從忽然不見異苑
海陵如皐縣東城村邊海岸崩壞見一古塋有方頭漆棺以
朱題上云七百年墮水元嘉二十載三月墜於懸巘和蒸從
潮漂沈輒泝流還依本處村人朱護等異而啟之見一老姥
年可七十許一如生人釵髻衣服粲然若新送塟器物悉存
護乃齋酒脯施柩側爾夜夢見姥云向獲名貺感至無已但
我墻屋毀壞形骸飄露今以值一千乞爲治護也置錢便去
明覺果得即用改殯移於高阜異苑
正德丁卯歲八月華容人嚴東鄉居與其季父永潤夜坐月

明中俄見一童子如攜鏹索聲而入東以爲妝兒問之忽不
見東疑不祥急就寢待旦歸是夜搖動不得睡數跌榻下東
愈惶惑昧爽即歸出門行數步至刈稻場上馬卻不進再策
之則馬蹄跑地其童子動視之馬跑處見銅錢如泉湧出方
密令人掘得二筐密來競取潤少予敘遂傷一足東云掘時
鋤每及錢輒湧起莫知其故窖內有鏡一奩簪一簪爲其僕
獲之鏡破於鋤
南林祖塋宋高祖宣義之墓初營地時高祖將鑿池引水至
墓西南夜夢一婦人請曰妾墓在正南所開池處君戒役夫

勿傷吾墓當有厚報次日果於其地得金數塊遂用以營寺至今墓尚存括異志

華亭縣北七十里有澱湖山上有三姑廟每歲湖中率蛟競鬬水爲沸騰獨不入廟中神極靈異寺僧藉以給齋粥向有漁舟艤湖口忽見一婦人附舟云欲到澱山寺及抵岸乃入寺去舟中只遺一屐漁人執屐往索渡錢寺僧甚訝之曰此必三姑顯靈也因相隨至殿中果見左足無屐坐旁百錢在焉括異志

宋至道二年桂陽鎔鍬自成山嶽先師云是爲僞金

光獻后在母家時與羣女共爲撚錢之戲后一錢獨旋轉盤中凡三日方止

資州趙嫗業乳醫夜聞扣門方出忽爲人負去行如風至石崖下語趙曰爾無畏吾虎也吾妻方產能全吾妻當謝爾黃金入穴見牝虎坐蓐趙爲收得虎子即負趙歸明夜聞人呼曰謝救妻子五里外虎殺一僧衣下黃金汝取之平旦如言往果得金虎苑

羅浮先生軒轅集列辭上歸山自長安至江陵於一布囊中探金錢以施貧者約數十萬中使從之莫知其由既至中路

忽亡所在使臣惶恐後數日南海奏先生歸羅浮矣先生又能以桐竹葉滿手挼之悉成錢杜陽編

鄂州貴部樓下有石光徹名曰石照其右巨石世傳以爲仙人洞也一守關老卒每晨興即拜洞下一夕月如晝見三道士自洞中出吟嘯久之將復入洞即從之道士曰汝何爲耶卒具言所以且乞富貴道士曰此洞門石速拖一塊去卒持而去石合無從入矣明日視石黃金也鑿而貨之衣食頓富爲隊長所察執之以爲盜也卒以實告官就其家取石至郡則金化矣非金非鉛非玉非石至今藏於軍資庫中子瞻有詩記之聞見近錄

宋慶元三年袁州鍛鐵人黃念四有女年十六入市買歷逢一道人乞錢女解衣帶上兩錢與之夜夢此道人來謝與藥一丸云令汝化爲男子女服之覺小腹痛甚未久遂具男子形體夷堅志

豫章逆旅梅氏頗濟惠行旅有一道士曰陳師恒往來其家梅厚待之一日陳言設齋借梅新甆器二十事並邀梅往云可大寶洞前相訪明往造之延食一蒸嬰兒又進一蒸犬子梅皆懼而不食道士自啖之歎曰此千歲人參枸杞也公分

不得仙耳取非盜還之悉變爲金錕道士遂不復見稽神錄

淮南萬畢術云青蚨還錢高誘注云以母血塗八十一錢子血塗八十一錢置母用子置子用母皆自還故人謂錢爲青蚨也搜神記云南方有蟲形似蟬而大名曰青蚨異物志云得其子以歸母飛就子殺以塗錢錢用去則自還擬諸說則今人畜青蚨數十可立致錢數億萬用之不竭又商賈得錢各用血塗之錢安得復飛青蚨雖欲左右袒不可得其勢必兩窮無疑也當知蚨有牝牡此爲牡故從夫猶鱟魚得雌則雄隨至相思鳥畢一放一一必還來俗恐錢散不再聚取循環孳生之義故子母借名非實有是事也果有之則亦妖物矣

新羅國有第一貴族金哥其遠祖名旁㐌音移佫種有弟一人甚有家財旁㐌因分居乞衣食國人有與其隙地一畝乃求蠶穀種於弟弟蒸而與之旁㐌不知也至蠶時止一生焉日長數寸至熟時遂長數尺旁㐌怒殺其蠶經日四方百里內蠶悉飛集其家國人謂之巨蠶意其蠶之王也四鄰共繰之不供穀惟一莖植焉其穗長尺餘旁㐌常守之忽爲鳥所折啣去旁㐌逐之上山五六里鳥入一石罅日沒徑黑旁㐌止石側至夜半月明見羣兒赤衣共戲一兒曰汝要何物一曰要酒小兒出一金椎子擊石酒及鐏悉具一曰要食又擊之餅餌羹炙羅於石上良久飲食而去以金錐插於石罅旁㐌大喜取錐而還所欲隨擊而辦因是富侔國王常以珠璣贍其弟弟云我或如兄得金錐也旁㐌知其愚不可諭乃如其言弟蠶之只得一生如常復求穀種之一莖植焉將熟亦爲鳥所啣其弟大悅隨之入山至鳥入處遇羣鬼怒曰是竊我錐者乃執之謂曰爾欲爲我築墻三版乎欲鼻長一丈乎其弟請築三日饑困不成求哀於鬼鬼乃拔其鼻鼻如象而歸國人怪而聚觀之慙恚而卒其後子孫戲錐求狼糞雷震失錐酉陽雜俎

定命第八

莫致而致

漢時翁仲孺家貧力作居渭川一旦天雨金十斛於其家於是與王侯爭富今秦中有雨金翁世世富 神異經

魏郡龐儉因亂失父時儉三歲母攜抱轉客廬中一日鑿井得錢千餘萬遂至巨富多置奴婢堂上宴客作樂有老蒼頭竈下竊言曰堂上母我婦也婢以告母母問其故對曰我婦姓艾字阿安足下有黑子腋下有瘕 寄肉也 母曰我翁也因抱頭而泣復為夫婦時人謠曰盧里麗公鑿井得銅買奴得翁 風俗通

後漢中興初有應嫗者生四子而寡嫗見神光照社以問卜者曰此天符也子孫其興乎乃於光處探得黃金自是諸子宦學有名至瑒七世通顯 孝子傳

晉孝武永和九年陽穀民得金勝一枚長五寸狀如織絲家遂大富按金勝仁寶也不斲自成光若明月 玉海

雲安龔播販蔬菓自業結廬江邊一夕風雨晦冥見江南有炬火呼渡船濟急播獨棹而往至則執炬者仆地視之金人也長四尺餘播即載歸經營販鬻不十餘年遂為三蜀大賈 河東記

江南陳諮尚書言其叔父某昔在鄉里好為詩呈人謂之陳舍人比樂天也性疎簡喜客嘗有兩道士 黃衣一白衣 詣陳求宿舍之廳事夜聞二客牀壞有聲若無人者秉燭視之其一亡去其一 白衣 臥壁下乃銀人也 稽神錄

海陵黃尋家先貧困一日大風雨散錢飛至其家觸籬圍誤落無數餘處皆拾得後富至數千萬擅名江北 異錄

京兆長安有張氏獨處一室有鳩自外飛入其懷探之失鳩而得一金鉤遂寶之子孫漸富貲財萬倍 搜神記

晉義熙初有虹飲於晉陵薛願釜澳噏響便竭願輦酒灌之隨投隨咽便吐金滿釜於是災弊日祛豐富數臻 異苑

弘農楊子陽聞土中有聲掘得玉純長可尺許屋棟間乃自漏秫米如此三年晝夜不息米墜既止忽有一青蛇長數尺住在梁上每落糞輒成碎銀子陽獲銀米遂為富兒鍜銀作器貨賣倍售餘家市者隨以破滅 異苑

郴積字德封勤苦為學夜燃木葉以代燈中夕聞窗外有呼者積出見之有五六人各負一囊頃於屋下如揄笑語曰與君為書糧勿憂業不成明旦視之皆漢古錢計得百二十千

綜其業宋明帝時官至太子舍人 獨異志
元和初洛陽村民王清傭力得錢五鐶因買田畔一枯栗樹將爲薪以求利經宿爲鄰人盜斫創及腹有黑蛇舉首如臂語人曰我王清本也汝勿斫其人驚懼失斤而走及明王清率子孫薪之復掘其根根下得大瓮二散錢實之清因是獲利十餘年而巨富遂甃錢成龍形號王清本 酉陽雜俎
饒州有錢倉石石形如倉囷昔漁人夜泊石上忽見石開竅其中有錢取之盈艇因名錢倉 鄱陽記
李杲字明之其祖貧時夜坐讀書有一女子從室西地中出

錢神志　卷三

與杲祖坐談甚久少頃漸以身親杲祖杲祖屹然不動將告去杲祖問曰汝是何神何鬼耶女子取筆書几上曰許身媿比雙南遂復入地中已而閱予矣詩始悟其爲金也掘之得金一筩筩上壓一石石面刻云金一筩界李氏孫以醫名後世後杲從張元素學醫術盡得其業號東垣先生 嘉蓮燕語
餘杭人沈縱家素貧與父同入山得一玉豚從此所向如意田桑茲收家遂大富 幽明錄
張太者少破產行丐遇父之故人王四老與之十金曰以是貿易毋妄費費則貧在膏肓矣太感泣用以貿米數月至二

倍翁知其勵行命偕族子持千金販木荊南一夕散步月下見一缸自遠浮至其行如飛中若有物以手攬之力不勝各得脫死三寸而去漫置於橐行至山東假宿田舍是夕月明二子行庭際見簷下一缸新缺二處潛以所得合之無隙乃大驚詫主人翁聞其言出呼曰子非京師張太乎太益駭疑問不肯言遽具壺觴延二子盡醉賓明二子求去翁留愈堅午晏亥因屏人語曰老夫賴天錫於此月中掘得白物一缸即昨夕所見者中一牌刻云銀五百兩歸北京張太敬事人祖見不諱見君於此遂舉一囊還之如元額翁復出五十金

錢神志　卷三

爲贈太不肯受翁乃與媼造餅九十枚枚置一金贈別而去二子行二十里渴甚見一女子持漿餉田傍饁乞之婦無難色太感其意以五十餅酬之婦喜先與所拖兒一枚餘携歸田所示夫夫曰頃若翁六十坐貧無物爲壽今得此餅弁二雞餽之且乞五金以甦困婦如言造父家即掘銀翁也女出雞餅陳於堂翁愕然問所自來女曰路人所遺且白增言乞貸翁笑曰人與汝五十金不受顧求假乃公耶女不諭翁曰餅中銀吾以還戚友者乞漿人是也女愕然取兒手中餅擘之空如也翁媼益駭問之子婦云昨倉卒中失銀一星早間

得之酒甕下恐大家嗔故不敢白翁乃嘆曰彼不受而吾強
贈此徒受而仍以見歸物有定數如此因助女十金而遣之
姑蘇南三以捕魚爲業夜起見一大缸浮湖而來有火光漸
近舟以手挽之缸裂去僅得一片因置舟中捕魚賣於某宅
見庭下有裂缸心訝之歸持所得片合之即此缸裂者也因
大驚嘆其家遂問曰汝是南三否曰然因出銀三大錠與之
上有南三字重數百金蓋其家自園中掘出銀各有記務也
兩家皆成巨富至今號其人爲缸片南三此與張太事類豈
一事而異紀耶抑世間異事倘有相類者耶

雲南大理府城南蒙氏有女欲爲擇配女曰父王擇配非天
婚也我欲倒坐牛背任牛所之不問貧富貴賤牛入之家即
嫁之王從其請至一委巷牛側其角而入見一樵者女曰此
吾壻也王聞之大怒絕女弗通一日壻問首飾何物曰金也
壻曰吾樵處甚多此物頃之載歸皆金磚也王嘗使人難之
曰汝能作金橋銀路吾當來訪果作以迎王王嘆曰信天婚
也後名其地曰轆角莊廣輿記
洪武乙卯南畿御庫錢忽飛出側立於民間屋瓦上家家各
以竹幾穿其孔或得一二十文又一日廣積庫銀每錠數百

觔重亦皆庫左飛出莫知所在久之有書生夜行見田中光
起與之就其地標記而去明早尋標掘土尺餘見白金一錠
大不能舉歸約十八人並力舉之上有廣積字衆分不得只
聞於官以聞上上曰此銀已失三塊此塊天賜儒生者也
即命賜之與同掘者命給傭僱錢而已
于蔭伯教諭銅陵時有王姓民先富後貧遺空倉數十間一
夕聞風雨聲晨起視之則倉皆穀實之矣而穀每粒有二微
翼如糠粃然諸廷珮云在山東日薄暮空中翛然有聲衆曰
錢飛矣明日詢之城隍廟後某家得數萬錢始信蝴蝶蠡苑

樹非虛誕也

太守不致富

劉伯龍少家貧及長歷位尚書左丞少府武陵太守而貧益
甚一日在家慨然召左右商什一之方忽見一鬼在傍撫掌
大笑伯龍乃嘆曰貧固有命耶乃復爲鬼所笑也遂止南史

宰相不致富

唐宰相盧懷慎清儉不營產業雖隆貴得祿賜散於故人親
戚輒盡妻子猶饑寒也既屬疾宋璟等候之見敝簀單席門
不施箔引席自障日晏設食蒸豆兩器酒數杯而已及治喪

家無留儲老蒼頭請自鬻以舉喪明年帝校獵鄠杜間望見懷愼宅環堵庳陋若有營者馳使問焉報曰懷愼大祥也帝泣然爲罷獵賜縑帛過其墓碑表未能立停蹕流涕命蘇頲爲文帝自書之先是懷愼卒夫人崔氏止其兒女哭號曰公命未盡我得知之或問故曰公與張說同時爲相說納貨山積而存公毫賂不留而亡冥報豈虚也耶及宵分公果甦左右以夫人之言啟陳公曰理固不同冥司有三十爐日夕爲說鼓鑄橫財我無一焉烏可並哉言訖復絶吁是固命矣然張說二子竟不令終而盧公名德載世子奕至中丞死節贈

貞烈子奐爲陝州刺吏清廉有聲帝親題贊廳事襃之奕子杞爲宰相使杞稍求世德慶猶未艾也豈非積厚者宏施歟恨祖父廉苦清白爲杞一人用盡耳又李嶠龜息袁天罡謂其貴壽而不富尚方賜寢帷御之則終夕不寐婁師德性自不貪使其取錢必敗張景藏謂馮元常於相法取錢愈多則官愈進此與盧張事同貧富信有定命歟

名卿不能富人

范文正守饒有書生上謁自言平生未嘗飽天下寒餓無如某者時盛稱歐陽率更字薦福寺碑墨本直千錢文正欲打千本使售於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時人語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

天子不能富人

鄧通得幸於文帝賞賜巨萬有相通者曰當貧餓死帝曰能富通者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通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及帝卒景帝之世通免家居人告通私出徼外鑄錢下吏盡沒入之通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漢書

唐王無咎好博戲樗蒲鎮文皇微時與無咎蒱戲爭采有李陽之憾焉帝登極咎藏匿不出帝令給使將一緡乎於市買

之潔錢一十千咎不之知也酬錢十八貫給使以聞帝曰必王無咎也遂召至惶懼請罪帝笑而賞之令於春明門待諸州庸車三日並與之咎坐三日屬灞橋破惟得麻三車朝野僉載

天子不能賜人

宋故事宰相薨駕幸澆奠褰帷視尸則所陳尙方金器盡賜其家不舉帷則收去元豐間宰相吳充薨於私第上幸焉夫人李氏徒跣下堂叩頭曰吳充貧二子官六品乞依兩制例持喪仍支俸詔許之然倉卒白事不及褰帷駕興諸司斂器

皿而出計其所直與二子特支俸頗相當因謂官物不可妄得如此

天子悞多賜人

李虛己父貢以廉吏聞虛己喜爲詩曾致堯謂其詩雖工惜音韻猶啞後得沈休文論詩謂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逐稍於格律太宗賞其詩常賜以錢翌日語宰相曰虛己詩思可兼予錢五十緡矣宰相對所予乃五十萬帝知其悞自是詔羣臣以章獻者皆由中書門下閱上之論者謂虛己父子篤行家貧雖人主一時之悞殆天賜也

天帝不能富人

周犨家貧夫婦夜田天帝見而矜之問司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車子財可假之乃與之期曰車子生急還之田者稍富及期夫婦輦其賄以逃路逢夫妻寄車下宿夜生子問名於夫夫曰生車間名車子也自是犨復貧困張衡思玄賦云或輦賄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爲對用此事也神鬼志

仙妻不能富夫

漢黃門郎程偉好黃白披枕中鴻寶作金不成妻方氏因偉爐中承鉏出藥少許投之即成偉大驚曰道在汝處而不早告我何也妻曰得之須緣命偉乃日夜說誘之賣田宅以供衣食其美其心以爲得法則田宅不必患也如此俗腸奈何得仙終不肯告偉乃與其侶謀欲杖廹之妻已先知曰傳道必當得人如其人雖道路相遇當傳之如其非人雖寸斷而支解終不傳也遂佯狂裸而走以泥自塗乃尸解去觀此案者謂偉必不可傳非也既有道心又結仙眷因緣備矣妻且見奇以動之而終不言亦不去亦覘偉心術行詣如何耳乃知妻有道而區區以衣食相餌俗腸癡狀稍有識者鄙之況

仙人乎況爲無賴刼脅乎貪根難鋤俗腸不藥傖之愚亦命定之矣謂必不可傳者亦是也

靈獸不能富人

閬州莫徭以樵採爲事常刈蘆江邊有大象奄至捲之上背行入深澤中有老象卧喘聲甚痛苦徭下於地老象舉足足有竹丁徭曉其意以腰繩捘丁出膿血五六升許小象復捲青艾欲令塞瘡徭摘艾熟挼以塞之盡艾方滿久之病象能起東西行立已而復卧回顧小象以鼻指山呦呦有聲小象乃去頃之得一大牙象遂負人及牙送至本處其牙酷大

載至洪州有商胡求買累加至四十萬舉有他胡見牙色動許酬百萬本胡交爭遂相毆擊白縣白府府詰其由胡云牙中有二龍相躩而立可絕爲簡本國重此者以爲貨當值數十萬萬洪州乃以牙及牙主二胡並進於則天后命剖牙果得龍簡謂莫徭曰汝貌貧賤不可多受錢物賜勅閬州每年給五十千盡而復取以終其身廣異記

神黿不能富人

開光中東京士人以遷歷不給困而無獲徘徊揚州同亭有謝二者狀其失意恒欲恤之謂士人曰無爾悲爲若欲北歸當有三百千相奉及別以書付之曰我宅在魏王地東至池叩大柳樹家人若出宜付其書便取錢也士人如言逕叩大樹久之小婢出問故云謝二令送書忽見朱門白壁婢往却出引見老姥謂士人曰兒子勞君送書令付錢三百千今不違其意及人出已見三百千在岸悉是官家排斗錢而色小壞士人疑駭不知錢何處來用恐有礙因以告官具言始末士人儕甚宜其招禍此亦命耳河南尹奏其事皆云魏王池中有一黿窟恐是耳有勅使擊射之崑崙數十人悉持刀鎗沈入其窟得黿大小數十頭末一黿大如連牀官皆殺之獲

錢帛千計後五年士人選得江南一尉之任至揚州市店前忽見謝二怒曰於君不薄何乃相負至斯老母家人皆遭非命君之故也言訖辭去士人大懼十餘日乃發舟行百餘里遇風一家盡沒廣異記

藥金不能富人

并州張永德五代爲節帥涫化二年敗并州初寓睢陽有書生館居臥病永德療之疾愈生一日就永德求汞五兩即置鼎中煮之成金一日告適淮永德送之因求藥法生曰君當大貴吾不惜此慮損君福耳及後永德爲將屯下蔡淮民中有一僧睥睨永德召之乃睢陽生也復求前術僧曰始語君貴今不謬矣富貴安用此爲宋史

蘇子瞻從事扶風時嘗至一寺有老僧兩目有光謂之曰吾有鍊金之術當傳之子子瞻曰吾不好此雖得之將不能爲也僧曰此方知而不爲正當傳耳是時陳希亮守扶風嘗於此僧求方而不與子瞻曰陳卿求而不與何也僧曰畏其得方不能不爲耳貧道常以方救人輕有爲卽死者有罪喪者有失官者故不輕傳公愼勿以授人如陳卿者也後偶與陳希亮談及陳固求方子瞻授之悔曰某不惜方惜負此僧未

幾陳以賊敗子瞻疑以方故深自悔恨後謫黃州陳子慥在
黃子瞻問其父用此法否慥曰吾父失官至洛陽無以買宅
遂大作此未旬日而病十指皆落又踰年而卒子瞻始信老
僧之言爲不誣也郎仁寶曰余甥孫沈某其翁爛眼以給金
不數年實有家廬妻奴又數年羅綺銀器畢具往來有顯者
人言得燒金術假燒工以遮人耳目耳無何兄弟繼死家隨
以敗其父爲一書告余曰吾兒得此是衣食今獻之於翁少
丐錢穀可乎余因益信張承德陳希亮二人之事矣又子有言
義之富偏之媒也使承德得方未必不沒官而東坡適謗遣

謫岌岌窮途而病死者豈亦嘗試爲此耶 七修類稿

父財子不得用

諸陽伯曰叔與有賈人積銀數百兩貯以甕以金數二股置
其上瘞地中乃出賈於外其子竊見而竊發之視甕中惟清
水一泓耳探之無物遂封瘞如故比父歸發甕取金還其數
不減而家置倒亂詰問其妻不知也後其子稍自言其故衆
皆駭嘆以父之財子猶不得而有之況可非分覬乎

兄財弟不得用

晉隆安二年鄧人朱明孝義立身而家大富與弟同居弟妻

欲棄兄異居明知弟意乃以金帛餘穀盡給與弟惟留空宅
忽一夕狂風驟雨悉吹財物還歸明宅弟與妻遂見鄉里自
盡出乃舍宅爲寺號朱明寺 吳地記

拾金皆神賜

福州王生者來臨安省其兄止宿六和塔下早起大雨如注
山水湧出見空穴中推出金牌六面拾而懷之窺見穴中堆
積金銀無算急以土石窒其穴曰誌其處奔告其兄將往取
之日暮往訪竟無蹤跡仍宿塔下夜夢金甲神人怒而呵之
曰稍君封我金穴已捐金牌六面酬之矣安得復生覬覦其

人驚覺而去 陶宗儀幽怪錄
醴泉民逐白兔失足隧道中頗黯黑有油缸十數皆設關捩
流注最下一缸中凝油不下火熒熒欲滅民爲添之見白兔
在傍乃銀鑄者上有刻字云擬燈人賜銀兔一枚回顧珠貝
爛然懷出輒路迷舍之乃復有門及攜兔出隧門隧閉 稽巳
編
隆慶間龍溪唐六會入海戮比目魚忽椎拔不起潛探之植
入棺中拔起手探得銀一錠因以草塞其孔歸呼子偕不見
棺矣回視所得銀有文曰修船工匠銀五十兩唐故家貧今

稱萬戶矣
裴談爲懷州刺史有樵者入太行山見山穴開有黃金焉可
數間屋樵者喜入穴取金得五鋌皆長尺餘因以石窒穴且
志之又數日往則迷其處樵者頗諳山谷卽於洛城懷州造
開石物鑿鎚數車州符催司戶卻而劫之往往開而談妻有
疾請道家奏章請命道士忽傳天帝詔曰帝詔裴談太行山
天藏與天府私藏天亦愛錢矣兄人乎思之可一笑耳比有
樵夫見之遺金五鋌命其閉塞而愚人貪得將加鎚鑿若開
不休有禍無殺此州司戶與之同心漸急止之妻疾自瘥談

錢神志　卷三　十四

大異之卽召崔問故果符所言乃沒其開石之具妻壽有間
建安有村人乘小舟往來建溪採薪爲業山上忽有數錢流
下尋至山半樹下有大甕錢滿其中而甕少欹故錢流出於
是推正以石搘之取五百餘錢以歸率家人再往將盡取之
而忘其所徘徊數日不忍去夜夢神曰錢有主不可取向甕
欹以五百催汝正之耳稽神錄
唐先天中有田父牧牛嵩山而失其牛求之不得忽見山穴
開錢盈其中田父入穴負十千而歸再往迷失道逢一人謂
曰汝牛値幾何曰十千人曰汝牛爲山神所得已償汝價何

爲復尋言訖不見田父悟乃歸王氏紀聞

拾金有分數

莆田陳客卿居宅臨流其祖母林氏嘗見錢流水面方如席
大者十數引手掐銜一串入告家人出卽不見矣
郎士英僚劉鳴遠釗二人過鉛千廟就籬傍溺見粗紙一團
棄地上郎戲以溺餘瀝之已乃坐於廟門見一丐者過亟以
所拄杖戳所見紙處郎問戳何也丐者曰有小蛇蟠此耳郎
心疑之久少頃見一少年騎馬過輒勒馬下俯地若有所拾
置袖中郎趨問之曰君取何物少年曰誰遺一荷包耳因出

錢神志　卷三　十五

示之乃舊紵繇荷包一面蹋點猶濕一面鐵痕五六處其中
銀一塊僅五六分耳郎具以告三人乃相顧嘆異
又按露書載莆田方子陵見門前亂紙一包丐子拾以拭瘡
行者皆以瘡汚擲之子陵取火焚之紙盡而得金飾賣得五
十金又五雜俎載金陵人有拾鈔於道者歸而視之荷葉也
棄之門外逡巡一荷擔者俯而拾焉故鈔也又輟耕錄載松
江普照寺門首刁鑷胡忽見街上有小片荷葉野卷不已一
人拾至懷中去胡叩之曰汝得何物但欲見之以決所疑及
出示乃至元鈔三十文又同郡夏氏僕嘗見小花蛇盤旋道

左行人捉藏諸袖僕頗訝問其所以則至元鈔二十文也數事絕相類

拾金或吉或凶

宋魯應龍云余家全盛時以東廡爲書塾其西南後爲居民王氏宅王見其家每夜有白衣人出現意其爲祟每夜防之一夕特杖逐至籠側而沒掘之得銀一瓶人無知者遂以此經營他之得小康焉又李園者以種圃爲業貧甚一日揮鋤忽糞土中有聲掘得一甕皆小金牌滿其中李得之遂鬻皿貨易爲他人所發聞於官備極笞楚半爲他人所得無復一

存括異志

葬貲償債豫定

汴州民趙懷正任光德坊大和三年一日有人携石枕求售趙妻賀以一鐶獲焉趙夜枕之覺枕中如風雨聲因令妻及子各枕一夕則無所覺趙枕復然喧悸不得眠其子請碎視之趙言脫碎之無所見是棄一百之利也待我死爾必破之經歲餘趙死妻毀視之中有金銀各一鋌如模鑄者所凹銑處其模似預曾斲入枕無縫隙不知從何而入也鋌各長三寸餘闊如巨指遂貨之辦其殮及償債不餘一錢朝野僉載

官俸神所司

四川資縣鄧繼川自云爲給事時其戚某曰君方入仕切忌苟利余巡按雲南時至一地身如芒刺不可睡意恐有冤欲訴秉燭獨坐突有一人在前叱之不去曰我爲君守財神也待君久矣余曰金何在神指座下果有白金千兩因詰之曰吾爲御史何能將此能爲我送歸否神曰但須鄉貫票帖耳如言寫帖焚之人遂不見及至復命時有同年某主事丁憂居家因以保舉一官爲言曰謝金五百兩請公受二百余難之主事曰不受是欺我否則未必留心耳余不得已乃受歸

家數日夜靜辦牲酒將禱前事則前神復至出其金只八百兩余問之則曰前某主事金是也悚然媿謝未嘗告人今年八十爲君洩此以見有定分耳鄧因語幕僚鄭彥克時嘉靖戊戌年也聞然錄

趙衛公雍微時貧甚母在無以卒歲夫妻對泣次日因掃地拾銀一錠重二十五兩因此稍活後登相位例賜銀百錠既受皿缺其一將以次日詰守藏吏夜夢左藏庫神曰某年某月日相公先借用一錠覺而記之則年月蓋拾銀之時也

范文正公初家極貧常得埋金而不取也已爲相歸有求施

造寺者欲出前金什之則無有矣只有契並書歷仕祿入如其金數然則服貪所得均不越應分中而順者遂收之逆者捷得之究竟亦臨若霄壤焉人宜如何從哉

蘇東坡少年讀書金山寺治床下土見白銀一大瓮以土埋之語僧曰吾得官當修建寺宇後數年舉進士命家人掘前銀修寺命僧計數留後為驗十年東坡辭官歸家與僧較其數則與所得俸祿相同也

陌末一書生居太原苦貧所居抵官庫因見有錢數萬貫遂欲掘擊見一金甲人持戈曰此尉遲公錢也汝要錢須取尉遲公帖來書生訪求至鐵冶處有尉遲敬德者方袒露蓬首鍛鍊之次乃前拜之公問曰何故曰乞錢五百貫以濟貧困尉遲怒曰打鐵人安得錢生曰足下若能哀憫但乞一帖公不得已令生執筆曰錢付某五百貫具年月日署名書生持去至庫復見金甲人令繫於梁上取錢五百貫而去後敬德佐太宗有天下賜錢一庫開庫欠五百貫將罪主者忽於梁上得帖視之乃打鐵時所書也累日驚嘆求書生厚贈遺之

官祿神預告

唐杜思溫善鼓琴多遊公卿間嘗從賓客夜宿苟家嘴中夜

山月如晝同遊皆醉思溫獨攜琴臨水閑泛忽值叟支頤來聽思溫遽罷琴而起老人曰少年勿怖余是秦時河南太守梁陟也遭難身歿於此平生好琴聞君絃軫清越故來聽耳知音難遇無辭更為我彈之思溫奏為沉湘老人曰此弄初成吾常尋之其間音旨稍異此思溫因求其異隨正之聲韻涵古又多怨切將人莫之聞也叟因謂思溫曰君非太學諸生乎曰然叟曰君何不求名譽而常為王門伶人乎思溫竦然受教且問窮達事叟曰余之少子主管人間祿籍嘗為君問之此後二日當再會此至期思溫往叟亦至焉乃告曰惜哉君終不成名亦無正官然有一段祿在巴蜀一十九年俸入不絕但慎勿為武職當有大禍非禳所免誌之誌之言訖不見思溫明年下第遂罷舉西遊成都以藝謁韋令公公甚重之累署要籍隨軍十七八年所請雜俸月不下二萬及娶大將女車馬第宅甚盛妻父嘗欲思溫在轅門思溫記老人言輒辭不受後二日咨請韋令公遂補討擊使牒出方告不敢辭當求為遣使竟不果及劉闢反思溫在鹿頭城城陷為官軍所殺 前定錄

李君舉進士至華陰偶遇白衣人同至昭應曰某隱居西嶽

甚荷相厚莫要知後事否李拜請乃命紙筆於月下書三封
次第緘之曰急則開之乃去李六舉下第將歸無糧欲住無
容足曰此爲窮矣乃開一書曰某年月日以困迫無資用開
一封可青龍寺門前坐見訖遂往到已晚矣自笑曰此處坐
可得錢乎少頃寺僧領行者至將閉門見李君訊之云將寄
宿僧遂邀入欵之夜艾熟視李君問何姓曰姓李僧驚曰松
滋李長官識否李嚬蹙曰某先人也僧垂泣曰某久故舊適
覺郎君酷似長官然奉求多日今乃遇李流涕被面因曰郎
君甚貧長官比將錢物到東官至此狼狽有錢二千貫寄在

某處自是以來如有重負今得郎君分付老僧此生無事矣
明日留一文書便可挈去李君悲喜及旦遂載鏹去處置宅
爲富室又數年不第塵土困悴欲罷舉乃思曰仙兄第二緘
可發矣啟之則曰某年月日將罷舉可西市鞦轡行頭坐見
訖復往至即登樓飲酒聞其下有人言教他郎君平明即到
此無錢即道元是不要錢及第李君驚問之客曰侍郎郎君
有切故要錢一千貫致及第昨有共某期不至者今欲去耳
李君曰此事虛實客曰郎君見在樓房李君曰某是舉人亦有
錢可一謁否曰何故不可乃見之云主司是親叔父乃面定

約束明年果及第官至殿中江陵副使患心痛危迫甚謂妻
曰仙師第三封可開矣妻開視之云某年月日江陵副使忽
患心痛可處置家事更兩日卒逸史
河南衛庭訓累舉不第天寶初乃以麥酒爲事恒遊東市酒
肆偶値一舉人相得甚歡乃邀之飲此人昏然而醉謂庭訓
曰吾非人乃華原梓桐神也今當歸廟他日有不及宜相訪
言訖而去後旬日乃訪之至廟神已令二使迎入庭訓欲拜
神曰某年少請爲弟遂拜庭訓爲兄設酒食歌舞既夕而歸
來日復詣告之以貧神顧謂左右曰看華原縣下有富人命

衰者可收生魂來欺人命衰以詐取錢梓桐非神哉所以廟
焚而不禁鬼遍索之乃呼縣令妻李氏魂掩其心李氏忽心
痛殆絕神謂庭訓曰可往得二百千與療庭訓乃歸主人自
署云解醫心痛令召庭訓入求二百千令許之庭訓投藥即
愈令喜奉錢留宴自爾無日不醉主人勸之節用庭訓曰但
有梓桐神在何苦貧也主人以告令令召問之具以實告令
怒逐庭訓而焚梓桐神廟庭訓夜宿村店忽見神來曰非兄
之過乃弟合衰神亦受花報弟今往濯錦江立廟極盛於此
可詣彼也言訖不見庭訓又往濯錦江果見新廟神見喜於

鄉人可請衛秀才爲廟祝明日鄉人請留之歲暮神謂庭訓曰吾將過天曹爲兄問祿壽去數日歸謂庭訓曰兄來歲合成名官至涇陽主簿秩不滿有人逈充判官於是神置酒餞之至京明年果成名釋褐授涇陽縣主簿在任二載公務閑暇獨立廳事有一黃衫吏持書而入拜曰天曹奉命爲判官遂卒於是夕 集異記

李敏求屢舉不第暮坐愁惋忽覺形魂相離飄如雲遊漸涉荒墟俄有白衣人走拜敏求敏求曰汝非我皆傭耶其人曰小人即張岸也不幸身先犬馬到此事柳十八郎甚愛驅使

柳今見在太山府君判官非常貴盛二郎須見之岸請先白須臾岸引敏求見着紫衣官人敏求趨拜訖視之即故柳澥秀才也澥曰幽顯殊途今日故人此來大是非意事莫有妄相追攝否僕當爲故人理之敏求曰非也爰生苦窮薄故人當要路不能相發揮乎澥曰假使公在世間作官職豈可將他公事從其私欲乎譴罰無逃矣因命黃衫吏引二郎至曹司略示三數年行止之事吏即翻卷十餘行命讀之其文曰李敏求至太和二年罷舉其年五月得錢二百四十貫側注朱字其錢以伊宰賣庄錢充又至三年得官食祿張平子讀

至此吏復捲之敏求請見其餘吏不許即被引出張岸曰二郎珍重似被推落大坑中即如夢覺身乃在愁坐之所後數月敏求窮甚先是伊慎諸子求敏求爲妹婿敏求不即納至是有人復語敏求敏求欣然成娶伊女之兄宰方貨南城一庄得錢千貫悉給五妹爲粧資敏求即領二百千女姊曰八口某娘最小李郎又貧各率十千以助之由是敏求獲錢二百四十貫無差矣敏求先有別色聲名久不得調其年乃用此錢恭選授鄧州向城尉數月步縣城外蓁莽中見一古碑磨滅不可識敏求令滌苔蘚辨其篆云晉張衡碑因悟食

祿張平子 河東記

宋王狀元十朋未第時醉墮沛河爲水神扶出曰公有三百千料錢若死於此何處消破明年遂登第歸以語人士有久不第者聞而效之陽醉落河亦爲水神扶出士大喜曰我料錢幾何曰吾不知也但有三百甕黃虀無處消破耳

卑官有定數

歸安孫邦華與姐夫葉某俱以省察謁選葉得山西太原府倉官孫以父憂計不及選乃與偕歸葉至衛河疾作而死孫夢人也謂其甥曰爾父一生辛勤已矣顧文憑見在盍使我

冒爲之小官異省誰人覺察凡有所得誓必均分任滿再考則以爾父作逃而我自可另選矣其甥從之展轉間幸不敗露所得白金七百有餘乃共分之甚以爲得計再赴部謁選則恰補其姐夫之缺而勢不得往矣遂涕泣棄歸鄉人知者大以爲笑神曾笑久矣倉官漭何遲耶向使不爲僥倖之計則太原倉官依然自在且可獨專其利不必分所有以與人也小人巧於爲謀而造物更巧於制命世之脫空走險播弄神通冥冥中有笑之者矣亦可懼哉

餼俸有定數

南城李夢林篤行士也嘗夢至一所庭下植兩石榴樹下獲錢一窖凡千緡自念平生無妄想何從有此未幾戴尋思招延家塾訓諸子歲俸百緡入齋見庭下二榴樹宛然夢中所見凡十年而辭計所得果千緡餼俸一細故爾其前定有數乃如此宦遊紀聞

預相巨富蘇財

石苞分財物獨不及崇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後崇果富絕一時

九國志云王處回在太原家甚貧善相者周元豹每指謂知祥曰此子寶精也他日當大富後果積鉅萬蜀中富豪罕與比幸蜀記云處回歷三鎮積鏹比內藏三之一

王昭遠祖母郭氏嘗指昭遠曰此兒有貴相他日當至公侯昭懿俸錢過二萬不能勝矣懿昭遠弟也已果驗宋史

有梁十二者能知人至宋州司馬銓作書薦之蘇州刺史李無言李遣日暮至宅乃着黃衣衫令一客着紫自代梁謂客云向聞公語聲未有官祿又謂黃衣是三品今章服不同何也李乃以實對因請詳視梁云公郎合改得上州刺史後果得睦州贈錢一百貫梁云公至彼州必得重厄某爲公作一

法禳之公須嗔責梁妄語鞭背十下仍不得令妻子知也李不可梁再三請李閔然從之明早李當衙決梁十下小蒼頭走報其妻李入門妻云何以打梁子無言恨云忘却瞞家人也俄而梁叩鈴請見李曰何以遣妻子知厄不免矣公既強與某二百千文無以報公德公厄雖不免然令公得二千貫以死家資取之必無事李在州果取得二千貫錢而死梁又謂丹徒王齋盧惟雅云從此得通事舍人如其言後於京見之云至某年財物莊宅合破散公當與某五十千文教公一言即免盧不信不與至某年盧果因賭博庄宅並盡定命錄

徐元勃田得千金畏爲人知每入市逡巡畏縮忽市中一相
者於稠人中望見元出而揖之曰視君氣色目下當有千金
之獲果否元密求其低語相者曰此爾命也毋畏遂去耳新

預卜藏金爵祿

隗炤汝陰鴻壽亭民也善易臨終書板授其妻曰吾亡後當
大荒雖爾慎莫賣宅也後五年春當有詔使來頓此亭姓龔
此人負吾金即以此板往責之勿負言也亡後果大困數欲
賣宅憶夫言輒止至期有龔使者果止亭中妻遂賫板責之
使者執板不知所言曰我平生不負錢此何緣耶沉吟良久

乃取蓍筮之卦成抵掌嘆曰妙哉隗生可謂鏡窮達而知吉
凶也吾不負金賢夫自有金乃知亡後當暫窮故藏金以待
太平不告兒婦者恐金盡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板寄意
耳金五百斤盛以青甕覆以銅槃埋在堂屋東頭去地一丈
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

周文育本姓項名猛奴少時能反覆游水至數里與羣兒戲
跳高五六尺周薈見而奇之請爲養子周捨名之文育取古
詩文教之不省因教之騎射兵法育大悅已爲南海令至大
庾嶺遇卜者卜之曰君北下不過作令長南入當公侯文育

曰足錢使可望公侯乎卜者又曰君須臾當暴得二千金請
先以此爲驗其夕宿逆旅適有大賈至求與文育博果勝之
得銀如數自是累摧勁敵爵司空遂爲陳室元勳南史

貞元中有孟員外者少應舉不第託於親丈人省郎殷君宅
爲殷氏賤厭癖瘥日甚自乞待盡他所殷氏亦不與語賜三
百文出門街西有善卜者孟乃謁之具陳羈蹇盡以所得三
鐶爲卜資爲決一卦卦成驚曰郎君更十日合處重職俸入
七十千錢何得言貧賤卜人遂留厚供給已至九日並無消
息又却往殷宅殷氏甚薄之寄宿馬廐至明有勅以禁兵將

爲賊境覘察使其人與殷友善馳扣殷氏之門武人都不知
書云使須一謝表兼鎮撫惡敵事故頗多公有親故文士頗
能相助否殷良久思之無可應者忽憶孟君久曾懸梁可以
充事遽引見之令草一表詞甚精敏因請爲軍中職事月俸
正七十千乃卜後十日也逸史

上黨鮑陸家多凶喪詣于智卜之曰君安宅不利爾可徑至
市門當有一人賣新馬鞭者便就買還懸舍東北大樹三年
當暴得財陸承言詣市得馬鞭懸之三年井中果得錢數十
萬於是業用既展家亦無恙晉書

開元中有姓劉者假蔭求官數年未捷聞西市李老善卜造而問之老人曰今年必不成來歲不求自得生果被駁至明年試判自度書判微劣又問李老李老曰君官必成祿在大梁得之後來見我果為開封縣尉又重見老人老人曰君為官不必清儉恣意求取臨滿請為使入城更為君推之生至州果為刺史委任生思李老言大取財賄及滿遂謁州將請充綱使州將遣部其州租稅至京又見李老李老曰公三日內即合遷官生疑之老人曰官亦合在彼纔得後更相見也生遂去明日納州賦於左藏庫適有鳳凰見其處勑云先見

者與改官生即先見遂改授浚儀縣丞生益敬李老又問為官之方云一如前政生滿政又獲千萬還鄉居數年又調集又詣李老李老曰今當得一邑不可妄取也生果授壽春宰至官未暮坐廳見來問李老老曰今當為君言之君先代曾為大商有二千萬資卒於汴州其財散在人處故君於此復得之不為妄取也故得無尤此邑之人不負君財豈可過求乎生大伏焉原化記

貪人有命

張筠起家富賈事明宗為河南尹初嘗代康懷英為永平帥懷英死筠即掠其家資又於唐故宮掘地得藏金玉甚盛又裨將侯莫陳威者嘗與溫韜發唐諸陵分得多寶筠以事殺威亦盡取之筠弟籛為京兆尹魏王繼岌死渭南籛悉取其行橐王衍自蜀入行至秦州宦者向延嗣殺之盡取衍珍寶已明宗遣人誅宦者延嗣亡命而珍寶又盡為籛所以是筠籛兄弟積貲巨萬然筠好施而籛鄙嗇籛後以市馬不中式有司理其價直鬱鬱死而筠擁其貲以酒色聲妓自娛享樂十餘年人謂之地仙按筠貪殘如此而克保令終籛少年時嘗有飛鳥狀若斥鷃銜一青銅錢墮籛懷袖間籛異之常繫

錢於衣衿間其後果累財巨萬似有神靈助之者然則貪人洵有定命也

凶宅實藏有主

魏郡張奮賣宅與程應應舉家疾病賣與何文文獨持大刀入暮循北堂一更中有人長丈餘高冠黃衣升堂呼曰細腰何以有生人氣答曰無便去須臾有高冠青衣者又有高冠白衣者問答俱如前及將曙文下堂中如向法呼之答曰黃衣者金也在堂西壁下青衣錢也在堂前井邊五步白衣銀也在墻東角柱下汝誰也曰我杵也在竈下文按次掘之得

金銀各五百斤錢千餘萬仍取杵焚之宅遂清静（撫神記）
天寶中長安有凶宅莫有市者扶風蘇遏貧甚乃以賤價買
焉入夕自携一榻當堂而寢二更後忽見有赤物如人形無
手足表裏通徹光明忽叫曰咄遏視之不動良久又呼曰爛
木咄西墻下有物應諾問曰甚人曰不知又曰大硬鏘爛木
曰可畏良久失赤物遏下庭中呼爛木曰前害人者何在曰
更無别物只是金精人福自薄不合居之耳遏明日於西墻
下掘得一朽桯當心如血色其堅如石於東墻下掘得一石
上有篆文曰憂天子紫金三十斤賜有德者遏自思我何以

為德又自思曰我得此寶亦可修德以禳之沉吟未決至夜
爛木忽語曰何不改名為有德遏曰善爛木曰君子倘能送
某昆明池中自是不擾吾人矣明日掘得一鐵瓮得紫金送
爛木於昆明池（博異志）
邵武軍城内謝侍御家有别宅三間極寬潔為邸舍僦直幾
百二十千人言中有怪物多不敢居乾道三年八月武翌郎
孫肇赴任監酒税以無官廨欲居之先與三少年往宿相語
曰屋如是而賃價不及半豈可失時猶未黃昏忽清光一道
從後起揮以刃而散去俄頃婦女七八輩歌笑而出肇心驚

捨之而他明年陝西人李純領解軍米自言無所懼挈家入
坐已定而婦女出李仗劍逐之至厠而滅李待旦命僕掘其
處得白金百錠李邀謝氏子弟問有無藏書曰無之賂以三
百千子弟曰此非我家物義不當受但請就鬻此第增錢七
十千立券寺遂成富室
杭部徐翁僦居草鞋巷貧無可償值被逐堅不去然宅主别
有鬼宅給令居之而鬼寂然一日聞人語室中曰主人來也
請交鑰匙即不見而聲響特厲徐異之掘地得鐵船僅首一
倉而鏹金已甚夥取以自潤業木屐及傘不異常度已盡買

其鄰為下所容船之地三年再發一倉始改業如是盡船尾
發之十三倉而富傾國
張金鼓者吳人賽星曆偶有丐卧簷下適一富翁僕從乘馬
至金鼓家以命詢焉金鼓推其致福享禄歷歷如見翁去丐
告曰適富翁與我生年不謬晷刻何貧富懸絶張為丐細推
之則曰汝坐於舟乎丐曰某父舟傭也張曰汝亦富翁但所
處非地若於大江之北汝富堪與彼頡頏丐者猛省有親識
居淮安竟往依焉其人有空房一所中有鬼物作祟人不敢
入丐者至俾居之夜卧聞鬼喧呼曰主來矣鬼復導入後

圖大樹下昔有所宿丙荷鍾發之得金一罌有金鼓覆其上丙晉遂持金鼓歸吳酬張張遂以金鼓爲號 淅石新談

壽州有凶宅人不敢居大將蘆璘獨據中室夜寢有物推床曰我等久在此爲吾壁吾可速去乃移床於庭璘亦安寢明日於床處掘得窖銀宅遂安

凶宅錢不得用

貞懸中荊中有廬山人至復州界維舟於陸奇秀才庄門或語陸廬山人非常人也陸乃謁盧時陸將入京投相知因請決疑盧曰君今年不可動憂旦夕禍作君所居堂後有錢一無復以枚非君有也錢主今始三歲君愼勿用一錢用必成禍能從吾戒乎陸瞿然謝之及盧去水波未定陸笑謂妻子曰盧生言如是吾更何求乎乃命僮鍬地未數尺果遇枚撤之有巨甕散錢滿焉陸喜其妻以裙運紉草貫之將及一萬兒女忽暴頭痛不可忍陸曰豈盧生言將徵乎因奔馬追及且謝違戒盧生怒曰君用之必禍骨肉與利輕重君自度也掉舟去不顧陸馳歸熊而瘞焉兒女豁然愈矣

富溢富而貧

晉陵曲阿楊晩一作湯晛財數千萬三吳人多取其直爲商賈治生輒得倍直或行長江卒遇暴風及胡盜者若投晩錢多獲免濟晩死先後所埋金皆移去鄰人陳家陳嘗晨起見門外忽有白許萬緡封題是楊晩姓字財物聚散洵由天運乎

北齊武安時有黃家者任安陽縣古城南累世巨富有巫師占君家財物欲出好自防守若去家即大貧其家每夜使人分守有一隊人盡着黃衣乘馬從北門出一隊白衣人乘馬從西門出一隊青衣人乘馬從東園門出悉借問趙虞家此去近遠當時並去後醒覺撫心懊悔不可復追所出黃白青者皆金銀錢貨良久復見一人跛脚負薪而來亦問趙虞家人怒極命奴擊之就視乃家折脚鐺也自後漸貧死亡都盡 廣五行記

北齊後主武平初邑王氏與李家爲婚載羊酒欲就親家宴會行不過三里日沒漸暗見五十步外有赤物大如升若流星曳影直來着車輪牛即不動見者並怖其妻遂下車向而再拜褰裙引之便入裙下舁車還家觀之乃真金遂盛於櫃每至良辰恒以香火祈恩後四方異貨畢集其家田蠶每年百倍至春其庭左一桑樹枝葉異於衆木數年間遍滿一

院奇禽異鳥莫不棲集其家大富將三十年王氏妻以老病終後麥朝有白鳥小鷺飛至桑樹側吐血久之墜地而死日午後西北旋風漲天而來旋繞此樹踈其枝柯形如掃帚不經十日奴婢逃走首尾相繼家資器盡及開櫃取金惟見螢火蜣螂腐草之餘耳廣古今五行記

姑蘇潘秋亭財災因起自田夫著數十萬金遂富冠全吳萬歷己丑忽見黃衣人立堂中又忽不見自是破散如洗蓋金神辭出也

廣州洛涯縣有金池郎土家養鴨鴨池也嘗於鴨糞中見麩金遂多收掏之日得一兩緣此致富貴子孫皆爲使府劇職三世後池郎無金王氏力殫矣見嶺南異志 按朝野僉載云陳懷卿嶺南人也養鴨百餘頭於鴨欄中除糞糞中有光熗然試以盆水沙汰之得金十兩乃覘所食處於舍後山足下土中有麩金銷得數千斤遂巨富此亦嶺南人豈一事而述者二之歟

洪州胡氏家貧有子五人少者氣狀殊偉此子既生家漸豐足鄉人異之一日主船載麥泝流詣州市載流而渡船勢抵岸沙摧岸崩穴中得錢數百萬乃棄麥載錢而歸由是家益富咸言此子有福不欲久居村落因令往來城市稍親狎人

事行至中道所乘之馬跑地不進顧謂僕曰船所抵處得錢金馬跑地亦恐有物令左右斸之得金五百兩他日有胡商遇之知其頭中有珠使人誘而狎之飲之以酒取其珠而去初額上有肉隱起如彈子形失珠後肉遂陷自是精神耗減生計亦漸亡落矣錄異

江陵有郭七郎者資產冠楚城江淮河朔間悉有賈客仗其初有一賈者在京都久無音信郭氏子自往訪之既相遇盡獲所有僅五六萬緡生耽悅烟花迷於飲博三數年後用過大半是時唐季朝政多邪生乃輸數百萬於鬻爵者以白丁易得橫州刺史遂決還鄉時渚宮新羅王仙芝寇盜里閭人物與昔日殊生歸都無舍宇骨肉悉亡獨母與一二奴婢居茅舍下以紉針爲業生之行李猶有二三千緡緣得蘇息乃傭舟與母赴秩次永州江壖結纜大楠樹下夜半忽大風雨波翻岸崩樹卧枕舟舟不勝而沉婢僕生計悉漂怒浪生僅獲免母驚得疾數日而殞生草皇馳告零陵州牧爲之殯葬既丁憂遂寓居永郴孤貧無親識厄於凍餒遂與往來舟船執梢以求衣食升沉如此應是花報永州市人呼爲捉梢郭使君自是狀貌與昔與篙工無別矣

又李光以諛佞事田

令孜令孜變焉爲左軍使一旦奏授朔方節度使勅下翌日無疾而死有子曰德權年二十餘令孜遂署劇職會僖皇幸蜀乃從令孜扈駕止成都時令孜與陳敬瑄盜專國柄德權處於左右凡求名利多德權爲關節數年間聚賄千萬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右僕射後敬瑄敗爲官所捕乃脫身遁於復州衣衫百結丐食道途奸賄之報宜爾此又可入俠術部夫有李安者常爲復州後槽健兒與父光相熟忽覩德權憫其襤褸邀至私舍安無子遂認以爲姪未半載安死德權遂與名彥思繼李安爲閑人有識者皆目之曰看馬李僕射

南楚新聞

貧限滿而富

鄒駱駝先貧嘗以小車推蒸餅賣之每至勝業坊角有伏磚車觸之即翻塵土涴其餅駝苦之乃將鑁斸去十餘磚下有瓷甕容五斛許開看有金數斗於是巨富其子昉與蕭佺駙馬子善時人語曰蕭佺駙馬子鄒昉駱駝兒非關道德合只爲錢相知 朝野僉載

郭鄩罷櫟陽尉窮居京輦勝業坊間常有二物狀如猿玃出入無不相逐所造之間如礙枳棘親友俱若讐隙寒餒數年百

計莫絕一夕愁坐忽來告別云某久乘君厄運相隨不離今將詣勝業坊王氏散其金帛鄩究問其事云先得計於安品子矣遂失所在明晨鄩起便覺愁憤開豁試詣親友無不歡觀相接數旬遂除通事舍人鄩有表弟張生者少年好奇交游皆豪俠聞之未信也知勝業王氏隸左軍自是常伺之王素吝嗇一日與賓從同過鳴珂里見婦人靚粧倚門悅之遂召同列命酒爲歡歸張生與其末頗以爲異密問之則安品子之弟也品子善歌是日歌數曲王氏悉以金帛贈之衆皆訝其廣費自是貲貨日輸其門略無所恡未經數年遂至貧

因劇談錄

崑山舟子楊某與金某善金死有子曰三寶甚楊見憐之因招入舟養之楊無子有一女因以妻三寶僅產一女亡三寶之成疾漸危楊夫婦始悔恨一日江行泊孤島下楊命三寶岸拾枯枝爲爨三去則楊掛帆行矣三回失舟如楊賣已無可如何徘徊轉入林中至一所見戈戟森森列衛爲之駭愕徐偵之闃寂無人僅有八大篋封識完好盜所劫財留此者三乃揭篋更臨江濱適有舟經過三招之携篋附去抵儀真啟視皆金珠也即其地售得如干且收僕妾一日過河下

楊舟適在三識之楊不知也三乃使人催其舟云湖裏賈輞
重充溢三登舟舟人莫敢仰視女竊窺之驚語曰客狀甚似
吾壻母嘗之曰三不知死所矣女遂不敢言三顧女佯謂舟
人曰何不向船尾取破氊笠帶之蓋三舊跡初登楊舟有是
言也如是妻覓之出見相持哭懽如平生而楊夫婦請罪無
已三亦不之較未幾劉六劉七叛入吳三募死士從郡別駕
胡公搗狼山穴平之功授武騎尉妻亦從封云耳談

安史定後有魏生者少以勳戚歷仕累家財巨萬然交結不
軌遂窮匱為士旅所擯因避亂嶺南數年方歸舟至虔州界
初宵登岸於沙磧間忽見地氣直上衝數十丈就尋之得石
片大如掌狀如甕片半青半赤試取置篋中及至家故舊蕩
盡假屋而居市肆多賈胡其舊識者哀之分以財帛常因故
容曰為寶會胡客法每年一度與鄉人大會各閱寶物多者
戴帽居坐上以次分別召生觀焉生忽憶所拾物懷之而去
初不敢言坐於席末食訖諸胡出寶皆禮拜上坐者以至坐
末獻謂生曰亦有寶乎生曰有之遂笑出所懷三十餘胡起
皆扶生首坐禮拜生大驚異老胡見此石亦有泣者眾因求
市此寶恣生所索生遂大言百萬眾皆怒云何故辱吾此寶

加至千萬乃已潛問胡此寶云何胡云此是某本國之寶因
亂失之經三十餘年王求募之云獲者拜國相此歸皆獲厚
賞豈止數百萬哉問其所用云寶母也每月望王自出海岸
設壇致祭之以此置壇上一夕明珠寶貝等皆自聚故云寶
母也生得財倍其先資原化記

奇塞因緣

瑯琊諸葛氏昆弟三人寓居晉陵家甚貧耗嘗乞自給穀在
囷中計日用未應盡而早已空始謂是家中相竊故復書檢
題識而耗如初後有宿客遠來至巷口見數人擔從門出客
借問諸葛在否答云悉在客進語訖因問君何得大糶穀主
人云告乞充口云何糶之客云吾向來逢人擔穀出為是何
事人兄弟相視疑怪及看書題宛然開囷量視無一許解始
知前後所失非人為之也

有人姓劉在朱方不得共語人若與言必遭禍難或本身死
疾惟一士謂無此理偶值人有屯塞耳劉聞之欣然而往自
說被謗君能見明答云世人雷同何足恤須臾火發資蓄服
玩蕩盡於是舉世號為鵂鶹脫遇諸塗皆閉車走馬掩目奔
避劉亦杜門自守歲時一出則人驚散逾於見鬼異苑

淮南盧嵏者氣質文學俱爲郡中絕人悉以盧三郎呼之而奇蹇特甚若在羣聚中主人必有橫禍或小兒墮水幼女入火既久有騐人皆捐之時元伯和爲郡守始至愛其材氣特開中堂設宴衆客咸集食畢伯和戲問左右曰小兒墮井乎曰否小女入火乎曰否伯和謂坐客曰衆君不勝故也頃之合飲羣客相目惴惴然是日軍吏圍宅擒伯和棄市時節度使陳少遊甚異之後見其才貌謂曰此人一舉非摩天不盡其才卽厚以金帛龍薦之行至潼關西望煙塵有東歸者曰朱泚作亂上幸奉天矣獨異志

齊君房自幼苦貧雖勤學而寡記性壯有篇詠不甚清新常爲凍餒所驅役役吳楚閒干謁多不遇雖時有獲未嘗積一金脫錢滿一緡則必病罄而後愈常求朝食於天竺餒不能前因臨流悲吟俄有胡僧自西來顧君房笑曰法師諳秀才旅遊滋味否君房曰旅遊滋味卽足矣法師之呼何哉僧曰子不憶講法華經於洛中同德寺乎君房曰生未嘗游京江何有洛中之說僧曰子應爲饑火所惱不暇憶前事乃探缽囊出一棗大如拳曰此吾國所產食之知過去未來事君房食訖甚渴掬泉飲之忽欠伸枕石而寢頃刻乃寤因思講法

華於同德寺如昨日焉因泣涕禮僧曰震和尚安在曰專精未至再爲蜀僧今則斷攀援矣神上人安在曰前願未滿又聞爲法師矣悟法師焉在曰豈不憶香山寺石像前戲發六願若不證無上菩提必願爲赳赳貴臣昨聞已得大將軍當時雲水五人惟吾得解脫爾爲凍餒之士耳君房泣曰某四十餘年食一餐三十餘年擁一褐浮俗之事決斷根源何期福不負修困於今日僧曰過由獅子座上廣說異端使學空之人心生疑惑戒珠曾缺禪味曾羶聲渾響清終不可致貿偃影曲報應宜然君房曰爲之奈何僧曰今日已矣他生庶

有警焉乃探囊出一鏡背面瑩徹謂君房曰欲知貴賤脩短佛法興替吾道盛衰宜一覽焉君房覽鏡久之胸中了了僧收鏡入囊去十餘步旋失所在是夕君房至靈隱寺乃剪髮具戒法名鏡空太和元年李玫習業天竺鏡空訪之因語玫曰我生五十有七矣僧臘方十二持缽乞食尚九年在捨世之日佛法其衰乎詰之默然無答乃請筆硯題數行於經藏北垣而去曰興一沙衰恒沙兎而置犬而拏牛虎相交亡角牙寶檀終不滅其華集異記

得金竟不得金

義義中新野黃舒耕田得金一船卜者云三年勿用長守富
也舒不能從遂成土壤 異苑

晉泰元中桂陽臨武徐孫江行見岸有錢溢出即輦著船中
須臾悉變成土 異苑

富陽縣茂才廖天經鋤園掘出一鐔見錢滿鐔中忽聞人喚
向後答之回頭只一空鐔不見錢矣廖因嘆事有定分此後
絕不生計較

黃英長安人為傭於富家竊見主人埋金銀一甕於屋後久
謀之不得主人死英求歸夜入其舍後掘甕盡取金銀歸謂
妻曰一場大富貴也妻笑曰予為人傭安得有富貴乎曉視
甕中皆敗錫也英嘆曰富貴原是生成不可苟求也

山陰陳繼昭讀書敦行一日往九里埠循山獨行方瞬色見
籬下銀盃十隻拾納袖中即覺珞珞有聲已變為蛙蟾曰得
非老眼模糊耶出而諦視盃也復納諸袖又變如是者三乃
棄之而匿廁中以觀拾者忽一人至拾去竟是銀盃陳出與
語其故其人願分取之僅受其二歸而嘆息財有分定如此
乃出以酌酒而享先龕有積塵吹拂之塵瞇其目病累月及
愈而計醫藥之費正符盃值

得金竟歸巨室

趙生者宋宗室子也家苦貧居閩之深山業薪自給一日伐
木溪澗忽見一巨蛇章質盡白生棄斤反走具告妻故因竊
念白鼠白蛇或寶物變幻即拉夫同往蛇尚宿留未去見其
夫婦來回首溯流而上尾之行數百步則入一叢穴中就啟
之得石石陰刻押字與歲月姓名乃畫巢手痤治為九穴中
穴置金甲餘八穴金銀無算生揹取畸零仍舊掩蓋自是不
復事薪鄰家疑其為盜告其姊夫嘗為吏者吏之詢嚴不敢
隱隨傀出金五錠吏無厭訟之官生不獲已至一巨室悉以
九穴奉巨室廣行賄賂有司莫能問追帥府特委福州路一
官往廉之巨室私獻金甲回申實無掘發寶藏其事遂絕路
官得金甲珍襲甚至任滿他適其妻徙至榻下一夕聞繞榻
風雨聲頃刻而止頗怪之夫歸共取視鐍鑰如故而甲亡矣
生無子夫婦終老巨室噫夫天地間物苟非我有得亦終失
妄求者何為哉 輟耕錄

得金自送茶肆

宣和間京師兵士闞喜年老解軍籍其妻湯氏傳給事掖庭
晚乃嫁喜賣瓜東水門外汴堤叢柳間去人居百許步柳

陰九茂午暑方盛行人不至聞木杪呼小兒還有應者乎曰
物在否應者曰在如是再三仰頭周視無所覩妻餽適至具
以語之妻曰腹虛耳鳴爾聞耳明日復如前又以語妻妻曰
翌日我坐此汝爲我餽食妻慧人也何其時至應答聲畢遽
曰既在何不出示即於樹間擲金數十顆銀十餘錠黃白爛
然妻急拾置瓜籃中未畢而喜適至以所坐敝蓆覆籃而共
舁而歸僅行百步重不能勝暫寄張家茶肆出募擔腳張氏
訝其倉皇發籃見物悉以瓦礫易之喜夫婦不復開視舁歸
始覺妻曰姑忍勿言明當復用前策尚可得也泊坐樹下過

時無所聞乃自呼小兒復應曰諾妻曰再以昨日之物來曰
亡矣問何故曰已煩賣瓜人送與張氏去矣喜將訟於官妻
曰鬼神不與我雖訴何益不若謀諸張氏張曰物已歸我能
夫婦老而無子多貲亦何爲幸舘於吾門畢此一生可也喜
乃止張氏爲富 逸史搜奇

命定守錢

天寶中相州王叟者積粟近萬斛莊客二百餘戶而夫妻儉
嗇頗甚常食陳物僅取充腸叟常巡行客坊見一客方食盤
餐豐盛問其業云賣雜粉香藥而已叟疑其作賊問汝財幾
何而衣食過豐此人云唯有二千之本逐日食利但存其本
不望其餘故衣食常得足耳叟遂大悟歸謂妻曰彼人達理
吾今積財巨萬而衣食陳敗又無子息將以遺誰遂發倉庫
廣市珍好恣食味不數日夫妻俱夢爲人所錄枷鎖禁繫鞭
撻俱至云此人妄破軍糧覺後數年夫妻俱卒官軍圍安慶
緒於相州盡發其廩以供軍焉 原化記

臨沮鄧差鉅富而自奉菲薄道逢估人不相識呼與共食頗
極珍美鄧謝之估人曰生世間只爲身口耳一朝病死安能
復進美食乎終不如臨沮鄧差平生不用爲守錢奴也鄧默

然歸宰鵝自食方動筋骨哽喉死

窖錢驗惡夢

王丞相導夢人欲以錢百萬買長豫導甚惡之潛爲祈禱者
備矣後作屋忽掘得一窖錢料之十億大不懽一皆藏閉俄
而長豫亡長豫名悅導之次子也 世說

禁藏不得取

林水源裏有室室前磐石上列羅十甕中悉是餅銀采伐遇
之不得取取必迷悶晉泰元初民家僕密竊三餅歸發看有
大蛇螫之而死其夜神語其主曰君奴不謹盜銀三餅即日

顯戮此覡之則奴死銀在矣 王歆始興記
唐廣德二年臨海賊袁晁寇永嘉其船遇風東漂數千里
遙望一山青翠森然有城壁五色照耀迴舵就泊見精舍琉
璃爲瓦瑇瑁爲墻房廊寂不見人房中惟猨子二十餘枚器
物悉是黄金又有金城一所餘碎金成堆不可勝數賊等覩
不見人乃競取物忽見婦人從金城出可長六尺謂賊曰汝
非袁晁黨耶何得至此此器物與汝何與輒敢取之向見猨
子汝謂狗乎乃龍也汝等所得之物吾誠不惜恐諸龍蓄怒
前引汝船死在須臾耳賊等列拜各送物歸本處因問此何

處婦人曰此是鏡湖山慈心仙人修道處汝等作賊不出十
日當有大禍宜深慎之賊因乞便風還海岸婦人回頭處分
尋風起羣賊拜別揚帆數日至臨海船上沙塗不得下爲官
軍格死惟婦女六七人獲存浙東押衙謝詮之配得一婢名
曲葉親說其事 廣異記
南齊孔佑山陰人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數
百斛錢視之如瓦石不取采樵者競取入手即成砂礫 南史
作杜京產

剩財必掠

杜陵韋元方外兄裴璞任邠州新平縣尉元和五年卒於官
長慶初元方下第將客於隴右出開遠門數十里抵偏店將
憩逢武吏躍馬而來乃裴璞也驚喜拜曰兄去人間復效武
職何從吏之赳赳乎裴曰吾爲陰官職轄武士故武飾耳元
方曰何官曰隴右三川掠剩使職司人剩財而掠之元方曰
何謂剩財裴曰數外之財即謂之剩故掠之曰安知其剩而
掠之裴曰生人一飲一酌無非前定況財貨乎陰司所籍其
數有限獲而踰籍陰吏狀來乃掠之或令耗罹橫事爾子之
逢吾亦是前定合得白金二斤過此遣予又當復掠故不敢

厚予是行也故甚厚而分甚薄於涇姝無所得諸鎮平平耳
人生有命殊不參差以道靜觀無復躁撓勉之哉言畢不見
搜神記
又按稽神錄載廣陵僧珉楚與中山賈人章某親熟章死珉
楚爲齋誦數月忽遇章於市章即延楚入市店爲置胡餅食
既楚問君已死那得在此章曰然吾以小罪未免今配爲揚
州掠剩鬼楚問何謂掠剩曰凡吏人賈販利息皆有數過常
數得之即爲剩吾得掠而有之今人間如吾輩甚多因指路
人曰某某皆是也須臾之一僧過於前又曰此僧亦是也因召

與語良久僧亦不見楚遂相與南行遇一婦人賣花章曰此婦人亦鬼所賣花亦鬼用之人間無所見也章則出數錢買之以贈楚曰凡見此花而笑者皆鬼也即告辭去其花紅芳可愛而甚重楚亦昏然而歸路人見花頗有笑者至寺北門自念與鬼同遊復持鬼花殊不可遂擲花溝中溅水有聲既歸同院人覺其色甚異以爲中惡競持湯藥救之良久乃復具言其故因相與覆視其花乃一死人手也楚亦無恙世間貪官惡弁盜賊衙蠹土豪市儈劫掠殷富抽掣財賄便是掠剩鬼故山路人某某皆是也若倚門獻笑坑阱陷人則是婦人賣花鬼也

泰和郭某者爲邵武巡簡罷歸易廪粟得百餘金橐之俄而遂亡其金因訴諸雷神神告曰此汝邵武時所多携物今復化去耳然汝有籠神尚留千金在乃夷籠掘土三尺果得金故物也

仙財不思議

張老者揚州六合縣園叟也其鄰有韋恕者梁天監中自揚州曹掾秩滿而來有長女既笄召媒訪壻張老聞之喜而候媒於韋門謂媼曰聞韋氏將適人幸爲求之事成厚謝媼大

罵曰何不自度豈有衣冠子女嫁園叟耶叟固強一言媼遂戲言之韋果大怒且曰爲我報之今日內得五百緡則可媼以告張老乃曰諾未幾車載納於韋氏諸韋大驚曰前言戲之耳今當如何使人潛候其女女亦不恨乃曰此固命也遂許焉張老既娶韋氏負穢钁地鬻蔬不輟其妻躬執爨濯了無怍色親戚惡之責恕曰既棄女於園叟何不令遠去乎他日恕召女及張老酒酣微露其意張老起曰所以不即去者恐有留念今既相厭去亦何難某王屋山下有一小庄明旦且歸耳天將曙來別韋氏云他歲相思可令大兄往天壇山南相訪遂令妻騎驢戴笠張老策杖相隨而去絕無消息後數年恕念女令男義方訪之到天壇南遇一崑崙奴駕黃牛耕田問曰此有張老家庄否崑崙投杖拜曰大郎子何久不來庄去此甚近遂前引東去過水北景色不與人間同指曰此張家庄也韋驚駭不測俄及門有紫衣吏引入俄見一人冠遠遊衣綃曳朱履狀偉然乃張老也言曰世人勞苦若在火中無斯須泰時兄久客寄何以自娛賢妹略梳頭即當奉見未幾一青衣引入見妹子堂前香梁玳門玉窗珠箔階砌皆冷滑碧色其妹服飾之盛世間未見略敘寒暄問尊長甚

己意甚鹵莽有頃進饌精美不可名狀食訖館韋於內廳明日張老與妻謂韋曰此地神仙之府以兄宿命合得到此然亦不可久居明當奉別耳人世遐遠不及作書奉金二十鎰并與一故席帽曰若無錢可於揚州北邸賣藥王老家取一千萬持此為信遂別韋荷金歸其家驚訝五六年間金盡乃往揚州入北邸而王老果當肆陳藥韋持帽示之果取錢千萬而歸其家又思女復遣義方往天壇尋之千山萬水不復有路時逢樵人亦無知張老莊者又尋王老亦去矣後數年義方偶遊揚州閒行北邸前忽見張家崑崙奴因出懷金十

斤以奉曰娘子令送與大郎君阿郎與王老會飲此酒家當入報義方坐酒旗下日暮不見出乃入觀之飲者滿座座上並無二老亦無崑崙取金視之乃真金也續元怪錄

盧李二生隱居太白山讀書兼習導引術李生不耐寒苦一日告歸後李生知橘子園人吏隱欺欠折官錢數萬貫羈縶不得東歸貧甚偶過揚州逢盧生生昔號二舅李生與語哀其襤褸盧生大罵曰我貧賤何畏公不作好投身凡弊又有欠負身被囚拘尚有面目見我乎李生厚謝二舅笑曰居處不遠明日即將奉迎至旦果者馳駿足來迎者過城南數十里路側朱門斜開二舅出迎冠帔容貌與初逢時全別邀室中堂迥若霄際既夜引李生入北亭命酌曰兼與公求得佐酒者頗善箜篌須臾一女子至容色甚艷新聲甚嘉李生視箜篌上有朱字一行云天際識歸舟雲間辨江樹酒罷二舅曰莫願作婚姻否李生曰安敢二舅許為成之又曰公所欠官錢多少曰二萬貫乃與一拄杖曰將此於波斯店取錢可從此學道無自穢也纔曉前馬至二舅送李生出門波斯見拄杖驚曰此盧二舅拄杖何以得之依言付錢遂得無事其年往汴州行軍陸長源以女嫁之既婚頗類盧二舅北亭子

所覩皆復解箜篌果有朱書字視之天際之詩兩句也李生具說揚州盧生事妻曰少年兄弟戲書此昨夢見使者云仙官追一如公所言也仙傳拾遺薛肇與進士崔宇事相類女子為柳氏

杜子春者蓋周隋間人志氣閑逸縱酒閒遊資產蕩盡為親故所擯徒行長安中日暮無如於東市西門仰天長呼有一老人策杖前問曰君子何歎春言其心老人曰幾緡則豐用子春曰三五萬可矣老人曰未也更言十萬百萬亦曰未也曰三百萬於是袖出一緡曰給子今夕明日午時候子於西

市波斯邸慎無後期及時子春往老人果與錢三百萬不告姓名而去子春既富蕩心復熾自以爲終身不復羇旅也乘肥衣輕會酒徒徵絲管歌舞不復以治生爲意一二年間稍稍盡衣服車馬漸劇無存倏忽如初計窮自嘆於市門發聲而老人到握其手曰君復如此奇哉吾將復濟子幾緡方可子春慚不應老人因逼之子春媿謝而已老人曰明日午時來前期處子春忍愧而往得錢一千萬未受之初憤發以爲從此謀身治生石季倫猗頓小豎耳錢既入手心又翻然縱適又復如故不二年過貧舊曰復遇老人於故處揜面而走老人牽裾止之曰嗟乎拙謀也因與三千萬曰此而不痊則貧在膏肓矣子春曰吾落拓邪遊親戚見擯此叟獨三給我我何以當之因謂老人曰吾得此人間之事可以立孤孀可以衣食於名教復完矣名教雖尊非錢不完立事之後惟叟所使老人曰吾心也來歲中元見我於老君雙檜下子春以孤孀多寓淮南遂轉資揚州買良田百頃郭中起甲第要路置邸百餘間悉召孤孀分居第中婚嫁甥姪遷祔族親恩者煦之讐者復之既畢事及期而往老人者方嘯於二檜之陰遂與登華山雲臺峯入四十餘里見室屋嚴潔非常人居堂

有藥爐高九尺餘玉女環繞龍虎分據時日將暮老人持白石三丸酒一卮遺子春令速食訖取一虎皮鋪於內西壁東向而坐戒曰慎勿語雖尊神惡鬼夜叉猛獸地獄及君之親屬爲所困縛萬苦皆非真實但當不動不語一心念吾所言終無所苦言訖而去子春視庭惟一巨甕滿中貯水而已道士適去旌旗戈甲千乘萬騎徧滿崖谷呼叱之聲震動天地有一人稱大將軍身長丈餘人馬皆著金甲親衛數百皆仗劍張弓直入堂前呵曰汝是何人敢不避大將軍左右竦劍而前逼問姓名又問作何物皆不對問者大怒摧斬爭射之聲如雷竟不應將軍者極怒而去俄而猛虎毒龍狻猊獅子蝮蝎萬計哮吼拏攫而前爭欲搏噬或跳過其上子春神色不動有頃而散既而大雨滂澍雷電晦冥須臾庭際水深丈餘波及坐下火輪電光走掣前後勢若山川開破子春端坐不顧未頃而將軍者復來引牛頭獄卒奇貌鬼神將大鑊湯置子春前傳命曰肯言姓名即放不肯即取置鑊中又不應因執其妻來捽於堦下指曰言姓名免之又不應乃鞭捶流血或射或斫或煮或燒苦不可忍其妻號哭曰不敢望君匍匐拜乞但得公一言即全性命人誰無情君乃忍惜一言乎春

終不顧將軍且曰吾不能毒汝妻耶令取剉碓從脚寸寸剉之妻叫哭愈悉竟不之顧將軍曰此賊妖術已成不可使久在世間勅左右斬之斬訖魂魄被領見閻羅王曰此乃雲臺峯妖民乎提付獄中於是鎔銅鐵杖碓擣磑磨火坑鑊湯刀山劍樹之苦無不備嘗然心念老人之言亦似可忍竟不呻吟獄卒告受罪畢王曰此陰賊不合得作男宜令作女人配生宋州單父縣丞王勸家生而多病醫藥針灸略無停日亦嘗墜火墜牀痛苦不齊終不失聲俄而長大容色絕代而口無聲其家目爲啞女親戚狎侮萬端終不能對同鄉有進士

盧珪者聞其容而慕之因媒氏求焉其家以啞辭盧曰苟爲妻而賢何用言亦足以戒長舌者乃許之盧生親迎爲婦數年恩情甚篤生一男僅二歲聰慧無倫盧抱兒與之言不應多方引之終無辭盧大怒曰昔賈大夫妻三年不笑及覩射雉尚釋其憾今吾才非徒射雉也而竟不言大丈夫爲妻所鄙安用其子乃持兩足以頭撲石應手而碎血濺數步子春愛生於心忽忘其約不覺失聲云噫噫聲未息身坐故處老人亦在其前老人何不自守視而必假于春乎初五更矣見紫焰穿屋上大火起四合屋室俱焚老人嘆曰措大悞余乃

如是因提其髮投水甕中未頃火息老人前曰吾子之心喜怒哀懼惡欲皆忘矣所未臻者愛而已向使子無噫聲吾之藥成子亦上仙矣嗟乎仙才之難得也吾藥可重鍊而子之身猶爲世界所容矣勉之哉何東記蕭洞元事相同杜子春

無故於西市取錢三百萬極一生所欲羣義方無故於揚州邸取錢千萬金十斤李生無故於波斯邸取錢二萬貫世間有如許無礙錢而貧者求一文不可得造物之哀益亦太夢夢矣若神仙因緣又當存而不論也

定財貪吏不能掊

陸孜居於明州大隱勤於畎畝物力粗備時太守酷虐民有贍者悉被檢獲孜所有財物置於地後果搜其家產孜懼罪遂遁所藏之物掘地丈餘竟無所得謂是人所取守怒其妄論於象山築居掘得太隱之藏一無失焉又懼有告者遂將納之太守畀之釋罪與財却就舊業至今存焉聞奇錄

金銀歸真主

同光中莊宗平蜀得王衍金銀悉命鎔爲金銀磚約重三百斤一磚開一竅二人擔之上有匠人名曰馮高過荊南高季興曰馮高王屬我坑官吏持而有之儲爲一庫宋建隆中金

錢入京師斤兩封緘如故 續博物志

唐玄宗嘗御含元殿望南山見一白龍橫亘山間問左右皆言不見急召王元寶問之元寶曰見一白物橫在山頂不辨其狀左右貴臣皆曰何以我等不見玄宗曰聞之至富可敵貴朕天子有天下之富故見耳 獨異志

李世熊元仲父著

概綱第九

開鑿利孔究取誅夷

漢武帝以伐胡通西南夷鑿河諸工役竝興而大司農水衡不給乃用洛陽賈人子及東郭咸陽孔僅三人言利析秋毫弘羊為大農丞筦諸會計事稍置均輸以通物貨明年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筦天下鹽鐵乃言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請置大農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市郡國往往縣置均輸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轉販為賦而置平準於京師受天下委輸盡籠天下貨物貴即賣之賤即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反於本萬物不得騰湧抑使平名曰平準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皆滿均輸至餘五百萬匹稱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賜弘羊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

[illegible]利烹弘羊天乃雨平天漢中海內盈虛耗法刻深告緡均輸搖急泰山瑯琊羣盜並起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致殺二千石掠鹵鄉里道路不通上使御史中丞以上吏督之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興擊所至得斬二千石以下郡誅殺多至萬餘人數年乃頗得其渠帥卒阻山川往往復聚無可奈何乃作沈命法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是惡利之効也昭帝時弘羊為三公以為子弟求官不得怨霍光因與上官桀等謀逆事發族誅

嗚呼帥誅殺至萬餘人是弘羊殺之也作沈命法是弘羊沈之也族誅之報已後矣蓋賦歛之與刑獄刑獄之與盜賊三者相為終始也故言武帝時政不至於亡秦者幾希矣鄭濮德醖深又多以文章緣飾之故民罷而未亂焉耳後之言利者鑒之哉

唐玄宗初行節儉天下富饒後以國費後靡亦寖言利開元九年宇文融為監察御史始倡言天下戶口逃移巧偽甚衆乃制州縣逃亡戶口聽百日自首或於所在附籍或牒歸本

鄉各從所欲過期不首卽加簡括摘徙邊州公私敢容庇者抵罪卽以融為簡括使清逃戶羨田以佐國用戶逃則田必賣矣安得羨哉奪之耳融又奏制勸農判官十八並攝御史分行天下其新附客戶免六年賦調然使者競為刻急州縣承風百姓苦之往往為盜陽翟尉皇甫憬疏白其狀貶盈州尉時上欲廣四夷急於用度所賞賚番將及士馬不貲州縣畏融多張虛數凡得客戶八十萬田稱是歲終增緡錢數百萬悉輸入宮由是有寵公卿以下不敢立異戶部侍郎楊瑒議以為括客免稅不利居人徵籍外稅使民困弊得所不償所失融怒出瑒為華州刺史已領汴州河堤使又建白發九田故地為稻田收息入官興役紛然而收不償費召入鴻臚卿兼戶侍郎既又與崔隱甫比而逐張說遂得入中書已贓罪發流巖州道死嗚呼宇文融之不亡人國也亦幸其早死耳

楊慎矜者楊崇禮之子也崇禮以理財稱名卿慎矜習於言利及為太府筦出納諸州上供物所輸布帛有汙敝者發還本州徵折徵調繁富由是得幸而王鉷父晉於慎矜中表兄弟也慎矜引鉷入御史臺遷中丞慎矜猶以故意名之鉷不

悅林甫因使圖之鉷遣人以飛語告愼矜煬帝孫家蓄讖書與術士史敬忠來往謀復祖業帝大怒命下獄鞫之皆誣服惟搜讖書不獲林甫危之慮鉉乃入長安搜愼矜家袖讖書入暗中詬而出曰逆賊深藏秘記至會昌以示愼矜愼矜歎曰吾不蓄讖書此何從在吾家哉吾應死而已遂賜愼矜兄弟皆死妻子流嶺南

韋堅為江淮租庸等使侯王競勾剝賄賂歲增倍巨萬上以為能擢陝郡守董水陸轉運於是引滻水抵苑東望春樓為潭以聚江淮運船通漕渠自江淮至京師役夫徒無算民間愁怨天寶二年乃成上幸望春樓新潭堅以新船數百艘遍榜郡名陳郡中珍貨陝尉崔成甫着錦半臂缺胯綠衫而揚之紅袙首居前唱得寶歌使美婦百人盛飾而和之連檣數里堅跪進諸郡輕貨仍上百牙盤食上置宴竟日而罷觀者山積乃加堅左散騎常侍褒賞諸僚屬吏卒名其潭曰廣運而堅女弟為太子妃太子常於元宵出遊與堅會李林甫使楊愼矜告堅謀立太子下獄貶縉雲在道賜死

王鉷為戶口色役使有敕蠲租鉷奏徵其轂運費廣張錢數所輸乃重於租又曰制戍邊者六年免租庸然多有死者邊

將諱敗不申牒鉷按貫籍皆以為避課六歲之外悉徵卅年租庸有併徵三十年者中外歎怨上在位久嬖倖多後宮賞賜無節不欲數於左右藏取之鉷知上指歲貢額外錢帛白億萬皆貯內庫以供宴賞曰此不出於租庸調無煩經費上以鉷為能益厚遇之未幾邢縡以謀反伏誅而鉷子與焉遂族滅鉷按鞫聞云愼矜死訴於帝遂械王鉷全家至皆七竅流血吁愼矜害堅王鉷害愼矜而卒與俱死天網亦太密矣哉

楊釗貴妃之從祖兄也不學無行為鄉黨所鄙從軍於蜀往來玄琰家玄琰貴妃父也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引為輿援以善樗蒲得供奉專管樗蒲文簿鉤較精密上常賞歎以為好度支郎一歲中領十五餘使是時州縣殷富釗奏請所在糶變為輕貨及徵丁租地稅變布帛輸京師屢言帑藏充牣古人罕儔故上引百官觀左藏賜釗紫衣金魚并賜羣臣帛有差由是視金帛如糞壤賞賜貴寵無有限極尋以祿山之亂釗首倡幸蜀之策至馬嵬軍士憤怨陳玄禮謂之曰今天下崩離萬乘震蕩豈不由楊國忠耶眾齊聲曰念之久矣乃擒國忠斬首以徇既而都城傾覆朝廟腥羶歷年乃復則眾

財之始禍也即殺百國忠何益哉夫聚財則後後則淫淫則蕩而流離顛沛從之矣人臣其無以後心移主上哉

盧杞既爲相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於是言利者爭進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建議以爲貨利所聚皆在富商請括富商錢過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事罷約取償於官計天下不過借一二千商即足數年之用上從之詔借商人錢判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貨意其不實輒加榜捶人不勝苦有縊死者長安尉薛萃至荷校乘車搜人財貨長安囂然如被寇盜計所得纔八十餘萬緡又括僦櫃質錢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百姓爲之罷市相率遮宰相馬自訴以千萬數盧杞始慰諭之勢不可遏乃疾驅自他道歸計併借商所得纔二百萬緡人已竭矣時淮南節度陳少遊奏本道稅錢每千請增二百乃詔增他道稅錢皆如淮南又鹽每斗價皆增百錢然猶不供月費於是判度支趙贊乃奏行稅間架除陌錢法間架者每屋兩架爲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吏執筆握算入人室廬計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他資者出錢動數百緡匿一間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

每緡官留五十錢舊法千錢算二十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爲率主儈注所售入其算有司其自相市爲私籍自言隱錢百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其賞錢皆出坐事之家由是主儈得操其私以爲奸愁怨之聲盈於遠近其倡和造作以召怨階亂則皆杞之爲也後以激叛李懷光貶死澧州嗚呼言利之禍極於此矣近世至有祖述其法徵及坐堂門面者不旋踵而覆社宜哉

唐莊宗既銷錄博以孔謙爲支度務使上祀南郊大赦謙欲聚斂以求媚凡赦文所蠲者謙復徵之自是每有詔令人皆不信百姓愁怨謙復貸民錢使以賤估償絲屢檄州縣督之翰林承旨權知汴州盧質上言梁趙巖爲租庸使舉貸誅斂結怨於人陛下革故鼎新爲人除害而有司未改其所爲是趙巖復生也今春霜害稼繭絲甚薄但輸正供猶懼流移況益以稱貸人何以堪臣惟事天子不事租庸敕旨未嘗省牒頻下願早降明命帝不報謙又厚賂伶官求爲租庸使初不獲景進屢言乃許之謙自是得行其志重斂急徵以充帝欲民不聊生賜謙號豐財贍國功臣及明宗入監國下教數謙奸佞侵刻窮困軍民之罪而斬之凡謙所立苛斂之法皆罷

之因廢租庸使及內勾司依舊爲鹽鐵戶部度支三司委宰
相一人專判
石晉天福八年春夏旱秋又水蝗大起數千里內竹木葉俱
盡重以官括民穀使者督責嚴急至封碓磑不留其食有坐
匿穀抵死者民餓死數十萬口流亡不可勝數於是留守節
度使下至將軍各獻馬金帛芻粟以助國恒帥杜重威箝檢
索乾沒民尤苦之及契丹入寇國用愈竭復遣使者三十六
人分道括率民財各封劍以授之使者多從吏卒攜鎖刀杖
入民家大小驚懼求死無地州縣吏復因緣爲奸河南府出

緡錢二十萬景延廣復增率十七萬泰甯節度使安審信以
治樓堞爲名率民財以實私藏大理卿張仁愿爲括率使至
兗州賦緡錢十萬値審信不在拘其守藏吏指取錢一囷已
滿其數益是時藩鎮利國有難浚民以肥家如此於是盜賊
蠭起民情鼎沸諸鎮悉叛降契丹契丹兵入大梁帝與太后
及妻馮氏舉族面縛待罪奉國寶金印郊迎太后上表稱新
婦李氏妾契丹以晉王爲負義侯遂北遷帝幼女寵姬趙氏
聶氏旋爲契丹所奪嗚吁
後漢隱帝時三司使同平章事王章掌財賦時承契丹蕩覆

之餘公私困竭章捃摭遺利吝於出納以實府庫屬三叛連
衡宿兵累年而供饋不乏及事平賜予之外尚有餘積以是
國家粗安章聚斂刻急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二升謂雀鼠之
耗章始令更輸二斗謂雀耗按唐明宗天成元年敕文應納
夏秋稅子見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後祇納正稅數不量省耗
然則天成已前已有省耗每斛更輸一斗天成罷輸之後王
章又倍舊數取之也舊錢出入皆以八十爲陌章始令入者
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有犯鹽礬酒麴之禁者錙銖涓
滴罪皆死由是百姓愁怨章尤不善文臣常曰此輩授之握

算不知縱橫何益於國俸資皆以不堪資軍者給之吏已高
其估章更增之又與楊邠史宏肇等屢裁抑太后親戚及帝
左右帝積不能平遂與李業謀誅邠等議既定章等入朝有
甲士數十自廣政殿出殺章及楊史於東廡下收捕親戚黨
與傔從盡殺之章之死於是爲失刑矣然其掊克民脂斂愁
斂怨死又何足道哉
五代閩王璘喜奢侈中軍使薛文傑性巧佞以聚斂求媚璘
以爲國計使親任之文傑陰求富民之罪籍沒其財被捶榜
者胸背分受仍以銅斗火熨之建州土豪吳光入朝文傑利

其財求其罪將治之光怨怒帥其衆且萬人拔奔吳吳信州
刺史蔣延徽引兵會光圍建州王璘遣王延宗將萬人往救
軍及中途士卒不進曰不得薛文傑不能討賊延宗以聞太
后及璘子繼鵬泣請璘曰文傑盜弄國權枉害無辜上下怨
怒久矣今吳兵深入士卒不進社稷一旦傾覆留文傑何益
文傑亦在側互陳利害璘曰吾無如卿何卿自爲謀文傑出
繼鵬伺於啟聖門外以笏擊之仆地檻車送軍前市人爭持
瓦礫擊之文傑善術數自云過三日則無患部從者聞之倍
道兼行二日而至士卒見之踴躍臠食之閩王悉遣赦之不

及初文傑以爲古制檻車疎闊更爲之形如木櫃攢以鐵鍩
內向動輒觸之車成文傑首自入焉併誅其黨盛韜

閩富沙王延政稱帝於建州以楊思恭爲兵部尚書思恭以
善聚斂得幸增田畝山澤之稅至於魚鹽蔬果無不倍征國
人謂之楊剝皮及唐兵攻建州建人苦王氏之亂與思恭之
重斂爭伐木開道以迎之既破建州縱兵大掠焚宮室廬舍
俱盡其夕寒雨凍死者相枕藉民大失望唐主乃斬楊思恭
以謝建人

閩王審知初入晉安開府多事經賞不給孔目吏陳峴獻計

以富民補和市官恣所徵取薄酬其直富人苦之峴由是寵
遷爲支計官數年有二吏執文書詣峴里中問陳支計家安
在人問其故對曰渠獻計置和市官坐此破家者衆凡破家
者祖考皆訴於水西大王王使來追耳峴方有勢人懼不敢
言翌日峴自府馳歸悉召家人設齋意色慞惶里人復見二
吏入峴家遂暴卒水西大王者審知兄王潮之廟也按古今
興利之臣十九橫死而峴得保首領過矣人刑失出而鬼誅
之隨彼金夫者亦安所逃死哉

王安石始以新法歆動神宗諸大臣名哲往往廢逐所行青
苗免役保甲市易日益瑣屑亦効青苗者出未熟而貸之錢
田已熟而收其利安石嘗行此於一邑甚善然猶孖通下情
隨其願與不願也至當國時欲以此行之天下而守令者又
阿重臣意旨以多散錢多得利爲稱旨不問貧富貴賤強與
之又寄權人役出納之間輕重爲奸而民遂怨咨載道市易
鶩及果實冰炭騣騣問架除陌之事曾布所謂販鹽鬻帛貽
笑四方是也及呂惠卿用事又創爲手實法其法官爲立定
物價使民各以田畝屋宅資貨畜產隨價自占凡居錢五當
蕃息之錢一非用器食粟而輒隱落者許告獲貲以三分之

一充賞豫具式示民令依式爲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爲五等既見一縣之物產錢數乃泰會一縣之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詔從之於是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於雞豚亦遍抄之棰箠交下紙筆翔貴告訐之苦甚於苗役始行法時猶別災傷五分以上者免既而荆湖訪察使蒲宗孟上言此天下之良法使民自供初無所擾願勿以豐凶弛詔從之而民乃益困矣初安石議變法恐士大夫爭之乃議盡增天下吏祿上未之許而三司所上增吏祿至緡錢百十一萬有奇歲計吏祿厚則官不貪然民吏實難賦取如故乃令

括天下財用出入之數以聞令宰相提舉其事於是韓絳爲提舉以天下戶口人丁稅賦場務坑冶河渡房園之數租額年課及諸路出入錢穀之數一一比輸而舉朝公卿無一不以財用爲務者上下騷動民不聊生旋又興起大獄以恐脅士人如鄭俠王安國之徒僅保首領而去賴帝不遣之復斷厭安石所爲不二年罷然邊釁開而民財竭又割河東地界契丹終不可復舉小祖述其事卒以覆宋是聚斂太甚之致也安石子雱有才驟貴夭死絕嗣安石至捨宅爲寺衰落無聊則何益矣按安石躬爲廉儉心欲爲國興利耳然法立必行納諛憸諫遂非憚改言路由拑家國兩傷然則以利利天下且不可況以利利身乎古今以廉儉而行暴斂者鑒此哉

按手實之法下及雞豚其實本於管子管子地員篇云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瀆田悉徙五種無不宜其立后而手實手實之名始此呂惠卿因以行手實之法蘇子瞻曰左氏云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而亦有禮也而管仲之後不復見於齊者余讀其書大抵以魚鹽富齊耳然後知管子所以無後於齊蓋利不與民爭也桑弘羊族滅韋堅王鉷

楊慎矜王涯之徒皆不免於禍孔循誅死劉晏自盡有以也夫按子瞻之論不恕於管仲如此況下此者乎又攷宋如李諮元林特猶俱不免非命豈非剝下益上陰貴最重耶

宣和中大盜方臘擾浙中王師討之命陳亨伯發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如賣酒鬻糟商稅牙稅與夫頭子錢樓店錢皆少增其數別歷收繫謂之經制錢其後盧宗元頗附益之至翁彥國爲總制使倣其法又收贏馬謂之總制錢靖康之初嘗詔罷之紹興初孟庾提領措置財用又用經制二

之額增析而爲經總制錢色目寖廣矣是時駝騾維揚國用
益困呂頤浩葉夢得實總財事四顧無策逆蹟行亨伯之法
其說以爲征商雖重未有能強之使販賣酒雖貴未有能強
之使飲若頭子之類特取於州縣之餘而可供猝迫之用憂
術士人而其言如此蓋強敵壓境歲有吞噬恐華南莫知
稅駕兵屯日多將帥擅命姑爲劑量之計無暇爲寬征
薄斂之事耳及私好之後因仍不革遂爲生民大害初亨伯
作偏其兄喪於家廟謂剝民產怨禍必及子孫蓋深痛利孔
潰流家國同殃也不旋踵而舉族北轅蠱靈血肉亦可畏哉

阿合馬回紇人以言利有寵於元世祖中統三年始立左右
部分統庶務以阿合馬領其事仍兼諸路轉運使專理財賦
阿合馬以河南鈞徐等州俱有鐵冶請與鼓鑄之利乃括戶
二千與煽之歲輸鐵一百三萬七千斤又以太原民煮小鹽
越境販賣民貪其價廉競買食之解鹽以故不售歲入課銀
只七千五百兩請歲增五千兩無問諸色兵民均出其賦帝
以阿合馬爲有能因罷左右部歸中書超拜阿合馬平章事
時帝急於富國見阿合馬行事時有成績又數辨屈史天澤
益奇其才專委任之所言無不從阿合馬益橫擢用私人不

由部擬不咨中書復請重定條畫下諸路括戶口增太原鹽
課以千錠爲常額復奏立江西榷茶運司及諸路轉運鹽使
司宣課提舉司宣課司官吏多至五百餘人崔斌上言江南
官冗阿合馬一門子姪布處要津有虧公道帝是斌言命黜
之阿合馬竟以他事誣搆斌致死天下冤之時括江南戶口
稅課京兆等路歲額自一萬九千已增至五萬四千錠阿合
馬猶以爲未實欲羆之上察其非而止益都千戶王著因人
心憤怨阿合馬密鑄大銅鎚與妖人高和尚謀擊殺之時皇
太子從帝如上都阿合馬留守京師著以太子素惡其奸乃

遣二西僧至中書詐稱皇太子還都作佛事復矯太子令俾
樞密副使張易發兵夜會東宮易不察遽以兵往既而省中
遣使出迎悉爲僞太子所殺奪其馬入建德門夜一鼓至東
宮前立馬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數語著即牽去以所袖銅
鎚碎其腦立斃繼呼郝禎至殺之囚右丞相張惠於是宿衛
高觽張九思開門大呼曰此賊也叱衛士悉捕之高和尚逃
去椎著挺身就囚帝在察罕腦兒聞之詔討爲亂者獲高和
尚於高梁河與王著張易皆棄市著臨刑大呼曰王著爲天
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爲我書其事者阿合馬既死帝猶

不深知其奸及詢樞密副使孛羅乃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
王著殺之誠是也命發墓剖棺戮尸於通玄門外縱犬食之
問民眾觀稱快籍其家得檀藏二人皮問之其妻云每咒咀
時置神坐於上又以帛二幅書甲騎圍守幄殿兵皆彎弓挾
刃內向狀涉不軌遂并誅其子忽辛等四人幷令中書悉罷
黜其黨與凡汰其中省部者七百十四人罷其濫設官府二
百餘所又以郝禎耿仁黨惡尤甚命剖禎棺戮其尸下耿仁
於獄誅之
初阿合馬專政盧世榮以賄進為江西榷茶運使以罪廢阿

合馬死朝臣諱言利無以副上意者總制院使桑哥薦世榮
才能富國召問稱旨遂以世榮為右丞即日奉詔理鈔法之
弊曰請其生財有法用其法當賦倍增而民不擾翰林學士
董文用謂之曰此錢取於右丞家耶取之民耶取於右丞家
則吾不知若取於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牧
人日剪以獻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以避寒熱即死
且盡毛又可得乎民財有限右丞將盡取之得無有日剪其
毛之患乎世榮不能對世榮言天下歲課鈔九十餘以臣經
畫之不取於民可增三百萬自王文統後鈔法虛弊已久宜

括銅鑄錢併製綾券與鈔参行泉杭一州宜立市舶轉運司
給民錢令商販諸番官取其息七民取其三各路雖設常平
倉名存實廢宜取權豪所擅鐵冶鑄器鬻之以其息儲粟平
糴則可均物價而獲厚利民間酒課太輕宜官給鈔行古榷
酤法仍禁民私酤米一石取鈔十貫可得二十倍國家以兵
得天下不藉餽糧惟資羊馬宜於上都隆興諸路買幣帛易
羊馬選蒙古人牧之歲收其皮毛筋角酥酪之用以十之二
與牧者而馬以備軍興羊以充賜予帝皆善而行之乃請立
規措所所司官吏以善賈為之帝曰此何職世榮曰規畫錢

穀耳從之又言天下能規運錢穀者為阿合馬所用今悉以
為汙濫出之臣欲擇而用之懼有言臣私有罪者帝曰何必
計此第用其可用者於是擢用甚眾請於眞定濟南太原甘
肅江西江淮湖廣等處立宣慰司兼都轉運司以治課程仍
嚴立條例禁諸司不得沮撓檢察以宣德王好禮並為浙西
宣慰使帝曰宣德人多言其惡世榮言彼自陳能歲辦鈔七
十餘萬錠是以用之世榮既得委任之專無所忌憚郎中周
戭因議事共同誣殺之朝廷震懾無敢言者監察御史陳天
祥獨上疏言世榮始為江西榷茶轉運使屢犯贓罪動數萬

許今竟不悛狂悖尤甚雖居承轄實專大政恣行苛刻大肆誅求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攷其行事不副所言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不取於民能令課程增三百萬錠今乃迫脅諸路官司虛增其數凡若所爲動爲民擾脫不早有更張須其自敗正猶蠹蝕自除本病深矣疏聞詔丞相以下雜問其罪令世榮天祥皆赴上都於是御史中丞阿剌鐵木兒等以世榮所招罪狀上奏世榮於帝前一一欵服乃罷榷酤初民間酒聽自造米一石官取鈔一貫世榮以官鈔五萬錠立榷酤法米一石取鈔十貫增舊十倍至是罷之聽民自造旋誅盧世榮刲其肉以食鷹鷂世榮初以言利進太子意深非之曰財非天降安能歲取盈乎桑哥素主世榮聞太子言默然不敢救竟誅死

桑哥狡黠豪橫好言財利帝深喜之盧世榮誅遂有大任之意復置尚書省以桑哥鐵木兒並爲平章政事桑哥以變鈔及中統元寶行之既久物重鈔輕遂建議更造至元鈔行之自一貫至五十文凡十有一等每一貫文視中統鈔五貫文旋奉詔檢覈中書省虧欠鈔六千餘錠叅知政事楊居寬微自辨以爲實掌銓選錢糧非所專桑哥怒令左右掌其

頰遂與郭佑皆引服事聞佑居寬皆坐棄市籍其家人咸寃之江甯縣達魯花赤吳德者憤言尚書今日鉤攷中書不遺餘力他日復爲中書鉤攷獨不死耶或以告桑哥亟捕殺之桑哥既擿委六部鉤攷百司倉庫財穀復以爲不專其任遂擢徵理司以主之時理算之計行入倉庫司錢穀者無不破產及當更代人皆棄家避之桑哥又言湖廣錢穀已責償於平章要束木他省欺盜必多請以叅知政事忻都等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六省耗失之數給兵以衛其行詔皆從之時天下騷然而江淮尤甚讒佞之徒方且諷請立石爲桑哥頌德帝曰民欲立則立之仍告桑哥使之喜也碑成樹之省前題曰王公輔政之碑會朔方軍興而征求愈急御史中丞董文用素不附桑哥乃曰民急矣外難未除而內傷其根本丞相宜思之因持郡國所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非不欲安樂爲法暴斂至此御史臺所以救時政之不及丞相當有以助之不當抑之也桑哥益恨之日摭臺事譖於帝欲罪之帝曰御史職也何罪之有既而江淮行省言在南之民患增課料民括馬之苦程鉅夫入朝時上疏言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苟不以進賢爲

急惟以殖貨爲心非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之意今權奸用事
立尚書鈎攷錢穀以剥割生民爲務所委任率貪饕邀利之
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以爲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
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於國爲便桑哥大怒繫詣京
師不遣奏請殺之凡六奏帝不許會日食地震武平地陷黑
沙水涌出壞官署四百八十間民居無算壓溺死傷者數十
萬人帝深憂之集百官詢致災之由議者畏桑哥莫敢指切
時政時忻都王巨濟等理算天下錢穀已徵者數百萬未徵
者尚數千萬民不聊生自殺者相屬逃山林者則發兵捕之

於是學士趙孟頫因阿剌渾薩里入奏於帝請須下詔蠲除
庶天變可弭帝從之詔草已具桑哥怒曰此必非上意孟頫
曰凡錢穀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何所從取非及時除免之
他日言事者論以失陷錢穀數千萬歸咎尚書省豈不爲丞
相深累耶桑哥悟遂赦天下民賴少蘇他日徹里乘間入言
桑哥罪狀詞語激烈帝怒命衛士批其頰血湧口鼻委頓地
上少間復呼問之辨愈力帝大悟召不忽木問之亦言桑哥
壅蔽聖聰誣殺言者致民愁盜熾旦夕召亂非亟誅不可廷
臣言者益衆遂詔臺省相與辯駁之桑哥辭屈帝桑哥曰爲

惡始終四年臺臣豈不知之知而不言當得何罪遂斥罷臺
臣之久任者免桑哥等官命徹里帥衛士三百人籍桑哥家
得珍寶如內藏之半阿剌渾薩里以連坐亦籍其貲罷徵理
司詔下之日百姓相慶御史言鈎攷錢穀自中統至今三十
年更阿合馬桑哥當國設法已極其黨公取賄賂民不能堪
不如罷之便詔罷各路鈎攷仆輔政碑併免撰文者閻復官
凡入其黨者悉除名爲民湖廣平章要束木者桑哥妻黨也
尤爲不法逮至京師籍其家貲黃金至四千兩遂詔下桑哥
獄復繫要束木還湖廣誅之桑哥亦伏誅其黨納速剌丁滅

里忻都王巨濟等俱逮獄御史言其比黨桑哥理算江南錢
穀備極酷虐民嫁妻賣女殃及親鄰維揚錢塘受禍尤慘無
辜死者五百餘人天下之人思食其肉乞誅之以謝天下帝
以忻都長於理財欲釋之不忽木力爭不可日中凡七奏卒
併誅之併寢復立尚書省專領右三部之議

楊鐵崖曰張士誠國亡於其弟士信尤趣亡於壽欽臣周仮
仮山陽鐵冶子八號曰周鐵星以聚斂功至上卿國敗日伏
誅鐵星曰鹽鐵錢穀籍皆在我汝國欲富當勿殺我主者怒
曰亡國賊不知死罪尚敢言是耶速殺之吳人快之咸頌謝

手謝天曰今日天開眼也鐵崖之詩曰周鐵星國上卿談中
韓爲法經釘箠杖爲國刑千倉萬庫內外盈十有三賦爭科
各周鐵星鞭算箕斂無時停開血河築血城血戰艦血軍營
刮民膏嚼民髓六郡赤骨填溝壑齊雲倚天一日傾鐵星亡
國法當烹倘將六耙金谷數乞死萬一充虞衡鳴冉周鐵星
十抽一錐百萬釘誓剝顱髏作溺器鐵星碎地敢瞋天開顏
王旦曰朝廷榷酤至矣東南民力竭矣此眞宰相之言也
陳恕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此眞度
支之言也李沆曰中外條陳利害一切報罷以此報國此

眞宰相之識也岳武穆用兵每調軍食必蹙額曰東南民
力竭矣此眞將軍之言也他如均輸平準間架除陌青苗
手實中世行之皆令國氣蕭索民情波蕩而造端作法之
人亦無令終此何也利必有害其數然也集怨斂詛犯忌
干和神者惡之矣卽劉晏以養民理財算無遺策厥後冤
死史猶以爲精利所致況其他乎必不得已如張詠陳恕
並開周忱均節盈虛焉可也如劉巴策蜀權宜泉府不至
厲入焉可也法于侊之三難寬堯夫之一分焉可也不然
者利孔一開萬竇並裂頭顱墜地邦國隨之可嘆也夫

通叟賣主躬被顯戮

石敬塘與唐潞王有隙懼誅桑維翰倡謀曰公明宗愛壻契
丹主與明宗結爲兄弟能屈節事之朝呼夕至何患不成敬
塘意遂決反卽令草表稱臣且以父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
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以賂之自是幽薊十六州陷腥
羶者四百三十二年皆桑維翰之罪也敬塘旣借契丹得國
維翰亦以此得相纔踰十年契丹竟執晉主重貴北歸而殺
桑維翰敬塘絕嗣而國滅矣維翰身誅而家覆矣賂敵者倘
寒心哉

劉承勲善數計事南唐烈祖爲糧科判官稱職遷德昌宮使
德昌宮唐之外府也禪代之後簿籍淆亂鉤校不明承勲由
是多入私家盜用無算家蓄伎樂數百人每伎費數百緡而
珠玉服飾稱是承勲詭佞賂遺權要故窮極奢富而久弗及
譴宋祖旣平荊湖詔江南具舟運湘中米承勲請行乃督巨
艘數百艘自長沙抵迎鑾本以奸心預結宋朝爲後時計及
金陵平承勲歸京師首陳運米事以爲已績太祖曰此李煜
勸王之職豈汝功耶特勿敘用旣而窮困裸袒丐食於路不
勝其苦凍餒而卒使承勲不自陳乞逐隊歸朝終不失爲士

大夫乃以貳心賣國首露明廷自取厭薄特勿敘用甚於丁公之刑矣洲氷千艘無濟餒鬼天道也夫

陸完先爲江西按察使與甯王交善及爲兵部尚書宸濠求曰護衛司得矣遂遺完書幷輦載貨賄令與寵幸錢甯及臧賢等營運布置竟復護衛甯等又謀入甯世子進香爲援立計及甯王反陸完等俱下獄籍家嘉靖初發完充軍餘皆死於獄始希非分之福卒得非意之禍私外藩而覬鼎祚者鑒之哉

元末東莞人王成作亂鄉紳何真購以副使請於官起兵除之募人能縛成者予鈔十千於是成奴縛成以出奴求賞真如數予之笑謂成曰公奈何養虎遺患因使人具湯鑊駕車上成懼以爲將烹已也眞乃縛奴於上促烹之使人鳴鉦鼓推車號於衆曰四境無如奴縛主以罹此刑也人服其賞罰有章遂爭歸之後率衆附大明焉以十千賣主適足營薪鑊鼓車矣快哉斬丁公烹成奴使名義煥輝日月闢明千載僅兩事耳倘盡如不義侯之封則一金錢世界而已人類之滅不已久哉

王景畧初見桓溫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意欲用晉也溫不

能用乃仕苻秦一見如舊交臨終苻堅問以後事則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堅違其言遂以覆國古今事虜而心存中夏者景畧一人而已樂毅去燕仕趙趙言伐燕則曰終身不敢謀燕之奴隸況孫子乎如毅者可謂不二心矣此兩賢者千載誦之無間辭焉以此見人倫天道之同也若華人而有虜心挾虜以固權位始惟秦檜與湯思退檜輸心金人誅勦邊將詛撤中國之武衛以就和議及洪浩朱弁北還始知撻懶所以用檜檜所以遁虜者則已橫潰不可支矣湯思退代之復以王之望爲通問使私許割海泗唐鄧四郡以賂金復令孫造諭金以重兵脅和敵兵既動言者始極論思退之罪於是罷相原秦湯之心不過貪權勢戀貨賄極重難返耳乃至賣國事敵惡極滔天檜既絕嗣湯亦悸死雖天道殛奸而宋祚已去哀哉

徼倖謾國卒陷極刑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遇秦太子子異人質於趙曰此奇貨可居乃以千金見太子夫人姊而說之卒以異人爲嗣是爲莊襄王又娶邯鄲姬絕美者與居知其有娠歃異人酒而獻之

生子政為始皇不韋爲尊寵用事後太后與嫪毐亂事敗遂不韋遂遷於蜀飲酖死覆其宗夫斷一臂而得千金雖愚者不為令費千金而失一族所謂大巧必有大拙也謂不素善賈吾不信矣

靖康時柔福帝姬隨二帝北狩有開封尼李靜善者嘗選宮婢言其貌類柔福教以宮禁事令為奸詐靜善心喜即自稱柔福蘄州兵馬鈐轄韓世清送至行在詔遣內侍驗視之貌良是問宮禁事頗能言之但以足長大為疑靜善顰蹙曰金人驅迫如牛羊跣行萬里寧復故態哉上惻然即詔入宮授福國長公主下嫁粧資萬八千緡及顯仁太后回鑾言柔福在五國城適徐還后知其詐靜善遂伏誅按徽宗三十四女有榮德帝姬者亦從駙馬曹晟北遷晟卒改適金習古國王紹興中商人妻易氏在劉超軍中見內人言宮禁事遂自稱榮德鎮撫使解潛送至行在遣內夫人驗之詐下大理杖殺之此與靜善時同事同易氏獨早敗耳宮掖邃嚴有如天上徵事驗情敗可立見此神姦所不敢妄覬而兩女子狡獪談笑而為之詎意在萬八千緡則糜身剉骨所不及顧矣財貨之令人忘死至此哉

谿壑不饜必以賄死

晉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賄死遂弗視其後邢侯與雍子爭田雍子納其女於叔魚以求直及蔽獄之日叔魚抑邢侯邢侯殺叔魚與雍子於朝賄死之言於是驗矣晉潘岳之母常誚責岳曰汝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及岳與石崇同為孫秀所收謝母曰負阿母遂與崇皆被誅此二母者皆不幸有是子者也

陶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乃裝黃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往視之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為言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為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於莊生所聽其所為長男至楚發書進金如父言莊生曰可疾去慎勿留莊生間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此則害於楚王曰奈何莊曰獨以德可以除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長男以為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為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未去耶長男曰初為弟事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

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入室取金長男卽自入室取金持去莊生羞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爲持金錢賂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王大怒命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其母及邑人盡哀之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其必殺弟也彼非不愛其弟是少與我俱見苦爲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豈知財所從來故輕棄之非所吝惜前日吾欲遣少子爲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

吾亦曰以金脫死卽以金殺男天之道也亦何足怪哉

主父偃初貧假貸無所得客遊甚困諸侯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恨相見之晚拜爲郎中歲四遷數上疏言事令諸侯得推恩以地侯子弟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又說上徙天下豪傑於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上皆從之及尊立衛皇后發燕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說偃曰太橫矣偃曰臣結髮遊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厄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而暴施之及

爲齊相乃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恐劾燕王論死遂自殺偃始窮時遊燕趙及貴遂發燕事趙王恐其爲國患乃使人上書告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多以得封者偃齊王以自殺聞上大怒以爲偃劫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偃服受諸侯金實不劫齊王令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弘以爲非誅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偃嗚呼以口舌得官以賂金夷族禍福倚伏老氏嘗道之矣

宣帝始立微時許妃爲皇后霍光妻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爲皇后顯遺淳于衍蒲桃錦二十四匹散花綾二十五匹綾出鉅鹿陳寶光妻傳其法顯召入第使作之機用一百二十躡六十日成一匹直萬錢又與越珠一斛緋綠綾七百端直錢百萬黃金百兩又爲起第宅奴婢不可勝數衍猶怨薄曰吾爲若成何功而報我若是哉霍光薨後醜后語稍洩上始聞之而未察稍稍削奪光家權光子禹怨恨甚因謀廢立事發覺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衍等連坐悉誅滅嗟乎衍成何功顯報之薄而天報之優矣

漢哀帝旣幸董賢寵愛日甚旬日間賞賜絫巨萬詔將作爲

賢起大第重殿洞門木土之功窮極伎巧柱檻衣以綈錦下至僮僕皆受上賜上方珍寶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及至東園秘器珠襦玉匣豫以賜賢封爲高安侯復以爲大司馬衛將軍親屬皆侍中及哀帝崩王莽使謁者以太后詔收賢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即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賢既見發贏珍其尸因埋獄中賢所厚吏沛朱詡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尸葬之向所賜珠襦王柙剛柏題湊今安用哉

漢安帝既數遣中使往來茸陵爵賞無度尚書翟酺諫曰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紱盈金積寶至乃盜弄神器幾傾社稷及其破壞頭顙墜地願爲孤豚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無道殃必疾今外戚近幸軍尋覆轍推折可必歛天下之財填無功之家帑藏殫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將後重賦百姓怨叛危亂之所倚也旨哉致貴無漸之言其於進退盈虛之理洞晰而切痛矣漢世多道黃老卒無明著如此者使殖寶自焚孤豚接僵可哀也夫

漢文帝既尊寵鄧通使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我也何言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人告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遂竟案盡沒入之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長公主賜鄧通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然則表還銅山束身傭力通將免乎曰傚屜存雲指長物如弛重負者此惟有道者能之通如戀乳之嬰失乳而死甯積乳糯癖死耳遑慮終身乎蓋錢布天下時已是死法也

平陵士孫奮富聞京師而性儉吝從子端辟梁冀掾奮送絹五疋晨以乾魚當宿客舍顧錢直甚少王曰君惜錢如此欲作士孫景卿耶梁冀嘗遣奮馬乘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告之郡縣認奮母爲妻孫壽守藏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遂收拷奮奮兄弟俱死獄中悉沒其貲至億七千餘萬吁冀雖橫惡亦可爲聚賄不散者之戒矣梁冀在職二十餘年窮極滿盛威行宮府何有於奮一旦天心來復桓帝震怒與中常侍單超等五人成謀誅冀諸梁及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少長皆棄市縣官斥賣財貨三十餘萬萬奮雖枉死幽憤亦稍紓哉

王莽敗時省中黃金萬斤者爲一匱尚有六十匱黃門鉤盾臧府中尚方處處各有數匱長樂御府中御府及都內平準帑藏錢帛珠玉財物甚衆莽愈愛之賜九虎士人四千錢衆重怨無鬬志夫莽之初能捐四千萬與人今僅四千錢與死敵之士何其悖也

董卓初入洛陽縱兵士大掠淫擄婦女謂之搜牢又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鐘虡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及聞東方兵起欲徙都長安收諸富室以罪惡誅之沒入其財物死者不可勝計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

塚墓收其珍寶入長安又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積穀爲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時王允與呂布及僕射士孫瑞謀誅卓勅之吏士大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士女賣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塡滿街肆弟旻璜等及宗族老弱在郿皆爲羣下斫射死尸卓於市時天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爲大炷置卓臍中然之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諸袁門生聚董氏之尸焚灰揚之於路塢中有金三萬斤銀九萬斤錦綺奇玩積如邱山按莽卓凶虐無可擬數暴斂特其一耳然罄省中之匱不能贖漸臺之首傾塢中之藏無以掩溢地之脂益知賄之不能救死也

漢靈帝時中官曹節王甫父兄子弟爲卿校牧守令長者所在貪暴白姓不堪甫嘗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榷官財物七千餘萬京兆尹楊彪發之司隸楊球奏收甫等下洛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萌球自臨考五毒備極父子悉死杖下乃僵磔甫尸於夏城門盡沒入其財產妻子皆徙比

中常侍張讓在桓帝時已權傾內外讓有監奴典任家事通貨賂威靈震赫扶風人孟佗者貲甚饒與奴朋結傾囊饋遺

奴德之問佗曰君何所欲吾力能辦也曰望汝曹爲我一拜耳時公卿求謁讓者車每塡門佗一日詣讓邐不得前監奴望見爲佗率諸蒼頭迎拜於路共轝入賓客大驚謂佗善讓也遂爭賂佗珍寶旬日間積貲至巨萬佗分遺讓讓大喜拜佗涼州刺史受賂下拜此自奴骨不足道孟佗能傾貲以奴之差有氣色計數耳近世張江陵之奴楚濱者遂與縉紳往來一時士大夫視孟佗又如天上人矣哀哉靈帝時讓與趙忠等皆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爲民蠹害徵南宮災讓忠等說帝斂天下田畝稅十錢以修宮室鑄銅

人又發郡縣材木文石部送京師黃門常侍強折賤買復不
爲卽受材木遂至腐積刺史太守復增私調又分西園騶分
道督促恐動州郡多受賄賂於是張角煽亂黃巾響應皇甫
嵩以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助軍張鈞亦言
張角作亂萬民樂附者由十常侍宗親賓客典據州郡侵漁
百姓百姓怨抑無所訴也蓋皆以暴斂黷貨爲禍敗之源也
及何進謀誅讓忠等因共殺進袁紹乃勒兵斬忠捕宦官無
少長悉斬之讓等數十人劫質天子走河上追急讓等皆投
河而死按甫讓等放毒人物嫉賊忠良使陰陽乖剌人用不
康悉逆備矣即斂畝錢一事民困已極國之將亡必有百孔
千瘡而其大端皆在徵斂調發騷動閭閻秦築長城隋征高
麗徽宗置花石綱賈似道丈量皆不旋踵覆敗其他卽有不
得已之役而以擾民致亂者不可勝數謀國者鑒之哉
王猛伐慕容暐暐遣慕容評拒猛議以持久制之猛乃遣騎
五千夜從閒道起火高山燒評輜重火見鄴中評性貪鄙鄣
固山泉賣樵鬻水積泉絹如邱陵三軍莫有鬭志猛聞之笑
曰慕容評真奴才也雖兆億之衆不足畏況數十萬乎吾破
之必矣暐亦讓評曰王高祖之子也宜以宗社爲憂奈何專

以聚斂爲心乎府藏之珍貨朕豈與王愛之若急軍冒進王
持錢帛安所置也皮之不存毛將安傅錢帛可散之三軍以
平寇凱旋爲務評懼而與猛戰大敗單騎走猛遣郭慶窮追
至遼海高勾麗縛評送之
晉江州刺史劉胤矜豪日甚專務商販殖財百萬縱酒耽樂
不恤政事及朝廷徵郭默爲右軍將軍默將赴召求貲於胤
胤不與由是怨胤胤長史張滿等素輕默或倮露見之默常
切齒臘日胤餉默豚酒默對使投之水中會有司奏今朝廷
空竭百官無祿惟資江州漕運而胤商旅繼路以私廢公請
免胤官書下胤不卽歸罪方自申理盖胤因謂默曰劉江州
不受免與張滿等密有異圖惟忌郭侯一人欲先除之默以
爲然帥徒候旦門開襲胤矯詔討罪入至內寢牽胤下斬之
掠胤女及諸妾併金寶還船默亦爲陶侃所誅
北魏太子晃監國頗信任左右又營園田收其利高允諫曰
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容養今殿下國之儲貳
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販酤市廛與民爭利
謗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
而無乃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之利乎昔虢之將亡神賜之

土田漢靈帝私立府藏皆有顛覆之禍前鑒若此甚可畏也
武王愛周召齊畢所以王天下殷紂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其
國今東宮儁乂不少須侍御者恐非在朝之選願斥去邪佞
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販鬻之物以時收散如此則
休聲日至謗議可除不聽中常侍宗愛憲構告其罪魏主大
怒斬其寵臣道盛等於都街東宮官屬多坐死魏主怒甚晃
以憂卒

後魏宦者劉騰手不解書而多姦謀善揣人意胡太后以其
保護之功累遷至侍中光祿大夫干預政事納賂爲人求官

無不効者後與清河王懌爭寵與元乂謀殺懌幽太后於北
宮騰自執管籥太后服膳俱廢乃嘆曰養虎得噬我之謂矣
騰遂爲司空八座九卿皆旦造騰宅參其顏色然後赴省府
亦有終日不得見者公私屬請惟視貨多少舟車之利山澤
之饒所在榷固刻剝六鎭交通互市歲入利息以巨萬萬計
逼奪鄰舍以廣其居遠近苦之及騰卒后遂與帝謀誅元乂
太后復臨朝攝政詔削騰官爵發騰墓暴散其骨籍沒家貲
盡殺其養子

宋明帝即位中書侍郎舍人盡用左右細人阮佃夫王道隆
楊運長等並參預政事佃夫尤恣橫人有順逆禍福立至大
納貨賂所餉減二百匹絹則不報書園宅飲饌過於諸王妓
樂服飾宮掖不如也僕隸皆不次除官捉車人至虎賁中郎
將馬士至員外郎及帝殂蒼梧王即位佃夫等仍貨賂公行
褚淵袁粲皆不能禁時帝凶狂失德朝野皆屬意於建平王
景素佃夫等不利立長君欲除之景素遂起兵據京口及京
口既平蒼梧驕恣尤甚佃夫等謀因帝出江射雉稱太后
令喚隊仗還閉城門遣人執帝廢之立安成王準事覺蒼梧
收佃夫等殺之悉誅與佃夫同謀者

曹虎爲右將軍初善於誘納日食荒客常數百人晚節好貨
賄而吝嗇罷雍州得見錢五千萬他物稱是妓女食醬菜無
重肴東昏疑虎舊將兼利其財遂殺之

顏氏家訓云鄴下一領軍貪甚家僮八百後坐事伏法籍其
家財麻鞋一屋其餘財貨不可勝言

王筠爲臨海太守在郡侵刻還資有芒屩兩舫家累千金外
服粗敝所乘牛常飼以青草及遇亂爲盜所攻墜井卒家人
十三口同遇害棄尸空井中麻鞋一屋芒屩兩舫守郡領軍
何其癖之同也致相反者筠以青草飼牛而王濟以人乳飲

家虎以醬汞食伎而奚君集以人乳飲姬兩姬皆不火食夫
窮奢如斯流毖不可廻塑貨如堆肉惡不可食生意盡矣矛
亡俗乎

北齊庫狄伏連鄙悋愚陋居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入其妻
病百錢買藥猶恨其多家口百餘盛夏人料倉米二升不給
鹽菜各至日妻為設豆餅問豆所從得云於馬豆中分之伏
連大怒杖典馬艮者積年賜物俱貯別庫令一婢專司管鑰
每入庫檢閱必語妻子此官物不得輒用至死身唯倣褌而
家積絹至二萬後武平中被誅並籍入叫至此真為官物矣

凡奇貪奇吝類有鬼物憑之者不然何行事如狂而言事若
識也

朱異少貧傭書自業書畢便成誦會有詔求異能之士博士
山賓表薦之武帝召見遂被知賞然貪財冒賄欺罔上指
權龍顛倣賴賞八或規之答曰我寒士也諸貴皆恃枯骨輕
我若不之為蔑尤甚我是以先之侯景之降也帝意猶未果
納異力贊之及魏相高澄請和景疑懼致書於異求絕和議
異受景綱金三百而和仍不絕景遂反異居權要三十餘年
自員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衛率至領軍四職並

驅鹵簿皆近代所未有也異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其
中臺池亭館之勝賓客恒滿財貨充積而性吝嗇未嘗散施
厨下珍羞腐爛每月嘗棄十數車雖諸子親房亦不分贈侯
景之叛以誅朱異清君側為名及圍臺城中外怨之異慚懼
而死臺城陷後家室珍積蕩掠無遺

梁武陵王紀與湘東王繹爭帝兵頻戰不利求和請依前旨
還蜀上不許紀以黃金一斤為餅餅百為簇至有百簇銀五
倍於金錦罽繒綵稱是每戰懸示將士不以為賞甯州刺史
陳智祖請散之以募勇士弗聽智祖哭而死有請事者紀稱
疾不見由是將卒解體樊猛擊之紀衆大潰猛引兵至紀所
紀在舟中繞牀而走以金囊擲猛曰以此雇卿送我一見七
官猛曰天子何由可見殺足下金將安之遂斬紀及其幼子
圓滿

梁沈約之孫衆亦有文詞已降侯景復仕陳性吝嗇積貨巨
億而絕無所賑贍自奉甚薄每朝會衣裳破裂至以麻繩為
帶或躬提冠履又囊麥飯以給食朝士共鄙訥之後以非毀
朝政賜死絕無賑贍全是殺機妻麥給食亦類餓丐死法備
矣何必以謗國罹殃乎

錢神志　卷四　四十一

李義府常掌選事惟賄是求母妻諸子競相市鬻其門如沸帝頗聞之一日謂曰聞卿兒壻輩多撓法朕爲卿掩覆何不少勗之義府勃然變色曰誰爲陛下道此帝曰何用問我所從得但須自反義府謷然不謝上由是不悅高宗之不爲桓靈者蕤有此耳時望氣者謂義府所居第有獄氣宜積錢二十萬緡以厭之義府信之聚斂尤急義府居母喪朔望給哭假輒微服與元紀出城東登古冢候望氣色或告義府窺覘災眚陰有異圖又遣其子津召長孫無忌之孫延受其錢七百緡除延司津監楊行頴告之詔下義府獄除名流嶲州憤恚死三子及壻同日流竄人以爲誅四凶云義府之流也太常劉祥道實按之或作河間道行軍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榜於衢以其錢多故目爲銅山賊也義府多取人奴婢及敗各散歸其家故其露布云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

張昌儀爲洛陽令借易之權勢屬官無不允者風聲鼓動有薛姓者賫金五十兩遮而奉之昌儀領金受其狀至朝堂付天官侍郎張錫數日失狀以問昌儀昌儀曰亦不復記但姓薛者即與錫檢薛姓六十餘人並令與官其蠹政如此時昌

錢神志　卷四　四十二

儀兄弟貨賂公行甲第華侈李湛曰此海市蜃樓耳豈得長久耶未幾易之昌宗敗昌儀等皆伏法海上樓臺遂爲晞露矣悲夫張九齡見朝之趨附楊國忠以求官語人曰此曹皆向火乞兒一旦火盡灰冷當凍裂肌膚暴骨溝中耳張彖亦云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爲冰山耳晙日一出得無失所恃乎夫膏火自煎即冰山爲烈燄止水自燃即往醱爲冰山死生變化亦由心造耳如聞道者固有千年大凝之冰亦有傳薪不盡之火是非諸乞兒所及知也

唐中宗時安樂公主及后妹郕國夫人上官婕妤婕妤母沛國夫人鄭氏尚宮柴氏賀婁氏氏後爲臨淄王所誅女巫英兒隴西夫人趙氏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雖屠沽臧獲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謂之斜封官錢三萬則度爲僧尼其員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官幾數千人西京東都各置兩吏部侍郎爲四銓選者歲數萬人安樂公主嘗請昆明池上以百姓捕魚所資不許公主不悅乃更奪民田作定昆池延袤數里累石象華山引水象天津欲以勝昆明故名定昆安樂有織成裙直錢一億花卉鳥獸皆如粟粒正視旁視日中影中各爲一色諸公主多縱僮奴掠百

姓子女爲奴婢侍御史袁從之收繫獄治之公主訴於上上手制擇之驕極勢重自虞失勢遂同韋后謀弒中宗臨淄王隆基勒兵斬韋后安樂公主方照鏡畫眉軍士斬之追廢爲悖逆庶人

太平公主初與臨淄王謀誅諸韋有功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與上有隙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文武之臣大半附之遂謀廢立又與宮人元氏謀於赤箭粉中寘毒進於上上乃定計誅之悉戮其黨公主逃入山寺三日乃出賜死於家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子薛崇簡以數諫其母被撻特免死賜姓

李籍公主家財貨山積珍物侔於御府廏牧羊馬田園息錢收之數年不盡

玄宗貴妃三姊韓虢秦及二兄銛錡五家凡有請託府縣迎承峻於制勅四方賂遺輻輳其門朝夕如市十宅諸王及百孫院婚嫁皆先以錢千緡賂韓虢使請無不如意上所賜與及四方獻遺五家如一競開第舍極其壯麗一堂之費動踰千萬既成見勝己者輒毀更爲之仲姊虢國尤豪蕩一旦帥工徒突入韋嗣立宅撤去舊屋自爲新第但投韋氏隙地十畝而已中堂既成召工圬墁約錢二百萬復求賞虢國以

絳羅五百段賞之猶寫所唵玄宗嘗戲秦國曰阿㜷樂籍令日幸得供奉夫人請一纏頭秦國曰豈有大唐天子阿姨無錢用耶遂出三百萬爲一局玄宗將幸華清宮貴妃姊妹競飾車服爲一犢車飾以金翠間以珠玉費不啻數十萬貫既而重甚牛不能引因復上聞請各乘馬於是競購名馬以黃金爲銜組繡爲障泥共會於國忠宅將同入禁中五宅車騎家別爲隊隊各一色五家隊合爛若萬花觀者如堵國忠方與客坐門下指謂客曰吾家起細微緣椒房之親至此未知所稅駕念終不能致令名要當取樂於富貴耳由是驕侈日

增常如不及世傳太平公主玉葉冠虢國夫人夜光枕國忠鎖子帳皆希代之寶不能計其直及祿山破潼關帝西走至馬嵬陳玄禮等以天下計誅國忠已死軍不解帝遣力士問故曰禍本尚在帝不得已與妃訣引而去縊路祠下虢國及國忠妻裴柔等奔陳倉縣令率吏追之虢國先殺其二子柔曰爲我死即并其女刺殺之乃自剄韓國亦爲亂兵所殺獨銛與秦國早死免於難嗟夫罄天下之膏血以娛五家亦塗一門之肝腦以謝天下敝席畢輪自古畏之矣

代宗初年元載遂專政復修李林甫之術以貨結內侍董秀

楚王書卓英倩潛與往來上意所屬載必先知有華原令顧
繇言元載子伯和等招權納賄坐流錦州久之上厭元載所
爲斷收載權載皆與王縉比周貪黷無已用食物器至三
千事上乃與金吾將軍吳湊謀收載縉於政事堂賜死於萬
年縣載妻王氏及子伯和仲武季能皆伏誅有司籍載家財
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上復遣中使發載祖父墓斲棺棄
尸毀其家廟焚其木主貪黷遺禍可謂酷矣
順宗爲太子時王伾以善書入侍伾寢陋吳語無大畧而好
言事帝寵之時王叔文進猶止翰林而伾入至翰林院見

李忠言牛昭容計事諸黨人門皆如沸而伾尤劇候見者至
宿其坊中餅肆酒壚下一人得千錢乃容之伾闒猥專以納
賄爲事作日匱裁竅以受天下之賂滿則夫婦寢其上已失
勢憂不免坐翰林中行且臥至夕大呼曰伾中風矣明日遂
輿歸未幾貶開州司馬死貶所此精血擾亂自身寢貨匱時
神已離舍矣金玉附體劍戟攢心人何苦以阿堵自刑哉
竇參相德宗陰狡而愎恃權貪濫每遷除多與族子給事中
申議之申招權受賂時人謂之喜雀上頗聞之謂參曰申必
爲卿累宜出之以息物議參再三保其無他申亦不悛及參

受汴州節度使劉士甯絹事覺貶參驩州司馬男女皆配流
參竟賜死於路竇申杖殺貨財奴婢悉傳送京師
憲宗時堂後主書即今堂後官滑渙久在中書與知樞密劉
光琦相結宰相議事有與光琦異者令渙達意常得所欲杜
佑鄭絪等皆低意善視之鄭餘慶與諸相議事渙從旁指陳
是非餘慶怒叱之未幾遂罷相以是四方賂遺無虛日中書
舍人李吉甫言其專恣請去之上命宰相闔中書四門搜掩
盡得其姦狀乃貶渙雷州司戶尋賜死籍沒家財數千萬
于頔既入朝以司空同平章事久留長安鬱鬱不得志使其

子太常丞敏重賂梁正言屬請樞密梁守謙求出鎮久之正
言詐漸露敏索其賂不得誘其奴支解之棄溷中事覺頔左
授恩王傅絕朝謁敏與弟季友皆流貶僮奴死者數人敏至
秦嶺死事連僧鑒虛鑒虛自貞元來以財交權倖受方鎮賂
遺厚自奉養吏不敢詰至是權倖爭爲之言上欲釋之中丞
薛存誠不可上遣中使諭臺宣旨曰朕欲面詰此僧非釋之
也存誠對曰陛下必欲面釋此僧請先殺臣然後取之不然
臣期不奉詔上嘉而從之乃杖殺鑒虛沒其所有之財
皇甫鎛爲司農卿以聚斂得幸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遂與

程異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市井負販者亦嗤之裴度崔群力陳其不可上不聽度恥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後上疏以爲鎛異皆錢穀吏佞巧小人一旦寘之相位中外駭笑況鎛在度支專務豐取刻與凡仰給度支者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軍士怨怒會臣至行營曉諭慰勉僅無潰亂今舊將舊兵悉向淄青聞鎛入相必盡驚憂知無可訴之地矣上以度爲朋黨不之省鎛自知不爲衆所與益爲巧諂以自固奏減內外官俸以助國用驕內出積年繒帛付度支令賣鎛悉以高價買之以給邊軍其繒帛朽敗隨

手破裂邊軍聚而焚之度因奏事言之鎛於上前引其足曰此靴亦內庫所出臣以錢二千買之堅完可久服度言不可信上以爲然由是鎛益無所憚專以掊克取媚人無敢言者鎛復爲郴泌爲上合長生藥又附吐突承璀欲立澧王穆宗初立欲誅鎛蕭俛及宦官救之乃貶鎛崖州司戶死市井皆相賀

元和中淮南節度使王鍔家巨富厚進奉既入朝賂宦官求平章事白居易謂宰相人臣極位非清望大功不授鍔在鎮百計誅求貨財既足乃入進奉若除宰相藩鎮皆謂鍔以進

奉得之競爲刻剝百姓何堪事乃寢然左右受鍔厚賂多稱譽之又頗有吏才工於完聚到鎮歲餘兵馬數倍於初器清廩足又進家財三十萬緡上復欲加鍔平章事爲李藩李絳諫止鍔卒有二奴告鍔子稷改父遺表匿所獻財上命鞫於內仗遣中使詣東都檢括鍔家財裴度諫曰鍔既沒其所獻財已不爲小今又因奴告檢括其家臣恐將帥各以身後爲憂上遽止中使以二奴付京兆杖殺之稷爲德州刺史承父鍔餘貲橫海節度使李全略利其財啗教軍士殺稷屠其家納其女爲妾以軍亂聞嗚呼象有齒而焚其身賄也鍔僅能

免其身而禍鍾於子君子是以知富之難守也

高駢自乾符以來貢獻不入天子寶貨山積於進奉樓及畢師鐸入廣陵囚駢於高第宣軍以所求未獲焚進奉兩樓數十間寶貨悉爲煨燼先爲鹽鐵使既積年不奉貢貨財在揚州者填委如山駢作郊天御樓六軍立仗儀服及大殿元會內署行幸供帳器用皆刻鏤金玉蟠龍蹙鳳數十萬事悉爲亂兵所掠棄於閭閻張陳寢處其中師鐸復幽駢於道院左右無食至然木像煮革帶食之有相啖者秦彥與畢師鐸出師屢敗疑駢爲厭勝楊行密攻圍益急恐駢黨有內應者乃

命劉匡時殺駢并其子壻甥姪無少長皆死同坎瘞之王涯為相筦利權竇氏女歸請貨一玉釵須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一月俸耳豈於女惜但一釵七十萬此妖物也必與禍相隨女不復敢言數月女自婚姻會歸告王曰前時釵為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嘆曰馮為郎吏而妻之首飾有七十萬錢其可久乎後未浹旬馮晨謁賈相有一青衣捧地黃酒出飲之食頃而斃蓋賈有蒼頭與馮有隙鴆之故也賈為出涕罔知其由而涯言遂驗矣涯知物妖而不知權妖能料馮而不能自料乃至奴殺門客而賈勿詰奸禍來神昧

卒皆慘死有由矣夫又按涯奢豪殊甚庭穿一井金玉為欄嚴其鎖鑰天下寶玉真珠悉投於井汲水供飲未幾遇害而骨肉色並如金按稽神錄云楊子留後吳堯卿得一木桃核可容數升異而將食之食盡頗覺輕健畢師鐸之難堯卿投井死久之發其尸體已腐而臟腑有成金者嗚呼使王吳中才無咎必享遐齡矣然則涯知吏有妖釵而又不知家有妖井也甘露之變仇士良腰斬涯等親屬皆死孩稚無遺百姓觀者怨涯榷茶或詬詈或投瓦礫擊之禍雖究痛其奢殄亦足以死哉先是潘孟陽在德宗朝為翰林學士恩渥極異有

一京尹何侯累日不得見乃遺閽者三百縑劉夫人知之謂潘曰豈有為人臣使京尹願一見遺奴三百縑者危可知矣遂勸潘避位夫劉之嘆閽奴即涯之嘆郎吏也而劉有避位之哲涯昧勇退之幾使事變糾紛家族狼籍智不若婦骨枉如金可哀也夫

楊收以孤寒進身貴為將相奢侈踰常女適裴坦長子嫁資豐美什器多用金銀坦性尚儉聞之不樂一日與夫人及兒女到新婦院臺上用碟盛果實坦欣然視碟子內乃卧魚犀也遂推茶臺拂袖而去乃曰是破我家他日楊相竟以納賂

流嶺外賜死

唐懿宗委政路巖巖奢靡頗通賂遺至德令陳蟠叟上書言請破邊咸一家可贍軍二年帝問咸為誰對曰路巖親吏帝怒流之自是無敢言者巖以此積穢不悛乾符元年謫主江陵敕削官爵長流儋州巖美姿儀囚於江陵獄再宿鬢髮皆白尋賜自盡籍沒其家邊咸郭籌皆伏誅巖之為相也密奏三品以上賜死皆令使者剔取結喉三寸以進驗其必死至是自罹其禍所死之處即楊收賜死之榻也出反如符天實為之矣

其壽之變嶺南節度使劉誣家巨富禁兵利其財託以捜賈
餘入其家執其子殺之又入左常侍羅讓詹事渾鐵翰林
學士黎瑱等家掠其貲財掃地無餘鐵瑊之子也蓋富之爲
禍如此

李繼韜聞上滅梁懼不知所爲欲北走契丹會有詔徵詣
闕繼韜將行其弟繼遠曰兄以反爲名何地自容往與不往
等耳不若深溝高壘坐食積粟猶可延歲月入朝立死矣或
謂繼韜曰先令公嗣昭也有大功於國主上於公季父也往
必無虞韜母楊氏善蓄財家貲百萬乃與楊氏偕行齎銀四

十萬兩他貨稱是大布賂遺伶人宦官爭勿爲之言曰繼韜
無邪謀爲妖人所惑耳嗣昭親賢不可無後楊氏復入宮見
帝泣請其死以先人爲言又求哀於劉夫人夫人亦爲之言
及繼韜入見待罪上釋之留月餘屢從遊畋寵待如故皇弟
渥深詆訶之韜心不自安復賂左右求還鎮上不許韜潛遣
人遺繼遠書教軍士縱掠冀上復遣己安撫之事泄貶登州
長史尋斬於天津橋南幷其二子遣使斬繼遠於上黨蓋錢
神於是不神也

唐莊宗以其儲副魏王繼岌爲伐蜀都統郭崇韜副之既破
蜀蜀之貴臣大將爭以寶貨妓樂遺崇韜及其子廷誨魏王
所得不過匹馬束帶唾壺麈柄而已宦者李從襲等內不平
時有讒言山是繼岌與崇韜互相疑將成都雖下而蜀中盜
賊羣起崇韜恐爲後患分道招討因淹留未還帝遣宦者向
延嗣促之崇韜不出郊迎相見又倨延嗣怒李從襲因言郭
公父子專權諸軍將校皆其黨王如寄身虎口一朝有變吾
屬委骨無地因相向涕泣延嗣歸具語劉后后泣訴於帝請
救繼岌前此帝聞蜀人請崇韜爲帥已不平及聞延嗣言不
能無疑又閱蜀籍怪寶貨之微延嗣曰昔入崇韜父子帝遂

怒形於色使孟知祥殺崇韜知祥請到蜀察之後遣馬彥珪
察韜劉后遂自爲教與繼岌徑誅崇韜父子初崇韜率蜀中
富民輸犒賞錢五百萬緡聽以金銀繒帛充晝夜督責有自
殺者給軍之餘猶二百萬緡此其爲殺身之兆乎

莊宗劉后生於寒微既貴專務蓄財其在魏州薪蔬果茹皆
販鬻之及爲后四方貢獻皆分爲二一上天子一上中宮以
是寶貨山積惟用寫佛經施尼師而已帝嘗與后幸張全義
第全義大陳貢獻酒酣皇后奏稱妾幼失父母見老者輒思
之請父事全義上許之全義惶恐固辭再三彊之竟受皇后

拜後貢獻謝恩自是后與全義日遣使往來問遺不絶蓋后利全義之財如娼婢屈膝於人志在求貨耳烏可以母天下乎及李嗣源北討兵潰租庸使以倉儲不足頗朘刻軍糧軍士流言益甚宰相懼帥百官上表請出內庫賑救上欲從之劉后曰吾夫婦君臨萬國雖藉武功亦由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又於便殿論之后屬耳於屏後須臾出粧具及三銀盆皇幼子三人於外曰人言宮中蓄積多四方貢獻隨以給賜所餘止此請鬻以贍軍宰相惶懼而退嗚呼異日數金寶繫馬鞍之請能盡將內庫所積而行乎及李嗣源將犯洛詔遣騎兵扼河陽橋帝乃出金帛給賜諸軍內使景進等皆獻金帛以助給賜蓋至此而帝及嬖倖始知財物不可守矣軍士負物而詬曰吾妻子已殍死得此何爲帝將幸關東招撫至萬勝鎮聞嗣源已據大梁歎曰吾不濟矣卽命旋師過甖子谷道狹每遇衛士執兵仗者輒以善言撫之曰適報魏王又進西川金銀五六萬到京當盡給爾曹對曰陛下賜已晚矣人亦不感聖恩帝流涕而已又索袍帶賜從官內庫使張容哥稱頒給已盡衛士叱容哥曰致吾君失社稷皆此閹豎輩也抽刀逐之或救之得免容哥謂同類曰皇后吝財

至此今乃歸咎吾輩事若不測吾輩萬段不忍待也因赴河死帝旋爲郭從謙亂兵所弒劉后囊金寶繫馬鞍與申王存渥奔晉陽在道與存渥通存渥至晉陽李彥超不納走至風谷爲其下所殺劉后爲尼於晉陽嗣源使人就殺之莊宗幼子遭亂皆不知所終嗚呼劉后卽欲不鬻其子以贍軍得乎有國家而吝財不散者有視此哉

後唐廢帝時劉延朗用事綜機密諸方鎮刺史自外入者必先賂延朗後議貢獻賂厚者先得內地賂薄者晚得邊陲由是諸帥皆怨憤延朗又專信巫祝之說遂階斂怨之禍已晉兵起惶惑無復之但飽食高枕而已及兵入延朗以一騎走南山過其家指而歎曰吾積錢三十萬於此不知何人當取之遂爲追兵所殺故夫積而不散者皆不知爲何人所取也爲他人取之乃爲他人積之不惜以身殉之者其愚不可及矣

盧龍節度使劉仁恭幸世多故而驕於富貴築宮大安山窮極奢侈選燕美女充其中此亦董卓之郿塢又與道士煉丹藥冀可不死令燕人用墐土爲錢悉歛銅錢鑿山而藏之已而殺其工以滅口後人皆莫知其處又禁江南茶商無得入

境自採山中草木爲茶鹽之後爲其子守光所囚乾化三年
晉王李克用破燕擒仁恭父子及其妻妾械仁恭至代州刺
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噫夫斂錢錮山變而刺血灑
墓殺工滅口變而逆子操戈奇貪酷禍相循如環矣
後晉天福元年曹州刺史鄭阮貪暴指揮使石重立因亂殺
之族其家乃知貪暴之人不惟難免於治世亦難免於亂世
也
晉昌節度兼侍中趙在禮更歷十鎮所至貪暴家貲爲諸帥
之最晉主利其富爲皇子延煦娶其女在禮自費緡錢十萬

縣官之費數倍過之及契丹入汴趙在禮自長安入朝先是
晉主之絕契丹也宣徽北院使劉繼勳頗與其謀契丹入汴
遂命鎖繼勳將送黃龍府在禮至洛陽謂人曰契丹主嘗言
莊宗之亂由我所致謂皇甫暉之亂也我此行良可憂至是
契丹將述軋奚王拽刺戍洛陽在禮入謁拜於庭下拽刺等
皆踞坐受之又聞繼勳被鎖大驚夜自經於馬櫪間契丹主
聞在禮死乃釋繼勳繼勳憂憤而卒
天福八年先旱後水蝗滿天下重以官括民穀民死亡者數
十萬順國節度使杜威用判官王緒謀檢索恒州穀得百萬

斛止奏三十萬斛餘皆入其家令判官李沼稱貸於民復斂
百萬斛來春糶之得緡錢二百萬闔境苦之威性貪殘又恃
貴驕多不法每以備邊爲名斂吏民錢帛以充私藏富室珍
貨或名姝駿馬皆虐取之或誣以罪殺之籍沒其家又畏懦
過甚契丹數十騎入境威已閉門登陴或數騎驅所掠華人
千百過城下威但瞋目延頸視之無意邀取由是虜無所忌
屬城多爲所屠千里之間暴骨如莽威既知衆怨又畏虜強
表請入朝不俟帝許遽委鎮入朝桑維翰請因遣朝命廢之
帝不許威遂獻部曲步騎合四千人并鎧仗又獻粟十萬斛

芻二十萬束云皆在本道恒州蓋此皆虐取於民龕皇維鎮
不可運貨私家者故獻之耳後以威爲大雄節度使及契丹
大舉入寇威與李守貞謀降契丹以帝中國誘之威因命軍
士釋甲衆皆慟哭聲振原野晉主北遷至中度橋見杜威築
嘆曰天乎吾家何負爲此賊所破慟哭而去後漢高祖立威
又奉表歸命請移他鎮然自以附契丹負中國內嘗疑懼及
高祖徙威鎮歸德威又拒命遣子宏璲質麻荅求援高祖自
討之攻鄴城食竭力盡威開門出降城中死者十七八及籍
威家貲以賞戰士以威爲楚國公威每出入路人往往擲瓦

磔詬之以其歷藩鎮則貪黷無厭爲將則覆國殄民也及帝
大漸郭威受顧命帝以善防重威爲言帝殂乃詔稱威父子
因朕小疾謗議搖衆并于宏璋宏璉宏璨皆斬之磔重威於
市市人爭啖其肉吏不能禁斯須而盡
後漢吏部侍郎張允家貲巨計而性吝不委妻子自繫衆鑰
衣下如環珮聲郭威入京師允匿佛殿藻井之上板壞而墜
凍餒以卒
慕容彥超將叛後周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自伯禽
以來不能霸諸侯然以禮義守之可以長世公於國家非有

私憾胡爲自疑況主上開諭勤至苟撤備歸誠則坐享泰山
之安矣獨不見杜中令安襄陽李河中竟何所成乎彥超怒
及周兵圍城超括士民之財以贍軍坐匿財死者甚衆前陝
州司馬閻宏魯寶之子也畏彥超之暴傾家爲獻彥超猶以
爲有所匿命周度索其家周度謂宏魯曰君之死生繫財之
豐約宜無所愛宏魯泣拜其妻妾曰悉出所有以救吾死皆
曰竭矣周度以白彥超彥超不信收宏魯夫妻繫獄有乳母
於泥中掊得金纏臂獻之冀以贖其主彥超曰所匿必猶多
榜掠宏魯夫妻肉潰而死以周度爲阿庇斬於市彥超性貪

吝周軍攻城急猶瘞藏珍寶由是人無鬬志將卒相繼有出
降者先是隱帝時彥超鎮兗嘗置庫質錢一姦民屢爲僞銀
以質久之主吏覺彥超因令主吏夜穴庫垣盡徙其金帛於
他所而以盜告超即榜市使民各自占所質以償於是民爭
來言遂得質僞銀者超不罪第留之深室使日夜爲之皆鐵
胎而包以銀號鐵胎銀及是超諭衆曰吾銀數千鋌悉出犒
士軍士私相謂曰此鐵胎耳咸不爲用周軍克城彥超與妻
赴井死子繼勳出走追獲殺之官軍大掠城中死者萬人
鄴都留守王殷事後周太祖恃佐命功專橫不法又多掊斂

民財帝聞之不悅使人謂曰卿與國同體鄴都帑庾甚豐卿
欲用則取之何患無財成德節度何福進素惡殷密以殷陰
事白帝帝由是疑之殷入朝詔留充京城內外巡檢及帝體
不平將行郊祀而殷挾震主之勢衆心忌之帝力疾御滋德
殿殷入起居遂執之下制誣殷謀以郊祀日作亂流登州出
城殺之命鄭仁誨詣鄴都安撫仁誨利殷家財擅殺其子遷
其家屬於登州按殷之死實非其罪然其掊斂專橫怨毒必
通於天矣假手仁誨孰謂無天道哉
南唐清淮節度使劉彥貞驕貴無才所歷藩鎮專爲貪暴積

財巨億以賂權要由是魏岑等爭譽之以爲治民如龔黃用兵如韓彭故周師攻壽春唐主首用彥貞救之李重進渡淮逆戰於正陽大破之斬彥貞斬首萬餘級喪軍資器械三十餘萬

吳越王宏佐時內都監使杜昭達與明州刺史闞璠二人皆好貨錢塘富人程昭悅以貨結二人得侍佐左右昭悅狡佞王悅之寵踰舊將璠不能平昭悅知之詣璠頓首謝罪璠責讓久之乃釋璠專而愎國人惡之昭悅因欲出璠於外恐其覺也乃私謂統軍使胡進思曰今欲除公及璠各爲本州使

璠不疑可乎進思許之乃以爲璠明州刺史進思爲湖州刺史璠怒曰出我於外是棄我也進思曰老兵得大州幸矣不行何爲璠乃受命既而復以他故留進思都統軍使錢仁俊母杜昭達之姑也昭悅因譖昭達與璠謀奉仁俊作亂下獄鍛鍊成之宏佐遂誅璠與昭達囚仁俊於東府治杜闞之黨誅放百餘人國人側目及昭悅多聚賓客畜兵器與術士遊宏佐覺之命內牙指揮使諸溫執斬之而釋仁俊之囚按昭悅以貨進身狡險自態固矣使杜闞不貪其利引進要津昭悅一市井老倉耳奚自逞淊天之毒哉甚矣貨賄之足戕身也

遼重熙中張孝傑擢進士第一歷咸雍太康間貴幸無比久在相位貪黷無厭每與親戚會飲輒曰無萬兩黃金何爲宰相卒以黨乙事敗剖棺戮尸嗚呼晚世之宰相與進士第一者其志趣言論與孝傑先從一人也黃金百萬不掩白骨一區先後亦略同歸矣

孟蜀眉州刺史申貴殘虐聚斂諭獄吏令賊徒引富民爲黨以納其賂此法倘自何人遂爲貪吏之譜嘗指獄門曰此吾家錢窟被訴下獄責維州司戶至犀浦錢窟犀浦天作之對

賜死民家相賀嗚呼錢窟銅山其爲墓隧生壙也久矣

宋自崇甯而後蔡京童貫王黼等用事導上於佚樂因以竊權自恣是時四方承平府庫盈溢京倡爲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如糞土其講議條例者終歲遷官不盡又造當十大錢交子錢引私造之罪以凭泉府又使子攸日以花石禽鳥爲獻以蠱上志花石綱之役則始於朱勔父沖爲京管僧寺既稍稍入內以花石惑上遂置應奉局於蘇州以勔總其事取內帑如探囊動以數十百萬計於是搜剔巖藪民間一木一石稍堪翫者則發屋取之其劚山輦石程督慘刻所在倚勢

橫暴自出邪人穢客奔走勔門自直秘閣至殿學士皆應手
可得先是上以東南供奉事付童貫宣和二年貫至吳見民
困花石之擾又值方臘之亂乃自作手詔罷諸應奉綱
運中官自作詔言亦千古異事及方臘既平王黼又言於上
曰士大夫懷姦勿恣抑損應奉妄爲譏謗宜特置應奉一司
臣專領之以杜姦謀於是復諸綱運發漕輓之李輦輸不絕
仍令梁師成總領於內自是四方珍異皆歸二人之家入尚
方者纔十之三四師成晚年益通賂謝士人入錢數百萬即
以獻頌上書爲名令赴廷試唱第之日侍帝側囁嚅升降之

其小吏儲宏亦與中科而執役如初其無忌如此京既擅國
贓積如山廚婢至數百人庖子亦十五人每殺鵪子輒千餘
對客令點檢蜂兒見在數目得三十七秤他者珍稱是專政
既久公論益不與上亦厭薄之子攸權勢相並浮薄者復間
焉父子各立門户遂爲仇敵季子絛復與兄攸交惡於是勸
京致仕初京與童貫王黼等約金攻遼既滅遼金背初約邊
釁既開不可收拾乃竄蔡京於儋州行至潭州死竄蔡攸於
雷州尋斬之子孫二十三人分配遠地遇赦不許量移後死
亡殆盡師成貶彰化至八角鎮賜死王黼聞金兵至載孥以

東詔竄永州遣盜殺之朱勔童貫皆先後誅死而逆黨盡焉
方王黼盛時庫中黃雀鮓自地積至棟凡滿三楹籍童貫家
得劑成理中丸幾千斤傳者以爲談柄籍朱勔家田至三十
萬畝嗚呼欲不可縱樂不可極北轅之慘人實爲之而其時
逢君之惡者報應亦可覩矣
賈似道當國正士端人斥罷殆盡吏爭納賂求美職閫爲帥
閫監司郡守者貢獻不可勝計一時貪風大肆誅責無藝矣
敢言者性嗜寶玩因建多寶閣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求
之已殉葬乃發其塚取之及元兵破襄陽破鄂似道不得已

出師遣使如元請輸歲幣稱臣不許狼狽走揚州臺諫三學
生皆上書請誅似道詔謫似道高州團練副使遣使監押之
貶所會稽縣尉鄭虎臣父嘗爲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行
似道行時侍妾尚數人虎臣悉屏去奪其寶玉撤轎蓋暴行
烈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斥似道名侮辱備至舟次
南劍州黯淡灘虎臣曰水清甚何不死於此似道曰太后許
我不死俟有詔即死至古寺中見壁上有吳潛南行所題字
虎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至漳州木綿菴虎
臣諷之自殺不聽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拉

其子與妾於別館郎厠上拉其胸殺之初籍買第果子庫糖霜凡數百甕官吏以爲不可久留難載帳冊遂棄湖中則他物可知矣胡椒千斛麻鞋一屋硯此豈足多乎嗚呼多貲閣充斥如山木綿菴不名一物猶曰有詔乃死尚思載寶而朝耶

元湖廣平章政事要束木者桑哥妻黨也因人言湖廣初附時諸縣長吏及吏胥富人比屋歛銀將輸之官銀具而事中止郎下令責民自實使者旁午隨地置獄株連蔓引備極慘酷拷掠瘦死者載道所獲不貲要束木悉掩有之使至永州

判官烏古孫以利害曉之卒無所擾既見鉤考日急天下騷動嘆曰民不堪命矣郎日上計行省要束木怒曰郡國錢糧無不增羨永州獨否此孫府判慢我其急拘繫之及桑哥敗逮要束木至京籍其貲黃金至四十兩乃繫還湖廣誅之古孫得釋

靖難兵初起蕩山東度臨邑臨邑書生紀綱叩馬首請效燕王與語悅之綱善騎射頗目法家言便辟應對刻桔詭秘耐逆鉤人意所嚮先發以爲績王日益愛幸之既即位擢綱爲都指揮僉事治錦衣親兵復典治詔獄綱益布私距日夜操切陰計聞上上大以爲忠暱之綱遂驕竊意爲非僚屬枉縁借奸利數百千端上久益頗悟躁之中貴素仇綱者白發其端上下御史院按驗俱有狀上大怒郎日捕誅綱磔於市仍夷三族而令御史院揭狀綱其畧曰謹按故都指揮綱儇薄駔儈陰欽陽鄙撫挑臺尾包藏虺心積稔惡極未易指數按綱前後使腹心幹僞爲詔下諸司擅塲勦鹽四百餘萬還復矯詔奪官船二十艘牛車四百輛載入私第弗予僦人牛直稱又即獄喝持大賈數十百家來索賂不算爲黃金三百五十兩白金一千兩鈔四十五萬貫帛千五百疋又挾詐取交

阯使黃金八十兩銀盆一異寶二十枚奪民人倪貴等第舍莊宅十七所計直金三十餘萬匿縣官予民地入所直二十餘萬從籍故晉王乾沒黃金五百兩金盆一寶釧二白金鞍轡二又從籍故吳王沒琵琶御龍服王冠還輒衣故王冠服坐高坐置酒命優音真保道其言詳等攷伎樂奉觴上壽呼萬歲綱諸所用金裝入寶鐶入寶帽飾玉盞玉水池硯珊瑚犀毗玉束帶紅鋪床玉石憑几咸飾交龍日月星斗度加乘輿副又上所怒內侍石班當下綱論棄市者輒將至家具洗沐好食食之陽爲言見上赦若誘取金帛且盡更數日將至

市拨之而先日行刑報吳人故大豪沈萬三子文度萬三生
普伏法高皇帝籍没其家所漏貲尚富而文度頗爲人把持
其短患之因綱舍人匍伏見白進黄金百兩白金千兩龍文
被一牀龍角一株奇寶十具異繒綺四十疋願得從御列爲
外府外厩蔵致　綮六百石鈔二十萬貫醖百石布帛以時
進食餌羞果以月進綱許之仍語文度吾後庭未充若爲我
吳中徵好者不爲數文度因是挾綱十五而分民間室亡誰
何者綱自惟威日重重且廼上冀得所欲當端午上射柳綱
私其司射鎭撫龐瑛曰我故射不中而子折柳鼓噪以觀兵

部尚書御史既射綱謬爲不中瑛折柳鼓噪竟射無糺者綱
乃喜曰是無能難我矣按綱爲天子腹心臣負委任妄意不
軌擢髮不足數罪誠當萬死其僚比周爲誣罔者當死弁諸
應從坐人以譬受條諭曰可頒示天下
成化時有妖人王臣能鼎人物經目即竊負綠近倖見上得
爲錦衣百戶命中官王敬偕臣採藥所至縱暴横索貨財搜
取奇玩官民亚受其害至蘇州鎔元寶銀至二千餘錠玩器
之精絶者檢括殆盡復拘蘇庠諸生日録妖書不休實欲得
賂諸生陸完輩不勝忿伺欲敺之敬及臣走匿以免適王恕

以巡撫至疏其辜恐激變乞誅之詔差官校械二人至下錦
衣獄敬充淨軍臣斬於市中外快之
正統時内官王振權移人主生殺在握廷臣皆行跪禮尚書
徐禧侍郎王佑等首開邀附之路宣言於衆曰吾輩以某物
相送振乃大喜於是外臣百執及部院等俱具禮進見以百
金爲尋常重至千兩者始得一醉而出以百金作一跪以千
金易一醉人之顛倒有如此者及　來寇振不與大臣議而
私請上親征百官伏闕懇留不聽駕至土木欲入保懐城而
振以輜重在後留待不肯去刃及其頸猶戀輜重賄之奪魄

有如此者　追至合闔兵大敗上北狩振亦被殺帳至京師
大震郕王監國言官劾振擅權誤國宜正典刑錦衣衛指揮
馬順從旁叱各官起衆爭毆蹴踏斃庭中復索振親隨王毛
二人亦毆殺之王令旨籍振家并其黨伏誅凡振器服宮室
上方不逮金銀十餘庫斷族姪王山於市族戚無少長皆斬
正德間前有司禮監劉瑾後有錦衣指揮朱甯皆擅主權肆
納賂瑾屢興大獄逮治言官勅各處太監干預刑名毒虐徧
中外無不怨恨切齒者張永等因疏其大罪十七事謂激變
甯憂心不自安陰謀不軌上允其奏即執入內獄送錦衣衛

坐以謀反陵遲三日處死悉誅其家屬籍其家有金二十四
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元寶五百萬錠銀八百萬又一百
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鉤三千玉帶四
千一百六十二束獅蠻帶二束金銀湯盞五百蟒衣四百七
十襲牙牌二櫃穿宮牌五百金牌三家衣四爪金龍盔甲
三千玉琴一玉璽印一顆以上金共一千二百三萬七千八
百兩銀共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籍朱甯有
金七十扛共十萬五千兩錦衣志作黃金萬斤銀二千四百
九十扛共四百九十八萬兩錦衣志作白金三十萬斤碎金

錢神志　卷四　奕

四箱碎銀十櫃金銀湯甌四百金首飾五百十一箱珍珠二
櫃金銀臺盞四百二十付玉帶二千五百束錦衣志有獅蠻
帶二束金絲環四箱珍珠眉纂纓絡七箱烏木盆二花盆五
沉香盆二金仙鶴二對織金蟒衣五百箱羅鈿屏風五十大
理石屏風三十二座圍屏五十三扛蘇木七十扛胡椒三千
五十石錦衣志作胡椒千五百石香椒三十扛段疋三千五
百八十扛綾絹布三百二十扛錫器磁器三百扛佛像一百
三十櫃又三十扛祖母祿一尊錦衣志作祖母祿佛像二銅
鐵獅子四百車銅盆五百古銅爐八百三千古畫四十扛白

玉琴一金船二白玉琵琶一銅器五十扛巧石八十扛錦衣
志云他奇珍弓弩器甲稱是一寶圖宅直三千萬萬計增益
縣官二歲賦嗚呼胡椒八百斛珊瑚七尺高書之史册以爲
極侈視此不寔儉乎李昱讀王愷石崇傳笑曰鄙儉乞兒以
此爲富事固有之矣措大妄詫於是言哉又按江彬籍沒時
黃金七十櫃白金二千二百櫃金銀首飾五百一十箱金銀
湯盞四百餘嚴世蕃籍沒時黃金三萬二千九百六十九兩
白金二百二萬七千九十兩而珠玉珍玩之類不與焉據此
則本朝奸富數倍於前國賓中飽其來已久而得禍大畧亦

錢神志　卷四　㐂

可見矣崇禎之季貪黷成風上雖摘發嚴誅不爲衰止及闖
賊之亂縉紳章賂之家被禍獨酷甚有闔門斃命者比陷燕
京俘繫要津藉搜索賂楚毒備至雖宰輔不免悲夫身名既
汙家國同覆殲其泣矣何嗟及矣貪人胡不此戒哉

石崇被收歎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曰知財致害何不早
散之人以免其害崇不能答或以爲散之不如勿聚之爲
愈也

齊曹武被收歎曰諸人知我無異意所以殺我欲取吾財
貨奴女耳武之歎即崇之歎也而又曰恨令眾輩見之武

何恨於是夫既自有以致之矣死途一轍熙攘相趨世非錢之癖而死是癖也哀哉

唐太宗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賕抵法與帝王狥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於彼胡之可笑耶

金括宋財其報如響

宋靖康元年十二月金兵陷汴京帝如青城粘没喝軍金遣使來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帛一千萬疋於是大括金

銀二年正月金人索金帛急且再邀帝重營金主吳乞買得宋帝降表遂廢帝及太上皇爲庶人知樞密院事劉彥宗請復立趙氏不許時金人根括津搬絡繹道路上遣使歸云朕拘留在此候金銀數足方可還於是再增侍從郎中二十四員再行根括又分遣搜掘戚里宗室內侍僧道伎術之家凡八日得金三十萬八千兩銀六百萬兩衣段一百萬詔令權財納時根括已申了絕二月軍前取過教坊人及內侍監折等言各有窖藏金銀乞搜取二酋怒甚於是開封府復立賞限大行根括凡十八日城內復得金七萬銀一百十四萬併衣段四萬納軍前二酋以金銀不足殺提舉官梅執禮等四人餘各杖數百乃下令曰根括已正典刑金銀或尚未足當縱兵於是再括復邀上皇出城詣軍前令人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百官遙辭二帝於南薰門衆號哭有仆絕者凡鹵簿冠服法物樂器祭器寶鼎圭璧渾儀銅人刻漏古器景靈宮供器太清樓秘閣三館書天下府州縣圖及官吏內人內侍伎藝工匠倡優府庫蓄積爲之一空自開闢以來夷狄之禍未有若是之酷也其後蒙古侵金金勢日蹙乃議遷於汴而以左丞抹撚盡忠平章完顏承暉留守中都

蒙古主聞之怒曰既和而遷是不釋憾特以和款我耳兵復圍中都承暉仰藥死盡忠潛出城南奔蒙古遂入中都吏民死者甚衆宮室爲亂兵所焚月餘不滅而輦其府庫之實北去於是金祖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没焉蒙古主復遣速不臺攻汴攻城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萬計金主母明惠皇后陵亦被發金人乃以酒炙犒蒙古兵且以金帛珍異賂之速不臺乃許退兵散屯河洛間汴京解嚴大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柩九十餘萬貧不能塟者不在是數是時汴京糧盡援絕勢益危急乃議遷向河朔金主與太后皇后妃主大慟而

別速不臺聞金主棄汴復圍之攻城日急內外不通米升至銀二兩殍死相望縉紳士女多行乞於是至自食妻子者元帥崔立因民洶洶遂謀作亂殺兩相勒兵入宮議立衛紹王太子從恪爲梁王監國而自爲鄭王遣款詣蒙古軍以天子袞冕后服進於速不臺又括在城金銀搜索薰灌訊掠慘酷貴族富人不堪其毒竊相語曰攻城之後七八日中諸門出葬者凡百萬人恨不早預其數立遂以太后王氏皇后徒單氏梁王及荊王守純諸妃嬪凡車三十七兩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衍聖公孔元措名儒梁陟及三教醫流工匠繡女赴青城速不臺殺二王及宗屬而送后妃等於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於徽欽之時完顏氏在汴者盡屠之嗟夫元之搜括金即金之搜括宋也金之崔立逼后王妃主赴青城即宋之范瓊徐秉哲逼上皇出宮籍諸王妃主名聯袂徙北也而屠殺又加慘焉大道恢恢無往不復然未有出反不爽如是者且金兵屯青城宋帝出降元兵屯青城金主出走此一地也曾不百年再見亡國之辱報施之巧豈人所爲可不戒哉

法吏摘奸洞白枉抑

三國魏高柔遷廷尉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爲亡去

表請逐捕併沒其妻盈及男女爲官奴婢盈詣廷尉稱冤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爲母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柔復問曰汝夫不與人怨仇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仇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乎此詰出人意表若天啟其聰者所謂莫爲而爲也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久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否子文曰自以單貧不敢舉人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言不舉耶子文怪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宜早服子文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之所柔遣吏卒往掘即得屍詔復盈母子爲平民抵子文辠

司馬悅仕魏宣武爲豫州刺史時有上蔡人董毛奴者齎錢五千死於道郡縣疑民張堤爲刼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掠亦自誣服獄上州悅察言色疑之問毛奴兄靈之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此詰亦天啟之靈之云遺得一刀鞘且悅取鞘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爲也詰城中刀匠匠郭門者前曰此鞘是門所作賣董及祖悅即收及祖詰之時復於及祖身上得奴所著皁襦遂一訊服魏書

張敖提性雄武有規畫嘗設方畧擒斬盜魁豹子虎子已爲幽州刺史雅有清稱後乃縱妻叚氏納賄遂用貪敗採訪使李真香出案之敖提懼將逃其妻姑元丕妻也妻恃丕親貴擬倡爲內援以是寬敖提不爲其計恃妻與援豈高明男子所為想敖提縱妻正此欲根不斷耳此其死法也已李正大辟賜死敖提將就盡召妻責之曰貪濁汚吾者卿也又安吾而使不得脫九泉之下當爲讐仇矣縱妻納賄究濫必多惡業無經於使彼逃豈遂得脫耶不能正妻於生乃欲仇妻於死多慾滅義顛倒無識史稱其雄武有方畧何也

北齊李稚廉爲青州刺史時有主簿徐乾者富而暴橫歷政不能禁稚廉剏至因其有犯收繫之乾密通疏奉黃金百鋌奴婢二十人稚廉不受遂殺之向有乾還張延賞則黃金還神此獄竟寢矣如遇李稚廉者則錢適甚其耳何神之有哉

崔碣任河南尹懲奸剪暴爲天下吏師先是有估客王可久以鬻茗致素封役笈賄適楚值龐勛作亂穽於寇域逾期不歸有妻美少且寡戚屬常募人訪寇境莫究其迹洛城有楊乾夫者善卜妻晨持一縑決疑於彼楊素熟其事且利其財色愚以計中之乃爲端蓍虔祝既兆則曰所憂豈非伉儷耶是人絕氣久矣象見墳墓矣遇刼殺與身并矣妻號咷將去卽又勉之曰幸擇良辰淸旭當爲再祝妻誠信之他日復往布算宛得前卦乃曰神也異也無復望也仍言號慟非所以成禮第擇日舉哀繪佛飯僧以資冥福妻且悲且愧以爲誠言無巨細事一以託之乾夫主辦雅竭其忠則又謂曰婦人煢獨而東財賄寇盜方熾身之灾也宜割愛以謀安適妻初不納夕則飛礫以懼之晝則聲寇以危之亥則役嫉以銜之妻多惕之義遂許嫁焉楊遂雄據厚產又逾月盡貨舊業挈妻卜居樂梁之北明年徐州平天下洗兵可久髡䯛而返訪

其廬舍已易主矣展轉饑寒循路哀呌漸有知者因指其新居見妻及楊在門欲爲揖認則訶杖詬辱不堪其冤訴於公府及法司按劾楊大行賄賂取證於妻遂誣其妄尹正以誣舉繩之值洛尹改更則銜血齋冤於新政前所鞫吏因得肆毒於簧言則又裂膜配邑之遐者可久負背流血兩目枯焉瑞崔公領尹燕居備聆始末天啟良便再臨山川攬轡觀風之三日潛命就役所出可久敕吏掩乾夫一家兼素鞫胥同梏其頸命可久暗籍家之服玩所存尚夥而鞫吏賄賂醜跡昭焉於是捶脇血背擢髮折足同瘞一坎收録家產手授可

乂時離畢作浴衣雲復鬱斷獄之日陽輪洞開遍遠相慶有
出溺者嘵夫輩上貴人因循舊案郎有冤如海弗問使崔公
不罷尹燕居不熟採輿情賃山之吏與通神之金掩崔之明
有餘矣至謂斷獄之日陽輪洞開一夫雪恨天日舒顏史氏
亦善言哉
宋朱壽昌知閬州州大姓雍子良屢殺人挾財勢得不死至
是又殺人乃賂里民代出就吏獄具壽昌覺其奸引囚詰之
曰聞子良與汝錢十萬許納汝女爲婦且增汝子故汝代其
命有之乎囚色動則又擿之曰汝且死彼書券抑汝女爲婢

指錢爲庭且又不增汝子將奈何囚悟涕泣覆面曰囚幾悞
死遂以實對壽昌立取子良正諸法張延賞謂錢至十萬可
以通神此亦十萬獨不能神何也遇貪人則神遇正人則糞
土而已矣
泰僧嵗有焚身求施者愚民輦錢堆積屆期僧果就火士民
悲仰有御史某聞而來視令止炬親扣所願三四不應令人
升柴棚察之僧不言不動但攢眉墮淚而已蓋諸髡縛著薪
上加以緇衲而麻藥噤其口也訊得其情乃知歲歲如此先
邀厚施比期取一愚髡當之耳於是合院誅焉夫自焚求施

此於佛法何當況殺人以詐財乎佛不庇奸假靈於御史亦
快矣哉

錢神志卷五

㮣網第九下

　　　　　　　　　　　　　　　　　　　　　　李世熊元仲父著

隨作隨報如影逐形

後晉彰德節度使張彥澤既降契丹奉命將二千騎先取大梁且撫安吏民彥澤倍道疾驅自封邱門斬關而入頓兵明德門外城中大擾帝出降彥澤縱兵大掠貧民乘之亦爭入富室殺人取其貨二日方止都城爲之一空彥澤所居山積自謂有巧於契丹晝夜酒樂自娛騎從常數百人乘醉殺閤

門使高勲叔父併弟戶諸門又殺桑維翰又擇取內庫金珠奇貨封其餘以待契丹楚國夫人丁氏延煦之母也有美色彥澤使人取之太后遲廻未與彥澤詬詈立載之去契丹主入大梁高勲訴彥澤殺其家人契丹主亦怒彥澤剽掠京城以彥澤之罪宣示百官問應死否皆言應死百姓亦投牒爭疏彥澤罪乃斬彥澤併都監傅任兒於市仍命高勲監刑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經杖號哭隨而詬詈以杖撲之勲命斷腕出鎖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髓臠其肉而食之

契丹既陷晉以麻荅爲中京留守麻荅貪猾殘忍民間有珍貨美婦女必奪而取之又捕村民誣爲盜披而抉目斷腕焚炙而殺之欲以威衆常以其具自隨左右懸人肝膽手足飲食起居於其間語笑自若常恐漢人亡去謂門者曰漢有窺門者即斷其首以來時契丹所留兵不滿二千麻荅令所司給萬四千人食收其餘以自入又損漢兵食以飼胡兵衆心怨憤伺隙進李榮謀攻契丹約以擊佛寺鐘聲爲號漢兵奪契丹守門者兵擊契丹殺十餘人因突入府中李榮先據甲庫悉召漢兵及市人以鎧仗授之焚牙門與契丹戰榮召諸

將并力拟恩州團練使白再榮同行諸將繼至鼓譟震地麻荅等大驚載寶貨家屬走保北城會日暮有村民數千譟於城外欲奪契丹寶貨婦女麻荅懼奔定州時李榮功最多而白再榮位在上馮道等乃以再榮權知留後再榮貪昧猜忌以李榖和凝久爲相家富遣軍士圍其第求賞給榖凝各以家財與之又欲殺榖凝以滅口李榖責之曰國亡主辱君輩握兵不救今僅能逐一虜將鎮民死者幾三千人豈獨公之力耶纔得脫死遽欲殺宰相新天子謂後漢高祖也若請公專殺之罪何辭以對再榮懼而止又欲率民財以給賞榖又

力爭之乃止漢人常事麻答者再榮皆拘之以取其財恒人以其貪虐謂之白麻答及郭威入大梁諸軍大掠入再榮之第執再榮盡掠其財既而進曰某等嘗趨走麾下一旦無禮至此何面目復見公遂刎其首而去麻答返國契丹主亦鴆殺之嗟夫夷狄貪殘蓋其天性然且不能逃天誅况華人而夷狄其行者乎

後漢蘇逢吉爲人文深好殺尤貪詐先爲河東節度判官帝嘗令靜獄以祈福逢吉盡殺獄囚還報及爲相朝廷草創百司庶務悉委之逢吉公求貨財無所顧避繼母死不爲服庶兄自外至不白逢吉而見諸子逢吉怒密語郭威以他事杖殺之初高祖入大梁馮道李崧皆在真定高祖以道第賜蘇禹珪以崧第賜逢吉崧第中瘞藏之物及洛陽別業逢吉盡有之及崧歸朝自以形迹孤危事漢權臣常惕惕謙謹多稱疾杜門而二弟嶼嶬與逢吉子弟俱爲朝士時乘酒出怨言云奪我居第家貲逢吉由是惡之未幾崧以兩京宅券獻於逢吉逢吉愈不悅適李嶼僕夫葛延遇爲嶼販鬻多所欺匿嶼扶之督其負甚急延遇與逢吉之僕李澄謀上變告嶼謀反逢吉聞而誘致之因召崧至第收送侍衛獄嶼自誣服獄

上詔誅崧兄弟家屬及辭所連及者皆陳尸於市及隱帝爲亂兵所弒郭威入大梁逢吉自殺嗚呼逢吉取崧之家貲又從而夷其家曾不期年逢吉亦身死而家破天道不遠人猶冒貨而不顧可哀也哉後周祖以逢吉之第賜王峻峻曰是逢吉所以族李崧也辭不處使峻處權勢間皆以是心處之何至有商州之禍哉

楚馬希聲爲南唐所俘囚於揚州及後周太祖遣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等伐唐令坤襲破揚州復敗唐兵於城東擒陸孟峻初孟峻之廢馬希蕚立希崇也滅故舒州刺史揚昭惲之族而取其財楊氏有女美獻於希崇及令坤入揚州希崇以楊氏遺令坤令坤嬖之既獲孟峻將械送周祖所楊氏在簾下忽撫膺慟哭令坤驚問之對曰孟峻昔在潭州殺妾家二百口今日見之請復其寃令坤乃殺之嗟夫人不可妄殺雖女子亦能復讐蓋天實爲之矣

蜀司空張業性豪侈強市人田宅藏匿亡命於私第置獄繫負債者或歷年至有瘦死者其子繼昭好擊劍嘗與僧歸信訪劍術孫漢韶與業有隙密告業父子謀反李昊安思謙復譖之業入朝蜀王命壯士就都堂擊殺之下詔暴其罪惡籍

沒其家
北齊文宣受禪高德正實謀之婁太后聞謂文宣曰汝父如龍汝兄如虎尚猶以人臣終身乃行舜禹事都因高德正教汝文宣不悅既受禪晚年酗酒皆狂德正屢諫文宣怒曰高德正每以精神凌逼人因以刀刺之血灑地又令劉桃根斬其三趾送還家德正妻懼出寶物滿床將寄人而帝忽掩至其宅見之怒曰我府庫中猶無此詰所從來皆諸元賂也遂并妻斬之曰德正常教我誅諸元今殺之為諸元報仇也
乾道中江西水災豐城農夫挈母及妻子就食他所過小溪

密語妻曰穀貴艱食豈能俱生我攜兒先渡母老不能來可棄之婦不忍挾姑以行足陷泥淖方取履見白金爛然在水中拾得之語姑曰本為貧徙今幸天賜可歸矣登岸視其夫不見唯兒戲沙上問之云被黑牛銜入林中入林視之流血丹地已為虎所噬矣忠臣孝子之肉義士嘆之梟獍之肉豺虎豈嗜之邪但不知封卲化虎後能吞逆賊否耳
陳自強者韓侂胄童子師也以侂胄汲援自選人登樞府才四年自強倚侂胄苞苴盛行四方書至必題其緘云某物併獻凡書題無併字則不開縱子弟親戚關通貨賄金帛充牣都城火自強所貯一夕盡煨燼侂胄首遺之萬緡於是執政及列郡聞之莫敢不助未幾得六十萬緡幾倍所燬自強每語人曰吾惟一死以報恩王蓋居恒稱侂胄為恩王恩父而呼堂吏史達祖為兄蘇師旦為叔侂胄敗自強竄嶺表賄積悉空死報恩王恐此時死猶不得耳嗟夫一死酬恩此忠臣義士志也乃用以趨炎走利何哉大義不明枉死如鶩古今之陳自強亦前後相笑矣
李可及乞假為子娶婦上曰即賜酒麵及米以助汝嘉禮可及至舍俄一中貴監二銀榼各高二尺餘宣賜可及啟之皆

實以金寶上嘗賜可及銀麒麟高數尺可及取官庫車載往私第左軍容使西門李玄頗鯁直謂可及曰今日受賜用官車他日破家亦須輦還內府不道受賞徒勞牛足後可及果流嶺表舊賜珍玩悉皆進入李玄之言遂左券矣
唐邢萬壽為乾封縣錄事性好殺人縣官每有決罰即從索錢時未得與輒取麁杖笞之如是死者無算囚徒見之皆失色遇少不稱心即就獄拷之困苦至垂死其妻生子或著肉枷或有肉杻或無口鼻或無手足生而皆死夫人即天之遺體也至為枷杻殘折之形造物蓋見身說法矣天心亦痛苦

哉

淮南將張瓌叛高駢據復岳二州瓌性貪暴荊南舊將夷滅殆盡先是朱敬玫屢殺大將及富商以致富朝廷遣中使楊玄晦代之敬玫留居荊南常曝衣瓌見而欲之遣卒夜攻之殺敬玫盡取其財光啟三年趙德諲陷荊南瓌留其將王建肇守城而去陳璠從瓌至江陵密斬瓌首置囊中走京師獻之授安州長史新書云荊南陷瓌死人無識者弃投於井云

王鐸罷相以義昌節度使兼中書令鐸厚於奉養過魏州侍妾成列服御鮮華如承平之態魏博節度樂彥禎之子從訓伏卒數百於漳南高雞泊圍而殺之及賓僚從者三百餘人皆死掠其資貯侍妾而還彥禎奏云爲盜所殺朝廷不能詰僖宗中和四年也從訓旣殺鐸魏人皆惡之乃聚亡命五百餘人爲親兵謂之子將牙兵疑之籍籍不安從訓懼易服逃出止於近縣彥禎因以爲相州刺史從訓遣人至魏運甲兵金帛交錯於路牙兵益疑彥禎懼請避位居龍興寺爲僧推牙將羅宏信知留後事從訓引兵三萬至城下宏信戰敗之從訓保內黃魏人圍之從訓移軍洹水宏信遣程公信擊斬之與父彥禎皆梟首軍門後唐成德節度使董溫琪者貪暴

積貨鉅萬以牙內都虞候平山秘瓊爲腹心溫琪沒於契丹瓊盡殺其家人瘞於一坎而取其貨自爲成德留後晉高祖立以瓊爲齊州防禦使橐其資裝道出於魏時范延光鎮魏有異志皆以書結瓊欲與爲亂瓊受書不報延光恨之欲滅口乃伏精兵於境上伺瓊過亦殺之而盡取其貲以戍邏者憮殺聞已而延光謀反高祖赦之許以不死後致仕請歸河陽私第乃挈其帑以行輜重盈路其仇楊光遠留守河南聞之遣以兵推延光墜水死而復盡取其貲以延光自投水死聞光遠及其子承信等掠以出降帝亦許以不死後何延祚殺之以病卒聞古之殺人取財而得報者多矣未有歷歷明白如此者

元韶妻高氏先爲北魏武帝后以故魏室奇寶多入韶家有二玉鉢相盛可轉而不可出瑪瑙榼容三升玉縫之皆稱西域鬼作也北齊文宣常問韶曰光武何以中興韶曰爲誅諸劉不盡於是大誅元氏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尸漳水剖魚多得爪甲韶亦被幽絕食啗衣袖而死寶貨盡入文宣

本朝編修岳正得罪朝廷以家產盡給指揮李鐸鐸據門不

論男婿搜檢放出岳內亦受辱也人怒其橫而無禮無何岳胥復官而李鐸又得罪朝廷英廟以其家產乃岳正者卽復給之所得數倍於前而家人之辱李氏婦女尤甚焉凡報應之事多假手他人展轉見之遲速不同所謂天有記性沒忘性也獨未有本人本事出反瞬夕如岳李之快人者

辛諫議子有儀嘗與阮逸善一日謂逸曰君未娶我有一相知無子家饒財有女求壻其家房緡二千當爲營之苟成以一千謝我逸唯唯義理備然全從千緡起見士君子議論如此節操掃地矣姻既成逸以前約詰其婦翁婦翁難之有儀怨甚乃以逸有易立泰山石難芳上林柳之句告謀不軌逸下吏全家流竄後有儀爲海州都曹至淮舟沒悉轄子浮木上岸脫既至岸舟人雖小兒悉免有儀家人無一存者惟長子他道獲全及官滿歸長子忽失所在覓之得尸井中世以爲阮逸之報也夫重利絕交已甚矣又擠之死地小人貪毒無足道者逸亦知名士歆彼利言媾遂爲寇君子以逸亦敗類矣賄交無終阮與辛未足軒輊也

宋天禧中有盜三人發一古塚金寶充塞共收斂入囊二人設計令一人買飯俟其飯至食訖推之墜崖一人買飯復潛

寘毒於飯中謀致二人死而獨得其物飯至二人遂推其人於崖下而死二人食訖毒發亦死吁使三人者均分其物皆不失富矣奸險相圖並致凶死世情如此者不少可戒哉

元時上海民有以譎詐而致富者丙申夏四月其居燬於兵爲卒所執索窖藏物民紿之曰此非我居我逃難至此耳我居距此纔百餘步汝欲窖可同往卒然之民遂導卒至其故人之居發地數處終不得窖卒知其紿己怒而殺之以詐致富卽以詐致死快哉

唐寶歷時農家王安國者被盜皆利刃入安國不敢抗而室內財帛無遺安國一子名阿七甫六七歲方眠驚起因叫有賊登時爲賊射死有二驢紫色者亦爲攘去遲明村人共集商量捕逐之俄而阿七之魂登房而呼云我死自是命那復多痛所痛者永訣爺娘耳鄰人會者皆爲雪涕魂又曰勿謀逐之明年當自送死乃附安國耳言其姓名洎明年麥秋安國有麥半頃方收拾晨有二牛蹊踐狼籍安國牽歸遍謂里人曰牛傷我麥已繫之矣牛主當齎償以贖不爾將詣官里中共往皆曰此非相近素畜者聚視久之忽有二客至曰我牛也昨暮驚逃不虞至此所損之田請酬倍資而歸我畜焉

里人共詰所從來因驗契書其一乃以紫驢交致也安國郎悟阿七所言及詢姓名皆同遂縛之曰汝郎去冬射我千盡我財者二盜相顧不復隱曰天也命也死不可逭卽述其故曰我既行刼遂北竄甯慶之郊謂事已積久因買牛將歸岐山昨暮抵村北三十里徘徊不進俟夜黑方敢過此既繫要一小兒六七歲許裸形亂髮紛紜相迷經宿乃寤及覺二牛之縻紖不斷如被解脫則已竄矣因蹤跡至此無所逃死於是里人送邑皆准於法 鬼郎元告驢千蹄牛報誑頭頭究對何處逃遁

蒙古攻汴急金主已趣河朔民情洶洶元帥崔立因謀作亂殺二相勒兵入宮立衛紹王太子從恪爲梁王而自爲鄭王送欵詣蒙古軍悉燒樓櫓以爲信託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軍民子女聚之省中親閱之日亂數人猶以爲不足乃禁民間嫁娶以荆王府爲已私第取內府珍玩充實之時與其妻入宮兩宮賜之不可勝計立遂以太后皇后諸王妃嬪宗室男女盡赴青城速不臺殺二王及宗屬而送后妃等於和林速不臺入汴立時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妾寶玉以出立歸大慟而已 叔主降俛自以富貴無極豈知轉眼爲他

人所有天道顯赫積德無終亦快矣哉 及宋會蒙古滅金詔全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汴時汴京都尉李伯淵等爲崔立所侮謀殺之及聞子才軍至伯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立謀備禦潛燒封邱門立來視火就馬上抱立殺之伯淵繫立尸馬尾至內前號於衆曰立殺害刦奪烝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無有當殺之否萬口齊應曰寸斬之未稱也乃梟立首望承天門祭哀宗軍民皆慟或剖其心噉之自古賣國之賊得禍不等然未有出於瞬盼使人臣雪恨如是之快者故備書之以告凶逆焉

紹興丁卯大饑流民滿道饒州富人段廿八積穀數倉閉不肯糶一日方與家人評論物斛低昂間方幸踊貴可徵錢十倍忽天雨晦冥火光滿室段遂爲雷震死倉所貯穀亦爲天火燒盡此之嗜利未有寃對也而得報如此故造物者亦嵩責人之意耳充是人之意卽殺盡州民於已有利猶爲之也 卽謂饑民皆彼寃對可矣干天怒也宜哉

張惡子有弟母甚憐之常疑有匿金私其弟一日引至大樹下欲毆之母老矣呼神痛苦忽雷起白晝劈樹兩開而攝惡子夾其中樹復合烈日中蟻雀百足鑽其肉凡四日死臭聞

數里道行苦之聚衆舉火併樹焚訖夫疑母以匿金私弟世情大抵然矣而大逆窮究實肇於此要之視金重於母與弟耳當其重金輕母天理惛然戾氣橫溢有不與雷霆相觸者乎

洛陽城南午橋失火焚死者七人時杜某爲捕尉忽門者執一人狼狽至前問其故曰此人適來意色惶恐再馳入縣門仍復馳出故執之耳其人曰某卽殺午橋人家之賊也爲伴五人同刼其家得財物數百千恐事泄則殺其人焚其室如自焚死者將財至城舍欲與伴出外輙歘坷不能去今日出

道德坊忽見空中有火六七團遮其前不得南出因北走有火直入心中爇其心脇痛熱發狂遮遶無路驅之令入縣門及入則不見火心中火亦盡於是出門火又盡在空中遮不令出自知不免故備言之縣命并取其黨及財申府殺之夫清空世界變現如許火相固知火從心生耳心火焚人亦能自焚必止熖者幸自撤薪無益炭注油可也

章邵爲商饒有財帛而貪狠誅求一日邵欲夜行意有謀也有子方弱冠先邵一程行憩藂樹下以伺其父邵至不虞爲子但見衣襆在旁一人熟寢遂抽刃刺其喉取衣襆前行天將曉識其衣襆乃知殺者是巳子也毒恨無及矣

蜀地瘠民稠生耗甚薄偶値歲荒人有負米五斗過山村落投宿者主人與妻謀夜殺之主人子不知也夜與負米者同宿至二鼓負米者起如厠主人持錘至臥所暗黑中見一人熟睡卽舉錘碎其首呼妻曰好好五斗米又屬我矣其妻舉火照之則死者其子也遂大慟負米者自外聞之驚逸去次早聞官執主人寘於法

何客民有兄弟三人其伯氏客蜀販木三載不歸仲以嫂美欲利其嫁貲也令人詐稱兄死嫂爲位哭成服久之察嫂無嫁意乃私受河上賈人金鬻之仍紿賈人曰嫂性好嫁而多矯飾若好語則費日汝可率徒衆猝至見素笄者擁而登輿但抵舟爲汝婦矣計定其夜賈人率徒衆至仲季皆避去然季嗔分金少已潛以語嫂仲婦不知也嫂因泣告仲婦曰汝夫嫁我幸是富客但何不早言令我少修飾今吉禮而素粧可乎幸以緇冠相易片時其歸矣仲婦授之自著素笄嫂卽匿去客衆見仲婦隨擁而去乘風舟發仲歸始訖失婦追之則千帆襍亂不能得矣乃次朝伯氏肩其重槖歸夫婦燕嬿廬里皆來勞遺仲慚愧殊甚又聞其二稚啼索伱仃腸絕寸

裂里人有知無不掩袖胡盧者嗟夫仲誠巧矣而嫂之巧乎於仲是所謂天巧也不然違人隔五載矣胡於此日適歸哉

洞庭山銷夏灣蔣舉人屢試春官不第遂棄去日夕執籌持積算計雖至親不拔一毛不數年稱高貲矣錢神作祟盜斯刦之鞭撻炮烙慘於官刑如許酷刑全是多金買來申而入漏盡而出罄其所有席捲而去盜喜過望殺牲載酒賽願於

小雷山神山在湖中斷岸絕無人居盜登祭畢酣飲大醉自恃遠兵莫及不虞舟師截纜以去盜歸無所嚴冬凍餒駢首坐斃無一存者賈舶過者皆知弗敢近毋天以盜報蔣舉人

而以舟師報盜巧如夙券亦可為嗜利之鑑矣

高郵有千戶者以公事之淮安時大風雨憚於湖行故往來遵路其反也適沿湖堤望一舟覆焉一少年宛轉波濤中號呼良苦千戶惻然憫之顧視一漁舠遠解囊得金十兩示之曰急往救彼以此奉酬漁人鼓舠往救之至乃其子也省其父來耳異哉救人乃得其子耶又正德壬申七月上虞地方沿海一夕大風雨海溢水深一二丈漂沒民居無算水少定乃有駕筏撈取貲貨因致富者一夫操竿率水滸適見一女子年可十七八載浮載沉而來手扶一笥將抵涯其人顧利

其笥遂沉其女子已發笥視之乃其妻也庚帖宛然歸有日矣此人自謂殺一女子而利其有詎意乃殺其妻耶世謂積善之慶餘鍾其子失道之敗延及其妻然或有近而不合或驗而積遲未有救人而適救其子殺人而正殺其妻善惡之報驗於俄頃如此二事者

金陵人楊參以參藩鎮廣南某郡訟庭大雷雨忽自天墜一物如毬皆海波所成析之得人騃然湯飲之徐活曰我儋邑村民與某某業採珠海中我下而二人秉繩其上忽得三珠其一最大兩手握之上復下取二小珠繩忽斷隨流墮海中

潭中反無水龍所蟠處跨其背如馬龍蟄亦勿覺腹饑因龍自舐其涎亦舐之遂不饑但瀾滴味苦甚而縛累其身成毬迷冥且死雷動龍起舞青旻間身隨之故墮此公遣騎捕之某某與大珠俱在蓋恐採者上當得大珠而二人分得小者也以是斷繩一訊得實抵二人死而大珠還採者獄成以聞於朝詔棄市夫殺人至沉海底宛且絕矣乃乘龍登天而直造於庭身有八翼喙且三尺矣由是而觀二人竟死乎地海底豈死人地哉

嘉興陸榆子方七歲手佩兩銀鐲為人誘至陸家園壓之石

下以死官百訪不能得隨鬻之神踰數月忽一人取白魚壓死會龍橋下其妻聞變訴曰謀人以石自斃以石報應何不爽乎乃始知爲謀殺陸椽子者誰謂天道之遠也

餘杭民某死惟餘一嫗與子子聘胡氏貧不能委禽嫗遂質身於機坊得二金婦藉以歸婦問姑所適子言其故婦泣下盡脫簪珥將以贖姑而子先往與議當夫婦語時鄰人崔居竊聽之因詐爲夫語索前物於婦婦稚不察即與之及夫歸惘然莫知爲誰所索也怨恨觸柱而死母聞子死傷之亦自死婦欲相繼自殺里卒以聞於邑令周之晃即出俸棺殮二死者而令護婦無使自殺且懸捕賊不得少時轟雷擊死崔居原金尚在手而二死者却皆活周令乃給予生理以養母焉

開封有老翁長子娶婦別居幼子聘某氏未娶適周王選宮女女家懼選促男家完娶翁苦貧乃質身富宅得錢充聘新婦入門拜姑而不見翁密問其夫夫諱之因扣姑姑漏言焉婦大慟曰爲婦之故恐令翁爲傭耶遂取簪珥令人持白父母求質錢以贖翁父母賢之與錢而還其質新婦置錢牀頭期明日從贖適長婦來新婦具以告長婦不孝而貪乃乘間

竊錢去明旦婦檢錢無有也夫疑婦中悔而匿錢婦不能自明又傷翁無可贖乃投繯死夫殮而厝柩他所三日矣姑令長婦携簞食往祭亡婦柩俄雷雨作旋聞喚門聲問爲誰曰我新婦也姑以爲鬼物竊之良是乃集鄰婦開門曰爾人邪鬼邪曰新婦人也姑曰爾死已三日矣何由再生婦曰初如夢中神魂飄搖適聞大震不覺身乃在此姑驚喜間復偕鄰往柩所視之棺蓋已揭而長婦踞死於地原錢在手焉

南康夫婦產一子欲酬香真武廟而無貲罄家得銀八錢付妻妻置神前磬中爲居者所見既寐家因乘間竊銀去夫責不得以責婦婦無以自辨因縊死夫殮埋之大慟而已乃自偕子往至廟門登殿見其婦先在訖曰爾已縊死殆鬼乎胡豈見也妻曰我故死不瞑目爲神所攝至此耳夫察其言貌真人也不解所以亦不復疑懼遂同進香畢歸家發塚棺但見居者死其中左手持原銀右手執索聞而觀者轉相駭告以爲神之顯報靈奇如此

或曰殲厥罪者可也活厥死者不已怪乎夫人生於天死於天可生而死之不可死而生之乎且疑私金而毆母竊質錢而賣翁爲斗米而殺過客奚兩鐲而毆稚兒因二金

而致三命見表襪而刺路人人之變怪無大於此今不怪人之變天而獨怪天之詬人爲是言者亦怪矣故夫作之與報如表與晷也萬事皆然而貪財賊義特甚耳報遲者如晷長報速者如晷短報隱者如晷之晦而人目所不及也可謂日所不及遂無晷乎哉

黃崗村民閭邱十五多積穀每幸凶歲即騰價細民苦之老年病且亟不復飲食但食羊矢家人憐之以米飯作羊矢狀給之入手便投去唯食真者數月方死此懷媚佛多施廬山僧供迹亦內懼禍至冀事佛少逭責此尤不可也 宋朱彧可談

常州蘇掖仕至監司家富甚嗇每置產吝不與値爭一文至失色尤喜乘人窘急時以微資取奇貨嘗置別墅與售者反覆甚苦其子在旁曰大人可增少金我輩他日賣之亦得善價也父愕然自是少悟士大夫競傳其語 同上

國法已漏天正其刑

更始朝其羣臣問擄掠者得幾何是以天子而擄掠者也石崇爲荊州刺史劫遣使商客致富不貲王僧達爲吳郡太守以郡西臺寺多富沙門求須不稱意乃遣主簿顧曠率門義

刼之得數百萬李邕初爲海州日本使者至凡五百人載國信有十船珍貨數百萬邕舍於館厚給所須禁其出入夜中盡取所載而沉其船既明謁館人白云昨夜海潮大至日本國船盡漂失不知所在於是以其事奏之勅下邕令造船十艘善水者五百人送日本使至其國邕既具舟及水工使者未發水工辭邕邕曰日本路遙前路任爾便宜從事送人喜行數日知其無備夜盡殺之遂歸邕又養亡命數百人所在攻刼事露則殺之是以士大夫而擄掠者也更始無論矣如崇如僧達固當時有名望人也李邕素負才名京洛聚觀以爲古人者也孰知其行之醜一至如此竊怪當時何無一人發其辠者其後崇以附賈氏坐死僧達忤太后誣以反坐死邕守北海日柳勣下獄吉溫令勣引邕議及休咎厚相賂遺就郡決殺之朝廷失刑則造物者爲補之所謂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者非耶

唐邢璹之使新羅也還歸泊於炭山遇賈客百餘所載皆珍翠沉香象犀之屬直數千萬璹因其無備盡殺之投於海中而取其物至京懼人知也則表進之勅還賜璹璹恣用之後子縡與王鉷謀反遂族邢氏蓋賈客之報也

僞蜀將韋承皐典眉州有僧行真善黃白術搆木塔十三級火輒焚之凡三搆無脊費錢數萬計承皐乃召至郡修作金法承皐謂郡司馬盧敬芝曰某與行眞同遇韋處士授此丹術今老矣故召之同修舊藥藥成子亦得分惠焉盧敬諾藥垂成韋牧罪貶茂州参軍臨行盧送至蟆頤津韋牧沉藥鼎於江中謂盧生曰吾罪矣先是授術韋處士者吾害之而滅口今日之事藥成而禍及其有神與乎及蜀國更變承皐以拒魏王之師誅死竊怪承皐旣殺鍊師欲滅其口矣復縷縷向盧司馬言之何哉殆鬼抶其口而天啟其喙留此公案於世也不然承皐之死亦各爲其主耳誰知其以此死哉韋處士之死行真豈亦與其事乎皆三搆而輒燬疑佛厭其殺氣耳

景泰中于謙有社稷功獨建儲事不甚力諍石亨曹吉祥徐有貞等旣奪門迎駕因誣謙迎立外藩殺之有貞初石豫猶亨曰不殺謙則今日之事何名遂决謙死時太后不及知後知之爲上言謙匡輔之功爲人所誣旣久上察迎立事愈無狀因詰亨吉祥等及亨所薦尚書陳汝言以贓下獄賄物狼籍上召大臣視之變色曰景泰間任于謙久且專家無餘物

汝言何得賂之多耶亨等俛首不敢言自是上益悟謙寃而惡亨等未幾皆坐事誅之有貞亦下獄苦毒備至卒謫金齒爲民復謙官謚忠肅廕子至應天府尹壻朱驥亦爲錦衣衛指揮向使謙家稍有長物汝言等非賄賂公行謙忠亨賊當時猶未白也亨亦天奪其魄哉

建甯寺卻庫機警有才多所佃漁詭稱給餉暫假銀充庫令椽吏持券遍貸於各富人實盡乾沒莫償此亦貪謀後多敗行之者及歸田園甲第熖燿一時一日造石坊賀者塡門方出送客忽坊石墜下壓死矣

合江縣有毛烈者以不義致富見美田宅必謀得之陳祈與烈善舉田質於烈累錢數千緡後載錢往贖烈受之有乾沒心約以他日破券祈曰得一帖爲證可也烈曰吾與君何待是耶與姦富作椽者急脊眼祈信之後數日往則烈避不出祈訟於縣縣吏受烈賄曰官須文券驗安得交錢數千緡而無券者言之令祈以誣枉受杖訴於上司皆不得直乃具牲酒訴於東嶽行宮幡帷掩映中彷彿有人語曰夜間來祈惡趨出迨夜復入拜謁陳狀几上又聞語曰出去遂退抵三日毛烈在門內忽有黃衣人入捽其首毆之奔倂得脫至家死

又三日牙僧一僧死一如爲佐者亦死最後祈亦死少焉復
蘇謂家人曰吾往對毛烈事善守我七日至十日勿斂也祈
入陰府追者引烈及僧來對烈仍以無償錢券爲解獄吏指
其心曰所憑惟此耳陰吏憑此陽吏憑錢安用券取業鏡照
之見烈夫婦並坐受祈錢狀一衮冕人怒叱械烈烈乃首服
主者又曰縣令聽決不公已黜官吏受賄者盡火其居仍削
壽之半烈遂入獄且泣語陳祈曰吾原券在某櫝中語吾妻
可還汝吾平生以謀得人田宅有十三券皆在櫝中可呼家
人還之以減我辠主者又問僧僧曰但見初質田時事他不

預知也與祈俱得釋抵家而寤遣子覘之則吏宅焚矣乃往
毛氏述其事于取券還之僧歸已茶毘三日無骸可托日擾
毛氏門至家業衰替乃已或曰世亦多毛烈矣亦多若吏者
合矣安得獄神盡與科決乎夫一夫含恨直徹幽泉事理尋
常無可詫者獄吏曰所憑唯此心耳此言囊括人天確然易
簡乃知人神本無干擾只爲瞞心之人白地翻波清空走魅
捏塑如許變相即如毛烈貌與祈交心惟利競沒錢留券乃
曰與君何待於是蜜口蝎心此是笑面夜叉避人不見對面
如山此是日中鬼蜮貪令猾胥健民賄證虎冠狼牙讞堂昏

黑此是人頭羅剎人入鬼道則居之不疑神道治人反詫爲
希有何哉

黃岩人陳明章者平生奸狡以造假銀漸饒嘉靖癸丑五月
章携小僕同捕魚忽雷從其家出擊死草塘中而小僕乃在
塘上亡恙亦莫知其所繇上也

淮南云師曠奏白雪而神物下來風雨暴至平公癃病晉
國赤地庶女叫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支體傷折海水大
出夫瞽師庶女委務積神上通九天激厲至精由此觀之
上天之誅也雖在壙虛幽閒遼遠隱匿重襲石室界障險

阻其無所逃之亦明矣嗟夫天下報應莫不皆然而冤負
傷心之怨者乎

貪刻斂怨死於盜賊

楊九鼎在蜀以刻剥致諸軍之怨軍士莫簡倡亂殺九鼎剖
其腹實以金銀曰使貪腹飽飫時安丙家居散財結士再平
蜀難宋初平蜀其府庫之積悉輸汴京後任事者競起功利
於常賦外更摧博買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狹民稠
耕稼不足以給由是小民貧困兼并者益糴賤販貴以規利
青城民王小波因聚衆爲亂古今致盜之由歷歷明白近世

虎弁不足道乃有識字頗如成敗者一司錢穀化譬萬姓與
元滅家甘心為之此何謂也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
之貧者爭附遂攻青城掠彭山殺縣令齊元振剖其腹實之
以錢惡其平日錢錢故也噫夫古今之纖鏑為大盜積者耳
不勝聞目不勝見矣然而膏斧者斷首攫金者亦連肩人誅
鬼殛固非貪吏所怖也姑舉剖腹實錢二事以告世之甘以
腹為錢囊者

人非不及神發其陰

元魏時洛中崇真寺有比邱惠凝死七日還活云閻羅檢閱
以錯名放免具說所見一比邱云是融覺寺曇謨最講涅槃
華嚴領衆千人王曰講經者心懷彼我以驕凌物比邱中第
一粗行今惟試坐禪誦經不問講經命付西北黑門司一比
邱云是禪林寺道宏自云教化四輩檀越造一切經像十軀
王曰沙門必攝心守道不干世事不作有為雖造作經像正
欲得他人財物既得財物貪心遂起便是三毒不出具足煩
惱亦付司黑門又一比邱云是多覺寺寶明自云出家之先
嘗作隴西太守造靈覺寺成即棄官入道王曰卿作太守日
曲理枉法掠奪民財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付送黑門自後京

洛比邱皆事禪誦輒世士大夫鮮不以捐財作佛事者蓋有
暴踰豺狼機彙蠅苟輒復捐衣施食設果餒因思以為國之
蟊賊必非佛之順兒家之逆子必非佛之慈裔縱使鑄金輸
剎福利烏有還者劊子屠兒刈人如菅網色如漁萬家之市
指為盜則池膏陵肉異鄉之族誣為黨則繫女掠妻既進
天怨宜衝泉然且延僧設供遇剎崇修造像翻經燃香焚楮
所部如狂紛紛祈福嘵夫以此懺愆更為增業何則梵宇鬼
戕即髑髏所砌金身嚴好即脂肉所凝金碧熒煌即冤毒所
煥香燈輝馥即血淚所燃鐘磬鏗喤即啼號所化佛如有靈
當發是乎舜夫先喆之言人臣能平直事主是奉彌陀法慈
悲救人是奉觀音法佐天子仁四海是謂開甘露門勸同儕
行善事是謂泯圓覺海如是布施身即是佛不如是布施則
物事所積悉成怨毒集衆冤鬼以奉世尊佛忍視之哉黑門
無間正為斯人設矣

唐貞元初丹陽令王瓌三年調集皆黜落甚憔憤乃齋宿於
茅山道士葉虛中求奏章以問吉凶虛中年九十餘強為奏
之其章隨香烟飛上縹緲不見食頃復墜地有朱書批其末
云受金百兩折祿三年枉殺二人死後處分後一年瓌果得

暴疾終夫王瓊負此恨事懵不省覺猶若致憾造物者世之
仕宦不得意悲怨無聊如王瓊者多矣恨無葉道士發其幽
愚耳此古人所以貴內訟也
李師古鎮平盧招延方士有劉元迥者狡妄人也自言能煉
水銀作黃金師古試之或十銖五銖皆立成焉訖先以金屑
置汞中也師古曰此誠至寶宜何用元迥曰醮之他藥徐燒
三年可以飛仙爲食器可避毒爲玩用可避邪師古大神之
因曰子且爲我化十斤將備食器元迥本衒此術規師古錢
帛逡巡則謀遁去不圖師古槩之急令燒金元迥窘且詭說

曰公紹續一方三十餘載雖戎馬倉廩甲天下然欲四方仰
歸威德須假力神祇師古因詢之元迥曰泰嶽天齊王玄宗
東封因以沈香刻製其像所以玄宗享國永年公能以他寶
易其像則受福與開元等矣妄人妄誕匪夷所思師古狂悖
甚然之元迥乃曰全軀易製恐卒不辦且以黃金十五斤鑄
換其首固當獲祐師古曰君便先爲燒之速成其事元迥大
笑曰天齊雖曰貴神乃鬼類且若以吾金爲其首冥鬼豈敢
依至靈之物但以山澤純金易之可矣詭譎離奇師古尤異
之則以藏金二十斤恣元迥所爲元迥乃鎔鑄鍮錫雜類就嶽

廟易置之而懷其眞金歸爲師古作飲食器皿靡不辦師古
深禮重之資奉甚厚明年師古方宴僚屬忽庖人自厨徑詣
衆會中舉身丈餘蹈空而立大訴曰我玉嶽之神何物狂賊
殘我儀質我上訴於帝涉歲方歸我之甲兵軍馬猶藏別物
皆爲黃石公所掠去神仙亦作賊邪妖妄甚矣要亦元迥師
古妖妄所感召耳不足爲怪也則又極罵復聳身數丈良久
履地師古令曳去庖人無復知覺但若沉醉者數日師古則
令盡作戎車戰士戈甲旌旗及紙錢綾帛數十車就泰山焚
之尚未悟元迥之奸也方將理之而師古暴瘍腦潰而卒其

弟師道領事乃按元迥辭窮戮之於市元迥以鬼道惑人究
以奇鬼自敗此鬼即元迥師古所爲耳楞嚴云若於本因貪
物爲罪是人遇物成形名爲怪鬼此元迥之謂矣又云罔象
輪迴影顛倒故和合憶成潛結亂想如是流轉國土神鬼精
靈其類充塞此師古之謂矣世界神鬼悉由因想結成而或
者以爲怪是不知鬼神之情狀者也
宋左暉以鄉舉赴省恭試官見有周禮義卷佳甚將置之上
第忽夢人曰此台州進士左暉文也須受賂五十萬致有枉
死者陰譴折壽祿一第即死幸無取也凡二日三月檢燈如

前途默默之洎出院落卷中檢視集左睥之文試官驚異每以語人後睥以王十朋榜始魁是年隨孫道夫奉使遂死於燕山能奪其祿壽而不能奪其一第邪或以一第償其書債邪造化縮贏錙銖無爽人智自勸不及耳

丁晉公子珝中名湜者少年負才氣特好博雖常獲勝隨手蕩於狎遊父怒囚之老嫗破壁使竄湜遂假貸族黨得旅費徑入京師補試太學預貢籍熙甯九年南省奏名相國寺一相工以技顯其肆如市湜往訪之工曰君氣色極佳闈人多矣無如君者遂大書紙粘壁云今歲狀元丁湜湜益自負同

榜有兩蜀士皆多貲而好博湜嬲轉鈎致延之酒樓携博具立側蜀士見之而笑遂戲於小閣湜於此藝得奇法是日所贏六百萬如數取歸邸又兩日復往相工肆工驚曰君今氣色大非前比選魁豈復敢望惧我術矣湜請其故工曰相人先觀天庭須黄明潤澤則吉今枯燥且黑得非設心牟利以負神明乎此言如轟雷電閃使人心膽震慄所謂神也湜悚然具以實告曰然則悉以反之可乎工曰既以發心冥冥知之矣果能悔過尚可占甲科居五人之下也湜亟求蜀士還其所得迨廷策唱名徐鐸首魁湜第六矣設心牟利相工何自知之豈非神者告之乎又曰既以發心冥冥知之此相工亦神人也

廣東魏釗爲荆州府推官嘗往夷陵州檢屍道經某鎮有鄉紳徐少卿名宗者崇奉梓潼神甚靈忽夢神告曰明日魏推官過此其人前程遠大後當入銓曹可預結納之遲明候之果然少卿乃具衣冠謁欵甚勤去夷陵不數日少卿復夢神告曰可怪魏推官受賄數百金故出入罪使死者含冤上帝已盡削其應有爵秩并年壽亦不永矣惜哉少卿深用歎訝試遣人蹤跡之信如所夢未幾魏丁憂歸後補濟南尋陞戶

部主事纔一年遽卒於京邸家亦凋落以賄出死罪者鑒此

歸安仰思忠者精堪輿六合尹林克正延之入閩爲卜葬地適其姻某氏亦欲葬父因介過其宅爲卜一墳甚佳方點穴而雨至遂下山約晴明再往是夜思忠夢一老者問曰今日之穴佳否曰佳已切勿與之此人爲考官賣三舉子當有陰禍若葬此地法當禁其子孫非天意矣遂覺明日思忠問克正曰昨貴姻家大尹公先爲何官宦業何如曰先爲某縣教諭轉此官不久遽卒他無所長聞爲考官時遍賄猥籍鄉評以是少之思忠惕然內警遂托辭歸越三年遇其鄉人問大

丑墓何所其人因言與勢家爭墳致死人命官事牽纏至今未葬家業亦凋落矣思忠每爲人道及輙相歎異買科名者鑑此

宏治已酉歲長洲學生王絙應鄉試有校官鬻科名無賴者亟欲賤售焉同學生奚純來招絙共圖之事濱就矣一夕絙夢身中鄉試十幾名甫中試而父死妻繼死妻之父復死身亦死覺而怪之見純不言夢但托以年幼學疎不欲暴得名第辭不就純怒責以輕名曰我即自爲之計所費不過數十金已而果中式名亦正如所夢絙方以爲異既而其父與妻及妻父相繼死益異之無何純亦死絙乃以所夢告人曰使當時我爲之今已入鬼錄矣科名之不可僥倖如此買科名者鑑此

正德六年江東太守某者文雅風流頗擅詩名在郡未滿考遣吏攜數百金入京賂劉瑾求速化禱紫姑仙以決疑仙筆曰三載茸棠種未成使君何事苦經營雷霆怒擊冰山碎只恐錢神也不靈吏至京賂瑾得擢雲南提學副使未幾瑾敗伏誅守以鑽刺免如仙言

　蟂陽道人之銘曰毋悖積財以累盜賊毋陰行險以累鬼

神天人何能累鬼神只如一念攫金百械横出詬垢賤疾其變萬端究使毒氣害氣充塞淵曼人倫勿論鬼神不太愁苦乎先喆如趙清獻事必可對天知司馬文正事可對人言陸九韶畫之言行夜必書之陳瑩自爲朱墨銘謂朱屬陽墨屬陰以驗理欲之分數自訟如是亦慮爲鬼神所檢較耳楊伯雄嘗侍海陵論鬼神事伯雄曰臣家有書一卷記人死而復生或問冥官何以免罪答曰汝置一歷白日所爲暮夜書之不可書者是不可爲也海陵亦爲之改容由此言之冥官以暮夜盜白日而世人掩白日爲暮夜昭曹背馳直枉枘鑿其累鬼神必矣哉

　鬼神害盈聚斂無益

桓玄篡位殷仲文以佐命親貴輿馬器服窮極綺麗妓妾數十絲竹不絕音性甚貪吝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常若不足及桓玄爲劉裕所敗仲文隨玄西走其珍寶玩好悉藏地中皆變爲土旋投義軍遷侍中尚書以罪族誅

唐瓊州守韋公幹者貪而且酷掠良家子女爲臧獲如驅犬豕女奴四百人大半職業有織花縑文紗者有伸角爲器者有鎔鍛金銀者有攻珍木爲什器者日考月課惟恐不中程

前爲愛州刺史境有馬援銅柱公幹欲推鎔貨與賈胡土人
不知伏波所鑄且謂神物哭曰使君果壞是吾輩爲海神所
殺矣公幹不聽百姓奔訴於都護韓約約遺書責之乃止旣
牧瓔多烏文呿陁皆奇木也公幹驅木工沿海採伐至有不
中程以斤自刃者前一歲公幹以韓約揩受代命二大舟一
實烏文器雜以銀一實呿陁器雜以金浮海東去且令從卒
護行將抵廣木旣堅金且重未數百里二舟俱覆不知幾萬
萬也蓋海若慘籍沒之權矣
唐虔州參軍崔進思特郎中孫尚容之力克綱入都送五千

貫每貫取三百文裹頭百姓怨號聲徹天地至瓜步江遭風
船沒無有孑遺家資田園貨賣竝盡解官落職乞活無所始
知孫郎中之氣焜不足以攝江伯也
巴巫間民多積黃金每有聚會卽於席上羅列三品以相誇
炫蜀將張彥典忠州貪於貪虐因而作敓攫其金銀莫知紀
極後於私第延搆一堂以貯黃白忽一旦屋外有火烟頻起
而無延爇之處開篋視之金悉空矣世間不義之金悉由慾
火鍜鍊而成燥毒蒸騰其焰已甚況又剝萬家之心血傾貯
一堂怨憤上炎不火而燼如積萬石油以召空中之火亦理

所必至哉
琉球國小而貧雖受本朝册封爲榮然使者一至其國誅求
供億爲之一空甚至后妃簪珥皆以充數蓋從行者攜貨物
往而高責其直也然向者皆嚴行禁約稍知斂戢至神宗萬
懋丙午給事夏子陽往最稱狼籍及還舟側一巨魚狎擾不
去舟人謂可餚也餌而獲之其大專車未及下筯而風濤大
作舵裂桅折自分必死盡舟中所得寶物投水中僅得免旨
金香爐百餘兩宮中祀天之物亦爲中國取去至是盡入水
府矣或曰金爐乃取之海濱烈婦祠者夫册封本朝廷懷柔

之義乃使臣不職藉以誅求賴天子威靈小夷恭順耳不然
執行人致悖書辱國稱師禍連未已甚矣貪人之誤國也其
不葬魚腹者倖矣哉
　強死爲厲現身索償
漢何敞爲交阯刺史行部蒼梧郡高要縣暮宿鵠奔亭夜猶
未半有一女子從樓下出自云妾姓蘇名娥字始珠本廣信
縣修里人早失父母兄弟夫亦久亡有雜繒百二十疋及婢
一人名致富妾孤窮羸弱不能自振欲往旁縣賣繒就同縣
人王伯賃車牛一乘直錢萬二千載妾并繒令致富執轡乃

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於時日暮行人既絕不敢前行因即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往亭長舍乞漿取火亭長龔壽操刀持戟來至車旁問妾曰夫人從何所來車上何載丈夫安在何故獨行妾應之曰何勞問之壽因捉妾臂曰少愛有色冀可相樂耶妾時怖懼不肯聽從壽即以刀刺脅一創立死又殺致富掘樓下埋妾并婢取財物去殺牛燒車車杠及牛骨貯亭東空井中妾死痛酷無所告訴故來自歸於明使君敞曰今欲發汝屍骸以何爲驗女子曰妾上下皆着白青縑履猶未朽也掘之果然敞乃遣吏捕壽拷問具服下廣信縣驗問與娥語同收壽父母兄弟皆繫獄敞表壽殺人於常律不致族誅但壽爲惡隱密經年王法所不能得鬼神訴冤千載無一請皆斬之以助陰殺上報可

漢王忳舉茂才除郿州令到官至斄亭亭長曰亭鬼有數殺過客不可宿也忳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郎入亭止宿夜聞有女子稱欲訴冤無衣自蓋忳以衣與之乃進曰妾本涪令妻也欲往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取財貨忳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卽今門下遊徼者也忳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每夜陳冤客輒眠不見應不勝感恚故殺之忳曰當爲汝理此冤勿復妄殺良善鬼捉衣而出忳旦收游徼詰問卽服收同謀十餘人并殺之遣吏送其喪歸鄉里於是亭遂清安時人語曰信哉少林世無偶飛被走馬與鬼語少林忳字也（飛被走馬事見明鬼部）凡人非惜未有不畏王法者但利欲熏心時妄意王法必不及此耳甯知法網雖疎鬼羅尤密如二亭長者合門賜死解脫無路哉

永嘉中瑯琊諸葛覆爲九真太守家累悉在楊都惟將長子元崇就職覆於郡病亡元崇始年十九送喪欲還覆門生何法脩利其貨積與伴共推元崇墜水死因分其財爾夜元崇母陳氏夢元崇還具敘父亡及身被殺委曲欷歔不勝又云行速疲極因臥窗下床上以頭枕窗母視兒眠處足知非虛矣陳氏驚起燭兒眠處沾濕猶如人形於是舉家號泣便發聞（讀此段知母子死生相靠酸痛到骨令人發慈悲想生孝順心）於時徐森之始除交州徐道立爲長史道立卽陳氏從姑子也具疏所夢託二徐驗之二徐道遇諸葛喪船驗其父子亡日悉如鬼語乃收行兇二人卽皆款服依法殺之賢夫人不知鬼當語人亦何計以除鬼語哉

魏城陽王元徽初爲孝章帝畫計殺爾朱榮及爾朱兆入洛害孝莊徽懼走投洛陽令寇祖仁祖仁父叔兄弟三人爲刺史皆徽力也既而爾朱兆購徽萬戶侯祖仁遂斬徽送之併匿其金百斤馬五十疋及兆得徽首亦不賞侯兆乃夢徽曰我金二百斤馬百疋在祖仁家卿可取也兆覺曰城陽家本巨富昨令收捕全無金銀此夢當實至曉郎令收祖仁祖仁又見徽曰足得相報矣祖仁欵得金百斤馬五十匹兆不信之祖仁私斂戚屬得金三十斤馬三十匹輸兆猶不完數兆乃發怒懸頭於樹以石硾其足鞭箠殺之嗚呼鬼責之難償也甚矣常人之徵息以什二什三而鬼之徵息以二十又以命殉焉人亦何苦從鬼稱貸哉　孫知微嘗問女巫曰冥間所重者何罪曰殺生與負心耳祖仁之負心至矣責変貿賞狗彘不食其餘又何以逃冥罰乎

魏支法存者本是胡人生長廣州精解醫術遂成巨富有八支氍毹作百種形像光彩曜日又有沉香八尺板床居常芬馥王談爲廣州刺史大兒邵之屢求二物法存不與王談因存豪縱殺之而籍沒家財焉死後形見於府輒打閤下鼓似若稱冤者如此經旬月王談得病恒見法存守之談遂亡邵

之至錫都又死貪官威求部民自謂氣燄足以制之甯知部民死後氣燄亦制貪官乎談不足道法存以身殉寶亦可爲匹夫懷璧之戒矣

北齊陽翟太守張善苛酷貪饕惡聲流布蘭臺遣御史魏輝儁就郡治之贓賄狼籍罪當論死善於獄中使人通訴反誣輝儁爲納民財枉見推縛文宣帝大怒以爲法司阿曲必須窮正令尚書左丞盧斐覆驗之斐遂希旨成輝儁罪狀奏報於州斬決輝儁遺語州令史曰我之情理是君所見今日之事可復如之當辦紙百番筆二管墨一鋌以隨吾尸若有靈祇必望報盧令史哀悼爲之殯殮并備紙筆未幾張善得病惟云叩頭未旬日而死纔兩月盧斐坐譏魏史爲魏收奏文宣鴆殺之夫希旨者殺人媚人者也未必盡爲功名富貴起見亦懼雷霆不測以身爲欒耳然徐有功狄人傑俱以辨究獲罪瀕危不死而希旨羅織者悉灾及其身死生有命安能中立祈免乎郎不幸死於救人與死於殺人者亦霄壤矣而況於必死乎

梁武帝欲爲文皇帝作皇基寺以追福命有司求良材曲阿宏氏自湘州買巨材東下南津校尉孟少卿欲求媚於上郎

檢括宏氏珍帛誣爲劫而殺之沒其材以爲寺宏氏臨川之日敕其妻子以黃紙筆墨寘棺中曰死而有知必當陳訴又書少卿姓名數十吞之未及旬日宏附體於少卿數其惡而鍼之餘人預此獄者以次殂殁未及一歲殆盡寺搆始訖亦被焚焉按少卿之希旨視他人又甚矣上所欲得者美材而少卿遂致殺人以充之所謂上求楫下致船也人臣阿附主意以致濫死者多矣寵祿未膺災禍踵至則何如以事天者事君自求多福乎　達磨謂梁武曰寫經造像實無功德竊意所謂寫經造像者亦與營搆陵寺等耳塗人肝腦以邀福

利佛豈貪戔之淵藪耶

曹武字士威有知人鑒齊末蕭衍崔慧景並在襄陽崔方貴盛武獨時餉衍曰卿必大貴願以弱子相託所遺貸遂至十七萬及衍受禪竟忘之人忘鬼鬼終不忘人天監二年忽見夢於衍曰卿今爲天下主乃爾忘我顧託之言耶吾兒饑寒甚昔者十七萬幸還市宅衍覺即使書送錢還之擢其子世澄世宗以天子之威靈而鬼敢爲之索債

陳甄法崇爲江陵令以清肅知名先是江安令繆士遹者卒於官一日法崇坐廳事士遹前見法崇知其已亡愕然未言士遹云卿縣人朱雅見負米千餘石不還今兒窮儉不自存故來訴法崇因命口受爲辭遂遜謝下席去法崇如詞詰雅雅狼狽輸送太守王華以聞事在宋永初也法崇爲清肅吏鬼故託之徵責因思厲鬼公行貽氣憤作亦由世無公道耳故曰有道之世其鬼不靈以無冤抑故也

天寶中清陽崔氏居滎陽甚富有子授吉州太和縣尉母盧氏戀故產不之官爲子娶太原王氏與財數十萬奴婢數人赴任謀賃舟有吉人姓孫云空舟欲返傭價又廉遂賃之舟人窺其厚橐發不數程伺崔不意遽推落水以刃擬其家人皆惶懼無敢喘息是夜抑納王氏王方娠遂以財物居江夏後王氏生男舟夫養爲己子極愛焉孫氏因崔財致富養子年十八九學藝已成遂遣入京赴舉途經鄭州遇夜迷路常有一火前引而不見人隨光行一十餘里扣莊求宿主人容之乃郎崔莊也其家人竊窺報盧氏曰門前宿客貌似郎君言語行狀輒無少異盧氏欲自審之遂召升堂與語一如其子問之乃孫氏也母垂泣曰郎君遠來明日且住一食其子不知所以姑諾之明日母見此子將去不覺發聲慟哭謂此子曰郎君勿驚昔年一子赴官二十年絕消息矣今見郎君

狀貌酷似吾兒不覺悲慟耳郎君西去回日必須相過老身心孤見郎君如已兒也亦有奉贈努力早廻此子應舉不捷還過母莊母欣然遂留停數日臨行贈貲糧衆與衣一襲曰此吾亡子衣服去日爲念今既死矚郎君貌似吾子便以奉贈號哭而別他時過此亦須相訪此子既歸忽着老母所遺衣下襟有火燒孔其母驚問何處得此衣乃述本末母因號入泣與子言其事此衣是吾與汝父所製初熨時誤遺火所爇汝父瞋發日阿婆留此爲念比爲汝幼小恐申理不了豈期今日神理昭然其子聞言痛哭詣府論冤推問果伏誅孫

氏而妻以不早自陳斷合從坐其子哀請而免　讀老母留連少年數語字字血淚使人骨碎神悽賜裂毛悚爾時少年必當首痛心動性靈惝恍恨史家未描寫得出耳　照夜之火與熨衣之火兩火證成殺賊此火亦三光電光哉

唐師夜光薊門人聰敏好學盡通內典又有沙門惠達者家甚富與爲友是時玄宗好仙釋窮索名僧而夜光貧不得西去常怏怏惠達因以錢七十萬資其行且曰師之學艱必將首出爲天子近臣異日無忘夜光謝曰幸師厚貺必有以報遂至長安貺九仙公主左右選異學僧十輩與方士議論夜光預焉演暢玄奧無敢比者上奇其辯寵遇日隆拜博士賜甲第金錢號幸臣惠達遂入長安訪之夜光見其來以爲收責於已大不悅惠達悟因告去北歸月餘夜光慮其再來即寄書與薊門帥張廷珪曰近者惠達至輦下誣毀公繕完兵革將有逆謀以公之忠天下莫不聞積毀銷骨不可不戒廷珪驚怒即召惠達鞭殺之後數日忽見惠達來庭中責夜光曰我以七十萬錢資汝西上奈何遽相誣謗使我寃死何負我之深也言訖遂躍而上捽拽夜光家僮咸見之數日而夜光死　師光既通內典甯不知負心枉殺必墮無間耳心爲

此者必恃其博敏奇辨俯視庸庸惠達應以七十萬供奉不復有償理耳驕生嗔嗔生殺而本覺憒然矣今世繫籍西靈精通教典弄筆鼓唇愚誑俗士坐受供養居之不疑豈知寸絲半粒會有算償時耶故冥王之言曰講經者心懷彼我以驕凌毀比丘中第一粗行又曰既得財物貪心頓起便是三毒不出具足煩惱通幽記所載鬼判定罪以負心爲至重其被拷者多僧尼蘇子瞻所記亦云冥獄僧居十七豈僧故多負心歟

大和中密州殷氏被刼父子死者三人刺史捕之甚急月餘

不獲時魏南華攝司法椽夢數人皆被髮訴曰姓殷氏三人被殺甚冤南華曰殺汝者誰對曰某所居東十里有姓姚者盜魁也南華驚寤馳往捕盜未至忽見一狐起於路旁深草馳入里人姚氏宅譟而逐者以百數其狐入一中穴南華命以鍤發之得金帛甚多乃羣盜刼殷氏財也即召姚氏詰其自目動詞訥遂收劾之果盜魁也盡擒其支黨十輩然窮穴中卒不見狐豈非冤魂之所假歟

唐盧叔敏崔相佑甫之表姪也崔有書令赴舉遂自緱氏赴京行李貧困兩驢一文袋一奴十餘歲而已初發縣有紫衣人挈小幞同行云送書至城辭氣甚謹生以僮僕小利其作伴每到店必分以茶酒紫衣者亦甚知媿至鄂嶺早發十餘里天纔明紫衣與小奴驅驢在後忽聞奴被毆呌呼生曰奴有過但言必爲科決何得便自打也言訖便見紫衣人抽刀刺奴洞腸流血生驚走紫衣逐及刺之與奴同死嶺上時緱氏尉鄭楚相與生中外兄弟晨起廳中忽困睡見生被髮血汚謂尉曰某已被賊殺矣然此賊今未捉得但兄記明年八月一日平明賊與同黨買牛來入西郭門最後牽白牛一頭跛左脚者是也鄭尉驚覺遂言於同寮至明日府牒令捉賊

方知盧果遇害復於書帙中得崔相書河南尹捕捉甚急都無蹤跡至明年是日鄭尉潛布弓矢手於西郭門自領徒伏路側日初出果有驅牛自西來者後一白牛跛脚不及其隊遂擒捕之并其同黨驅跛牛者果殺盧生賊也問之悉伏云此郎君與某有恩某見其囊中謂是綾絹遂刼殺之及開之惟得絹兩匹耳自此以來常髣髴見此郎在側如未露倘欲歸死已就擒豈敢隱乎具言始末與其徒皆棄市夫魂已見夢歷歷分明然必俟明年乃獲賊者則賊之償券固有期也世以目前禍福而疑天公亦知作惡者固自有死期哉報償亦有定日世間何事不定

公孫綽爲王屋主簿數月暴疾而殞未及葬縣令獨在廳中見綽公服入門驚起曰與公幽顯異路何故相干綽曰有冤欲見長官請雪耳某命未合盡爲奴婢所厭死長官有心倘爲寄選健吏往捉必不漏網某宅在河陰縣宅堂簷從東第七瓦壠下有某形狀以桐爲之釘布其上已變易矣言訖而沒令異甚乃擇強卒素於綽所厚者持牒并書與河陰宰盡捕其奴婢於堂簷中搜之果得人形長尺餘釘遍其身木漸爲肉擊之啞然有聲綽所貯財畢悉爲所盜縣遂申府盡殪

奴婢數人
僞蜀節度使王宗黯貪賄無狀生日部下皆獻貨爲賀獨巫山令裴坦以民貧獨無獻宗黯大怒召裴至誣以他事生沈灩澦堆水中三日尸不流宗黯使人挽尸而下經宿復上卓立波面正視衙門黯不自安神識煩撓竟暴卒自古忠戇蒙難者多矣至於清苦之吏雖極昏暴多有貸之未有賊戾不道如宗黯者裴令千古奇冤死亦著千古奇跡清吏威靈固應赫赫哉

司馬懿智計通神王淩賈逵有靈溘而隕滅桓溫勢熖薰天

涪西殷涓作祟死不旋踵以絕世奸雄難逃鬼責齷齪宗黯能枉殺清吏耶

慶歷間監司機幕官姚孜與王簿王虎往太雲倉查覆上供米麥之數孜受王者賂虛擡欠數千石給虎書名申報虎不察也及事敗送壽州根勘孜不欲獨受贓名先將元賍金托銀托伴以寄虎隨請壽州勘院搜驗於其家虎不知憤死禰獄孜復用計盡以所坐坐之得自脫數年通判潞州一日出遊遇王虎自此恍惚如狂常若與人毆擊運使陳晁遣道籙宋之才禳之孜於神前具自首伏時錢延年命吏從旁錄其語俟醒示之孜大慚沮即日致仕未幾死以孜之機變出沒神鬼雖妖鏡所不及照也甯知鬼挾其口自於神前首伏哉錢延年命吏錄示其語痛踰斧鉞要之延年與吏亦鬼從卷之耳正不知冥間斷結時痛快又何如也

比部郎洪湛以王欽若賄買任懿及第累謫儋州竟死海外每有相識遇洪大庾嶺猶儀衛赫然若有官者相識詣是赦還與執手慶慰洪曰我往捕王欽若耳言訖不見其人愕然已而欽若病甚口呼洪卿寬我我以千金累卿然惠秦已橐百兩不難償卿九百也觀此則二百五十金之說猶當時鞫

者默爲欽若减貫也然湛冤極矣按欽若嘗爲三司判時度支毋賓古嘗言天下逋負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民病不支僕擬放捐之欽若問一夕命吏寄校成數翌日即上之真宗大驚曰先帝未知耶曰先帝固知之殆留與陛下收人心耳即日放逋負一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帝由是嚮用欽若夫沛發國恩自是宰相德量然是攘人之善歸已及賄賣科第則又推已之惡與人孤注擠友帛書欺天機械百端當時有五鬼之目臨終乞命洪卿自是鬼趣到頭耳雖復增校道書建壇禮神何以寬鬼責哉

蘇子瞻云余在儋耳聞城西民李氏處子病卒兩日復生余與進士何旻同往見其父問死生狀云初昏若有人引去至官府幕下有言此誤追庭下一吏云可且寄禁又一吏云此無罪當放還見獄在地窟中隧而出入繫者皆儋人僧居十六七有一嫗身皆黃毛如驢馬械而坐處子識之蓋儋僧之室也曰吾坐用檀越錢物已三易毛矣又一僧亦處子鄰里死已二年矣其家方大祥有人持盤飧及錢數千云付某僧僧得錢分數百遺門者人世使門上錢正復如是所謂虎狗司閽是也乃持飯入門去繫者皆爭取飯僧飯所食無幾又

一僧至見者擊跪作禮僧曰此女可差人速送還送者以手劈墻壁使過復見一河有舟使登之送者以手推舟舟躍處子驚寤是僧豈所謂地藏菩薩耶書此爲世戒予獨怪冥中罪繫何以僧居十七顔光表曰施主錢物是供養如來者最難消受惟能明見本性說法度人方可不負佛緣不然而感說果報接引未悟又不然而莊嚴焚修苦行自飭底於興起善力未爲失耳倘隨衆作務無所短長則一粒寸絲皆是自己業債何論貪淫以下事哉今世則有掠殺檀越夷其墳墓很踰盜賊者此其罪報恐千數易毛未足結案也

朱炎允性敏而貪任陳州司獄有富商得死罪繫獄聽決其僕謀於允曰生有餘財若相活可盡酬允乃許許之得財巨萬乃僞爲輕罪文卷詰朝發落猾吏作奸往往如此絕不虞有天示人時耳夜較獄吏曰商得死罪使飲食足錄囚必責乃減食加刑不數日而死召其僕曰文卷已成即判發落夜暴死柰何僕曰非不盡心無奈命也乞尸化歸允謂名利俱得因免官歸惟懊無子乃取妾一歲生子纔八九歲歷覽諸書十六舉狀頭授台州路學錄此時福慶駢集必謂司獄有陰德允必自信無天道裘馬酒色恣其所欲家財殆盡

十七病死父母哭之垂絕踰月而葬父母固欲開棺視之鄰里阻持不可開棺遂視尸變爲四五十有髯者乃富商也允止哭曰天示人我敢隱具述前事良心至此盡露柰已晚何人爲歎息司馬公聞之驗實紀其事於集末　讀天示人我敢隱六字覺富商之聲貌神魄起立如生炎允之聲貌神魄灰槁如土使死者如生生者如死信非造物無此捏弄也

定襄邱村王胡以陶瓦爲業金明昌辛亥歲歉與其子王生就食山東一日有強寇九人爲尉司跟捕急逃死無所就匿王家以情告云我輩金貝不貲但得身免願與君父子半分

之王因匿盜陶中蒲實墳旡尉司兵過無所見而去胡父子心不自安且利其財乘夜發火九人皆燼遂攜金貝還鄉數年殖產出鄉家上泰和中王生理五臺將及與善鎮恍惚中有所見驚怖墜馬遂爲物所憑扶昇至家生口作鬼語瞋目怒罵云尉司追我輩已得脫中分貨財足以致富便發惡心遽厭九骨壽之數年乃今見汝償命卽休時或持刃逢人亂斫其家無奈召道士何吉鄉逐祟何至作法鬼復憑語辨訴何知究對非法籙可制教以作黃籙超度或冀解脫胡乃陳狀發壇吐露情實人始知其致富之由大建一祠日夕祈禱

未幾生竟卒　究對非法籙可制大命豈祠禱能延世之累積惡業而求解救於緇黃之藏籙讀此亦可廢然返矣　九人自有死法但利其財而殲之罪正與九人等耳故九人者得乘其屈負而取之也

方城人聲固與周氏比鄰而周貲產甚豐固乆睥睨之適周夫婦繼死惟一老媪撫數歲孤孫固以好語誘之曰媪與孫介處而挾田宅貨財自衛是開門揖盜耳莫若及強健時售之於我旣不失價我復資媪終老撫若孫使成立媪以爲然盡予貲產計直不能什二三固纔獲券卽遷入其廬據有艮匿諸器物而逐媪與孫他徙自是周之夫婦乍見乍隱或噫嘆井厠間踰年厲犯方城固家數十口皆殺死艮暱羨宅他人是保矣哀哉

洞庭賈者葉湘挾千金以市布買一舟行至澱山湖日就暝舟人利其有也酌以酒且紿之曰前此則近賊巢不若此地艤舟爲安也湘然之方就枕而操刃者突至殺湘沉尸於湖而人不知也家人以湘未歸諏諸卜者得凶兆尋郎其所求之見有盪槳者悠悠然出蘆葦中從而問曰若見湖中孝乎則曰有之指示而得盡湘魂也蒭不知謀自何人鬻不問已而京口有操舟者倉皇失措且自附以神語有司擒之勘其實卽殺湘者也移檄驗之果然遂抵罪

潭陽狄某者任雲南定遠知縣有富翁死家積數萬金妻挐之叔告縣寄囑之曰追得若干願與平分狄信之拘其嫂到官酷刑拷訊至以鐵釘釘足沸湯澆乳於是悉出所有狄得二萬金而婦遂賷恨死及狄罷歸一日晝寢忽見其婦手持小圓魚掛床上狄大驚異未幾遍體生疽如圓魚狀以手撥之四足俱動痛徹骨髓晝夜號呼踰年乃死五子七孫俱生此疽以死一孫僅免亦無立錐之土矣　以二萬金市一小

圖魚傳子孫積滯不售貪吏之營利亦拙矣哉
嘉靖中泗州蔣成者居沽於鴨嘴湖有孤客以竹荷包袱斂其店成中夜醉之沉於湖匿其金因而致富既十餘年逢端午置酒會鄰友成於座中忽舉青絲繫粽汨羅江裏弔忠魂屬諸客對坐有號古澗者先夕夢中有人教云明當還對紫竹挑包鴨嘴湖邊謀客命叮嚀曰能言之當取獲利古澗以為神即以是答之成駭然失色席散獨留古澗以二十金賂口古澗亦不求其實喜而歸語其妻妻曰此冤鬼假子以雪之不言將有禍妻亦鬼所憑也古澗首之州及到官成遂伏

幸取客尸於湖尚如生焉　此客作鬼亦甚靈既愬成舉對又愬澗還對復愬妻發難澗妻曰不言將有禍蓋森然如鬼離立前矣女巫曰道途間人鬼各半人自不辨耳然哉人亦何處可負心哉

長洲有丁姓者戍籍也客遊燕市遇壯士某氣力相悅結為死友無何其人以盜敗倉卒授百金於丁為獄中饘粥資丁利其金且慮禍及利害兩字敗人心術行金於獄卒斃之越三年丁歸吳舟中自作鬼語詈曰汝好負心今得相報矣因對衆言其所以衆曰固然與我等何罪盍緩之鬼曰諾我且至其家俟之遂寂然丁抵家三日忽反目作聲如前而操鎚自擊其齒皆落人從旁奪鎚則勇力愈奮猶有豪態氣力相倪即其病根也忽又操刀自斷其臂而以爪自抉其目血流被面觀者填道人或謂汝冤何待三年曰向我繫獄近得赦書乃出耳遂死所謂赦書者是隆慶改元赦書也平生恃力凌人已直一死況以盜敗乎丁自欺心結冤以致殺殺相尋耳乃知人即有可死之法我不可無好生之心也

餘干民張某者商販金陵寓旅店有小婦過門甚數張挑之婦稱鄰居笑盼相許遂私焉久之張察鄰居無是婦疑而詰之婦曰正有相托妾非人也有楊姬者非君里人乎曰然其人始貧暴富乎曰然婦遂頓足嚙齒曰此天下負心人也妾乃娼女穆小環少以艷麗與楊歡事妾曲意無所不至誓迎妾歸生死相保妾家匳笥頗饒盡以歸之癡心守盟謝客七年久無耗息聞已別娶矣以是齎恨而死此店即妾故居有瘞金以贈君但欲附君歸舟索楊新婦若何耳張如語舟中置牌位書穆小環呼之即至抵家別張適楊宅楊正康裕無恙而以誕辰張樂讌客忽暴死所娶亦劇病幾死張大驚諱不敢言自是呼牌名不至矣夫娼家匳笥本皆不義之財歟

而取之楊亦娼家行此矣其受譴也宜哉世有權勢在握以横取豪民家私爲無傷者亦可謂取娼賕爲無傷乎　不娶娼女眞性也守盟結盟則妓女蕩子爛套也穆作鬼亦復不貞而以守誓責楊所謂婦怨無終者非耶雖然娼本以守盟愚蕩子而楊乃以結盟竊妓財楊尤險於娼哉

徐池者嘉靖間人富而暴厲欲得徐八之宅計誘其子臣賭蕩累債遂得其宅未幾二子五孫俱染瘵池召巫禱巫爲神言此徐八爲祟也池懼向城隍廟建醮求解是早有乞兒迎問曰公非徐池耶池曰何自知之曰吾昨宿廟僻地有人向神呼公名謂公害彼耳池驚返歸寢而卒子孫俱無噍類嗟夫狡獪肯堂廢爲鬼宅何用此狡獪爲哉

宛平民趙林與劉方遠飲娼楊三家娼有故歡王宗義來並飲相妬遂至毆擊劉方遠助林擊傷宗義歸暴卒卒時語妻曰方遠實毆死我方遠聞變即大出貲貨賄宗義妻及娼楊三稱是林擊死林竟坐抵自是方遠家常失物僅篋間有流火一日方遠餞客客忽起揪方遠髮亂毆作林聲罵曰我代汝耶我已訟陰司矣數日方遠死又數日宗義妻曰林事發逮我與楊三矣自往覘楊三已病捧心展轉皆卒世之行賄買人命受賄賣人命者其視此哉顧光裏曰即此一事勘破方遠生平趙林飲娼家即邀與同伴是慣帮閑助打使助拳是慣牙爪鬬變便納賄是慣撇脫如此伶俐歡會便相親有惡便相推自是本色特趙林無眼自墮他掌股耳若趙林爲嫖主則娼家之奉承方遠必得先頭若趙林與宗義訟則方遠之唆謀兩家必得後手世上半是此輩弄壞可驚可懼可恨可殺

冤靈糾結轉身索命

貞元中有李生者恃氣好俠常與輕薄少年遊年二十餘方折節讀書仕至深州録事叅軍生能歌詩美風儀曲曉吏事至於擊踘飲酒皆有能名雅爲太守所知時王武俊帥成德軍恃功藐法諸郡守側目常遣子士真巡郡至深州太守張棨設宴執禮甚謹士眞大喜以爲他郡莫及乃曰欲盡歡於今夕豈無嘉客願得召之太守曰郡無名人惟叅軍李某足侍談笑士真曰但命之於是召李生入趨拜士真目之色甚怒既而命坐貌益恭士真愈不悅瞪顧攘腕無向時之歡矣

太守懼莫知所謂顧視生覥然汗下不能持盃一座皆愕有頃士真叱左右縛李某繫獄左右卽牽李袂疾去械獄中已而士真歡飲如初宴罷太守潛使於獄中訊李生何故忤王者李生悲泣久之曰聞釋氏有現世報吾知之矣某少貧好與俠邪游往往掠奪里人財帛馳馬腰弓往還太行道日百餘里一日遇一年少鞭駿騾負二巨囊吾利其貲遂力排墮萬仞崖疾驅其騾去解囊得繒百餘段自此家稍贍因折弓矢閉門讀書遂仕至此及今凡二十七年矣昨侍宴覩王公之貌乃吾曩時所殺少年也一拜之後心中慚惕自知死不

朝夕今則延頸待刄又何言哉有頃士真醉寤急召左右往取李某首左右卽獄中斬首以進士真熟視而笑既而又與太守醉飲太守因歡曲請李生獲戾之故士真笑曰李生亦何罪但吾一見之遂忿激於心已有戮之之意今既殺之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君無復言及宴罷太守密詢其年則二十有七矣蓋李生殺少年之歲而士真生於王氏也　貫咨之生不之所以生李生之死不知所以死不可知之謂神世皆以所不知者遂疑世之無神何哉

永嘉徐輝賈遊丹陽貸大駔錢一千貫未及償而駔死黙不自言駔家亦不知也輝是歲生一子頗聰慧輝切愛之至八歲大病召醫市藥畧不惜費久而錢財耗盡病猶未愈忽一日病子語溫尼曰我欲歸去尼曰此正汝家將欲誰歸病子曰我家故丹陽耳徐公貸我錢千緡幸我死不償故託生其家自來取之也言畢遂死今諺於兒女拂意者輙云還債未了夫知滿前皆徵債之人而所作皆負債之事何哉

黨氏女韓城縣芝川人先是有王蘭者舍於芝川蘭如賓家如賓殺之匿其錢數百萬其年生一男美而慧名玉童比長輕裘肥馬恣其出入玉童忽暴卒父母哀之踰喪畢每忌日

必飯僧施財自是稍稍貧如故有僧求食於黨氏一女子應門曰母兄皆出不得具饌此去數里有蘭氏者亡子忌日方當飯僧盍就之其亡子卽我之前身也僧大異之問其所以不對而入僧於是造蘭氏謂曰主人念亡子若此欲見其今身乎如賓驚問之僧具以告如賓遽適黨氏女不肯出父母曰必不見則何辭女曰第告之云其子身存及殺多故所耗王蘭之財盡未聞此必不求見矣父母以告如賓無言而退既出父母問其故女曰兒前身王蘭也爲如賓所殺死訴上帝願爲子以耗之故耗之且盡而死凡人性有剛柔鬼德亦

然剛者報復急戾柔者平施即已如王蘭訴寃於帝但曰願爲子以耗之固知其生性柔惡非矜氣忿爭者獨如寘得此報猶不足蔽其愆耳

潤州一監征與務胥盜官錢皆藏之胥家約官滿分取胥僞諾之既代去不與一錢監征不敢索悒悒渡江竟死於維揚胥得全贓遂告歸治田宅致富是年妻孕如見監征褰帷而入即誕子甚慧長喜讀書二十歲登第胥大喜盡鬻其產挈家至京師爲桂玉費其子調官南郎已匱乏至中途子病胥罄所餘召醫及維揚疾革胥無所歸旅寓貧索無聊而死夫

盜官錢罪與胥均也監征不應轉身富貴享受盜財意當日指點乾沒皆胥爲政監征一木強耳不然何至噤不敢索悒悒以死哉拙者盈而黠者虛固造化裒益之妙也

鄧榮性譁狡常誘人爲不善鄉有官家子不肖鄧結其所親貶其家產殆盡丐而死鄧爲鹽商於江湖者二十年紹定間湖中遇寇一舩儼如官家子縛鄧父子淫其女息盡掠貲貨而去鄧貧困十年而死子亦丐焉吁人知誘官家子之報矣而不知生子使人誘亦是官家之報者盧坦爲河南尉杜黃裳爲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與惡人遊破產盍察之坦曰

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矣不如恣其不道以歸於人黃裳驚其言自是遇之加厚故坦之言是官家之寳鑑也　鄧誘官子必以淫局故其報之也亦以淫想冥律以此爲和姦也

浙西米信夫者柔狡譁捷里有大家兄弟二人以父死紛爭因唆弟以訟兄結合官吏破其家而有之兄弟抑鬱而死米由是富者二十餘年至元戊寅遭反謀逆誣牽連到邑見吏儼如其弟抑令招承罄沒其貲恣而訟吏於府見府吏儼如其兄抑令招承與其妻女子息八人俱死於獄夫唆訟者多

矣此何報之烈也豈蠱弄人於兄弟間故罰之倍重乎抑所謂巧惡五分當直惡十分乎所坐事亦寃債然不寃不見巧報耳　方二十年間身享富厚未必不自負爲人豪傑必疑其無天道至二十年後天乃定矣世之惡德不悛暢遂目前者盍自省哉

汴有郵卒一騎出巡出都門甚早至棘野中有賫輕貲早行者見卒來疑有他志匿叢棘中而卒亦暗不辨也弟闖途左有行步聲近身不見恐是虎豹因以鎗遍刺叢中中之拽而出則死矣方知其悞既無奈何取其囊中金棄尸於棘人莫

知也卒由是遂富娶妻久無子止一女偶晨起逍遥於門遥見所刺之民前而來亟闔門潛窺之竟入對宅皮匠家俟晏問之則匠生子矣（以向晨惧殺亦以向晨托胎）卒既知其因緣了不敢言第厚遇匠并憐其子以女許妻之匠氏大過望令其子事卒如父一日卒飲醉臥盛暑汗流匠子侍側微以刀刮去其汗（刀非刮汗之物有使之者矣）卒醉中不辨何物以手擊之刀遂入腹未即死亟呼家人言其故女卒歸之并家私皆還焉此其索報亦巧矣造物轉移變化不可思議而世人以耳目所不及遂疑造物有漏網則亦不達生死恩仇之變者也　顔光衷曰或謂本無惡心誤殺不妨者可乎君官者尤宜慎於此也

山西僧齋能者詣京請度牒歸至別邸而橐尚饒主人因鴆之埋尸炕床下婦適生子漸長常欲殺父父訟於官兒忽作僧語曰我僧齊能也渠殺我如此如此度牒尚在某箱我尸尚在炕床下發之皆得主人伏罪死官即以度牒度其兒名曰再能送還鄉觀此案則世之生逆兒者可無自省歟且不但此王鎔養張文禮爲子而族滅於文禮王處存養劉雲郎爲子而族滅於雲郎此叔孫豎牛之禍也寃業之來蓋有所

自矣

嘉靖初有淮民陸氏奸而横侵其鄰鄭氏盡其產撤其居以爲已宮室苑囿所存惟嘉樹一本晚得子而瘖數歲遊於庭忽指樹而言曰樹乎汝猶在耶家人大驚已而復瘖不語百方誘之終不出一聲稍長荒淫戲傲靡所不爲家罄乃死人謂鄭氏後身云時朱瑄爲都御史總督兩淮微其里人問之皆信

盛某者吳城人也戲以手折人輒出血故名之曰盛出血其鄰翁某老無子園池廣衍盛與翁狎嘗問其地所從得翁輒道其詳盛潛寫翁賣地券署一死者爲中見人藏久之翁無恙乃謂曰汝地不歸我何待翁以爲戲也盛作色出券示翁翁愕無辨遂與盛地憤恨而死盛初無子既以計得翁地又生子意願益滋（此時未有不謂無天道者）所生子五歲不言一日盛携之入園圃遊行謂曰吾老矣目前生業皆汝有（不思此業從何而有此豈可詒子孫耶）汝不言吾不樂矣兒忽應聲曰我即某翁也將有所待而言耳盛驚悸一仆卒未幾子亦卒遂絕　今人於果報分明處輒云天公開眼盛兒陡兒一鳴驚人豈非天開口耶

淪入畜道償所宿負

卞士瑜者其父以平陳功授儀同性慳吝嘗顧人築宅不還其值作人求錢其父鞭之且曰實負錢者死當與汝作牛須臾卞父死其作人有牛產一黃犢腰下有黑文周匝如帶右膀有白紋斜貫大小正如笏形儼然官人但不復能覩人耳牛主呼之曰卞公何為負我犢即屈前膝以頭着地往日氣勢何在瑜以錢十萬贖之何不以此錢還值牛主不許死乃收瘞

大業八年宜州民皇甫遷兄弟四人惟遷不事生業母嘗取錢置床上遷便偷去母覓錢不得遂勘合家良賤並云不知母怒悉加鞭箠大小皆怨未幾遷亡其家猪生䐁子八月社至賣與遠鄉社家遂見夢於婦曰我是汝夫為盜取婆錢枉及合家受拷今我作猪償債社家將欲殺我何忍不贖婦[illegible]夢忽寤仍未信之復夢如初因起報姑姑曰吾夢亦然遲明令兄賫錢詣社家收贖之後二年乃死鄰里皆能言其事夫子盜母錢不應墮入畜道正為恐絕其母使憤酷無聊耳爾時得錢忘母天理惛然與犬豕更何異哉

嶺南從事盧傳素有人遺一黑駒初甚蹇劣三五年後稍益肥駿未有銜轡之失傳素頗愛之一旦因省其槽櫪偶戲之曰馬子得健否黑駒忽人語曰丈人萬福傳素怖走黑駒又曰阿馬雖畜生身有故須曉言非是變怪乞丈人少留傳素曰畜生忽曉人語定有冤抑可盡言也黑駒復曰阿馬是丈人親表甥王小家通兒是也貞元十二年丈人使通兒往海陵賣一別墅得錢一百貫時通兒年少無行為友朋招引狹邪破用此錢略盡其年病死冥間了了為丈人徵債甚急平等王謂通兒曰爾須現世償錢若復作人身待長大則不及矣遂被驅出畜生道不覺在江陵羣馬中即阿馬今身是也阿馬在丈人槽櫪五六年省與丈人償債所以竭盡駑蹇知丈人憐愛心亦戀主然壽限已盡後五日當發黑汗死請丈人速將阿馬貨賣明日午時丈人自乘阿馬出東棚門市西北角赤板門邊當有一胡軍將買馬者丈人但索十萬其人必酬七十千此軍將前生定負此馬七十千便可速就之言訖又曰乘有一篇留別丈人乃驤首朗吟曰既食丈人粟又飽丈人芻今日相償了永離三惡途遂奮迅嘶鳴齕草如初更與之言終不復語傳素深感其事明日試乘至市角果有胡軍將求市傳素微驗之故賤估六十緡軍將曰郎君此馬

值七十千以上請以七十千市之亦不以試水草也傳素載緡歸後四日過胡軍將家曰嚐七十緡夜來飽發黑汗斃矣夫爲畜則茹芻焉爲人則持祿負乘何逆於爲人而忠於爲畜耶豈俠鈎飾錯鏃引重歷險真性乃見耶悲夫畜道中豈磨鍊忠義之徑耶

貞元中海鹽有戴文者家富性貪每舉債必須利數倍有鄰人被剥積恨乃曰必有神明照鑒數年後文病死鄰家牛生一黑犢脇下白毛字曰戴文閭里咸知文子耻之（有此良心正好攝克累善以蓋前愆奈何仍稟牛性）乃求謝乞以物贖去其字鄰人從之既而文子以牛身無驗乃訟鄰人妄稱牛犢有字（刁險如此當世世爲牛）縣追鄰人及牛至則白毛復出成字分明但呼戴文牛則應聲而至鄰人恐文子盜去則夜閉於別廡經數年乃斃是可爲舉債刻剥者之戒

貞元中河內守崔君者貪而刻百姓苦之常於佛寺中假佛像金凡數鎰竟不酬直僧以太守故不敢言未幾崔卒於秘是日寺有牛産一犢頂有白毛若縷出文字曰崔某者寺僧悟其由相與觀嘆崔家聞之即以他牛易其犢剪去文字已而更生及至其家雖豢以芻粟卒不食崔氏大以爲異竟歸

其寺近世貪吏如蟻何知牯犢遍野非即若輩前身耶　國變以來盜賊充斥屠牛竟如刈菅郊牧已蕭然矣須目前諸汙吏盡淪此道牛種乃大蕃息歟

唐定州王珍者能爲金銀作嘗與寺家造功德得絹五百疋同作人私費十疋王珍不知也此人死後王家有禮事買羊未殺其羊頻跪無數珍已怪之夜繫於柱珍將寢有人扣房門甚急視之無所見珍卧復聞怪之遂開門卧未瞑見一人云昔與公同作功德偷十絹私用今已作羊合爲公殺叩頭乞命再三苦懇言訖出房即變作羊珍妹於別所見是人叩頭一如珍所見遂釋羊不殺珍及妹家皆斷食肉是可爲私歛公物者之鑒矣

洛陽人解奉先者爲嗣江王家畫像未畢而逃及見擒乃妄云功值已相當因於像前誓曰若負心者願死爲汝家牛歲餘奉先卒而王家牸牛生一騂犢有白毛見脊曰解奉先觀者日夕如市此可爲冒得工直者之鑒也

唐大中末有富人童安塊者初甚貧窶與郭珙相善嘗借其錢六七萬經販致富及珙徵錢安塊拒諱之珙焚香告天曰童安塊背惠忘義借錢不還倘神理難誣當死作牛償安塊

亦鑑答曰若實負珙錢者願死作白牛償珙未逾月安墟死死後半年珙家牸牛生一白牯犢左肋有黑毛作字曰童安墟歷歷分明觀者雲集珙遣人告報安墟妻子及親屬往觀之大以爲恥厚納金帛請收贖之郭珙憤其欺負終不允致牽僕持梃刼取之竟不能獲嗟夫積財如山終不能贖一白牯犢財多亦奚以爲哉是可爲負心賴債者之鑒矣

開成初東市百姓喪父騎驢市凶具行百步驢忽曰我白元暹也負君家力已足勿復騎我市賣麩家欠我五千四百我負君錢數亦如之今可賣我其人驚異即牽詣麩行果還五

千四百賣之兩宿而驢死

史無畏者曹州人也與張從眞爲友無畏止耕隴畝衣食窘困從眞家富乃謂曰弟勤苦田園生計不蓄當奉假千緡貨易他日但歸吾本無畏欣然父子賫緡射利江淮不數歲已富從眞繼遭焚爇復罹刼盜生計一空遂詣無畏曰今日之困不思弟千緡之報可相濟二三百乎無畏聞言輒爲拒捍報曰若言有負但執券來從眞恨怨塡臆乃歸庭中焚香泣沮之情詞慷慨聞者戰栗午後東西有黑雲驟起須臾雨雹雷電交作霹靂一震無畏變遂爲牛朱書腹下云負心人史無畏經旬而卒刺史圖其事上奏焉

宜春郡有齊覺寺老僧年九十餘清修守戒人皆呼爲上公上公偶夢一老姥衣青布衣拜辭而去云只欠寺內錢八百上公覺而異之取筆書於寢壁僧徒無有知者三五日後常住有老牸牛一頭無故而死主事僧於市鬻之只酬錢八百如是數處不移前價主事僧以白上公上公嘆曰償債足矣遂令入寢讀所題壁無不嗟歎

廬州營田吏施汴者恃勢奪民田數十頃其主退爲耕夫不能自理數年汴卒其主家生一牛腹有白毛方數寸旣長稍

斑駮不逾年生施汴二字點畫無缺道士邵修嘿親見之是可爲占奪民田者之鑒矣

雲頂山慈恩寺四方輻輳供者甚厚而寺主審言性貪鄙欺隱本寺施財飲酒食肉蓄妻養子無所不至一旦疾篤自言見空中繩懸一石臼有鼠嚙之繩斷正中其心大叫氣絶久而復蘇如此數十度方卒逾年寺下村中牛生一犢腹下分明有審言二字是可爲欺隱施財之鑒矣

王咨以強鶩處官紹興初爲四川都轉運司幹辦公事被檄權井潼川躬自詣井盡令井戶承認丈額合認五十觔者必

倍訟百斤利其沒官而官自煎也未幾井戶皆破敗咨亦暴卒當死之夕其友楊使君舉家皆見咨來求救則公裳下已穿出一尾矣明日鄰家果生一牛又有馬絳者亦爲幹官性尤苛虐每出督錢不問額之虛實物之盈縮一切欲多得人因呼爲馬刷子言其好刷錢也或以咨事戒之絳曰正令郎日便生兩尾亦所不問（世間有此種牛性非復義理可論）既而疽發於背左數日又發於右兩疽相對宛如杖舂深可寸餘洞見五臟（兩疽痛苦較兩尾如何）僚友省問無不驚駭至是始自伏曰後之刷錢者要當以某爲戒（其言也善何嗟及）

矣肉爛垂盡乃絕嗟夫兩尾未生五臟先見癖錢罔忌者亦可少省矣今世惡少每行不軌郎曰趁熱做去遇死便休郎少知書文者或言果報必曰且顧目前何知身後嗚呼何愚刷子之多也吾鄉有爲府胥者蠱官詐錢計數百出良友或規之郎曰呈身爲役便已左手拿軍右手拿徒更又何忌及事敗掛彈章繫部獄又以賄脫久之復與貪令惡師夤緣爲奸一歲之內累積數千金旋爲耗守長繫於獄追索前贓刑楚不堪獄中經死悲夫此時即欲爲軍爲徒豈可得乎目前報應顯白如此而暨悍掊財者若罔聞知何也豈俟兩疽對

舂時乃後悔過耶慮已晚矣

永徽中涿州人路伯達負同縣人錢一千後與錢主佛前誓曰若我未還公願死爲公家作牛逾年而死錢主家時產一赤犢子額上白毛爲路伯達三字

宋時平陽人常瑤者父死母携之再嫁富民康得休與錢三千緡使爲生資瑤客不知恩後得休死盡竊其貲一日無疾忽作牛鳴一聲即死是夕康氏牛產一犢朱書瑤名於脇間

建炎初關陝交兵京西南路安撫使司檄諸郡凡民家蓄三年以上糧者悉送官違者以乏軍興論金州石泉縣民楊廣

貲鉅萬積粟支三十年因是悒悒得疾廣故豪橫兼并其鄉鄰甚患苦之既病篤絕惡見人雖妻子不得面自隙窺之則時捽所籍稻藁而食累日所食方數尺乃死斂畢棺中忽有聲若踏踢者家人急呼匠欲啟棺匠曰此非甦活殆必有怪勿啟其子不恐啟之則一驢躍出嘶鳴甚悲衣帽如蟬蛻然家繫之隙屋中一日其子婦持草飼驢忽跳嚙婦臂流血婦麤暴忿怒取秣草刀刺之立死廣妻遂訴縣稱婦殺翁縣遣修武郎王直臣往驗之備得其事嗚呼三十年粟悉以輸官方數尺藁飫以飼已爲人則患苦其鄉爲驢乃刺殺於婦以

此示誡猶有豪併鄉鄰者何也

張三七者宋劍州人常負俞堅鎮錢俞所騎白馬忽作人言曰我張三七也負主人錢今已騎坐償過便可除籍免冥司徵取俞遽除之白馬一躍而絕今世蓋有微償已完故不除籍遺及濟惡之嗣竟藉以剝掠細民者豈冥司憒憒聽人微然灰之責耶此馬亦過慮矣

俞彥輔者宋婺源人平生豪橫轢轢鄉里吞併細民老不改悔一旦病中忽作馬嘶一聲家人入視則手足皆成馬蹄而身首未及化腰脊已軟口不能言其子恐惡聲彰露即舉入棺埋之嗚呼吞併細民亦為子孫計耳孰知其子恥以畜為父竟生納之壙中哉鄉豪甚無以惡業取惡於厥子哉

隴右東門村有店人曰劉鑰匙者不記其名以舉債為業規探民財如啟鑰發篋無匿藏焉故有是號鄰有富者劉以債餌之積年不問忽一日執券算之數倍無紀遂至背財物產俱歸鑰匙負債者怨之未幾鑰匙死彼家生一犢有鑰匙姓名在腋肋間於是債家鞭役無完膚鑰匙妻男乃重賂贖之噫是可為倍算子母者之戒矣乃知世間囊篋盜負而趨獨鬼關三惡途半不可破鑰匙無所用之必也幽明洞洞使竊

空寶藏如取如攜此之鑰匙又何可一日不備也

陳后山叢談云里人某賊吏也既死諸僧對靈追福夜中有驢伸首出於帷久之而沒后山賢者決非謬言也

上虞縣張蘊者因歲歉從鄰人假糧數十斛后鄰人缺食就索之蘊抵負鄰誓曰的不還作犁牛填張笑而許諾期月張卒而鄰家產一犢當耕耨之次謂弟兄曰張某欠我米許作牛還此犢莫是否戲以姓名呼之隨聲而應再呼再答既而豎𦚢屈膝似拜訴之狀報其家屬來驗之右肋上隱起字曰負人米罰作畜其家乃倍價贖養之

秀州魏塘村方通判乳媪周氏臨安人為人樸直不慮人欺或從假貸隨輒給之有蔡公者負最多每督取幸託以他故經數年媪呼而責之輒妄答云實負婆錢累欲償為官事所蕩更寬今歲負約者當為八乳牝狗以報未幾蔡死而方家得一犬八乳周媪常戲呼曰汝是蔡公耶即掉尾而前自是闖呼即至十年乃死此與張蘊童安塩等業報只一願耳不願猶免乎曰心已是牛是狗矣不願亦墮落也

王彥章者太原舟子也漁算人貲後漸消乏其鄉長者憐王之貧以銀壹兩八錢貸之令湊買船以度生王梢頓忘前義

竟負不償倏經八載而長者亦忘之一日長者閒過家小屋中忽見王梢腰繫汗巾明白識入牛欄處少頃牧童來報特牛生犢隨往觀之見小牛腰間宛著汗巾之紋長者默識之年餘試賣此犢偶遇何屠於路問價牧童應以一兩八錢亦長者所囑也屠私喜以爲牛浮其值遂依價牽去有農夫見問曰牛甚肥碩方春耕時何忍殺之肯轉市乎何給之曰適已去價二兩五錢得加價一錢卽售矣農又喜以爲牛浮其直如價還屠牛歸農大不須管理自知往返農甚惜之一日遍覓不得已仆於山谷巖下矣農恨不已後遇前屠敘失牛本末始知此牛是長者家畜而農又耕長者之田因問此牛何故只賣此價長者備道王梢托胎之由原欠債一兩八錢故只賣此何屠聞之始大悟曰王梢亦欠我肉銀八錢農人亦言我原向王梢借銀二兩六錢未還今托生爲牛正取此而償彼也共大叱咤時萬歷己丑年事也嗟夫冥冥之因緣變化宛轉抵償蓋不知幾何矣何屠狡獪撮取錙銖自謂得計不知乃墮造化術中世之設阱張機偃然自豪者安在非冥冥者播弄之乎人亦何事可欺昧乎　省此農人後日還債大是便宜想此農樸直無負王梢之心耳不然幾幾入畜道哉

長興民王某者狡而橫武斷鄉曲每設計買人田宅旣成券僅償半值放債則措其原券旣還復索人畏其橫莫敢與爭飲恨而已亡何暴卒鄰家偶生一牛主人視之怒作人言曰我鄰人王某也冥司以我設心不良且嘗負爾田價故罰爲牛以償之今煩召我子來合渠措處奉還主人大驚亟往呼其子子亦凶暴（定是牛種何疑）捽臂入門高聲問牛安在主人指示之乃問曰爾能言耶牛不應又問又不應反捽其人毆之曰妄言吾父爲牛正爭鬧間牛乃奮起呼其子名訶之曰汝尚毆人耶吾汝父也適汝問牛在何處吾慎且羞故不應耳尚毆人耶因歷述某產付價未足還該若干某債原契未還今在何篋須一一爲我清楚以脫我罪言訖卽踣地死其子因贖而瘞之悲夫當其爲牛則盡惡烱烱是非歷然爲人乃頑冥無比人之不如牛久矣

宏治時有高瑪者富人也有月陂民某借鏹若干未償而死鄰馬產駒異常高買得之性良而且捷他人卽蹄囓不得近高甚愛之一夕夢民泣溯跪請曰向借公銀可還文契高曰數未在奈何民曰騎坐數年可償前債矣明日高憶昨夢晨

起過廐馬見高連嘶跪地若哀求狀隨仆地死高因檢券焚之而瘞馬於郊瘞馬自是厚道若如郭珙者雖重購亦不還其骨矣畜生遇主亦有幸不幸當是所造惡業柔悍不同故主亦忍恕異施歟

武陵陳孝廉之父嘗遣僮收責於後村某某無以償僮大恚遽以手碗擲其面而詐之某心恨甚久之俱物故矣而孝廉家有畜犬頗馴一日突入鄰家嚙其女孩頸見血孝廉以犬爽爲鄰所訴遂擊殺犬夜夢人語之曰我後村某也宿負公家穀六石某爲犬守六年償矣所嚙鄰女則公之故家僮也

以擲碗宿憾故嚙相報今寃債俱盡而向所貸籍未銷願賜憐察孝廉遂檢券焚之嗚呼一恨鐫心雖流入異趣必報乃已世之徼利險酷使人恨淪骨髓者多矣悠悠萬刼何以堪此酬報哉

吏人陳益者嘗借吳宗嗣錢二百千累索不償宗嗣曰我若前生負汝錢者今畧當矣若汝負我者必作驢還之逾年忽見益負錢來還不知其死急呼而詰之突入廐舍跡之並無益在也俄而馬生一駒大疑爲前所詛因走探益家益果以是日死矣

懷甯阮秀岳與太平寺僧孤雲貸二十金歲暮備母錢遣僮四兒歸之四兒匿金不與已復竊主人重貲出亡後岳秀偶過孤雲詢及向所還金已爲烏有彼此笑曰若非相信幾爲不白矣閱一年聞四兒投前山縣三祖寺中與太平寺僅隔一江一日岳秀與孤雲閒話間同見四兒來寺竟入馬廐覓之不見但廐馬生一駒共異之岳秀曰此四兒償師債也後鬻駒果得價二十金

前山縣人王七者負人十三金其人率妻屢索不還遂訟之縣王七匿不出縣尹捐三金給其婦謂曰彼旣逃不必追自

應作來生報也其婦得金歸市一母彘畜數月彘生十三豘身全黑角豚額生白毛文爲王七二字

林化士隱跡武當山過襄陽題疏累年不歸所化錢物皆以非理喪盡一夕合山道衆各夢林歸明日乃莊戸送一驢上山馱載身上毛成林字呼其名卽應焉　僧道妄耗施財者鑒此

崇文門右一販煤郎夢其母告曰我宿逋某麪戸債托爲驢償之今已數載將鬻我於屠兒念母速來贖命子驚悟訪於麪戸果然言驢欲賣須價一兩貳錢煤郎只有銀四錢乃以

情告願書券約價麵戶執不允傍觀者疑信叅焉呼煤郎同視驢平直驢見煤郎兩淚交流有哀訴狀衆憫之捐錢助成其家尙不允煤郎惡至再麵戶曰此驢從來不渡獨木橋汝能驅渡卽授汝煤郎視驢䮫躍然逐煤郎越橋事聞於陸錦衣與驗之驢見子跪亦伏蹄跪陸大異之乃以銀米給煤郎飼驢

有僧於虎邱入定恍惚中有一黑犬伏地言我顧三也今謫葑門蔣家橋謝真家爲犬得錢一百二十賣屠戶杜珍當烹幸爲贖而生之僧大驚明日不俟鐘鳴卽持鉢下山至葑門

見有牽犬至者問曰子非杜珍耶此蔣家謝氏之犬何苦殺之杜駭問僧告之故曰此犬一百二十錢老僧無錢直以銅鉢贖其命卽呼之曰顧三犬低首凝視纏擾其僧不已市人爭相傳說遂施錢盈鉢乃舉與杜引犬而去

鳳村張氏畜一黃犬每夜或護張門或越水又護陳老籬下若徃若來吠聲徹夜張陳咸愛之一日對衆泣如人聲狀衆謂不祥欲斬之犬作人言曰毋斬我我卽某也平生負德不少今張陳之債方畢又將某處作畜

淪人鬼道償所宿負

唐相崔鉉鎭淮南與客方奕吏報女巫與故魏博節度使田布偕至願驗與他巫異泊逆旅亭請致命於都侯之廳鉉異之趣召巫至乃與神迭拜曰謝相公鉉曰何謝神答曰布有不肖子犯大辟賴公陰德免焉使布家祀不絕公之恩也鉉矍然曰異哉鉉爲相日夏州節度奏銀州刺史田鐬犯贓且私造鎧甲以易市邊馬布帛帝赫怒擬以反將赤其族鉉從容言於上曰鐬罪自有憲章然是宏正之孫田布之子宏正首以河朔入覲布亦成父之命繼以忠孝伏劍而死今若行

法以固邊鄙未若因事宏貸激勸忠烈上意乃解止黜授遠郡司馬鉉未嘗一出口巳將忘之今神之言正是其事也鉉因謂之曰君以義烈死宗何區區爲愚婦人所役乎神曰布嘗負此嫗八十萬錢今方忍恥償之鉉與二客及監軍使幕下共償其錢神乃辭去巫因言事不驗

功曹王愬自冬調選至四月寂無音書其妻竇氏召憂甚女巫包九娘卜之九娘設香水訖俄聞空間有一人下九娘曰三郎來看功曹何事無信經數刻忽空中宛轉而至九娘喉中曰阿郎且歸甚平安今日在西市絹行舉錢共四人長行

緣遊場用策子被人告所以不得見官五月二十三初明想果歸妻喜甚坐訖便問用策子及舉錢月日想駭與妻乃話女巫之事卽召巫來曰忽憂來年必得好官今日西北上有人牽二水牛忠鄕可勿爭價買取旬日應得數倍利至曉果有跛牛過鄕以四千買之經六七日牛甚肥足亦愈同曲店家二牛暴死卒不可前遂以十五千來買初想宅在慶雲寺西巫忽曰可速賣此宅如言貨之得錢十五萬又令於河東暫僦一宅貯一年儲俟合買竹作粗籠子可盛五六斗者積之不知數明春連帥陳少遊議築廣陵城取想舊居給以半

値又運土竹籠每籠三十文計資七八萬始於河東買宅神巫不從包九娘而忽自至曰某姓孫名思兒寄住巴陵欠包九娘錢今已償足與之別歸故來辭耳不見形但聞其言焉

負債必償寔道也然或爲人而償或爲畜而償至爲神而亦償何其異歟豈負債之人善惡不同抑厲以負之故亦異也至法苑珠林載隋晴耿伏生母張氏避父將絹兩疋與女及死變作青猪生其家後產二純供伏生食訖遂不産伏生召屠出賣猪向童子作人言云還債已畢幸勿賣我夫擅用夫財固非順道而母還子債爲可訓乎此必賊倫而簿姊妹者之造言耳

王琪爲舒州刺史有軍吏方某家忽有鬼降自言姓杜年二十廣陵富家子居通泗橋西前生欠君錢十萬今地府使我爲神償君此債因爲人占禍福多中方以家貧告琪求爲一鎭將因問鬼吾所求得否鬼曰諾吾將問之良久乃至曰必得之且鎭名一字正方他不能識矣既而得雙港鎭將以爲其言無驗未及任忽謂方曰適得軍牒軍中令一人爲雙港鎭將吾今以汝爲皖口鎭將竟如其言凡歲餘鬼忽言曰吾還君債足告別而去遂寂然方後至廣陵訪得杜氏問其翁子云吾第二子頃忽病如癡八歲餘愈矣

論爲果木償所宿負

唐荆南有富人崔導者初家貧種橘約千餘株每歲大獲其利忽有一株化爲丈夫長丈餘來見導導怪之不敢出丈夫苦求之導乃出見丈夫曰我前生負君錢百萬未償而死我家人復自欺君乃上訴於天是以令我合門爲橘計傭於君僅能滿耳今上帝命我復形君幸盡去橘樹不者天譴至矣導大驚異乃盡伐橘後五年導卒家復貧昔客有不信報應者李士謙反覆諭之客曰邪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爲樗

櫟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作草木豈有心乎今觀崔導之事卽草木亦豈無心者謙論爲未盡矣且如朽草爲螢朽葦爲蛬稻之爲蛩麥之爲蝴蝶久竹生青竹青竹生程程生馬馬生人變化亦甚不類矣將謂之有心耶無心耶漢成永始元年二月河南街郵樗樹生支如人頭眉目須皆具但無髮耳哀帝建平三年十月汝南西平遂陽鄉柱仆地生支如人形身青黃色面白頭有頿髮稍長大凡六寸一分靈帝熹平二年石校別作中有兩樗樹皆長四尺其一株宿夕暴長長丈餘大一圍作胡人狀頭目鬢髮皆備晉孔康二

年壯武國有桑化爲栢已而張華遇害謂華封於壯武也劉曜時陝城西明門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忽變爲人形髮長一尺鬚眉長三寸皆黃白色有斂手之狀亦有兩脚著裙之形惟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枝葉甚茂此皆昭昭史册者何以知松栢後身不化樗櫟耶惜乎士謙不舉此以復客令其齎惑以老也

仙道已就以貪獲譴

楊正見常食人形茯苓自此容貌益異光彩射人常有羣仙降其室與論眞宮天府之事歲餘白日飛舉嘗謂其師曰得食靈藥卽日便合登仙所以遲廻者幼時見父母揀稅錢輸官有明淨圓好者竊藏二錢翫之以此爲隱藏官錢過罰居人間更一年耳

隋末有道者居太白山煉丹砂合大還成因得道有戒弼者給侍十餘年而不告以道貪賊必不成道煉師想已看破弼後以家艱辭去道者遺之丹十粒曰一粒丹成十斤赤銅則

黃金矣弼還如言辦藥試遂有異志復入山更求還丹道者不與乃拔白刃刼之既不得丹則斷道者兩手又不得則刖其足道者顏色不變弼滋怒則斬其頭及解衣開肘後赤囊則丹也弼喜持丹下山忽聞呼弼聲回顧乃道者也謂弼曰汝終如吾矣大驚因不見神通如許何以罹此凶毒想道者定少成弼宿債故以身償之耳弼旣以丹致富大丹豈用以致富耶遂爲人所告云弼有奸捕得弼自列能成黃金非有他故唐太宗聞之召令造黃金金成帝悅授以五品官勅令造金盡天下之銅乃已弼造金凡數萬斤而丹盡其金所謂

大唐金也百鍊益精甚貴之弼既藝窮而請去太宗令刻其方弼實不知帝謂其詐怒脅之以兵弼猶自列遂爲武士斷其手又不言則刖其足弼窘懸具述其本末亦不信遂斬之而大唐金遂流用矣夫成弼不足論乃道者煉丹點金啟貪訓盜造物者忌之矣其自及也不亦宜乎呂嵒誓不作金恐悞三千歲以後人是其所以超輪刦歟後世希慕羽化輒云黃金可成則纏貫騎鶴之愚夫而已又按劉巨容在襄陽有申屠生教之燒藥爲黃金田令孜之弟過襄陽巨容出金示之及襄陽爲趙德諲所破巨容奔寓成都令孜因求其方不與恨之昭宗龍紀中令孜殺巨容滅其族然則點金之足以殺身也又不獨道者成弼然矣

錢神志卷六

[illegible]世熊元仲父著

度術第十

濟世成道

許真君爲旌陽縣令民有貧欠租賦者悉令衙後鋤圃作工陰點成金埋園內民掘得之悉以輸納然不知其爲眞君所化也夫術不輕用用必濟世又無炫燿之迹此造化在手是爲衆仙之伯

陰長生不慕名位潛心好道師馬明生不授以度世之法日久惟談塵事同學十二人皆怨恚去獨長生敬禮愈篤積二十年明生始問所欲長生跪曰乞生耳明生哀其語而告之曰子真求道者也始偕入青城山煮黃土爲金以示之即日授以太清金液神丹乃別去長生入武當石室中合丹先服半劑未即昇天乃大作黃金數萬斤以施天下窮乏施盡再服丹半劑白日昇天　惟乞生者能濟衆生惟濟衆生是以長生若以此物作子孫田宅用則此心已是死法矣　黃土爲金從視黃金爲土得來

呂真人二十不娶兩舉進士不第遇雲房求度世術雲房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子骨節未完須更數世遂別去呂竟歸隱煉性雲房十試不敗嘗鬻貨於市定價後只酬半直呂無所爭委貨去又遇丐者與財物而求索不厭且加詐詈呂惟再三笑謝又幻美女嬉調百端漠不爲動又盜刼家私空盡了無慍色鋤地得金頓掩之又見衆怪鬼欲擊欲殺絕無所懼復有夜叉械一死囚血肉淋漓言汝宿世殺我當償命呂曰殺人償命宜也遽索刀欲自盡忽聞空中叱聲神鬼皆沒一人大笑而下卽雲房也曰子心無所動得道必矣但功行未滿可修黃白濟世候滿萬行方堪傳度呂問曰所點之金卒遷化否雲房曰三千歲後還本質耳呂曰如此則悞三千歲後人功行謂何吾當不仙也請辭雲房喜曰只此一念萬行俱完矣卽傳以上眞秘訣兼火龍天遁劍法遂除蛟害常遊人間誓願度盡衆生特遇之者自不識也又按道書記純陽嘗以道士謁韓魏公自稱能作墨乃掘坎溲溺其中韓不悅及墨成辭去視之則皆金笏也不以假金悞世故能以眞金化人非眞人誰語此乎　上元夫人謂武帝曰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雖慕長生祇自勞耳然則長生之道在能自脫胎換骨而已　軒轅集答宣宗曰絕聲色薄滋味哀樂一致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雖堯舜之道可致況長生乎由此觀之神仙慕堯舜而薄長生世主乃慕神仙而薄堯舜不亦悖哉

管歸眞遇一青衣言姓邊有黃白術相贈歸眞曰歷久變否曰五百歲當復耳歸眞謝曰得不悞後人耶青衣以手加額曰子眞人也吾有紫府符法珍藏已久今豈可隱乎遂授之符法大振祥符中召赴闕行符救病無一不愈京師旱能致雨號大法師正白先生一日告其徒曰吾功業成上帝來召遂僊化趙忭守杭記其事此與呂眞人同一心法所謂符從心生也

王常洛陽人負義氣見人饑寒解推無難色唐至德二年八終南夜半月朗慨然歎曰吾欲平天下禍亂無一人之柄以佐我吾欲救天下饑寒衣食亦自不充福善徒虛語耳言訖有神人自空而下曰何爲言此吾能成黃金雖不足平禍亂亦可濟人飢寒汝能受乎常曰空聞此術秦皇漢武祇爲人笑耳神曰帝王處救人之位自有救人之術而不行反欲求此非也汝無救人之位而切其志故可行此常曰敬聞命神曰黃金乃山石之精十年爲水銀水銀猶太陰之氣故流蕩

不定一合純陽之氣則倏忽化黃金矣於是袖中取卷書授常戒曰勿輕授勿終秘勿授貴人彼自有救人之術勿授不義彼不以饑寒爲念濟人之外無私後不然天奪爾算常再拜問何神曰山神也昔道人藏書此山今遇爾義烈故付之言訖而滅常遂得其術以遊歷天下賑濟乏絕吾讀帝王自有救人之術等語而益嘆世主之迷矣昔賀蘭百歲服氣能點化黃金眞宗召問之對曰方士小術不足爲陛下道願以堯舜之道點化天下吁眞仙山神之言若合符契豈有翁文成欒五利化金惑主之事哉又有賣薑翁在衢州遇一道人謂曰吾有黃白術獨求有常德者授之翁不應但就擔頭取薑一塊納口中吐出卽成黃金遂相顧而笑皆隱不復見此翁賣薑三十年而人不知一遇道人便知其有常德神仙眼目定自清徹獨世人求神仙於靈怪而神仙求世人於平常恒作聖常作仙此自至理人信不及耳文成五利鈞奇炫詭正無常之人也此不可作巫醫況神仙乎

王藻潼州人爲府獄吏每日持金歸妻疑其鬻獄所得因遣婢餽猪蹄十臠及歸詒云送十三臠藻怒婢所竊酷掠之不勝痛誣服遂杖逐之妻曰君日持錢歸我疑鍛鍊成獄姑以

婢事試汝夫刑罰之下何事不承須自今勿以一錢來不義之物死後必招罪咎藻瞿然大悟汗流浹背因題壁曰枷拷追求只爲金轉增冤債幾何深從今不願施刀筆放下歸來遊竹林卽罄所有散施棄家學道後飛昇賜號保和眞人

析象謂多藏必厚亡散千金以賑貧乏遂成尸解仙劉德本散粟數萬石活饑民遇老人引入誠眞洞天曰以汝行善故許到此後遂飛昇張紫瓊遇太虛求金丹不與因其施丐錢三十文乃授之得仙乃知克治慳貪固濟世津梁卽神仙種子也

廣陵人李珏者世居城市年十五隨父販糴父老珏繼之人與糴授以升斗自量不計貴賤每升取利一二文以供父母歲月既深衣食甚豐父異之曰吾輩之業無不用升斗出輕入重雖官府治之莫絕其弊吾用一升斗出入自爲無偏汝出入任之自量吾不及也汝之衣食豐給豈非神明之助乎父母沒珏年八十餘不改其業後値李珏出相節制江南珏以節制同姓名改名寬節制下車數月夢入洞府烟花爛熳鶴舞鸞翔珏獨步其下見石壁光瑩塡書金字內有已姓名甚喜謂生明時久歷宰輔能無功德及於天下所以洞府有

名也少頃二仙童出珏揖問何所曰此華陽洞天石壁姓名
非君也珏驚問何人曰廣陵部民李珏及旦徧求之數日里
巷相推得李寬舊名李珏乃車迎入府拜爲道兄年八十有
餘儀容秀異珏益加敬問平生得何道術服鍊何藥因述夢
事寬曰愚民豈知修鍊珏問再三乃以販糴事告之珏贈金
帛不受而返年百餘歲輕健異常忽謂子孫曰吾寄世多年
今日當去沐浴正坐而終三日棺裂有聲衣帶不解尸已蟬
脫矣
福州農家子張生者幼時父使持錢入山市斧柯遇一人欠

官錢追責甚緊貧無以償欲繫死於樹張憐之盡賣爲贈其
人拜謝而去張坐石上旁有人問曰汝饑渴乎曰然乃指路
隅竹萌令食堅不可咀徐傾小瓢水命飲異香遍野頓覺精
爽非常自此絕粒忽識字能詩言未來事無不驗入崑崙莫
知所終

孝義吉昌

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
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暴富田至七百頃輿馬
僕隸比於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有興者至三世陰識遂
繁昌後世相傳以臘日祀竈而薦黃羊自子方始也陰節光
武后族 後漢書

熊袞性至孝家貧父喪未葬呼天號泣天一日雨錢一萬終
其葬事

宜春郡民章乙以孝義聞數世同爨諸子弟皆同志往來賓
客方外皆延納之一日晚際有兩少婦端麗詣門求寄宿章
氏諸婦忻然延接就寢一小子弟潛升榻就之其婦身冷如
冰命燭照之乃是銀人而頭可重千百觔其家五百餘口富
盛無比 玉堂閒話

薛瓊至孝父病嘗溲而家甚貧常出求薪遇老父以一物與
之曰此銀實也用四壁土種之銅盆中置臥床下當得銀足
贍汝家瓊歸如言種之旬日發苗又旬日生花花有銀色若
螺細及結實皆銀也 瑯嬛記

李氏名善瑜適葉元贊長子自十八侍姑舅極孝家貧饑寒
凡飲食不敢先嘗以奉舅姑舅病甚不能召醫自爲祈禱願
以身代誠格於天舅姑果加壽一紀後一歲一旦門未啟忽
廳上金玉爛然遍易得錢八十萬鄰居秦氏女年二十恃其
長舌詆觸舅姑李氏常勸之而不聽李氏受錢日秦氏爲雷

火焚燒

趙彥霄與兄彥雲親喪同居二十年兄惟聲色博奕是娛生業廢且踰半弟數諫不聽遂求分財既分五年兄產蕩盡尚負債二百餘緡無可酬漸欲逃亡弟因除夕置酒邀請兄嫂子女相歡乃告兄曰向者弟無分析之心見兄用度無節惟恐悉皆蕩盡俱受饑寒不得已而分今幸留此一半以供伏臘今日兄嫂仍復同居以主家事倉廩庫悉付兄嫂收掌所欠債即以償還前此分書於親族前焚之盡情拋却乃能感動綠線吹不斷介介之意觸人心目矣巳回不化何能化人兄嫂媿謝不已既受之後處事謹飭彥霄與子其年登科一舉父子及第時以為陰德之報也此事有二難者凡人雖有此心尚恐兄不能改遂誤家業一也止能再分未必能悉付掌管二也總曰幸留我一分足以維持家事亦少分濟吾兄又曰待兄悔悟改過時分之未晚此亦是好心然視此已隔絕甚矣自非義利關見得爭未易大丟開手也

施佐施佑兄弟俱為知州致仕家居田產參差有唇齒之隙親友日為處分不能解同邑溪亭嚴公名鳳素以孝友著聞事兄如父是時偶遇佐於舟中語及產事公顰蹙謂曰吾兄儒吾正苦之使得如令兄之力量可以盡奪吾田吾復何憂因涕泣不已佐乃惻然感悟遂拉溪亭同至兄宅且拜且泣深自悔責佑亦涕泣慰解各欲以田相讓遂友愛終身人咸稱嚴以誠感施以誠應至今二姓皆蕃衍人猶樂談其事焉

宏治辛酉科山西和順縣一糧戶上糧完往布政司取通關忽夢縣尹至省城南門徵儀從謂糧戶曰且隨我入會議府纔而一省府州縣正官皆集見尊官在上府州縣以次列坐茶畢俄有符使齎文書一通置案衆曰天降山西新舉人榜至矣開榜傍一官唱名曰第一名李翰臣大同府學生大同府縣皆起應曰其人孝友多為人方便至第六名陳桂和順縣應曰其人事繼母能孝至三十四名縣官應曰其人舉放私債逼死二人命中坐者舉筆各上打一乂至四十一名縣官應曰其人不孝且逐其弟為人傭中坐者舉筆又乂至五十九名縣官應曰其人捏寫詞訟害者凡幾家死者凡幾人中坐又大乂唱名畢中坐者令衆位各舉所知衆舉凡二十五人中坐者擇九人寫本訖乃謂符使曰月內二十五日進場上緊將去不得悞事糧戶醒而嘿記之及揭榜皆如所夢余謂放天榜定矣而三人者自負其天而天復不定矣可畏

哉

萬歷十七年建德山中多虎患白晝攫人有農夫貸穀回卒與虎遇告虎曰命不可逃但年荒母老需此度命容送穀到家供母晨餐來此就死靡敢失信虎遂曳尾去農至家舂米達旦以遇虎事告母欲往踐約今人以花帑爲善堂事況異類乎況死生之際乎母止之曰幸脫虎口又何自送死農曰凡人落虎口必其命然今縱不往終亦不免況昨已許矣從雖異類尚有仁心可失信乎母泣送之農至其地虎已先啣一人而不食見農至惟以爪爪死人遂爲仁孝之虎與類同性如此至人入獸不亂孳洵不誣也農悟曰虎欲我葬此人乎虎遂去農爲瘞其尸因解襯衣包中有白金數十兩出帖招主認久無至者稍取以度荒遂得終身孝養焉神不懼則虎無如之何臨危不忘母其神全矣況孝子所至山靈護訶乎至欲往踐約節槪凜凜此老氣魄如此用當大事郎霍博陸金日磾豈足多乎母至惜子而懿其去真此農之母哉

鄭均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兄亦賢者均仕爲尚書拜議郎致仕帝高其義門賜米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著爲令帝過任城幸鄭均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爲白衣尚書後漢書

仙遊陳汝器家姑積善貲產悉遜其兄一夕飛錢滿戸子可大登政和進士閩書

捐財遣色

唐劉宏敬字元溥豐於財有善相者於壽春相逢決其更二三年必死元溥曰壽夭天也君其奈我何相者曰夫相不及德德不及度量君雖不壽而德且厚量尤寬且有二年之期勤修令德冀或延之元溥信之乃爲身後計有女將適抵淮揚求女奴資行用錢八十萬得四人焉內一人方蘭蓀者有殊色而風骨不類賤流元溥詰其情久乃對曰妾家河洛先昇官淮西不幸吳寇跋扈緣姓與寇同疑爲近屬身委刀鋸家仍沒官妾一身再易其主今及此焉元溥太息久之因問其親戚之其外氏劉也遂焚其券收爲甥以家財五十萬先其女而嫁之蘭蓀既歸元溥夢見一人青衣秉簡望塵而拜曰余蘭蓀之父也君壽限將盡余感君恩請於帝許延君壽二十五載富及三代其殘害吾家者悉獲按理帝又憫余冤署以重職獲主山川淮海間矣嗚咽再拜而去後三年相者

復至迎賀元溥曰君壽延矣自眉至髮覗之必有陰德上動於天者元溥始以蘭蓀父言爲符也陰德傳

兗山汪天與孝友惇篤父南崖邵庠好客天與傾囊佐之與二弟分產自取瘠薄者平生退讓無一字入公門年三十無子客濟甯遇相者曰君貌類羅漢乏嗣壽亦不永公恬然不怪愈輕財好施常寓清江浦夜宿有婦人扣門閉不納其婦曰君數遊妓家何獨拒我公曰彼則可此則不可婦慚而去至瓜渚渡江衆競渡有遺囊從者欲攜去公不可坐待久之見一人呼號而來且曰吾鬻產得此舉家待不得則入江而已公問狀與囊合舉而還焉其人叩謝問姓名不答而去復過濟甯遇前相者訝曰君非吾向所謂羅漢者何頓變耶必有陰德當生貴嗣且高壽公亦恬然不答後果生三子幼子文璧舉孝廉孫曾繞膝年九十有二步履如壯年

韓魏公在政府時以三十萬錢買女妓張氏姿甚麗券成張忽泣然公問故張謝以良家子也流落至此不覺墮淚公曰汝初不以實告吾無用汝命焚券且遣去張惶怖遽吐其情曰妾本修職郎郭守義妻也守義前歲官湖南部使者挾私劾以敗官今秋高歲晚恐盡室餒死京師願身役於人以活

守義兒女公惻然憫之乃留券遣張持三十萬錢還舍且令語守義敗官果非辜可訴之朝事白汝却歸我家張欣然而去郭後得辨雪且得調淮右見闕張來如約公不使至前遣人謂之曰吾位宰相豈可妾士人妻向者緡錢費用應盡取前日券包金二十星助汝之官善視郭氏兒女張不得見望門涕泗感激百拜而去公之隱德如此者甚多後贈至魏郡王子五人忠彥爲相嘉彥尚主端彥純彥粹彥俱顯官孫曾富貴纍纍皆公所培植也

曾公亮布衣遊京師舍於市側聞旁舍泣聲甚悲詰之旁舍生欲言而媿公亮曰第言之或遇仁者惻然動心得免於難生顧視久之曰僕向官於某以某事用官錢若干吏督之急視家無以償乃謀於妻以女鬻商人得錢四十萬行與父母訣是以泣也公亮曰商人轉遷不常且無義愛弛色衰即棄爲溝中瘠矣吾士人也孰若與我生曰以女與君不獲一錢猶愈於商人數倍顧已書券納直不可追矣曰第償其直索其券不可則訟於官即與四十萬錢約後三日以其女來俟吾於水門之外旁舍生如教商人果不爭攜女如期以往則公亮之舟已行三日矣其後女嫁爲士人妻公亮喪人謂曰

公有陰德爲獲厚報後登第大魁歷官至宰相封魏國公以
太保致仕年八十謚忠宣其子孝寬復登第官至吏部尚書
馬涓之父中年無子因娶一妾容貌姝麗梳髮時見輒公廻
避怪問故妾曰父守官以死去家甚遠無力可歸母乃鬻妾
以爲遺骨之資而未經卒哭約髮者實素帛勉以縫綵蒙之
不欲公見別無他故公聞之惻然即日使尋其母以女還之
不索原錢又資助其路費母子拜泣而別是夕夢一羽衣人
曰天賜汝子慶長涓涓明年果生一子因名曰涓即馬巨濟
也中魁三夾天下第一名爲馬氏三魁

馮京之父岳州人壯歲無子其妻出銀數錠謂曰君未有子
可爲買妾之資至京師媒引一女來成券訖公問女所由女
潸泣不言固問之女曰父爲官綱運欠折鬻妾賠償京父惻
然不忍犯之即呼媒遣女還父不索原銀女拜泣而去馮自
京歸妻問妾何在馮實告妻曰君用心如此何患無子居數
月妻有娠里人皆夢鼓吹喧闐迎狀元至馮家是夕生京即
馮三元

時邦美陽武人父爲鄭州牙校補軍將吏部差押綱至成都
年已六十歲婦方四十歲未有子謂其夫曰有白金百餘兩

可携至成都求一妾婦異時得子爲身後計邦美父至成都
訪牙儈見一女甚麗詰其家世不對窺見以白布總髮怪而
問之悲泣曰父本都下人爲州椽卒扶櫬至此不能歸鬻妾
欲辦喪耳美父惻然携金往見其母以助其行又爲幹行計
同上道路中謹事椽妻至都下殯畢方歸妻問買妾狀以實
告妻曰濟人危急爲德甚大當更爲君圖之未幾妻有娠一
夕夢有數人披衲襖輿一金紫人留堂中及旦生邦美後舉
進士第官至吏部尚書

何澄以醫術名同郡孫勉之疾卒妻寡居以女病不愈召澄
診視母引於密室謂曰妾以女久病家私罄盡願以此身酬
藥直澄正色曰此言何得汙口女病當爲療治若以此相玷
汝既失大節某亦爲小人矣婦慙退澄一日假寐恍見一神
引至公署主者曰汝醫藥有功且不以急難中亂人婦上帝
賜汝一官錢五萬貫澄未之信未幾東宮得疾詔澄視之一
劑即安擢爲內翰賜錢五萬貫是大富

袁韶累官參知政事韶父故爲小吏五十無子其妻資遣之
買妾臨安既得察妾有憂色問故女泣曰妾故趙知府女家
四川父歿家貧鬻妾爲歸葬計耳韶父惻然即奉還其母母

泣曰計女聘財猶未足給歸且用破矣何以酬詔父曰賤吏不敢辱貴人女聘財可勿論仍罄橐中貲給之獨歸妻迎問爲道其故且曰無子命也若命有之汝豈不能育乎未幾而妻孕明年生詔 宋史

正德初徽人王某商於蘇年踰三十未有子其姑夫某風鑑甚精言禍福生死皆奇中一日見王愀然曰汝於十月當六阨數不可逃何奈王素神其術亟往蘇斂貲而歸至某處値梅雨水漲不可以舟乃暫寓客肆中晚霽步河濱適見一少婦抱一孩投水乃急呼諸漁舟曰能救此者與二十金諸漁

舟競渡出之遂如數與金問其故則曰夫貧傭工度日家畜一豕將以償租値昨夫出適有買者遂自鬻之不意所得皆僞金也非惟夫歸箠楚兼亦無以聊生故謀死耳某更加悼恤問豕價而倍償之婦歸遇夫於途且泣且喜具告其事夫疑其誑與婦同詣王寓質焉至則王已閉戶就寢其夫令婦扣門問何人曰投水婦也特來致謝耳王乃厲聲曰汝少婦我孤客昏夜豈宜相見倘有意明日偕汝夫來一揖何遲其夫始悚然曰本夫婦同來耳王乃披衣起方啟戶聞室中驟然回顧之則塼壁頹壓臥榻粉碎不然王身當之矣蓋天所

以報之也比過十月不死乃特造姑夫家姑夫愕然諦視之訝曰汝滿面陰騭紋是必曾救幾人命矣後福未可量也後果連生十一子年九十六尚康健 以十一人償一生命

贍族賑貧

王溥者卽王吉之後吉爲昌邑中尉後世衰凌及安帝時溥貧不得仕乃挾竹簡插筆洛陽市傭書爲人美形貌又多文辭僦其書者丈夫贈衣冠婦人遺珠玉一日之中衣寶盈車而歸積粟十廩九族仰食溥貧時穿井得鐵印銘曰傭力得富錢至億庾一土三田軍門主簿及孤初問國用不足令吏

民入錢者得爲官溥乃以一億錢輸官得中壘校尉三田一土壘字也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故曰軍門主簿積善降福故明神報焉 拾遺記

更始時伏湛爲平原守倉卒起兵天下紛擾湛謂妻子曰天下皆饑奈何獨飽乃共食粗糲悉分俸祿以賑鄉里來客至百餘家後官至司徒封侯子隆爲光祿勳翕嗣爵孫瑗爲郎中曾孫無忌爲侍中玄孫質爲大司農官幾與東漢終始

黃乘濟者成都人張詠知成都時夜夢紫府眞君接語未久吏忽報曰西門黃乘濟至見幅巾道服入眞君降堦接之禮

亦隆重刈坐詠上至旦門吏曰西門有黃兼濟否曰有命請來至如夢中所見詠以夢告之詢所行何善以致此黃曰初無善事惟黍麥熟時以錢三百緡收糴至明年禾黍未熟小民艱食時糶之升斗價值一無所異在我初無損而小民得濟危急詠曰此公所以坐某上也令吏挾公座拜之黃從裔蕃衍青紫纍纍焉瞿嗣興者常熟人慈仁篤孝路遇遺物即訪其人還之寒士竈突無烟瞿知之持錢二十緡投窗隙與之不告姓氏歲歉有貧人糶粟衣不及脛嗣興受其錢五百佯怒曰汝錢十百耶倍與之里人有疾親調粥藥賴以全活自少至老篤善不怠年八十四而卒顏光衷曰李珏黃兼濟以匹夫小善皆至高爵然不遇二公之夢誰知之者瞿嗣興所積不淺當亦與彼偕逝第神明不數數洩其機秘耳總之彊爲善足矣

倪閔字奏夫泌縣人穎悟嗜學用儉而好施每出以錢自隨遇貧則擲其家不問知否及領鄉薦赴禮闈雖處京師施與不減屢試勿偶人譏曰君以濟貧爲事何屢屈於春官豈造物有未知耶閔聞益自勵紹定三年寇起蔓延侵境官兵薙從賊者皆繫獄閔以無知罹法日飲食之已而得釋後火焚

民舍將及閔家賊黨相與撲滅隣家獲全明年大饑道殍相枕閔以糜粥濟之活者萬計次年赴試人多夢豎旗於閔門旗上書饘粥陰功四字是歲果魁天下除甯國教授出私帑置義田俸貲悉分兄弟姑妹仕至尚書

張八公家富好施鄉人德之號張佛產分二子每歲禾穀來銅錢六十文一把其歲歉鄉價八十其子亦增之八公坐於門看糶者出問其價曰畧增些少公以錢還之自後其子價不敢增至曾玄孫皆登第黃溪馮公爲人本分亦好施人以呆稱之其子夢蘭登進士鄉人語曰張八佛子孫享其佛馮大呆子孫享其呆

茶陵州陳天福素長者有米皆平糶無米或借銀與人鄉里甚德之一日有道人以錢一百二十文糴米一斗陳辭錢而與米道人出而題詩云遠近皆稱陳長者典錢糴米來施舍他時桂子與蘭孫平步玉堂與金馬陳後富饒起經濟倉平糶濟人生三子皆顯達孫登第官至太常子孫累世榮貴今湖湘陳氏宦族其裔也

袁了凡云凡係世家未有不由祖德深厚而科第綿延者予舊館於當湖氏陸見其堂中桂一軸文字乃其先世兩代出

累嫉餓而入贈之者文中歷敘古先濟餓之人子孫皆膺高位謂陸氏他日必有顯者今自東濱公而下三代皆爲九卿其言君焉左券云

僧一行幼時家貧鄰有王姥前後濟之約數十萬一行常思報之開元中一行承玄宗敬遇言無不可未幾王姥子犯殺人獄未具姥詣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當十倍酬君上執法難以情求也王姥戟手大罵曰何用識此僧一行從而謝之終不顧一行心計渾天寺中工役數百乃命空其室內徙一大甕於中央密選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謂曰某坊某角有廢圃汝向中潛伺從午至昏當有物入來其數七者可盡掩之失一則杖汝如言而往至酉後果有羣豕至悉獲而歸一行大喜令置甕中覆以木蓋封以六一泥朱題梵字數十其徒莫測詰朝中使叩門急召至便殿玄宗問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禳之乎一行曰莫若大赦天下玄宗從之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太平廣記

朱軾家貧教學得束修三千歸遇一田夫械鎖悲泣問故云欠青苗錢三千無還官司督責不如死軾曰我恰有三千盡與之比得放出時同邑劉澈累舉不第祈於神神見夢曰汝窮負官錢不能助致死非命斷德如此何求福乎汝不知朱軾代納貧民青苗錢耶天賜其子貴顯矣澈詣尋訪朱軾信有之軾生三子果皆貴顯然則安石以青苗禍天下又當作何輪迴耶

方臘之亂有富人范汝楫者以金銀瘞土中欲逃避之忽聞賊掠士女千餘人拘閉空室東廡之欲金帛贖還不爾將殺之汝楫惻然悽戚曰我有金二萬斤欲悉贖其命乃起所瘞之物輦之賊營千人皆得脫歡聲如雷拜謝各奔去汝楫生五子曰開曰閤曰閎曰闡曰闔皆相繼登第蓋積德之報也

宣和間朝廷收復燕雲科增郡縣兌夫錢海州懷仁縣有蕩秀才妻劉氏獨與子居而家饒於財乃以十萬緡代下戶之輸縣令欣然輦運庫藏爲空翌日視之庫中之錢復滿有緡首有青麻二字觀者異之或曰聞青州有麻十萬家豈非神運其錢至此耶劉氏密令往青州蹤跡之果有麻氏失錢劉請歸錢於麻麻以爲天授辭焉劉乃悉散施之其後家益富云春渚紀聞

陳泰者販紙爲業而性好施與有僧號長仰酒每懸來求食

多說一生瞬息速作善事問其居住呵呵而已如是三載陳氏供待如初忽一旦謂陳曰汝多少口須幾許金便得足陳曰翁予幼累二十口歲約一百緡粗備僧笑曰我有白金五十鋌酬汝三年供養因指庭中金櫻樹曰此去造一佛堂當有報應言訖而去陳謂之風狂而已至夜見一白鼠雪色緣樹上下揮之不去陳謂其妻曰恒言有白鼠處卽有藏僧應不妄言掘之果獲銀五十笏僧遂絶蹤矣靈應錄

凌途賣香好施一旦有僧負布囊攜木杖至謂曰龍鍾步蹇寄店憩歇可否途乃設榻僧寢移時起曰暑到近郊權寄囊杖去月餘不來取途潛啟囊有異香末一二包氣氤破鼻其杖三尺本是黃金途得其香和衆香而貨人不遠千里來售乃致家富問奇錄

還遺金歸故產

范元之素貧盛暑江浴拾得金銀一袋於岸歸謂其子曰世人以財爲命萬一有人失此自經溝瀆枉殺性命矣翌早父子攜於岸待之果見一婦悲號而至元之詰其故曰夫坐獄當死易田得銀至此失之元之卽舉還之婦與分亦不肯受既而鄉里多薄之謂其不能經營生理空自守貧元之笑而

不答次年父子登第遂十二世爲二千石

劉留臺少貧一日至澤泉寺浴堂拾一袋皆金也乃坐其前浴畢托疾臥浴箱前凳上終夕不去翌日一人號泣而來自言爲商八年省金八十兩以袋盛之昨浴罷而去乘月行二十里始覺失金劉曰我拾得專此相候出以授之商感謝觧包取數兩相酬劉不受鄉人皆笑其愚劉曰我平生福分止此若掩人物爲己有必有灾殃況商人辛苦八年而積此一旦失去豈不哀哉吾所以俟而還之忽夢神報曰汝守貧不負將有大貴後果登第官至西京留臺子孫仕宦者三十二人

楊存赴試宿旅店寢牀下覺有物礙揭視之乃鹽串二百引卽收之詢店主曰前夕何人宿此房店主曰淮甸巨商某公曰此吾友也倘復至令至京於某處尋店主諾之不數日商果來尋遺物店主以楊言告之商乃詣京往見具白公曰果汝物耶當聞之官以還商如命乃詣官交還官欲與之剖分存力辭不受商不能強捐數緡就相國寺爲公祈福時有五色雲天花散空衆咸異之是年公及第官中奉大夫

張仲淳秀州人居鄉教授以文學知名人皆師禮之姆爲人

志急嘗以財濟貧乏病者給以藥務行陰隲不求人知忽有一商旅途中感疾甚困憊投宿於仲淳淳詢來歷但舉言名氏鄉里遂不能言而死淳閱其行裝有金十兩乃遣人召其妻子護尸持金而歸復經營葬之是夕淳夢其人謝云平生不欺心隱財陰德甚厚故遣來托公以死公待我以恩報此願公明年生貴子至期生師中登進士第爲尚書郎世爲官族

徐恭保定博野縣人樂善好義非分不取偶往鄚縣市物飯店中見銀一封坐良久待無人來覓即挾歸家明晨復往見店主被失銀者告官恭即以原封還之店主獲釋又灌蔬於園圃旁有樹一人乘凉飲井畢遺囊樹下而去公知亡失即收以待行二十里覺失哭而來吾河南梁某挾糧銀三百兩赴京輸納今亡於此吾家性命不保矣公驗其封號及銀數與之其人出數兩酬公堅辭不受輸納回請客十餘以謝拜爲父將行瘞於土地祠曰徐某厚德如此乞達上帝生好子孫後生子廷璋璋生二子鸞鳳同時舉榜孫行登進士曾孫纍纍皆以文學顯爲燕輔名族實公所貽也

白中令應舉屢不第詣葫蘆生問命生殊不許後入長安謁

見一婦人以新紫帕封一帶在鬧中女奴力勸置於門闌車馬騈集婦人女奴相失帕在闌旁未取去公爲守衛至日晏忽婦人號泣曰夫犯刑憲不能救護今有寶帶將賂要津以脫夫命今晨遺失夫不免極刑矣公即以帶還之其人泣謝而去明日再見葫蘆生曰秀才近種陰德來年必及第位極人臣然則世之求貨賂而出入人罪者其受陰譴敗福德可知矣又裴度微時遇相者曰公形神稍異若不貴必餓死一日香山寺見一婦人置緹褶於僧欄楯上祈祝良久不取而去度追付不及待亦不至乃挈歸遲明復往寺候之婦人果至公問故答曰父無罪被繫昨假得玉帶一犀帶一以賂要津不幸失於此老父不測之禍無所逃矣度遂還其帶婦人請留其半公不受而還之後相者見之大驚曰公陰德及物前程萬里非吾術所能知也度後位極人臣名震天下二事正同

宋彭思永八九歲時晨出就學得金釵於門外默坐其處以候訪者有一吏徘徊久之問故果墜釵者即付之吏謝以金不受吏駭嘆而去又竇禹鈞三十無子元夕延慶寺燒香忽於後殿階側拾得銀二百兩金三十兩持歸明日詣寺候物

壬還之後公至諫議五子皆登科按范文正爲賫作陰德碑
末載此事
本朝袁尚寶忠徹嘗過友人家有一童子美秀機警尚寶相
之勸其友逐焉𠂇將不利於主其友弗忍也後數數言不得
已而聽之童去無所歸夜宿古廟中見墻角一破衲中裹黃
白約數百兩欲取之忽自嘆曰我以命薄無故見逐於主今
掩有此不義之物天其謂我何因取而待之至旦果見二婦
號泣而來彷徨四顧問之答曰吾夫軍也以事繫獄應死指
揮某當治之妾賣家產及假貸得金若干將以獻過廟少憩

不覺失之今追尋無得吾夫分死矣童歷問其數皆合即舉
而授之婦欲分以謝不受遂去夫既得釋念童子之德徧以
語人某指揮者聞而異焉訪致之齊於家某故無子遂子之
又數年致仕此子遂襲職歸而告拜故主嘆曰尚寶之術亦
有誤乎留之適袁至使衣故衣捧茶而出尚寶驚曰此故某
耶主嘆曰逐出無歸今又來耳尚寶笑曰君無戲我今非君
僕矣三品武官也形神頓異必有善事以致此童爲述其故
友乃益歎尚寶之奇
歷城尹氏家貧賣糕爲業偶息道陰客有啗糕者會天大暑

解鞍飲馬脫衣而休已而馳馬去遺囊焉尹氏舉之不勝知
其金也密從而覘之瞑不見人乃以錫缶裝金坎土埋之而
植柳爲表客故山西大駔也越數年柳且拱客復過故處尹
氏仍賣糕客據地而慟尹氏曰何慟客語之故尹氏訊其所
遺之金與年日皆合謂客曰無慟第柳下發之遂發柳而得
金客復慟據地請曰奈何有是惟公所取與我其餘可矣尹
氏笑曰我誠貧也不全授之爲快乎客不能強乃稽顙申謝
而去尹氏夜夢神語之曰汝陰德厚矣貽汝以貴子彌月而
生子旻後果舉進士爲吏部侍郎者九年爲天官者九年

餘干舵師姓吳者與其子載商至瑞洪商遺金一袋於舟而
去吳稍艙得金懼其子見之乃收置竈灰中子欲發舟去吳
故遲延半日商返覓金吳舉以還商請均分吳堅不聽商纔
天拜謝而去其子恚曰橫財入手不能享乃舉以還人吳笑
曰吾父子終日掉舟猶不能飽煖橫財豈易享耶命發舟去
其子不用命吳自運舟舟旋轉不動如有物碍其舵吳乃入
水驗之得一皮箱盛銀二百餘兩吳遂成富室
吝雲有富翁一子數歲失之遠近求之勿得翁念姝切値天
暑數人歇涼於其門坐久竟去翁策杖至門見門後一黃袋

盛銀數錠蓋餉邊者翁俟其還少頃一人號而來曰我天津衛解邊餉者適借此歇凉解袋置門後乘陰快行忘取倘長者收得願與均分翁驗還之其人拜謝且愬所以報德翁俛首久之曰老拙久失一子此行但清覓秀孩童一二賜我足矣其人銘刻而去事畢歸途見攜小兒請鬻者其人計翁恩厚幸有餘金遂買兒聯騎送到翁門下馬兒遂竟入室中舉家號泣始知鬻兒即翁子也翁大喜復厚贈其人

郡君李氏王聾𡤋也嘗有貨珠子老嫗李氏携珠子至既去遺珠在地聾𡤋收之後嫗踰時至形容瘦枯精神恍惚非昔

人也聾𡤋詰之曰向時所貨珠子歸則失去告其主以十金償之不許因憂愁感疾幾不能起聾𡤋曰珠子我得之嫗驚喜願致六金以請聾𡤋取還之不受金也後微疾要出門乘車出曠野至大官府見二偉人衣冠坐堂上引至堂下偉人方問姓氏聾𡤋知其陰府也遂誦大悲咒左右皆驚愕其堂搖動不已二偉人立語曰勿誦放汝歸矣一吏持大簿至案偉人曰記得還李嫂珠子事否曰記之其一偉人曰當展壽二十年其一曰得毋太多乎其一曰婦人而不愛珠寶此可尚也俾人送還復乘車至門首而入見其尸臥帳中驚而寤起後二十年乃卒隨手雜錄

屠薩埈者屠康禧三子也世濟其美存心尤厚居秋涇橋之滸有鄰人貧甚負其子孟玄銀不能償以屋基及小塋絕賣准退前銀其子故長者不肯受告鄰人曰汝欲賣屋與墳吾當另酬汝直前銀相贈不與追也鄰人感其高義以實訴曰吾房實值若干前因退債故溢寫其直今若受價止當受若干餘不敢領也孟玄益高其義曰汝不讀書尚知義理不欲虛受吾直况吾讀書識字豈肯見利忘義而減汝直乎固與之鄰人不勝感激及埈歸鄰人來訪埈留小酌鄰人數其子

之厚德且敘其感激之衷埈驚曰汝之房已賣汝今何居曰移某所埈呼其子取前契還鄰人且為築其墳墓戒家人曰世世無相犯也以後登科第者甚衆皆埈子孫號漸山其德甚備狀志不能悉什一也

許昌士人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與治後事如禮久之其子丐於途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答曰如得灌園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基怪之復謂曰汝能管庫乎答曰得灌園已出望外況管庫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

其子頗馴謹無他過孝基徐察其能自新不復有故態遂以其父所委財産悉歸之其子自此治家勵操爲鄉閭善士不數年孝基卒其友數輩遊嵩山忽見旌幢騎從滿野如守土大臣竊覘之專車者乃孝基也驚喜前揖詢其所以致此孝基曰吾以還財之事上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 涌宅編

天順癸未羅一峯赴試春闈寓宿邸舍其家於盥盆中有金環一隻羅偶取之明日早行謂僕曰此去京城尚遠又缺路費如何僕曰公無慮夜來於盆中獲一玉環足以爲費倫怒索其環而還之主則其婦爲夫所逼欲將中賦鬻矣已既而入場被火賴謝大韶出之人以爲陰騭之報倫有詩寄大韶曰曾同丙子看鄉榜丙戌春闈又在門再生眞父母西湖歸老任乾坤 治城客論

李時勉在翰林日上元夜朝廷結鰲山一騎控公馬而行中途拾一璽以呈公視之金也懷之歸少頃騎以錢大書揭於門既而外鐵婦言夫爲錦衣千戶勾當海外昨看鰲山失去金釵倘存其一可驗公驗之良是即歸之亦不問姓氏久之千戶還妻述前事因具儀物酬公公悉却之千户言公不受不能強此一片藥乃海域所産初非傷財所得而甚罕貴

公幸留之問何物曰血蝎也乃受既而公被繫杖脇折舁至錦衣適此千戶蒞獄驚曰此李翰林也內密召良醫入視醫云尙可爲但須得真血蝎千户曰吾固嘗貺公立問夫人取畀醫治藥夾脇敷之一日夜遂甦 九朝野記

南昌未有鍾靈橋時設浮橋以渡隆慶間有人於橋上拾遺錢百餘因延佇待之忽一人徬徨至哭云吾今日鬻炭得此一家待以舉火君尋之不得將俱餓其人即舉還之次年浮橋接板處以爭先踏沉墮水者甚衆其人亦在其中偶前鬻炭人經過認之力爲拯出其餘多溺死者報施之奇湊如此

舊區

密行陰德

竇禹鈞范陽人生五子儀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皆爲翰林學士侃左補闕偁左諫議大夫叅知政事僖起居郎初禹鈞家豐厚年三十無子夢祖考謂曰汝無子又壽不永盍早修行禹鈞唯唯禹鈞素長者有家僮盜用房錢二百千慮事覺有女年十二三自寫券繫女臂云永賣此女償所負錢自是遠遁禹鈞見而憐之即焚其券以女囑妻曰善撫之既笄復以二百千擇配歸之僕聞之乃歸泣訴前罪禹鈞不問由是

父子圖禹鈞像晨與祝壽宗姻有喪不能舉因公而葬者凡二十七孤遺女不能嫁因公而嫁者凡二十八所識困乏子弟堪委財者隨貸金帛俾之興販由公活者數十家於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延致師儒凡四方孤寒之士有志爲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聞見益博賢士由公舉者由公門登貴仕者不可勝數先是祖考見夢後十年復夢告之曰汝前質無子且壽促今陰府以汝數年陰德特延壽三紀賜五子各榮顯仍以福壽終後當留洞天充真人位公年八十二別親戚談笑而終世稱教子者必曰燕山竇十郎云花仲

淮陰德記

盧仲元妻崔氏崔之兄節有薄田在洛城之東守道力田以自給未嘗干人嘗躬畊得金一瓶計百兩不言於人密埋於居室臨終妻李氏以身後爲憂崔屏人語妻以埋金之事戒云愼勿言於人他日盧郎中來可告也未幾盧赴調經洛中弔崔氏之孤訖李使婢傳語曰有哀迫事須面見姑夫盧許之既見乃述亡夫之意盧悲泣从之曰惟嫂之命李氏持金付之盧遂罷選持金鬻於揚州獲銀八百兩復市南貨入洛爲崔孤置田宅兼爲剖分家事既畢而歸踰年方選終不言

於人惟密親有知者盧君生子既字子嚴清望重器爲世名臣信陰德之報也因話錄

台州應尚書壯年習業於山中夜鬼嘯集公不懼也一夕聞鬼云某婦人以夫久客不歸翁姑迫嫁之明夜當縊死於此吾得代矣公潛賣田得銀四兩即僞作其夫之書寄銀還家其父母見書以手蹟不類疑之既而曰書可假銀不可假想兒無恙婦遂不嫁後其子亦歸夫婦相保如初公又聞鬼語曰吾當得代奈此秀才壞吾事旁一鬼曰汝何不禍之曰上帝以此人心好命作陰德尚書矣吾安得禍之應公因此益

自努勵善日加修遇歲饑輒捐穀以賑遇親戚有急輒委曲維持遇有橫逆輒返躬自責怡然順受子孫登科第者至今累累也

楊自懲者文懿公守陳之父也初爲鄞縣吏存心仁厚時令好苛刻懲常爲寬解不使含冤日久令大信之家甚貧一錢私餽絕無所受而囚人在禁絕食者輒捐己粥以飼之令鞫事常怒一罪人自懲從旁請曰如得其情哀矜勿喜喜且不可況於怒令爲之霽威生子長即守陳爲宰相次守阯南吏部侍郎長孫茂元刑部侍郎次孫茂仁四川按察使俱以名

節著亦科第猶綿綿不絕此上天福善之不爽也

會稽陶氏簪纓相繼爲望族其始著曰陶諧嘉靖初贈兵部尚書謚莊敏者也諧四世祖曰仕成者當正統時以富民供大瑠阮某其後阮倉卒被命入意不測寄召成以私積六千金托之成埒金歸投井中居數年阮竟死成出井金走白守吳某守曰金無知者爾金也盡取諸成固謝人無知而自知之此之謂陰陽會歲饑悉散以賑鄉人以是稱陶長者後數十年卒有莊敏王今彌昌識人以爲皆成所種云闇然堂會纂

唐孫泰少師皇甫穎守操有古賢風泰妻郎姨女也先是姨老以二女爲託曰其長者損一目汝可娶其娣姨卒泰娶其姊或詰之泰曰其人有廢疾非泰何適衆皆服泰之義嘗於都市遇鐵燈臺市之及磨洗乃銀也泰亟往還之中和中於義興置一別墅用緡二百千約日詣所止俾其人他徙覩一老嫗長慟數聲泰驚悸召詰之嫗曰老婦嘗逮事舅姑於此子孫不肖爲他人所有故悲耳泰憮然久之因紿曰吾適得京書已別除官固不可駐此也所居且命爾子掌之言訖解維而逝不復返矣後泰年八十子展進士及第入梁爲省郎

摭言

李景讓尚書少孤貧夫人王氏性嚴重明斷孀居東洛諸子尚幼家本清素日用尤乏嘗値久霖宅墻夜隤僮僕修築次忽見一漕船實以散錢婢僕等當困窶之際喜其有獲爾率奔告夫人聞之誡僮僕曰切不得輒取俟吾來視之而後發既到命取酒酹之曰吾聞不勤而獲猶身爲災我何堪焉若天實以先君餘慶憫及未亡人當令此諸孤學問成立他日爲俸錢賫吾門此未敢覬乃令亟掩如故本末應得之物猶必權義而止此聖賢以上事不謂婦人能之眞陰德也其

後諸子景讓景溫莊皆進士擢第竝有重名位至方岳讓最剛正奏彈無所避爲御史大夫宰相宅有看街樓子皆封泥之懼其斜劾也金華子雜編

滑世昌爲醫官家貲鉅萬常以救人爲心鄂人德之念念常存初無名跡是謂陰德也後夜夢本州城隍來訪言此地有非常之災君家亦坐厄上帝以君用心慈仁多所濟活命我救汝一家但耗財耳然亦不至凍餒覺以語妻所憂皆同來日夜半火作風迅延燒無算滑居烈焰中闔家無計自脫忽有壯夫數十著紫衣排烈火邊驅滑一家登輴徑至六七里

俟而風雷大作適空屋趨避相看如癡莫知所以黎明人蹤皆不見舊居已為荒磔場矣撥剔埃塩得銀百餘兩乃資日用始悟不至凍餒之言滑夫婦僕輩皆全僦宅城中醫道復振凡有危疾捐藥救療家業愈盛子孫十世皆富嗟夫火燼餘金亦有前定人自枉作牛馬耳若夫捐財而財阜耗業而業興此間消息尚可較量但須持籌析秋毫而也

捨身除蠱

池州進士鄒閬食貧有守一日凌晨啟戶見小篋籠無封鎖開視之乃白金酒器數十事約重百兩始歎寂無追捕者遂揭歸謂其妻曰此物無因而至豈天賜我乎語未絕覺股上有物蠕蠕動金色爛然乃一蠶也遂撥去之未回手復在舊處以足踐之雖隨足而碎復在閬胸腹上投之水火劘以刀斧皆即如故衾裯飲食閒無所不在閬甚惡之友人有識者曰吾子為人所賣矣此所謂金蠶蠱也始自閩廣近至吾鄉物雖小而為禍大能入人腹中殘嚙腸胃蠶復完出閬愈懼乃以篋籠事告之其友曰吾固知之子能事之即暴富矣此蠱日食蜀錦四寸收取糞乾而屑之置少許於飲食中人食之者必死蠱得所欲日致他財以報耳閬笑曰吾豈為此乎

友曰固知子不為也凡人畜此久而致富即以數倍之息并原物以送之謂之嫁金蠶其蠱乃去直以元物送之必不可遣今子貧居豈有數倍之物乎實為子憂之閬乃仰天歎息曰吾平生清白自處誓不失節不幸今有此事遂歸告其妻曰今事之不可送之又不能惟有死耳若等好為後事乃取其蠱擲於口而吞之舉家救之不及妻子號哭謂其必死數日閬寂無所苦飲啜如故竟以壽終其家亦因獲金之故遂致小康焉豈至誠感天妖孽不能為害乎虞谷閒抄

捐金救死

宋霅人朱承逸為本州孔目五鼓趨郡過駱駝橋下哭聲甚哀使僕視之有男子攜妻孥將并命於此蓋負勢家三百千倍息督責不能償也朱惻然諭止且護之歸正值諸悍僕詬索於門朱曰以三百千故而溺死一家四人可乎示吾原券吾當代償毋錢債家慚而聽之橋下人感泣請為奴婢不受仍資以二百千是年承逸生孫殷肱皆登科並著名節

浙有士人館於富家歲暮得束修八兩至渡口見貧民夫婦赴水士止之民言歲暮債迫欲賣婦婦不肯行故相率併命士聞言惻然遂盡以所得與之民泣謝代負担送士歸家妻

聞甄得士言過貧民赴水事妻曰君胡不周之士曰已與之矣妻亦不怨至除夜與妻治蝦酒和以糟戲口占云紅蝦糟汁煮成酒水來湯夜夢至瓊樓玉宇有聯續其詩云門關金鎖鎖簾捲玉鉤鉤士覺而記於柱崇人嘲曰薄命難得銀入手輕以予人復為此夢語欺人乎至明春赴省主人延一地師葬母士以二親未葬常嗟嘆之主人囑師代卜穴至一處見鹿臥其地人至奔去師曰此金鎖玉鉤形吉地也士悟與前夢合但不知山為誰有適前赴水民至見士稽首大謝久未能報今為何來此士言求葬地民曰此山一帶皆我有如可用當奉獻士指鹿眠處民曰正吾業也即邀至家厚款書契以獻且助工費士葬之後登第官憲副

譚友夏元春其祖常客襄陽舟且發忽聞岸上悲啼聲急傳舟問之知為里役移失多金懼無以償官欲赴水死譚為心惻特慰之曰姑無然若金固不失隨開篋中取一大函畀之其人曰此非吾金何得妄取譚曰第將去少解燃眉之急何不可其人再三拜謝而去時友夏尚幼初不知此事也至天啟辛酉友夏落第方鬱悒夢人謂曰譚生宜自鼓出無戚歎志爾祖襄陽事發矣友夏驚寤不解所以歸以夢告父母且

諸曰先人得無有悔事於襄陽乎父爲具述前事友夏益喜自負丁卯果登賢書第一弟元禮復舉進士

豫章丁亥歲大祲米斗至七錢新建有人窘甚家止一木桶賣得銀三分計無復之乃以二分買米一分買砒霜欲與妻孥共飽而死炊方熟里長至門索丁銀無有也里長遠來苦饑索一飯又無有也里長入內見飯怪之其人急搖手曰此非君所食里長益怪始流涕以告里長大駭亟傾其飯而埋之曰何遽至此吾家尚有五斗穀與暫延數日或有生理未可知也其人感而相隨得穀以歸出穀則五十金在焉其人駭曰此必里長所藏以償官者遽持還之里長曰吾貧家安得有此殆天以賜汝也其人不肯於是各分二十五金而別兩家從此稍稍饒足矣

萬歷間潞河有段生夜讀書忽燈焰上立一小人長一二寸叱之下就案跪曰小人溺死鬼不禁寒凍就相公炎光也生意解自是寒甚日一至忽曰明日溺者至小人得替去矣生曰可救否曰可但我苦不脫生曰汝能作福自可脫苦也救之誠是鬼唯唯明旦生試觀於渡口見二人欲渡一畏險止一徑渡沒復起是夜鬼至曰復起者我力也久之鬼至曰上

帝鑒我織行勅作兖州城隍感恩故辭去相公倘左顧願有
微酬生果往抵界即有迎候館穀郵傳諾見神成賓主禮曰
東廊有懸繫者乃某地作惡武官聞其家懸百金求醫不知
受陰刑於此公往試投七但以什去小囊發束則痛已金可
坐進也生如言往發囊則小蟲飛出而病者起得金歸生蘄
陰助已前程神曰公非功名客不可歸遂棄業藉貲居積成
千金産

助喪護冢

汲郡人趙狄輕財好施鄰人李玄度母死家貧無以葬狄有

二牛與之度得以葬他年夜行見老母與狄一餅曰子能葬
我是以相報子五十以後當貴極人臣無忘玄度也後果登
進士第官一品

糜竺富擬王侯有寶庫千間大珠如卵散滿於庭謂之寶庭
竺性能振生死厩側有古塚竺夜葬其泣聲忽見一婦袒背
而來云漢末爲赤眉發棺見剝今遺骸在地就將軍求更深
埋幷乞敝衣自掩竺即爲石槨瓦棺設祭畢以青布褶衫置
塚上經一年行於路曲忽見前婦人葬所青氣如龍蛇乃問
冢童云時見青蘆杖自然出入於門疑其神也不敢言數日
忽有青衣童子數人來云君家當有火厄賴君能惻愍枯骨
故來禳卻當使君財物不盡竺乃握攜繞庫旬日火從庫內
起燒其珠玉十分得一皆陽燧得旱爍自能燒物也火盛時
見數十青衣童子來撲火有青氣如雲覆火上即滅童子又
云多聚鸛鳥之類以禳災鸛能聚水巢上也家人乃收鵁鶄
數千頭養池渠中竺歎曰人生財運有限不得盈溢懼爲身
患時三國交兵軍用萬倍乃輸其珍寶車服以助先主王子
年拾遺記

剡縣陳務妻少寡與二兒居宅中先有古塚每日搏茗輒先

以著墳上二兒患之曰古墓何知徒以勞意欲掘除之母苦
禁乃止夜夢一人自言没來三百餘年謬蒙惠澤賢子恒欲
見毀相賴保護雖泉壤朽骨敢忘翳桑之報明日晨興於外
屋得錢十萬似久埋者而貫皆新提還告其兒並有慚色自
是設饌愈謹

贖放生命

大林邑有商人驅牛八頭到北方澤中遇離車捕一龍女欲
殺食之此商遂以八牛買此龍女放池中龍變爲人要商人
入龍宮云龍中所食有盡壽乃消者有二十年消者有七年

漁者因賭商人金八瓶云此龍金也截已更生用之不可盡
僧祗律
陳宣帝時揚州人嚴泰江行逢漁舟問之云有龜五十頭泰用錢十千贖放之行數十步漁舟覆其夕有烏衣人詣泰門告其父母曰賢郎附錢五十千可領之緡皆沾濕父母雖受錢怪其無由及泰歸問乃說贖龜之異因以其居爲寺里人號曰嚴法寺此龜報恩却下毒手翻漁舟然亦可爲漁獵之戒矣
僞蜀廣都縣民陳宏泰家本素封有假錢一萬者泰徵之甚急其人曰請無慮吾先養蝦蟆魚餘頭鬻之足以奉償泰聞之惻然已其債仍別與錢十千令悉放之江中月餘泰因夜歸馬驚不前視之乃一金蝦蟆也括異志
廣陵龍迴寺僧當夢數百人求濟翌日見擔螺蚌往市者僧感夢贖放於潭後時於潭畔獲一小盒非錫非銅非瓦石乃持歸偶貯禹餘糧明日餘糧盈滿試貯菽麥亦盈少許無不皆然於是寶之及僧老病弟子爭盒僧曰水宮神物應當還之乃擲盒於潭化金鴈飛去今爲金鴈潭地里志
當塗劉成李暉者嘗自新安江舫載魚蟹往丹陽郡行至下

査浦天暮泊舟二人俱登陸李暉往浦村舍中獨劉成在江上四顧無人忽舫中有連呼阿彌陁佛者聲甚厲成驚視之見一大魚自舫中振鬐搖首人聲而稱佛號焉成悚懼卽匿蘆中伺之俄而舫中萬魚俱跳躍呼佛聲動地成大恐遽登舫投擧魚於江中有頃李暉至成具以告暉暉怒曰豎子安得爲妖妄乎成無以自白卽用衣資酬其直既而餘百錢易荻草十餘束致於岸明日還於舫中忽重不可舉解而視之得緡十五千簽題云歸汝魚直成益奇之是日於瓜州會食羣僧以緡施焉又李進勍以販彭蠡湖爲業嘗以大船載魚入維揚肆易之一日至三山浦夕月如晝勍步於岸側聞船內有千萬人誦經聲清亮非常登舟察之則船內魚互勍驚曰我自來販易求生輪廻之身不可測也因悉放魚江中言曰諸魚既各遁靈他日若有苦難希方便由是改業販鬻荻薪數年間作大筏載薪於金陵未到間大風沉筏推造勍濟於江中足下如有所履俄而風颺竹數竿至勍身勍遂扶竹獲濟乃見大魚數百頭於進勍足下乘之又共拽竺而行到洲登岸回顧諸魚各已散去至夜不得渡江因棲洲上夜坐愁苦忽見荻叢罅中光芒勍卽以手摸之獲金二斤乃貨

懐中愁悶頗息俄見白衣人踴立波心謂勍曰朝來得存性
命及獲金乃子前者所放諸魚今各報恩也言訖不見待旦
即有魚數十頭又拽一葉舟來橈棹俱備勍因得及岸而歸
遂致富焉此與劉成事如合轍乃知衆生各能念佛乞憐特
人無得聞之耳
智銷大師說天福中吉安有邱嫗家力粗備蔬食好修皆贖
放鱗羽諸族因潦水後有一龜長尺餘從門入嫗怪之命子
將往家前瀆内放之其子遂於龜背著放生字放於水中其
龜又上岸沼回田畦間有一孔穴可深二三尺龜忽隧其中

嫗子曰本將放汝命却落於此中乃攘劈取之龜遂不見探
得白金二鋌莫知其出 靈應録
江西軍吏宋氏嘗市木至星子見水濱人物喧集乃漁人得
一大黿黿見宋屢顧宋卽以錢一千贖之放於江中後數年
泊船龍沙忽一僕夫至云元長史奉召宋恍然不知何長史
也既往欲至一府官出迎與生曰君尚相識耶宋愳之不省
又曰君記星子江中放黿乎身卽黿也頃有罪帝謫爲水族
見囚於漁人微君之惠巳骨朽矣今已得爲九江長相召者
有以奉報君兒命當溺死名籍在是後數日鳴山神將朝廬

山其行必以疾風雨君兒當以此時死今有一人名姓正同
亦當溺死但先期歲月間耳吾取以代之不識後期何以免
之君兒宜速登岸避匿不然不免宋陳謝而出不覺已在舟
次數日果有風濤之害死者甚衆宋兒竟免 太平廣記
豫章人熊愼父祖以販魚爲業載舡宿江滸愼聞舡内千百
人念佛經聲驚而祭之乃魚也悉放之改業鬻薪於石頭窮
苦至甚露宿江上忽見沙中有光就視之得金數斤因至巨
富子孫累世不乏
周宏直予愳方幼時於林下見一鶴爲彈所傷取歸養之俟

其愈縱去後數日夜讀書聞有物擊其扉啟視乃向放之鶴
也背負一金串卸於地串上結紙條上書云始於博士終於
大夫後果然故呼鶴爲負金 語林
吴江劉子輿有魚塘一所至冬築小堰以放塘水竭澤取魚
水放將半見二大鯉越出堰外復躍入如此再三子輿異之
觀所主乃新育小鯉數百尾聚一窟中不得出故二鯉往來
跳躍且躑且涉而救其子甯身陷死地不惜也子輿慨然太
息乃去堰放魚越二年鋤地得金遂至大富 鄮水幾何小
魚必無濟理然必恐死爲之者天地間惟此情種憐痛被二

鯉畫出仁人孝子通於橫流矣

噲參養母至孝曾有鶴為弋人所射窮而歸參乃收養療治瘡愈放之後鶴夜到參門秉燭視之雌雄雙至各銜明珠來報噲參數萬緡家遂殷富此與楊寶庇雀啣環同一靈異也

韋丹年近四十舉五經未第嘗乘蹇驢至洛陽橋見漁者得一黿長數尺寘橋上呼呻餘喘須臾將死羣萃觀者皆欲買而烹之丹獨憫然問其直幾何漁曰得二千則鬻之時正天寒丹衫襦無可當者乃以所乘驢易之既得遂放於水中徒行而去時有胡盧先生不知何所從來行止迂怪占事如神後數日丹因問命胡盧先生倒屣迎門欣然謂丹曰翹望久矣友人元長史談君美不容口誠托求識君子便可偕行丹思良久不省所謂因曰先生恐悞但為決窮途生曰我焉能知君元君即吾師也當自往詳之遂相與至通利坊靜幽曲巷叩一小門有應者引入數十餘步乃見大門制度宏麗擬於公侯俄一老人身長七尺褐衣韋帶從二青衣而出自稱曰元濬之向丹盡禮先拜曰垂死之命為君所生思欲殺身報効耳丹乃矍然知其黿也終不顯言遂具珍羞留連竟日丹將歸老人於懷中出文字一通授丹曰知君欲問命輒於天曹錄得一生官祿聊以為報有無皆君之命也所貴先知耳又謂胡盧生曰幸借吾五十千充韋君一乘早決西行丹州再拜而去明日胡盧生果載五十緡至逆旅中賴此以濟其文書具云明年五月及第又某年平判入登科受咸陽尉又某年登朝作某官歷官十七考皆有年月日最後遷江西觀察使至御史大夫到後三十年廳事皂莢樹花開當有遷改北歸矣後遂無所言丹常寶持之亡而及第歷官一無所差洪州使廳前皂莢樹一旦忽生花丹遂去官歸至中道而卒子宙尚書僕射同平章事岫擢福建觀察使

棄絕偽金

宜山馮俊為舉子時以所賫路費白金易土儀入京將營仕一自助至山東折閱頗有忌盡市之友日視其銀皆銅質也物色其人計不可得俊即取假銀悉投於河曰無陷後人也同伴相助至京遂登第累官至都御史俊官既顯有故人子為屬官以瑩西挺餽俊曰汝所餽墨必佳自取研之覺太重驗之皆金也俊怒即以投之幾中其面蓋其志操如此

孫蠻川之祖淳厚正直絕無機械鄉人皆取平焉一日偶貨物得銀二兩公持以示人皆偽物也念此銀既不可用亦不

可持以示人至東湖之濱復於水中走數十步投最深處後
生子登第爲副使孫郎蘭川爲尚書曾孫輩皆賢而有文書
香未艾也

一念好生

杭之酒肆有懸鵝毒蛇旋繞入其腹行者過而見之私計以
是啗客必毒死乃對酒家曰鵝直幾何酒家以直告探其囊
金不足因與酒家鄰相稔稱貸而市之遂瘞鵝於鄰之隙地
忽得瘞金焉鄰家與酒家見而爭之曰是某所瘞也共訴於
分巡僉事巳某僉事訊得其情乃判曰一念之善天報若響

汝奈何欲逆天也杖酒家與鄰人而以金歸瘞鵝者
王鯨逢賣蕨姥黃衣破結有饑色憫之乃以千錢買蕨姥謝
而去及歸蒸於烏頭甑盡成黃金釵蓋姥非常人也稽異志

厚禮過客

馮大亮家貧好道亦無所修習每道士方術過門必留連延
接有樵叟三五人詣其家飲酒常不言錢雖數盃散忽一人
曰我輩八人明日俱來共謀一醉至時八人偕至客於袖中
出柟木一枝纔五六寸栽於庭中便飲酒盡歡而去曰勞置
矣酒無以爲報此樹徑尺則家財百萬此時可貢助天子名
垂國史十年後會於岷嶺巨人宮言訖而去旬日樹已凌空
高十餘丈大徑尺其家金玉自至寶貨自積玄宗幸蜀大亮
貢錢三十萬貫以資國用仙傳拾遺

福州龍平人陳思膺本名聿修開元中遇一客厚待之客將
去語之曰此州上里地形貴不可言乃指一處曰用此可一世
爲都督數載喪親遂葬其地他日葬墓忽見地生金筍甚衆
遂採而歸其後數往金筍又生及服闋所獲多矣因攜金入
京值宗人思膺者以前任諳曉與之因易名賂執政久之遂
除桂州都督桂林風土記

大度疎財

杭人黃某始業履於富人鄧公宇下公見之曰汝貌非業履
者可將吾綵鬻某郡旋遇刼公笑曰此吾命也再往而再遇
刼公無慍色仍合將綵往復遇刼三往失值千五百金而三
刼皆一盜也黃曰我本業履貧人主人強合我出貿兩失無
慍而任我不已今又失之此我必葬魚腹公等亦大不仁矣
盜笑曰有是哉大度主人乎刼得少籐在魏國棻柵下可作
履資以給汝黃往果得之發籐而黃金條見束中盡籐皆然
黃以歸鄧公公曰此汝命也但取其值而餘悉以委黃黃以

金椎箔致巨富至今稱黃金箔云

張客省退夫應舉時因醉乘驢過市觸倒䧟貨擔子其人喧呼予已視擔中止有樂記珗一冊遂以五十金市之其人乃去張初不揣文字止閱所買樂記䟽無何省試出黃鍾爲樂之本節論獨樂記爲詳退夫論擅場遂高選明年擢甲科山堂肆考

廬陵歐明從賈客道經彭澤湖每以舟中所有投湖中後復遇忽見數吏來候云是青洪君使要明甚怖吏曰無怖青洪君感君有禮故要君必有厚遺君勿取獨求如願耳明既見乃求如願如願者青洪君婢也始甚惜不得已許之明將歸所願輙得數年大富錄異傳

宋有老書生累舉不捷悔無進取之心忽有盜踰垣入屋謂盜曰汝冒雨夜來辛苦料汝必不得已也盜實告曰我非盜營卒也因輸欠懼軍令不敢歸故來相投書生曰吾有絹二疋與之明日與汝請於軍校乃拜謝而去後二年書生赴舉場忽夢一卒曰某是盜絹卒也欲報恩無由而死今秀才中矣後果中高第又一日夢報曰君爲益州都尉有討命者我合當衛之後果除益州都尉道逢賊欲殺之賊見有甲士救免此所謂今生能消前生業也

偶俯投贈

眉之彭山進士有宋籌者與故參知政事孫抃夢得同赴舉至華陰大雪天未明過華山下有牌堠云毛女峯者見一老姥坐堠下鬢如雪而無寒色時道上未有行者不知其所從來雪中亦無足跡孫與宋相去數百步宋先過之亦怪其異而莫之顧孫獨留連與語有數百錢掛鞍盡與之既追及宋道其事宋悔復還求之已無所見是歲孫第三人及第而宋老死無成此事蜀人多知之者東坡筆記

靈禍知足

汀州林氏其先常守郡體任家居一日天忽雨錢充積其家林氏乃整衣冠仰天祝曰非常之事必將爲禍於此速止林氏之福也應聲而止所收已鉅萬至今爲富人云稽神錄

悔罪蓋愆

周才美有子婦賢而且能才美將以家政付之諭以斗斛秤尺各二樣并出納輕重便宜婦不悅拜辭舅姑不願爲婦恐他日生子敗家以爲妾之所出枉負其辜才美愕然曰吾家薄有田業何遽辭去婦曰翁平日所爲有逆天道妾心有愧

居之不安才矣曰汝言誠是當悉除毀婦曰未可問其所用年數若干才矣曰約一十餘載婦曰必欲留妾侍奉須許以小斗量入大斗量出小秤短尺買物大秤長尺賣物二十餘年以酧前日欺瞞之數妾即願留才矣感悟欣然許諾婦生二子皆少年登科此婦才德不必言才矣作家翁感婦一言即能轉圜此亦有王性木是錢虜也世間乃有頑悍鄙劣雖以賢父賢兄高朋義友苦口規責之猶寔然以身徇利者此眞下愚不移矣

誠禱靈應

臨江軍惠歷寺初造輪藏僧限千錢則轉一匝有營妓喪夫極貧念欲轉藏以資冥福累月求施終不滿千貲不自存且嫁有日矣乃携所聚錢一擲藏前號泣拜地藏輪自轉括異志

唐書乾元中李輔國奏內飛龍廐鑄銅鐘乃投乾元錢二文於鑪中祈曰如聖躬萬福國祚無疆兇孽殄除則願不消不爍一陰一陽竝見於外鐘成一如所祈

明躬第十一

淮南子曰舜藏千金於嶄巖之山以塞貪邪之路

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帝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無求來獻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

順帝永建四年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太官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礱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還之

五代周太祖命王峻曉四方貢獻珍美食物下詔悉罷之詔略曰所奉止於朕躬所害被於甿庶又曰積於有司之中甚爲無用之物歸鄴節度使侯章獻買宴絹千匹銀五百兩帝不受曰諸侯入覲天子宜有宴犒豈待買耶自今如此比者皆不受蓋五代時不特方鎮入朝買宴唐明宗天成二年三月幸會節園羣臣買宴則唐朝之臣亦買宴矣至是始革其陋時有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帝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爲

宋太祖詔自今長春節及他慶賀不得輒有貢獻

玄宗時內侍裴愈因事至交州俾其進龍花蕊帝怒黜愈

神宗以諸州貢物耗蠹民力詔罷之

孝宗詔諸路或假貢奉爲名漁奪民利菓實則封閉園林海錯則驅奪商販至禽獸昆蟲珍味之屬則抑配人戶致使州在居民以土產之物爲苦仰州軍條具土產合貢之物聞於朝當議參酌天地宗廟合用薦獻及德壽宮甘旨之奉止許長吏修貢餘一切並罷州郡因緣多取以違制坐之

唐太宗貞觀初侍御史權萬紀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帝曰朕之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投珠桓靈乃聚斂爲私藏卿欲桓靈我耶是日黜萬紀還家

德宗詔曰邕州所奏金坑誠爲潤國語人於利非朕素懷方以不貪爲寶惟德是寶豈尚茲難得之貨生其可欲之心邪其金坑任人採斸官不得占 唐書

後魏孝明帝開恒州銀山之禁與民共之

宋太祖開寶三年詔曰古者不貴難得之貨後代賦及山澤上加侵削下益刓敝每念茲事深疚於懷未能捐金於山豈恐奪人之利自今桂陽監歲輸銀課宜減三分

太宗至道二年有司言鳳州山內出銅汁定州諸山出銀鑛請置官署掌其事上曰地不愛寶當與衆庶共之不許真宗作寬斷論賜李士衡以上皆仁主

子產死家無餘財子不能葬國人哀之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玉以賻之金寶盈溢其子不受自負土葬於邢山國人悉葦以沉之河因名金水至今水上時有金氣 賈子說林

伍員亡荊急求之因如吳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渡之絕江問其名族則不肯告解其劍以與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丈人不肯受曰荊國之法得伍員者爵執圭祿萬擔金千鎰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劍爲乎伍員過於吳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

韓詩外傳云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於路呼牧者取之牧者曰何子居之高而視之下也貌君子而言之野也有君不臣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吾豈取金者乎季子知其賢請問姓名牧者曰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氏哉 又別紀載披裘公常夏月披裘負薪延陵季子時憩亭中見地有遺金謂之曰

披裘者局取彼金不渝於負薪乎公笑曰五月披裘負薪豈
拾金者耶季子將問其姓名不答而去蓋一事而紀者異也
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謂之黃金臺
韓詩外傳云田子持百金以奉母母曰不義之物不入於館
田子慚而出
楚襄王遣使持金千斤聘莊子欲以爲相莊子固辭不許
魯仲連說趙解圍平原君欲以千金爲魯連壽連笑曰所貴
乎天下士者爲人釋難解紛若有所取乃商賈之事連不忍
爲也

孟嘗君相齊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使人出錢於薛貸
錢者多不能與息焉馮驩行至薛召取錢者皆會得息十萬
乃多釀酒置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
亦來能與息者爲期不能者取其券而焚之曰孟嘗君貸者
爲民之無者以爲衣業也所以求息爲無以奉客也今富給
者以要期貧者燔券書以捐之有君如此豈可負哉
列子曰衛端木叔子貢世子也藉先資累千金年六十棄家
散庫一年而盡不爲子孫留財產及病無藥石之儲死無瘞
埋之所受施者相與反子孫之財

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避正殿五日羣臣素服而弔公子
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甚大善矣夫
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悅曰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
今火災寡人避殿羣臣皆弔子不弔猶入賀何也公子成父
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家庶
人藏於篋櫝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
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歎曰善
樂羊子甞學其妻貞儀截髮供其費後羊子得遺金一餅以
與妻貞儀曰妾聞君子不以利汚行羊子慙而去之列女傳

漢朱邑爲桐鄉嗇夫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
鄉民愛敬焉累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性公
正不可干以私居處儉約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家無餘財此
無治績可稱以病將屬其子曰桐鄉民愛我必葬其處子孫
奉我不如桐鄉民也子從之民果共起家立祠祭祀愈久不
絕縱是真祠乎天子憫其貧賜邑及金百斤以奉祭祀亦
有貪吏之真矣
尹翁歸爲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東海人欲託其
邑子令坐後堂待見之與翁歸語半日不敢言既去謂之曰

畏不可干以私既治東海明察甚吏民賢不肖及黠吏豪民
姦邪罪名盡知之縣各有記籍聽其政及出行縣輒披籍收
取郡豪猾莫能以勢力變詐自解脫以一警百吏民恐懼皆
改行自新以高第入守右扶風選用廉平疾惡吏為古職接
待以禮好惡與同其貧翁歸罰亦必行盜賊發輒召縣長吏
告以姦黠主名教使推迹扶風大治雖任刑然清潔自守語
不及私又温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
賜其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　夫知賢不肖吏治之先務子
賤宰單父只從事兄事數人便足彈琴而理後世不知惡人

自屈其力或過信之或過疑之或過暱之又或過慢之鬪然
一堂競者爭至恬者遠跡一有隱微事機重大功罪黑白莫
分祇恣喜怒求其如翁歸之綜核不可得矣況有舉一風百
使任者直之化乎
漢世如卓茂魯恭之治密縣中牟直覺唐虞三代猶在人耳
目龔遂黃霸亦皆以務農節用勸課循勞為急未有不先教
化者然史皆不著其廉名古今豈有不廉潔而能行教化者
乎臚其治行則廉潔可知矣
第五倫少介然義行久官不達建武初為京兆市掾每見詔

書曰此聖主也吾行且遇時眾皆笑之補淮陽國醫工長從
王朝京師得見帝問政事稱旨明日特召入日親有言其撾
婦翁及不過從兄飯不可近帝問倫倫曰臣三娶皆孤女少
遭饑亂實不過人飯帝大悅拜會稽太守禁淫祀居牛自斬
芻飼馬妻躬執爨每受俸裁留一月糧餘悉賤貿與民之貧
困者坐法還老稚攀呼不得去倫偽止亭舍陰乘船去眾詣
廷闕上書守闕訟者千餘人得釋後守蜀郡吏有鮮車怒馬
者皆罷遣更選孤貧志行之人處曹政清平所任吏多至九
卿事肅宗為司空在位以貞白稱雖天性峭直然疾俗吏苛

刻論議當依寬厚或問倫有私乎曰昔有與吾千里馬者雖
不受然每選舉終不忘但亦不用也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
安寢子有疾雖不就視而竟夕不眠其自檢如此則可謂真
克己者矣壽八十餘子頡曾孫種皆顯官
孔奮於竇融在河西時為姑臧長地通羌胡合市稱殷富奮
終身不變也事母孝奉養極珍而躬率妻子茹菜淡泊太守
梁統不敢以官屬遇之隴蜀平河西守令入朝府轂竟川澤
惟奮單車就道吏民羌胡共賦財物千萬計迎送百里一無
所受帝獎歎殊甚拜武都太守郡中清平

臣叔爲相二年歸休得金百鎰奉其母母曰安得此金對曰
所受俸祿也母曰爲相三年不食乎治官如此非吾所欲也
叔愧走造朝還金請就獄王賢其母令叔罪令復相以金歸
其母 韓詩外傳

楊震孤貧好學學者所稱關西孔子者也不答州郡禮命數
十年人謂之晚暮而震志益篤焉大將軍鄧騭舉之累刺史
郡守道經昌邑門生王密懷金十斤夜饋之震曰故人知君
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
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 密即震所舉孝廉也時爲昌邑令當

時孝廉權奪亦可識矣 震性公廉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或
勸令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
乎官太尉以直道不容貶死後帝愍其忠改葬祠以中牢有
大鳥高丈餘集墳前俯仰鳴咽畢始飛去詔震二子爲郎賜
錢百萬子孫秉賜彪名震海內四世爲三公

張奐字然明和帝時爲安定都尉匈奴七十人寇邊東羌應
之奐勒兵僅二百人遣使招誘羌與共擊匈奴破之羌感奐
威信遺良馬二十疋金鐻八枚奐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
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還
之羌雖貪而好吏清前八都尉率好貨爲患苦及奐正身潔
已威化大行遷中郎將拜武威太守再遷度遼將軍幽并涼
靜奐去輒復反奐來輒相率來降轉太常先後十腰銀艾卒
年七十八武威世祀不絕子芝善草書爲名臣

田豫爲并州刺史鮮卑素利等數來客見多以牛馬遺豫豫
轉送官胡以爲前所與豫物顯露不如持金乃密懷金三十
斤謂豫曰願避左右我欲有所道豫從之胡因跪曰我見公
貧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爲家資
豫張袖受之答其厚意胡去之後皆悉付外具狀以聞於是

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
焉乃即賜絹五百疋豫得賜分其半藏小府後胡復來以半
與之 皮豫罷官歸居魏縣會汝南遣健步詣征北感豫宿恩
過拜之豫爲殺雞炊黍送詣主陌頭謂之曰罷老苦汝來過
無能有益若何健步憫其貧羸流涕而去還爲故吏民說之
汝南爲具資數千疋遣人餉豫豫一不受會病亡戒其妻子
曰葬我必於西門豹邊妻子難之言西門豹古之神人那可
葬於其邊乎豫言豹所履行與我敵等耳使死而有靈必與
我善妻子從之汝南聞其死也悲之既爲畫像又就爲立碑

畧三國志注

孟嘗爲合浦太守郡俗舊採珠以易米時二千石貪穢使人採珠積以自入珠忽徙去合浦無珠餓死者盈路孟嘗化行一年之間去珠復還珠豈有知物哉避貪就廉感化如此及被召吏民攀車不得進乃附商人船夜遁去

种暠字景伯父爲定陶令積財三千萬父卒暠悉散之始爲縣門下吏時王諶名知人河南尹田歆甥也一日歆謂諶曰今當舉六孝廉而貴戚多書命吾欲自用一名士報國爾助我求之明日諶送客大陽逢見暠異之還白歆曰得孝廉矣

卽洛陽門下吏歆曰當得之山澤乃近洛陽吏耶諶曰山澤不必有異人異人不必皆山澤歆卽召暠詣之果奇士後漢書

吳祐字季英父恢爲南海太守祐時年僅十二隨之任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五嶺嶠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必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邀名嫌疑之間先賢所慎恢乃撫其背曰吾家世不乏季子及年二十喪父居貧嘗牧豕澤中行吟經籍洎如也後舉孝廉有公沙穆者來遊太學乏資斧變服客傭爲祐

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定交於杵臼之側祐嘗爲酒泉太守政尙仁簡吏民不忍欺之有嗇夫孫性者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是而子欺之耶促歸伏罪性慙懼持衣詣閤自陳祐問故性具白其父言祐曰椽以親故受穢名吾觀過知仁矣令歸謝父還以衣遺之後漢書

東漢楊秉字叔節官太尉每朝廷有得失輒盡忠規諫上多敃容納焉歷豫荊徐兖四州刺史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性不飲酒早喪夫人不復娶嘗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按秉震中子秉子賜

東漢巴祗字敬祖爲揚州刺史在官不迎妻子不燃官燭獨居暗室嘗與客飲暮不設燭　杜祈公在官亦不燃官燭

劉寵字榮祖爲會稽太守但簡除煩苛禁非法郡中大治桓帝徵寵爲將作大匠將行山陰縣有五六老叟龐眉皓髮從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送寵寵勞之對曰他時守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自明府下車犬不夜吠民不識吏岑熙爲文陽守人亦歌之曰我狗無驚足下生氂年老遭値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耳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　又梁東陽内史諏諼以廉著

及還五官送錢一萬只留一百答曰數多劉寵更以爲媿佚漢書北史
光武皆召見諸郡計吏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卷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上聞之歎息東觀漢記
後漢羊續爲南陽太守府丞侯儉貢鯉受而懸之一歲儉復致一枚續乃出所懸枯魚示之以杜其意家傳昭爲安成內史郡溪無魚或有暑月送昭魚者昭既不納又不欲拒遂餧於門側

漢楊惲字子幼初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後母無子財亦數百萬死皆與惲惲復盡分後母昆弟不忍自私
卜式以田畜爲事有弟既壯式乃脫身出獨取羊百餘口田宅財物皆與弟式入山牧羊十餘年得羊千餘頭置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復分與弟漢史
許武陽羨人明帝時太守第五倫舉武孝廉仕通顯而二弟晏普未達欲令弟成名乃請別居剖財爲三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而推其薄劣者與二弟時鄉人皆稱二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普竟用是名顯並得選舉久之武乃會宗親告之曰吾爲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與榮祿所以向求得分財自取大譏爲二弟地耳今吾意已遂其悉均前產遂出所贏盡推二弟後許荊以循吏著即武孫也後漢書
汜固推家財百萬與寡弟婦二百萬與孤兄子於是三府競辟皆不就
薛包與弟分財奴婢引其老者曰我與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

者曰吾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韋彥至延州見弟孝寬孝寬以所乘馬及鞶勒與之彥惡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其弟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屨惡與之同出不與之同歸也亦乘舊馬而歸包與彥寓意雖不同而婉委清讓何其深至乎
東漢梁商常曰多藏厚亡爲子孫累所得俸錢及兩宮賞賜便置中門外未嘗入藏悉分與昆弟中外年凶穀貴多有餓者輒令蒼頭以牛致米及鹽菜錢於四城門外乞貧民不告以姓名
馬援少孤因處田牧至有牛馬數千頭穀米萬斛嘆曰凡殖

貨財貴能施賑也否則守財虜耳盡散以頒昆弟故舊而身衣布袴餘遵家無私財身衣布袴臥布被夫人裳衣不加緣飾妻師德貴爲都督身衣皮袴

漢鄭均字仲虞兄爲縣游徼多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均邸脫身出作歲餘得數萬錢盡以與兄曰錢盡可復得爲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語遂以廉潔稱

漢南人陰慶爲鮦陽侯其弟員及丹皆爲郎慶以明尚書修儒術居第田園奴婢錢帛悉推與員丹慶但珮印綬而已當代稱之漢南記

廣漢汝婦者汝敦妻也敦以所受田地奴婢三百餘萬悉讓與兄纔留園地數十畝起舍耕作土中得金一器敦以示妻妻曰本言讓先祖所有此獨非其有耶敦曰固無意也俱擔金送與兄嫂烈女傳

東漢范史雲侯姊姊斂之以姊夫不德留錢百文姊使人追還丹竟不受又太原郝子廉曾過姊家飲密留五十錢置席下而去

三輔決錄云安陵清者項仲山飲馬渭水每投三錢而去又風俗通潁川黃子廉古之獨行人也每飲水輒投錢於水本

朝陳繹曰人生蔬食水飲常耳獨焉所將不勝投矣夫人溺取於萬物而不貪者水耳水亦畢灌萬物而不言謝頡流蕩湯一錢奚選耶有貪泉也而投之可又曰水有主以投其主無主是輸流委壑也吾傷夫有用之物而滯於無用也此論亦可爲矯名之貶矣

公沙穆隱於東萊山學者自遠而至有富人王仲致金千產謂穆曰方今之世以貨自通吾奉百萬與子爲資何如對曰來意厚矣富貴在天得之有命以貨求位吾不忍也

謝承後漢書云張載字仲宗爲廣陵太守舉吳奉爲孝廉載

罷郡奉齎金爲禮不受奉以囊盛投載圄中而去載將金至廣陵還奉

豫章黃向字文章性廉潔晨步路中得金珙一囊可直二百餘萬求主還之主以半謝向委去不顧

汝南殷陶市同縣張南宅掘地得錢百萬金千斤即以還南南曰君至德感神寶爲君出終不肯受陶送付縣異苑

東漢雷義常濟人於死罪後以金二斤謝之義不受金主乃密投金於承塵而去義後毀屋得金訪金主已死乃將金送縣一作陳重事

王忳字少林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病困劇心愍之書生謂忳曰吾當到洛陽而被病命休矣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乞埋我未及問姓名而絕忳即鬻一斤爲營塟餘金即埋置棺下人無知者歸數年縣署忳亭長初至日有馬忽入亭中其日大風又飄一繡被墮忳前忳一日乘馬到雒縣馬竟犇入他舍舍主人喜曰今獲盜矣問忳得馬狀忳具道併及繡被之故主人悵然曰馬被同日亡去卿豈有陰德耶而致二物忳因說塟書生事幷道生形容主人大驚號曰是吾兒也姓金名彥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彰卿德耳因與俱迎彥喪餘金宛然

陳翼字某到覽鄉見馬旁有一人病呼曰我長安魏少翁闕鄉廬江樂來遊今病不能前翼迎歸養之有金十餅素二十疋既死翼賣素買棺衾以金置棺下騎馬出入後其兒長公見馬告吏捕翼具言棺下留金狀長公叩頭謝以金十餅投其門翼送長安還之廬江七賢傳

鮑宣字子都少時上計掾道遇書生獨行無伴卒得心痛子都下車爲按摩奄忽而亡不知姓名有素書一卷銀十餅即以一餅治殯殮餘銀以枕之素書著腹上哭之曰若子魂靈有知當令子家知子在此今奉使命不獲久留遂辭而去見列異記廣輿記云宣遂乘驄馬而去夜宿關內侯家侯問曰安得此馬宣具陳之驚曰此吾兒也即迎喪還開柩銀與書果在侯乃薦宣辟公府

萬章字子夏爲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侍中諸貴人爭欲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章與中書令石顯相善至成帝初石顯坐專權免官徙歸故郡顯貲巨萬當去欲以與章章不受賓客問其故章曰吾以布衣見哀於石君石君家破不能有以安也而受其財物此爲石氏之禍萬氏反當以爲福耶諸侯以是服而稱之漢書

後漢鍾離意永平中爲尚書交阯太守張恢坐贓徵遂伏法以貲物入大司農詔頒賜羣臣意得珠璣而不拜賜帝怪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曾參回車於勝母惡其名也此贓穢之物臣不敢拜帝嘆曰清乎尚書之言也乃更以錢二十萬賜意

向文簡公敏中判大理寺時沒入祖吉贓錢分賜法吏公引鍾離意委珠事獨不受

唐質肅公介倅潭州一巨賈私藏蚌胎爲關吏所搜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焉分珠獄發奏方入仁宗謂近侍曰唐介

必不肯貲案具奏覆覽之果然三公皆不以贓物自免者真特立者哉
叔孫通及其弟子爲緜蕞習之野外月餘通於是長樂宮成群臣會朝自諸侯王以下悉如儀無敢讙譁失禮者帝大悅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遂拜通太常賜金五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爲儀願陛下官之帝悉以爲郎通出乃盡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皆喜曰叔孫先生眞聖人也
吳楚反孝景以竇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嬰陳之廊廡下軍

吏過輒令財取爲用金無入家者漢書
氾騰字無忌舉孝廉爲郎中屬天下兵亂解官歸郡守造之杜門不見歎曰生逢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悉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刺史張闓徵爲府司馬謝曰門一杜其可開乎
東漢樊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閉門成市年八十餘終素所假貸人計數百萬遺令焚削契劵債家慙爭往償之諸子從父勅竟不受
後漢尚書令朱推樂施乞人塡門常曰天下物何常今日富

後日貧耳一日不施則不樂
東漢折音舌像字伯式其先爲折侯因氏焉父國爲鬱林太守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通京氏易好黃老言及國卒感多藏厚亡之義盡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疏或謂像曰君三男二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業何坐自殫竭乎像曰吾家殖財日久盈滿道家所忌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墻隙而高其崩必疾吾以是薄其禍也知者服其超識後漢書
東漢戴封字平仲有至行嘗行遇盜悉掠其財惟餘七縑盜

不知處封復追與之曰知諸君乏豈敢有愛賊驚謝還之又稽淵有門生盜其衣稽見之謂曰可密藏之勿令人見門生慚謝而去
太原閔仲叔以清節著友人周黨嘗遺以生蒜受而不食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之勅吏給焉仲叔怪問之嘆曰閔仲叔豈能以口腹累安邑徑去客於沛後漢書
嚴遵賣卜成都市富人羅冲勸其仕爲具車馬衣服遵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

吾有萬金子無擔石乃云有餘不亦謬乎逢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爲業不下床而錢自至尚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爲我有餘而子不足也沖大慙遂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竟不仕

楊子雲作法言蜀富賈人齎錢十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曰夫富無仁義猶圈中之虎檻中之羊也安得妄載裴均子持萬縑請韋貫之撰先銘答曰吾寧餓死豈能爲是蓋鄙之耳有謂文人藏橐金多諛墓中人得爲宜皆背汗於貫之矣

漢原涉字巨先哀帝時父爲南陽太守卒官爲賦斂送葬至千萬以上涉皆讓還由是名顯京師　魏管甯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賻賻悉辭不受　晉王渾爲涼州刺史卒故吏賻贈數百萬其子戎悉辭不受由是顯名　唐陸贄以喪解官客東都諸方贈遺一無所取惟韋皐以布衣交又先以聞故就致輒稱詔受之

漢田叔爲魯相數年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名

趙勤字孟卿劉賜之姊子也童幼時即有志操賜國租適到

時勸在傍賜指錢示勸曰拜乞汝三十萬勸曰拜而得錢非義所取終不肯拜東觀漢記

東漢荀爽字慈明爲三公食不過一脫粟飯坐皮褥又王暢爲南陽太守時以奢靡相尚暢獨用皮褥以矯其弊

北齊李元忠位儀同三司孫騰司馬子如詣之正坐樹下對壺獨酌使婢卷兩褥質酒肉二人大嘆息餉以米絹

宋劉恕自洛陽南歸無寒具司馬光以舊貂褥假之固辭強與之至潁川悉封還

留犢事徵於古有三一爲漢建安時苗令壽春乘薄笨車黃牸牛歲餘牛生一犢及去留其犢曰令來時本無此犢此犢是淮南所生者也羣吏曰六畜一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好事者至傳之圖畫一爲晉羊祜兄子篇歷官清慎封鉅平侯有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遷而留之一是王遜爲上洛太守遜在郡有私馬生駒私牛生犢悉留以付郡云是爲郡所產以還官也壽春平生大節不特此一事則當時已赧縮於郡吏之言逮元世祖聞而笑曰彼在官生子亦肯留否嗚呼犢可留子不可留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何孟春論郡攸守吳自載米惟飲吳水充其類吳櫃豈所當仕吳水亦當無飲清惟吳人不知若壽春等是也

毛玠典選一時咸廉節自厲雖貴寵輿服不敢過度至長吏垢面羸衣軍吏朝服徒行魏武嘆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爲哉又曰抓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吏部用心如毛玠風俗之易不難矣唐楊綰始同平章事而崔中丞寬池舘臺榭即日潛毀黎京兆幹騶損騶御才留十騎郭中令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座內音樂頓減五分之四他聞風靡化者不可勝紀公儀休爲魯相無所變更百官自正食祿者不敢與下民爭利嗚乎淸風之速化如此孰謂太平不可致乎

華歆先在江東曹公表徵之孫權遣歆行時賓客送者千餘贈金至數百許歆皆無所拒惟密各題識至臨發乃悉聚諸物謂諸賓客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恐以懷璧爲罪願諸君爲之計於是衆乃各留所贈而服其誼三國志

郤正嘗爲姜維著論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羣臣之右宅舍敝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媵妾後庭無聲樂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者非抑情自割以激淸厲濁也直謂如是爲足不在多求凡人見維投厝無所身死宗滅遂多貶削不復料擿亦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維之樂學不倦節約淸素自一時之儀表也識者以爲知言三國志

魯子敬家富好施天下方亂肅大散貲財以賑窮困結豪傑時周瑜爲居巢長故將數百人過候肅貸貲糧肅家有米二囷各三千斛即指一囷與瑜絕無難色瑜益奇之遂與定僑札之分三國志

魏陳思王辨道論云甘陵甘始語余云本師姓韓字世雅始嘗與師於南流作金前後數日投金數萬斤於海

管甯與華子魚少相親友就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揮鋤如故與瓦石無異華捉而擲去裴啟語林

魏孟康字公休爲宏農太守有所按行所在自刈馬草不止傳舍露宿樹下

全琮字子璜父柔孫權時爲桂陽守僞默冲退頗好積聚常使琮齎米數千斛至吳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船而返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患故便賑贍不及啟報柔更以奇之琮仕吳封錢塘侯　孟嘗家傑而馮驩市義不能無介介琮父好積聚乃能有子捐貲無吝色眞賢父哉

魏和洽爲太常清貧守分至賣田宅以自給明帝加賜穀帛

已上三國

胡質爲荆州太守子威自京都來省倉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宿留十餘日告歸質賜絹一疋爲道路資威跪曰大人清白於何得此質曰吾俸餘予汝耳威受之歸旅宿自放驢取樵有帳下督聞威將歸先請假還家陰負裝竝行時時佐營之又少進飲食威疑問知爲督也卽以所賜絹謝遣之質聞除督名其父子淸愼如此威歷位牧晉武帝時召見嘆其父清謂威曰卿清何如父威曰臣不如父帝曰何也曰臣父

清畏人知臣清恐人不知威弟羆子奕竝有官聞以潔行名世

吳隱之介立清操儋石無儲執親喪毀甚兒得重罪隱之諸桓温求代獲免爲晉陵太守妻自負薪累御史中丞右衞將軍賜祿皆頒親族無遺者刺廣州山海郡州界有一水名貪泉父老云飲此者廉士變貪隱之徑酌飲之賦詩曰石門有貪泉一歃重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州多珍貝一篋之富可資數世隱之淸操彌厲歸無餘貲爲尚書遷太常以竹篷爲屏風家人弁日而食晏如也嘗嫁女只牽一犬出賣

蕭然無營子延之爲鄱陽守延之弟皆孝弟潔敬不替家法云

山濤累官司徒儉素一如寒士鬲令袁毅賄遺朝臣以營虛譽嘗遺山濤絲百斤濤不欲爲異受而束之閣上後毅敗凡受賂者皆見推檢濤取絲付吏塵積寸許封印如初晉書

晉崔洪字良伯爲司農身不執珠玉口不言貨財曾汝南王亮集公卿宴以琉璃鍾行酒酒至洪洪不執白氏六帖

翟陽字道淵爲始安守于寶與陽遲家遣陽一船物吏曰翟公廉讓致書託委船而還陽既不及致乃以船貨之買絹物

寄還寶寶本以爲惡而反煩之益嘆媿焉

庾顗字子嵩有豪韻轉軍諮祭酒劉輿欲構之而無跡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東海王越令就換錢千萬冀因此可乘越於衆中問顗顗頹然已醉幘墮几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有兩千萬隨公所取越甚悅因曰不可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夫儉者必嗇惟性儉而不汨於財所爲不可及也

晉賀循拜太常中宗踐祚下令曰循冰清玉潔行爲俗表位處上卿居身服物蓋身而已屋襍蔽風雨孤常造其廬特賜

六尺牀帟褥并錢二十萬以表王德
鄧攸字伯道爲吳郡太守載米之官不受俸祿惟飲吳水而
已後稱疾去職郡民數千挽留船不得進夜中乘小舟逃去
吳人歌曰紞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
去
阮孝緒字士宗七歲出繼從伯胤之胤之母周氏卒遺財百
萬應歸孝緒孝緒一無所納盡以歸胤姊瑯琊王晏之母聞
者嘆異十餘歲隨父爲湘州行事不書官紙以成親之清白
性至孝既冠答父彥誠之曰願跡赤松於瀛海追許由於窮

谷庶保餘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
貧無爨僮僕竊鄰人樵繼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拆屋
而炊所居惟竹一叢而已 貧士傳
沈道虔少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與諸孤子弟共釜庾以捃
拾自資同捃者爭穢道虔悉以所得與之爭者媿恧後每事
輒云勿令居士知冬無複衣戴顒聞而迎之周以錢服及還
悉供諸衆無衣者鄉里少年相率受學道虔無食以立學徒
武康令孔忻之相與餽給受業者始得有成道虔年老菜食
恒無經日之儲而琴書爲樂以終

孟宗爲鹽魚司馬罷職還道作兩器鮓以奉母母曰吾老爲
母惟飲波水何吾言之不從也陶侃作魚吏以坩鮓餉母母
返書責之曰汝爲吏以物見餉非惟不能益吾反以增吾憂
晉顧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子度
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曰顧郎難衣食者
王修齡常在東山甚貧乏陶範爲烏程令以一船米遺之卻
不肯取直答云王修齡若饑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
奴 範小字 米胡奴侃第十子也 世說
車胤讀書於鼓樓山一日行藥夾得金於智井中求其主不

獲因集貧民百餘人於石室分與之至今其地有分金洞
或問殷浩曰將蒞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
臭腐故得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得錢而夢穢人以爲名言
范隆爲太尉常有所薦得美官者於閤中以金遺隆隆數而
責之其人已不知也謙不敢泄於父兄母弟隆曰神已知矣
其可取耶遂絕之 崔鴻前趙錄 已上兩晉
蔡興宗父廓罷豫章歸起二宅東宅先成以居兄軌子興宗
宅未立而廓亡後軌罷長沙還遺錢五十萬補宅興宗時年
十歲白母曰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價不宜受母悅而

還之軌慚謂其子詼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蓋其識力高卓自幼然矣 宋書

王曇首有識局喜愠不形於色兄弟分財惟取圖書生平手不執金玉婦女不得爲玩飾武帝嘗言此宰相才也文帝入纘大統曇首有佐命功將議封曇首曰豈得因國之灾以爲利巳兼任兩宮彭城王義康意怏怏曇首因乞吳郡帝曰豈有欲建大厦而遺其棟梁後以疾遜位未幾卒

江湛爲吏部尚書絕餉饋甚貧窶一日上召之値湛澣衣稱疾竟日衣乾始得赴牛餓馭人求芻湛良久曰可與飲 宋書

顧覬之吳郡人明帝時爲本郡太守性廉貞中子綽財甚豐廣貸責鄉里覬之禁不能得一日謂綽曰我嘗不許出責定思貧薄亦不可居民間與汝交關有幾不及我在郡爲汝督之將來豈可得凡諸券書何在綽大喜盡出諸券一大厨覬之乃悉燒之即宣語遠近負三郎責並不須還券書悉燒矣綽懊悵彌日 宋書

宋朱修之除荆州刺史力砥清節百城貺遺一無所受去鎮日計燈油鹽米費六十萬悉以私錢償之然刻核少恩其姊饑寒絕不顧姊爲設菜羹粗飯以激之修之曰此是貧家好

食卿飽餐而去 南史

謝宏微家本貧素而所嗣父混甚豐然絕無所預惟受圖書數千卷混本世宰相一門兩封田園萬頃跨會稽吳興瑯琊間而止二女宏微綜理其家即一錢尺帛無私入混長女適殷叡叡素好摴蒱宏微所不取叡恣取之至併奪妻妹所應得者内人悉化宏微之讓一無所競宏微舅劉湛嘗謂曰天下事亦應有裁檢卿一切不問何以居官 此是正論 宏微笑而不答或曰以謝氏世資充殷君一朝戲責亦何異棄物江海以爲廉宏微曰親戚爭財於事甚鄙内人尚能無言吾何可導之使爭且身死後尚能見謂否 南史 立意如此則世間名義一切事皆可委置不問不但財物而已即人生天地亦贅物也

宋王琨嘗爲廣州刺史廣故饒沃官其地者多致巨富相傳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琨獨無所取及罷任還孝武知其清問還資多少琨對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是帝嘉其不欺及順帝禪齊百官陪列琨攀帝輪慟哭曰人皆以壽爲懽老臣以壽爲戚既不能先驅螻蟻乃頻見此事百官皆爲雨泣 南史

宋孔顗字思遠骨鯁有風力居恒貧罄豐約不以關懷與吳
郡顧顗之並推清素顗弟道存從弟薇嘗請假東還載輜重
十餘船皆綿絹物顗見僞喜曰我比乏得此甚有用因命
搬至岸側既乃正色謂曰汝輩忝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耶
命燒盡去之後爲御史中丞日髮首緩帶而風氣清嚴三吳
豪宦莫不重跡屏氣嘗爲司徒左長史弟道存代顗爲江夏
內史時東土大旱米貴一升百錢道存慮顗甚乏遣使載五
百斛米餉之顗謂使曰我在彼三載去官日不辦有路糧郎
至未幾那能便得此米邪可載還吏乞此貨於之不聽乃載

米去

裴紹明在元徽中出爲長沙郡丞及罷任刺史王蘊之謂曰
卿清貧必無還貲湘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我不愛也昭
明曰身忝邸佐不能光益公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齊
武帝嘗曰裴昭明當罷郡還遂無宅我不讀書不知古人中
誰可比擬者昭明嘗言人生一身以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
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又何如一經故終身不事生産南史

褚淵字彥回少有清譽父卒悉推家財與弟澂惟取書數千
卷而已及爲吏部尚書有人求官袖金一餅因請求間出金

示之曰無人知者彥回曰卿自應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
得不相啟此人大懼收金而去彥回敘其事而不言其名時
人莫之知也宋書

南宋阮長之字景茂除臨海太守在官常擁破絮一生不侮
闇室南齊孔琇之亦爲臨海守在任清約罷郡時常獻乾薑
二十斤武帝以爲薄後知其清乃嘆息之

劉凝之字長年慕老萊嚴陵之爲人立屋野外非其力不食
元嘉中徵辟屢至皆不就臨川衡陽諸王屢遣使存問凝之
答書頓首稱僕不修民禮人或譏焉曰未聞巢許稱臣堯舜

時荊州饑衡陽王義季慮凝之餒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
錢至市門見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旋隱居衡山之絕
頂采藥服食終其身宋書

宋侯可字無可倜儻有氣節少與申顏爲友後顏病重千里
爲求醫未歸而顏卒目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且斂而侯至
撫之乃瞑顏無子不克葬可辛勤百營鬻衣相地卒葬之一
日可自遠歸家以竊告適友人郭行扣門曰吾父病醫索錢
百千賣吾廬而不可售可惻然計囊中裝畧當其數盡與之
關中稱賢

宋百年妻孔氏亦有高行百年卒於山中蔡興宗爲會稽太守餉米百斛孔氏遣婢詣郡固辭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已上皆劉宋

沈約少貧干求宗黨得米數百斛爲宗人所侮遂覆米而去及貴不以爲憾

庾杲之在齊武帝朝以左丞當侍出爲王儉衛軍長史時得入儉府者人謂入芙蓉池儉每謂人曰昔袁公作衛軍欲用我爲長史雖不獲就要是意向如是今亦應須吾輩人也乃用杲之杲之清貧自立每食惟剡韭菹瀹韭生韭諸菜或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蓋言三九云南齊書

齊高帝鎮東府時虞玩之爲少府猶躡屐造席帝取屐視之訛黑斜銳蒵斷以芒接之因問曰卿此屐已幾年玩之曰初釋褐時買之已著二十年矣貧士竟不辨易帝咨嗟久賜新屐玩之不受亦不延情此屐豈能没齒不易耶答曰賜出尚方恩華俱重但遺簪敝席古人惜之故不敢當帝善之南齊書

任昉字彥昇以文名世素清約無營其自郡還甚也登舟止絹七疋米五石衣不能全沈約遣裙衫迎之後復出守新安卒官惟桃花米二十石至不能殮遺誡勿以新安一物還闔郡痛惜武帝方於西苑食綠沉瓜聞訃輒投之盤悲不自勝因屈指曰昉少時常恐不滿五十今適四十九可謂知命哭之慟

南齊褚炫字彥緒以清簡爲舅王景文所重從兄褚淵每謂人曰吾家廉勝獨立始十倍我永明初爲吏部尚書門庭蕭索賓客罕至每出行左右捧黃紙帽箱風吹紙剝始至病無以市藥云

齊劉善明少立節行皆言在家當孝作吏當清已累歷州郡頗黷貨但恤恩怪而問之流涕答曰管子有云叔牙知我方寸亂矣豈暇爲廉蓋善家青州魏克青善明母在焉徙置代郡所得金錢盡以贖母及母至而清節仍峻及卒家無別儲惟書八千卷高帝聞其貧賜葛塘屯穀五百斛曰葛屯亦吾之垣下也南史

齊長城令何敬叔有廉聲誼嚴一介會歲饑夏至節忽牓縣門受餉數日中遂得米二千斛他物稱是乃悉以代貧民之不能輸租者南史

齊劉懷惠爲齊郡太守有餉新米一斛者劉出麥飯示之曰

食自論幸不煩此
南齊吳興太守張瓌以既封侯已有國秩不取郡俸高帝勅
上庫別藏俸以表其清又晉陸納爲吳興守至郡不受俸祿
頭之召拜左民尚書臨發止有被襆而已餘並封還官
張緒永明中爲太子詹事每朝見武帝必目送之時益州獻
蜀柳數株帝賞玩咨嗟久之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
年緒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談端坐或竟日不食門生意
緒饑爲之辦餐然未嘗求也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饑疲見者
肅然如在宗廟終日與居卒莫能測焉死之日室無宅營殯

遺命靈上置杯水香火不設祭從弟融事緒如親兄時齎酒
於緒靈酌飲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
襄陽齊世隆字彥緒盛事墳典安貧守分張緒曰觀君舉措
當以清名遺子孫耶答曰一身之外復何所須子孫不才將
爲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注漢韋賢字長孺子玄成字少翁俱以明經位至丞相諺云遺子黃金滿籝不如教子一經
甄法崇之孫彬有行業鄉黨稱善嘗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
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金五兩彬急送還寺庫道人
願以半爲報彬笑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耶卒

梁彬參軍益州將行同列五人武帝皆戒以廉慎至彬獨曰
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以此言相勵由此名德益彰南史
何公爲揚州日親戚有藝者乞數萬錢而帳下無有揚州舊
有廩米以賑貧寡乃有千餘萬斛虞存爲治中見何公道帳
下空索求糴此米付帳下何公曰次道何充字義不共孤寡
爭粒其取予不苟如此
韋夐字敬遠志尚簡澹前後十徵辟皆不應所居宅枕帶林
泉對岸琴書蕭然自樂順帝敬慕爲詩詒之夐答願朝謁帝
甚喜勅有司日給何東酒一斗號之曰逍遙公武帝嘗賜縑

帛甚盛夐惟取一疋孝寬貽以馬夐笑謂曰古人不棄遺簪
敝履恐與之同出不與同入也卒乘舊馬以歸
齊周洽常歷句容曲阿上虞吳令廉約無私卒於都水使者
無以殯殮吏人爲買棺器武帝聞而非之曰洽累歷名邑而
居處不理遂坐無毛死合史衣棺之此固宜罪貶無論褒恤
乃勅不給贈賜北海曹昇官至黃門郎散騎常侍國子祭酒
而不營家以餓卒於鄴時人傷嘆之豎儒將身任天下之重
此一身不自樹立至不免以生死託人人固何賴焉
蕭坦之剛狠而專愎倖長而憎之東昏因遣黃文濟將兵圍

坦之宅殺之并其子賞坦之從兄翌宗爲海陵太守未發坦之謂文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無他文濟曰海陵宅在何處坦之以告文濟自東昏仍遣收之檢其家至貧惟有質錢帖數百還以啟帝原其死繫尚方此與楊氏癡壻皆以貧赦其死者也貧亦何憎於人哉已上皆南齊

梁江革少孤貧嗜書力學王融謝朓皆重之朓嘗過候革會寒雪甚革敝絮單席而學不倦朓嗟嘆良久爲脫所著襦又手割半氊與充臥具而去後歷八府長史四王行事三爲二千石而家徒壁立行李蕭然嘗自會稽還都乘一舸舸艑偏

欹或請以輜重近輕艚革無物令就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南史

梁徐勉雖居顯職而不營生產家無餘貲門生故舊爲言則答之曰人遺子孫以財吾遺之清白嘗爲書誡其子語甚長中云吾清明門宅西邊既施與宣福寺不復方幅意謂亦逆旅舍耳何事須華嘗怪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貴相繼迨其死矣知是誰室又云近修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貲其中所須不少郊閒之園遂貨韋黯獲百金成就兩宅今已消半尋園價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桃李茂

密桐竹成陰華樓迥榭稚有臨眺之美孤峯叢薄不無糾紛之興瀆中並饒荷芰湖裏殊富蓮菱雖云人外城闕密邇韋生欲之亦粗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吝心蓋是事意所至㣲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爲天地物今爲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今爲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南史

梁天監中范岫官祠部尚書秩金紫岫初仕齊以文學爲沈約推引岫文不逮約而名行過之其外祖顏延之見岫於少時歎曰爲中外之寶蔡興宗爲荊州岫主簿興宗疾將革知其貧遺旨特賜錢三十萬岫固辭拒之先爲長城令時有梓

材巾箱後返數十年屢歷貴顯而不易其在晉陵惟作牙管筆一雙猶以爲費太侈云南史

蔡撙字景節口不言錢爲郡不飲郡井齋前自種白莧紫茄以爲常餌性方嚴在梁武帝帝嘗設大臣餅撙在坐帝頻呼姓名撙竟食餅不答帝覺其負氣乃改喚曰蔡尚書撙乃放箸執笏對曰爾

梁王僧儒爲南海太守前郡守市土物要利數倍僧儒並無所取嘆曰昔人爲蜀郡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者不在越裝視事二年聲績著聞

梁東陽守何遠性耿介無私曲疾強富如仇視貧細如子篤
武昌守杜絕交游餽遺秋毫無受每食不過乾魚一片而已
孔奐字休文爲晉陵守清白自將秩俸分贍孤寡號曰神君
虞愿爲晉安太守有善政郡出髯蛇可製藥有遺愿蛇者愿
不忍殺放之山山去郡二十里越一宿蛇復還愿復放之四
十里外亦復還海邊有越王石嘗隱雲霧相傳云惟清廉太
守得見愿往觀風日清朗稍彥回嘗詣愿見其所臥床積塵
寸許惟置書數帙嘆曰虞君之清乃至此令人掃地拂床而
去

何遠字義方仕梁歷武昌宣城東陽諸郡所至以廉著武昌
俗皆汲江水盛夏患水溫每以錢買人井寒水不取錢則連
水還之他事多類此故清爲天下第一後得罪後除武康令
太守王彬巡屬縣諸屬皆盛供張以待武康惟設粮水而已
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鵝彬笑謂曰卿禮過陸納將無爲
古人所哂乎

梁顧協張永外孫也嘗從遊虎邱永撫協曰兒何戲協對曰
正欲枕石漱流耳永嘆曰顧氏必興於此子及長清介有志
操仕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身上襦遺之竟
不敢有一門生畏其廉不敢厚餉止餉錢二千協怒杖之二
十自是遂絕餉餽 梁書

梁沈瓚之性疎直爲丹徒令以清介不事左右請言日至遂
鎖繫尚方嘆曰願一見天子足矣上召問曰復欲何陳答曰
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清何故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
要人爲誰瓚之以手版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上知其
無罪重除丹徒令入縣界吏人候之謂曰我今重來當以人
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 南史 已上皆梁

徐陵仕陳以吏部尚書領大著作清簡無營所得俸賜隨入

隨散食建昌戶戶送米至陵悉召宗戚貧乏者取之數日而
盡府寮怪問之陵曰我有車牛衣裳可賣他家有可賣否 南
史

陳姚察字伯審歷度支吏部二尚書門無私餽一門生知其
介爲送南布花練 音蕻綌屬 各一端察謂曰吾所衣止麻布
蒲練此物於我無用門生復婉辭請察色驅之自是餉遺遂
絕 南史

歐陽頠在嶺南交州刺史袁曇緩密以金五百兩寄頠令以
百兩還合浦太守龔爲四百兩付兒智矩餘人弗知也頠尋

爲蕭勃所破貲財並盡惟寄金獨存時曇綬已卒而頗並依
前約還之時推其重然諾陳書
查道性至孝母卒遂遊五臺將祝髮爲僧一夕雷震破柱道
坐其下了無怖寺僧異之勸以仕端拱初舉進士高第嘗知
虢州出按部路側有佳棗從者摘以獻道爲計直掛錢於樹
而去若恒蔬食或日止一食終日默坐嘗夢神人謂曰汝位
至正郎壽五十七而享年乃六十四論者以爲積善所延云
以上皆陳
隋開皇中以史萬歲南征滇南蠻夷皆降師還復叛蜀王秀

奏萬歲貪賂致至邊患萬歲以罪廢乃以梁毗爲西寗州刺
史蠻夷酋長皆以金多者爲豪遞相攻奪略無寧歲毗患之
後諸酋相率以金遺毗毗置金坐側對之慟哭曰此物饑不
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殘何爲今將此來欲殺我耶
無所取蠻酋大悅南雲志畧
房彥謙爲涇陽令所得俸錢皆以周恤親友嘗顧其子玄齡
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淸白耳
隋李士謙富於財躬處儉約性好賑施値歲儉出粟千石貸
鄉人明歲復不登謙對衆焚其劵曰債已畢矣比大稔共償

之不受凡前後粥餓者瘞死者救濟甚普或曰子陰德矣矣
士謙曰陰德猶耳鳴惟己知之子今既知詎足爲德耶
趙軌少厲行檢夙以淸苦聞隋文帝時爲齊州別駕課最徵
入朝父老相送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故不
敢以壺漿餽公淸若水請酌水一杯爲餞軌受而飲之軌先
在州所居東鄰有桑椹落其家軌令悉拾歸其主仍誡子曰
吾甯以此求名意非機杼間物不願侵人耳隋書
樊子蓋字華宗煬帝以爲武威太守以善政聞帝問曰人道
公淸果如此不蓋曰臣安敢言淸只是小心不納賄耳乃賜

口味百[illegible]斛子蓋辭曰臣願常奉丹陛帝曰公侍朕則一人
而已委以四方則萬人之敵也後陪宴積翠池帝親以金盃
屬賜子蓋酒曰良算嘉謀俟公後動卽以此盃賜公用爲永
年之瑞以上皆隋
紀昭字嗣先燉煌人辟州主簿志在興枉申滯人有夜中投
昭黃金者昭責而遣之前涼錄
孟信事魏孝武爲趙平太守絕餽遺茹苦良久山中一老人
忽以犢酒餉信和顏勞之曰吾至郡來無人以一物見遺今
卿獨有此餉念又茹菜欲爲卿受一犢釀酒吾自有不能耕

費也於是乃自出酒以鐵鐺溫之出蕪菁葅爲脩而別以一鐺偕老人令各自斟酌申酬酢之意老人再拜劈犯進之酒盡別去信去官後居貧無食家惟一老牛其兄子賣之以供薪菜券既立信適從外至問故知其賣也因告買者曰此牛先有病小用即發君勿買杖其兄子二十買者不安謂曰但見與亦未必須其力信必不許其人乃文帝帳下人帝聞爲之嘆美擢舉太子少師 北史

後魏自太和遷都後國家殷富庫藏盈溢錢絹露積於廊廡間不可校數太后賜百官負絹任意自量朝臣莫不稱力而去惟章武王融與陳留侯李崇負絹過任蹶倒傷踝太后即不與之令其空出時人笑焉崔光只取兩疋太后問曰侍中何少對曰臣有兩手惟堪兩疋所獲多矣 本不欲取又不形人之短 朝貴服其清廉 洛陽伽藍記

趙柔字元順嘗在路得人所遺金珠一貫價直百縑柔呼主還之 後魏書

南北朝魏崔挺爲光州刺史有掖縣老人自言嘗使林邑得美璧藏之海島垂六十年今逢明政願奉之挺不受及代去老幼追送縑帛亦卻之

後魏常景爲秘書監性清儉衛將軍琛等七人各出千錢爲買馬

崔光韶天性方嚴至人倫名教得失之界確然不以一毫假人家足於財而任儉尚人或非之然其家財皆弟光伯所營光伯亡遂悉焚券河間邢子才曾貸錢數萬後送還之光韶曰此亡弟相貸僕實不知竟不納 魏書

北魏豫章文獻王嶷性仁讓廉儉不以財賄爲事齋庫失火燒荆州還資評直三千餘萬主局各杖十數而已疾篤遺令諸子曰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貧富此自然之理無足以相陵侮也卒之日第庫無見錢上敕月給嶷第錢百萬終上之世乃省 北魏

魏裴潛爲兖州刺史嘗作一胡床及去留挂於官第

後周裴俠字嵩和除河北郡守愛民如子惟食菽麥而已人歌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爲世規矩常與諸牧守同謁周文文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爲天下最衆中有如俠者可出與俱立衆默然無敢應者朝野號爲獨立使君已遷民部中大夫姦吏侵沒倉儲千萬俠至盡發之尋又遷工部典錢物李貴日於府中悲泣或問故答曰官

物多費用裴公清嚴懼不免耳俠尚許其自首貴乃首陳費錢至五百萬云周書

從周後僞寬雅有識量令家人賣物僕剩絹五疋僞知謂曰惡木之陰不可暫息盜泉之水無容假飲得財失行吾所弗爲必訪主還之周書

北史王思政都督荊州刺史嘗命都督藺小歡督工匠繕修城塹掘得黃金三十斤夜中密送至旦思政召佐吏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送上周文嘉之賜錢二十萬大思政廉矣然送上不若惠下盡錄之州藏乎其賜錢亦當辭不

然是真償也元廉希憲行北京行省事朝廷降鈔買馬六千五百希憲遣買於東州得羨馬千三百希憲曰上之則若自衒郤與他郡之不及者以其直還官此於名利俱不負真不媿乃姓矣

東魏時河南太守趙郡李顯甫喜豪俠集諸李數千家於殷州西山方五六十里居之顯甫卒子元忠繼之家素富多出貨求利元忠悉焚券免責爲鄉閭推重先爲光州刺史州大饑元忠表求賑詔聽發倉粟萬石元忠曰以萬石給計家不能升斗於事何濟徑出十五萬石賑之而以身待命魏孝明

時盜賊蠭起清河五百人西戍還經趙郡以路梗投元忠奉絹千疋求爲導元忠爲受一絹殺五牛食之遣奴導行謂曰若逢盜但道李元忠遣奴如其言賊皆避舍及葛榮起元忠率宗黨作壘自保坐大槲樹下前後斬違命者凡三百人賊至元忠輒擊却之葛榮曰我自山中至此連爲趙李所破何以能成大事乃悉衆攻圍執元忠以隨軍及爾朱榮平賊就拜南趙郡太守好酒無政績及爾朱兆弒敬宗元忠棄官歸謀起兵討之會高歡東出元忠迎而說之歡因建義元忠卒時僅米三石酒數斛書籍藥物充滿篋架而金蟬貿絹始衒

殮焉

袁聿修字叔德於素流中最有規檢常奉命巡省校官人得失經兗州邢邵時爲刺史以一白紬將欵聿修郤之書云多言可畏譬之防川願得此心不貽厚責邢亦忻然報書云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間然兄昔爲清郎今爲清卿矣蓋聿修先在尚書不受升酒之餽人稱清郎云北齊書

石曜爲黎陽郡守甚清介時有斛律武都者以皇后兄出刺兗州所過令丞以下動歛數千匠遣之及至黎陽或諷曜曜手持一縑爲餉仍謂曰此是老石機杼間物聊用將意吏民

之物毫不敢取也武都笑而不責北齊書

北齊蘇瓊守清河六載郡絕餉餽有郡先達趙穎年八十五月獻園瓜一雙恃老苦請瓊免留置梁上終不割人聞受穎瓜競獻新果至門知穎瓜猶在梁上相顧而去有沙門入謁意在理債瓊竟日與之談玄沙門無從啟白弟子問故沙門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去何由得論地上事耶遂焚其券

北齊彭城王浟自滄州召還父老相率具饌曰殿下惟飲此鄉水未食百姓食聊獻蔬浟重其意爲食一口

北齊李稚廉少而寡欲爲兒童時初不從家人有所求諸叔以金寶授之終不取強付輒擲之地兄齊州刺史義深以其貴稚而廉遂名曰稚廉後爲南青州刺史主簿徐乾富而暴橫歷政不能禁稚廉初至因其有犯收繫之乾密通疏奉黃金百鋌奴婢二十八稚廉不受遂殺之北史

梁亡陸法和入齊文宣甚奇和術備三公鹵簿於城南逆之及至不稱官爵不稱臣但云荊南居士文宣宴和賜錢百萬物千段甲第一區田一百頃奴婢二百人其徒屬宴賜各有差法和盡放奴婢曰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日畧盡以賜第

營寺自居一房與凡人同一日無疾而告弟子死期至然香禮佛坐繩床終洛畢將殮尸縮小止三尺許文宣後令開棺視之棺已空矣

鄴國志云蘇秦宅在洛陽舊仁和里後魏尚書高顯業居此每夜見赤光掘之得金百斤有銘曰蘇家金業爲之造寺吾謂造寺不若以此金濟貧苦也

錢神誌卷七

明躬第十一　　　　　　　　　　　　　李世熊元仲父著

唐隱太子以書招尉遲恭贈金器皿一車辭曰臣豈敢當賜世民謂恭曰公心如山岳雖積金至斗豈能移之

李元紘曾祖粲姓丙以隋衛帥自歸封應公賜國姓父道爲宰相有清節元紘亦如之未嘗改治第宅僮馬敝劣得賜物一則給親族初爲司戶參軍時太平公主勢震天下與民競碾而訟元紘判還民州長史趣改之紘署判後曰南山可移判不可改擢京兆尹累遷吏部侍郎尋拜相峻崖檢抑奔競家無留儲宋璟以比季文子焉

唐時南海淡菜蚶蛤有歲貢孔戣以爲自海抵京水陸煩費歲積錢至四十三萬人奏罷之會嶺南帥闕帝謂裴度曰向論歛南海進蚶菜者爲誰今安在度曰祭酒戣也即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戣至免屬州逋負十八萬緡米八萬斛黃金稅歲八百兩嶺南守宰俸薄又不以時給吏得藉口爲貪暴戣乃倍其俸而料俸外取索者必以法繩之由是吏自重愼法始番舶至泊步有下椗稅有閱貨宴所餉皆珠犀珍異戣絶不受海商有死者官籍其貨滿三月無妻子詣請則沒官戣念海道往復以歲計有左驗不爲限悉推與之戣未及年而請老以禮部尚書致仕子遵孺溫裕皆以學至大官

唐德宗謂陸贄曰卿清愼太過諸道餽遺一皆拒絶恐事情不通鞭靴之類受亦無傷贄奏曰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遂至金玉　效公年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詞科調鄭尉罷時歸壽州刺史張鎰有重名贄往見語三日鎰奇之請爲忘年交將行餉錢百萬曰請爲母夫人壽贄辭爲受茶一串曰以識公意蓋公自少年爲小官已立節如此矣　唐書

鄭綮初爲廬州刺史黃巢掠淮南綮移檄請無犯州境巢讀檄笑爲之歛兵州獨完僖宗嘉之賜緋魚歲滿去嬴錢千緡藏州庫後他盜至終不犯鄭使君錢及楊密爲刺史送錢至京還綮　史稱綮爲相人皆駭笑有政績如此何駭笑之有甚矣人之難知也

陽城居官常以木枕布衾質錢人重其賢爭質之每約二弟吾俸入可度月食米幾何薪菜鹽幾錢先具之餘悉送酒家服用無羸副客或稱其佳可愛即與之有陳萇者候其得俸每往稱錢之美乃月有獲其謫道州也月俸僅取足餘則官

貽之令日炊米二斛熙一大鬵置甌杓道上以食行人之不能食者微時嘗絕糧遣奴市米奴以易酒醉臥於道城怪徃迎之奴未醒躬負以歸及覺引咎城曰寒而飲何咎山東節度府高其誼遣使遺五百縑且戒勿反城固辭使者委而去城緘置之會里人鄭俶貧不能葬城遂舉縑與之其獨行多類此 唐書

宋璟判廣州最清苦比還去廣人立碑頌璟璟上言臣之治績緡幷氊車子一乘亦近千緡使者未敢遽送乃於宅門候候累日有緣輿自宅出從婢二人皆青衣襤褸問何人曰相

公夫人使者遽歸以白師古師古乃折其謀終身不敢失節 莫道有體無用

鄭餘慶清儉有重德一日忽召親朋官數人會食衆皆驚朝僚以故相望重皆凌晨詣之至日高餘慶方出閑話移時諸人皆枵然餘慶呼左右曰處分厨家爛蒸去毛莫拗折項諸人相顧以爲必蒸鵝鴨之類逡巡舁臺盤出醬醋亦極香新良久就餐每人前下粟米飯一碗蒸胡蘆一枚相國餐美諸人強進而罷 盧氏雜說

韋旻卿爲吏部侍郎時從弟執誼在翰林嘗受賕爲人求科第旻卿不應執誼乃出金納旻卿懷中旻卿驚曰吾與若賴先人遺德致名位及此顧當若是哉攘袖而去執誼大慙 唐書

牛僧孺素爲穆宗所知初韓宏之子右驍衛將軍公武爲其父謀以財結中外及公武卒宏繼殁稱孫紹宗嗣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上憐之盡取宏財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多納宏貨獨朱句細字曰某年月日送戶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上大喜以示左右曰果然吾不謬知人遂以僧孺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李汧公勉年少貧苦天寳中有一書生旅次宋州與公同店不旬日書生疾作遂至不救臨絕語公曰某家住洪州將之北都不足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爲溢辭徒成貢諛者欲釐正之請自臣始此眞清畏人知者也

李素立徙蒲州刺史將行還所餘儲幷什器於本州韜閣書就道

賈敦頤爲滄州刺史在職清潔每入朝盡室而行惟徹車一乘羸馬敝疋羈勒有缺以繩爲之見者不知爲刺史也 白帖

姚璹遷益州刺史初蜀吏貪暴璹擿發之無所容貸武后降

詔獎慰因謂左右曰爲二千石淸其身者易使吏盡淸者難
惟璹兼之

王凝爲商州刺史州有冶賦羨銀一無所取惟市馬以供
驛用

陸長源爲汝州刺史率易無威儀而淸白自將及去汝州送
車二乘曰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吾媿不及先
人矣

馮立拜廣州都督前後牧者多以黷貨致蠻夷怨叛立至衣
食取給而已嘗至貪泉嘆曰此豈隱之所酌耶吾雖日汲此
水容易吾性或遂極飲而去

尚書左丞李廙有淸德其妹劉晏妻也晏方秉權嘗造廙延
至寢室見其門簾甚敝乃令人潛度廣狹以麄竹織成不加
緣飾將以贈廙三擕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國史補

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爲相未敢失禮乃命一幹吏寄錢數
千求官於此得疾且死命也因出橐金百兩遺公曰某之僕
使無知者有此足下爲我畢死事餘金奉之李公許爲辦事
及禮畢置金於墓中而同葬焉後數年公尉開封書生兄弟
齎洪州牒來至宋州知李爲主喪事專詣開封詢公公請假
至墓所出金以付焉後爲嶺南罷鎮歸行到石門停舟悉搜
家人所畜犀象投江中而去曰毋令吳隱之笑我公子兵部
員外約嘗江行與一胡商舟檝相次商胡病固邀相見以二
女託之皆絕色也又遺一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約數
萬悉籍其數送官而爲二女求配始殮商胡時約自以夜光
含之人莫知也後商胡有親屬來理資財約詣官司發掘驗
之夜光果在其父子潛德密行如此足以泣鬼神矣韓子謂
死者復生生者不媿而後爲貞此其人哉

崔樞應進士客汴半歲與海賈同止賈疾既篤謂崔曰荷君
見顧不以外夷見忽今疾勢不起番人重土殯脫歿君能終
始之乎崔許之賈曰某有一珠價萬緡能蹈火赴水至寶也
敢以奉君賈遂卒崔曰吾一進士巡州邑以自給奈何忽畜
異寶伺無人置於柩中瘞之阡陌後一年崔遊亳州番婦自
南來尋故夫幷勘珠所在陳於公府乃於亳來追捕崔曰倘
奄窆不爲盜發珠必無他遂開棺得珠汴帥王彥謨奇其節
欲命爲幕崔不可明年登第竟主文柄有淸名 代醉編

藍田即墨人官御史有同鄉人寄以橐裝人無知者其人舉
家歿於江田召其從弟還之封識如故

杜太保佑大歷中有故人遺黃金百兩後三十年爲淮南節
度使其子來投佑取黃金還之封緘如故唐語林
唐玄宗時監察御史杜暹因按事至突騎施突騎施饋之金
暹固辭左右曰君寄身異域不宜逆其情乃受之埋於幕下
出境移牒令取之虜大驚度磧追之不及及安西都護闕或
薦暹往使安西人服其清慎
張嘉貞爲工部尚書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嘉貞曰吾
貴爲將相何憂寒餧若其獲罪雖有田宅亦無所用比見朝
士廣占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爲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

也聞者是之
王方慶武后時累遷廣州都督南海歲有崑崙舶市珠琲前
都督路元叡冒取其貨舶首不勝忿殺之方慶至秋毫無索
部中首領詣府訴府曹素有相餉方慶約官屬不得與交通
議者謂其治廣第一詔賜瑞錦雜綵以表善政
李尚隱遷廣州都督及還人或裒金以贈尚隱固辭之曰吾
自性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竟不納舊唐書
郗士美充昭義節度使自李抱真以來爲節度者皆武臣私
厨月費米六千石羊千首酒數千斛潞人困甚士美至悉罷

之出廩錢市物自給
李畬爲御史臺中送祿米到宅其母遺量之贏三石問其
故曰御史例不槩又問車脚幾錢答言御史例不還脚錢母
怒送贏米及脚錢內責畬諸御史皆有慚色唐書
唐崔元暐爲軍校員外郎其母盧氏誡之曰吾見辛玄馭云
兒子從官者聞有人來云貧乏不能自存此是好消息聞云
財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是惡消息吾嘗重此言今坐食俸祿
若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特加修潔勿累吾此意也山堂
肆考

陶季直四歲祖父以四函銀列置前令諸孫各取一季直獨
不取曰若有賜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孫世說
郝處俊甫十歲而孤故吏歸千縑賻之處俊不受已上兩小
兒剛婦人可爲百世之師矣
唐蕭倣在南海地多穀紙倣勅子弟繕寫缺落文史子廪曰
家書缺者誠宜補葺然此去京師水陸萬里不可露齎當須
篋笥人觀兼乘謂是貨財古人薏苡之嫌足爲深戒倣曰吾
不之思也廪與吳祐千載同心矣北齊郎基語人曰任官之
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事惟頗令寫書潘子義遺基書

云在官爲書亦是風流罪過其答書云觀過知仁斯亦可矣子衆之見亦猶乎廪與祜也

唐杜暹明經擢第補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萬番贈之止受百番衆歎曰此與昔清吏受一大錢者何異哉時號百紙參軍

唐李白爲虞城令官宅舊井水濁而味苦下車嘗之莞爾笑曰我苦且濁是符吾志遂汲不敢變爲甘泉爲邑储東有三柳往來憩之行路勿剪比之甘棠

唐何易于爲益昌令民有死喪不能具薤者以俸金勅吏爲辦之

唐裴景升爲尉氏尉考滿刺史皇甫亮曰裴尉苦節若是豈可使無上考選司何以甄録也爲之詞曰考秩已終言歸有日千里無代步之馬三月乏聚糧之資食惟半菽室如懸磬清心苦節從此可知不旌此人無以激勸

唐王郎致仕所守清約不通餽遺室廬童騎皆敝隨帝嘆其古人之節給全祿以旌潔吏

唐翟詵休日登樓見人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參軍裴寬居也吏與偕來詵問狀答曰寬居義不以苞苴汚其家適有人以鹿爲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詵嗟異乃引爲判官

有以書遺褚遂良者遂良止納一卷其人曰是書貴千金何取之廉答曰審爾此爲多矣更還其半

唐張道原拜大理卿何稠得罪籍其家屬賜羣臣道原曰禍福無常安可因己之泰利人之否取其子女以爲僕妾豈仁者之心皆捨之一無所取更資以衣食遣之孔帖

唐宗室榮懸岳州別駕人遺以金拒而不納武后曰吾家千里駒也改名千里

柳元景爲尚書令守園人賣菜得錢三萬送宅元景曰種菜以供啖耳復奪百姓利耶乃以錢別乞守園者

畢相誠家本寒微咸通初其舅尚爲太湖縣伍伯誠深恥之常使人諷令解役爲除官反覆數四竟不從命乃特除選楊載爲太湖令囑爲舅除猥籍準送入京楊到任具達誠意伍伯曰某賤人也豈有外甥爲宰相耶楊堅勉之乃曰某每歲秋夏恒享六十千事例錢苟無敗缺終身優足不審相公欲除何官楊乃具以聞誠亦然其言竟不奪其志但月人曰夫緼袍不恥賢者尚以爲難若伍伯宰相各地淵霄艶仰不到夢寐忽以甥舅之緣勤相推解雖徑托肺腑不謂攀援乃此人視宰相如異代之官判甥舅如冰炭之別享譸例錢褡

妒鐘鼎此五百年間生之伍伯也
吳叔治修戛月納凉門外時聞桐樹下有琴聲後一胡請以五百金買此樹叔治曰金欲得耳第吾自以口就食郎見此樹今何忍伐之後叔治出爲北海主簿歸已爲族人賣去久之胡以二琴至示叔治一曰陰姬一曰陽娃不加少漆斲磨光亮其文宛然各有仙女弄琴之狀云凉天月夜不鼓而自鳴請留其一以一相報叔治拒而不納
仲廷預爲蜀嘉王授教諸子雖通墳典門下亦未甚禮時方凝寒王以舊火爐送學院廷預方獨坐太息以筯撥灰得金筯一雙遽求見王王意其有求也勉强見之廷預乃出筯陳其本末王曰吾家失此物已十年吾子得之還以相示眞有古人之風乃厚贈之薦授崇州録事叅軍王繼編事
唐崔出郢爲虢州觀察使先是上供財乏奪官俸助輸歲率八十餘萬郢曰吏不能贍私安能恤民吾不能獨治安得徒自封邪卽指府中常費代輸
唐衛次公爲陝虢觀察使蠲横租錢歲三十萬
崔蠡知制誥日丁太夫人憂居東都里第時尚清苦四方寄遺茶藥而已故朝賢家不異寒素雖名姬愛子服無輕細崔

公卜兆有期居一日宗門士人有謁請於蠡者閽吏拒之曰公居喪未嘗見他客乃曰某崔家宗門子弟又知尊夫人有卜遠之日願一見公公延入與語直云知公居縉紳間清且約太夫人喪事所需不能無費某辱孫姪行又貲用稍給願以錢三百萬濟公大事蠡見其慷慨深竒之但嘉納其意終郤而不受此人調舉久不第亦頗有屈聲蠡未幾服闋知貢舉此人就試蠡第之爲狀元衆頗驚異謂蠡之主文以公道取士崔之獻藝由善價成名一第則可矣首冠未爲得以是人有詰蠡者答曰崔某固是及第人但狀頭是某私恩所致耳具以前事告之於是中外始服名益重焉
郭元振年十六入太學薛稷趙彦昭爲友時家寄錢四十萬以爲舉糧會有縗服叩門者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卽命以車一時載去畧無留者亦不質其姓氏深爲薛趙所誚元振怡然曰濟彼大事亦何誚焉其年糧絶竟不成舉
唐書載元振爲通泉尉前後掠賣所部子女千餘以遺賓客百姓苦之武后聞而籍其家惟有書數卷后令問其貲財所在皆以濟人爲對於是竒而免之後爲凉州都督路不拾遺諸番聞風咸請朝獻

裴寛罷郡西歸汴流中日晚維舟見一人坐樹下衣服極敝因命屈之與語大竒之遂爲見知曰以君才識必自當富貴何貧也舉船錢帛奴婢悉既之客亦不讓所惠語訖上船奴婢偃蹇者輒加鞭撻裴公益竒之其人乃張徐州也（幽閒鼓吹）

嚴震鎮山南有一人乞錢三百千去就過活震召子公弼等問之公弼曰此患風耳大人不足應之震怒曰爾必墜吾門只可勸吾力行善事奈何勸吾悋惜金帛且此人不辨（不辨猶云不相識也）向吾乞三百千的非凡也命左右准數與之於是三川之士歸心恐後亦無造次過求者

鄭太穆郎中爲金州刺史致書於襄陽于司空頔曰閤下爲南溟之大鵬作中天之一柱騫騰則日月暗搖動則山嶽頽真天子之爪牙諸侯之龜鏡也太穆孤幼二百餘口饑凍兩京小郡俸薄衣食不給乞賜錢一千貫絹一千疋器物一千兩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樹一葉之影即是濃陰減四海數滴之泉便爲膏澤于公覧書亦不嗟訝曰鄭使君所須各依來數一半以戎費之際不全副其本望也又符載居匡廬遣三尺童子齎數尺之書乞買山錢百萬遂與之仍加紙墨衣服等但月人曰吾聞造物美利非濟窮乏即養賢才鄭太穆官爲刺史自足養廉符載交遊州鎮名足潤身非貧也乃鄭則丐求錢絹奴婢詞牘悲哀生平行檢蔑裂可知符載在唐詩文纖陋無可誦傳浮聲吹嫋遂傾俗耳文曰買山資同行乞擕其數尺之書必辨十甲之顔也今以百萬千萬有用之金錢濫施寡廉鮮恥之士大夫與擲流委壑何殊直是暴殄天物耳謂之大度好施可乎

澠池道中有車載瓦甕塞於隘路屬天寒冰雪峻滑進退不得日向暮官私客旅群隊鈴鐸數千羅擁在後無可奈何有客劉頗者揚鞭而至問曰車中甕直幾錢答曰七八千頗遂開囊取縑立償之命僮僕登車斷其結絡悉推甕於崖下須臾車輕得進羣噪而前（國史補）

王義方初拜御史置一第愛庭中青桐樹復召主人曰此佳樹得無欠償乎又與之錢四千

鄭宏守陽羨縣民有弟用兄錢者爲嫂所責未還之嫂詣宏宏爲叔還錢兄聞之悔愧自繫於獄遂遣婦齎錢還宏宏不受也（會稽典錄）

陸龜蒙姑蘇家門有一巨石乃遠祖績吳嘉禾初爲鬱林守

罷歸無裝舟空難以越海乃取一石以壓舟人號鬱林石又
洪規爲會稽守罷歸無資人不知其清以船載黃土而歸
唐李望暇日讀夢書有曰夢蛇夔糞者獲財因以銘之曰財
貨將至夢厭可尋或穢或虺乃玉乃金穢可親歟虺可玩歟
敢獻斯銘以激貪夫出山堂肆考
賀知章嘗謁賣藥王老問黃白術持一大珠遺之老人得珠
即令易餅與賀食賀心念寶珠何以市餅而口不敢言老人
乃曰慳吝未除術何由成已上皆唐
後梁時吳以徐知誥爲執政知誥悉反知訓所爲悉蠲天祐
十三年以前逋稅餘俟豐年乃輸之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
畝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宋齊邱說知誥以爲錢非耕桑
所得今使民輸錢是教民棄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自餘稅
悉輸穀帛紬絹疋直千錢者當稅三千或曰如此縣官歲失
錢億萬計齊邱曰安有民富而國家貧者耶知誥從之由是
江淮間曠土盡闢桑柘滿野國以富疆按齊邱輕佻褊躁本
非端士如此識見又不當以人棄言矣
鄭遨字雲叟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下已亂飄然有遁
世之志乃棄妻子入少室山爲道士遨嘗與李振善振仕梁

貴顯將祿遨遨不顧已振得罪南竄遨徒步千里往視振士
論益高之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爲侶遨種田隱之賣藥道
殷有釣魚術釣而不餌又能化石爲金遨驗其然而不之求
也節度使劉遂凝數以寶貨遺之遨一不受時目爲三高士
五代史
溫璉與馮道幼相善經兵亂有賣漆燈椀者璉以爲鐵也遂
數錢買之累日家人拂拭乃知銀也大小欣喜惟璉憫然曰
非義之物安可寶之遂訪其賣主還之主亦不受璉固還之
乃拜受而去別賣五六萬錢將其半謝璉璉終不納遂施寺
飾佛龕祝璉壽后璉官至尚書侍郎見劉氏耳目記夫璉固
難能彼賣者亦非常人也但施於僧寺孰與施諸顛連無告
者乎
後唐明宗遣吏部侍郎張文寶泛海使杭州船壞風飄至天
長吳主厚禮之資以從者儀服錢幣數萬文寶獨受飲食餘
皆辭之曰唐朝與吳人不通問今既非君臣又非賓主若受
此物何辭以謝吳王嘉之竟達君命於杭而還
郭崇韜初收汴洛頗通賂遺親友或規之崇韜曰余備將相
祿賜巨萬何愛於此但僞梁之季賂賄成風今西方侯藩多

南唐近事

許規好道家言羇旅宣歙間聞旁舍呻吟就訊之曰我某郡人也察君長者且死願以骸骨屬因指橐中黃金十斤曰以是交長者規許諾散負其骨千里并黃金置死者家其父驚媿因獻金如亡兒言以為許君壽規不顧竟去聞者稱之子逖事李後主為監察御史亦有清節後仕宋南唐書

南唐魯崇範寵薪不屬而讀書自若烈祖初建學校典籍多闕旁求諸郡崇範雖窶九經子史世藏於家刺史賈皓就取進之薦其名不報皓以已緡償其直崇範笑曰墳典天下公器世亂藏於家世治藏於國其實一也吾非書肆何估直以償耶卻之皓謝曰俗吏溷以遺先生盍不然何以見高義會皓赴闕表薦崇範召試東宮授太子洗馬復守廉儉惟食月俸其餘四時錫賚非次優與拜而弗取悉頒諸親舊之貧者南唐書

南唐馬文義以蔭授千牛備身既下建州將吏皆入府庫爭取金貝文義獨收民籍歸朝故建雖經亂而民皆安堵文義與有力焉遷讚善大夫卒妻朱氏大將軍業女也賻贈一無所受蓋其廉如此故能率其妻如此南唐書

梁舊將皆吾射鉤斬袪之人也一旦革而化為吾人堅拒其請得無懼乎吾特為國家藏之私室耳及將祀南郊韜悉歛家財以助賞給

五代趙光逢為平章事有女真寄黃金一函於其家隨經亂離女真委化他土後二十年金無所歸光逢納於河南尹張全義奏分諸宮觀其舊封尚在光逢兩登廊廟四退邱園百行五常不欺闇室縉紳咸仰為名教宗主五代史

高仁厚既擒阡能陳敬瑄牓邛州凡阡能等親黨皆不問未幾邛州刺史申捕獲阡能叔父行全家三十五人繫獄請準法敬瑄以問孔目官唐溪對曰公已有牓令勿問而刺史復捕之此必有故今若殺之豈惟使明公失大信竊恐阡能之黨紛然復起矣敬瑄從之破械而釋之因詢其所以果行全有良田刺史欲買之不與故恨之敬瑄將按其罪刺史以憂死他日行全聞其家由溪以免密餉溪鐲縉金百兩溪怒曰此乃太師仁明何預吾事汝乃懷禍相餉乎還其金斥逐使去唐史補

昇元初許文武百僚觀內藏隨意取金帛盡重載而去惟蔣廷翊獨持一縑還家餘無所取士君子以是多之終尚書郎

黃載字元吉弱冠就學廬山精究經史一舉不中第嘆曰士之賤也久矣規模於蹇淺之文去取於有司之手其於造道不亦遠乎遂不復進取或勉之仕則曰天下分裂終合爲一一繫仕版死生以之甯適意乎及金陵平祿食之家多俘於京師而載獨安處邦園人皆以爲先知後遊湘潭州將辟致庠序講說之際未嘗敷演注疏肆口成言曾不滯泥性頗嗜酒函丈之間嘗置罌缶與來輒飲而義理不亂受業者以百數苟獲貲鏹飲歠之外一無所畜或有假貸則欣然與之不計多少豪民富商間遺縑帛則轉施貧民嘗詣郡署見一媼策羸荷校執於公徒載問其故媼泣曰夫負官緡而死於獄亡家鬻子猶有餘責當盡命而已載愴然乃罄橐償官而免之嘗釋禮經獲百千一旦爲人竊取載笑曰彼無貲者也將藉此以成家亦我之德了不介意天禧末因醉卒於宗人黃茂館年七十 南唐書

遼興宗嘗見張儉衣敝密令近侍以火夾穿孔記之卒不易帝問故對曰臣服此已三十年時尚侈靡姑以此托諷耳上知儉清貧一日出內府物令恣取儉止持布三端上益重之

遼史

曹彬使於吳越賜吳越王錢俶騎軍綱甲二百步軍甲五千及他兵器彬事畢亟返不受俶遣吳越人以輕舟追與之至於再四彬曰吾終不受是竊名也盡籍其數歸而獻之世宗曰向奉使者乞匄無厭使四方輕朝命卿能如是甚善然彼以遺卿卿自取之彬始拜受悉以散親識家無留者

宋太宗朝賈黃中知昇州一日按行府庫見扃鑰甚嚴發之得寶貨數千櫃皆李氏宮闈之物不隸於籍黃中悉表上之太宗歎曰府庫之物有籍貪黷者尚冒禁取之況此亡國之餘物乎賜錢二百萬以旌其潔 昇州郎今江甯縣

歐陽文忠與姪通理書作書中言欲買朱砂來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水外不曾買一物可觀此爲戒也

錢勰奉詔使高麗因入見請使指神宗曰高麗好文又重士大夫家世所以選卿無他也乃求呂端故事以行一切餽賂俱拒勿納歸次紫燕島王遣二吏追餉金銀器四千兩勰曰在館既辭今何爲者吏泣曰王有命徒歸則死且左番已受勰曰左右番各有職若可死吾不可受竟却之

包拯字希仁合肥人爲端州守州歲貢硯前守所取輒數十

倍以遺權貴公命製者纔足貢數後官滿一硯不持以歸又
陶岳亦嘗知端州余靖過端訪諸父老言前後刺史不求硯
者惟包公與陶公二人
寇準初爲樞密直學士嘗賜金帛甚厚公乳母泣曰太夫人
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襚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公聞
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產後雖出入將相所得俸祿
惟務施與公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止一青幃二十餘
年不易時有破壞益命補葺或以公孫宏事靳之答曰彼
詐我誠雖獘何傷且不忍處之久而以敝棄也靳者媿之

又東漢羊續字興祖爲廬江太守臥一布幃時或穿敗糊紙
補之
杜祁公之帥幷州也吏請家諱公曰我無所諱諱取枉法贓
耳包樞密知府禮上日衆吏前請諱公亦曰吾無所諱惟諱
吏之有贓污者耳二公語同品亦同也
張九成初年處學正當苦寒衣衾不備鄉里富人有以襲衣
爲遺者亦却不受曰士處貧苦正是做工夫時節若不痛自
節抑則貪欲心生廉恥喪矣工夫何在
秘書丞劉道原家極貧然一文不妄取於人冬寒歸自洛陽

無衣具司馬溫公以一二衣襪及一貂褥贈之固辭強之乃
受及至潁川悉封以反溫公曰於光猶不受況他人乎
劉溫叟性狷介晉王聞其貧遣吏遺錢五百千溫叟不敢卻
并廳事西舍合府吏封署而去明年重午又送角黍紈扇所
遣即前吏也視西舍封識宛然還白王王曰吾饋猶不受況
他人乎因命吏輦歸邸他日侍宴論當世名節士因具道溫
叟前事太祖賞嘆擢臺丞中丞府舊有公用茶錢一萬不足
則以贓罰物充之溫叟惡其名一不取宋史
張問起家進士性廉介嘗仕鄜延幕府與种世衡善問有父

喪世衡遺以汝州田十頃辭弗受使歸未至家而世衡已卒
衡子古用父治命亦弗納田遂蕪穢者三十年元豐中郡守
劉斐請以田給州學朝廷不許詔還种氏宋史
宋任夢臣任西川路提點刑獄以廉節稱臥病不起家徒四
壁有二女賢甚趙清獻守成都率僚屬以俸助之二女辭不
受曰豈敢污先君清德趙倅成伯篤意勉之遂納於公宇之
東廡既行以原物榜於門壁付之守吏二女廉潔如此且文
墨議論皆士人所不逮清獻以子姪娶之
孫薪選元祐中第選教授不赴質性清介與黃葆爲太學舊

遊葆以御史出處州薪不肯詣稅謁葆約以勸農日會於洞
溪至期薪以扁舟來會時有里胥欲賄葆將因薪納之先俾
家僮導意薪曰謹勿語使吾聞是入語贓入語贓三言者是
清介士所不能道也

歐陽永叔爲蔡高墓誌云太康主簿蔡君山卒其妻程氏一
男一女皆幼縣之人哀其貧以錢二百千爲之賻程氏泣
吾家素以廉爲吏不可以此汚吾夫拒而不受余於是知君
山能以惠愛其縣人而以廉化其妻妾也

曹修古爲監察御史遇事敢言其卒也貧不能葬賓佐賻錢
五十萬其季女泣謂母曰奈何以是累吾父竟拒不納宋史

宋向敏中判大理寺時以沒入祖吉贓錢分賜法吏敏中引
鍾離意委珠事獨不受

益州劉府君初爲連江尉有爭田十年不決郡以屬公公得
其奸立爲判其曲直人皆謂公爲神不知特公心耳及去官
得直者候於建州屏人告曰某有好香數斤聊爲長者壽發
視之乃黃金也公謝曰君事本直非私君也敢以公事受私
賂乎堅卻不受時皆偉之後公二子原父貢父皆文名天下
此真好香可謂馨聞於天矣

宋李及字幼幾爲杭州守惡杭人風俗輕靡未嘗事宴遊一
日冒雪出郊獨造處士林逋清談至暮而歸居官數年未
嘗市吳中物比去惟市白樂天集一部蔡君謨嘗書小吳牋
云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爲終身之恨此君清節可爲
世勸

宋葉虞仲通判江州持身甚廉其邦人有解官歸者遺斥田
數十頃以誇虞仲虞仲笑曰吾貧甚不能辦此請以二十櫃
書當之

宋蘇易簡判昇州太宗召爲知制誥問曰卿舟中惟載怪石
瘤木器可見清節

宋胡紹爲河內懷令三日一視事十日一詣官倉受俸米於
閣內作乾飯食之

彭器資尙書送有許屯田詩曰浮梁巧燒瓷顏色比瓊玖因
官射利疾衆喜君獨不父老爭嘆息此事古未有注云浮梁
父老言自來作知縣不買瓷器者一人君是也作饒州不買
者一人今程少卿嗣宗是也惜乎不載許君之名

郭亨仲日以數十錢懸壁間椒桂葱薑皆約以錢一日吾平
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

舊時虀鹽風味甚長久也

宋姚希得知靜江官署舊以錦爲幕希得曰吾起家書生安用此命以布易之日惟啖菜一介不妄通也

宋蒲堯仁知太和縣清白端謹自奉尤薄經旬不知肉味曰吾不以口腹累人爲官三年如一日

宋張之才爲陽城令清謹愛民名聞當世及去任辭湯廟詩云一官來此四經春不媿蒼天不媿民神道有靈應信我去時猶似到時貧

宋范旻爲淮南轉運使太祖嘗謂之曰朕知卿貧凡所須並

借用官錢悉以便宜行事不必一一中覆也每歲運米百餘萬石以給京師時論許其有心計

宋楊文節萬里漕運江東凡行部常禮一切不納至於折俎交饋秋毫勿以自入悉歸之官計錢一千六百萬

宋沈義倫爲隨軍轉運使入成都僞蜀有以珍寶爲獻皆卻之東歸篋中所有惟圖書數卷上聞其清擢樞密副使

宋林孝澤居官所至以廉平稱臨清滓一夕視事竟有持燭送至閤內者孝澤曰此官燭也何可用之私室亟命持去

趙與懽三爲府尹嘗辭金帶貲錢都人稱趙端明必曰趙佛

子胡松年字茂老平生不喜蓄財每除官例賜金帛松年絕不陳請或勸其白於朝弗請則已白之是沽名也喜賓客奉入不足供費或勸其節用爲子孫計答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況俸廪乃主人所以惠養老臣乎方秦檜秉政松年鄙之至死不通一札疾將革呼其子謂曰大化密移皆所不免乃就枕鼻息如雷有頃逝人謂其不死也宋史

仇愈守明州嘗欲薦一縣官問曰君日費幾何對曰十口之家日用二千愈曰吾爲郡守猶不及此奢費如是安得不貪

宋史

宋楊秀題太和王簿超昌父思隱堂詩西昌主簿如禪僧日餐秋菊嚼春冰西昌官舍如佛室一物也無惟有竹俸錢三月不曾支竹陰過午未晨炊大兒怒叫小兒啼乃翁對竹方哦詩

買郁爲仙游令有邑客遺果其辭曰此某家新果人皆不知郁曰君有兄弟否答曰昆弟三人豚犬數輩郁曰古人畏四知今君兄知弟知子知携來者知是知倍於古人也竟不受客慚而退

宋何隨初仕蜀爲安漢令蜀亡棄官時巴上饑送吏取民芋

以自給隨郎以綿繫其處償直後民視芋見綿相與語曰聞何安撲清廉必此人也

宋吳中復立知犍眉縣廉於居官及代還不載一物

宋沈希顏知雩都縣公宇後妖禽夜啼希顏書其木云此處離朝路幾千爲官不取一文錢平生弗養無情鳥速莫妖禽夜哭天詰旦禽去

宋凌沖知含山縣律已甚嚴一毫不妄取秩滿歸裝有一硯沖視之曰非吾來時物命還之

宋張嶽民知襄樂縣及代去惟取一石硯後猶追恨

宋劉永一陝州夏縣人有僧寓錢數萬於其室而死永一詣縣自陳以錢歸其弟子司馬溫公書其事

彭思永兒時旦起就學得金釵於門外乃默坐其處須臾亡釵者來物色審之良是即付之其人謝以錢思永曰我欲錢孰與匿金始就舉持數釧爲貢同舉者過之出而玩或墜其一於袖中衆相索弗得思永曰數止此耳已客起舉手揖釧忽墜地衆咸服其量熙甯時仕終戶部侍郎 宋史

閻敞爲郡五官掾太守第五常被徵以俸錢百三十萬寄敞敞埋置堂上後常舉家病死惟孤孫九歲常未死嘗說寄掾錢三十萬及孫長求敞敞見悲喜不勝郎取錢還孫孫曰祖惟言三十萬今乃百三十萬誠不敢當敞曰府君病困謬言耳郎君勿疑包拯尹京兆時有以金銀繒錦二篋託相知者數年死其人歸之子子曰我父在日未嘗言白金委人且無契券可驗殆長者之誤其人曰我躬受付豈待契券兩讓無敢當遂以白尹尹驗質斷與其子若四人者或與或讓千古無媿色矣惜其人與子姓名不得與掾與孫並傳也古今之貞人義士湮沒無稱者豈少哉

京師樊樓畔有小茶肆甚瀟洒熙豐間有邵武李氏引一舊知就肆敘濶先有金數十兩別爲袋子繫肘腋時春月乍煖李氏乃解卸衣服置金於几未幾招往樊樓會飲遂忘取金既飲極歡夜半方省李以茶肆往來如織必不可根究遂不復問後數年李復過此肆因與同侶談失金事主人聞之進相揖曰官人所言者何也李具述前語主人徐思之曰官人彼時著毛衫在裏邊坐乎李曰然又曰前坐者著皂皮襖乎李曰然主人曰此物是某收得彼時亦隨跡追送而官人行速稠人中不可辦認遂爲收取當時舉之覺重想是黃白物今但說得稱兩件數符同即領取去主人遂捧梯登一小樓

李亦隨往見所收甚多各有標題曰某年月日某色人所遺
其人就樓角壽得一小袱封記如故上有標題遂相與下樓
集中再問李件數稱兩開視與李言符遂舉付李李分半與
之主人笑曰官人想亦讀書何不知人至此某若重利則匿
而不吐誰得究之所以然者常恐有媿於心故也李但加禮
媿謝請上樊樓飲酒亦堅辭不往時肆中五十餘人皆以手
加額咨嗟嘆息謂邦一介畏四知亦不過此惜乎名不附於
國史也摭青雜說

范文正公少貧悴依睢陽朱氏家常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
篤使人召文正告曰吾善錬水銀爲白金吾兒幼不足付今
以付子即以其方與所成白金一斤封識納文正懷中文正
方辭避而術者已絶後十餘年文正爲諫官術者之子長呼
而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
當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朝野遺記

陽借嘗之官虔州道遇一術士謂曰君知世間有化瓦石爲
黃金者乎就借試之既驗欲授以方借曰吾方從吏蘇安事
化金術士曰子志若此非吾所及也出戶失所在宋史

吳尚性忠實外和而內剛嘗與一僧善僧有秘術能化瓦石
爲黃金且死將以術授宿曰其爲我營葬宿曰後事當盡力
他非吾所知也僧歎曰子之志殆未可量歷樞密副史篤行
猶若布衣時宿兼通五行之學宋史

王質王文正公旦之姪以貧爲寶文正爲舍人家虛貸金贍
昆弟過期不入轁乘馬償之質得其券曰此前人清風又得
顏魯公爲尚書時乞米帖刻石遺親友雅尚如此故所至有
冰蘗聲伊川與韓持國善嘗約云候韓年八十往見之一日
因子弟賀正乃曰某今年有一債未還春中須當暫往見韓
持國蓋韓是年八十也春中往造焉久留潁昌韓早晩伴食

體貌加敬一日韓謂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爲意我有黃
金藥楪一重二十兩似可爲先生壽然未敢遽言我當以他
事使子侍食因從容道吾意彬叔侍食如所誡試啟之先生
曰某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是爲詰朝遂歸韓謂
彬叔曰我不敢面言正謂此爾再三謝過而別語錄

曾鞏知福州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
鞏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

劉師文明州人流落蜀中母以縫紉教之學成都大姓楊氏
奇之納爲壻楊死數年方婚既而謀歸江南妻晨起與母兄

議事竊往窺壁見其母兄立文書反覆再三有不豫之色妻至問故曰父存日議以田四十畝爲嫁資約銅錢二千緡邇來多故鬻之殆盡今貲居室之半僅得千緡而已適立券也劉曰豈有爲人壻而令其賣屋以相畀者取券焚之携妻竟歸後登第官郎

司馬公叢獨樂園當春明之際卉木繁秀許人觀之觀者咸以錢與園丁呂直謂之茶湯錢積十千而納於公公却之曰吾豈少此哉就與之直曰天地間只端明不愛錢耶於是創一井亭以便行客亦不私其錢也公之廉潔不足道園丁高致乃如此

蘇扶者隱士蘇庠仲子也工詩善書貧甚而有介郡守辟之語子姪輩曰吾何以獲知時人特以先世隱名存耳殆不過哀吾貧而周之爾恐以父名賣錢耶固辭不往死至無以歛葬云 貧士傳

宋陳后山履常罷歸貧至累日不炊傅堯俞知之懷金餽之聽其議論不敢出口

蔡沈從父元定謫道州元定沒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却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

張知白守亳亳有豪士作佛廟成知白召穆修作記記成不書士名以白金五百爲壽請署名於記修投金庭下趣裝去曰吾甯糊口爲旅人終不以匪人汙吾文其嚴介多類此 宋史 一載爲寺僧作記賈人致金求書名必一事而兩其記耳

商則任麇邱尉性廉潔縣丞令多貪因宴會舞令丞舞皆動手尉則回身而已令問其故則曰長官動手贊府亦動手尉更動手百姓何容活耶人皆大笑嘲曰令丞俱動手縣尉止回身 語林

巴東下巖院主僧得一青磁碗携歸折花供佛前明日花滿其中更貯少米經宿米亦滿錢及金銀皆然自是院中富盛院主年老一日過江檢出懷中取碗擲於中流弟子驚愕師曰吾死汝輩甯能謹飭自守乎棄之不欲使汝增罪也 出吳淑秘閣閒談淑宋初人

按沈萬三家有聚寶盆類此高皇帝取試之無驗仍還沈後築京城復取此盆鎮南門下因名聚寶門云

金路伯達嘗使宋回獻所得金三百五十兩銀一千兩以助邊表乞致仕未及上而卒其妻傅氏言之上嘉其誠贈大中

大夫仍還其所獻傳泌請弗許以伯達嘗修冀州學乃市付
都棄強田以贍學元伯都卒朝廷知其貧賻鈔二萬五千貫
御史臺奏賻三萬五千貫仍還所辭祿妻宏吉刺氏弗受曰
始伯都仕於朝不敢虛受廪祿今沒矣受之非其意也卒辭
之胡婦乃能以廉相其夫死而不渝其志士大夫之媿此胡
婦者多矣

吳文肅公以錢二千萬買田號曰義莊以賙親戚朋友之貧
乏者総之曰家無餘財諸子無宅以居

范文正公於姑蘇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爲義田以養羣從之

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米一升歲衣縑
一疋嫁娶喪葬皆有贍給凡恩例俸賜常均族人公在睢陽
遣子堯夫到姑蘇搬麥租五百斛堯夫時尚小還舟次丹陽
遇石曼卿問知三喪淺土即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自長蘆
捷徑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爲
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
以麥舟付之堯夫曰已付之矣堯夫登進士第官至尚書右
僕射兼中書侍郎謚忠宣子捐租助喪而父喜之子難父更
難矣何也哀情不接於目而無怵於心也文正以先憂後樂
矣志教子爲萬世矣誠至哉　皇祖而犯罪之子孫猶貸十
死仁人何不可爲哉

韓魏公趙清獻呂正獻三公俸賜悉以周九族家無餘積米
不足至糴以繼之程伯温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從子孫所
得俸錢分贍親戚貧者彭汝礪尚書俸錢分給族人爲置義
莊他如賀鑄鈞陳太常沈文通查道皆以賑施爲務盡宋世
高義相踵如此

楊誠齋將漕江東有俸給僅萬緡留庫中棄之而歸其子東
山帥五羊將受代有俸錢七千緡盡代下戶輸租其家數椽

土階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東山病且死無衣衾適廣西師
趙季仁饋纈絹數端東山曰此賢者之賜也衾材無憂矣良
叔守廬陵來訪入門升堂所見無非可師可法者因命畫
工圖之而去東山有詩云兩年枉了鬢霜華照管南人沒一
些七百萬緡都不要脂膏留放小民家又別石門詩云石門
得得泊歸舟江水依依別故侯擬把片香投贈去這回欲帶
忘來休盡用晁隱之投香事也其帥三山不調供給錢以忤
豪貴劾去林自和送行詩云公來無琴鶴公去有芒鞵又有
幕官詩云從渠腰下有金帶何處山中無菜羹東山名長孺

鶴林玉露

宋王侍御居白知濮州歲大饑乃出俸錢以率僚吏及郡豪共得穀數萬斛賑饑民全活者甚衆安撫使韓琦薦之陳堯佐知壽州亦自出米爲糜食饑者吏皆爭出米共活數萬人

宋李允則知潭州歲饑欲發官廩先賑而後奏轉運使以爲不可允則請以家貲質廩乃得發於是民列允則治狀以聞詔書嘉奬又趙抃知越州吳越大饑公發廩勸民而以家貲先之民樂從焉

吳潛累官執政立朝抗論時事嘗爲制置大使在官積錢一

千四百十七萬三千八百有奇代民輸帛前後所捐逋賦五百四十九萬一千七百有奇卒以忤丁大全謫嶺外將終預知死日謂人曰吾將逝矣夜必雷風大作已果然四鼓開霽乃撰遺表作詩頌端坐而瞑時景定三年五月也宋史

宋汪立信爲湖南安撫使供帳之物悉置官庫所積錢連歲代潭民納稅貧無告者予錢粟病者加藥餌雨雪旱潦軍民皆有給賜務興學校士習爲變

宣和用兵燕雲厚賦天下緡錢督責甚峻貧富皆困時海州秀才楊允妻劉氏寡居二子皆幼積錢十屋一日劉謂二子

曰國家用兵歛及下戶期會廹促刑法慘酷吾家積錢則坐視鄉黨之困與官吏負罪於心安乎遂請於官以緡錢一百萬獻納以充下戶之輸於是一郡數縣之官吏得以逃責而下戶得免於流離死亡者皆劉氏之賜也嗚呼今之積金著粟倍息求贏遇災荒而幸糴價之高遭難危而嗇藏之密者滔滔皆是也其視劉氏賢愚何啻霄壤耶諧史

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有欠市易錢者繫獄甚衆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於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者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又無露坐者孰若以

其錢爲獄囚償官逐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官囹圄遂空厚德錄

知制誥韓綜通判天雄軍會河水漲金隄民依邱冢者凡數百家水大至綜出令能活一人者予千錢民爭操舟栰盡救之已而邱冢潰厚德錄

胡則侍郎在福州時前守陳經坐嘗延蜀儒龍昌期爲州人講易得錢一萬事發自成都械昌期至則破械館以賓禮出俸錢爲償之

薛簡肅公奎知益州里父訟其子不孝者詰之乃曰貧無以

爲養李因出俸錢與之

劉吏部夔不治財產所收私田有餘穀則以賑救鄉里貧人死前數日作遺表以祿賜所餘分親族

桑崇班懌嘗遇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百姓走避水者遂棄其粟而載之得皆不死歲饑聚人盡食其粟盡而止

趙越道少保寬厚長者與物無忤家於三衢所居甚隘弟姪有欲悅公意者厚以直易鄰翁之居以廣公第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爲鄰矣忍棄之乎命急還翁居而不追其直常知越州值歲大歉公召州之富民畢集勸誘以賑濟之義

郡自解腰間金帶置庭下於是施者雲集所全活十數萬人曾子固作救災記備述其事

柳開字仲塗嘗過大名酒肆見一士人辭貌頗異開問其名則至自京師以貧不克葬其親聞魏守王祐篤義將往丐焉云開因問費幾何曰須二十萬開曰此亦何必王祐即解橐磬所有得白金百兩遺之其倜儻恣義如此宋史

范文正在睢陽掌學有孫復秀才索遊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復謁文正又贈一千因問何爲汲汲道路孫生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觀子辭色非凡客也吾今補子爲學職日可得三千錢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文正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高德邁朝廷召至太學乃昔日索遊秀才也文正嘆曰貧之爲累大矣倘索遊至老則雖人材如孫明復猶將汩沒也

有士人求見韓魏公說親喪二女未嫁願有以周之公退顧無所有爲之戚然夫人收酒器得一大合送之士人對使者曰相公何薄我也此不受公曰吾固疑其薄也復哀一合送至士人又怒不受使者曰相公實無所有非薄君也士人不

顧使者持回公又哀一合以往士人笑以書授使者曰吾事已辦不願受也向來蓋欲觀公度量耳

徐鉉初自南唐入京市宅以居歲餘見故主貧甚矜憐而召之曰我非售宅毀價而致是歟予近撰碑獲潤筆二百千可償爾矣其主堅辭不獲亟命左右輦以付之聖宋掇遺

蘇東坡自儋歸卜居陽羨邵民瞻爲公買一宅爲緡五百公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將入居夜與邵步月至村落聞哭聲哀徙倚聽之推扉而入一老嫗也問嫗何哀嫗言故居相傳百年子不肖舉以售人百年舊居今日遷別所以泣也坡愴然

問故居所在郎公五百緡所得者因再三慰嫗曰不必深悲嫗居乃吾所售當郎見還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迎母還舊居不索其值公遂還毘陵借顧塘橋孫氏居暫住是歲七月公竟没於借居

荆罕儒事宋祖志欲削平太原業未竟而卒生平輕財好施泰州有煮海利歲入鉅萬詔聽十收其八而用猶不足有供奉官張秦瑾者以使至自言唐張承業子罕儒曰吾夙聞張特進名恨不與同遊今幸識其子郎遺之錢五十萬米千斛進士趙保雍以登科覆落遊海陵罕儒延與語因言緣江榷務以給易茗有重利罕儒立召主藏吏籍藏中緡得四千餘兩盡遺之其大致如此宋史

楊掞倜儻任俠嘗貸人萬緡遊襄漢間入倡樓篋垂盡夜忽自呼曰來此何爲輒棄去已恭軍杜杲幕能出奇計解安豐之圍在軍中嘗費錢數萬賈似道核其數孟珙以白金六百與償掞又費之終日酣飲似道欲殺之掞曰漢祖以黃金四萬斤付陳平不問出入如公瑣瑣何以用豪傑似道姑置之宋史

豐有俊偶登青樓見小倡疑故人女累目之女亦悟酒罷留宿女叢謚艮乂乃八曰豐官人識妾否詰之果故人女豐曰某所以留者以坐間不敢問也且各寢必有以處汝倡遂還豐與京尹有契明日白尹且云某僅有錢百千從公更貸三百千嫁之尹嘉其誼即取入府厚奩具擇艮士嫁焉尹即王宣子佐也行營雜錄

天台宋氏家本富後貧鬻廬於鄰價成作詩云自嘆年來剌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鄰殷勤說與東園柳他日相逢是路人富者見詩惻然即以券還之亦不索其直鄉人嘉其誼同上

查道初應舉自荆州湖遊索獲資十餘萬至襄陽逆旅見女子端麗秀出非塵中之偶因詰所由來乃故人之女也遂以行橐求艮謹者嫁之是歲由此罷舉一云淳化中查道初赴舉貧不能上道親族裒錢三萬遺之道出滑州過父友呂翁家翁喪無以葬母兄將鬻其女以辦喪事道傾楮中錢悉與之又與嫁其女又有同僚卒女爲人婢道贖之以嫁大族想一事而記者互異也又嘗於旅邸床下獲金釵一東且百隻意所遺者必復來求向晚果二人至見道嗟皝而已道詰之具言所遺如所獲遂盡付之其人驚喜請留三之一以謝道固拒之而去國老談苑

李丞相沆有長者譽一世僕逋宅金數十千忽一夕遁去有女將十歲美姿格自寫一券繫於帶願賣於宅以償焉丞相大憫之視夫人曰願如己子育於室訓教婦德候成求偶嫁之夫人如所誨及笄擇壻具奩幣歸之其父母後歸舊京聞之諭感心骨丞相病夫婦刲股爲羹饋之至甍縗經三年以報厚德錄

張齊賢爲江南漕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置懷中公在簾下熟視不問後爲宰相厮役多得班行此奴竟不沾祿張公便涇渭井然不類公權憒憒乖問泣拜不止公憫然語之曰

我不欲言汝乃怨我汝憶江南日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今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我久今與錢三百千汝去自擇所安吾既發汝私汝宜媿而不可復留也奴震駭泣拜去字字真惡字字敢剌吾根其奴不去亦當格心

胡子遠之父唐安人家饒財嘗委僕權錢得錢引五千緡皆偶也家人欲訟之胡曰幹僕已死豈忍使其孤對獄耶或謂減其半價予人尚可得二千餘緡胡不可曰終當悞人乃取而火之不少動心其家暴貴也宜哉

劉光祖號後溪朱文公高弟也平生好施不顧家有無一日晨坐暖閣夫人方梳沐有舊友來訪公令夫人出閣迎士人客進夫人遂挈沐具偶遺一金釵公適起入內夫人從窗隙中見士人拾所遺釵入懷未穩公將出夫人掣公衣袖止之少頃公乃出容退問其故夫人曰偶遺小釵彼方收拾未穩士以貧得之可少濟不欲遽恐之耳公與夫人俱盛德如此瑞桂堂暇鈔

曹州于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豐富一夕盜入其家獲之乃鄰舍子也令儀曰汝素寡過何苦而爲盜

嘗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資衣食如其願與之既去復呼之盜大懼語云汝貧甚負十千以歸恐爲邏者所詰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爲良民

韓魏公知北都有中外親獻玉盞一隻云耕者入塚而得表裏無纖瑕盞絕寶也公以百金答之尤爲寶愛開讌召漕使顯官特設一桌覆以繡衣致玉盞其上且將酌勸坐客俄爲吏將誤觸桌倒盞碎坐客愕然吏將伏地謝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物破亦自有時謂吏將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以上俱厚德錄

張循王之兄保曾怨循王不相援引循王曰今以錢十萬緡卒五千付兄要使錢與人流轉不息兄能之乎保默然久之曰不能循王曰宜弟之不敢輕相援引也王嘗春日遊後圃見一老卒臥日中王蹴之曰何慵眠如此卒起對曰無事可做只得慵眠王曰汝會做甚事卒曰諸事薄曉即回易之類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萬緡付汝何如卒曰不足為也王曰付汝五萬卒曰亦不足為也王曰汝需幾何對曰不能百萬亦五十萬乃可耳王壯之予五十萬恣其所為卒乃造巨艦極其華麗市美女能歌舞音樂者百餘人廣收綾錦奇玩珍羞佳果及黃白之器募紫衣吏軒昂閑雅若書司客者十數輩卒徒百人樂飲逾月忽飄然浮海去逾歲而歸犀珠香藥之外且得駿馬獲利幾十倍時諸將皆缺馬惟循王得此馬軍容獨壯大喜問何以致此卒曰到海外稱大宋回易使謁戎王餽以綾錦奇玩為招其貴近珍羞畢陳女樂迭奏其君臣大悅以名馬易美女且為治舟載馬以珠犀香藥易綾錦等物餽遺甚厚是以獲利如此王咨賞優賜問能再往乎對曰此戲也再往則敗矣願仍為退卒老圃中嗚呼觀循王之兄與浮海之卒其智愚相去奚翅三十里哉彼卒者

頹然甘寢若堵花影之下而胸中之智員轉恢奇乃如此一往之後辭不復再又幾於知進退存亡者與哉則等而上之若伊呂管葛者世亦豈盡無其人乎一敝衣老卒循王概然畀五十萬緡不問其出入勾踐以四封之內外付種蠡漢高捐黃金四十萬斤於陳平古英雄大度見略同矣 鶴林玉露

元世祖時有安童者年十三從叔父入朝世祖見其聰爽有大志擢為丞相後歸鄉里見一大蛇走入穴中安令人掘之得白銀一窖安曰此天與我我必與諸人乃召鄉里孤貧老弱者盡散其銀以賑之人沾其惠咸稱天公宰相

元阿合馬既誅逮其子忽辛敕廷臣雜問忽辛對簿歷指宰執曰汝曾受我家錢何得問我張雄飛曰我曾受否曰公獨無雄飛曰如是則我當問汝矣遂伏辜雄飛剛直廉慎始終一節世祖嘗召見便殿語之曰聞卿廉甚賜白金二千五百兩鈔二千五百貫既出又加賜黃金五十兩雄飛拜受封識藏於家及其罷政阿合馬之黨遂矯詔追奪之或有勸雄飛自辨者雄飛曰上以老臣廉故賜臣然臣未嘗敢輕用而封識以俟者正慮今日耳又可自辨乎其慎而有識如此

虞集字伯生累官參知政事家素貧益清修自砥南昌富民

伍真父貲甲郡邑倘諸王女既卒其子以五百錠諸豐城士甘懋來乞集銘父墓竟不許懋愧歎而去元史

元周仁榮嘗築一室纔落成友人楊公道輿疾造門曰願假君新宅以死仁榮讓正寢居之俄而楊死篋中有遺金數鋌莫有知者楊弟請仁榮求分之仁榮曰賢兄寄死於我意固在是喪之費我自任之終不敢利其一毫乃對衆封籍自平陽呼其子來悉付之

洪武初嘉定安亭萬二元之遺民也富甲一郡嘗有人自京師回問其何所見聞其人曰皇帝近日有詩云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猶披被萬歎曰兆已萌於此矣即以家貲付託諸僕能幹掌之買巨航載妻子泛遊湖湘而去不二年江南大族以次籍沒獨萬獲令終豈非明哲知幾者歟

洪武初崐山富室徐富九居積饒盛莫與之儷一日驅車往州見道上一蚯蚓長而且大其色如血富九心甚怪之內馬驟不能久視猶回首戀戀不已後見一婦人俯身若有所拾富九勒馬候問之婦不能隱以金釵出示富九因嘆曰精金變幻如此見而不我得乃歸於一婦人吾時去矣禍速矣歸以田產盡散族人及貧乏者穹堂邃宇一火盡之了然如素貧者越三月朝廷知其豪富遣使籍其家至則蕩然一空竟獲免以終天年亦知幾之哲人哉馬衣佳話

石璞河南人平易頹輕脫者遇事剛明凜不可犯由舉人歷官四十年清介如一日致仕歸買田僅自給鄉人有爲典史歸者璞詐省之几上陳銀器刻金盃十餘璞問曰汝官幾年曰未滿考曰胡歸乎曰刁民訟吾貪奪職璞曰嗟夫使我治汝汝安得歸哉拂衣出景泰中爲兵部尚書

景泰中秦紘巡撫陝西秦府旗校肆橫民苦之紘悉擒治不少貸秦王奏紘欺滅親藩上怒逮下錦衣衛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回奏紘貧狀上親閱其貲嘉嘆良久詔釋紘繫且賜鈔萬錠以旌其廉調巡撫河南既抵任太監汪直亦以事至時直威震海內他巡撫率屈禮以身紘獨與抗禮直知其廉名加敬焉紘密疏直多帶旗校騷擾地方後直回京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紘廉能上以紘疏示之直叩頭伏罪稱紘賢不置上釋之紘官至尚書人臣行衛至此如皓月烈炎如精金美玉不亦善乎使紘賂積如山一下詔獄能如此灑脫否耶廉威既振閹宦無色威

甯伯尹尚書輩所叩頭乞憐者而紿以遠臣折其鋒豎乎貴賤顧所自處耳

鄭埜湖廣人初爲陝西按察有廉聲父爲教職埜嘗以俸易紅褐寄之父大怒曰汝掌一方刑名不務洗冤安民乃索取不義之財汙我乎封還以書責之埜欲見父無由及秋闈乃謀僚友聘其父分考父大怒曰此子無知汝居憲司吾爲考官何以防範且將遺誚於人又以書罵之埜一念之孝不自伸迎書泣受其教而已繼爲府尹益勵清操聲價愈重遂召爲兵部侍郎稱名臣　都御史朱裳沙河人嘉靖中爲浙市政私居不蓄奴僕親操井臼布衣糲飯而已人以爲不可及也及父來任其苦節尤甚於子言動尚規子以廉謹是知二公之廉能成大器者固天之生才亦由於家教之嚴也

耿九疇爲兩淮鹽運使廉名大著嘗坐水傍一童子曰水之清不如使君之清天順初欲舉廉介之士以風天下者召用爲都御史後爲尚書子耿裕遷其父訓世守清修不治居第不營產業蕭然無異寒素亦官吏部尚書

東海錢翁以小家致富欲卜居城中或言某房者衆已償價七百金將售矣亟往圖之翁閱房竟以千金成券子弟曰此

房業有成議今驟增三百得毋溢乎翁笑曰非爾所知也吾儕小人彼違衆而售我不稍溢何以塞衆口且夫欲未饜者爭端未息吾以千金而獲七百之舍彼之望既盈而他人亦無利於吾屋歌斯哭斯從此爲錢氏世業矣無患矣已而他居多以價廝求貼或轉贖往往成訟惟錢氏帖然

豐公慶景泰初以給事中諫南城及易儲事逮繫詔獄七年英宗復辟起擢叅政河南復以劾周府內官不法擢本省右轄廉聲大著風裁振郡邑一日行部有一知縣簠簋不飭闒茸大懼無以舒解乃以白金爲燭饋之踰數公初未之省也既而聽子以告公佯曰試燃之乎聽子曰燃而不燃也公又曰不燃則還之耳次日從容謂知縣曰汝燭不燃盡用之以易可燃者自今無復爾矣知縣大恐輒棄印綬去終亦不明其爲銀燭事也　鄭端簡公曉官文選時里中仕宦有傀金首飾承以筐而上覆之茗公直以爲茗也受之入夫人手援茗知而頸發赤亟擊析請公入以語公公逌然不動聲色第整理其茗覆筐如初出坐亭中召其人還謂曰吾初以衆適之茗故拜君惠頃入內詢之家尚有餘茗心謝雅意授之令持歸

張東泚論豐公曰此一事也持已之廉待人之恕遠謗之智孰得焉凡納賄於上官者上官不恐其欺也而暴揚之衆謂其有以來之也嫌疑之際卒不免於禍若公者非當官之師法乎愚謂鄭公亦然乃鄭公夫人至一見金飾面頸驟赤則門庭清肅暮夜絕金可知氷玉同心尤足高景也

劉忠愍公球事兄甚謹同居合食始終無間言從弟玭知莆田縣奉夏布一疋即日封還貽書戒之曰守清白以光前人此非所望於賢弟者歟與歐公戒姪書同

王璡字器之莒州日照人學通經史長於春秋初任教授謫遠方洪武末以賢能薦拜甯波知府自奉清約一日饌用魚肉璡大怒謂內子曰汝尚不識吾意更不憶食草根時耶命左右撤而瘞之人稱埋羹太守

劉忠宣大夏河工事竣餘費二千金瀕行藩臬舉爲公贐公令籍之府及劉瑾矯制逮公獄經沛二司擬以前金遺瑾公曰此甯能飫彼意第舉殘骸畀之耳同難者諷行賄紓禍公曰甯拚一身耳如此免死累一生且累子孫後得減死戍肅州一黍將致餽勅其使不受曰吾老惟一僕日食不過數錢君受此僕竊而逃不將隻身陷此耶蒔同戍鍾尚書槖貲果爲僕竊去噫公處險難其庶幾於坎之有孚維心亨也哉

孝宗皇帝嘗曰劉大夏雖開門延客人亦不敢以賄遺之

董三泉公士毅謫選爲蜀別駕又升州守官十數年許僅一青布袍一革靴赴任時諸子請曰大人平生志節兒輩能諒一切生事不敢少覬第念大人年高蜀中多美材後事可爲計也公曰唯唯既致政歸諸子迎之水次問請於公曰往者兒請命爲後事計者何如公曰吾聞之人云杉不如柏也諸子曰大人今所具者柏耶公莞爾曰吾茲載有柏子在種之

可也噫廉於當官達於觀世善於貽謀三泉公備之矣三泉郎大叅公朴之子解元僉憲應軫之孫

嘉靖時臺官建議括天下廢寺田盡鬻民間大戶往往藉是占業葉南巖家居宦篋蕭然適蒲州景命指漆按江右以業故蒲守有舊欲以寺田數百畝餉葉葉曰吾平生不忘取一錢乃因里僧破戒耶二庠生再三以利啗固却不受因曰使我居官多積百萬鏹兒輩思奏納爲安逸計矣甯肯勤苦自立正以無可憑藉不得不加勉耳又安用寺田爲又曰吾老不及見汝第觀之異日當有以此累者不數年果下令清放

廢田增價復業紛紛自出棄之子姓超然獨免
于忠肅公謙籍其家惟上賜盔甲袍帶　蕭陵追悔秦襄毅
公紘籍其家止黃絹一疋　英宗動色此清之鑒主上也魏
文靖公驥見王振惟帕一方振不之校張尚書泰遺劉瑾只
土葛鞵衔之而不藍此清之感脅人也
劉德副仁宅華容人忠宣公父也承業庚子貢筮令瑞昌與
同邑直安令嚴某同入覲時楊文定公溥當國與嚴皆鄰
邑有姪遣一价往瞷价還白曰嚴富貴雅稱官也劉蕭席布
被瓦盆煤爐猶然窶人耳公心識之嚴竟翻特先見贄以幣

公麾之劉嗣見具茗一袋茗一缶耳公嘉納薦擢為御史劉
為御史時六七人共一馬更迭出入常與同僚約過除歲各
具一肉一蔬或具肉一豆酒一壺同僚深訝其吝公出所有
惟一鮭魚而已正統庚申文定公以展墓還朝過華容便造
焉劉方在道問其子忠宣公大夏曰汝父在否曰在道中未
回曰汝母安在曰適鄰家磨麵去矣乃起徧視家中所有時
忠宣方冠遂引詣寢室見床上惟蒲席布被褥寄曰此真御
史矣既去劉回忠宣白其事劉曰此必鄉先生楊少保也其
為人纖嗇故觀人於所忽若此

夢醒錄曰今有官侍御而蒲席布被褥者乎其妻有娟操
井臼為養者乎惟東漢王良為大司徒布被瓦器司徒史
鮑恢以事過其家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事類此孟千
秋絕跡矣
嘉靖閒黃憲副卷居常好容客至座已徐起臨庖服犢鼻衣
洗具具無兼味治畢乃盥手更衣出即新婦上客幸以為常
一日周元孚進士候公公懽甚縱談名理因及疆場時事香
然有請纓之志移日不輟已有婢從屏間白曰蒸雞熟矣請
割公曰少需蓋劇談未闌也有頃婢白如初公又曰少需如

是者三而公談益劇乃命婢曰汝姑自割既共傑張敲肋獲
籍不爲意也公聞起入室元孚從之闞其室一榻蕭然不啻
僧舍若冷然噓以清風洒然沃以瓊漿也退謂人曰今日遊
羲皇世矣前輩風流可欽如此
趙清獻公還鄰居而不取直東坡買宅義陽亦還其居不索
直成化間三原王公恕去官抵家見子婿易左右鄰居為業
公呼而讓之曰某某皆我故舊朋友豈宜奪其居俾之遠去
乎乃召之各還若焉給以原券不問價若王公者真有清獻
文忠之風矣彼怙勢侵奪閭里者何人哉

張翁洞雲文定公邦奇之父也文定爲學憲時廳事僅二楹不便過訪其叔旁一楹以宿適願售公倍買之將重搆焉告於翁翁問價幾何以若干對翁知其倍也甚悅已潸然淚下公訝問故翁嘆曰吾想至日拆彼屋以豎我柱使其夫婦何以爲情是以悲耳公乃惻然曰大人寬心兒當還之遽抽身取券翁又止之曰毋吾計其銀已隨入手償人去矣將若之何公曰萬倂其價不取可也翁乃忻然曰若慰我甚矣公厚德備載傳誌此其遺事一節耳宜其篤生文定爲一代名臣也翁固友愛文定之承顏順志毫無慳滯更爲難耳

劉侍御寅曰吾友羅惟德任甯國時一日謁余喜動顏色隨拊掌自咢曰今日一大愉快事余問曰何事曰近貧宗有十數人以饑荒遠來乞周比積俸餘施散殆盡家大人以下及諸眷屬無一阻撓者爲是咢然耳時聆之以爲淺談今追思之難矣哉惟德爾時精神通於一家矣

海忠介瑞之清似出天性然亦有矯情者疾病之日人往伺之臥草薦上無席無帳以婦人裙蔽之二品之祿豈不能捐數環置一布帳乎不然直福薄耳盧懷慎妻子凍餓門不施箔引席自障昔人已辨其非矣李嶠爲相臥布被青絁帳則安明皇賜以茵褥錦綺則通夕不寐或亦海忠介之類乎然忠介身後實無餘財近來效顰者家藏餘鏹而外爲纖嗇欲倂名與利而皆攘取之則忠介之罪人矣謝肇淛雜俎

蔣司空瑤爲揚州太守會武廟南巡諸省騷動凡乘輿供御及宦寺宮妾親軍賂遺莫可貲算公曰備亦罪不備亦罪備則患及於民不備則患止於身乃僅僦供應之具不復橫歛以爲媚悅自衣青布袍束黃金帶奔走周旋權倖江彬輩橫加折辱不爲動一日 上捕得大鯉謀所鬻者左右正欲中公曰莫如揚州知府宜 上乃呼而屬之公歸括女衣飾

首飾數事蒲伏而進曰魚有值矣他無所取惟妻女衣裝在焉臣死罪死罪 上熟睨之曰汝真酸子耶吾無須於此其急持以歸魚亦不取值矣由是清節動天下先進遺風

宋文憲公濂致仕居青蘿山閉門纂述人不見其面權要索文者非其人雖置金滿橐一字不與縱與之亦不受饋日本使奉勅請文以百金爲獻公卻不受上以問公公對曰天朝侍從之臣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先進遺風

吳文正公訥爲御史時巡按貴州回三司遣人賫黃金百兩追送夔府公不啟就題其上還之詩曰蕭蕭行李尚東還要

過前途最險灘若有贓私併土物任他沉在碧波間廉而不
激如此 寓圃雜記
陳恭愍僴范文正公置田一百四十畝以充祀先賙族之用
號忠遠莊及卒後族人以公無餘貲舉田還公子戴戴不可
曰先人置此以行義也戴取而私之獨無媿乎人謂公有子
水東記略
童尚書軒性寡合不妄取予居南京時衆人衣食或不給惟
三原王公饋以米及白金或不受毘陵王尚書與知其介不
敢致餽値有持金幣求文者因謂曰童公之文勝余介人導

汝往求之至則童公問其人曰汝自來乎抑有使之者乎其
人以實對遂卻不納其介如此 濯纓亭筆記
壬辰會元林先生春其父故漕卒家貧善養其母往往至日
中不能炊先生拾穗行歌了無怨色後官吏部卒於郎檢之
囊中僅得銀四兩幾無以殮可謂終始一節矣大學士張玉
陽賞其卷批曰布帛菽粟之文必是篤行君子張可謂知人
已 聞雁齋筆談
錢昕字景寅蘇州常熟人正統乙丑進士歷官湖廣布政使
以廉慎著稱同時有魚侃者亦常熟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

歷官開封知府亦有廉名然昕故富家而侃則貧士人尤以
爲難鹽山王文肅公翺爲吏部常稱之曰富不愛錢錢昕貧
不愛錢魚侃 投甕隨筆
洪武中郭德成爲驍騎指揮嘗入禁內上以黃金二錠置其
袖曰第歸勿宣出德成敬諾比出宮門納靴中佯醉脫靴露
金閽人以聞上曰吾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閽嚴密如此藏
金而出非竊耶且吾妹侍宮闈吾出入無間安知上不以試
耶衆乃服 九朝野記
于謙爲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山西時一日遇暴客刼舟徧按

行囊更無貴重於腰間金帶者盜亦不忍取去及還朝並無
一物饋送自作一詩云手帕蘑菇及線香本資民用反爲殃
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鄉閭話短長
南昌郭使君滉新野人廉明惠恕正已不阿民有負官家債
者兩許縣鬻妻鬻女以償復許府責其欠負使君詢得其情
惻然謂官僕曰此人原貸五十金既鬻妻女以償今負既不
多而此人更無立錐之地仍勒其償惟有塡溝壑耳汝主甯
忍使之至此極耶乃取券焚之更捐俸贖其妻女令歸完聚
又有書吏以上司贖鍰票押行詢之俱貧民久不能追者使

君欲概抹不行吏泣訴曰上司所委若比較不完罪累及役主縱憐念貧民獨不計役身家耶公詢遍數至百餘金亦指俸逐一代輸之（傳區）

鄭宗伯以偉家居介特官長希見其面以起用赴京道過武林有織造坊商人欲支庫藏金一萬而當事以非所急持重不與商聞宗伯品望素著度一言旦夕可發乃持五千金來干宗伯邸之曰今國用告匱此定不急奈何以自利之故爲國家妄耗多金且焉有君子而可貨取耶其人再四祈請終不一顧（傳區）

文徵仲父林爲溫州太守卒於官僚佐大夫以千金致賻辭曰先大夫守郡曾未貨取不幸先朝露㪅得其正使不肖受斯贈是欺死父也且先大夫以正死不肖可以不正生乎固不受（傳記）

沈逸人婦金庸貞日磾之裔也才而賢逸人居貧衣食稍不義政猶豫庸貞必從旁以義決之蔬食菜羹朝夕不膳欣欣如也逸人雖隱居陋巷門外不絕貴人車馬一日有客懷百金託逸人居間庸貞從屏內竊聽之不悅逸人苦謝客客退逸人入告庸貞庸貞撫掌曰是吾心也（戊辰雜抄）

佛大檀越須達多長者居舍衛國常施孤獨故曰給孤獨因往王舍城護彌長者家爲男求聘見其家請佛說法遂生歡喜心接足作禮而白佛言我舍衛國人多信邪弟子欲營精舍請佛住化佛默受請即遣舍利弗指授規則遍處求踏唯有祇陀太子一園廣八十頃林木鬱茂幽靜可居既得勝地往白太子太子戲曰金布滿地便當相與須達多長者出金布地八十頃精舍告成凡千二百處白王遣使請佛安居

朝鮮國都中有兄弟二人偕行弟得黃金二錠以其一與兄至黃花渡同舟以濟忽投金於水曰吾平日愛兄甚篤今者

分金忽萌忌兄之心此乃不祥之物不若投之江忘之兄是其言亦投金於水

訶陵國人推女子爲王號悉莫威令極嚴峻道不舉遺大食君聞之齎金一囊置其郊行人輒避如是三年太子過以足躪金悉莫怒將斬之羣臣固請悉莫曰而罪實本於足可斷足群臣又固請乃斷指以徇大食聞而畏之不敢加兵此上元間事也（唐書）

說銖第十二 終

魯褒字元道南陽人好學不仕當晉元康之後綱紀大壞賄賂公行褒傷時貪鄙乃隱姓名著錢神論以刺之文曰有司空公子富貴不齒盛服而遊京邑駐駕乎市里顧見綦毋先生班白而徒行公子曰嘻子年已長矣徒行空手將何之乎先生曰欲之貴人公子曰學詩乎曰學矣學禮乎曰學矣學易乎曰學矣公子曰詩不云乎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禮不云乎男贄玉帛禽鳥女贄榛栗棗修易不云乎隨時之義大矣哉吾視子所以觀子所由豈隨

世哉雖曰已學吾必謂之未也先生曰吾將以清談爲筐篚以機神爲幣帛所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者已公子拊髀大笑曰固哉子之云也既不知古又不知今當今之急何用清談時易世變古今異俗富者榮貴貧者賤辱而子尚質而子守實無異於遺劍刻船膠柱調琴貧不離於身名譽不出乎家室固其宜也昔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教民農桑以幣帛爲衣上智先覺變通之乃掘銅山俯視仰觀鑄而爲錢故使內方象地外圓象天錢之爲體有乾有坤內則其方外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

耗折難折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爲世神寶親愛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強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處前者爲君長在後者爲臣僕君長者豐衍而有餘臣僕者窮竭而不足詩云哿以富人哀此煢獨豈是之謂乎錢之爲言泉也百姓日用其源不匱無遠不往無深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肄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昔呂公欣悅於空版漢祖克之於嬴二文君解衣裳而被錦繡相如乘高蓋而解犢鼻官尊名顯皆

錢所致空版至虛而況有實嬴二雖少以致親密由是論之可謂神物無位而尊無勢而熱排朱門入紫闥錢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辯訟非錢不勝孤弱幽滯非錢不拔怨仇嫌恨非錢不解令問笑談非錢不發路中紛紛行人悠悠載馳載驅唯錢是求朱衣素帶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不計優劣不論年紀賓客輻輳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可闇使豈虛也哉又曰有錢可使鬼而況於人乎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吾以死生無命富貴在錢何以明之錢能轉禍

爲禍因敗爲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長短相祿貴賤皆在乎錢天何與焉天有所短錢有所長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錢不如天達窮開塞振貧濟乏天不如錢若臧武仲之智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成人矣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唯孔方而已夫錢窮者能使通達富者能使溫暖貧者能使勇悍故曰君無財則士不來君無賞則士不往諺曰官無中人不如歸田雖有中人而無家兄何異無足而欲行無翼而欲翔使才如顏子容如子張空手掉臂何所希望不如早歸廣修農商舟車上下役使孔方凡百君子同塵和光上交下接

名譽益彰晉書云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諺云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唯錢而已欲翔一作欲行　按魯褒之論晉書及藝文御覽文選補遺並載未全今總爲一太平御覽取路中行人至豈虛也哉作成公綏錢神論已已作能已抱我作說分御覽又載綦母氏錢神論畧附後

綦毋氏錢神論畧黃銅中方叩頭對曰僕自西方庚辛分土諸國處處皆有長沙越巂僕之所守黃金爲父白銀爲母鉛爲長男錫爲少婦伊我初生周末時也景王君世大鑄茲也貧人見我如病得藥饑饗太牢未之喻也楊升菴摘畧曰黃

金爲父白銀爲母鉛爲長男錫爲少婦庚辛分土諸國皆有長沙越巂僕之所守伊我初生周末時也景王君世大鑄茲也貧人見我如病得醫飢饗大牢未足爲飴又綏論畧曰路中紛紛行人悠悠載馳載驅惟錢是求朱衣素帶當塗之士執我之手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鬼可使其虛也哉覺簡勁可誦

梁庾詵嘗乘舟從山舍還載米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石我百五十石詵默然不辨恣其取足或曰庾公雅量可尚也復之曰此無心胸之血肉能鬭動

之木偶耳假令載家口十數人或寄載三數人遽以三數人冒奪十數人亦將默不置辨乎又假令爲主守藏司出納若人出藏百千數吾出藏十百數遽以百千之出擠爲吾所出亦將不求證驗默代若人受僇乎充此類也人於世間無能自主一物者不謂之血肉木偶可乎

梁張率字士簡性簡脫不以簿領縈懷尤濶畧家務爲新安太守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吳及至遂耗其半率問故答曰鼠雀耗也率笑曰壯哉鼠雀竟不研問

御公權善書公卿既遺巨萬多爲主藏奴海鷗龍安盜用嘗別貯巫盃一笥縢緘

如故而帑皆亡奴妄言叵測者公權笑曰銀盃羽化矣竟不復詰夫君子之捐利以行義也散財以濟窮也今以行義濟窮有用之資充盜賊之囊飽饕餮之腹是遵何道歟且公卿巨萬之貺中有賢者亦有匪人受匪人之惠非也溝壑賢者之惠又非也今懵闇受之又懵闇棄之曾君子而若是乎若爲郡而載米三千石則皆民間膏血也取之泥沙又委之泥沙漠然不以關其懷以爲身則不廉以爲名則不潔以爲心則昧黑白國家簡是吏者用人不能理財不能詰奸不能治盜賊不能直世間一蠹而已謂之廉梁之蝗可也

後漢陳重字景公順帝時在郎署有同舍郎負人息錢數十萬債主求廹不已重密以錢還其主同舍郎後知之將以厚謝重曰非我之爲恐是同姓名者終不言惠此與直不疑償金事畧同又陳重同舍郎有告歸迎親者誤持鄰舍郎褲以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市褲以償之後迎親者歸以褲還主其事乃顯或曰重與不疑千載高風也復之曰王道本人情此非人情勢又難繼不可爲訓也此同舍郎親爲骨肉乎抑仁賢遭枉抑乎孤窮無告橫爲強暴所廹凌乎代償焉以伸吾仁猶可也今負息錢數十萬必非無名之債也又非有骨肉仁賢孤窮之可念也無故而代償焉何居此數十萬錢取諸宮中乎世間之顛連轉壑與高才困頓日望軫施者何限何爲愁留多藏獨濟此郎也設此事既濟他有顛沛流離父母妻子身命得此錢則生萬萬急於同舍郎者重將取宮中應之乎或不給也將營求鄰乞以遂心乎又無濟也不悔前此之輕施等之填溝壑乎若買金市褲屈抑經營陳繹皆論之矣謂其曲意以成人之過矯情以納己於汙也孟子曰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盜賊之名豈特爾汝伐國之問尚深歛責孔子必察顏回之甞飯孟子不償

鉛人之業屢疑之輒予踞貲何名還而不受含意尚在直躬君子宜無取焉東漢人矯激立名多咈心詭理意爲誑譽辟舉之媒耳於是浮僞相煽流競成俗小人固敗國僞君子亦足敗國東漢之不振不盡小人之過也

南州有兄弟貧窶者聞人談天雨金事乃日夜作癡想其鄰有儇薄者厭其狀乃造一大紙錠夜攜至其門急敲戶數下而去其弟啟戶出視寂無人忽有物朗然耀目舉之不可動急呼其兄起共舁入至明視之乃眞金矣自此家富裕或曰此戲論也蓋譏世之貪痴者復之曰非也是教人窮神致命

變化爲有之道也慮世無耑一心志若南州兒弟者耳審有之終食造次聞見寤寐顛沛流離無非是物者鬼神通之又奚疑釋不以觀想證聖乎仙不以存想結丹乎士不以致精科名得科名乎佛可成仙可就卿相可得何但金錢哉

宗躬孝子傳曰郭巨河內溫人也妻生男謀曰養子則不得營業妨於供養當埋之鍤入地有黃金一釜上有鐵券曰黃金一釜賜孝子郭巨裴子野志畧云巨事繼母至孝家貧養子憂不能字謂妻曰甯傷慈以終孝吾無恨也遂埋子又劉宋時郭世通家貧傭力養繼母婦生男恐廢食遂埋之但月

人曰此妄書耳心無惻隱非人也投兕尚先兕毛裏乎況毛裏而嬰赤無知乎吾聞諸夫子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今也無故抱所生而殺之當其下手之時顛寘狠戾曾毒蛇猛虎之不若誰稱之曰孝哉天地鬼神何故以黃金錫毒蛇猛虎也昔陳仲弓爲太邱長有刦賊殺財主主者捕之未至發所道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主簿曰賊大宜先按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賈彪爲新息長城南有盜刦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按發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驅

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二君所執真司教化者根本之論也郭巨郭世通不爲太邱新息所案討倖矣今又錫之金則是天地鬼神之賞罰不如仲弓與彪之允當也且紀是事者尤背事理皇天之下貧而生子者日萬萬數今曰子生將妨業廢養豈郭巨夫婦皆手持足趨晝夜奔逐罷食失寢僅乃能營菽水耶不然何爲子生遂妨業也今農畊女織士誦工作無日廢於世間未聞此輩皆不孝子也必無子而後遂其孝則一孝子絕一家祀矣孝子益多人類益絕孝非彌天塞宇之道乃夷宗滅種之道也有是理乎欲免埋兒之慘當先絕男女之媾精欲免男女之媾精當先滅女子無種類此天地所不能也且夫吾之所子母之所孫也含飴弄孫乃父母怡年之樂事無故而戕賊父母之愛孫其父母豺狼則可設有人性聞其孫爲巳缺養故而活塡黃壤雖三牲鼎養能下咽乎不慘裂而死者幾希矣殺其子因而殺其親是世間窮兇極惡無可擬罪之人也又可稱之曰孝子哉故曰此妄書也然則何爲而偏是說意巨必孝名夙著世皆信之或生兒觸犯風寒死因瘞殤而偶獲金世遂以瘞殤爲埋活兒獲金爲殺子養親之奇報野史穿鑿失理往往

有是余以其乖傷天道不可爲訓故力爲辨之如此

吳有負薪者與延陵季子交讓地金是負薪者之節兢爽於延陵氏也吳多人哉季子身讓千乘之國而以遺金予人故負薪者唊其居之高視之下且公子歷聘諸侯以知人稱顧於吳獨不知有負薪者何哉無亦昔人所謂目論者歟然人亦固難識矣旣翳其身而藏焉人知弗知曷預胐取之可也投鏹於地瞋目拂手非也其不語季子以姓名者乃不忘名之尤也先王之制也夏有葛冬有裘苟不能葛亦安事裘於五月揭然以負異於人曰五月負薪衣羊裘非杓之人歟故

曰其不語季子以姓名乃不忘名之尤也

漢太原郝子廉饑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諸人嘗過姊飯留十五錢默置席下去范丹嘗過其姊設食食畢乃留錢而去姊家追送與之不受錢委於路文沐竝者袁紹父子時爲名吏嘗過姊姊爲殺雞炊黍而不留也陳繹曰三子之於天性其薄矣乎夫不過其姊之食者姊亦不得而食之於彼矣推此而父子兄弟皆途人也

袁崧漢書范丹去官嘗使兒据拾麥得五斛鄰人尸臺遺之一斛囑兒莫道後知即令并送六斛言麥已雜矣遂誓不取丹廉不取人麥一斛可也乃欲人并取已五斛何爲善之不兼也丹果賢者臺慕賢而遺之麥亦賢之徒也何爲若已於伯夷而盜跖處臺哉

梁清家居揚州桓徐州故宅婢子松蘿見一人問云姓華名芙蓉鳥頭人身舉而是毛恒擲洒糞穢大爲苦後一婢採菊路逢一鬼着衣幘乘馬衛從十謂婢曰我天上仙勿名作鬼問何以恒擲糞穢曰糞穢者財錢之象也投擲者速遷之徵也頃之清果爲揚武將軍北虜郡太守余謂此鬼頗知道者視錢財爲糞穢之物官職爲速遷之局也夫錢財可博濟廣

施猶糞穢可滋培蕃植但不得腐藏積滯耳官職亦乘權立業之資但不得持祿固寵據爲終身不遷之位耳審能奉斯鬼所教穢者因而穢之遷者因而遷之豈非明哲之君子哉故曰此鬼知道也

貨殖傳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夫貪賈所得宜多而反少廉賈所得宜少而反多何也廉賈知取知予貪賈知取而不知予也巨賈呂不韋見異人質於趙曰此奇貨可居遂不吝千金經營異人有秦國而已爲之相此其事不足道而以予爲取則亦商賈之權也漢高捐四萬斤金與陳平不問出入裂

數千里地封韓彭無愛惜心遂能滅項有天下劉晏造船合費五百緡者給千緡使吏胥工匠皆有贏餘是皆得廉賈之術者也東坡曰天下事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塞陋之小人按東坡之言就成事論之是也世固有挾持千金抵投險巇適足以殺其軀者矣罄竭府藏以灌俘發割棄封疆以資奸盜者多矣至若昏憒漏巵之朝僅本百千糜逾巨萬者又不勝紀也是可謂之大度乎吾故以虛慕大度之名曾不若計畫精審不逾尺寸之愈也

後漢公沙穆有病猪使人賣於市謂之曰當告以實賤取其

直猪到市即售未言其病直遂過價穆問其故賚半直追還買者語以猪實有病不當貴直買者言買賣定約亦復辭錢不取穆終不受錢而去穆固當終不受錢買者宜取贏錢去因以成穆之美今買者亦不取可謂難矣穆不得獨爲君子也惜乎佚其名不得與穆並傳也梁明山賓家貧困貨所乘車牛既售受錢語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復脫發無容不相語買者遽追取錢宋曾叔卿家苦貧嘗買陶器欲貨於北既不果行有轉售者既受直矣問將何之其人曰欲効君前策耳叔卿曰不可聞北方新有災饑此物必不售

泄故不以行敢不告以誤子其人卽取錢去二君之忠信亦穆也然買者遽邀其直一甚幸豈漠無感於二君乎又晉庾亮所乘馬有的顱殷浩以爲不利主勸亮賣之亮曰安有已之不安而移之於人浩慚而退北史皇甫亮所居宅瀉下標榜賣之將售者或問其故亮每答云爲宅中水淹不泄雨即流入床下由此宅終不售後周孟信家貧惟一老牛兄子賣以供薪米契券說信適外來因告買者曰此牛先來有病小用便發君不須也杖其兄子買者嗟異苦請不得宋陳堯咨爲翰林日有惡馬不可馭一旦諫議入廐不見是馬因詰圉

人乃曰內翰賣之商人矣諫議遽謂翰林曰汝爲貴官左右尙不能制旅人安能蓄此是移禍於人也亟命取還而償其直戒終老養其馬建昌南城陳策者嘗買騾不可被鞍不忍移之他人命餋於野廬俟其自斃其子與猾駔計因過客喪馬卽磨傷驢背以衒賈之既售矣策聞追及告以不堪客疑策愛也秘之策請試以鞍兀兀終日不得被始謝還焉他日有從策買羅綺者策不與其人曰見君將有之何爲靳策曰然有質錢而沒者歲月已久絲力糜脆不任用聞公用以嫁女安可以此物病公哉數君物有不堪不欲欺人而售與山

婁叔卿售於人而不欺其用心同而不售者尤善然數君或取其羸而山賓叔卿孟信三人者不幸當其乏不得已而售於人欲者予之姑取其直之相當固亦君子之事也君子用財惟審其至當則已耳

梁蕭允曰禍之所來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從何生顧希武曰積財可以備患患已生於多財與其因患而積財孰若無財而無患皆名言也

唐貞觀二十年征龜茲有薛孤訓者爲行軍倉曹軍及屠龜茲乃於精舍剝佛面金旬日之間眉毛盡落還至伊州乃於

佛前悔過以所得金皆爲造功德未幾眉毛復生又鳳州城南明相寺有佛數尊皆飾以金亂離之後有貧民刮金鬻而自給迨至時甯金彩已盡於是遍身生癩瘵不可忍以物自刮皮肉俱盡露骨而死夫施眼施臂佛猶爲之今貧民何啻鷹虎假像何如法身以像金活貧佛法不應詰譴何降罰之酷耶豈貧民別有罪過耶又按天寶之亂聖善寺銀佛爲賊截將一耳後少傅白公奉銀三鋌鑄補之然不及舊者會昌拆寺命中貴毀像收銀送內庫中人以白公所鑄比舊耳少銀數十兩遂詣白公索餘銀恐涉隱沒故也又毀寺時分遣御史檢天下寺及收録金銀佛像有蘇監察者巡覆兩街諸寺見銀佛頗多袖之而歸謂之蘇杠佛或問溫庭筠將何對好曰無以過密陀僧也夫刮金獲殃鑄金不聞致譴何也豈所謂鬼物於人但侮其命之當死及衰者乎

九國志云海商有鸞尾帶者直數百萬夜有光洞照一室楚馬希聲殺商而取之逾月光遂滅

寶積經云善安大梵天王太子語父母曰一切財業非是真實水火盜賊縣官惡子五家有分耳父能爲善如子所志便取廣施

大莊嚴經論云佛與阿難行舍衛國曠野之中見有伏藏佛告阿難是大毒蛇阿難白佛是惡毒蛇爾時因中有一耕人聞佛阿難說有毒蛇即往視之見真金聚取歸驟富王知糾舉繫於獄中先所得金既已用盡猶不得免將加刑責其人唱言惡毒蛇阿難大毒蛇也尊王聞喚問何言毒蛇其人白王我於往日在田耕種聞佛阿難說言毒蛇往視得金今實毒蛇佛語無二倍增敬信

〔清〕龔景瀚撰

石塔碑刻記一卷附考一卷

清鈔本

同治癸酉秋 壁宰塔佛像
既被改悉乘未詳供佛層次
茲職我親登周覽何幸切
司訓曰有注韓 修碑刻紀
在諍以相贈一快事也

雪漁僧

石塔碑形部

石塔碑刻記

石塔在福州城西南初名貞元無垢淨光塔爲唐德宗朝觀察柳冕所建庾承宣記之不知壞於何時承宣之記遂不可見然徐興公榕陰新檢言寺廢已久碑猶存闕闇間文字古雅下半折俱已剝蝕嘗偕陳伯孺曹能始往讀猶可以意會之則又明萬歷間此石尚在第今莫知其處耳若今塔則五代王氏據閩時重建者凡七層層八面每面中皆嵌石鐫佛相表以佛號旁刻閩王以下及諸臣銜名又有碑二通一題塔名一書塔記其文字悉班班可見間有漫漶者往往露椎鑿之迹蓋後人剗滅之而非歲久磨泐所致以意推索亦復約畧可辨獨怪有來文獻未有稱者而近時之修郡誌僅載塔記一篇他旣不錄而所錄記文又多訛誤失五代之書傳世者尠歐陽史記司馬通鑑大都詳正統而畧僞朝今相距復七八百年欲知王氏七主五十餘載之事不唯閩錄閩中記閩王實錄閩王事迹等書無從稽覽即其散見於九國志五國故事十國紀年亦不盡傳而近儒如朱竹垞之撰五代史補注吳志伊之撰十國春秋皆博考金石遺文以證前史之缺漏而此塔石蹟宛然惜乎二公之並未得見也余以登眺之暇懷毫舐墨就其旁錄之稍用史書辨正庶幾備晉安掌故焉

第一層中爲南無金輪王佛旁書大閩皇㬢爲自身家室小男愛女內外眷屬臣寮五州管界人民士庶乞保平安

第二層中爲南無當来下生弥勒尊佛旁書女第子大閩國后李氏十九娘爲自身伏願安處六宮高揚四教上壽克齊於厚載陰功

永福於長年
第三層中爲南無无量壽佛旁書弟子閩王
王亞澄并室中越國夫人余氏十三娘各為
自身伏願顯甲觀之儲休保宜家之懿範椿
松比壽蘭蕙齊芳
第四層中爲南無多寶佛旁書女弟子福清
公主王氏二十六娘駙馬守司徒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陳文質伏願天宮降福仙掖迎祥 三
蕣華永茂於容儀柳絮恒資於賦詠
第五層中為南無藥師琉璃光佛左旁書弟
子節度副使王繼潛宮苑副使王繼源伏願
望殿承顏游雷蘊譽注福涯於四海顯祿位
於萬邦右旁書女弟子順昌公主王氏二十
七娘建安公主王氏二十八娘同安公主王
氏二十九娘各為自身伏願月娥偕美星婺
同休雅彰麟趾之風顯播鳳臺之響

第六層中爲南無龍自在王佛旁書女弟子
賢妃尚氏十五娘為自身伏願笠乾諸聖長
開植福之門蓬島群仙每降延齡之籙
第七層中為南無釋迦牟尼佛下書戴君匡
國燮理功臣特進守太傅兼門下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萊國公食邑二千戸
李真妻趙國夫人陳氏推忠竭節匡濟功臣
西面經畧使特進捡校太尉兼侍中同中書 四
門下平章事使特節泉州諸軍事行泉州刺
史上柱國下邳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戸
余廷英妻閩與長公主王氏輸忠竭節効順
匡濟功臣左軍使驃騎大將軍捡校太尉兼
御史大夫上柱國口（缺一字不可辨）國公食邑二千
戸張角榮妻太原郡君王氏輸忠竭節効順
匡濟功臣右軍使匡國大將軍特進捡校太
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蔡國公食邑二千戸

程宏緯妻太原郡君王氏定亂威勇効列忠節功臣左龍虎統軍兼莊宅使判榷塩事特進捡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滕國公食邑二千戶黃紹頗妻梁國柔德夫人張氏推誠叶力保定竭節翊佐功臣右龍虎統軍東上閤門使控鶴都指揮使守左驃騎大將軍特進捡校太尉上柱國兗國公食邑二千戶連重遇妻口（缺一字不可辨）國口（缺一字不可辨）夫人朱氏

五

推誠叶力保定竭節翊佐功臣左龍武統軍威烈効節都指揮使守左驍騎上將軍特進捡校太尉上柱國口（缺一字不可辨）國公食邑二千戶朱文進妻楚國貞範夫人王氏輸忠竭節効順匡濟功臣左神武統軍監左金吾口（缺一字不可辨）特進捡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徐國公食邑二千戶尚紹殷妻鄖國夫人孫氏忠勇揚威竭節功臣左龍武統軍右金吾使

特進捡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虞國公食邑二千戶許宏欽妻平陽縣君賈氏忠勇揚威竭節功臣右神武統軍監左扈從都光祿大夫捡校太傅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開國侯食邑二千戶林守諒妻武昌縣君殷氏威烈効節內扈駕小牌都指揮使金紫光祿大夫捡校太保守左千牛衛上將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開國男食邑五百戶劉懷遂妻太

六

原郡君王氏西上閤門使軍器使金紫光祿大夫捡校司徒守右千牛衛上將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滎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鄭懷通妻陳留郡君氏氏內外弓箭指揮使內承旨都行首右鈐轄事金紫光祿大夫捡校司徒守左千牛衛上將軍濟南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林宏直妻宏農郡君楊氏御辇使兼左鈐轄事金紫光祿大夫捡校司空守左

千牛衛上將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太原縣
開國子食邑五百戶王思復妻宏農郡君楊
氏明威殿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守左
驍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上黨縣開
國男食邑五百戶連懷義妻吳郡縣君朱氏
進宮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守左驍衛
大將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上黨縣開國男
食邑五百戶連懷後妻濟南縣君林氏旁書
七
右各為自身家室等伏順千靈万聖降難盡
之休祥八節四時納無疆之福壽家室康泰
男女安和長承聖主之恩永保月廷之慶末
書甲辰歲正月十五日記
其一碑題塔名者在第四層崇五尺廣三尺
中書崇妙保聖堅牢之塔八字字寬廣徑尺
左旁書功德主睿明文廣武聖光德隆道大
孝皇帝王曦為自身及皇后宮口缺一字不可辨眷
屬文武臣寮六軍口缺一字不可辨庶發心敬造右
旁書永隆三年歲在辛丑十一月八日建監
臨扈聖指揮使儀伎使檢校司空開國男食
邑三百戶臣劉懷進勾當捧聖軍將檢校右
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臣鄭可端吳逢泰布
置造塔控鶴口缺一字不可辨兼侍御史臣邱超長
樂府令史臣黄褒
又一碑書塔記者在第五層其崇廣視前碑
八
稍殺額篆崇妙保聖堅牢塔記八字首行正
書崇妙保聖堅牢塔記次行結銜稱中散大
夫守中書口缺一字不可辨令柱國賜紫金魚袋臣
林同穎奉敕撰右街神光寺文章應制宏慧
大師賜紫臣僧无逸奉敕書其文曰夫古之
塔者兒童聚沙授記聞諸金僊子鬼神碎寶
成功歸彼府志作諸誤鐵輪王今之塔也非寶非
沙弥堅弥大鏊鞭来之臣石狀湧出之浮啚

是故人但有心物亦（府志誤作非）無體心以不貪
爲戒寶即同沙體以不磷為名石還勝寶我
當今睿明文廣武聖（府志誤作堅）光德隆道大孝
皇帝君臨域（府志誤作城）内佛在王中雖日揔萬
機且躬行十善嘗曰植福靡因乎地賦命弗
自乎（府志誤作于）天猶吾基構之肎承亦我梯梁
之夙設而今而後念茲在茲永隆三年歲次
辛丑冬十一月上覩朔之暇顧謂南面城中 九
西来山左林繁簷蔔熏（府志誤作薰）滿國以馨香
草偃苾蒭占度年之蒼翠可安之窣堵鎮此
高崗是月八日峻址環開貞姿片合層一至
九樣獨無雙暨（府志無此字）口年（此字上原空二字）口月
（此字上原空二字）良工告成凡一十六門七十二角
幷隨層隱出諸佛形像（府志誤作狀）共六十二軀
繇是影籠千室猶踰潤礎之隅勢入重霄已
戴補天之色壯矣哉壽嶽因之永固他山為
之一空設使王曰毗沙孽應不動臺稱壘土
比則非牢作之者莫與爭功目之者自然生
善臣叨承出綍俾屬受辛瞻八面之貞明相
高聖德舉一隅之磨琢略類（府志誤作數）微才將
何確論宏規虛忝堅令菩誌却於文羆特地
魂驚蓋不容揖讓洪儒彫鐫翠琰唯深葦矣
敢直言之後署永隆口年（此字上原空一字）歲次口
口口月（此字上原空三字）口日（此字上原空一字）記神光寺 十
長講兩經三論大德賜紫臣文於篆口（缺一字不可辨）
左千牛衛長史林歡鐫功德主睿明文廣
武聖光德隆道大孝皇帝王曦
按二碑及末層石刻所記是塔剏於辛丑之
十一月八日而成於甲辰之正月十五日記
蓋剏始之時豫製者故其言良工既成之上
所有年月皆缺二字記末所題歲名日子亦
並留空以俟補謄夫一塔之成既閱兩歲厥

功鉅矣而據每曆所列銜名則是合衆願力以成者其作之不易又如此間以史鑑考之王曦之立在晉高祖天福四年歲次己亥自稱威武節度使閩國王改元永隆遣商人間道奉表稱藩於晉然其在國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是歲以太子太傅致仕李真為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明年庚子曦與其弟建州刺史延政有隙連兵相攻城福州西郭以為備又明年辛丑春正月以建州為鎮安軍封延政富沙王領節度使夏四月曦以其子亞澄同平章事判六軍諸衛六月以連江人黃紹頗為國計使秋七月曦自稱大閩皇領威武節度使九月以其子瑯琊王亞澄為威武節度使兼中書令改號長樂王冬十月曦即皇帝位此即造塔之歲也又明年正月立司空李真女李氏為皇后三月立長樂王

亞澄為閩王夏六月富沙王延政圍汀州曦發漳泉兵五千救之又遣其將林守亮入尤溪大明宮使黃敬忠屯尤口國計使黃紹頗將步卒八千為聲援旋為延政所敗敬忠殺死守亮紹頗皆遁歸秋八月以同平章事侯官余廷英為泉州刺史未幾復召為相又明年癸卯春正月富沙王延政稱帝於建州國號殷改元天德三月曦立尚氏為賢妃又明年而為甲辰則塔成之歲也是歲晉出帝開運元年正月之朔為甲戌十五日為戊子越二月之朔為甲辰三月之朔為癸酉至十三日乙酉曦如后父李真第問疾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閤門使連重遇使拱宸馬步使錢達弒曦於馬上文進自稱閩王收王氏宗族延喜以下少長五十餘人皆殺之先是文進重遇既弒昶立曦懼國人見討相與結昏自

固曦果於誅殺二人內不自安曦后李氏害尚賢妃之寵欲圖曦而立其子亞澄因以語激怒文進重遇故及於難此石所列諸臣凡二十餘人其見於史書者惟李真余廷英林守亮黃紹頗及重遇文進六人餘皆不著其時在廷之士不與造塔之役如黃峻鄭尤溺輩以忠直見疏宜矣若曦之甥李仁遇以色得幸宮鹽鐵使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

十三

事李光準周維岳皆以便習佞幸日侍左右為長夜之飲者光準官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平章事維岳官翰林學士而此塔皆無其名豈有所守而不與其事哉抑先已物故或以他事去朝廷史無明文不可考矣若福州府之稱為長樂府侯官縣之改為閩興縣此其事在王鏻時明威殿之建在王昶世並見於通鑑五代史十國春秋皆可考証而通鑑所載文進既弒曦自立乃謚曦曰睿文廣武明聖元德隆道大孝皇帝今以二碑所稱考之則此十二字即其生時之尊號稍為移易所異者光之為元耳至曦之子見於史者僅一亞澄非此塔則不知其尚有繼潛繼源也曦女有福清公主順昌公主建安公主同安公主凡四人一嫁陳文質三皆未嫁而史稱曦嘗嫁女取班簿閱視朝士有不賀者十

十四

二人皆杖於朝堂而怒御史中丞劉贊之不舉劾所云嫁女蓋即福清公主矣然史稱文進自立後以程贇守漳州通鑑則云以左軍使程文緯為漳州刺史文緯當即贇字而此石之刻有程宏緯時為右軍使又通鑑言曦疑其弟汀州刺史延喜與延政通遣將軍許仁欽執之以歸而此有右金吾使許宏欽通鑑又載尚賢妃為金吾使尚保殷之女考異

云閩錄為尚可殷從十國紀年而此有左金吾尚絡殷文緯宏緯仁欽宏欽保殷絡殷皆不知其為一人與否又林守亮之妻殷氏字書無此文疑為殷之變體鄭懷通之妻氏氏據三國吳志當時有北海是儀者本姓為氏以孔融嘲之為民無上因改為是然五代梁將又有氏叔琮為開封尉氏人則此之封陳留或亦從叔琮族望凡此之類均不可知爰附書之以俟博雅君子乾隆戊戌春正月樾亭居士林喬蔭記

十五

附考

碑記書文篆額二僧皆繫銜神光寺或遂疑此塔本神光寺塔以民居侵占分為二者余考之舊誌其說非也神光以大中三年孟彪捨南莊為之在宣宗時石塔則建于貞元十五年觀察使柳冕在德宗時固先神光而有之矣萬歷癸丑志神光寺在烏石山之麓南澗寺在神光寺東石塔寺在南澗寺東南澗寺最古建于梁大通中至偽閩猶存介二寺之中神光安能越南澗而有石塔乎今塔雖非柳冕所建然三山志云柳冕以石造塔賜名貞元無垢淨光塔舊記亦以淨光名寺今石塔七層晉天福六年王延羲重建是一地也熙寧圖經謂之石塔寺淨光菴斯時唐塔已毀所指者閩塔耳而菴名猶沿貞元之舊其為一地固無可疑

十六

貞元塔之毀在黃巢入閩時三山志所云閩之浮屠始于蕭梁高者三百尺至有倍之者銛峻相望乾符五年巢冦焚殄無遺者是也庾記今不可復見金石文字記補遺云閩石塔寺中有唐貞元碑余未之見稼堂嘗遊吾閩疑國初故老猶有能知之者與公之言予此益信否則傳聞之誤即以是刻為唐碑耶

通鑑潞王清泰元年閩主鏻遣上軍使張彥柔將兵救建州胡三省註曰閩置上軍使中軍使下軍使今考鏻嘗以中軍使薛仁傑為國計使惟下軍不見于史據此刻則閩又有左軍使右軍使矣考之通鑑林仁翰既殺朱連見王延政未嘗自言其功發南都侍衛及兩軍甲士萬五千人詣建州以拒唐胡三省曰福州侍衛之外有左右軍置軍使以領之又云或曰兩軍謂拱宸控鶴兩都愚按拱宸

控鶴即侍衛親軍也既云侍衛及兩軍則兩軍當指此左右兩軍王延翰時汀州民陳本聚衆作亂延翰遣右軍都監柳邕等討之此右軍之証也朱文進以左軍使程文緯為漳州刺史此左軍之証也

閩之軍制史鑑皆不詳載三山志云陳巖置九龍軍王氏繼之竊立龍虎天霸等六軍及拱宸控鶴宸衛三都以自衛迄于五季有曰全勝百勝橫衝海路捉生護閩營壘故號班班猶在今按此刻中有左龍虎統軍右龍虎統軍左神武統軍左龍武統軍右神武統軍已有五軍當又有右龍武統軍則六軍矣然雖分左右實三軍也通鑑曦死時朱文進以羽林統軍使黃紹頗為泉州刺史則閩又有羽林軍合之志所稱天霸軍為五軍其一軍之名不可考矣

唐高宗始置左右羽林軍元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為左右龍武軍以萬騎營隸焉肅宗置左右神武軍總曰北衙六軍百官志左右龍武軍大將軍各一人統軍一人將軍三人肅宗以後則羽林神武龍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王氏尚沿唐制獨諸軍有統軍而無大將軍將軍則畧異耳唐避廟諱故以龍虎為龍武今既設龍虎又設龍武是舛也

十九

通鑑初閩惠宗以大祖元從為拱宸控鶴都及康宗立更募壯士二千為腹心號宸衛都三山志所謂三都是也其後拱宸控鶴軍使朱文進連重遇作亂閩王既死宸衛餘衆奔吳越則當曦時惟有二都耳此碑所載控鶴都指揮使連重遇威烈効節都指揮使朱文進威烈効節當即拱宸或延羲德其立已即位之後加之以美名耶此碑之立在甲辰二月為永隆六年曦死之歲也而通鑑于是時書朱文進尚曰拱宸都指揮使可知其為一也（後唐有効節指揮使趙在禮嘗為之）碑中又有左扈從都有威烈効節内扈駕小牌都塔名碑有扈聖指揮使有捧聖軍將其與五代史通鑑所載牙内都指揮使元從都指揮使皆侍衛親軍之異名耳牙内則統兩都而言之親從元從即兩都也通鑑固明言

二十

之史文錯出耳扈從扈駕扈聖捧聖皆兩都之分部此以文義推之可見者也始疑控鶴威烈効節兩都指揮使都字宜上屬蓋都者其軍名指揮使則其官名耳今考之實不然當時固有都指揮使如所云馬軍都指揮使步軍都指揮使知衆指揮使之上又有都指揮使都者都長之稱不得以軍營之名都而混此也通鑑閩主昶與拱宸指揮使林延皓

圖李倣閩主曦因醉殺控鶴指揮使魏從朗是兩都各有指揮使乃都指揮之屬又云文進重遇使拱宸馬步使錢達弑曦于馬上馬步使亦指揮使之類也

舊五代史曰五代軍制無足稱惟侍衛親軍之號今猶因之而甚重然原其始起微矣當唐末方鎮之兵凡一軍有指揮使一人而合州之諸軍又有馬步軍都指揮使一人蓋

三十一

其卒伍之長也梁以宣武建國因其舊制有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後唐因之至明宗始更為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當是時天子自有六軍諸衛之職六軍有統軍諸衛有將軍而又以大臣宗室一人判六軍諸衛事臨以朝廷大將天子國兵之舊制也而侍衛親軍者天子自將之私兵也析其名號可知矣天子自為之將則都指揮使乃其卒伍之都長耳今以其言考之此碑所云左龍虎統軍右龍虎統軍左神武統軍左龍武統軍右神武統軍者六軍也所云左千牛衛上將軍右千牛衛上將軍左驃騎大將軍左驍騎上將軍左金吾衛右金吾使左驍衛大將軍者諸衛也唐制有十六衛此時未必能備故見者止此又疑當時或假立官號以為榮未必設官置長如唐所云也所云控鶴都指揮使

三十二

威烈効節都指揮使左扈從都扈聖指揮使捧聖軍將者侍衛親軍也六軍諸衛以大臣宗室判之故王昶時李倣建王繼嚴皆嘗為之又昶嘗以弟繼鎔判六軍去諸衛字王曦時其子亞澄阜巖明時李仁達皆是也獨兩都親兵專屬于都指揮使故其權獨重朱連二人兩行篡弒而無如之何亦積威約之漸也閩之兵制雖不可考以此三者約之參互

考証大畧可見矣
官名記中尚絲殿列銜左金吾下缺一字當為衛字閩有金吾衛吳任臣十國春秋王延稟傳累官至左金吾衛將軍
塔名記邱超列銜控鶴下缺一字當為使字通鑑王曦時拱宸控鶴軍使朱文進連重過稱軍使若當時未為都將也官名記許宏欽為右金吾使亦同此例皆軍將之異稱耳超

二十五

無侍御史似為文職則當為監字如碑所云監左金吾衛監左扈從都
塔記林同穎列銜守中書下令字上缺一字余詳諦之明有戈畫但不辨為何字耳中書令為唐宋五代尊官人所習聞未見有稱某令者疑為省字尚可通
吳任臣十國春秋百官表採摭頗為詳備惜未嘗見此碑今摘碑中所列而表缺者列于

左（功臣名號不錄階勳唐志可以例觀表已言之今亦不錄）西面經畧使
左軍使　驃騎大將軍（表但有大將軍無號）右軍使
匡國大將軍　左龍虎統軍（表但有統軍使）莊宅使
判權鹽事　右龍虎統軍　東上閤門使（表但有閤門使）
左驃騎大將軍　威烈効節都指揮使（表有拱宸都指揮使實一官也）
左驍騎上將軍　左神武統軍　監左金吾衛　左龍武統軍　右金吾使（表有大金吾衛將軍）
右神武統軍　監左扈從

二十四

都　光祿大夫　威烈効節內扈嫣小牌都指揮使　金紫光祿大夫　左千牛衛上將軍　西上閤門使　軍詎使　右千牛衛上將軍　內外弓箭指揮使　內承旨都行首（表有南廊承旨）
右鈴轄　御輦使　左鈴轄　明威殿使（表但有殿使）
左驍衛大將軍　進宮使　扈聖指揮使　儀仗使　捧聖軍將　控鶴□
長樂令史　左千牛衛長史　宮苑使

駙馬

其有官名已見于史鑑而吳表失採者亦附錄于此

右軍都監 柳邕通鑑同光三年

奉國節度使 王延稟天成四年

寶皇宮主 陳守元長興二年表但有寶皇官使

下軍使 見胡三省註清泰元年

驃騎大將軍 王延宗清泰元年

拱辰指揮使 林延皓清泰元年表但有都指揮使

拱宸軍使

控鶴軍使 朱文進連重遇天福四年表但有兩都指揮使

教練使 杜漢宗天福四年表但有都教練使

都軍使 蔡宏裔天福四年

二十五

戰棹都頭 陳誨天福四年

大明宮使 黃敬忠天福七年表缺明字

金吾使 尚保殷天福八年

控鶴指揮使 魏從朗開運元年表但有都指揮使

拱宸馬步使 錢達開運元年

左軍使 程文緯開運元年

鎮遏使 黃仁諷開運二年表但有防遏使

右軍使 見胡三省註開運三年

排陣使 馬捷開運三年

監軍使 周承義開運三年表有監軍使字

無百官表謂十國官制多仍唐舊其間與六典異名者閩之國計使云云僅一二見耳然殿使之宮亦絕不經見為閩所特置通鑑閩主曦陳金鳳以其族人守恩匡勝為殿使胡三省曰殿使閩所置官此碑中之明威殿使亦其一也明威殿建于王昶時三山志曰通文永隆之間宮有寶皇大明長春紫薇東華躍龍殿有文明文德九龍大酺明威門有紫宸啓聖應天東清安泰金德錢氏內附廢撤無留者猶面衙門一殿故址猶在至今呼為明威國初守臣避不敢居以為設廳凡

三十六

勅設宴集乃就焉萬歷癸丑志宋景炎端宗即位于閩以舊設廳為垂拱殿明為政本堂然則今布政使司之正廳其即閩明威殿之故址歟又進宮使唐五代宋皆無此官亦閩特置者

此塔所刻石皆隨每層興造時立之非一時並建者碑記云辛丑冬十一月上視朔之暇云云是月八日峻址環開貞姿片合則第一

層之立石當在十一月八日以後矣考曦于
是年七月自稱大閩皇領威武節度使十月
即皇帝位石刻中稱曦宜如第四層塔名記
第五層碑記所稱睿明文廣武聖光德隆道
大孝皇帝即此時未上尊號亦宜稱皇帝今
猶曰大閩皇是曦未嘗以十月即皇帝位也
史鑑所言殆未足據　通鑑天福七年春正
月閩主曦立皇后李氏同平章事真之女也

二七

天福七年為閩永隆四年即建塔之次年也
按李氏之子亞澄于前歲已為同平章事判
六軍諸衛則李氏當為曦元配非此時始入
特未稱尊號故未為皇后耳今以第二層石
刻考之李氏以正月立為皇后之說亦未足
據此塔建置始終凡四年一二兩層功力尤
廣自辛丑十一月至此正月僅三月耳必不
能若是速成二層之立石雖未敢定為何時

其必在正月以後可知也今石中曰大閩國
后是李氏于正月猶未立為皇后也立為皇
后則不以國名矣塔名記所云皇帝為自身
及皇后云云可証也大閩國后蓋當曦為大
閩皇時然則永隆之四年正月曦猶未即皇
帝位也其在三月乎史言三月進封長樂王
亞澄為閩王惟已既為天子故以閩封其子
李氏為皇后亦當在此時特史無明文未敢

二八

臆斷耳　第三層之立石當在永隆四年三
月以後亞澄于是月封閩王也　第四層第
五層立石以前後推之其在永隆四年之末
五年之初乎　第六層立石當在永隆五年
三月以後通鑑三月閩主曦納金吾使尚保
殷之女立為賢妃　此塔告成之期殆不可
考官名記所云甲辰正月十五日記者第七
層立石之時耳其成必不在正月至三月而

曦死矣曦蓋未及見塔之成也惟未見塔之成也故碑記所空年月皆未及補刻也愚又疑此層之石何以不書年號而書甲子豈曦已死而朱文進等追記之故削其年號耶然曦死則如李真等當亦為朱連所殺何以尚在列又朱連必不屈居于黄紹頗之下俟博雅者再考之

塔名記碑記之立亦當在永隆四五年間故劉懷進官亦尊而不見于官

二十九

名記疑甲辰時已死或已去官也李仁遇之不書以此推之可見又官名記中皆武職及有虛封者當時文臣無一在列故林同穎亦不書則李光準周維岳之不與正同此例五季重武輕文之習可見

按開運元年朱文進令同平章事李光準等奉國寶于殷則曦死後光準未死亦未去官

唐制皇姑稱大長公主姊妹稱長公主女稱公主官名記中閩與長公主蓋審知之女曦之女兄弟也十國春秋謂太祖女某郡主失其封號殆即是人歟三山志懷安薦福光嚴藏院同光三年偽閩閩與長公主與其夫余廷芳所建以英為芳傳寫之誤也

程文緯即程宏緯許仁欽即許宏欽宏為宋時廟諱故當時紀錄或改為文或改為仁

吳任臣十國春秋林仁翰傳引江南野史云

三十

仁翰為王延羲內兄謂之南廊承旨此碑所列內承旨都行首之林宏直豈即其人耶以宏為仁如以許宏欽為仁欽同但以直為翰則未必然耳十國春秋景宗紀有尚食使林宏嗣

連懷義連懷俊蓋皆重遇之子也育萬曰史言朱連二人懼誅結婚姻以自固今懷義之妻朱氏是必文進之女也予言益信其父握

重兵而子宿衛宮殿大權盡在其手矣固宜其視弑奪如兒戲也

育萬疑史鑑所言曦嫁女笞朝士不賀者十二人所嫁女即碑中之福清公主余考之非也通鑑書是事屬于天福八年十二月十國春秋屬于是年六月天福八年永隆之五年也是年三月始立尚氏為賢妃今福清公主列名于第四層賢妃列名于第六層四層之

三十一

立石在先已有駙馬之名是福清公主早已嫁矣此所嫁女殆即五層之三公主未知為何人耳

功臣之號唐以前無之代宗以射生軍清難而有寶應之稱德宗自奉天還始有奉天定難之號後隨事而賜亦無定名至于五季冒濫極矣唐百官志不詳列其名宋制分三等自推忠佐理至保運經邦二十二字以賜中書樞密院臣僚宰相初加六字餘臣初加四字其次並加兩字自推忠保德至効順順化三十八字以賜皇子皇親文武臣僚外臣初加四字次加兩字自拱衛翊衛至果毅肅衛二十字以賜諸班直將士禁軍初加二字再加亦如之今碑中所列惟推忠効順四字與宋制同皆臨時所用無定制也大率年久者則字多官尊者則名美故朱連二人獨得十

三十二

字而李真雖六字其名號固非余廷英等所得比也

檢校官唐以来有之大畧如今之所謂加銜者非真官也容齋隨筆曰唐節度使帶撿校官其初只左右散騎常侍如李愬在唐鄧時所稱是也後乃轉尚書及僕射司空司徒能至此者盖少倍貽以降藩鎮盛强武夫得志纔建節鉞其資級已高于是復升太保太傅

太尉其上惟有太師故將帥悉稱太尉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曰凡曰職崇班武臣副率以上初除及該恩皆帶若文武臣則樞密宣徽節度使始帶焉惟武職始帶故鄭可端以捧聖軍將而撿校右散騎常侍林同頡守中書令官尊矣而及無撿校官也宋制撿校官自太師至水部員外郎凡十有九如容齋隨筆所言則唐之撿校官至太尉而止無太師也左右散騎常侍太子賓客國子祭酒水部員外郎此宋之十九官也唐無太師餘當同宋此不備見惟鄭可端撿校散騎常侍見塔名記時中和節後一日海峯龔景瀚書

友人鄭天錫校刊

故此官名記李真以太傅列其首此真太傅非如林守亮之撿校太傅為虛銜故在撿校太尉之上余廷英至許宏欽皆撿校太尉也次之太尉之下為太傅故守亮次之太傅之下為太保故劉懷遂次之太保之下為司徒故鄭懷通林宏直次之司徒之下為司空故王思俊連懷義連懷俊次之此則與宋制大畧相同者也司空之下為左右僕射六尚書

石塔碑刻記余友林君育萬之所作也龔君維廣又搜采史鑑諸書為之附考二君用力可謂勤矣歲庚子鄭氏有美昌英忻然謀為付梓屬予按字循覽之餘因取搨本反覆諦審竊有言焉唐制六軍龍武神武神策各分左右為六今碑中有左龍虎統軍黃紹頗右龍虎統軍連重遇左龍武統軍朱文進左神武統軍尚紹殷右神武統軍林守諒其許宏

三十五

鈌衛亦為左龍武統軍此左字頗覺漫漶未敢確定為何字然既有左龍武則必有右龍武是當時所謂六軍者左右龍虎左右龍武左右神武也三山志稱王氏竊立龍虎天霸等六軍及拱宸控鶴宸衛三都蓋統七主之制言之故別有天霸之號即通鑑載朱文進以羽林統軍使黃紹頗為泉州刺史亦係儀死後事或當時禁軍別名似不宜以天霸羽

林合龍虎龍武神武為五軍而以一為鈌也驃騎大將軍乃武職散階非如六軍官屬之分左右今子連重遇列銜讀云左驃騎大將軍驃騎二字碑石糢糊似當缺之朱文進列銜讀云左驍騎上將軍唐書百官志武散階四十五並無驍騎將軍即謂當時所改亦不宜加左字上字蓋唐制上將軍惟左右衛設之今泛云驍騎不當有上將軍之號也騎字

三十六

鈌之為是官名記中尚紹殷三字細玩碑文中一字尤似是保字左邊立人顯然蓋即尚妃之父也如此則列銜左金吾下鈌一字亦當作使字不當作衛字至于記中所列諸鈌文亦有可辨者張再榮銜某國公乃韓字連重遇妻某國公乃宋字某夫人上應鈌二字朱文進銜某國公乃鄧字塔名碑左旁六軍下乃坒字右旁控鶴下乃官字塔記首行崇

妙上尚有二字首乃大字僧元逸奉勅書勅
乃詔字林歡衙左千牛上缺一字乃試字此
雖無關考究然碑石已經剗滅久恐益誤耳
余于史書既未窺覽金石亦少搜羅姑就所
見言之如此政之諸君不知以為然否時揚
黃世發書

三七

唐貞元塔碑文
皇帝降誕日為國建無垢淨光塔銘并序
攝觀察推官宣義郎前行秘書省校書郎
庚承宣撰
昔如來以善惡無所勸為之說因果修因果
者無所從為之存像教像教設而功德爰立
因果著而報應彰明至於聚沙亦獲多福矧
由旬縱廣之高大其功德曷可思量哉惟唐
貞元已卯歲孟夏酉月旬有九日聖君降誕
之辰也煌煌乎溥天之大慶率土之盛事窮
祥絕瑞略而不談人神幽贊品類歡樂迩自
京邑達于海隅各獻珎寶以賀昌運先是觀
察使柳公監軍使魚公相與言曰聞夫西方
之聖者口缺一字崇福之本至仁之教故報君
莫大於崇福崇福莫大於樹善樹善莫大於
佛教教之本其在浮啚歟伏以今皇帝道邁

往初澤漸無垠天下之人登壽域樂太平者
二十有一年于茲矣含氣之類尚猶知感矧
臣子之心復當于茲辰焉於是會釋徒謀建
置作為淨啚以塔名之夫塔者上忝諸天下
鎮三界影之所蔭如日月之照破昏為明鈴
之所響如金石之奏聞聲生善如是諸福盡
歸令上謀之既臧相顧踴躍顐力口字缺一果
事無不諧齋心至誠三下皆吉相地面勢依
二
山馮高標勝槩于南方跨上游于福地食王
祿者樂於擅施荷帝力者悅而獻工役無告
勞功用斯畢皇帝嘉焉御札題額錫名貞元
無垢淨光之塔屹然峻口口字缺二立雲外露
盤而星象可接金牓而鸞鳳交馳從何處生
如踊諸地比金剛而難壞與砥石而齊堅取
舍利以寘其中口字缺一本口字缺一以表其外
俾夫觀覽者名号斯識瞻禮者利益居多異

夫經營之初繼鑿之始周其基阯下現盤石
五色口口口口口口字缺六意將靈祇先有所
待盤石之上又生異表瑩澈氷淨淋灕玉顏
如物之牙粲然攢植訊諸博識得未曾有非
口口字缺二孝之感動神祇之協賛則何以有
斯靈異乎況河東公以仁德鎮撫海隅庶安
魚公以忠貞口口口口字缺四師口字缺一輯睦
二臣協心一方康寧建彼崇塔赫然丕績上
三
以資太君無疆之福下以遂蒼生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字缺九亦至矣盍刊諸貞石以示
于將來小子備從事之末奉銘叙之命豈知
竺乾之道空為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十缺
字下為銘詞碑中另檯寫
瞻彼靈塔巍巍崇崇疑自地踊若將天通作
鎮海隅高標閭中影護下界形儀太空金盤
納景口口口口口口口字缺八賛茲威功侯

ZW 21101000823358

其建之臣子之忠口口（缺二字）福之聖壽無窮
貞元十五年歲次己卯（下缺）
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朝請大
大使持節都督福州諸軍事守福州刺史
兼（下缺三山志作御史中丞柳冕）
福建監軍使朝議郎行（三山志誤作侍）內侍省內
府局丞員外口（缺一字三山志作置）同（三山志誤作司）正員
上柱口口（缺二字）緋魚袋（此上九字三山志誤作遷字）魚

四

口（下缺三山志作獻字）
右唐貞元無垢淨光塔碑在今塔西十
許武僧寮複壁中故物色罕有及者今
歲孟夏既刊塔記成因念曹能始先生
名勝志及徐興公潘稼堂諸記述皆言
此碑見存遂往搜訪久乃得之碑約高
一丈二尺寬四尺四寸雙螭首龜趺額
篆敕貞元無垢淨光塔銘九字分三行

行三字碑中分二十三行行二十四字
碑文末段剝蝕為甚然總計缺裁五十
餘其末二銜以三山志考之首銜兼字
下當為御史中丞柳冕六字次銜三山
志載為監軍使朝議郎侍內侍省內府
局丞員外置司遷魚獻以今碑考之則
上侍字當從碑作行員外下缺一字當
從志作置司字當從碑作同遷字嘗一

五

碑作正員上柱口口緋魚口九字獻安
又當從志夫金石之壽最久然非得好
古者為之表章則委逸不少矣此碑自
曹徐潘三家見後已百餘年乃今復出
於世顯晦之迹固有時哉因備錄其文
附刊塔記之後既以補塔記所未備而
此邦職志亦庶幾有所考焉時
乾隆庚子八月望後侯官鄭杰書